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貳輯・拾貳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貳輯・拾貳册目錄

孝經彙纂一卷首一卷附録一卷 〔清〕孫念劬撰 一
孝經存解四卷首一卷 〔清〕趙長庚撰 六一
孝經古微一卷 〔清〕葉繩翥撰 一三五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二十七卷 〔明〕張居正撰 一七三

四庫未收書輯刊

〔清〕孫念劬撰

孝經彙纂一卷首一卷附錄一卷

清嘉慶四年强恕堂刻本

嘉慶四年鐫

孝經彙纂

板藏常郡城東新坊
橋西首強恕堂孫宅

孝經彙纂序

孝爲百行之首經居六籍之先自天子至庶人皆當遵而行之然經義閎深無不賅備非潛心涵泳未易通其說非畢生體驗不足殫其事范淳夫所云道之根本學之基址言近旨遠守約施博者是也今之人句讀是習而義理弗考誦於髫年昧於白首者往往而是又安望其事親立身兩無所愧耶自昔哲王謚辟頒示表章先正名儒迭相闡發誠以此經爲民生

序　一

日用之常至德要道之本也然說經起異同之見釋義尙訓詁之文此又無所裨於世教者自漢迄今註解不下百家其間不乏精義而膚淺者亦甚多念劬不揣冒昧搜輯各家註說沉玩熟復採其精要以抉經之意義暢經之旨趣集成一編名曰彙纂固知管窺所及未足以盡經之樞蘊然於立身之道愛敬之理亦已諄懇而詳說之蓋不能立身不可以爲人不盡愛敬不可以爲子惟是念劬五齡喪母子職闕如家

大人以怙兼恃自幼及長日聞義方所以垂訓者至深且切而念劬浮沉半生既未能慰式穀之望更未能盡菽水之歡銜恤惸惸負罪滋重於此經實不忍讀且不能讀也然雖不忍讀而又不能不讀其敢以我躬抱恨遂與蓼莪一詩俱廢乎衰年多病往咎莫贖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繼自今庶幾愼行其身不貽父母以惡名而已然則是編之纂爲子之自訟也可爲子之自勗也可

序　二

而成身顯親之道仰體聖言確有端緒願世之覽者尙其式乎斯編

嘉慶四年歲次己未七月既望述甫孫念劬謹識

凡例

一孝經有今文古文之別特辭句微有增減編次亦略異其文義則無不同者今文最先出劉向校定後自唐迄今久已通行先儒謂古文孝經增減字句離合篇章不若今文之從順且遵功令自當以今文爲定本

一標題名目起於梁之皇侃而定於開元諸臣所議者自漢以來竝未之有按義頗多牽强如三才聖治紀孝行廣揚名感應等俱欠典切且不足以括各章之旨自明儒潘太常府呂太傅維祺俱倣中庸右第某章之例誠爲盡善後學宗之

一愛敬二字乃是全經命脈而敬又爲全經之本若離了

敬字則事親立身皆無成就始終二字亦無著落學者讀此經當體一敬字以爲主腦

一昔者明王事父孝舊題爲感應章而列於諫諍章之下文義不順疑是錯簡當依古文及朱子刊誤本列於忠可移君章之上於義爲順上均姜氏刻本亦依古文及刊誤移置於前今從之

一父子之道天性也舊本與上文合爲一章而古文及刊誤俱別爲一章今詳章首語實更端似分作兩章爲是姜刻亦分兩章今竝從之

一閨門章古文有今文闕先儒謂唐司馬貞所刪或以爲無此不得爲全經或以爲後儒僞作歷代以來辨駁不一然以理論之似不可缺温公及朱子皆存之此亦是關睢麟趾之遺意不宜刪去故存之

一所纂各家註說各冠以姓氏或冠以書名凡屬訓詁之解釋字句者俱雜摭各書或採一句兩句彙輯而成槪不列書名姓氏其註釋有彼此相同者亦不列姓氏

一各章之旨俱標於右第某章之下凡總說列之於章末凡綱領旨要標之於上方

一孝經源委考據紛如先哲已詳後學何庸置辨因講學家是古文者務黜鄭而尊朱是今文者又疑孔而斥劉

故撮序源流俾學者知所率從泯其疑議

一標旨十餘則皆採各家書序精語彙而編之以明此經之不可不尊不可不習且提其綱領抉其要歸可以警心怵目也

一歷代帝王自漢而後無不表章是經我

朝

列祖累次刊刻頒示海內誠以此經爲覺世牖民之本移風易俗之源尊顯表章無非欲人孝有終始移孝作忠而成教於國也讀者宜細心玩味期於實踐則無負

國家作人之意矣

一孔曾論孝之言散見於經籍者皆經之餘蘊可以補所未備具足發人深省今彙輯以附於後然囿於見聞特就誦讀所及者錄之遺漏尚多容當續補

一孔門以孝稱者非一人而曾子之孝最著故其孝行見於紀載者獨詳茲擇其尤著者錄之其事親守身之大概亦可以想見矣

一所纂各註搜輯未能全盡後有所得凡係精當之語必不可遺者復爲採錄另作補遺附後日後翻刻當合爲一編其中意義或有與原註重複者將原註刪之可也

一孝經或問乃明太傅呂介孺先生所撰辨駁羣疑言言中窾乃是孝經註說之正宗也茲摘其要者彙錄以附於後俾學者知所折衷焉

一呂氏大全竝周氏所纂內篇外篇廣註或問等除註解之外其論說頗多可採凡義有可取註有未備者俱摘錄之另成廣義一卷附刻於後

一念劬纂成是書無力刊刻賴藉衆友相助而成孝廉龔楚香乃素服膺孝經者心契此書勸予發刊助貲以爲首倡衆友復合助以成之因將助刻姓氏刻於書末未免遺笑大方要亦不沒人善之意云爾

引用書目

唐元宗孝經制旨

宋邢昺孝經正義　司馬溫公孝經指解

范淳夫孝經說　朱子孝經刊誤

元吳草廬孝經刊定

明周在調孝經集註 名鼎江南宜興人

呂介孺孝經本義 名維祺諡忠節河南新安人

呂介孺孝經大全　呂介孺孝經或問

按孝經註說自漢迄今傳流不下百家無有如介孺先生所著大全或問本義通考諸書醇正詳備精實明顯令人可奉爲折要者廿年功力千古心傳書以進呈疏凡八上惜明祚方顚寇陷雒城先生卽殉節以殁未及頒行至康熙癸卯其令嗣兆璜兆琳始刊刻以公諸世

國朝朱竹垞經義考 名彝尊　朱可亭孝經註說 名軾

李安溪孝經註釋 名光地　吳隆元三本管窺

姜上均孝經本義 名兆錫　胡永年孝經膚說 名在甪

陸遇霖孝經集註　任兆麟孝經集註

吳之騄孝經類解

孝經彙纂總目

卷首

孝經源流

孝經標旨

歷代表章

正編

孝經註說

經註補遺

孔曾論孝

曾子孝行

附錄

孝經或問 摘錄呂介孺

孝經翼 摘錄呂維祜

孝經廣義 摘錄呂氏大全 周氏孝經廣註

孝經源流

胡致堂曰、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illegible]門弟子類而成書。曾子純心行孝日省無[illegible]孔子知其任重道遠可與托也故[illegible]呂介孺曰、孔子何獨傳孝經於曾子。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故因閒居。與之廣明孝道。則此經乃是孔子所口授。曾子退而筆記之也。然曰行在孝經。當必有經孔、子、之、裁、定。者史記曾子傳云。孔子以曾參通孝道。與之共著孝經。斯言近是。或謂孔子假曾子之問而自著之或謂曾子之門人爲之皆非吳隆元古今文考。孝經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河間獻王奏之。凡十八章。皆隸書。是爲今文。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相傳爲孔壁者別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又衍出三章。總爲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參校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惟傳鄭氏。王應麟曰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沖又謂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按先儒序說魯三老所獻卽是孔鮒所藏壁中者孔安國古文孝經序、魯共王使人壞孔子講堂。於壁中石

函得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載在竹牒其長尺有二寸字
蝌蚪形魯三老孔子惠抱詣京師獻之天子
竹垞經義考宋孫奭曰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註解之
者殆及百家至唐初簡編多殘缺傳行者惟孔安國鄭
康成兩家之註并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
紕謬理昧精研至元宗朝乃詔羣儒集議是以劉知幾
辨鄭註有十謬七惑司馬貞斥孔註多鄙俚不經其餘
各家註解亦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元宗遂於先儒註
中採摭菁英芟去繁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註解至
天寶二年註成頒行天下以十八章爲定仍自八分御

扎勒於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詔元行沖作疏
列於學官俾學者習焉
崇文總目孝經正義三卷祭酒邢昺撰初世傳元行沖疏
外餘家尚多皆猥俗褊陋不足行遠咸平中昺等奉詔
據元氏本而增損焉
邢昺曰孝經今文稱鄭康成注古文稱孔安國注先儒詳
之皆非眞實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又曰古
文孝經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
師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炫
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

又多閨門一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因著古文孝經稽
疑一篇吳隆元曰世傳古文爲劉炫僞作按隋書儒林傳稱炫僞造書百餘卷錄上送官而於經籍志則云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是孝經古文得自王劭不在炫自造書百餘卷之列又曰自梁末至開皇相去不過四五十年秘府已無其本而民間猶有存者好古之士訪而得之亦事理之所有
后隋劉炫離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當時遂以爲孔傳復
出而儒者譁然謂炫自作於是黨同伐異爭論蠭起按
唐會要開元七年詔羣臣集議左庶子劉知幾議孝經
非元所注其驗十有二且言語鄙陋義理乖疎孔鄭二
家雲泥致隔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國子祭酒司馬貞議
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之本至劉向以此本

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註相承云是康
成所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故往賢共疑焉惟荀昶
范蔚宗以爲鄭註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註而以爲優
且其註縱非康成而義旨敷暢其古文二十二章原出
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代未之行荀昶集注之
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亡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
孔氏言多鄙俚且將經文穿鑿更改今議者欲取近儒
詭說而廢鄭注理實未可請准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
舊俱行五月五日詔鄭注依舊行用孔注傳習者希亦
存繼絕之典至十年明皇乃取王肅韋昭劉邵虞翻劉

炫陸澄六家之說參倣孔鄭舊義而自爲之注須於天下卒以十八章爲定（王應麟曰孝經序六家異同今考典序錄有孔鄭王劉韋五家而無虞翻注劉知幾曰以肅說爲長）

宋三朝志五代以來孔鄭注皆亡周顯德中新羅國獻別序孝經即鄭注者而崇文總目以爲咸平中日本僧奝然所獻未詳孰是（歐公五代史記謂新羅自晉以後不復至中國而奝然事則見於宋史）

劉肅曰世傳鄭註蓋康成之孫所爲也　王應麟曰明皇纂諸說自註以奪二家然尚不知鄭氏之爲小同也（小同康成孫名）

震川歸氏曰漢世傳孝經有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而古文絕無師授至劉向校定并除卒以十八章爲定魏晉以後王肅韋昭謝萬徐整之徒注者無慮百家莫有言古文者蓋古文已并於十八章而孔氏之別出者廢已久矣（據隋志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非自劉向校定之後古文即亡也）

易齋吳隆元曰按隋書經籍志云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竝列國學安國之本亡於梁亂是則劉向校經之後古文直至梁時始亡邢昺謂曠代亡逸震川謂古文并於十八章孔氏之別出者其廢已久皆失實之論也

宋邢昺疏孝經時有鄭元注今文孔安國注古文二本因元宗御注用今文而古文遂晦然唐會要載當時之詔乃云鄭注依舊行用孔注傳習者希亦存繼絕之典則元宗初未嘗廢古文特後漸不用耳宋中興藝文志謂元宗廢古文蓋瞽說也

唐元宗御註今文石刻長安詔元行沖撰疏自是以來遞相祖述而古文幾至廢絕宋司馬文正公言壁藏之時去聖未遠與尚書同出孔壁其書最眞世知尚書之眞何獨疑孝經之僞作古文孝經指解太史范祖禹繼爲之說而古文復行

朱子取古文孝經分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又刪削經文二百二十三字定爲刊誤一書自此以後講學家務黜鄭

而尊朱不得不黜今文而尊古文醸後學以水火之爭矣（朱子既成刊誤又欲掇取他書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而未之及勉齋黃幹繼其志輯六經論孟之言孝者作孝經本旨二十四篇）　元吳澄改定今文孝經爲經一章傳十二章而又顛倒其次序作定本一卷蓋孝經至是而古文今文皆有改本矣（二說見四庫全書目錄○國朝毛奇齡著孝經問一卷皆駁詰朱子孝經刊誤吳澄孝經定本二書設爲門人張燧問而奇齡答）

歸震川曰宋元大儒固卓然獨見於千載之下以破羣儒之惑矣然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猶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刪改古經談何容易莫若俱存之自秦火之後諸儒區區掇拾而文藝之全者尠矣非孔子復生莫之

能復也

孫本曰顏芝今文以恬筆斯隸漆書於帛非有斷章錯簡乃孔曾全經也文景制博士且令衛士通習矣逮昭帝時魯三老復獻古文而成帝時命劉向典校經籍除其繁惑夫既經劉向校定則世所傳者乃劉向之今文而非顏芝之今文矣司馬貞僻閨門一章而更其次序則石臺所刻又非劉向今文矣自後專門名家者甚衆而分裂尤甚又去石臺今文遠矣世安得有眞今文也

吳氏澄曰孝經何以有今文古文之別蓋出於孔壁者皆倉頡古文字今文悉用秦時隸書以此別異云爾

吳氏澄曰隋時所得古文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愼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今觀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爲僞審矣

鄭耕老曰孝經一千九百三字　桓譚曰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黃氏震曰孝經一書古文今文特所傳微有不同於大義固無不同至於分章則有多寡字數則微有增減所異者不過如此非今文與古文各爲一書也（其詳備載朱竹垞經義考）

宋氏濂曰古今文之所異者特辭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絕相遠者其所甚異惟閨門一章耳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抑亦末矣

蔡景默孝經衍義自序曰孝經一篇孔曾傳道之書文全義洽原自貫通但或引其端或廣其說或伸前旨或發別義故並冠以子曰乃後儒武斷妄列章目強分經傳殊失聖賢本旨○石臺注疏恐閨門缺而遺關雎麟趾之意紫陽刊誤恐字句芟而非孔壁家藏之舊也

朱氏鴻曰學者於聖言但當默識心融身體力行可也奚必沾沾於篇數多寡章次先後也哉

謹堂汪由敦曰自唐開元中注今文流布天下古文幾至中絕宋司馬溫公乃專尚古文朱子又將古文定爲刊誤至今是古文者詆顏本爲勦說是今文者又疑魯壁爲僞書實則二書大義本同諸家不究其指歸所在徒以章句之增減分合爲爭端通經者何庸乃爾今注疏列十三經重之

聖製宸章胥用今文俟百世而定一尊是可息訟經之羣喙矣

孝經標旨

晉元帝曰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湧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唐元宗曰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原不殊

徐彥曰孝經者尊祖愛親勸子事父勸臣事君理關貴賤臣子所宜行故孔子云行在孝經也

張九成曰人各有入道處曾子則由孝而入

朱子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

司馬溫公曰聖人之德莫加於孝猶江河之有源草木之有本源遠則流大本固則葉繁

淳夫范祖禹曰孝經道之根本學之基址其言近其旨遠其守約其施博又曰孝經自微至顯自小至大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至於嚴父配天自親生之膝下至於天地明察通神明光四海充其道者大舜文王周公也

西山眞德秀曰夫孝者人心之固有也古先聖王命冢宰降德於民者不過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也言其義則始於孔子蓋三代以前理道明風俗一人皆曉然於孝之爲孝聖王在上設禮教以範防之俾弗失而已至孔子時則異矣觀其告游夏者猶恐以服勞能養爲孝則下乎游夏者可知故不得不詳其義以曉學者今之時視孔子之時又異矣雖名爲士君子有不知孝之爲孝者服勞能養且有愧焉況其大者乎

王應麟曰不敢毀傷至不敢失於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曰賢者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詩於文王仲山甫皆曰小心翼翼

范冲跋李公麟孝經圖曰孝者自然之理天地之所以大萬物之所以生人之所以靈三綱五常之所以立學然後知之心不苟慮必依乎道足不苟動必依乎禮行之

以不息守之以至誠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及乎習與性成是謂純孝不然無以立身矣

魏了翁跋史繩祖孝經解曰此民生日用之常后王降德之本而由之不知觀是書者其亦知所發哉

勿軒熊禾序董鼎孝經大義曰孔門之學惟曾氏得其宗曾氏之書有二曰大學曰孝經經傳章句頗亦相類學以大學爲本行以孝經爲先自天子至庶人一也人子不可斯須忘孝則此經自天子至庶人一日不可無之書舜以克孝而敘五典禹以致孝而敘彝倫伊尹述成湯之德一則曰立愛惟親二則曰奉先思孝人紀之

修孰大於是文武周公師是而行備見於祀禮所載上
而宗廟之饗下而子孫之保其爲孝蔑有如焉此豈惟
學者修身齊家之要而有國有天下者亦豈能外是而
有化民成俗之道哉

正夫曹端曰孝乃百行之原萬善之首上足以感天下足
以感地明足以感人幽足以感鬼神所以古之君子自
生至死頃刻不敢忘孝焉又曰性有五常而仁爲首仁
兼萬善而孝爲先蓋仁者孝所由生而孝者仁所由行
者也是故君子莫大乎盡性盡性莫大乎爲仁爲仁莫
大乎行孝行孝之至則推無不準感無不通

方孝孺孝經解曰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
可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
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
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
令聞加於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傳久而不
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
之禮以妄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黃震序劉養晦孝經解曰人生而知愛其親是良心莫先
於孝也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是百行莫先於
孝也孩提之童即授以孝經之書是講學莫先於孝也

孝無一日可忘則孝經亦豈容一日忘然今之人借爲
啟蒙之筌蹄未嘗體之爲躬行之根柢句讀之習而義
理之弗考年至慮易境變心移并棄若土梗漫不復省
尙何望其孝弟興行民用和睦如吾聖人之所云耶

上虞潘府曰孝經與中庸文體相類首章孔子極言孝道
之大以告曾子其下十二章皆推明首章未盡之旨

介孺呂維祺曰孔子嘗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春秋
孔子之刑書也孝經孔子之教書也皆天子之事也春
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孝經成而上下無怨天下和平通
於神明光於四海又曰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知孝經

孝經先德教後政刑又曰孝經其用大而其理約

元泉褚相曰自羲皇一畫而爲心學之祖宣聖一貫而爲
心學之宗斷魯史以維既墜之王法闡孝經以覺未泯
之人心要皆本吾天地生生之心廓吾天地生生之德
然德莫大於盡孝孝即良知良能此心之愛敬爲之匪
襲也命於天率於性彰於教通於治蘊於人心流行於
萬事萬化爲先王之至德要道此也爲有生之人紀天
常此也爲哲后之修齊治平此也及其至也通神明和
上下格天地光祖宗達四海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
千萬世之將來無所不通無往不善信哉孝經一書孔

曾授受之蘊吾道一貫之精也
黃道周孝經集傳自序曰孝經者道德之淵源治化之綱
領也六經之本皆出孝經而小戴四十九篇大戴三十
六篇儀禮十七篇皆爲孝經疏義蓋孝爲教本禮所由
生語孝必本敬本敬則禮從此起非必禮記定爲孝經
之傳註也陳有度曰先生嘗言聖賢學問只是一部孝經今觀集傳以一部禮記爲孝經疏義以孟子七篇爲孝經導引其他六籍皆擧是書蓋鄭孔所未發也
余時英孝經集議自序曰昔者夫子與羣弟子論求仁者
不一而足而於論語首篇直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孟子
七篇所撰無非仁義要其實總歸於事親從兄大學以

孝者所以事君爲治國平天下之要中庸亦以爲政在
於修身而歸之親親爲大由是而觀則知四書固道德
之蘊奧若孝經一書又所以立其本而養正焉者也讀
是經則知孝爲百行之首而竭力於因嚴致敬因親致
愛二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於以盡天經地義之懿
篤始終之義以安其親則一孝既立百行自開庶有以
行仁義施於政而達諸天下豈徒爲口耳之習也夫
李茹春曰孔子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曾子曰事君
不忠非孝也人臣委身事主凡經國子民之業盡在無
忝所生之中豈必求端於孝經外哉

陳繼儒曰經正則庶民興孝經學官制科不可不習朝廷
經筵不可不講此聖王以孝治天下之大權輿也
湯潛菴曰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天下
萬善同出一源人能孝則事君必忠事長必順交友必
信居官必廉臨民必寬故事君不忠非孝事長不順非
孝交友不信非孝居官不廉非孝臨民不寬非孝進而
言之暗室屋漏一念自欺非孝應事接物一念怠斁一
念刻薄非孝事親能養矣而未能養志知從令之非孝
矣而未能諭親於道養生送死盡禮矣而未能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其孝猶爲未盡也故事親事天一道

也盡倫盡性一理也孝之道大矣哉
永年胡在角孝經膚說自跋曰此經垂教實仁萬世秘鑰
攷孔子所常言似當與春秋相表裏再攷曾子所傳其
實與大學互相發明德教兩字即明新之全旨彼書言
學此書言教亦無二蘊但此書意在本字直指根源故
曰行在孝經也觀發端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一語考
諸先王已見祖述憲章大意蓋孝者徹上徹下徹始徹
終之事故聖教上下包舉經中始中終是通長說無一
時不當孝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是溥遍說無一人
不當孝蓋天經地義人人具足此實時雍風動之根紐

也西銘理一分殊之旨蓋蘊於此德造其至道握其要合內外而一之無遺蘊矣且所戒悖德悖禮以順則逆諸語又可悟忠恕一貫之蘊何要如之學者讀此但於德教二者體驗此心愛敬眞實奧理當知孟子以孝弟括堯舜之道得中庸仁者人也精旨皆此書一脈眞傳不待外求矣觀曾子數問前後實相承說下通爲一時所授其中逐段又每用子曰另提說起又是一層一層意之界限昔人分章標名似爲未妥不必曲從也

歷代表章

漢文帝置孝經博士司隸有專師制使天下人人誦習

漢平帝元始三年令庠序置孝經師一人五年令天下通知孝經教授者所在以聞遣詣京師

東漢光武帝表章孝經行沛王通論令虎賁士俱習孝經

漢顯宗明帝時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當時甘露降於甘陵芝草生於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師

晉元帝太興初置孝經鄭氏博士一人愍帝崩斬衰居廬太陽陵毀素服哭三日時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日有重暈竟全吳楚中興晉室

晉穆帝永和十二年二月帝講孝經升平元年三月又講孝經親釋奠於中堂

隋志梁武帝義疏十八卷梁簡文帝孝經註五卷按梁武帝釋孝經義中大通四年三月置制旨孝經助教一人簡文於士林館發孝經題張譏諭義往復譏有孝經義八卷

齊書昭明太子講孝經殿中中庶子徐勉祭酒張克執經天監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論語講畢親臨釋奠於國學

隋文帝親臨釋奠頒賜孝經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帝詣國子監釋奠命祭酒孔頴達講孝經講畢有詔褒美至屯營飛騎亦授以經是年野蠶繭大如柰其色綠凡收八千三百碩十八年引沂鄜諸州所舉孝廉賜坐於御前皇太子問以曾參說孝經竝不能答太宗謂曰朕發詔徵天下俊異纔以淺近問之咸不能答海內賢哲將無其人耶朕甚憂之二十年命趙宏智攝司業爲絃獻既而就講宏智談孝經忠臣孝子之義許敬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是年玉華宮李樹連理隔澗合枝又有黃雲濶一丈東西際天

唐元宗御製孝經制旨一卷取王肅劉劭虞翻韋昭劉炫

陸澄六家之說參倣孔鄭舊義開元十年六月二日注成頒天下及國子學生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三載十二月詔天下家藏孝經按會要云精勤教習學校之中倍加傳授州縣官長申勑課爲五載二月詔孝經書疏雖粗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帝親書八分隸字孝經刻石於國學以層樓覆之命元行沖爲疏李齊古表曰太學王化所先孝經聖理之本分命璧沼特建石臺義展睿詞書題御翰

唐至德中徐孝克通孝經有講疏六卷帝命太子入學發孝經題詔太子北面聽講尚書省第舊多怪孝克居兩載妖變皆息

薛放對唐穆宗曰孝經者人倫之大本自漢首列學官今復親爲註解當時四海大理盖人知孝慈氣感和樂之所致也穆宗曰聖人以爲至德要道信其然乎

宋太宗賜李至御書千字文至謂理無足取莫若孝經有資治化仍御書以賜時孝經疏板未備至乞讐校以備刊刻詔從之

宋真宗咸平三年三月命國子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又重定孝經論語爾雅正義四年九月邢昺崔偓佺等表上重校定周禮儀禮公穀傳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凡一百六十五卷十月九日命

摹印頒行又祥符開講孝經於資善堂

宋仁宗命王洙書孝經四章楊安國請書後屏帝不欲背聖人之言令列置左右天聖景祐至和嘉祐年間壽星凡十五見主人君壽昌天下安寧賢士進用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升遐之日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諡孝明皇帝

皇祐四年命丁度書孝經天子孝治聖治廣至德廣要道四章爲圖

嘉祐二年增設明經試法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　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

經爲篆隸二體刻石兩楹

嘉祐中蜀人龍昌期注孝經詔取其書許野服自詣京師

賜緋魚并絹百疋

慶歷七年三月丙申邇英殿講孝經

宋高宗紹興二年高宗出所寫孝經宣示呂頤浩等九年宰臣乞以御書眞草孝經刻之金石上曰十八章世以爲童蒙之書不知聖人精微之學不出乎此十四年詔諸州以御書孝經刊石賜見任官及學生

紹興中王俳獻孝經解義詔賜粟帛

明太祖高皇帝謂孝經是孔子明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

法於萬世教民六諭首列孝順父母

成祖文皇帝曰孝經者聖賢之格言大訓又曰孝者百行之原萬善之本其道孝經一書備矣有御製孝順事實一書足以闡發孝經之旨

莊烈愍皇帝嘗以孝經小學全不講究爲慮諭非一次又有孝經委宜表章之旨孝經着學臣嚴飭誦讀力行考試一體命題之旨崇禎六年正月諭旨孝經小學原欲養蒙育德敦敎儲才近來全不講究興舉其士子自童時入學以迨應試登科只以富貴溫飽爲志竟不知立身修行忠君愛民之大道敎化不明士風吏治安得不日趨卑下今欲遵祖制起敝還醇敦子入學遇試先查德行如平時果係孝弟廉讓自然敘官時不貪不欺盡忠竭節何必專主文藝至考試文義正欲因言證人非專尙浮詞務華遺實自童儒以及鄉會須查其能有實行方許入場又教官爲士子師長化導最親近皆以衰庸充數教術全廢今設法典絕着吏禮二部同都察院及該科詳議的確具奏

崇禎十二年九月致仕兵部尙書呂維祺恭進孝經本義二卷大全二十八卷蓋求合乎孔曾相傳之心法與明王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不規規於訓詁事親之一節者又或問三卷所以釋羣疑而明大意旣以表文進呈又再陳表章孝經八要以課實責效其條欵具見全集奏疏中疏凡五上又補陳表章孝經四翼六便七益等疏疏凡八上俱蒙嘉納未及頒行

大清順治十三年

世祖章皇帝註孝經一卷用石臺舊本闡明微旨演繹精言

頒示海內

康熙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特命儒臣葉方藹張英作總裁纂修孝經衍義侍講臣韓菼倣西山眞氏大學衍義例撰孝經衍義一百卷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闡明聖教允推極盛

雍正五年

世宗憲皇帝御纂孝經集註一卷諸儒傳述遞有發明別擇羣言勒爲大訓孝經之旨昭然於天下萬世矣

孔子欲傳孝道於曾子而其道甚大難以經言故先發端以啓問

孝經

毘陵後學孫念劬纂註

孝經者曾子輯孔子語孝之言爲書而以名之也朱子曰古者司徒教萬民以德行必本於孝蓋孝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箋註云治道不本於孝便雜霸功學術不本於孝便是僞學五經中無不重言孝字詳言孝之關係治亂要皆隨物造端因人指義而孝之全體大用尚未發明故特成一經以昭揭後代也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 德謂所性之德得之於心者五常皆是惟孝之德爲極至道謂所行之道達之於事者五品皆是惟孝之道爲尤要古之聖王用至德以行要道則足以順天下而其效至於和睦無怨也上下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可亭朱軾曰此節甚言孝道之大下文德之本申至德要道教所

孝者五常之本百行之基本字是一書總旨本立而道自生

這不敢二字便是一個敬字○皇侃云不敢毀傷闔棺乃止立身行道弱冠須

由生申順天下而民和睦屬之先王者猶云君子之道聖人之道也○此知字弗淺看聖賢說知行原是合一的

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修己教之所出生也治人復坐吾語女 此乃舉至德要道而實言之草廬吳澄曰孝爲至德故已之德此爲本孝爲要道故教人之道由此而生司馬温公曰德必始於孝而後仁義生教必始於孝而後禮樂興上均姜兆錫曰此言德而不言道者道之蘊爲德德之行爲道德與道非二物從省文與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人之一身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虧體則辱親故孝子不敢也始之言端語其切要也終之言竟語其完備也立身謂植立此身行道謂行其道於天下使吾身

明經雖言始終非謂不敢毀傷惟在於始立身行道獨在於終也特論次則有先後耳二事當自始至終力行無怠

之名播於後世而父母之名亦因以顯此爲能立其身也吳草廬曰孝之始終皆在此身始則保其身以全所有終則成其身以彰所自可謂孝矣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上文統論孝之終始此復申言之姜註鞠養身髮而全歸之者乃孝開端切要之務故守身事親謂之始成立德行而光被之者則孝究竟完備之量故立身行道謂之終若循職事君則其間分所當爲而已故謂之中也孝自天子下達而以事君爲職任者惟公卿大夫士則然耳此所以始中終雖列爲三而首止言始終而不及中與吳草廬曰前言至德要道蓋言在上者之孝而通乎下夫孝德本二句結前意也後言孝之始終蓋言在下者之孝而通乎上夫孝始於事親三句結後意也詩大雅文王之篇引以證人之修德惟恐辱先以明立身爲重之義○此章三段三提身字可見孝爲德教之

孝經實係孔子與曾子時問答之言不可以經傳分也

本而立身又爲行孝之本

陸遇霖曰讀孝經當先擒一敬字敬身正是敬親蓋不敢斯敬敬斯孝矣敢斯肆肆斯逆矣經中屢言不敢而首章言不敢毁傷此不敢字乃敬字發現最眞切處天子廣此心則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而諸侯視此矣卿大夫推此心則非法服不敢服非法言不敢道非德行不敢行而士庶人胥視此矣至孝治章便三言不敢以該之自天子以至庶人所以治天下與治國治家其敬一也故劉子翬曰孝爲百行之宗以敬爲本敬心既純大本發露

右第一章 孔子因曾子侍坐首明孝爲至德要道順天下之本務而因原始要終以總發之舊以此爲全經之宗旨而題爲開宗明義章○邢昺正義曰自秦焚書至漢顏貞始出其父芝所

藏孝經凡十八章是爲今文孝經其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復得古文孝經凡二十二章劉向校經籍以十八章爲定並未列名標列名目乃發端於梁之皇侃而更定於開元諸臣者也朱子分爲一經十四傳謂自章首至末之有也首尾相應文勢聯貫同是夫子一時之言無可疑者故定之爲經自三才章以下雖同是曾子門人所記而後儒多有附會之處非夫子一時之言故定之爲傳其中有可疑者復從而刪之 因著爲刊誤一書其編次依倣古文與今文逈別 國朝功令專主今文茲悉遵其字句但不標題名目照姜氏定本編分一十六章第一章第二章爲開示之首段第三章第四章爲次段問答第五章至十三章爲三段問答第十四章十五章爲四段問答十六章則不得其問而証之以終全經焉

蓋通又分爲五段也

朱子分經分傳於理欠妥朱子於經中刪去子曰二引書一引詩四而於傳文之可疑者亦刪之姜本分章標旨脈絡相承統分五段見解亦足勝於各本故特從之題名非古且姜本尚沿介偏倣此刪不録其章之例後學宗之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惡者愛之反慢者敬之反天子以天下事親全在以兢業之心盡愛敬之道愛親者必能博愛不敢惡於人敬親者必能廣敬不敢慢於人我所以愛敬人者各得其宜而人之愛我敬我亦無所不至矣溫公曰不敢惡慢明出乎此者反乎彼者也惡慢於人則人亦惡慢之如此則辱將及親箋註惟不敢惡慢方能合萬國之歡心以事親也陳選曰惟不敢惡人而以無所不愛之心愛其親不敢慢人而以無所不敬之心敬其親斯爲愛敬盡於事親刑儀法也孔傳謂君自推愛推敬於天下之衆人以曲盡其愛敬吾親之道而教法之及天下者亦如之任翼聖曰愛敬者始於事親不敢惡慢者終於立身

愛敬二字全經命脈

德教二字緊根愛敬來愛敬之盡處卽德之至處德之至處卽教之立處○德教二字分開不得○愛敬各有心迹心切於內迹見於事

鄭註解不敢惡慢謂使人皆不惡慢其

愛敬盡於事親則老吾老以及人者德所推上老老而民興孝者教所化稱蓋者畧舉其大綱之詞下倣此甫刑書作呂刑一人謂天子慶善也引之以見教澤及民而合天下以爲孝意

呂介孺曰一部孝經只是德教二字孝德之本教所由生是一部綱領教始於天子故德教二字獨於天子章發之諸侯以下各有德教而皆天子教之也○天按箋註此天子章始露敬字但先說愛後說敬而並用兩不敢字便有歸重到敬字意士章互說愛敬之同亦歸重敬上第三章並言愛敬五章先敬後愛至九章十章則專言敬矣張氏曰愛與敬總是孝德愛易流而入於人欲敬便能循天理所以聖人教人說敬處多惟敬乃能得愛之正蓋愛之理所以先儒以主敬爲理學正脈

然孔傳則言君愛敬己親而因不敢惡慢於人耳不專指人之親而言諸解俱依孔傳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與刑四海對照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引之以明敬也

驕矜肆也危殆也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謹禮法之度不驕以心言制謹以事言高者位之尊滿者財之富言位高者多危而戒矜驕則不危財滿者多溢而凜法度則不溢此所以守富貴而不離社稷保民人和而爲諸侯之孝也諸侯謂五等國君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凡言然後能保者以見不如是則不能保可畏之甚也諸侯居天子一人之次勢位尊崇寵祿盛滿不期驕侈而驕侈至故特戒之詩小雅小旻之篇呂介孺曰此詩是傳孝心法乃曾子平生着力處引以明不危不溢之意

此言諸侯以不驕不溢爲孝照下孝治章得百姓之歡心看長守字及三其字甚重蓋社稷民人皆受之

不驕與制謹須重看卽是敬卽是不敢慢之意

富貴不離爲社稷人民起見此諸侯一點孝思凝聚處非徒欲保富貴也

舊說以此下三節皆爲其次弗辱之事○三處然後能字最宜著眼

君子表身必以言行故首章一敘不毀再敘立身此章一舉法服而三復言行也

皇侃云初陳教本故舉三事服在身外不假多戒言行出於內必須備言邢氏曰人之相與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考德行

先人而責之其身者也能保能和皆從其身之不驕等出能長守卽不離矣不離卽身修矣始於守身終於立身皆見於此非徒戒驕戒侈已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二句重三不敢字）**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二句重法道字）**非道不行。口無擇言**（二句重口與身字）**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二句重天下字）**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服言行）**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法服禮法之服。法言禮法之言。德行道德之行。無擇謂言行皆與道法相合而無可選擇也。服之不衷爲身之災。言輕則招辜。行輕則招辱。所以不敢也。任註君子之所以立身言行二者槪之而先以法服

表記所謂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是也。不敢服不敢言不敢行者守身之力至言行皆善無可選擇則身立矣至言滿天下而無一人過之行滿天下而無一人惡之則道行而名亦揚矣。吳草廬曰首服次言次行者蓋先輕而後重是故以下中言言行而不及服者蓋詳重而畧輕孔尚熹曰聖賢皆以服在言行之先中庸修身先云齊明盛服孟子云服堯之服言堯之言行堯之行蓋服之不衷則言行俱非觀玉藻深衣之制則知先王之法服各有矩度一被於躬卽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皆不敢苟矣。詩大雅烝民之篇尹吉甫美仲山甫之事君愼而無懈而引之以明卿大夫當謹言愼動不敢懈怠以事其君卿大夫兼在王朝與在矦國者言

此言卿大夫以愼言愼行爲孝照下孝治章得人之歡心看卿大夫事君從政承上接下須遵典禮服飾言行不可稍違法度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故以法服法言德行勉之蓋惟律已嚴故身無過而人不得而

毋非不敬以愛爲主君非不愛以敬爲主此移孝爲忠之道所由生也

天子章陳愛敬以辨化也此章陳愛敬以辨情也

士之位卑在上有天子諸矦爲之君有卿大夫爲之長皆己所當事者

病之也衍義云着意在三不敢上不敢一念君親共凜於中全是一團孝思所結首不敢三句原其心非法不言二句徵其事口無擇言二句驗其實言滿天下二句徵其外應無非寫出一純孝規模耳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以愛同於父）**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以敬同於父）**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資猶取也愛與敬皆出於心君以尊高而敬深母以鞠育而愛厚親至則敬不及此情親而恭少尊至則愛不及此心敬而恩殺故敬極於君愛極於母惟父尊親並至故愛敬兼之陸遇霖曰爲臣爲子愛敬君親原無分別惟母則情勝而禮節儀文自畧君則義勝而婉容愉色難申惟父則朝夕奉養不異於母承教稟命不異於君而兼之者也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

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既說愛敬取捨之理遂明出身入仕之行

謂以事父之道移事其君則爲忠矣以事兄之敬移事於長則爲順矣長謂卿大夫士則兼君與長言之也忠謂盡心無隱順謂循理無違孔氏曰移孝以事君則忠以忠孝本爲一心也移敬以事長則順以敬順原無二道也忠順不失則能獲乎上矣故可保其祿位長奉祭祀而不失也士謂王朝矦國之小臣及卿大夫之家臣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公矦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詩小雅小宛之篇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周大夫兄弟相戒如此引以明忠順爲孝之意

事上之道在於忠順二者皆能不失則可以事上矣

聖人欲人移事父之孝以事君恐人信不及却先言愛父之愛可資以事母形出敬父之敬可資以事君來首四句須抑揚說歸重在資父事君上始得呂介

庶人待治於人惟以養父母爲孝而養父母先在足衣食○一謹字已該保身立身在內舊說以此爲其下能養之事

孺曰士初登仕籍或未盡知事君之道第用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爲忠矣即用事父之敬以事長則爲順矣○諸侯言社稷卿大夫言宗廟士言祭祀各以其所事爲重也下文庶人則薦而不祭又非士比矣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天道如雨暘寒燠之候地利如魚鹽種植之宜用其時從其宜則財用於是乎滋殖而又謹守其身節省其用朱子曰能如此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父母矣用者順也分者別也謹身者不妄爲節用者不妄費任翼聖曰事親以守身爲大庶人雖不如君子之立身而能謹身則亦可以無貽父母憂蓋其事雖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守身則一也集解用天分地是開衣食之源在順時令別土宜也謹身節用是酌衣食之流在毋犯禮禁傷財也庶人分雖卑而亦得緣分以盡孝故天時地利不禁其取而謹乃身則不貽親之憂節乃用則

不匱親之養此庶人之孝所當然也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言蓋庶人獨言此者謂天子至士孝道甚廣畧述宏綱所言未盡故云蓋而尤必引詩書證之若庶人之孝其理易明其事易盡故直指之曰此不引詩者其義已盡也○庶人泛指衆人學爲士而未受命與農工商賈之屬皆是一云并兼府史胥徒言之

唐元宗曰庶人之孝惟此而已溫公曰明士以上非直養而已當立身揚名保守家國胡永年曰必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乃完了個天下必自天子以至庶人理一分殊無不各盡其性分之固有職分之當爲乃滿順字之量○陸遇霖曰此章謹身二字最爲喫緊貫通全部不可因與節用並列看得輕了今就庶人言身若不謹百行俱隳如惰四肢則身蕩好飲酒則身逃耽賭博則身敗溺淫慾則身亡好鬭狠則身危交匪僻則身險喜訟獄則身辱習盜竊則身戮舉凡一言一事輕率躁妄皆伏禍機一步一趨稍忽蹪蹶皆瀕顛危身既不保遑顧其親雖用天利地豐積嗇用何足言孝是以知有父母者斷斷不可不謹其身吾願凡爲人子者其亦於謹身二字加之意哉

此總言以結之○上五節是分言五孝此節是總結故復明終始之義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終始即所謂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孝無終始謂不能事親立身也患禍患也呂氏曰自天子至庶人雖有尊卑之分其根於一本則一孝雖有五等之別其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則一如立心不純用力不果其於事親立身皆無成就而禍患不及者此必無之理也孔子爲天子至庶人通設此戒以結上文之旨可謂至儆切矣吳註患之言害甚則如諸侯不保其國卿大夫不保其家士庶人不保其身皆是姜註五孝者皆言立身行道之實而守身事親之意具其中矣此所以孝有終始而患自無也故反言以總結之○邢疏謂自天子至庶人尊

此說亦可兼叅然以前說爲正各註宗之

卑雖殊孝道不別故無終始貴賤之異或有自患其力爲不及未有此理蓋是勉人行孝之辭於義亦通又云此言行孝甚易我欲之而斯至無不及之憂非以患爲禍也胡永年曰自孩提便已知愛所以說是無始身有盡而心無窮孝是做不了事故曰無終患不及未之有正從天性本然處提醒人於義亦得

正義云天子以愛敬爲孝至庶人以耕養爲孝五者之孝多相通孔尚熹曰五孝雖若不同至其所以爲孝不出愛敬而已沈士衡曰孝有五等而愛敬之心祇是一般各盡其分即是各盡其孝天子非過庶人非不及也然欲各盡其孝之始終皆必本之於敬能敬則立其身以慰厥親不能敬則失其身以辱及親是敬固教孝之心法也姜上均曰德教自天子始諸侯以下則奉而行之者耳五孝之分不同而愛敬之教則同故此以下各章多言愛敬之德

此節屬於庶人章固非另為一章亦未妥總不如將前五節合作一章為是

夫經三句與中庸天命之性節相似是一串事故再以天地之經一語申言之

右第二章 按首章統論孝之始終此乃推極孝之通於天下而末總結之朱子謂其首尾相應文勢連屬而定為經者也舊本分為五章而以自天子至庶人總結之文屬於庶人章之下先儒俱議其非姜本幷作一章倣朱子也○古文將此節別為一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曾子平日以保身為孝不知孝道之通乎天下其大如此故極贊之孔子因曾子之贊而推言之以明本孝立教之義也謂其教雖始於先王而其道實本於天地經常也義宜也孝為百行之首人之恒德若三辰運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為義也天有常明地有常利人法則天地亦以孝為常行也吳草廬曰既分言天經地義又總言天地之經則義在其中矣朱可亭曰

民既以天地為則作民君師者即則天地以順民○則字因字由德出教是以兩字叫得醒眼

經是統名義是經之纖悉不紊處謹按箋詁夫子為萬世明人性為萬世立綱常全在天經地義民行六字中言外見得有須臾離鈌不得意一毫違悖不得意非此則雖食息天地間而人道幾乎息矣如此看方是天經地義民行底實際方是聖人因曾子歎孝之大而發明底本旨

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上文言民以天地之理而為行此言聖人以天地之理而為教也上文是則之則自烝民同具者而言此則天之則自聖人立極者而言因遵依也肅言其聲容嚴言其法令信從其教之謂成服從其政之謂治呂氏曰此又變經言明變義言利者經故常明義故利物非有二也則其明因其利以順天下愛敬之心而立之政教故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溫公曰王者逆於天地之性則教肅而民不從政嚴而事不治今上則天明下因地利中順民性又何待於嚴肅乎

此五者皆則天地之經以孝教民之目前節是泛說此節乃實指其為教之神○孝究應作教為是呂介孺曰此教字即承上其教不速而成之教而言另詳或問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 溫公指解改教為孝 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 溫公曰此親謂九族之親疏且愛之況於親乎 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溫公曰禮以和外樂以和內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上文謂教成政治但言其理此復申明政教之實治成之效也任氏曰博愛敬讓立之則故曰先德義則明其理以示民禮樂則設之法以率民故曰陳曰道也李厚庵曰先之者推其孝以行愛敬此教之本也陳之道之者皆教之具也示之者立之法以明勸懲此政之事也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詩以位高望重責師尹引之以明大臣助行教化猶為民所瞻仰况天子主政教而有不胥化於孝者乎

此章發明孝治廣大之義看首尾兩提明王以孝治句便見以字甚著力下家國二段皆效法明王之孝治而然三不敢三而況宜

右第三章 孔子因曾子歎孝之大而首明其所以大者由於法天地以施大順之教也胡永年肅說曰此章統釋德教充一大字申以順天下之旨舊本以首節有天經地義民行句遂以三才名章頗失厥旨且無意味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 明猶聖也前二章稱先王以世言之此稱明王後章稱聖人君子以德言也不敢遺小國之臣即是不敢惡慢於人之心全是一箇敬字萬國統大小國君臣而言得其歡心則尊君親上同然無間否則所以事先王者有未至也舊詁事謂助祭先王謂七廟之主未當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

體朱乃是推不敢惡慢之心於一家一國以及天下也

承上言明王孝治天下而諸侯以下各治其國家則萃人心以致孝敬天人交洽而協和於變之治成矣此所謂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也

孔尚齋曰只孝治天下一言該蓋帝王之道漢室諸帝皆謚曰孝得古之遺意

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國以孝治其國也侮謂輕慢也朱可亭曰言先王先君則生存者可知先儒謂天子諸侯無生親故言先王先君未嘗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治家以孝治其家也失懲失也親按義亦當兼存沒而言唐元宗謂得大小之歡心助其奉養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唐元宗曰上敬下歡存安沒享人用和睦以致太平則災害禍亂無因而起災害生於天者禍亂作於人者吳草廬曰由鬼享而上達則天道順而無災害由親安而下達則人道順而無禍亂此孝治之極功也獨言明王者諸侯以下奉而行之而功歸於明王也如此謂致如此之福應詩大雅抑之篇覺大也順率也引以明天子孝治天下之事○眞西山曰人和則天地之和亦應其始推愛敬親之事以及人其終獲愛敬人之應以及親所謂孝治天下者如此范淳夫曰上以禮待下下以禮事上而愛敬生焉愛敬所以御天下之歡心也事親以敬心爲大天子必得天下之心諸侯必得一國之心卿大夫必得衆人之心乃可以爲孝能事親則能事神故生則親安祭則鬼享盡天地間無非一孝所薰蒸則必至於陰陽和風雨時故災害不生禮樂與刑罰措故禍亂不作呂介儒曰蓋由天子身率於上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能如此也

右第四章承上章博愛敬讓之意以申愛敬盡於事親之實而因以著天下大順之驗也

朱子謂首章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者以孝而和而此則以和而孝也蓋其意相爲表裏而彼此互發

嚴父配天舉聖人之德之無加者言之此事親如事天之事

此申配天之說郊祀祭天以后稷配祭而尊后稷猶天宗祀祭上帝以文王配祭而尊文王猶帝也

之與舊本題爲孝治章○楊慈湖曰此章發明道心之至和何其深切著明也每誦此章如春風和氣油然動於中而自不能喻如身在唐虞三代之盛世也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此又極言孝之大者而聖人因以立教也曾子既聞孝治之大與孝治極至之效故有此問而夫子告之人爲貴謂人爲萬物之靈得於天地者全也仁義禮智性所自有子臣弟友道所共由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而五倫之行亦惟孝爲大也貴則不容自賤大則不容自小嚴即敬也人子之孝其親者無所不至而莫大於尊敬其父尊敬其父者亦無所不至而莫大於配享上天也蓋上天之尊尊無與對而能以己之父與之配享則所以尊敬其父者至極而無以復加矣然而禮制有定自古及今能遂此心行此禮者惟周公而已故曰周公其人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呂註郊祀祭天也祭天於南郊故曰郊后稷周之始祖也宗祀謂別立一廟爲百世不祧之宗也祖廟百世不易其他親盡則祧其有功德而不祧者謂之宗故別立一廟以祀之明堂者廟之前堂也凡廟之制後爲室前爲堂室幽暗堂顯明享人鬼尚幽暗則於室祀天神尚顯明故於堂上帝即天也祀之於郊則尊之而曰天祀之於堂則親之而曰帝冬至於南郊築壇爲圜丘祀天而以后稷配季秋於文王廟之前堂祀帝而以文王配也任氏曰冬至郊天季秋饗帝郊之配由來遠

上言德無以加於孝此言教亦無以加於孝○親嚴是愛敬之根云德之本見非凡德可比○二因字須重看乃是導其所自有率其所固然

親嚴之道乃天生自然之

矣而明堂之配則周公以義起故嚴父之大獨屬之公也。至於六服諸侯各修其職而來助祭是不惟盡一人之愛敬而合天下以爲愛敬焉聖人之德又豈有加於孝者哉朱子曰此因論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以爲凡爲孝者之例。**故親生之膝下**（孩提時）**以養父母日嚴**（少長時）**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本即是性）夫子答曾子之問已盡此復申言聖人教人以孝之故也親猶愛也之猶於也以因也嚴即嚴父之嚴猶敬也日嚴與日而俱進之謂人子親愛之情生於膝下以能養父母漸加嚴敬則所謂嚴父爲大者亦豈待外求哉故聖人因其性而教以愛敬之道不假嚴肅而民自從凡以所因而教者乃德之本而非凡爲德者可比也○胡永年曰此節乃從上文嚴父意衍出本即是性蓋申本字并中生字之旨親

孝經彙纂　十三

嚴是愛敬之根親嚴是動於天者愛敬是盡於人者生字日字自然之極玩日嚴字是敬從愛中出親嚴正是良知良能不從外得蓋孩提知愛少長知敬所謂天之明地之利所謂天性所謂本也必推到不肅不嚴纔見此是人人同具天地之性兩因字看出教所由生妙理

右第五章前段曾子但嘆孝之大孔子亦畧言其大而已此又問聖德無加於孝以究之故孔子首原其命於性而爲德本以明聖德之無加於孝而因言聖人以德本爲教以見聖德與聖教相表裏以下諸章凡以類明此旨舊本合下爲一章且以章首有聖人字而名爲聖治章失之矣○本也以上是聖人之德教下章是君子之德教

子曰父子之道（申親字）**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申嚴字）**父母生之續莫大**

此生字臨字當重看○此又承上而切言之

續莫大則當愛矣厚莫重則當敬矣失親疎之分故云悖德紊輕重之序故云悖禮由本及末爲順舍本趨末爲逆則法也在居也

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此承上所因者本而申人子愛敬之情所以當盡之故續者繼先傳後之謂續莫大者父母生子子以生孫人倫於此繼續故爲莫大厚莫重者以父之親等君之尊而臨乎人子恩義之隆厚孰重於此此愛敬之心所以不能自已也朱可亭曰父子天性以愛言君臣之義以敬言以下逐段分承**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與親字反）**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與嚴字反）**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此反說爲上者愛敬之先而悖於德禮之事悖即逆也呂氏曰德主愛禮主敬愛敬之心厚於一本故必愛敬其親而後推以愛敬他人則於德禮不悖而謂之順若不愛敬其親而先以愛敬他人雖亦似德似禮然其德禮也悖矣悖則謂之逆教民者將以

孝經彙纂　十四

順示則而先自則於逆民又何所則乎夫順則爲善而吉逆則爲不居於善而皆居於凶德雖得志爲人上君子弗貴也溫公曰得之謂幸而有功利○孔尚熹曰愛人敬人君子固以仁禮存心者而不本於孝聖人不但不謂之仁禮且曰悖德悖禮矣可畏哉**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承君子不貴句而表明君子之不然思可道而後言則人必信思可樂而後行則人必悅立德行義不違於道故可尊作爲事業動得其宜故可法容止威儀必合規矩則可觀進退動靜不越禮法故可度蓋君子惟盡愛敬以事親故其發於言措於行修於德義推於作

君子正是盡愛敬以事親者言思可道六句正立身行道之事所謂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是也畏愛二句與民無則句緊對

此言事親當盡其心五者皆一敬之所分見重五致字心不盡而禮不備俱不可言能事○呂氏曰以下三章承上文順逆之意而申言之

此言事親當安其分而因以不安者傷之胡永年曰三者皆不能敬親不能立身之失非所謂不敢毀傷

事容止進退之間無非愛敬無非德禮以此臨御其民則順而可則是以民皆畏其威愛其德則其所爲順者而倣象之故德教由此而成政令由此而行也詩曹風鳲鳩篇淑善忒差也詩言君子威儀不失可爲民之法則而引以明順德化民之效也

右第六章承上章以德本爲教之意而反覆詳明之。上章言聖人之德教。此章則言賢人之德教。聖人之德不待言也。故畧於言德。賢人德非聖比也。故其言德獨詳。與舊本無子曰字。與上合爲一章。古文及朱子定本。俱別爲一章。今詳章首語意。更端當以古文爲正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孝經彙纂　十五

上言孝治不外愛敬而未詳其事故特以孝行之見於日用者言之此言事親有五要致盡其極也居謂閒居無事時養謂進飲食時樂謂承顔順志盡其歡樂嚴謂竭誠齋戒精潔嚴肅也居養病皆事生喪祭皆事死敬樂憂哀嚴各於其時務盡其極也五者闕一則未爲能事凡爲人子無論貴賤皆同○此歷言事親之道所必備也○居養病喪祭備歷人子事親之境敬樂憂哀嚴曲盡人子事親之誠胡永年曰五致字即孟子自盡的盡字子夏竭力的竭字五則字有烏可已意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此言事親有三戒醜衆也亡謂喪亡刑謂戮兵謂相殘三牲牛羊豕也吳註事親者以身不毀傷爲孝居人之上而矜肆以陵下則必取

之意也

滅亡爲人之下而悖逆以犯上則必遭刑戮在同等之中而與之鬬爭則必相戕殺三者皆喪身之事苟或不除則親之遺體將不能保雖日具盛饌以養親何足爲孝哉○此歷言事親之道所當除也○朱可亭曰上節承上文謂五者備而事親之道盡然必以守身爲先三者守身之道也不能守身不可謂致敬致樂也

右第七章蓋上各章皆自上之立教者言此及下章即人子所自盡與其所戒者通上下言之而因以起教民之意也舊題爲紀孝行章○胡永年曰此正言事親立身之旨前五者貼事親說無事不當孝後三者就守身言無時不是孝

朱子曰此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刑者治道所不廢立教以順逆而刑之無非教也○無法謂非毀法度無親謂蔑其親

此言以要道教人之妙以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此承上章爲下而亂則刑

孝經彙纂　十六

以足其意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要脅之使從也非詆毀也或薄禮義爲僞首或賤法度爲桎梏或以愛敬爲難盡或譏定省爲過禮即是非聖非孝也人臣無將而要挾之是爲罔上君子畏聖人之言而毀侮之是爲亂法孝者德之本而毀棄之是爲蔑親三者皆大亂之道刑辟所必加者也○朱可亭曰此節承上節言不孝之人與要君非聖同爲大亂之道故其刑最重人知非聖無君之爲惡而不知不孝之大猶是也李厚庵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能孝則必能事君而尊聖矣

右第八章承上章猶爲不孝之意而正言不孝之罪以儆人也蓋亦通上下以爲戒舊題爲五刑章○此承上不孝而言以起下章教化蓋明刑即所以弼教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

孝弟禮樂並提而歸重在禮上○禮本於敬而敬從孝來所以爲要道也、

此極言敬之功用○承上文禮字而言敬者禮之本也

皆本釋此二章皆謂君以身爲教而姜氏辨其非姜氏作教民自盡其孝解朱可亭亦持此論正義將此節作君能敬人之父兄與君解則大謬矣、

呂氏曰此章及下章意義相承皆申明君子以順立

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朱可亭曰此章見教民莫過於孝弟。樂斯二者之謂樂。節文斯二孝之謂禮。李厚菴曰孝弟教之本也。禮樂教之具也。姜註自上而行曰風與民相習曰俗移易者化成之機安治者分定之象變風俗正上下莫善於禮與樂正莫善於孝與弟也然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禮者敬也敬以將之而仁義孝弟之和於樂者一以貫之矣故遞舉而特明之正義曰禮者敬而已矣、謂禮主於敬其下乃明敬功至廣是要道也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所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此承上文從禮字指出敬字以見行孝切要之大居上者自敬其父兄與君則凡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亦莫不懽悅各敬其

父兄與君是敬止一人而悅乃千萬人敬寡悅衆所操者約而天下之道皆不出此故云要道呂氏曰敬父敬兄敬君之道原人心之同然所以上好下甚舉一而萬畢者其本一也姜註敬父之類自所教之民而言子悅之類自凡人悅此敬父者而言人能敬其父兄與君豈惟所敬者悅之凡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者皆悅之也於義亦通○按箋註此章分言之爲孝弟禮樂四件合言之則惟一禮禮不是虛文縟節只此孝中之敬便是敬父即是孝敬兄即是弟敬君即是安上治下之禮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即是移風易俗之樂所云要道莫踰乎此○周氏集註夫子以仁語顏子提一禮字以孝語曾子亦揭一禮字禮以敬爲本故曰禮者敬而已矣

右第九章

承上二章言人君以要道教人之妙以釋首章之意○朱可亭曰此章見教民莫過於自盡孝孝者必弟樂樂此也禮節文此也胡承年曰玩此并可申前道之以禮樂意見禮樂

教之本以釋前章至德要道之意

此言以至德順民之妙詹介儒曰教以孝非教彼以孝也蓋教之以君之孝所謂以身先之也此論爲切且與非家至而日見之也相合而下文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方有著落弟臣二段做此

前章正釋要道此章正釋

正是孝弟中妙蘊非先王添設之也以孟子仁之實章証之可悟其旨下節單就禮上抽出敬字言孝當以敬其父爲主那以敬兄敬君陪之皆敬所當敬者也寡衆字點得醒眼要道意乃証得顯豁此正釋要道經語顯然舊本乃以廣字名章失之矣、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吳註以孝教天下之人者不待各至其家日見其人而諭之但上之所行下自效之耳孝施於兄則爲弟施於君則

爲臣同一順德也上之人躬行孝弟臣以教則天下之人無不效之而各敬其父兄與君矣是上之人自敬其父兄君者乃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君者也邢疏曰案祭義祀明堂所以教孝食三老五更所以教弟朝覲所以教臣劉炫曰祭帝於郊冊祀稱臣亦以身率下之義正義曰教之以孝則天下之爲人父者皆得其子之敬教之以弟則天下之爲人兄者皆得其弟之敬教之以臣則天下之爲人君者皆得其臣之敬此解亦通詩大雅泂酌之篇豈樂弟易也義取君以樂易之道化人人皆效之故足爲民之父母也劉炫曰詩美民之父母證君之行教未證至德之大故於詩下別起歎辭異於羣章范氏曰孝者民之秉彝先王使民率性而行之順其天理而已矣故不曰治民而日順民

右第十章

承上章言其道爲要道由德爲至德而民之所以順者以此亦以釋首章之意

至德舊題俱以爲廣者非

孝雖人人所當自盡而非明王不克盡其量○天地位上下治總無加於孝之量○神明者天地之所爲

○胡永年曰此章教以孝正發明上章敬其父意自敬其親而天下各敬其親是天下之爲人父者皆在君子所敬之中也大抵我心由愛而敬敬則通於民民心由愛而敬敬則通於我所以立身在此所以揚名亦在此故曰至德○姜氏曰百行皆統於孝故孝爲至德要道而此二章以敬君長立稱至德要道者親君長一理也此所以前章十孝節及以下各章皆連言之與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此言孝之推也溫公曰王者父天母地事父孝則知所以事天故曰明事母孝則知所以事地故曰察長幼者言乎其家上下者言乎其國能使家之長幼順則知所以治國之上下矣任翼聖曰治謂萬物尊卑之位使之各得其分也神明彰則天不愛道地

也○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

上言神明謂天地之神此言鬼神謂祖考之神舊說俱以父兄作諸父諸兄解爲天子無生存之父而又爲世嫡之長耳故各註宗

不愛寶天地位而萬物無不育也事親孝而長幼序其效遂至於此呂氏集註父母天地本同一理故事父之孝可通於天事母之孝可通於地推孝爲弟而宗族長幼皆順於禮則凡在上在下之人皆自化而治矣夫言孝至於天明地察天時順而休徵協應地道寧而萬物咸若神明之道於是乎彰矣不言上下治者舉重也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呂氏集註承上言孝弟之通於天地神明者如此故雖天子尊無二上而必有尊於天子者蓋父也故不可以弗孝天子至尊固莫之敢先而必有先於天子者蓋兄也故不可以弗弟至於宗廟之祭必致其敬事死如生言不敢忘其親也然必修身而謹其行恐行一有失而玷辱其祖考也鬼神謂祖考之神夫言孝至

之然涵泳白文只當作概論爲是

此總結而贊其所通者神○神明孝弟不是兩事四海孝弟只是一心○引詩重一思字無一人之心思有不服者言服之眞也

於宗廟致敬則洋洋在上來格來享而鬼神之道於是乎著矣不言修身慎行者亦舉重也姜氏曰父通謂祖父之屬尊於我者承孝父母而言也兄通謂兄長之屬先於我者承順長幼而言也明王盡孝順之道如此故必有所尊所先不敢有父兄在而忽之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總承上各條結言孝弟之極其至而無不通也溫公曰通於神明者鬼神歆其祀而致其福光於四海者兆民歸其德而服其教鬼神至幽四海至遠然且不違況其邇者烏有不通乎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無思不服心服也○程子曰神明孝弟不是兩事楊慈湖曰六合之間天地鬼神無所不通自私自蔽始隔始離私去蔽開通應如故無思不服者以東西南北之心同此道心故默感而應也有道則應無道則離呂介孺曰孔子嘗謂明郊社之禮禘嘗之

此章若在諫諍章之下進思盡忠章之上文義不順必是錯簡故依古文及刊誤移置於此

高紫超曰此言孝弟齊家

義治國如示諸掌此言以孝治天下至於事天地通神明光四海皆言大而理約○記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事天事親總在立身其理本相貫也○胡永年曰此又申至德至字意與前嚴父配天未盡之蘊必如此乃爲至而德教所以加百姓刑四海妙理皆豁然矣不是言感也舊以感應名章未當

右第十一章言孝道之所通者神而即明王以極言之也舊題爲感應章而錯列於諫諍章之下上均姜氏依古文本及朱子刊誤本改正在此章舉明王以指言天子之孝而下章即舉君子以例言諸侯大夫士庶之孝脈絡相承至諫諍章言子不以從親之令爲孝而其下章因言臣亦不以從君之令爲忠其脈絡亦如之而俗本離而亂焉則失之矣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

之道可以推之於遠未有近不修而遠可及者行成之日即是名立之日

此章諸儒共疑其僞司馬貞以爲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吳草廬謂其不似聖言并不似漢儒語然語雖淺而理則是因有闕文故文義未順溫公及朱子皆仍

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呂註君子事親以孝者也以孝作忠忠者孝之推也孝則必弟以弟作順順者弟之推也孝則家事必理居家孝弟而家事理即可移於官而官事治治官者理家之推也姜註此章之義已見第二章士孝節然士孝節云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乃正言以事之事專指仕者而言也今云忠可移君順可移長治可移官乃概言可移之理不專指仕者自諸侯至庶人皆然章首概言君子意亦可見孝親悌兄理家即始於事親之事忠君順長治官即中於事君之事朱可亭曰行即修此三德成謂完備也必可移而後謂之成身存而行成故身沒而名立蓋行成於內故名立於外名立於後由行成於今也任翼聖曰上章申天子之孝而曰修身慎行此申士之孝而曰行成名立可知自天子以至庶人分雖不同而其立身顯親則無不同也

孝經彙纂 丟

右第十二章 胡永年曰此又釋德之本意并申立身之說玩三可移字則本字之說了然矣又當着眼內字三者皆行成於內處可見名是不求自至的舊以廣揚名三字名章未見該括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明儒張木曰此下有猶君長也此四字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閨小門也具禮謂具朝廷之禮所謂儼若朝典是也嚴猶敬也董季亨曰上言治家之道可移於國此言治國之禮即具於家蓋閨門之內恩常揜義治國之道以義斷恩傳者之意恐其挾恩怙愛流於姑息之私故言雖處門內而一國之禮實具焉嚴父猶君嚴兄猶長妻子臣妾奉行我令猶百姓徒役以此施之則義有以制私尊卑內外秩如己溫公曰宮中之門其小者謂之閨禮者所以治天下之法也閨門之內其治至狹然而治天下之法舉在是矣易曰正

之先儒謂若缺此章則辨義不完

此章言人子當諭親於道方完得孝之分量○任氏曰此言處親之過

雖從天子有諍臣說來重在諍子

子道臣道一而已矣

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與此章所言何以異哉周在詷曰易重正家詩首關雎閨門乃王化之原人道之始必家道齊而後可言治平也又曰孝經歸結個禮字禮只是個敬自閨門以及邦國達朝廟天叙天秩五禮五庸俱是一敬所攝放情逸志無自萌焉立身行道顯親揚名盡由於此

右第十三章 朱子曰此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古文有今文闕唐司馬貞所刪也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姜註若夫二字承上各章之詞慈愛即因親教愛之屬恭敬即因嚴教敬之屬上可達乎覆古下可免於刑戮故安親顯可立其名行隱可格於神明故揚名曾子備聞孝道而又特以從父之令爲問者禮云事親有隱無犯恐諫親近於不順

孝經彙纂 丟

故疑而問也再言是何言與深明其不可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爭謂諫也諫止其非若有爭然自天子以下遞降以兩若事有繁簡故人有衆寡也止約言之非謂置諫臣止有此數士無臣故以友爭父通上下而言之王侯卿大夫以諍臣保其天下國家士以諍友保其聲名則父以諍子全其德義也呂氏曰君臣朋友父子皆受諍之益如此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不義即無道之一幾承上文言其不可不諍以決從令之非孝也范淳夫曰子不爭則陷父於不義臣不諍則陷君於不義不言及者當察可否而言無必爭之義故也胡永年曰須知諍之中亦具許多苦心如所謂幾諫是也所謂以善歸父母是也方是眞能安親○彭一菴曰此章似與愛敬之事相反然實所以善成其愛敬也孔尙熹曰臨深履薄固孝殺身成仁亦孝愉色婉容固孝呼天號泣亦孝故承親志者必諭於道○朱可亭曰孝經之言孝義也非事也凡溫凊之宜定省之節養志養體善繼善述之事概未之及而此章獨言諫親之道者蓋孝爲順德聖人以順教天下恐事親者專務將順陷親於不義則不孝之大者不可不戒也

右第十四章 孔子因曾子之問而明諭親於道之爲孝舊題爲諫諍章

呂氏曰孝經首章即說中於事君條章所言爭君不一而足至此章則專言事君之忠尤爲切至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進謂入見退謂公退補過註謂補君之過烝民詩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是也韋氏謂退歸私室則思補已之過國語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是也按吳草廬呂介儒二註俱謂自補其過非謂補君之過於責有未塞者則思補之其美謂君之善其惡謂君之愆將助於後順導於前匡正於微救止於纇將順匡救正是盡忠之實如父子之一氣如元首股肱之一體必如是而後上下能相親也○孔尙熹曰此所謂中於事君也君子指爲臣者而言詩小雅隰桑篇引以證心乎愛君使不進言於君則藏於心而不能忘也遐何通作遠字解者非

右第十五章 因上章之意而言諭君於道之爲孝推言純臣之心無時而不盡有善則使之日進於善有惡則使之潛消其惡忠愛之至也舊題爲事君章○胡永年曰君取其敬而敬非強致全由於愛君一點眞心玩此章所言只是一個愛字懇摯之極此是感格之本蓋愛君的這個愛祇是愛親的這個愛所以說是移孝作忠所以說是以孝事君也

此章言送親之終○此六者皆孝子哀戚之眞情自然而然者也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 此文備言事死之孝以盡孝之變也姜註偯者聲之曲容者貌之莊文者詞之美不安忍服不樂則不忍聞不甘則不忍食蓋孝子之喪親哭則氣竭而無委曲禮則情質而無容儀言則意直而無文飾服則衰麻食則蔬食樂則不聽凡此皆哀親之至情也溫公曰此皆民所自有之情非聖人強之

上文言孝子哀戚之心無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

毀此言聖人之制有限有終以制言不以親言

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親死水漿不入口三日乃食粥蓋過三日則死不可以親之死而傷子之生也毀哀毀也性所謂生之性也滅性毀極而死也政者正也謂以正義裁制其情終猶止也吳草廬曰孝子之於親有終天之痛親三年猶駟之過隙哀豈能忘哉然遂其情則無有窮已故聖人爲之立中制節父母之喪至重而不過三年者示民以有終竟之時也姜註凡此承上言哀情之有節也

此又言其因聖人之制而有以自盡其哀戚也

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此愼終之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此追遠之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棺以藏體椁以周棺衣衾以周身舉者舉以納諸棺也簠簋祭器也溫公曰謂朝夕奠之死宗曰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戚也擗以手擊膺也踊

此節總承上文而結全經之義○哀戚乃愛敬之過變而發者

以足踊地也男踊而女擗無聲之哭爲泣祖送以之墓哀其不返也宅墓穴也兆塋域也安厝者葬埋之也葬事大故卜之奠草廬曰初喪至葬有奠無祭葬猶以人禮事之葬則送形而往既葬則迎精而反乃以虞祭易奠卒哭而祔於祖喪畢而遷於廟始純以鬼禮祀之享者祭祀人鬼之名春秋以展時思自常祭而言言春秋則包四時矣姜註凡此又喪祭之禮之詳節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此總承上言又合始終而言之以結一書之旨言孝子事親親生則事之以愛敬如前章所云者親死則事之以哀戚如此章所云者生死皆致其孝然後足以盡生民之本備死生之義本之言根也未有本則生人本於父母亦如之故曰生民之本義者宜也生而愛敬死而哀戚理所宜然故曰死生之義孝子事親之道至此然後終也○姜上均曰自子而言

則立身揚名爲孝之終自親而言則慎終追遠爲孝之終二者相爲表裏故以是終篇學者於此可以究始終之故而知至德要道之歸矣○朱可亭曰此章論喪親之孝乃孝子事親之終事末言生事愛敬結前十一章死事哀戚結本章故曰孝子之事親終矣謹按此節學者細認三矣字神情當下須知自盡之旨愛日之誠不容自已而喪祭之事不可或忽矣陸遇霖曰本即是天經義即是地義孝子之事即是民行三者能盡能備方可立於天地之間三者有虧則傷本背義而人道幾乎息即天地所不容可不懼哉此三句是全經收結一步緊一步語人子不可不痛自警策也周在調曰合生事死事而觀孝子之事親終而無終者也

右第十六章以上二章孔子答曾子者已畢而因告以送死之大禮以終全經之義舊題爲喪親章○吳草廬曰經所謂終指立身而言此言喪親爲事親之終也按箋註經詳喪親之事於卷終此正聖人喫緊教人處蓋人子喪親正是孝性發露之際無論智愚賢不肖至此無不感動也○呂介孺曰孝之大至於生死始終無所不盡其極於膝下親嚴之性始圓滿於天經地義之理始貫徹於德教政令之化始暢遂謂爲德之本而教所由生又何疑哉

全經大旨呂介孺曰一部孝經只是德教二字孝德之本教所由生是一部孝經綱領孝經重天子故德教二字獨於天子章發之諸侯以下皆各有德教而皆天子教之也甚哉孝之大也二章則因曾子贊之而言德以及於教配天章則又因曾子之疑問而前言聖人之德可以生教後言聖人之教必本於德其下五章皆反覆申言德教而已諫爭章又因曾子疑問而更端言之事父孝章則復言德教功化之極至矣盡矣事上章又抽出事君一事喪親章又抽出事親全終一大事而末

總結之總是言德而教在其中其精約貫串變化之妙非惟漢儒不能及即仲閔游夏之輩亦不能贊一詞經書中惟易文言繫辭書人心惟危十六字及大學聖經篇相似餘書無此等文字眞聖人之言也後儒紛紛致疑而以意改之或未探之理耳

孝經彙纂終

經註補遺

至德要道以順天下 李安溪曰德者五常之德也德莫先於仁仁莫先於孝故孝爲至德道者五品之道也道莫先於父子故道爲要道用至德以行要道舉斯心而推之則足以順天下而效至於和睦無怨矣德之本釋所以爲要道也教者修道之謂道之所自始者教之所由生也陳北溪曰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道是公共的德是實得於身爲我所有的所謂行是道而實得於心者周在調曰天下之怨每生於不和不和之患嘗起於不順今上有其道能使之和順而無怨誠學者所當知也係補原註首

立身行道 羅汝芳曰所謂立身立天下之大本也所謂行道行天下之達道也負荷綱常發揮事業出則治化天下處則教化萬世胡五峯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賢人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

則兼善萬世聖人之分也○董鼎曰始言保身之道終言立身之道蓋不敢毀傷者但是不虧其體而已必不虧其行方可立身故以是終之

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呂介孺曰申結上文之意孝本愛親故以事親爲始行道揚名非事君不能全盡故以事君爲中立身行道以全親之所付方可以爲人爲子故以立身爲終事親立身循環無端事君者所以光大其始終也來知德曰爲人在世須立身行道與乾坤同其悠久不然亦猶草木之腐朽耳

右第一章 呂介孺曰孔子欲明孝道之大而先發其大端以爲全經張本其下遂次第通言之而復三因曾子之疑問而推廣其義陸象山謂孝經十八章聖人踐履實地非虛言也旨哉

愛親敬親 劉炫云愛惡俱在於心敬慢並見於貌愛者隱惜而結於內敬者嚴肅而形於外皇侃曰愛敬各有心迹烝烝至情是爲愛心溫凊搔摩是爲愛迹肅肅悚悚是爲敬心拜伏擎跪是爲敬迹

不敢惡不敢慢 王艮明哲保身論曰知保身者則必愛身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不敢惡人不惡人則人不惡我能愛身則必敬身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不敢慢人不慢人則人不慢我此仁也萬物一體之道也李安溪曰是以孝而修德行道之說也二者相爲終始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此孝子保身之法獨以證諸侯之孝者以諸侯易於驕侈也郭子章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非謂免於毀傷也謂平生戰兢至疾革始免即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也

言滿天下二句 吳之騄曰言行君子之樞機盡人宜謹曷爲屬之卿大夫以其爲士民之表耳

庶人章 呂氏按統觀夫子條陳五等之孝於庶人始以養父母言則孝之大指自可默喻李安溪曰庶人非無愛人敬人之理然所及者狹故略之且謹身節用則亦無怨而不爭矣按安溪註說愛人敬人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同條而共貫

故自天子節 樓鑰曰明皇注謂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此說非也司馬溫公則曰始則事親也終則立身行道也患謂禍敗言雖有其始而無其終猶不免於禍敗而羞及其親未足以爲孝也聖人立教之要專在此數語夫子所以爲曾子諄諄言之正欲人之有終也教人之切無過於此上下一體俱當盡心焉

天經地義民行 朱鴻曰、孝之爲道、在天爲常經。一定而不可易、在地爲大義、裁制而得其宜、在民爲懿行。五常由之而爲德之本。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節 呂氏按、此教字、蓋承上文、是以其教不速而成之教。上文兼言政教。此獨言教者。即孟子善政不如善教之意。蓋謂政不如教也。教即是孝之教。溫公不必改教爲孝。○虞淳熙曰、曰博愛、曰德義、曰敬讓、曰禮樂、曰好惡。乃先王之教也。曰莫遺親、曰興行、曰不爭、曰和睦、曰知禁、乃先王之化民也。韓邦奇曰、上行下效。有如桴鼓。聖賢之言的然無疑。

先之以博愛 呂氏按、此博愛、謂廣其愛於親、非泛愛衆人也。博之云者、即事父母能竭其力、左右就養無方。孝子惟巧變。孝子不匱、衆百順以事親之謂。夫竭也、無方也、巧變也、不匱也、聚也、皆博愛之義也。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范淳夫曰、上之所好。不必賞而勸。上之所惡、不必罰而懲。好善而惡惡。則民知所禁。甚於刑賞。故人君爲天下示其好惡所在而已矣。

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鄭氏謂、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歡心、各以其職來助祭。呂按、得懽所包者廣、不止言助祭。

生則親安節 安者、其心無憂。享者、其魂來格。夫天子諸侯卿大夫。皆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如此。故父母存則安其孝養。沒則享其祭祀。由其意素歡愜。所以魂氣易感也。是以普天之下。既和且平。無乖戾之氣。故災害不生。無悖逆之事。故禍亂不作。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虞淳熙曰、孔子恐曾子尚疑人各一心。因甚這等通貫。便露出箇覺字來。見得良知交徹的妙處。詩言人能抑抑敬慎、做得恭人。方做得哲人。哲人有覺悟德行。從覺悟處成就這靈覺之心。就是四方臣民的靈心。心心相通。有何隔礙。因此四國順之也。

天地之性人爲貴 周氏廣註、人惟不知人之貴、所以失於自賤。亦惟不知孝之大、所以失於自小。自賤、則雖有人之形、而實無以異禽獸。自小、則雖有聖賢之資、而竟無以拔凡流。此夫子答曾子之問、使人知自貴、而先務其大者也。

嚴父配天 溫公曰、聖人之孝。無若周公事業著明。故舉以爲說。朱子曰、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此非天下通訓。學者詳之。

周公其人也 管窺云、此人字。與上文兩人字照應。謂周公能立人之極。

天性也君臣之義也 李彪曰、父子之道、天性也。蓋明一體同氣。可共而不可離。正義曰、父子相親。本於天性。言慈孝生於自然。又曰、父爲子綱、豈不是君臣之義。

續莫大厚莫重 正義曰、說文、續、連也。言子繼於父母、相連不絕也。吳氏曰、人子之身、氣始於父、形成於母、其體連續。是爲至親。無有大於此者、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既爲我之親、又爲我之君、而臨乎其上、其分隆厚、是爲至尊。無有重於此者。

悖德悖禮以順則逆 董鼎曰、由愛敬其親而推以愛敬他人、則爲順。不愛敬其親而先以愛敬他人、則爲逆。虞淳熙曰、續莫大焉。誰比得這天性。若不愛其親、反愛他人、愛雖是德、也只叫做悖德。厚莫重焉。誰比得這大義。若不敬其親、反敬他人、敬雖是禮、也只叫做悖禮。該順的道理、反把來逆做了。

誰去法則他又何以成教。

言思可道六句 范氏曰君子存其心。修其身。爲順而不悖。言思可道。皆法言也。行思可樂。皆善行也。德義可尊。作事可法。所以表儀於民。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德充於內。故禮發於外。吳之駁曰自嚴父配天。至於容止進退。德之至。孝之。至孝之至。治之至。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

居則致敬章 呂氏曰此下二章承上文順逆之意而申言之。如此則順而能事親。如彼則逆而爲不孝。於罪爲大亂。此君子所以必教以順也。○吳之駁曰養生送死無憾則五者備矣。全生之全歸之則三者除矣。○五者謂奉生之道三事死之道二。備此五者之謂方可謂能事其親。

五刑章 邱濬曰。刑以糾不孝之人。則民皆上德。而無不孝之子。是教與資於刑也。呂按。君治之。師教之。

父母生之。所謂民生於三也。不忠於君不法於聖不愛於親。此皆爲不孝。乃是罪惡之極。故經以大亂結之。溫公曰。無上則統紀絕。非法則規矩滅。無親則根本蹶。三者大亂之所由生也。

教民親愛節 呂註。此下三章意義相承。皆申明君子以順立教之本。廣前章至德要道之意。教民之道。孝弟禮樂。皆其具也。然弟者孝中之一事。禮節此者也。樂和此者也。四者各舉其要言之。實一本也。方學漸曰。天下國家。其本於身乎。身其本於親乎。事親孝。則九族睦。四海準。故立愛

敬父子悅節 自親始。立敬自長始。達之天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自平。近而達。約而博。是先王之要道也。

事天明事地察 饒雙峯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又曰。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吳草廬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即父。父即天。地即母。母即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董鼎曰。此明察二字。亦是就前章天經地義二句引來。孔子曰明於人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大抵經是總言其大者。義是中間事物纖悉曲折之宜。董子所謂常經通義。亦是此意。明字氣象大。聰明睿智無所不照。察則工夫細。文理密察。無所不周。正義曰。言事天地若能明察。則神祗感其至和。而降福應以佑助之。是神明之功彰見也。○箋註云。事天明事地察。與中庸天地位相似。上下治。與中庸萬物育相似。

神明彰鬼神著 神明猶言神化。張子所謂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此眞明察天地

者也。事天地之道。既昭明察著。則神化之道自彰見於兩間矣。范淳夫曰。宗廟致敬。非祭祀而已也。修身愼行。恐辱及宗廟也。念舫按。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謂著者以此。

事天明事地察章總解 李安溪曰。引此文申事親孝一章之意。蓋在上君子。則孝弟可移於君長。而自明聖行之。則事親也。如事天。事天也如事親。四海之間。君民上下。莫非一家之所以長其長幼其幼也。其根本則在孝弟。故雖天子有天地臣民之責。而立愛立敬。未有不自親始者。又推而下之以通於諸侯大夫士。則宗廟致敬於祖考。亦自其不忘親之心而推之也。修身愼行。以保其社稷宗廟祿位。亦自其恐辱親之念而加謹也。夫事天地之理既明且察。則神明降鑒。以至誠而顯矣。宗廟致敬。則鬼神來格。以致愨而著矣。是通於神明也。上下順治。以至行滿天下而無恥辱。是光於四海也。此則行成名

立之極致也故曰孝弟之至。按安溪此解甚
屬正大味之彌旨此章當與移孝作忠章互看
呂氏曰首節止言事父孝至神明彰矣不申長幼順
二句者以天地既明察矣况長幼有不順乎神明尙
昭彰矣况上下有不治乎能孝自無不弟舉幽則明
者可見次段止申鬼神著矣一句不及天地不及治
平者蓋以上下可類而推孝極自無感而不應末段
方提出孝弟字來又不言通鬼神及治平者蓋以通
神明則鬼神在其中光四海則治平
在其內聖筆精微言簡意盡如此

閨門章 吳隆元曰此卽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嚴
父嚴兄之下疑有脫簡猶君長也四字係成化
乙未進士張木所補以下二句文義推之應有此句
在家嚴父猶在國嚴君在家嚴兄猶在國嚴長妻子
臣妾皆治家者之所理而妻子貴於臣妾故謂妻子
猶百姓臣妾猶徒役蓋百姓之中徒役爲賤也議者

謂比妻子於徒役文何凡鄙是不得其解而妄議之
耳世俗稱女子所居爲閨故以閨門爲近俗之語夫
閨者上圜下方之戶字與圭通蓽門圭窬見於儒行
又仲尼燕居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陳澔
注云三族父子孫也父子孫皆閨門之內豈專以女
子所居爲閨乎此章唐司馬貞刪去古文今文俱有

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 呂按慈愛如不敢毀傷不敢惡於人母取其愛因親教愛
養則致樂教民親愛之類恭敬如不敢慢於人不危
不溢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鰥寡不敢失臣妾因
嚴教敬居則致敬及禮者敬而已矣之類安親如保
社稷守宗廟守祭祀養父母生則親安祭則鬼享及
不近驕爭兵刑之類揚名如揚
名後世及名立於後世之類

事君章 董鼎曰忠臣事君如孝子事親先其意承其志
迎其幾而致其力一念之善則助成之無使優
游不決沮遏而中止也一念之惡則諫止之無使昏
蔽不明遂成而莫救也陳善閉邪慮之以早防之以
豫戒於未然止於無迹此魏鄭公
所以願爲良臣而不願爲忠臣也
〔總說〕呂按孝經孔子爲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非止
言家庭事親之事也首章卽曰中於事君如諸侯卿
大夫士無非言孝亦無非言忠其餘章所言事君之
忠不一而足至此章則於忠君一節尤爲篤摯謂之
孝經可謂之忠經亦可後世乃有依十八章作忠經
者眞爲僭擬之極且湊泊割裂不可與孝經竝稱

喪親章首節 父母俱存君子首樂一旦不幸存歿頓異骨肉睽離居親之喪哀痛之極五內割裂
發於聲爲哭其哭也不偯氣竭而盡不能委曲也動
於貌爲禮其禮也無容觸地踴躃不能爲容也出於
口爲言其言也不文內痛無已不能爲文也服衣之
美有所不安故服衰麻聞樂之和有所不樂故不聽

樂食味之旨有所不甘故食蔬食無他人子痛親之
死不得不如此故結之曰此哀慼之情蓋謂此乃人
心不容已之至情人所自
有非聖人强之也補此註去美註
〔總說〕李安溪曰註云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發此事
愚謂此書之要在愛敬二事而孝子之愛敬無終極
也故發其哀慼之情以見大孝之思慕無窮故愛敬
亦無窮也自修身不辱以至事天饗廟皆由此起矣

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 呂按生事愛敬死事哀慼此爲孝本言盡有不
可少歉之意養生送死於義
爲大言備有不容缺畧之端

孝子之事親終矣 管窺云統論孝道則以事親爲始立身爲終專論事親則以生事爲始以
死事爲終夫事親之終猶是孝道之始
然則孝子之事親豈有自慰之一日哉

補註終

孔曾論孝 附

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 哀公問

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祭義

孔子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 哀公問

孔子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物者實然之理不曰理而曰物萬物皆備於我有物有則身所自具也仁人孝子只一人事天事親止一理不過乎物便是成身俯仰無愧便是事天之道 哀公問

孔子曰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又曰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

孔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 謂卑統於尊也 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

孔子曰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孔子曰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孔子曰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

孔子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 有所奉祀 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 追遠以致孝 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以上俱見坊記

孔子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

陷刑之民 家語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檀弓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此節言孝本無優劣但分有尊卑故孝有大小耳。有三謂上中下三等非言分位也尊親昭諭道解弗辱昭慎行解先意承志者爲善之意未形有以先導之已

形有以順承之也諭者務引曲諭使父母之志意自合於道而不知所以然也此節與下二節爲一章見祭義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此言弗辱之孝見守身正所以弗辱也居處等無往非身莊敬等無往非敬皆所以全父母之遺體反是則烖及矣

曾子曰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

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此言能養之孝見能養之極在於能終也只重慎行其身一句然慎即敬能終方盡得養仁者以下正從能終看出稱願直是說他不出付之願想如此二字是形容不盡之辭敬安與卒無淺深只欲跌起能終字能慎方是能終七此字指孝言仁禮五者見孝之無往不在正慎行其身之實也此五句是正言之樂刑二句危言之耳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此極言孝道之大爲天下古今所共由也置猶立也溥敷散也横猶來也施暨也推者自此而推之彼也放至也準則也夫孝直言之而塞乎上下横言之而普於四方以時言之施諸後世而無朝夕古今人一心也推而放諸東西南北海莫不以爲準則天下人一心也施諸句言孝可久下四句言孝可大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此正所謂仁者仁此者也仁之發孝之寓也引夫子言以證不可不時之意

曾子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

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此言孝道分殊而心一也不匱矣以上是隨分之孝貴賤異者愛之以下是因心之孝貴賤同者忘勞只完得服勤一事故云小孝尊仁以變民安義以正民則功勞及物而令名及親矣博施恩惠於下各以方物來獻是以天下養者也此分之所以異也父母愛之以下則人人所得自盡而非分之所拘矣事親之禮此爲克終而無忝也

樂正子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兼形性說子全而歸之可謂

孝矣不虧其體（全形）不辱其身（全性）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
弗敢忘孝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
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
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不虧體）一出言而不敢忘
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辱）
不羞其親可謂孝矣此明上慎行其身意見人道以全歸爲孝也可謂孝謂孝在全歸也可謂全則全歸之功夫也全歸兼形性說不虧全形不辱全性舉足一段見不虧出言一段見不辱。舉足出言是極易受虧受辱處此不虧辱其他可知身不辱則親不羞此之謂孝以上祭義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

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
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
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樂其心二句。一正一反耳目三句正樂與不違之實飲食終養以上是終父母之身愛所愛敬所敬則終孝子之身也。內則

曾子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
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家語

曾子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
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
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
此之謂歟大戴禮

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所以悅遠也行爲可見所以悅
近也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

曾子曰孝子惡言滅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
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
之謂也以其不嗜故加草木之味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三語乃孝經授受之心法也傳之門弟子所謂傳得其宗

曾子孝行附

孟子曰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
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
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
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
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
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
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曾子從仲尼在楚心動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聞
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
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歸母曰願留參方到母即
以手搤其左臂立痛馳至問母母曰客來欲去吾搤
臂以呼汝耳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怒建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
項而蘇蹶然而起曰大人教參得無勞乎乃退援琴
而歌欲令曾晳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曰參來
勿內三日曾子因客而見孔子孔子曰汝聞瞽瞍有
子曰舜乎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
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
子拱立而不去殺身陷父以不義不孝孰大是乎曾
子曰參罪大矣
曾子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
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曾子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
之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
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皆衰養不能
備於是援琴鼓之作歸耕操曰歔欷歸耕兮安所耕

歷山兮盤桓
曾子敝衣力耕泰山下天雨雪凍甚旬月不得歸思其
父母作梁山歌
齊嘗欲聘曾子為卿曾子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
則憂人之事故不忍遠親而為人役曾子仕於莒得
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
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
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
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

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蹻褐趨時當務爲急。

曾子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曾子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食美故吐之遂終身不食魚

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十鍾而不洎吾心悲

曾子曰子欲養而親不待木欲靜而風不止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事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

嘗南遊於楚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者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焉者俯而就之不入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嘗以一夕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卑

曾子居曲阜鴟梟不入城郭。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童子之意以爲曾子未嘗爲大夫不宜臥大夫之簀曾子識其意故然之且言此魯大夫季孫之賜耳於是必欲易之易之而沒可謂斃於正矣。

朱子曰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

呂介孺先生孝經或問摘要

論孔子作孝經大意

或問孝經何爲而作也曰爲闡發明王以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作也孔子本欲得明王輔之以行孝治天下之道而道卒不行故其晚年傳之曾子以詔天下與來世非特爲家庭溫凊定省之儀節言也

論孝經獨稱經

或問五經初未稱經其言經者後人推尊之耳獨孝經孔子即謂之經何也曰經者常也自古雍熙太和之治率本於孝故首云先王有至德要道又云明王以孝治天

下又云明王事天明事地察蓋謂其爲後世帝王治天下之準萬世不易之常法也故謂之經即經中天地之經經字

論五經不可無孝經

或問五經之言孝備矣其作孝經者何也曰五經之言孝孝之散殊也孝經之言孝孝之統會也有五經不可無孝經猶之洪河之水不可無星宿之源海若之匯也

論春秋不可無孝經

或問孔子既作春秋復作孝經有微意乎曰孔子之意若曰吾令天下萬世不敢爲亂臣孰若令願爲忠臣令天下後世不敢爲賊子孰若令願爲孝子此作經微意也蓋孔子欲爲東周素心世有明王即執此以往矣

論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或問孔子自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何也曰志者猶言心之所欲也行者猶言行此道於天下後世也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不能得位行道誅亂臣討賊子但寓誅討之意於筆削間耳故曰志在春秋孝經亦天子之事也其中所言皆修德立教孝治天下之事使果見諸施行豈不成箇上下無怨天下和平世界故曰行在孝經

論孝經傳曾子

或問孔子何獨傳孝經於曾子曰曾子平日篤實又能純心行孝此道非曾子不能傳故因閒居而諄諄言之曾子退而筆記之也然必有經孔子之筆削者史記曾子傳云孔子以曾參通孝道與之共著孝經近是或謂孔子假曾子之問而自著之或謂曾子之門人爲之皆非

論孝經與論語說孝同異

或問孝經與論語說孝同異曰論語答子夏色難即孝經愛親之旨答子游不敬何別即孝經敬親之旨答武伯謹疾即不敢毀傷之旨答懿子以禮即不陷親於不義之旨稱閔子人無間言即行成名立之旨其理一也然

皆舉孝之一端而言若孝經言孝之始孝之中孝之終則孝之全體大用備矣且論語論孝大抵在事親上說孝經論孝大抵在立身行道德教治化上說此論孝之大者也非徒爲曾子言蓋爲天下後世之君天下者言也

論孝經宜從今文

或問孝經既有今文古文之異宜何從曰孝經今古文之異特以其字有隸書與蝌蚪之異耳非謂其文義之有古今也然今文之出在漢惠帝時而古文之出在武帝時已不無先後矣且今文歷漢唐至今累世通行而古文經梁亂其書已亡失無存隋時所得古文孝經者非

安國本也或張霸劉炫之徒增減今文以自異耳學者好是古非今多右古文於今文非也故當以今文爲正

論孝經章第題名

或問孝經分章第何如曰漢藝文志孝經一篇十八章刑昺正義孝經劉向校定一十八章蓋孔子口授曾子時原無章第但一十八章相傳已久且卷帙既多不得統同無別即分章第於義理無礙今倣中庸右第某章例仍爲十八章而不列名

或問近儒多謂不宜分章第子猶分右第某章與石臺本某章第一何異且得無分裂聖經乎曰石臺本如開宗

明義章第一天子章第二皆直綴之經前似嫌分裂今止於經文後註右第某章分之則十八章合之則一篇又何分裂之嫌

或問開宗明義等題名何如曰孝經原無題名劉向較經不列名又有荀㬌集錄及諸家疏竝無題名自天子至庶人五章惟皇侃標其目冠於章首至唐元宗時集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請乃知題名皆後人所爲非原本也且名多不雅又不親切刪去爲當

論孝經不當分經列傳

或問孝經分經列傳何如曰此因朱子取古文孝經刊其

誤者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其原本止曰此一節孔曾問答之言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經之傳也其註有此一節當爲傳之某章後人因此遂盡顛倒移易之而曰右經一章右傳首章之類皆附會之也觀朱子自云曰疑曰質曰或曰免罪曰未敢則刊誤乃未定筆也若謂今功令遵朱註則尚書戴禮春秋諸註竝不盡出朱子豈可信此未定之筆且信他人附會之書乎臨川吳氏又復竄改更非定筆

或問大學經一章傳十章孝經以大學之例推之似亦當

分經傳乎曰此亦泥自天子至於庶人至末之有也未段結語相似而云然耳不知大學首章止列三綱領八條目而未及發揮故曾子雜引孔子之言立傳以釋之章旨始明若孝經首言至德要道次言孝德之本次言孝之始終次言五等之孝卽於本章已發揮詳盡何必更立傳以釋之況大學傳雖亦引孔子之言却有曾子立論甚多又有起有結有引有解其爲傳明矣孝經則甚哉孝之大也以後俱曾子問而孔子言之豈作傳者全無一字一句出於自已手筆又如諫諍喪親等章於傳說不去却云不解經而別發一義於傳何居

或問傳釋之說人多尊信之子獨以爲非何也曰如謂前六章爲經後十二章皆采輯平日之言爲傳則孔子數百言不知平日從何人發之而他書略無紀錄且果雜引記傳及平日之言則甚哉孝之大也曾子何所聞而發此嘆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曾子又何所聞而發此問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曾子所聞者何而夫子所命者又何其出於一時問答甚明何傳之有

論孝經不當改移

或問近世刊刻孝經有移明 王事父孝在君子事上章後者有移君子之教以孝在甚哉孝之大也前者其他破析章第離合段落甚或摘其一二句移於別句之下抽其一二段厠於他章之中豈孔曾遺經劉向較定便章章有斷章錯簡至此乎曰此皆學者欲狥已意便於習讀不自覺其侮聖言也孝經本文前後脈絡貫通精神照應若熟讀細玩深思其理自知此經一脈相生一氣相貫眞一字不可竄易

論孝經不當增減

或問古文孝經比今文增減數十字如何曰且如自天子至於庶人增以下二字是何言歟增言之不通也五字其他章又增數字又增閨門章二十四字反覆玩味似

非聖人口氣又如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蓋天子之孝蓋諸侯之孝等語減去數也字其他章減去也字更多便覺辭句突兀至於天性君臣之義減去二也字更於文理欠通反覆玩味亦非聖人口氣聖人氣象從容詞句婉曲一唱三歎有餘不盡必不如此

論首章仲尼居曾子侍

或問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劉炫古文有閒字坐字今文無何也曰仲尼居居卽閒居也許愼學古孝經其說文自序云稱引孝經論語皆古文也今按說文居字下引仲尼居無閒字則眞古文孝經原無閒字而劉炫古文之

僞可知矣若曾子侍卽侍坐也觀下文曾子辟席則知之矣如論語六言六蔽問對并未言侍而下文有居吾語汝四字則知子路必侍立矣古人文義簡貴如此

論經內稱先王明王聖人君子

或問經內或稱先王或稱明王或稱聖人君子何也曰先王以位言而德在其中聖人君子以德言而位在其中明王則德位兼言之然或意義所至各舉所重猶中庸所稱至誠至聖聖人君子非有軒輊等次也惟事其先王之先王則指明王之先王而君子之事親孝君子之事上則指在下之君子耳

論先王有至德要道

或問孝經以先王立言者何也曰此先王卽後章之明王也以此立言蓋謂孝道最大非明王不能全盡其曰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古昔聖明之世太和至順景象恍然如睹而孔子欲輔明王孝治之意情見乎詞矣

論孝德之本教所由生

或問何以謂德之本教所由生曰德以仁爲長仁主愛愛莫切於愛親故孝爲德之本本立而道生事君事兄事長修身齊家睦宗信友仁民愛物參天兩地窮神知化無一不自孝中流出故教之所由生必本於孝也然德卽爲教教不離德明德新民豈是兩事

論孝之始孝之終

或問何謂立身行道曰身者父母之身卽天地之身此身既爲天地父母之身若不撑天拄地涵養學問立定根基便爲富貴功名毀譽利害人情世故勢焰邪說搖動傾墜如何能行此身所當行之道如何能揚名顯親立得定方行得正故下文止言終於立身

或問行道是得位事君否曰得志與民由之固是行道不得志獨行其道亦是行道若得位事君止是行道中一

節耳

或問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名亦君子之所貴乎曰子爲賢人則其父母爲賢人之父母子爲聖人則其父母爲聖人之父母故實至而名必隨之若不至揚名便是立身行道不完美若有意求名便是立身行道不眞切

或問孝之始終分先後否曰孝之始是言孝之托始根基孝之終是言孝之完全成就邢昺正義曰不敢毀傷闔棺乃止立身行道弱冠須明何常迴然分判先後也

論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或問事親事君立身曰愛敬盡於事親事親也以孝事君

則忠事君也修身慎行立身也

或問事親事君立身之目曰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事親之目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事君之目也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立身之目也

或問始中終之義曰譬如果木始猶根荄也終猶根幹枝葉花果之全體也中猶發榮敷暢於其中也事親則孝之根荄培矣立身則孝之全體具矣事君則環於二者之間而發榮敷暢以光大其孝而已原無起初中間末後之分

或問事君爲中諸侯卿大夫士皆有君可事孝有中矣天子庶人將無孝之中乎曰天子事天地猶臣之事君也庶人事長上亦猶臣之事君也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無始中終之孝

論引詩書

或問先儒謂孝經引詩書以雜乎其間多不親切且使文意分斷間隔故刪去引書者一引詩者四何如曰孔子常言無徵不信如表記坊記節節皆引經語爲證蓋立言法也本經所引竝未嘗不親切如論孝之始終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蓋立孝在修德當以立身行道爲重也論天子之孝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蓋言孝感之機係於天子一人也諸侯之孝謂戰戰兢兢者蓋言諸侯思社稷民人之重故不敢驕溢敗度而後爲孝也卿大夫謂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蓋言卿大夫出而事君則當致謹言行而無時敢忘君也士謂夙興夜寐無忝所生者蓋言士當早夜不敢即安而後可以事上顯親也諸如此類皆有奥義即如大學中庸孟子亦多引詩書相證何常分斷間隔

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之孝

或問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孝何以不專言事親曰天子以天下爲孝諸侯卿大夫以有國有家爲孝當時天子德教不行於四海諸侯一味驕滿卿大夫一味僭僞士一味泄沓便是立身有虧貽辱父母孔子如此立訓正是切時對症之藥正是事親關繫處

或問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孝皆曰蓋而下必引詩書庶人則獨言此又不引詩書何也曰天子孝道最大其當盡之道亦無窮今所言特其約畧耳即諸侯卿大夫士亦然故言蓋蓋者約畧不盡之詞也然猶恐不足取信必引詩書證之若庶人之孝只此數事便已都盡故直

指之曰此已明白矣又何必引詩書乎

或問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邢昺正義謂天子施教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惡慢其親是否曰非也不敢者兢兢業業小心之極即匹夫匹婦以爲勝予不敢遺小國之臣心也謂天子施教化是後一層事下文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乃言施教化耳

或問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何分別曰百姓是畿內百姓四海則通天下而言之如堯典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即加於百姓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即刑於四海也

或問諸侯之孝必曰富貴不離其身夫富貴者君子不以

累其心何故諸侯偏以此垂戒曰富貴在諸侯爲最要緊上承先業下啟後裔富貴可輕社稷民人可輕乎且長守富貴者在於不驕不溢蓋就守富貴之根本言耳此正爲諸侯垂戒最親切

或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詩先儒欲删之可乎曰此一部孝經心法孔曾相傳惟此三語爲最精切即堯舜之欽明溫恭禹湯文武之祗台聖敬敬止執競不過如此所以曾子有疾傳門弟子亦只口咏此詩三語而已曾子傳孔子之道傳此者也孝德之本本此者也何可删也

論孝無終始

或問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邢昺正義及近儒皆謂孝道徹始徹終有何終始豈患不及似於文義爲通予何以獨異曰此經一部前後照應此始終二字即首章孝之始孝之終始於事親終於立身之終始也孝無終始事親立身俱無成就豈有禍患不及之理患字對上保守等字不能保守即有禍患又觀下文災害禍亂五刑大亂等語乃知孔子爲自天子至庶人通設此戒至爲嚴切與大學本亂末治所薄者厚結語酷相似

論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

或問先儒謂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與上文不相屬又謂溫公改教爲孝乃得粗通而下文德義敬讓禮樂好惡都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强加裝綴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否曰此章因曾子贊孝之大而反覆推廣言之夫孝天之經一段暗應夫孝德之本也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一段暗應教之所由生也見教之教即承其教不肅而成之教何謂不屬博愛德義五段皆自孝之德施於教者而言何謂不應既未見其所出而謂必取他書成文過矣

或問先儒謂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

已悖然否曰先王卽下章明王明王見道理極明孔子因先王教民以身先之而斷之曰先王見理之明如此非謂見其如此而後始以身先之也見字要看得活

或問温公改教爲孝何如曰教卽孝之教也教字自親切不必改孝此經總爲德教二字而發此葢謂政教皆可以化民而政之化民不如教之化民故必以教化先之卽孟子所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教二字自有別

論博愛

或問論語博施濟衆與韓愈博愛之謂仁學者多非之孝經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似非立愛惟親之序曰

此博愛與子貢博濟韓愈博愛不同彼是泛論濟人愛人此則專就孝親而言博愛謂廣其愛於親非泛愛衆人也且博之云者卽事父母能竭其力左右就養無方孝子惟巧變孝子不匱聚百順以事親之謂竭也無方也巧變也不匱也聚也皆博愛之義也

或問博愛謂博愛其親其說何據曰博盡也致也備也大也通也經文云愛敬盡於事親又云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又云孝莫大於嚴父又云無所不通此皆博愛其親之義學者不可不知

論引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或問先儒謂引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爲不親切鄭氏謂義取大臣助君行化此詩宜刪否曰古人引詩多斷章取義大學平天下章亦引此詩朱子曰言在尊位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在大學不可謂不親切也在孝經可謂不親切乎且鄭氏別添大臣助君行化一說亦支離

論明王孝治章

或問明王孝治章有言一明天子之孝一明諸侯之孝一明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者是否曰此因上章言孝之大而又推極言之以見孝之大如此也明王以孝治天下

是孔子作經本意故已答曾子之問而又提出言之耳至有國有家之孝皆明王之孝有以教之也觀末段結云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乃知此章專爲天子之孝而發

或問舊註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以爲得彼懽心助其祭饗奉養是否曰得萬國之懽心言萬國之人尊君親上同然無閒人心和悅王業永固卽後章所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不必專言祭饗奉養

論天地之性人爲貴

或問天地之性人爲貴曰此句是全經精神所在葢天地

之性即父子之道天性之性即毀不滅性之性三性字是孝經大開眼處近世學者無人識孝經中三性字

論五刑

或問孝經以德教立訓其言五刑者何也曰雖有德教不廢政刑五刑正所以弼教也古之聖王明刑辟刑省刑便是德教最真切懇至處

論非聖非孝

或問吳氏解非聖非孝謂人所行非聖人之道子所行非孝道今子解作詆毀然乎曰孟子有云言則非先王之道朱子曰非詆毀也詆毀聖人詆毀孝道故爲大亂而

聖人所必刑且要君之罪最重安得以不能學聖不能盡孝謂罪同要君乎非字當作詆毀爲是

論孝弟禮樂

或問孝弟禮樂四者既並言之下文何爲專承禮字豈禮果重於孝弟樂乎曰此是聖筆精微變化處孝經雖愛敬並言而敬者尤爲孝子事親之本且爲千聖傳心之要故因禮之一字歸本於敬以見孝之宗指蓋如此也然敬父敬兄即是申言孝弟子悅弟悅即是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即是申言樂何等精微變化

論敬父敬兄敬君論教孝

或問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邢昺朱申周翰董鼎皆謂敬人之父兄與君今子謂敬自己父兄與君何也曰玩其字意乃是自敬其父兄與君耳且與下文敬一人相應若敬人之父兄與君則敬千萬人矣安得謂之敬寡悅衆安得謂之要道　下章君子之教以孝是躬行孝道以教之即承上敬其父之孝也謂君子之教天下以我躬行之孝云耳若止空說教人行孝便是言教之教非身先之教引詩咏嘆乃是極言身先之教順民如此其大以異於後世之以言教者耳

論閨門章

或問閨門章其義何如司馬貞削之然否曰閨門章古文有今文無非貞削也文義似屬淺鄙吳氏謂劉炫僞增

論明王事父孝章

或問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鄭氏謂王者敬事宗廟故事天地能明察孫本註明王推所以事父者事天於郊而其理明推所以事母者事地於社而其義察何如曰事父母凡先意承志立身行道顯親揚名繼志述事皆是不專言宗廟祭饗事天地凡參贊調變財成輔相皆是不專言郊社

或問神明彰矣玩本文止言彰而子謂天時順而休徵協應地道寧而萬物咸若何也曰上言事天明事地察下言神明彰便有中和位育天淸地寧光景若不至位育淸寧神明於何而彰書曰至誠感神詩云降福穰穰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卽神明彰之義也

或問神明四海原不並重蓋光四海前章已言此則專重神明耳且此章止有感通意無應意子何以註相爲感應也曰玩光於四海之光似較前章所言更有光輝發越顯榮暢達淪浹融液之象卽是過化存神帝力何有地位故極言之曰光於四海也光四海與通神明原不分輕重玩無所不通無思不服便有感應意思在

論進思盡忠

或問進思盡忠之義曰忠臣事君如孝子事親忠者蓋自其不敢自欺盡忠無隱之結念言之也必正心誠意愛君憂國引君當道志仁一片忠誠蘊結於內乃可以昭德塞違繩愆補闕所謂補過將順匡救其皆本於忠乎不然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況君父之前徒翹其過以爲名所以上下猜忌而不相親以此

論退思補過

或問退思補過是補君之過補己之過曰人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只見得自己有過故所思補者直補己之過耳且盡忠匡救卽是補君之過矣國語曰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

論上下相親

或問上下相親曰古人謂君爲君父臣爲臣子又謂君爲元首腹心臣爲股肱耳目乃知君臣雖分上下實如一家之父子一身之同體也原自相親此親字卽親生膝下之親引詩愛字卽因親教愛之愛經云君子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若非親愛本於天性如何移得

或問臣子事親事君同一親愛如存羹懷橘不失爲孝而獻大龍團小龍團者人以爲諂豈忠孝有二乎曰忠孝雖無二理親愛雖無二心然經云母取其愛君取其敬可見君子事上貴在正色立朝責難陳善格君心之非陳堯舜之道耳若小忠小愛非所以爲忠也不可不辨

論引詩中心藏之

或問引詩中心藏之者何也曰中心者忠也卽進思盡忠之忠也言君子忠君之心存於中心隱微之地而默藏之其中有蘊結而不可解者故忠愛篤至憂聖危明防微杜漸曲盡其忠如易所云有孚盈缶納約自牖遇主於巷皆忠愛之至也故中心藏之之忠與沽名市直表

暴於外之忠自異。

論孝子喪親

或問以喪親章終之何也。曰此又總承上文言孝子事親。不獨生前如此愛敬死後亦無所不至其極如此哀戚蓋亦廣喪則致哀祭則致嚴之意所以末段又總結之

論毀不滅性

或問毀不滅性何也。曰此性即天地之性。人得氣以生得性以為生生之本若毀而傷生則滅性矣人之所以參天地而體受歸全者恃有此性在也滅性則參天地顯父母屬之誰乎。故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

論孝子之事親終

或問首章曰孝之終。又曰終於立身。末章曰孝子之事親終矣三終字同否。曰三終字皆同然有終親之身者有終子之身者愛敬哀戚即事親之完局也立身行道揚名顯親即愛敬哀戚之完局也

呂忠節公孝經或問批駁羣疑言言中欵凡註說之不軌於正者得此可以折衷全帙計三卷茲特擇其尤要者錄之乃孝經註說中之不可磨滅者也閱此則知劉炫古文之偽而朱子刊誤一書亦非其定論矣毘陵後學孫念劬謹識

孝經翼摘錄 先生之弟維祜又作孝經翼

按經中每每言順一曰以順天下。再曰以順天下。又曰四國順之順民如此其大何也順者孝之歸也孝親者聚百順故孝治天下者亦順而已矣順則和和則無怨是以懽心衆而親安之

身動物也見異而遷故曰立道定理也待人而行故曰行行道所以立身也故下文止曰終於立身

何謂事親曰致敬五句事親之目也安親二字事親之綱也何謂立身曰言思二句立身之目也慎行二字立身之綱也

愛敬者孝之實際也愛而不敬則愛不至敬而不愛則敬不真二者闕一焉不可也曰親曰嚴愛敬之原也曰慈曰恭愛敬之形也曰忠曰順愛敬之推也曰惡曰慢愛敬之反也曰德曰禮愛敬之成也分之為戚為樂為憂為哀為嚴約之為安皆愛敬也孝道無方愛敬而已矣

政教雖竝言而教則可以化民先王知之故先之以博愛德義敬讓禮樂好惡以身教也身先之教是謂德教斯民從之不以身先之雖訓誨皆至德仍是政而已矣則民弗從

諸侯庶人地位懸矣其曰制節謹度與謹身節用語意無

别何也凡人一有沓後之心則用不繼一有放肆之念
則禍乃作故曰節曰謹無上下一也
事親者不難於備物而難於得人之懽心難於致己之樂
以懽樂事親者親未有不懽樂者也孝莫大乎是
經中三言性天地者性之大原也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
其得天地之靈性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孝非外襲
性之德也故曰父子之道天性也身非空殼形色性也
故曰毀不滅性盡性所以立身立身所以孝親孝親所
以事天地
父子之道天性一節承上因本說來爲下節張本曰天性

見子之於父本親也曰君臣之義見子之於父本嚴也
以父子言有生之脈焉是爲續以天性言有親之道焉
以義言有君之象焉是爲厚惟續莫大故他人不得間
親惟厚莫重故愛敬不得薄親彼不愛其親而愛敬他
人者亦忘本極矣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順也不愛其親
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逆也以順之事而逆行
之民何則焉雖得之照民無則句雖强民從而得之於
民夫亦畏而不愛則而不象矣故君子不貴也
言思可道二句各進一步說言思可道言而思見諸行也

行思可樂行而思慊於心也
理同則任人取是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德盛
而應不窮是以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
移於長
人之行莫大於孝罪莫大於不孝惟父母之大與天地竝
者也夫不孝之罪莫大而人豈甘爲不孝由物欲蔽錮
邪說惑人而不知孝之是也孝則爲順爲安爲和爲善
不孝則爲悖爲逆爲凶爲亂奈何有非孝者非孝者與
於不孝之甚者也論不孝而及此亦春秋誅討亂賊治
其黨與之法也

順親爲子而從令非孝敬親以大義也此可以知順之意
矣喪致其哀而毀不滅性重親之遺體也此可以思哀
之道矣凡此皆所以抑賢智也
事父主愛而曰孝莫大於嚴父敬以成其愛也事君主敬
而曰上下能相親愛以成其敬也此皆就人不足處言
也

孝經廣義

總說

前賢以爲曾參雖有至孝之性未達孝德之本偶於閒居因得侍坐問於夫子夫子隨答參是以集錄名爲孝經

邢昺曰修春秋撰孝經孔子之志行也何爲重其志而自筆削經其行而假他人劉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呂氏謂二說俱偏執以前賢所論爲正

隋經籍志曰孔子既敘六經作孝經以總會之

宋鴻曰孔子慨明王不作天下莫宗既刪述六經復呼曾子授以孝經誠諸經之總會治世之宏綱也統觀是經稱先王者六明王者三天子者四聖人者六君子者七復兩舉政教之神一則天明一因人性兩申教孝之意子臣與弟無不悅從又申移孝爲忠事上盡職以諍臣諍子無非諭君父於道而不拘拘於命令之從獨事親喪親二節止著孝子者三又合上下貴賤而言若夫出治佐治之孝禮樂政敎之敷亹亹推明而不已曷嘗沾沾於溫凊定省之儀飲食起居之節謂孝養細事而云然哉世傳童習之書意已謬舛至謂人子事親之經者亦各局於所見也豈測夫子著先王治平之典必本因心之孝爲之乎

又曰孔子著經之意蓋欲以孝治天下故於事親之儀節畧焉而諸家註解非不分文析字而本原大旨或有昧焉而未闡者

又曰人苟致學於孝則事君事長齊家治國舉而措之天下裕如夫子故首揭至德要道以示曾子

熊禾曰誠使天子公卿躬行其上凡禮樂刑政之具壹是以孝爲本則斯道固天性之自然人心之固有一轉移間王道顧不易易乎惜徒託之空言而僅見於紀錄之書也然雖不能行之一時猶可詔之來世

又曰孔門之學惟曾氏得其宗曾氏之書有二曰大學曰孝經經傳章句頗亦相似學以大學爲本行以孝經爲先自天子至庶人一也

先王有至德要道章

虞淳熙曰夫子言孝不止是孝德凡是道德都是他資助都是他推移出來譬如樹木有根本就生枝葉誰人止過得住莫看這孝小了

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〇盡其道則能敬其身敬其身則能敬其父母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其父母

尤時熙曰人苟知父母之生成此身甚難則所以愛其身

者不容不至而義理不可勝用矣

曹于汴曰愛親者愛日自愛者愛日親衰愛之日短身衰學之日短其皇皇等也

羅汝芳曰所謂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足鎮地以立極於宇宙之間所謂行道者行天下之達道也負荷綱常發揮事業出則治化天下處則教化萬世必如孔子大學方爲全人而無忝所生故孟子論志願學孔子

又曰立身行道果何道曰大學之道也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如許大事惟立此身葢丈夫之所謂身聯屬天下國家而後成者也吾人學術大小最於世道關切

董廣川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呂維祺曰立身行道不可不知學問

或問立身之義呂維祺曰身也者天地之所付也父母之所遺也天地父母原不虛生此身撐天拄地致君澤民繼往開來光前裕後爲法可傳只是此身承當一有傾頹顚墜依倚搖奪便立不住必須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中立不倚獨行不懼昂然爲天地完人父母肖子富貴功名是非毀譽人情世故都搖動不倒方是立身本領

又問何謂立身維祺曰中立而不倚強哉矯是何等力量已欲立而立人爲天地立心爲萬民立命是何等心術立天下之正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何等氣象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是何等學問立之斯立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何等事業

劉屏山曰孝子之心萬慮俱忘惟一敬而已敬念之所通無間無傷塞乎天地橫乎四海莫知其紀極也敬心既純大本發露虛明洞達躍如於兢兢肅肅之中此至孝之士所以行成於外而性修於內也曾子立身揚名惟此一節平日服膺念茲在茲而已

方孝孺曰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

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

或問立與行是兩事否呂介孺曰立身行道非兩事立得定方行得不差

或問行道指得位事君否介孺曰得位事君固是行道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然行道所包者廣不專指得位孟子曰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呂榮陽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女工也蓋以人力事其祖禰不若以己力自事

之爲善也此說最切事親之道
董廣川曰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貨
廣註云引詩首揭念祖見孝源之深遠已露續莫大焉之
旨聿述也謂述修先祖之德也

天子章

許魯齋曰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

董鼎曰天子者天下之表也上行之則下傚之君好之則

民從之愛親敬親本人心天理之固有天子亦因其所固有而利導之耳安有感之而不應倡之而不和者

方學漸曰愛親者必愛身愛身者必愛天下敢有惡於人乎敬親者必敬身敬身者必敬天下敢有慢於人乎我無所惡於人人亦無所惡於我我無所慢於人人亦無所慢於我愛敬始於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則無弗愛且敬焉合天下之愛敬歸之於吾親是爲大孝

朱鴻曰天子能愛敬其親而不敢惡慢於人即一人有慶也德教達被四海典型即兆民賴之也

或問不敢即所謂敬否劉元城曰敬者千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欽也唐虞君臣相傳相戒惟在於此也故仲虺湯誥亦曰欽崇天道尚父誥武王亦曰敬勝怠者吉是創業垂統者固在於此敬而持盈守成者尤在於此敬也成王所以念祖修德儀刑文王之事者惟在於法文王之敬德又若召公告王亦曰曷其奈何不敬又曰王敬作所曰不可不敬德曰王其疾敬德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其語意尤爲諄復懇切也

呂氏按五等之孝惟天子足以刑四海而諸侯以下漸有差焉夫子之意蓋有重焉者以是知孝經乃孔子所以繼帝王而開萬世之治統者非沾沾於家庭定省間也

諸侯章

方學漸曰居上不驕非以爲貴也制節謹度非以爲富也諸侯之道宜爾也而可以長守其富貴故君子不患祿位之不永而患吾道之不修

按詩旨是全孝心法故曾子詠此詩以傳弟子不但諸侯當然也而獨以證諸侯之孝者以諸侯易於驕侈耳延平李氏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卿大夫章

薛瑄曰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嚴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

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呂氏按卿大夫所居之位。蓋輔翼人主。秉持世教。以爲斯民標的者也。衣冠言動之際。不敢不謹如此。

正義曰。言之與行。君子所最謹。出已加人。發邇見遠。出言不善。千里違之。其行不善。譴辱斯及。故首章一敘不毀而再敘立身。此章一舉法服。而三復言行也。

問小雅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劉氏曰。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因念及於父母也。夫當亂離之世。變故之衝。而兄弟相戒。惟以有懷二人。不辱父母爲言。所謂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與。

士章

董鼎曰。取事父之道以事母。其愛母則同於愛父。雖未嘗不敬也。而以愛爲主。以父主義。母主恩故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君則同於敬父。雖未嘗不愛也。而以敬爲主。以君臣之際。義勝恩故也。

朱鴻曰。移孝事君則盡心無隱爲忠。移敬事長則循理無違爲順。

呂本中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

庶人章

董鼎曰。衣食既足。又必謹其身而不敢放縱。節其用而不敢奢侈。惟恐縱肆則犯禮而自陷於刑戮。侈用則傷財而不免於饑寒。常以此爲心。則所以養其父母者。不徒養口體有餘。而養志亦無不足矣。

虞淳熙曰。這箇孝道了一人。停了一刻。就有不到處。如何稱至德要道。如今看五等人。沒一箇不行這孝。這孝有事親時節。有事君時節。有立身時節。時時更改。種種不同。却元來是不變不遷的眞體。要尋他歇尾處不得。尋他起頭處不得。眞是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世人只因日用平常。忽略了。他每患有不到處。他豈有不到處也。

天經地義民行章

呂介孺曰。民性之孝。原於天地。天以生物覆幬爲常。故曰經。地以承順利物爲宜。故曰義。得天之性爲慈愛。得地之性爲恭順。卽此是孝。乃民之所當躬行者。故曰民之行。

虞淳熙曰。因他常明。喚作天經。因他常利。喚作地義。因他常順。喚作民行。

呂介孺曰。先王眞見身先之教可以化民。是故必以身先之。非謂見其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也。朱子以而後

二字作解大非經文本意經固言先之未嘗言而後也
董廣川曰夫萬民之從利猶水之趨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

孝治章

眞西山曰堯舜禹湯文武皆天縱之聖而詩書敘其德必以敬爲首稱蓋敬者一心之主宰萬善之本原學者之所以學聖人之所以聖未有外乎此者聖人之敬純亦不已卽天也君子之敬自强不息由人而天也聖人之

敬安而行之然成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熙雖非用力亦未嘗不用其力者此湯文之所以聖益聖也凡治家治國治天下其可不用力於此乎又曰人君處宮闈之邃極富貴之奉尤必以莊敬自持凜然肅然如對神明如臨師保然後可
楊慈湖曰親安鬼享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灼知其可致非聖人之虛言也
虞淳熙曰孔子恐曾子尚疑人各一心因甚這等通貫便露出箇覺字來見得良知交徹的妙處乃引這大雅抑之詩言人能抑抑敬愼做得恭人方做得哲人哲人有覺悟處德行從覺悟處成就這靈覺之心就是四方臣民的靈心心心相通有何隔礙因此四國順之也連說幾箇不敢正是這抑抑之敬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自然覺悟靈通懽忻交暢哲人証明王國順証和平

天地之性人爲貴章

陸象山曰人生天地之間稟陰陽之和抱五行之秀其爲貴孰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則所謂貴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聖人之言爲惟陷溺於物欲而不能自拔則其所貴者類出於利欲而良貴由是以寖微聖人憫焉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則所

以曉之者至矣
廣註云人惟不知人之貴所以失於自賤亦惟不知孝之大所以失於自小自賤則雖有人之形而實無以異禽獸自小則雖有聖賢之質而竟無以拔凡流此夫子答曾子之問使人知自貴而先務其大者也
周氏曰庭幃之間易以親昵聖人恐其狎恩恃愛失於不敬於是因嚴教敬使愛不至褻又因親教愛使敬不至疎此聖人有功於人心天理而扶植彝倫不墜也其教所以不待整肅而成其政所以不待嚴厲而治者由所因者本也又曰因則非强世曰本則非外鑠聖人何嘗

不順羣情而勉強矯拂於其間

黃勉齋曰敬與愛皆事親之不能無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敬心生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強爲也

居則致敬章

朱氏鴻曰致者極其至之謂蓋孝子之事親也隨在各極其致隨事悉盡其心未致其極而其禮不備均不可以語孝居則致其敬如昏定晨省出告反面夔夔齋慄之類養則致其樂如承顏順志聚百順以娛其親斑衣戲綵之類病則致其憂如言不翔行不惰色容不盛冠帶

不服之類喪則致其哀如擗踊哭泣呼號籲天之類祭則致其嚴如齋戒竭誠思其笑語居處之類夫居養病皆事生喪與祭皆事死敬樂憂哀嚴五者各於其時克盡斯爲人子之能事親也

朱子曰事親當孝非是定守一箇孝字必須窮格所以爲孝之理當如何凡古人事親條目無不講究然後可以實能盡孝（如何爲奉養之宜如何爲溫凊之節皆須切究）

呂坤曰侍父母之側無戚容無怨容無惰容無莊容無思容無昏忽之容無不足之容無高聲無叱咤之聲無直言無費解說之言無犯諱之言載笑載言承在意先

董鼎曰人有一身心爲之主士有百行惟孝爲大爲人子者誠以愛親爲心而不忘事親之孝平居無事常有以致其敬則敬存而心存一敬既立遇養則樂遇病則憂遇喪則哀遇祭則嚴五者有一不備不可謂能然皆以敬爲本

存古篇曰子事父母必以聚順爲先常使父母悅有不悅非敢即安隨力所至以奉養之不敢有所諉其致養也必敬色必和

問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趙醒吾曰此先意承志也不聞父母之聲而亦聽無一時不聽矣不見父母之形而亦視

無一時不視矣於心想像似見形聞聲一片精神凝聚父母身上若父母將有教令使已者然斯爲能事其親

陳幾亭曰愛其親不甚則視其親之痛苦也必不深親之痛苦猶泰然而天下之淪胥於吾何有氣運壽痛學術陷溺皆可不相關矣況於鳥獸蟲魚乎不關切則不仁關切則顛倒矣

呂坤曰百年有限之親一去不回之日觀此二語良心有不悚動非人子也

方宏靜曰幼此身老亦此身欺慊蒙辱歸之何人果有終其身一舉足一發言無不通於父母者乎親老則益念

子子老則益忘親哀哉

五刑章

朱鴻曰經云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五刑之首罪也鴻繹思之三者恒相因焉夫人之無親者出必無君語必非聖盖移孝可以爲忠而要君者必不孝之子聖人人倫之至非毀聖人者入必不孝出必無君理固相因而然也

問有教以順天下矣又刑以威之何也曰先王以孝教天下以刑禁未然刑以弼教刑亦教也

問舜典刑期於無刑何義林之奇曰聖人制刑非期於刑

人殺人凡以輔吾教之不及而出教則入刑出刑則入教使民趨教而刑爲無用此舜之本心也臯陶體此意而行之使天下知有契五倫之教而不知有臯陶之刑蓋百官以無曠爲能惟士師不然必使民皆不犯官若虛設始爲能其官則教化又在上之人矣

問孝由天性而人有非孝者何也曰行莫大於孝而罪莫大於不孝無上無法無親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皆起於一念之敢也故不敢即孝敢則不孝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

釋要道章

董鼎曰章首孝悌禮樂四者並言下卽歸重於禮至於言禮則又以敬爲主蓋父母於子一體而分愛易能而敬難盡故經雖以愛敬兼言而此獨言敬而以爲重者蓋其所以有序而和者未有不本於敬而能之也故又推廣敬之功用如此

呂介孺曰此極言敬之功用謂上之人特自敬其父兄與君耳而下之人皆悅以事其父悅以事其兄悅以事其君是敬止一人而悅乃千萬人敬寡悅衆所操者約而天下之道已盡該括故曰此之謂要道

釋至德章

呂介孺曰教以孝非教彼以孝也蓋教之以吾之孝所謂以身先之也此論爲切且與非家至而日見之也相合而下文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方有着落弟臣一段倣此

周子曰十室之邑亦不能人人提耳而教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問廣要道乃及於禮樂廣至德乃次於要道何義曰昔孟子論孝弟而以節文斯二者爲禮樂斯二者爲樂是禮樂所以行乎孝弟而弟又孝中之事天下之道統於孝矣然施於教民則非孝弟禮樂不備也四者固各有所屬孝弟屬愛敬樂屬愛禮屬敬而愛敬本不相離其實

一也舉其一而三者在其中矣故夫子欲明要道而姑以禮言之禮者敬而已矣敬者寡而悅者衆所以爲要道然所謂至德者亦即於要道見之故承上文教民親愛莫善於孝而言上之人躬行孝弟臣而天下之君父兄盡得其子弟臣之敬故爲至德也論篇首言先王有至德要道當先釋至德而要道次之然夫子重於論治故即要道以明至德也

通神明光四海章

父母即天地天地即父母從天地之性而事父母安得不孝從父母而見天地之心安得不明察張子所謂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眞知天地與父母一也

吳草廬曰生我者父母也所以生我者天地也天地我之大父母乎吾所受於親以爲身者全之而一無所虧是之謂仁人孝子者仁人之基仁人者孝子之極故孝子之事親也如事天仁人之事天也如事親

呂介孺曰事天事地凡所以參贊調變以體元者皆是不但事之以郊社而已也鄭氏謂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孫本謂推所以孝父者事天於郊而其禮明推所以孝父者事地於社而其義察未盡厥旨

又曰父兄仍指自己父兄而諸父諸兄皆在其中爲是若只作諸父諸兄解則上文事父孝亦可謂諸父乎安能通於事天故解經者當以經解經誠然

正義曰言事天地若能明察則神祇感其至和而降福應以祐助之是神明之功彰見也書云至誠感神瑞應圖曰聖人能順天地則天降膏露地出醴泉詩曰降福穰穰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正義曰上言神明謂天地之神下言鬼神謂祖考之神先儒釋云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天道玄遠難測故曰神祇者知也言地去人近長育可知鬼者歸也言人生於無還歸於無故曰鬼也亦謂之神

董鼎曰修身愼行事親之始終不出於此故爲人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惟恐一言一行之玷以辱其親

虞淳熙曰神明孝弟不是兩事略無毫髮間隔置之而塞乎天地間矣四海孝弟總是一心不屬形氣窒礙推而放之而皆準矣又曰孩提之知覺因齋戒之精明而還郊社之明察因宗廟之肅將而得

張橫渠曰今人之祭祀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接鬼神之道則未也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禮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

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又曰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

移孝作忠章

問移有遷移之意否醒吾趙氏曰忠孝一心非待移也家國易地故曰移與前資字微異

薛氏瑄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故知惟孝友於兄弟爲爲政之本

張南軒曰人莫不有父母兄弟也愛敬之心豈獨無之古之人自冬温夏凊昏定晨省以爲孝自徐行後長者以爲弟行著習察存養擴充以至於盡性至命其端初不遠貴乎勿舍而已

王南塘曰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事長必悌與衆必慈臨財必廉牧民必仁一言一行必蹈準繩此是盡性之條件豈容疎漏所謂一以貫之若有不貫則性爲外有不謂之一矣故有執一節一行以爲修而不悟性者未有悟性而毀節踰閑染聲利而傷名教者

閨門具禮章

聖賢言家道如齊家御家閑有家皆有肅然不犯之意嬀汭之嬪虞必曰刑于二女文王之於太任必曰刑于寡妻齊御閑刑皆以嚴爲主易家人卦云家人嗃嗃婦子嘻嘻終吝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寛寧過於嚴嚴雖覺防範太過無寛裕氣象終則吉寛則縱溢放肆綱紀蕩然矣故家之將興父子夫婦濟濟有禮於肅正之中自然雍穆一失治家之節則寛縱太過父不父子不子夫婦亂倫敗度乖爭陵犯之風反自此起何有於和樂哉故

曰王假有家假亦正也

孝經歸結箇禮字禮只是箇敬自閨門以及邦國達朝廟天敘天秩五禮五庸一敬所攝放情逸志無自萌焉立身行道顯親揚名之孝盡在於是

或問嚴父嚴兄曰易稱家有嚴君嚴父也主器莫若長子嚴兄也嚴父嚴兄猶若長之在上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之在下一言一動莫不稟命而受成焉古人閨門之內肅若朝廷此禮具也不然心志不一視聽多方國欲治家欲齊得乎

問古云治天下易齊家難何也眞西山曰夫治家之難所

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尙恩易於揜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狃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蓋疎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

諫諍章

曾氏端曰君有諍臣君之福也父有諍子父之福也兄有諍弟兄之福也士有諍友士之福也成湯知乎此從諫弗咈唐太宗知乎此納諫如流子路知乎此聞過則喜此所以皆成聖賢之德而名流萬古也

又曰孝子保親全家之道當以盡諫爲心也且先意承志

諭父母於道者其孝大於養極甘脆者矣和色柔聲諫父母於善者其孝大於拜醫求藥者矣書稱虞舜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良以此也然此不惟孝子當行而實慈父慈母之所當察焉

事君章

董鼎曰君猶父臣猶子相親猶一家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相親猶一體也此相親之至也

問上下相親則君臣一父子矣補過匡惡不涉於拂乎曰臣子之諫爭非面折君父毫無顧忌也愛君愛父一片赤心進則盡己之忠退則補君之過美則順以奉行惡則急於救正當其補過救惡似相拂矣然而忠以爲誨畜而何尤上下正以相親也彼驕主諛臣眼前雖若親矣到那破敗必至相仇安得相親故知爭臣親上非違上爭子親父非違父也

問補過匡救事聖君者似不必然西山眞氏曰舜以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皐陶以逸欲戒禹又以傲虐戒豈憂其有是而預防之耶抑知其無是而姑爲是言耶人心惟危自昔所艱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能廢規儆之益後之君臣宜視以爲法也

張南軒曰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見上喜便隨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嘗曰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某對曰陛下未得所以求之之道上曰何如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則臨事可以得仗節死義之士矣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能望其仗節死義

喪親章

方孝孺曰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强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簟也故枕塊寢苫因其不甘於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不忍於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

孫本曰首言哭不偯禮無容云者孝子之情言無節也次言三日則食三年則終云者聖人之政言有制也有終以制言不以親言

或問此情字與前人之性性字相應卽乃若其情之情是否趙醒吾曰人遭親之喪有終古淪心之痛覺天地間別是一番光景此時百念俱歇止知我從今日乃爲失怙失恃之子此乃反本一念與最初一念相符認此念莫失仍是孩提眞慕性爲至性情爲至情若顯親揚名則念慮又一轉矣此意惟孝子知之

祭統曰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

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司馬溫公曰孝子以安親爲心則地不可以不擇其擇也不可以太拘擇而不至於太拘則葬不患其不時

楊東明曰家門興替係德厚薄操縱予奪天司其柄故天所予者必不以無地獲咎天所奪者必不以有地蒙休何者地之理當不勝天之靈而以術求終不若以德致者不爽也且彼信地理者謂地靈乎不靈乎不靈也擇之奚益果靈也豈不論其人而槪予之福乎其流弊甚有葬而復遷遷而復改令死者骨骸轉徙靡定甚且停柩待地至子死孫衰不克下土此豈仁人孝子所忍乎

程正叔嘗爲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道路不置城郭不開溝渠不爲貴家所奪不致耕犂所及

吳草廬曰夫人子之於親何所不至哉見書冊思手澤見食器思口澤思其平日之所樂思其平日之所嗜思其居處之所在思其志意之所存

問詩蓼莪何以讀者輒泣朱子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諸咏嘆如陟岵鴇羽皆是也而蓼莪獨使誦者輒泣何也夫陟岵鴇羽思父母於尙存之日蓼莪傷父母於既沒之後父母尙存雖曠廢於今日猶幸來日

之可繼也父母既沒容貌不可以復見音響不可以復聞雖有甘旨輕煖無所奉之也念生育之艱思顧復之勤罔極之恩既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此蓼莪之所以作而誦此詩者不能不三復流涕也

經曰以時思之

孫本曰末節復總結全篇之義蓋至此而孝子事親之道終矣著之爲經乃孔子平生所蘊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出於一時問答之詞又何疑哉今合前後而觀之序次詳明脈絡通貫始終具備本末兼該誠六經之總會也奚俟採輯裝綴而後成經乎於戲是經之宏綱鉅目

彰彰如是乃以爲童習而弁髦之甚哉其侮聖言也
呂維祺曰孝經統百行之宗居六經之要其言大而有本約而易操施之無窮蓋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也天地鬼神古今貴賤始終常變無非一孝包羅眞是徹上徹下道理豈可僅以溫凊問視之節視之非明於大孝達孝之義者不足語於此
朱鴻曰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橫四海塞天地皆是物也若必以事父母言孝則離却父母便用不著了今觀全經惟居則致其敬五句及喪親章就父母說耳其他曰不敢惡人慢人曰不驕不溢曰非法不服非道不行曰忠順不失曰謹身節用曰先之博愛敬讓曰不敢遺不敢侮不敢失曰言行德義容止進退曰修身慎行曰不驕不亂不爭曰無上無親無法曰爭父爭君盡忠補過有一言而非立身行道事乎至於德教加百姓刑四海保社稷和人民教不肅政不嚴天下和平災禍不生不作郊祀宗祀成德教而行政令天明地察通神明而光四海移風易俗安上治民敬寡悅衆至德順民行成名立上下相親篇首所云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眞實大和充溢順氣薰蒸古先帝王盛治無加於孝矣

廣義終

〔清〕趙長庚撰

孝經存解四卷首一卷

清光緒十年京都龍雲齋刻本

光緒十年冬鐫

少司農孫燮臣先生鑒定

孝經讀本存解

闡要析疑讀刊誤

問答三篇并附後

京都龍雲齋藏板

孝經存解序

孝經之書言聖人之行以爲法於天下萬世者也有聖人之德則有聖人之道有聖人之道則有聖人之行行也者兼德與道而言者也蓋人之生於父母與生於天地其分雖殊而理則一故人之行莫大於孝獨以智愚異稟賢否異質是以分多不盡無以會通乎一理之源而惟聖人爲能盡之故其德至其道要以之順天下則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也唐虞以上聖人之行蓋不可得而悉考矣粤惟唐虞二帝實皆以聖人之德開萬世之道統其爲行也自九族親睦以至於黎民於變自一門

允若以至於四方來格其所以順天下而致民於和睦無怨者固已昭昭史冊而後之聖賢仰緒其德而綜論其道則不過曰孝而已矣是則孝德豈不至而孝道豈不要哉自時厥後三王迭興其德雖有性之反之之不同而皆爲聖人之德其德之至則同也其所遭之遇與其所以得天下之道雖有揖讓征誅之不同而皆爲聖人之道其道之要則同也故其順天下而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也亦皆親親仁民貴貴尊賢馴至一道同風兵刑不試鑠然與唐虞比隆而教澤之遺且延及乎數十百年而未有艾焉蓋其開創之初若夏先王之幹蠱商先王之祗肅周先王之止孝達孝既皆克盡乎孝行之大以爲天下先其守成之君若夏之帝啟帝少康商之三宗周之成康又皆能監成憲而守大訓以覲揚先烈故其時自侯甸男衛公卿大夫以下暨乎庠序之士閭巷之民莫不薰蒸孝治曉然於至德要道之歸無非已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三代盛王其孝行之全規操之有本而推之無外誠萬世之所當法守者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孝治之本不修三綱以淪九法以斁亂臣賊子遂接踵於當世雖有五霸繼起翊而扶之然挾其詐力假乎仁義不能深探

其本以大變其俗卒不免爲三王之罪人乃至其益衰而楊墨之徒爲我兼愛之學無父無君之教又浸浸乘間抵隙簧鼓其間而大亂由茲起矣我夫子以大聖之德生當其時顧不得位以行其道於是作春秋以誅亂賊黜詐力以明王道既又以及門之士惟曾子最篤於孝迺與之詳論孝之大指曾子因而述之以爲此經蓋此經者與春秋義相表裏其在於上則二帝三王之行所本之以治天下者也其在於下則吾夫子之行所本之以教萬世者也先儒傳夫子之言有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不其然歟不其然歟曾子既述此經迺又述

夫子之言大學而與其門人講而傳之蓋大學之書與此經亦相表裏必明乎大學之義而後此經之所謂至德要道者乃有以眞知實踐而闢夫入德之門必明乎此經之義而後大學之所謂明德新民者乃有以探本窮源而握夫求道之要是則曾子所以傳聖人之道而有功於後學者其統宗端在此兩書而不容缺一者也自此而又再傳其門人復成論語至於子思作中庸孟子著七篇聖人之道益以大明然無非以推明此兩書之精蘊而爲六籍之總會而已遭秦煨燼經籍幾熄及漢之興孝經先出羣經亦次第網羅簡編略備顧漢以

來儒者多牿於訓詁辭章之習又抱殘守缺分門別戶不合不公類不足以發明聖道而老佛之徒遂得假其無父無君之教以竊夫道德心性之似而大亂其眞蓋大學之教不明則孝經之書雖歷代皆知尊崇而知有未至意有未誠亦無怪其德囿於偏道流於雜而無以順天下致民於和睦無怨如三代之隆矣洎於有宋周程張子四先生出實始發揮聖道之精蘊以各著於篇迄於朱子因集其成既精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尊爲四書以垂百世不刊之典矣其於孝經一書亦爲之訂其異同正其章次而又表章其格言辨析其疑義以一掃漢魏以來諸儒相沿之譌誤而待後之學者其所以羽翼聖經以維持世教者用意誠可謂深哉顧其爲書猶非已成之書卽其爲說亦尚多未定之說故自朱子以來儒者於此經每難言焉庚之淺陋奚足與此第念自束髮受書之日以迄於今歲月幾何倏逾三紀歎老大之無成而又深懼夫一得之愚遂終卽於湮沒而不獲與世之君子共商正而卒其業也爰不自揣度因朱子刊誤之書更加釐訂錄成孝經讀本而謹就所知著爲存解一篇以附其後既又爲闡要析疑及讀朱子刊誤問答三篇并以附焉亦猶是存解之意也夫所謂

存解者存之以備一解非敢自謂得解也然初學之士誠能卽是解以求經則亦庶乎其不遼焉爾此又區區之愚所以存是解之意也夫光緒十年歲在甲申九月朔日壬寅天長後學趙長庚謹序

孝經存解序終

孝經存解總目

卷首

孝經存解序

孝經讀本（篇題併經一章凡十四節四百六十二字二章凡三節七十九字三章凡六節八十字四章凡五節百二十四字五章凡五節百四十字六章凡八節百四十二字七章凡六節百四十六字八章凡三節九十一字九章凡二節三十六字十章凡二節四十六字十一章凡四節百九字十二章凡二節四十五字十三章凡二節二十四字十四章凡五節百四十一字十五章凡五節百三十八字共一篇十五章七十二節千八百三字）

孝經讀本考證（凡十則）

卷一

孝經存解（篇題併經一章凡解十五首二章凡四首三章凡七首四章凡六首五章凡六首六章凡九首七章凡七首八章凡四首九章凡三首十章凡三首十一章凡五首十二章凡三首十三章凡三首十四章凡六首十五章凡六首共解八十七首）

卷二

孝經存解闡要（首數悉同存解）

卷三

孝經存解析疑卷上（經一章凡析疑十五首二章至五章凡十五首二章四首三章四首四章三首五章四首）

孝經存解析疑卷下（六章七章凡十二首六章五首七章七首八章至十五章凡二十二首八章三首九章二首十章三首十一章三首十二章二首十三章二首十四章三首十五章四首上下卷共析疑六十四首）

卷四

讀朱子孝經刊誤問答（并序凡十一首另有序）

天長後學趙長庚幼白甫著錄
男 垠步九參訂
姪 域正邦校字

孝經存解總目終

孝經讀本　　趙長庚敬錄

孝經。朱子孝經刊誤文字遵古文而章次半多改定今謹從之至於今文字異者今分註各節下古文今文章次異者今分註各章下亦以備參考云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閒音閑○今文無閒字坐字

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女音汝下同○今文無參字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女夫音扶下同語去聲○今文本下生下並有也字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毋無通用下同今文毋作無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子曰二字衍文惡去聲下同○今文孝下有也字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離去聲○今文守貴下守富下孝下並有也字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敢道之道德行擇行行滿之行並去聲○今文孝下有也字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長上聲○爵祿今文作祿位孝下有也字毋作無

子曰因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子曰二字衍文養去聲○今文無子曰二字上因作用下因作分

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已以通用○今文無已下二字

右第一章。此經舊本、古文分二十二章、今文分十八章。此章古文自章首起、每引詩書止爲一章、庶八節爲一章末節爲一章、凡七章、今文前五章同古文、後一章連末節、凡六章、朱子刊誤謂舊所分六章七章當合爲一章今謹從之、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今文孝下有也字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弟去聲、通作悌。○今文三者字下並有也字、弟作悌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右第二章。古文第十六章、今文第十三章、朱子刊誤謂當在此、今謹從之、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弟去聲。○弟今文作悌、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治平聲、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弟如字、上聲。○今文悅者上有所字、道下有也字

右第三章。古文第十五章、今文第十二章、刊誤說見上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夫音扶、行去聲。○今文天之經三句句下並有也字 因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治去聲。○因天之因、今文作則、義作利、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行好惡並去聲、 ○今文兩先之下並有以字、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右第四章。古文第八章、今文第七章、

子曰。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平聲、懽歡通用、下並同。今文明王下有之字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鰥姑頑反、 治家者不敢侮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侮今文作失、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

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夫音扶。○今文如上有也字）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行，去聲）

右第五章。（古文第九章 今文第八章）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今文無其字）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行，去聲）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夫音扶。○今文無助字）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養，治並去聲）

右第六章。（古文第十章 今文合下章通爲第九章）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今文無子曰二字，性下、義下並有也字）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

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子曰二字衍文。不愛上當有故字。○今文無子曰二字，不愛上有故字）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今文皆上有而字，所不貴作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政令。（道、行、斯之行並去聲。樂音洛，觀音貫。○兩斯字今文並作思，政上有其字）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右第七章。（古文分章內兩子曰爲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今文則無兩子曰，而於不愛其親上有故字，合上章通爲第九章。朱子刊誤謂上章之分古文爲正，此章之合今文爲正，今謹從之）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養，去聲，下同。樂音洛。○今文首句事親下有也字）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今文無此字

右第八章古文第十三章今文第十章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要平聲○今文聖下有人字

右第九章古文第十四章今文第十一章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今文君子下有之字事上下親下竝有也字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

右第十章古文第二十一章今文第十七章刋誤謂當在此今謹從之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長上聲治去聲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至敬不忘親也修身愼行恐辱親也宗廟至敬鬼神著矣○行去聲兩至字今文竝作致辱親作辱先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弟去聲○弟今文作悌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右第十一章古文第十七章今文第十六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弟治竝去聲長上聲○弟今文作悌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行去聲○故今文作以

右第十二章古文第十八章今文第十四章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已矣通用嚴父嚴兄妻

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右第十三章古文第十九章今文無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夫音扶○參今文作則問下有子字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與平聲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爭去聲下同離去聲故當

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兩弗字今文並作不。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焉得爲孝乎。今文焉上有又字

右第十四章。古文第二十章今文第十五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偯於豈反。不樂之樂音洛。○今文親下情下並有也字。戚作慼。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今文政下有也字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今文終下有也字爲之棺

椁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椁音郭。簠音甫。簋音軌。擗婢亦反。踊音勇。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右第十五章。古文第二十二章今文第十八章

孝經讀本終

孝經讀本考證

一茲本所謂古文卽謂司馬溫公古文孝經指解本也按溫公進古文孝經指解於朝其自爲之序有曰今秘閣所藏孝經止有鄭氏明皇古文三家而已其古文有經無傳此蓋後世好事者用孔氏傳本更以古文寫之其文則非其語則是也是敢輒以隸寫古文爲之指解據此則古文孝經不絕如綫學者欲考其眞本必當以溫公指解本爲權輿矣

一茲本文字遵用古文係從朱子按朱子作孝經刊誤其經文卽據溫公指解本但變其二十二章之段落另分

爲十五節首七章合爲一節十一十二兩章合爲一節餘十三章爲十三節而各綴論說於其後至於其文字序次則一仍其舊初未嘗稍有改動蓋刊誤之書原非已成其中尚多未定之說故其於經文也矜重不苟如此據此則刊誤本之經文與指解本之經文原無少異而正可以互相校對矣

一指解刊誤二書以宋刻原本爲貴然苦不易得茲本所據之指解本則桂林陳文恭公從玉峰徐氏所刊通志堂經解中得之乾隆初元刻於滇南其後諸城李璋煜方赤觀察及文山李延福獄洲大令皆於道光丁未一再翻刻於粵東者也所據之刊誤本則陳鏦大始與其

所著小學集註合刊行世以無序跋故莫詳其時代爵
里光緒己卯愚游山右購得於平陽書肆者也按二書
雖非宋刻尚皆可稱善本然其經文亦間有互異之處
茲本則定從其所長者至於諸家之本或偶有舉引古
文抑或偶有近似古文者則亦慎為採擇定從所長以
輔二書之不及但猶自以未見宋刻原本為憾迺摘取
二書及諸本之文互異而義較長者詳著左方用資考
證

一茲本從指解本之長於刊誤本者凡十條如首章夫孝
德之本因天之道四章因天之明是故先之博愛先之

敬讓五章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侮於臣妾九
章非聖者無法十一章恐辱親也十四章焉得為孝乎刊誤本並誤同今文○按十條之中古文較今文省六字句法簡勁較今文異四字義理密實宜從之

一茲本從刊誤本之長於指解本者凡六條如首章毋念
爾祖毋忝爾所生七章皆在於凶德十一章宗廟至敬
不忘親也宗廟至敬鬼神著矣指解本並誤同今文○按五條之中惟兩毋字與無字古通從毋存古餘說同上十四章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指解本此二句下有言之不通也五字○蘉璧張錫嶸敬堂太史著古文孝經章句此二句下註云胡爌謂范氏淳夫孝經說於此二句下誤以溫公註言之不通也句為經文與王伯厚困學紀聞之說同考之宋本果無此句今正之○按刊誤本無此句與張說合宜從之

一茲本從諸本之舉引古文而長於指解本刊誤本者凡
三條如首章蓋卿大夫之孝蓋士之孝順德溫汝能希禹著今文孝經約解於庶人之孝節註云此庶人之孝也何與上卿大夫士之孝也二句古文俱無也字○指解本刊誤本並誤同今文有也字○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孝句上皆以蓋字發端句下皆引詩書作結圖句通無也字句法簡勁乃歸一律義實為長宜從之惟庶人之孝句既以此字指實句下又不引詩自不妨仍其舊耳
十三章具禮已乎天台陳忠愍公選士賢著今文孝經集註末附古文閨門章已正作已任文田鈞臺古文孝經集註本亦同○指解本刊誤本已並作矣○按已矣字古通從已存古

一茲本從諸本之近似古文而長於指解本刊誤本者一
條如二章君子之教以孝孝經鄭註嘉慶初復得之日本古歙鮑廷博以文嘉定錢侗並序而刊之臨海洪頤煊復為之補證其經文此句以孝下俱無也字武進臧鏞堂東序著孝經鄭氏解輯

此句下註云文選庾元規讓中書令表註又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註兩引孝經此句以孝下俱無也字疑今本文衍○指解本刊誤本並同今文有也字○按鄭氏係治今文者原未足為古文取證然此句無也字句法遒勁乃與古文一律義實為長宜從之

一茲本分章序次斷從朱子刊誤之說按刊誤分章序次
之說極有條理孔曾復起當蒙許可故茲本謹從之非
敢輕改古經也其說具詳於存解諸篇茲不贅述至其
所分經傳與其所指駁之文字甚至有欲刪去者自係
朱子未定之說則讀刊誤問答篇中詳辨之矣茲本既
未之從故茲亦不贅及

一茲本所附註今文專據石臺孝經本即明皇所註者

一玆本自吳幼淸而下凡一切删改割裂傅會新異之說槪棄弗取

光緒甲申子月朔日天長後學趙長庚幼白甫謹識

孝經讀本考證終

孝經存解

天長趙長庚學

孝經

善事父母爲孝經常也蓋孝本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者乃天下古今不易之常理也然其德至其道要惟聖人爲能全體之亦惟聖人爲能發明之故曾子備述夫子論孝之言特題其書曰孝經所以明其所言實盡乎天下古今不易之常理也後儒於凡聖人之書統尊曰經義卽昉於此云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

仲尼孔子字也閒暇居處也曾子孔子弟子姓曾名參字子輿子者學者之通稱猶所謂弟子也侍坐旁坐於席隅也古人席地而坐若今之牀至漢猶然記此二句明其爲師弟從容授受之時也

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

子謂夫子師之尊稱指孔子也此夫子開宗論孝特先約之一章之大指呼曾子而問以發之也先王謂先世之聖人而爲天子者也有如有諸己之謂信之有謂實有於身也至至極也德之爲言得也謂理之得於心也要要約也道猶路也謂理之達於事也先王有至德要道謂先王之身實有是至極之德而無復加要約之道而無弗統先立乎天下之則也以用也春秋傳曰能左右之曰以順謂自然引導無勉強矯拂之意也天下通謂家國天下之人也以順天下謂用其至德要道順施於天下也民亦人也用猶以也和情諧協也睦誼親厚也民用和睦謂民皆順應用以協和而親睦也上下通謂家國天下凡上統乎下下承乎上而言也無怨謂各得其分無怨恨之心也上下無怨謂上下皆無怨於己已亦無怨於上下也以順天下三句乃先王至德要道出身加民自然之效初非有待於外而教亦在其中也女指曾子也知之謂眞知其理也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避席起而離於席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以致敬也敏捷悟也何足知言不能卽知而猶待於教也曾子素篤於孝但猶未知其爲至德要道可以順天下使皆和睦無怨故對言如此

子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女

此夫子發明孝爲至德之義也夫發語辭孝者愛敬其親良心之發最爲眞切者也德謂心之全德也本猶根也德之本謂爲德之根本而德所由生也教謂其德既著爲身教又推其德以爲教法若詩書禮樂政刑之屬皆是也德存於己教及於人德體而教用教亦

德也教之所由生謂教亦孝為之本而所由以生也本孝而生相循不已而無復加焉是孝為至德也然至德非要道不著故又命復坐以告之復返也復坐因上文避席而言語告也命之復坐而後語者欲其安靜以審聽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此合下兩節乃將論孝為要道而先發明事親之孝必先資守身也身舉其全體舉其偏髮膚舉其細也受之父母言非己所得專行也毀缺傷害也不敢毀傷謂謹守其身不敢違道徇欲以失之也身本於親而事親又本於身故守身為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立謂立於天地之間而無所愧屈也身者道之體孟子所謂形色天性是也立身則踐形之事也行謂行於事物之間而無所阻滯也道者身之用子思所謂率性謂道是也行道則盡性之事也立身者體之立行道者用之行必體立而後用行實亦非兩事也揚稱也名者實之應也後世猶沒世謂身沒之後也不言當世者舉遠而言又沒世則論定也顯父母若記所謂幸哉有子是光顯其父母也身沒名顯則身與親俱不朽矣故立身為孝之終也然守身之至即為立身非守身之孝之外別有立身之

孝也厥後曾子臨終啟手足以示門人而孟子論事親亦必以守身為先皆有得於此意爾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此發明孝為要道之義也孝者愛敬事親克盡其道入行之大者也孝之取義以此而已始於事親者身所自出報本返始愛敬之道於此立隆天下莫能先也不言守身者能事親則能守身可知不待言也事君所指甚廣天子祇承上帝庶人率土皆臣咸有事君之義不獨諸侯至士然也孝中於此者嚴君之義實通家國以孝作忠即忠即孝事有推移而道原無二也終於立身者孝忠交盡道備一身全生全歸立人之極孝之能事於以畢也不言行道顯名者能立身則能行道顯名可知亦不待言也上兩節由守身以至立身此節由事親以至立身始若為二終乃合一實則皆一貫也由始而中而終止此一孝而無弗就焉是孝為要道也然要道非至德不行故又引詩言以助之大雅四詩之一此所引詩見文王篇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指成王也爾祖謂成王之祖文王也能念祖則能念父母可知聿發語辭修治厥其也修厥德謂修治其德使漸臻於至也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子曰二字衍文○此發明孝以順天下之義也愛者仁之發敬者禮之存惡慢愛敬之反也仁禮生於愛敬無所不愛敬也而莫大於愛親敬親此則孝也既愛敬親則當推其愛敬以及於人亦不惡慢之也不敢云者淺觀之除惟恐守身蓋親必謹之也此本孝以修德也愛敬盡於事親謂存親至愛極敬惡慢於人之私悉經於身道此修德之至而要道行也德教謂以德為教也加猶被也百姓謂畿內至畿外之臣民也刑法也謂足為臣民法也四海極四方之道也此明謂順天下也蓋者約略舉似之爾鄭重而不欲實言也天子謂父天母地為天之宗子而君天下也孝謂能立身而終事親之孝也夫子之孝祇承天地以天下為量在於能順天下則庶乎有以保天下而立身矣其孝最大故夫子約略舉似之也然以順天下而天下順應無以者其效故又引書言以明之甫刑今書作呂刑周書篇名一人謂天子也慶善也謂善其德教以順天下也百萬曰兆賴依也賴之謂天下順應皆依賴其慶善也

在上不

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合下四節備言天下順應於孝以發明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義也在上謂國君之位在一國臣民之上也驕矜肆也不驕謂心存抑畏若尊天子禮臣下畏民嵒及睦鄰國柔遠人之類高言其貴危欲階也節有止度有法也謂一國財用國君為之節度也制節謹度謂動防踰侈杜悖入溢出之漸靡酌中崇儉之思也滿言其富溢放溢而將致匱竭也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高危滿溢守之為難一有不守則身名俱喪辱及其親必矣是不孝也不驕制謹則高滿無危溢之患乃所以長守之也此本孝以修德也富貴不離其身謂富貴長守不離驕侈辱親之事悉遠於身也此德修而要道行也社土神稷穀神民無位者人有位者皆國君受命天子祭之治之者也能保而和謂能俾社稷安其位而民人樂其生也此所謂和睦無怨以保其國也諸衆也諸侯公侯伯子男五等國君之通稱

又天子之卿大夫元士食采畿內及附庸國君亦通稱諸侯也諸侯之孝順應天子以其國爲量至於能和睦而上下無怨則能保其國而立身矣其孝亦大故夫子略舉之也然非修德之至其道亦有未易盡者故又引詩言以明之下兩節引詩其義放此詩小雅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言諸侯必其戰戰其難如是然後眞有以終其孝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法法度也服與言皆有法度先王所貽也服衣之也道言之也德行得於心而行於身者亦傳之先王而爲法後人者也行行之也服與言行取喪先王學之正也非是而服道行之舍學阿世得罪先王辱身若親莫此爲甚是不孝也不敢者心之愼也此本孝以修德也下六句詳著其愼言行之漸次不及服者以服有一定故也道即

謂德行也無擇謂擇在言行之先既言行則皆善而無可擇也口如孟子所謂多口左傳所謂口衆過責也口過謂多口過責也怨惡謂人怨而惡之也不言行者守之固無可擇者修之密無過怨者誠之子告其不敢不愼之心漸積致然也三者備謂服言行三者皆一準於先王之法與道而備有於身如上文所云也此德修而要道行也宗主也卿大夫立三廟奉先世神主主其祭祀其支庶宗上之咸來助祭是謂宗廟也能守之者謂能長守其宗廟之祭祀也此所謂和睦無怨以保其家也卿謂天子及諸侯之大臣分聽國政者大夫卿之貳也卿大夫之孝順應其君以其家爲量至於能和睦而上下無怨則能保其家而立身矣其孝亦大故夫子略舉之也詩大雅烝民之篇夙早匪無懈怠也一人謂其君也言卿大夫必敬事其君如是然後眞有以終其孝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

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

資猶藉也父尊親兼至母至親君至尊先王教孝事父爲大事母事君猶藉資爲蓋謂由教以復性非謂性本無有而猶藉於外也資事父之愛以事母則愛中有敬愛不嫌褻而愛同於事父矣資事父之敬以事君則敬中有愛敬不嫌離而敬同於事父矣取謂取而用之也其愛其敬謂事父之愛敬也母取其愛事母孝也君取其敬事君忠也兼愛敬惟父孝以事父爲大忠在其中也言此以則忠忠不先孝孝實兼忠入子求孝必自事親始也忠者盡心之謂長官屬之長尊嚴於君者順者循分之謂以事父之孝事君敬不忘愛則不敢慢尤不忍欺是忠事以事父之敬事長敬矣無他則禮不怠而誠不貳是順忠忠事孝以修德也上兼君長言忠順不失以事其上謂忠順承矣不謂以服事其君長也此德修而要道行也爵有位者之道所祿謂所食之俸也士祭祀二廟或一廟有爵祿則得備物而舉祭祀無則爲庶人但薦而已不得祭也能保而守此亦所謂和睦無怨以保其家也王國侯國士皆有上中下三等乃卿大夫之屬及其家之臣也士之孝順應君長亦以其家爲量至於能和睦而上下無怨則能保其家而立身矣其孝亦大故夫子略舉之也詩小雅宛之篇興起忝辱

也爾詩人指其弟也所生所由生之人謂父母也言士必惟恐辱其親如是然後眞有以終其孝也

子曰因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子曰二字衍文○因猶依也天道謂春溫秋肅夏暑冬寒朝明暮晦雷動風散雨潤日恒之類因天道則耕耘斂藏刈穫收藏作息疾徐之候也地利謂東西南北土性有宜山原隰澤物產各別之類因地利則農桑蠶織蔬果畜牧漁獵樵採之術也此二者皆勤業之事也謹身謂自愼守法令而下若疾病忿慾及登高臨深苟訾苟笑之類凡事可累身者皆豫審其殘非禮勿動而致其謹也節用謂自格供租賦而外若居食服器及蜡賓嫁娶醫藥喪葬饋問賙恤之類凡理所當用者皆豫備不虞量入爲出而中其節也既勤其業而不敢惰又謹身節用而不敢縱守身之孝畢備於此卽修德行道已具其閒也能是四者則身安力足而可以養父母矣養兼飲食供奉以養口體適無所愛嗇以養其志而言此亦所謂和睦無怨以保其家也此者直指其事之辭庶人衆庶無位之人謂農民也四民以農爲本古者士農不易業惟百工商賈不可耕且爲而農居十之九故舉以爲言餘亦可類推也庶人之孝順應其上亦

以其家爲量至於能和睦而上下無怨則亦能保其家而立身矣其孝最質故夫子直指之也不引詩者意已顯白無待旁通也

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此反言以總結全章之意也自天子以下若諸侯若卿大夫若士至庶人凡五等也終始謂能立身而終其始之守身以事親也孝無終始謂始猶知守身事親亦可謂孝而修德不繼遂失所守而背所事則無以進於立身是不能終其始也患禍患也及及於身也患及於身謂不保其天下國家也不及未有設言以決其必及也此言雖通警天下之人子而勉法先王修德行道以求終其孝其責誠尤在天子哉

右第一章此經之首章先王四語先儒所謂開宗是也下乃一一發明其義先儒所謂明義是也自此以下各章皆以推明此章所言之意則朱子之說得之今仍先儒舊說全篇一尊爲經至其文字則遵古文

章次則遵朱子定爲經十五章云 連篇題共千八百三字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君子有德有位之稱教道身教及教法而言孝謂愛敬其親之德人心之所同然者也教以孝與論語所謂爲政以德語意相似謂教人以己之孝德推之也家至而日見謂家至而喻之又日見而督之德薄教勤不能動衆而化民也君子之教以孝絕非如此則其所謂教以孝者可知矣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

此申釋上文教以孝三字之義孝兼愛敬而敬乃德之聚尊言敬則愛在其中也孝兼父母而莫大於敬父專言敬父則言母在其中也敬天下之人父謂充己敬父之孝德而及乎天下之人父也善事兄長爲弟善事君上爲臣亦謂敬兄敬君也教人以弟臣謂教人以己之弟德臣德推之也敬天下之人兄人君謂充己敬兄敬君之弟德臣德而及乎天下之人兄人君也孝爲德之本充而生之則爲至德弟德臣德與敬人父敬人兄敬人君之德皆本孝德所充而生目之大者舉之以例其餘也教以孝德則兼乎弟德臣德實皆所以充己敬父之孝德而生生不已遂徧及乎天下之人父人兄人君耳此君子之所謂教以孝也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上節言君子敬父之孝德至矣此節遂舉君子孝德之至和言之因極贊其爲至德也詩大雅泂酌之篇愷樂悌易和之至也本敬生和敬之至則和之至而中心樂易也君子詩人指其君也民之父母謂有父母斯民之德而民皆愛敬之如父母也至德即孝德指愷悌而言也順民如此其大指民之父母而言也非至德不能順民如此其大而孝爲至德信矣

右第二章此推明首章至德之意殆與德本教生兩言互相發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

教民謂既先民行道以立教之本而又因民修道以爲教之法乃所以推在己之道以行於人也親近也愛保護也親愛者仁之發也教民親愛謂教民行仁也孝謂親愛以事父

母乃仁之實也莫善於孝謂立乎仁之實則親愛之施不窮也此一節包下文三節而言

教民禮順莫善於弟

禮遜讓也順從也禮順者義之裁也教民禮順謂教民行義也弟謂禮順以事兄長乃義之實也莫善於弟謂立乎義之實則禮順之施不匱也義即仁之用而弟即孝之推故遂遞及之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移轉移也上所行爲風易變易也下所習爲俗移風易俗謂舉不親不順之風俗而教以移易之也樂謂樂事親從兄以爲之實而宣之以歌舞八音者也莫善於樂謂樂之感通至神也樂即孝弟之相所發揚者故又進言之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安謂定之使不危也上謂凡位在民上者治謂理之使不亂也民謂凡在下位及無位在下者安上治民謂上與民不相親順則上危而民亂教之親順是爲安而治之也禮謂節文事親從兄以爲之實而別之以度數等威者也莫善於禮謂禮之範圍至謹也禮即孝弟之序所昭布者故遂極言之

禮者敬而已矣

上節言禮主事之序言乃禮之全體其所及者廣矣此節乃就人之用禮而採其本以約言之以起下節之端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畏而不敢少忽之意禮之本也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

辭也蓋能存敬德則知所守身而要道行卽禮之全體無不舉矣

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上節言敬禪舉其德此節遂言既有其德故行孝道而極其要也敬其父謂敬事其父所謂孝也悅者和樂之意樂之本也子悅謂子之中心和悅也敬則悅者敬則生相也敬兄敬君謂事兄以弟事君以禮皆敬父之推也弟兄臣悅謂弟與皆中心和悅皆子悅之推也知是以行孝道謂自致以立而修道之教亦行矣是敬盡於事父也一人謂其父也下萬人謂天下之爲子弟臣者不啻千萬人也寡少也謂一人也衆多也謂千萬人也此之謂指上兩句所言也要道卽孝道也己盡孝道則孝弟禮樂之道與教皆行事皆立身悉貫於事親之內而天下之人亦遂服教而更無不行之道矣所謂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敬寡而悅衆也觀此之謂而孝爲要道信矣

右第三章此推明首章要道之意殆與身體髮膚以

下三節所言互相發也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甚哉者疑其未必若是其甚也孝之大承上兩章順民悅衆而言卽首章所謂以順天下者也曾子雖聞論孝之大猶未真知其所以能順天下之理故疑而問之

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此言孝所以能順天下之故也天之經謂命於天而有常指孝德言也義宜也地之之義謂準於地而咸宜指孝道言也行身所行之實也民之行謂率由於民而爲行通指孝德孝道言也天地之經包地義言義卽地之常也是此則法也民是則之謂民行於此法之而行又卽民之常也孝之爲經其義殆本此爾

因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此言人能盡孝以順天下則天下自順之也因謂全體之而無一毫之背逆也天明卽天經謂天之常理自然不昧於心者也人能因乎天明地義則至德要道在我而可以順天下矣兩其字皆指孝言肅警也成化成也政之言正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嚴威也治理治也此兩句言得天下之順應也凡此經言教政者皆以身教爲本教政爲末而教又政之本此皆至德要道中之事而順天下者所不能偏廢者也此一節但設言有能盡孝之人則可以順天下如此耳至於下節乃舉先王之事以實之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此舉先王之已事以證孝以順天下之大也先王卽謂有至德要道之古先聖王也見謂心知其理而確然無惑也教之謂教孝也上文兼言教政此專言教者舉教以該政也可者決其理之可也化民謂化天於孝有不知其所以然也教之可以化民指上文以順天下三句而言也先之謂教未施之先以身倡民也兩言先之乃孝德既盛著爲身教承先王言也至於陳之導之示之三者則正言教政之事承見教可以化民言也此五句備言教而輒化極其神速之事以極形容孝以順天下之大也博廣也博愛謂愛盡於事親而於人博施其愛也民謂自諸侯以下至庶人也遺猶棄也其親謂其所當親者若諸侯於其國人庶人於其諸父昆弟姻婭故舊之類皆是也莫遺其親謂推愛親之心及於親黨不相遺棄也陳開陳也德義謂孝之理得於心而宜於事者陳德義謂開陳德義於訓詁之間卽上章教民孝弟之事也興行謂興起於行則非但莫遺而已敬讓以行讓謂敬盡於事親而於人咸敬以讓也不爭謂推敬親之心及於儕輩不相爭競也導引導也導禮樂卽上章教民禮樂之事也相睦則非但不爭而已示使視而知也好如爵賞之屬惡如黜罰之屬謂好惡得其公正旌孝而誅不孝也知禁知所勸懲以自禁其邪慝也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赫赫顯盛貌師太師三公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瞻仰視也詩本言大臣位望赫然民俱瞻仰此引之者斷章取義以明先王因孝以順天下民皆觀化之意

右第四章此推明首章以順天下之意殆與天子之孝一節所言互相發也

子曰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

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言明王本孝以順天下故得天下之順應也昔者謂古昔盛時也明承上章因天之明而言王者之德莫盛於明故曰明王治天下包上章教政而言以孝治天下謂用愛敬事親之道理治天下之人也遺忽忘也不敢遺謂仁以恤之禮以待之務使得所也小國之臣謂若附庸之國不能五十里其君附於諸侯以姓名通於天子是小國之臣也公侯伯子男五等之諸侯也其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朝聘達於天子較諸附庸國君則天子大國之藩臣也小國之臣猶不敢遺況五等之藩臣乎甚言無所施其遺也此皆指畿外而言不及畿內者舉遠以包近也萬國通謂畿內畿外之國邑也得懽心謂得其悅服之心也事謂修職貢助祭事也其先王謂其先世之王即王者七廟之祖考也此一節包下文兩節而言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此合下兩節又言明王孝以順天下之所本與其所推而皆各得其順應也治國者謂凡天子諸侯得治其國者也侮輕慢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皆窮民無告最

易輕慢者也不敢侮謂發政施仁必以為先也士羣臣民庶民也君於士民分位懸隔亦易輕慢然士為國楨民為邦本治國者尤所當體之子之又非僕鰥寡比也鰥寡猶不敢侮況士民乎甚言無所施其侮也此皆指國內而言若朝廷之上有師傅保及卿大夫其當禮敬更不待言舉卑以包尊也百姓通謂一國之臣民也其先君在天子即謂先王在諸侯則謂五廟之祖考也

治家者不敢侮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治家者謂自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士庶人凡有家而得治之者也臣謂僕隷收圉之屬妾謂婢嫗之供役使者臣妾猶言臧獲非專指家臣及比御之妾惟卿大夫以上始得有之也小人女子家所必不可闕而最為難養當莊涖慈畜無得近違任意以侮之也妻子分卑情暱恩義易致相掩愛惡一或不謹是謂侮之家之不齊大率由此然妻者親之主子者親之後尤所當敬又非僕臣妾比也臣妾猶不敢侮況妻子乎亦甚言無所施其侮也此皆指其私屬而言若家之官屬及族屬凡已所得以治之者皆當處之有道無失恩禮亦從可知此不言者舉其至切近者以夫例其餘也人通謂一家之人也事親兼生事死事言也

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此言明王既備得天下順應遂成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治也夫然通指上文三節而言生謂養生安之安其孝也鬼謂高曾祖禰之考妣也享之享其誠也和即謂和睦也平即謂上下無怨也天下和平謂天下之人氣無不和心無不平和平之氣充塞天地之間也災害天災為害若水旱癘疫之類禍亂人禍交亂若兵刑不靖之類作起也此二句和平之應也如此指上三句所言也末一句乃夫子贊美明王之辭言明王惟其至明故其以孝治天下之效如此也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抑之篇覺直大也四國四方之國也順之順應其德行也此引以明明王能大其孝民皆順應用成和睦無怨之治之意

右第五章此推明首章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殆與諸侯之孝以下四節所言互相發也以上四章皆

致力於敬而收功於和以明孝德之至孝道之要與孝之順天下及孝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莫非敬且和為之有不假他術於其間者讀者誠參考而有得焉其於此經大指亦已思過半矣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聖人猶言至人神明不測之號也聖人之德即至德也加猶增也聖人之德無加於孝承上兩章化民自然四國咸順而言即首章所謂孝德之本者也曾子雖備聞此言猶未真知其所以為德本之理故復疑而問之

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天地以氣化而生人物則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迨人物既生遂以形化由是有父母為其實父母一天地也性者生之理也天地之性謂乾健坤順各有元亨利貞之四德而人物之生受以為性分列之則為仁義禮智信之五常而統舉之則為仁也人則天地之心而萬物之靈即指仁而言也記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即謂此也

貴貴於物也記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亦此意爾人性爲孝之本故將論孝爲德本而特首發之

人之行莫大於孝 行者率所性之德而行於身者也率性而行無間人物惟人性貴於物故行亦貴於物而謂之人之行也大謂充乎此而包乎彼也莫大謂充之而無不包其大無外也人之性無不全則人之行無不備而孝之爲行返其身所自生獨爲百行之本人必孝行克修而後百行可因以修亦必百行咸備而後孝行可以云備是則孝行雖居百行之一而實則兼包乎人之百行而極其大即孝德之本之意也此一節包下文兩節而言

孝莫大於嚴父 孝主於愛而成於敬嚴者尊至畏謹極其敬之謂也子於父母用愛一同至於用敬則敬父尤嚴於敬母故孝以嚴父爲大也

嚴父莫大於配天 配對也配天者配對夫天又極其嚴之謂也子嚴敬其父一人之私也人嚴敬夫夫天下之公也至於嚴敬其父之至而以一人之私達之天下之公則立身與盡性一以貫之而其嚴父也遂儼若配夫天矣故嚴父以配天爲大也記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其事天如事親是嚴父配天之義也此合上三節論孝皆由德本而遯推以極其至德至於是已決非聖人不能及而教亦在其中矣

則周公其人也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有聖人之德位冢宰周其食采畿內之國公則太傅三公也嚴父配天但論其德聖人皆能之此獨稱周公者兼欲實徵諸事也其人言其性無加於人也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此舉周公制禮尊親之事以極形容其德之至至於通神明而光四海而皆無以加於孝也昔者謂武王既有天下周公爲相之時也郊祭名邑外曰郊天子祭天南郊故名祭天爲郊也祀祭也后稷名棄賜姓姬唐虞時官后稷以功封於邰爲諸侯周之始祖也配天郊天而以后稷配也宗尊也文王名昌商紂時爲西伯周始受天命之君傳子武王發周公相之遂克商以有天下因追王其父加諡稱爲文王也明堂王者朝諸侯明政教之堂也上帝上天之神也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非有二也配上帝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也周公制禮既因古禮立后稷配天之祀復以義起昭文上配帝之尊文王武王之父亦周公之父不言武王而言周公者程

子所謂周家制度皆周公爲之故言體者必歸之也若論主祭自屬武王周公諸侯賓在助祭之列固不可父天子矣義各有當也四海之內謂六服之諸侯也職諸侯事天子之職如納貢會同之類來助祭謂來助天子祭先王也聖人指周公言也又何以加於孝明孝爲至德實無可加也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上文言德無加於孝已兼乎教此又言其所以然之故無非以孝本於性而德本於孝也親者愛之切也生猶發也之猶於也膝下謂孩幼繞膝下之時養奉養也君親其孰狀之類亦謂童幼時也嚴者敬之深也日嚴謂日加嚴也親生膝下以養日嚴謂孝德本於性也因嚴教敬因親教愛謂因乎孝德之同然以己及人教之敬愛使皆修德而與行也上二句言性先親後嚴性由親愛發也下二句言教先嚴後親教由嚴敬入也不肅教成不嚴政治謂聖人之至德自然孚洽於天下也其所因者謂親與嚴即孝是也本謂孝爲德之本也學者眞知孝爲德本則孝爲至德雖聖人決無以加其理明矣

右第六章此推明首章孝德之本之意殆申明至德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 此言孝爲仁義之實所以申言其爲德之本也父子之道謂父子所當行之道在父曰慈在子曰孝是也天性謂天理之具於人心者若父慈子孝仁心自然是乃天性也父子之道率是而已父尊象君子卑象臣義謂尊以統卑卑以承尊各協其宜也君臣之義謂父尊統子子卑承父慈孝各協其宜是乃君臣之義也性兼仁義君臣之義亦天性所具而率之爲父子之道者也此二句大子雖慈孝並言而意則專主於孝程子所謂止就孝上說者是也

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此深明親當愛敬之意所以推言上文所言之故起下文悖逆之端也父母生之謂自父生母鞠以及拊畜長育顧復抱腹凡所以使之有生者皆是也續謂繼續以生其恩不匱也續莫大謂論繼續只生之恩無有大於父母也君親謂君而實親合君親爲一若易所謂嚴君父母者也臨謂居上以臨下也厚謂篤厚相

臨其義無逃也厚莫重謂論篤厚相臨之義無有重於父母也

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子曰二字衍文不愛上當有故字○此推言德本既失則德無由生而德禮皆悖也愛者仁之發也敬者義之斂也愛敬其親謂念其莫大之恩而愛之切懷其莫重之義而敬之深即所謂孝德也如是則自然不敢惡慢於人而愛敬之用將推暨而不窮矣德以愛言即仁之有得於心者也禮以敬言即義之有序於心者也循性自然由本及末德禮之施四達不悖所謂順也悖謂逆而不順也悖德悖禮謂悖逆於德禮也

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

此又言教本并失則教無由生雖教或得行亦不足貴也順謂德禮順也則法也謂作為法則以教民也逆謂悖逆順之反也以順則逆謂以本順之德禮舍之不以作則而作則於悖逆也民無則謂民無可取則也善謂愛敬有本粹然至善乃順德順禮之實也凶德即悖德包悖禮而言順則善而吉逆則不善而凶也順言善著其實逆言凶著其應蓋善待積而後吉惡方微而已凶嚴以示戒亦互文也不察於善謂不知遷善皆察於凶德謂其多方以肆凶務期其教令之得行也得之謂得行其教令於民也君子成德之名不貴謂賤之也雖得不貴謂由逆而得終不免可賤也

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政令

此遂結言君子德本於孝教由以生故能成其至德也君子不然謂君子所貴一循乎德禮之顯絕不同悖逆之爲也言行二者出身加民之大端也斯者不期然而然之辭可謂德禮顯而當其可也道謂人傳誦之樂謂人悅樂之言行斯可道樂謂凡有言行莫不自然當可先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德義說見第四章作事謂作興庶事如制度典章之類容止謂動容靜止見於身者觀示也謂人瞻仰之如相示也進退謂進前退後應乎人者度丈尺之度謂人準量之如有度也德義以理言作事以事言容止以身言進退以人言皆兼言行言之而人尊法觀度之亦無不自然當其可焉順之至也此上六者皆順德順禮之條目可爲民則者也臨民謂居上位以教令夫民也畏而愛者服之深悅其德也則而象者率之謹守其禮也德教政令即謂上六者之順德以教於民而布爲政令者也能成德教而行政令即上章不肅教成不嚴政治之意也學者眞知教由孝生則孝爲至德惟本孝修德之君子足以漸而及焉抑又明矣厥後曾子臨終教孟敬子特懇懇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爲言始深得此章之指者歟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詩曹風鳲鳩之篇淑善儀法忒差也此引以明教由孝生之意

右第七章此推明首章教之所由生之意亦申明至德也以上兩章皆探本於天性以明孝之爲德爲教莫非天所爲而性所有迄於德盛教成有不能加毫末於是者讀者誠參考而有得焉則可實致力於修德矣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此言始事親之孝也孝子謂子之有孝德者也事親兼生事死事而言居謂安親之寢處也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捧席執牀及出入扶持侍坐侍立承候使令之類致推極也其指孝子之心言也致其敬謂推致其本心之敬凡理所當敬者皆造其極如視無形聽無聲如執玉如捧盈深愛在中極其敬謹無一毫之敢慢也養謂供親之飲饌也如問欲視節具甘旨羞馨潔勸餐飯祝哽噎之類致其樂如柔色以溫曲盡其歡將儆請與善承覩志天懷暢遂極其和樂無一毫之或拂也疾甚曰病謂侍親之疾病也如傾搔劑方親嘗湯藥及不脫冠帶而養之類致其憂皆言諸行步飲食笑怒皆變其常如病在己極其憂念無一毫之敢忽也喪謂居親喪也喪致哀祭致嚴俱說見末章致其哀謂極其哀戚無一毫之敢忘致其嚴謂極其嚴肅無一毫之或懈也備謂全備而無闕也能事親謂能盡事親之職分也然後能者言一有未備則爲未能而不足語於孝也厥後曾子稱孔子之言有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

謂孝矣亦此意也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
此合下節皆言不敢毀傷爲孝之始也事親者謂人子夫及乎孝而未致孝以事親者也居上對下而言若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是也不驕謂恭以接下不爲驕慢也爲下對上而言若士庶人是也不亂謂敬以奉上不爲悖亂也醜類也衆也在醜在同類衆人之中通謂諸侯至庶人其同類相與而言也不爭謂讓以處衆不爲乖爭也念念在親則其心和順其行畏謹自有所不敢肆者有子謂爲人孝弟則少好犯上不好作亂亦此意也
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亡滅亡也謂衆畔親離不保其位而滅亡也刑刑戮也謂陷於罪不保其身而刑戮也兵兵刃也謂兩爭不已至以兵刃相鬥殘也此三者謂驕亂爭也除去也不除謂怙過不悛而滅亡刑兵之至將立待也日用每日用之也三牲太牢牛羊豕也禮國君無故不殺牛而養生不足當大事則日用三牲之養惟天子得以行之也奉養雖隆而使其親日懷危亡之憂豈得爲孝舉其貴者則賤者可知舉養一端則餘亦可知

也孟子曰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之聞也此之謂也

右第八章此推明首章孝始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殆申明要道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刻顙而涅之日墨截鼻日劓刖足日剕宮者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五刑由輕至重以所犯之罪狀小大爲差也屬謂所統屬之條件也三千謂總五刑所統屬之條件凡三千也五刑之屬三千據呂刑文也按呂刑墨屬千劓屬千剕屬五百宮屬三百大辟屬二百總計三千也罪者其所犯之罪情也不孝謂有心爲亂以身犯刑而不顧其親若下文三句所言則其分著之日也罪莫大於不孝謂罪情惟以不孝爲大也其所以然之故下文詳之
要君者無上非聖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此言事親不孝之背道以推明上節之意也要有挾而求也要君如鬻拳兵諫狐偃請亡臧紇以防之類無謂蔑視之如無有也上謂君位乎上臣下所當尊奉而忠事者也無上謂僭逼而無上下之分也非毀也聖謂聖人非聖謂異端之徒非堯舜薄湯武之類法謂聖人垂法後學所當遵守而求以立身者也無法謂放軼而無法度之守也孝謂孝道非孝如專身殉欲以孝爲非不顧養不孝教及謂喪可知葬貴薄祭無葢之類親謂父母至親人子所當篤念而孝事者也無親謂慘刻而無親愛之恩也此指要君非聖非孝三者而言乃不孝之大目也大亂謂大悖亂乎倫理非尋常之亂無心之失可比也道謂所由以行之路若易所謂小人之道者也大亂之道指無上無法無親而言謂由是道以行實大悖亂乎倫理非既成人道之謂也不孝之背道如此五刑之屬所以必以爲大罪其厥後曾子論孝而日刑自反此作殆深有得於此歟

右第九章此推廣上章爲下而亂則刑之意亦申明要道也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故上下能相親
此言中事君之孝也君子謂卿大夫士之有德者也上仕上也進謂進詣公朝也思念念不忘也盡忠盡己之忠不使有毫髮之私心也退謂退休私室也補過補己之過不使有毫髮之曠職也將助順承也其指其君也美善匡正救止也君善念方萌則將助之善端已著則順承之必欲成其美也君惡念方動則匡正之惡事已形則救止之必欲君之無其惡也下臣下也親親厚也上下能相親謂下能親厚於上上亦能親厚於下也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詩小雅隰桑之篇遐與何同謂猶告也言既心乎愛之則何不告之而猶中心藏之將何日忘之耶蓋其至誠相愛情常餘於辭也此引以明移孝作忠之意

右第十章此推明首章孝中事君之意亦申明要道也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

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此言天子事親之孝之推也昔者明王說見第五章事父母孝即下文所謂宗廟至敬修身慎行者也其分事父母之孝而各言之者蓋宗廟至敬悌主於父而母配焉修身慎行恆以善繼述父之志事爲大而於母之志事亦必異順將承恩義兩全焉是其孝之不同處也事天如郊祀及奉時畏威之類事地如祇祀及禮國緒野之類明察謂其理明察明與其大察盡其細由長幼順謂於一家之長幼皆推孝以順施之而得其順適則秩然順序幼事長無弗弟長字幼無弗慈也上下治謂上統乎下下承乎上各得其理不相凌亂也再言天地明察而不及上下治者與其重者而言以包之也神明謂天神地祇神妙而昭明也彰彰顯也謂款其饗祀而應以嘉祥也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至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親

宗廟至敬鬼神著矣

此言天子事親之孝之實也尊先皆敬之之意也有尊有先謂有所當尊與先之人而已處其卑與之後也父兄所當尊與先之人也有父謂父雖既沒然在天之靈不可背也有兄謂兄雖爲

臣然天顯之序不可渝也尊不言祖及母者舉父以該之也先不言長者舉兄以該之也宗廟天子之七廟也至敬極敬也宗廟至敬謂承祭宗廟能極其敬也不忘親謂常不忘哀慕於親也身者行所本修身謂靜存動察常嚴修治也行者身所出慎行謂作事接物尤加謹愼也恐辱親謂惟恐貽羞辱於親也上兩句以事親言下兩句以守身言事親必兼守身也此皆人子事親之孝之實所以尊其父者雖天子必不容或異也不及先兄者孝統乎弟也而言宗廟至敬而不及修身慎行者亦與其重者而言以包之也鬼神謂宗廟所祭之祖考屈爲鬼而伸爲神者也著著見也謂靈爽來格而肯容如接也此合上兩節皆以起下節之端也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此總承上兩節遂言天子立身揚名終得之於事親之孝也孝統乎弟故言孝而連及於弟也至指上文天地明察宗廟至敬而言也通者感通無間之意通神明指上文神明彰鬼神著而言也光光顯也四海極上文上下洽之遠處而言也光而四海謂治化光顯於四海也無所不通謂神明之幽猶且感通則四海之遠其聲名洋溢而治化光顯亦即無所間隔而不通也曾子所謂推而放諸四海而準意亦本此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自從也言從此而西而東而南而北各極四方之遠也無思不服言所思皆服也此引以明天子孝終立身行道揚名之意

右第十一章此推明首章天子孝終立身行道揚名之意亦申明要道也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此言士事親之孝之推也君子謂士之有德者也可移謂其道相通而行之有序既得於此則可移而爲彼也居猶處也居家理謂處置家人咸得其理如宜於妻子善於臣妾之類是也官謂所任之官職如臨民御吏之類是也言此亦以起下節之端也

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此承上文遂言士立身揚名終亦得之於事親之孝也行謂孝行包弟與理而言也成謂全體之而無少缺也內家內也名立謂名似實以有立也名立於後世謂名既有立雖或掩於生前終必揚於

身後也

右第十二章此推明首章士孝終立身行道揚名之意亦申明要道也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

閨許氏說文特立之戶上圓下方有似圭也閨門謂內小門其內則家人聚處之所也閨門之內謂其地邇而入寢也具備也具禮者謂禮之大用極於安上治民而其全體實已具於閨門之內也已語終辭已乎者語終而歎想之辭也其所以然之故下文詳之

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此言事親以孝之盡道以推明上節之意也嚴以事父所謂孝也嚴以事兄所謂弟也妻子臣妾家所當處之人也百姓百官及庶民也徒眾也役聽使令代操作也徒役謂庶人在官服役者凡府史胥徒之屬皆是也妻子貴於臣妾百官重於徒役故以妻子擬百姓以臣妾擬徒役也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所謂理也蓋能嚴父則能嚴兄孝弟之道本於身而行於家自然妻子臣妾肅然就理以共事父兄猶百姓徒

役之於君長也閨門之禮如是其於禮之全體尙何有不具者哉此則孝之盡道學者所宜潛心而深體也厥後曾子論孝而曰禮者履此者也孟子論事親從兄而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其均深有得於此歟

右第十三章此推廣上章行成於內之意亦申明要道也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

慈若記所謂慈以旨甘是也慈者愛之周愛者慈之蘊恭者敬之著敬者恭之存此皆統言孝德也安親謂事親守身之孝若八章所言是也揚名謂事君立身之孝若十章以下三章所言是也此則備言孝道所以爲具禮也聞命猶言奉教通指以上所聞夫子之言也令命令也從父之令謂不計理之是非一惟父令是從不能如臣之於君有惡則匡救之也可謂孝謂篤於順親或可謂孝也曾子雖備聞夫子之言猶未眞知嚴父之孝具事君諫爭之禮故復疑而問之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是指曾子所問之言也何言猶謂不可解之言蓋斥其言之不通也與語辭重言之者深斥之也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此先言有爭關繫之重也昔者謂聖王既沒遺澤在人之時也有謂有其人而能容受保全以有之也爭諫爭也人臣事君君過則爭乃通義也本非有一定人數七人五人三人大約言之蓋爭乃中主所憚聞而具臣所難能者故常不可多得而天子諸侯大夫每降殺以兩也無道謂縱欲而違道也失喪亡也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國家者蓋君不能獨爲不善而老成未謝輔相多賢猶資其匡救調護得以免於喪亡也士賤無臣故爭取於友離則去也令善也友以責善故以身之令名言之不離令名謂得聞過知改而可保其令名也父通謂天子至庶人之爲人父者也陷沈溺也不義謂行事與天理之宜也天子至大夫其天下國家與臣共治之士之令名與友共修之子父不相責善或有不得與者故父有爭子通乎貴賤但以身之不義言也不陷不義謂得感悟自治而可免於不義也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

此推言弗爭違悖之大也當値也當不義謂子臣値君父將行不義之時也上文於君言無道於父言不義此統言不義者無道寛言之不義切言之既無道則所行必多不義也不可謂於子臣之義不可也弗爭謂從令而弗爭也上文並言友此不及者同志爲友爭當見從若或不從則義可止非若臣子於君父義當反復諫爭也

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焉得爲孝乎

此遂結言不義則爭而不從令非孝以明事親之孝道兼事君也當不義則爭謂子當父之不義舍爭更無別法也上文並言臣此不及者臣三諫不聽則義可去猶非若子之於父義當始終一出於爭也從父之令弗爭也焉何也何得爲孝決其不得謂爲孝也厥後曾子與公明儀論孝必以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爲言其亦深有得於此歟

右第十四章此推廣上章嚴父具禮之意亦申明要道也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

此言喪禮之本也有死者曰喪喪親子居親之喪也偯哭餘聲也哀殺故偯間傳所謂大功之喪三曲而偯是也不偯謂哀甚而哭聲直遂無委曲也禮謂奉喪祭及謝來弔者之類無容謂但稽顙觸地而無容儀也言謂因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有言者不文謂質實簡要不爲文飾也禮喪服衰麻絰帶枕塊寢苫又居喪必屏除音樂旨亦美也甘甘其味也又居喪食粥疏食其不如此而或服美聞樂食旨焉則爲之不安不樂不甘也哀悲哀戚憂戚情實也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

此言初喪哀戚之節也禮親始死子哭泣不食三日乃食粥民謂人子也以死傷生謂過三日不食以哀親之死而傷子之生也三日而食乃教之無然欲使節哀而勉食也毀瘠也謂因哀而致毀瘠情之所不能已也滅絕也性生理也滅性謂過毀而傷生以縱情之偏而滅性之正也毀不滅性謂

不禁其毀而必教之不滅其性欲使節情而葆性也下一句申明上兩句之意聖人謂古昔制禮之聖王也致正也正其過哀之不正也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

此言除喪之節也禮再明而大祥中月而禫禫除喪祭者王氏子雍解中月為在大祥之月之內間一年問所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也不過謂不於此更有加也鄭氏康成解中月為間一月則二十七月而禫至今沿用之從其厚爾示民有終謂示人以有終也此亦聖人之政而不言者蒙上節之文也

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踴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此言治喪及終祭之禮也為造也棺周身者槨周棺者造於平日衣斂衣衾斂衾皆附身者造於臨終舉之謂大斂之日舉尸納於棺舉棺納於槨而遂殯之也陳列也方曰簠圓曰簋皆祭器也陳奠祭器如親未死而朝夕饋之也哀感哀親之不復受養也擗手拊心也踊足躍地也有聲有淚曰哭有淚無聲曰泣女擗男踊而哭泣皆哀迫於中而形於外也送啟殯而送之於葬所也親體魄將一去而不返而又不可以留故致哀以送之也卜灼龜以決吉凶也宅墓穴兆塋域措置也謂置之穴中而封其上也卜其地之美惡必卜吉地美而後措可得安是謂安措之也此四者皆治喪之禮也為之宗廟謂三年喪畢則升祔其親之主於宗廟而先期修治坊壇之也鬼之為言歸也謂人死而魂歸於宗廟也享祭獻也既祔於廟至是始純以事鬼之禮享之也四時皆祭春祠夏禴秋嘗冬烝錯舉春秋省文也時思謂感時之變而哀思也時祭本以時思而舉時思即以時祭而深故祭則如在也此二者奉祭之禮也因喪而及祭者終言之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此遂結言死事哀戚乃孝子事親之終以明事親之孝道兼立身也生事愛敬若居致敬養致樂病致憂是也死事哀戚若喪致哀祭致嚴上問節所言是也此章言死事之孝其於章末特推本生事之孝連而及之者蓋能事人乃能事鬼立言之序當如此也然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足以當之故生事既能愛敬尤必死事實能哀戚如上文所言也生民之本謂父母也盡謂盡其報本之道也死生之義謂處親死子生之際理之所宜而禮緣以起也備謂備其合義之禮也終終其事也事親之孝終於立身此但云死事之孝而斷以本盡義備事親終者蓋已兼乎立身而言之也厥後曾子論孝而謂養與敬與安猶皆可能而獨以卒為難其亦深有得於此歟

右第十五章此推廣第八章喪致其哀之意亦申明要道也以上八章皆握要於謹禮以明孝之自守身事親以推極於事君立身莫非謹禮之所為有不容毫髮之背違者讀者誠參考而有得焉則其於要道之行決不至迷於所往矣至順天下而和睦無怨即至德要道推行之效其義已錯見各章之中故不復為申明云

孝經存解終

孝經存解闡要

天長趙長庚學

孝經 此曾子彙記夫子論孝之言勒為一書傳之學者而尊之曰孝經也凡十五章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 此曾子將記其所聞特先記此以明其傳之所由起也後凡記對辭問辭者皆此類也

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 此夫子將以孝進曾子而特先約一章之大指舉是四語問以發之也蓋人所得於天之德體本甚全其由之為道也用亦甚廣而獨有舉一德而足盡其全是曰至德舉一道而足包其廣是曰要道固出於天理之自然而為天下古今所不易者也但衆人以氣拘欲蔽而失之惟先王為能全體之而有於身以之順施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自皆順應用以和睦而上下無怨矣然先王者道德之歸而求知者學之始事誠能考於先王於其所以為之實暨其所以然之故皆一一眞知之而洞然無毫髮之疑由是修德行道致力無差其進自不能已矣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此曾子不敢當夫子知之之問

而因致其求教之誠也

子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女 此夫子因曾子不知之對而特先發明孝為至德之義以告之也蓋德即仁也其體甚全者也孝則仁其親之良心發之自然而眞切者乃所謂孝德也常存是心而推以充之則德生生不已而德之在己者將極其至矣是孝為德之本也是心也固己與人所同得非己之所得私也己常存是心而推以充之則不能已於教人人亦不能已於率教德與教生生不已而德之及人者並無不至矣是孝又教之所由生也德以成己教以成物一體一用兼仁與智極乎心德之全而皆孝為之本而由孝以生章未嘗少有加焉是則孝之為至德者然也然至德非要道不著故又命復坐以告之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此言守身之事為事親之孝之始以明事親之孝方始即當先務夫守身也蓋德既蘊於心而必著之於身而道於是乎行矣道即仁道也其用甚廣者也孝則仁其親之實事行之自然而眞切者乃所謂孝道也然仁其親之實事行之責在其身故事親者於其身體髮膚必念其受之父母而不敢不以道守致謹於毀傷焉則一切遺道害身之事皆有以審其

幾而杜其漸矣知所守身如此庶乎不虧遺體可免憂辱及親雖猶未致事親之孝而孝必由此起故曰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此言立身之事為事親之孝之終以明事親之孝未終仍當勿懈於守身也蓋身受之父母非徒知覺運動之蠢然已也道實存焉始之不敢毀傷但為不敢違道以失其身耳然能常守不失以至於能立其身則無所事守而所行莫非道矣守身至於如此由是全生全歸永貽其親令名洵為極盡事親之孝而孝亦非有餘故曰孝之終也此合上兩節皆先以守身論孝而通極其始終而言乃夫子將以孝為要道告曾子而特先發明守身之道其關於事親若此之重事親者必先知此要道乃可得言也蓋身受之父母本一體而分形者也惟其一體是以獨切於仁惟其分形是以亦易流於不仁也以身事親乃所以力行夫仁而為事之本者也然欲力行夫仁必先絕去不仁為親守身又所以絕去不仁而為守之本者也事則體之以仁守則裁之以義論其輕重則事親重而守身即不得獨輕論其緩急則守身急而事親即不容或緩二者之道交資互益漸推漸擴罔非仁道之周流及其推之而盡則守身與事親一極乎仁道之大而

能立其身更無事守先後之可言矣此孝之所以為要道也若言孝者不先明此義而遽以事親先焉竊恐身之不守雖或勉事其親亦已先違乎孝道而有不能矣尚何要道之可言也哉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 此承上兩節遂正以事親論孝而兼舉其始中終而言乃夫子發明孝為要道之義以告曾子也蓋孝者善事親之謂也守身雖為孝之始實止事親之一事由是以備致事親之孝則庶乎能事其親而可謂孝矣事親者根本之地必求自盡天下莫衛而先也故孝始於此專務是事而推以充之則移孝作忠事君一如事親矣故孝中於此又專務是事而推以充之則忠孝交盡立身無愧君親矣故孝終於此也誠能立身則行道祇行所無事得志與民行之不得志獨行於己於立身初無加損也由是揚名顯親又皆立身自然之應併無所事事矣事親主仁該一切治家之道事君主義該一切治國之道立身則仁至義盡道綜一身併該一切以天下傳後世之道而由始而中而終實皆一事親之孝所貫通以至約而該至博是則孝之為要道者然也然要道非至德不行故又引詩言以勖之念祖修德言本孝以修德也知

本孝修德則知所以守身事親而行要道由是修德漸至卽要道將無不行矣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此下至章末與上文並一時之言上無問辭而此有子曰字者蓋後人誤加也此言天子本孝修德能極其至以行要道能推之盡其德教自然訖乎天下乃夫子發明孝以順天下之義以告曾子也蓋愛敬其親於人也自不容惡慢之私而惡慢於人其於親也卽先衍愛敬之實故凡愛敬親者決不敢惡慢於人是乃本孝修德而孝道之所推也惟天子奉承天命以統治天下之人為能推之而盡於事親極愛敬之隆則至德以立要道以行而其德教自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油然而無弗順天子立身之孝於是乎在矣是則孝之以順天下者然也然上以順施則下必以順應而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將不難於馴致矣故又引書言以明之有慶民賴言上順施而下順應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

此言天下諸侯順應天子本孝修德以行要道然後能和睦無怨卒以保其國也蓋貴富受之天子適所以奠父神人而光顯先德者也若因貴富而驕侈生因驕侈而危溢至則於事君為不忠卽其於事親為不孝矣惟諸侯孝以順應天子嚴絕驕侈以長守貴富其於富貴必不使少有離於其身則德修而要道行由是和睦而上下無怨以保社稷而和民人終諸侯立身之孝矣然非修德之至其道亦有未易盡者故又引詩言以明之戰兢氷淵言益勉於修德以求盡道惟恐或失之也下兩節引詩其義放此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此言天下之卿大夫順應其君本孝修德以行要道然後能和睦無怨卒以保其家也蓋服言行衷於先王適所以正君卒屬而保族榮親者也若言行未免有擇而過怨不能悉無則於事君為不忠卽其於事親為不孝矣惟卿大夫孝以順應其君言行交修過怨胥蠲使法言德行與法服同臻完備則德修而要道行由是和睦而上下無怨以長守其宗廟終卿大夫立身之孝矣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

此言天下之士順應君長本孝修德以行要道然後能和睦無怨卒以保其家也蓋君父同尊忠孝一理故推其孝所以為忠而勵其忠亦所以為孝也若忠順未至而失墜時形則不能以事君卽其不孝於事親矣惟士孝以順應君長移孝作忠移敬作順以之事上不使

有一毫之失墜則德修而要道行由是和睦而上下無怨以保爵祿而守祭祀終士立身之孝矣

子曰因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五孝相承不當隔以子曰字按今文無之此亦誤加也此言天下庶人順應其上本孝修德以行要道是能和睦無怨卒以保其家也蓋勤謹節儉適所以循微賤之分而致旨甘之奉者也若習於惰偷而流於放軼則不為受治之良民卽其不為顧養之孝子矣惟庶人孝以順應其上勤謹節儉惟恐或失其身而無以事親則德修而要道行由是和睦而上下無怨以安養其父母終庶人立身之孝矣此合上四節備論天下順應於孝而各能保其國與家之事乃夫子發明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義以告曾子也蓋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自天子視之則皆民也諸侯各有其國卿大夫士庶人各有其家至於各能保其國與家則和睦可知也諸侯上承天子下各撫其國之人卿大夫士庶人上承天子諸侯下各撫其家之人至於各能保其國與家則上下無怨又可知也若夫天命天子統治天下之人自天視之天子亦民也天子能使諸侯以下各能保其國與家卽天子之能和睦而上下無怨以保天下而終立身之孝

亦不言可知矣而惟天子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故其功用至於如此是則孝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者然也章首開宗四語至此告語已畢故下文遂總結之

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此夫子總全章之意而反言以結之以深曉曾子也蓋本孝修德以行要道固當慎之於始尤貴勉乎其終或不然則無以立身仍即其無以守身事親是孝無終始也如是則施與應皆失其順民用乖離上下咸怨天下國家不能卒保而患有必及矣自天子至庶人責雖各有不容貸者而為天下兆民之所共賴其責尤在天子也然則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而致民於和睦無怨者不又可反觀而愈明哉

右第一章此章乃夫子因曾子篤孝慮其不知擴充推極而特呼以詔之又為之一一發明之曾子退而傳述其言以為經之首章者也自此以下則又曾子備述平日所聞聖訓以推明此章所言之意因以次附列於後而為孝經之全書也今先即此一章合而觀之首揭至德要道之全以啟其知中明孝為至德及要道之義而勖以修德次明孝以順天下及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義示至德要道充之則天下皆準約之則隨分各足初不待於外求而末以無終及患結焉一章之中規模廣大而根本可尋體用渾全而始基可按尋其根本則自孩提愛敬不學之良按其始基則惟守身事親當務之急言乎至德則由德及教本末該焉言乎要道則由守身事親及事君立身始中終備焉考之先王傳之來學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所以淑世宜家令終垂後皆由此道而念親修德是據其樞修之則吉悖之則凶雖出師弟一時授受之言實極天人一理感通之致乃一篇之總會而羣經之質幹讀者所允宜慎思明辨而服膺弗失者也惟此經實曾子所述而先儒相傳夫子固有行在孝經之言則豈其曾子成書之後脊以是正於夫子而夫子因有言歟然不可考矣此經舊有古文今文二本大體相同惟其文字章次不免小異考其文字當以古文為正是以朱子因之然其分章序次亦不能無失是以朱子刊正其誤今定為文字一遵古文章次一遵朱子既謹為存解而又闡其義發以為此編附於讀本之後庶少補於初學之講論云

爾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此夫子將論孝為至德而特先言有孝德之君子其為教也一以己之孝德推及於人非舍本而求於外也蓋孝為德之本固君子與人之所同然而教即由之以生者也故君子既有孝德而教人仍必以己之孝德為本而推以充之則自然及人庶德與教生生不已而德可底於至也若教不以孝惟恃家至而日見之是乃所謂舍本而求於外者非君子之所務矣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此承上文而申言教以孝三字之義以明君子之教以己及人至敬一心達之天下莫非本其孝德而生之也蓋孝所以敬父弟臣所以敬兄君敬兄敬君實本其敬父之孝德而推以充之者也是弟臣之德一生於孝也君子身有孝德而教以推及於人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人父教以弟臣所以敬天下之人兄人君敬人父敬人兄敬人君實亦本其敬父之孝德而推以充之者也是教以孝弟臣之德仍一生於孝也所謂教以孝者如此誠如此則君子敬父之孝德達之天下矣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此承上文遂引詩而極言有孝德之君子其心樂易能順天下之民因決言其非至德不能乃所以深明孝為至德以通結一章之意也蓋君子敬父之孝德至於達之天下則本敬生和敬至而和亦至所謂樂易者也德至於樂易則德與教愈生烏可已不自知足之蹈手之舞而德遂至矣詩言愷悌之君子教洽於民民皆愛敬之如父母是其孝德之至而順民之大也惟至德能順民如此其大而孝之為德固能之觀其所能尚何疑於孝非至德乎蓋詩以愷悌狀君子之德之至是其仁渾一心無非本孝而生未嘗有加於孝也又以民之父母狀至德順民之人是其仁決天下亦無非本孝而生仍未嘗有加於孝也夫子引此特以孝為至德愷悌猶未足以罄其形容而至德因實行絕於形容者故又姑就其能順民之人以想像而歎美之耳學者善會焉可也

右第二章此章曾子述夫子之言以推明首章至德之意殆與德本教生兩言互相發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此夫子將論孝爲要道而特先言推行仁道以教民必以孝爲善也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仁道尤至大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故孝爲行仁之本而推行仁道以教民親愛莫善於推行孝道以教之也此一節包下文三節而言

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此承上文遂遞言推行義道以教民必以弟爲善也蓋仁道之大必兼乎義仁體而義爲之用也義主於順而順莫先於從兄故弟爲行義之本而推行義道以教民禮順莫善於推行弟道以教之也孝統乎弟弟即孝之推暨其最切且先者也是則教弟之善教孝之善而已矣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承上文復進言推行仁義之道以正風俗必以樂爲善也蓋風俗之不親不順皆馳乎仁義者繫於孝弟之心不生而平心莫過於樂故樂爲正風俗之本而推行仁義之道以移風易俗莫善於推行樂道以教之也孝統乎弟而爲樂之實樂即孝弟之和所發揚者也是則教樂之善仍一教孝之善而已矣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承上文更極言推行仁義之道以奠上下必以禮爲善也蓋上下之不親不順賊棄乎仁義者繫於尊卑之分不明而辨分莫過於禮故禮

爲奠上下之本而推行仁義之道以安上治民莫善於推行禮道以教之也孝統乎弟而爲禮之實禮即孝弟之序所昭布者也是則教禮之善仍一教孝之善而已矣此合上四節備言教孝之善以明孝道之推行於人者若是其廣也然孝道之行雖無間於人己而其教人也要必本於己以推行之然後有以成其爲善教也故下文兩節遂復深探教本而約言之

禮者敬而已矣此承上文言禮而約之於敬德所以起下文言行要道之端也蓋禮之全體能使天下萬事無不各得其序可謂備矣至論人之用禮而循此事之序者則初不過本於此心之敬而已是則敬德又孝之實乃禮之本凡人之欲行禮以求讙夫事親從兄之節文將以安上而治民者皆無有能越乎此也能存敬德以謹大禮則能守身以事親由是事君立身皆將於一敬莞之矣

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此承上文言敬而約之於行敬父之孝道其於孝弟禮樂之道與教已無不統括如此因直指要道之謂乃所以深明孝爲要道以通結一章之意也蓋敬其父是己行孝道也敬其兄是己行弟道也由敬其父兄而至於敬其君是己行禮道也由敬其父兄君而至於子弟臣悅是己行樂道也此教之本也教本既立則孝弟禮樂之教與而道之本已以推及於人者亦皆無不行矣實則不過盡己敬其父之孝道敬一人焉而已而千萬人之凡爲子弟臣者已不期而各敬其父各敬其兄各敬其君與己俱悅而仁義之道推行無阻教孝之善可驗矣所敬者寡守約也而悅者衆不期而施博也孝爲要道此之謂也蓋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敬其父一人之寡者謂孝事親也始焉敬父及兄子悅而弟亦悅則事親之孝兼乎從兄矣中焉敬君臣悅則事親之孝移而事君矣終焉敬盡於父而千萬人之衆皆悅則事親之孝極於立身矣守之約此孝也仁備一身也施之博亦此孝也而已仁覆天下矣孝之爲道豈不要哉要道之謂學者盡心焉可也

右第三章此章曾子述夫子之言以推明首章要道之意殆與身體髮膚以下三節所言互相發也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此曾子未眞知孝之足以順天下故甚其大而疑之也

子曰

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此夫子將與曾子論孝以順天下而特先以此曉之以明孝爲天地之常理本天下之所順也蓋孝者一本無二物返自生其德命於天則不易之常也順承所尊一循定理其道準乎地則允協之宜也恪恭子職百善具修其率是德而由是道於民則日用之實也以天地之常理而民則之以爲常行是則孝之順天下自天地生民以來已有然者乃其大之所以然也然民雖則之而或日用不知則無以擴充推極其孝亦囿於小而將不免反失之矣

因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此承上文言人能因天地之常理盡孝以順天下是以天下咸順應之也蓋因天明則至德存因地義則要道守教政固在其中矣於以順施天下是則之民是以不假肅嚴而自然成治天下莫不順應孝遂不期大而大也後世教政不本於孝則無以順天下而惟恃肅嚴以爲治治化規模之大其遠遜前古也宜哉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

義而民興行先之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此承上文言先王見教孝有可以順天下之理是故教本既立教政繼施不期而天下順之其功用之詳備行如此者乃所以深明孝以順天下以釋曾子孝之大之疑而通結一章之意也蓋先之博愛敬讓而民不遺不爭所謂本身立教不言成化固無肅與嚴之可指矣由是陳德義尊禮樂以教之而民自化而興行和睦教亦不待肅而成焉由是示好惡以正之而民自化而知禁政亦不待嚴而治焉此皆所謂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也誠極乎順天下之能事矣然惟有先王之孝德又能實見教之可以化民故以順天下而天下自順應而化耳然則孝之大也復何疑乎學者於此亦務修德而求實見焉可也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此引詩斷章取義以明先王因孝以施教政赫然顯盛民皆觀化是其孝之順天下也

右第四章

此章曾子述己與夫子問答之言以推明首章以順天下之意殆與天子之孝一節所言互相發也

子曰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

此夫子將論孝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而特先言有盛德之明王以孝治天下而順施之故得天下之順應以成其孝遂徧及於天下之諸侯也蓋萬國者天子之所與分治天下以共事先王者也惟明王之治天下能本孝以順施之則小國之臣皆不敢遺而五等之班更在所加懷矣如是故得其順應於孝懽然以共事先王也此一節包下文兩節而言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

此承上文而言明王及天下諸侯以孝治其國而順施之故得其國之順應以成其孝遂徧及於天下之卿大夫士庶人也蓋百姓者天子諸侯所與分治其國以共事先君者也惟明王及天下之凡治國者能本孝以順施之則鰥寡之窮皆不敢侮而士民之衆更在所加禮矣如是故得其順應於孝懽然以共事先君也

治家者不敢侮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

此承上文而言明王及天下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以孝治其家而順施之故得其家之順應以成其孝遂更徧及於天下之家人也蓋家人者自天子至庶人所與分治其家以共事其親者也惟明王及天下之凡治家者能本孝以順施之則臣妾之賤皆不敢侮而妻子之貴更在所加敬矣如是故得其順應於孝懽然以共事其親也此合上三節備言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本末次第之詳也蓋明王以孝治天下必先以孝治其國與家此由末而遞推其本也且必推以及天下之凡有國與家者使之各以孝治其國與家此又由本而遞推其末也實則一以孝治天下已足包之矣所謂以孝治天下者亦本孝以順施天下而已矣惟上順施其下故得其下之順應而又使各順施其下故莫不各得其下之順應順施本也順應末也使各順施又末之本各得順應又末之末也至是而明王之孝治眞可謂達之天下矣是則孝爲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之全量也故下文又即本此而推極言之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

此總承上三節遂極推言天下皆成其孝用臻和睦無怨之治而歸美於明王之孝乃所以深明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莫非一孝所爲以通結一章之意也蓋明王本孝以順施天下而得其順應又使天下各順施而順應以是事先與親故養生奉祭各成其孝則親安而鬼享也孝則氣和而心平天下皆孝是以天下之民皆臻和睦而上下無相怨也孝至天下和平則非特親安之鬼享之而已又必天人交祈助之而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焉誠如此而天下國家猶患其不能長保者未之有也此皆所謂天子能使諸侯以下各能保其國與家而天子與之共保天下之事也誠極乎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盛化矣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於如此果何故哉則以孝爲至德要道推明王能有之以順天下故也章首以明王孝治天下發端至章末復以此語結之其反復示人之意深矣學者熟味焉可也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此引詩以明明王孝德充大順施四國罔不順應用成和睦無怨之治也

右第五章

此章曾子述夫子之言以推明首章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殆與諸侯之孝以下

四節所言互相發也以上四章推明首章開宗四語合而觀之皆致力於敬而收功於和其論孝德也則其本孝以生教即其本敬以生和而遂臻德之至也其論孝道也則自始之守身事親以迄於中事君而終立身皆其本孝以興教即皆其本敬以召和而遂括道之要也凡此皆推己及人一理內無間者也惟一理也故孝為天地之經但本敬以因之而教政已不假肅嚴而可以順天下矣順即和之端也此則論天子之孝也惟無間也故孝治天下國家但本敬以順之而懽心已莫不咸得而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矣和即順之極也此則論天子合諸侯以下之孝而成大孝也其所以推明首章開宗四語而與其下文各節所言義互相發已無遺蘊讀者誠即是以參考首章之言使其義了然無疑而遂先致力於敬焉其於此經言孝大指亦已思過半矣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此曾子未敢知孝為德本故疑聖人之德之至未必其無以加之也

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此夫子將與曾子論孝為德本

而特先以此曉之以明人性本於天地全得夫仁最為可貴是乃孝之本也蓋天地之生理人物所同受以為性者也而惟人稟五行之秀氣受得其全故其心常仁而貴於物也能[illegible]其親是之謂孝仁則孝之所自出也故人性為孝之本知人性為孝之本則知孝所以為德之本矣故下文遂即本此而以孝言之

人之行莫大於孝此承上文而言孝為人行之大以明其為德之本極德之至而不可以有加也蓋人性本於天地與子身本於父母分殊而理一故人循其所性之德而行於身必始於守父母之身以事其親由是推以充之將終於盡天地之性以立其身此孝之所以為德行之本亦即為德之至行之大也但德徵而行善行之本又不若行之大為尤著故特指以為言爾知孝為行之大則可知孝為行之本矣亦可知孝為德之本而充之即為至德矣此一節包下文兩節而言

孝莫大於嚴父此承上文而推言孝行之大也蓋孝主於愛而成於敬敬兼父母而父天道母地道天尊於地父尊於母故孝子敬父之心尤嚴於敬母亦天地之性然也孝至嚴父則繼志述事無敢不善而百行具修其為孝也大矣是則所以立德之本以漸幾於至德者也

嚴父莫大於配天此承上文而極言孝行之大也蓋身所從出者父父即天也性所從出者天天猶父也但父遺子以身僅其子之天而已因不若天賦人以性實天下人之所天也此分之殊也然身與性非二物守身與循性非二事即敬父與敬天亦不容有二心此又理之一也故孝子嚴敬其父之心即所以嚴敬夫天至於充之而盡則其嚴父也遂眞覺與天為配矣亦無非天地之性然也嚴父至於配天則盡性至命無少或違而百行具純其為嚴父也大矣是則所以充德之本以卒底於至德者也此合上三節指以備著孝德之由本而至極於嚴父配天而無可加也章內論孝德至此已決非聖人不能及而教亦在其中矣故下文遂即本此而以聖人言之

則周公其人也此承上文將舉周公之事以極形容聖人孝德之至而特先言此以明聖人之性初無加於人也蓋周公以聖人之德而為天子之弟居冢宰之位當制作之時實始為嚴父配天之禮者其孝行固大矣然推本言之則亦猶是人行所當然而人性所固有也聖人亦人耳天地之性豈能有加於人哉故曰則周公其人也知聖人之性無加於人則知聖人之德所以無加於孝矣故下文遂即本此而以聖人之孝德言之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此承上文遂舉周公制禮尊親之事以極形容其德之至因以決言聖人之德更無加於孝也蓋周公制禮尊其父以配天而海內咸來助祭非其德之默格上天徧孚薄海極合漠通微過化存神之妙不足以及此則信乎其有聖人之德矣然推本言之則亦不過適成其嚴父配天之孝行而已非有加也然則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有斷然矣章內論聖人之孝德至此已兼聖人之得位與時而言矣蓋有德無位不敢作禮又禮以時為大雖有德位亦必因時立制周家宗祀明堂之禮周公奉武王以制則不嫌無位為文王而制又適合其時非羣聖人所得與也然極聖人之得位與時而其德曾不能有加於孝則夫孝為德本亦為至德焉可信其必然矣夫子引周公制禮之事意蓋如此學者於此所當即周公之德推本其孝以求漸幾其至而不當執周公之行徒大其孝而致反忘其本也蓋周公制禮尊親雖因得位與時以成其孝行之大而其本在德德之本又在孝孝之本又在性性又實本於天也天即理也其尊嚴無與對者嚴父配天

亦謂本其天性嚴父之孝充之使一純乎理則事父其如事天以是爲配天而已然孝德如是則已至於聖人矣德至聖人由是而得位與時則如周公制禮尊親其德極於通神明而光四海於孝行之大亦無加也即不得位與時而各謹其所當謹之禮以事其親其德或韜晦而不盡彰於孝行之大亦無損也所性分定而均不失爲嚴父配天其斯爲善學周公也歟若求孝者不知返本於性而昧於孝爲德本則如曾子之疑小觀孝而大觀聖人之德止於無以進於聖人其害猶小倘遂妄意聖人孝德之至與孝行之大而至以時位之得否爲德之重輕以禮制之隆殺爲孝之優絀其不陷於悖天逆理而大不孝也幾希矣豈非周公之罪人哉故下文復切指孝本於性而以聖人之教孝言之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此總承上文遂切言孝本於性人少皆同惟聖人既因之以立德復因之以立教迄於教洽於人其德至矣而其天性之孝實爲之本決有不可誣者乃所以深明孝爲德本以釋曾子無加於孝之疑而通結一章之意也

蓋人子親嚴父母之心繞膝已生知養日長是則孝德之本於性者固聖人與人之所同然也但衆人以氣拘欲蔽不免漸失其本心惟聖人本心常存物我無間爲能因其嚴親之同然既以篤敬愛於其親而先之身教矣即以溥敬愛於人親而繼之教政焉聖人之教政其出於己也不假肅嚴而其及於人也自然成治至德神化如是凡以有所因也其所因者乃孝之本於性者也然則孝爲德本極德之至而無以加不又可觀於聖人之教而益信其然哉此一節夫子爲曾子切推孝本於性之驗而聖人盡性以盡人性極乎其德之至一本於此此其純乎天理之自然雖有非衆人所能遽及者然天性之同不容盡沒誠能謹遵聖人之教而返求諸本心以隨事精察而固守之至於用力之久則德本以立教亦自然及人而可漸幾於至德矣此夫子開示曾子之微意而於下章復詳斷以中言之學者深體焉可也

右第六章

此章曾子述己與夫子問答之言以推明首章孝德之本之意殆申明至德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

此夫子將論孝爲教所由生而特先言孝之爲道本

於天性獨爲仁義之實以明其爲德之本也蓋人之天性總其大端亦曰仁與義而已矣以仁言之天下之大萬物之衆皆所當愛天性本各足也以義言之人無衆寡事無大小皆所當敬君臣之義其尤著也而惟孝之爲道爲最切於天性之仁而其愛深且最切於君臣之義而其敬至是乃仁義之實而即德之本也然父子之道慈孝一似並言而乃專主孝言者蓋父之慈子由本及末其爲道小不若子之孝父由末返本其爲道大故論天性仁義之實必專主孝而以爲德之本弟且不得與並而慈更無論也但以父親慈其道雖小而以子之孝視父母之慈則大慈者實一本所繫是乃天性之孝之所自出而等量於天地者也彼爲人子而求孝者又烏容或小視父母之慈也哉故此節言孝特先連及夫慈而於下文復極言父母之慈以推明之學者合兩節而通觀之則聖人之微意殆可見矣

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此承上文而推言孝所以爲天性仁義之實由其身受於父母恩大義重之故以明其所以爲德之本也蓋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天地實爲生民之本至於繼續以生則昔人所謂民生於三父生師教君食之皆是也三者之中惟父母生之其積尤爲最大此人子之

孝所以獨切於天性之仁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天地實爲臨民之本至於篤厚相臨則君之臨臣父之臨子皆爲之綱而不容稍越者惟父母臨子兼乎君親其厚尤爲最重此人子之孝所以兼切於君臣之義也深觀於此則孝爲天性仁義之實其故可知即其爲德之本其故亦可知矣此合上兩節備言孝道之切於人乃天性之自然人心所不沒以明修德以立教者所必當以之爲本而不可不先務之意也故下文兩節即舉不孝之人而深斥之

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上文語意未完此節緊相承屬子曰字係後人誤加又誤脫故字按今文可見也此承上文先反言修德者不本於天性之孝而遽以他務先焉則德禮皆悖以明德不可不由孝而生也蓋修德必務本愛敬其親是乃孝之切於天性者而德之本也以此爲務而有立焉則仁義之心生生不已而愛敬自及於他人德禮之施四達而不悖矣若修仁義之德而不本於愛敬其親乃泛然視其親同於他人而雜施無等則德之本先失而德無由生矣雖愛敬他人亦屬德禮之事然德所不生而徒勉爲外襲以益戾乎天性之自然其爲德禮也直謂之

悖而已矣德禮既悖將內固自戕其天性外卽無當於人心其又以何者而立教之本哉

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

此承上文遂極言立教者不本於天性之孝德而强以悖德施焉雖敗悖得行亦不足貴以明教不可不由孝德而生也蓋本孝德以立愛敬則德禮順是乃天性卽天則也所謂教之本也君子作則於民順乎天則而已民之取則也君子亦順乎天則而已如是則仁義之教復生生不已善教得民而足貴矣若立仁義之教而以本順之天則含之而作則於逆以使民無可取則則教之本又失而教無向生矣乃猶復不卽逆本以察於順德而從善而背驕其私得以察於道德而肆凶其在於上則首計牢籠其在於下則多方貫鼓[illegible]當聖王不作之時雜霸異端蠭然並起容有倖得行其教令於民而竊柄於當時盜名於後世者然教所不生而徒率天下之人以逆乎天性而求自濟其私自君子觀之功不足以掩罪似適足以亂真如是以得之亦勵所不貴矣此合上兩節備言修德立教不本於孝則德與教皆無由生其悖則有如此以明有世教之責者所當重以為戒而必先察於天性之孝本以修德而豫為立教之地也

故下文卽舉君子孝德之至以正之

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政令

此承上文遂正言君子本其天性之孝德以立教德禮既無不順乎天則是以其民皆順則之故能德教生生相與有成卒有以臻於至德乃所以深明孝爲教所由生以通結一章之意也蓋孝爲天性仁義之實君子本之以修其德篤於愛敬其親而推以愛敬他人其德禮之發於言行者於德義分現於作事容止進退之間者不期人之道樂尊法觀度之也而自然無不各當其可順之至也至是而德之本立教之本亦與俱立而德教之生有不能已矣由是以臨天性同然之民是以不待教告而已畏愛則象羣思效順況又立之教爲其又執敢不順乎故其德教能成而政令惟行忽不知其底於德之至也由是觀之可知孝之本於性者德既順於已卽教自順於人德與教生生不已卒臻至德莫非其天性之孝爲之絕非人智力之私所得與矣此一節備言君子本其孝德以生教其順又有如此然則有世教之責者安可不以君子爲法而必先務夫天性之孝本以修德而立教以蘄至於生生不已哉此章夫子因上章末節未盡之意而反復推詳以申明之至於末節遂以善學聖人之君子結焉學者精察焉可也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此引詩以明君子德禮皆順作則於民無少差忒是其孝之能生教也

右第七章

此章旨子述夫子之言以推明首章教之所由生之意亦申明至德也以上二章推明首章德本教生兩言合而觀之皆探本於天性其論德也則自聖人之至德以至於常人之彝德其以孝為德本無弗同也其論教也則自聖人之至教以至於常人之率教其以孝為教所由生無弗同也凡此皆天性之自然也是則聖人人皆可學而君子則善學聖人者也惟聖人本孝以盡已性又推以盡人之性故其德至而教亦至雖其本不待務其生亦無漸次可推要其以孝為德本者則罔可於天性決之而不能少有加也惟君子善學聖人本孝以復已性又推以復人之性故其德順而教亦順洎於德教有成則其德之至將不異於聖人雖其本必先務其生必待漸次而推要其以孝為德本而為教所由生者

則亦可於天性決之而不容別有加也其所以推明德本教生兩言而申明至德之義蓋無遺蘊藏者誠卽是以參考首章及二章之言使其義了然無疑而因敬守其天性焉則可實致力於修德以爲行要道之地而教亦在其中矣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此夫子論始於事親之孝而特舉孝子事親之備以明之也蓋人子本其孝德以事親其於親之生而有事於居養病也則必致其敬與樂與憂而生事盡其道焉其於親之死而有事於喪祭也則必致其哀與嚴而死事盡其道焉其敬其樂其憂與其哀其嚴皆孝德之本於性而最切分者於事親之際以為孝道者也率性而各推致以極之至於五者咸備然後生事死事一盡其道而於事親惻可謂能矣此所謂始於事親之孝也然所事者親而事親者身孝子備能事親如此則其先能守身從可知矣故下文復以守身之事言之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

亂在醜不爭此承上文又論不敢毀傷爲孝之始而特先言求致孝以事親者必務守其身也蓋事親以身而身又卽受之親不可不爲親先守之者也身不能不與天下相接則居上爲下在醜皆身所必歷之境至居上易驕爲下易亂在醜易爭則又皆氣習之私也然求致孝以事親者以受於親之身而切思所以爲親守之則天性足以勝氣習之私而驕亂與爭自有所不敢出矣誠如是以守其身雖於事親之孝猶多未致亦庶乎可以漸致矣乃所謂孝之始也然守身之事非惟求致孝以事親者所當務抑亦凡事親者所當勉也故下文復反言以推明之

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此承上文復反言不能守身則必陷於毀傷雖奉養極隆猶爲事親不孝乃所以深明不敢毀傷爲孝之始以通結一章之意也蓋人子奉受於親之身而敢於不守致出於驕亂爭者彼以爲此三者固無害於事親也殊不知驕亂與爭實有致滅亡刑兵之理而毀傷其身殆有必不免者則當人子恣意徑行之日正其親深憂隱痛之時也使人子於此三者而不隨分以急爲除去雖在

天子之備物以養而使其親日懷危亡之憂庸能解於不孝乎而此下更可知矣而不逮養者亦可知矣夫人子事親卽未能遽致其孝獨奈何其忍爲不孝也深觀乎此則不敢毀傷爲孝之始斷可識矣此章言孝始事親必備五者事親之孝之始又在守身必除三者人子誠能除三者而備五者卽人道之根本於以立矣此孝之所以爲要道也歟

右第八章此章曾子述夫子之言以推明首章孝始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殆申明要道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此夫子將論事親不孝之背道而特先言先王制刑恆嚴於不孝而以爲大罪也蓋先王制刑五刑之屬條件三千其罪狀固分小大矣而總小大之罪狀又自有不幸不孝之分則所謂罪情也情出於不幸者無心爲亂罪無大必宥雖大小也情出於不孝者有心爲亂罪無小必刑雖小大也書所謂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卽此意也是則五刑之屬條件雖多而核其罪情惟以不孝爲大用刑者必當以是爲科斷也至其所以然之故則下文推言之

要君者無上非聖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此承上文而推言不孝之罪所以爲大由於要君非聖非孝三者其罪情同一不孝實爲大亂之道之故乃所以深明事親不孝之背道以通結一章之意也蓋孝始事親中事君終立身要君則背事君之道無上而分亂矣非聖則背立身之道無法而德亂矣非孝則背事親之道無親而本亂矣三者之亂若有不同然末有本不亂而分與德敢亂者也亦未有本既亂而分與德不亂者也則要其本而論之同一事親不孝耳而苟由此道而行卽於遵將無所不背所謂大亂之道也知其爲大亂之道則豈必待其既成大亂而後定其爲莫大之罪哉此則不孝所以爲罪之大而先王制刑決於不孝罔攸赦也上章作亂則刑猶爲不孝就不能守身切言之猶教之孝不遽刑之也此章刑罪防亂莫大不孝就不能事親極言之則不待教而卽刑之矣亦所以弼教也比類而通觀之動爲下者以懷刑之心與示居上者以用刑之準均必以不孝爲言而孝之爲要道可知矣

右第九章此章曾子述夫子之言以推廣上章爲下而亂則刑之意亦申明要道也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此夫子論中於事君之孝而特舉君子事君之忠以明之遂併及其應而結之也蓋君子推其孝德以事君有致身之義焉進公朝則思盡己之忠退私室則思補己之過致身如是乃所以端事君之本也又有致君之義焉君有美則將順使成之君有惡則匡救使改之致君如是乃所以恭事君之職也既端其本復恭其職其忠盛矣故下能誠孚不貳以親於上則上亦能恩禮勿衰以親於下上下能相親而君臣儼同父子矣此所謂中於事君之孝也誠如是將既能獲上卽可治民處國事一如家事事親之孝所推漸廣而孝之爲要道又可知矣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引詩以明君子心存忠愛嘉謀雖已入告而中藏常若末馨無日或忘是其孝之中於事君也

右第十章此章曾子述夫子之言以推明首章孝中事君之意亦申明要道也

子曰昔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

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此夫子將論天子終於立身行道揚名之孝而特先言明王事天地明察以明天子事親之孝之推遂併及其應也蓋王者爲天下君疑無事君之義然皇天后土王者其實君事焉而天下之民上自公卿下至庶人皆其所受命於天以統治之者也天道高而難明地道廣而難察上下紛而難治然天稱乎父地稱乎母則天下之民之上下亦猶一家之親之長幼而已惟明王事父能孝故其事天也無少逆乎其理而或不明也事母能孝故其事地也無少違乎其理而或不察也一家之長幼能順故其於天下之上下無少乖乎其理而或不治也究之長幼咸順亦止事父母孝中之事則上下咸治亦止事天地明察中之事耳孝至天地明察則至誠有感而天神歆祀地祇受饗神明於是乎彰矣事以明察而應以彰顯亦猶上章上下相親之意天子中於事君之孝不其至歟然皆本其事親之孝而出也故下文復以天子事親之孝言之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至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親也宗廟至敬鬼神著矣此承上文復言明王

奉宗廟至敬以明天子事親之孝之實遂併及其應也蓋王者嗣父而君天下諸父諸兄咸在臣列疑無有尊而先者然孝子事親存亡如一是有父也有父則必有尊矣卑以承尊孝之道也君臣之義不掩親親是有兄也有兄則必有先矣後以從先弟之道也亦孝之至也是則雖貴爲天子其必務於事親之孝者職是故耳道論其爲孝之實亦惟在宗廟至敬而已奉承宗廟其敬能至以事親之孝言即所謂祭致其嚴也宗廟至敬爲不忘哀慕於親則至敬非尚儀矣身必常修行尤加愼以守身之孝言即所謂居上不驕也修身愼行爲恐貽羞辱於親則修愼非近名矣此天子事親之孝之實所以尊父而先兄之弟亦在其中也究之修身愼行亦止宗廟至敬中之事承祭時能至敬即平時之無不敬愼從可知耳孝至宗廟至敬則奏格維嚴而優然見位肅然聞聲鬼神於是乎著矣事以至敬而應以著見天子始於事親之孝於是爲至也是推之以事天地其理則一而已此合上兩節皆以起下文言立身之孝之端也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此總承上兩節而極言明王行孝之至既通於神明矣即自能光於四海而無所不通乃所以深明天子終於立身行道揚名之孝

以通結一章之意也蓋明王能宗廟至敬則事父母孝而長幼順孝弟立於家焉極之鬼神著而至矣由是事天地明察而上下治孝弟充於天下焉極之神明彰而至矣鬼神著則通神明於廟中神明彰則通神明於天地皆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也孝弟之至於神明之極幽日能感通四海雖遠然其有血氣而生者固與明上同處於明者也願謂輝光所被猶或有所不通而上驕下亂未免罔明王之治化焉不可決其必無是事哉書所謂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記所謂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皆此意也孝至光四海而無不通則行道揚名以顯親於無窮俱在其中矣此天子終於立身之孝也而孝之爲要道愈可知矣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引詩以明明王行孝能至起化自身四海誠服光昭邪治是其孝之終於立身也

右第十一章此章曾子述夫子之言以推明首章天子孝終立身行道揚名之意亦申明要道也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

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此夫子將論士終於立身行道揚名之孝而特先言君子孝可移忠以明士事親之孝之推也蓋以親視君以兄視長以家視官雖其分有親疏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一是孝弟理之道與忠順治之道本相通也但行之必自親者始耳惟君子事親能孝亦即事兄能弟居家能理故由處而出初未嘗別求事君長居官之道也而忠順與治已決可移之於君長與官無不釐然各當而足驗夫忠孝之相通矣此士中於事君之孝也雖忠之爲道其用甚廣士之卑賤或有不得盡效於君者然誠能本其事親之孝以出之則隨分皆堪自盡固斷不敢蒙躁進之羞亦決不至貧苟容之疚矣言此亦以起下文言立身之孝之端也

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此承上文而極言君子孝行既成於內即不必得君行政而名亦自能立於後世乃所以深明士終於立身行道揚名之孝以通結一章之意也蓋忠順與治皆曰可移但就士之分言可移其所得移者而已固非有卿大夫之位得君行政藉以揚名顯親於當時也然忠孝道既相通君子所患者特在孝行未成於內而名不立耳若大名之不揚正非所患也是故孝行誠成於內雖或終沈下位當時無

揚其名者而旣有爲善之實卽名於以立沒世之後幽光卒發君子殆可以理豫決之矣孝至行成而名立則行道揚名以顯親於無窮亦在其中矣此士終於立身之孝也而孝之爲要道亦愈可知矣

右第十二章 此章曾子述夫子之言以推明首章士孝終立身行道揚名之意亦申明要道也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 此夫子將論事親之孝之盡道而特先言先王制禮卽閨門之內而於其全體已悉具也蓋先王制禮上自郊廟朝廷下至鄉黨庠序莫不有禮以爲之節不獨閨門之內然也但閨門之內其地至近其禮於人爲最切而禮之全體卽此已具凡爲禮者誠能專務於此則不難推類以盡其全也儻或不然而遠而泛求之閨門之外則無所統攝而反不足以爲禮矣至其所以然之故則下文推言之

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此承上文而推言閨門之內所以具禮由於嚴父及兄以統妻子臣妾上下已辨之故乃所以深明事親之孝之盡道以通結一章之意也蓋禮之本在敬其體在序果

能於閨門之內致敬以嚴其父因而及於嚴兄則有以立愛敬之極而禮尊於上矣由是率其妻子及其臣妾以敬事父兄猶百姓與徒役焉則有以善愛敬之施而禮肅於下矣由禮尊於上推之則不惟具君子忠君順長之禮而并明王事天地之明察奉宗廟之至敬與夫安上之治禮亦具於此矣由禮肅於下推之則不惟具君子治官之禮而并明王全下之治禮亦具於此矣止此父兄妻子臣妾之各止其分約之不出閨門卽充之可彌六合此則閨門之內所以獨爲具禮而先王制禮尤欲人之爲禮者必先以嚴父爲本而務求孝事其親也上章行成於內就士之行孝切言之以見其不待外求而於道無不盡也此章禮具門內就天子至士之行孝渾言之亦以見其不待外求而於道無不盡也合此上三章而通視之禮之爲道甚大治神人和上下自天子至士伍必由之乃實按其全體已具乎閨門孝弟之閒而孝之爲要道更可知矣

右第十三章 此章曾子述夫子之言以推廣上章行成於內之意亦申明要道也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 此曾子未眞知嚴父之孝之具禮故疑孝主從令設不幸而父有不義之令似未得具事君諫爭之禮因微問之也蓋慈愛恭敬乃孝之德安親卽守身事親之孝揚名卽事君立身之孝皆孝之道曾子旣備聞命於夫子矣凡此皆論其處常未及其處變也乃夫子又謂嚴父之孝足以具禮則彼諫爭之禮乃忠臣之所以事君疑非孝子事父之所敢出也因微問之曰從父之令可謂孝乎是則曾子此言雖若於從令爲孝竊有所疑實則於嚴父具禮未能深信而已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此夫子將與曾子論諫爭謹禮事親之孝道兼事君而特先斥其所言從令謂孝之非也蓋孝順德也順乎理以順乎親斯之謂孝卽不幸而或事有過之父兩全爲難而正可以觀孝子用心之極致矣若如曾子之言一以從令爲孝則豈不害於理乎宜夫子未暇與正言而特先以是何言與重言以深非之也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此承上文遂正舉古事以告之以君有爭臣士有爭友引起父有爭子以明有爭關繫之重也蓋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而父子亦兼有君臣之義故君友父雖賢聖猶必賴其臣友子之匡弼以相與有成兇復不幸而有無道敗名不義之事將岌岌乎有危亡毀辱之憂其賴於臣友子之諫爭尤有必不容緩者後世人倫不明爲人君父者先昧於此義而其臣友與子因遂以不爭爲固然此其所以危亡接踵毀辱頻聞而世道之變卒至愈降而不堪問也觀於古昔之時以有爭而能相保如此不已可知有爭關繫之重其由來固已久哉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 此承上文而推言不可弗爭之故子於父猶臣於君以明弗爭違悖之大也蓋人子當父不義爭則其父不陷是弗爭乃陷其父也故於義斷乎不可彼臣之於君其義亦猶是耳觀弗爭之不可如此不又可知弗爭違悖之大爲人子者必當深懷也哉

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焉得爲孝乎 此又承上文而推言必爭之故因決言一從父令不得爲孝乃所以深明諫爭謹禮事親之孝道兼

事君以釋曾子從令謂孝之疑而通結一章之意也蓋人子當父不義既知弗爭義斷不可矣故必出於爭倘仍狃於從令是直忍於陷父非惟顯拂於君臣之義抑實隱傷其天性之仁矣而何得謂爲孝哉反是而觀而孝其諫爭之禮信矣上章嚴父具禮據其常而準言之也此章爭父不義指其變而切言之也然君父以義令而臣子從之固禮之常也君父以不義令而臣子爭之亦禮之變而不失其常也蓋禮緣義起乃節文天理之所宜也君與父皆有不得干者而孝子事父尤必當以是爲衡而力求其兩全者也然則閨門嚴父之孝其具事君諫爭之禮亦已無疑而孝之爲要道抑更可知矣

右第十四章 此章曾子述己與夫子問答之言以推廣上章嚴父具禮之意亦申明要道也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 此夫子將論喪祭謹禮事親之孝道兼立身而特先言孝子喪親其哀戚之情出之迫切有如此乃喪禮之本也蓋孝子喪親哭則直遂不委曲而依禮則觸地無揖讓之容言則簡樸不倫矣而文其形於外者迫焉服美則不安而必哀絰苫塊聞樂則不樂而必屏除音樂焉食旨則不甘而必食粥蔬食其觸於外者又切爲此六者皆孝子哀戚之實心不能自已而自然流露者非爲生者而然也知其爲哀戚之情則知喪禮之本矣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 此承上文又言聖人之政正孝子之過哀乃哀戚之節也蓋親始死則子哀甚不能食然過三日不食則以死傷生矣親死則子哀甚以至於毀然過毀而致傷生則以情滅性矣夫以哀親之死而傷子之生以縱情之偏而滅性之正是重死親而大不孝也故教民三日而食哭踊有節無敢不及亦無敢或過焉正爲是爾此二者皆聖人爲之中制俾孝子俯從無以不勝喪而陷於不孝也知其爲聖人之政則又知哀戚之節矣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 此承上文言喪期有終亦聖人爲之節以示民也蓋孝子哀親之死矣以終身喪雖三年固不忍即除也然喪至三年天道已再變矣人事已再更矣故聖人爲之立制使不得過乃所以示民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不肖者固當仰而企而賢者亦必俯而就也此合上兩節一言聖人正情於三年之中一言聖人

通變於三年之後孝子雖皆有不敢過者然其哀戚之情究未嘗以是而或忘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此承上文又言治喪及奉祭之禮亦皆聖人所制而無非不孝子哀戚之情以爲之品節也蓋親既死矣喪所當治而或以遽而弗慎非孝子所忍出也故斂親之體魄有禮供親之饋奠有禮送親之輀車有禮安親之窀穸有禮致其哀於三年中者則惟謹焉喪既終矣祭所當奉而或以遠而雖追猶非孝子所能安也故崇親之寢夾有禮感親之來格有禮其致嚴於三年後者又惟謹焉因喪而及於祭而孝子哀戚之情所不能忘於三年中者固可於喪致之其不能忘於三年後者亦可於祭伸之矣此皆聖人爲之立制文質得中本末具舉而孝子所當本其哀戚之情以隨在自盡其心而無敢不及亦無敢或過者也所謂喪致其哀蓋如此

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此總承上四節遂言孝子事親不惟生事愛敬而又能死事哀戚如此則本盡義備事親有終乃所以深明喪祭謹禮事親之孝道兼立身以通結一章之意也蓋孝子生事其親既致其愛敬以敦乎人道之常矣其於死事其親復致其哀戚以謹於人道之變焉如此則於孝之道爲盡於孝之禮爲備於孝之事亦爲終矣以道盡言之人子之生必本於父母父母之死常先於人子是父母者乃生民之本而孝之爲道所以返所生而報本者尤於喪與祭見其無窮也故孝至死事哀戚則其於報生民之本信能盡其道矣以禮備言之人子處親死子生之際惟不背死者之既往於死乃無恨惟不忘生者之自來於生乃無懈是所謂死生之義也而喪祭之禮卽緣之以起故孝至死事哀戚則其於處死生之義信能備其禮矣以事終言之孝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親死則養終三年則喪終又奉其祭祀以了之身終爲隙故孝至死事哀戚則其於孝子之事親信能終其事矣由是而觀喪祭之禮誠孝子之所尤必致謹者哉第八章備言事親喪致其哀居五之一但略舉其目而已此章則以喪義甚大特專論而詳言之因併及於祭而以事親終結爲蓋孝子事親乃孝之所以成始而死事哀戚尤孝子所必自致而永矣以終身者也然誠能本其哀戚之情以

致謹於喪祭之禮而於始事親之孝厚其終焉則守身之孝固必能終且自天子至於庶人正不必別求終立身之孝已隨分皆有以立身是終其所終併不出終其所始而孝之爲要道抑亦更可知矣是經以此終篇其義精哉

右第十五章此章曾子述夫子之言以推廣第八章喪致其哀之意亦申明要道也以上八章推明首章身體髮膚以下三節所言合而觀之皆握要於謹禮其論事親之孝也則三者必備亦備其合禮者而已其論守身之孝也則三者必除亦除其非禮者而已凡此皆謹禮之所致也若不能謹禮將上驕下亂禮教衰息而刑獄繁滋無上無法與無親之大亂並起而滅亡隨以至矣曰推事親之孝以事君亦惟謹禮而後忠盡而上下親也又極事親之孝以立身亦惟謹禮而後敬至而神明通四海光行成而名立也實皆不過推極其謹禮於守身事親者以成其孝而已故遂總結之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明禮爲孝之衛而孝即爲禮之實具於閨門而通於國與天下無二道也末二章即承此意一言諫爭謹禮事親之孝實親事君之忠尤擧一言喪祭謹禮事親之孝實與立身之孝俱終則言愈切而義彌精矣其

所以推明身體以下三節所言而申明要道之義蓋無遺蘊讀者誠即是以參考首章及三章之言使其義了然無疑於是敬德以先之而因從事於謹禮焉則其於要道之行決不至迷於所往矣又此經大旨在至德要道而已若順天下而和睦無怨乃其推行之效也故至德要道各有申明而順天下和睦無怨獨略焉然誠明於至德要道之義其效固無待申明矣況六章以下各章實多錯見其義又有不難通觀而互證者讀者熟復全經其於首章開宗四語夫子所特呼曾子而詔之者不將可以昭若發矇也哉

孝經存解闡要終

孝經存解析疑卷上

天長趙長庚學

第一章 凡十五首

或曰此章先儒題爲開宗明義止於聿修厥德其下五孝分題別爲五章今既從朱子之說合先儒所謂六七章者以爲一章矣乃於此章猶以開宗明義爲言何也曰章首先王四語乃一章之大指亦即全經之大指也其爲夫子開宗論孝固無可疑者下文德本教生兩言則明至德之義身體髮膚以下三節所言則明要道之義天子之孝一節又明以順天下之義諸侯之孝以下四節又明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義反復參考沈潛玩索其爲夫子明孝之義亦無可疑者由是論之則六七章之當合爲一章而開宗明義之言仍自的當而不易已可見矣今不從先儒分章之失而獨取斯言之善亦何爲而不可哉〇或曰先儒舊說皆以德本教生爲兼明至德要道其下文守身事親事君立身云者則所以申明其義今乃謂德本教生爲發明至德守身事親事君立身爲發明要道亦何以見其必然乎曰德必兼教而後爲德之全既已詳言之於前篇矣至於德之著即爲道道之行必在德雖實皆一貫絕不容判爲兩事然德主心言道主事言亦安容混爲一說乎今經文曰本曰

生皆主心言是明屬於德也曰守曰事曰立皆主事言是明屬於道也本立而生不已則德之至見矣守焉事焉立焉而道行乎其間則道之要見矣是故或以爲發明至德或以爲發明要道各有攸當而必不容混也惟眞知其不容混而其所謂不容判者乃可得言故旣發明至德而卽舉要道以告之旣發明要道而復舉修德以勖之此其語脈之相承又其顯然有可尋繹者誠執此意以求則彼舊說之非不將可以不辨而自明哉曰然則德本之德其卽指至德之德行道之道其卽指要道之道而言乎曰此小不同而實未始不大同也蓋德

本之德指其德之在已若至德之德則兼乎教之及人而德且無加矣要道之道指其道之在己若行道之道則兼乎教之及人而道且無間矣此小不同也然至德固無以加實卽推其德本之在己者而已行道固無所間實亦推其要道之在己者而已此亦豈不大同也哉然則於至德極言之而於德本特切言之於要道約言之而於行道特廣言之正所以爲互相發耳聖言之妙研之愈出此亦足以見其一端矣○或曰先儒舊說皆以五孝相次爲隨分自盡各足於孝之意故別爲五章今乃從朱子合上文通爲一章而復謂天子之孝爲發

明以順天下諸侯以下之孝爲發明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又何以見其必然乎曰觀開宗以先王立論則以順天下爲天子之孝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爲諸侯以下之孝已判然矣若再以理勢論之惟至德要道先能有於天子故能順施於上有以得諸侯以下之順應而開夫和睦無怨之端諸侯以下雖不必皆能有至德要道而其理則未嘗或異故能順應於下有以承天子之善施而致夫和睦無怨之實此其上行下效乃理勢之自然毫無疑義者也又以文勢推之曾子惟不知至德要道之卽在孝故於孝之順天下而和睦無怨亦謝不知夫

子旣爲發明至德要道之義矣胡於以順天下及和睦無怨之義獨不爲之發明耶且至德要道充之則天下皆準主專責天子而言是此章之正意也約之則隨分各足主通責天下而言是此章之餘意也但餘義雖不可偏廢而正意則尤所當明是故以天子之孝爲發明以順天下而諸侯以下自皆順應而和睦無怨則舉正意而餘意固皆貫通以諸侯以下之孝爲發明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而無非順應天子之順施則舉餘意而正意亦愈圓足矣以是說經庶幾可盡見聖人之用意而於其本末之序重輕之等仍自毫釐之無失也誠執此

意以求則彼舊說之非朱子譏之以爲分斷間隔使人不復得見聖言全體大意爲害不細者豈不信然也哉曰然則孝之所謂隨分足者徵之他書其亦有足與此經相發者乎曰曾子之言有曰大孝尊親又曰大孝不匱天子之孝也有曰其次弗辱又曰中孝用勞諸侯卿大夫士之孝也有曰其下能養又曰小孝用力庶人之孝也曾子之言疑亦有得於此云○或曰五孝首列天子之孝其卽指章首所謂先王者言乎曰此但泛論天子能孝則有以順天下如此非必專指先王言也惟必究其能事而求其人以實之則非聖王不足以與此是

固已通指先王言矣故下四節言天下順應和睦無怨之事亦惟先王之世爲然非後世所能企及也然至德要道終古不易凡在後王後人豈不當勉法先王隨分盡孝以順天下而復追和睦無怨之治哉若必以爲專指先王則與夫子垂訓之意轉齟齬而不合矣○或曰凡求孝者皆必愛敬其親凡愛敬親者皆必不敢惡慢於人而獨言於天子之孝者何也曰孝爲至德要道自非聖人不能有之此兩句者則聖人以下所以修孝德而求臻其至行孝道而求綜其要也雖在天子豈能有異於是哉至於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

四海苟非天子則雖以聖人之德往往以限於其分而有所不能今天子旣極乎其分之隆而其事親也獨能以天下養而伸其愛之之情爲天子父而充其敬之之量矣惟是愛敬之盡雖亦必憑乎勢分而實則以性分爲之綱維設以百姓之衆四海之大猶有人焉容其一毫惡慢之私則其所以愛敬事親者雖云以天下養而不免隱貽親憂雖云爲天子父而不免默招親辱其何以云愛敬之盡也哉誠能愛敬盡於事親則絕不惡慢於人而德教之光被無彊已可不待外求而得之矣此則孝之爲至德要道而以順天下必不容於天子貸其

責也○或曰以順天下旣主天子之孝言矣若時無順天下之天子敢問諸侯以下之孝亦可以順天下爲言乎曰天子順施諸侯以下順應施與應雖有上下先後不同然其孝以順天下同也此言其常也若至德要道不有於上而下之人有之則其事上也必當將順匡救俾無拂夫孝以順天下之理致上之人卒順應焉亦所謂孝以順天下也此則變而不失其常也又況諸侯之治國卿大夫士庶人之莅官治家亦皆各有順施其下之責又同類相與雖無上下之分而有先施之義亦皆當順以施之致彼被其施者卒順應焉亦無非孝以順

天下也由此觀之以順天下雖主言天子之孝彼諸侯以下亦豈不當隨分自勉也哉○或曰和睦無怨既主諸侯以下之孝言矣若天子之孝旣足以順天下豈其猶不足於和睦而上下猶有怨耶胡爲不及之也曰愛敬盡於事親敬之至也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則亦和之至也如是則上而天地宗廟之神靈下而普天之下之人民何有於怨而天子亦何怨於上下哉但非極天下之和睦無怨無以著其實故下文諸侯之孝以下四節極言天下皆和睦無怨正乃所以深著天子和睦無怨之實蓋必至是而後可言讀者意會焉可也而

莫非一孝爲之此則孝之所以爲至德要道也歟○或曰諸侯之孝以下四節旣以爲發明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義矣乃考之經文諸侯之孝有曰和民人者究非言諸侯之和睦又不言其上下無怨卿大夫之孝有曰天下無怨惡者究非言卿大夫之無怨上下又不言其和睦至於士庶人之孝其於和睦無怨併皆未之及焉其故何耶曰凡人之和不生於和而生於敬今諸侯之不驕制謹至於富貴不離身卿大夫之法先王至於三者備士之忠順君長至於不失以及庶人之勤謹節儉皆敬之至而和在其中也如是則上下何怨於己已亦

何怨於上下哉是以卒能保其國與家而終其孝也由是觀之其爲發明和睦無怨之義亦可謂深切而著明矣若夫諸侯之和民人則又所以著其和睦無怨之所推非特一己之自和而已卿大夫之無怨惡則正以上下之無怨於己著其在己之和睦亦無怨於上下耳今讀聖人之經取其義理通澈而已若必律以後世文士繁密之爲不殆幾於侮聖言也哉○或曰諸侯之孝不言盡愛敬於親加德教於民而但云守富貴於身何也曰人子事親愛敬之心固皆當自盡而其分則各有所止循理守分斯孝之大況諸侯勢近天子尤當別嫌疑

防僭擬也諸侯奉天子之德教以教其民而不敢專美亦以示無外謹侯度也若貴富者則諸侯受之天子將以傳世無窮而光顯先德者也誠能長守不離則驕侈不萌忠孝兩得卽所以愛敬事親者將於是盡而德教亦在其中矣曰其但曰保社稷和民人似未盡諸侯之職何也曰天子與諸侯分土而治則保社稷和民人諸侯之專責也若夫奉天子之命領方伯之職效忠王室奏扞禦敵愾之勳修好鄰封救患恤災之義上下相維大小相固實亦不過並求其所以保社稷和民人而已固未嘗侈然萌出位之思而亦豈以愼封守爲能保

而務煦嫗爲能和哉孝爲至德要道隨分各足無待於外在諸侯則有如此者卿大夫以下蓋莫不然此則學者所宜盡心也○或曰卿大夫之孝不言富貴不離身民人得所和而但云服言行之備何也曰卿大夫立人本朝當以道事君不苟爵祿富貴非所志也服言行依乎先王皆內修其身以爲正君率屬之本誠能三者咸備則德崇業廣堯舜君民之素志可以終酬而富貴又有不足言矣至於和其民人正卿大夫事君分內之事其不言者蓋所以示歸善於君而不敢自有其功乃忠臣之盛節也而豈謂備三者以事君其於和民人之事

猶有所未逮也哉曰其但云能守宗廟何也曰卿大夫能備三者以守宗廟殆眞可謂不辱其先而其爲孝也大矣固非以務容悅固恩寵爲能守也至德要道惟人自盡夫豈於卿大夫或歉也哉○或曰士以孝事君而其爲孝不言祿養遽云祭祀何也曰古者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待學優也然往往祿不逮親故上節及此節皆以守宗廟祭祀言之而此節始仕爲士尤出處之際當先審愼夫子言士之孝特與極論忠孝相通之理而略不及祿養之私蓋事親盡孝無傷於貧事君效忠必後其食孝子之心恆致一而不二也其或有學優早

遇祿逮養親則當力矢忠順而無忘將母來諗之義亦非專以祿養爲孝也又或有家貧親老不得已而爲之者乃當別論非通訓也曰士之孝不言服言行之備而但云忠順事上何也曰士初釋褐命服而外儒素未改奇衺侈服旣非所慮至論言行以卑官末秩稟承君長不得自專又職守有方未容侵越是以言行之備末由自見才猷雖裕惟韜晦以待時義命自安不急知於當路孝子之行固如是也忠順事上則常職所在心無不盡分有必循誠於此能不失焉而其言行之備合先王固亦從可知矣曰其但云能保爵祿守祭祀何也曰官

卑則職易稱祿薄則任易勝質言之也然能如是以保爵祿守祭祀正所謂求仁人之粟以祀之而不愧禮終者其爲孝亦大矣固非以工阿附爲能保而習洪惢爲能守也至德要道亦豈以士之卑尤而或歉哉○或曰庶人之孝極於生養而此後悉闕焉何也曰至德要道天子不加庶人不損性分各足無待外求特行著習察見淺見深在其人之自勉而已今試以庶人之養親推之親存時孝養旣隆卽親沒之後書策杯圈愴懷罔極其能追思永念不敢少爲不善致貽其親惡名固已斷可知矣且也父母俱存天倫至樂雍容孝友是亦爲政

此卽庶人之事君而人爵之榮有莫與易也終身孺慕跬步不忘入孝出弟守先待後此卽庶人之立身而沒世之名有不能遺也孝養父母又可以見少乎哉惟親不逮養出而圖君亦孝子分內之事若夫長依隴墓以庶人終其身似於君臣之義有缺然者然廁名莵庫何與經綸寄跡邱園自麾忠愛當野無遺賢之世豈聽終藏苟時無用我之人抑又何悶夫子言庶人之孝止於以養父母此後更不復言言外之意包孕靡窮所不能概爲庶人責而亦未嘗不爲孝子望也厥後曾閔諸子爲守師訓終身不仕卒以孝名其皆由此道矣而豈徒

以服勞役供飲饌爲能養哉誠知乎此則至德要道更不以庶人之微賤而或歉矣○或曰立身孝之終事非大賢以上殆難言之今概責之庶人以上何也曰孝終立身言近指遠語其至極洵非聖人不能當也若語其切要實則不過終其始之守身事親而已雖愚不肖皆能勉也故人子於身苟未能立如聖人則其所以守之者猶當一息尚存志不少懈俛焉孳孳斃而後已人子於親雖或其親旣沒而其所以事之者猶當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致愛致慤矣以終身誠能如是則各隨其所造之淺深而均不害其爲能立其身矣由是觀之立身之孝亦豈不通乎庶人以上哉若必謂聖人而後可語立身則是立身之孝長虛懸於天下甚失乎聖人垂訓之意矣○或曰此章以下各章皆以推明此章所言之意朱子之說何以爲得之也曰知此章之爲開宗明義則以下各章之爲推明此章所言之意亦可知矣蓋君子之教以孝以下四章推明此章開宗四語之意也敢問聖人之德以下兩章推明此章德本教生之意也孝子之事親以下八章推明此章守身事親事君立身之意也至於此章天子之孝及諸侯以下之孝雖不復有所推明而實已錯見其義於後十章之中反復參考沈

潛玩索朱子之說誠有不可易者又推朱子之說之所自來則先儒之題此下各章也有曰廣至德有曰廣要道有曰事君有曰廣揚名旣明指此章爲言矣其曰孝治亦與和睦無怨爲近其曰紀孝行亦與事親守身爲近獨其五刑諫爭喪親之題爲鮮所發明而三才聖治感應之名爲尤失之泛遠耳是以朱子因而正之悉據此章爲主旣爲之論其序次而又爲之一一指其所推明之意然後知此經之爲說雖多約而言之不出乎此章又約而言之不出乎開宗四語此愚之所以於開宗四語斷然以爲一章之大指亦卽全經之大指也至於

朱子之說獨以爭子喪親兩章爲別發一義似未允當又獨尊此章爲經而至退餘章爲傳亦似未免矯而過正則當俟異日詳辨之耳○或曰此章爲一篇之總會既得聞矣乃又以此經爲羣經之質幹敢問其說何如也曰考夫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此經者實與春秋相表裏聖王之治大原大本端在於斯又此經與大學皆曾子所傳彼爲初學入德之門此則其求道之要其義亦相表裏願治之君志道之士洵當卄三復之者也若更一一推之則理性情者詩必明於天性愛敬而後性情可與理也道政事者書必明於孝施有政

而後政事可與道也若夫禮樂二者固皆以孝爲實且事親事天仁孝通爲一理則易之天道亦可由此經而漸及之矣至於論孟中庸所言尤無非此經之精蘊又可不待解說而知也是以此經歷代尊崇而鄭氏康成以爲六藝之總會焉則此經者豈不誠羣經之質幹而學者之所當先務也哉

第二章至第五章 凡十五首二章四首三章四首四章三首五章四首

或曰二章言孝德之至詳矣乃又謂當致力於敬而收功於和求之經文固若有合然孝德兼愛敬顧舍愛而專言敬及其至也顧又舍敬而專言和其說之詳亦有可

得而聞者乎曰孝德者仁其親之良心也是固以愛爲主然其愛也尤必賴敬以成之蓋不知以愛爲主則雖從事於敬固將失之於敬非所敬矣不知敬以成之則雖從事於愛不亦將失之於愛非所愛也哉況所謂敬者正非別有一事可指名也亦謂常存此愛敬親之心專一無二漸次擴充以要於其至而已故春秋傳載晉胥臣之言敬以爲德之聚而仁之則而論語記孔子教及門求仁亦多以敬爲言豈不以仁雖主愛而所以致力以求之者惟其能敬守此心而後可以不拂乎愛之理以卒全其心之德哉今有孝德之君子本其敬父之

心充之而至於天下之父兄君無所不用其敬則其敬至矣卽其愛亦至矣是孝德之致力於敬者然也愛與敬並至則其心且至和而愛與敬皆渾然而莫名是則所謂愷悌者乃孝德之至也然則孝德之至其爲收功於和又豈非實然也耶以是觀之則孝德之當致力於敬而收功於和斷可見矣○或曰孝德兼敬與和其必以教言之何也曰孝德之敬與和乃人心之所同然也本其敬父之孝德而充之則弟德臣德生焉而教可得言矣又本其敬父之孝德而充之則教生焉而敬溥於天下之父兄君至德可得言矣凡曰本者皆敬所守也

凡曰生者皆和所爲也而敬者又和所本和者又敬所生故君子於孝德之本既本其敬以生和而教由以生敬於是爲至矣卽本其至敬以生至和而至德由以成和亦於是爲至矣而天下之民遂亦無敢不敬而無少不和君子之至德爲信能大順乎民焉由是而民用和睦上下胥無怨矣設但知敬和之德在己而不能推教以及於人則亦何以爲至德而能順民如此其大也哉執此而觀則夫孝德之必兼德教愈可見其體用之一貫無非自己而推之矣○或曰愷悌之訓既爲樂易矣是固承上文君子之教敬德達之天下而言也而禮表

記之解愷悌有曰愷以强教之悌以悅安之則是愷悌之德既成猶必有待於教而安之然後有以爲民之父母其義若有不同焉何耶曰樂易者至和在中言其體也記之所言則謂心樂乎是用不倦於教民心易乎是用不厭於安民兼言其用也然體立則用有以行其實非有兩事讀者取而參觀之正可藉以互相發耳且君子之愷悌固本敬教天下而生此至和之德矣然敬者聖學之所不容一息間而教思無窮亦君子之所不容或已者也豈當愷悌成德之後而遂可以間而已之耶但言教於孝德至和之後則其教也必且入而輒化感

而遂通如所謂立斯立而道斯行綏斯來而動斯和者不同於尋常之敬教矣是以其民仰如父母於其生也則莫不尊親其死也則如喪考妣極榮與哀而眞爲順民之大焉顧非至德而孰能若是乎然至德之詣雖非學者所能驟幾而其氣象意量正亦不可不熟玩味之用以自廣其孝德而因亟求本孝以修之也乃世之學者或猶疑此經爲淺近疏闊則吾不知其何所謂矣○或曰首章言至德專稱先王此章又泛稱君子何也曰究至德之功用固非聖人之德在天子之位者不能然位不能强齊而德皆堪自勉故此章泛稱君子則其德

通聖賢而言其位通天子諸侯卿大夫而言矣況接物居家雖士庶人亦皆各有推己及人之責誠能勉法先王本孝修德而推以教人焉亦焉往不可順民而足見夫德之至哉此又學者所當知也

或曰三章言孝道之要詳矣乃復又謂當致力於敬而收功於和其說之詳亦有可得而聞者乎曰知孝德之當致力於敬而收功於和則夫孝道之當如此其亦可不待詳說而知矣若必欲就其說而詳之則亦有可得言者蓋孝之爲道乃仁之實而行仁之本其情固主於親愛而其事則著於禮順者也故順於親以有禮則親愛

以篤斯謂之孝焉順於兄以有禮則親愛亦篤斯謂之弟焉之二者得之於心而和斯謂之樂由是以施之天下之事而莫不順序斯謂之禮焉夫論孝而至於天下之事皆順以有禮則身教以端治教亦善親愛之施且推暨而不窮是則禮之關於孝道者大矣然爲禮者究豈廣騖而泛圖之哉亦惟約之此心之敬德而已敬德之立莫大於敬事其父由是厚培其親愛之源以漸達其禮順之序推之敬兄又推之敬君子弟臣之禮備於一身則中心和悅而身教先端矣由是推以教民以敬天下之父兄君使天下之爲子弟臣者悉由乎禮則吾敬父之孝於是爲盡實則不過敬其父一人而已而天下之子弟臣且千萬人遂莫不悅吾敬父以禮之教而大順以和焉而吾孝弟禮樂之教之善乃爲眞有以驗其實矣由是以觀則孝道之要其爲致力於敬而收功於和又豈不信然也哉○或曰親愛禮順固皆孝之道矣而經乃以分屬孝弟何也曰仁主親愛義主禮順仁必兼義故親愛必兼禮順是固孝弟之道之所同也但親愛莫大於事親故仁之實專以事親言之所以明一本也而義之禮順卽在其中矣義之禮順則施之各有其宜但自事親而外禮順莫先於從兄故義之實專以

從兄言之所以明其次於事親也而仁之親愛亦卽在其中矣夫是以分屬言之義固各有當也而豈謂親愛事親不必兼乎禮順而禮順從兄不必本於親愛也哉昔言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孟子言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亦皆以愛敬仁義分屬親長其意殆亦由是爾曰愛親敬長古人言之屢矣今以禮順屬弟而別出敬字於後兼父兄君言之何耶曰古人言敬長之敬卽是禮順之意此經言敬別而出之則是主一無適之意乃指專心於禮順以成其親愛而言與敬長之敬不同矣然愛親敬長又豈不能專一其心者之所能立而遽以達之天下而爲仁義耶此又可以參之此經而有悟者也至於敬兼父兄與君而言則又有說敬固莫大於父矣其推之最先者則惟兄其推之最大者又惟君是以均不得而略焉耳然實皆本於敬其父一人則亦足以眞知敬父之爲大而孝之果爲要道矣聖經之言豈苟焉而已耶○或曰三節言樂四節言禮若夫禮先樂後之次何也曰首兩節言孝弟自其行於一家者切言之也而已具夫禮矣具夫禮則具夫樂故三節以言樂次之至四節乃言孝弟達於天下則孝之大而禮之全也故專以禮言而次於上節言樂之後其不復言樂之全者殆又

謂可卽上節所言而推見之耳若謂孝弟無與於禮必待天下之事盡得其序而後爲禮遂疑此上兩節所言爲失禮樂先後之次是豈知孝弟禮樂之說者哉學者潛心觀理毋徒執乎其辭則聖人之微意斷可見矣抑程子有曰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熟味斯言殆眞知孝弟禮樂之教之善者而其論學尤惓惓以敬爲言其於此章要道之旨不信乎其得之歟○或曰此章不稱君子何也曰上章至德以人言此章要道以理言故不稱君子然要道待至德而行其不稱君子者蒙上章也蓋要道之行誠用其極亦非聖人之德在天子之位者不能其次則德至於賢位至諸侯卿大夫者亦庶幾焉又其次若士庶人其接物居家亦皆各有推己及人之責誠能勉法先王修德行孝而推以教人焉亦焉往不可悅衆而足見夫道之要哉此又學者所當知也

或曰四章言順天下之理與事詳矣是固所謂順卽和之端也今復謂必本敬以因之則夫本敬云者乃此章經文之所未及其毋亦近於傅會穿鑿以强就其本敬生和之說乎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是乃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豈求盡孝者於天地之明

義顧或可怠惰不敬而遂能因而不失也哉此則雖經文所未明言而固可以理觀之而信其確然不易者也況此上兩章旣言以敬而臻孝德之至與括孝道之要矣此章因天之明兩句卽承其意而言其不復明言敬者殆又以可通觀而得之耳今據是以爲之說豈等於傅會穿鑿之爲乎曰上兩章之敬指敬父言敬父乃孝也至此章因天明地義卽指盡孝言若又謂本敬以因之則似敬不屬於父而屬於孝矣其義有不同焉何耶曰此無不同也始於敬父而終於無不敬實皆屬於敬父上兩章固已言之矣此孝之所以爲德之至道之要也夫此明與義者乃天地之所賦於人亦卽父母之所遺於子而具在吾身者也誠能本敬以因之則可知事天地與事父母絕非判然兩事而眞有以盡敬父之孝而無不敬卽以之順天下而極其大矣由是觀之則又安得謂敬之一字非因天地以順天下者之所本而執此解經輒有嫌於傅會而强就也哉曰首言天經地義又總言天地之經至此又言天明地義何也曰首於天言經所以著孝之爲德有常也然地義雖隨地制宜而其爲孝之道則亦猶是有常耳故又合天地而以經言之至於天經之實則固具於人心自然之明故又以明

言天而與地義爲對耳若夫明王因天義王因地其義又有可得申言者易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智即明之謂也禮緣義起禮即義之謂也崇效卑法即因天地之謂也易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成性謂智禮成性也存存其即敬之謂乎道義之門其即因天地之明義以順天下之謂乎是又可以爲本敬生和之一證矣

○或曰先王見教可以化民之後而綴以是故之文先儒之解既皆以見教可以化民提綱而以下五者承之矣今乃謂兩言先之承先王言陳之導之示之三者承見教可以化民言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凡教民

者必先見其可以化民而後教之則其教之也非强加其得民之化也非倖致此成物之德所以屬於智也若夫以身倡先乎民自是己身當爲之事先王曷嘗爲見其可以化民而後爲之哉惟是對民而言即爲身教而已可以化民矣此則先王成己之仁不言而化者也由是教政繼施陳之導之示之亦將無不可以化民焉豈在先王成物之智顧不能確然豫見其可耶是故既已先之因遂有以陳之導之示之也蓋先王推愛敬事親之盡先天下而博施其愛與敬讓焉所謂躬行乎仁義也初非爲見其可以化民而後爲之而民已化其身教

相率而興於仁義亦推其愛敬事親之心及於親黨儕輩而不相遺棄爭競矣至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不可無以教之因遂陳之以德義而教民孝且弟焉導之之以禮樂而教民敬且和焉并示之以好惡而教民勸且懲焉所謂漸摩以仁義也此皆爲見其化民而後爲之而民果化其教政相率而勉於仁義益推其愛敬事親之心進於興行和睦而莫不咸知所禁矣是則兩先之之可化先王但見其可於身教既行之後陳之導之示之之可化先王乃見其可於教政未施之先此其語脈相承各有攸當讀者正當分別觀之而無概執其辭

以害其意則可與之讀聖人之經而議聖人之道矣若謂見教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則非惟緣末修本於理爲悖即姑就先之之文義而論不已無說以通之哉

○或曰此章又直稱先王何也曰此章所言化民之功用極其神速乃聖王之能事非此下德位未至者所可及也然至德要道不外乎孝實天地之常理而天下之所順也惟在有化民之責者能善於因耳主化民之責者天子也輔之者諸侯卿大夫也承之者士庶人也誠能勉法先王修德行道隨分盡孝而以順天下爲其教政所及雖有遠近廣狹之不同即至近且狹若士庶人

之接物居家固亦可以不假肅嚴而自然順化矣彼所及之遠且廣者其順化之理夫豈有異哉此又學者所當知也

或曰五章言順施順應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其次第究竟詳矣而又謂必本敬以順之其說亦可得聞乎曰經文三言不敢皆敬之意也其說固有據矣若更以理觀之王者於天地之明義既本敬以因之矣其以順施天下而得其順應也夫豈能或離乎敬哉天下之順應之而各順施其下以各得其順應也又豈能或離乎敬哉惟明王之敬之至合天下之人皆一於敬故自能極天下

之至順而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也此則眞所謂明王以孝治天下而非徒委順和悅或近於牢籠要結之爲也今試以此說更考之他書則夫子所謂修己以敬以安百姓子思所謂篤恭而天下平程子釋之以爲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皆以極言敬之功用致此和睦無怨之休也是亦豈非本敬生和之顯證耶抑程子又曰聰明睿智皆由敬出以此事天饗帝則又以見夫明王之明實本於敬以因天而極於事天明而神明彰其和且感通於神明而無非一敬爲之也然則敬之一字信

爲聖學始終之要而求盡孝者所尤宜知所致力者矣○或曰孝始事親中事君而二節及三節言諸侯卿大夫士之孝皆止及事親義疑有闕何也曰此章之旨專以孝治爲言由上及下未容旁涉他義蓋治天下當主天子治國當主天子諸侯卿大夫以下僅得各治其家立言之體固宜爾也且各以上文考之天子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先王則諸侯以下皆忠於天子可知國君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先君則卿大夫以下皆忠於其君可知推之治家者亦莫不然參觀見義聖言之妙正自無滲漏也○或曰此章又稱明王何也曰明王之稱與先

王小異蓋通指聖王及賢王言也其諸侯以下以孝治國與家者德皆庶幾能賢然非明王以孝治先之亦無以推及天下卒成和睦無怨之盛治也顧孝者天之明也人之所同具者也雖在先王之孝亦不過因天之明而已人誠能勉法先王修德行道隨分盡孝而以之爲治則其明在我卽懽心可得諸人雖在士庶人之家和睦無怨之休亦且萃之一室而無難矣況諸侯卿大夫之治其國家者哉況天子之治天下者哉此又學者所當知也○或曰首章德本教生以下各節與二章至五章同一明開宗四語而或以爲發明其義或以爲推明

其意其不同者何也曰德本教生以下各節以一章而析言四義故其爲言恆各守其方必待通觀而後首尾爲畢備也是以於德不言至於道不言教於順天下不言和於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不言順各守其方無相侵越所以爲發明其義也二章至五章以四章而分言四義故其爲言恆務暢其旨則卽一章之中而餘章之意固已綺交脈注於其間矣是以於德言至而順天下並見於道兼教而民和睦並見於以順天下而兼及民用和睦於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而推本以順天下務暢其旨各自渾成所以爲推明其意也讀者但各就本章之

言而精研之復統前後諸章而參考之則亦足以見其義互相發而正不必疑其有不同矣曰至德要道兩章舊本皆先要道而後至德次於五刑章後朱子乃以爲當先至德而後要道加於順天下章前今旣從之矣亦何以見其必然耶曰以至德要道及以順天下天下和平等語合首章開宗四語觀之則此四章之序固斷可知矣又况其與德本教生以下各節所言義互相發其詳密乃復如此其序不尤斷可知耶今故謹遵朱子之說順其序而特移之耳而不然者竄越古經之序僭妄之罪大矣愚者其敢蹈之哉

孝經存解析疑卷上終

孝經存解析疑卷下

天長趙長庚學

第六章第七章 凡十二首六章五首七章七首

或曰六章言孝爲德之本詳矣而復謂性爲孝之本則夫性與德之分亦有可得而析言者乎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者也自聖人以下至於常人皆不異焉而孝德卽由之以生故人性爲孝之本也德者人之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自聖人以下至於常人亦皆與能焉而一切之德卽由孝德以生故孝又爲德之本也但常人之性其得於天者雖與聖人一同而往往爲氣稟所拘不免蔽於欲而漓於習故其行孝道而有得於心也亦不免

間斷紛雜而終無由會於至德之歸惟性之之聖人氣稟毫無污壞獨能率其性以行孝道而極其德之至焉其次則反之之聖人其先固不免氣稟之污壞矣然亦能本乎孝道由學與困而知由利與勉而行亦極其德之至焉及其至也則皆於天地之性無加於孝行之大無歉而同爲聖人之德矣若其徒知人性之貴而不知本孝行以求至德固恐德不可成而將漸失其性以陷於不可爲人然使徒知本孝行以求至德而於其本於人性者先有所未知亦恐外性求孝孝非所孝又將何以終及於孝行之大而克底於孝德之至也哉是以夫

子論孝德之本而必先以天地之性言之此則性與德之不同蓋一在孝先一在孝後正學者之所宜詳察者也儻或不察而遂混性與德爲一將以孝爲性之本固大不可反是而以德爲孝之本卽又豈不顯背此經之旨而亦豈其或可也耶程子有言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又言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孝弟爲行仁之本其分析性與德極其精微是又可取而參究之矣曰人性爲貴既指仁言矣而又不明言仁且求之此經亦終無明言仁者何也曰仁之爲德全而爲道大惟聖人而爲天子者乃能及之然且猶病

爲故聖人常罕言之也然就此經默而會之則自天性之良知良能以至乎不肅教成不嚴政治實無非一仁之所流通極於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則至仁之驗耳蓋立乎孝之始而周乎孝之終胥是物也經雖未之明言彼求盡孝者究豈容以不知也哉○或曰變德之本而言行之大以爲指其尤著者何也曰孝者指其行而言而孝行固甚大也然非德無以成行亦非行無以成德雖內外不同方而固非兩事矣非本無以爲大亦非大無以見本雖始終不同時而固非兩術矣則以行之大爲言豈不於德之本爲尤著而究豈別爲一說也耶然

其所以爲此者則無非天地之性爲之也然則求孝德之本者其亦可以知所嚮方也已○或曰性之大綱厥惟五常而仁實包之其行之本既在孝矣敢問義禮智信之德求之此經其亦有與孝相關者乎曰此經所謂性者固統指仁言若其所謂天之明者卽智之性也所謂地之義者卽義之性也至於序之理卽禮之性敬則其所以爲禮者也其實有此仁義禮智之理卽信之性忠則其所以爲信者也是其於五常固兼擧之矣至其發爲孝德而爲德之本者則曾子所謂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

此者也孟子謂知斯二者弗去爲智之實卽曾子强此之義合五者觀之無非本孝以行仁之事則夫孝爲德本又於此可見其大全焉然則人之爲行顧孰是有大於孝者耶抑人之求孝雖當主於仁愛以大其一本之施而尤當專於禮敬以崇其一本之愛故此章論孝德之本首以人性之貴發端而卽以嚴父之大申明之誠以愛非敬無以成而孝德之至渾然一仁尤非嚴敬其父之至直與天爲配對亦終無以成之也然嚴敬其父之至至於配天而孝行極於至大亦豈於天地之性之外求之耶深知乎此則孝爲德本雖在聖人之德亦無

以加又可曉然於其所以然之故矣○或曰此章旣斷自其所因者本也以上從古文爲一章而以爲推明孝德之本至下章乃爲推明教所由生矣乃復於人之行莫大於孝以下三節遽謂教在其中遂以末節言聖人之教爲申明其意藉得免於語意斷續之嫌然則又何以知其非如今文之合下章爲一章爲兼推明教所由生耶而必斷之使各爲一說何也曰父子之道以下語已更端自當爲下章之首朱子之說固不可易至此章爲推明孝德之本而兼言教下章爲推明教所由生而連言德本則亦自有說焉蓋德本教生兩言非可析而

爲二者也故以孝爲本德由以生是卽身教所由以生矣以孝爲本教由以生是卽至德所由以成矣但此章專論聖人是據孝德已至者而言其德與教之漸次以生者絕不見有一毫之迹可尋是以獨爲推明孝德之本下章乃通論君子則據本孝修德者而言其德與教之漸次以生者實不容有一毫之序可紊是以獨爲推明教之所由生焉耳若謂聖人孝德之至猶有待於教之漸生則是至教不在至德之中無論非所以論至德抑且似聖人之至教果有加於孝德之本之外矣而豈理也哉夫聖人之德教獨如此其神化何也則誠以聖

人之孝德能兼盡人己之性其本已無不充焉故也然此非學者所能遽及故下章又以君子本孝生教之事言之讀者於此章誠熟味而精硏焉則可知其決當從古文自爲一章而爲推明孝德之本之意朱子之說益信矣○或曰此章又稱聖人何也曰聖人之稱專以德言蓋孝爲至德非聖人不能當之然孝爲德本務德之本以求盡孝行之大則嚴父極於配天而至德一如聖人矣奚間乎天子與庶人哉惟祭祀備禮則專屬天子之事而教成政治亦非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不能耳然聖人之德究不以是有加損所性分定故也學者

知此則可與語德之本亦可與語至德矣

或曰七章言孝爲教之所由生詳矣乃復推孝本於性而兼仁與義言之何耶曰性者自然完具者也其或專言仁或兼言仁義則亦各有當焉已耳上章論聖人之德故其言性也但專言仁而於性之全體已無不該此章論君子之德故其言性也必兼仁義然後仁不流於寡斷義不失於傷恩而於性之大綱斯能有立此其所以言之不同也今試以孝觀之父母生之旣續莫大矣是其天性最切於仁也然義或有虧卽仁有虧矣君親臨之又厚莫重矣是其天性又切於君臣之義也然仁或

有歉卽義有歉矣天性顧如是乎哉深察乎此則知孝之本於性者其仁義固如是其不偏而德與教之本於孝而由以生者乃可以知所從事而不至有過不及之差矣曰仁渾言性義則明言何也曰仁體其全故渾言性抑又以見義之亦屬於性也若義則不若仁之體其全矣故明言義抑又以見渾言性者之斷指仁也言簡約而意詳密如此非聖人其孰能之哉○或曰父母恩大義重旣於天性仁義爲最切矣乃聖人以此爲教而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者何耶曰慈之爲道主施象天地之施生萬物自本及末者也故其性常易保而其

患多失之太過焉孝之爲道主報象萬物之崇報天地自末返本者也故其性常易遷而其患多失之不及焉執此而觀自非聖人之盡性其於孝之爲德宜乎鮮有能至者矣然恩大義重誰實受之顧可不本孝修德勉求其至而甘自汨其天性也哉曰父母恩大義重如是而世之人子顧又有非其父母以陷於不孝者何耶曰此惑之甚者也人子之身實受於父母縱使父母甚惡怒其子但使其子猶有生之一日卽所謂續莫大厚莫重者胥於是在矣父母豈有不是者哉惟不見父母之不是而子之所以負罪引慝力求盡孝以默囘父母之

惡怒而復於父子慈孝之常者其幾乃正繫乎此不可以不深察也聖人旣以恩大義重明孝之最切於天性矣而卽因性立教爲人子鄭重以告之曰父母之恩固莫大也其義固莫重也其所以震動其天性而激發其君臣之義者又豈非人子所當痛自警省也哉曰古文分此章爲二章朱子乃援今文以正之今遂從之其亦更有說乎曰朱子之說無以易也今但反復觀之則可見矣如古文之說則厚莫重焉以上意未足而不免有歇後之嫌不愛其親以下端末引而不免有突兀之病旣兩失之矣如今文之說則文勢通貫義理圓足乃兩

得之說經者顧不是之取而猶欲墨守古文以遂其非其毋亦墮於專門之習氣也歟○或曰由上文觀之愛敬其親誠當務之急矣然亦豈謂愛敬他人非君子所當然之事而遽斥之爲悖德悖禮何耶曰不愛敬其親非謂絶不愛敬之也但謂不能專務愛敬其親使愛敬之德立焉而生以徧及於他人耳乃旣不能乎此矣而遽强以愛敬他人則豈不於親爲二本而於德禮爲悖逆也哉夫德禮從其本而生乃天性之自然是謂順也若不從其本而生則人欲之使然是謂悖而已矣曾是悖德悖禮而足爲君子當然之事乎哉曰上文兼言仁

義仁之爲愛爲德固無可疑矣若夫義之爲敬又以爲禮何其言之紛錯而不一耶曰禮之本在敬所謂恭敬之心禮之端是也禮之體在序所謂禮者天理之節文是也此敬與禮之別也若夫義者乃心之制而事之宜然非敬不足以制心故曰以禮制心又曰義主於敬亦非宜不足以序事故曰以義制事又曰禮緣義起觀是數說則亦可知禮之與義相爲體用而無疑於此經之所言矣蓋凡五性在人固莫不相爲體用正不獨禮與義爲然此乃天理自然之妙而學者之所當潛心體驗者也曰前數章皆言致力於敬此又愛敬對言何也曰

愛敬者乃孝之全德不可偏廢者也故常並舉而對言之然專致力於愛親敬親而自然推及於他人卽所謂敬之至也若愛敬其親有所不專而遽泛然愛敬他人則其爲不敬又孰大於是是固可以意會者也大凡聖人之垂訓皆欲學者敬以守之正不必一一加之提掇也若以聖人之未加提掇而遂謂可以弗敬則其說經也不亦固之甚哉推是以求之則敬之一字益信乎其爲聖學之要矣○或曰人之不孝亦有多端而夫子獨深斥悖德悖禮之人何也曰此章論孝主教所由生而言故其論不孝尤深惡夫教所不生而妄爲教者也夫

不孝雖有多端然彼略愛敬其親而不愛敬他人者識狃庸愚不知充其性者也不愛敬其親亦不愛敬他人者習成傲佷甘自賊其性者也二者之不孝固皆無所逃罪但其失顯然人所共見而君子猶得以施其教故此章未之及焉至於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薄其所厚厚其所薄似德而實悖於德似禮而實悖於禮聖人所以特深惡之者誠爲其以僞亂眞足以惑人心而敗世教也讀者合下文觀之則其微意殆可見矣○或曰此章明教所由生乃直至四節以下始言及教而三節以上皆如上章明德之本言性言孝言德何也曰此乃

所以明教之所由生也天性者己與人之所同然者也故性爲孝之本而孝又爲德之本亦無非己與人所同然焉君子務於本孝修德旣幸有以生其德而復其性矣彼人之未能如此者乃卽奉之以爲則此則身教所由以生也然人之有待於教者猶未已也君子旣內計己性之無間於人又外度人性之不殊於己而己之教人與人之率教又各皆其孝內當然之事於是遂本孝以終教之此則又教政所由以生也由是而人之德又由以生君子之德教卽於是成而孝德遂臻其至矣然不本於天性之孝以務修其德則己之德先無由生而

身教且失矣況望教由以生而德臻於至也哉此正悖
德無則雖得不貴之爲弊而君子之所深以爲戒者也
顧謂求幾至德之君子而有如是之教其亦誤矣○
或曰此章又稱君子何也曰此章君子通指聖賢亦專
以德言蓋孝爲至德必兼乎教誠能本學修德則教由
以生而可爲民則矣奚間乎天子與庶人哉惟臨民行
政則非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不能耳然君子之教
究不以是爲輕重所性一源故也學者知此則可與語
教所由生亦可與語至德矣○或曰首章德本教生發
明孝爲至德蓋合言之也此兩章推明德本教生乃分

屬聖人君子言之又復均以爲申明至德何耶曰孝德
之本卽爲孝德之至者此經之大指所存也但聖人則
本無不充故德亦無不至是據至德之境地言也君子
則本必以漸而充故德亦必以漸而至而其所謂漸充
而至者均必於其生焉者課之是據求幾至德之工程
言也不明乎至德之境地則工程或莫知底止而未免
有得少自足之憂不明乎求幾至德之工程則境地雖
追欲攀追而轉恐有窮大失居之弊是以此經以至德
開示學者必舉聖人君子兩言之蓋以是耳其實由君
子之工程以臻聖人之境地至德則一而已矣且上章

據聖人之境地推明孝德之本雖其卽德卽教卽教卽
德極其神化若無生之可言然本固能生實無非妙運
其生之機也此章據學聖之工程推明教所由生雖其
孝以成德德以成教循其漸次顯有生之可指然生必
由本實無非專力於本之效也是則此二章之分言其
與首章之合言其意指正亦未嘗不一矣由是而觀則
此二章均爲申明至德之義夫復何疑也哉

第八章至十五章 凡二十二首八章三首九章二首十章三首十一章三首十二章二首十三章二首十四章二首十五章四首

或曰八章言孝始事親及不敢毀傷爲孝之始詳矣獨首

節五其字旣解以爲孝子之心則固指其率性行道而
有得於心之孝德言矣乃又以爲握要於謹禮則夫古
聖賢之論喪祭固曰與其哀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
不足而哀敬有餘則哀敬之於禮其本末正有分矣喪
祭如是卽居養與病亦從可知今又安得舉謹禮二字
遽以括孝道之要乎曰居養病之敬樂憂與喪祭之哀
嚴是卽所謂禮之本也孝子誠有孝德則禮之本旣得
於其心矣其事親也卽當因其本而推致以極之使禮
之末亦無不盡則禮之全體庶乎無虧卽孝之能事亦
庶乎無歉則豈得謂事親一謹乎禮尙不足括孝道之

要乎哉若夫古聖賢與其有餘不若不足之言蓋謂夫未有孝德禮之本先有不足而汲汲於禮之末則大不可故爲是不得已之言以姑正其本耳非謂孝子旣有得於禮之本獨可於禮之末漫不加謹而安於不及而質不復進求夫得中之禮而可遽以爲孝也乃議者據之以駁此經謹禮之旨其亦不察之甚矣曰卿大夫以上固皆當謹禮矣其士庶人以下或力不能及禮奈何曰禮之本固無不可及也若禮之末則亦當各隨其分之得爲者而致謹焉所謂不以天下儉其親乃孝子之心也若分不得爲則謹於其分不敢過禮亦孝子之心也又或分得爲之而貧而無財則稱其家之有無以爲之制無非禮也亦無非孝也昔子路嘗傷貧之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而問於夫子矣觀夫子之教乃知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禮也者隨時而處中之謂也則豈有孝子而有不及於禮之患也哉曰禮之本固具於性而率之則爲孝道矣敢問禮之末其亦具於性乎曰天下無性外之物無有本末無有精粗皆一性爲之統會所謂孝者嘉之會君子嘉會足以合禮者也惟孝子敬存孝德以先立其本而卽各隨其分由本而悉推致之以及於

末則見本與末皆吾性所固有吾孝所當爲至德存而要道守矣若謂禮之末不具於性則聖王制禮纖悉畢具豈强人以性所本無而束縛而馳驟之也哉爲斯言者非惟不識禮抑先不識性矣曰於至德以仁言於要道又以禮言何也曰仁之燦然有序者卽禮也禮之渾然無私者卽仁也仁與禮固非有二故夫子答顔淵問仁必以復禮爲言而張子亦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其旨深矣但至德指其存於心者言故舉仁而禮在其中要道指其達於事者言故舉禮而仁亦在其中是則所當分别觀之者爾○或曰居上指卿大夫以上而言爲下指士庶人而言何也曰此言其大常也若推言其義將以天地宗廟臨之則雖天子亦爲下也其敢敗度敗禮亂天常與祖法乎以妻子臣妾承之則雖庶人亦居上也其敢任情恃勢或涉於驕矜乎天子而亂則天討亦所可懼也庶人而驕則八口亦所莫保也惟天子無在醜之事然不爭之心亦所當隨在謹存庶天下之兵萌可永息耳聖人之言其包含無盡如是又學者之所宜細推者矣曰不驕不亂不爭其有關於謹禮何也曰此三者皆氣習之私背於禮而害夫性者也不除去之則是所謂己不克則禮不復者雖欲

勉焉謹禮以事其親其亦必不可得矣〇或曰此章直稱孝子何也曰此通指天子至庶人之有孝德者而言下文事親者則言夫孝德未至而修之者猶爲不孝又言夫不知修孝德者亦皆通指天子至庶人而言也有孝德故能行要道孝德未至而修之故亦可以行要道若夫不知修孝德者則有陷於不孝而已尙何要道之可行也哉

或曰九章推廣上章下亂則刑之意而亦以謹禮爲言何也曰出於禮則入於刑矣故居上者之用刑也必當先謹禮以淸刑之源而後犯刑者少及其麗於刑也又必

謹於禮以折之寬以宥夫不幸者而嚴以刑夫不孝者焉斯乃所以已亂也爲下者之懷刑也亦必當先謹禮以杜刑之漸而後刑遠於身至其謹夫禮也無非本於孝以推之嚴以絶乎無禮而不孝者而密以循夫有禮而孝者焉斯乃所以盡道也若禮之不謹而下以犯刑怙亂上以濫刑滋驕不均之不孝也哉〇或曰此章所稱不孝何如人也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此蓋通指士庶人之無孝德者而言若卿大夫以上則皆有明刑已亂之責刑固非爲彼設也然士庶人治之如此其嚴則亦可爲卿大夫以上之炯鑒矣若夫上之用刑又當知五刑之設惟於不孝最嚴而其餘必加愼焉是亦不驕之一道也至於爭之致兵亦作亂犯刑之類又不難卽此章所言而並戒之耳

或曰十章言孝中事君詳矣乃復謂必謹禮而後忠盡而上下親敢問禮之於忠其相關者奚若乎曰禮者事之序也而其序實具於心忠者心之盡也而其盡實憑於事故謹禮而心有未盡必其於禮猶有未謹也若盡忠而事有非序則亦烏睹其爲忠而況責之以盡忠也哉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今以有孝德之君子而事其上其於禮蓋先能謹矣所患者在以禮自治或有不盡其

心猶未免於有過則旣無以端事君之本矣由是而以禮安上更奚望其盡心將順而美無弗成盡心匡救而惡無不格以克恭事君之職也哉如是則於孝德爲有虧矣有孝德之君子其事上也曷敢出此是以語其以禮自治也進則有思必不敢有一毫之欺而盡忠焉禮則然也退則有思必欲其無一毫之失而補過焉禮則然也是進亦謹於禮退亦謹於禮也由是而語其以禮安上也竭將順之悃必使君之美善不昭焉禮則然也殫匡救之誠必使君之邪惡悉泯焉亦禮則然也是將順亦謹於禮匡救亦謹於禮也夫然後忠盡而上下親

以至敬而生至和矣若不惟禮是謹將張皇而以爲盡
忠彌縫而以爲補過阿諛而以爲將順訕訐而以爲匡
救夫豈移孝作忠者之所爲上下又何以能相親哉○
或曰經文但言盡忠不及謹禮與第八章但言致孝不
及謹禮一也今乃皆委曲以爲之說毋亦近於强經就
我之病乎曰上天下澤爲履履者禮也有天地然後有
萬物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是則禮之在天
地者也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
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則禮之在人事者也今且就人
事言之則父子君臣上下正禮義之所錯而臣子之於

君父所尤當致謹於此以成其忠孝者也況此經第三
章推明孝爲要道既明以禮順爲說而子之敬父與臣
之敬君皆必由此道矣至第十三章申明孝爲要道又
復明以具禮結之豈第八章及此章推明事親之孝與
事君之忠獨能舍禮而别爲一道也乎若遂以本章偶
未明言而更不復求前後通貫以達於要道之歸則是
俗儒拘文牽義者之所爲亦殊無取焉矣論者不此之
鑒而猶欲效之以晦聖經之大指則豈不誤之甚耶曰
此章古文次於爭子章後今文次於明察章後朱子乃
謂當次於此亦何以見其必然也曰以始事親中事君

終立身之序求之則當次於此也自此以下四章依古
文序次皆有條理若今文則淩雜無等又亡去閨門一
章此則又古文之得而今文之失者歟○或曰此章又
稱君子何也曰此通指卿大夫士之有孝德者而言若
諸侯於天子有屏翰之職庶人於其君有服役之義又
皆可以意遞推也至於天子之君天地則當別而論之
矣
或曰十一章言天子孝終立身行道揚名詳矣其復以謹
禮爲言亦可得而備聞其說乎曰天子事親之孝其謹
禮之極致殆有非末學所敢言者也然經義所在蓋亦

嘗研窮及之而略見其髣髴矣請試得而敬陳之明王
事天地以禮則自郊社之禮以逮乎六宗山川羣神之
享祀皆舉之矣其奉時之禮則夏小正月令之書可考
焉其畏威之禮則凡日月之食雷風之變以及寒暑之
不時災沴之見告其恐懼修省以弭之者皆是也其體
國經野之禮則凡六府之修九土之辨以及封域城郭
宮室溝涂井里津梁之類其有節而弗過利用而咸宜
者皆是也至於治上有禮則貴貴尊賢尙齒之典秩如
矣治下有禮則體臣教士使民之經釐然矣而皆本於
孝弟以推之弟又本於孝焉乃其孝以奉宗廟也則惟

將之以至敬而凡宗廟之禮無弗謹其平時之修身愼行則自宮闈之燕褻以達於朝廷之尊嚴又莫不恪然如一而於禮皆無弗謹焉如是則其於宗廟也誠可謂至敬而祖考來格矣推是以事天地則亦誠可謂明察而天神受饗矣是其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難視諸掌上非至德之明王其孰能與於斯乎然亦惟於事親之孝能謹夫禮斯爲握其要道耳然則謹禮爲孝之要道雖在天子其又奚能加於此哉○或曰事父母分屬天地長幼分屬上下其說之詳何如也曰父尊親並至天實象焉母親同於父而尊不及地實象焉人子

承父之重而母有從子之道愛雖不殊而敬則有等推之事天地理亦如此故明王事天全體天道極於至明即從其事父之孝而出其事地也善成其坤順之德俾之克配乾剛而無微弗察焉即從其事母之孝而出也朱子曰事父孝則事天之理自然明事母孝則事地之理自然察正謂是也至於家之長幼天下之上下亦實象焉人子推孝以弟於長而慈於幼使一家各順其序推之治天下之上下理亦如此故明王能使君臣上下名分帖然罔有不治即從其長幼之順而出也由是以觀可以見其分屬之義矣然則明王之事天地明察而

上下治豈窮高極遠以求之哉亦惟求之事親之孝云爾孝則必弟知斯二者弗去乃智之實此則明王之所以爲明而孝之所以爲要道耳抑張子之作西銘即取此章之義而推言之而二程子盛稱焉以爲言宗之道以爲明理一而分殊以爲即中庸之理以爲原道之宗祖學者所當亟取之以與此章參觀者也然非先明乎此章之義則西銘之義亦恐無所依據而未得其階級之尋然則此經者其又西銘之宗祖也歟○或曰此章又稱明王何也曰此亦專指天子之有孝德者言也事父母孝始事親也事天地明察中事君也至於通神明

而光四海則終立身而行道揚名也自天子而下若諸侯若卿大夫其立身揚名之孝又皆可以意遞推矣

或曰十二章言士孝終立身行道揚名旣異於上章矣乃其以謹禮爲言仍不異焉可得而終聞其說乎曰惟天子實君事天地若諸侯則事天子焉卿大夫則事君焉至士則兼事君長矣惟天子實統治天下之上下若諸侯則治一國之上下焉卿大夫則輔其君以治天下與國之上下焉至士則兼輔其君長以治一官之上下矣然禮無往而不在故此章言士之孝其於禮雖不若上章所包之大而其當隨分以謹於禮則無不同也至於

事親之孝之實則惟在士之自勉而已果能行成於內推而放焉雖以之輔佐明王相與德格皇天教溢四海亦有無難焉者惟其分僅限於士不得乎卿大夫之位以大其展施是以勳業名譽末由顯著於當時而尙待論定於後世耳然曰行成於內則其謹禮於守身事親者亦已至矣名之立旣在生前名之揚將在身後爲善之實必有不可終掩者也然則謹禮爲孝之要道雖在於士又豈或有所歉也哉○或曰此章又稱君子何也曰此專指士之有孝德者言也孝弟父兄始事親也忠順君長中事君也至於行成而名立則終立身而行道

揚名也自士而上若卿大夫自士而下若庶人其立身揚名之孝亦皆可以意遞推矣

或曰十三章推廣上章行成於內之意是固足以具禮矣然嚴父爲孝嚴兄爲弟無可疑者若妻子臣妾乃所當慈而曰猶百姓徒役則似有戾於慈以使衆之義今輒以家理釋之不幾於所厚者薄乎曰凡人處妻子臣妾不患不慈患其慈之之道或過則恩常掩義私易害公而失其理也然所謂義與公者固非謂直以疏遠之法裁之而亦豈疏遠之法之所能裁哉惟在本其嚴敬父兄者推而及之身先行道然後以行於妻子臣妾則孝弟之道得而慈之道亦得家斯可得而理爾彼妻子臣妾者以父兄臨之豈不猶百姓徒役之於君長哉是則眞能以義斷恩以公滅私者也詩所謂惠于宗公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而文中子亦謂閨門之內若朝廷焉皆此意也夫君子於百姓徒役貴在臨之以情故愛百姓如妻子待羣吏如奴僕皆引而近之之義也其於妻子臣妾也貴在率之以禮故撫妻子猶百姓御臣妾猶徒役皆敘而別之之義也聖賢之言凡各以矯其偏而防其弊使合乎大中而已況此章之旨以嚴父爲主誠能於嚴父之孝一謹乎禮斯於兄自在所嚴

於妻子臣妾自猶百姓徒役而一家之禮遂無弗謹焉耳一家之禮謹卽天下之禮準此矣深察乎此則閨門之內之具禮可知而事親之孝之盡道不亦從可知哉彼爲今文之學者或爭議古文此章以爲非聖人之言其毋乃黨同伐異而失之不察之甚也歟○或曰此章所稱具禮何如人也曰古者禮不下庶人此蓋通指天子至士之有孝德者而言庶人固有所未逮也然庶人之有士行者其禮意亦視此矣

或曰十四章推廣上章嚴父具禮之意是固必出於爭矣然爭之而父終不悟蓋恆有之而經但責從令之非孝

何也曰此由其誠之未至也論語曰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內則曰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甯熟諫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皆謂積至誠以感動之也如此則其親安有不悟之理哉蓋父子天性子固無陷父之理父雖或甚惡怒其子亦何有愛子之情此則積誠感動所以終獲信從而猶非臣之於君所能比擬者也故臣三諫而不聽則去而子惟一出於爭焉是乃天理之當然人子之極則也聖人之言豈强人以所不可能哉由是觀之則事親之孝道兼事君而爲要道也益信矣然則人子孝事其親亦安往而可不謹

於禮耶○或曰此章言爭父不義乃孝子之不幸耳而輒贊其義之精焉何也曰孝子嚴父莫大配天天卽理也義則天理之宜禮則天理之節文無過與不及緣義以起者也是以孝子守身事親皆當一循乎禮義之則所謂事親如事天乃嚴父之大者也顧居常則順而易而處變則逆而難惟能變而不失其常然後有以見孝子用心之極致而觀夫要道之深矣是故父以義令此猶天地之四時順序百物遂生孝子於此固宜奉命承敎惟恐或失之矣設不幸而父有不義之令是亦猶天地之寒暑災祥不得其正者爾爲孝子者更宜何如恐

懼悚惶殫精竭慮冀有術以回天變而況敢俛焉以從之乎古之人有行之者虞帝是也當其竭力耕田供爲子職顧以不順於父母則負罪引慝呼天號泣如窮人之無所歸而更無可以解其憂者其孝行純一如此夫是以克諧烝乂卒順乎親而得安其戴天履地之常爲天下萬世立子鵠焉此道得焉也然則此章之義豈不甚精而學者之所當深體而實識也哉○或曰此章稱爭子何也曰此通指王世子至庶人之子之有孝德者言也然生事葬祭皆當以禮而不以從令爲孝則天子以下至於庶人雖或父母旣沒無爭可言亦不可不知

此意若夫爲君友父者能聽其臣友子之爭而卒有以自保是亦足以爲孝之次矣

或曰十五章推廣第八章喪致其哀之意其論喪禮旣精約矣乃輒以爲道兼立身因極贊此經以此終篇與上章同爲義精而尤有進焉其說之詳亦有可得而聞者乎曰死事之孝蓋難言也昔夫子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孟子謂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蓋誠能事鬼則其於事人也必無有不盡其道矣誠能於送死之大事處之無一毫之悔則其於天下一切之事皆有以處之而無難矣是以喪祭之禮聖王重焉而致孝於親尤其大本聖

人於此經終篇然後乃詳及之也蓋觀其盡生民之本則知其立仁義之網維而贊天地之化育者胥於是盡矣觀其備死生之義則知其達禮樂之原而通幽明之故者胥於是備矣以是而事其親豈不與事君立身一以貫之而於孝子之事親信能有以成其終乎厥後曾子論孝而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張子作西銘以事親之孝極形容其事天之仁而終結之以存吾順事沒吾安者罔皆實有見於此而豈徒漫爲夸大之辭已耶然非沈潛玩索之久則亦無由實見其義之精密而其包含萬化之大

且有如此者故曰死事之孝蓋難言也曰然則學者於此章其亦有所警發以成其孝者乎曰亦各勉焉而已矣誠勉焉以求盡生民之本則知昊天罔極之德不可一日不思所以報之矣誠勉焉以求備死生之義則知死者之既往不可一日背生者之自來不可一日忘而凡一言一動皆必思所以愼之矣由是俛焉孶孶以益務於守身事親之孝以終其身庶幾各隨其所造之深淺而均得自附於終立身之孝乎則卽以是而觀事親之孝固亦道之至要者矣然則此章之義豈不至精而尤爲學者之所當盡心也哉○或曰此章又稱孝子何

也曰此亦通指天子至庶人之有孝德者言也蓋三年之喪貴賤一同雖其祭祀有於廟於寢之殊然神主所藏寢亦可謂之廟也若夫哀戚之情則尤不容以或異矣○或曰首章守身事親事君立身發明孝爲要道蓋亦合言之也此八章推明守身事親者一推明事君者一推明立身者二餘則皆推廣其上章之意乃復均以爲申明要道何耶曰守身事親實爲孝道之要者此經之大指所存也反是則入於刑矣然知不孝之背道則亦可知孝道之要也故以繼之事君則充大其所以守身事親者然非事親之孝決無以成事君之忠雖事君

之忠仍不過成事親之孝則亦可知孝道之要也故又以繼之立身則守身事親之極至其分天子與士兩言之者蓋天子君事天地責任之至重者也士兼事君長權位之至卑者也然果能本其守身事親之孝而各推致之以造其極其於立身揚名均有無歉者焉則又可知孝之爲要道也故又以繼之至於閨門具禮則所以極贊守身事親之盡道其於事君立身之道已無不具而孝之爲要道益可知矣若夫爭子喪親兩章一則極言事親之孝實兼乎事君之道一則極言事親之孝實兼乎立身之道以推明上章之意而孝之爲要道抑更

可知故遂以結之焉耳由是而觀則此八章均爲申明要道之義抑又何疑也哉○或曰此經首章言孝開宗四語既盡之矣次四章乃又言孝當致力於敬而收功於和次二章又言孝當探本於天性次八章又言孝當握要於謹禮敢問其言之亦有序乎曰開宗四語是此經言孝之大指也故首章特標舉焉然非敬則無所致力非和則又不見敬之收功也故次四章特以言敬且和者繼之所以示夫修德行道之準也然敬以修德非探本於天性則猶或雜於人欲之私敬以行道非握要於謹禮則猶或囿於習俗之陋故次二章又以言天性

者繼之而後敬以修德可以探其本而不差孝德斯臻其至次八章又以言謹禮者繼之而後敬以行道可以握其要而不失孝道斯括其全耳至德要道既得則以順天下而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可不待煩言矣故遂以終篇焉此則全經立言之序而讀者所當精研熟玩融會貫通以庶幾乎眞知而實踐之也然則此經爲羣經之質幹而學者之先務又豈不誠然也哉

孝經存解析疑卷下終

讀孝經刊誤問答序

或曰孝經刊誤一書作於朱子是必非苟然矣今吾子讀之而設爲問答之辭乃若有所取捨於其間敢問其說如何也曰非敢取捨刊誤之說也正所以因其說以益求經文之所安而庶幾乎有以終其說之緒焉耳蓋嘗論之朱子孝經刊誤一書所謂已啟其局未終其緒者也觀於其所自跋與其爲書則可見矣其自跋也謂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甚駭其異及徐察之而信且覺其可疑之端不止於此因致書沙隨程可久以質之程答以頃見玉山汪端明亦謂此書多出後人傅會爰

歎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此刊誤之作之所由來也其爲書也章次文字一遵古文之舊大書於前而以己說分繫各條之後其欲刊正之章次則止云某至某當爲經一章某至某當爲傳之若干章未嘗移動正文也其欲刊削之文字則止云某與某若干字當刪去某至某若干字當刪去某某字當依今文作某未嘗竄逸正文也其所致疑之文意亦止云某某章之失如此某某段之失如彼據己所見而言畧無迴護而於正文固皆自若也由是觀之雖其指瑕索瘢不遺餘力而其謹嚴遲重乃復如此雖其用心極

期於羽翼聖經維持世教而特猶非已成之書已定之説自謂不可一毫更易者也豈若大學之書正其章句補其闕畧確然自信以成一家之學而接先聖之傳也哉其爲此者蓋讀書會疑乃能深窮理奥士有終身呫畢自詫尊經卒無所發明其於朱子賢不肖何如也惟是朱子之於此書雖已啟其局而未終其緒後人之讀之者正宜益加研索以求至是之歸乃自朱子以來儒者或輕相詆毀束其書而不觀或過於尊信守其說而不變其賢者則意存謙讓謂當姑闕其所疑其妄者乃更用其私意刪節增改以曲就其一偏之說而孝經遂益無完書而不可讀矣是

則此經之不幸抑亦學者之不幸也庚之不敏憶自蚤歲即受今文句讀於　先君子嗣益考求註疏及古今諸儒之說因得刊誤之書伏而讀之仰見其據理譚經不拾牙慧用意甚深顧其中亦似覺有指駁過當返求之經文而未安者竊思因其緒而終之而自顧學識淺陋病未能也洎乎參考既久玩索浸深洒若粗有所得用敢吐棄諸家因經立義其於刊誤之說尤必精研熟審不敢苟異亦不敢苟同而總期於不悖孔曾傳授之指與夫朱子翼經維世之苦心既爲定著存解一篇以授家塾童蒙之士而復以其間取刊誤之書與學者共讀因辨論其異同得失之

大方以與海內同志之士共商正焉是則愚之爲此正以求終刊誤未終之緒而猶懼其或不得當者也倘大雅君子能惠然匡其不逮俾不至取罪先賢而貽誤後學愚者方重有望焉矣若云取捨刊誤之說則予小子其敢乎哉告語既畢爰悉次其辭即以爲之序而弁其端云光緒甲申十月既望天長後學趙長庚謹序

讀孝經刊誤問答序終

讀孝經刋誤問答目錄 并序 一卷

序
經總論上一
經總論下二
第一章三
第二章四
第三章五
第四章六
第五章七
第六章八
第七章九
第八章至第十五章十

讀孝經刋誤問答目錄終

讀孝經刋誤問答

經總論上一

天長趙長庚學

或曰此經舊本傳者二家一曰今文傳於顔芝及其子貞當漢初時甫除挾書之禁最先出者也一曰古文與尚書論語等書同藏於孔壁在秦火之初而其出視今文稍後傳於孔安國者也二家之書大體皆同特其文字章次之間小有不同而已然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但漢唐以來諸儒聚訟卒莫能明洎朱子作刋誤其於文字乃獨遵用古文至於今文僅兼採其一二焉其於分章序次乃又不能盡遵用古文而於兼採今文一二外往往自出新意焉敢

問其說如何也曰此無庸他求爲也亦在審觀其文意詳察其義理而已今文所無之字古文或有所有之字或無細玩味之皆古文爲勝不獨閨門一章今文脫簡不及古文完備也惟今文庶人之孝節首無子曰字不爱其親句上無子曰字而有故字則今文爲勝是以兼採及之餘不能然也又漢劉向校今文時定十八章而無章名梁皇甫侃本各章首始有標目多失經義顯皆後儒增益古文無之亦得其實此則今文之未可從而必當以古文爲正者也由斯以觀刋誤獨遵用古文可謂權衡得其當矣然至其分章序次不能無失古文亦猶之今文也此則刋誤之

所由繼作乎如分章篇首至末之有也古文分爲七章今文分爲六章刊誤則合爲一章子曰父子之道至其儀不忒古文分爲二章今文通上章聖人之德合爲一章刊誤則斷自子曰父子之道以下從今文合爲一章詳觀文勢熟審語脈皆刊誤之說爲勝如序次古文於至德要道兩章顛倒其序次於五刑章之後事上章次爭子章之後今文大概亦同但又以明王事父章次爭子章之後加事上章之前刊誤則依第一章聖言先後定餘章序次第一章畢次至德次要道次以順天下次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次孝德之本次教之所由生次事親及不敢毀傷次五刑次

事君次天子立身揚名之孝次士立身揚名之孝次閨門次爭子次喪親終焉有綱有目條理井然亦刊誤之說爲勝此則古文之未可盡從而必當以刊誤之說爲正者也由斯以觀刊誤之自出新意尤於說經爲有功矣夫當門戶競爭簡編錯亂之餘得一先覺者爲之釐定未始非後學之大幸也讀此經者誠能於刊誤之說審擇其所當從者以先立其規模焉則大綱既得自不爲俗說所牽而將有以窮其精蘊矣而或者猶欲袒徇今文抑或墨守古文是皆所謂不求理之所安者也其又可與之研遺經之旨也哉

經總論下二

或曰此經分章序次當遵用刊誤之說旣得聞矣而刊誤復有所謂分經傳者以第一章爲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所記孝經本文疑止如此餘十四章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其悉標爲聖言則又其傳會之失耳其說如何曰孝經之書雖不可的指爲孔子所自著然在曾子親承聖訓自當筆之於書以傳學者則以爲曾子所記爲得其實若又以篇內直稱曾子爲疑則或者其門人傳經之後諱其師名而易之如論語成於曾有之門人而稱其師爲曾子有子亦其類也若必以爲曾氏

門人所記則是終曾子之世其於聖訓止以口語相傳其不然審矣至第一章以下各章皆記夫子之言畧無旁及卽以曾子言行盡孝諸書屢見亦不一引而但記其再三疑問他人又皆不與此其與第一章同爲夫子所言曾子所記亦已顯然何得指爲後人雜引傳記以釋經文者之所爲乎若又以爲巧於傅會則所據以爲傅會之證者徒以其有文意閒隔語意失疏語意不屬與夫不足爲通訓之失耳然遺經具在其微旨尙可研尋是在善讀者深思而明辨之矣率行臆斷將可乎哉又第一章語意該備餘章各論一端雖畧似經傳之體然詳味各章皆自成結構

理趣盎然此不必待彼而明彼不必爲此而發乃隨時告語之辭若拘以經傳之名則不但聖言未容軒輊抑且失其自然之趣矣況曲折纖悉之閒其齟齬不合者必多亦正不能伸此而抑彼耶故以爲曾子有意編次使前後互相發明則可以爲某當爲經某當爲傳則未可以爲後儒輾轉傳授簡編分合先後未免失之淆亂則可以爲首章曾門記錄爲經餘章後人傳會爲傳則未可也夫旣知全篇皆曾子所記又知其無經傳之分則不應以孔曾所傳述之經而有如刊誤所指駁之失矣然此非一言所能盡請俟於各章詳斷言之可也

第一章三 仲尼閒居起未之有也止

或曰此章合舊本六七章以爲一章旣遵用刊誤之說矣而其所以爲說則以章內始終二字爲前後脈絡謂首統論孝之始終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末復以孝無終始總結之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因復議章內五引詩書之文及複見二子曰字爲後人所增使其文意閒隔亦足爲害遂併欲從而刪去以復經文之舊焉其說如何曰此章舊本其足以爲害於經文者止在分章不在引詩書之文也且就五引詩書之文觀之義皆要切理皆通貫其爲聖人一時開示之言而非後人增加之所

能及斷可識矣是則非惟不必刪而亦安可刪也哉如引文王之詩承上文要道而言然要道必待至德而後行德必修而後至必念親不忘而後能本之以修德德修道行則有以順天下故其下文以天子之孝能順天下繼之由是言之念祖修德之文其可刪乎如引甫刑之書上句承上文天子之孝而言乃順天下之實也下句則言天下順應乃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漸是又包下文諸侯以下之孝而言矣由是言之有慶民賴之文其可刪乎如引小旻之詩則所以明保守貴富若是之難以勉天下之諸侯也如引烝民之詩則所以明三者之備皆以事君而必於夙

夜匪懈得之以勉天下之卿大夫也如引小宛之詩則所以明忠順不失祇求無忝所生而必於夙興夜寐矣之以勉天下之士也此三引詩亦皆各有義意與上文互相發明其又可刪乎況乎玩其語勢存之則優柔而不迫去之反燥急而不安古書講明義理必參以引證正爲此也如大學中庸孟子禮記左傳等書以一章而雜引詩書者其亦多矣不聞讀者議其語意閒隔茲何獨於此經而議之哉惟章旣合一章內複見二子曰字其爲衍文無可疑者然註明其下使讀者誌之乃釋經之通例也必奮然而議刪之其毋乃非傳疑之意也歟至於此章之當合一刊誤

之説僅以始終之義貫之雖亦得其一端然德本教生所以明孝德之至也孝統始終所以明孝道之要也今刊誤於此數節既未析言其孰爲明至德孰爲明要道而僅舉始終之義遂不復及德本教生之説又議刪所引文王之詩是未審乎孝之始終皆必待修德而後行而於開宗之第一義先不免有所漏遺矣天子之孝一節所以明孝以順天下也諸侯之孝以下四節所以明天下順應於孝而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也今刊誤於此數節亦未析言其孰爲明以順天下孰爲明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而僅言敷陳五等之孝末乃總結遂不復辨其本末先後又議刪所引甫刑之書是未審乎孝分五等皆必待施於上而後應於下而於開宗歸美先王之意亦不免有所背違矣是則章之合一雖當謹從刊誤之説而其所以爲説則以揆之經旨而有不得而盡從也大抵此章首處開宗四語實爲全章之綱領下乃因曾子不知之對而一一詳語之至末則反結焉前呼後應前虛後實章法極爲完密以此而定爲一章既較刊誤之説頗爲得其綱領而以下各章因悉依據此章以更加推明亦愈覺其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是則區區之愚所尤願與學者微參者爾

第二章四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止

或曰此章推明至德之意而刊誤並舉以順天下爲言且復議其語意頗疏如要道章之失則是謂首章所言至德當自己推不與此章同也其説如何曰首章言孝其指至德言者厥有二端一曰德之本指其孝德之在己而言也一曰教之所由生指其孝德之及人而言也此其辭雖未及乎修德立教卒底至德之事而其意實已兼包之矣故其下文卽以念祖修德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言之是其證也夫務孝以立德教之本德與教均由之以生則修德立教卒底至德皆一本於孝而不待於外求從可知矣本孝修德德在己也固自己而推之也本孝立教教及人也亦何莫非自己而推之哉惟未能有德於己而遽欲施教於人則爲失其本末先後之序反自陷於悖德而教亦卒不可成耳此章所言乃本孝立教充孝德以底於至之事其於本孝修德雖若未及而涉於疏然爲有德之君子言之則其先之本孝修德固已不待言矣若夫德未逮於君子必凡民之待教君子者也君子之教之也既以己之孝德爲本又推及於弟德臣德以與天下之人共修之焉則夫本孝修德不又可於君子之教得之也哉此君子之所以爲民父母而孝德之所以至也是則首章之言親切此章之言通透正所以互相發明至其均爲自己

而推固未見其有少不同也而何失之疏之有況乎教人
以孝而不自己推此其失之於疏乃所謂家至而日見之
者而經固已斥其非君子之教矣何爲而反以是議之也
哉惟必目此章爲傳而一律以釋經之體則亦有似乎不
親切而少疏爾然此後各章之悉皆爲經而絕非爲傳則
既已明辨之於前矣正不當復執以爲言也又此章以至
德無可形容故借順民之大以想見之非正推明以順天
下之意也今刊誤乃以爲并釋此意則不惟語意簡略迥
不若天經地義章之詳備而并此章賓主輕重之語氣亦
不免俱失之矣

第三章五 子曰教民親愛起 此之謂要道止

或曰此章推明要道之意而刊誤復謂首章所言要道當
自己而推之與此章不同遂又於至德章同議其語意失
疏其說如何曰首章言孝其指要道言者厥有三端一曰
守身事親指其孝道之切近而言也一曰事君指其孝道
之擴充而言也一曰立身指其孝道之究竟而言也此其
辭雖無及於教人者而其意實已各包乎教人矣故其下
文言愛敬盡於事親而卽以德教加於百姓言之亦其證
也夫行孝於己與教孝於人是二者乃體用一源而合外
內之道也由事親而推以事君立身是謂行孝於己固自

己而推之也由己事親事君立身而推以教人事親事君
立身是謂教孝於人亦何莫非自己而推之哉惟先能行
孝於己而後能教孝於人其本末先後之序有不可毫髮
紊者是則學者所當知耳此章首言教孝之善推之教弟
教樂教禮無非教孝其道之推於人者旣見其廣矣末復
言敬行孝道推之弟道臣道無非孝道而後禮樂以興教
無往而不善焉是以極之千萬人之悅而惟操之於敬一
人其道之推自己者不卽見其約也哉廣而實約乃所謂
要道也是則首章之言渾括此章之言詳盡亦所以互相
發明而要其指歸則皆自己而推更不得議其少有不同

而或失之疏也且旣云要道則宜無倘有不包之事若徒
知行孝自己而於教孝之事輒視爲非己分內將見家人
不教卽無以盡己事親之道國人不教卽無以盡己事君
之道天下之人不教卽無以盡己立身之道以未盡之道
固守於己而猶曰要道在是是則其爲道也偏狹閉隔亦
甚矣尙何要之足言也哉今刊誤議此章之失乃謂首章
所言要道不與此同其毋乃并首章之意而亦未之深究
也歟

第四章六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起 民具爾瞻止

或曰此章推明以順天下之意而刊誤復議先王見教以

下與上文不相屬遂決不嚴而治以上其文多襲左傳蓋前後既不相屬則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矣但其前段文雖襲取而理猶可通故姑存之耳至於後段既與上文不相屬卽依温公改教爲孝亦僅粗通而合下文觀之終覺有不可通者蓋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已悖一也博愛非立愛惟親之序何能使民不遺其親二也德義敬讓禮樂好惡等語並於孝字未爲緊切全不相應三也至於引詩不親切又其餘事則改與不改其爲不通一矣聖人之言豈宜有是故疑亦爲裂取他書而强加裝綴之文遂直欲從而删去焉其說如

何曰首章言孝其指以順天下言者則天子之孝所謂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是也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則其功用之大實有如此者正非苟爲夸大之辭而已也此章前段推原孝以順天下之理至其後段則鋪陳孝以順天下之事其曰先之博愛敬讓則身教之加百姓刑四海也其曰陳德義導禮樂示好惡則教政之加百姓刑四海也皆盡愛敬之事也其曰民莫遺其親以下五者則百姓四海應其德教之事也是其與首章所言正互相發獨何爲一取之而一去之耶若謂其與上文不相屬則前段之末固有教政不肅嚴而成治之文此

五事正其條目本末極爲完備初未嘗有一語之泛設也至其文勢之通貫則尤有可得而論者蓋教孝可以化民其理固有如前段之所言矣然或未能實見其理則亦將何能實措諸事哉先王惟實見之是故先之身教繼之教政而民無不化有以極孝之大耳曾子甚哉之疑正坐於此理未能實見故夫子於後段之首特以先王之實見進之是則先王見教之可一語不獨前後段之關鍵亦通章語意之所歸宿也深體味之其爲聖賢一時問答之言可無疑矣彼强加裝綴而致有不相屬之嫌者果可以與此比類而並觀也哉後段與前段既無不屬則先王見教之

教字正不必改爲孝字而亦不止於粗通矣且其下文悖理非序不應之失皆緣於改孝字所致也若原是教字則何有三者之失哉蓋博愛敬讓乃是孝德既盛形爲身教德義禮樂好惡係正言教政之事則既不嫌於非序與不應矣先之身教雖亦不可謂見教可以化民而然然兩言先之實承先王而言其下三者乃承見教可以化民而言耳誠審其語意各屬則亦無所悖於理矣天子四海爲家自當博愛兆民若諸侯以下亦當博愛其所親者而不使或遺貴賤隨其分也上以是感則下以是應獨何爲而不可使耶引詩略取大意古書如此者多亦不當獨於此而

以不親切爲疑也通觀後段其絕無毫髮可容訾議如此則夫前段之文其非由於襲取不又可不辨而自明哉大抵刊誤之書專於親切處求孝其遇經文言教治之處輒有不滿之辭故於至德要道兩章則皆議其非自己推而失之疏於此章則議其自先王見教以下與上文不屬而欲刪去之於和睦無怨章則議其言以和而孝非復正意於孝德之本章則議其言周公制禮之事不可爲通訓於教所由生章則又議其自以順則逆以下與上文不屬而欲刪去之至八章以下其辭鮮及於教治乃不復有異議焉夫求孝固宜自親切處入而亦不廢擴充推極之功況

至德要道體用一貫隨分各足不待外求雖教治旁敷海內而亦未嘗不親切也雖教治不出閨門而亦未嘗不該括也獨何爲而執方所以求之也哉今讀聖人之經而不能平心易氣各隨其本文而消息之以求見聖人之意乃豫設一成見以格經文其有不合則遂斥其爲後人傅會裝綴非聖人之言竊恐其自信太堅未足爲天下後世之定論也

第五章七 子曰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也起四國順之止

或曰此章推明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而刊誤復謂首章言以孝而和乃其正意此章言以和而孝其言雖善而非其正意又謂引詩亦無甚失今且仍舊其說如何曰首章言孝其指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言者則諸侯之孝以下四節所謂能保社稷和民人所謂能守宗廟與能保爵祿守祭祀以及養父母者皆是也然非天下順應於孝不能致之尤非天子盡孝以順天下不能以致之也則信乎其以孝而和矣此章首三節言天子及天下之人各以孝治其下故各得其懽心以事其先與親此言順也末一節承上文而言天子以孝治天下之人俾一順於孝是以天下和平災亂胥泯此言順而和也詳其語意雖其曲折纖悉不必盡同於首章然於以孝而和之正意初何嘗不同也

哉今且舉其不同者反復參之首章言孝主於立身此章言孝主於治人似不同矣然立身者治人之體治人者立身之用天下未有有體而無用有用而不本於體者是則立身治人言雖各當意實一貫非有兩事殆互相發也首章孝分五等主位而言此章孝分三等主地而言又不同矣然位者身所居而人所仰也故詳著其立身之道而列爲五焉地者人所處而身所統也故詳著其治人之道而列爲三焉詳於彼未嘗不包乎此詳於此未嘗不包乎彼亦互相發也首章言天子諸侯庶人之孝不敢惡慢不驕謹身等意與此章不敢遺侮等意相近首章言天子諸侯

庶人之和刑四海和民人養父母等意與此章得萬國百姓家人之懽心等意亦近獨卿大夫士首章與天子諸侯庶人別言之則主事君保家此章與天子諸侯庶人統言之則主治家得懽又不同矣然卿大夫士言其立身必能以孝事君而保其家方足當之不得僅如庶人之事親已也若言其治人則其所得以專治之者惟在其家而已至治國與天下則又當一主於君焉言之不同亦互相發也凡此章之意有不同於首章者其無不互相發如此而皆無所謂以和而孝之意與首章之正意不同也若必指此章所言治人爲以和而孝因以實其非首章之正意則是

立身治人體用離爲兩事將首章五孝止務立身都不治人固無是理而此章孝治不本其守身事親者以求立身而惟治人得和是務亦不免於干譽衒悅而反陷於悖德悖禮之不孝矣尚何言之善之有哉若又援得懽心以事先親故生安祭享指爲以和而孝之證則又有不容不辨者蓋此章首末皆言以孝而和而有淺深分合之不同蓋首言以孝而順順止和之見端末言以順而和和乃順之極致雖其中間由淺及深由分得合亦似有所謂以和而孝者然於一章之大指或未之通覲審察而但剟取中間相承之一義遂據以爲說以抑揚經文其毋乃失之武斷

也乎所謂引詩亦無甚失蓋譏其猶有小失如所謂言雖善而非正意者誠知此章之言無非正意則引詩之并無小失亦可無疑耳夫以孝而和是乃此經之正意此章與首章固未嘗有不同矣而其曲折纖悉之間其互相發明而不能盡合乃有如此推之前後各章亦無不如此者則誠以此書不獨首章爲經而餘章本非釋經之傳也若必依刊誤之說强立經傳之名亦何怪其紛紛致疑也哉

第六章八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起其所因者本也止

或曰此章推明孝德之本之意而刊誤復議其所稱周公之孝非天下之通訓又謂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

處而非此之謂復推其弊至於使天下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是安在其爲德之本耶惟故親生之以下意始親切而又病其與上文不相屬故以姑附其後而終覺其非所安也其說如何曰此章論孝主德而言而推其本末最詳蓋性爲孝之本孝爲德之本而德又禮與教之本也人子求孝誠知務本以修其德充而至於嚴父配天而聖人之德至焉正不待於性外求之也夫孰謂其意不親切而非天下之通訓哉蓋謂父爲天通乎貴賤誠使尊嚴其父之心極純無間是卽與天爲配對矣奚必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正南面東面之位備天子辟公

之儀然後爲能配天也哉周公明堂配祀之禮夫子蓋借之以極形容聖人之至德而明其無以加於孝耳亦豈假乎外至之禮以侈其孝行之大耶求孝者觀其行之大以返求德之本此聖人垂訓之意也若舍其德之本以妄意行之大卒致悖天逆理反陷於大不孝此豈聖人垂訓之意乎且嚴父莫大於配天汎論聖人之德以明孝行之大人所皆當勉求自盡者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專指周公乃有聖人之德而兼以天子爲父者其孝行之大則有非羣聖人所得與者矣夫子前後兩言理雖一而分則殊語脈顯然不容混而爲一本自各當於理也後儒不

察乃混爲一說則是嚴父不如周公卽不得盡孝行之大其流之弊將不免啟臣子今將之心而聖言始不得爲通訓矣此自後儒說經之失尊經者所當急正之者也奈何轉援以疑經也哉至於有聖人之德必有聖人之教皆因其德之本而充之者也德之本孝也孝又本於性乃天所賦於人之正理也聖人全體天理故德至而教亦至其教之至仍卽其德之至也而無非一本於孝此其語意與上文正相連屬而反議其不屬者豈非終疑上文所言聖人之德意不親切而非通訓至此忽以親切之通訓繼之爲未免前後斷續耶學者反復此章但深考於聖人之德而眞知其本在孝其於刊誤所疑各節自可渙然而俱釋矣

第七章九　子曰父子之道起其儀不忒止

或曰此章合古文二章依今文爲一章推明教之所由生之意而刊議復止謂悖禮以上皆格言但君臣之義句下當有脫簡不能知爲何字而不愛其親上子曰二字當依今文刪去而改作故字耳至以順則逆以下則又議其雜取左傳之言而與上文不相應如所論以順天下章之失遂直欲並從刪去焉其說如何曰此章論孝主教而言而推其本末亦詳蓋教以德爲本德以孝爲本而孝又以性爲本也所謂性者仁與義而已矣仁主於愛義主於敬愛

敬其親乃天性之自然是孝本於性也愛敬其親則自然有以推及於人而德禮胥順焉是德本於孝也德禮既順則自然可以爲民之則而德教有成焉是教本於德亦無非本於孝也本則末之所由生而末則本之所生故推本教所由生仍必先以孝之本於性者爲言爾今試分節求之首節言孝本於性獨爲仁義之實矣節言人子之孝所以獨爲仁義之實之故三節言舍孝以爲德則德無由生而失之悖至四節乃言悖德以爲教則教無由生而不足貴五節則正言本孝德以生教迄能德教有成也此其前後相接反正相生文勢可謂極其通貫矣首節仁義以天

性言孝也三節愛敬德禮以人之率性言孝也至四節所謂善乃承天性而言以渾舉孝之全體五節言斯可道六句則又承率性而言以備著孝之大用其足以爲教於民者也此其詳略相因體用相涵條目可謂極其完備矣是則以順則逆以下與上文正復相應而未見其有一毫之不應也獨柰何輕議之而至欲刪去也哉且以此章爲推明教所由生悖禮以上尙未有及於教民之說若將以順則逆以下徑行刪去則其所推明之意雖則已引其端而究莫敷其旨文字亦且不完矣又如之何而可刪去乎若又以爲非格言則亦有不容不辨者此章悖德無則與後

章非聖無法語意相近此章言行可道樂與首章言行無過怨語意相近何於彼均推爲格言而於此獨否也夫當孔子傳經之時世教衰而異端起矣聖人既不得位以行教政乃傳述先王之道以教告後之學者而於王霸之辨邪正之分尤致謹焉蓋本原之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君子之所必斥者也厥後孟子願學孔子而賤霸功闢邪說不少假借猶此志耳由斯以觀其得謂之非格言耶君子修其言行至於皆可道樂以之教民而服以之正民而從此正孝子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之實事雖不必果有位以行教政而孝德則已至矣證之他書若大學之修身爲本

孟子之守身爲大中庸之誠身順親易傳之出身加民發邇見遠亦無不有相脗合者由斯以觀其又得謂之非格言耶夫旣知其與上文相應而又知其皆爲格言則其非後人襲取雜湊之書而實爲聖人垂世立教之典亦已明矣又何必以辭句偶同而與浮誇之左氏較長而絜短哉父子之道一句領起雙綰天性君臣之義兩層文義本自完足若以君臣之義句下爲有脫簡則是欲以君臣之義與父子之道相對言矣揆之文義竊恐反有未安也惟古文本分此章爲二故有二子曰字今章旣依今文合一則複見子曰字自宜依今文易以故字然存古文之舊而註

明其下其亦可耳固不必取正文而刪改之也

第八章至第十五章十八章子曰孝子之事親起猶爲不孝也止九章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起此大亂之道也止十章子曰君子事上起何日忘之止十一章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起無思不服止十二章子曰君子之事親孝起而名立於後世矣止十三章子曰閨門之內起猶百姓徒役也止十四章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起焉得爲孝乎止十五章子曰孝子之喪親起孝子之事親終矣止

或曰八章推明孝始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刋誤以爲格言何也曰首節明孝始事親之意精而切次節明不敢毀傷之意該而要三節明失其身則不能事親之意透而眞信乎其爲聖人之言也曰九章刋誤以爲因上章不孝而言何也曰上章驕亡亂刑爭兵三者均爲不孝而此章言

亂言刑則以爲因不孝而言不如以爲因下亂則刑而言爲較緊切也然下亂則刑刑之者乃上也刑非聖王所得已而加於不孝之人則有獨嚴者焉是乃所以教孝而已亂也此則上所當知而亦下所當懔者耳曰十章推明孝中事君之意而刋誤復謂進思二語係左傳之辭但以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發其意故并存之何也曰此亦議其襲取特言之未甚決也然聖經之文偶同左傳者往往而有如論語之克己復禮則左傳所謂古也有志者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則左傳臼季之所聞者易乾卦文言元亨利貞之訓則左傳穆姜之所述者蓋古昔傳言人所共稱

而夫子亦有取焉固不必文皆己出也若遂疑爲襲取則豈其論語易傳亦不免有襲取之文耶其說不得通矣曰十一章刋誤以爲釋天子之孝又謂其有格言焉何也曰此章推明孝終立身行道揚名之意特主天子之孝而言耳觀於章內修身愼行惟恐辱親及光於四海無思不服等語則可見矣若汎言釋天子之孝亦寛緩而未緊切也其曰有格言焉似亦微露不足之意然其辭甚略而無指實之端則亦無從剖別之耳曰十二章推明孝終立身行道揚名之意主士之孝而言然士之上有諸侯卿大夫士之下有庶人經皆無文而刋誤亦不爲之說何也曰終於立身之孝首章分爲五等言之已極其詳此但復與天子及士之孝而各申言之耳其不贅及其餘者蓋惟天子之孝最大惟士當出處之際忠孝相通之理尤所當明故獨於二者之孝尤加詳焉而其餘因亦可以類推也刋誤不爲之說其亦有以默識其指矣曰十三章刋誤以爲因上章三可移而言何也曰熟味具禮二字含蓄無窮非上章三可移所能盡蓋并包上三章之意皆在其中矣則以爲因三可移而言不如以爲因行成於內而言爲較渾括也蓋士可以君長言天子不可以君長言故嚴父嚴兄不爲比擬惟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則自天子以至於士可以

通言故指實以比擬之耳然則閨門之內誠謹於禮而行成焉雖明王之繼天出治亦豈有能外於此哉曰十四章刋誤以爲不解經而別發一義何也曰此章因上章嚴父具禮而言蓋人子不幸當父不義必以能爭爲孝以明閨門之內具諫爭之禮也刋誤所謂不解經者則猶是分傳之說其云別發一義蓋亦見首章無諫爭之文故爾然事親之禮五備其常諫爭其變皆爲人子者所不可不知此嚴父之孝所以爲要道也若以爲別發一義則非所以爲要道矣曰十五章刋誤亦以爲別發一義又謂其語尤精約何也曰此章因第八章喪致其哀而言蓋送死乃人道

之大變而喪盡其禮尤孝子事親所最重者故特以爲言
因以祭禮綴其後而終篇焉亦非別發一義也至謂其語
尤精約則所以深明其爲聖人之言也然全經皆聖人之
言其語固無不精約者讀者盡心焉可也

讀孝經刊誤問答終

孝經古微一卷

〔清〕葉繩翥撰

清末葉氏把松賃棉書屋活字印敬伯遺書本

敔伯遺書之一

孝經古微

闞尔猷署檢

光緒三十四年冬十一月葉氏
杷松僨棉書屋活字板印

孝經古攷稿刊版五種乞言

山居絕僻識字人尠旱儀尤部署窺櫺書遲不齒于新退不录于舊自稔草莽間一廢物爾已孤露飄落夢不黏西東宜通人之唾之也惟窺躬父母之有我知我愛有二人焉承二人旨而仞之以敬有眷屬為頗生三月不面父長四十二年哲母耤營大事不從死毁塌且欲偷餘生率妻子躬耕世嗣宗祀大非孝大兒繩翥殉王母侍則屺壽之罪豈徒不遁於人哉繩翥去七月亾戕非愚始還母嗌微慮嫁垣九月歸葬是墓家謀藍雖離祭从而爽明殊不暇也十月杪少間試檢書獲兒舊刊孝經古攷與揭之以泣嗟乎愚年十五得孝經今四十五矣倘未成誦當二十八學時默五經不能具挑十三經抄克舉然且叨竊廩餼濫鄉薦當世名士及逆官貴人科目出身學固絕勝我然其大校可知焉而繩翥以窮人乳臭兒四歲孰孝經朱子小學六歲爾雅儀禮周官經卒業雖微大母節孝太夫人尊道之曆亦其姿性粹乃爻道也七歲悟論語慎終一貫二

章為孝經結撰倏寡聞見輒驚奬之咤為古攷學以告吾母不敢輕語人豈忘自譽其兒哉慮蚤達欲張故翕爾閟私塾聽白謀疑莫兒質間取淺帖壽而趣之多然亦有難則商所答不則亦弗兒督也從守石龍阡執役三年繩翥纍于北屺壽次于南薪水艱需兒自辦人但閟掯作炊給酒掃供使令耳是閒孝經義老子義三年裁可十數篇故雖愚亦未及察其閒修積有茲勤也烏虖繩翥補孝經殆若命矣年未逮弱冠羣經悉通剏箸五十餘種雅欲明道共不年與愚一人私慟于世無與邪蚤知如此則屺壽雖萬無力亦必縱兒一自竟其才豈忍錮之都養鬱此幽谷蘭未發先萎哉念其悍檃靡粹盤世莫之曉勉印古攷稿一種繕徵讀本四稱紙雜梓劣俗未薑屺詩頑不過粗識字未深於在聖來哲少有裨焉否也獻醜求益兒庶无遊憾耳餘敘泉卷首俟之異日倘知言君子矜焉俯賜是正點竄擲還容謀再版則兒且復生卽先悉或少慰矣宣統元年碁日書此忽如呼著石龍聞繩翥唯而起也爾春山樵葉屺壽

孝經孝翔學卷一　初稿

羅田　敬伯　葉繩翥　述

弟

孝經古攷題詞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孟子私淑語也孔子祖述堯舜行在孝經曾子傳之乃惟曰忠恕何邪忠恕卽孝經大義行在孝經卽行此忠行此恕也曾子通孝經故特明忠恕孟子恐人不知忠恕源於孝故復言孝弟孝弟是獄義事屬之堯舜忠恕是兼義事屬之孔子此其道一貫甚明總匯六藝共求古矣自更秦火文殘義闕且二千年无有知慎終及一貫數言為孝經卒章脫在論語者繩翥不敏竊嘗稟庭訓讀春秋輒先從事于斯見有義敓則就本經為發其覆文微則掇它經為補其亾分三篇案之無一行非忠恕焉試臆新說陳于前並信吾聖言如照妖鏡也假帝自亭命之古微授諸弟共研究焉皆以質諸大演學界而欲與之頁則吾豈敢也緒戊申三月朔繩翥識題

孝經古攷上篇

仲尼凥曾子侍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繇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右第一節百廿有二字為首章揭出至德要道捴括全經以立身為綱事親事君為目以修德行道不敢毀傷為立身徹始終徹上下工夫不敢卽敬是忠不毀傷卽順是恕順從愛出敬以成之全經言愛者十三言順者十一言不敢者九言敬者廿二數以警敕為義盡尤不可須臾離者觀曾子有疾啟手足之言則知邦無道免于刑戮南容可妻為得

孝之經其敬身有云事君不忠非孝戰陳無勇非孝又曰生以辱不如死以榮則知殺身成仁如比干爲得孝之樞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詩曰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其不由散與末引詩念祖爲中篇郊祀配天張本是由父母推而上之其於顯揚也極其於忠恕也隆矣又推而下之刪詩書定禮樂成春秋爲萬世開太平比物此志也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一語闡忽千出莫知爲一貫發端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二語凡百官師卽諷誦焉亦莫肯學釋詁以爻發義鬮先儒或綴緝未皇耳馴至今六經掃地豈非斯文大變哉繼嗣不敏竊有所出謹合次章五孝六節爲上篇五節之人各盡事親之分卽大學在明明德足以滿自強者獸立自由之量中篇立教明政刑各盡事君之分卽大學在新民足以滿立憲者合羣不等之量下篇積誠納諫致五致各盡立身之分卽大學在止於至善足以滿文明者國良維新之望三篇均非忠恕[illegible]非孝[illegible]始事親中事君終立身三句發之

標題其明實無煩別撰章目今故但依元節畧分章節爲闡述云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形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右第二節（[illegible]）次章之首言天子以德教加百姓形四海爲孝要在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所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亦卽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否則惡於人而人惡之災害必生卽是不自愛其親慢於人而人慢之禍亂必作卽是不自敬其親其敢乎曾子曰大孝尊親蓋釋此章引書意又曰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則天子二不敢之義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小雅小旻）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右第三節（[illegible]）次章之二言諸侯以和民人保社稷爲孝要在制節謹度在上不驕縱驁桀無禮爲驕鄭注最確無禮必陵上則天子奪之無禮必慢下則卿大夫士庶人畔之安得不危費用儉約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節之本義在符信少不合則乖禮曰節文樂曰節奏皆借言如制而止度之本義引丈尺少舛則差德義因之曰法度禮亦因之曰度數皆必致謹焉乃行易虞注艮爲節卽制之義坤爲度卽謹之義也又節傳君子以制數度周禮大司徒九曰以度教節然則節度互文一憲法爲爾巳諸侯上承天子之德教著爲節度以下布之卿大夫士庶人舉凡德義禮樂諸大政悉在其財用之節宮室輿服之度若少踰越則將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奪不饜否亦必風雨寒暑失其節日月星辰失其度能無溢邪曾子不貴不富臨深淵薄冰之訓終身誦之不敢忘嘗曰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又恐其斯勤末節因舉託孤寄命明屬君子其人此與吾黨望今督撫奚異哉孟子曰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又曰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然則諸侯卽不欲和其民人獨不思長守富貴以裂其親乎兢兢惡可巳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大雅烝民）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右第四節（[illegible]）次章之三言卿大夫以守宗廟爲孝要在非法不言非道不行繩纂桀德教自天子出上有道揆矣節度自諸侯正下有法守矣卿大夫所以帥其士庶人服言行三者爾巳道法必先王雖天子亦受治於先王也夙夜匪解以先王之道事一人天子亦不敢不法況諸侯乎夫如是則先王法服法言與其德行盈天下而先王不忘先卿大夫亦不忘矣孔子言行世爲天下則居魯衣逢掖之衣居宋冠章甫之冠曾子不衣華飾

之服出言鄂鄂行身戰戰此實驗明證也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曾子告孟敬子云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又曰大夫士旦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皆自述此章三不敢之大義也孟子告曹交云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然則能爲堯豈肯守宗廟者爲桀豈直宗廟不守已邪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猶恐詞耳此所以懷是三不敢不容少懈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小雅小宛）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右第五節（舊題士章第五凡八十[illegible]）次章之四言士以保祿位守祭祀爲孝要在忠順

不失以事其上繩其案孝經言忠始此忠者中此者也孝之本也以事君猶父也敬者警此者也弟之本也以事長猶君也順者訓此者也孝弟之推也恕也士仕曰命士任事有祿位未仕曰處士尚志亦有祭祀明先王之法守先王之道處士事也不受一命而忠順及爲世君長故曰忠順不失也予嘗論士行己有恥爲上孝弟止及宗黨爲次鏗然必信必果爲又次則所貴士可知矣所稱不辱君命亦祇謂具有是德豈必使四方驗乃信之哉子曰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孝子善君弟弟善長君子一孝一弟（[illegible]）可謂知終矣正此章之大義也曾子此時爲處士子故爲之賦宛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自天子至庶人修身事親之要旨而獨於士發之士固行己有恥者也恥其君父不爲堯舜必先恥其身不爲堯舜必有愧怍即不得謂無忝極之通神明光四海亦祇究得一無忝事君父所以不得不事正爲此耳故下縮明爭復引之曾子惟飫聞無忝之訓故說士亦貴有恥尊以執仁爲學貧富不以道戚恥之嘗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推斯志也雖謂死而不已可也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去聲）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繩其案前五節本一引詩此下必有脫簡攷取小雅小宛篇補之）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右第六節（舊通下廿一字題庶人章第六凡四十三字今舊引詩十字依古文例分下廿一字爲第七節此傳三十二字）次章之五言庶人以能養爲孝要在用天道分地利謹身節用繩其案此即明凡民亦有參天地之德即中庸立教張本天道四時之運地利五土之宜耕穫不違其時即大道我用樹藝必物其土即地利我分謹身是不妄爲節用是不妄費匹夫未受命必如此然後能養曾子曰小孝用力慈愛忘勞（有脫字）又曰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力言美者奉自食其惡）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即此節正義也孟子稱世俗不孝五皆不顧父母之養惰四支一也博弈好飲

酒二也好貨財私妻子三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也又所斥五不仁即五不孝士猶四體不保別在凡民此皆謹節之反對當引爲戒者也齋如詩言明發云云則雖百姓必能養矣況其上乎夙夜匪懈事一人爲二人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亦爲二人誠使兆民昧爽兢兢奉二人則天下皆將奔走奉一人養而一人眞有慶矣繩其案是以敢補其亡也抑嘗過庭聞養老里歌五畝宅百畝田兼種地又耕植糞多力勤常有年春收豆麥秋收穀夏底桑陰冬日煖母豬肥雞子蕃二老一身綿餐餐餘酒肉杖藜閒課孫兒讀孝經通四書熟老人坐享太平福於戲此西伯養老善政孟子數舉以告齊梁之君終不見聽家大人詩以約鄉人侑飲頗或傾信然於末後一著則未必然特述之爲此節條目以待雖無文王猶興者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illegible]）不及者未之有也

右第七節（舊廿一字說見上）次章之末反言總結上文所以深惕凡爲人子者也正言

之則自天子至庶人孝必有本末然後有慶也[illegible]終始之義首章已自
明言非親不敢毀傷爲始立身揚名顯父母爲終雖其道節始節終中不容
間不無終始然止可備一說非正義也孝生於忠成於[illegible]不能行恕
始家邦終四海本一貫本無始斷不能有[illegible]及之以文
法論終始二字起結實相呼應前六節正[illegible]節大學其所厚
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云云之例也以訓[illegible]訓禰孔鄭韋王之詁出著頗
錯厥義最古孔曾誼多戕犢罕爲寬假之詞六經具存班班可考況朕後能
保然後能守等語節節爲此節作勢言外顯然唐宗制旨獸取謝萬等說則
甚矣人之好誤也又此節漢今文家聯上庶人節爲一章古文家分如今次
而先儒攻擊古文輒羣朕聚矢劉炫殊不知廿二章十八章之異班志已各
注明並非後人割裂且經分章不過因簡故各爲一起耳此若不應分則自
天子章以下均應一氣讀今文又曷爲析之次章總義述如左

從弟二至第七凡六節都三百五十字(內有今舊十字)爲次章申始於事親說爲凡
个人言之也積个人成天下天下視天子故獨以德教歸之責尤重且大子
于諸侯卿大夫士不曰然后能保則曰然后能守獨天子庶人否何邪庶人
必不檢卽不能養卽不能保守其身此無待間天子雖貴偶一不較則亦不
能保天下守其郊祀宗祀焉而乃爲頌禱之詞曰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
且引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當時周室衰微夫子不忍斥言亦春秋尊王義
耳先儒益營釋之繩兹獨疑五德分屬似惟庶人事稿不可移幼皆過庭求
五不敢一不驕反忠順不失一定之訓家大人以爲聖言義各有當合覆思
之旣讀書有云匹夫匹婦一能勝予乃頓悟它人皆有所畏忌惟天子尊無
二上衆莫予違則以知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眞天子至德也又皆肆周
南召南及周官經三復之有年深信上以宣天子之化下以作卿士大夫之
則惟諸侯爲然則制節謹度在上不驕眞諸侯至德也服言行一秉先王卽

天子諸侯欲變先王之制廢德教毀節度我得据成憲以爭不使其君或陷
於非法非道則非法不言非道不行眞卿大夫至德也夫在上者戒愼恐懼
尙如此況其下乎士惟有兢兢業業奉先王之法闡先王之道造福萬世死
而不已則所謂忠順不失眞士之至德也援神契曰天子孝曰就諸侯孝曰
度卿大夫孝曰譽士孝曰究庶人孝曰畜繩兹謹釋之曰就其因天地之性
人之所由盡曲成而不遺者乎度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者乎譽
其在彼無惡在此無斁者乎究則致廣大盡精微無所不用其極也畜則含
情受樸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値能養爾已雖朕衣亦豈易哉援神契又曰庶
人孝則澤林茂浮珍舒怪草秀水出神魚兹則非上有德教德化黎不至
此矣凡在个人必各明其明德始終以忠恕立身然后能事親矜獨立者斷
不能獨立後自由者斷不得自由故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患
卽隕身喪家敗國亡天下之謂唐明皇旣用博士議芟去閨門一章復用謝

劉新說不遵舊讀古誼卒弛德教以及馬嵬之患豈非輕讀孝經者哉兹旣
略采內傳曾孟之說分附各節左方以便讀者知所徵踐焉而後述之如此
孟氏又有云苟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然則事親者不由
忠恕行可謂孝乎可謂孝乎此次章所以著始于事親之大義也 繩兹述
孝經古微上篇竟 作而曰烏乎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我孔子春
秋孝經所爲作也若羲皇御世大舜且無由見孝名豈煩成春秋孝著爲經
亦衰世意猶之易稱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舜其大孝也與繩兹每三復焉
證以信述二語及家語禮記史記等書未嘗不信吾孔子果師老子也初述
古微頗節節數道德二篇旣以世儒譏言老氏去之別爲札記家大人方彙
纂此或有取焉則道明矣繩兹竊又自哂吾此篇若寄報館題曰世界人人
獨立史或曰古今第一个人自由書亦新甚然而吾寧守舊計字數如左
上篇經四百七十二言(內舊十一)注三百八十六言述四千零五十八言述者自附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音扶)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去聲)也天地之經(經紀萬殊此下當有義字家大人云舊說總言之地義亦可謂經孝經命名本此)而民是(當依左傳作實)則之則天之明(蓋子引作)因地之利(左傳作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右第八節(舊連下節三才章第七凡百廿九字今分六十九字入第九節此六十字)三章之首明孝爲政教大源見道之要乃由天造地設非聖人以是強人也甚哉孝之大也一歎緊承上用天分地來子故告曰天地經義爲經事君之事經者常也三光麗焉故明義者宜也萬物載焉故利聖人上則天經之明民亦得以用天下因地義之利民亦得以分地行故順也教者效也以孝友之交救于孝故曰孝教之所由生也政者正也支之使萬殊皆止于一故知政即教之令也教是垂訓政是立法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蓋順天自有常順地自無不宜也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是故順乎乾坤且殺命矣董子以父子授受猶五行相生爲天之經以孝行取之土下事上如地事天爲地之義(詳春秋繁露)亦順其自然之意子曰自然以外別無天朱子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皆是也細繹案則天明莫大乎堯授人時舜齊七政因地利莫大于禹平水土稷教稼穡茲孝之所以位天地也天地自然萬物一體所以能長且久以其不自生故爾又案天之經也七句本子産言禮而子以言孝孝者禮之始也體也故子産言禮包樂包德義子言孝併禮包之(詳見下)孝主敬首崇禮觀後文禮者敬而已矣云云戴記千萬言隱括無餘蘊矣孝之爲經豈不大哉

先王見教(舊作教案當作孝然自漢以來作教無異詞)之可以化民也(化民舊誤刑言案下示之之自見)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去聲)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並去聲)而民知禁詩(小雅節南山篇)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右第九節(六十九字舊見上)三章之次明德義禮樂爲政教大法皆孝之流也其化民務在慎備師尹示之以好惡句即後文五刑張本朱子並以爲誤悉刪去何邪細繹案德義禮樂四者實爲孝經條目德者得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順之可好反是則可惡此天地之情即人之情也周公所爲思兼三王施四事在是吾子所爲見周公于夢亦在是經所稱先王明王訓唐虞三代君也自堯舜法天象地以孝治天下敷德宣義典禮典樂皆有官越至成周而大備周公成文武之德明郊社禘嘗之義行其禮奏其樂本天殺地法四時勸爲周官一書蓋德義禮樂于是乎彬彬散布于六職三千衆屬之間無一言非忠非恕即無一言非孝如衆星麗天而拱於北辰如萬水行地而朝宗於海不獨司徒成德司寇成義五禮教中六樂教和是效孝治隆也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孝經稱先王之外獨贊周公茲者四事即後述郊祀明天張本明乎此易象象作文孝經讀書典謨訓誥誓命作堯舜禹湯文武孝經讀詩風雅頌皆作先王孝經讀而也皆所以施四事致太平之實也書固明明示民好惡矣易有吉凶風雅有正變可例推焉先王立學春秋教以詩書冬夏教以禮樂此意得也詩志德之理書記德之事故曰詩書義之府也吾子删定亦此意也先之固一人事陳導則非一人力矣故師尹重也引詩意尹謂官也非氏也自一命以上在官皆尹皆有君道焉自天子以下雖士之不得位亦有師道焉所謂抹天下匹夫與有責也天生民而作之君師以命聖人聖人豈必膺大寶道始明乎吾子孝友爲政師尹萬世至今猶赫赫也然則有聖人起復旨孝治天下又曷特崇遜師尹邪子告哀公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爲政在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即此章正義也於戲苟知此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矣大何加邪

子曰昔者（依釋文引鄭注本）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

右第十節（舊連下三節題孝治章第八凡一百四十二字今分百一字入下三節此四十一字）三章之三明天子與德教下之諸侯化天下以成其孝之大德義之陳也禮樂之導也臣小如附庸之君尙不敢遺而況公侯伯子男大國之臣乎公者正也正行王事侯者侯也斥候服王事受地皆百里伯者長也以長民爲事受地七十里子者字也以字民爲事男者任也以任職爲事受地皆五十里皆謂之大國皆天子所設師尹也附庸附大國以通于天子地不能五十里所以爲小國之臣亦師尹也國于天下大而百里小而不能五十里皆稟德義奉禮樂焉故稱之萬國皆得其懽心天子孝養在爲太子時及稱天子必先王已崩故專言孝饗曰以事其先王也曾子曰大孝不匱博施備物解者謂此王者之孝尙云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博施之謂後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備物之謂

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此之謂也繩案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亦可爲此節詠歎此節本承上舉天子以下凡百師尹分布德教之事間以子曰乃少頃更端之詞猶內典所謂復次亦卽周書訓誥句一篇中疊稱王曰公曰之例也非衍文朱子刪之亦偶未思耳

治（唐通解改作理）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

右第十一節（廿七字說見上）三章之四明諸侯承天子德教下之卿大夫化一國以成其孝之大鰥寡窮民也尙不敢侮而況陳德義之士導禮樂之民乎所尙師尹若卿大夫更可知矣曾子曰中孝用勞尊仁安義說者謂此大夫士之孝繩竊以爲諸侯亦視此不敢侮云云仁之至義之盡也故得百官族姓之懽心諸侯孝養在爲世子時及稱諸侯必先君已薨故云祇言孝饗曰以事其先君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無夫曰寡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此可見諸侯陳德義導禮樂之首務矣故孟子舉爲諸侯法也抑又聞舜命禹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帝謂堯也禹敘洪範卽無虐煢獨成湯子惠困窮祖甲亦不敢侮鰥寡然則鰥寡無蓋自古明王愼之況諸侯乎文王爲西伯首崇是德宜其三分有二也周公設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太僕建路鼓朝士建肺石大司寇以達窮民茲其所爲善繼善述也與於乎疲癃殘疾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樊侯不侮矜寡尹吉甫作詩美之子讀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益見百姓懽心所由得矣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

右第十二節（廿五字說見上）三章之五明卿大夫承諸侯德教化其家以成其孝之大卿大夫皆一家之師尹也臣者僕屬妾者婢屬奴隸末流至賤至疏猶必

使知德義爲開禮樂爲則親昵如妻子不敢失益可知矣故能盡人得其懽心以事其親也卿大夫受命多逮存故兼孝養言之此亦可見聖門文法密矣繩竊謂樛木螽斯桃夭兔罝小星江有汜諸詩竊歎文王所爲得人懽心以成其孝者德至盛也武王不泄邇亦猶是焉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言至近不行況其遠乎義正與此相發明陶靖節爲彭澤令送一力給其子戒之云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亦卽不敢失於臣妾之大義也此上三節著天子刑四海諸侯保社稷卿大夫守宗廟之效而畧不及士庶人者諸侯卿大夫既無不[illegible]則士庶人自無待言故治家云云足以該之也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詩大雅抑之篇）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右第十三節（說見上凡十九字）三章之六言天下和平由於國家無一人不孝實由於明王一人以孝治天下而天下化化則天下之親生者養爲無不安死者

災眚無不享矣當此時也養以孝享祭以追養蒸及與天施于孫子德音漸
天同昭根車見玉燭調天不愛道地不愛寶環海浴德光暉日新民日遷善
而不省所以然但見上下順神人和四時序泰階平祥瑞便利鳳儀獸舞萬
物且猶感應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德義茂美天滴
地芳禮和樂節於斯爲盛詩云鐘鼓皇皇磬管鏘鏘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
醉既飽福祿來反永歌之千載有餘音矣如所謂水旱疾疫天地之災害
災異禍人道之禍亂然皆生矣自作孽援神契曰元氣混敦孝在其中天子
孝天龍負圖地出書妖孽消滅其害消滅之謂也聖明王有大德行四
海之內之不生此曾子曰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久謂殁亦必安
乃孝也又曰孝子之于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則莅之以
敬職此故耳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
者未之有也亦斯義也此以上皆承孝之大也一歎而孝之所以爲大也

右第八至第十三凡六節都二百七十一字爲三章爲中篇之首申中于事
君說凡教界識界言之也而其責備天子也校次章尤嚴或曰事君二字
以屬天子可乎紐焉曰可詁與事親異孝經中事君微獨臣也在亦小君微
獨諸侯卿大夫士也天子亦事君天子以天爲親以上帝爲君故後文遂揭
配天配上帝之旨此一說也抑又聞事古訓爲事君者爲君也必如是引申
中事君之義乃順不然孝經常爲臣下作何篇中數數稱先王要舉天子之
孝乎天固謂天子事其君天下之事則諸侯卿大夫亦各事其君一國君一
家之事是以舉凡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曰新民之要悉于則天明因地利以
德教導禮樂示好惡數語括之所謂先之云云又非惟責備天子也蓋謂治
一家則先一家治一國則先一國天子固宜先諸侯以下亦未可後也于于
治國者責以不敢侮矜寡于治家者責以不敢失臣妾豈謂天子若諸小
國之臣我于矜寡遂可侮于臣妾遂可失乎若一不事其君事則家也國也

天下也一夫不獲時予辜卽災害之萌芽而禍亂之端矣也故此德義禮樂
之教布之爲政鮮不惡逆而好順治家者不敢不羣其家人順之則家齊而
其親安治國者不敢不羣其國人順之則國治而其先君享治天下者不敢
不羣其天下之人順之則天下平而其先王享所謂天經地義民之行眞合
羣平等第一主義而立憲之中心點也以是新民忠莫忠于此恕莫恕于此
大亦莫大于此矣德可統義禮可統樂論語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也或專
言德爲政以德是也或專言禮爲國以禮是也總之皆孝也經亦嘗德禮對
舉或單稱德教或側重禮蓋義有刑在樂不可施于喪也而此必四端備列
者孝辟天地德義禮樂辟四時子思子述德云辟如天地之無不覆幬無不
持載辟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纖毫謂此傳中庸卽尊孝經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
之詩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故大
德者必受命孟子釋之云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
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
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又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
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
親之道而瞽瞍厎豫而天下化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文元有一十重）
（此上孝者當三復二）紬繹三復此三章以合經所謂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如見赫赫
師尹民具爾瞻益信有覺德行四國順之非虛語也爲國民者盍誦諸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章去）莫大
於孝孝（莫大）於嚴（嚴父之謂）父（二文）嚴父莫大於配天（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右第十四節（舊連下五節爲聖治章第九凡一百八十七字今分五節凡下此五十字）四章之首子衛臚聞王
以孝治天下德教之大曾子恐人疑聖人之德或更有大于孝因發此問子

遂更以无加者告之性者人所受於天地好生之心也文從心從生天以大生爲心地以廣生爲心其有生也直以是心賦之若命曰直其心則生故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但萬物無如人最靈故論語曰人之生也直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又曰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气也故此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自爲人言天地所生自爲子言父母所生天地一父母也父母一天地也性承命子承者也必得其所生順其所生之心乃可爲人爲子故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凡爲人子必立心無忝所生方能盡性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以有生意耳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此言道要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其義一也心藏居中故曰中生生自庸故曰庸中孝之本庸孝之用凡人赤子時未失其初生之心無不慈愛其親者德經三寶一曰慈孝經至德首言愛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皆以明孝也繩蕩字效中庸言天地者性配之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

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大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性一累黍之多及其無窮也廣大也揮德義以發天斥禮樂以載地萬行具焉夫固謂性之源流皆孝也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自古明王莫不然獨稱周公者揖讓征誅爭不常有將有誘曰孝非天子不能大者公位冢宰德義禮樂集三王大成獨爲其難獨底其盛故特舉其人使凡爲人臣者鑒茲前式耳阮芸臺孝經郊祀宗祀說甚允學者當研討焉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宗字或連上讀并是）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於朝越裳重譯（欣書郊祀志引祭上有助字丁氏敦文作譯漢書志誤也說禮器正義後漢書注圖傳莊公羊桓三年注僖十五年疏引唐明皇注邢昺疏並同今據論衡六字採釋文引論）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右第十五節（四十六字今補七字讀異見上）四章之次述周公嚴父配天之事以賛聖德无加于孝也繩蕩案郊祀者大報天於郊配以始祖爲天子禘郊之祭宗祀者大饗上帝於明堂配以太祖太宗爲天子禘宗廟之祭后稷周始祖郊祀配天遠而尊也文王周太祖于太宗武王爲皇考宗祀配上帝近而親也天帝祖宗一而二二而一尊尊親親周道明也嚴父謂其祖之所自出謂嚴祖也武王末受命成王幼未及舉斯盛禮周公攝政之六年營洛成始行當是時廟中嬪于其猶模繡也升歌弦文武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是文武并配矣經略武王亦不主成王周公相成王終武王志也郊奏思文及生民見姜嫄焉宗歆清廟以雝徹見太姒焉是一嚴父而嚴母儀見且嚴祖典禮至隆莫周公若也祀必於郊於明堂所以顯示天下教諸侯孝也先王在帝左右燕及皇天烈文一章辟公王矣郊有南北南因高爲圜丘祭天曰泰壇北因下爲方澤祭地曰泰折茲不及配地略也明堂者天子則天嚮明而治明明德於天下之堂也其制中一殿四面無壁下十二宮上通天文象日辰曰靈臺中禘太上以寢曰太室以貌曰太廟蓋以茅曰茅檐柱以蕭曰蕭宮水環四周象四海曰辟雍其旁爲學四東南門師氏居之西北門

保氏居之都會於中曰太學爲天子養老行禮之處魏文侯受孝經子夏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如親見之矣周禮或號爲天府蓋莫神農舊稱不忘古也黃帝之合宮曰明庭一曰明臺即明堂命名之所本也唐之文祖曰五府或曰備室虞之藝祖曰總章或曰總期夏后氏曰世室殷曰重屋或曰陽館又曰總街其義一也周制明堂凡百大政俱於是焉出茲獨舉宗祀急先務也考祀明堂位海內五等之爵及蠻夷戎狄之酋莫不咸在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之屬自文王時來服京獨辭九象重譯之越裳者歸禾獻雉際天無別風淮雨刑四海徹萬國懽心惟斯爲盛也若如今日火輪四達周公復生五洲大一統則袞衣繡裳奉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亦祇師此天地之性尊爲德義播爲禮樂行全球使諸泰東西朔南種色之君競從服朔磬折玉音咸秩如洛云爾予曰吾於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御衡王於海表莫敢不來享此之謂也皇哉未沸可及已

故親生之膝下（日本古文或作是故親生毓之以養古文異讀今不從）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右第十六節（舊十四字說見上） 四章之三申明聖德所以無加于孝之故故字雖爲承上暗亦可爲發端語記禮運此義故聖人參於天地以下標故字發端凡十數節而今文孝經家竄攻古文動謂故自天子至庶人節及此不應分章豈未識託邪紀翁案上文語竟此乃又推本嚴之所以然生之膝下言襁抱以前以養父母言免懷以後亭林顧氏謂孩提之童知愛而已稍長然後知敬知敬然後能嚴日嚴者與日俱進之謂陳恭愍公集注隨其年之漸長日加尊敬而尊卑之際又自有一定不可忽之分在焉此人子良心之發最爲真切人皆有之不待學而能者是也聖人因嚴教敬因親教愛敬緣愛生愛緣敬成皆順其性之自然是以極之配天亦秖完此一敬字故曰其所因者本也有子謂孝弟爲仁之本即此意也曰知彔又云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故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敬之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敬之終也紀翁案此釋日嚴之義盡矣周公嚴父寧復有毫末加於此乎

父子之道天性也（[illegible]）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illegible]）

（[illegible]古文）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右第十七節（說見上 上八字） 四章之四又承上所因者本也句推明所以應嚴之故言子于父母應盡之道本於天地之性非由外鑠我也莊子曰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可謂善言性善說孝經矣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是知父母猶君子猶臣故曰君臣之義也凡人之生所以續天地凡子之生所以續父母故人者仁也一生二子者孳也孳生不已也繼父母自所以繼天地無人地即無人無父母亦即無子矣天地生物不齒而父母生我繼嗣

續所以莫大也大非大報之不可也君門高九重遠或萬里雖臨我也尊而不親而父母等君之尊又朝夕親臨我焉厚更有重於此者乎重雖欲不嚴敢乎敢則悖德悖禮其害有不可勝言矣故下文遂極論之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此下十六字並下節朱子刊誤刪去）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右第十八節（五十二字說見上） 四章之五反言以見得民者德實無加於孝也夫愛敬至於他人德禮可謂盛矣然先不自愛敬其親直借焉耳雖欲以順教民民則將見教者逆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焉將何取則乎則亦惟則其逆而已春秋之季秦楚之際下及漢魏亦越近世數千年來紛紛篡弒間或有自此周公其人亦曰敬士亦曰愛民初爲得之卒也禍不旋踵曾不充閏位非由倍邪而謂君子貴之邪子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又曰身不用德而望德于

人身不用禮而望禮于人亂也曾子曰所藏乎身不恕未有能喻諸人者也皆此而也烏乎今之游小康後大同者率愛國民無暇愛其親敬國民不肯敬其親矣君子每太息痛恨于若人之失其本心而流其學說者且曰由是道可由據亂而昇平太平我安得挾雷霆掣日月而行繞地球一周大聲疾呼以號于五洲之眾曰雖得之君子不貴也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去聲）思（引作念春秋繁露）可樂（音洛）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illegible]鳴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illegible]）

右第十九節（大十六字說見上今本[illegible]） 四章之六又正言總五孝之大約之于此以見君子之得民德仍無加於孝也言思可道則非法不言而聲爲律言滿天下無口過矣行思可樂則非道不行而身爲度行滿天下無怨惡矣德是愛親敬親之實義是不敢惡于人不敢慢于人之實至可尊則可加於百姓刑於

四海來作事如禹稷躬稼周公制作孔子删訂是爲可法容主動止主靜正衣冠尊瞻視動靜皆有威儀是爲可觀進退以出處言在上則進賢退不肖在下則難進易退可度卽子之進以禮退以義亦卽後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是也（繁露或疑與此句意見春秋末引遂欲刑去非也）此三句蓋卽約制謙不驕愛敬忠順之旨也凡此皆就平時所爲事親者舉而錯之以臨其民民安得不畏如神明愛如父母則而象之如天地乎以順則順此德教所以成政令所以行也顏淵問仁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曾子告孟敬子亦惟在顏色容貌辭氣加之意焉卽此節正義也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告伯魚爲學其容不可不飭告子張從政以儼然人望而畏之爲五美之一豈非以威儀爲德隅定命之符而立教行政之本邪引詩淑人君子專就容止申之意雖重其儀不忒然脫去重句正是四國句則成歇後語矣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乎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也董子曰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今據藏記經解引大學傳引特稱之語意乃足抑二書引詩緒論實與此節相發明讀者詳焉可也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樂音洛）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右第廿節（舊連上節經孝行章第十九凡一字今分自十九字爲一節此爲十二字）四章之七繼舉孝行分五致示民所好以見德教無加于孝也繩翁案五致卽先王諭民事親之教條猶後世所謂告示也子蓋承上德教政令申述之或見首言孝子之事親也與後孝子之喪親也諸類移此章之前則大謬矣五致以居敬爲綱養樂病憂喪哀祭嚴爲目蓋敬者孝之骨而愛者孝之心人者無骨則卽有心而五官百骸無所傅麗不能成其身矣孝若不敬則卽欲愛而行止動作無所持循不能全其行矣惟一牢之以敬則養焉而樂乃眞病焉而憂乃誠喪焉而哀哀乃信祭焉而嚴嚴乃盛故子爲曾子言孝獨于敬字三致意焉數數曰嚴數數曰不敢皆言敬也家大人嘗以敬字爲孝經鈐鍵謂千聖心法在此曾子終身得力亦在此繩翁案讀焉乃益信也按卽大學中庸所謂愼獨居統人子獨處言不專指父母也居無不敬然後以侍養則承顏順志雖菽水亦致其懽矣樂於是可久以侍疾則湯藥禱祠雖危急必致其憂矣憂于是可信以服喪則附身附棺惡致其愼以承祭則于墓于廟各致其謹哀于是可無悔嚴于是可無闕矣五者一不備事親卽不可謂能盡先王所以反覆丁甯教民孝者本之于身致之于人而不憚覶縷也如此曾子弟子樂正子春曰吾于吾親而不用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蓋五致之道得也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中庸作倍）在醜（衆也）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牛羊豕也）之養猶爲不孝也禮[illegible]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謂三者不除皆無後之道也此十字今據孟子注補）

右第廿一節（舊連上十九字今分爲一節此二十字見四章之八）又陳孝規垂戒列三不除示民所惡以見政令亦無加于孝也繩翁案三不除卽先王刑民不孝之憲典猶後世所謂律例也三不除以驕爲首惡亂邪其從耳凡亂爭之起大而篡弒小而封奪重而殺戮輕而鬭很皆始于驕民驕驕故亂衆驕驕故爭亂則國有常刑爭則勢無不兵皆所謂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者也居上統士以上四等概之天子驕則亡天下不能保先王郊矣諸侯驕則亡國不能保先君社稷矣卿大夫士驕則亡家及身不能守先人宗廟祭祀矣此所以言及事親雖天子亦不敢惡慢于人也爲下統諸侯以下四等概之諸侯之鄰封卿大夫士之寮友皆醜夷也自古迄今國家亂爭孰有逃于兵刑者邪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何也爲無後也無後之說非直不娶之謂也及身爲天子而斬焉不能祭先王以天子之禮猶之無耳夏禮在杞殷禮在宋賴先王之德存焉桀紂豈能追不孝之誅哉或曰微子亡箕子刑比干兵何謂三仁繩翁對曰咄三不除謂驕亂爭也非教人倖免于亡刑兵也泰伯文身爲至德伯邑考順神明而夭亦無譏焉豈非以其知天命卒以其

親配天祀上帝郊禘齊去孤竹餓死民稱到今公冶長在縲絏之中聖人論
昏涯跡禘耳能執干戈衛社稷葬之成人兹其為存順沒寧安親揚名不什
伯于日用三牲平離孩坐以不孝不孝之獄騙焉耳亂爭焉耳先大母節孝
太夫人彝訓凡人所貴有子孫食喪祭爾已然若不義發焉不安祀焉之享
不若無也家大人本此說孝經纖蒻故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禮蓋為不知
命者言之予據以徵驕醫亂爭者曰此三不孝何為大為三者一不除即無
後耳若如先儒注孟子則豈陷親不義罪反游於不取乎然則孟子何援以
證舜之不告曰此正孟子善說孝經也惟惟知命故惟知終身順親孟子曰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舜之不告即順也皆則逆矣比于驕亂爭矣凡三者為
桎梏死因即所謂巖牆之下曾謂孝子知命而敢立於不可之地乎妖諱不
試修身俟之三者除以可云無忝所生故能立命故曰求仁得仁
子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收罪皆枝從末死）之屬三千（見周書呂刑篇）而罪莫大於不孝（呂說謂在三千條外）

（是也）要（聲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上三者罪名）此大亂之道也易曰突
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突如其來如無所容也（此廿二字依易離周禮鄭注並許氏說文補）
右節廿二節（三十七字分為十一 舊題五刑章第十一）四章之九又特舉三大不孝之刑旋引
不孝罪莫大則知孝德莫大知聖人以忠君為孝則知要君非聖即大不孝
純孫孟頭周易周禮而曉然於夫子嚴不孝之誅述也非作也易明兩作離
本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而九四重剛不中迫以凶德若火驟烈失善繼之
正洵逆子矣周公繫之辭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後設官於掌戮明
定其制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親謂緦服以內尚非父母也辜
之言枯也訓傑之即死棄之實子為緣傳曰突如其來如無所容也此傳易
即釋周官也纖蒻每三復焉而知予言不孝罪大既在三千條外則莫大之
刑不引周官必引易斷不得然止也易本禮之源是以敢援而補之也鄭
注離九四據孝經罪莫大之說注掌戮引離九四爻辭如渻注淺語（音如）引

焚如死如棄如謂不孝子許氏說文㐬不順忽出也從到子易曰突如其來
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㐬即易突字許說蓋孟氏易也朕則突為㐬之
假借字漢儒詁經蓋未有不以不孝為莫大罪者特未審孝經引易簡脫耳
纖蒻案到子古文如擊火絣體自焚象曰突如正謂逆子突來如犬出穴非
人所料故以突釋㐬即因制禮明刑夫順者孝之常忽倒者為此非常大變
也能不處以非常大辟乎龠沮造文蚤明斯誼然則不孝罪大自黃帝時暨
兹鐵案矣周公設官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首曰不孝之刑大司寇禁亂
國用重典掌戮復顯揭之著為令繫易先詔告焉此後世淩遲之律蓋亦勑
天地自然之法爲不容已也聖人述天後聖述前聖未有改也而晚近學界
人人愛國夕夕蠢時敢薄堯舜而湯文武爲不足法言必孌周公孔子而遽
之追宗黃帝夫亦知黃帝君臣蚤已火其人爲到子乎黃帝之教養子以正
變逆為順故㐬到子為育謂雖倒子亦順命化為骨肉也而今世教育家務

率翩翩美少年競講不櫨橋山有靈其肯任若輩流血污及鼎湖土乎子曰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天命謂性大人謂君父聖人之言
吾不暇陳六經姑說文解育字黃軒轅之大訓并非創自周孔祖黃帝者
亦狎侮死焉而不畏不亞其祖邪若以吾野蠻舊學律之臧武仲以防求為
後于魯吾子誅其意猶曰要君少正卯以奸雄亂政吾子戮其人等于非聖
而况戊戌以來如是舉動而猶曰是太平之術非大亂之道乎曾子曰今之
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强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行司
之所求也烏乎此則小子頑固述孝經未卒業又欲述春秋者也
從第十四至第廿二凡九節都四百六十二字（內補四十七字）為四章重申中於耶
君說為凡教育家政治家求達極點者言之又為各法家象以典刑使無敢
犯以輔政教所未逮也纖蒻謹于是而信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
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胥於孝經見之矣首識人之行莫大於

孝末言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皆無加一間隱括周禮自爲超軼之明文也人卽民也天地之性卽天經地義自天地賦之曰人自聖人賦之曰民分而離之曰經曰義合而屬之曰性率而行之曰行性者生之心行者生之迹孝必無忝所生故德莫大也性發之天地本無不孝之理行報之父母急有不孝之事不但干父母且干天地故罪莫大也莫大之罪必處以莫大之刑刑從二千從刀明示以一犯再犯殺無赦說文從井云云見說文生義所謂怙終賊刑姦必誅盜煩酺古誼也教之不效政之不正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古以墨劓剕宮大辟爲五刑後世改爲笞杖徒流死而不孝之甚古曰焚如後世亦曰凌遲良謂徒死不足蔽其辜也子言教孝極之能天配上帝吉莫吉于此矣刑不孝先及要若非聖爲大亂蓋凶莫凶於此也孝者天地之宗而不則乾坤廢不容孝者日月之耀而不則三光所不照孝者四時之命而不則五行所不順孝者神明所扶而不則金律亦特殊故聖人德配天地明並

日月序官本天設地法四時質諸鬼神而無疑風雨露雷無非教也繩斎過庭亟當聞周禮六官精義孝經四章發揮盡矣而何以得配天則曰其德在周易之乾其事周書周頌詳焉問何以已大亂則曰非禮非春秋不可也此孝經所以爲六藝總會六經莫非孝傳也爲乎孝之極也始於嚴不孝之極始於驕自古聖人戒驕而訓嚴無達不如是也子一匯之孝經達暨丁僻三致意中國不能受其戒守其訓放恣橫議日趨陸沈馴至於今言政言學甘爲它人奴隸不崇孝西人則鯨說東京自吾觀之彼海外各邦甚亦靡不以驕而敗以嚴而興耳惜乎其興也形而下者日精形而上者早晦也中國有聖人正宜乘其我親被以吾孔子之教治以吾周公之政刑則五洲大一統道德日新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然後配天大饗帝畢環球之長咸依紳端冕金聲玉色來助祭於我黃帝之明庭豈不比成周極盛與而飄然自命超出聖人上者乃必倡爲新名詞競出新理想合天下之群以非聖要君并不顧目遯其親而猶曰立憲猶曰新民則直是率天下之人靡然而狄夷之而然後爲平等耳試問泰東西政教美矣譯之以輸入祖國號爲文明西亦東亦抑中亦邪中則教者支之以孝使凡有父母者交相效政者正也正大小遠近咸止于一也黃帝遺文周作孔述一舉名而大同顯然巍巍乎忠恕至矣茂以加矣或識中學多私德少道政教字不識豈嘗讀孝經之四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下敬此也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若父兄也而千萬人子弟臣也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詩大雅青篇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之謂要道也

右第十三節書題廣要道章第十二凡八十一字今滿一十五字五章之首子然人任刑爲政故特標德教明要道之義以見先王任德不任刑也教民孝悌卽三章所謂陳之以德義也孝德之始推之卽相親相愛悌義之始推之卽有禮而順人人相親

相愛有禮而順則天下平矣故教民莫善於此也夫所貴于君者爲其能移風易俗安上治民也民不親愛不禮順則澆風不可得而移薄俗不可得而易民卽不可得而治上亦不可得而安矣惟先之以孝悌則民知親愛其父母禮順其兄長繼斯二者而樂生焉飾文斯二者而禮行焉風移俗易民既治上亦安矣故爲政莫善於樂莫善於禮也禮可統樂孔子曰禮之用和爲貴是也禮出於敬實源於孝子曰禮必本于太一曾子曰民之本教曰孝是也原其所以爲本之故蓋天地之性一孝而已有自然尊卑之分是以孝非禮不立禮非敬不行故曰禮者敬而已矣不敬則不嚴不嚴則驕驕則無禮無禮則不順不順則失親失愛而大亂成矣天下不悅莫大於是禮之本亡矣故則自敬其父兄自敬其君又推以及人而凡爲子弟凡爲臣者亦莫不悅而自敬其父兄自敬其君若大路然一人前爲千萬人後爲絡繹不絕得茲故謂所敬者寡而悅者衆也道其有要於敬者乎孟子曰不以舜之所

以事堯事君不撤其君者也舜所以事堯者孝也自古明王莫不撤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德莫文王爲盛詩所詠於緝熙敬止純亦不已雝雝在宮肅肅在廟皆是也孟子述推恩說引思齊詩刑于三句以爲天下可運於掌釋之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此之謂也繩纂爲綴于此知言者取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鄭注言教不必家至日見而語之但行孝于內其化自流于外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 鄭注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王注舉孝弟尊教則天下子弟無不敬其父兄 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 大雅泂酌篇 云愷 豈樂也詩作豈一作凱 悌 易也詩作弟省作弟 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右第廿四節 舊本廣至德章第十三凡八十三字 五章之次又舉德教明至德之義以見先王所以順天下始終不外一敬也言教民君須家至日見則不勝其煩難矣煩則不樂難則不易教有至不至德卽不可謂至矣然君子之教以孝也本之於身則天下之爲人子者卽莫不敬其父如我之敬其父焉推之敬其兄撤其君亦莫不然是我之所以爲人子以及爲人弟爲人臣者雖不出戶庭而比於家至更樂爲比於日見更易焉君子之能爲人父母也至於如是民之父母亦莫不以我爲父母矣況其子乎然詩頌君子不曰敬而曰愷悌何也愷樂也悌易也出爾雅釋詁蓋卽上文悅也敬以儆救爲義初學恒苦其不樂不易至云愷悌則純亦不已敬之爲德至於上蟠下際可大可久矣至德卽大學止於至善之明德要道卽絜矩之道也道爲愷德爲用禮敬爲體樂愷悌爲用體立用行聖人之能事畢矣大學訓絜矩繼以上下四旁申明其說亦引南山有臺篇樂只君子爲左證樂只卽豈弟確詁也學者三復本天下傳此節微言大義豁然矣是以家大人恒曰曾子傳大學卽傳孝經也子皆自誦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曾子曰細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可謂善推子胥敬引豈弟之意矣于愚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孟子底豫而天下化敬之至也愷悌之至也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 上聲 居家理故治 去聲 可移於官是以行 去聲 成於內 孝弟理也大學誠意傳本大戴記官人篇作藏於中 化流於外 忠順治也元脫此句初據大學形於外樂記理發于外逸周書必見于外補之今從鄭家至日見注取與第八節化民句應 而名立於後世 唐本世作代 矣詩 周頌振鷺篇 云在彼無惡 去聲 在此無射 詩作斁並音亦厭也 庶幾夙夜 音豫 以永終譽 此一十八字今補

右第廿五節 舊本廣揚名章第十四凡四十五字今補二十二字 五章之三又舉德教明揚名之義以見士之修德行道始終不外一敬也繼纂案孝之所以爲至德要道者無它善移而已矣此節所謂移卽第五節所謂資無所資則亦無所移故曰人之行莫大於孝也上二節敬其父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云云皆爲有位者言之又恐士以不得位自諉遂不責志於孝故特繼揭其移孝作忠亦移弟作順移理作治之故以終顯揚之說于晉曰孝以事君弟以事長此之謂也自古大孝莫如舜舜家莫小于有鰥官莫大於有天下堯使其子九男二女以事舜于畎畝之中卒移匹夫踐天子位無爲而治此非居家理治可移于官之明效大驗與舜自夔夔齊栗以至恭己正南面脫非敬也豈能善終如始得名至於如是其大乎子繫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夫惟疾之是以積之是以可移也自古聖人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皆是術也繼纂過庭嘗倜六經爲孝經注腳大學中庸卽孝經內傳因誦大學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遂欲援所引衛風淇澳篇掇補此節之後卒以孝經引詩多不過四句疑之後讀中庸有云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引詩周頌振鷺篇云云釋之曰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于天下者也家大人曰在彼在此釋移字甚醒繩纂遂私以贅諸節末云

從廿三至廿五凡三節都二百四十六字（内篇三十七字）爲五章爲中篇之三三申
中於事君說爲講政治家事言身教之本以見孝治任德不任刑也夫天地
之性有陽卽有陰有晝卽有夜有春夏卽有秋冬人之性稟之故有喜亦有
怒有樂亦有哀有愛亦有惡聖人之政應乎天地順乎人故有教亦有刑有
賞亦有罰有生亦有殺有大司徒卽有大司寇此孝經四章所以首旌大孝
之德終鑄大不孝之刑也然而聖人者參天地贊化育者也能盡人之性且
盡物之性卽以盡天地之性者也是以有道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天降
甘露地出醴泉雷霆啟蟄而已不傷物也此天地之刑錯也天地且猶受命
於聖人而況人乎予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
治也刑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爲民設阱而陷
之也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欲而明好惡順天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
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有不孝則飭喪祭之禮有犯上則飭朝

孝經孝翔學　卷二　孝經古徵中　（五章 中篇義疏）　共　敬伯遺書

覲之禮予嘗爲魯司寇赦父子之獄矣季孫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國家
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子喟然曰烏乎
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書云義刑義殺
勿庸以卽汝心言必教而后刑也繩竊案之樂記而知刑亦忠恕之至也昔
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蓋明於天地之撰而后制作
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
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齊其
行刑以防其淫禮樂政刑其極一也一則孝之謂也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
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聖人作樂應天制禮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及夫
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暴民
不作五刑不用天地用無姦聲亂色或留聰明無淫樂慝禮或接心術合父
子之親明長幼之序耳目日新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斯與大學與

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足以滿新民者合羣不爭之旨矣文王之爲西
伯也化行南國今猷爲之賦關雎琴瑟鐘鼓於中樂耳采蘩采蘋敬人之父
及其祖考爲振振公族敬人之兄及其子孫爲兔罝羔羊敬人之君及其朝
野爲甘棠仁及草木騶虞惠及昆蟲此與舜時鳳儀獸舞奚異哉然且以服
事殷惠順滋懿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何其悅邪而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不
顯亦臨無射亦保樂天知命雖君羑里未嘗不愷悌也召伯南巡無訟可聽
則其任德不任刑孝治隆矣此文王所以配天在帝左右之元因也家大人
曰不讀二典不知要道不讀二南不闚至德不讀樂記亦不悉孝經廣（化教）
之旨也然則事君者苟不忠于父母則是藏身不恕矣其能喻諸人乎故通
孝經則纖濟儒補忠經贅也此中篇所以箸中于事君之大義也繩竊述
孝經古徵中篇竟作而曰巍巍乎孝攝天地道之尊而德之貴也要道卽大道
至德卽元德揚名死而不亾者壽也繩竊嘗竊比之子孝父母人孝地地孝

孝經孝翔學　卷二　孝經古徵中　（中篇 中篇義疏）　芒　敬伯遺書

天天孝道道孝自然家大人欸曰是也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衘治也禮
文而忠信質也由忠信復義歸仁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也前識者
道之華而愚之始愚卽眞卽樸道由知入由華反實也孝經天地一道德天
地也教不過則不過因法自然爾已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也德教好嚴而惡
驕嚴至能天無以加驕至大亂無所容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也凡皆
聞諸老聃者也老子四大王居一不要若也言必稱聖人不非聖也守中抱
一禮樂之源也懲驕警亂爭政刑之本也道畢父母爲喻德畢嬰兒爲喻不
言孝而教在其中專氣致之極日嚴也致柔愛之極不驕也閱衆父（注作甫 父讀）
貴食母常德不離還嬰兒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五千言無一非孝
也孝經綜六藝鄭康成知之道德綜孝經孟子後無識者矣烏乎民之難治
以其智多近人皆曰予聖矣肯絕聖棄智讀吾孝經中篇[illegible]大同說乎
小總經九百七十九言（内篇八言）注九百七十言述萬一千九百七十[illegible]言述者自識

孝經古微下篇

曾子曰若夫(音扶發語辭引劉瓛云夫猶凡也)慈愛恭敬(疏引皇侃云慈是愛之深恭是敬之推)安親揚名(總括前二篇大旨)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

右第廿六節(舊連下節爲一章第十五孔百四十三字今分百十五字入廿七節此止又字)六章之首曾子問事親事君之說又恐人專以從令爲孝故特發此問以終首章立身之義甚哉問之不可以已也繩齋讀孝經見之矣聖人之言大無不包言事親固兼事君言事君亦兼事親卽處處兼立身然若不究極之則大義微言雖聖人亦末由自宣其蘊記曰待問如撞鐘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論語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孔門弟子問孝多矣無遊一對含意未申孟懿子癡然遽返子游之乘間以告樊遲待遲一問其義始顯然生事葬祭禮之詳遲仍未暇悉爲則答孟武伯子游子夏問孝語未盡亦可知矣蓋則孝經之傳實俟特呼曾子而告之乎曾子者亦猶夫人也孝經僅上篇止耳無甚哉孝之大也一歎則天經地義之教不得聞無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乎一問則配天莫大之德彼如莫大之罪與至德要道揚名之實皆不得聞無此一問則頑父嚚母無道之君皆將肆行無忌而孝窮矣故事君之義不明卽事親之義未竟立身之義不明卽事親之義尤未備也前二篇所言只及子之不孝不及親之不道若不折衷于聖人則欲孝者知經而不知權能常而不能變是必世皆聖父神君而后可事矣不然不率人子徒爲伯奇申生之續且陷人父甘爲幽厲以惡終乎世有專以從令爲孝者卒比于玷親爲萬世恨而謂曾子至孝安得不就子爲正之也子論事親事君只著愛敬曾子忽加以慈恭慈固包敬(見內則慈以旨甘注)是愛之統恭亦主愛(見周書諡法解)是敬之推卽中篇言外意也茲心爲慈共心爲恭立之又立爲茲無以名之姑訓爲斯廿八爲共會意爲同或借爲拱亦訓爲公子於中篇晉愛是舉斯心加諸彼故曰慈愛言敬皆是普與人同故曰恭敬愛繁作悉是自既其心

敬從苟亟支是自救其身忠也慈是統愛及人恭是推敬及人恕也一舉慈愛恭敬而一貫之道得矣此曾子所以受孝經卒業而唯之也劉光伯謂孝經是假爲對揚之體斯不但淺視曾子抑妄儗聖人矣且自稱子稱門人曰曾子有是義法乎家大人嘗謂孝經如大學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初曾子曰三字必只是參曰二字其後曾子門人尊其師爲易之耳馮氏椅謂成于子思子之手近是體坿著之

子曰是何言與(平聲下同)是何言與(孔傳從令之不可也)昔者天子有爭(去聲下同)臣七人(鄭注七人謂三公前疑後丞左輔右弼是也孔傳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上大夫王肅指三事內史外史亦通此不必說也)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孔傳五人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上大夫)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孔傳三人家相室老邑宰)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于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于父臣不可以弗爭于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右第廿七節(百一十字義見下)六章之次子極陳諍爭之義以見孝不得一于從令蓋立身不可不預也欲言父有諍子必先歷引天子諸侯大夫士爭臣之多寡何也身愈尊則得失所關滋大故爭臣宜多身愈卑則責友所至益希故爭臣漸寡凡爲人父者萬無一天子千無一諸侯百無一大夫十無一士自古迄今賢與所以衆也頑焉而佐以嚚傲卽爲天子爲諸侯大夫士其墮于無道也殆有非三五七人所能力挾者苟非有子焉克諧以孝而欲其蒸蒸乂不格姦不離于令名不陷于不義也難矣故此言爭統爲有父者發之必使父無不善然後爲孝也故有孝子則父雖庶人至愚極陋亦可變無道爲有道也幸而父爲士大夫則子爲適子而爭之可無待友而已不離于令名無待家相室老而已不失其家矣幸而父爲諸侯則子爲世子爭之可無待三卿之屬而已不失其國矣又幸而父爲天子則子爲太子爭之可無待三公之屬而已不失其天下矣子曾因魯哀公問而以告子貢曰昔者萬乘之

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朱子論以為此子貢問爭臣數則孝經條例或異此外則臨荀子）義正與此相發明而減七為四者畧三公也損五為三者亞三卿也省三為二者去側室也此數之無煩闡費者也荀子曰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从道不从君从義不从父此之謂也然此節但揭當爭之義而至于荀子所稱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者則幾諫之法而經亾於傳曰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義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

則儒道畢矣雖舜不能加毫末于是矣然則周公以成德配天大孝曰達孝以底豫配天大乃為至嚴父于㳘一過頑父則比比皆然子著孝經斷不詳周公畧舜可知也子即不言曾子必曰敢問何如斯可以爭矣而自編為過庭請訓子當日固已申論之無俟曾子問也幾諫一端所繫孝經最重其敢聽其亾在它經闕茲不補乎謹節孟子所述論語大戴禮所記歸之于方

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舜百十歲此舜五十以慕親終身也是保無不怨如瞽子此十一字孟子）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不怨義也非不自怨此十七字論語）可人也（是求得乎字而後得之）吾任其過（任善當以下使其親無過有則歸己）不可人也（孟子所謂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也此省以為二字）吾辭其罪（辭罪號泣也自負其罪皆見詩邶風凱風篇在以論詩）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泣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見曾弟五節）言不自舍也（不自舍其任曾是孝）不恥其親（此其親為君而已為之子）君子之孝也（此五十二字大戴記）

右第廿八節（凡八十字今論）六章之三又特陳幾諫之法舉舜為式以見人子必立身如舜然後不从命其孝彌大也茲不曰大孝而曰至孝大其迹至其心大其畀至其凶也慕固發於愛至之誠亦即養氣之謂也孟子釋之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可謂善言慕矣惟慕故能見親之志之或將陷于不義也而先意承之以幾諫惟幾諫故易從從即底豫也當其見志不從時又敬不違夔夔齊栗孺子慄也勞而不怨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孺子泣也取妻不從告完廩不從焚浚井不從揜階捐矣然且下謨蓋矣然且出孺子嬉也皆幾也其幾也如是敬矣勞矣不違不怨始終如一何其善柔而巧變也蓋其心以為不如是即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也可則尤若矣過吾任之必改爲必不貳焉不可則將終身辱不齒於人是吾罪也惟有號泣隨之以求達焉斯已辭者負罪引慝孺子啼也（舜為號泣之詞說見下補亡是）引詩凱風有子七人莫慰母心釋曰子之辭七子自責一大舜自責凡諫不入者宜如是也又釋士章引小宛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所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大舜終身慕父母也終身慕則不諫必入矣易曰納約自牖又曰需于血出

自穴又曰有孚血去惕出皆此象也此孝子養志者致曲之事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老子曰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其所以道君子不恥其親之孝者莫茲切矣世有養志而孺子慕者盍深味焉（右述正義）

謹繩翁受孝經聞爭義未聞諫法而欲補之十數年矣初取坊記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廿字既而少之乃今始敢以孟子所述弁首而以論語大戴禮所能足之也初攷孟子小弁章引孔子說自趙氏以來無注究問何出家大人以為似孝經逸語予嘗稱周公達孝舜大孝達不過繼志述事大則論親於道孝經言郊祀既大周公則言爭不義必舉大舜無疑也舜化其親為聖人且為天子父經不言配天無待言也以宗祀專屬嚴父配天周公獨也羅東不能救管蔡似慚封象矣然而天也舜與周公易地則皆然予蓋舉其最者耳於是稱盡稱

舜其至孝矣二語以綴章末案與前君子則不肰句反厲上文義法正同彝
釋論語幾諫章一似大禹謨帝初于歷山大傳遂以續之乃觀朱子註則云
此與內則之旨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
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
孝也噫允矣其不數詮贊者蓋雖朱子亦不自知注論語乃注孝經也綢繆
復刺取凱風卒章坿之以完經例且爲說曰睍睆黃鳥載好其音與也朝夕
諷誦自以爲得之既而讀大戴記曾子立孝篇述予言有可人也云云五十
二字則大喜亟去原引詩首二句而以次之釋曰可人不可人所謂從命則
禽獸不從則修飾也可人是蒸蒸乂不格姦不可人如二嫂使治朕棲之類
吾任其過是既謹之於幾先又慎之於幾後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終身不能有過也過甡而罪亟予之於親也甡且任之重莫辭予吾辭其罪

者吾不能辭其罪也猶之論語患得之患不能得之也堯典試可乃已句中
合有不字孟子吾不惴焉句中含有豈字詩傳以不甯爲豈不甯以不康爲
豈不康文王不顯顯也無念爾祖念也古人語急文簡詞非一也蓋孤臣孽
子操心危慮患深在復沈吟以求達自責不敢少徇也如此所謂尊也滿涿
之有曰卒以解與下文子之辭也故訓辭欲易之因以說文治說文而知辭
訟也從𤔔辛猶理辜也然則辭爲訟牘即古爰書其本義矣後人段借爲文
詞字又爲辭讓字古誼遂亾耳然從𤔔辛而曰理辜亦何意之引申義非本
義也𤔔訓理訓治辛訓痛則謂治獄宜痛心爲可謂自訟而痛治焉亦可許
于𤔔下解曰幺子相亂受治之也是𤔔有號義辛下解曰辛痛即泣出則辛
有泣義合𤔔辛爲辭字是號泣成辭爲顛誦古訓而用爲辭案字反在後矣
繩諸因本之以更前釋曰辭深於任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我罪伊何
以辭問也案與下文辭字合通體脈絡亦貫通矣後閱　國朝經學諸家言

大都相左如盧氏文弨校盧氏見曾刻本臧氏震校殿本孔氏廣森補注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臧氏鏞堂拜經
雜記阮氏元曾子注釋皆以兩人字爲入字之譌雖或改字句或不改然悉改讀改
釋惟芸臺訓辭者自以爲詞義與愚後說近餘並作辭去字解俞氏樾羣經平議
仍作人字解尤異乃悉拘以請業大人曰改者皆涉上文兩入字而謬曲園
駁之是也然謂人與仁通引釋名忍也爲證太迂迴矣又引表記鄭注以辭
爲解說謂親之過大吾則進德修業解說其罪亦未允予之發親命也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莊子猶述之審如平議則瞽瞍殺人被執元德忍坐視不捄
依然非己無爲邪竊負遵海濱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豈虛言哉誠實
情耳吾謂孟子論舜最精說經最明不可人即所云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
涿以爲二字豁然矣辭以爾後說號泣成辭爲正詁予曰辭達而已矣號泣
成辭必達乃已雖謂子自傳孝經可也細紬繹撒閉命遂謹以箸之如右蒲右迂
幾諫所以成親孝子立身之大節也可人不可人全在于此是以曾子傳孝

經尤於此三致意也本孝篇曰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謂以正道諫也士之
孝也以德從命謂德命乃從不德亦諫也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
之謂無以輔之則忝所生也皆釋當爭之義也立孝篇曰君子立孝其忠之
用禮之貴反是亂也微諫不倦聽從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
力而無禮則小人也致忠而不敬原作致敬而不忠今依王氏經義述聞訂正則不入也是故禮
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飲食移味居處溫愉著心于此濟其志也此以下即
引經可人也云云釋幾諫之法至深摯矣大孝篇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
承志諭父母於道以下遂言敬身之事是即立事篇所謂太上不生惡其次
而能夙絕之也幾之訓也又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
母有過諫而不逆不逆亦即幾也所謂其下復而能改也事父母篇云父母
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此亦先告弟子以當爭之義又曰諫而不
用行之如由己由己云者吾任其過吾辭其罪之說也又曰從而不諫非孝

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爲無咎則寧由己爲賢人則亂嗟乎賢人非俞氏解說之謂與又曰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制言篇曰雖諫不惡必忠曰智智故能巧變凡以能明察之於幾也立事篇防之豫矣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問而不決承間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於師友且然而況於親乎終身悒悒終身憚憚終身勿勿終身戰戰凡事且然而況於諫乎人信其言从之以行人信其行从之以復復宜其類類宜其年凡人且然而況於父母乎夫是故能察能發志夫是故能幾諫也能則可人與天地參通神明光四海雖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不過此矣右述內傳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王者父天母地則甚不昏罔是不蔽看之無不義也長幼順長上者父母順則兄弟咸故上下治人無不順天地明察神明神而明之彰矣彰本作章是明之區

右第廿九節舊是下題感應章第十六凡百有九字今分七十四字入下節凡卅五字六章之四又特著幾諫之效以見君子之立身不恥其親乃能不愧於天地神而明之以爲治也治詳下節通徹至易之謂明無微不燭辨蹟見神之謂察無幾不形理其相抵合上下之宜之謂治無幾不理交明而飾然成章之謂彰無微不顯皆幾之至也子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知幾其神乎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之謂也幾諫是爭親之不義明察以治是爭天地上下之不義不專指舜而統曰明王者从古明王之親無若舜之父母必待子之任過辭罪而后成義者然必皆有舜之慕與其夙夜不自舍之忱乃能見父母之幾而諫之見天地上下之幾而明察以治之也自太昊以至成周諸聖人莫非用此術也粵惟上世雲龍紀官因圖畫卦因迹造字因象制器因形勢分野設井以及授時置閏教佃立市衣裳耒耜弓矢舟車諸凡制器尚象之事莫非繼天述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羲農皇帝顓頊高辛之彰其明察以治者皆本於

自然不可及也唐虞揖讓官天下治爲極盛降至三代變爲征誅疑於異矣然而殷革夏命纘禹之服我武惟揚于湯有光則湯武之彰其明察以治者反之自然而亦不可及也嘗試論之帝王之孝颯天地諫四時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禮至成周而大備此孝經崇配天所以獨推居攝之周公也放勳則天文命平地皆成于有鯀之手此孝經責爭不義所以獨尊五十而慕之大舜也孟子言周公驅猛獸比於禹抑洪水固已然而洪水一事吾尤以舜爲至神爲堯幸爲禹隱也鯀湮洪水勞勞九載而績用弗成此非不忠也非不敬也蓋不明於水之性不察於水之情所以研厥幾者未審也堯稔其方命圮族非不知人卒以四岳力薦聽其爲城九仞事非經試蓋雖聖人不免於過矣舜起而任之殛鯀興禹其殛也義不得不刑雖堯舜亦必痛心流涕禹之號泣其待問哉其興也非禹之心而鯀之心也非禹之精而鯀之精也是故鯀之沈羽淵也以身殉水終天不可人之慟也禹之八年於外

三過其門而不入所謂吾辭其罪夙夜不自舍也有黃熊之化乃有立圭之錫也哀哉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此亦明禹之終身慕而發禹之微也嗟乎堯之明察以治也在禪舜禹之明察以治也在郊鯀而卿雲糺縵日月重華獸益于中天之世其故可思也洪範九疇所垂建皇極之法蓋自其視聽言動之幾而謹之非若今時專講天地格致諸科學如聲光气力農工商礦瑣碎分門者乃欲長幼平權無父子君臣上下也烏乎茲其所以爲天演競爭世而彝倫攸斁也與夫亦知昔子天員巳該今地球冉求之藝即周公之執也與女媧補天立地非鍊石斷鰲帝乙射天歐地匪弓劍之舉也苟有神明者出以體天地之撰以類萬物之情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其必有取于明察之本矣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父事三老以老教三才之道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兄事五更謂悌以五

常吏己之過也四時祭祀論祠烝嘗也原作宗廟致敬故下文鄭句事生者易事死者聖人慎之故重其文今案呂氏春秋高誘注引如此案大人曰或高氏所見別一本也蓋校完備當從之不忘親也此專言自事其先王修身慎行古者克己復禮至誠无妄恐辱先也自是不能事其親宗廟致敬承祭祀言惟修身慎行故四時宗廟祭祀能致其敬鬼神著矣祭如在也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或作橫亦作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大雅文王有聲篇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右第卅節七十四字說見上　六章之五又承神明句推明長幼順上下治之義其幾在養老饗親而實在修身慎行也天子踐位雖父兄既沒然有諸父諸兄亦必卑其身後其身以事之也禮君燕族人與父兄齒也且父事三老以爲尊不啻有父兄事五更以爲先不啻有兄此皆長長以敬天下之父兄自安於幼以教天下之子弟也抑所謂見似目瞿聞名心瞿者慕也慕則禴祠烝嘗四時祭祀以饗其先王不敢忘也又恐少有不檢貽辱先或致先王不享克己復禮身必修焉常致其惺惺至誠无妄行必慎焉不隕於冥冥夫如是則致敬於宗廟而先王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鬼神著矣著則幽者無不顯而上治親者無不順而下亦治所謂非孝悌之至乎通神明光四海尙處有所不通乎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溥之而衡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然而由今之道竟有不然焉者何也繩繩嘗讀孝經句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家大人嘗言佛孝耶亦未嘗不孝矣在教徒自爲學耳繩嘗深之信然佛衰矣耶方盛故吾既有供養辟支說又特爲申明十戒以詔約瑟子之門人爲進之曰吾漢文孝字從十一貫之道也从ナ左之古文右之省文也子居下謂爲子者必左右就養無方奉持一貫之道也爾先師手執十字尙爲乎若在　國初有文學如某某入焉爾教皇教士必盡附會以天主大孝誘我國民矣近世沙門耶或有禮父母爲世尊爾景教中人乃日崇拜十字架而不知正吾所謂子道也豈不可哀乎有至誠感神之聖人起以孝友之惟

德動天無遠弗屆將環球教堂及大小學校盡說吾孝經矣朕亦非易也吾鄉舊縣魁山下有童孝子允燃光緒初封股救父被　旌至今存後城中有盧孝子效之以救母母愈而孝子死亦被　旌家大人曰童是熊渠子初射虎沒衛羨由基初射兕飲羽處則李將軍後射寢石也蓋誠之不容則也不能以髮有如此微乎微乎知幾其神乎孝經成赤虹化黃玉有似夢頑叛文天雨粟鬼夜哭先儒或以爲誕朕而天常動威大雷電風雨以納大麓以啟金縢以彰舜與周公之德明載尙書不可誣也豈得亦以讖緯家言目之與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以事君言進思盡忠中心之謂忠有無不盡退思補過改其過而補之以善將順其美將扶也承也善則助也匡救其惡方也正也救止也禁也故上下治居臣位而以言諫之能相親也詩小雅隰桑云心乎愛矣遐遐或作瑕不謂謂勤也矣一說遐遠也謂告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遠不能藏也

右第卅一節舊本事君章第十七凡四十九字今補一字　六章之六又陳在下之君子諫君之誠以終上下治之義法仍不外於幾也前二節皆天子事天地事故此節舉諸侯以下事君事足之君子在上則移孝父母者孝天地進思爲天地盡忠退思爲天地補過將順天地之美匡救天地之惡在下則移孝父母者孝君其道一耳曰思曰愛皆言慕也所謂人少則慕父母仕則慕君亦即經移孝作忠之本傳也進退有二義專就仕言則進見君所務思盡己之心發其中之所蘊以致忠君畢下文順美救惡咸於其時將之匡之記曰晉思對命論語曰忠焉能勿誨乎蓋言進也退食自公務思日所言於朝廷以及君所行以及身所存能否一一無過有則改爲而補之以善詩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夜以繼日蓋言退也兼出處言則進而在官職思其居者禹治水則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教稼則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此進思盡忠之說也退而在野不廢國家君子從大夫之後陳恒弒其君不敢不告不得不沐浴請討此退思補過之說也鄭注死君之難爲盡忠韋注退居私室補身過其于義也舉矣忠莫盛于成

君之美過莫大於長君之惡是以君子事上必慮先見其志之美惡而將順
之而匡救之美如遵大路有迎而送之行乃成也如游重是有引而進之入
乃深也如負重任有分而承之乃若輕也如陟高山有扶而助之乃先登也
此將順之說也惡如渡而溺則吾濟之以方舟如病而危則吾醫之以方藥
如迷失道則吾爲指其方而納諸正塗焉如射不中則吾爲求其方而使不
失諸正鵠焉此匡救之說也纜蓋嘗取古經義廣之釋將爲發爲幾爲大釋
順爲訓謂如師保傅發君德與君善訓之由小而大也推之又作去聲讀謂
如將順君命而出則以破敵爲美後命有所不受也匡之本字爲匚加竹爲
筐盤方器也凡物惟方故正惟正故安匡以行帑帛以減書策取其方正有
範圍而安之也救惡借匡爲恤所謂大負水者卒不負繩者正也順美如將
當仁不讓救惡如匡四維必張此之謂股肱匙元首喜此之謂股肱良元首
明也故曰上下治者上親下下親上也治以水从台台我也悅也上悅而从
我如水之就下故能相親也善謂上者上明天矣者其補之而天益明上察
地矣有其補之而地益察君子雖在下而所以彌天地缺陷者其功亦大矣
不如是則其過亦大君子懼焉故不能已於諫焉引詩以乎愛矣云云正以
明諫君之勤中心藏何日忘一如無忝爾所生之不自舍也君子事親既必
敬其美弛其過於書曰思日贊贊襄哉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爲有仁以
爲己任而不思慮愛其君者哉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
吾君不能謂之賊然則不爲忠臣即爲賊子矣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則事
君亦貴幾也又曰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犯無隱是事
同而諫異君子若求無不義則必于幾焉致體無一時一事而敢忽矣敢惟
曰從命從命云爾哉

從第廿六至第卅一凡六節都三百八十二字（兩補入十又一）爲六章爲下篇之首
申終於立身說爲凡處變者言之益教以發氣養志法也家大人曰天演雜

新有革命黨風潮傲詭　朝廷容之不罪之吾亦言革命吾最重維新然非
變政變法新撰名詞橫出論議并其道德而亦革盡之謂也女知之乎於是
維新殄焉而知革命者革非命爲哲命也革亂命爲治命也孝經立身首世
爭不義天命之謂性有善而無惡善則順命吉惡則逆命凶不義則不可人
違禽獸不遠凶可知矣爭則轉禍爲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從前種
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風雷所以爲
益奧革命維新之妙解也桀犬不吠堯紂雞復鳴舜則征誅卒遷猶誠不改
玉不改步不易服朔殊旗幟亦不得不謂之湯武革命盤銘日新是湯先自
革其身之命康誥作新是武先自革其民之命革去故也皮之去毛者也有
一毛之未盡革未善也天地革而四時行焉而百物生焉而些功成焉日新
又新其茲大矣故孝子不從父不義之令其革命在幹蠱舜是也義而精之
以至入神其革命在克家周公是也革言三就有孚有孚改命吉正此章之
身也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皆系革命之象創業守成一也繼
之以鼎新忠之最恕之極也新其天日重輪新其地海重潤新其民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道不由忠恕而撰曰革命云云弗思甚矣思則纂纂
則愛愛則擻擻則知恥知恥則惟恐有一毫不義或辱其身且及其親義不
可失不義不可陷也將恐陷則必救常思不失則必順救之術利用匡順之
術利用將此幾諫之方而革命之真也幾非明察不能見明察非聚義不能
彰聚義以事親爲養志以立身則爲養气也孟子聞曾子養志橋大人所常
以者浩浩也特傳其養气之學曰浩然者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
天地之間其爲气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聚義所生者行有不慊于心則
餒矣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此老子專氣致柔常德不離之說亦
即此章承思承愛敬之內傳也若如匡章責善則揠苗矣纜竊嘗爲三老嬰
兒革命圖而繫之詞曰大哉柱下史嬰兒之教乎聃自以之法自然而天地

順老彭以之信述好古而嬰人存老萊子以之衣斑斕卧地而父母樂三老皆萬歲一嬰兒也者斯術者舜與周公曾子是以能與底豫文王無憂曾皙眉壽而至今其命猶新也於戲旋乾轉坤一赤子足矣華周爲唐吾嘗歎服狄梁公戊戌以來吾尤崇拜望雲者不置也家大人顧之莞爾而笑已而喟然歎曰噫嘻得之其斯以爲知幾者乎小子

子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和順也氣體之充神之盛人之呼吸出入者也此言深愛之心油然周於身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執持也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勝音升擧也任也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詩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十四字毛詩

右第卅二節七十八字今章之首承上章言愛申居則致敬義上章末言愛之勤至於中心藏何日忘是就事上教人隨時發其未發之中大本立矣此章首言愛之深由和氣發爲愉色婉容是就事上教人隨事致其中節之和所以爲達道也繼嘉謂五致以居敬爲綱者此也和氣者養其氣使平使情誠意協合易調剛柔適也純氣之守故能得性之正也此言誠於內言形愉色者和氣之發在顏者也愉从心从俞若乘舟順流下上從容自得故可訓悅兒又曰喜也樂也所謂粹然見于面也婉容者和氣之散在全體者也婉从女从宛宛宛柔順如淑女也所謂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動容周旋中禮也此皆主形於外言也容不婉者必其色不愉色不愉者必其氣不和氣不和必其愛不深愛之深否不易測以其氣上之氣不可見而可見者不待近而觀其色也卽遠而望其容可矣容之實在色氣之華在色故事親者以色爲必怡其色以與父母接子故曾子曰夏以色難而子夏得之爲易色也凡此皆積深愛以將至敬也玉者圭璧之類朝祭執焉少不敬則傾盈者酒

萊之類進膳奉爲少不敬則溢孝子平居必如是所謂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洞洞者虛之又虛情愈深而文愈明屬屬者續之又續於緝熙敬止純亦不已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如弗勝如將失之極狀其謹獨之嚴常如十目視十手指也然雖如是嚴而至于父母膝下仍必和焉必愉焉婉焉初不敢威如亦不敢儼然恪焉是何也嚴威儼恪卽曾子所謂出辭氣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動容貌斯遠鄙倍也成人之道非爲子之道爲子當終身慕父母如嬰兒也單居離問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此故孝經之親切有味者朱子編小學尊未何便索然矣初編箚習孝經以爲孝行章五致節擧其要領喪親章祇及致哀致嚴係目而致敬致樂致憂三者缺焉家大人曰祭義疏所謂事亡如事存一段似孝經脫簡在彼爲不類而在此則上下通可移補也繼嘉請數詞則曰我將之卒章周公所以竭嬰兒之力也我其夙夜洞洞屬屬然也畏天之威如執玉如奉盈也于時保之如弗勝如將失之也孝子畏父母之威如畏天故必夙夜時保乃成其孝也有深愛者盡終身誦諸

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音洛下同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上聲以其飲食忠養去聲之孝子之身終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音由百姓徒役也詩大雅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父母其順矣乎

右第卅三節八十九字今集補卒章之次承上致敬申養則致樂義樂亦必敬也樂其心是修身愼行不遺父母憂不違其志是先意諭親不使父母有過此養志事也樂其耳目是聽於無聲睹於無形安其寢處是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以其飲食忠養之是必有酒肉饌爾冬膳粥爾晨羞兆兼口體事也苟能養志啜菽飲水盡其歡亦可謂兼養矣必兼焉然後養可謂忠然後孝

子之身可謂終絡猶成也一曰猶充備也忠者致其深愛以積爲和氣發爲愉色婉容終則成其身使和气愉色婉容無一不充備夫如是則閨門之內妻子臣妾之身皆孝子之身卽其心亦皆孝子之心而禮無不具矣具則吾嚴其親彼亦嚴吾親吾嚴其兄彼亦嚴吾兄家庭之間蹌蹌濟濟所以娛老人者莫不惟吾所欲爲乎曰有奔走乎曰有先後乎曰有疏附乎曰有禦侮雞初鳴莫不衣服至寢門外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若百姓趨君命焉若徒役赴王事焉閨門之內戚而不歎韡韡如王者之民衆皆熙熙然登春臺享太牢老人顧而樂之融融矣泄泄矣非有善終其身爲嬰兒者萬有千乎無此樂矣子所爲賦常棣而神往也纚纚拜業及此毋三復焉不厭百回讀爲護于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竊欲被之笙絃使聲滿天地餘音繞全球不絕以順萬國之父母且以順萬世之父母竊於戲此則孔子授曾子孝經之意也夫亦卽家大人命纚爲補孝經之意也夫右述正義

初纚纚得古文閨門章讀之頗狃于唐博士之說家大人曰其禮云云正所謂養則致其樂之條目也以喪親章例之孝子之喪親也一語統致其哀致嚴則閨門之首亦必有孝子之養親也一語統致樂致憂由是言之古文亦不得爲完書也於是纚纚欲移內則孝子之養老也數語弁首而嫌其爲曾子語家大人曰孝子之身終以上孔子言也雖不著曰諸夫子然觀下文知其承師說而釋之也曰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此明是弟子演師說矣曰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人固莫親於妻子莫近於臣妾也此釋閨門具禮至詳且盡中篇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正斯誼矣小司馬氏乃誣劉光伯以僞撰之罪而斥其比妻子於徒役爲凡鄙然則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文王不足法與曾子曰君子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又曰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于萬民也刑罰猶可而況徒役之乎立事篇此言蓋執閨繇百姓之訓而爲之箋注也論語嘗記樊遲御冉有僕是并其門人百姓之徒役之矣古者天子親耕后親蠶是且身先百姓躬爲徒役矣必若司馬所言則是堯使其子九男二女以事舜於畎畝之中爲自賤其金枝玉葉帝典觀型一節可刪也則是芼荇菜爲汚淑女之手采卷耳爲輕后妃之身葛覃之衣不應澣二南可刪者甚衆且嘗自關雎始矣則是乾坤六子皆當坐享萬物之奉不必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亦不必說乎兌勞乎坎成言乎艮劌致曰戰乎乾致役乎坤邪且班志列弟子職入孝經家所職洒掃各節尤徒役之徒役其細已甚者必如司馬所譏則古人凡爲長者糞之禮畢可棄也爲乎雲想衣裳花想容可謂不凡沈香亭北倚闌干可謂不鄙卒召馬嵬之禍夫非以貞也長君之惡邪今世矯其弊者乃欲開女學豈亦未嘗古人閨門之化矣經術不明大亂斯起非細故也學者掇遺經于灰燼之餘凡古賢片詞

隻字與其過而廢也寧過而存之而況其爲聖人之遺旨乎首之以內則所記足之以中庸所引雖不必當日元文也然以經補經聯合天然且出自曾子子思子所傳其亦可以無憾矣纚纚乃敢敬敘次之如右云右述第七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一十九字論語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二十三字禮君有疾飲藥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二十七字蓋言謹也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右第卅四節九十二字少集諸 卒章之三承上致樂申病則致憂義憂亦必敬也蓋教人于憂病于已然必先防患于未然不可不識其幾也豈特于侍養時爲然之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知則一念及之而喜懼交集矣樂其尙在故

啻憂其不久存故懼懼者思其一旦或不諱也不諱始于不豫大漸始于小不懌此其幾非曖日者不及窺也窺則必若禁憂天下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所以預御親疾者無微不至矣故一言及親老出必不敢易方敢往甲不敢便適乙也復必不敢過時告旋午不敢淹至未也誠恐父母我思兒之不得更虞變出倉卒閱之不及也子告孟武伯以父母惟其疾之憂者此也幸而無恙心固少安然春秋已高來日苦短老日近則衰日不遠一无所苦倘日日憂其叵測況明明不樂見之爲癖乎癖生于天時人事之不齊必謀所以齊之乃可去不然急則爲疾加且爲病矣非可徒憂已也憂之而形于色而動于容而無一敢盛冠者不櫛也行不翔也言不惰（[illegible]）也琴瑟不御也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也笑不至矧（矧同哂）怒不至詈也皆以憂親癖改其常度者爲色容不盛之虛數也此與出不易方復不過時皆孝子自致其私憂而于親癖匪無裨救者卽知權善沖侍母疾不說冠帶

者三十年段秀實母病勺漿不入口七日猶然孝子之疏節而非其至者至精詳之術也求有益於親則必素精乎明天察地之學而求詳於醫藥之竅旨矣臣之于君也以義合君有疾飲藥臣猶必先嘗之而況子之于親也乃出天性乎嘗之非但試之也蓋必先明於親之證後察於醫之理與藥之性醫未審證勿藥可也藥未如齊不嘗可也嘗則證已明理性已察但考其材之眞贋劑其分之輕重時其味之溫涼已耳許悼公瘧飲太子藥卒太子不知醫又不求醫妄自進藥乃至殺其父春秋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夫子之志可知也止雖奔晉讓𢈔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期終莫逃易所謂由辨之不蚤辨也隋許智藏誡諸子曰爲人子不通方術豈謂孝乎唐王勃曰人子不可不知醫宋程子曰父母病委之庸醫之手是大不孝皆可謂曉春秋善說孝經矣世有因親疾究極方藥遂以醫名者此義得也然醫雖小道必三折肱乃眞必通神農黃帝三世書（本草內經素女脈訣之屬）乃明非一日所能辨也苟

或語焉不精擇焉不詳則必求醫代診就使精且詳矣而用之不敢輕亦必求醫就正故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也三世乃三折之誤若泥祖孫傳業不可通或訓本草內經脈訣三世學經文必添字乃達亦非也（經義皆失三世之說若如書訓則是神農之方必待三世醫始敢用也因讀三去聲訓血爲生惡醫能殺閭泥人者又考左傳三折肱無注楚辭九折臂注更歷方藥讀亦不能後漢王子趙注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醫備箴久之法必折肱臂者命至折試則其取𤧚東正當說所謂治人多而用物熟也古語折如制或以形劈而襲及觀記曲禮祭法注音義益信紕繆）竊謂求之而得世能者固可託性命寄死生不則老於素問難經實能慎物調齊若所謂三折肱九折臂者亦周官十全之選也萬一疾至不可爲卽和緩不能姿效則父母將自憂憂且革而子之私恐愈弗能移眞如詩所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矣吾尙以拯父母危哉計惟稽顙北辰籲天請命茲黔婁代父潸曜代母或比周公代兄耳禱曰禱爾於上下神祇蓋聖人設教祇以繼爲子者烏烏之私非可達於父母也子比子路曰丘之禱久矣又斥王孫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言各有當而匪論事親也

先王制禮將死猶徧禱五祀始死猶升屋三號以冀一復蘇況氣息奄奄尙未至彌留之頃乎儀禮旣夕禮養者皆齊文王世子疑言疾則世子齊立而養夫非有事于神祇齊曷爲者後世善禱者有剖冰而得魚有履霜踏雪而衝得瓜得堇有山中得藤岡中得石有祝囘得充齒中得日月有水濱逃難七日不萎者有竹爲鐙纘炤夜枝中轉茂者有刺血書奏章神道許三年不化者凡若此親疾靡不差與其人或匹夫非家宰或在屋漏弗爲壇同墠手或一無所持曷嘗植璧秉珪口或一無所白猶有史作册祝也然而天之應之與報元公畧無異非至誠感神能若是乎孝子之有深愛者苟爲憂父母則嘗醫藥未濟焉忍不于此爲致其誠邪若徇流俗乞活淫祠尋假巫覡而曰禮從周也則惑矣非孝經病則致憂之實矣（右述王翼）

蓋嘗過庭而知閨門章后嘗申病則致憂義經又脫亾也紕紊刺取它籍補之數易稿初疑節首當著孝子之侍疾也何偏討諸經無之乃录王充論衡

孝子之養親病也云云見靑隨筆以論家大人曰吾侍疾亦侍養也有內則孝子
之養老也句足以統之勿復雜以后儒語也孝子憂親當以愼醫藥爲第一
義其餘卜筮禱祈之事私以至誠行之不使父母覺知可也蓍龜協吉陳絲
紵威禮亦宜之不則否也若乃籥未敢以前北面代某之說吾未聞周公受
命武王也於是纚纚移曲禮親有疾飲藥五句約文王世子篇冠之畧曰文
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其有不安節內豎以告則文王色憂行不能正
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
文王再飯亦再飯云云自謂孝經述文武亦應有之義卒以刪節古經悍之
改引曲禮父母有疾至疾止復故弁首家大人曰不擲八句玉藻色容不盛
一語該之矣論語父母之年一章是就致樂時提醒人子當預憂親疾時思
所以夙絕之矣玉藻親老六句次曲禮君有疾八句則文成矣醫藥弗差孝
子無如何禱得髮草可誦也禱爾於上下神祇亦可爲也不得以子拒子路

請禱及子貢出卜遂廢之也病至不可治但有可以贖吾親少延旦夕者聖
天子如舜忻然行禱不恤其它而況皇皇上帝實監臨我乎悲天閔人見識
長門卽斯猜也周書金縢周官小宗伯在執禱者深思而自得之耳子路仲
氏端木氏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上之禱卜久矣然則
二賢臨事爲師致之皆有加邪人子爲親忍不及邪立誠不豫不純天不吾
聽誄祝史邪蓋聞徐陵子份誦吾孝經晝夜不息陵疾亦愈矣纚禱誄述之
如右禮蓋言謹也五字頗似集句仍候嚴訓更定再以質諸知言者右述蔣亡
子曰孝子之喪喪去聲失也本作器從哭亡亦作喪下作持服解則平音親也哭不偯偯音衣哭餘聲從容也鄭注气竭而息聲不
委曲也說文引作書曰段古文㤅悉病聲說聲若客音言直遂其哀無定聲也俗作哀非禮無容觸地無容不爲容飾言不文對不爲文言不爲
文飾在身擔士人或作聞非寢不尸寢不難不不尸其敬也居不客居不出次勤哀苦勿客于外六字論語服美不安去文
衰衣衰麻聞樂不樂音樂沈憂在心故不樂也食旨不甘疏食水飲不時誠嗜此哀戚釋文引鄭作戚說文作慼之情也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本一作喪生毀形體露立骨節見也不滅滅也性謂天性此聖人之政也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三年之喪古三十六月後定爲二十七月鄭注三年之喪再期天下達禮不肖者企而及之不得下及賢
者俯而就之不得過是也喪君三年喪父三年君父同節示民不疑也使知恩義一致君不異于父也一十三字禮記坊記
此喪之中庸也子思子述中庸本此書兌命及無逸篇云高宗殷賢王武丁以慈良于喪中興故稱高宗諒闇諒作亮闇陰的音
梁楣鄭士虞禮疏屏在𣟭今俗所謂喪棚是也三年不言上文言不文諸臣下也此不言又特舉君上以爲則一十六字禮記喪服四制
右第卅五節舊述下題器說孝第十八凡百四十一字今分七十五字入下二節此六十六字補二十九字卒章之四承上
致憂申喪則致哀義哀亦必敬也惟敬故于哭于言于寢居于服食皆不忍
近于樂而必不敢遠于禮也哭則椎心額天一往而不反無從容宛轉之餘
聲若嬰兒啼焉曾子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不偯之謂也禮則觸
地踊踴稽顙而后拜無趨翔進退之威儀若赤子匍匐焉記曰喪容纍纍色
容顚顚眎容瞿瞿梅梅無容之謂也言則繭繭不忍與人語也禮本唯而不
對而茲且許以言者卿大夫士言而後事行爽不貳事故得言喪事然亦有
問則對不暇問人而忍曰文之也寢則苫塊不離喪次始終夷牀下中次殯

宮側終次墓塊地有子在不忍嫌穢屏惡尸其親亦不敢偃臥類死尸其身
也居則專席而坐不與人接禫而後然客練猶不羣立不旅行祥亦不出謝
弔答拜而自爲客有親喪在不暇客其實更不容客於人也服則投冠去式
雞斯徒跣扱衽括髮斬衰苴絰不沐浴佩玉石祁子不沐浴佩玉而兆衛人
以龜爲有知也蓋雖枯骨亦祿孝子之身不安美也樂則徹縣去琴瑟矣聞
且必禁而曰樂乎食則三日不舉火矣水且不飲而曰旨乎禮鄰有喪舂不
相里有殯不巷歌弔於人不飲酒食肉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知悼
子卒晉平公飲酒鼓鐘屠蒯而揚觶焉世傳杜舉是聖人教人於凡民之
喪若于臣喪耳尚不得聽樂口尚不得甘味而況子之於父母乎然此哀戚
至情若不偯之類大抵初喪之禮然也人三日不食則餓餓而廢事非禮也
聖人爲之中制沈三日大夫以上君命以粥歠焉士以下鄰里爲糜食之自
是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飲者水也制有疾羹之以菜或鹽酪焉或薑桂焉或

且酒肉爲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雖無疾飲酒食肉惟衰麻在身皆爲
疑死死無後也皆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危身至滅性也是故教之哭則泣
也併踊也始無算終有算始無時終有時也教之禮則爲志者必有相執事
者必有祝也父喪苴杖必竹母喪削杖必桐杖而起也教之言則未葬有喪
禮可讀既葬有祭禮可讀也非喪事不言喪事則婪我亦可續也教之服則
衣麻衣齊斬必有衰冠厭冠纓纓必條屬經帶菅屨貌俱惡然而箴宅卜
日不純凶葬且酌周弁而殷冔廪殯絻龍方相舞也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
浴且不待三月後也期十三月而練黃裏縓緣炎廿有五月而大祥縞冠素
紕祭日且朝服又即教之鼓素琴矣中月而禫立衣黃裳踰月吉祭立端而
居讀樂章樂作矣禮雖三年實不過再期廿有七月止耳此廿七月中聖人
又教之節哀順變以漸而殺而除爲何也蓋誠念始之者也始之者予我以
官骸即予我以天命之性际聽毀則滅其聰明而不能际於無形聽於無聲

矣行知毀則滅其睿智而不能心知其意身行其志矣不勝喪矣不勝喪君
子謂之無子此聖人之政所以喪三年爲極不責人無已也故曰示民有終
也我有比於喪父盡即所謂方喪者一以恩制一以義制或疑其異非也故
曰示民不疑也賢者過之則難爲民故必俯而就之不肖皆不及則人道絕
故不敢不勉此喪之所以爲中庸也曾子勺漿不入口七日後世七日者蓋二人爲劉士集
唐設秀賓樂正子春效之五日止乎思子不敢師也子羔泣血三年君子俯以爲
難耳升人孺子泣而子以爲難繼學我欲短喪而予斥其不仁誠欲納之中
庸而後已也子夏免喪與之琴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閔子
騫免喪與之琴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子皆與之君子亦折衷
也引書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又以立不言之極故特舉諒喪之高宗以爲的
也曾喪者苟通於君不言臣下言不文之故可以得致哀之實矣右述正哉
縱蕩並證論語子張問諒闇曲詳攷之而知其間孝經也亮陰出商書說命

周書無逸引之文皆與此異而子張徑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且改亮
爲諒改陰爲闇此必如書云孝乎之類于當約爲是語詔門人特以諒闇釋
亮陰也無巳其在喪親章示民句下乎于是裁稽雅故解之曰諒亮音義通
闇陰亦同亮陰者古人居喪之統名不得改字爲梁菴亦不許專屬之天子
先儒訓爲信默信者恭之實也即高宗之誠所謂恭默也台恐德弗類故信
恭其先王而淵默以思道也引申之衆信曰諒周南召南衛之辭也是高宗
宅憂百官之衆皆信其恭默故能總己以聽于冢宰不言而事行即孝經所
謂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也又案亮者明也字從儿高省人處高則
明故訓明觀古人名亮者字明可見諒言依其在京或曰知之信也亦有則
義陰古作侌幽也加阜爲陰則丘陵之幽處也凡山之北曰陰禮曰葬于北
方北首之幽之故也然則亮陰者是倚墓爲廬矣陰蔭也或即書爲蔭又室
也詩豳風淩陰周禮作凌室是也經及論語及戴記並引作闇則亦遇寄八

音之旨正所以著亮陰之大義也闇從門內音有闔戶閉藏之意謂孝子隱
求父母之音于門內而不容自託于音也于寢門乎于墓門乎于廟門乎三
年之喪以孜而及可也音亦同假借左傳鹿死不擇音是也音隱門內則
在之甚故闇猶暗也爲晦爲冥爲夜可謂爲侌亦可謂爲会也總之其爲幽
隱之處一也而先之爲諒則欲孝子以至誠求達于幽隱也至幽至隱莫宅
変若微嚴訓當以倚墓爲廬爲亮陰第一義也高宗亮喪得傅說自言舊學
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是即周公所云舊勞於外也又曰入宅於河河當是
小乙葬地武丁宅憂於此以爲亮陰故曰暨厥終罔顯罔顯者高宗自謙事
以陰言明哲實作則羣臣頌君專以亮言也合而言之明微幽乚宅憂之義
功也伊尹放太甲于桐曰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蓋殷世亮陰之始制初
倚廬爲廬而不順保衛因從之祖陵耳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則是當
歲三代聖帝明王皆以亮陰爲宅憂不言之地也父母亡而之陰骨肉歸於

下陰爲野土孝子執親之喪不有以啟顯闡幽相助其气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則是死者竟死矣非所謂君子不亮惡乎執邪惟日月求亮于陰常若庭燎設于堂隅燭燊于室漆鐙照于竁俾陰者亮之則事死如事生事亾如事存而其親永不死終不亡矣陰者地气也亮之是以己之氣合親之气得見親于地下也陰又鬼神之府也亮之是日祭月享於宀弁綿交墨深是下暨達鬼神之祠祭也陰又子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亮之則道以神而明以人而行也亮陰爲凶廬之統稱猶之總章總期爲明堂之別號也祀事尙明故明堂亦曰陽館喪事尙暗故凶廬直曰亮陰亮乃欲其出暗鄉明謂祀事必由喪事始也此不必轉作梁菴而凶廬之義已可嚴肅相見也自漢鄭氏逮孔傳謂諒古作梁闇讀如鶉鶴之鶴皇氏論語疏轉爲梁庵蔡氏書傳因之而亮陰之本義失或訓爲凶廬寒涼幽闇之處義更纖矣此不知陰闇二字可爲雙而亮諒二字不可謂梁耳然纖懸尙未審慈良于喪一語陳義尤古也

及癹喪服乃知四制一篇專爲孝經喪親章首節作也乃知諒亮古同涼又同良鄭㽞其音未詳其義遂謂古作梁闇以毛詩涼彼武王韓詩作亮樂配子諒朱子讀慈良說知鄭誤也詩傳涼訓佐爾雅釋詁亮訓相導惟誠明乃可輔仁也良訓最善陰闇爲喪泝言之是喪之止于至善順言之是善居喪故不曰涼于喪而曰慈良于喪也其傳高宗諒闇事尤矣又轉一語云然而言不文者謂臣下也言不文句它書無之繩薦故知其傳孝經也傳者意謂經既云言不文何又引高宗不言蓋不言者獨君耳故特于權制節預敘百官備百物具以見天子諸侯不言而事行其致哀尤不可不至也若庶人須身執事則非不止言不文矣故權制上極之扶而起下極之面垢而已皆所以箸聖人之政之爲中庸也經只云喪三日而食舉重者言也四制繼之以三月而沐期而練以類推循經只云喪不過三年猶渾詞耳四制申之以直喪不祔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以時殺焉此正傳體也然義制一節釋喪君而經亡矣繩蕭故又取之坊記也鄭注孝經言不文指士人也注四制引孝經說指士民也則鄭注孝經本於孝經緯改民作人校舊爲的然爲不即引四制謂臣下也尤爲隱括乎既知言不文句爲士人之孝竟不疑此節尙有不言之脫簡豈注孝經者果非康成邪抑古人之愼也繩薦嘗欲移論語寢不尸二句補入言不文下卒以居不容句與禮無容句觸難之家大人曰客本作容先儒訓容爲儀訓客爲恪皆非也若以綴之喪親章則亮陰義更顯矣禮所謂居倚廬翦屏柱（謂拄）楣亦不定在中門外也既曰哀親之在外在土則倚宅兆廬而居實禮之宜此繫大人所以宅竁石龍阡三年也（右達補亡）

爲之棺（閉也完也大殮所以周衾）槨（廓也一作𣏌木之宜堅者將蒔蜃傅）門戶令全也殯則命之椒石致土作灰或石灰和築取以當櫬古用木故其衣（小斂所被也所以周衣亦小斂）衾（以周身衾必具牀之日殯之日）而舉之（對奉之言舉尸先內之衣令內之柩）又內卜其宅（墓文也所）兆（塋域也字書皆）而安厝之（厝一作措并奉大惡其下有伏石涌泉復爲市朝之地懸之不安故卜之此句六在哀）陳其簠簋（祭器盛黍稷稻粱者圓曰簋方曰簠各受一斗二升）而哀戚以送之

之（莫變不辟音擗拊也見殺故擗也一作辟）踊（音勇跳也）哭（號也哀發聲）泣（涕泗倶集無聲）哀以送之（奠用祭器自虞王祭奠時期有度然苟送死大事哀亦必嚴也以上三年喪事）爲之宗廟（宗本尊也廟貌也）以鬼享之（宗廟之不曰神而云鬼者神气無不之鬼則有所歸爲之在三年後宗廟之在三年中）春秋祭祀（因時變感之故作曰春秋）以時思之（日必哀告所謂忌日之祀）云无不敬（最上五字自）詩云於戲（音烏乎歎美詞）前王不忘（前王三時指文武此引毛詩者先人八字周頌烈文篇）

右第卅六節（四十九字今補十三字補見上）卒章之五承上致哀申祭則致嚴義最固所以申敬也家大人曰烏乎自餘闕以至包牲無一日一時不有祭義而先王制禮諱不言祭者誠鑒乎孝子哀思之極不忍遽鬼其親也必見乎帥牀常臘之饌而親不復賸也乃帷堂沐浴飯含掩瑱設幎目爲之衣而舉之襲以周于身衣朝服祭服玄端及散衣必稱必如平生冠帶之飾不忍不飾也必見乎羅尊寘奠之處而親不復饗也乃設牀第盥布席上莞下簟爲之衾而舉之小斂以屑於衣衾先有秠後有幠綦之覆之必適必如平生裀褥之式不

忍不備也衣矣衾矣不見吾親也而曳妻不聞吾親陌而斛凴矣忽忽三日
竟不生矣爨為之棺外內易出一漆今無從再髹矣日進甘旨終不見食矣
舉棺而殯官而寶之也一盞則終天不可復睹矣意者祟邪將謂而入邪或
取而出邪忽忽三月活無術邪謂為之椁或飄或石父母終天之所享在此
七尺之宅萬億年之兆而欲除五患去二害殺無卜邪宅兆既定必吾親之
形安享之而神亦安享之然後乃敢舉而厝之椁厝之必若親猶官府居中
而外環之以城郭然后安也烏乎棺周於衾椁尸已不可臨椁周於棺凭柩
亦不可親又壞樹之自是惟可指曰是吾親之宅而不能入也望之若邈坼
而兆其形可占爾已終古不可復見則亦終古不可復動已凡所以安固其
冢宅而厝韞其兆域者宜何如致謹邪古不修墓蓋已慎之又慎謹之於始
也此喪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所以舉附於親者必誠必信必不假手它人而
后可告無悔也是故衣衾之類有紋紟制之必將棺槨之屬有碑銘刻之必

深埋殯以梓宮葬以皋陵而孝子絕痛之忱未有艾也然而玉柙金縷玉犬
金蠶玉魚金椀明珠為日月水銀為大海以飾棺椁中則是以寵愛為淫夸
自暴其親之骸骨不孝罪莫大矣此季孫以璠璵斂子特歷級上之僞無窮
慮也故曰喪具稱家之有亡有亦過禮苟亡矣斂形還葬縣而封人豈有非
之者哉喪致乎哀而止與其易也寧戚此之謂也○是故始絕气奠陳脯醢
陳酒醴猶用吉器冀復蘇也襲襚之尸少東小斂饌之室西南不忍遽徹望
復起也小斂陳鼎始用素俎矣然祇豚七體進柢奠于尸東而離尸之猶希
不死也大殮陳兩瓮無縢始用籩豆矣然祇魚左首進鬐奠於輿東面離神
之猶未忍異於生也此三日中陳饌蓋哀戚事也自是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餘黍稷饋下室下室者內寢也在時飲食有事處也器物几杖如平生廌我
朔也朔望加牲牢殯宮曰殷奠殯宮重所在朔錢所在也重今曰靈座也士
喪禮月半不殷奠鄭曰大夫以上有也有薦新如朔奠薦五穀若時果物新

出者也既夕啟殯奠遷祖有從奠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既朝而薦
車設祖奠既祖而薦馬設遣奠一曰葬奠祖奠殷而葬奠尤殷奠於此終祭
於此始也故遣奠裹餘至墓猶大饗卷牲歸俎也寶父母所以哀其去也此
三月中陳饌蓋哀戚事也親在殯猶未忍言祭葬則動柩恐親不安故既安
魄於墓又必安神於寢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始以祭易奠急安神也士三
虞始曰哀薦祫事再曰哀薦虞事三曰哀薦成事則大夫五諸侯七天子九
祝辭可推也虞卒哭有祭卒無時之哭始以後吉祭易而喪祭也自是几筵
不徹主人凥倚廬曰祭如朝夕奠月享如朔望殷倚冢中門外而廬則入祭
於殯倚宅兆而廬則出祭于墓也期十三月而小祥祝祖練之詞曰薦此常事
則常祀不忒可知也再期廿五月而大祥祝曰薦此祥事始變除也中月而
禫大凡廿七月始即吉也吉則祔而喪祭盡除春秋之祭起矣而以前則猶
是弗忍一日離之意也此三年中陳簠簋哀戚事也簠簋可變為時器上香

獻茶可增入禮制總之如事生如事存三年中無一日一時可忘哀戚也○
哀戚之至形為擗踊則男踊而女拊心也聞之哭則號痛不絕聲烏咽或失
聲見之泣則淚如血出滂沱涕泗橫也擗可舉言踊泣而專言哭踊無不哭
哭則必踊禮順人情也哭必有位謹男女之別也有有時有無時有有算有
無算其無者孝子至痛極其有者聖人為之節制也故始死及動尸舉柩哭
踊無數以哀戚之洪感言也天子諸侯大夫士哭有九七五三踊之限以禮
之常節言也節者先王見孝子不自抑其哀戚之至而哭踊故特於不可算
者而為之算以示哀感有度而無庸過為耳非欲孝子且哭且計且踊且數
丈非令相者祝者為之操算而推之抑之也故從卒至殯主人啼兄弟哭哭
不絕聲無踊節蓋由生而送之死哀之至也聖人不能為之止也鋪絞紟踊
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由地而送之牀又送之中霤又送之牖下也斂衣踊
斂衾踊斂絞紟踊奠尸輿踊由戶內而送之阼又送之客位也哭殯踊哭椁

歸殷遷歸訓祖歸薦車歸薦馬歸設披屬引歸乏歸贈幣歸由殯而送之庭又送之堀又送之墓也凡此擗踴哭泣大率無時無算者也其送形而往也哭其迎精而返也哭其往也如慕猶孺子奔隨父母而泣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也如疑弗踴而擗若孺子前父母而歸待父母八不至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於是反諸其所作也而踴入門弗見上堂又弗見也而哭而已送之由此去也反諸其所養也而踴入室又弗見也而哭反諸其所殯也而踴適宮又弗見也而哭而已送之由此出也葬日虞以吉易喪而亦哭踴送之安神而未見其人也雖有算尚未卒哭當無時之哭也卒哭矣猶朝夕哭次中雖還不忘送也既練惟哀至則哭無還意不忘送也然皆有時也有時則有算矣過此惟去國哭墓忌日哭有茨先人之室哭此所謂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也先王制禮有詔踊有命哭而即有拾踊有止哭有代哭哀之至殺之至也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此之謂也○

當大事非節送其形於宅兆已也蓋又必送其精於宗廟以神道事之永示無極也君子三年中追養繼孝初以哀奠爲祭後又備其禮哀祭於殯哀祭于墓矣以未升祔未反吉不敢祭于宗廟也古有宗法故祔廟曰宗廟後世宗法不行而廟亦稱宗鄭曰宗尊也廟貌也然則宗廟乃象尊者之貌耳孝子旣宅以謐親之魄即因兆以想見親之形遷宗以妥親之魂即因廟以想見親之神故殯者實也棺猶前椁猶城郭也既定其宅又域其兆必先之以卜猶請之人而封親以采地也親而客之野外宿之土由此孝子所不忍聞也故葬日即虞即爲主蓋葬者藏也欲人之勿得見也藏于墓則永爲賓不復我顧矣虞者安也欲神之有所憑依也安於寢則復爲主庶終我親矣宜者其形而主者其神此存乎不死其親者自誠明耳虞主用桑桑之爲言喪也喪主不得祔宗廟明矣練主用栗栗之爲言立也立必正方不可易也木主西方成就其堅剛之性即以起人嚴敬之情也抑糎猶當聞栗之爲言也

子孫分房衆多不忘本樹雖老而其根託於初生之栗猶新也先王於此甚有微旨與始本其仁孝之心以實其顯禰之意與則栗主祔宗廟宜也然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唐開元禮宋政和禮皆禪而祔程子張子始爲定論祔必三年之喪畢雖孔子復起亦必曰是萬世之達禮矣蓋祔者付也從示以爲示而付之宗廟也宗从宀从示交覆深屋神居之即廟之正寢也廟从广从苗高屋之下苗裔居之即宗之前殿也後易苗爲朝謂庭下乃苗裔之所朝也故宗廟者所以示子孫朝祖宗也夫曰朝之則必以朝服而不得以凶服奔矣若喪未終而先祔而倚廬又必在其家中門之外遂不能日祭于墓近不能日祭于廟倚斯廬也其謂之何祔廟不祭則是三年之喪三月而畢耳豈所謂弗忍一日離者乎禮君子將營宮室必先爲宗廟於正寢之東是先處先人於阼階以正主人之位以彰無改於父之道也是宮室乃倚宗廟而廬也是終身弗忍一日離之意也孝子執親之喪既葬必倚於牀

既斂必倚於殯既葬必倚于墓既禪且祔乃可返宮室而居耳古所謂廬於中門外蓋一偏之論專爲不能廬墓者言之也然有以知其朝夕哭不奠必祭不能之墓必之寢必不得哭於宗祭于廟也顧爲之宗廟亦必在憂未闋以前矣善居喪者安厝其親哀未已也期而宅兆之外碑表必立宰木必植墓山必鹽所以正墓位躍壟域守墓禁者必無敢不至再期而宗廟之中堂戶必新輪奐必美籩豆必飾所以上治祖宗旁治昆弟下治子孫者必井井矣秩秩矣其舊無者創建之必如制必不得奢僭踰禮庶人有力可假士禮爲之士不得擬大夫諸侯不得擬天子苟無力則雖士大夫亦節縮修其正寢可矣正寢亦可爲龕爲羅室也主宜泣血自題以己之气合親之气不能書則請宗親善書者題之禮無虛王字之一點待尊貴人束賤吾父母而且旬旬以求其用上行下之朱也必欲朱之降神時孝子齧指取血自塡之此尤於禮無取然務於刺臂寫經萬萬矣其舊有者易櫝改塗爲之尤易古曰

遷宗毀廟是已毀廟不過舉其舊而新之耳遷宗則以次遞升之謂也昔之
祭也父爲主故今之皇祖昔之皇考也今之祭也己爲主則父爲禰而昔之
皇考今爲皇祖矣昔之皇祖今爲皇曾祖昔之皇曾祖今爲皇高祖昔之皇
高祖今當祧矣祧其昔之皇高祖則今之皇考可以隮於禰之位矣夫是之
謂升祔夫是之謂以鬼饗之也饗之者薦其鄉而食之也不曰以神而曰以
鬼神者鬼之動其引而申也無不之也鬼者神之靜其遺而歸也庶此棲也
蓋自是不復曰祭且不復月享而祀之惟其時矣時祀之不過四或不能備
舉則惟春秋爲且終身之慕忌日爲耳然而霜雪降雨露濡思其尻處思其
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觸之則悲弗能已已思之思之又重思
之子又生子孫又生孫世世其祀無窮期也禮得新則薦無田亦然庶人春
薦韭以卵夏薦麥以魚秋薦黍以豚冬薦稻以雁士爲牲用特豕大夫以上
用羔天子則太牢也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耳豈知神之所享以主人有齊

敬之心也是以孝子享親終身無敢有不敬亾之而弗忘也此經所以知
子當日必擊曲禮首句且賦烈文卒章也祭義祭法內傳詳矣其有今與古
異繩當私祀家禮略具矣吾諸弟它日幸交修乎可也嚴訓五致約言喪禮
一則謹条如左　斬衰致哀絕不內宿寢苫居廬除酒斷肉百日靡髮三年
歡娛不避鼓鐘不辭香燭不詣謝客不給弔服非喪不言非祭不識禫衲白
題主安魂櫝天惟顯思時祀切顯孫慕終身勿忘鞠育
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此合始終言之
父在觀其志　父沒觀其行　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孝論孝二十二　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十字
右第卅七節今書曾二十　卒章之六晉發生喪死無憾事親終而行道未
終故既觀志矣又必觀行爲以德報德而修德罔極也生事統昇養侍疾三
致言故曰愛敬死事統喪祭二致言故曰哀戚父母爲生民之本盡愛敬哀

戚於父母則生事盡力死事盡思生民之本盡矣愛敬是事生之義哀戚是
事死之義愛敬備於事生哀戚備於事死則死生之義備矣事親當愛敬時
不敢言哀戚至哀戚時不能忘愛敬然而專以跡言則孝子之事親終矣若
以心言則猶未也跡者禮之文心者禮之意終者終孝子之身文有限而意
無窮也終孝子之身修德行道無改於禮然後可謂孝也故孝子父在必能
觀父之志而先意承之卒能諭親於道斯爲愛敬之至父沒必能觀父之行
而修身謹慎歸于以道成親斯爲哀戚之至觀志是採正於生前觀行是稱
闡於死後是故有能觀父志而潛移默化則父在已無不義之行更能觀父
行而委曲求全則父沒自有當繼之志此之謂父之道也道盡於終身無改
可百世無改可也豈直三年邪曰三年蓋亦終身以之百世以之矣子昔孟
懿子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禮卽道也不以則禮亾而孝亦亡
矣故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然而孝子愛敬哀戚之忱雖至終身

雖及百世不能已已也蓼莪之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其辭推古今孝子
之情者乎夫比父母于昊天而歎以罔極則所爲修德行道壹壹焉思用其
極以報生我鞠我之劬勞者雖極之配上帝而此孺子慕猶綿綿無絕期矣
子所爲取之以亂孝經也或曰經不言觀母之行無改於母之道何也綱鑑
曰母統於父抑此以修德行道專責男子故於母道略耳君子能無改於父
則子女子婦自無改於母矣前所謂閨門具禮是也或曰無改云者卽禮經
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之類父沒如此猶之父在則爲子者居不主
奧立不中門也中門卽門隧奧尊者所居阼階主人之位皆父道也祧親之
後雖天子於天下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不敢遽當君也經所言蓋無改於
此云耳綱鑑曰唯唯否否此第循乎禮之恆而未達乎禮之變可謂守其文
不可謂知其意也或又曰汪氏中述學有云如其非道則朝死而夕改可矣
不與經文倍乎綱鑑曰非也此皆言經義未及明解經字也今謂爲引申之

發明之父之志行利用觀正所以諦審其善不善也善則遵而行之不敢不勉此武周阼無形聽無聲善繼志善述事所以爲達孝也不善則諫偽蓋之父在以道易其志若舜是矣父沒以道易其行若禹是矣舜禹皆善觀皆三年無改者也舜觀志善終其父之行而述幾諫鮮矣禹觀行亦善終其父之志則以鯀投禹其父之道匪它蓋爲臣之道又治水之道也禹八年無改于治水八十年無改於爲臣禹年自歲十四時堯之七十有二載乙卯卽鯀父爲司空治水癸亥告成功事甚此九年事舜世八年虞之各三年丙子卽天子位癸未升遐在位僅八年鯀以湮水亾禹以導水與其行異也禹觀鯀之行乃命圮族改而聞善言則拜是以鯀勸民而禹告成洪範九疇天畀以畀諸其子仍不啻錫諸其父也禹惟善改父之行故能无改於鯀之道鯀所以終得配天也自禹觀之奠高山大川皆鯀之功自禹謂之疏瀹決排注江淮海皆禹之績此禹之孝所以無刑然也抑又聞之祖存而父沒則父之道猶子道也爲父之子者以孫而代父孝其祖則當觀父之行于其祖爲孝否也

孝則以孝繼孝否則以孝易不孝是卽無改於父之道也夫先王制禮祖沒而長子先死者嫡孫承重也衛人父在而禰祖蓋不知禰贖之行不孝可改若其道於靈公則爲子於輒則爲父輒悉得改之此吾子爲政所以必先正名也若志不可改行亦不可改子諂諛志觀行豈教人陷親不義而又腹誹之或且世濟其惡邪蔡叔度商甚閒王室而道闕子弟道乖蔡仲能蓋改行周公命之王而邦之蔡此亦幹父之蠱而無改於父之道者夫非其善用觀能如是邪于稱孟莊子之孝其它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蓋獻子之道君道也其臣其政雖善莊子亦必有扶持之術補救之方而后可以無改所謂創業難守成亦不易也近世西人其父創一藝制一器未就而死其子則必終其志成之夫成之則必有損其過益其不及而專以成其美如吾黨集裘堂構之云者義正與觀行無改相似斯可知吾道出乎天天入乎人人雖蠻貊之邦行矣惜無有以吾孝經提其耳而告之者抑亦

中國文獻猶或未及通焉而又甚怪乎異族邪于當於坊記自釋之曰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自引論語云云君曰吾嘗私論孝如是謂人孝亦如是蓋此意耳卽以爲記者記于是言乃自解棄所論語亦無不可也從儒疑坊記爲漢儒作不知論語者乃若朱賢語類雖非乎定亦必有自遽口說者朱子或問既義范祖禹觀父之說及注論語則又宗鄭孔觀子之旨謂改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然則父沒時有亂命三年中亦可從邪天不應許老人結草抹魏顆聖人亦不應容國人賦黃鳥畀秦康邪一儒之識先後矛盾殆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惑邪錢氏大昕潛研堂集極推范說究於無改句絕少發明劉氏寶楠論語正義備載諸家卒以鄭孔爲不誤皆未明志行所以必用觀之故也未識行可變道不可變亦未審論語所記卽孝經也孝則曉然于愛敬哀戚者道之行所謂率性觀志觀行者德之修所謂盡性也率且盡所謂終於立身也欲報之德故聿修厥德于念父母昊天罔極因概之

孫無念爾祖此孝經起訖一意之明文也於戲吾孔子當庭有啟聖宮是吾孔子之道一鄉人之道也其斯爲昊天罔極也與論七達見未面

曾子曰慎終喪至及立身言終父母之身能盡其養終己之身能止于至善皆是慎追遠此祭反修德服善言慇祀舊稱述不墜其親昔是追慕止之自厚于父母昔首亦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德歸厚各反其本矣下亦歸厚國首章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見曾子也參一貫之旨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哉孝統忠恕也哉字從皇本增據上文吾乞之皆異曾子曰唯惟也侃疏直之速而無疑子出釋首章仲尼居門人問曰何謂也子爲吾曾時曾子侍坐門人疑在皆異問之樣也一未知貫故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包量用言忠盡己內書恕分以人治人而已矣孝經事親事君立身皆從孝有忠弗也爲仕想盡是國十八字並皆

右第卅八節四十八字今補卒章之末證明至德要道順天下之實又特舉忠恕一貫示人以修德行道從入從出之門也曾子既聞事親事君壹是皆以立身爲本又推極沒後觀行報德爲賦昊天而恍然於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皆以先隆爲始甚以配天爲鉅典也自古君初卽位莫不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者此三年中諒闇不言無改父道而又修身慎行終其身是慎終矣

三年外宗廟時祭祀天罔極而又追述先德不遠其親是追遠矣此皆在上躬自厚其親與民無與然而民見其慎終而即不忍忽於始爲民見其追遠而更不忍失諸近焉然則是民德惟孝之歸莫不厚焉厚則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矣厚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旤亂不作矣厚則宗祀明堂海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海外且重譯矣得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矣書曰皇建其有極會歸其有極其斯之謂與于時受孝經卒業喟然歎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益深信乎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洵不誣也予喜其心領神會特印證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哉曾子惟蚤悟故不煩再問直應曰唯也然而旁聽者知一之爲孝未辨貫之者何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予言孝其文甚繁忠移之事上恕求及也自餘曰愛敬曰哀戚曰嚴曰順曰悅曰齊樂曰憂懼曰憤悱曰謹愼曰思索皆所以檢乎天下者然或偏於事生或偏于事死孰先孰後未易明也旣曰貫

之則必有所措咸宜者予呼而曾子應俱未明言也禮長者未及毋儳言故者在亦無瑕竊問此門人所以必待子出然后竊私於曾子也及曾子言之乃知夫子行在孝經其道無多也忠恕而已矣中此之謂忠自盡其中也如此之謂恕使人相如也忠是孝之體卷之則退藏於密恕是孝之用放之則彌六合也盡人之政無數非忠有刑亦恕忠以竭其孝之力即德之至恕以滿其孝之量即道之要孝外無忠恕忠恕外無孝凡欲全孝舍恕莫由而其致功自愼獨始故忠即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恕即發而皆中節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萬物從吾中道皆如我也時時忠恕即時時孝事事忠恕即事事孝釋孝經至要之旨莫忠恕若也孝從則木忠其根柢之深恕其枝葉之榮耳曾子嘗云忠者其孝之本與則知恕者乃孝之末矣此謂一以貫之也予言孝無一非忠恕然其意僅露之言表不諳熟者或猶不知孝之無所不在也自曾子尋之則知即忠即孝即恕即孝孝乃無一時可間無一事可逃矣朕不得曾子一歎則一貫不傳不得門人一問則孝就忠恕亦不傳此曾子所以爲宗聖而子夏之徒亦各以孝經出教諸侯王也至孟子敘堯舜之道返之孝經曰孝弟而已矣則益可見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曾子益縣之孝經也故曰孝經子思子述爲得其實也右述正義

昔綱猶四歲時光緒甲午從族曾祖光喬先生受孝經三月卒業先生爲講說甚詳綱猶竊疑曾子好問何竟退無一語也旣而受爾雅周禮儀禮猶時溫習七歲始受論語一日師不在請庭訓至愼終追遠章忽有悟以爲似孝經未後請家大人大喜以聞先大母節孝太夫人大母命毋特治兹分甘獎學由是綱猶益好疑好問問之他人多不以爲然問之家大人是曰是非曰非非亦不以爲妄也後讀一貫章輒又發諸舊札之後私三復之未敢進質也家大人嘗見拍案欣曰是也兒何从得來能言其故否乎于是綱猶期期我讀孝經無一字不是忠無一行不是恕我聞事親事君立身是一貫非我

想孝經首述仲尼尻曾子侍是敘傳經之始說孝二千餘言爲時頗久作經旣畢居者侍者必皆起綱猶以此知論語于出與孝經仲尼居相對且稱曾子是門人所記當時必有門人共聞夫子之道必不似五祀衣鉢傳依夜分也孝經無愼終一貫二章若神龍無尾首二章在論語則迎之不見其首故省其所自來也子初問曾子以至德要道知不知知則僅有順天下數語矣及謝以不知始有首章及五孝等章又必俟甚哉一歎始有三才等章又必待聖德一問始有感治等章又必待人命一問始有諫爭等章然則卒業時予與曾子必作一結局如關雎之亂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終記三子者出曾皙後文始完也而況明明有門人質疑待曾子一答適合全旨邪家大人則又書曰奇哉乳臭兒說經鏗鏗然如躬隨七十子三千人親聽孔子授曾子孝經也吾更爲爾詳之○大戴禮孔子三朝記小辨云忠滿於中而發於外發者恕也又云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故

知中者內思畢心也知中必知恕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故知恕者中以應實也知恕必知外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故知外者內恕外廣也知外必知德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教以忠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故知德者外內參驗也知德必知政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故知政者德以柔政也知政必知官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故知官者正義辨方也知官必知事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故知事者官治物則也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此則事父母幾諫事上補過救患法也故知備者事戒不虞也無患曰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通神明光四海無思不服也樂義曰終則尤終于立身之歸訓也自知外以下皆盡忠行恕之事故可統言之曰恕又可專言之曰忠又可兼言之曰忠恕中庸云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下遂就于臣弟友分疏之而綜之以慥慥

道雖有四而所以行之者一尤明明爲孝經說法也子思子所述即曾子所傳益可見一貫之唯在孝經矣記仲尼燕居末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于夫子瞿然若發矇矣孔子刪君末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皆不如爾今以論語愼終一貫二章續孝經爲尤親切有味了无痕迹也○於是纖悉盡肆力於孝經而嬴秦火以後今文古文本口傳本皆非完書也時以私意掇它經補之孰復孝子之事親終矣接以愼終何圖合朕聖人口中尙未繳足終於立身意也又尋繹論語父在觀志章信爲孝經立身結論其亦脫在論語者蓋聖人論孝嘗以此四語或二語語人故論語重出三年無改二句坊記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又自解論語也常論孝如是常語人如是則其爲孝經允矣抑又思孝經中無論語論語中有孝經似門人與聞孝經時各私記其一節持便誦習遂與論語先出或見其散在論語遂疑孝經重複刪之亦未可知也欲報之德卑修厥德之元罔昊天罔極愼終追遠之極致曾子言民德孔子言吾道即首章至德要道彰彰明矣○

家大人批曰生事愛敬五句只完得喪祭之禮而於立身之義信未備也以觀志觀行四句補之語意乃圓亦恰與感應章修身愼行對四時祭祀文義相同王伯厚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極未爲孝之終也樓攻媿云若所謂孝之終與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后已者也陳紫巖公云或問孝子之事親終矣豈自是而后可遂已乎曰非也孝子之心無窮身在一日則思在一日古者大孝所以有終身之慕也此云終者畢之謂也非謂從今日從遂不必容心也然則無改於道欲報之德正爲尋繹天經地義究極人情且適與首章相應此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不料爲小子得之○於戲纖毫補孝經家大人提引之力也鄉若以爲非是則不敢從事於斯矣其有不合則山中闕書之過非敢故謬於聖人故附於篋例也若補以此始即以此終其諸孔子作春秋經起獲麟作止所

起之遺意也歟時戊申正月侍家大人寓於石龍陰大母殁三年矣 右述補七

從第廿二至第卅八凡七節都五百廿三字 內點三百八十一 爲卒章爲下篇之次重申終於立身義揭出忠恕一貫爲修此至德行此要道簡易方法總結全經益至聖宗聖所以示人終身之孝至深切著明矣親在有一時不忠一事不恕固爲不孝親沒有一時一事不忠不恕亦不得爲孝則知忠恕者乃立身徹始徹終之寶命即事親事君達上下通內外之宗旨也三篇皆成己成物之事忠不欺事上恕不欺使下忠既誠於內恕斯形於外盡其非忠以成始恕以成終也終於立身首章發之矣次章言五等事親各有事親之忠恕三章言五等事君各有事君之忠恕四章五章言德教而輔以政刑亦無非忠恕然未及立身之究竟也六章乃不義極陳處變之道則立身不可有一毫未盡厥誼彰矣猶未及五致條目源流一貫也於是標深愛爲五致張本皆言忠也而致敬即如其敬致樂即如其樂致憂即如其憂致哀即如其哀

致嚴卽如其嚴卽恕也恕非北閫門之禮聖人之政對於人民無不如志之謂蓋必先反諸身無不如義之謂也曾子因喪哀祭嚴數爲傾終追遠想見民德歸厚予遂以吾道一貫印證之而忠恕爲孝之道顯矣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蓋就行道言其用也今曾子冠之以忠則修德之事并其體著之矣夫子之道之要本於德之主體用莫非孝也而其立身之大節全於處變觀之是故不義之貴有爭子也貴其能處人倫之變華不義之命爲義命也毀之貴有哀于祭之貴有孝子也貴其能處天道之變華亾命爲不死之命也子言成親而復返之養老見能處變者必能處常也曾子論化民而獸本之喪祭見能處常者尤必能處變也夫事親而至於親不在此變之最大者不在而永永如在則處之最精使非有所謂忠恕貫之終身則於所謂孝不能毫髮無憾豈得爲至德要道邪世未有不忠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亦未有不恕於親而能恕于人者此大孝終身慕父母之舜所爲好問察邇言隱惡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也自古聖人通神明之惠類萬物之情其孰非以此近世維新喜言忠國而諱言忠君若以孝經詔之謂君道宜自忠親始則更爲教界所呵矣又何怪乎學界翩翩諸少年率以父子平權爲恕爲公恵邪○然而維翁方且撰身二千載以上從闕黨童子孔璇叔仲會之後執筆記事幸厠于門人之列與聞說孝經也始而仲尼居門人蓋咸在因子獸呼參故獸記曾子侍也予首告之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維翁竊疑此德何其忠此道何其恕又何其至要而一以貫之也蓋猶未省其言孝也及曾子辟席謝不敏門人皆負牆而立予乃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命復坐爲長言之初開孝有始有中有終引詩念祖修德則知三事一貫孝不止事事父母也而萬行該焉少間聞天子之孝次諸侯次卿大夫次士庶人分量雖殊而性情不異門人相與私議孝之始於事親也大矣哉而曾子果歎曰甚哉孝

之大也於是予以德教本於天經地義引詩赫赫師尹以勸五等之人與民之行而中于事君之義顯矣然猶恐好大者以爲小若今學說云云而曾子果以加明則知聖人之德政刑弼教雖極之配天顯後世不過如是矣門人又相與竊擬君父不道將奈之何而曾子果以從命詢也及聞不義不可不爭自上言之有明天察地之學自下言之有盡忠補過之方而終于立身之義昭矣猶未也予以前述五致乃教民之準詞必一一爲疏通之立身乃實也主以三年無改結之又引詩昊天罔極足之孝經畢矣維翁聞予言喪則取高宗諒闇言祭則舉周公配天竊有以覘是時堯舜禹湯文武之民也而曾子果恍然於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道一以貫之也一呼一唯以心印心道至是宜大明矣然而予言孝終日及忠未及恕及曾子未及門人知十者死矣知二者亦希蓋尙有閟一而未得與之術者未曉心無不中無不如之卽爲孝也既而予欠伸而出曾子又辟席門人私焉始詳一貫之謂蓋自是而聞與未聞無不知以忠恕識孝經矣自更秦火篇殘簡斷出自孔氏壁中者既與顏氏家藏互異而漢儒師師口說寖或記誦不詳二千年來孝經無足本馴至今日乃咸盡忠恕之道豈不可爲痛哭哉維翁爰於孝經中會蹐撮言因以攷孝經巔末輒如親侍孔曾函丈之旁與聞謦欬也故敢綴之如右質諸天演競爭學界必不我容無已則惟俟諸二千載以下有欲聞至德要道者與然而維有乎爾則亦无有乎爾然而予諸弟當共亮之且共研究之勿以乃兄爲蠢謏也此下篇箸終於立身之大義也　維翁述

孝經古徵下篇竟作而曰孝經忠恕一貫三爲王也王者德修於內爲聖功道行於外爲聖治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也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亦此謂也盡己之性之謂忠盡人物之性之謂恕忠是老吾老恕則及人之老忠是己欲立己欲達恕則立人達人其各爲仁其實則爲立人達人必自立親達親始也維翁誌此異端證之益知忠恕爲吾道

若也墨氏無父不忠楊氏無君不恕孟子距之或冒距楊即闢老此不知禮
樂之源道德之歸吾子蓋有所受之信述好古且嘗竊比之也炎劉以降二
氏迭爲消長而吾道不振肰於釋頗有發明老則迄无影響吾道漢宋亦可
謂昌矣乃竟無有知忠恕在孝經此尤可歎也夷攷二氏之典釋藏華嚴楞
嚴法華倘已而其要旨畢具心經金剛經金剛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可謂
善言忠恕矣如如不動乃見如來此吾道藏身之恕即忠也盡入無餘涅槃
而滅度之不度盡衆生不成佛此吾道推己之忠即恕也忠恕無二心亦無
兩境無兩候其諸爲物不貳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者與自禪林爲之究竟
獄辯有餘兼善不足自周以來無幾得度何也無其器僅有其志詞費無益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且若知之盡則乾坤寂滅久矣道藏三十六部惟
五千言眞老氏修身經世之書其餘率誦焚修所謂度人者運思爲禍已與
佛法無大逕庭未見其口說然洞靈經孝事父母云云則亦是也其流爲
丹家者誠爲我之楊朱其播爲符籙醮祭者功於朱氏亦罪矣而況今之建
治入靖者論以三洞猶若然不能一與其名乎蓋自孔子適周而世已関傳
老子師也不知其所師爲在亦日老子過秦以鄉授關尹世因爲立之又立
不知其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青天各其學者離非最先而其僻老者
誤遂以刑法概天下司馬遷拉之同傳誣罔甚矣漢藏其清靜不知明善敗
也昔宗其虛無不知明貴有也訴之者病其以禮爲亂首前識爲愚始不知
亂者邦治所感作大智解也不知五千言皆救人而識禮也皆其絕聖棄智
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不知其所絕棄者小而其所進取者大也不知其正言
若反也此老子之孝之忠恕所以晦盲否塞垂二千年孔曾思孟而外無睨
者也邇來佛少衰矣耶漸盛基督也天主天方也而其間又有丞救修教之
別宗之者剿者三教糟粕以轉攻三教詭怪支離不可究詰茲姑就其最初
之摩西十誡爲校正之十誡前四敬天近忠後六愛人近恕其五敬父母在

天之後人之前則耶亦知孝矣而金匱要言歟闕君臣之義此東俗教皇權
動傾國邸新學民權所自來也使所謂神天之子不過約翰而過吾孔子則
非其爭教之殺機亦蚤熄矣今彼教士毀戒恆什九而其收教民也必先碎
君親牌位至自殺其師偏又有如無父是併耶亦自不識而撰曰語以吾道
乎絀竊嘗冒佛遇老則必不爲僧耶遇老則必去王號則遇孔子更可想矣
何也老子之教立天子置三公拱璧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功成身退
百姓皆謂我自然一嬰兒盡之矣孝統忠恕實與吾道同也其送吾子也贈
之言首戒譏議人發人惡申之曰毋以有己爲人子者毋以惡己爲人臣者
佛耶之門人皆不省即吾老子吾孔子之門人亦不察久矣經曰吾言甚易
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其有慨乎此與繩翁反覆五千言無一非禮
非前識無一非忠恕非孝其善言禮見於答孔子問者三皆極喪禮之變經言
用兵不得已殺人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此可以觀喪禮矣善建者
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世世祭祀不輟夫善建善抱孰有善於忠恕者乎
祭祀至世世庸非孝經所謂不忘者乎此可以觀祭禮矣就經釋經則元德
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正曾子愼終追遠民德歸厚意也夫物
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此老子言禮乃元
我孔子主忠信也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專气致柔復歸於嬰兒蓋禮有加於
此哉而世儒皆曰老氏廢禮弗思甚矣大學引康誥曰如保赤子中庸直告
哀公曰子庶民夫非所謂聖人皆孩之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故知
老子之道與吾一也經曰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又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
以淸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
天下貞其致之一也致之即以貫之也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
之爲善斯不善已已止也注家讀爲矣誤也繩翁龔之曰天下皆知忠恕之
爲忠恕斯不忠不恕已皆知孝之爲孝斯不孝已此亦經旨也既得其母以

知其子蓋言忠必恕既知其子復守其母若言恕必忠也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其贊吾至要者與夫子之文章散在六經其言性與天道易外惟此為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忠也動而愈出恕也學時習德日新矣此老子革命之道于孝經者也維新黨人革命軍實不屑讀吾孝經也雖矣孝乎忠恕乎孰可與言乎可者吾不知誰之予其求諸象帝之先者乎然使斬新遊曰萬國魂或猶　學部新訂署曰修身弟一教科書具訓于業士童而習焉儲深入國民之腦節精存國粹於萬一亦未始非聖天子郊祀配天之一助也光緒三十四年正月葉經翁識述

下篇經九百十一言內補圖百六十八　注二千七百言述二萬五千八百言

三篇總計經二千三百六十二言注四千零九十六言述四萬一千八百廿八言通四萬八千二百四十六言述者自附

孝經孝翔學第一種　古敔稿本全

先兄豈耕上舍去二月初　嚴命歸自　先大母塋垂告把松貨楠書屋授弟步讀時 受大學 授孝經 但相從問字　兄就孝經刻本貼浮簽補亾時或揭去易之記分三篇七章四十節三月朔得疾猶日繕紅格樣本五月十八疾劇始輟撰七月杪危坐八日卒後尋樣本不見十月閒譜竣　嚴命 待檢書在　奚定學堂章程內得孝經古敔草乃　兄前侍石龍陰所為實止卅八節校少君子無不敬也節又云十一字首章只作一節少開坐二字　宜甫伯屏兩先生適至相與慨然遂玉昆伯付梓成二册兩先生旨歸虔山今春掃書厨得樣本一夾果即授弟號四十節孝經也題目繕做下篇與古敔草略同上中二篇則增多數萬言仍有老子說又目錄自分敔本講本研究本三類共廿五種雖多未成然大端具矣初題孝翔學今直敔稱孝翔學以茲古敔稿本為第一種又附印繕微讀本及約敔兩書檢字敔三種餘則請以異日云　宣統元年四月弟 校字謹識

〔明〕張居正撰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二十七卷

清八旗經正書院刻本

四書集註直解說約

崔永安書

八旗經正書院翻刻

四書集註直解序

國家欲得明體達用之材必先教人以窮理盡性之學用是首以四子之書訓天下自六歲以上入小學塾師卽口授句讀俟其義理精熟然後使

之治六經其通一經以上者後使之汎濫諸子百家言及歷代紀事編年古今興亡治亂所由以開發其神智其學之莫不有先後而教之無不有本末如是其不可紊

也然猶慮讀四子書
者家自爲說人自爲
論箋疏訓詁龐然雜
出餖飣者始僅得其
邪廓捃摭者終或入
於踳駁浸淫漸染又
大違聖賢設教之初
心不得已懸宋儒朱

紫陽註以示之鵠曰
凡讀四子書者必遵
朱註有不遵朱註者
其人爲怪民則其書
卽爲邪說是議一定
於是上之矩矱齊而
下之志氣一三尺童
子守一先生家言者

亦斤斤律度之內而
莫敢踰故明張太岳
先生在萬歷初年以
彊相輔沖主諸所措

注一切爛然雖其後
攬權嗜勢頗爲後人
所呰謷然事蹟固不
可掩當其爲講官著

四書直解一書進呈
句櫛字比明白曉暢
蓋朱註以翼四書直
解又所以翼註直解

出而朱註之義益彰
明較著於天下故是
書之爲功於後世固
甚宏自後經生家濡

首帖括以經義覬仕進乎恒於大全性理諸書間亦常稍涉獵之一語以江陵直解

則走而匿笑不置曰是兔園老生所奉爲祕冊者也是童蒙之爛本學究之唾餘嚮

固得之鼠穿蟲齧之餘者也而吾烏用是布帛菽粟者爲夫所謂布帛菽粟者有過

於四子之書乎哉以布帛菽粟爲不足道無惑乎其偭型背矩滅裂彝教蕩然放軼

而不知恥也則四書
集註直解之刻斷斷
乎其不可以已也是
書之刻先標舉四書

章句以爲綱次朱註
又次直解別疆分理
部次井然仍排緝顧
麟士先生說約原文

以細字纂註其上學
者探源竟委綱舉目
張由其觕以求其精
因其易簡以盡其繁

賾於以造聖賢之域
也庶幾其不遠乎余
樂其有裨於世道不
淺也故爲序而鋟之

康熙丁巳秋八月崑山健菴徐乾學謹序

進講章疏

臣張居正等謹

題臣等一歲之間日侍

皇上講讀伏見

聖修益懋

聖志彌堅盛暑隆寒緝熙罔間臣等備員輔導不勝慶幸但惟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學問必溫故而後知新況今

皇上睿明日開若將平日講過經書再加尋繹則其融會悟入又必有出乎舊聞之外者臣等謹將今歲所進講章重復校閱或有訓解未瑩者增改數語支蔓不切者即行芟除編成四書一部虞書一本通鑑四本裝潢

進呈伏望

皇上萬幾有暇時加溫習庶舊聞不至遺忘新知日益開豁其於

聖功實為有補以後仍容臣等接續編輯進呈

御覽仍乞

勅下司禮監鏤板印行用垂永久雖章句淺近之言不足以仰窺

聖學精微之奧然行遠升高或亦一助云爾臣等不揣荒
陋謹題恭進以
聞
萬歷元年十二月　日

四書直解看書法

第一看書

論看書入手之方先宜逐字訓詁的確乃能通章諷詠語氣其法以實字觀義理虛字審精神假使學而章學字時字習字悅字乃實字也一處如此他處盡然只須精研一處不必處處求解而字之字不亦字乎字乃虛字也雖字義亦處處盡同而先後措置之間口氣稍別精神亦各逈異矣即論語一書說仁說學已居其半而之乎者也已焉哉等字要無多字故看書不求多只求精每日晨起豎起脊梁注定目精將通章本文默讀潛思

務要設身處地以意逆志言言能返證於自已事事可實按之目前忘言以解而又不決裂其文辭研幾以入而又不增設乎意見乃爲明了如其未明姑且放下另看後章固有此處不明而他處忽相觸發者亦有今日不明而他日再看乃能釋然者又有今日雖覺已明而他日反以爲不明更求別解者總之學以漸博而相通心以積疑而起悟乃舉一反三引伸觸類之善法也此全以精神爲感召精神稍覺煩倦雖多看亦不能注思便當住手若刻定張數不去思想止將講說本頭記下釋卷茫然於我何與又若好爲穿鑿故立意見及以禪

宗出世語入聖賢經世之旨與本文不相襯貼亦是牠強附會於書何與去此二弊而後可以語看書然胸中學識空疏雖想亦不能入則師友開導乃爲度心之鍼矣

纂序四書說約合參大全

吳郡 顧夢麟麟士 楊彝子常 輯
金陵 蒲陽劉曰珩上玉 訂
甬上 仇兆鰲滄柱 沈三曾允斌 歸聖脉薪傳
吳門 湯傳楘子方 沈涵度汪 吳茎蓀右
平江 蔡方炳九霞 全參
萬經授一 張金鏡瑆宣 陳晉大士

纂大全或問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又復開之以大學之道道者學之方法也是其…

說約合參

何在在明明德人心所得於天之德原自靈明但氣稟拘之于有生初物欲蔽之於有生後未免有昏昧之時然而終無息滅之理于是明之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因已明而繼續之使之無時不明以復其得天之本明者焉然所謂明德者又人所同得而非獨我之所得私也又在新民使彼有是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汚焉然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于天而見于日用之閒者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所謂至善也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復遷動而之他以止于至善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學之道如此○朱子曰至善如極好道理十分盡頭善在那裏自家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大學卷之一

太嶽 張居正 著

嚴叟 顧宗孟 閱

大學（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直解 這一章是孔子的經文這一節是經文中的綱領昔孔子說大人爲學的道理有三件一件在明明德上明字是用工夫去明他明德是人心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的本體但有生以後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故必加學問之功以充開氣稟之拘克去物欲之蔽使心之本體依舊光明譬如鏡子昏了磨得還明一般這纔是有本之學所以大學之道在

須去止他止則善與我一未能止善自善我自我○玉溪盧氏曰明明德是下文格致誠正修身之綱領新民是齊治平之綱領止至善總明德新民又八者逐條之綱領要之明明德又爲新民止至善之綱領乃大學一書之綱領也○存疑小學之敎在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學之敎則在明德新民止至善

或問然明德新民何繇得至善而止之惟先知所止則識得其處更不他求而后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內念不興外物不搖無以動

說約合參

其心而后能靜矣心既能靜則隨身所處無所擇于地而后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后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而后各得其所止之地而能止之矣○存疑此是知邊靜蓋此條自能得前向在知一邊能得後分是行著○愚按知止向有前一步工夫即下格物以致之是也此節俱就現成說故朱子曰定靜安慮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次第○又按下知止始能得終猶云惟知止而後能定靜安慮以得也中間每句要上根知止來下趕能得去方是脉絡非眞有殊級也

纂大全朱子或問合而觀之明德是理會一己之一物新民是理會天下之萬物以己之一物

明明德。一件在親民。親字當作新字。是鼓舞作興的意思。民是天下的人。天下之人。也都有這明德。但被習俗染壞了。我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鼓舞作興。使之革去舊染之汙。亦有以明其明德。譬如衣服涴了。洗得重新一般。這纔是有用之學。所以大學之道在新民。一件在止于至善。止是住到箇處所不遷動的意思。至善是事理當然之極。大人明己德新民德。不可苟且偏了。務使己德無一毫之不明。民德無一人之不新。到那極好的去處。方纔住了。譬如赴家的一般。必要走到家裏纔住。這纔是學之成處。所以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這三件在大學。如網之有綱。衣之有領。乃學者之要務。而有天下之責者。尤所當究心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後倣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

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直解 這一節是承上文說明德新民所以得止至善之由。止就是在止於至善的止字。定是志有定向。人若能先曉得那所當止的去處。其志便有定向。無所疑惑。所以說知止而后有定。靜是心不亂動。所向既定。心裏便自有箇主張。不亂動了。所以說定而后能靜。安是安穩的意思。心裏既不亂動。自然隨處皆安。凡物都動搖他不得。所以說靜而后能安。慮是處事精詳。心裏既是安閒。則遇事之來。便能仔細思量。不忙不錯。所以說安而后能慮。得是得其所止。既能處事精詳。則事事自然停當。凡明德新民。都得了所當止的至善。所以說慮而后能得。夫由知止而后至于能得。可見欲止至善者。必當先知所止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直解 這一節是結上面兩節的意思。物字指明德新民而言。本是根本。末是末稍。明德了纔可新民。便是明德爲本。新民爲末。恰似樹有根稍一般。事指知止能得而言。終是完了。始是起頭。知止了方纔能得。便是知止爲始。能得爲終。如凡事都有箇頭尾一般。這本與始是第一要緊的。該先做。末與終是第二節工夫。該後面做。人能曉得這先後的次序。順著做去。則路分不差。自然可以明德新民。可以知止能得。而于大學之道爲不遠矣。

對天下之萬物固有箇本有箇末知止是起首事能得是結尾事其結尾處由于起首處固有個終有箇始學者誠知本與始爲所先末與終爲所後則進爲有序不忽近務遠處下窺高而其入道爲不隔矣不亦近于大學之道乎○朱子又曰對言則事是事物是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蒙引知止知字深此知字又在知止前淺○愚按註結上兩節固已然先後二字又以起下古之欲明明德兩節

纂或問不觀古之人乎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以新民者不于天下求之也必先有以治其國遠由于近也欲治其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疏由於親也欲齊其家者必先有以修其身人由於己也至于身之主則心也一

說約合參

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而不可得修矣故欲修其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而不可得正矣故欲正其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而意非徒固執以爲誠也隱微之間眞妄錯雜不可得而誠矣必使吾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事者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先有以致其知知又非懸空以爲致也理有未窮知必有蔽不可得而致矣則在于天下之物凡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有以格之而即事觀理以至其極可也○大全朱子曰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一節易如一節了至治國平天下地步愈闊但須照顧得到○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存疑心有動靜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

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直解 這一節是大學的條目工夫。其序如此。誠是實。致是推極。知是識。格是至。物是事物。昔孔子說明德新民。固是大人分內之事。而工夫條目。則有所當先。在昔古之人君。任治教之責。要使天下之人。都有以明其明德者。必先施教化。治了一國的人。然後由近以及遠。蓋天下之本在國。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也。然要治一國的人。又必先整齊其家人。以爲一國之觀法。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也。然要齊一家的人。又必先修治己身。以爲一家之觀法。蓋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是有心之動無心乃情也正是心之應物得其當誠是發心眞眞要爲善若不眞實要爲善則此心全在物欲上如何使他應接當理纔應接不當理只是喜怒憂懼之發不得其當卻非惡也意不誠全是箇惡人了

序誠能于理之在物者有以格之盡而無餘而后吾心之知有以致之而至其極矣知至而后

說約合參

道理明白坦然行之意以之誠矣意誠而后中無所累物不能動而心以之正矣心正而后身有所主物不能累身以之修矣身修而后有以儀刑于一家家不由是齊乎家齊而后有以感化于一國國不由是治乎國治而后舉此以加彼皆有以明其明德天下不由是平乎古人之知所先後如此〇大全朱子曰自物格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略分箇先后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〇雙峰饒氏曰上一節逆推工夫後一節順推效驗

也身不易修而心乃身之主宰若要修身又必先持守得心裏端正無一些偏邪然後身之所行能當於理所以說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不易正而意乃心之發動若要心正又必先實其意念之所發不少涉於欺妄然後心之本體能得其正所以說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至於心之明覺謂之知若要誠實其意又必先推極吾心之知見得道理無不明白然後意之所發或眞或妄不至錯雜所以說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理之散見寓於物若要推極其知在於窮究事物之理直到那至極的去處然後所知無有不盡所以說致知在格物這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是明明德的條目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是新民的條目人能知所先後而循序爲功則已德明民德新而止至善在其中矣大學之道豈有外於此哉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

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做此〇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直解這一節是覆說上文的意思至是盡處大人能於天下事物的道理一一都窮究到極處然後心裏通明洞達無少蔽而知于是乎可至夫物格而後知至可見致知在于格物也知既到了至處然後善惡眞妄見得分明心上發出來的念慮都是眞實無些虛假而意于是乎可誠夫知至而後意誠可見欲誠其意者當先致其知也意誠然後能去得私欲還得天理而虛靈之本體可以端正而無偏夫意誠而后心正可見欲正其心者當先誠其意也心正然後能

絜大全吳氏季子要而言之人之一身物接乎其外而心蘊乎其中致知則因物之理推之而已誠意則即心之發實之而已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四者皆爲此身設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凡從事於大學者欲爲新民之事業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說約合參

規模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焉〇或問治國平天下但天子諸侯之事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況大學之教乃爲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爲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淸其源哉

纂或問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家國天下爲末使不能格致誠正以修其身則其本亂矣而末猶然治者否矣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雖其理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差等矣不親其親長其長則所厚者薄乃有及人之親長而所薄者反厚洪未之有也有志於大學者可不明德以修身哉〇麟士按此章舊大段是兩扇對文字首節大學之道四字對

檢束其身以就規矩凡所舉動皆合道理而身無不修夫心正而後身修可見欲修其身者當先正其心也身修然後能感化那一家的人都遵我的約束家可得而齊矣夫身修而後家齊可見欲齊其家者當先修其身也家齊然後能感化那一國的人都聽我的教訓國可得而治矣夫家齊而後國治可見欲治其國者當先齊其家也國治然後能感化那天下的人都做良民善衆與國人一般天下可得而平矣夫國治而後天下平可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當先治其國也物格知至是知所止了意誠心正身修是明德得其所止的事家齊國治天下平是新民得其所止的事聖經反覆言之一以見其次第不可紊亂一以見其工夫不可缺略此入大學者之所當知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直解壹是解做一切昔孔子說大學的條目雖有八件其實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盡天下的人一切都要把修身做箇根本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都是修身的工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從修身上推去所以人之尊卑雖有不同都該以修身爲本也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直解本指身說末指國家天下說否是不然夫身既爲家國天下的根本必修了身纔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若不能修身是根本先亂了卻要使家齊國治天下平就如那樹根既枯了卻要他枝葉茂盛必無此理所以說否矣厚指家人說薄指國與天下之人說家國天下之人雖都

第四節古之二字首節三箇在字對第四節六箇先字一箇在字第二節五箇而后字對第五節七箇而后字又首節第四節皆說工夫第二節五節皆說效驗首節二節與第四五節皆是敘體第三節與第六七節皆是斷辭綱領至從綱領中標出明德為本條目中標出修身為本兩本字即又相照應已開後人片段比偶法門當不易也○愚按此亦正註中兩云結上文兩節之意然亦大段相對如此其定前後原是一片且文法多寡面目反正亦非劃然兩概者比不知者即執此為作文體則泥也

說約合參

○纂大全朱子大學所謂在明明德謂何嘗攷之古而得之武王告康叔曰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我文王能明之無一毫之昏蔽○此克字雖訓能然此能字有力只是真箇會底意思○東陽許氏曰明字即上明字德字包明德字

纂東陽許氏伊尹告太甲曰天之明命是天之昭然付與我之理然即是萬物之理在裏而故于應事處幾有照管不到便暗損了此明命惟我成湯動靜皆顧諟焉如一物在此兩眼常常視在此相似無一毫忽略也

纂大全新安陳氏史臣贊堯曰夫人德之本體原明而德之全體高大又極峻惟我帝堯克明之盡己之性貫通昭徹無限量焉○麟士按三引書大約于上兩字一頓是釋明之義也下首節德字及天之明命字峻德字

是當愛的。然家親而國與天下疎。親的在所厚。疎的在所薄。必厚其所厚。而後能及其所薄也。若不能齊家。是所厚的且先薄了。卻要治國平天下。將那所薄的反得加厚。必無此理。所以說未之有也。前一節。是就八條目中指出修身。最為緊要。這一節。是明修身之所以為要。而因言家齊又為治國平天下之要。皆所以結上文兩節之意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直解 右是指以前說。經字解做常字。一章是一篇。這以前說的。自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一篇。是孔子所作的。備言修己治人的道理。乃萬世不可易者。所以謂之經文。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克能也。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太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直解 這一章是曾子解釋經文明明德的說話。康誥是周書篇名。克是能。德是人生所得之理。昔武王作書告康叔。說人皆有德。但為氣稟物欲拘蔽。以致昏昧不明。惟文王能明之。無一毫之昏昧。所以為周之聖君。太甲是商書篇名。顧是常常的看著。諟字解作此字。明命即是明德。以

是釋明德義也明命雖說源頭峻德雖說高大然不甚重若太作較量則便妨下自明一結蓋三節是敘下節是斷耳

纂麟士三書之言如此要以已有其德皆以自明其德之意詞雖異而指則同也有志大學者其以三聖為法哉○章句皆言言字照上三箇曰字自明對新民說由明而新故明德為本

說約合參

○纂大全雲峯胡氏大學所謂在新民謂何又嘗攷古而得之湯嘗自銘其盤曰人之洗心如洗身然苟能于是日而振刷自新使志意誠確於其始矣而非但一日已也日日新之使工夫接續于其繼又日日新之使精神反復重整于其終以無或蒙垢可焉湯之自新如此○雙峰饒氏曰所新雖在民而新之寔在我故自新又新民之本我之日新有息則彼之作新亦息矣相關之機蓋如此○麟士按苟字一頃時文有苟日又日之說謬日是一日二日之日看作天之日影借光明以照自新尤謬

其為天所賦予之理。所以又叫做明命。伊尹作書告太甲。說人皆有此明命。而心志放逸。忽忘者多。惟成湯能一心上時時存著。恰似眼中時常看著的一般。無一時之怠玩。所以為商之聖君。帝典即書經中堯典。峻是大。堯典中說人皆有這大德。被私欲狹小了。惟堯能明之。至于光四表而格上下。所以為唐之聖君。自是自己。曾子解說這三書所言。雖是不同。然曰德。曰明命。曰峻德。即是經文所謂明德也。曰克明。曰顧諟。又曰克明。即是經文所謂明明德也。總來都是自明己德的意思。所以說皆自明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直解 傳是訓解其義以傳於世的意思。首章是頭一章。釋字即是解字。曾子將上面孔子的經文。逐件解釋其義。分為十章。這首章是解明明德。後九章做此。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直解 這一章是解釋經文新民的說話。盤字是沐浴的盆。銘是刻在盆上以自警的言語。苟字解做誠字。昔商王成湯以人心本自清明。卻被私欲汙了。必須洗去那私欲。使其從新清明。就如人身本自乾淨。卻被塵垢汙了。必須洗去那塵垢。使其從乾淨一般。乃刻銘于沐浴的盤上。說道為人君者。誠能一日之間。著實用力。洗去那舊染之汙。而復其本然之善。這工夫卻不可間斷了。必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務使私欲淨盡。心地極其清明。如沐浴的一般

纂大全黃氏洵饒武王告康叔曰商民雖染舊俗豈無自新之機爲人上者當迎其機而作之井田學校修其作之之具勞來匡直詳其作之之術使之舍舊而遷善可爲武王之作新如此

序詩詠文王有云我周自后稷以來雖是舊邦其受天命則自文王始周維新也文王之新命如此○大全朱子曰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北溪陳氏曰三節有次第盤銘言新民之本康誥言新民之事文王詩言新民成效之極

說約合參

存疑由湯文武觀之自新不造其極無以盡新民之本是故凡爲君子者自新新民無所不用其極蓋自新必至於能新民然後自新之事盡新民必至于新天命然後新民之事盡而大學工夫乃無欠缺不滿處也○大全東陽許氏曰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意都只于其中可見

○纂大全東陽許氏大學所謂在止于至善謂何嘗攷于古而得之詩云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實居天下之中而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于其地惟民之所止也即詩言觀之可見凡事有至善之理人當

洗得身子極其乾淨方可這是自新的事曾子引此以明新民之本。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直解】康誥是周書篇名。武王告弟康叔的說話。作是振作也。康誥中說百姓每舊日雖爲不善。而今若能從新爲善。爲人君者就當設法去鼓舞振作他。使之歡喜踴躍樂於爲善。曾子引此以明新民之事。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直解】詩是大雅文王篇。邦是國。都命是天命。按詩人說周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皆爲諸侯之國。到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乃始受天命而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其命則新也。曾子引此以明自新新民之極。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直解】是故是承上文說。君子是大人成德之名。極即是至善。按曾子說由上文盤銘康誥文王之詩觀之。可見自新新民必要到那極處纔好。所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新自家的德與新民的德。都要到那至善的去處而後已也。這一章雖是釋新民。然起頭說日新便是明德的事。末後說無所不用其極便是止至善的事。而大學之道備在是矣。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直解】這一章是釋經文止於至善的說話。詩是商頌玄鳥篇。按詩人說王者所都的京畿地方。其廣千里。百姓每都居止于此。曾子引此以見凡

止之亦猶是也○吳氏季子曰方千里蓋自東而西自南而北皆千里也

序詩云緡蠻黃鳥皆棲止于丘隅孔子讀之而有感曰黃鳥一物也于其止也尚知其所當止之處而止之也況人爲萬物之靈可以不知所止曾鳥之不如乎即詩言觀之可見至善所在人當知所止也○大全北溪陳氏曰土高曰丘隅謂丘之一角峻處山岑高而木森蔚○新安陳氏曰重在知字

序詩云穆穆然深遠之文王於哉其德之緝續熙明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夫詩所謂敬止如何

說約合參 如仁者君之道也文王爲人君則以心行政莫非天理之極而止於仁敬者臣之道也文王爲人臣則以下服上莫非天理之極而止於敬孝者子之道也文王爲人子則愛慕繼承莫非天理之極而止於孝慈者父之道也文王爲人父則積德昌後莫非天理之極而止於慈至於統御國人其道在信文王與人交接則內外始終不欺不二莫非天理之極而止於信所謂緝熙敬止者如此此文王之自然而得所止也學者即此五者日用人倫之大而推之天下之事無不有以得其至善之所在矣○大全吳氏曰仁敬孝慈信乃其所當止之則

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緡詩作緜○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直解】詩是小雅緡蠻篇。緡蠻是鳥聲。丘隅是山阜樹多的所在。按詩人說那緡蠻的黃鳥都棲止于山阜樹多的所在。孔子讀這兩句詩。因有感而說黃鳥是箇微物。於其止也。尚曉得所當止的好處。人爲萬物之靈。豈可反昧其所止而禽鳥之不如乎。夫鳥所當止的是林木。人所當止的是至善。孔子借鳥以警人。而曾子引之以見人當知所止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烏○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直解】上節既說人不可不知所止。這一節因說聖人能得所止。詩是大雅文王篇。穆穆是深遠的意思。於是歎美辭。緝是繼續。熙是光明。敬止是無不敬而安所止。按詩人說穆穆深遠的文王。其德則繼續光明。無不敬而安所止。曾子引此詩而釋之說。所謂文王之敬止者何如。如爲君的道理在於仁。文王之爲人君。所存的是仁心。所行的是仁政。盡所以爲君之道。而無一毫之不仁。這是止於仁。爲臣的道理在於敬。文王之爲人臣。忠誠以立心。謹恪以奉職。肅所以爲臣

序詩云瞻彼淇水之澳菉竹猗猗而美盛況我有斐之君子其用工之精如治骨角者既切而又磋之其用工之密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由是內焉瑟兮而嚴密僩兮而武毅外焉赫兮而宣著喧兮而盛大此有斐

說約合參

之君子終不可得而諠忘兮詩言如此然由今釋之所謂如切如磋者果何道哉道君子之爲理爲欲講習以窮之討論以辨之學而知之以至精也如琢如磨者存理過欲省察以防之克治以去之修而行之以至密也瑟兮僩兮者理念精明不假矜持自無放情何謹而慄慄也赫兮喧兮者純一積中無事表暴光輝自形有威可畏而儀可象也至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又何道哉道君子由學問自修之功造恂慄威儀之地其美盛德極至之善深入民心而悅服之永不能忘也○大全吳氏季子曰吾觀武公年九十餘猶日敕其臣以箴已之過失則其切磋琢磨者可知矣如抑之一詩既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則瑟僩赫喧者可想矣道其沒也國人

之道。而無一毫之不敬。這是止於敬。爲子的道理在於孝。文王之爲人子。事奉他父母。常懷著愛慕的意念。於那爲子的道理竭盡而無所遺。這是止於孝。爲父的道理在於慈。文王之爲人父。教誨他兒子。都成了繼述的好人。於那爲父的道理畫盡而無以加。這是止於慈。與人交的道理在於信。文王之與國人交。言語句句都是誠實。政事件件都有始終。盡得那交接的道理。而無一毫之不信。這是止於信。文王之能得其止如此。詩人所謂敬止者也。夫文王之敬止。蓋不止此五件。而五者乃其大端。學者誠能體察於此。而推類以盡其餘。則至善可得而止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咺。諠詩作諼。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鐋。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直解 詩是衛風淇澳之篇。蓋衛人作之以美其君武公者也。淇是水名。澳是水邊的彎曲處。猗猗

思之而極其尊稱曰睿聖武公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信乎不我誣也此段乃援淇澳烈文二詩以明得其所止之效也淇澳所言者以明德之極而原新民之始烈文所言者以新民之極而要明德之終大學迭引之以互相發明耳○蒙引觀大學所稱指詩人本意○麟士仁敬孝慈信既主文王言[illegible]樂利既主文武言則此同一釋詩而不主武公言何也故無論道學自修恂慄威儀當謂武公即盛德至善亦當謂武公而意則有在耳吳季注極可玩○孔疏亦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諠者諭道武公盛德至極美善人之愛念不能忘也○愚按此則時文于學修等句釋詩處即以止善人講者非是亦明矣至又以格致誠正修治配搭者尤多事雖道理可相映帶而夾雜則非體

說約合參

耳

是美盛的模樣。斐是有文采的模樣。君子就指武公。按詩人說瞻望那淇水彎曲的去處。綠色之竹。猗猗然美盛。我斐然有文的君子。抑何其學問之精密。而德容之盛美乎。切磋是治骨角的事。治骨角者。既用刀鋸切了。又用鑢鐋磋他。是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君子用功之精。與那治骨角的一般。琢磨是治玉石的事。治玉石者。既用椎鑿琢了。又用沙石磨他。是已密而益求其密也。君子用功之密。與那治玉石的一般。既有這等的工夫。所以德之存于心者。便瑟然嚴密而不粗疎。僩然武毅而不怠弛。形于身者。便赫然宣著而不闇昧。喧然盛大而不局促。諠字解作忘字。君子爲學既造到這等樣去處。自然感人。而人皆愛慕。終身不能忘也。這是衛人美武公之詩如此。道是言。學是講習討論之事。自修是省察克治的工夫。恂慄是戰懼。威是有威可畏。儀是有儀可象。盛德指理之得於身者說。至善指理之極處。曾子引詩而解釋其意說道。所

謂如切如磋者。是說衛武公勤學的事。他將古人的書籍。與古人的行事。既自家採討。又與人辯論。務要窮究到極精透的去處。然後已。便與那治骨角的既切了又磋的一般。所以說如切如磋。所謂如琢如磨者。是說衛武公自修的事。他省察自己的身心。或性情偏與不偏。或意念正與不正。或行事善與不善。務要見得分明。治得乾淨。不肯有一些瑕玷。便與那治玉石的既琢了又磨的一般。所以說如琢如磨。所謂瑟兮僩兮者。是說衛武公學既有得。自然敬心常存。戰戰兢兢。無一時懈惰。無一時苟且。這便見他嚴密武毅處。所以說瑟兮僩兮。所謂赫兮喧兮者。蓋言衛武公有敬德在心。其見于外者。自然有威嚴。人都畏懼他。有儀容。人都效法他。這便見他宣著盛大處。所以說赫兮喧兮。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蓋言衛武公蓋學問自修之功。有恂慄威儀之驗。由是德極全備。而爲盛德。善極精純。而爲至善。所以百姓每都感仰愛

大全吳氏季子詩云於戲惟我前王人不能忘夫前王何以不能忘哉蓋由其後賢後王而觀之得所成德無非可行嘉言莫行取法不厭而得以賢吾之賢祖功宗德百世不遷孝子慈孫萬代如見而得以親吾之親出後民而觀之含哺而嬉治然無憂鼓腹而遊泰然自適而得以樂吾之樂鑿井而飲無求於人耕田而食不願乎外而得以利吾之利夫如是雖前王既已没世而後之人安得不思其盛德大業想其遺風餘烈而不忍忘之也哉○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所以佑啓我後人者雖至於穆王之時猶欽仰思慕而不已豈非賢其賢而親其親乎既能之民則曰吾君述文武之道而使我醉酒飽德以享太平也遇尼之俗則曰吾君明文武之功而使我還定安集以得

說約合參 其所也豈非樂其樂而利其利乎春秋戰國以來王室而既卑矣以地則不大于晉勝以民則不衆于邾莒然天下之强諸侯猶畏之以爲共主其辭命所及一則曰文武二則曰文武宗國之祀綿綿延延至於八百餘年而民不忍去之者没世之明驗也論大學之功用必如是而後可以爲至善傳大學者所以舉二詩而詠後世歟○雙峰饒氏曰明德新民兩章釋得甚略此章所釋如仁敬孝慈信節目既詳學與自修工夫又備可見經首三句重此一句上

○序經文所謂物有本末者謂何夫子嘗曰聽民之訟而判其曲直吾亦可以猶夫人也必也使民由直而忘自然無訟乃爲貴乎夫子之言如此夫曰無訟是凡民無情實者良心難昧自不得盡其虛誕之辭此民志之

戴他而終身不能忘也此一節是說明明德之止于至善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没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直解 詩是周頌烈文篇於戲是歎辭前王指文王武王君子指後賢後王小人指後世的百姓按詩人歎說文王武王雖去世已遠而天下之人至今猶思慕他終不能忘曾子釋詩說文王武王所以能使人思慕不忘者蓋因他有無窮的功德留在後世耳如垂謨烈以佑啓後人是其賢也後來的賢人每都守其模範而賢其賢創基業以傳與子孫是其親也後來的王者都有所承藉而親其親治安天下使後世世享太平之福是他遺後人的樂處而後民則含哺鼓腹以享其所他遺之樂分田制里使百姓每永遠爲業是他與後人的利益而後民則安居粒食以享其所遺之利夫賢賢親親是君子得其所矣樂樂利利是小人得其所矣此所以文王武王去世雖遠而人心追思之終不能忘也此一節是說新民之止於至善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直解 這一節是釋經文物有本末的說話聽是斷訟是爭訟猶人是與人一般情是情實辭是爭訟的言辭畏是畏服曾子引孔子之言說道若論聽斷詞訟使他曲直分明我也能與人一般不爲難事必是使那百姓每相敬相愛自然無有爭訟乃爲可貴乎孔子之言如此曾子又申解之說那爭訟的人心中刁詐不實他的言辭多有虛誕聖人能使那不實的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豈是刑法以制之哉蓋由聖人盛德在上大能畏服民之心志使之化詐偽而爲誠實自然無有顛倒曲直以虛辭相爭訟的所以不待聽而自無也夫無訟是民德之新所以使民無訟則明德之明必已德明了然後可使民無訟則明德爲本而在所當先新民爲末而在所當後矣所以說此謂知本而經文所謂物有本末者蓋以此

說約合參 既新而然也而所以使之無訟則聖人之神明悚動有以大畏民之心志以翻然一新是明明德之爲也此孔子之言所謂知明德之爲本而先之不徒求之新民之末也經文物有本末不即此可見哉○大全吳季子曰此章釋本末義所該者廣獨言訟者舉一以例其餘也○蒙引使無訟字當玩是孔子自說也要如此故章句以聖人言之○此謂知本此指孔子所言也章句曰觀於此言正謂此也○辭士按小註諸家多云無訟爲本聽訟爲末則先後字似難說不成云到得無訟自能聽訟也且味章句本無此解○十傳自親領條目之外獨釋物有本末者前以三傳並列則似其言之一槩故爲別示體要尤宜由明而新此章不易之解○愚按大文只云知本章句可以知本末

說約合參 之先後舉全而言也○又按無情句申言無訟大畏句申使無訟此謂句仍說是孔子知本而註親于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在此謂句下以補足釋本末意若以此字屬孔子言以謂知屬觀於此言者文法難說得順

序朱子謂右傳之五章蓋曾子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簡編已亡失矣

纂大全或問然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致知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此不可缺者聞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直解 上一句前面已有了此是錯誤重出後一句是箇結語的口氣上面必有說話是古人傳流失落了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

說約合參

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推極吾心之知在隨吾所接之事物而窮究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虛明不昧莫不有本然之良知而天下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爲同得于天所賦之理知在心而寔周於物理在物而實具于心惟其稟之異物之蔽於其理有未逐件以相窮故此心闕略其知有不盡也昔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以進乎大學必使之卽凡于天下之事物莫不因其所已知之理而益推類以窮之以求各至乎其極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以如是乎用其力至于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而貫通焉則于天下衆物表而外之總括裏而內之節目精而表裏之細微粗而表裏之淺顯無所不到而吾心之萬殊一本具衆理之全體一本萬殊應萬事之大用全不睿知而聰明爲矣夫表裏無精粗到則物格全體大用明則知至經文所謂物格知至此之謂也○朱子曰表者人物所共由裏者人心所獨得有人只就皮殼上用功于理之所以然者全無見處有人思慮向裏去多於事物上多不理會此乃說玄說妙之病二者都是偏若到物格知至則表裏精粗無不盡○北溪陳氏曰須精粗雖多然進亦有序先易而後難先近而後遠先明而後幽

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直解 這是宋儒朱子的說話間是近日表是外面指道理易見處說裏是裏面指道理難見處說精是道理精微的粗是道理粗淺的昔朱子說這傳文第五章蓋曾子釋解經文格物致知的說話而今簡編殘闕不可考矣然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段工夫最爲緊要若少此一節則誠意正心修齊治平都做不得了豈可闕而不備所以我近時嘗私取程子的意思做一章書以補之說道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是說人要推極吾心的知識使無一些不明當隨事隨物而窮究其理使其無一處不可到也所以然者何故蓋人心之本體至虛至靈都有箇自然的知識而天下之萬事萬物都有箇當然的道理這心雖在內而其理實周于物那物雖在外而其理實具于心惟于事物的道理有未窮故其心上的知識有不盡也所以大學起初教人必使那爲學的把天下事物的道理無大無小各就著心上那明白的去處益加窮究之功就天下事無一件不窮就一件內無一毫不盡務到箇極處而後已如此日積月累至於久後工夫到了忽覺一旦之間豁然開悟都貫穿通透得來則衆物之理或在表的或在裏的或精微的或粗淺的無一件不曉得到而吾心具衆理的全體與應萬事的大用也無一些不光明了夫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便是物格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便是知至經文所謂物格知至者蓋如此

○纂大全或問大學之教首之以格物致知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矣至此而後進之以誠意然則所謂誠其意者凡其心之所發須是見得分曉表裏如一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也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卽如好好色之眞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卽如惡惡臭之眞夫好善惡惡之眞如此非有所牽强姑且以爲人之意也只要自快

說約合參

自足此之謂自慊夫自欺自慊是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此處虛實微分而公私邪正謬以千里故君子必嚴敬精察以加愼焉也○問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朱子曰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去下面節節有工夫在○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新安陳氏曰地卽處也此獨字指心所獨居而言非指其身所獨居而言○雲峰胡氏曰毋自欺三字釋誠意二字自字與意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反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爲慊苦劫反

○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狥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直解 這一章是解釋經文誠意的說話毋是禁止之辭自欺是自已欺謾不肯著實謙字讀作慊字慊是心中快足獨是心上念慮發動獨自知道的去處昔曾子說經文所謂誠其意者是要人于意念發動之時就眞眞實實禁止了那自已欺謾的意思使其惡惡如惡惡臭的一般是眞心惡他而于惡之所在務要決去好善如好好色的一般是眞心好他而于好之所在務要必得這等纔是好善惡惡的本心無有虧欠纔得箇自已心上快足所以謂之自慊然欺曰自欺慊曰自慊是意之實與不實人不及知我心裏獨自知道這箇去處雖甚隱微卻是善惡之所由分不可不謹所以君子在此處極要謹愼看是自欺便就禁止看是自慊便加培植不敢有一毫苟且亦不待發見于聲色事爲之際而後用力也經文之所謂誠意者蓋如此

增纂淺說當觀之自欺之小人于閒居之時恣爲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而後厭然愧沮揜其所爲之不善以假著其善爲飾殊不知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惡卒不可揜而善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所謂實有于中則必形見于外故君子重以爲戒必慎其獨以無自欺也○麟士按蒙引誠中形外之理本兼善惡但此所引之意則主惡者言下條章句雖兼言善惡之不可揜然其意亦主惡者言○三山陳氏存疑達說皆從此○孔疏亦云言此小人既懷詐實惡事于中心必形見于外而不可揜藏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音閑

厭鄭氏讀爲黶○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直解 閒居是没人看見的去處厭然是消沮閉藏的模樣獨是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昔曾子說小人獨居時只說没人看見把各樣不好的事件件都做出來及至見了君子也知惶恐卻消沮閉藏遮蓋了他的不善假粧出箇爲善的模樣只說哄得過人殊不知人心最靈自不可欺我方這等掩飾人看得我已是件件明白

增纂淺說曾子平日亦有言曰人以爲幽獨之中深僻隱奧人不之知也殊不知事必有實必有迹必有聲莫謂無人看見乃十目之所共視也莫謂無人指摘乃十手之所共指也其嚴不可畏乎○孔疏十目謂十人之目十手謂十人之手○愚按註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以明上文獨之可畏非以證小人不可揜也

恰似看見那腹裏的肺肝相似似這等惡不可掩而善不可詐豈不枉費了那機巧之心有甚好處所以說則何益矣夫掩惡詐善如此無益這便是實有那不好的心在裏面自然有不善的形跡露在外面獨知之地可不慎哉此君子所以必謹慎于已所獨知之地而不敢以自欺也既能慎獨則其發見于外者自無不善矣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掩如此可畏之甚也

直解 這是門人引曾子平日的言語以發明上文之意嚴是可畏的意思昔曾子說那幽獨去處所幹的事人只說無人看見無人指摘可以苟且豈知天下之事有迹必露無微不彰那爲善的雖不必求知畢竟人自然曉得那爲惡的雖要遮蓋畢竟也被人識破一些掩不得莫說無人看見乃十目之所共視也莫說無人指摘乃

增纂淺說以此觀之彼慎獨之君子富何如哉彼財積于中謂之富富則能潤屋意誠于內謂之德德則能潤身以言其心則不愧不怍廣大而寬平以言其體則不矜不肆安舒而自得所謂潤身如此故君子必戒欺求慊而慎獨以誠其意○大全朱子曰小人閒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三山陳氏曰上說小人實有是惡故其惡形見于外此說君子實有是善故其善亦形見于外○雙峰饒氏曰此章乃大學一篇緊要處傳者故說得極痛切始言謹獨者誠意之方也中言小人之意不誠所以爲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爲勸也○心之正不正身之修不修只判于意之誠不誠中庸孟子只說誠身便貫了誠意正心修身此章雖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修身之要實在于此下二章但言心不正身不修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已具于此章故也

十手之所共指也幽獨中之不可掩一至於此豈不甚可畏乎知其可畏則慎獨之功自不容已矣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步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直解 這是說能慎其獨的好處潤是華美廣是寬大胖是舒展的意思言人若富足自然用度充裕而華美其屋人若有德自然誠中形外而華美其身蓋有德的人他心裏没些慚沮便自然廣大寬平而其發於四體亦自然從容舒展身心內外之間渾然是箇有德的氣象所謂德潤身者如此然德自誠意中來所以爲學的君子必慎獨以誠其意好善則如好好色惡惡則如

○蒙引經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蓋以心之爲體湛然虛明如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皆心之所有而心所以爲心實不外乎此也但此數者隨感而應則施之各中其節而此心不失其本體之正矣若心有所忿懥

惡惡臭必到那自慊去處則德全而有潤身之效矣看這一章是爲學工夫極要緊處蓋克念作聖罔念作狂與治同道與亂同事都在這一念上分是箇初發動的機括誠不可以不慎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懥敕值反好樂並去

則是失之不察而偏滯于忿懥矣安得其正心有所恐懼則是失之不察而偏滯于恐懼矣安得其正心有所好樂則是失之不察而偏滯于好樂矣安得其正心有所憂患則是失之不察而偏滯于憂患矣安得其正此可見中心之原不可有一物也○心當靜時雖在常人亦無得失之可議從心不正須就用工說○大全朱子曰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爲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得其正

察大全雙峰饒氏有有心之病又有無心之病心若外馳而其然不在焉則目雖視也而不見其色耳雖聽也而不聞其聲口雖食也而不知其何味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于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況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上四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此視不見以下言身不修也○蛟峰方氏曰上節說心不

聲。○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直解 這一章是解釋經文正心修身的說話。身有的身字當作心字。忿懥是心裏惱怒。恐懼是心裏畏怕。好樂是心裏喜好。憂患是心裏愁慮。有所是有那一件事在心裏執著。如不當怒而怒。或雖當怒。卻又怒的過了。著這一件惱怒的事。橫在胸中。便是有所忿懥。下面三句都是此意。昔曾子說經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蓋言心是一身的主宰。而心體至虛。原著不得一物。一有所著。則心即爲所累。而不得其正。著在怒的一邊。而有所忿懥。則心爲忿懥所累。而不得其正矣。著在畏的一邊。而有所恐懼。則心爲恐懼所累。而不得其正矣。著在喜的一邊。而有所好樂。則心爲好樂所累。而不得其正矣。著在憂的一邊。而有所憂患。則心爲憂患所累。而不得其正矣。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乃心之用。人情之

所不能免也。但四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若能隨事順應。而各中其則。事已即化。而不留于中。則心之本體。湛然常虛。如明鏡一般。何累之有。惟其欲動情勝。或發之過當。而留滯于中。如明鏡上著了塵垢一般。由是虛靈之體。爲其所累。而不得其正矣。心不能正。而欲身之修。豈可得乎。下文視聽飲食之失其職。便是身不修處。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直解 承上文說人心爲一身之主。必心君泰然。而後衆體從令。各得其職。若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這心便被那一件事牽引去了。不在裏面。心既不在。則眼雖看著也不見。耳雖聽著也如不聞。口內雖喫著飲食也不曉得是甚麼滋味。蓋目之于視。耳之于聽。口之于味。皆吾身

可有所偏主偏主私也此節說心不可無所存主存主主宰之主也心有存主則群妄自然退而心正身修矣然則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方也與○愚按方氏說即心不在何不當如常說承上節有所而不在言節庶更明序夫心不正則身不修可見身之修必由于心之正經文所謂欲修身先正心此之謂也

○序經文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蓋身與人相接情之所向各有當然之則但常人每多偏狥如于其骨肉之間爲所親愛或不制以義理而辟焉于其卑污之人爲所賤惡或不復加之寬教而辟焉于其尊長之倫爲所畏敬或過于拘抑而辟焉于其窮困之人爲所哀矜或流于姑息而辟焉至于一等非可愛非可敬之人令人接之儕于爲禮懶于爲禮是所敖惰也或遂至驕肆而辟焉夫愛敬哀矜者好之屬也豈其中盡無惡乎賤惡敖惰者惡之屬也豈其中盡無美乎而皆一于偏辟如此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身之

之用。而所以視所以聽所以知味者。皆心也。故心不在。而衆體皆失其職矣。這是心不能正。身便不修如此。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直解 這是結上文兩節的意思。說人心有一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而不得其正。則雖視聽食味。至切近處。尚不能辨。況于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豈能得其理乎。可見心爲一身之主。不能正心者。必不可以修身也。經文所謂欲修其身先正其心者。意蓋如此。君子誠能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務使此心湛然虛明。隨事隨應。而喜怒憂懼。各中其則。則心正身修。而家國天下皆從而理矣。豈特視聽食味之間。能得其正而已哉。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眞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辟讀爲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

直解 這一章是解釋經文修身齊家的說話。之字解做於字。辟是偏。昔曾子說經文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蓋言一家的根本在我一身。此身

所惡情之所發各當乎天則者求之天下亦鮮其人矣○大全朱子曰正心修身兩段大槩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合有底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

序故諺有之曰人情溺愛則不明有其子而不肖而莫知其惡者貪得則無厭有其苗已盛而莫知其碩者諺之所言如此正謂常人之情好惡易偏也○此人字即上人之其親愛人字此莫知即上知其惡知其美鮮矣併看○按大全雙峯饒氏親愛而辟者言身之不修也莫知子苗者言家之不齊也此昭註分貼耳又按麟士云此或只說家之所以不齊之端所以字可玩與前章心不在焉節便判作身不修一例皆議家之活法得之矣○又云前章註說到身無不

說約合參

修也方好接此謂修身云云此章注說到家之所以不齊也方好接此謂身不修云云自是文字相足處如此此固是然玩細玩兩註前云身無不修也是正說因下此謂修身云云是正結也此云家之所以不齊也是反說因下此謂不修云云是反結也蓋預將兩末節結意逆上註出故兩末節下皆不復註一字可見故如饒說昭註分貼亦不可泥也○麟士又云疑之始生曰苗碩大也苗之大也詩大時田既庭且碩亦是說苗之大文皆用滿家資䊮等非是序即人情好惡之辟及諺語親之此謂身不修也則凡偏好惡之所及必不能使之各得其分矣可以齊其家也哉經文所謂欲齊家先修身也○大全問如何修身專指待人而言朱子曰修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

與人相接情之所向各有箇當然的道理但人多任情好惡不能檢察所以陷於一偏而身不修也如骨肉之間固當親愛然父有過也當諫諍子有過也當教訓若只管任情去親愛更不論義理上可否這親愛的便偏了卑汚之人固可賤惡然其人若有可取處也不該全棄他有可教處也不該終絕他若只管任情去賤惡更不肯寬恕一些這賤惡的便偏了畏是畏懼敬是恭敬人於尊長固當畏敬然自有箇畏敬的正理若是不察其理或有過於畏懼過於恭敬不合乎中這畏敬便偏了哀矜是憐憫的意思困苦的人固當憐憫然自有箇哀憐的正理若其中有不當憐憫處也只管去憐憫他卻又成了姑息這哀矜便偏了傲惰是簡慢的意思平常的人簡慢些也不爲過然亦自有箇簡慢他的正理若其中有不當簡慢處也只管去簡慢他卻又流于驕肆這傲惰便偏了人情陷于一偏如此所以好一箇人只見他件件都是好的就

有不善也不知了惡一箇人只見他件件都是不好的就有善也不知了若是所好的人卻能知其惡所惡的人卻能知其美者這是平日能用克己的工夫到箇至公至明的去處纔能知此似這等人世上少有所以說天下鮮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直解 諺是俗語苗是田苗碩是茂盛諺言人情既陷于一偏便隨處偏了都見不得所以俗語說道人之溺愛者不明他的兒子雖是不肖也不知道只說是好貪得者心無厭足他的田苗雖是茂盛也不見得只嫌不茂盛偏之爲害一至于此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淵一節去○錢氏曰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五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只是自身裏事此五者卻涉于人即處家之道也○玩按此即首節不當泥作身不修可見

○纂大全陳氏經文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謂何蓋國之本在家若不能修身而其家之人我不可以教之而能教訓一國之人使之感化決無此事故治國君子身不出家而標準所立自成其教于國而無不率從焉如家有親而在我事親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之道也家有兄而在我事兄之弟即國之所以事長之道也家有子而在我愛子之慈即國之所以使衆之道也能修之于家則教自行于國本一理也○朱子曰上面說不

說約合參

出家而成教于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目○孝者所以云云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著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于國○雲峯胡氏曰修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拈出教字來○有子弟僕隸故曰慈○吳氏季子曰設官分職各率其屬故國有長也○麟士大段又義要作兩三層看我之上有親我之下則有臣臣事上有君有長臣使下又有衆也

直解 即上文說偏之爲害上看來可見欲齊家者必須先修其身若果情有所偏事皆任意卻要感化得一家的人使其無小無大都在倫理之中而無有參差不齊者斷無此理所以說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弟去聲長上聲○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直解 這是解說經文齊家治國的說話昔曾子說

經文所謂欲治其國必先齊其家者謂何蓋家乃國之本若不能修身以教其家使一家之人有所觀法卻能教訓那一國之人使之感化決無此理所以在上的君子只修身以教于家使父子兄弟夫婦各盡其道則身雖不出家庭而標準之立風聲之傳那一國的百姓自然感化也都各盡其道而教成矣所以然者何也蓋家國雖異其理則同如善事其親之謂孝然國之有君與家之有親一般這善事親的道理即是那事君的道理善事其兄之謂弟若國之有長與家之有兄一般這事兄的道理即是那事長的道理撫愛卑幼之謂慈然國之有衆百姓每與家之有卑幼一般這撫愛卑幼的道理自是那使衆的道理夫孝弟慈三件是君子修身以教于家的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君子所以不出家而教自成於國也

纂或問然是教家及國之理一根諸人心之固然也康誥曰保民如保赤子夫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爲之母者慈愛之心出于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至于大相遠矣此皆良知良能世豈有學養子而后嫁者哉誥言如保以此夫使衆之道不出慈幼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于强爲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于此哉○孝弟雖人所同有能守而不失者鮮惟保赤子罕有失者故特即人所易曉者以示訓

說約合參

纂大全吳氏季子誠使君子能盡孝慈之道以敎于家使一門之内父慈子孝而皆仁則通國上下激昂奮發莫不興起雖欲不爲仁不能自已也能盡弟之道以敎于家使一門之内兄友弟恭而皆讓則通國上下激昂奮發莫不興起雖欲不爲讓不能自遏也倘不然一人在上自其一念之貪而形之于事者無不貪一念之戾而施之于政者無不戾則通國上下薰蒸濡染淪胥于貪不奪不厭相挺爲戾不競不止于是乎作亂也葢惻隱根于仁辭讓本于禮仁與讓人性所同得也貪者欲之極戾者怒之偏貪與戾亦人情不能免也彼其機括伏于胸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貪戾而何至于亂一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强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直解 這一節是承上文說見孝弟慈之理是人心原有不待强爲的意思康誥是周詩篇名赤子是初生的小兒昔武王作書告康叔說爲人君者保愛那百姓每當如慈母保愛那初生的小兒一般曾子引此詩而解釋之說初生的小兒不會說話要保愛他怎能彀曉得他的意思只是爲母的愛子之心誠切懇至以其誠切懇至之心而忖度赤子之意雖不能一一都合著也差不遠矣然這箇保赤子之心人人自有不學自會幾曾見爲女子的先學會了撫養孩子的方法然後纔去嫁人可見皆出於自然而不待于勉强也夫慈幼之心既出于自然則孝弟之心未有不出于自然者但能識其端而推廣之則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在是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直解 這一節是言教成於國之效仁是以恩相親讓是以禮相敬一人指君說貪是好利戾是背理機是機關發動處僨是覆敗此曾子承上文說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既本乎一理又出于自然人君果能以仁教於家使一家之中父慈子孝懽然有恩以相親則一國之爲父子的得于觀感也都興起于仁矣能以讓教于一家使一家之中兄友弟恭秩然有禮以相敬則一國之爲兄弟的得于觀感也都興起於讓矣若爲君的不仁不讓好利而取民無制背理而行

且以我之機而觸彼之機則感應之速如矢赴的固有如此夫惟貪戾之害如此故雖一言之微而或至于僨事惟仁讓之效如此故雖一人之寡而可以定國此之謂也○雙峰饒氏曰上言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底道理此言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底效驗

纂吳氏季子試觀之古克讓者一堯耳好生者一舜耳而四方以之風動帥天下以仁民之從之何如也虐民者一桀耳毒痛者一紂耳而其從之附勢貿籍帥天下以暴民之從之何如也葢民雖至愚必上之所令與所好同則從之若其所令與其所好反則不之從此必然者君子知其然是故于善也必先反而思之曰已亦有此乎而后責人之爲善于不善也必先反而思之曰已能無此乎而后議人之

說約合參

爲不善此所謂推已以已之道而待人也所謂如心待人之心亦如其待已之心恕道也苟無諸已而求諸人有諸已而非諸人則其藏諸吾身者不能盡恕之義彼見吾之所以治人者如此而所以自治者如彼則意向扞格貌雖從而心不服而能使之喻者有是理哉○仁山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爲非而律民以[illegible]桀紂之世亦所必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故民不從令○愚按所藏乎身亦只如常言所存乎身耳不可作意

事乖方則一國之人也都做效而悖亂之事由此而作矣夫一國之仁讓由于一家一國之作亂由于一人可見上以此感則下以此應其機關發動處自然止遏不住有如此所以古人說道一句言語說得差失便至于壞事人君一身行得好時便能安定其國正此之謂也爲人上者可不戒貪戾以絶禍亂之端而敦行仁讓以爲定國之本哉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直解 帥是帥領令是政令恕是推已及人的道理藏是存喻是曉也此承上文說堯舜之爲君存的是仁心行的是仁政是以仁帥領天下也那時百姓看著堯舜的樣子都感化相親相讓而從其爲仁桀紂之爲君存心慘刻行政殘虐是以暴帥領天下也那時百姓看著桀紂的樣子也都效尤欺弱凌寡而從其爲暴看此來可見人君一身是百姓的表帥上行下效理勢自然若使人君所好的是暴而出令以教天下者卻是仁這便是所令反其所好了那百姓每誰肯從他惟其如此所以在上位的君子雖教人爲善去惡是其職分必先反諸其身自家有這善然後責成人使他勸勉於善自家無這惡然後說人不是使他改正其惡這是推已及人恕之道也然後人纔肯順從我我纔能曉喻得人若自家不能有善而無惡卻要責人之善正人之惡這便是存乎已身者不恕了如此而

纂吳氏季子合而觀之可見一身之舉動一家之趨向關焉一家之習尙一國之觀瞻係焉故治國者在乎修身以齊其家也

序此理詩嘗咏之矣詩云惟桃之華夭夭然而其葉則蓁蓁然女子乘此時而于歸也有以宜其一家之人夫必能修身以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使亦宜其家人有如此矣

說約合參

序詩美諸侯云君子在國弟善其兄兄善其弟夫能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使亦宜其兄弟有如此矣

能曉喻人使之從我爲善而去惡決無此理所以說未之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直解 這一句是通結上文之意曾子又說看來一身之舉動一家之趨向所關一家之習尙一國之觀瞻所繫人若不能修身而教于家必不能成教于國故人要治那一國的百姓不必遠求只在乎修身以教于家而已蓋齊家是治國的根本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夭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直解 前面釋齊家治國之意已盡此以下文引詩而詠歎之以足其意詩是周南桃夭篇夭夭是少好貌蓁蓁是美盛貌之子指出嫁的女子婦人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宜是善昔詩人說桃樹夭夭然少好其葉蓁蓁然美盛以興女子之歸于夫家必能事舅姑以孝事夫子以敬處娣姒以和待下人以惠而一家之人無不相宜者曾子引之說道爲人君者必能處得那一家的人箇箇停當如此詩所謂宜其家人方纔可以教那一國的人使之各有以宜其家也不然家人且不相宜何以教國人乎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直解 詩是小雅蓼蕭篇按詩人說一家之中有長于我的是兄我能盡其恭敬而善事之感得爲兄的也常常愛我這便是宜兄有少于我的是弟我能盡其友愛而善撫之感得爲弟的也常常敬我這便是宜弟曾子引之說道爲人君者

序詩美君子云儀有常而不差忒有以正彼四國之人夫必其所以爲父爲子爲兄弟者足爲人之法則而后民之爲父爲子爲兄弟者皆觀感而法之也有如此矣○麟士按此言儀不忒說修身以教家義未賅故又加父子兄弟足法句如何是君子說明德義未賅故又加盛德至善句又補經之別法

說約合參

序此謂治國不求之于國而在於齊其家詩與經文有不益相發者乎○逆說此謂指三引詩勿再惹孝弟慈等

○纂或問經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謂何蓋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其道總無二如孝弟慈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但貴賤異勢賢愚異稟必在上之君子眞知實踐有以倡之而後下之有是心者自有以效之上老吾之老盡孝之道以教于家則一國之人觀感而興起於孝上長吾之長盡弟之道以教于家則一國之人觀感而興起於弟上恤孤盡慈之道以教于家則一國之人觀感而興起于慈而不悖戾此皆人心之同而

必能善處自家的兄弟如此詩所謂宜兄宜弟然後可以教那一國之人使之亦有以宜其兄弟也不然自家的骨肉尙不能相容又何以教國人乎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

直解 詩是曹風鳲鳩篇儀是禮儀忒字解做差字四國是四方之國按詩人說君子一身所行的禮儀沒有一件差錯便能表正那四國的百姓而爲下民之觀法曾子引之說道爲人君者必是自家爲父能慈爲子能孝爲兄能友爲弟能恭所行的件件都足以爲人的法則如此詩所謂其儀不忒然後百姓每皆取法他父也去慈子也去孝兄也去友弟也去恭而四國無不正也不然自家一身且有差忒又何以正國人乎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直解 曾子既引三詩又總結說觀這三詩所言雖有不同皆是說治國在齊其家之意然則人君欲治其國者可不先齊家以爲之本哉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

不能已者而何起于天下也然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或上之人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嘆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以遂其興起之善端也○大全朱子曰先說上行下效是敎化到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說○是以君子句方是推絜矩事下面方說絜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絜矩之道○東陽許氏曰此章分四節看章首至失衆失國爲一節君子先愼至不善失之爲一節楚書至驕泰失之爲一節生財大道至篇終爲一節○麟士按楚書二條振許條胡三氏俱謂結上理財而起下用人故欲並在第三節之首然惟善可言用人而仁親難說其章句亦但云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不如帶在

說約合參

第二節之尾爲妥淺說達說同此解○愚按絜矩有下節在註上下四旁勿入講

增潛說絜矩謂何凡工人爲物必度之以矩君子處物必度之以心蓋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如在上之使我者或我所惡也則以此度下之心而不敢以使下在下之事我者或我所惡也則以此度上之心而不敢以事上或所惡于前人之先于我者如是則以此度在後者之心而不敢以先後所惡于後人之從于我者如是則以此度在前之心而不敢以從前又如在右者或以我所惡者而加于我則必以此度在左者之心而毋以交于左在左者或以我所惡者而加于我則必以此度在右者之心而毋以交于右夫在我既

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直解 這是解釋經文治國平天下的說話下老字是指父母上老字是盡事父母之道下長字是指兄長上長字是盡事兄長之道興是興起恤字是憐愛孤是孤幼倍是違背絜是度矩是爲方的器具皆曾子說經文所謂欲平天下在先治其國者爲何蓋言天下無不同之心人心無不同之理惟人君之倡導何如耳如上能以事老之道孝順自家的父母則國人便都興起于孝而善事其父母矣上能以事長之道恭敬自家的兄長則國人便都興起於弟而善事其兄長矣上能憐愛一家的孤幼則國人也都如君上一般慈其孤幼而無有違背之者矣這孝弟慈三件上行下效如此可見人心之理無不同也一國之人心既無異于一家則天下之人心又豈有異于國乎所以在上的君子因此有箇絜矩之道度其必同之心處以各足之理使天下

凡有孝弟慈之願者皆得隨分以自盡而無有不齊就如那匠人制器的一般度之以矩而使其無不方也這絜矩是平天下之要道解見下文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此之謂絜矩之道○大全朱子曰上下前後左右做九箇人來看便見○雲峯胡氏曰須看是以有此之謂六字人之心本無間于已是以有絜矩之心已之心能不間于人此之謂絜矩之道○新安陳氏曰下文節節提掇能絜矩不能絜矩者之得與失皆是自此一節而推廣之○蒙引此一條亦不過形容絜矩之意義如此非實就有天下者分上事說

說約合參

纂大全東陽許氏夫平天下之道以絜矩如此詩有云樂只之君子乃是民之父母詩之美諸侯如此夫君子而何以父母耶蓋言君子凡于民之所好如飽暖安樂則好之以使之必遂于民之所惡如飢寒勞苦則惡之以使之必去眞是心誠求之愛民如子民之父母親之此之謂也此能絜矩之效也○麟士此好惡是槩言理財用人在下且漫說破文必漸次相及方有味也○愚按此即知崇禎丁丑會墨但以按理財用人爲高手者背非也○絜矩二字自是章脈然民好惡二句明係穰詩註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云云將

直解 惡是憎惡心裏不欲的意思昔曾子覆解絜矩二字之義說道人之相處有在我上面的有在我下面的有在我前後左右的其心都是一般假如上面的人以無禮使我我所不欲也便以我的心度量在下面的人知他的心與我一般亦不可以無禮使之如下面的人以不忠事我我所憎惡也便以我的心度量在上面的人知他的心與我一般亦不敢以不忠事之以此心往前後度量或在我前面的人我惡其以不善待我便不以前人之加于我者而先加于後在我後面的人我惡其以不善待我便不以後人之及于我者而施及于前以此心往左右度量或在我右邊的人我有所惡便不以此交之于左在我左邊的人我有所惡便不以此交之于右這是將人比已體之無不周以已處人施之無不當上下四旁均齊方正就如那匠人之制方器度之以矩而無有不方的一般所以叫做絜矩之道人君用此道以治天下則天下之

人雖有萬萬不齊而于天下之心皆一一不拂天下有不得其平者乎上文所謂君子有絜矩之道者蓋如此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直解 詩是小雅南山有臺篇只是語助辭按詩人說在上位可嘉可樂的君子即是百姓每的父母曾子既引此詩而釋之說道君子居民之上有君之尊何以說做父母蓋言君子能以民心爲已心如飽煖安逸之類是百姓每心裏所喜好的君子便因其所好而好之務要區處使他各得其所如飢寒勞苦之類是百姓每心裏所憎惡的君子便因其所惡而惡之務要體悉使

章脉釋詩一溪講了作文不照絜矩固不是硬將絜矩入講亦不是下節同

前詩有云節然高大彼南山也維石之在山者巖巖而峻起況今赫赫然之太師尹氏也民豈不具于爾是瞻仰乎詩刺尹氏不平如此即此可見凡有國者好惡不可以不慎若徇于一己之偏則身與國俱亡爲天下之大僇矣可不慎哉此不能絜矩之禍也○愚按詩以刺臣引詩以明君故著有國者三字爲釋亦非推開講也

說約合參

序夫好惡同民如彼好惡辟如此得失之機何遠也詩又有云殷當未喪師之時尙能對乎上帝爲君迨其後殷師已喪也我周宜以爲監這上天峻命不易保也詩戒王如此蓋言君之命在天而天之心在民誠所行得乎衆心則有天下而得國所行失乎衆心則天下不可保而失國詩所以爲監也然則絜矩之得失豈細故哉○大全雙峰饒氏曰未喪師則克配上帝是得衆則得國能絜矩而爲民父母者也喪師則不能配上帝是失衆則失國不能絜矩而辟則爲

他得免於患是君子之與民同其好惡如父母之愛其子矣所以百姓每愛戴君子亦如愛自家的父母一般這是能絜矩的其效如此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節讀爲截辟讀爲僻僇與戮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

直解詩是小雅節南山之篇師尹是周太師尹氏辟是偏僻僇字與刑戮的戮字同意按詩人說望著那南山截然高大山上的石頭巖巖然堆起如今尹氏做著太師其勢位之赫赫顯盛便與那高山一般百姓每都瞻仰著他卻乃好惡不公罔上行私以致天下之亂這是詩人譏尹

氏之辭曾子解說有國家者既爲民所瞻仰必須常常謹愼凡事要合乎人心若是不能絜矩只狥一已之偏民所好的不從民便民所惡的不肯體恤致得那天下之人都生怨恨必然衆叛親離而身與國家不能保守所以說辟則爲天下僇矣這是不能絜矩的其害如此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直解詩是大雅文王篇喪是失師是衆配是對上帝是天儀字當作宜字監是看著他的意思道字解做言字按詩人說如今殷家失了天下便

天下僇者也○麟士按此等亦是說書者言外連絡之辭若道得衆則得國二句本自釋詩當主殷說與道學也道善則得之一例蒙引說是

蔡大全吳氏季子是故絜矩君子知有國者得失所關不可以不慎也先愼乎德而致謹于好惡之所施德則有德而天下歸心斯有人矣有人則莫非王土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斯有財矣有財則經費有賴斯有用矣君天下者非無財之患而患吾德之不修也○此有云者猶言即此便有不待他求也○

說約合參

大全朱子曰爲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愚按常說治天下由于絜矩而所以絜矩又由于德君子先愼之是先字對絜矩而言也然據本節上下語意是說有德此有人土財用君子先愼之先字對人土財用而言也如此覺于下本末內外俱相照管較勝

達說能愼德則馴致有財用是德者乃國之大本在所當重者也有財用必由于愼德是財者乃國之末務在所當輕者也○本末務閑看不可說德爲財本

是我周家得了當初殷家祖宗不曾失了衆人的時節也曾受天眷命君主天下能與天作對來因他後世子孫行的不好失了人心那天命便去了今後我周家的子孫就宜看著殷家的事以爲監戒不可像他子孫行的不好這上天峻大之命去留無常豈是容易保守的曾子解說詩人所云蓋言爲人君者若能絜矩而與民同其好惡便得了衆人的心爲民父母而得國若不能絜矩而好惡狥一已之偏便失了衆人的心爲天下僇而失國蓋信乎峻命之難保也有天下者可不兢兢業業思所以得人心而保天命乎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愼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直解是故是承上起下之辭愼是謹愼德即經文

所謂明德財是貨財用是用度昔曾子說觀上文說的凡天命人心之得失皆由于能絜矩與不能絜矩如此可見有家國者第一要緊的是修德所以在上位的君子雖事事都該謹愼尤先要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的工夫以謹愼在已之德不使有一些怠忽昏昧則已德克修而絜矩之本立矣既有了德那百姓每箇箇都感化歸順豈不是有人既有了人那百姓每所住的地方處處都屬其管轄豈不是有土既有了土那土地中所出的諸般貨物自然都來貢獻豈不是有財既有了財則國家所需的諸般用度自然足以供給豈不是有用蓋君德既愼則民心自歸其得衆得國而有財用固理之必然者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直解本是根本末是末稍此承上文說有德則有人有土則有財用可見德是爲國的根本第一

財爲德末聚引亦云

大全朱子：若上之人外本內末，不思愼德而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是民本不是要爭奪，而上教得他如此。○黃氏洵饒曰：德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與經文本末不同。

說約合參

序：夫民既爭奪，必致離散，是故外本內末，財聚在上，則人心皆怨叛之而民散；若是內本外末，財散在下，則人心皆歸戴之而民聚，此必然之勢也。○大全東陽許氏曰：散財，不是要上把財與人，蓋土地所出，只有許多數目，上只取其當得，則在下多。

大全三山陳氏：夫財聚固民散，至于民散，而財亦不得終聚。是故言悖而出，以惡聲加人者，亦悖而入，而人必以惡聲加己；貨悖而入，以非道取人者，亦悖而出，而人必以非道奪之。言與貨，其出入雖不同，而皆歸諸理，其爲不可悖一也。○吳氏曰：愼

緊要。財雖日用之不可闕，而有德則自然有財。譬之草木，根本既固，則枝梢自然茂盛，但當培其根本可也。夫知德爲本，則在所當先；知財爲末，則在所當後矣。君子之所以先愼乎德者，其以是哉。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鬭其民，而施之以刼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直解 爭民，是使民爭鬭；施奪，是教民刼奪也。夫德既是本，乃所當重；財既是末，乃所當輕。若或將這德來看做外事，不思謹愼，將那財來看做自家的事，去聚斂百姓，每見在上的人如此，也都做效，一人人以爭鬭爲心，刼奪爲務，就如在上的教他一般。所以說爭民施奪。這是財貨不能絜矩的其害如此。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直解 承上文說外本內末，民便爭奪；民既爭奪，必致離散。可見義與利不可並行，民與財不可兼得。若是外本內末，聚財于上，財雖聚了，卻失了天下的心，那百姓每都離心離德而怨叛之。未有財聚而民亦聚者也。若是內本外末，散財于下，財雖散了，卻得了天下的心，那百姓每都同心愛戴，而自然歸聚。未有財散而民亦散者也。這兩樣孰損孰益，有天下者當知所辨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愼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直解 言是言語，悖是違悖不順理，貨是財貨。昔曾

德而有人有土，與財散民聚，能絜矩者之得也。內末而爭民施奪，與財聚民散，悖出悖入，不能絜矩者之失也。○愚按：爭民施奪，爭奪俱以民言，此悖出方是以民奪君言。

序：夫愼德者如彼，內末者如此，則得失之機，何遠也。康誥有曰：惟上天之命，不于汝乎爲常。武王告康叔如此，何言哉？言爲君者所行誠善，則天命歸而得之；若一不善，則天命去而失之矣。然則平天下者，可不知愼德以盡絜矩之道哉。○麟士云：按三句，據一道字，亦自爲釋書之詞，但主意結束，則在愼德專利

說約合參

耳。兩之字指命字。

序：不但康誥也，即楚書亦有曰：楚國不以白珩爲寶，惟善人以爲寶。觀于此言，是亦知善爲本而財爲末之意也。○附錄楚語：王孫圉聘于晉，趙簡子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楚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通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云云。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子承上文說財散則民聚，其實民之聚者財不終散；財聚則民散，其實民之散者財也不終聚。就如言語一般，若將不順道理的言語加于人，人定也把那不順道理的言語來回我，是悖而出者亦必悖而入也。若那財貨是暴征橫斂，不順道理取將進來的，終須也還散將出去，保守不得，是悖而入者亦必悖而出也。不義之財，既是難守，積之何益？爲人君者豈可以財爲內，而不知所以愼其德乎。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直解 前面說先愼乎德，則有人有土，是能絜矩的；外本內末，則悖入悖出，是不能絜矩的。這一節又總結其意。康誥是周書篇名。命是天命。道字解做言字。昔武王作書告康叔說：惟是上天之命，或去或留，不可爲常。曾子解詩引說這一句話，是說爲人君的若能絜矩而散財以得民心，便得了天命，所謂得衆則得國也。若不能絜矩而聚財以失民心，便失了天命，所謂失衆則失國也。天命不常如此，人君誠欲保之，豈可外本內末，而不知愼德以盡絜矩之道哉。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直解 此下兩節，是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楚書是楚國史官記事的書。寶是貴重的物。按楚書說，昔楚國王孫圉聘于晉，晉大夫趙簡子問他說：你楚國中有甚麽寶貝？王孫圉對說：我楚國也沒有甚麽寶。凡金玉珠石之類，皆不以爲貴，只是有德的善人，能利生民，能安社稷，便以他爲寶也。按史，當時楚有臣名觀射父，能作命辭，取重于諸侯；又有臣名左史倚相，多讀古書，練達典故，使主君能保先世之業。故楚國寶之。夫楚

增淺說卽舅犯亦有言曰亡人無以得國爲寶惟哀痛修但愛親以爲寶觀于此言亦知仁爲本而財爲末之意也○鄭註時文公辟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勸之復國仁親明不因喪規利也○大全檀弓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翩士按無以爲此舅犯語重公子之辭下自有公子對秦使者一段以此是對辭者時文相沿其實誤耳

之所寶不在金玉而在善人是能不外本而內末者矣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直解 指晉文公的母舅名狐偃字子犯是晉文公做公子時避驪姬之難逃出在外故稱亡人後來又遍歷曹衛齊楚至于秦國到秦國時他父親獻公薨逝秦穆公勸文公興兵復國以爲晉君舅犯教文公對說我出亡之人不以富貴爲寶只以愛親爲寶若是有親之喪而無傷哀思慕之心卻去興兵爭國便是不愛親了雖得國不足爲寶也夫晉之所寶不在得國而在仁親是亦不外本而內末者矣

纂大全玉溪盧氏然豈特財利當絜矩哉至于人才之用尤先

訒約合參 務也秦誓有曰我若有一箇臣斷斷兮誠一若無他技能者其心則休休焉淡然無欲亦粹然至善其量之大如有容焉凡人有才技則若己有之必欲盡其長見人彥聖之德則其心誠好之不但如其口之所言是能以天下之才德爲才德而信乎其能容矣斯人也以能保安我之子孫與我黎民尙有利于國哉不然者見人之有技也則媢嫉以惡之見人之彥聖也則拂戾以抑之使不得通是不能以天下之才德爲才德以不能保我子孫與黎民國豈不危哉此人主在擇一相也秦誓之言如此○畊銖書蔡傳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爲篇○按杞子原秦使鄭者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媢音冒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尙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直解 秦誓是秦穆公誓告羣臣的說話斷斷是誠一之貌技是才能休休是平易寬弘的意思彥是俊美聖是通明不啻解做不但媢嫉是妒忌違是拂戾殆是危也曾子以平天下之道要緊在于公好惡用賢才而欲賢才之進用又須得一箇好大臣付之以進退人才之任然後用舍得宜而國家蒙利也故引周書秦穆公之言說道我若有一個臣斷斷然眞誠純一他也不逞一己的才能只是其心休休焉平易正直廣大寬弘能容受天下之善見人有才能的則心裏愛他如自己有才能一般見人之俊美通明的則其心喜好之肫肫懇切不但如其口中稱揚之語而已這等的人著實能容受天下的賢才沒有虛假若用他做大臣將使君子在位布效用把天下的事件件都做得好必能保我子孫使長享富貴保我黎民使常享太平而社稷受無窮之福矣不庶幾有利于國哉若是箇不良之臣只要逞自己的才能全無斷斷之誠休休之量見人是箇有才能的恐他强過自己便妬忌憎嫉見人是箇俊美通明的便百般計較拂抑阻滯使他不得通達這等的人心私量狹實是不能容受天下的賢才若誤用他做大臣將使君子喪氣小人得志把天下的事件件都做壞了如何能保我的子孫使他長久又如何能保我黎民使他安樂亂亡之禍將由此而致矣不

亦岌岌乎危殆哉夫國家之治亂係於大臣之公私如此則任用大臣者可以知所擇矣雖然必人君自公其好惡方能擇任公好惡之大臣而誠意正心之學又自公其好惡之本也欲保其子孫黎民者不可不知

纂或問大全唯仁人深惡此媢嫉之人有害于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及于後世而未已於是放流之且迸逐之于四夷不與同中國惟恐所放或近其地復爲害焉此其威在媢嫉之人卽思在天下後世矣惟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好惡與天下爲公所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此之謂也○媢嫉者非殺人于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迸讀爲屏古字通用○迸猶逐也言有此媢嫉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直解 放流是發遣迸是驅逐的意思四夷是四方夷狄之地也曾子說那媢嫉妒賢能的人若是用他在位善人必受其害縱是不用只與他同處在一國他也會造讒結黨傾陷善人不可不遣之遠去但人君牽于私意姑息了他所以國家終受其害獨是仁德之君至公至明見得這樣

纂序若世之人亦有見賢人之可好而不能舉或舉人而不能早用之是以輕忽之心待賢才也慢也亦有見不善之可惡而不能退或退之而不能遠是以優柔之道待不賢也過也若此者蓋絜矩而未能盡其道者也

說約合參

纂大全不先不遠猶能知所好惡今有人焉其于賢人爲人所當好所同好者反從而惡之其於不善爲人所當惡所同惡者反從而好之是謂拂逆人好善惡惡之常性則人心離天命去菑患有不及身乎此不能絜矩者之所爲也○存疑前所言好惡公私所該者廣此就用人上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蓋用人所關尤大是爲明上文有臺節南山之意也

人爲害不淺。卽便放棄流徙之驅逐在四夷邊遠地面。不許他同住在中國。以爲善人之害。蓋深惡痛絶。必除根而後已。這正是孔子所謂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也。蓋仁人之心至公無私。如明鏡之不混於妍媸。權衡之不爽夫輕重。故能使彥聖有技之人皆得盡其用。而媢嫉之害不及於國家。蓋好惡之極其公而能絜矩者如此。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直解 命字當作慢字。過是過失也。曾子說賢人能利國家。舉之不可不先也。彼人君之不知其賢者固不足言矣。若明知他是賢人。卻不能舉用。或雖舉用。又持疑延緩。不得早先用他。這是以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一 大學 三四

怠忽之心待賢人了。豈不是慢。不善之人妨賢病國。去之不可不遠也。彼人君之不知其惡者固不足言矣。若明知他是不善的人。卻不能退黜。或雖退黜。又優柔容隱。不能迸諸遠方。是以姑息之心待惡人了。豈不是過。夫善善而不能用。則何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遠。則何貴於知其惡。故人君之用舍。必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後可。此曾子立言之意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直解 前面說仁人能愛人能惡人。是盡絜矩之道的。見賢不能舉而先。見不善不能退而遠。是未盡絜矩之道的。這一節是說不仁之人與絜矩相反的。拂是違拂。菑是菑害。逮是及也。曾子說

纂通說觀於仁人如彼不仁之人如此得失之機何遠也是故君子有此絜矩之大道以平天下也非自外至而強爲之本乎一心而已必忠焉信焉則能知

說約合參

千萬人卽一已之心以一已爲千萬人之心由是能好人也能惡人也而大道以之得矣不則驕矜蔽錮則一心之中莫非私意之充塞一膜之外便有人已之異觀由是好人之所惡惡人所好也大道以之失矣然則平天下者可不格致誠正勉於忠信以求盡其所以絜矩者哉忠信不過一誠勿入好惡在內○大全東陽許氏曰章句謂三得失一能絜矩不能絜矩得失二徇德徇財之得失三用善人用惡人之得失大抵絜矩則得不絜矩則失○存疑首言天下之得失係于人心次言人心之得失係于絜矩末言絜矩之得失係于吾心所謂語益加切者善不善切於得衆失衆忠信驕泰切于善不善也○麟士按惟命及此節兩結束處雖自大段然以惟命傍理財此節傍用人畢

那讒邪亂政的惡人。是人所共惡的。本該退而遠之。卻乃喜其便已之私。反去信用他。這便是好人之所惡。盡忠爲國的善人。是人所共好的。本該舉而先之。卻乃嫌其拂已之欲。反去踈棄他。這便是惡人之所好。夫好善惡惡。乃人生的本性。今人之所惡卻去好。他人之所好卻去惡。他豈不違拂了人生的本性。既拂人性。必失人心。既失人心。必失天命。將見喪家敗國。而菑害必及其身。所謂辟則爲天下僇者此也。蓋好惡乃人君最要緊處。若好惡不公。舉措失當。不止民心不服。且那愛民的都去了。害民的都在位。天下實受無窮之禍毒。既流于天下。怨必歸於一人。乃自然之理也。好惡之極其私而不能絜矩者如此。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一 大學 三五

直解 君子是有位的人。大道卽是絜矩之道。其端發於吾心。而其爲用能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所。是箇蕩蕩平平的大道理。此曾子承上文說人之好惡。所以有公私之不同者。以其存心有不同也。是以君子有這絜矩的大道。其得其失只看他存心何如。蓋必忠以盡已而不欺。信以循物而不僞。則一心之中。渾然天理。于那好惡所在。纔能以已度人而不差。推已及人而各當。便得了這絜矩的大道。仁人所以能愛人能惡人而爲民父母者此也。若或驕焉而矜夸自尊。泰焉而縱侈自恣。則一心之中。私意障塞。于那好惡所在。不惟不肯同于人。且將任已之情。拂人之性。而流于偏僻之歸矣。豈不失了這絜矩的大道。不仁之人所以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菑逮夫身者此也。其得失之幾如此。欲平天下者。可不存忠信而戒驕泰哉。

竟正說惜尚未有甚闡發之者

纂大全吳氏季子然要而觀之有天下者每每不忠信而驕泰不能盡絜矩大道何也則以財利中乎其心而言利之徒得乘此以投其隙也不知財之所在固民生日用有不能一日闕而聖賢亦不能捨此爲國者絜矩以散財非不有財也蓋自有正大之道可以生財焉不必以私意小智巧爲聚歛之術也如百畝之田匹夫耕之五畝之宅匹婦蠶之則一家無餘力八材之用百工飭之貨賄之利商賈通之則一國無閒民是謂生之者衆建官止于三百六十則在位無贅員賦祿僅足以代耕則在官無冗食是謂食之者寡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無作輟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無休息也斯不亦爲之者疾乎歲杪制用量入爲出無汎濫也國有凶荒

說約合參

則殺其禮無侈靡也斯不亦用之者舒乎夫如是則其來無窮其去有限自然暴暴如丘山浩浩如源泉矣國家之財恒足矣大道生財如此○曉之以此則所憂者不在財匱矣不然算于調度則雖財聚民散不遑問也迫于費用則雖悖入悖出不暇問也大抵崇本節用乃百王不易之常道也○蒙引四之字皆以財言

纂大全朱子惟仁者之人知生財大道不私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尊是以財來發身也若彼不仁者不知大道所在只務聚財不管身危亡是以身去發財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恒胡登反○呂氏曰國無游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直解生是發生疾是急忙的意思舒是寬裕也曾子說財用乃國家百務所需當經理發生使常有餘而所以發生之者自有箇正大的道理蓋財貨皆產于地若務農者少則地力不盡財何能生必嚴禁那游惰之人使他都去務農這是生之者衆凡官員人役的俸祿都出于百姓每供給若冗食者多則錢糧未免虛耗必將那冗濫的員役裁革了惟是緊要不可省的方纔存留則冗食者少百姓易於供給這是食之者寡農事各有時候若差使不時便遲悞了他的農

事須輕省差徭禁止工作縱不得已而用民之力亦必待冬間農隙之時使百姓每都得以急忙去及時田作這是爲之者疾財用出入當有定規若不撙節未免匱乏必須算計一年所入之數以爲所出之數務于三年之中積出一年的用度九年之中積出三年的用度愈積愈多使常有寬裕這是用之者舒夫生之衆爲之疾則有以開財之源而其入也無窮食之寡用之舒則有以節財之流而其出也有限閭閻不困於聚歛而府庫日見其盈餘常常足用而不至於缺乏矣這是經國久遠的規模非一切權宜之小術可比所以謂之大道也然則有國者豈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哉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直解發是生發興旺的意思昔曾子說仁德之君

纂大全陳氏夫以身發財身亡而財亦盡兩失之道也以財發身身榮而財亦富兩得之道也此上下感應必然之理也未有上之人不妄取民財而所好在仁而下乃不好義以忠其上者也下既好義未有爲其事而或不成遂以有終者也天下之人皆能成遂其上之事則未有府庫之財仍有悖入悖出之患而

說約合參

不爲我有者也然則上安可不務仁而專利哉

纂大全孟獻子有言曰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畜馬乘則身爲大夫矣而復察于雞豚較小利

知道那生財的大道只要使百姓富足不肯專利于上繇是天下歸心而安處富貴崇高之位這便是捨了那貨財去發那自己的身子不仁之君不知生財的大道只要聚財于上不管百姓每貧苦繇是天下離心有敗國亡身之禍這便是捨著自己的身子去生發那財貨夫以財發身者本不求財也而民心既得實未嘗無財以身發財者本以奉身也而乃至於喪身則財將何用哉其利害之迴絕不待較而知者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直解上是君上下指百姓說終是成就的意思此曾子承上文仁者以財發身說君子愛民仁也

民之忠於上義也上不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有矣若爲人上者輕徭薄賦節用愛民使百姓每都得其所則那百姓每便都感激愛戴如人子之于父母手足之于腹心各輸忠悃以自效矣豈有不好義以忠其上者哉下不好義固有不終其君之事者今下既好義則事使之分明而愛戴之情切把君上的事就如自己的家事一般皆爲之踴躍趨赴而竭力以圖成矣豈有有始無終使不能成就者哉下不好義而人心離畔固有不能保其府庫之財者今下既好義則民供給于下而君安富于上把府庫的財貨就如自家的財貨一般皆爲之防護保守而長保其所有矣豈有爭奪悖出使不得受享者哉下之好義而能忠于上者其效如此莫非上之好仁啟之也然則爲人上者可不以志仁爲務哉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

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歛之臣。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畜許六反。乘、歛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歛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直解 孟獻子。是魯國的賢大夫。畜是畜養馬四匹爲乘。古時爲大夫的君賜之車。得用四馬駕之。畜馬乘是士初試爲大夫者也。察是料理的意思。伐是鑿而取之。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以上喪祭得用冰者。百乘之家。是諸侯之卿有采地千里可出兵車百輛的。按孟獻子說。畜馬乘的人家已自有了俸祿。不當又理論那雞豚小事。以侵民之利。伐冰的人家。俸祿越發厚了。不當又畜養牛羊。以侵民之利。百乘的人家。他的俸祿

用度既有百姓每的賦稅供給。不當又畜養那聚歛之臣。額外設法。以奪取民財。比似有聚歛財貨之臣。寧可有盜竊府庫之臣。蓋盜臣止于傷已之財。而聚歛之臣。則至于傷民之命。其何忍畜之以爲民害耶。孟獻子之言如此。曾子解說孟獻子這幾句言語。正是說有國家者。不當私利于已。而以利爲利。只當公利于民。而以義爲利也。蓋以利爲利。則失了人心。敗了國家。本是求利。卻反有害。以義爲利。則有人有土而有財用。雖不求利。而利在其中矣。人君欲利其國家者。宜辨于斯。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而失大體眞鄙而不可爲也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謂之伐冰之家家有厚祿可以已矣而乃畜牛羊以謀孳息之利其貪孰甚焉不可爲也雖然害未及民也至于百乘卿家也又非畜馬乘伐冰者之比而畜一聚歛之臣則剝下以奉上殘民以奉君辟所不至矣奚可乎若與其有聚歛之臣寧可有盜臣盜臣竊主財以自私者耳能竆國貧家而不至殘民剝下其爲害猶輕也獻子之言如此此謂有國者不可專其利于已以利爲利而當公其利于民以義爲利也○陳氏曰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爲大夫者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若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然亦不常有○金仁山

說約合參

曰伐冰斬冰也斬冰有國之事若卿大夫受冰之家非斬冰也豈卿大夫之家喪祭則取冰于公故謂之伐與○麟士按人君仲春則用冰命夫命婦則火出之後而用冰故左傳云獻羔而啟之火出而畢賦又周禮凌人夏頒冰是卿大夫以下三月以後而得用冰也周禮云天子夷槃喪大記又曰大盤當是夷盤之大者尸之盤曰夷盤○饒雙峰曰此段大意在不畜聚歛之臣見用人與理財相關○盧玉溪曰國不以利二句盡古語引之以證獻子言

纂大全夫以利爲利果眞利乎哉大凡人君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導之矣而彼爲善之樂其所爲付以國家之重任夫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也小人之使爲國家專事聚歛則失人心而干天怒菑害並至皆由天降害自人作既已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已晚矣無救于禍矣善者亦將如之何哉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有國者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者此也絜矩以平天下者其知之哉○上所引就理上說固足明絜矩之當務下所引就利害上說尤足明絜矩之不容不務言語丁寧遏人欲而存天理之意愈深切矣自生財有大道以後凡四節前兩節自君身言後兩節自君之用人言進君子退小人乃興民同好惡之大者是又所以爲絜矩之要道也故此章之絜矩之道必以進君子退小人終焉既致嚴于君子小人之辨復致嚴于義利理欲之辨者乃大學反本竆源之意卽本心存亡之幾決天下治亂之幾正以明德視民皆當止于至善故也○饒雙峰曰大學一書多說好惡誠

說約合參

意章說如好好色惡惡臭齊家章說好知其惡惡知其美所合反其所好平天下章說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畢竟天下道理不過善惡兩端初言格物致知時便要分別此二件分明自誠意章以後只是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而已又曰此章大要不過理財用人二事自先愼乎德以下是說理財自秦誓以下是說用人自生財有大道以下又將理財用人二事反復言之末後又說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矣如此則理財用人又只是一事○許東陽曰此章大意治天下在乎絜矩而絜矩在用人理財處爲要然得失之幾全在忠信驕泰上發于心者忠接于物者信則孳皆務實好善惡惡皆得其正而能盡絜矩之道存于心者矜驕行之以修肆必不

直解 上一節。言爲國者當以義爲利。此又言爲利之有害也。長國家。是一國的君長。自字解做繇字。彼爲善之一句。疑有闕誤。其義未詳。菑是天菑。害是人害也。曾子說。長國家者。當以義制利。而乃有專務聚歛財用者。豈是那爲君上的本意要這等做。必是有等好利小人。欲借此以希寵干進。乃倡爲歛財富國之說。以投其君之所好。人君不察而信用之。是以外本內末。專務財用。自此始矣。這等小人。若使他治國家。則必以聚歛爲長策。以掊克爲善謀。奪民之財以奉君之欲。將使民竆財盡。怨詈號呼。傷天地之和。生離畔之心。天菑人害。紛然並至。到這時節。雖有善人君子。也救不得了。求利之害如此。所以說有國家者。必不可以利爲利。但當以義爲利也。今通看這一章書。可見治平之要。只是一箇絜

矩。絜矩之事。不止一端。而其大者。則在用人理財。用人理財。皆與民同。不私一已。便是絜矩。然其本則曰愼德。曰忠信。又在人君自明其德。自誠其意。方纔知得千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而能以我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此又絜矩之之本。惟　聖明留意焉。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能絜矩則遠正人而讒諂聚斂之人進矣故忠信驕泰治亂之源也○金仁山曰本是不善之小人令依其說參而解之曰彼反以小人爲善則下使字亦屬君似從俗也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大學卷之一終

纂序四書說約大全合參

吳　郡　顧夢麟麟士
楊彝子常　輯
金陵　補陽劉曰珩上王　訂

大全　晉齋王氏曰是篇爲四大支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二十二章子思承上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一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至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其極○朱子曰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爲一理指上天之載中散爲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事如知仁勇許多爲學

說約合參

底道理與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中間無些子罅隙句句是實

或問學問之理莫精于性命而功莫大於道教世亦知性道教何謂哉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是之謂性也故命則元亨利貞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性則仁義禮智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于其間雖有在天在人之分其理則一此性之所以純粹至善也由是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于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于敬長尊親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中庸卷之二

太嶽　張居正　著
嚴叟　顧宗孟　閱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直解　中。是無所偏。庸。是不可易。這書是孔伋所作。伋字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受業於曾子。嘗適宋。被困居衛。衛君不能用。又適齊。返衛。復歸魯。因作中庸三十三章。子思以天下的道理。本是中正而無所偏倚。平常而不可改易。但世教衰微。學術不明。往往流於偏僻。好爲奇怪。而自失其中庸之理。故作此書以發明之。就名爲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

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性無一理之不具故道不待外求而體無所不備性無一物之不得故道亦不假人爲而用無所不周也然性道雖人所同得而稟有淸濁厚薄之異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惟聖人之心淸明純粹天理渾全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教于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衷焉蓋有以裁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有以辨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智之爲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智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復乎天理之正也此性道教之所以名其本皆出于天而實不外于

說約合參

我也○大全朱子曰此就人身中指出這個是天命之性是專言理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道不去○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是爲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爲之化焉○率訓循不是用力字伊川謂便是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循字非就行道人說只是行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蒙引道者性之動處也○麟士集註三段理雖兼物爲備然必以人爲主

或問所謂道率性而已是則道也者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吾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如其可以暫離而于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非率性之謂也聖人之

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直解 這是中庸首章子思發明道之本原如此命字解做合字率是循修是品節裁成的意思子思說天下之人莫不有性然性何由而得名也蓋天之生人既與之氣以成形必賦之理以成性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其稟受異就如天命分付他一般所以說天命之謂性天下之事莫不有道然道何由而得名也蓋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然的道路仁而爲父子之親義而爲君臣之分禮而爲恭敬辭讓之節智而爲是非邪

正之辨其運用應酬不過依順著那性中所本有的所以說率性之謂道若夫聖人教以化天下教又何由名也蓋人之性道雖同而氣稟不齊習染易壞則有不能盡率其性者聖人於是因其當行之道而修治之以爲法於天下節之以禮和之以樂齊之以政禁之以刑使之皆遵道而行以復其性亦只是即其固有者裁之耳而非有所加損也所以說修道之謂教夫教修乎道道率於性性命於天可見道之大原出於天知其爲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

所修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以持守之是故君子戒愼乎其目之所不及睹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于人欲之私也○此及下節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麟士云大意謂睹聞之時戒懼自不待言至雖有不睹不聞之須臾耳目未交私慮未起而已早自戒懼是何等無時無處而不存養可見此理既貼章句亦照未發不待存疑諸書聚訟也○楊子常曰意所偶欲曰須瞬所未合曰臾

或問夫既已戒懼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

說約合參

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是蓋莫見乎隱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蓋莫顯乎微是以君子此心常明不爲物蔽而于此尤不敢不致其謹以審其幾焉○二節相須皆反躬爲已遏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于此者○大全朱子曰不只獨自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念亦是獨處○道不可離是說不可不存養是故君子以下是教人戒懼做存養工夫莫見顯是說不可不省察故君子以下是教人謹獨察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故字可見

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可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直解 須臾是頃刻之間睹是看見聞是聽聞戒愼恐懼都是敬畏的意思承上文說道既原於天率於性可見這箇道與我的身子合而爲一就是頃刻之間也不可離了他此心此身方纔離了心便不正身便不修一事一物方纔離了事也不成物也不就如何可以須臾離得若說可離便是身外的物不是我心上的道道決不可以須臾離也夫惟道不可離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不待目有所睹見而後戒愼雖至靜之中未與物接目無所睹而其心亦常常戒愼而不敢忽不待耳有所聽聞而後恐懼雖至靜之中未與物接耳無所聞而其心亦常常恐懼而不敢忘這是靜而存養的工夫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道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見音現○隱暗處也

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直解 這一節是說君子於戒愼恐懼中又有一段省察的工夫隱是幽暗之處微是細微之事獨是人不知而已獨知的去處子思說人於衆人看見的去處纔叫做著見明顯殊不知他人看着自己只是見了箇外面而其中纖悉委曲反有不能盡知者若夫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形迹雖未彰露然意念一發則其幾已動了或要爲善或要爲惡自家看的甚是明白是天下之至見者莫過於隱而天下之至顯者莫過於微也這個便是人所不知而自己獨知的去處乃善惡之所由分最爲要緊所以體道君子於靜時雖亦嘗戒愼恐懼而於此獨知之地更加謹愼

不使一念之不善者得以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於離道之遠也夫存養省察動靜無間道豈有須臾之離哉

說約合參 集大全或問存疑觀君子主敬之功知人心之于道不可離矣然在人性情之德則道之在人心者又本不可離也如喜怒哀樂四者情之不容已也當未發時心下無一物雖有喜怒哀樂之理初無喜怒哀樂可言四者一無所偏倚而恰在中間斯謂之中夫未發渾然在中及發而有中節不中節矣節人情之準的惟四者皆中節無些過與不及與當然之理不相拂戾斯謂之和中也者性之德道之體也寂然不動宇宙事物之理無所不該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情之正道之用也感而相通古今人物之所共由無不恰適天下之達道也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于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此及下節又推明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于吾心也○蒙引前率性道字對性教言爲義理名目此達道字對大本言爲和字名狀○麟士此一節是大凡說不頂上兩節致字方頂上兩節說也○首節之謂有是名稱而實之也此謂之據是地位而目之也

或問體用本具于人心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覩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以至于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固矣尤于隱微幽獨之際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直解 中節是合著當然的節度本是根本達是通行的意思道是道路子思承上文發明道不可離之意說道凡人每日間與事物相接順著意便歡喜拂著意便惱怒失其所欲便悲哀得其所欲便快樂這都是人情之常當其事物未接之時這情未曾發動也不著在喜一邊也不著在怒一邊也不著在哀與樂一邊無所偏倚這叫做中及其與事物相接發動出來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一一都合著當然的節度無所乖戾這叫做和然這中即是天命之性乃道之體也雖是未發而天下之理皆具凡見於日用彝倫之際禮樂刑政之間千變萬化莫不以此爲根底譬如樹木的根本一般枝枝葉葉都從這箇發生所以說天下之大本也這和即是率性之道乃道之用也四達不悖而天下古今之人皆所共由蓋人雖不同而其處事皆當順正其應物皆當合理譬如通行的大路一般人人都在上面往來所以說天下之達道也夫道之體用不外於心之性情如此若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失其中而大本不立動而不知所以察之則失其和而達道不行矣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愈密以至于無一毫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廣矣于是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久止其所而天地于此位焉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驩欣交通萬物於此育焉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然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而求盡其道也○位育諸家皆以理言今獨以事言自古衰亂之世天地萬物豈遂失其常耶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爲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殰卵殈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爲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爲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爲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曰然

說約合參 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致中和者生于其世乃不能有以救耶曰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于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分屬中和不可碎耶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也未有能致和而不本于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蒙引性道教三者皆出于天本然之義理也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和當然之功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蓋有是義理必有是功夫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直解 這一節是體道的功效致是推到極處位是安其所育是遂其生子思說中固爲天下之大本然使其所存者少有偏倚則其中猶有所未至也和固爲天下之達道然使其所發者少有乖戾則其和猶有所未至也故必自不睹不聞之時所以戒慎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有一些偏倚是能推到中之極處而大本立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應物之處無有一些差謬是能推到和之極處而達道行矣由是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七政不忒四時不忒山川岳瀆各得其常而天地莫不安其所矣少有所長老有所終動植飛潛咸若其性而萬物莫不遂其生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而中和之理相爲流通故其效驗至於如此然則盡性之功可不勉哉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

以全之有是功夫則自有是效驗以應之○序子思引仲尼之言曰日用常行皆有箇無過無不及之理是爲中庸然惟君子底人全體恰合爲能中庸若小人底人則盡相違背而反乎中庸○大全新安陳氏曰注體之謂以身當而力行之○蒙引體之依其本然之謂也亦從下句反字而生反者不依其本然也○愚又按大文二句是據現成說如大全蒙引解體之云云宜善會之勿講似工夫語下時中方著工夫邊

說約合參

序君子之中庸也以其人君子有爲善之德而于凡應事接物又能隨時以處中此其所以中庸也小人之中庸也以其人小人有爲惡之心而凡應事接物又挾私縱欲無所忌憚此其所以反中庸也君子小人只此敬肆之間而已矣○大全朱子曰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于無忌憚者亦有之○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分明○麟士按註君子知其在我三句是時中上一層話推原其平日也而無時不中一句方是正說小人不知一句對君子知三句不戒愼意已在裏面則肆欲妄行二句對無時不中一句不可以無忌憚對戒愼恐懼存疑說是又爲遁之○無忌憚正是不中庸故曰與時中對也○小人之中庸也斷依王肅本作反中庸也說無居之不疑之解○時中條蔡氏作子思釋孔子言然今通作俱孔子言則只當以章句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六句爲正解後蓋中無定體以下牽及戒謹恐懼者已爲作中庸語意未必是孔子當日語意也後凡引孔子語

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直解 仲尼是孔子的字反是違背子思引孔子之言說道中庸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平常的道理雖爲人所同有然惟君子爲能體之其日用常行無不是這中庸的道理若彼小人便不能了其日用常行都與中庸的道理相違背矣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直解 時中是隨時處中子思解釋孔子之言說道中庸之理人所同得而惟君子能之小人不能者何故蓋人之體道不過動靜之間君子所以能中庸者以其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既有了君子之德而應事接物之際又能隨時處中此其所以能中庸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靜時不知戒愼恐懼所存者既是小人之心而應事接物之際又肆欲妄行無所忌憚此其所以反中庸也君子小人只在敬肆之間而已矣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

者類然大全北溪陳氏曰中和之中專主未發言中庸之中卻含在心在事二義故章句合內外而言謂之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麟士按此亦各篇之總解依游氏中庸屬德行則猶言事理大段下文在無過不及邊多也

○纂大全雲峰胡氏子思引夫子之言曰天下之理惟中庸無過不及爲日用常行而不可易者其至精至粹而不容加損矣乎今世之人氣質多偏鮮能知之鮮能行之蓋已久矣○此比論語添一能字仍須看下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雙峰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格庵趙氏曰論語是朱子本文此是子思概括○麟士按章句世教衰教字熖

說約合參

首章修道教字此中庸亦在過不及邊○子思添一能字胡氏又添能知能行四字是多少針線

○或問子思引夫子之言曰中庸之道之不行也我知其故矣蓋行由于明今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之所常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者之過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爲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中庸之道之不明也我知其故矣蓋明由于行今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汚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之過既雅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大全雙峰

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直解 至是極至鮮是少子思引孔子之言說天下之事但做的過了些便爲失中不及些亦爲未至皆非盡善之道惟中庸之理無太過亦無不及雖只是日用常行而其理自不可易乃天理人情之極致盡善盡美而無以復加者也然這道理人人都有本無難事但世教衰微人各拘於氣稟囿於習俗而所知所行不流於太過則失之不及少有能此中庸者今已久矣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直解 子思引孔子之言以明中庸鮮能之故說道這中庸的道理就如大路一般本是常行的今乃不行於天下我知道緣故蓋人須是認得這道路方纔依著去行而今人的資質有生得明智的深求隱僻其知過乎中道既以中庸爲不足行那生得愚昧的安於淺陋其知不及乎

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明小人所以反中庸與衆人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不是說人去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于天下人多差看了

或問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今夫人莫不飲食也鮮有能知其飲食之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其如此賢智愚不肖何哉○大全朱子曰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

說約合參

○序子思引夫子之言曰中庸之道其不行于天下矣夫○大全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而言道由不明所以不行○愚按由不明故不行在上章則夫子口中有此互詞此無之注亦聯絡前後章而爲言耳

大全黃氏洵饒曰道其不行矣夫道之不行也惟舜之知然後可以行之所以承上起下○三山陳氏曰此一句自爲一章子思取夫子之言比而從之

○纂序子思引夫子之言曰人非明智無以見道然大小各殊稽古帝舜其爲大知也與何以

中道又看這道理是我不能行的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這道又如白日一般本是常明的今乃不明於天下我知道這緣故蓋人須是行過這道路方纔曉得明白而今人的資質有生得賢能的好爲詭異其行過乎中道既以中庸爲不足知那生得不肖的安於卑下其行不及乎中道又看這道理是我不能知的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直解　孔子又說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雖是他資質如此卻也是不察之過蓋道率於性乃人生日用之不能外者其中事事物物都有箇當然之理便叫做中但人於事物不察是以陷於太過不及而失其中譬如飲食一般人每日間誰不飲食只是少有能知其滋味之正者若飲食而能察則不出飲食之外而自得其味之正由道者而能察則亦不出乎日用之外而自得乎道之中矣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直解　孔子說中庸之道因是不明於天下是以不行於天下子思引之蓋承上章起下章之意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見之天下之理無窮而人之識有限自用非大智也舜則凡事必孳孳然訪問于人而于問所得之言即極淺近庶亦必孳孳然審察其言中之理而其不孳當于理而惡者則隱而不宣之其言之當于理而善者則播而不匿然之言皆爲善而或過或不及不同之極致有兩端焉則執其兩端而覽弘博大兼總衆善而無遺至于一致之歸確不可易有其中焉則用之于民而精密詳審之極于至當而無偏所謂合天下之知以爲知而舜之所以爲舜者其眞不可及乎吁知必如大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也○麟士按注然後用之三句到得用中已是行矣故下又轉云然非在我之權度云云可見用中由智非用中以成其智也雖前云不自用而取諸人不要倒看了○此章引言固重智

說約合

字實亦重中字大段知行皆十分折開不得○楊子常曰須知子曰初非爲中庸所以上下承起皆子思集句夫子口中不得入子思話前後章亦不得通用○按饒雙峰云執是執其言亦是用其言難道隱不是隱其言揚不是揚其言乎混作用人文字者皆誤○愚按麟士用中由知說則問察隱揚執皆是從大智而能然非籠著問察等爲大智也用中句有云用其民之中者但言者不止民不若云用其所得之中于天下之民妥○首舜其大知也與因舜而想見其爲大智也末其斯以爲舜乎則因大智而益想見其爲舜也

直解　前章說道之所以不明不行此章舉大舜之事以見其能知能行也察是審察邇言是淺近的言語隱是隱匿揚是播揚執是持兩端是衆論不同的極處中是恰好的道理民字解做人字古民人字通用如先民天民逸民之類子思引孔子之言說人非明知無以見天下的道理然有大知有小知若古之帝舜其爲大知也與何以見之蓋天下之義理無窮而一人之知識有限若自用而不取諸人其知便小了舜則不然但凡要處一件事不肯自謂這事情我已知道了必切切然訪問於人說這事該如何處問來的言語不但深遠的去加察雖是極淺近的也細細的審察恐其中亦有可採處不敢忽也

於所問所察之中雖有說得不當理的只是不用他便了初未嘗宣露於人恐沮其來告之意若說得當理的則不但用其言又向人稱述嘉獎他以堅其樂告之心然其言之當理者固在所稱許而其中或有說得太過些的或有不及些的未必合於中也於是就衆論不同之中持其兩端而權衡一量度以求其至當歸一者而後用之這至當歸一處叫做中然這中亦只是就衆人所說的裁擇而用之舜未嘗以一毫之己意與於其間也所以說用其中於民夫舜大聖人也今之言舜者必將謂其聰明睿知有高天下而不可及者今觀舜之處事始終只是用人之長無所意必蓋不恃一已之聰明而以天下之聰明爲聰明故其聰明愈廣不恃一已之智識而以天下之智識爲智識故其智識愈大舜之所以爲舜者其以是乎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孟子說舜自耕稼陶漁以至於爲帝無非取諸人者亦是此意此一章書

○增演說子思引夫子之言曰今人皆曰予知蓋自以爲能知禍機之伏也顧乃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知所辟行險取敗是其心有所蔽也安得爲知乎亦猶今人皆曰予知是蓋自以爲能擇中庸之所在也然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擇非已有是其知有未眞也又安得爲知乎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大全雙峰饒氏曰分而言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字○新安陳氏曰此章如詩之有興借上一事譬諭以引起下一事也○麟士章句言知禍

說約合參

知字是補出以對下擇字○依蒙引如貪財好色等

○增纂淺說子思引夫子之言曰天下當然之理具在人心然唯回之爲人也凡遇事物之來必辨別衆理以求其所謂中庸者及得一件中庸之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見之眞而行之力回之爲人如此守必如回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也○

於治道尤切萬世爲君者所當法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直解 驅是逐罟是網擭是機檻陷阱是掘的坑坎皆所以掩取禽獸者期月是滿一月子思引孔子之言說如今的人與他論利害箇箇都說我聰明有知既是有知則禍機在前自然曉得避了卻乃見利而不見害知安而不知危被人驅逐在禍敗之地如禽獸落在網罟陷阱裏一般尚自恬然不知避去豈得爲知如今的人與他論道理也都說我聰明有知既是有知便有定見有定見便有定守今於處事之時纔能辨別出箇中庸的道理來卻又持守不定到不得一月之間那前面的意思就多遺失了如此便與不能擇的一般豈得爲知惟其知之不明是以守之不固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胷也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大全朱子曰舜大知章是行底意思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思多○雙峰饒氏曰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胸之間而不失不是只守一善亦不是著意去守這一善○麟士按前言能擇不能守回便是能擇能守者故曰起下然上下相承亦是大意說蒙引云不必深求最是○能守即是行邊矣大全云回之守與舜之用不同太拘存疑云行在擇之下得之上太鑿皆是自起葛藤舍旃可也

○大全北溪陳氏子思引夫子之言曰天下國家至大難治也而資稟明敏者能均之爵祿人所好難卻也而資稟廉潔者能辭之白刃人所畏難犯也而資稟勇敢者能蹈之是三者雖難而皆可以力爲至于中庸乃天命人心之當然不可以資稟勉

說約合參

强力爲之須是學問篤至到那義精仁熟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方能盡得此所以若易而實難也○三者似知仁勇然亦不必泥註○問中庸如何不可能朱子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急些子便過慢些子便不及所以難也○雲峰胡氏曰饒氏謂言義精仁熟似欠勇字意竊謂擇之審者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熟也不賴勇而裕如而勇在其中故章句于此釋中庸不可能曰非義精云云不能及于下章言勇處則曰此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云云守之反覆細玩意可見矣

麟士按陳胡兩說及前後章句卽照應甚明中庸不可能句不得別生意解注腳在和而不流一節也○大意亦云中庸不可能也必如後所言之勇者乃能之耳實與引舜

直解 回是孔子弟子姓顏名回擇是辨別善即是中庸之理拳拳是恭敬奉持的意思服是著膺是胸孔子說天下事事物物都有箇中庸的道理只是人不能擇那時擇的又不能守獨有顏回之爲人他每日間就事事物物上仔細詳審務要辨別箇至當恰好的道理但得了這一件道理便去躬行實踐拳拳然恭敬奉持著在心胸之間守得堅定不肯頃刻忘失了這是顏回知得中庸道理明白故擇之精而守之固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

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直解 均是平治蹈是踐履的意思孔子說天下國家事體繁雜人民衆多雖是難於平治然人有資質明敏近於智的也就可以平治得這箇不爲難事爵祿人所係戀雖是難於辭卻然人有資質廉潔近於仁的也可以辭得這箇亦不爲難事白刃在前死生所係雖是難於冒犯然人有資質强毅近於勇的他也可蹈白刃而不懼這箇也不爲難事惟是中庸的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本是人日用常行的看著恰似容易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則知之未眞守之未定不是太過便是不及求其不偏不倚而至當精一豈易能哉所以說中庸不可能也惟其難能此民之所以鮮能而有志於是者不可不實用其力矣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回處一樣故曰以起下章
○序子路問士何如爲强
纂孔疏夫子將答子路之問且先反問子路曰强有多種今女所問問何者之强果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學者之强與○大全新安陳氏曰下文四强哉矯照應此而强句

序何言乎南方之强如人有不是處只寬柔勸化令自悔悟甚而人以横逆施之亦只受之而不爲報復此風氣柔弱能專以含忍勝人南方之强也亦不失爲忠厚之道君子以之自處焉○寬柔以教切勿講似書敷教在寬蓋大相懸也

說約合叅

序北方之强則異是平日袵席金革習安其中雖戰鬭而死而無怨悔之意此風氣剛悍專以果敢勝人北方之强也乃志士勇士不忘之心而强者以之自處焉

子路問强。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强。

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 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

直解 此承上章中庸不可能而言。須是有君子之强，方纔能得。子路平日好勇，故問孔子說如何叫做剛强。孔子答他說這强有三樣，有一樣是南方人的强，有一樣是北方人的强，有一樣是汝等學者的强。不知你所問的是南方人之强與，是北方人之强與，抑或是汝學者之所當强與。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横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强，君子之道也。

直解 寬是含容，柔是巽順。無道是横逆不循道理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 中庸 十二

的。居是處。孔子告子路說：如何是南方之强？彼人有不及的，我教誨之，就是他不率教也，只含容巽順慢慢底化導他。人有以横逆加我的，我但直受之，雖被恥辱也不去報復他。這便是南方之强。蓋南方風氣柔弱，故其人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而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强，然猶近於義理，有君子之道焉，故君子居之。這一樣强是不及乎中庸者，非汝之所當强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强，强者之事也。

直解 衽是臥的席，金是刀鎗之類，革是盛甲之類。孔子以告子路說：如何是北方之强？那刀鎗盛甲是征戰所殺的凶器，人所畏怕的，今乃做臥席一般，恬然安處，就是戰鬬而死也無厭悔之意。這便是北方之强。蓋北方風氣剛勁，故其人能爲人之所不敢爲，而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强，然純任血氣，不顧義理，乃强者之事也，故强者居之。這一樣强是過乎中庸者，亦非汝之所當强也。

纂存疑血氣之强或過或不及皆有於一偏以勝人而義理之强在于變化其氣質之偏而自勝故君子或和以與人則能自守以正未嘗違理以隨衆而至於流是其處衆也强哉矯或違衆子立則能自信以是不肯易方以從人而至于倚是其處獨也强哉矯國有道而富貴則能行道濟時以施其蘊而不變其平素隱是其治而進用也强哉矯無道而貧賤則能守義安命以終其身而至死不變焉是其亂而退守也强哉矯此君子之强而女之所當强者也○中立者無依而獨立也此中字淺與中庸之中不同中立猶未是强

說約合叅

必至于不倚乃爲强也如舉世皆然而我獨不然是中立而無倚也若非見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堅少間未有不隨衆而然者故必眞能不倚乃是也○大全朱子曰强哉矯贊嘆之詞○雙峰饒氏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蒙引和與人同中與人異也下文又分處窮達言○中立字對和字○和與中立字輕與下國有道無道一例○愚按此則世講作未發之中已發之和者莫大非○麟士此節炤中庸不可能句須說得地位尊重依儀說不變塞是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境界則上三句亦須有斟酌○朱子嘗論堯舜孔子方是庸夷齊所爲都不是庸大全又自以夷齊並證不倚不知當否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强也。矯，强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强，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直解 這一節是說學者之所當强。矯是强健的模樣。强哉矯是贊歎之辭。倚是偏著。變是改變。塞是未達。孔子說：常人之所謂强者，在能勝人；而君子之所謂强者，在能以義理自勝其私欲，使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 中庸 十三

義理常伸，而不爲私欲所屈，纔是君子之强，而非如南方北方之囿於風氣者可比也。且如處人貴和，而和者易至於流。君子之處人，藹然可親，而其中自有箇張主，決不肯隨著人做一些不好的事，此非以義理自勝其私欲者不能也，所以說强哉矯。處已貴於中立，而中立易至於倚。君子之處已，卓然守正，而始終極其堅定，決不致欹邪傾側，倚靠在一邊，此非以義理自勝其私欲者不能也，所以說强哉矯。人於未達時也有能自守的，及其既達，便或改變了。君子當國家有道，達而富貴，必以行道濟時爲心，不肯便生驕溢，變了未達時的志行，此非以義理自勝其私欲者不能也，所以說强哉矯。人處順境時也有能自守的，及至困阨，便至改變了。君子當國家無道，窮而困阨，只以守義安命爲主，便遇著大禍患，至於死地，也不肯改了平生的節操，此非以義理自勝其私欲者不能也，所以說强哉矯。君子之强如此，天下之物無有能屈之

○蒙序上數章分言知仁勇以爲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故引夫子之言曰今有人踈深求隱僻以爲知過事詭異以爲行不安日用尋常之理人情厭常喜新後世亦或有稱述之者此失之太過而爲所不當爲也吾于此固弗爲之矣

說約合參

序君子擇乎中庸之道而遵行之但其力有不足行至半塗而廢焉此又失之不及而不當已而已也吾于此蓋弗能已矣

序至若君子所知所行一依乎中庸之理卽遯世不見知而終不之悔此無過不及有始有終純乎天而盡乎人惟聖者爲能之夫聖則吾豈敢哉然不容不以之自勉焉矣○大全雙峰胡氏曰既曰君子依乎中庸又曰

者矣豈非汝等學者之所當强者哉子思引孔子之言如此以見必有此强然後能體中庸之道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强而强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直解 素字當作索字索是求隱是隱僻怪是怪異述是稱述子思引孔子之言說世間有一等好高的人於日用所當知的道理以爲尋常不足知卻別求一樣深僻之理要知人之所不能知於日用所當行的道理以爲尋常不足行卻別做一樣詭異之行要行人之所不能行以此欺

哄世上沒見識的人爲竊取名譽所以後世也有稱述之者此其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强而强者也若我則知吾之所當知行吾之所能行這素隱行怪之事何必爲之哉所以說吾弗爲之矣。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强而不强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直解 遵是循道是中庸之道塗是路廢是棄已是止孔子說那素隱行怪的人固不足論至於君子擇乎中庸之道遵而行之已自在平正的大路上走了卻乃不能實用其力行到半路裡便廢棄而不進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强而不强者也若我則行之於始必要其終

唯聖者能之何也蓋言君子之依乎中庸未見其爲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唯聖者能之○存疑遯世句卽人不知而不慍也此是道德之盛全不以在外得失爲事故曰唯聖者能之○愚按註以依中庸句應首節遯世句應次節似未安不當從蓋此章三節每節三句偶看則依中庸句當與索隱遵道二句應遯世句當與有述半塗二句應唯聖句又當與弗爲弗已二句應不可易也○道君子依中庸君子一槩之名而就中地位各異如孔子伯夷一槩名聖人而就中地位各異也如上章君子居之與君子和而不流之而君子亦然大全雙峰胡氏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此

說約合參

中然則夫子于舜之知讚之也回之仁許之也由之勇抑而進之也○史氏伯璪曰右以前十章大槩發明智仁勇此後九章皆是發明費隱蓋智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人所能知能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于當知當行之道故既論知仁勇卽以費隱繼之此二節相承之次也

○增蒙淺說蒙大全朱子子思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惟君子爲能不離是以君子之道其當然之發見無物不具無處不有蓋極其發而就其中所以然處有非視聽所及又極其隱所爲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雲峰胡氏曰費字讀作費用之費說文散財用也增蒙淺說何以見之彼夫婦中

務要到那盡頭的去處豈以半途而自止乎所以說吾弗能已矣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直解 依是隨順不違的意思遯是隱遯悔是悔恨孔子說前面太過不及的都非君子之道若是君子他也不去素隱也不去行怪所知所行一惟依順著這中庸的道理終身居之以爲安又不肯半塗便廢了雖至于隱居避世全不見知於人他心裏確然自信並無怨悔之意此乃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這纔是中庸之成德然豈我之所能哉惟是德造其極的聖人然後能之耳然夫子既不爲素隱行怪則是能依乎中庸矣既不半塗而止則自能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矣聖雖不以自居而其實豈可得辭哉。

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卽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未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直解 道卽是中庸之道惟君子爲能體之所以說君子之道費是用之廣隱是體之微子思說君子之道有體有用其用廣大而無窮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者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

之愚者于道宜若無所知也然日用居室之間可以與知焉及其全體之至也則雖生知之聖人宜無所不知而或時與地隔耳日有職亦有所不盡知焉夫婦中之不肖者于道宜無所能也然日用居室之間可以能行焉及其全體之至也則雖安行之聖人宜無所不能而或數與時勢心力不逮亦有所不能盡行焉不但聖人即以天地如是其大也然或覆載不相兼運化不必齊人猶有所憾夫道無可憾而天地有可憾是天地亦未能盡道如此故君子之道語其大則無物不包而其大無外莫有能出于其外而載之者語其小則無物不體而其小無內莫有能入其內而破之者道眞無不在哉○大全朱子曰人多以至爲道之精妙處若是精妙處有所不知能何爲聖人道至只

說約合參

是道之盡處不知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根本處原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與知能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能是萬分中欠一分○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著得一物在若曰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勿軒熊氏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新安陳氏曰全段皆是說費在不言之表而不可見者爲隱○愚按聖人與愚不肖字對照不是與夫婦字對照蓋聖人亦夫婦也○故君子語大勿誤講作君子語大是於君子之道而語其大蘇存疑夫婦可知能聖人天地所不能盡此道無乎不在固可知矣而其活潑流行之妙不更

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直解 子思承上文說道。中庸之道。雖不出乎日用事物之常。而實通極乎性命精微之奧。以知而言。雖匹夫匹婦之昏愚者。也有箇本然的良知。於凡日用常行的道理。他也能知得。若論到其精微的去處。則雖生知的聖人。亦不能窮其妙也。以行而言。雖匹夫匹婦之不肖者。也有箇本然

的良能。於凡日用常行的道理。他也能行得。若論到高遠的去處。則雖安行的聖人。亦不能造其極也。不但聖人。雖天地如此其大也。然而或覆載生成之有偏。或寒暑災祥之失正。亦不能盡如人意。而人猶有怨憾之者。夫近自夫婦之所能知能行。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可見道無所不在矣。故就其大處說。則其大無外。天下莫能承載得起。蓋雖天地之覆載。亦莫非斯道之所運用也。豈復有出於其外而能載之者乎。就其小處說。則其小無內。天下莫能剖破得開。蓋雖事物之細微。亦莫非斯道之所貫徹也。又孰有入於其內而能破之者乎。君子之道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也。所以說君子之道費而隱。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

可于詩見之乎詩云鳶率其性而飛至天魚率其性而躍于淵詩正以言鳥之上飛凡皆道之上察也魚之下躍凡皆道之下察也道在天地間都如此活潑如此昭著日用之間橫行直撞無不是道理學者誠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力也○大全朱子曰上下察一句只解上面察者著也言其昭著偏滿于天地之間非察察之察詩中之意本不爲此中庸借此兩句形容道體○蛟峰方氏曰只且提起一二以示人天下萬物皆如此何獨鳶魚

淺說總而言之君子之道語其一節則托始乎夫婦居室之間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極其全體則昭著乎天地之大而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道

說約合參

之費而隱如此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有須臾之間也○大全新安陳氏曰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行及語小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大至鳶魚上下察處該括盡矣大全雙峰饒氏曰費隱是申言道不可離之意段道不可須臾離是無時不然故德欲其久如戒懼慎獨是也道費而隱是無物不有故業欲其廣如造端夫婦至遠乎諸侯大夫士庶是也○纂大全子思引夫子之言曰以道而言但凡此人便是此道常昭著于日用人事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何嘗遠人但人之學道者其從事爲道每欲離人事而求諸高遠便不可以謂之道○此三句語脈循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謂○朱子曰此

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直解 是詩。是大雅旱麓篇。鳶是鴟鳥之類。戾是至。淵是水深處。其字指此理說。察是昭著。詩人說至高莫如天。而鳶之飛則至於天。至深莫如淵。而魚之躍則在于淵。子思解說天地之間。無非物。天下之物。無非道。詩所謂鳶飛戾天者。是說道之昭著於上也。魚躍于淵者。是說道之昭著於下也。蓋化育流行。充滿宇宙。無高不屆。無深不入。舉一鳶而凡成象於天者。皆道也。舉一魚而凡成形於地者。皆道也。道無所不在。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豈不隱乎。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結上文。

直解 造端。是起頭的意思。至。是盡頭的意思。子思又總結上文說道之在天下。雖以夫婦之愚不

肖。也有能知能行的。雖以聖人天地之大。也有不能盡的。這等看來。可見君子之道。自其近小而言。則起自夫婦居室之間。而無所遺。若論到盡頭的去處。則昭著於天高地下之際。而無不有。所以君子戒懼慎獨。從夫婦知能的做起。以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則道之察乎天地者在我矣。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

三句是一章之綱領下面三節只解此二句然而緊要處又在不遠人一句人之爲道之爲與不可爲道之爲不同○蒙引道者人之道也何遠于人哉○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章句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與第二條衆人望人之衆人司猶言人人也不是指蚩蚩庸衆人○存疑爲上文說得濶了故此便說入身來此上下相承之意

纂存疑詩有云伐柯伐柯則其所執之柯便是所伐之則求之不遠也然卽詩言觀之執此柯以伐彼柯其則雖不遠而伐柯者必有睨視之勞猶未免苦其爲遠也至于人之道各具于人之身本性所發能治能行是治人人之則非若伐柯之在彼而不在此者矣故君子以人治人開導之而示以所當爲誘掖之而

使之以必爲其人能改則人道盡矣卽止不治不復于性分之外有所加也○孔疏周禮柯長三尺博三寸○大全雲峰胡氏曰此一節言以人治人皆欲其不遠人以爲道下節言已之施于人者不遠人以爲道末節言雖聖人所以責之已者亦不遠人以爲道也

淺說率性之道本不遠人但人爲私意所隔惟知有已而不知有人故所以施之于人者多不得其當而去道也遠矣惟本乎忠而行之以恕雖曰出于勉强而未能與道爲一也然由此而往則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其去道也何遠哉忠恕

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直解 子思引孔子之言說所謂率性之道只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而未嘗遠於人也人之爲道者能卽此而求便是道了若或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卻乃離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而務爲高遠難行了之事則所知所行皆失其過當而不由夫自然豈所謂率性之道哉所以說不可以爲道。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卽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直解 詩是豳風伐柯篇伐是砍木柯是斧柄則是樣子睨是邪視以是用詩人說手中執著斧柄去砍木做斧柄其長短法則不必遠求只手中所執的便是孔子說執著斧柄去砍斧柄法則雖是不遠然畢竟手裏執的是一件木上砍的又是一件自伐柯者看來猶以爲遠若君子之治人則不然蓋爲人的道理就在各人身上是天賦他原有的所以君子就用人身上原有的道理去責成人如責人之不孝只使之盡他本身上所有的孝道責人之不弟只使之盡他本身上所有的弟道其人改而能孝能弟君子便就罷了更不去分外過求他推之凡事莫不如此這是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

之事何如不過推己之心以及人耳如人以無道而施諸己此己所不願也則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心卽己之心不以己之所不願者而施之于人焉此忠恕之事也○大全朱子曰忠恕兩箇字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東陽許氏曰忠以心之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行所以施諸己兩句恕之事也而經與章句總言忠恕○潛室陳氏曰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過卽仁矣故張子以仁言○或問齊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于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于禽獸不遠耳此所以自忠恕而往至

于道獨爲不遠也

纂大全朱子存疑乃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如所求乎子必欲其孝于我然我之所以事父者未能盡孝也所求乎臣必欲其忠于我然我之所以事君者未能盡忠也所求乎弟必欲其恭于我然我之所以事兄者未能盡恭也所求乎朋友必欲其信于我然我之所以先施于友未能盡信也君子之道吾所未能如此而君子者以子臣弟友之道循之于身庸德也則行之而踐其實以是道責之于人庸言也則謹之而擇其可行易至于不足則不敢不勉以自力謹猶恐其有餘則不敢盡以自嚴如是則所言皆其所行而顧行所行遠其所言而顧言君子胡不德有實踐言皆篤論而慥慥矣乎吾則當以是爲則而自勉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卽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直解 盡己之心叫做忠推己及人叫做恕違是彼此相去的意思道卽率性之道孔子說道不遠人但人多蔽於私意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所以施於人者不得其當而去道遠矣若能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雖是物我之間未能渾化而兩忘然其克己忘私去道亦不相遠矣忠恕之事何如如人以非禮加於我我心所不願也則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其與我一般亦不以非禮加之於人這便是忠恕之事以此求道則施無不當而其去道不遠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

矣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此處主意立文與大學絜矩一章相似人多誤讀○孔疏所求乎子云云言此四者欲明求之于他人必先行之于自己欲求其子以孝道事己己須以孝道事父母○所求乎臣句譬如己是諸侯欲求于臣以忠事己當先行忠于天子及廟中事尸是全臣道也○麟士按庸德以下如此作一氣讀最是蓋饋造句是倒挽文法耳○所求乎子節作求自己之子註疏大全或問蒙引淺說達說俱同然近文惟一陳大士主此餘無知者

麟士按夫婦知能其說如此而前章居室之云謂爲鄙褻或又流入丹經者何與

○朔子思謂凡人位所處不同莫不各有當盡之道君子但因其見在之位而循其道以行未嘗于位之外別有所願慕蓋本分內其道皆不易盡而本分外皆非道之當然也○大全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存疑二句只是一套事來子下二條分貼二句者蓋素富貴條雖

則盡道是也

直解 求是責望人的意思先施是先加于人庸是平常行是踐其實謹是擇其可慥慥是篤實的模樣孔子說君子之道有四件我於這四件的道理一件也不能盡得四者謂何如爲子之道在於孝我之所責乎子者固欲其孝然反求諸己所以事吾父者卻未能盡其孝也爲臣之道在於忠我之所責乎臣者固欲其忠然反求諸己所以事吾君者卻未能盡其忠也爲弟之道在於恭我之所責乎弟者固欲其盡恭於我然反求諸己所以事吾兄者卻未能盡出於恭也朋友之道在於信我之所責乎朋友者固欲其加信於我然反求諸己所以先施於彼者卻未能盡出於信也君子之道我固未能矣然亦不敢不以此自修益這孝弟忠信本是日用平常的道理以是道而體諸身謂之庸德則行之而皆踐其實以是道而發於己謂之庸言言則謹之而惟擇其可然行常失於不足有不

足處不敢不勉力做將去如此則行益力言常失於有餘若有餘處不敢盡底說將出來如此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說出來的都與所行的相照顧無有言過其實者矣行之力則行將去的都與所言的相照顧無有行不逮言者矣言行相顧如此豈不是慥慥篤實之君子乎此我之所當自修者也這一節說道只在子臣弟友庸言庸行之間是道不遠人說以責人者責己要言行相顧是不遠人以爲道之事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直解 素是見在的意思位是所居的地位願是願

有不願外意然此處且欲發明素位而行姑未之及在上位條雖有素位而行意然此處且欲發明不願乎外意且置之朱子解經各有攸當非强爲分析也觀上條四箇素字行字下條五個不字意就可見

增淺說素位而行何以見之如見在富貴之位則行乎富貴所當行之道見在貧賤之位則行乎貧賤所當行之道見在夷狄之位則行乎夷狄所當行之道見在患難之位則行乎患難所當行之道隨往而在心隨往而樂君子蓋無入而不自得焉素位而行者如此○大全雙峰饒氏曰入字澗四者將舉其槩

大全陳氏不願外何以見之吾居上位則不陵忽乎下吾居下位則不攀援于上惟反自責于己初無求取于人之心自然無怨蓋有責望于天而不副所望則怨天有求取于人而人不我應則尤人君子上無責怨于天之心下無求取于人之心又何怨尤之有不願外如此

慕外是本分之外子思說人之地位不同然各有所當行的道理若不能自盡其道而分外妄想便不是君子了君子但因其見在所居的地位而行其所常行的道理未嘗於本分之外別有所願慕蓋本分之內其道皆不易盡既欲盡道其間自不暇及乎其外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直解 自得是安舒的意思子思說人之所遇有順逆之不同惟君子能隨寓而盡其道如見在富貴便行處富貴所當爲的事而不至於淫見在貧賤便行處貧賤所當爲的事而不至於濫或見在夷狄便行處夷狄所當爲的事而不改其行或見在患難便行處患難所當爲的事而不變其守身之所處雖有不同而君子皆盡其當爲之道道在此則樂亦在此蓋隨在而皆寬平安舒之道也所以說無入而不自得焉上文所謂素位而行者蓋如此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直解 陵是陵虐援是攀援怨是怨恨尤是歸罪於人的意思子思說所謂君子之心不願乎其外者何以見之大凡人居上位則好作威以陵乎下居下位則好附勢以援乎上君子則不然他雖在上位也不肯陵虐那在下的人雖在下位也不肯攀援在上的人夫陵下不從必怨其下援上不得必怨其上今在上在下但知正己而無所求取於人如此則又何怨之有但見中心泰然雖上而不得於天也只順受其正而無所怨憾於天雖下而不合於人也只安於所遇而

蒙大全格菴趙氏惟其素位而不願外故君子胸中平易所居而安至于富貴貧賤以聽天之所命也若夫小人則反是騁私智以行于傾險之途以徼求苟得之幸而已○存疑該做底便是平地不該做底便是險道○麟士按存疑說是聖賢議論原不是教人揀易處做也

纂孔疏孔子有言曰凡人之射有似乎君子之道何則射而失諸正鵠則反而求于其身以為內志未正外體未直而初無尤人之心也觀于此言而君子之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何以異于是○諸於也○備考凡侯皆以布為之其中三分之一以皮綴其中為射之的故曰棲皮為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采畫謂之正

說約合參

○存疑子思謂君子之道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盡性至命必本于人倫日用之常精義入神必本于洒掃應對之末辟如行遠必自邇者始焉辟如登高必自卑者始焉○君子之道進為之道也故就承之曰辟如云云此句與大學之道在明

無所罪尤於人。蓋既無所求，則自不見其相違；既不見其相違，則自無所怨尤矣。君子之心，不願乎其外如此。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直解 易，是平地。俟，是等候。命，是天命。險，是不平穩的去處。徼，是求。幸，是不當得而得的。子思承上文說：君子惟素其位而行，故隨其所寓，都安居在平易的去處，窮通得喪，一聽天命，若無有慕外的心。小人卻有許多機械變詐，常行著險阻不平穩的去處，而妄意分外，趨利避害，以求理之不當得者。君子小人其不同者如此。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

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直解 正、鵠，都是射箭的把子。畫在布上叫做正，棲在皮上叫做鵠。孔子說：射箭雖是曲藝，然有似乎君子。何以見之？蓋君子凡事只是正己而不求於人。那射箭的若射不中，只是反求諸己，射的不好，更不怨那勝己的人。這即是君子正己而無求於人的意思。所以說射有似乎君子。子思引此以結上文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

直解 邇，是近處。卑，是低處。子思說：君子之道，雖無所不在，而求道之功，則必以漸而進。謹於日用常行之間，而後可造於盡性至命之妙；審於隱

明德在新民意相近蓋上句意就在下句意內也不可以君子之道當大哉聖人之道辟如二句方作進為之序○天下之理一而有遠近高卑何也自人之所見而有不同也○麟士行遠登高須讀斷○邇高遠字亦本分不可看錯

序且舉一事言之詩有曰妻子好合就如鼓瑟琴之和兄弟既翕合而和樂且耽如此則能宜爾之室家樂爾之妻孥矣增讀說孔子讀此詩而贊之曰妻子不和兄弟不宜皆貽父母之憂人能和妻子宜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而無不順矣乎夫人之處家則以和妻子宜兄弟為事之卑近而以順父母為高且遠也必能和妻子宜兄弟而後父母順是亦行遠自邇登

說約合參

高自卑之一事也然則學者之於道忽卑近而馳心高遠其能至哉○麟士按詩解本云雖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必兄弟既翕而後樂且耽則是兄弟能宜室家樂妻孥也因兄弟及妻子而父母方順看作三層殊有行登之意然往取此章平說可

○蒙大全[illegible]子思引孔子之言曰天地不窮其寒暑日衆動不窮屈伸而總之陰陽之氣其氣之靈處謂之鬼神夫鬼神之為德也蓋極其流行之盛矣乎○朱子曰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暑日用之往來春夏生長皆是○造化之妙不可見而見于其氣之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良能是說乃理之自然○鬼神論來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性情便是二

微幽獨之際，而後可收夫中和位育之功。譬於人要往遠處去，不能便到那遠處，必先從近處起，一程一程行去，然後可以至於遠。譬如人要上高處去，不能便到那高處，必先從低處起，一步一步上去，然後可以升於高。君子之道，正與行遠登高的相似，未有目前日用隱微處有不合道，而於高遠之事乃能合道者也。然則有志於高遠者，當知所用力矣。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直解 鼓，是彈。琴瑟，都是樂器。翕，是合。耽，是久。孥，是

子孫。順，是安樂的意思。子思承上文說進道有序，故引小雅之詩說道：人能於閨門之內，妻子情好契合，如鼓瑟琴一般，無有不調和處；兄弟之間翕然友愛，既極其和樂，又且久而不變，則能宜爾之室家，樂爾之妻孥矣。詩之所言如此。孔子讀而贊歎之說道：人惟妻子不和，兄弟不宜，多貽父母之憂。今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一家之中懽忻和睦如此，則父母之心其亦安樂而無憂矣乎。夫以一家言之，父母是在上的，妻子兄弟是在下的。今由妻子兄弟之和，遂致父母之安樂，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驗也。然則學者之於道，豈可不循序而漸進哉。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

氣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功用鬼神之德言鬼神實然之理○蒙引盛字意重在體物不遺上○存疑寒暑日月春夏此不是鬼神其所以往來所以生長者乃鬼神也其日月寒暑之往來春夏之生長即是物而鬼神之所以爲體者耳○天下無性外之物鬼神亦道所見鬼神體物不可遺尤見此道無乎不在而不可須臾離矣○愚按朱子德言實然之理句已是誠字末節特指點而贊嘆之然德即誠盛即體物不遺此處卻宜虛講

纂大全張子何以見其盛鬼神無形也視之而弗見無聲也聽之而弗聞然而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神之至而伸也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鬼之反而歸也鬼神之德爲物之體無能遺之而有闕陷滲漏焉○朱子曰此三句指鬼神之德言所謂

說約合參

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體即鬼神之德○朱氏伸曰弗見弗聞德之微也體物不遺德之顯也○愚按此已是微顯字末節又總指點之

纂大全何以見其體物不可遺且以顯然易見者言之鬼神之靈能使天下之人各隨所當祭者齊明以肅于內盛服以肅于外以承奉乎祭祀誠敬之至自家之精神集則彼之精神亦集洋洋乎流動充滿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焉此可見其無往不在而體物不遺之一驗矣○鄭注洋洋人想思其傍僾之貌○存疑下神之格思亦是此類之神但不就祭祀言耳○麟士按大全多以使天下後三節俱主祭祀言然存疑爲正

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直解 鬼神。即是祭祀的鬼神。如天神地祇人鬼之類。爲德。猶言性情功效。孔子說。鬼神之在天地之間。微妙莫測。神應無方。其爲德也。其至盛而無以加乎。其義見下文。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直解 孔子說。何以見鬼神之德之盛。蓋天下之物凡有形者。皆可見。惟鬼神無形。雖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凡有聲者。皆可聞。惟鬼神無聲。雖聽之不可得而聞也。然鬼神雖無形無聲。而其精爽靈氣。昭著於人心目之間。若有形之可見。聲之可聞者。不可得而遺忘之也。夫天下之物。涉於虛者。則終於無而已矣。滯於迹者。則終於有而已矣。若鬼神者。自其不見不聞者言之。雖入於天下之至無。自其體物不遺者言之。又妙乎天下之至有。其德之盛。爲何如哉。然其所以然者。一實理之所爲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直解 齊是齊戒。明是明潔。盛服是盛美的祭服。洋洋是流動充滿的意思。左右是兩旁。孔子說。何以見鬼神之體物而不可遺觀於祭祀的時節。能使天下的人。不論尊卑上下。莫不齊明以肅其內。盛服以肅其外。恭敬奉承。以供祭祀。當此之時。但見那鬼神的精靈。洋洋乎流動充滿。仰瞻於上。便恰似在上面的一般。顧瞻於旁。便恰似在左右的一般。夫鬼神無形與聲。豈眞在其上與左右哉。但其精靈昭著。能使天下之人。肅恭敬畏。儼然如在如此。所謂體物不遺者。於此可驗矣。

序|詩有曰神之來也不可得而測度則處滿之地極其誠敬尙恐有懈況可厭射而不敬乎觀于詩而益信鬼神無物不體也

纂大全朱子夫鬼神不見不聞甚微也而乃體物不遺若是其顯而不可揜何哉蓋鬼神是氣

說約合參

之屈伸而其爲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一誠之始一誠之終故發見流行于萬物之間而不可揜有如此夫鬼神之盛爲何如哉○雙峰饒氏曰中庸誠之一字方見于此爲後言誠張本○新安陳氏曰微字與誠字對顯字與不可揜對自其妙言之曰微自其實言之曰誠

麟士按此章若作鬼神看便玄虛難解若作道看亦與前天地存焉鳶魚飛躍等一樣固自明白也

○序|子思引孔子之言曰凡事親者皆當盡孝然惟古帝舜其誠大孝也與夫爲人子者非德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直解 詩是大雅抑之篇。格是來。度是測度。矧字解做況字。射是厭怠。三箇思字。都是助語辭。孔子解又引大雅抑之篇說道。神明之來也。不可得而測度。雖極其誠敬以承祭祀。尙未知享與不享。而況可厭怠而不敬乎。觀於此詩。則鬼神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者。爲有徵矣。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直解 誠是實理。孔子說。鬼神不見不聞。可謂微矣。然能體物不遺。又如是之顯。何哉。蓋凡天下之物。涉於虛僞而無實者。到底只是虛無。何以能顯。惟是鬼神則實有是理。流行於天地之間。而司其福善禍淫之柄。故其精爽靈氣。發見昭著而不可揜也。如此夫看來中庸一篇書。只是要人以實心而體實理。以實功而圖實效。故此章借鬼神之事。以明之。蓋天下之至幽者。莫如鬼神。而其實亦不可揜如此。可見天下之事。誠則必形。不誠則無物矣。然則人之體道者。可容有一念一事之不實哉。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

不足以顯親舜則生知安行德爲聖人非貴不足以尊親舜則受堯之禪尊爲天子非富不足以養親舜則富有四海之內又且上而宗廟享其祀而爲親光榮于前下而子孫保其業而爲親垂裕于後此其孝眞出于人情願望之外者大何如與○大全夏封虞思周封諸陳至漢高舜祀始絶○麟士按唐虞立五廟夏氏因之是其饗五世也

序舜之德福兼隆固所以爲大孝然德乃福之本福乃德之驗故有是聖人之大德而德及其

說約合參

至必然貴爲天子而得其位必然富有四海而得其祿且必然人人稱頌而得其名必然多歷年所而得其壽乃本分當然不求而自應者○大全書舜興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序德至而福自應凡此皆天意所在也故天之生物也必因其本然之材質而加篤厚焉故物之栽者根本完固便從而培養之物之傾者根本搖動便從而覆敗之天非有私意于其間因其自取耳○存疑此條語意云天之生物如此今以舜之大德而位祿名壽之必得者固上天因材而篤之意也

序不觀之詩乎詩有曰可嘉可

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直解 子思引孔子之言說凡爲人子者皆當盡孝道以事其親然孝有大有小若古之帝舜其爲大孝也與何以見其孝之大夫爲人子者非德不足以顯親舜則生知安行德爲聖人是所以顯其親者何其至也非貴不足以尊其親舜則受堯之禪尊爲天子是所以尊其親者何其至也非富不足以養其親而舜則富有四海之內以天下養是所以養其親者何其至也又且上祀祖考以天子之禮而宗廟之歆饗無已所以光乎其前者又如是之隆下封子孫爲諸侯之國而基業之傳續無窮所以裕乎其後者又如是之遠夫舜之德福兼隆如此則所以孝其親者實有出於常情願望之外者矣此其所以爲大孝與。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 中庸

舜年百有十歲。

直解 孔子說舜之德福兼隆固所以爲大孝然自常人看來福是天所付與却是偶然得之不可取必的一般不知德乃福之本福乃德之驗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蓋理之必然者也故舜既有是聖人的大德感格於天必然貴爲天子得天下至尊之位必然富有四海得天下至厚之祿必然人人稱頌得顯著的聲名必然多歷年所得久長的壽數蓋舜雖無心於求福而福自應之如此此所以能成其大孝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直解 材是材質篤是加厚栽是栽植培是滋養傾是傾撲覆是覆敗孔子說舜以大德而獲諸福之隆非天有私於舜乃理之自然者耳觀於天道之生萬物必各因其本然之材質而異其所

樂之君子有是顯顯之美德既宜于在下之民又宜于在位之人以此能受祿于天抑亦保其身佑其行命爲天子又自天而申保佑命之使長享福祿于無窮也○存疑此條語意云君子得天如此今舜之大德而位祿名壽之必得者是固君子受祿于天之意也

序由天意觀之故有大德者必然受上天申重之命而爲天子以示篤厚之意而享位祿名壽之全固理之必然而無疑者舜以聖人之德而尊富饗保以成大孝非古今所不可及者與

大全新安陳氏曰必者決然之詞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是也此一句總結上文○遠說通章皆舜身上說○愚按通就

說約合參

舜說然大節以下卻不曾露一舜字○首節德福平說次節故字承上以德得福側說德本也三節故字又承二節出天意四節因天字以詩證之末節故字又承上詩中受命字結之次節故大德起末節故大德結中二節相承遞下文勢文理當不易也舜步步在言內而實步步在言外讀者當會之

○增蒙淺說子思引夫子之言曰自古帝王無所不足于心而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文王以王季之賢而爲之父以武王之聖而爲之子父焉克勤王家而作之于前子焉丕承厥志而述之于後前後皆得其人述作皆有所賴夫何憂也○鄭注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令聞父子相成唯有文王○

加。如根本完固栽植而有生意的便從而培養之。雨露之所潤日月之所照未有不滋長者根本搖動傾撲而無生意的便從而覆敗之霜雪之所被風雷之所折未有不摧殘者或培或覆豈是天有意於其間皆物之自取耳。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直解 詩是大雅假樂之篇嘉是善申是重孔子又引詩說可嘉可樂的君子有顯顯昭著的美德既宜於在下之民又宜於在位之人以此能受天之祿而爲天下之主天既從而保佑之又從而申重之使他長享福祿於無窮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 中庸

直解 受命是受天命爲天子孔子承上文又總論說由天生物之理與詩人之言觀之可見有大德的聖人必然受皇天的眷命而爲天子今舜既有是大德正所謂物之栽者也君子之嘉樂者也則其受上天篤厚申重之命而享祿位名壽之全固理之必然者耳何疑哉。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直解 這一節是說周文王的事作是創始述是繼述子思引孔子之言說自古帝王創業守成皆未免有不足於心的去處有所不足則生憂慮

大全兼山郭氏曰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之言文王也

所以武王之事言之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三分有二我周世業也惟武王克纘之列祖後來誅紂無道一著戎衣而遂有天下皆應天順人之舉不失其爲忠亦不失其爲孝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于是變侯爲王而尊爲天子化國爲天下而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而七廟巍然子孫保之而卜年方

說約合參

承其述之之事光大如此○蒙引纘繼也緒業也此正謂繼世耳一戎衣卻是後日事○麟士按不失顯名必得其名雖語氣微別然理不重此一處只是贊詞無貶詞

若是無所憂慮者其惟周之文王乎何以見之凡前人不曾造作自己便有開創之勞後人不堪承繼將來便有廢墜之患二者皆可憂也惟是文王以王季之賢爲之父以武王之聖爲之子王季積功累仁述周家之基業將文王要做的事預先做了這是父作之武王纘志述事集周家之大統將文王未成的事都成就了這是子述之既有賢父以作之於前又有聖子以述之於後文王之心更無有一些不足處此其所以無憂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於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胄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　中庸　三十

直解 這一節是說武王的事纘是繼大王是武王的曾祖王季是武王的祖文王是武王的父緒是功業戎衣是盔甲之類孔子說周自大王始基王迹王季勤勞王家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那時天命人心去商歸周王業已是有端緒了但未得成就及至武王能繼志述事纘成大王王季文王的功業因商紂之無道舉兵而伐之以除暴救民只一著戎衣遂定了天下夫以下伐上其事不順其名不美宜乎失了天下的顯名然那時諸侯率從萬姓悅服人人愛戴稱美他並不曾失了光顯的名譽其得人心如此以言其尊則居天子之位天下的臣民都仰戴他以言其富則盡有四海之內天下的貢賦都供奉他上而祖宗則隆以王者之稱祀以天子之禮自文王以前都得歆饗其祭祀下而子孫則傳世三十歷年八百自成康以後都得保守其基業其得天眷又如此蓋武王之有天下一則承祖宗之業而不敢廢一則順天人之心而不敢違此其善述之孝丕承之烈所以後世莫及也

蒙引武王當此受命爲天子時蓋已末年矣凡所以述文王者何未及備周公乃成文武之德展其欲展之孝思廣其未廣之恩意近而追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不王其身而王其號焉遠而自組紺以上至后稷皆祀以天子之禮不王其封而王其贄爲斯祀禮也乃人情之至豈獨爲天子設已哉下而達乎諸侯與大夫及士與庶人使皆得緣分以自盡如父爲大夫子爲士葬則以大夫而祭則以士非貶也如父爲士子爲大夫葬則以士而祭則以大夫非僭也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天下之達禮也乃更有喪服之制期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大夫止耳親不敢貫也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天子蓋以子于父母喪服無貴

說約合參

賤之分一而已祭祀殺于下而上致其隆喪禮詳于下而上有所略皆文武之德所在而周公成之以全其子述之事如此○大全陳氏曰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山陰陸氏曰經不言追王文王者以上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也○新安王氏曰武王晚而受命初定天下追王及于文考至周公定禮制追王上及大王王季故不言武王追王也祭從生者武王爲天子祭先公用天子之禮其義當然下所謂推已以及人也○史氏伯璿曰末受命句不是結上節意而是引起下文追王上祀之意而言耳○存疑觀章句大夫降則期之喪亦不違乎大夫聖人是大槃說章句是本儀禮○周公成文武之德管到末斯禮也只管到祭以大夫處期之喪以下又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　中庸　三十一

直解 這一節是說周公的事末是老年孔子說先時文王未爲天子於一應禮制拘於勢分而不得爲武王年老纔受天命日不暇給雖得爲而不及爲是文王武王尊祖孝親之德尙有所欲爲而未遂者至周公輔相成王纔一一都成就之如古公季歷是文武的父祖周公於是推文武之意而追王之尊古公爲大王尊季歷爲王季生前只是侯爵如今加稱尊號則文王武王之心至是而慰矣周之先公自組紺以上以至后稷又是大王王季的父祖於是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天子之禮祀之禮陳九獻之儀樂用八佾之舞當初祭以諸侯如今祭以天子則大王王季之心至是而慰矣然不惟自盡其孝而已又以天下之人雖名分不同貴賤有等他那孝親報本之心也與我一般於是以所制之禮推而下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使人皆得隨分以盡其孝如父做大夫子做士父沒之時葬固以大夫之禮而祭則以士之禮如父做士子

是一轉語○成文王之德難說此當以下章繼志述事來看○麟士按三年喪本不止父母晦翁云只主父母未服及他

○大全西山眞氏子思引孔子之言曰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爲孝惟我武王周公之孝其天下稱之無有異詞者乎○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

說約合參

之孝云云故曰達○江陵項氏曰舜爲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及也周爲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爲訓也

增纂淺說夫武周所謂孝者何哉凡前人有志未遂而成就之爲繼不必前人在日有此志而吾之所存合天則隔世相感是爲善繼人之志前人有事可法而遵行之爲述不必前人在日有此事而吾之所爲當可則易地皆然是爲善述人之事此所以因時隨分一酌乎理而推四海傳萬世而爲達孝者也○大全黃氏洵饒曰章句下文又以指上章下文言○麟士按此看得最妙因以纘緒成德釋此節故曰下文又以云云以明并此推已及人使諸侯大夫及士庶

做大夫父沒之時葬固以士之禮而祭則以大夫之禮蓋葬從其爵賜死者以安也祭從其祿申生者之情也又制爲喪服之禮期年的喪服下自庶人上達乎大夫猶通行之天子諸侯便不行了蓋伯叔昆弟之喪猶可伸以貴賤之義所謂親不敵貴也若三年之喪服則下自庶人上達乎天子皆通行之何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恩義至重無貴無賤都是一般所謂貴不敵親也夫追崇之禮行於王朝喪祭之禮達乎天下孝心上下融徹禮制上下通行周公之所以成文武之德者如此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直解達是通達孝是通天下之人都謂之孝子思引孔子之言說凡人之孝止於一身一家而未必能達於天下惟是武王周公不惟自己能盡孝親的道理又能推以及人之親禮制大備使人人皆得以盡其孝所以通天下之人都稱他孝而無有間然者豈不謂之達孝矣乎解見下文。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　中庸　三十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直解善是能繼是繼續志是心之所欲者述是傳述事是所已行者兩個人字都指前人而言孔子說武王周公所以爲達孝者無他以其能繼志而述事也蓋前人之心志有所欲爲的雖是不曾遂意也望後人去承繼他武王周公便能委曲成就念念要接續前人的意向不使他泯滅了這是善繼其志前人之行事有所已爲的雖是不曾成功也望後人去傳述他武王周公便能斟酌遵守件件要敷衍前人的功緒不使他廢墜了這是善述其事武王周公之孝如此所以達乎天下而無一人不稱其孝也

人得慶孝思者皆爲繼述中事而信乎其爲至善也若說是此章下文則春秋以後四節亦一步逼不去矣○要以上章語釋此節亦是舉大綱盡繼述之大者畢竟只說有天下而制禮作樂因之

纂其繼志述事謂何則莫大乎祭祀之制也自春徂秋四時皆有祭祖廟有九平日皆修除勠堊至祭則更加修除勠堊示新之敬也廟有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存焉至祭則出而陳之示能守也廟又有遺衣服藏焉至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先王之尸服袞冕先公之尸服鷩冕凡冕服皆衣段而裳繡設之使神依以象生時焉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則因其所生熟而祭以奉人者薦神焉蓋祭禮之致其敬如此○禮王制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以文武有

說約合參

功德別立世室故獨有九廟

纂其在下承祭之詳何如凡祭于宗廟同姓畢集其序立之禮乃所以序其孰爲昭孰爲穆親親使不紊也至于異姓助祭外服自公侯而伯子男內朝自卿大夫而士序之以爵乃所以辨其孰爲貴孰爲賤貴貴使不越也其同姓異姓與祭有職事序以所司乃所以辨其德行威儀與駿奔之能賢賢使不掩也迨祭將畢飮福酒同姓兄弟獻異姓賓賓酢兄弟又復酬衆人交錯以偏爲旅酬則賓兄弟在下之子弟各爲在上者舉觶乃所以逮及賤者幼幼使伸敬也祭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直解春秋是祭祀之時四時皆有祭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修是修整陳是陳設宗器是先世所藏的重器裳衣是先王所遺的衣服薦是供獻時食是四時該用的品物孔子說武王周公所以善繼志而述事者何以見得今以所制祭祀之禮言之到春秋祭享的時節於祖廟中門堂庭室皆及時修整以致其嚴潔而不敢褻瀆於先世所藏的重器都陳設出來以示其能守而不敢失墜於先王所遺的裳衣必設之以授尸不惟使神有所依亦以繫如在之思也於四時該用的品物必薦之以致敬不惟使神有所享亦以告時序之變也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如此。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　中庸　三十一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爲去聲○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飮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

已畢異姓賓退獨燕同姓于私寢以示恩惠則以毛髮別坐次所以于尊卑中各序年齒老老以加敬也武周祭義之周如此○以蒙引宗廟二句全主生者章句特原其由○存疑飲福欲神惠之均乎在庭此就中取遠賤一節對序昭穆等而言○麟士燕毛序齒恐大約不離序昭穆意但彼是祭時此是燕時耳○昭穆字勿于上句出之方不碍

說約合參

序凡此所制祭禮皆武周善體先王而爲之者也先王對越神明有位焉今踐其位先王祼獻登降有禮焉今行其禮先王聲容感格有樂焉今奏其樂先王所尊者祖考今春秋備舉用致誠恪以敬其所尊先王所親者子孫臣庶今周列在廟合展歡心以愛其所親是則武周事事先王雖死如生雖亡如存眞善繼善述而孝之至極也非達孝而何○主祭天子相祭辟公及

直解 序是次序。昭穆是宗廟的位次。在左邊的爲昭。取陽明之義。在右邊的爲穆。取陰幽之義。旅是衆。酬是以酒相勸。酬燕是燕飲。毛是毛髮。齒是年齒。當祭於宗廟之日。羣廟的子孫皆來與祭。其排列的班次。或在左。或在右。各照依其位而不紊者。所以序其何者爲昭。何者爲穆。使等輩先後之不至於泯亂也。陪祀之臣。有公有侯。有卿大夫。其爵不同。於祭之時。而序其或在前。或在後。都有箇次第者。所以分別其孰爲貴。孰爲賤。使尊卑不至於攙越也。祭必有事。如宗是掌管祠祭的。祝是讀祝文的。又有司尊的。執爵的。及奠帛贊禮的。皆事也。於祭之時。而序次其執事者。蓋祭以任事爲賢。所以分別其人之賢。擇其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純熟者爲之。使非賢者不得與也。祭畢之時。同姓的兄弟與異姓的賓。衆人飲酒。互相勸酬。其各家子弟。每都著他舉觶於其父兄。而供事於左右。所以然者。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正所以逮及那子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 中庸

弟之賤者。使他亦有所事。而因事以伸其敬也。飲燕之後。異姓之賓皆退。又獨燕同姓之親。到這時節。不論爵位之崇卑。但以毛髮之黑白。爲坐次之上下。若此者。蓋同姓比之異姓爲親。故專論年齒。以定坐次。使長幼不至於失序也。夫序昭穆者。親親也。序爵者。貴貴也。序事者。賢賢也。逮賤者。幼幼也。序齒者。老老也。武王周公一祭祀之間。其意義之周悉如此。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直解 這一節是總結上文。踐是踐履。所尊是先王的祖考。所親是先王的子孫臣庶。五箇其字都指先王而言。孔子說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

九獻八佾等雖先王至此理有必然故曰踐其云云○達說此節不用著力生意只蒙上二節結之踐位五句申結上二節事死二句承上五句而贊之孝之至正言其善繼述○麟士註其指先王亦只指文王耳太王王季在所尊內

纂達說然其所制祭祀之禮不但此也總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冬至有祀于圜丘夏至有祀于方澤果何爲哉蓋天生地成其益無方所以事之而答上帝

說約合參

也有宗廟之禮焉五年一禘而合享二月一嘗而分薦果何爲哉蓋祖德宗功其被無窮所以祀之而報其先也夫斯禮也與斯義也惟聖人制之亦惟聖人明之苟能因文以達其情默契其精微之蘊吾見明于享帝之仁者必能仁育萬民明于享親之孝者必能孝治天下治國不如示諸掌乎猗與武周眞不可及也已○大全吳氏徵曰南郊圜丘北郊方澤二禮相對惟天子得行之冬至外孟春祈穀于郊亦于圜丘五時兆帝則于四郊亦惟天子得行之其他非時告天禮之重者亦謂郊輕則謂類言有類于正郊爾祭地于社天子而下皆得行之天子謂王社諸侯謂國社大夫士庶人謂里社其他天子諸侯各因事告祭重者于社輕者謂宜言其禮與社祭相宜稱耳○雲峰胡氏

既善且備如此。可以見其善繼而善述矣。何也。先王之對越神明。必有位。所行必有禮。所奏必有樂。今武王周公祭祀之時。所踐履的。就是先王對越祖考的位次。所行的。就是先王升降周旋的禮儀。所奏的。就是先王感格神人的音樂。祖考是先王所尊崇也。今祭祀一舉。致其誠敬。而祖考來格。是能敬先王之所尊矣。子孫臣庶是先王所親厚也。今祭祀一行。篤其恩愛。而情義聯屬。是能愛先王之所親矣。以此觀之。可見武王周公事奉先王。無所不至。先王雖死。事他如在生的一般。先王雖亡。事他如何存的一般。眞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而爲孝之極至者也。稱曰達孝。不亦宜乎。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 中庸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

直解 郊是祭天。社是祭地。上帝即是天。言上帝則后土在其中。禘是五年的大祭。嘗是秋祭。言秋祭則其餘在其中。示字與視字同。掌是手掌。示諸掌是說看得明白。孔子又說。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不但如上文所言而已。總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有宗廟禘嘗之禮焉。郊社之禮。或行於圜丘。或行於方澤。蓋所以事奉上帝與后土。答其覆載生成之德也。宗廟之禮。或五年一舉。或一年四祭。蓋所以祭祀其祖先。盡吾報本追遠之誠也。這郊社禘嘗。是國家極大的禮儀。其中義理微妙。難以測識。若能明此禮義而無疑。則禮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國家的道理。即此而在。就如看自家的手掌一般。何等的明白。

曰上文孝之至已結了達孝此又是一意○蒙引此條悉舉其禮制而言深贊其義意深遠見得非武周不能制也

○序此引夫子論政以明中庸之道也昔魯哀公問政于夫子

序夫子對曰政莫備于文武文武之政布列在方策之間班班可考只是那一時君臣今已往了今若有其人存則其政舉行非徒法也不然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策如何哉○大全策大方小策以眾連方一而已○大事書版小事書簡○存疑人存政舉一篇主腦自始至終不是說人存便是說舉政

說約合參

序人存何以政舉蓋以人之爲道主于有爲最能敏政君臣一德則百廢振飭矣如地之爲道主于發生最能敏樹土脉滋息即百昌培植矣且夫文武之政

蓋幽明一理而幽爲難知神人一道而神爲難格既能通乎幽而感乎神則明而治人又何難之有哉夫武王周公之制禮不惟善體乎先王而又可通於治道此所以盡倫盡制而有合於中庸之道也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此政矣

直解哀公是魯國之君方是木版策是竹簡古時無紙有事只寫在木版竹簡上所以叫做方策哀公問於孔子說人君爲政的道理當何如孔子對說君欲行政不必遠有所求惟在法祖而已比先我周文王武王是開國的聖君那時又

四書集註直解〔卷二〕中庸

有周公召公諸賢臣輔佐所行的政事都是酌古準今盡善盡美的如今布列於木版竹簡之中如周官立政諸書及周禮所載紀綱法度固班班可考也只是那一時的君臣今已不存了若使當今之時上焉有文武這樣的君下焉有周召這樣的臣則當時的政事如今件件都可舉行而文武之治亦可復見於今日也若是沒有那樣的君臣則那政事便都滅息了載在方策者不過陳迹而已徒法豈能以自行哉可見立政非難得人爲貴上有勵精求治之主下有實心任事之臣則立綱陳紀修廢舉墜只在反掌之間而已不然雖有良法美意譬之有車而無人以推輓之車豈能以自行哉此圖治者所當留意也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

也者合人情宜土俗又善美易行即樹中蒲盧也其敏更當何如○蒙引上人道敏政重在人字下夫政猶蒲盧重在政字又一意故注又易生云云

序惟人道敏政故人君爲政在于得人蓋賢臣爲輔而後紀綱其理也然人不自至其取人則以君身蓋標表既立而後賢才樂附也然身何由端其修身則以道蓋此身納諸日用彝倫之中而後各當于則也然道又豈虛具飾貌爲哉其修道則又以仁蓋日用彝倫間必惻怛慈愛底眞心周流無間乃成箇道理也○大全朱子曰仁爲萬善

說約合參

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彖存疑修道固以仁夫仁者即此生理之人也仁無所不愛然親親爲大蓋親者身之所自出罔極之恩也良心之發于此最爲[illegible]切此道中倫族皆自此而[illegible]之也人性又有義者分別[illegible]物之宜也宜無所不愼然而尊賢爲大蓋賢者親親之理所由之以講明也仁心之發于此賴其輔益凡道中施用皆自此而遜之也至于因父母而及諸父母親親之有降殺由師事而遜以友處尊賢之有等級有節有交無過不及此又禮之所以生乎其間而非私意之爲也○仁者人也分明是以器語道朱子恐人疑此而求諸遠故示人曰指人身而言不可人在人也內見今說者仁即人之身也便不是○蓋曰修道以仁言五達道皆須以仁也曰親親爲大言

政。舉。其易。如此。

直解人指君臣說敏是快速的意思樹是栽植蒲盧是蒲葦草之最易生者孔子說上有明君下有良臣便是得人這人的道理最能敏政君臣一德上下一心整飭間而廢者即興墜者即舉。修爲間而近無不服遠無不從可以大明作之功可以收綜覈之效何等的快速就似那地的道理一般土脉所滋凡有栽植者隨植隨長無不快速也夫人能敏政則但得其人即可以行政矣而況這文武之政也者是聖人行下的合乎人情宜于土俗盡善盡美至精至備又是最易行者就如那草中蒲葦一般比他物尤爲易生者也夫人道既能敏政而王政又甚易行如此苟得其人以舉之其於爲治何有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

四書集註直解〔卷二〕中庸

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直解人指賢臣身指君身說道即是天下之達道仁是本心之全德孔子說由人存政舉之易觀之可見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所以爲人君者要舉文武之政只在擇賢臣而任用之惟得其人然後紀綱法度件件振舉而政事自無不行也然人君一身又是臣下的表率如欲取人必須先修自己的身能修其身然後好惡取舍皆得其宜而賢才樂爲之用也然要修身又必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道理各盡其當然之實則一身的舉動都從綱常倫理上周旋身自無不修矣然要修道又必全盡本心之天德使慈愛惻怛周流而無間則五倫之間都是眞心實意去運用道自無不修矣夫以仁修道以道修身則上有賢君以身取人則下有賢臣由是而舉文武之政何難之有哉

所急尤在親親也下文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便是撤此意若常說謂親親則能仁民愛物與上下文有何交涉且仁民愛物是後面治人治天下國家事在修身後此處遽及此何也○景丑以君臣爲人倫孟子以從兄爲義之寔如何謂尊賢爲大是欲用賢以講明五達道之理意之所歸在于說智即後面所以行之者三之得也不然平空說尊賢大于事君敬長于上下文又何交涉○說仁了又說箇義所重不在我在尊賢也說義了又說個禮所生所重不在禮在知天也故下文以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收拾也○下文章何皆天理也即此禮字禮即理之節文不曰理而曰禮因說仁義而類言之○親親行仁修道之本也尊賢講學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直解 人指人身而言。上一箇親字是親愛。下一箇親字指親族說。尊賢是尊敬有德的人。殺是降殺。等是等級。禮是天理之節文。承上文說修道固必以仁。而仁非外物。乃有生之初所具惻怛慈愛之理。是卽所以爲人也。然仁雖無所不愛。而惟親愛自已的親族。乃能推以及人。而愛無不周。故以親親爲大。有仁必有義。而義非強爲。凡事物之中。各有當然不易的道理。是卽所以爲宜也。然義雖無所不宜。而惟尊敬那有道德的賢人。乃能講明此理。而施無不當。故以尊賢爲大。然親親中間。又有不同。如父母則當孝敬。宗族則當和睦。自有箇降殺。這尊賢中間也

有不同。如大賢則以師傅待之。小賢則以朋友處之。自有箇等級。這降殺等級。都從天理節文上生發出來。所以說禮所生也。曰仁曰義曰禮。三者並行而不悖。則道德兼理於身。而修身之能事畢矣。

說約合參 修道之本也○賢亦只在達道中朋友內親親尊賢非是于五倫有偏重示人用功切要處也○蒙引事理本有所宜人則從而理會其所宜註分別云云分別便屬人矣如尊者宜尊人從而尊之之類○騎士親親爲大只在仁字內相較親親之殺方是于親字內相較語各有次第

纂存疑夫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以端其極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以敦其本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其人之賢以得其助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禮所生故思知人以爲事親之助不可以不知天以無混于所施而盡其天理自然之則爲由知天以知人知人以事親而修身修道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直解 承上文說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可見君子一身關係最重。若不能修治其身。則其本不端。何

以爲取人的法則。所以君子不可不先修其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親親爲仁之大。可見事親是修身的先務。若不得善事其親。則所厚者薄。無所不薄。身不可得而修矣。所以思修其身者。不可以不善事其親。欲盡親親之仁。又必尊禮賢人。與之共處。然後親親的道理。講究得明白。若不能尊賢取友以知人。則義理誰與講明。是非無由辨白。以至辱身危親者。亦有之矣。所以思盡事親之道者。又不可以不知人也。至若親親則有降殺。尊賢則有等級。都是天理之自然。若於這天敘天秩的道理。知之不明。則恩或至於濫施。敬或至於妄加。所親所尊。處之皆失其當矣。所以思知人以爲事親之助者。又不可以不知天也。由知天以知人。知人以事親。則身修而有君矣。以身取人。則有臣矣。有君有臣。而文武之政。焉有不舉者哉。

其事全矣○大全雙峰饒氏曰孔子對哀公至此其間項目雖多然大意不過兩節而已始言政之舉悉在乎人而其下自爲政之本推之以至于修道以仁所以明爲政之本在于仁也繼言仁義之等殺生乎禮而其下自君子不可不修身推而至于知天所以又明爲仁之端在于智也故兩節各以故字承之又爲下明善誠身張本明善智也誠身仁也中只添得一箇勇字

纂存疑試舉修身修道者詳言之修身固在以道然其道非一端也大天下所共由之達道蓋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

說約合參 有五焉修道固在以仁及知天然亦非一端也所以行此達道者有三焉五者何曰朝而君臣也家而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外而朋友之交也此五者人倫大常天下之達道所以修身者也三者何心之明爲知心之公爲仁氣之壯爲勇此三者人性所同得乃天下行達道之達德所以修道者也然要之三達德之所以行乎五達道者一也理惟一實則私欲不間知是實知道自此知仁是實仁道自此體勇是實勇道自此強而不徒三與五之名已也○自此以下四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所以知此體此強此是解所以行達道意仍不是三字正註有生之初同有是達德故三者襯實道便行非既實後方去行道也有生後孰能有是達德故註曰誠實此三者誠是用功處○蒙引

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卽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直解 達是通達。昆弟卽兄弟。德是所得於天之實理。一字指誠說。孔子說天下古今人所共由的道理有五件。所以行這道理的有三件。五者何。一曰君臣。二曰父子。三曰夫婦。四曰兄弟。五曰朋友之交。在君臣則主於義。在父子則主於親。在夫婦則主於別。在兄弟則主於序。在朋友則

一對三言與下文九經節皆數目字不可作不貳解即當誠字○愚按兩一也俱指誠然只宜會意解即在後一也亦由豫遞出誠字況此處突出乎

增纂淺說達德固以行達道然人之氣稟亦有不齊者以知而言或有資稟清明生而知此道者有清多而不能無蔽必待學而後知此道者又有昏蔽不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必困心衡慮而後知此道者初知之時其事雖别及其既知之後並皆是

說約合參

知也一也以行而言有賦質純粹安而行此道者有粹多而不能無雜知其爲利而必行此道者有駁雜不粹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必勉力强矯而後行此道者用功之初其事雖殊及其成功之後並皆是行也一也知行卒歸于一此所爲天下達道所爲以天下達德行達道也○講士按章句知之行之皆謂達道然今時文有全不顧者似懸空不知知行何物謬甚

主於信這五件是人之大倫從古及今天下人所共由的道理不外乎此就如人所通行的大路一般所以說是天下之達道也三者何一曰知二曰仁三曰勇知則明睿所以知此道者仁則無私所以體此道者勇則果確所以强此道者這三件是天命之性從古至今天下人所同得的無少欠闕所以說是天下之達德也然達道固必待達德而後行而其所以行之者又只在一誠而已蓋誠則眞實無偽故知爲實知仁爲實仁勇爲實勇而達道自無不行苟有不誠則虛詐矯偽而德非其德矣其如達道何哉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强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 中庸 三五

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强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直解這一節是說達道的等級知之是知此達道困是困苦行之是行此達道利是貪利孔子說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以知此理而言或有生來天性聰明不待學習自然就知之的或有講習討論從事於學問然後知之的或有學而未能困苦其心發憤强求然後知之的這三等人聞道雖有先後然到那豁然貫通義理明白的去處都是一般所以說及其知之一也以行此理而言或有生的德性純粹不待著力安然自能行的或有眞知篤好只見得這道理好往前

纂大全西山眞氏達道之行固同而達德或拘於氣稟則所當求以入德者何知夫知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爲至豈遽及哉然好學所以明理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知力行所以進道苟能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知恥所以立志苟能以不若人爲恥則亦近乎勇此三達德庶幾漸至而入德之路也

說約合參

纂存疑君子誠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好學近知而從事于好學焉則由好學以近知以知而知道而修身之端以致矣知力行近仁而從事于力行焉則由力行以近仁以仁而體道而修身之實以致矣知知耻近勇以居人下之可耻而深自愧耻焉則由耻以近勇以勇而强道知行並至而身無不修矣既知所以修身則人己一理自知所以治人既知所以治人則天

貪著去行的或有力未能到必待勉强奮發而後能行的這三等人行道雖有難易然到那踐履純熟工夫成就的時節也都一般所以說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直解這一節是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的事孔子說人之氣質雖有不同然未嘗無變化之術如智以明道固非愚者之所能然若肯篤志好學凡古今事物之理時時去講習討論不肯自安於不知將見聞見日廣聰明日開雖未必全然是知也就不墮於昏愚了豈不近於知乎仁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 中庸 三六

以體道固非自私者之所能然若能勤勵自强以事事去省察克治實用其力將見本心收歛天理復還雖未必純然是仁也就不蔽於私欲了豈不近於仁乎勇以任道固非懦者之所能然若能知己之不如人而常存愧恥之心不肯自暴自棄將見恥心一萌志氣必奮雖未必便是大勇也就不終於懦弱了豈不近於勇乎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直解斯字解做此字三者指上文三近而言孔子說修身以道而知仁勇之德則所以行此道者人若能知得好學力行知恥這三件足以近之便可以入於達德行乎達道所以修治其身之

下國家均是人而已自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人存政舉不于是哉○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此收拾上文修身以道至知天意知修身至末此應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句也

纂序修身固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而治天下國家又有許多事不但一修身已也蓋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焉九經之目維何曰身爲天下國家之本首修身也次則尊賢以師有德也親其一本之親于家也隆敬大臣同體羣臣于朝也子視庶民招來百工于國也柔恤遠人懷服諸侯于天下也凡此者其道有常

說約合參

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是以謂之九經○大全三山陳氏曰遠人非四夷乃商賈賓旅離家鄉而來者若四夷不應在諸侯之上○下文既有大臣又有羣臣而此先云尊賢者非臣之謂禮所謂當其爲師則不臣者也○存疑九經下落頭便說修身這修身便是接上面修身說來前面許多說話皆是爲修身而設也後面許多說話皆是自修身而推也故上文說達道達德而結以修身下文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始于修身

理無不知矣既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而使之盡其身者即此而在蓋以已觀人雖有物我之間然在我的道理即是在人的道理故知所以修身便知所以治人也既知所以治人則所以治天下國家而使之皆盡其道者亦即此而在蓋以一人觀萬人雖有衆寡之殊然一箇人的道理即是千萬人的道理故知所以治人便知所以治天下國家也夫以天下國家之治而要之不外於修身可見修身爲出治之本矣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在。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直解經是常道。孔子說大凡人君治天下國家。有九件經常的道理。可以行之萬世而不易者。第一件要修治自已的身。使吾身之一動一靜。皆足以爲天下之表率。第二件要尊禮賢人。使之講明治道。以爲修已治人之助。第三件要親愛同姓的宗族。凡施予恩澤。都宜加厚。不可同于衆人。第四件要敬禮大臣。凡體貌恩數。都宜加隆。不可同於小臣。第五件要體悉羣臣。以已之心。度彼之心。委曲周悉。把羣臣每都看得如自已的身子一般。第六件要子愛庶民。樂民之樂。憂民之憂。愛養保護。把百姓每都看得如自已的兒子一般。第七件要招來百樣的工匠。集於

纂序人君果能行是九經則各有其效焉如修身則吾身于此各盡其道民皆于吾身取則而其君極立尊賢則講明義理而于理不惑親親則上諸父下昆

說約合參

弟皆得其權心而不我怨敬大臣則委之以政有爲斷決而于事不眩體羣臣則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而士之報禮于我者重子庶民則君愛民如子民愛君如父母而百姓勸來百工則農通于末末通于農舉天下之財用彼此皆足柔遠人則四方遊士及商旅之徒皆願出其塗而莫不歸之懷諸侯以德則諸侯誠服中國爲一家中國臣民無有不愛仰則四隅海表夷狄異類莫不慴服而天下畏之矣○大全雲峰胡氏曰道即前者五達道○東陽許氏曰來百工是招徠諸工人在國如織紝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註德之所施者博貼懷諸侯威之所制者廣貼天下畏之○存疑尊賢是講學事未粘著政事如今經筵日講一般故不惑言理敬大臣如九卿

國都使他通工易事以資國用第八件要綏柔遠方來的使客人等加意欵待使他離鄉去國不至失所第九件要懷服四方的諸侯使他常爲國家的藩屏無有離叛之意這九件乃治天下國家經常之道從古及今欲興道致治者決不能舍此而別有所修爲也所以叫做九經然此九者之中又有自然之序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爲九經之首然必親師取友而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即次之道之所進莫先於家故親親又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九經之序如此而其本則惟在於修身其要莫急於尊賢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直解這一節是說九經的效驗。道即是達道。諸父是伯父叔父。眩字解做迷字。孔子說治天下國家的九經。人君若能著實行之。則件件都有效驗。如能修治自已的身。則達道達德渾然全備。便足以爲百姓每的表率。而人皆有所觀法矣。能尊禮有德的賢人。則薰陶啟沃。聰明日開。聞見日廣。於那修已治人的道理。都明白貫通。無所疑惑矣。能親愛同姓的宗族。則爲伯叔諸父

分治一般故不眩言事各有所主○饎士按公卿大夫爲大臣則上士中士下士爲羣臣矣無體已仕之羣臣則未仕之士報禮重之誠○備致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居一焉或坐而論道謂王公或作而行之謂士大夫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便民器謂百工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商旅或飭力以長地材謂農夫或治絲麻以成之謂婦功○凡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六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五函鮑韗韋裘攻色之工五畫繢鍾筐幌刮磨之工五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二陶旊○匠建國營國爲溝洫梓爲筍簴爲飲器爲侯築爲削冶爲戈戟鳧爲鐘㮚爲量段爲鎛桃爲劍鮑爲皮韗爲鼓鍾染羽幌湅絲旗爲簋餘易解或闕纂序試以九經之事詳之方其

說約合參

靜而未應接之時齋明心志以一其內盛飾衣服以肅其外及動而已應接之時則周折一循諸節文之禮若非禮則勿妄動此所以修身而盡道也聽讒言則賢者不安好色貨則輕賢者相侵去讒遠色賤貨而一于貴重有德者此所以勸賢而願立其朝也尊其位重其祿養同其好惡而相好無尤此所以能親君親而並使君親皆勸而各相親也六卿之下各盛其屬官以任使令則不親細事以從容論道此所以勸大臣也忠信而待之誠重祿而養之厚則人皆感德效職此所以勸士也使之以時則三農不病而所收廣斂之又薄則民皆殷富而愈力此所以勸百姓而皆爲愛戴也日有省月有試以稽其工拙勤惰而既與稟必與事稱有功不負無功不濫此所以勸百工使知

的爲兄弟的都得以保守其富貴歡然和睦而無有怨恨矣能敬禮大臣則信任專一他得以展布其能臨大事決大議皆有所資而不至於迷眩矣能體恤羣臣則爲士的感激思奮皆務竭力盡忠以報答君上之恩矣能子愛國中的庶民則百姓每蒙其恩澤都歡欣愛戴有尊君親上之心矣能招來百工則技藝的人有無相易農末相資便是國家生聚貨財而用度自然充足矣能撫恤遠方的使客則四方賓旅聞風而慕義者皆傾心歸向而願出於其途矣能綏懷天下的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及者廣天下的諸侯皆畏威懷德而爲我之藩屏矣九經之效驗如此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槀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奮也授節以送往委積以迎來有願留于其國者則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其所不欲以矜不能此所以柔遠人也○邑已廢者舉而再建之世爵已絕者取旁枝再繼之治其亂使本國上下相安持其危使隣國大小相恤爲聘與爲朝皆以其時不疏以至于僭不數以至于罷我之往而宴賜者從厚彼之來而貢納者從薄各有常度而不費其財此天子所以撫諸侯而諸侯自爲正之道也事之當盡者如此○大全北溪陳氏曰九經之事是做工夫處○東陽許氏曰稍食吏祿廪也稍者出物有漸之謂○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比年每年也○新安陳氏曰少曰委多曰積○備致周禮秋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達天下之六節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

說約合參

節皆以竹爲之○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館侯館有積○禮書周官之制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朝因朝以入貢侯服每歲朝甸服二歲朝男服三歲朝采服四歲朝衛服五歲朝要服六歲朝而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于京師○周禮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鄭註特來曰聘衆來曰覜○古者小聘曰問大聘曰殷○聘義以圭璋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也主國待客出入三積五牢之具陳于內米禾芻薪皆陳于外羣介皆有餼牢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麟士按邦畿千里其外方五百里爲侯服貢祀物又外爲甸服貢嬪物又外爲男服貢器物又外爲采服貢服物又外爲

直解 這一段是說九經之事齊是齊戒明是明潔盛服是衣服整肅讒是讒佞的人顛倒是非最能傷害君子色是美色貨是財利人最能移易其心孔子說人君惟憚於拘束樂於放縱是以其外身不能修治必須內而齊明以收攝其心志外而盛服以整肅其容儀凡事都依著禮法行非禮之事絕不去幹如此則內外交養動靜不違而此身常在規矩之內乃所以修身也人君惟聽信讒言狥於貨色那好賢的意思便輕了必須屏去讒邪疎遠那美色賤惡那貨財只專心一意貴重有德的人如此則純心用賢而賢者樂爲之用乃所以勸賢也同心的宗族常恐恩禮衰薄所以怨望易生必須體念宗室尊其爵位重其俸祿他心裏喜好的與他同好心裏憎惡的與他同惡不至違拂其情如此則諸父昆弟自然感悅乃所以勸親親也做大臣的

若教他親理細事便失了大體必須多設官屬替他分役幹辦足任他使令之役如此則爲大臣者得以從容論道經理天下的大事乃所以勸大臣也於羣臣每待之不誠則各生疑畏而不肯盡心養之不厚則自顧不暇而不肯盡力必須待之以忠信開心見誠不去猜疑他養之以重祿使他父母妻子皆有所仰賴如此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以報效朝廷乃所以勸士也於百姓每使之不以其時則勞民之力斂之過於太重則傷民之財故雖有不容已之事亦必待農功既畢之後然後役使他征斂他的稅糧又皆從輕而不過於厚則百姓既有餘財又有餘力皆將懽忻愛戴以親其君上乃所以勸百姓也既字讀做餼字餼如牲口稟是廩米百工技藝的人執事有勤惰之不同必須日日省視他月月考較他以驗其工程如何勤的便多與他些廩餼以償其勞惰的則少與他些務與他的事功相稱如此則不惟勤者益

衞服貢材物。又外為要服。貢貨物。九州之外為蕃國。世一見。各以所貴寶為贄。

說約合纂

序凡為天下國家。固有九經。而所以行是九經者。一也。皆以眞意而不徒虛文。此九經之實也。

纂存疑。然所謂一者。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得也。凡達道達德九經之事。其所以行之者。必須豫先做下許多工夫。臨時始能如此而可以成立。若平素不曾豫做這等工夫。一時便要如此亦難矣。則至于廢墜。如言也而

知所勉。而情者亦皆勸於勤也。乃所以勸百工也。遠方使客人等。於其回還時節。則授之旌節以送之。使關津不得阻滯。於其來的時節。則豐其委積以迎之。使百凡有所資給。其人之善者。則嘉美之。而因能以授之任。其不能者。則矜恕之。而亦不强其所不欲。如此則款待周悉。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乃所以柔遠人也。至若四方諸侯。有子孫絕嗣的。尋他旁支來繼續。使不絕其宗祀。有失了土地的。舉其子孫而封之。使得復其爵土。治其壞亂。教他國中上下相安。扶其危殆。教他國中大小相恤。每年使其大夫一小聘。三年使其卿一大聘。五年則諸侯自來一朝。覲聘各有其時。不勞其力也。我之燕賜於彼者。則厚而禮節之有加。彼之納貢於我者。則薄而方物之不計。厚往而薄來。恐匱其財也。如此則天下諸侯。皆將竭其忠力。以藩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乃所以懷諸侯也。九經之事如此。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 中庸〉 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直解 孔子既詳言九經之事。又總結之說道。人君治天下國家。有這九件經常的道理。其事與效驗。固各不同。然所以行那九經。只是一件。曰誠而已矣。蓋天下之事。必眞實而無妄。乃能常久而不易。若存的是實心。行的是實事。則九經件件修舉。便可以治天下國家。若一有不誠。則節目雖詳。法制雖具。到底是粉飾的虛文而已。如何可以為治乎。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劫反。行去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前定乎所為言。則言有物。說出來自無窒礙而或跲。事也而前定乎所為事。則事有等而謀能成。自無窘迫而或困。行也而前定乎所為行。則先明諸心。知所往而後力行。自無疚病。道也而前定乎所為道。則左宜右有。取之皆逢其原。自然不窮。所謂凡事豫則立如此。苟不前定。則言跲事困。行疚道窮。有不廢哉。○章句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此解凡事豫二句意。言前定四句。皆是明先立意。不干誠字。言事行道皆要前定。以見得誠亦要前定也。今人見注有先立乎誠一句。將言前定四句。亦把誠來說。誤矣。

或問所謂一之當豫者何。誠而已矣。如在下位者而不獲乎上。

說約合纂

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雖欲治其民。不可得矣。然欲獲乎上。又不以諛說取容也。其道在信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上不見知矣。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悅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友不見信矣。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親之實。親不見悅矣。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為也。其道在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眞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誠之當先立也。○存疑以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欲哀公以是而反觀之也。

也。

直解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以及日用大小的事務。皆是。豫是素定。跲是顛躓。如人行路跌倒的一般。困是窘迫。疚是病。承上文說九經之行。固貴於誠。然不但九經而已。但凡天下之事。能素定乎誠。則凡事都有實地。便能成立。若不能素定乎誠。則凡事都是虛文。必至廢壞。何以言之。如人於言語。先定乎誠。不肯妄發。則說的都是實話。自然順理成章。不至於躓跌矣。人於事務。先定乎誠。不肯妄動。則臨事便有斟酌。自然臨事中節。不至於窘迫矣。身之所行者。先定乎誠。則其行有常。自然光明正大。而無歉於心。何疚之有。道之當然者。先定乎誠。則其道有源。自然泛應曲當。而用之不竭。何窮之有。所謂凡事豫則立者如此。苟為不誠。則言必至於跲。事必至於困。行必至於疚。道必至於窮矣。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 中庸〉 罣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

直解 這一節承上文推言素定的意思。獲字解做得字。孔子說。凡事皆當素定乎誠。如在下位的人。若要治民。必須得了君上的心。肯聽用他。方纔行得。若不能得君上的心。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要行些政事。人都不肯聽從。民豈可得而治乎。故欲治民者。當獲乎上也。然要獲上。不在乎諛悅以取容。自有箇道理。只看他處朋友如何。若是平昔為人不見信於朋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著。要見知於在上的人。豈可得乎。故不

纂大全朱子北溪陳氏身何以
實先立乎誠蓋以其始言本誠
者天之道實理自然不假修爲

說約合參

者也以其後言誠之者人之道實其實理當盡之功夫也惟聖人生知安行純是天理徹內外本末皆眞實無一毫之妄不待勉而自中不待思而自得如人行路須照管方行得路中否則跌向一邊去聖人如不看路自然路中行而從容中道此卽與天爲一者也若夫誠之者自大賢以下氣稟不能純乎清明道理未能渾然眞實無妄故知有不實須做擇善工夫行有不實須做固執工夫剖析衆理以求之而凡所得之善卽堅守之而不爲物所移以至于眞實無妄此所爲人事勉然者也○雙峰饒氏曰不勉中仁也不思得知也從容中道勇也或疑從容非勇曰今有百鈞於此一人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蹶而不能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于道也衆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

欲獲乎上者必信於朋友也然要朋友相信不在乎交結以取名自有箇道理只看他事父母如何若平日不能承順父母得其歡心則孝行不修大節已虧豈能取信於朋友之間乎故欲信友者當順乎親也然要順親亦不在乎阿意以曲從也有箇道理只在能誠其身若反求諸身未能眞實而無妄則外有承順之虛文內無愛敬之實意豈能得父母之懽心乎故欲順親者當誠乎身也然誠身功夫又不是一時襲取得的也有箇道理只在能明乎善若不能格物致知先明乎至善之所在則好善未必是實好惡惡未必是實惡豈能使所存所發皆眞實而無妄乎故欲誠身者當明乎善也能明善以誠身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何難之有卽在下位者欲獲上治民而推之一本於誠則凡事可知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　中庸　吳

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章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直解　誠是眞實無妄從容是自然的意思擇是揀擇固是堅固執是執守○承上文誠身說這誠之爲道原是天賦與人的蓋天以實理化生萬物人以是實理成之爲性率其性而行之本無間雜不假修爲乃天與人的道理自然而然所以說是天之道也若爲氣稟物欲所累未能眞實

天下之大勇而何擇善近知固執近仁而勇在其中

大全雙峰饒氏擇善而固執之其用工之節目又非一端已也必博以學之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必審以問之以質其所學之疑而訂之于人必愼以思之以精研其學問之所得而自得于心必明以辨之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眞妄于

說約合參

毫釐疑似之間而不至于差謬擇善至此擇之可謂精矣如是而篤以行之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爲之著必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此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焉所執如此其固爲何如此學知利行以求至于誠者之功也○朱子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愼思愼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也○陳氏曰擇善有博學等工夫儘用功多固執只有篤行一件工夫是擇善處眞能知之則行處功自易也○語類爲厚也是心之懇惻

無妄而用力以求到那眞實無妄的去處這是人事所當然者乃人之道也誠之者之事何如其行則安而行之不待強勉而於道自無不中其知則生而知之不待思索而於道自無不得此乃從容合道的聖人全其天而無所假於人爲者也誠之者之事何如其知則未能不思而得必揀擇衆理以明善其行則未能不勉而中必堅守其善以誠身此乃用力修爲的賢人盡人以合天者也然自古雖生知安行之聖亦必加學問之功夫其得之於天者既全而修之於人者又力此以聖而益聖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直解　承上文說擇善而固執之者之事然其用工之節目又不止一端第一要博學蓋天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　中庸　吳

下之理無窮必學而後能知然學而不博則亦無以盡事物之理故必旁搜遠覽凡古今事物之變無不考求庶乎可以廣吾之聞見也這是博學之所學之中有未知者必須問之於人然問而不審則苟且粗畧而無以解中心之惑故必與明師好友盡情講論仔細窮究庶乎可以釋吾之疑惑也這是審問雖是問的明白了又必經自家思索一番然後有得然思而不愼又恐失之泛濫過於穿鑿雖思無益矣故必本之以平易之心求之於眞切之處而愼以思之庶乎潛玩之久而無不通也既思索了又以義理精微其義利公私之間必加辨別然辨而不明則毫釐之差謬以千里雖辨無益矣故必條分縷析辨其何者爲是何者爲非何者似是而實非何者似非而實是一一都明以辨之庶乎盡其精微而不差也夫既學而又問之思之辨之則於天下之義理皆已明白洞達而無所疑可以見之於行矣然行而不篤則所行者徒爲

序至于困知勉行者其擇執之功又何如有弗學學則已學之必夫其能若弗能學定弗措也有弗問問則已問之必求其知若弗知問定弗措也有弗思思則已思之必求其得若弗得思定弗措也有弗辨辨則已辨之必求其明若弗明辨定弗措也有弗行行則已行之必求其篤若弗篤行定弗措也人于擇執以一倍工夫能之己即百倍其工焉人于擇執以十倍工夫能之己即千倍其工焉○孔疏已百已千言已加心精勤之多恒百倍于人○大全史氏伯璿曰按章句不為

說約合參

則已一句說有弗學為字說學之意則必要其成五字說弗能弗措也之意推此以例其餘則當以學問思辨行上五字句絕五之字著讀五也句絕○語類問五弗措皆是勇之事否曰此一段卻只虛說只是應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末是勇字到後面說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方是正說勇處

蔡大全新安陳氏人只恐不能百倍其功耳若真能于此五者下百倍于人之功則學力之至到決可變化氣質雖愚昧者必致知而進于明雖柔弱者必力

虛文而終無所成就又必眞心實意致篤而行無一時之間斷無一念之懈怠則所知者皆見於實事而不徒爲空言矣所以又說篤行之夫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所以擇善也篤行所以固執也五者皆誠之者的工夫學知利行之事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直解 弗字解做不字措字解做止字承上文說學問思辨篤行固是求誠之事然有一樣資稟庸下的未能便成必須專心致志著實用功乃能有成如古今事物之理不學則已但去學時便要博聞強記件件都理會得過纔罷若有不能不止也有疑惑的不問則已但去問時便反覆講究件件都要知道纔罷若有不知不止也有該思索的不思則已但去尋思則必再三籌度務要融會貫通纔罷若有不得不止也有該辨別的不辨則已但去分辨則必細細剖析務要明白不差纔罷若有不明不止也及其見諸躬行不行則已但行的時節務要踐履篤實底於有成纔罷若有不篤不止也他人一遍就會了自已必下百遍的工夫他人十遍就會了自已必下千遍的工夫務求其能而後已這是困知勉行者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

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

行而進于強所謂知之一成功一而由是一誠所在達德達道以修身九經以治天下國家人存政舉文武之盛何不可復哉君勉之矣○自人一能之以下乃子思子喫緊為氣質昏弱者言○存疑此章自人存政舉後當分三節看自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至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為一節是說修身事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為一節是說治人事自凡事豫則立至雖柔必強為一節又是說修身事總之是人存政舉一意反覆推說自修身中細分又有三層意蓋修身不外以知仁勇行五達道而已自修身以仁推而至于知天之知有其意矣未言其實也自天下之達道五至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言其實矣未盡其詳也凡事豫以下至末始盡其詳觀其一

說約合參

意反覆數千言而不為重複前後照應脈絡貫通中間無一贅語語遠而不遺近極其遠而堯舜之治亦不過是極其近而庸君世主皆可企及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直解 此道指上一節說常人有志者少無志者多未有能實用其力者若果能於那學問思辨篤行用了百倍的工夫則義理自然渾融氣質自然變化雖是生來愚昧的久之亦將豁然貫通而進於明矣雖是生來柔弱的久之亦能毅然自守而進於強矣況本是聰明強毅的而又能加勤勵不息之功有不爲大知大勇者乎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直解 謹按此章言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極其詳備首言舉行文武之政在於有君有臣而尤歸重於君身蓋有君則自然有臣也中言以三達德而行五達道皆修身之事九經則自身而推之家國天下終言修己治人則本於一誠而學問思辨篤行之功則所以求立乎誠者也夫至誠者天德也九經之事王道也有天德而後可以行王道其要在於典學伏惟聖明留意焉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中庸卷之二終

說約合參

○蒙大全葉氏三山陳氏子思承上章兼天人而立言曰吾因夫子誠者誠之者之分而愈知性教矣聖人全體無一不實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事物如天開日明自然無蔽此自誠而明也此全于天之賦性之所以合天之道也學者先明乎善無不精察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踐履之際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此自明而成也此誠下已之學習教之所以立人之道也自誠而明者非曰誠而後至于明誠即明矣自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于誠然明則亦誠矣及其成功一也○雲峰胡氏曰此性即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人物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此教即修道之教但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事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中庸卷之三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直解 誠是眞實無妄明是事理洞達子思承孔子天道人道之意以立言說道人之造道等級雖有相懸及其成功則無二致固有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由誠而明的這叫做性蓋聖人之德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天性本來有的故謂之性性即天道也有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由明而誠的這叫做教蓋賢人之學以擇而精以執而固由教而後能入的故謂之教教即人道也夫曰性曰教雖有天道人道之殊然德無不實者固自然清明在躬無有不明而先明乎善者也可以到那誠的地位及其成功則一而已所以說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也○黃氏洵饒曰此明字與雖愚必明皆就心上說

大全東陽許氏曰此章以後誠字皆是指心言惟二十五章首兩誠字以理言○語類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有工夫節次言天道如至誠之類皆有至字其次致曲却是人事久則徵是外人信之古註說好

○蒙大全雲峰胡氏朱子子思以自誠明者言曰天命之性本眞實而無妄惟天下聖人之心眞實無妄之至是爲至誠始于本然之性爲能盡耳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能于其性察之無不盡則于人之性知之無不明于其性由之無不盡則于人之性處之無不當而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于物之性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而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

之化育人在天地間雖只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熯物而爨必用人之類材成輔相非贊而何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至誠位乎中直可以與之參為三有不可少一者矣至誠盡性之功用其大如此此天道也○黃氏洵饒曰參天地贊化育即天地位萬物育但彼自學問極功做到聖人能事此則聖人之自然而然者○語類天下至誠言其心中實是天下至誠非止一家一國而已不須說至于實理之極才說箇至于則是前面有未誠底半截此是說聖人非向有未實處到這裏方實也○贊化育盡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汎

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直解】天下至誠是說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天下莫能過他贊是助化育是變化生育參是並立為三的意思子思說天命之性本是眞實無妄只為私欲蔽了見得不明行得不到所以不能盡性獨有天下至誠的聖人其知生知其行安行純乎天理而不雜於人欲故能於所性之理察之極其精行之極其至而無毫髮之不盡也然天下的人雖有智愚賢不肖其性也與我一般聖人既能盡已之性由是察之於人便能設立政教以整齊化導之使人人都復其性之本然而能盡人之性矣天下的物雖飛潛動植不同其性也與人一般聖人既能盡人之性由是推之於物便能修立法制以撙節愛養之使物物各盡其性之自然而能盡物之性矣夫人物皆天地之所生而不能使之各盡其性是化育也

說約合參
濫禽獸得焉而民得安居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存疑惟天下至誠句言獨這樣人能做這樣事也不是說至誠了方能盡性兩可以當云有以能盡人物之性這便是有以贊化育了亦不是從此方可去贊化育

○集大全子思以自明誠者言曰至誠盡性則全體畢見其次于此者未免為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其發見多是義隨其善端發見皆就上一一推致各要造極是為致曲曲致則不曲矣為能有全體之誠誠既圓成無

有不到的今聖人能盡人物之性則是能裁成輔相補助天地之所不及矣豈不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乎既能贊天地之化育則是有天地不可無聖人天位乎上而覆物地位乎下而載物聖人位乎中而成物以一人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為三矣豈不可與天地參乎至誠之功用其大如此然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於所性之中參贊位育之功不出於盡性之外學聖人者但當於吾性中求之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

欠闕則以其全體呈露于大用由中而外焉而形形則由微而彰焉而著著則發越光輝而明誠之在己之盛如此由是一已之明及乎萬物有以觀感而作興之則動動則變使之改不善而從善變則化使之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變則改易之迹顯化則陶染之功深許此又安在焉其次誠惟天下至誠為能化而無有異焉者矣此以人道而盡天道也○東陽許氏曰誠以下皆言效驗○新安陳氏曰形著明相似而有漸形著明是一類動變化是一類○唯天下至誠與上章同然上是聖人之至誠此是大賢致曲有誠之極亦稱至誠所謂及其成功一也○王氏曰能化雖一至誠然至誠之化兼待乎明而動動而變變而後化也○存疑致曲工夫要不外乎擇善固執○孔琉初

說約合參
漸謂之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為化如月令鳩為鷹是為鷹之時非復鳩也猶如善人無復有惡也

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直解】其次是指賢人以下誠之未至者說致是推極曲是善之一偏處蓋人之心雖為物欲所蔽然良心未嘗泯滅必有一端發見的去處這叫做曲若能就此擴充之到那至極的去處叫做致曲形是發見於外著是顯著明是光明動是感動變是改變化是渾化了思說天下至誠的聖人固能盡其性之全體而能盡人物之性以收參贊之功矣其次若賢人以下誠有未至者卻當何如用功蓋必由那一善端發見之偏處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如一念惻隱之發則推之以至於無所不仁一念羞惡之發則推之以至於無所不義而曰禮曰智莫不皆然這便是能致曲了夫

一偏之曲既無不致則有以通貫乎全體而無不實矣所以說曲能有誠誠既積於中則必發於外將見動作威儀之間莫非此德之形見矣既形則自然日新月盛而愈顯著矣既著則自然赫喧盛大而有光明矣蓋實德之積於中者凡盛故德容之見於外者愈光內外相符之機有不容掩者如此誠既發於外而自光明則人之望其德容者自然感動而興起其好善之心矣既動則必改過自新變其不善以從吾之善矣既變則久之皆相忘於善渾化而無迹矣蓋誠之動乎物者既久則人之被其化者愈深人已相符之機有莫知所以然者如此夫感人而至於化豈是容易到得的惟是天下至誠的聖人纔能感人到那化的去處今致曲者積而至於能化則亦天下至誠而已矣夫由誠而形而著而明所謂能盡其性者也由動而變而化所謂能盡人物之性者也而參贊在其中矣雖由致曲而入及其成功則一也

○淺說子思謂事之在天下也固有先見之幾而理之在夫人也容有私僞之蔽惟天至誠誠精而明初不假于智術之私蓋自有可以前知之理也彼國家將興則和氣致祥必有禎祥先時而出國家將亡則乖氣致異必有妖孽先徵而作不但已也遠取諸物則變化見于蓍龜而有吉有凶近取諸身則云爲動于四體而有得有失焉凡此皆禍與福之將至而理之先見者也至誠淸明在躬于福之將至而爲善也必先事有以知之于禍之將至而爲不善也亦必先事有以知之不待善不善既至而後知也夫鬼神體物不遺能運禍福之機而至誠能契禍福之機則是昭徹于顯者鬼神也知顯于微者至誠也固有通

說約合參

幽明爲一道合天人爲一理者矣故至誠其如神乎夫至誠統實德之全妙先物之知如此此自誠而明之事天道也○如此可以前知者言天不欺至誠者也○孔疏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妖猶傷也傷甚曰孽謂惡物來爲妖孽之徵○善謂福也不善謂禍也○大全楷氏應曰大戴禮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大夫五蓍者立卦者坐士三尺筮者卦者皆坐卒筮卦者以木畫爻于地卒書于版以示主人遂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禮家不寶藏龜凡龜有文在腹下以火灼之觀其墨兆春灼後左夏前左秋前右冬後右國有大事則先筮後卜小事則卜筮不相襲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直解 前知是預先知未來的事禎祥是福之兆如麒麟鳳凰景星慶雲各樣的祥瑞都是妖孽是禍之萌如山崩川竭地震星隕各樣的災異都是蓍是蓍草龜是靈龜皆用以占卜者四體指動作威儀說神是鬼神子思說人之德有不實則理有不明雖目前的事尚不能知况未來者乎獨有極誠無妄的聖人天理渾然無一毫私僞故其心至虛至靈於那未來的事都預先知道然此豈有術數以推測之哉蓋自有可知之理耳如國家將要興隆必先有禎祥的好事出來國家將要敗亡必先有妖孽不好的事出來或著見於蓍龜占卜之間而有吉有凶或發動於四體威儀之際而有得有失凡此皆禍福將至理之先見者也惟至誠聖人則有以察其幾善必先知之不待其福既至而後知也不善必先知之不待其禍既至而後知也所以至誠之妙就如鬼神一般蓋凡幽遠之事耳目心思所不及者人不能知除是鬼神知得今聖人虛靈洞達能知未來則與鬼神知得所以說至誠如神然天地間只是一箇實理既是有理便有預先形見之幾聖人只是一箇實心心體既全自有神明不測之用豈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穿鑿附會以爲知者哉

○大全雲峰胡氏子思謂誠者天命之性是凡物之所以自成全不假人爲者也而率性之道則是人之所當自行爲之全在乎人者也○誠以心言二句尊爲人之所當行而言所以朱子曰誠以自成是懸空說此一句○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本下文誠者物之終始泛指物之所以自成言也誠以心言本下文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爲貴專指人之有以自成者言也○存疑誠兼寔理寔心子思之言雖該天地人物事其意則在人章句得旨故就人上解而曰誠以心言云云

纂大全朱子何云誠者自成蓋誠者物之終始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寔理之至而向于有也其壞也必有所終寔理之盡而向于無也然則凡人做事自首至尾純是一箇眞寔心

說約合參

方有此事若實心間斷一有不誠雖做此事如不做一般則無物矣而安可不自盡其當行之道是故君子以寔心體寔理而誠之爲貴也○問不誠無物以人言何也曰道不字是誰不他須有箇人不他方得○天台吳氏曰壹句天下之物二句釋誠字必得是理二句釋始字所得之理二句釋終字故人之心二句釋不誠雖有所爲釋無物而結之曰君子必以誠之爲貴蓋人之心以下繳上文自成自道也一字不苟如此○語類人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不誠使無物○鄭注物萬物也亦事也大人無誠萬物不生小人無誠則事不成○蒙引下節亦專就人言觀成己成物字可見

纂朱子存疑君子固誠之爲貴然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在我者眞寔無僞則理之自然者有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直解 子思說眞實無妄之謂誠這誠是人所以自成其身的道理如實心盡孝纔成箇人子實心盡忠纔成箇人臣所以說是自成也體此誠而見於人倫日用之間則謂之道這道乃人所當自行的如事親之孝爲子的當自盡事君之忠爲臣的當自盡所以說是自道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直解 物是事物子思說何以見得誠爲自成而道當自道蓋天下事物莫不有終莫不有始終不自終是這實理爲之歸結始不自始是這實理爲之發端徹首徹尾都是實理之所爲物之終始而物所不能外也人若不誠則雖有爲所作爲到底只是虛文恰似不能幹那一件事的一般如不誠心以爲孝則非孝不誠心以爲忠則非忠所以君子必以誠之爲貴而擇善固執以求到那眞實之地也若然則能有以自成而道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

以及物乃所以成物也成己而無一毫之私僞此意理渾然即所謂仁也因物成就各得其所此知則處當即所謂知也仁與知乃天命之性固有之德也體用備具無有分殊而合內外爲一之道也故以其德之得于己者見諸事爲隨其所處而無不利發存以成己便存以成物以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此所爲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人道也○麟士首二句當讀住成己仁也以下一氣遞去皆推原此二句也故字例釋理如此大段時措亦便是此二句意○坊本俱作合外內時文遂有合外于內之說自可笑大全止作合內外今閩監本禮記注疏仍作合外內終未知孰是

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直解 時措是隨時而行無不當理子思說誠固所以自成然又不止成就一家一身而已天下的人同有此心同有此理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化導於人而使之皆有所成就亦所以成物也成己則私意不雜全體渾然叫做仁成物則因物裁處各得其當叫做知然是仁知二者非從外來乃原於天命是性分中固有之德也亦不是判然爲兩物的與生俱生乃內外合一的道理君子特患吾心有未誠耳心既誠則仁知兼得一以貫之將見於事者不論處己處物以時措之而皆得其當矣此可見仁知一道得則俱得物我一理成不獨成豈有能成己而不能成物者乎所以說成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說約合參

○纂大全子思承上章而言曰嘗觀于至誠之盛德必有至誠之功用是故至誠者純乎道理而私欲不得以間之爲無止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惟無息乃見誠之至

纂序夫人心之理倘有間息則暫時如何有徵驗至誠不息則德性堅定始終有常而久眞積力久則道理充實于內自然著見于外有徵驗而不可掩○不息只如言無息

序以久而徵但見其功業著見則悠裕永遠而非朝夕之近既悠遠則廣博深厚而非狹淺之這既博厚則高峻光明而非卑暗之觀○大全朱子曰久是就他骨子裏說徵常如此之意悠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愚按此章言天道總一至誠無息而久徵悠遠等齊備特叠遞言之必過泥章句博厚爲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直解 息是問斷久是常於中徵是驗於外悠是悠長遠是久遠博厚是廣博深厚高明是高大光明子思說人之德有不實則爲私欲所間雜而其心不純不純則有止息之時聖人之德既極其眞實而無一毫之虛僞則此心之內純是天理流行而私欲不得以間之自無有止息矣既無止息則心體渾全德性堅定自然終始如一常久而不變矣存諸中者既久則必形見於威儀發揮於事業自然徵驗而不可揜矣既由久而徵則凡所設施都是純王之政自然悠裕而

悠遠之積高明爲博厚之發則試以下天地之道節觀之六字乃間說不成天之高由地之博爲基天之明以地之厚爲苦乎○又按存疑云悠遠博厚高明道理便自覆載成物了但言不之及下節始說到之則此節凡就功業氣象闡說爲是纂存疑至誠博厚所以弘濟生舉天下皆納之深仁之域是其載物處也至誠高明所以覆被蒼生使天下皆有所仰賴是其覆物處也至誠悠久所以覆載蒼生自始要終不致夭折虧壞是其成物處也○愚按載覆成物道裏已有配天地了故章句云與天地同用然天地字終不宜徑出

不迫綿遠而無窮矣惟其悠遠則積累之至自然充塞於宇宙淡洽於人心廣博而深厚矣惟其博厚則發見之極自然巍乎有成功煥乎有文章高大而光明矣蓋德之存諸中者既極其純故業之驗於外者自極其盛此至誠之妙所以能贊化育而參天地也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直解 這一節是說聖人與天地同用。子思說至誠之功用所積者既廣博而深厚則天下之物無不在其包括承受之中而咸被其澤是固所以載物也所發者既高大而光明則天下之物無不在其丕冒照臨之下而咸仰其光是固所以覆物也其博厚高明者又皆悠長而久遠則天下之物當爲其所覆載而得以各遂其生各復其性是固所以成物也。

說約合參

序夫從來惟地職載今至誠載物是其博厚直配乎地惟天職覆今至誠覆物是其高明直配乎天惟天地生成亘古亘今而無疆今至誠成物是其博厚高明之悠久一天地之無疆○蒙引上文言聖人之功用到此方露出天地字○同用同體看言字是章句分析言之非至此始同用至此始同體也

纂大全陳氏夫至誠同天地如此者豈有意而然哉不待有所表示而功用自燦然可觀此處與地一般乃不見而章也不待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直解 這一節是說聖人與天地同體配是配合疆是疆界子思說承載萬物者莫如地今至誠之博厚也能載物則其博厚就與地道之博厚者配合而無間矣覆冒萬物者莫如天今至誠之高明也能覆物則其高明就與天道之高明者配合而無間矣天地之博厚高明亘古亘今無有窮盡故能成物今至誠之悠久也能成物則其悠久之功就與天地之無疆界者通一而無二矣。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有所振作而功用自咸化無迹此處與天一般乃不動而變也不待有所安排布置而功用自始終渾全無弊此處悠久一無疆乃無爲而成也○存疑此節是發其功業出于自然也如此二字是指上文博厚配地三句說○愚按章變成卽上說物覆物成物此只以不見不動無爲進言之○以上二節不可將天地透發以天地功用在下數節方言其盛也

蒙存疑至誠之功業有同於天地天地之功業何如天地之道雖大可一言包括得盡惟誠而已元會運世不過只是這一箇道理流行亭毒之表更無第二個道理來雜他這便是天之爲物不貳處而天道之所以誠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如南北高

說約合參

深問闊往來不過只是這一箇道理流行堪輿之內更無第二個物來雜他這便是地之爲物不貳處而地道之所以誠也故其化生萬物形形色色充滿覆載之間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豈可得而測度之哉觀此而至誠之無息久而必徵可知矣

蒙大全新安陳氏天地之道惟其不二所以極其博也又極其厚也極其高也又極其明也極其悠也又極其久也天與地各有其功用之盛也○誠一不二接上文說來○愚按蒙引此一節之博厚高明悠久對至誠之博厚高明悠久下今夫天一節對至誠之載物覆物成物

直解 如此指上文說見字解做示字章是顯子思說聖人能覆載成物而配天地之無疆其功業之盛如此然豈待於強爲哉亦自然而然者耳觀其博厚的功業固燦然而成章然亦積久蓄極自然顯著的不待表暴以示人而後章也此其所以能配地也其高明的功業固能使人翕然而丕變然亦存神過化自然感應的不待鼓舞動作而後變也此其所以能配天也其博厚高明之悠久固能使治功有成萬世無敝然亦不識不知自然成就的不待安排布置有所作爲而後成也此所以能配天地之無疆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直解 上面既說聖人之功用同乎天地此以下又

即天地之道以明之貳是參雜子思說天地之道雖大要之可以一言包括得盡只是箇誠而已蓋天地之間氣化流行全是寔理以爲之運用更無一毫參雜惟其不貳所以能常久不息而化生萬物形形色色充滿於覆載之間則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豈可得而測度之哉觀此則聖人之至誠無息久而必徵可知矣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直解 天地之道惟其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地之道惟誠是以不但極其廣博而又極其深厚也天之道惟誠是以不惟極其高大而又極其光明也且其博厚高明又極其悠長極其久遠而不可以終窮也觀此則聖人之悠遠博厚高明皆本於誠又可知矣

蒙麟士試以天地生物言之今夫天觀于一處斯昭昭之多耳則于物有及覆必有不及覆者矣及其無窮也則日也在上面月也在上面以至三垣二十八宿天官所載種種諸星辰俱在上面而無不繫焉是例圖一天故于凡萬有不齊之物皆覆于其下焉天之生物何盛也今夫地指其一處一撮土之多耳則于物有能載必有不能載者矣及其廣厚則承載華嶽而不見偏重收振河海而不見旁洩故凡萬有不齊之物皆載于其內焉地之生物何盛也今夫山一卷石之多耳及其廣大則凡草木皆生之凡禽獸皆居之凡世間寶藏可以爲服飾器用的皆于此興發焉今夫水一勺水之多耳及其不測則黿也鼉也蛟也龍也與夫魚鼈之屬皆生聚其中焉凡有用之物可以生致

說約合參

貨財的皆滋殖其中焉山水之生物何盛而孰非天地之生物之盛也其生物不測如此○日月句只足無窮句萬物覆句方是言生物從來以日月句對萬物覆句疑非是載華嶽明其厚振河海明其廣亦是足廣厚句萬物載句方是言生物也若草木禽獸等俱是生物又不與此二項一例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直解 昭昭是小小的明處繫是繫屬以手指取物叫做撮一撮言其至少華嶽是西嶽華山山之

最大者振是收洩是滲漏一卷石是一塊小石寶藏是世間寶重藏蓄的如金玉之類都是勺是一升黿是鼈而大鼉是魚有足蛟是龍無角都是水中之物殖是滋長子思說天地之道惟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不測之功用何以見之今夫天指其一處而言就是昭昭然罅隙透明的去處也叫做天若論其全體則高大光明無有窮盡日月之流行星辰之布列都繫屬於其上凡萬有不齊之物亦無不在其覆冒之下焉天之生物不測如此今夫地指其一處而言就是一撮之土也叫做地若論其全體則廣博深厚無有限量華嶽之山雖大也能承載之而不見其爲重河海之水雖廣也能收攝之而不見其漏洩凡萬有不齊之物亦無不在其持載之中焉地之生物不測如此今夫山指其一處而言便是一卷石之多也叫做山若論其全體廣闊高大的去處則各樣的草木都於此發生諸般的禽獸都於此居止凡世間

大全新安陳氏曰是而知至誠天地之合矣詩有云維天命之流行賁深遠難測而萬古不已詩之意蓋曰此不已處乃天之所以爲天也又云於乎豈不顯著乎文王之德之純一不雜也詩之意蓋曰此純處乃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要之文王維其德之純也故亦能如天之於穆不已焉而天地聖人之道不同一至誠無息也哉此所爲誠者天之道也○前之不貳此之純皆以至誠言不已卽無息不息也

說約合參

聖人所以與天道合一者此而已自引詩至章末言聖人之道合乎天地之道雖單言天寔以天包地雖專言文王寔借一文王以證羣聖人也○愚按此節方合言天地至誠則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貨財殖焉但言天地不當夾入至誠講可知也

○序子思以修凝明人道曰率性之道惟聖人全之大矣哉無可限量聖人之道乎○大全東

寶重蓄藏的物可以爲服飾器用的都從此興發出來山之生物如此今夫水指其一處而言便是一勺之多也叫做水若論其全體深廣不測的去處則黿鼉蛟龍魚鱉都生聚於其中凡有用之物可以生致貨利的都滋長於其中水之生物如此夫天地之間物之最大者莫如山川觀山川之生物如此則天地之大可知矣觀天地之道如此則聖人之功用可知矣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於音鳴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直解詩是周頌維天之命篇天命卽是天道於是

贊美之辭穆是幽深玄遠的意思不已是無止息不顯譬如說豈不顯著也文王是周文王純是不雜子思於此章之末又引詩以明至誠無息之意說道詩人歎息說維天道之運行幽深玄遠而無有一時之止息這是說天之所以爲天正以其無止息也不然則四時不行百物不生將何以爲天乎詩人又嘆息說豈不顯著哉文王之德純一而不雜這是說文王之所以爲文正以其德之不雜也不然則積之不寔發之無本將何以爲文乎然在天說不已在文王說純豈是文王與天有不同處蓋天道無有止息固是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也沒有止息亦不已爲文王與天一也道純卽是至誠這不已卽是無息觀此則聖人之至誠無息可知矣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

陽許氏曰此章節分聖人學者

纂大全陳氏雙峰饒氏以道體之大處蓋天地之間而無所不在也洋洋乎其功用則發育萬物凡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陰陽五行之理之所流行也其體段則峻極于天天至高大不過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理之充塞也○蒙引凡道理雖若汎然無與于人事者不知其寔皆學問所融會貫通之中又其踐行處亦往往有與造化相符合如所謂與天地相似者故曰凝道

纂大全以道體之大散于事爲之末而無所不有也優優大哉經禮如冠婚喪祭朝覲會同之類大節有三百條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小目有三

說約合參

千條蓋道之中包含蘊蓄無一理之不備也○雙峰饒氏曰此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而言而其寔乃所以形容其大也故以優優大哉冠之

大全陳氏饒氏凡此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之道也○愚按注結上然亦以起下

纂大全朱子道惟待人而行故曰苟其人胸襟疎陋識見粗疎非至德者則發育峻極三千三百之至道更沒些子隔他自家便不凝焉不凝又何以行則修德要也

直解道卽是率性之道惟聖人能全之所以說聖人之道子思贊嘆說大矣哉其惟聖人之道乎言其廣闊周徧無所不包無所不在天下無有大於此者如下文兩節便是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直解洋洋是流動充滿的意思發育是發生長育峻是高大極是至子思說何以見聖道之大以其全體言之則見其洋洋乎流動充滿無有限量如萬物雖多都是這道理發生長育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無一物而非道也天雖高大這道理之高大上至於天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一處而非道也其極於至大而無外如此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直解優優是充足有餘的意思禮儀是經禮如冠

婚喪祭之類威儀是曲禮如升降揖遜之類子思說聖人之道以其散殊而言則見其優優然充足有餘廣大悉備如人倫日用之間有經常不易的禮儀而禮儀之目則有三百品節限制都是這箇道理有周旋進退的威儀而威儀之間則有三千細微曲折也都是這箇道理其入於至小而無間如此

待其人而後行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直解其人指聖人說至道指上兩節凝是聚會的意思承上文說道之全體既洋洋乎無所不包道之散殊又優優乎無所不在其大如此是豈可以易行者哉必待那有至德的聖人爲能參贊化育周旋中禮這道理方纔行得若不是這等的至德則胸襟淺狹既不足以會其全識見

纂大全朱子雲峰胡氏修德凝道之事何如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往而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欲尊德性存其心體之本然者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以盡其小知心體本然廣大不以私意自蔽隔以致之然而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于是學以盡之不使于理有毫釐之差心體本自高明不以私欲自累墜以極之然而心之高明自有中庸之則于是學以道之不使于事有過不及之謬已知爲故溫之而涵泳之味深溫故中有無限新意則學以益所未知而知新已能者爲厚敦之而持守之

說約合參

力固敦厚之外有多少節文則學以銜所未謹而崇禮此所謂擴淺陋之胸襟以容夫至大之道剔粗疎之識見以悉夫至細之道而凝之如此○史氏伯璿曰下截皆屬致知而不及行似偏意者于下截四句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如此則上句尊德性是存心統四句上半截道問學兼知行統四句下半截盡知所以造其理行所以履其事而心則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若以知行相對言則盡精微與道中庸知新與崇禮又未嘗不先知而後行也○語類細分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德性卻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故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

粗疎又不足以全其細要使這道理凝聚於身心豈可得乎所以說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然則欲凝至道必先盡修德之功而後可知矣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 中庸 十二

直解 這是說修德凝道的工夫尊是恭敬奉持的意思德性是人所受於天的正理道是由致是推極廣大高明是說心之本體精微是理之精細微妙處溫是溫習故是舊所知的敦是敦篤厚是舊所能的崇是積累的意思禮是天理之節文子思說至道必待至德而後凝是以君子爲學知這道理至大凝道的工夫至難胸次淺陋的固做不得識見粗畧的也做不得必於所受於天的正理恭敬奉持保守之而不至於失墜其尊德性如此又於那古今的事變審問博學務有以窮其理而無遺而率由於問學之功爲這是修德凝道的綱領然非可以一端盡也心體本自廣大有以蔽之則狹小矣必擴充其廣大而不以一毫私意自蔽然於事物之理又必析其精微不使有毫釐之差而廣大者不流於空疏也心體本自高明有以累之則卑汙矣必窮極其高明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然於處事之際又必依乎中庸不使有過不及之謬而高明者不入於虛遠也於舊日所已知者則時加溫習不使其遺忘然義理無窮又必求有新得而日知其所未知焉於舊日所已能者則益加敦篤不使其放逸然節文無限又必崇尚禮度而日謹其所未謹焉夫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是尊德性的事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是道問學的事君子能盡乎此則德無不修而道無不凝矣

纂大全修凝君子小大精粗一齊理會通貫徹了後自然有盛德之效是故居上便盡其道臨民而不驕矜爲下便安其分忠君而不倍叛國有道其直前敢言足以興起在位國無道其收斂退默足以見容于世詩美周臣仲山甫有云既明而明于理且哲而察于事以保全其身無有災害其此上下治亂皆宜之

說約合參

謂與此大哉聖人之道所以待修德凝道之君子而行也此人道也○興如興賢興能之興

○序子思謂爲下不倍何以言之孔子嘗曰凡人愚者當守己而乃好作聰明以自用賤者當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直解 驕是矜肆倍是違悖興是興起在位明是明於理哲是察於事子思承上文說君子既修德以凝道則聖人之道全備於一身自然無所處而不當矣故使之居上位便能兢兢業業盡那爲上的道理必不肯恃其富貴而至於驕矜使之在下位便能安分守己盡那爲下的道理必不肯自干法紀而至於違悖國家有道之時可以出而用世他說的言語便都是經濟的事業足以感動乎人而興起在位國家無道之時所當見幾而作他就隱默自守不爲危激的議論足以遠避災禍而容其身是爲上爲下處治處亂無所不宜如此大雅烝民之詩說周之賢臣仲山甫既能明於理又能察於事故能保全其身無有災害這就是說修德君子隨所處而無不宜的意思所以說其此之謂與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 中庸 十三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

安分而乃妄竊權柄以自專生乎今之世只當遵今法度而乃要反而行往古之道如此者越理犯法災禍必及其身矣夫子之言如此○大全如此者通結上三者言烖及身是三者之通戒○道卽下禮度文之事○存疑愚無德也賤無位也生今無時也

纂鄭注大全卽夫子之言觀之可見有王者作改正朔易服色等事一齊改換一番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剸截裁成過有這樣大意思蓋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若非聖人而在天位之天子則親疏貴賤相接底禮體不敢議也國家宮室及車輿等尺度不敢制也當正底字形及讀之聲音而爲文者不敢考也○麟士按周禮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又外史掌達名于四方古曰名今曰字聘禮曰百名以上書之于策不滿百名書之于方是也兼亦可証策大方小意

說約合參

纂大全或問試觀當今天下雖非文武成康之時然法制典章遵守無異以車而言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廣狹遠邇如一也以行而言其上下相接次序之倫等威節文皆如一也以書而言其點畫形象之文四方如一也蓋同一周天子之所定然也○陳氏曰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之一端也書同文與考文應行同倫與議禮應○周人

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好去聲烖古灾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直解 這是子思引孔子之言。以明爲下不倍的意思。反是復。烖字與災字同。是災禍。孔子說昏愚無德的人。不可自用。他卻強作聰明而執己見。卑賤無位的人。不可自專。他卻不安本分。而逞私智以妄作。生乎今之世。只當遵守當今的法度。他卻要復行前代的古道。這等的人。越理犯分。王法之所不容。災禍必及其身矣。卽夫子此言觀之。然則爲下者。焉可倍上也哉。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直解 此以下都是子思的說話。禮是親疏貴賤相接的禮節。度是宮室車馬器用的等級。考是考正。文是文字的點畫形象。子思推明孔子之意

說自用自專。與生今反古之人。皆足以取禍者何哉。蓋制禮作樂。是國家極大的事體。必是聖天子在上。旣有德位。又當其時。然後可以定一代之典章。齊萬民之心志。如親疏貴賤。須有相接的禮體。然惟天子得以議之。非天子不敢議也。宮室車服器用。須有一定的等級。然惟天子得以制之。非天子不敢制也。書寫的文字。都有點畫形象。然惟天子得以考之。非天子不敢考也。蓋政教出於朝廷。事權統於君上。有非臣下所能干預者如此。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直解 今是子思自指周時說。軌是車的轍迹。書是寫的字。行是行出來的禮。倫是次序。子思說當今的天下。雖不是文武成康之時。然其法制典章。世世遵守。無敢有異同者。以車而言。造者固非一人。

何與制作之法領于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凡爲車者不合乎此不但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于道路將偏倚扤捏跬步不前故不待禁而自不爲矣

序卽此觀之不但無位並無德者雖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是愚自用也不敢作禮樂焉雖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之位是賤自專也不敢作禮樂焉

說約合參

序卽以我孔子又嘗自言曰吾嘗說夏禮至于杞都無了不足爲吾言徵也吾嘗學殷禮至於宋僅有存者焉然亦皆前代之事吾學周禮正我文武乘時之制至今天下臣民遵而用之吾惟從周而已矣敢蹈生今反古之愆哉然則爲下不倍之義益可知矣○麟士按三言之曰禮度文兩言之曰禮樂一言之曰禮其寔亦一也

而其轍迹之廣狹。都是一般。是天子所制之度。至今不敢更變也。以字而言。寫者固非一人。而其點畫形象。都是一般。是天子所考之文。至今不敢差錯也。以禮而言。行者固非一人。而其親疏貴賤的次序。都是一般。是天子所議之禮。至今不敢踰越也。當今一統之盛如此。則愚賤之人。與生今之世者。豈可得而違倍哉。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直解 子思又說欲制禮作樂以治天下者。必是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後可。雖有天子之位。苟非聖人之德。則人品凡庸。而無制作之本。如何敢輕易便爲制禮作樂之事。雖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之位。則名分卑下。而無制作之權。也不敢擅便爲制禮作樂之事。蓋無德而欲作禮樂。便是愚而自用。無位而欲作禮樂。便是賤而自專。故必有聖人之德。而又在天子之位。然後可以任制作之事。而垂法於天下也。然則爲下者。又安敢以或倍哉。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直解 禮卽上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杞宋是二國名。杞是夏之後代。宋是殷之後代。徵是證。子思又引孔子之言說。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禮。比先夏禹之有天下。所制之禮。我嘗向慕而誦說之。但他後代子孫衰微。今見存者。止有箇杞國。典籍散失。舊臣凋謝。不足以取證吾言矣。既無可證。則吾雖知之。豈可得而從之乎。殷湯之

○纂箋引子思謂君子而居上不驕何言之始受命為天子而王天下者有議禮制度考文三件重大之事以之新天下之視聽一天下之心志則政教風俗

說約合參

一同軌同倫同文之治其皆遵義遵路會極歸極而有以寡過矣乎

淺說所謂王天下者乃身有德而又有時與位者也如前王在上其禮雖善然非其時而無徵也無徵不足以取信于人不信則民弗從之矣如聖人在下雖善于禮然無其位而不尊也不尊不足以取信于人不信則民弗從之矣

有天下。所制之禮我亦嘗考求而學習之雖則殷之子孫尚有宋國他文獻也有存的不至盡泯。然皆前代之事而非當世之法則我雖習之亦豈可得而從之乎惟有我周之禮是文武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方策之所存與賢人之所記。吾皆學之這正是當今之所用天下臣民都奉行遵守不敢違越既可考證又合時宜與夏殷的不同。然則吾之所從亦惟在此周禮而已夫以孔子之聖。生於周時且不敢舍周而從夏殷之禮。然則生今反古者是豈為下不倍之義哉。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直解王天下是興王而君主天下者。三重指議禮制度考文說。以其為至重之事。故曰三重。子思說王天下的君子有議禮制度考文三件重大的事行於天下。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由是諸侯奉其法而國不異政百姓從其化而家不殊俗天下之人其皆得以寡其過失矣乎。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直解徵是考徵。尊是尊位。子思又說所謂王天下者乃身有其德居其位而又當其時者也。如時王以前遠在上世的其禮雖善然世遠人亡於今已無可考證既無可考則不足以取信於人不足取信於人則人不從之矣。又如聖人窮而在下的雖善於禮然身屈道窮而不在尊位。不尊則不足以取信於人不足取信於人則人不從之矣。故三重之道惟當世之聖人而又在天子之位。然後乃可行也。

纂或問是故王天下之君子其三重之道由躬行寔德以明禮樂之情循事物之則而一一本諸其身又值改革之時居制作之位驗之天下人心莫不信從而徵諸庶民於以考諸三王而與其已行之道無所差謬也于以建諸天地而與其自然之道無所悖戾也鬼神無形而難知以質諸鬼神而有以驗乎明而不疑也後聖未至而難料以俟百世之聖人遠有以驗乎近而不惑也蓋君子三重之道無往不合其功用宏大悠遠有如此○麟士按六事如此也是故

說約合參

君子動而節有譽于天下也末節引詩結之徵庶民以下雖曰皆是效驗然不要看得與動而處一樣○建立也立于此而參于彼也亦必是我去立之始得故曰不但說效驗徐可類推○朱子說鬼神無形而難知則比天地之自然者又進矣後聖未至而難料則比前聖之已行者又進矣故下節知天知人只舉下兩句自該得上兩句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直解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徵是驗三王是夏禹商湯周文武繆是差謬建是建立悖是違背質是質證俟是等待承

上文說制禮作樂。必有德有位有時。乃為盡善所以王天下的君子。行那議禮制度考文之事非可苟焉而已必本之於身。凡所制作一一都躬行實踐從自己身上立箇標準固非有位而無德者也。由是以之徵驗於庶民則人人都奉行遵守不敢違越又非不信而不從者也以今日所行的考驗於三代之聖王則因革損益都合著三王已然的成法無有差謬以我所建立的與天地相參則裁成輔相都依著天地自然的道理。無有違背鬼神雖至幽而難知然我的制作已到那微妙的去處就是質證於鬼神他那屈伸變化也不過是這道理。何疑之有百世以後的聖人雖至遠而難料。然我的制作已至極而無以加就等待後邊的聖人出來他那作為運用也不過是這道理。何惑之有君子之道出之既有其本而驗之又無不合此所以盡善盡美而能使民得寡其過也。

說約合參

纂存疑君子制作之無不合不過天人之理而已鬼神至幽而質之無疑者知天之理也後聖至遠而俟之不惑者知人之理也惟其知天故制作合于天天地鬼神皆天也惟其知人故制作合于人聖人人之至也○聖人議禮制度考文一拜一揖一分一寸一點一畫都是隨物稱量過使不差毫釐若不是窮理之至燃物之精粗隱顯無不盡安能如此○愚按淺說有云居上不驕自尊德性道問學中來問學而知新盡精微則何天人之不知既曰本諸身則自該知天知人意矣亦好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直解 承上文說鬼神幽而難明，君子之制作所以能質之而無疑者，由其知天之理也。蓋天之理盡於鬼神，君子窮神知化，於天道所以然之理既明通之而不蔽，故其見於制作者，皆有以合乎屈伸動靜之機，鬼神雖幽，自可質之而無疑也。言鬼神則天地可知矣。後聖遠而難料，君子之制作所以能俟之而不惑者，由其知人之理也。蓋人之理盡於聖人，君子明物察倫，於人心所同然之理既洞徹之而無疑，故其見於制作者，自有以符乎曠世相感之神，後聖雖遠，自可俟之而不惑也。言後聖則三王可知矣。此可見心思必通乎性命，纔可以興禮樂；學術必貫乎天人，纔可以言經濟。君子所以能此，亦自尊德性道問學中來也。有三重之責者，可不以務學為急哉。

說約合參

纂或問橐引夫君子知天人之理而制作盡善如此則人安有不寡過者是故君子三重之道動作于一身則世世爲天下道而爲人之所共由以三重之道盡于吾身而措諸政事是動而行則世世爲天下法而爲人之所當守以三重之道發諸議論而布諸號令是動而言則世世爲天下則而爲人之所取正以言乎遠者悅其德之廣被企而慕之則有望以言乎近者習其行之有常久而安之則不厭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直解 動是動作，兼下面行與言說。道是由，兼下面法與則說。法是法度，則是準則。望是仰慕，厭是厭惡。子思說君子議禮制度考文，既通乎天人之理，而兼有六事之善，則可以立天下萬世之極矣。所以凡有動作，不但一世之人由之，而世世為天下之所共由。如動而見諸行事，則凡政教之施，都是經常不易的典章，世世的人皆守之以為法度，而不敢紛更；動而見於言語，則凡號令之布，都是明徵定保的聖謨，世世的人皆取之以為準則，而不敢違悖。在遠方的百姓，悅其德之廣被，則人人嚮風慕義，都有仰望之心；在近處的百姓，習其行之有常，則人人歡欣鼓舞，無有厭惡之意。是君子之道垂之萬世而無弊，推之四海而皆準者如此。民之寡過，不亦宜乎。

說約合參

序要而觀之君子三重之道所以求盡其善者所係甚至大也詩頌美二王之後有云在彼本國無惡之者在此我周無射之者彼此咸宜則庶幾夙夜之間得以永終其美譽乎大永終譽必本于無惡無射如此可見有三重君子未有不本身徵民不謬不悖無疑不惑如此而能世道世法世則有望不厭蚤有譽於天下者也然則修德凝道以居上而不驕也豈偶然哉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妒，詩作斁。○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直解 詩是周頌振鷺之篇。惡是憎惡，射是厭射，夙是蚤，永終是長久的意思，譽是名譽，蚤是先。子思引詩說：人能在彼處也無人憎惡他，在此處也無人厭射他，彼此皆善，無往不宜，則庶幾夙夜之間，得以永終其美譽矣。觀詩所言，可見致譽之有本也。是以三重君子必備六事之善，而後可以得令名於天下。固未有道德不本於身，信從未協於民，三王後聖不能合，天地鬼神不

能通，而能垂法則服遠近，先有聲名於天下者也。然則為人上者，豈可不自盡其道也哉。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說約合參

○纂大全北溪陳氏子思前言堯舜文武周公能體中庸之道至此言孔子法堯舜文武以體中庸之道以終天道人道之說謂夫大道獨集其成者惟我仲尼如堯舜人道之極也仲尼則奉為祖而繼述之遠有宗也文武法制之備也仲尼則奉為憲而表章之近有守也春夏秋冬天之四時有其運仲尼則上律之以法其自然無私者東西南北四方之水土有其理仲尼則下襲之以因其一定所宜者○雙峰饒氏曰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窮壤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直解 仲尼是孔子的字。祖述是遠宗其道，憲章是近守其法，律是法，襲字解做因字。子思說：古之帝天下者，其道莫盛於堯舜，仲尼則遠而祖述其道。如博約之訓，一貫之旨，都是從精一執中敷衍出來，以接續其道統之傳，這是祖述堯舜。近古之王天下者，其法莫備於文武，仲尼則近而謹守其法。如禮樂則從先進，夢寐欲為東周，遵守著祖宗的成憲，不敢自用自專，這是憲章文武。至若春夏秋冬，運行而不滯者，天之時也。仲

集講 士夫其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道理俱在內無之或遺也譬如天地之無所不持載無所不覆幬其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道理以時出無之或滯也譬如四時之相交錯而行如日月之更相代而明仲尼之大如此○章句聖人之德是透下文大德小德字然亦不甚重○代明只重代意不重明義時文多誤○大段只以首節爲主若分外立說便不是○此處亦方是正意說到譬如處諸意未歇○愚按此即如柴祠內子南關譬如天地二句斷或分外立說或不承上

說約合參

面正意浮雜何多也○無不持載覆幬即末節見之故此處不宜攙是南關選合者亦少

纂大全陳氏試以天地觀之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萬物並止其所而不相侵害也四時日月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並行其中似乎相反而寔非相違悖也以其節目而言則小德散殊如川流之分明不息以其全體而言則大德總會而化源之敦厚無窮此天地之道所以爲至大而不可及也吁此仲尼之道所以爲至大而不可及也○蒙引此一節主天地言不主萬物及四時日月也故不害不悖處便見小德之川流並育並行處便見大德之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不要太泥所以字要看爲字意不是推本其所以大乃是備言其所以爲大之寔也○鄒士按此節了義備矣俗講有兩

尼仰觀於天，便法其自然之運，如曰仕曰止、曰久曰速，都隨時變易，各當其可，這是上律天時。東南西北殊風而異俗者，地之理也。仲尼俯察於地，便因其一定之理，如居魯居宋、之齊之楚，都隨寓而安，無所不宜，這是下襲水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譬。幬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直解 辟是比喻。持載是承載。覆幬是覆冒。錯行是錯綜而行。代是代替。子思說仲尼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有以會帝王天地之全，則其於天下之理，巨細精粗，察之由之，無毫髮之不盡，而自始至終，無頃刻之間斷矣。自其大無不包者言之，就辟如那地之廣博深厚，無不持載，天之高大光明，無不覆幬的一般。自其運而不息者言之，就辟如那四時之錯行，一往一來，迭運而不已；日月之代明，一升一沉，更代而常明的一般。聖人之道德，直與天地參，而日月四時同如此。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直解 育是生育。害是侵害。道指四時日月而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四時日月之推遷流行，不過陰陽而已，所以叫做道。悖是相反。小德是天地造化之分散處。川流是說如川水之流行。大德是天地造化之總會處。敦是厚。化是化育。子思說天覆地載，萬物並生於其間，却似有相害者，然

句何不是天地所以大處必至小德兩句方是所以大極不是○天地之所以大處只在四時日月聖人之所以大處只在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若又推而進之以爲行一後以上之而乃見其大則前[illegible]云云尼難矣豈正指乎○萬物以下五句只平平講去便錯此是孔子贊不是別項文字○末句斷總承○愚按朱子云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那敦化底出來然化字即上物道是○此節切不可夾仲尼講仲尼所以大已明辟在前此只闡天地絕不復贅

說約合參

○纂大全承上小德川流言曰唯天下至聖天性粹精學道終備其生知之質爲能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睿無所不通知無所不知首出庶物大過乎人心服天下足以居上而臨下也其渾成之德則寬而廣博裕而優厚溫而和煦柔而順從此仁也仁者度量大足以育物而有容也發而奮起強而有力剛而不屈毅而不息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足以制事而有執也齊而心之齊莊而貌之嚴凡臨事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此禮也禮則足以奉神蒞民而有敬也文而燦然有章理而秩然有條每事詳密而不疏審察而不忽此知也知則識見精明足以析機辨類而有別也○前一段生知之聖總下四者而言○朱子曰睿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深通處○蒙引此歷舉聖人之是

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得其所而不相侵害焉。四時日月，並行於天地之內，却似有相悖者，然一寒一暑，一晝一夜，各循其度而不相違悖焉。夫同者難乎其異，而乃不害不悖者，爲何？蓋天地有分散的小德，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就如川水之流，千枝萬派，脈絡分明，而不見其止息，此其所以不害不悖也。異者難乎其同，而乃並育並行者，爲何？蓋天地有總會的大德，爲萬物之根柢，爲萬化之本原，但見其敦厚盛大，自然生化出來，無有窮盡，此其所以並育並行也。有小德以爲用，有大德以爲體，天地之所以爲大者，正在於此。今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其泛應曲當，即是小德之川流；其一理渾然，即是大德之敦化。則聖道之所以爲大，又何以異於天地哉。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直解 臨是居上臨下。子思說居上位而臨下民，不是凡民之人可以做得的，獨有天下的至聖，他是天之篤生，時之間出，爲能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無不通，知無不知，高過於一世之人，足以尊居上位，而臨御天下也。其生知之質如此。以其德言之，爲能寬博而不狹隘，優裕而不急迫，溫和而不慘刻，柔順而不乖戾，足以容蓄天下，而包含徧覆之無外，其仁之德如此。又能奮發而不廢弛，強健而不畏縮，剛斷而不屈撓，果毅

德在此未說到行處故曰足以下文方說積中而發外。

序聖人五德備足但見其充積於中者周徧悉具而廣闊悉包何其溥博靜深爲藏而源不既豫何其淵泉而時當有臨則生知出時當有容則仁出時當有執則義出時當有敬則禮出時當有別則智出發見于外夫豈有或得有或窮也〇時出之有二義隨時出之則咸宜不礙時出之則泛應不窮所謂脈絡

說約合參

分明往不息也是惟其足有而無心發見自不容已而然〇大全陳氏曰溥博淵泉四字總咏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

大全溥博淵泉而時出者非尋常比也溥博則如昊天之無外淵泉則如深淵之莫測蓋充積爲極盛五德時見之動容而人莫不欽敬之時發之言語而民莫不尊信之時指之行事而民莫不悅服之蓋發見各當可有如此。

而不問斷。足以操守執持。而不爲外物之所奪。其義之德如此。又能齊焉而極其純一。莊焉而極其端嚴。中焉而無少偏倚。正焉而無少邪僻。於凡處己行事。皆足以有敬。而無一毫之慢。其禮之德如此。又能文焉而章美內蘊。理焉而脉絡中存。密焉而極其詳細。察焉而極其明辨。於凡是非邪正。皆足以分別。而無一毫之差。其智之德又如此。旣獨其聰明睿知之資。而又兼備仁義禮智之德。所以爲天下之至聖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直解 溥博是周徧而廣闊。淵泉是靜深而有本。出是發見於外。子思說。天下至聖。旣有聰明睿知之資。又兼仁義禮智之德。其充積之盛。則周徧廣闊。備萬物之理。而不可限量。何溥博也。靜深有本。涵萬化之原。而不可測度。何淵泉也。及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 中庸 三三

其事至物來。有所感觸的時節。則聰明睿知仁義禮智之德。自然發見於外。隨時應節而用之不窮焉。蓋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如此。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〇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直解 淵是水深處。子思又形容聖人之德說。凡物之溥博者。莫過於天。今聖德之溥博。不可限量。就如天之溥博一般。蓋非尋常之所謂溥博而已。物之淵泉者。莫過於淵。今聖德之淵泉。不可測度。就如淵之淵泉一般。蓋非尋常之所謂淵泉而已。由是時而發見於容貌。則百姓每便都欽敬之。而無有褻慢者。時而發之於言語。則百姓每都尊信之。而無有違礙者。時而措之於行事。則百姓每都喜悅之。而無有怨惡者。夫如天如淵。可見其充積之盛矣。民莫不敬信且

參夫充積既盛而發見當可有是聖德之運是以有是聖德之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極大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之處凡有血氣而爲人類者莫不尊爲君親如父母蓋敬信悅至于此豈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故曰配天〇此章言達而在上之聖人其盛德全體大用如此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

大全新安陳氏曰非謂五者之德爲小也蓋以此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比下章之渾淪言之而純乎本體者則此爲小德川流而下爲大德敦化章章明矣

說約合參

〇字子思承上章大德敦化而言謂夫天下至理只備于一誠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是爲天下至誠爲能于五品人倫而爲天下之大經者有以經之辨其分而不相亂綸之合其類而不相乖盡身所當然之道皆可爲天下后世之標準爲能于所生全體而爲天下之大本者有以立之一理渾然無少偏倚爲變化根爲能于一元迭運而爲天地之化育者則又有以知之蓋陰陽五行總此實理至誠純德至命其仁義禮智與其元亨利貞本契合而無間又何不融會

說。可見其時出之妙矣。非至聖而能若是乎。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〇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直解 聲名是聖德的名聲。洋溢是充滿。施是傳播。隊是落。凡有血氣者。指人類說。配是配合。子思說。聖人之德。充積既極其盛。發見又當其可。是以休聲美名。充滿乎中華之國。而傳播遠及乎蠻貊之邦。華夷之人。皆敬信而悅之焉。極而言之。凡水陸舟車之所可到。人力之所可通。天之所覆蓋。地之所持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隊落的去處。凡有血氣而爲人類者。一皆尊之爲元后。而無有不敬者。親之如父母。而無有不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 中庸 三三

愛者。即此可見聖德之廣大。就與天一般。蓋天之所以爲天者。以其無所不覆也。今聖人之德。既光四表而格上下。則與天配合而無間矣。所以說配天。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〇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

自通也。凡此皆其功用自然，不思不勉，無所倚而為之哉。○大全陳氏曰：經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各分疏條理。綸如君臣相敬，父子相親等，兼比連合。大本即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一般中乃未發之中，就性論，今所謂大本，以所性之全體言。○語類林子聞倚，曰：常然流出來，焉有倚靠。○雲峯引知化育內含有實大意。天地之化育至廣大，能知之，則己之道亦廣大，故曰當當其可。○蠡上按此節只要有標誠無妄四字，使有把鼻。

說約合參

容其由至誠之功用而想至誠之經綸處，則懇愛浹洽，恩意周流，肫肫乎其仁也。其立本處，則私欲間斷，為理沉涵，淵淵乎其淵也。其知化處，則心通造化，廣遠無方，浩浩乎其天也。○大全朱子曰：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陳氏曰：靜深則有根本而不竭，故以立本言。此誠與天地同其大，故其生育發化與天地同其功，故以知化言。○思接此節承上起下，肫肫淵淵浩浩字窮狀其仁其淵其天字，仁淵天即至誠之天德也，故下以非達天德者不能知之以贊其妙。

者，於物而後能哉？

直解 經綸都是治絲的事。經是理其緒而分之，綸是比其類而合之。大經是五品之人倫，大本是所性之全體，化育是天地所以化生萬物的道理。倚是倚靠。○子思說實理之在天下，散於人倫，原於性命，非可容易盡者，獨有天下至誠的聖人，德極其實，而無一毫之私偽，故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為能各盡其道，分別其理而不亂，聯合其情而不離，是以為天下後世之法，就如治絲的一般，既理其緒而分之，又比其類而合之，所以說經綸天下之大經。於凡所性仁義禮智之德，渾然全體，無少虧欠，而於所以應事接物，千變萬化而不窮者，其理莫不包括於其中，就如樹木一般，根本牢固而不動，枝葉發生而不窮，所以說立天下之大本。至於天地之所以化生長育，只是元亨利貞這四件實理，至誠之仁義禮智，既與之契合而無間，故能融會貫通，知之洞達而無疑，蓋不但聞見之知而

已。夫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這都是至誠自然之能事，不思而自得，不勉而自中者也，何嘗倚著於物而後能哉！夫焉有所倚。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直解 肫肫是懇至，淵淵是靜深，浩浩是廣大。上文說至誠之德至此又極是其盛。說道至誠聖人之經綸、立本、知化，既皆出於自然，則其德之盛非可尋常論者也。自其經綸言之，則於人倫日用之間，一皆恩意之浹洽，慈愛之周流，何其肫肫然而懇至也。自其立本言之，則性真澄徹而萬理空涵，就與那淵泉不竭一般，何其淵淵然而靜深也。自其知化言之，則陰陽並運而上下同流，就與那天之無窮一般，又何其浩浩然而廣大也。至誠之德其至矣乎。

增訂說至誠之道如此，知之者其惟聖人乎。苟不是有聰明聖知之資而達仁義禮智之天德者，則心非至誠之心，明非至誠之明，其于所謂經綸立本而知化者，何足以知之哉。○大全新安陳氏曰：此章言至誠之功用，亦謂達而在上之聖人，而以唯聖人能知聖人結之，可以當此者其惟孔子而知堯舜乎。○麟士按：因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九字，只是一箇人的名目，勿太分析，以斷口氣為妙。

○纂：大全葉氏、朱子、陳氏，上三章極言孔子體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

說約合參

矣。子思又慮學者馳務于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或失其指歸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務內至親至切者言之，以漸進于上達高妙至精至微不可擬議之地，蓋再敘入德成德之序也。謂夫詩有曰衣錦而尚之以絅，詩之意蓋惡其錦文之外著而斂于內也，此古之學者立心為己如此，故君子之道只欲闇得于己，不求人知，所以外而闇然無華，而就中積實，自日章著而無窮，小人之道則專務人知，的然外見，而中無其實，日就銷亡。君子之道，其日用言行，外面雖只平淡，而其中尋味，却自不厭；外面雖只簡樸質素，而其中却文采燦然可觀；其應事接物，外面雖只溫然渾厚，而其中却自有條理。此皆衣錦尚絅為己之心也。然用心如此，而用工有門，又知遠之近，在彼之是非由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惟聖人能知聖人也。

直解 固字解做實字。天德指仁義禮智說。子思總結上文說，至誠之功用，其盛如此，則其妙未易知也。苟不是實有聰明聖知之資，通達仁義禮智之天德的聖人，則見猶滯於凡近，而知不免於推測，其於所謂經綸立本而知化者，何足以知之哉？此可見唯聖人然後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

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襌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直解 錦是五采織成的衣服，尚是加，絅是襌衣，闇然是韜晦不露的意思，的然是用意表見的意

在我之得失也知風之自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也知微之顯有諸內者之必見于外也睹不[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于近自微[illegible]之可以[illegible]其為己之本充其為己之心與之入德而馴至聖人之[illegible]縠為衣倘以道[illegible]本文衣錦褧衣此[illegible]依[illegible]詩文也○朱子曰褧[illegible][illegible]字同○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淡則易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面[illegible][illegible]若上面著市衣裳[illegible]使[illegible]內外[illegible][illegible]害地○[illegible]者立心為己外面自然不見有許多齊整詳贍又云渾然不露圭角外若無區別也○愚按此與下節節相同俱是先引詩下頂詩言之因著故君子三字但此節以故君子之道闇然日章頂詩言之而

說約合參

末蓋又以君子之道淡而云云再頂言之故下君子之道無故字統于上一故字也非下君子之道頂闇然日章也○又此節乃言入德始事則兩君子之道及其章[illegible][illegible]勿謂人高妙處是○風字貼身講是舉動設施處以足感人故云風○德字即末不顯之至德也

纂大全三山陳氏以入德之事言之詩云潛雖伏矣然其理甚昭明都言獨之不可不謹也故君子[illegible]此[illegible]察其善惡須無一毫疚病[illegible]于心而無惡是則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只是能于人之所不見之處以致謹于獨乎此皆察為己之功也○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其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

思風是動。凡人行事之得失。都足以感動乎人。所以叫做風。自字解做由字。子思前章既說聖人德極其盛。又恐人務於高遠而無近裏著己之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而推之以至其極。說道國風之詩有言人穿了錦綉的衣服。外面却又加一件襌素的襌衣蓋著。這是何為。蓋以錦綉之衣。文采太露。故加以襌衣。乃是惡其文采之太著也。學者之立心也。要如此。所以君子之為學。專務為己。不求人知。外面雖闇然韜晦。然實德在中。自不能藏。而日見其章顯。小人之為學。專事文飾。外面雖的然表見。然虛偽之實。久則不[illegible]。而日見其消亡矣。然所謂闇然而日章者如何。蓋君子之道。外雖淡素。其中自有旨趣。味之而不厭。外若簡畧。其中自有文采。燦然而可觀。外雖溫厚渾淪。其中自有條理。并然而不亂。夫淡簡溫就如絅之褧於外的一般。不厭而文且理。就如錦之美在其中的一般。這是君子為己之心如此。然用功時節。又有當謹的去處。若使知之不明。則何所據以為用力之地乎。又要隨時精密。知道遠處傳播的。必從近處發端。在彼之是非。係於在此之得失也。知道自己的行事。能感人動物的。都是箇緣係吾身之得失。本於吾心之邪正也。又知道隱微的去處。必然到顯著的去處。念慮既發於中。形迹必露於外也。這三件都是當謹之幾。既知乎此。然後可以著實用功。循序漸進。而入於聖人之德矣。然則下學上達者。可不以立心為要哉。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直解 詩是小雅正月之篇。潛是幽暗的去處。伏是

申明首章謹獨意下一節言已之所不見處又申言首章戒慎恐懼意○東陽許氏曰詩本言魚之潛伏於淵孔昭易見比禍亂之不可逃也此借之以言幾之存于心者雖深而莫見顯乎隱微○[illegible]上按內省二句依蒙引[illegible]作已能如此者言則謹獨工夫當補入孔昭內反多事而故君子故字亦未免少氣力

增淺說不但已也詩云看爾在爾室之中何其不愧于屋漏之神乎蓋言靜之不可不謹也故君子動固敬也雖不動而亦必敬焉言固信也雖不言而亦必信焉此則存養之功而為己益密也○大全朱子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南隅為窔西北隅為[illegible][illegible]西南隅為奧孫炎曰屋漏當室之白光所漏入也○

說約合參

北溪陳氏曰此處一節密一節首章先戒慎後謹獨是從內而發出此先謹獨後戒慎是從外面說入○雲峰胡氏曰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為己之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有為己之學

增淺說為己之學成而其效何如詩云主祭者奏格神明誠格無言在廟化之際有爭競失禮者此可見有是德則有是化矣是故君子由存省之功以造于成德之地雖不賞以示勸也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有所景仰而勸于善雖不怒以示威也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威于鈇鉞而不敢為惡蓋德之及人如此

隱伏。孔字解做甚字。疚是病。無惡於志。是說無愧於心。子思引詩說。幽暗的去處。雖是隱伏難見。然其善惡之幾。甚是昭然明白。詩之所言如此。可見獨之不可不謹也。是故君子於己所獨知之地。內自省察。使念慮之動。皆合乎理。而無一些疚病。方能無愧怍於心也。夫人皆能致飾於顯著。而君子獨嚴於隱微。即是而觀。則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在人所不見之地乎。若大人之所見。則人皆能謹之。不獨君子為然矣。這是說君子謹獨之事。為己之功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直解 詩是大雅抑之篇。相是看視。屋漏是室西北隅深密的去處。子思引詩說。看爾在居室之中。雖屋漏深密的去處。莫說是未與物接。便可怠忽了。尚當常存敬畏。使心裏無一些愧怍纔好。詩人之言如此。可見靜之不可不慎也。所以君子之心。不待有所動作。方纔敬慎。便是不動的時節。已自敬慎了。不待言語既發。方纔誠信。便是不言的時節。已自誠信了。這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君子為己之功。至是而益加密矣。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

直解 詩是商頌烈祖之篇。奏是進。假字與格字同。是感格。靡字解做無字。鈇是莝斫刀。鉞是斧。子思又引詩說。主祭者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不待有所言說告戒。而凡在廟之人。亦

㕔不但已也詩云天子有幽遠之德百辟其皆刑而法之此可見德愈盛則化愈廣矣是故君子由存省而造其極此心渾然天理念念是恭時時是恭篤厚渾深不可窺測而天下之人自順則而不知翕然平治並勸威之迹亦俱泯矣此聖神功化之極致也○麟士按諸家之說而約言之則此節亦一節深一節然此二節之效驗又承前二節之功夫故章句皆曰承上文餘紛紛者盡薙之可也

說約合參

㕔君子不顯篤恭而天下自平則其德之微妙爲何如哉詩云上帝自言我懷念文王之明德不張大其聲音與顏色似可形容不顯之德矣然孔子嘗說爲政者聲色之於以化民特末務也今考但執詩不大之說是猶有聲色普存也詩云德之輶微如毛似可形容不顯之德矣然毛雖微也猶有比類德豈有比

皆化之自無有爭競失禮者此可見有是德則有是化矣是故君子既能動而省察又能靜而存養則誠敬之德足以感人而人之被其德者不待爵賞之及而與起感發樂與爲善自切夫勸勉之意不待嗔怒之加而自然畏懼不敢爲惡有甚於鈇鉞之威蓋德成而民化其效如此是以君子惟密爲己之功以造於成德之地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直解 詩是周頌烈文之篇不顯是幽深玄遠無迹可見的意思百辟是天子的諸侯刑是法篤是厚恭是敬子思說君子不賞不怒而民勸民威

其德雖足以化民然猶未造其極也周頌烈文之詩說天子有幽深玄遠之德無有形迹之可見而天下的諸侯人人向慕而法則之則不特民勸民威而已所以有德的君子由戒懼謹獨之功到那收斂退藏之密其心渾然天理念念是敬時時是敬但見其篤厚深潛不可窺測而天下的人自然感慕其德服從其化不識不知而翕然平治焉這篤恭正是不顯之德天下平即是百辟刑之此中和位育之能事聖神功化之極致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酉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

類乎詩又云上天之載無聲可聽無臭可聞夫聲臭則有氣無形已是微妙而又謂之無則天下微妙不見其迹莫知其然者無過于此是君子不顯之德與天同體真可謂至矣蓋爲而不可以言[illegible]矣[illegible]君子之學必至此而後[illegible]非由[illegible]心爲己而進其功[illegible]從是哉○大全朱子曰[illegible]天道[illegible]萬物[illegible]無聲無[illegible]臭也中庸借引之以結中庸之義○此[illegible]讚歎其德[illegible]德之至而[illegible]妙之極難爲形容如此今爲學之始未知所在而遂欲一蹴至此吾見其倒置而終身迷亂矣○此章八引詩一步進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面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麟士按史氏曰載之訓事事猶道也不過言

說約合參

天道之妙亦直捷○愚按至矣言不顯之德之至不是形容不顯之至

大全黃氏曰中庸始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人教人

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直解 這一節是子思三引詩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予是詩人託爲上帝的言語懷是念輶字解做輕字倫是比方載是事子思說君子不顯篤恭而天下自平則其德之微妙豈易言哉大雅皇矣之詩說上帝自言我眷念文王之明德深微邃密不大著於聲音顏色之間這詩似可以形容不顯之德矣然孔子會說爲政不本若大將聲音顏色去化民也不過是末務今但言不大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豈足以形容之乎大雅烝民之詩說德之微妙其輕如毛這詩似可以形容不顯之德矣然毛雖微細也還有一物比

方得他亦豈足以形容之乎惟文王之詩說上天之事無有聲音之可聽無有臭氣之可聞夫聲臭有氣無形比之色與毛已是微妙了而又皆謂之無則天下之至微至妙不見其迹莫知其然者無過於此以此形容君子不顯之德纔可謂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子思既極其形容而又贊嘆其妙以見君子之學必如是而後爲至也其示人之意何其切哉大抵中庸一書首言天命之性是說道之大原皆出於天終言上天之載是說君子之學當達諸天然必由戒愼恐懼之功而後可以馴致於中和位育之極盡爲己愼獨之事而後可以漸進於不顯篤恭之妙可見盡人以合天下學而上達其要只爲一敬而已先儒說敬者聖學終始之要讀者不可不深察而體驗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

之指先師曰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然說下學處雖少而甚切如二十章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一段與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段無非提綱挈領切要之言也說上達凡[illegible]名亦豈渙散無統玄妙不可究詰之論哉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爲學之體非高虛也事皆實事而爲理之用非粗淺也學者由下學而上達焉可也

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中庸卷三終

纂序四書說約合參

吳郡 顧夢麟麟士
楊彝子常 輯
金陵浦陽劉曰珩上玉 訂

纂大全朱子曰人性皆善欲明善以復其初必以學以己有所未知未能而效夫知者能者

以求其知能也既學矣而又時時重復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必有自得於心而不能已者不亦油然悅懌雖芻豢之悅於口不足以喻其美者乎此學之始也○而字承上起下之詞之字指其所知之事所能之理而言句中五字雖有輕重虛實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學到說時已是進了一步只說後便自住不得○吳氏程曰古學字即今效字

纂朱子理義人心所同然使吾之學告人而莫信率人而莫從吾之所說雖深亦曷能達於外耶今有同類之朋自遠方來則學足及人而信從者衆將皆有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上論卷之四

太嶽 張居正 著
巖叟 顧宗孟 閱

論語

論是議論語是答述這書是記孔子平日與門弟子論學論治相問答的言語故名爲論語分上下兩篇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直解 學是做效凡致知力行皆是做效聖賢之所爲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是溫習說是喜悅孔子說道人之爲學常苦其難而不悅者以其學之不熟而未見意趣也若既學矣又能時時溫習而不間斷則所學者熟義理浹洽中心喜好而其進自不能已矣所以說不亦悅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而吾之所得不獨爲一己之私矣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不亦歡欣舒暢雖笙簫和宣律呂諧和不足以方其樂乎此學之中也

朱子學成而名立則人宜知之人若不知心便有些不平便是慍但使是眾而動了令人不見知處之恬然略無纖芥不平之意是難能爲學至此已當然之事與外人何不相關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乎此學之終也○雙峯饒氏曰朋是專主同類人指眾人上而君大夫亦是一輩士云學者少不得依主然體勢三乎凡說家作此過語者自可芟卻也

○蒙大全潛室陳氏有子曰天下惟孝弟爲至重其爲人也果事親孝事長弟資質粹美性必恭順雖未嘗學問自是無世俗一等粗暴氣象至於干犯在上之人縱是有之終是罕見既不好犯上猶或粗惡太過爲悖逆爭鬬而作亂者決未之有也○蒙引此節是推見成者說

說約合參

直解 朋是朋友樂是歡樂夫學既有得人自信從將見那同類的朋友皆自遠方而來以求吾之教誨矣然則吾德不孤斯道有傳得英才而教育之自然情意宣暢可樂莫大乎此也所以說不亦樂乎。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紆問反○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直解 慍是含怒的意思君子是成德的人夫以善及人固爲可樂苟以人或不見知而遂有不樂焉則猶有近名之累其德未完未足以爲君子也是以雖名譽不著而人不我知亦惟處之泰然略無一毫含怒之意如此則其心純乎爲己而不求人知其學誠在於內而不願乎外趣識廣大志向高明蓋粹然成德之人也所以說不亦君子乎○夫學由說以進於樂而至於能爲君子則希賢希聖學之能事畢矣。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直解 有子是孔子弟子姓有名若善事父母叫做孝善事兄長叫做弟犯是干犯鮮是少作亂是悖逆爭鬬之事有子說天下的人莫不有父母兄長則莫不有孝弟的良心人惟不能孝弟則其心不和不順小而犯上大而作亂無所不至矣若使他平昔爲人於父母則能孝盡得爲子的道理於兄長則能弟盡得卑幼的道理則心要常是和順而所爲自然循理若說他敢去干犯那在上的人這樣事斷然少矣夫犯上是不順之小者且不肯爲卻乃好爲悖逆爭鬬大不順的事天下豈有是理哉夫人能孝弟而自不爲非如此可以見孝弟之當務矣。

蒙引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而千變萬化之道自生夫所謂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已○大全朱子曰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是頭上安頭伊川所以將爲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的仁字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爾仁字則該貫通不專主於孝弟之一理也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仁如水

說約合參

之源孝弟是水流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是第三坎也○仁者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皆心之德而仁爲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讓之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也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諸葛氏泰曰集註於此是以偏言者言之故以愛之理在先於孟子首章以專言者言之故以心之德在先然亦互相發明非有二也○仁山金氏曰有子此章分二節前節以氣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示上生下以凡人資質言則孝弟者鮮犯上作亂之事以學者務本言則孝弟者爲行仁之本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而仁不可勝用又曰爲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

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直解 務是專力本是根本爲仁是行仁有子又說天下之事有本有末若徒務其末則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所以君子凡事只在根本切要處專用其力根本既立則事事物物處之各當道理自然發生譬如樹木一般根本牢固則枝葉未有不茂盛者本之當務如此則吾所謂孝弟也者乃是行仁之本與蓋仁具於心只是惻怛慈愛的道理施之愛親敬長固是此心推之仁民愛物亦是此心人能孝弟則親吾之親可以及人之親長吾之長可以及人之長至於撫安萬民養育萬物都從此充拓將出來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則行仁之本豈有外於孝弟乎學者務

仁爲字重說○語類問孝弟仁之本今人亦有孝弟的而不盡仁何故曰亦其端本不完彼不知孝弟使是仁卻把孝弟作一一般看且如此過卻督了○蒙大全朱子曰人心存爲仁若出辭氣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亦何害但巧好言令善飾色以悅人視聽則心皆私欲向迷所少矣其本心之仁矣○問夫子之辭仁理于直言非仁何也程子之惟學者之不察而於巧令之中求少許之仁是以直斷以非仁以解學者之惑也○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然觀其辭甚嚴蓋警省學者之意爲多

此則仁道自此而生矣孝經引孔子說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有若之言其有得於孔子之訓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直解 巧是好令是善鮮字解做少字仁是心之德孔子說辭氣容色皆心之符最可以觀人那有德的人辭色自無不正若乃善爲甘美之辭遷就是非便佞阿諛而使聽之者喜這便是巧言務爲卑謟之色柔順側媚迎合人意而使見之者悅這便是令色這等的人其仁必然少矣蓋仁乃本心之德心存則仁存也今徒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心馳於外而天理之亡喪者多矣豈不鮮仁矣乎然孔子所謂鮮仁特言其喪德於己耳若究其害則又足以喪人之德蓋人之常情莫不喜於順己彼巧言令色之人最能逢迎取悅阿狗取容人之聽其言見其貌者未有不喜而近之者也既喜之而不覺其姦由是變亂是非中傷善類以至覆人之邦家者往往有之矣夫以堯舜至聖何畏夫巧言令色之孔壬況其他乎用人者不可不察也

○序曾子曰吾日有三事省察吾身如爲人謀一事也或未必盡己之心行無隱而有不忠乎如凡與朋友交也或未必以有事之實而無僞而有不信乎如有師傳或因循苟且未必致知力行而不能習之於己乎有則改無則勉于三省者如此○非是截然不省別的只是見得此三事實有纖毫未到處省較急耳○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幾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卻休也○語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

類青是青黃是黃這便是信○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信但纔是別人事便自不如自己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也自有私意這箇病最重往往是纔有這箇私發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做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

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直解 曾子是孔子弟子名參省是省察忠是盡心的意思信是誠實傳是傳授習是習熟曾子說我於一日之間常以三件事省察己身三者維何凡人自己謀事未有不盡其心者至於爲他人謀便苟且粗略而不肯盡心是不忠也我嘗自省爲人謀事或亦有不盡其心者乎交友之道貴於信若徒面交而不以實心相與是不信也我嘗自省與朋友交或亦有虛情假意而不信於人者乎受業於師便當習熟於己若徒面聽而不肯著實學習是負師之教也我嘗自省受之於師者或亦有因循怠惰而不加學習者乎以此三者自省察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蓋未嘗敢以一日而少懈者也蓋曾子之學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故其用功之密如此然古之帝王若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成湯之日新又新以檢身不及亦此心也此學也故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從事於聖學者可不知所務哉

○蒙大全朱子曰治千乘之國其要有一事則臨深履薄而爲之不敢慢一主於敬而與民則有信號令賞罰不二不欺凡所必量入爲出節儉爲守而於人則必以愛凡百官百姓賢人君子皆不忍傷至欲用民力而使之也則以農隙之時勿妨其耕耘收穫之事焉如此然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爲治也○勉齋黃氏曰敬事而信敬與信對也節用而愛人儉與慈對也此皆治國之要道故兩句言四事而各以而字貫之使民以時又慈中之一事故獨係於後但言所存未及治其故曰務本○伊川曰未及治其故不及禮樂刑政○麟士按勉齋及伊川說五者俱是大段令人府府作則欽皆非也○忠信爲傳習之本敬又爲數者之本及反覆相因雜非不是至理然於三省之三字五者治國之要之五字皆覺有礙且方自立說亦不暇作推原也故欲一概屏卻○集解馬曰司馬法六尺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

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刑疏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故云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曰雖大國之賦不過是焉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也又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云云○

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直解 道是治乘是兵車四馬駕一車叫做一乘千乘之國是地方百里可出兵車千乘的大國時是農功閒暇之時孔子說千乘的大國事務繁雜人民衆多不易治也若欲治之其要道有五件其一要敬事蓋人君日有萬幾一念不敬或貽四海之憂一時不敬或致千百年之患必須兢兢業業事無大小皆極其敬慎不敢有怠忽之心則所處皆當而自無有於敗事矣其一要信蓋信者人君之大寶若賞罰不信則人不服從號令不信則人難遵守必須誠實不二凡一言一動都要內外相孚始終一致而足以取信於人則人皆用情而自不至於欺罔矣其一要節用蓋天地生財止有此數用若不節豈能常盈必須量入爲出加意撙節凡奢侈的用度冗濫的糜費不急的興作無名的賞賜都裁省了

大全朱子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爲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吳氏程曰八百家出車一乘則千乘爲八十萬戶矣自古軍無實稱故雖齊衛陳蔡皆號千乘之國○東陽許氏曰三代之禮不能詳考所以集註只混說蓋夫子當時亦是大概言之

○增纂淺說子曰人生德業端自弟子爲弟子者入則要孝出則要弟一行也必謹而有常一言也必信而有實廣愛衆人無憎人自便之意親近仁人有嚴

只是用其所當用則財常有餘而不至於匱乏矣其一要愛人蓋君者民之父母不能愛人何以使衆必須視之如傷保之如赤子凡鰥寡孤獨窮苦無依的水旱災傷飢寒失所的都加意周恤使皆得遂其生則人心愛戴而仰上如父母矣其一要使民以時蓋國家有造作營建興師動衆的事固不免於使民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妨民之業而竭民之力夫必待那農事已畢之後纔役使他不負他的耕種不礙他的收成則務本之民皆得以盡力於田畝而五穀不可勝食矣這五者都是治國的要道若能體而行之則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治之無難豈特千乘之國而已哉爲人君者所當深念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

惻切偲之益此在己切要之務也行此數者有餘暇之力則以此餘力學文蓋詩書所載皆聖賢教人爲人之法而禮樂射御書數亦日用間之不可缺者故不可以不學也此爲弟爲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究而極之爲聖爲賢蓋不外是也○語類愛衆親仁何曾便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此時得以時親之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入孝出弟亦是當孝弟之時行謹言信亦是如此他時有餘力自當學文

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直解 弟子是指凡爲弟爲子的說謹是行的有常信是言的有實汎字解做廣字衆是衆人親是親近仁是仁厚有德的人餘力是餘剩的工夫文是詩書六藝之文孔子教人說但凡爲人弟爲人子的入在家庭之內要善事父母以盡其孝出在宗族鄕黨之間要善事兄長以盡其弟凡行一件事必愼始愼終而行之有常凡說一句話必由中達外而發之信實於那尋常的衆人都一體愛之不要有憎嫌忌刻之心於那有德的仁人卻更加親厚務資其薰陶切磋之益這六件是身心切要的工夫學者須要著實用力而不可少有一時之懈若六事之外尙有餘力則學夫詩書六藝之文蓋詩書所載皆聖賢教人爲人之道而禮樂射御書數亦日用之不可闕者未有餘力固不暇爲此旣有餘功則又不可不博求廣覽以爲修德之助也先德行而後文藝弟子之職當如此矣然孔子此言雖汎爲弟子者說要之上下皆通古之帝王自爲世子時而問安視膳入學讓齒以至前後左右莫非正人禮樂詩書皆有正業亦不過孝弟謹信愛衆親仁與夫學文之事也至其習與性成而元良之德具萬邦之貞由此出矣孔子之言豈非萬世之明訓哉

○纂大全朱子曰學者莫重於人倫之大有人於此誠於賢賢而易其好色之心誠於事父母能竭盡其力之所當爲而無遺誠於事君委致其身於所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使而不私誠於交友凡言必信誠心而無欺之數者固有資禀自好不待學而自能者然使其篤學力行不過學此數者耳人辭或因爲不學者必謂之已學矣○[illegible]邢疏有得四者大[illegible]盡其力服其[illegible]也節不是[illegible]書中說[illegible]各[illegible]如上[illegible]之理必不[illegible]只如鋪前必要述一張指不知何故此是增賢賢也○朱子以子夏此章皆是說到誠處說得重下故知邢疏說得輕者非是、集註句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亦不曾判是質美一邊

說約合參

矣。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大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直解 子夏是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上一箇賢字解做好字下一個賢字是有德的賢人易是移易竭是盡致其身是委棄其身不肯愛惜的意思子夏說人之爲學只在綱常倫理上見得明白纔是根本切要的工夫如人之見賢誰不知好但不能著實去好他若使賢人之賢而能移易其好色之心大賢則事之爲師次賢則親之爲友眞知篤信就如好好色的一般則好善極其誠矣人於父母誰無孝心但未能著實去盡孝若使委曲承順盡那爲子的道理凡力量到得的去處都竭盡而無遺則事親極其誠矣事君不可以不忠但人都自愛其身則其忠必不盡若能實心任事把自家的身子委棄於君雖煩劇也不辭患難也不避一心只是要忠君報國而不肯求便其身圖則事君極其誠矣交友不可以不信但輕諾者多全信者少若能誠心相與但與朋友說的都是著實的言語內不欺己外不欺人雖久遠而不至於失信則交友極其誠矣這四件都是人倫之大者而行之皆盡其誠就是見道分明踐履篤實的去處學問之道不過如此人雖說他未曾爲學我必謂之已學矣若使未嘗學問而但出於資性之聰明則不過一事之偶合一時之襲取而已豈能事事盡美而厚於人倫如是乎此可見古

四書集註直解 卷四 學而 八

○纂大全朱子曰大凡君子之道輕最害事若是飛揚浮躁德器不重厚則見於外者必不威嚴而所知所行之學存於中者則亦不堅固

廣平游氏故善學者必以忠信爲主不言則已言則必忠信也不行則已行而必忠信也止而思動而爲無往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

纂朱子至於友以輔德友纔不如己便無敬畏而生狎侮豈能有益必無友不如己者○但不可求不如己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卻之我求勝己者爲友不如己者又來求我卽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

集廣平游氏然過又足以損德則勿憚改焉能改一言之過則

說約合參

一言善矣能改一行之過則一行美矣若過而每不憚改之其爲善可勝計哉此自修之道也○勉齋黃氏曰外重厚而內忠信則其本立交勝己而速改過則其德進○愚按黃氏說四項各開說平說然首節反下三節正段落甚明下二節乃所以重威而固學也

人之爲學皆用力於根本切要之地而不專在於言語文字之末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主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無友不如己者。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過則勿憚改。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直解 重是厚重威是威嚴固是堅固忠信是誠實無字勿字都是禁止之辭憚是畏難的意思孔子說君子爲學必養成個深厚凝重的氣質然後外貌威嚴而所學的道理自然堅固若是輕浮淺露不能厚重則見於外者無威之可畏而其所學者亦不能實有諸己雖得之必失之矣豈能以堅固乎然立身固要厚重而存心又在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何以爲學故又當以誠實不欺爲主而無有一毫之虛僞然後可以進德也所交的朋友必勝過我的人方爲有益若是不如我的或便佞善柔之類這樣的人不但無益而且有損切不可與之爲友也人不能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而憚改則過且日甚矣所以但有過或聞人諫正或自家知覺便當急急改之不可畏其難改而苟且以自安也以厚重爲質以忠信爲主又輔之以勝己之人行之以改過之勇則內外人己交養互發而自修

四書集註直解 卷四 學而 九

○蔡氏大全東陽許氏曰曾子曰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易忽親遠而祭易忘君子存心送終既盡禮踊之情又慎喪死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附於棺者必誠心敬身之有悔之慎終之道者既盡孝敬一意敬追慕之情[illegible]記祭既祭有憂追[illegible]之心[illegible]之心之祈如此則[illegible]常人[illegible]厚下民化之[illegible]德[illegible]歸[illegible]矣○案[illegible]此爲[illegible]時[illegible]大爲民上者忽略於喪祭則以端風化之本故云然○愚按蒙引存疑皆說追遠不止父母凡遠祖皆然此亦本朱子存疑後說又云民德歸厚亦只是慎終追遠而各念所生理亦爲直捷也

說約合參

○序子禽問于子貢曰夫子周流天下但至於是一邦也必然聞其邦之政事果是夫子訪求之而聞與抑是其邦君自能與夫子而聞與此以常人之情觀夫子也

序子貢曉之曰子亦知夫子果何如者耶夫子盛德積中光輝發外但見其和厚而温易直而

之功全矣學者可不勉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直解 慎是謹慎終是親之既沒追是追思曾子說人倫以親爲重人之事親生或有能孝者至於送終則以親爲既死也而喪葬之事不能盡禮者多矣初喪之時或有能思念者至於歲時既遠則其心遂忘而祭祀之禮不能盡誠者多矣此皆民心之薄由在上之人無以倡之也若爲上者能致謹於親終之時不徒哀而已而每事盡禮不使少有後日之悔及能追思於久遠之後不徒祭而已而致其誠敬不敢少有怠忽之心則己之德厚矣由是百姓每自然感化皆興仁

孝之心喪也盡其禮祭也盡其誠而其德亦歸於厚矣此可見孝者人心之所同君者下民之表率欲化民成俗者可不知所以自盡也哉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直解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都是孔子弟子抑是反語詞與是疑詞子禽問於子貢說夫子周流四方每到一國必然就知道一國的政事果是夫子訪求於人然後得而聞之與或是各國的君自以其政事說與夫子而知之與子禽之問蓋亦不善觀聖人者矣

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

良莊敬而恭節制而儉謙遜而讓其德容如此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來問而夫子因以得聞之即如子所謂求者而論我夫子之以盛德自然之感求之也其諸異乎他人之所爲求之者與○大全朱子曰[illegible]下易坦易儉非止儉約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此五者皆謙厚謙退不自聖賢的意故人皆親信樂告之最要看此意五者是何等氣象○增演說或以時君敬信自以政就而問之是亦與也何謂非求亦非與蓋人君咨訪搜攬求治若不及是之謂與亦有德非求之人而時君與之者與由時君者也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得由夫子者也則非與矣

說約合參

○蔡大全朱子曰觀人子非一端也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爲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爲然其志之不肖已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爲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爲者而其志之所存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閒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直解 其諸是語詞子貢答子禽說夫子所以得聞國政不是夫子有心去求也不是時君無故而與蓋夫子盛德充積於中而光輝自發於外故

其容貌詞氣之間但見其温而和厚無一些粗暴良而易直無一些驕飾恭而莊敬無一些惰慢儉而節制無一些縱弛讓而謙遜無一些驕傲有這五者德容之盛感動乎人所以各國的君自然敬之信之而不忽不疑都把他國中的政事可因可革的來訪問於夫子故夫子因而聞之耳就如所謂求者而論之豈等樣求不異於他人之求之者與蓋他人之求必待訪問於人而後得夫子之聞政則以盛德感人而自致豈可以一概論哉子貢之言不惟足以破子禽之疑而使萬世之下猶可以想見聖人之氣象此所以爲善言德行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

亦不害其為賢矣則觀其志至於父沒已得自為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則觀其行其行雖善矣然必三年之間於父之道有在所當改而猶可以未改者不忍以為得行已志而遽然改之以從已是其心疾痛哀慕皇皇然望望然若父之存而庶幾於復見者可謂孝子之用心矣○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指事言也○此章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概下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何如○新安陳氏曰此為父子志趣事為之不同者言之

○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直解 志是志向。行是行事。三年是言其久。孔子說人子事親。有承受而無專擅。有巽順而無違拂。故當其父在之日。凡事都稟命而行。不敢自專。卽欲知其人。亦但觀其志向何如耳。其行事不可概見也。至於父沒之後。則分得以自專。然後其行事昭然可見。得就其行而觀之焉。然父沒之後。雖凡事得以自專。而其所行猶如父在之時。至於三年之久。亦不敢有所改易。斯則思親之念不渝於始終。順親之心無間於存沒。如是而後可謂之為孝也。否則雖能致敬於親在之時。而不能不變於親終之後。豈所謂終身而慕者乎。抑孔子所謂無改於父之道。亦自其合於道而可以未改者言之耳。若於道有未合焉。則雖速改可也。何待三年。故善述其事。孝也。克蓋前愆。亦孝也。觀聖人之言者。不可以執一求之。

說約合參

○集大全朱子曰禮在天下如尊卑隆殺等分不易最是嚴敬然禮之嚴敬之用非由抑勒矯拂是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同然雖欲不如是不可得也本極其和順之為貴古先王創制致治之道斯為盡美無弊天下後世小而動靜食息大而綱常倫理所以都率而由之自無阻滯也○存疑禮之用禮之行處也非人之用禮也曰人之用禮則用字屬人曰禮之用則用字屬禮故須有分辨○斯字釋帶意集註此其所以為美說是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直解 禮是尊卑上下的禮節。和是從容不迫的意思。斯字解做此字。指和說。小大。是小事大事。由是行。有子說。禮之在人。如尊卑上下。等級隆殺。一定而不可易。其體固是至嚴。然其為用。必和順從容。無勉強乖戾之意。乃為可貴。如君尊臣卑。固有定分。然情意也要流通。父坐子立。固有常規。然歡愛也要浹洽。這纔是順乎天理。合乎人情。而為禮之所貴者也。古先聖王之制禮。惟其皆出於和。此所以盡善盡美。萬世無弊。凡天下之事。小而動靜食息之間。大而綱常倫理之際。都率而行之。無所阻滯。禮之貴於和如此。

集朱子夫禮既和為貴則宜無所不行矣然復有所不行何哉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若知和而和是放教和緩放教和便是離卻了禮而不以禮之等分嚴敬來節制之則尊卑失倫亦非復禮之本然而不可行也○東陽許氏曰此章有子是說用禮前節是正意後節是防弊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直解 承上文說。禮貴於和。則宜無不可行者。然也有行不得的。這是為何。蓋所謂和者。是在品節限制之中。有從容自然之意。所以可行。若但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率意任情。侈然自肆。全不把那禮體來節制他。則是流蕩忘返。而尊卑上下。皆失其倫矣。如何可以行之哉。此可見禮之體雖嚴。而不至於拘迫。其用雖和。而亦不至於放縱。古之聖王。能以禮治身。而又能推之以治天下者。用此道也。

說約合參

○序有子曰人之言行交際凡有悔於終者皆由其不能謹之於始如與人約信務合其天理之宜而近於義則今日所言不待他日踐之而知其必可復也如待人恭敬務中乎當然之節而近于禮則無過不及必內遠恥於己而外遠辱於人也如與人偶爾因依即審擇賢否不失其可以親厚之人則日後即宗之而尊以為主亦無不可也夫何自失之悔乎則始須不可不謹也已○大全汪氏炎昶曰曲禮云約信曰誓約信二字本此○朱子曰因猶傍也親又較厚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直解 信。是約信。義。是事理之宜。復。是踐言。恭。是恭敬。禮。是禮節。因。是依倚人的意思。親。是有道義

宗又較重。當時羇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其初審其可者。○語類古人文字皆叶韻，如言可復也，遠恥辱也，亦可宗也，宗叶音族。

說約合參

○序子曰：學道之君子，志不在食，而無求必於飽；志不在居，而無求必於安。一惟敏于事以勉其不足，而慎於言以謹其有餘。然未必所事所言皆至是而無非，又必就有道之人而取正焉。此之為學，乃可謂好學也已。○大全朱子曰：此章須反覆看其意思如何，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徧無欠缺，類如此。○雲峯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志，必敏慎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就正然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此足以見好學之誠篤也。○闕士按尹註安飽言事判為四者，然通章大指作三節說。○愚見

可親近的人，宗是主。有子說：天下之事，必須謹之於初，而後可善其後。如與人以言語相約，本是要踐行其言，但其所言者，若不合於義理之宜，將來行不得，去則必至爽約失信矣。故起初與人相約之時，就要思量，必其所言者皆合乎天理之宜，而與義相近，則今日所言的，他日皆可見之於行，而自不至於失信矣。所以說言可復也。待人之禮，固當恭敬，然亦自有當然之節。若恭不中禮，則為足恭，而反以致人之輕賤矣。故凡施敬於人之時，就要斟酌合乎禮之節文，而不過其則，內不失己，外不失人，自不至於卑賤而取羞辱矣。所以說遠恥辱也。與人相依，本圖交久，但所依的不是好人，則始雖暫合，終必乖離。故當其結交之初，就要審擇，不可失了那有道可親近的人，則不但一時相依，日後亦倚靠得著，可以為宗而主之矣。所以說亦可宗也。此可見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循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直解　敏是速急的意思，就是親近，有道是有德的賢人，正是考正。孔子說：凡人之為學，厭怠者多，篤好者少，所以不能成就。惟君子之於學，專心致志，無一毫外慕之思。就是食以養生也，不去求飽；居以容身也，不去求安，蓋志有所在，而不暇及也。行事常患其不足，則勉力自強，汲汲然見之於行，不敢有一些怠緩；言語常患其有餘，則謹慎收斂，訥訥然如不出口，不敢有一些放肆。這等樣著實用功，必然有所得了，然猶不敢自以為是，又必親近那有道德的賢人，以考正吾之是非，凡一言一行，都要講究得道理明白，不至於差謬而後已焉。其志向已是精專，工夫已是切實，而又加以謙抑之心，常存不足之慮，蓋真見夫義理之無窮，學問之有益，其心欣慕愛樂，有不能自已者，這纔是好學的人，所以說可謂好學也已。學而至於能好，則聰明日開，聞見日廣，進而為賢為聖，何難之有哉。商書說命篇說：惟學遜志，務時敏。周頌說：學有緝熙於光明。皆是此意，可見好學二字，不但學者之所當知，為人君者尤不可不加之意也。

此章語意緊切，三節說實一氣
急下。

○序子貢問曰：人情貧則易諂，若是處貧而無諂屈之意；富則易驕，若是處富而無驕矜之心，此其人果何如？子曰：無諂無驕，則其自守之力，亦已可也。然猶有所用力焉，未若貧忘乎其為貧，心廣體胖而樂；富忘乎其為富，樂善循理而好禮之人也。○大全東陽許氏曰：體既安舒，烏得有卑屈；心既樂循理，烏得有矜肆。卻暗關上兩句，見得未若兩字意。○或問小註曾氏曰：以貧故無諂，以富故無驕，貧富之道耳；樂非以貧，好禮非以富，出於情性，而貧富不能解也。

說約合參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直解　諂是卑屈，驕是矜肆，可是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樂是安樂。好禮是喜好禮節，自然循理的意思。子貢問於孔子說：凡人貧者易至於卑屈，富者易至於矜驕，此人情之常也。若能處貧而無卑屈之意，處富而無矜肆之心，這等的人，其所得為何如？孔子答說：常人溺於貧富之中，多不能有以自守，故每有諂驕之病。今曰無諂無驕，則能自守，而於學亦有得矣，是亦可也。然而非其至者。蓋貧而無諂，雖不為貧所困，然猶知

序子貢聞言而悟曰詩有云君子之學如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鑢鍚如治玉石者既琢以錐鑿而復磨以沙石蓋精而益精也其斯義理無窮之謂與○大全朱子曰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爲貧而樂富而好禮的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

說約合纂

增纂淺說夫子稱許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蓋詩之詞婉意深不容拘滯今爾賜也我但告以處貧富之道而未及乎詩而此詩又非專言處貧富之道爾乃能因我所已言而知我所未言觸類引伸旁通無礙信乎其可與言詩也已矣○大全勉齋黃氏曰此章須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驕樂好禮之外方曉

有貧也不如那貧而樂的人心廣體胖。欣然自忘其貧。是身雖處乎貧之中。而心已超於貧之外也。此豈無諂者之可及乎。富而無驕。雖不爲富所溺。然猶知有富也。不如那富而好禮的人樂善循理。初不自知其富。是身雖處乎富之中。而心已超於富之外也。此豈無驕者之可及乎。夫子答子貢之問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直解 詩是衛風淇澳之篇。孔子既教子貢以貧而無諂者之不如貧而樂。富而無驕者之不如好禮。子貢聞言而悟。遂引詩以證之。說道。衛風淇

澳之詩有言。君子之學。就如治骨角的。既切以刀鋸。又磋以鑢鍚。是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又如治玉石的。既琢以椎鑿。又磨以沙石。是已密而益求其密也。詩人之言如此。其卽夫子所言之謂與。蓋貧而無諂。我固自以爲至矣。豈知無諂之外。更有所謂樂乎。富而無驕。我亦自以爲足矣。豈知無驕之外。更有所謂好禮乎。可見道理本無終窮。學問不可自足。必如治骨角玉石者。求到至精至密之地而後可。詩言聖教何以異乎。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如此眞可謂善悟者矣。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直解 賜是子貢的名。往是已曾說過的。來是未曾

得所已言所未言前之問答蓋言德之淺深此之引詩乃言學之疏密

○輯加疏子曰凡人之情多輕易于知人而患人不知己自我觀之則不患人之不己知但患己不知人也己不知人則是非邪正莫辨而從違無主故人當責己而不當責人也○語類漢臣問如何知得他人曰見得道理明然後知得他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愚按語類亦推原之論○麟

說約合纂

士按尹註求在我朱子獨善之大抵此章亦只是務本之意

○序子曰治貴端本如爲政者凡其立綱陳紀皆本於躬行心得之餘而以德由是至德自然感動民皆歸化譬如北辰居其所不動而衆星自然皆四面環繞而歸向之也○大全朱子曰爲政以德不是把德去爲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新安陳氏曰爲政以德本也無爲而天下歸之效也無爲而天下歸

言及的。孔子因子貢引詩證學。遂稱許之說。詩有三百篇之多。其言詞微婉。意味深長。非有穎悟之資者。不足以說此也。如賜也。纔可與言詩也已矣。蓋處貧處富的道理。是我所已言的。切磋琢磨的意思。是我所未言的。今因我已言的道理。就知我未言的意思。這等樣聰明的人。與之論詩。必能觸類旁通。而不至於以詞害意矣。豈不可與言詩矣乎。然子貢悟性雖高。而學力未至。猶不得聞性與天道之妙。此可見美質之難恃。而學問之當勉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直解 患是憂患。孔子說。君子之學。專務爲己。而不求人知。如上不見知於君。而爵位不顯。下不見知於友。而名譽不彰。此務外好名者之所憂患也。君子則以爲學問在己。知與不知在人。何患

之有。惟是我不知人。則賢否混淆。是非顛倒。在上而用人。則不能辨其孰爲可進。孰爲可退。在下而交友。則不能辨其孰爲有損。孰爲有益。這是理有不明。心有所蔽。豈非人之所當深患者乎。然人才固未易知。知人最爲難事。必居敬窮理。使此心至公至明。然後如鏡之照物。好醜畢呈。如衡之稱物。低昂自定。欲知人者。尤當以清心爲本也。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

之本文未嘗明言此意只是取象於北辰其中含此意北辰爲天之極譬爲政以德之君爲天下之極居其所譬人君之無爲衆星共之譬天下歸之也○瞯土按天官家言北極五星第一星主太子所謂前星者也第二星主帝第三星主庶子第四星主后宮第五星爲極即天樞也言北極者[illegible]言北辰者即其[illegible]左右則有四[illegible]之四輔後狹前張略似箕斗而極在其內常以夜候望自第一星至於四輔旋轉不同而天樞昏旦如一則信乎周天之象所不動者惟北一星也程氏復心曰仍不是不動只是動時遲在元處

說約合參

○纂大全朱子曰詩三百篇固甚博也然有一言便當詩三百篇之義曰思無邪蓋好的詩便令吟詠興發其善心不好的使令人懲創其惡之心總之欲使人無邪思也思在人最深思果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而詩之要得而指盡矣○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子删定爲三百○思無邪只是要正人心約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中自有一箇思無邪○删疏古者謂一句爲一言○纂引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作一句讀

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直解 政是法令所以正人之不正者德是躬行心得的道理北辰是天上的北極共是向孔子說人君居萬民之上要使那不正的人都歸於正必有法制禁令以統治之這叫做政然使不務修德以爲行政之本則己身不正安能正人雖令而不從矣所以人君爲政惟要躬行實踐以身先之如綱常倫理先自家體備於身然後敷教以化導天下紀綱法度先自家持守於上然後立法以整齊天下這纔是以德而爲政如此則出治有本感化有機由是身不出乎九重而天下的百姓自然心悅誠服率從其教化譬如北極居天之中凝然不動只見那天上許多星宿四面旋繞都拱向他是人君修德於上而恭己南面就如北辰之居所一般萬民之觀感於下而傾心向化就如那衆星之拱極一般此古之帝王所以篤恭而天下平者用此道也圖治

四書集註直解 卷四 爲政 六

者可不務修德以端出治之本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直解 詩是詩經蔽字解做蓋字思是心思無邪是心思之正孔子說詩之爲經凡三百篇一篇自爲一事一事自有一義可謂多矣然就有一句言語足以盡蓋其義而無餘魯頌駉篇之詞有曰思無邪是說人之思念皆出於天理之正而

○纂大全朱子曰人君圖治莫過要民爲善去惡然而致之有本如道之以先民也徒以法制禁令之政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多不從御又以刑齊而一之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無恥其爲惡之心政刑之不可强民如此○勉齋黃氏曰尙不知不善之可惡又安能進於善耶

說約合參

纂朱子若是道之以先民也以躬行之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以禮齊而一之使之皆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又且有以至於善矣是德禮之自然及民如此○黃東信向不齊自有太過不及禮者吉凶軍賓嘉五禮須令他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也○新安陳氏曰民恥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一於禮之效也

無人欲之邪曲也只這一言就足以盡蓋三百篇之義蓋詩人之言有美有刺善者美之所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刺之所以懲創人之惡念只是要人爲善去惡得其性情之正而已人之心若能念念皆正而無邪曲之私則其所爲自然有善而無惡有可美而無可刺而詩人之所爲以勸以懲者包括而無遺矣然則思無邪之一言豈不可以盡蓋三百篇之義乎此可見學者必務知要而其功莫切於愼思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

直解 道是率先引導的意思政是法制禁令齊是齊一刑是刑罰孔子說人君之治天下不過是

四書集註直解 卷四 爲政 九

要人爲善禁人爲惡而已但出之有本而致之有機若不知本原所在只把法制禁令去開導他如事親則禁約他不孝事長則禁約他不弟使之奉行遵守其有不從教令的便加之以刑罰使一齊都歸於孝弟無有違犯這等樣治民雖則能使民不敢爲惡然只是懼怕刑罰苟免於一時而其中不知愧恥爲惡的心依舊還在豈能久而不犯乎所以說民免而無恥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直解 德是行道而有得禮是制度品節恥是愧恥格字解做至字孔子說治民以政刑民固苟免而無恥矣若使君之道民不徒以其法也而皆本於躬行之實如欲民興孝必先自盡孝道以事親欲民興弟必先自盡弟道以事長如此則民既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間所得有深淺厚薄之不一者則又有禮以齊之親疏上下都有箇節文日用云爲都有箇儀則使賢者不得以太過不肖者不得以不及而皆協於一爲這等樣治民將見那百姓每良心自然感發不但知惡之可恥而絕不肯爲又且知善之當爲而皆力行之以至於善矣豈特求苟免刑罰而已乎所以說有恥且格蓋德禮政刑固皆所以道於治之路而出之有本末獲效有淺深故孔子次第言之欲爲人君者審其本末輕重之辨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

四書集註直解 卷四 爲政 二十

所謂學卽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四十而不惑**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

○纂大全朱子曰凡人進德有序如吾自十有五歲時便志于大學之道念念在茲如飢渴之于飲食不能自已也○語類古人十五歲以前皆習父兄之教從事小學以習幼儀舞象舞勺等到此時節便自會發心去做尋這道理爲之不厭

纂朱子曰志是心趨向去求討未得猶是兩件事積十五年進修持守之功至于三十則得而守之腳下已踏著了堅立得定無所用志矣

纂朱子立猶是守住未見得道又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至於四十而知明見徹無所凝滯蓋於事物當然之理幾微之際毫釐之辨無不判然于胸中雖欲不如此亦不可得更不用守矣

說約合參

纂朱子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未知這道理所從來又充積十年至於五十更知道理所以然凡事事物物上於他本源來處爲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

纂朱子知天命則猶思而得則是內外有扞格逆處至於六十則凡耳中所聞者皆入心通便皆是道理而無疑滯不思而得極其順矣此知命以來又加十年若用力若不用力而自至乎此者○語類問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如何得都有道理無道理的也見他是那裏背馳那裏欠闕那一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一落索都見了

纂朱子今且七十矣凡學者逐一箇防省察只患所欲之越乎規矩也今但從吾心之所欲皆按法度自不踰矩此耳順而後

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詞之屬意皆放此

直解 從字解做隨字踰是過矩是爲方的器具孔子自序其從少至老進學的次第說道我從十五歲的時節就有志於聖賢大學之道凡致知力行之事修己治人之方都著實用功至忘寢食蓋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到三十的時節學既有得自家把著得定世間外物都搖動我不得蓋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進而至於四十

四書集註直解 卷四 爲政 二十一

則於事物當然之理表裏精粗了然明白無所疑惑蓋見之明而無所事守矣進而至於五十則於天所賦的性命之理有以究其精微探其本原而知乎所以然之故矣又進而至於六十則涵養愈久而知能通微聞人之言方入乎耳而所言之理卽契於心隨感隨悟無有違逆而不通者矣又進而至於七十則工夫愈熟而行能入妙凡有所爲隨其心之所欲不待檢點無所持循而自然不越於規矩法度之外蓋庶幾乎渾化而無迹者矣是吾自少至老無一念而不在於學無一時而不在於學故其所得與年而俱進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矣夫聖人生知安行本無積累之漸猶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然則希聖希天者豈可少懈於日新之功哉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直解 孟懿子是魯國的大夫違是違悖孟懿子嘗

十年之間無所用力而從容自到如春融凍釋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吾終身進學之序也○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爲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不踰意思但久而益熟耳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這箇終不然到七十歲便畫住了○胡氏不失其本心一段儘好聖人只是要人日用之間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事是心所當爲不要埋沒了他如修齊治平皆要此心爲之此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漸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剔撥將自家心裝許多道理出來而已○勉齋黃氏曰十年而後一進者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至而未敢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

說約合參

疑然後有以自信此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故集註雖以勉人爲辭而終以獨覺其進爲說○語類這一章只把做學者工夫等級分明則聖人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來較易○麟士按朱子或問每節遞換處如積十年進修持守之功等語意俱極斟酌時家但一概說又加十年之功以爲次第非是○淺說志學兼知行立則能行而道得於己矣不惑知命耳順以知言而行在其中不踰矩以行言而知不必言矣但知行並進不能判然相離也

○序孟懿子問事親如何爲孝子曰孝順德也事親而能無所違悖則可矣○註不背於理是預透末節爲解勿露

序懿子不能再問而退適樊遲爲夫子御車因而告之曰孟孫書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蓋發之遲使懿子得聞也○邢疏按使記弟子傳樊須字子遲○大全胡氏曰三家皆魯桓公子初以仲叔季爲氏其後加以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爲孟者庶子自爲長少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杜預作公子譜云仲慶父弒君故改爲孟○邢疏桓公適子莊公爲君庶子公子慶父之後爲仲孫公子叔牙之後爲叔孫公子季友之後爲季孫

序樊遲問曰無違之言何謂也子曰所謂無違只是不違乎禮

說約合纂

而已如生而事之凡定省奉養都以禮死而葬之凡附身附棺都以禮殁後之祭之凡備物盡志都以禮自始至終毫不敢苟其尊親也至矣不識懿子知之否乎○大全朱子曰爲所得爲只是合做的大夫以大夫之禮事親諸侯以諸侯之禮事親便是○或問三家僭禮其心豈不以是尊榮其親夫豈知一違於禮則反置其親於僭叛不臣之域而自陷於莫大之不孝哉夫子因其問孝知其有愛親之心故以此告之庶有所感發而能自改也雖然聖人豈務爲險語以中人之隱而務之遠善亦術理而言而物偶事湊自不得過焉爾○附錄左傳孟僖子曰禮人之幹也無禮將有違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說南宮敬叔名與懿子

問於孔子說人子事親如何纔叫做孝孔子答說孝親之道只在無違而已孔子所謂無違是說人子事親有箇當然不易的道理不可有一些違悖不是說從親之令便謂之孝也只因懿子不能再問故孔子未及明言其意耳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卽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直解 樊遲是孔子弟子御是御車孟孫卽是懿子孔子因懿子不能再問怕他錯認做從親之令便是無違故因樊遲御車乃告他說孟孫曾問孝於我我對說孝在無違蓋欲啟樊遲之問以發明所言之意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

之以禮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卽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直解 禮是天理之節文樊遲聞孔子之言就問說如何叫做無違孔子答說所謂無違只是不違乎禮而已蓋人子事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隨其尊卑上下各有一定的禮節如父母在生之時凡朝夕定省左右奉養都依著這禮親到沒之時凡殯葬之具必誠必信也都依著這禮到祭祀之時外則備物內則盡志又都依著這禮自始至終無一毫苟且之意這纔是無違纔叫做孝若禮所當爲而不肯爲則謂之簡而不敬其親禮不當爲而必欲爲則謂之僭而陷親於有過是豈得謂之孝哉當時魯國大夫僭用君

皆僖子之子皆師事仲尼

○序孟武伯問孝子曰凡父母於子惟恐其有疾病而常以爲憂此其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如此人子體此心以謹守其身斯孝矣○大全或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朱子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他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他只就道理上說如此卻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愚按大文卽註體心守身意亦在言外

說約合纂

○序子游問孝子曰吾觀今世之孝親者是之謂能奉養其親而已夫養何足爲重卽至于犬馬亦皆能有以養之若養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以別乎欲盡孝道者當知所謹矣

上之禮故孔子以是警之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當以孝爲本以禮爲節不可有太過不及之弊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直解 孟武伯是孟懿子之子名彘問於孔子說人子事親如何纔是孝孔子說欲知人子事親之理當觀父母愛子之心凡人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惟愛之也切故憂之也深常恐其有疾病或起居之不時或飲食之不節或風寒暑溼之見侵與夫少之未戒於色壯之未戒於鬭之類凡足以致疾者皆切切然以爲憂若爲子者能

體父母之心慎起居節飲食戒色戒鬭兢兢焉不至於疾以貽父母之憂則自然身體康寧而有以慰親之心矣豈不可謂之孝乎孔子之意蓋以武伯生於富貴之家長於逸樂之地易以致疾而憂其親故因問而警之如此至若天子以一身而爲天地神人之主其所以培養壽命而昌延國祚者又當萬倍於此矣孔子之言豈特爲孟武伯告哉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說約合參

〇序子夏問孝子曰事親之際有深愛之心中存而和悅之色外著此最爲難故必有愉色然後爲孝若父母有事而弟子服其勞子弟有酒與食而父母飲食之此則力所可勉者曾是足以爲孝乎是知事親當求之心也〇語類敬大段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大段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爲難勉強不得此二者是因子游子夏之所短而進之能養服勞只是外面工夫遮得人耳目者如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面更進將去〇愚按上節主敬言此節主愛言故集註色字只貼以和氣愉色婉容程註亦云子夏直義少溫潤之色可見

直解子游是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是飲食供奉別是分別子游問於孔子說人子事親如何叫做孝孔子答說子之事親固要飲食供奉以養其口體然必內有尊敬的誠心外有恭敬的禮節然後可以言孝如今世俗之所謂孝者只是說能以飲食供奉父母了殊不知飲食供奉豈但父母爲然雖至於犬馬之賤一般與他飲食都能有以養之若事親者不能盡尊敬奉承的道理而徒以飲食供奉爲事則與那養犬馬的何所分別乎然則世俗之謂孝者不足以爲孝也夫子游聖門高弟何至以犬馬待其親而孔子猶告戒之如此者蓋凡父母之於子憐憫姑息之情常勝故子之於父母狎恩恃愛之意常多其始雖無輕慢之心其後漸成驕傲之習遂至於無所忌憚不顧父母者有之孔子之言實以深究人情之偏而預防其漸也若推其極則必如帝舜之以天下養而夔夔齊慄文王之問安視膳而翼翼小心然後謂之能養能敬而爲天下之大孝歟

〇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食音嗣〇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〇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直解色是容色先生是父兄之稱子夏問於孔子說人子事親如何纔叫做孝孔子答說事親之際惟是有那愉悅和婉的顏色最爲難能蓋人之色生於心者也子於父母必有深愛篤孝之心根於中而後有愉悅和婉之色著於外是凡事皆可以勉強而色不可以僞爲所以爲最難事親有此而後可謂之眞孝也若夫父兄有事爲子弟的替他代勞子弟有酒飯將來與父兄飲饌此則力之所可勉而事之無難爲者曾是而可以爲孝乎前章子游問孝夫子教以敬親此章子夏問孝夫子教以愛親蓋子游子夏都是聖門高弟其於服勞供奉之禮不患其不盡但恐其愛敬之心未能眞切懇至耳故皆言此以警之使知事親之道不在於文而在於實不當求之於外而當求之於心也凡爲人子者宜深思焉

說約合參

〇纂大全朱子曰吾與回言道終日之久見他意不相背但有聽受都無可否似個愚的及回退而我省察其私居凡聽得的說話亦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一一做得出來不差乃知回也向日之不違者默識心通而自無所疑豈眞愚人也哉〇融字如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滋益體膚〇問亦足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雖未見於行事其理亦常有發見處〇集註坦然由之而無疑是他眞箇見得眞箇便去做〇語類先生令看亦足以發於何見之是甚麼意思或云見得親切處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見曰大概是如此良久云於睟面盎背皆見之

〇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直解回是孔子弟子顏回不違是意不相背愚是昏愚退是退去省是察私是私居發是發明孔子弟子惟顏回最能悟道故孔子抑揚其辭以稱之說世間有上等聰明的人凡事無所疑惑不須問難也有昏愚的人心裏不會疑惑不知問難這兩等人其心雖異其迹則同今我與顏回終日閒講論道理不止一端他只是默默聽受不曾有一些相背也未嘗有一語問難看他氣象卻似那昏愚無知的一般及其退去之時我省察他閒居獨處的去處但見他一動一靜一語一默都是我所言的道理躬行實踐件件都發揮出來乃知回之不違者是其心領神會見道分明無所疑而不必問非不能疑而不知問也然則回也豈眞昏愚者哉然顏子既是上

○纂大全朱子曰欲有知人之明當有觀人之法始焉視其所爲之事是爲善的人是爲惡的人

纂朱子爲善的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無所爲而爲之乃是爲己若以爲可以求知於人而爲之是意所從來已不善了

纂朱子意所從來處旣善又須察其心中果樂於爲善而安自無厭倦之意否或作或輟未免爲僞○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的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所安是他平日存主

說約合參

習熟處如平日愛踞傲勉强一時也恭敬矣第依舊自踞傲了心方安○愚按本文是察其所安勿講似察其所不安序據逆考心即顯極微而人之君子小人了然矣何得廋而匿哉何得廋而匿哉

智又能好學故其悟道之妙至於如此若未及顏子者有必待能疑而知問然後可以講明義理開發聰明而進於聖賢之域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察其所安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所留反○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直解以字解做爲字由是意所從來安是心所喜樂廋是藏匿孔子說人不可以不知人而知之甚難然亦自有個法則蓋人之所爲非善則惡必須先看他所爲的何如爲善的便是君子若

四書集註直解 卷四 爲政 三六

爲惡便是小人其大略可知也所以說視其所以夫所爲之不善固不必言矣而所爲善者亦未知其出於誠實否也故又當觀其意之所從來者何如果眞心實意而爲己者歟抑飾貌僞言以欺人者歟果出於心之眞實則善矣不然則亦僞耳豈得爲君子哉夫所由之不善者固不足言而所謂善者亦未知其出於自然否也故又當察其心之所樂者何如果中心好之而無所矯强者與抑或畏威懷利而有不得不然者與果出於心之所樂則善矣不然則亦暫爲之耳豈能久而不變哉夫自以而由而安在人者既從外而深探其內自視而觀而察在我者又因略而漸致其詳雖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然能飾所以而逃吾之視必不能飾所由而逃吾之觀能飾所由而逃吾之觀必不能飾所安而逃吾之察人何得而藏匿之哉人何得而藏匿之哉重言之者以見其必不能隱也孔子觀人之法如此人君明此以觀察臣下之行事心術則凡爲正爲邪爲忠爲佞皆莫逃於坐照之下矣

○纂大全朱子曰記問之學不去裏面搜尋得道理這箇便死殺了如溫故則就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日間所斷而日知新則所學在我其應不窮斯可爲人師矣○新者只是故中的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得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不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人不窮○朱氏公遷曰此爲人師者言之溫故知新論語中庸兩見之論語之所謂故是存於己者論語中庸之所理而推見衆理之無窮是即其一全其統體而益見脈絡之精微論語是一件事中庸是兩件事

說約合參

○大全南軒張氏曰人之可以器言者拘於才之有限者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氣質變化而才有不器者矣○邢疏器者物象之名形器既成各周其用若舟楫以濟川車輿以行陸反之則不能君子則無所不施也○勉齋黃氏曰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見君子之所以不器也

○大全南軒張氏子貢問君子子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爲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行所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直解溫是溫習故是舊所聞新是今所得師是師範孔子說天下之義理無窮而人之聞見有限若專靠記問則胸中所得能有幾何若能於舊日所聞的時時溫習如讀過的詩書聽過的講論都要反覆玩味而不使遺忘又能觸類旁通每有新得就是未曾知道的也都漸漸理會過來將見義理日益貫通學問日益充足人有來問的便能與之應答而不竭有疑惑的便能與之剖析而無遺矣豈不可以爲人之師矣乎此可見君子之學不以記誦爲工而在於能明乎

四書集註直解 卷四 爲政 三七

理不以聞見爲博而在於善反諸心學者不可以不勉也

○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

直解器是器皿孔子說人有一材一藝的非無可用然或宜於小不宜於大能於此不能於彼譬如器皿一般雖各有用處終是不能相通非全才也惟是君子的人識見高明涵養深邃其體既無所不具故其用自無所不周大之可以任經綸匡濟之業小之可以理錢穀甲兵之事守常達變無往不宜豈若器之各適於用而不能相通者哉所以說君子不器夫此不器之君子是乃天下之全才人君得之固當大任至於一材一藝者亦必因人而器使之不可過於求備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周氏曰先行其

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爲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語類讀書須看出處主意此是子貢問君子子爲其多言故以此答之

說約合參

○蘂大全朱子曰君子心公而大用愛周偏隨其親疏厚薄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而不相比昵小人心狹而常私只是揀擇偏比或以勢或以利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而不能周普○麟士云君子二字宜小頓言惟君子故周而不比也君子不器亦然不要滑口讀過了○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是論君子不止論言行也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亦然大段論語所載不過議論答問兩端如君子不器周而不比之類議論也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之類答問也若忘了答問俱如無端自起議論便不是

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直解 子貢問於孔子說君子是成德之人學者如何用功纔到得這箇地位孔子答說凡人言常有餘行常不足若未行而先言則言行不相照顧如何成得君子惟君子的人凡事務躬行實踐如子臣弟友之道仁義禮智之德凡是口所欲言的一一先見之於行無一毫虧欠然後舉所行者從而言之議論所發件件都實有諸己而不爲空言也是行常在於言前言常在於行後豈不爲篤實之君子乎孔子因子貢多言故警之以此其實躬行君子常少言不顧行者常多學者之省身固當敏於行而慎於言人君之用人亦當聽其言而觀其行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必二反周普徧

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閒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直解 周是普徧比是偏黨孔子說君子小人固皆有所親厚但其立心不同故其所親厚亦異蓋君子之心公惟其公也故能視天下猶一家視眾人猶一身理所當愛的皆有以愛之而不必其附於己恩所當施的即有以施之而不待其求於己是其與人親厚周徧廣闊而不爲偏黨此所以爲君子也至於小人則不然蓋小人之心私惟其私也故惟有勢者則附之有利者則趨之或喜其意見之偶同而任情以爲好或樂其同惡之相濟而交結以爲援是其與人親厚偏黨私暱而無有乎普徧之公此所以爲小人也夫周與比其迹相似而其實不同只在此心公私之間而已欲辨君子小人者可不慎察於此哉

○大全朱子曰學以學其事須思此事道理如何只恁低頭做不思這道理則所學者粗迹耳故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傍事上體察則無可據之地而終不安穩須是學與思互相發明○或問罔者其心昏昧雖安於所安而無自得之見殆者其心危迫雖得其所得而無可即之安

說約合參

○增淺說子曰吾道大中至正異端似是而非學者於異端專治而欲精之則其說近理而愈足以惑人將率天下之人陷於邪妄之歸而莫之覺其爲害何如哉○攻字重讀之則見其害矣註專治欲精釋字有深意○大全勿齋程氏曰百家衆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詖行戾乎正道是曰異端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直解 罔是昏而無得殆是危而不安孔子教人說天下的道理散於萬事而統會於一心惟其散於萬事故必加致知格物躬行實踐的工夫而後能實有諸己這叫做學惟其會於一心故必加沉潛反覆研究求索的工夫而後能窮其精微這叫做思這兩件闕一不可若徒知務學而不思索其義則理不明於心其所學者不過囫圇之粗迹終於昏昧而已所以說學而不思則罔若徒知思索而不用力於學則功不究其實其所思者不過想像之虛見終於危殆而已所以說思而不學則殆可見學必要思學了又能思則所學的方纔透徹思必要學思了又能學則所思的方纔著實二者偏廢則各有其弊矣求道者可不知所務哉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直解 攻是專治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者叫做異端如楊氏墨氏及今道家佛家之類皆是傷害孔子說自古聖人繼往開來只是一箇平正通達的道理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德則仁義禮智信其民則士農工商其事則禮樂刑政可以修己可以治人世道所以太平人心所以端正都由於此舍此之外便是異端便與聖人之道相悖人若或於其術專治而欲精之造出一種議論要高過乎人別立一治

○纂大全朱子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曉會得子呼而告之曰由吾誨女以知之之道乎凡於義理事物之間果其知之卽以爲知之苟有不知卽以爲不知本心之靈毫不自欺此便是知也況以此眞實之心從事於學問思辨何難物格知至哉○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節是使人安於所不知也故程子說出此意經意方完○東陽許氏曰章內六知字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存疑子路以不知爲知原他初不悟己不知分明是以己爲知自聖人看他見其不知耳朱註強不知以爲知及自欺當如此看○愚按無自欺正解是知求其知是推補一層餘意

○纂大全朱子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求祿子張爲學意爲干

箇教門要大行於世將見其心旣已陷溺其說必然偏僻以之修己便壞了自己的性情以之治人便壞了天下的風俗世道必不太平人心必不歸正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所以說斯害也已當時楊墨之道猶未盛行然孔子深惡而預絕之如此至於後世道家之說全是楊朱佛家之說全是墨翟尤足以惑人心而傷害世道深信而篤好如宋徽宗梁武帝者不免喪身亡國爲後世之所非笑則異端之爲害豈非萬世之所當深戒哉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四書集註直解 卷四 爲政 卅

直解 由是孔子弟子仲由字子路誨是教誨子路好勇凡事只要勝人蓋有強不知以爲知者故孔子呼其名而告之由也有志於知我今教汝以求知之道乎蓋人於天下之義理有所知必有所不知自家心裏本是明白有不可得而自昧者若但以有所不知爲恥而遮護隱諱不論知不知都強以爲知這便是欺了自家的心而知有所蔽矣汝但於所知的卽認以爲已知於所不知的卽說是我尙未知則雖不能盡知天下之理而此心不敢自欺於眞知的本體不曾昏昧這就是知的道理了何必無所不知而後謂之知乎所以說是知也此可見天下之道理無窮雖聖人亦有不能盡知者但聖人之心至虛至明固不以不知者自強亦不以已知者自是故稽衆從人好問好察此堯舜之知所以爲大也

○子張學干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祿是不全自理會己身上事而先萌利祿之心

纂朱子子教之曰凡人處己接物莫大於言行聞見所以爲言行之資也必自少聞而積之多聞多聞而擇之精其中不無可疑者則闕之而不言其餘所不疑者猶必愼言之如是則所言當理雖未敢必其絕無可尤亦庶乎其寡尤必自少見而積之多見多見而擇之精其中不無未安者則闕之而不行其餘所已安者猶必愼行之如是則所行當理雖未敢必其絕無可悔亦庶乎其寡悔矣言寡尤行寡悔人自見知得祿的道理在其中矣君子亦修其在己而已之得與不得豈其所計哉○多聞多見人都輕說過了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行有不至己必先覺故多悔

說約合參

○聖人只教他謹言行因帶說著祿聖人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要抹殺了他干字○祿在其中矣爲此而反得彼之詞若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耕本求飽豈是求餒然耕卻有水旱凶荒之虞則有時而餒學本爲道豈是求祿然學既寡尤悔則自可以得祿如言直在其中矣凡言在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

○纂大全朱子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意只是要人畏服他孔子告之曰進賢退不肖乃治國

直解 子張是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是求昔子張從學於聖門以干求俸祿爲意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愼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直解 疑是所未信者尤是罪過殆是所未安者悔是懊悔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孔子教子張說道君子學以爲己不可有干祿之

四書集註直解 卷四 爲政 卅一

心。且學自有得祿之理亦不必容心以求之也若能多聞天下之理以爲所言之資而於多聞之中有疑惑而未信的姑闕之而不敢言其餘已信的又愼言而不敢輕忽則所言皆當而人無厭惡外來的罪過自然少了豈不寡尤多見天下之事以爲所行之資而於多見之中有危殆而未安的姑闕之而不敢行其餘已安的又愼行而不敢怠肆則所行皆當而己無愧怍心爽的懊悔自然少了豈不寡悔言能寡尤行能寡悔便是有德的賢人名譽昭彰必有舉而用之者雖不去干求那俸祿而俸祿自在其中矣又何必先有求之之心哉嘗觀古之學者修其言行而祿自從之是以世多敬事後食之臣後之學者言行不修而庸心干祿是以世少先勞後祿之士然則學術之所繫誠非細故矣作民君師者可不以正士習爲先務乎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

之大本好惡不得乃生人之正情識與夫直錯夫枉則合乎人心之公民自悅服若舉夫枉錯夫直則拂乎人心之公雖欲服民而民不服也○是便是直非便是枉○謝註無道以照之及大居敬而貴窮理又極本原而言

說約合參

○按說季康子問欲使民敬我忠我而又當勸於爲善如之何子曰臨民以莊則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而民自敬於我矣孝於親慈於衆則其德足以爲民之表其恩足以結民之心而民自忠於我矣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善者益進而不怠而不能者亦將勉而企及其有不勸者乎爲使焉○大全朱子曰

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直解 哀公是魯國之君舉是舉用直是正直的君子錯是舍置而不用諸字解做衆字枉是邪枉的小人魯哀公問於孔子說人君以一身而居乎羣臣百姓之上不知何所作爲纔能使衆人每箇箇都心服孔子對說人君若要服民不是嚴刑可以驅之小惠可以結之者只要順民好惡之公心而已大凡臣下有心術光明行事端慎的便是正直君子必然人人愛敬他望他得位行道有心術姦險行事乖方的便是邪枉小人必然人人憎惡他怕他誤國害民這是好善惡惡的良心人之所同有也人君若能舉用那

正直的君子授之以政而凡邪枉的小人都舍置之不使參於其間則用舍各當正合了人心好惡之公百姓每自然歡欣愛戴無一人之不服矣若人君舉用了邪枉的小人使之在位而凡正直的君子卻舍置之不能有所簡拔則用舍顚倒便拂了人心好惡之公百姓每必然心非口議雖欲强其服從而不可得矣夫民之服與不服只在用舍之公與不公然則人君於用人之際可不慎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

莊只一個字孝慈是兩件事孝是做個樣子慈則推以及人二者須一齊有民方忠己若只孝而不慈或徒慈於衆而無孝於親樣子亦不得善者舉之不善者便棄之民不能使勸惟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吳氏曰康子竊君之柄而專其國殺公之命而殺其嫡可謂不忠孝於君不親矣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可謂不慈於衆矣在己事上者下皆非其道而欲人盡道於己難矣哉○纂大全新安陳氏定五年以前夫子不仕者以平子逐君定元年以後不仕者以陽貨作亂也或人不知其意而謂孔子曰奚不爲政○集解包曰或人以居位乃是爲政○附錄胡傳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

說約合參

魯於是時無君春秋雖欲謹之而不可得也蓋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立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

孔子不仕之故有難以語或人者託詞曰子亦知書所云孝乎書謂君陳惟孝友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孝友之心以爲一家之政使一家之人各得其所焉書之所言如此人能如此是亦爲爲政矣何必居位治民乃爲爲政乎○大全朱子曰惟孝友於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便是齊家齊下面有一個是亦爲政故不是國政又曰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

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直解 季康子是魯國的大夫敬是恭敬忠是盡心不欺的意思勸是勸勉季康子問於孔子說爲人上者要使百姓每敬事於我而不敢慢忠於我而不敢欺相勸於爲善而不敢爲惡果何道以使之乎孔子答說爲民上者不可要諸在人只當盡其在我誠能於臨民之時容貌端莊而無有惰慢則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民之得於瞻仰者自然敬而不敢怠惰矣孝以事親而無有悖違慈以使衆而無有殘刻則其德既足以爲民之表而其恩又足以結民之心民之得於觀感者自能盡忠於我而不敢欺矣於那爲善的舉而用之使他得行其志不能善的教誘他使之爲善不要輕棄絕之如此則善者益進於善而不怠不能者亦將勉强企及而無有不勸者矣是則季康子之問專求諸民孔子之答專求諸己盡人同此理吾能自盡其理而人豈有不感化者哉。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直解 奚字解做何字爲政是出仕而理國政魯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問於孔子說夫子有這等抱負正當乘時有爲何故不肯出仕而理國政乎蓋當時季氏擅權陽貨作亂不能尊信孔子故孔子不肯輕於求仕而或人不知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直解 書是周書君陳篇友是相親愛的意思孔子不仕之意有難以告或人者故只託詞以答之

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又曰政一家之事也故不止是使之孝友耳然孝友爲之本也○南軒張氏曰孝於親則必友於兄弟孝友篤於家則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矣雖不爲政而家庭間躬行孝友爲政之道固在是矣或人勉夫子以爲政之事夫子告以爲政之道也○附錄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蔡邢臺子曰信乃生人之本人而無信實之心吾不知其何如而可也如車必有輗軏以爲行之本大車無輗則不能駕牛小車無軏則不能駕馬其車何以得行之哉言必不能行也人而無信亦不可行何以異是

說約合參

如之何其可耶○大全東陽許氏曰輗軏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己與人接處此喩最切○雙峯按詩小戎五楘梁輈輈卽軏也其木曲起如雞於頸故以皮五處束之皮木相間文歷錄然是云楘然詩緝云輈者轅也則軏又本謂之轅衡者服馬之軛也則衡亦可謂之軛○愚按不知其可則不可行然且虛末何指輒請正意在外

說汝疑我之不肯爲政，豈不聞周書所言之孝乎。他說君陳能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又能推此孝友之心，以爲一家之政，使長幼尊卑都歡然和睦，肅然整齊，無有不歸於正者。書之所言如此。這等看來，人處家庭之間，能帥人以正，就是爲政了。何必居官任職，乃謂之爲政乎。蓋所謂政者，只是正人之不正而已。施之於國，使一國的人服從教化，固是爲政；修之於家，使一家之人遵守禮法，也是爲政。這雖是孔子託詞，其實道理不過如此。所以大學說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亦是此意。然則人君之爲政，若能以孝友之德修身正家，則治國平天下之道豈外是哉。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輗五兮反軏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直解 信是誠實。大車是平地任載的車，輗是轅前的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是田車兵車乘車，軏是轅上的曲木鉤衡以駕馬者。孔子說立心誠實，乃萬事的根本。人若無了信實，便事事都是虛妄，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何也，人必有信而後可行，譬如車必有輗軏而後可行也。若大車無輗則無以駕牛，小車無軏則無以駕馬，輪轅雖具，一步也運動不得，其何以行之哉。人若存心不誠，言語無實，則人皆賤惡之，在家則不可行於家，在國則不可行於國，蓋無所往而不見阻矣，與車無輗軏者何以異哉。孔子此言只是要人言行相顧，事事著實，不可少有虛妄的意思。然信之一字，尤爲人君之大寶。是以爲治者必使政教號令之出，皆信如四時，無或朝更而夕改，然後民信從而天下治也。孔子之言豈非萬世之明訓哉。

○序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也乎

序子曰欲知未來當觀已往彼殷繼夏者也固因於夏三綱五常之大禮至其所爲損太過益不及如文質三統之類亦皆有已然之迹可知也周繼殷者也固因於殷三綱五常之大禮至其所爲損太過益不及如文質三統之類亦皆有已然之迹可知也夫綱常亙萬古如一日制度隨時世而改更則自此以後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其所因所革無不可得而知者

說約合參

豈但十世已乎○大全朱子曰忠質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亦只是要扶持個三綱五常而已○或問小註吳氏曰凡稱可知者若曰其大略不能甚異也前乎夏者固不能甚異於夏則後乎周者亦豈能甚異於周哉○語類這一段諸先生說得損益字不知更有個因字三代之禮大概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些個所益也只益得這些個此所以百世可知也○繼周者秦是大無道之世畢竟是始皇爲君李斯等爲臣始皇爲父胡亥爲子三綱五常地位占得大了便是損益亦不多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直解 凡朝代更換叫做一世。子張問於孔子說，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的事迹，但已往者易見，將來者難知，不知自今以後朝代興亡至於十世之遠，其事跡亦可得而前知否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直解 因是相襲而不改。禮是君臣父子夫婦之三綱，仁義禮智信之五常，這其中都有節文，故叫做禮。損是減省，益是增益。孔子答子張說，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要知將來，但觀既往便可知矣。比先夏有天下四百餘年，而殷湯繼之。殷家所行之禮，如修人紀以正萬邦，都只是因襲夏家的，不曾改易。至於制度文爲，有餘不足的，則或損或益，稍有不同。如殷道尙質，殷正建丑

之類是其所因與所損益可考而知也殷有天下六百餘年而周文武繼之周家所行之禮如建皇極以錫庶民也只是依著殷家的不曾變更至於制度文爲太過不及的則或損或益也有不同如周道尙文周正建子之類是其所因與所損益亦可考而知也此可見綱常倫理是立國的根本萬世不可改易制度文爲是爲治的節目隨時可以變通自今以後或有繼我周而王天下的其所因與所損益不過如此雖百世之遠無不可知豈但十世而已哉

○纂大全厚齋馮氏曰非已所當祭之鬼蓋精誠神氣之不相屬也而强祭之者但欲諂之以希福也其指祭者而言○朱子曰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五祀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季夏祀中

說約合參

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又問中霤之義若何曰古人穴居當上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霤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霤者所以存古之義也

新安陳氏曰知義而不爲是無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故也此章欲人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而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爲○勉齋黃氏曰一則不當爲而爲一則當爲而不爲聖人推原其病之所自來則曰非鬼而祭有求媚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爲無勇敢直前之志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直解 非其鬼是所不當祭的鬼神諂是求媚的意思義是事之宜凡道理上所當行的便是勇是勇敢孔子說人之祭享鬼神各有其分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是乃當然之分祭之可也若是不當祭的鬼神也去祭他這便是諂媚鬼神以求福利不是孝享的正禮所以謂之諂也人於道理上當爲的事便著實做將去這纔是有勇若眞見得是道理所當爲的却乃因循退縮不能毅然爲之這是委靡不振無勇乃怯懦甚矣所以謂之無勇也夫此二者一則不當爲而爲一則當爲而不爲孔子並舉而言之者蓋欲人不惑於鬼神之難知而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四　爲政　三

論語集註直解卷之四 終

纂序四書說約合參

○纂存疑季氏桓子以八佾舞於其家廟之庭孔子親見其事而譏之謂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此事大夫尙可恬然安意而忍爲之也天下不義之事孰有過於此者而不可恬然安意而忍爲之也哉○孰字還輕謝註不是故圈外之○邢疏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羽數自八以下杜預云惟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八案禮記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大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又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受王者禮樂也然王者禮

說約合參

樂惟得於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之他廟亦爲僭也何休云僭齊也下効上之辭○大全厚齋馮氏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惟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語類季氏初心也須知其爲不安然見八佾人數熱鬧便自忍而用之這便是過絕天理失其初心也○麟士云孔子謂季氏至於庭十字當作一句讀記者語也是可忍九字方是孔子語孔子口中未嘗說他舞八佾但是字指此故記者繫之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上論卷之五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尙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直解 季氏是魯國大夫佾是樂舞的行列古者樂舞之數天子用八行每行八人叫做八佾諸侯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五　八佾　一

六佾大夫四佾各有等差不容僭越當初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特賜天子禮樂以祭周公之廟其後世襲公都因循僭用已是失禮季氏是魯桓公子孫他在家廟中祭祖也僭用八佾之舞於庭故孔子非之說禮莫嚴於名分罪莫大於僭竊夫祭用生者之爵祿乃我王朝一定之禮季氏本是大夫只該用四佾之舞而今乃用八佾之舞於家廟之庭則是以大夫而僭天子禮法之所不容誅罰之所必及人臣之罪大於此者這等大罪也都容忍過了不加糾正則別樣的小罪孰不可忍乎蓋魯國凡事惟務姑息含忍而其弊乃至於下陵其上臣僭其君禮法蕩然冠履倒置如此蓋優柔姑息之過也故孔子非之其後孔子爲司寇攝相事卽墮三都以強公室陳恆弑其君則沐浴而朝請兵討之此可以觀聖人之志矣而魯終不能用卒之三家共分公室政在陪臣而周公之祚遂衰矣然則紀綱法度有國者其可一日而

○刷雍武王祭文王之樂歌也用以徹饌告成禮也三家大夫祭都宮而徹采雍宜也今乃歌雍以徹孔子譏之曰雍詩中有云相維辟公者謂列國諸侯耳祭者天子其敬德之容見於穆然幽深而玄遠蓋本天子宗廟之事義有取也今三家之祭相助果辟公乎主祭果天子乎亦何所取義而歌之於堂是其無謂亦甚矣○集解包氏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大全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皆稱桓公之後姬姓又自以仲叔季分爲三氏也○麟士按其後仲孫又改爲孟說見懿子問孝篇

○纂大全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能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然有序有和而爲禮樂若

不振舉之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直解 三家是魯國的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雍是周頌篇名徹是徹饌相是助祭辟公是諸侯穆穆是深遠的意思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雍詩中兩句說話昔者周天子祭祀宗廟祭畢之時則歌雍詩以徹饌及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

祭其宗廟於收俎豆的時節也歌雍詩是僭用天子之禮矣故孔子譏之說道雍詩中有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說天子宗廟之中助祭的是列國的諸侯主祭者是天子其敬德之容則穆穆然幽深而玄遠蓋本是天子之事故於徹饌歌之道其實也今三家之堂助祭者不過陪臣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主祭者不過大夫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事則何取於此義而歌之於堂乎是不惟僭妄可惡而其無謂亦甚矣蓋禮所以辨上下之分不可毫髮僭差人臣而敢僭用君上之禮則妄心一生何所不至攘奪之禍必由此起孔子前譏季氏之舞八佾此一節譏三家之歌雍詩皆所以立萬世人臣之大防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游氏曰人

人而不仁則平日盡是非僻之心縱饒那玉帛威儀當不得禮其奈此禮何哉人而不仁則平日盡是淫邪之氣縱饒那鏗鏘鼓舞當不得樂其奈此樂何哉○邢疏如奈也○語類而今莫說八佾雍徹便去教季氏用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是他不仁了○問集註禮樂不爲之用曰禮是恭敬的物事樂是和樂的物事不仁者心裏不敬不和心裏該恁地外面强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

○纂大全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爲禮林放疑而問禮之本○勉齋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其一曰禮始諸飲食凡物初爲本終爲末也集註乃取後說

序夫子以其不隨世逐末也稱之曰大哉有關於世道人心者此問也蓋得禮之本而全體在其中豈細故哉

纂大全朱子禮有吉凶二者質不廢文自有箇得中恰好處今若因俗弊而較言其本凡禮之吉者與其侈靡太過而奢寧可樸嗇不及而儉蓋禮初頭只是儉後來日流爲奢是儉猶本初所在也若喪禮之凶者與其但治儀節而易寧可一於哀痛而戚蓋喪初頭只是戚後來方習

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其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直解 仁是心之德敬而將之以儀文叫做禮和而達之以聲容叫做樂如禮何如樂何譬如說沒奈他何一般是不相爲用的意思孔子說仁之在人乃本心之全德人能全此心德使心裏常是恭敬則行出來的儀文便都是禮心裏常是和平則播之於聲容便都是樂是禮不虛行必仁人而後可行也人而不仁則其心放逸而不能敬禮之本先失了那陳設的玉帛升降的威儀不過是虛文耳禮豈爲之用乎所以說如禮何樂不徒作必仁人而後能作也人而不仁則其心乖戾而不和樂之本先失了那鐘鼓之聲羽旄之舞不過是虛器耳樂豈爲之用乎所以

說如樂何蓋禮樂不可斯須而或去人心不可頃刻而不仁欲用禮樂者求之心焉可也。

○林放問禮之本。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

子曰。大哉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

冠易是戚猶本初所在也○冠婚祭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謂言與其易也寧戚○禮初亦未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奢而言謂近說耳東坡說忠質文謂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爲質○南軒張氏曰禮者理也理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質也若文之過則反浮其實而失於理矣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遠矣易則亡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語類與其過也寧不及不及的可添得○或問夫子之所論四者均在去取之間

說約合參

○大全南軒張氏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執國命是以夫子傷歎之曰夷狄雖政教所不加然且有君長以統涖之然後

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爲之簠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直解 林放是魯國人易是節文習熟戚是哀痛魯人有林放者見世人行禮繁文太盛以爲制禮之初意恐不如此故問禮之本於孔子孔子以時俗方逐末而放獨究心於禮之本可謂不爲習俗所移而有志於反本復古者矣所以稱美之說大哉汝之問也夫禮之全體有質有文而如飲食之禮起初只是太羹玄酒汙尊抔飲而已這叫做本質先王以爲太簡始制爲籩豆簠簋之器揖讓周旋之儀這叫做文又如居喪之禮起初只是傷痛哭泣思慕悲哀而已這叫做本質先王以爲太直始制爲擗踊哭泣之節衰麻服制之等這叫做文文質得中乃禮之全體到後來習俗日侈卻只在儀文節度上究心而

制禮之初意蕩然無存矣然則今之爲禮者與其趨向繁華而流爲奢侈寧可敦崇朴素而失於儉嗇蓋儉嗇無文雖未合於禮之中而猶不失爲淳古之風卽是本之所在也所以說與其奢也寧儉居喪者與其習熟於儀節而無慘怛之誠寧可過於哀痛而少品節之制蓋徒戚雖未合於禮之中而猶自率其天性之眞是卽本之所在也所以說與其易也寧戚夫曰寧儉曰寧戚皆孔子不得已而矯俗之意蓋天下事物每自質而趨文而世之將衰必多文滅質故孔子他日贊易又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爲言而其論禮樂則曰吾從先進皆厭周末文勝而欲矯之以合於中也有維持世教之責者尙鑒之哉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

可立也不如我諸夏之僭亂無君也夫諸夏禮樂之所由出也今爲若此其變亦甚矣哉○厚齋馮氏曰諸夏諸侯之稱夏大也中國曰夏大之也○愚按如訓似

○纂集解包季氏將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爾爲家臣獨不能救正之與對曰吾力不能子歎

說約合參

曰嗚呼神不享非禮林放尙知問禮曾謂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乎欲誣而祭之奚益哉○大全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他屬我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語類末句聖人也不得是故意爲季氏說只是據事說季氏聞之自當止○鄭士按大全倪氏曰祭山曰旅蔡本禹貢祭蔡旅平此言山治功畢而旅祭之然按鄭疏周禮大宗伯職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云故謂凶烖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禮書亦曰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岍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又似無祭山曰旅之說故馬氏但曰旅祭名而集註亦因之○疏又云旅是祈禱之名祈求請禱得福乃祠賽之祠

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直解 夷狄是化外之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總叫做夷狄諸夏是中國諸是衆夏是大以其人民衆而地方大故稱諸夏亡字與有無的無字同當孔子時季氏以大夫僭用八佾三家以大夫僭歌雍詩上下陵夷不知有君臣之分故孔子一日歎息說道中國所以尊於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亂也今夷狄之國在上的統領其下在下的順從其上尙且有個君長到不似我中夏之國君弱臣強以諸侯脅天子者有之以陪臣專國政者有之恣爲僭竊反無上下之分也夫以中國同於夷狄猶且不可況反不如乎可慨也已孔子此言豈眞輕中國而稱夷狄哉蓋甚爲之詞以見上下之分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旅

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直解 旅是祭告泰山是東嶽泰山在魯地冉有是孔子弟子冉求救是救正古者祭祀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泰山在魯國境內惟魯君當祭季氏是魯大夫也要行祭告之禮於泰山之神則其越禮犯分僭上無君甚矣孔子以此求是他的家臣有匡救之責故問他說季氏此一事甚爲非禮汝爲家臣固宜盡言匡正今乃坐視其失禮而不能救之與冉求對說他的意

狩則備而與正祭同故旅不如祀之備也。

○纂大全慶源輔氏夫子曰君子處心恭遜自無所爭必也獨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故不能無爭乎然觀其初三揖三讓而後升堂以射既也與耦同射的人都下堂來勝者揖那不勝者使他升堂取觶立飲射之始終雍容和緩乃如此是則所謂禮樂未嘗斯須去身者其爭也乃君子豈若小人之爭哉以是

說約合纂

觀之信乎君子之無所爭矣○恭與遜皆禮之發也恭主容遜主事爭則恭遜之反也○麟士按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禮記註呂氏曰諸侯之射爲大射卿大夫士之射爲鄉射此只論君子無爭似不必專主大射說又凡射三耦皆選比爲之餘卽各自取匹爲衆耦落自量其材力所當集註云依衆耦皆降謂此勿混也。

○序子夏問于夫子曰逸詩有云笑之巧也倩兮而口輔端好目之美也盼兮而黑白分明素之無文也以爲絢兮而華美可觀夫素絢異也今反以素爲飾果何說也○大全雙峯饒氏曰上二句賦也下一句比也○蒙

思已定。吾力不能挽回之也。孔子於是歎息說季氏此舉。只要諂事鬼神以求福倖。殊不知禮不可僭。神不可欺。且如林放魯人也。知問禮之本。不肯隨俗。況泰山是五嶽之尊。其神聰明正直。必然知禮。豈肯享季氏非禮之祭。而反不如林放之知禮乎。是季氏上祭泰山。非惟分不當爲。而且神必不享。則亦何益之有哉。孔子此言。一則要使季氏知其無益。猶可中止。一則要使冉求以不如林放爲恥。而知所以自勵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直解 爭是爭競。射是大射之禮。升是升堂。飲是飲酒。孔子說有德行的君子。他心平氣和。與人恭遜。無有爭競。求他有爭競處。必也觀之於行射禮之時乎。蓋射有中者。有不中者。中有多者。有少者。勝負相形。似乎有所爭也。然觀其將射之初。則三揖三讓。而後升堂。既射之後。則與那同射的人。都下堂來。勝者卻揖那不勝者。使他升堂。自取爵蓋。立飲罰酒。射禮之行如此。是雖有勝負之相較量。然自始至終。雍容揖遜。是其爭也。乃君子之爭。非若小人專以血氣相尚。而爲角力之爭也。夫惟以射纔有爭。而其爭又如此。則君子之無所爭可見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

引上二句卽素也絢在其外○麟士末句子夏亦是讀得滑下君以素字小頓卽後字在其中矣。

序子曰詩人之意非言其卽以素爲絢也蓋言繪事後於素必先有素地然後可加絢繪也○麟士按集註以合饒說則此句亦比也不應遂忘倩盼二句○此節註曰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前節註曰言人有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則繪事似可兼喻容服朱子或問但指粉黛○考工句依周禮鄭

說約合纂

註本是倒說不如不用

序子夏因此而悟曰夫繪在素之後也然則世之所謂儀文之禮者其後乎必先有爲之本而後加之飾者皆如是矣夫子躍然喜曰能起發我之志意者是汝商也如此於詩始得其意於章句之外而可與之言也已矣○大全朱子曰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起發之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麟士云豈獨夫子言後素時思量未到連子夏問爲絢時亦本無是解故見引觸之妙不然如後人以成見說詩入無詩矣又何可言之與乎大抵子貢子夏兩章皆是逐層生出觀知來起予四字因見髮髮也○子貢本不論詩而知詩子夏只是論詩而不止於詩可言之與如是○愚按

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直解 巧笑倩兮這三句。都是逸詩之詞。倩是好口輔。盼是黑白分明。素是粉地。絢是采色。逸詩上說人於笑時。口輔端好。其眼目黑白分明。有此自然的美質。而又粧飾以華采。就如素地上加以采色的一般。愈爲美好矣。子夏未達以爲絢之旨。疑其反以素爲飾。乃問於孔子說。逸詩有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夫素則無文。絢乃華飾。今言素以爲絢。其言果何謂也。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直解 繪是繪畫。孔子答子夏說。詩言素以爲絢。不是說素卽是絢。乃是說因素爲絢耳。如今繪畫之工。必先有了質素的粉地。然後加以各樣采色。是素在先。絢在於後。猶人之相貌。必先生得自然美好。然後可以華飾也。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直解 起予是起發我之志意。商是子夏的名。子夏一聞孔子之言。遂有悟於心。說道觀繪畫之事。素地在先。采色在後。可見素而非繪。固無以備其文采。繪而非素。則雖有采色。亦將安施。然則世之所謂禮文者。其猶在於後乎。必有爲之先

註忠信字宜渾

說約合參

○序子曰夏后氏制度文爲之禮我能言以傳之而杞爲夏後無足以徵吾言也殷家制度文爲之禮我能言以傳之而宋爲殷後無足以徵吾言也所以不足徵者以其文而典籍與夫賢才皆缺略衰謝而不完足故也使其足焉則吾能取之以證吾言矣今也不足惜哉○大全雙峰饒氏曰或問文獻既不足不知孔子於何考訂而能言之曰不足非全無存者聖人得其一二則可以知其餘況周之禮實監於二代而損益之但無徵不信不信不從故不敢終筆之於書以示後世若當時杞宋可證得聖人詳著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存以爲百王損益之大法豈不甚妙惜乎二代無徵而周之文獻亦淪亡於戰國干戈與暴

者矣蓋禮也者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如玉帛交錯揖讓周旋賓禮也然必先有恭敬之實心而後以是將之是敬在於先禮在於後矣又如擗踊哭泣衰麻服制喪禮也然必先有哀痛之本情而後以是節之是哀在於先禮在於後矣故情實者素地也禮文者采色也非禮固無以爲人情之節文然苟情不至而徒求之於禮焉是猶畫者不先布素地而欲施文采也有是理乎夫孔子以繪畫明素絢之意不過只就詩言上發揮而子夏禮後之言則直言之所未及者可謂聞一知二舉一反三者矣故孔子喜而稱之說道能起發我之志意者是汝商也蓋詩人之言其旨甚微發而寓之意深遠善說詩者能求之於言語之外而不拘泥於文字之末乃爲得之似你這等聰明穎悟纔可與論詩也已蓋深喜之之辭也按此章之旨與前章林放問禮之意大略相同林放求禮之本而子夏以禮爲後皆言反本尙質挽回世道之意故孔子於林放則以大哉稱之於子夏則以起予許之此又聖賢未發之旨也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直解 杞宋是二國名杞是夏之後宋是殷之後文是書籍獻是賢人徵字解做證字孔子說昔者禹有天下其制度文章爲有夏一代之禮我能言其大略然必有證而後人信之今夏之後代雖有杞國尙存然不足取以爲證矣湯有天下其制度文章爲有殷一代之禮者我亦能言其大略然亦必有證而後人信之今殷之後代雖有宋國尙存然亦不足取以爲證矣蓋禮非書籍不能記載非賢人不能誦習今夏殷二代傳世久遠杞宋兩國世祚衰微既無書籍可以考究又無賢人可以諮訪將何所取以證吾之言耶若使二國之書籍尙存賢人未謝則考究諮訪皆有所據而吾能取之以爲證人皆信之矣惜乎今之不能也蓋孔子當時欲斟酌二代之禮以立萬世當行之法而夏殷不可考故爲是歎息之詞如此然三綱五常古今不易所損所益百世可知則二代之禮又不以杞宋無徵而遂泯也有志議禮制度之責者宜究心焉

秦坑焚之餘可歎也已○麟士云大段只是云言之不足是用之也故集註但云足則吾能取之以證吾言不必復求

○胡子曰求禘之說也我付於太廟觀其初獻誠意猶有自既灌此求神而後則浸以懈怠空有禮器禮文我之心不欲觀之矣○大全東陽許氏曰禘祭所自出之帝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凡朔有王者皆設中東面之位而獨享太祖則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慶源輔氏曰魯僭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僖之失雖小然亦是當時主祭者切己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延

說約合參

平李氏曰魯郊禘非禮以其難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之失而書譏意自在其中○麟士按此卽魯祭非禮亦不必說出卽旂明下章也○備考按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也禘前十日典瑞共灌獻之主璋禘日夙興室中近北陳鬱鬯有鬱人掌灌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灌灌玉詔灌將之儀與其早晏之節及沃盥之事將灌則王服袞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禕從王而入奏齊夏乃尸入則奏肆夏王以圭瓚酌彝之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爲一獻后乃以圭瓚酌黃彝之鬱鬯以獻尸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是爲二獻灌以求神謂之祭始蓋周人尙臭故以鬯臭也自後王始迎牲入奏昭夏由三獻至於九獻王酌玉爵后酌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

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

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直解 禘是祭祀之名古者天子既祭其始祖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祭於太廟而以始祖配之這禮五年一舉叫做禘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使魯國以周公爲始祖以文王爲其所自出之帝而以周公配之故魯國得禘祭其先然以諸侯而僭行天子之禮實爲非禮也灌是奠酒於地以降神往字解做後字孔子說我魯國君臣舉行禘祭我也曾在太廟中觀其行禮何如但見他未曾降神之先誠敬尙在猶有可觀及到那灌地降神之後君臣之間都懈怠了雖有陳設的俎豆升降的威儀全是虛文無一些

瑤闇闇既殊而樂奏亦異○周禘帝嚳以后稷配

○纂大全朱子蒙引或人見魯嘗行禘祭而問其說於夫子子以或人難與言此但答之曰此吾所不敢知也夫禘於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追理深微而遠大備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推不到此行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盡不得此然則識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識不得此若知得此說時則其人見得道理極高以之處他事自然沛然也以治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謂其如示諸掌甚明且易也○蒙引云禘之說大指是先王以天下養之心推之以及其至遠之祖耳故不王不禘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也○愚按[illegible]

說約合纂

記曰之於天下只泛言於天下之事理不必作治天下說以本文原無治字出也據此與以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是註誠無不格亦貼說字下追接一治字具因禘王者事故云耳

○纂大全朱子門人記說祭以誠為主夫子祭先祖則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如在一般祭外神則誠其誠敬儼然來格如神在其上一般○外神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與山川溪谷之神能興雲雨

恭敬誠恪的意思到這時節我之心不欲觀之矣夫魯國本是諸侯僭用王者之大祭已是失禮及舉祭之時又不誠敬是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孔子歎之如此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直解 示與看視的視字同斯字解做此字掌是手掌或人見魯國當行禘祭之禮而不知當初制禮之意故以禘之說問於孔子孔子以禘乃國家之重典先王所以報本追遠之意其妙固未易言又是王者之大祭魯國因循而僭用之

其失又所當諱這意思有難以顯言者故只答他說不知也蓋以禘之為祭禮儀重大意義深遠知之甚不易也若有能知其說的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識見自是廣闊精神自會運量看得天下的道理燦然都在目前豈不如視諸斯之至易乎門人遂記說夫子所謂視諸斯者乃自指其手掌而言以其明白易見就如看自家的手掌一般初無難事也此可見幽明只是一理神人本無二道幽而知所以事神則明而治人亦何難之有哉然非先王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知如或人者何足以語此此孔子所以不輕告之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己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

者此在官時也○蒙引言先祖則父母在其中

纂蒙引子嘗言曰祭必躬親乃得以申孝敬吾若有故不得與禮雖已行而此心缺然如不曾祭觀此言而如在之誠亦可見矣○此意重在當祭○大全慶源輔氏曰有故謂疾病及不得已之事○饒氏曰如不祭以心言無其神以事言若又一意故圈外也

說約合纂

○纂大全朱子時孔子在衛王孫賈設問以諷曰俗語云奧為一室最尊處四時常然然夏屬火竈以火禦當夏之時用夏之事雖見卑褻竈祭主也與其媚于尊寧可媚於卑此言果何謂也○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賈欲孔子附己也○雙峰饒氏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褻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栖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朱子曰陘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

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直解 祭是祭先祖祭神是祭外神吾不與祭如不祭是孔子平日的言語門人記說祭以誠為主而他人則不能惟吾夫子觀其在家祭先祖的時節則孝心純篤就如先祖在上的一般其在官祭外神的時節則敬心專一就如神明在上的一般夫鬼神無形與聲豈真有所見乃心極其誠故如有所見耳孔子又嘗說吾於祭祀必親行之乃慊於心若或有故不得已而使人代之則不得以伸吾之孝敬雖禮已行而此心缺然遺似不曾祭的一般即此言觀之則其祭祀必致如在之誠可知矣這是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敬如此若天子一身為天地宗廟百神之主尤不可不致其誠所以古之帝王郊廟

之祭必躬必親致齋之日或存或著然後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而實受其福也承大祭者宜致謹焉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直解 王孫賈是衛大夫媚是親順奧是室之西南隅竈是竈神古者夏月祭竈必先主祭於竈陘然後迎尸入奧而說饌以祭是祭於奧則似尊崇祭於竈則似卑褻故當時俗語說奧雖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然日用飲食所司當

大全朱子答之曰此言不然媚奧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個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可對天若稍逆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豈媚時君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南軒張氏曰其言即禱祠而論之而所以答其意者亦無不盡矣

說約合參

○集大全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為終始而前後相為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二代之禮至周大備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前後相承互為損益監於其禮用集大成盡郁郁乎美備而文也若從周而一一遵其制度儀章之所在衛矣○朱子曰聖人固當從時王之禮周禮之盛文非有不可從設使夫子得位行道法令既詳豈可更略略則奸宄愈滋矣○麟士按諸說三句語氣本直新安陳氏云從周盛時之文非從

時用事所以說媚奧不如媚竈蓋奧以比君之勢分崇高難以自結竈以比臣之專權用事容易干求時俗之見淺陋如此王孫賈乃問孔子說俗語有云與其求媚於奧不如求媚於竈夫奧本尊崇竈甚卑褻今乃言媚奧不如媚竈其意果何謂也賈疑孔子在衛有求仕之心欲求附己以進用故以此諷之耳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直解獲字解做得字禱是祈禱孔子答王孫賈說俗語所謂媚奧不如媚竈我甚不以為然蓋天下之至尊而無對者惟天而已作善則降之以福作不善則降之以禍感應之理毫髮不差順理而行自然獲福若是立心行事逆了天理便是得罪於天矣天之所禍誰能逃之豈祈禱於奧竈所能免乎此可見人當順理以事天非惟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孔子此言遜而不迫正而不阿世之欲以禱祀而求福者視此可以為鑒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直解監字解做視字二代指夏商郁郁是文盛的模樣孔子說比先夏商之有天下固皆有一代的典章法度但其立法未能盡善盡美而其流弊亦皆偏向失中自我周之興有文武為之君周公為之相於是監視夏商之禮或損其太過或益其不足是以制度儀章纖悉具備凡行於朝廷施於邦國達於閨門閭巷之間者皆盡善盡美郁郁乎文彩之盛殆非夏商所能及也我也生周之世為周之民時王之制固當遵承而不悖況其禮文之盛又如此然則吾之當從者舍周其何適哉所以說吾從周當觀孔子之在當時禮樂則從先進夢寐不忘周公與夫修魯史而尊天王此其從周之志有未嘗一日忘者所謂聖人之為下不倍也然則生今之世而欲反古之道者豈不謬哉

周末文勝之文亦是衆人論如此夫子固未嘗曰吾從不從云云也俗說多誤

○集大全朱子曰夫子始仕初入大廟時凡禮文禮器之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親身行之而識其物也故臨事又問以審之理當如此或人不知而譏之曰鄹人之子素名知禮今孰謂其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問者必不知可見矣子聞之曰即此便是禮也我之問夫何悖哉○觀或稱鄹人之子知其為少賤之時○知的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此必不每入而每問

說約合參

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邢疏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故知太廟周公廟也古謂大夫守邑者以邑冠之呼為某人孔子父鄹邑大夫左傳稱鄹人紇故此謂孔子鄹人子也

○集大全勉齋黃氏夫子傷今思古曰儀禮云射不主皮但取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如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直解大廟是魯周公之廟鄹是邑名鄹人之子指孔子說孔子父叔梁紇曾為鄹邑大夫故當時叫孔子為鄹人之子昔孔子仕魯之時當陪祭於周公之廟與執事焉那廟中陳設的器數如籩豆玉帛之類周旋的儀節如灌獻酬酢之類每事都詳細訪問卻似不曾知道的一般蓋惟其敬之至故其問之詳如此或人不知而疑之說道鄹人之子孔丘素以知禮見稱於人如今看來誰說他知禮蓋知者不待於問問者必有不知觀他在太廟之中事事都問過則其不知禮也明矣世固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乎孔子聞而解之說道禮莫大於祭祭莫先於敬今太廟之中陳設的都是禮器周旋的都是禮儀若一毫知得不眞行得不當便是輕忽放肆而非所以為敬矣今我每事訪問者正以對越奔走之際當有恭敬嚴肅之心固不敢強其所不知以為知亦不敢恃其所已知而不問是乃所以為禮也或人之言豈知吾者哉此可見聖人之

其中而貫革與不貫革俱不論此言何爲爲人之力生不同等之故此古昔盛時尚德不尚力之道也不分人慨想無窮故○末符以貫革爲非但主貫革則惟有力者得射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新安陳氏曰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禮射謂大射賓射燕射是也蓋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兵爭則當武射朱子引文偶去上一禮字○[illegible]士云凡讀註圖內必是正說如楊氏中可以學二句本妙而並圖外圖內但云射以觀德云云孔子歎之則思古者思其依武太平無事之時卽解力不同科功以明哉不尚力而今又尚力天下紛爭多事耳意不在貫革不貫革也今說家於末句不曰感時之難再而但曰古事之不復便只見得一半○備考史記散軍郊射右射貍首左射

說約合參

騶虞而貫革之射息散軍故散軍伍也郊射習射於郊之中也革甲鎧也郊中射非祭祀行禮射不復用穿札矣○[illegible]士按此反看即如古今不用禮射

○大全胡氏曰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至十六年四不視朔然則定哀之際遂以不告朔爲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餼羊爲徒費而欲去之、○新安陳氏夫子責之曰告朔一禮行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存焉賜也以禮既不行而羊徒費愛惜其羊我則以羊雖虛器尚禮之意也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愛惜其禮如之何其欲去之故○邢疏鄭玄云每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視朔亦謂聽朔其日

心極其敬慎故祭祀之禮尤加謹嚴聖人之心極其謙虛故每事問人不厭詳細其與堯之欽明舜之問察一而已矣學聖人者當於此求之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爲，去聲。

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直解 射是射箭，皮是皮革。射不主皮這一句，是鄉射禮中的說話。科字解做等字。孔子說：鄉射禮有云：射以觀德，但主於中的，不必穿透皮革然後爲能。所以然者，蓋爲人之氣力有強有弱，其

等不同。若必主皮，則惟強者能之，而弱者必不能矣。此所以不主皮也。然這是古昔盛時尚德而不尚力，其道如此。今世衰禮廢，列國兵爭，惟以強力爲尚，雖禮射亦主於貫革，而尚德之風不可復見矣。可勝歎哉！孔子思古傷今之意如此。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直解 告是告廟，朔是正朔，餼是牲牢。古時天子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遇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魯自文公以後，把這告朔之禮廢而不行了，而有司每月猶照常辦備此羊。子貢以此禮今既不行，餼羊徒爲糜費，故欲去之，以省費焉。是徒知一羊之可惜，而不知制禮之初意矣。

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朝享其歲首爲之謂朝正杜預春秋釋義人君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又恐其偏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是聽朔朝廟之義也玉藻說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鄭玄謂明堂也明堂在國之陽天子特牛諸侯特羊天子告朔明堂朝享五廟諸侯告朔大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二廟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公羊傳曰天子玄冕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聽朔朝服以日視朝其閒月則聽朔於明堂閏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內爲閏○厚齋馮氏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

說約合參

○程子曰先王制禮尊卑原有定分我之事君凡登降上下拜事依著禮節不過盡其當然者而已時人乃以爲求媚取悅而諂也豈知事君之道者哉○大全趙氏曰聖人必至禮而後止故曰盡當時君弱臣強事上簡慢反以爲諂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直解 愛是愛惜。孔子呼子貢之名而曉之說：賜也，爾之欲去乎餼羊者，豈以告朔之禮既廢，餼羊之供無實，愛惜此羊而欲去之矣乎。自我觀之，所愛猶有甚於羊者。蓋正朔頒於天子，所以示天下之有君；告朔行於諸侯，所以示天下之有親，最爲禮之大者。今此禮雖廢，而餼羊猶存，後之人或有因羊以求禮，舉而行之者。若將此羊一併去了，則告朔之禮隨羊以亡，自此天子不復頒朔，而人不知有君；諸侯不復視朔，而人不

知有親矣。是禮之亡，不尤爲可惜耶？夫孔子之意在於存禮，而子貢之言惟求省費，聖賢度量之廣狹，用心之大小，區以別矣。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直解 禮是恭敬之見於儀文者，乃道理當然的去處。諂是求媚。孔子說：臣之於君，既有尊卑上下的定分，便自有恭敬奉承的定禮。這禮是先王所制，萬世通行，不可違越者也。今我之事君，心裏極其敬謹，不敢有一毫輕慢，故每事依著禮節，不敢有一些差失，道不過盡那禮之當然者而已，非有加於禮之外也。時人不知，乃以爲求

說約會纂

○蔡序定公問於孔子曰人君使令臣下人臣奉事君上其道當如之何孔子對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須要以禮使之體貌隆之氣誼和敬備至是乃使臣的道理以下事上者易以欺須要以忠內盡其心外盡其職當變不貳是乃事君的道理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上下交而德業成天下其有不治者哉

媚取悅而然是豈知事君之禮者乎蓋當時公室衰微强臣僭竊上下之際多不循禮惟孔子欲明禮法以挽回之如過位則色勃升堂則屏氣違衆而拜堂下聞命而不俟車這等循禮當時反以爲諂則禮法之不明於天下可知故孔子之言如此然盡禮與諂其迹相似而其心不同君子之事君其禮固無不盡然卻不肯阿諛順從如責難以爲恭陳善以爲敬一心只要成就君上的美名幹辦國家的大事這便眞是盡禮小人之事君外面雖似盡禮然心裏未必忠實如阿順以爲容逢迎以爲悅一心只要干求君上的恩寵保全自家的官爵這便眞是諂媚君子盡禮小人以爲諂小人諂媚亦自以爲盡禮心術之邪正迥然不同人君不可不察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直解 定公是魯國之君禮是有節文不簡慢的意思忠是竭盡己心不欺妄的意思定公一日問於孔子說爲人君的使令臣下爲人臣的奉事君上都有個道理不知當如之何孔子對說爲人君者以尊臨卑易至於簡慢忽略若簡慢忽略使失了爲君的道理是以人君之於臣下使之須要以禮如使之爲大臣則待之如股肱使之居言責則待之如耳目使之爲將帥則有推轂命將之禮使之爲使臣則有皇華遣使之禮務加以禮貌待以至誠這乃是使臣的道理爲人臣者以下事上易至於欺罔隱蔽若欺罔隱蔽便失了爲臣的道理是以人臣之於君上事之須要以忠如居輔導贊襄之職則盡心以啟沃而一毫無所隱有官守言責之寄則盡心以納忠而一事不敢欺遇有難處之事則雖勞瘁而不辭遇有患難之日則雖致命而不避務內盡其心外盡其力這乃是事君的道理君盡君道固非有私於臣而所以勸下之忠者亦在是矣臣盡臣道固非有要於君而所以報上之禮者亦在是矣上下交而德業成天下豈有不治者哉

○序子曰詩本性情樂以彰德關雎之詩爲德而樂其樂雖盛而不失之淫蕩也爲德而哀其哀雖深而不過於悲傷也中正和平而得於性情之正眞盛世之遺音也夫○大全問關雎哀樂是詩人性情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朱子曰是有那性情方有那詞意聲音○胡氏曰詩之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詞語可玩味耳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絃則聲音亦略可覩矣

說約會纂

○字哀公問社之義於宰我宰我對曰凡社必樹木夏后氏都安邑社則以松殷人都亳社則以柏周人都豐鎬社則以栗然所以用栗之意若曰使民望之而恐懼戰栗也○大全趙氏德曰爲有二社一曰周社天子大社也一曰亳社殷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爲亡國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直解 關雎是國風詩之首篇孔子說凡音樂不和樂則不足以暢意不哀婉則不能以感人然又樂貴於得中若樂之過則有淫蕩邪僻之聲哀之過則有憂思燋殺之病而失其性情之正矣惟

夫關雎之詩其發之詠歌而被之管絃者優柔平中雖欣然和樂而不至於淫蕩雖淒然哀婉而不至於悲傷聽之使人慾心平躁心釋而足以爲養德之助誠盛世之遺音也蓋詩本性情樂以彰德關雎之詩詠后妃之德也昔周文王之妃太姒有聖德不妬忌憂在進賢不淫於色旁求淑女以配君子求之未得至於寤寐反側而不能安求之既得則以鐘鼓琴瑟樂之以致其喜其德之盛如此故其發爲聲詩自然中正和平而無過淫過傷之病是樂音之和本於后妃柔順之德后妃之德又本之文王刑于之化學者玩其辭審其音則所以基化閨門而御於邦家者必有得於言意之表矣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

之戒定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二社亦聚民警戒之地哀四年六月亳社災意哀公因有所慮而問焉○問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爲主朱子曰只是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殷源輔氏曰按甘誓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於社○愚按社五土爲民祈報此立社本意○又按陶石蕢云社戮人於社句玩豈以二字是朱子意變語勿硬入宰予口中

纂集解包子聞宰我使民戰栗之言責之曰凡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事已往不可追咎予之言已出而不可救矣我將如之何哉○大全問宰我所言尙未見於事如

說約合參

何不可救朱子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否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蓋欲使謹於後耳○愚按趙氏德乂曰錄自昭公以來三家僭竊國社稷危宰我不能以是爲說亦是微哀公時事而言未必是夫子責宰我之指勿露好

○纂箋管仲相桓公一匡九合然皆出於霸術之私而非王道之公孔子譏之曰吾觀管仲

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直解 哀公是魯君。社是爲壇以祭地。宰我是孔子弟子。戰栗是恐懼的模樣。哀公問於宰我說有國家者。必有社以祭地。不知其義何如。宰我對說古之立社者。必栽樹木。夏后氏立社。則以松樹。殷人立社。則以栢樹。周人立社。則以栗。然所以用栗樹者。取於戰栗之義。蓋戮人必於社。欲使民見之而戰栗恐懼也。夫祭地以報其功。乃立社之本意。至於所栽的樹木。則各因其土之所宜。而非有取義於其間也。宰我不知而對謬妄甚矣。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

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直解 遂事。是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諫是諫止。咎是罪責。孔子聞宰我使民戰栗之言。以其所對既非先王立社之本意。又起魯君殺伐之心。因歷言以責之曰。大凡事之未成者。猶可以言語說之。若事既成者。說之何益。所以不說。事之未遂者。猶可以諫諍止之。若事既遂者。諫之何益。所以不諫。事之未往者。猶可咎而非之。若事之既往。咎之何益。所以不復追咎。今汝使民戰栗之言已出之口。而告之於君。是事之已成已遂已往者也。吾又何以責汝乎。孔子以爲不足責者。正所以深責之。欲其知言之不可妄發。而致謹於將來耳。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

爲人局量褊淺而規模因以卑狹如器已滿者不可更加也蓋小矣哉

所或人不知而疑之曰約嗇之人多狹小而不大意者管仲儉乎曰管仲有三歸之臺以爲遊觀多設官屬凡事不相兼攝豈有興作之費官有曠職之冗焉得爲儉而乃以儉爲器小也○大全事爲馮氏曰以歸氏之左右與中故臺謂三歸○仁山金氏曰據算家有築臺三歸法蓋方臺也

說約合參

纂大全東陽許氏或人不知又疑說知禮之人多飾制而不儉然則管仲知禮乎子曰禮邦君屏樹於門以蔽內外今管氏亦樹塞門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設坫於堂兩楹閒延賓升堂以爵勸酒獻酬舉爵復奠於上管仲大夫無此禮今亦有反坫其僭如此而以爲知禮將天下之人孰有不知禮者而乃以不儉爲知禮也○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覿於管仲家故設反坫延之○邢疏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旅道

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直解 管仲是齊大夫。名夷吾。器指人之局量規模說。器小。譬如說小家樣。管仲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當時皆以爲莫大之功。然出於權謀功利之私。而不本於聖賢大學之道。故孔子譏之說。管仲雖有大功。然其爲人局量褊淺。規模狹隘。沒有正大光明的氣象。其器不亦小哉。蓋深責備之詞也。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焉於虔反。○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直解 三歸是臺名。攝字解做兼字。孔子以管仲爲器小。或人不知而疑之說。道吾聞儉約之人。凡事吝嗇。卻是器小的模樣。夫子以管仲爲器小。

得非以其儉約而然乎。孔子答說。凡人儉約者。必能制節謹度。今管仲築三歸之臺。以爲游觀之所。其興作之糜費可知。又多設官屬。使每人各治一事。不相兼攝。其廩祿之冗濫可知。觀其行事如此。豈得謂之儉乎。夫以儉爲器小。失之遠矣。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閒。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

說約合參

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郭璞曰小牆當門中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大全古註兩說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朱子曰古人論王霸正爲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無私之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爲王道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爲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霸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爲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接物之際纔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霸者之習不可不省察也○雲峰胡氏曰三代而後中國未有霸而仲輔其君先之未有以大夫僭諸侯者而仲塞門反坫先之○蒙引朱子曰孔子器小二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都盡了奢而犯禮特其器小中之二事耳孔子所以說他奢只是應或人儉乎之問說他僭只是應或人知禮之問非是直以此二事證他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麟士按業引說是器小是概說不可預照下二項也故或問又曰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自說不得大器卽有王佐之才亦不可三歸反坫如此方是無弊之指

○蒙大全南軒張氏程氏概自周衰樂廢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爲聲音者而樂可正也因語魯太師曰女與樂之官不可不知樂夫先王之樂其音節可得而知也方作之始必五聲六律翕然合奏而無一音之不備翕如其合也及其從之而放焉大作必

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塗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直解 邦君是有國的諸侯樹是門屏塞是遮蔽好是宴會坫是放酒杯的案凡賓主獻酬飲畢必反置酒杯於此故謂之反坫孔子斥管仲爲非儉或人又不知而疑之說道吾聞知禮之人凡事備具不肯苟簡卻似奢侈的模樣然則管仲之不儉得非以知禮而然乎孔子答說禮莫大於名分分莫大於君臣不可一毫僭差者也且

如有國的諸侯纔得設屏於門以蔽內外非大夫所宜有者今管氏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與邦君一般其僭禮一也諸侯爲兩國的宴會那時獻酬有反爵之坫非大夫所宜用者今管氏亦有反爵之坫與邦君一般其僭禮二也這等僭上決不是知禮的人若說管氏知禮則天下之人誰是不知禮者乎蓋人之器量大小固不在於行事之廣狹大禹惡衣菲食不害爲聖周公之富不病其奢或人既以器小爲儉又以不儉爲知禮其心愈蔵而失之愈遠矣然孔子竟亦未明言器小之意豈或人之淺陋不足以語此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說約合參

清濁高下調適中節彼此無相悖絕純如其和也又必清濁高下各有分數不相陵奪皦如而明白也又必五音前倡後和宮商相續纍纍如貫珠繹如不絕也翕如之中有和諧和諧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自始至終曲盡節奏之妙樂以之一成由此而亦可九成其道理不過如此○朱子曰玩其語意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麟士云正樂雖體大然本文止言音節講大段只在此說得太深玄者俱謂○周禮春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六律爲之音大祭凡大饗大射大師大喪各有事而凡國瞽矇正焉固其職也責疏亦曰太師是瞽人之中樂官之長故瞽矇屬焉受其政教然則語之豈爲是與亦不必言將正樂矣○本文邢疏太師樂官名猶周禮之大司樂也非是大司樂樂官之長掌教國子六樂六舞等必有目者爲之大師又是瞽人中樂官之長故夫子但語之以聲音節奏大師對小師而言賢疏就瞽之中命大賢知爲大師其次賢知小者爲小師是也

○序夫子周流至衛其儀邑掌封疆之人請見曰但君子之至於斯地也吾必求見未嘗相拒而不得見也今夫子至斯我獨不得見焉已乎從者通於夫子而見之出曰夫子之失位去國固一時之不遇耳二三子何患乎蓋天下之無道亦已久矣亂極則當治而夫子之德如是誠足轉亂爲治天必將使之得位設教以開生民之耳目而覺其愚昧爲木鐸以警眾焉也○存疑孔子周流四方雖不得有所

○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直解 語是告語大師是魯國掌樂之官翕是合從是放純是和皦是明白繹是相續不絕的意思成是樂之一終當時魯國衰微音樂廢闕樂官多失其職者故孔子告魯太師以作樂之道說汝爲典樂之官必知道樂之節奏然後可以作樂今先王之樂猶未盡亡其始終條理之妙可得而知也吾試爲汝言之蓋樂始六律五聲八音有一不備不足以言樂故始作之時必須聲音律呂件件都全而翕然其合焉然備而不和亦不足以言樂故樂之既放必須清濁高下皆中其節而純然其和焉和則易至於溷亂又必一音自爲一音而皦然其明白皦則易至於開斷又必眾音相爲起伏而繹然其連續夫翕

合之後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開斷自始至終曲盡條理節奏之妙是乃樂之一成也由此而至於九成其道理不過如此汝大師豈可以不知乎蓋聲音之道與政相通不但可以養人之性情而亦可以移易天下之風俗所係甚重故孔子自衛反魯既汲汲於正樂而其於大師又諄諄以告戒之如此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

遇想在當時望治者必以聖人失位為患故封人一見夫子遂以何患於喪慰二三子此亦據理而言耳而聖人終於喪者則理有所不可推不可以是而病之也○愚按木鐸解以本註為正何患於喪語意方合或曰一段不可從

說約合參

○纂箋引記者說我夫子稽古帝王而聞其所作之樂嘗謂舜樂名韶者聲容備盛而當時紹堯致治之功皆因之以傳固盡美矣然其性之之德與夫揖遜而有天下者亦潛著於聲容之表蓋又盡善也謂武樂名武者聲容備盛而當時伐紂救民之功皆因之而宣亦盡美矣然其反之之德與夫征誅而有天下者亦潛著於聲容之表殆未盡善也此舜武實有不同抑其所遇之時為之也○盡善盡美俱

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狥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狥於道路也。

直解 儀是衛邑名。封人是掌封疆之官。見是相見。從者是隨從孔子的門人。喪是失位去國。木鐸是古人施政教時用以警眾的器具。其器金口木舌。搖之則有聲。即今之鈴是也。昔孔子周流四方到衛國之儀邑。有個掌封疆的官來請見說。敬賢者吾之素心。凡賢人君子來到這地方。我必求見。未嘗拒我而不得見也。今夫子幸至於此。獨不容我一見乎。門人以其求見之誠。為之引見於孔子。封人既見孔子而出。遂對門人說。夫子之失位去國。固其一時之不遇。然二三子何必以此為憂乎。蓋治亂相因。是乃必然之數。而易亂為治。必待非常之人。今世教陵夷。人心陷溺。天下之無道亦已久矣。世無終亂之理。

必當復治。吾觀夫子之道德。正可以易亂而為治者。天生斯人。豈是偶然。必將使之得位行道。施政教於四方。以開生民之耳目。以覺天下之愚昧。就如那警眾的木鐸一般。豈終於不遇也哉。夫聖人盛德感人。能使封人尊敬而篤信之如此。然當時列國之君。不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至於轍環天下。卒老於行。此春秋之時。所以終不能挽而為唐虞之世也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直解 韶是舜的樂名。武是武王的樂名。盡美是說

○指樂言集註是推原其所以然○語類善者美之實只是事是武王之事不稱也舜之德性之武之德反之是他身上事並與揖遜征誅不相干○問性之反之似此備微處樂中如何見得曰不是樂上見只是[illegible]家不識德不[illegible]以見不得○[illegible]此方[illegible]高了謂二字子謂與子曰畢竟不同了謂記者子詞亦記者敘述之詞也若曰夫子嘗言如此耳或照前語類作見夫子之能聞樂而知德自妙與在齊一例美善與至於斯求之愈深則離之愈遠如何○愚按陸士[illegible]說則記者口中盡美只講聲容之盛盡善只講所以聲容之實勿指實說是

說約合參

○纂大全朱子曰凡事有本如居上寬仁為禮莊敬臨喪哀痛本也須是有其本方可就本上看他得失如寬有過不及哀有深淺敬有至不至不寬不敬不哀則其本既亡雖有其他是處如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哭泣擗踊之數皆不論量之限矣更何可據依以為觀哉○語類寬敬哀俱無則居上為禮臨喪都似不曾一般將以何者觀之哉言將甚麼看他他都無了

聲容到極盛的去處。盡善是說盛美之中到極妙的去處。門人記說。自古帝王。有成功盛德於天下。則必作樂以宣之。故觀樂之情文。便可以知其功德。然其間自有不同。吾夫子嘗說帝舜之樂叫做大韶。他作於紹堯致治之後。其聲音舞蹈。至於九成。固極其盛美而可觀矣。然不但盡美。而美之中又極其善焉。蓋舜以生知安行之聖人。雍容揖遜而有天下。故心氣和平。而天地之和應之。至於格神人。舞鳥獸。其妙有不可形容者。所以說又盡善也。武王之樂叫做大武。他作於伐暴救民之日。其節奏行列。至於六成。固有極其盛美而可觀矣。然就其美之中而求之。則有未極其善者焉。蓋武王以反身修德之聖人。征誅殺戮而得天下。故雖順成和動之內。未免有發揚蹈厲之情。比於韶樂則微有所不足者。所以說未盡善也。然孔子此言。雖評論之不同。而二聖之優劣。亦可概見矣。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直解 孔子說。凡事有本。必得其本而後其末有可觀。且如寬弘簡重。乃居上之體也。恭敬嚴肅。乃行禮之質也。傷痛悲哀。乃臨喪之道也。這都是本之所在。有其本。則推之於行事者。自然可觀。若使居上的苛刻瑣碎。而不知寬弘之大體。行禮的怠惰簡慢。而無恭敬之實意。臨喪的專事矯飾。而無哀痛之真情。則其本已先失了。雖其政教號令之施。進退周旋之節。縗麻哭踊之文。未必盡無可觀。然大本既失。則末節無可言者。吾何以觀之哉。蓋甚言其不足取也。蓋當時王道不舉。而苛政至於殘民。古禮不復。而繁文至於滅質。故孔子矯時之弊如此。

○纂大全勉齋黃氏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若是里之中習俗仁厚此爲里之至美處於此而薰陶漸染以成其德嚮恤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若擇之而不處於仁則是不知其美矣焉得爲智乎甚矣人之不可不居仁也○朱子曰擇字因上句爲表○雲峯胡氏曰集註仁厚之俗因宋有甚鬮一里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直解 二十五家爲一里仁是仁厚的風俗擇是揀擇處是居處孔子說人之居處甚有關係不可不擇若使一里之中人人都習於仁厚在家庭則父子相親兄弟相愛在隣舍則出入相依患難相恤沒有殘忍浮薄的人此乃俗之至美者也這等的去處不特相觀而善可以養德亦且各守其業可以保家但有見識的人必然擇居於此若卜居者不能揀擇仁厚之里而居處之則不知美惡不辨是非其心昏昧而不明甚矣豈得謂之智乎夫擇居不於仁尚謂之不智况夫存不仁之心行不仁之事則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又豈非不智之尤乎此聖人立言之意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五 里仁

說約合參

○纂大全南軒張氏勉齋黃氏子曰仁爲本心之天德不仁者失其本心約樂兩境勉強而暫處則有之然久則移於約樂無所不至矣安其可惟人而仁者純乎天理不必言利則隨所往而安其仁人而智者中有定見爲好天理則有所守而利於仁故安於義命所當然而物欲不能以累其心所以處約樂之久而不爲之動也○麟士按存疑處約不濫處樂不淫這便是仁則集註之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於仁而不易所守皆緊抱上兩句說此章蓋專論處遇也往時麟意只疑下兩句當急顧上兩句者猶是依稀之解若但做下兩句文字遂忘卻約樂者又不必言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直解 約是困窮樂是安樂安是自然合理利是貪得的意思孔子說仁之在人乃本心之大德人能全此德而後中心有主不爲外物所搖若那不仁之人私欲錮蔽失其本心中既無主則外物得以移之使處貧賤困窮之時起初或能強制久之則愁苦無聊凡苟且邪僻之事無不爲已豈可以久處約乎使處富貴安逸之地暫時猶能矯飾久之則意得志滿凡驕淫奢縱之事無不爲已豈可以長處樂乎惟仁者之人純乎天理無一毫私欲其於這仁道不待勉強而心與之相安處約處樂皆相忘而不自知也所以說仁者安仁知者之人中有定見無一毫昏昧其於這仁道深知篤好而求必欲得之處樂處約皆確然不易其所守也所以說知者利仁知之分量雖殊而其能全乎仁則一此所以久約而不濫久樂而不淫也

○纂朱子曰好惡人所同情每每心有所繫而不自克惟是仁者其心至公平而無私其好人惡人爲能至正而得其理人可不勉仁哉○大全朱子公體正用

說約合參

苟徒公則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徒正則切切然於事物之間求其是而心卻不公此兩字要連看不可少一○雙峯饒氏曰忠清章論仁是因事而原其心故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能好惡是由心而達於事故先言無私心而後言當於理○麟士按饒氏論仁字剖析精矣雖心之德之中何有如此流別令人亂將愛之理來說能好惡是愛愛能惡是要成就那人亦是愛何處得此解者○此段自不仁者以下三四章皆是說心之德與愛之理無涉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五 里仁

直解 惟字解做獨字仁者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私意的人好是喜好惡是憎惡孔子說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也人惟心有私繫是以好惡鮮有當於理者獨是那仁人其心至公而無私故有所好也必其人之賢而可好者而後好之好當於理而無私這纔是能好人有所惡也必其人之不肖而可惡者而後惡之惡當於理而無私這纔是能惡人夫好人惡人惟仁者能之可見人當以仁爲務克去己私而後可至於人君之好惡其於進退用舍關係匪細尤不可不先純其心於仁也

○纂大全朱子曰天理人欲不容並念人誠能志於仁矣方是時便無惡也不則閒斷不志仁時惡將又生可不自勵哉○麟士按此亦望人之志於仁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不是涵泳安仁利仁能好能惡
皆然若作贊歎仁者便將蠟無
味矣○愚按上句著矣字有力
下句也字語意輕省若苟志於
仁也無惡矣則上句輕省下句
著力語意便不同

○纂大全雙峯饒氏子曰凡境
有順有逆而取舍貴擇其正如
富與貴是人之所同欲也常情
欲之則趨之今或不以其當得
之道而得之亦心審焉而不處
也貧與賤是人之所同惡也常
情惡之則避之今即不以其當
得之道而得之亦審焉而不
去也○勉齋黃氏曰博弈鬪狠
奢侈淫肆之類皆所以取貧賤
之道不以其道者謂無此等事
而爲水火盜賊詿誤陷於刑戮
之類以致貧賤也○王氏曰審

說約合參

有兩端安只一路○麟士云審
是審於將然之時安是安於已
然之後皆作實事亦非閒說也

序處去不苟如此此乃以存吾
本心之仁而君子之所以爲君
子也使君子而貪富貴厭貧賤
離去其仁何以成其爲君子之
名乎○雙峯饒氏曰此節是結
上生下

直解苟字解做誠字，志是心所專向的意思。孔子說，人性本善，而所爲有不善者，皆不仁之念累之也。若其心能專向於仁，而欲以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則一時察識，雖未能精，踐履雖未能熟，亦可保其必無爲惡之事矣。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心既專於天理，又豈有縱欲滅理之爲乎。孔子勉人爲仁之意如此。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直解道是道理當然處，是居處，去是避去。孔子說人之所遇，有順有逆，然取舍之間，貴於審擇，且如富與貴這兩件，是人人所願欲，誰不要得，而

處之然，有義存焉。不可苟得，若是理上應得的，雖處之亦無不可，設使無功而受祿，無德而居位，不應得富貴而偶得之，這便是無故之獲，有道者所深憂。君子見利思義，決然辭之而不處也。其能審富貴如此。貧與賤這兩件，是人人所厭惡，誰不要避而去之，然有命存焉，不可苟免，若是理上該得的，其順受固不待言，就是學成而人不見知，行修而人不我用，不應得貧賤而偶得之，這也是適然之數，於身心上無損，君子樂天知命，決然處之而不去也。其能安貧賤如此。審富貴則可以處樂而不淫，安貧賤則可以處約而不濫，非修德體仁之君子，其孰能之。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直解孔子說，審富貴，安貧賤，不狥欲惡之情，而惟要之於理，這是仁之道，而君子之所以爲君子

纂雙峯饒氏是以君子戰戰兢
兢靜存動察不使一毫慢易非
僻之私得留其間而終食之頃
有或違焉造次之時人所易忽
也而不敢忽必於是仁焉顛沛
之地人所易忘也而不敢忘必
於是仁焉不但外明取舍之分
而尤內密存養之功此日用之
間無非天理之流行也○朱子
曰無終食違仁是無時而不仁
造次顛沛必於是是無處而不
仁○西山眞氏曰此章當作三
節看富貴貧賤不苟此一節猶
是粗的功夫至終食不違又是
一節乃存養細密功夫然猶是
平居暇日事可勉而至至於造
次顛沛若非平時存養已熟至
此鮮不失其本心若能至此猶

說約合參

必于是仁乃至細密功夫其去
安仁地位已不遠矣若無粗
的根基豈有遽能造於細密者
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爲本然
後能進於此乃用功之序也

○纂子曰天下之道二仁與不
仁而已仁當好不仁當惡我於
今之人未見有好仁者與那惡
不仁者夫我意所謂好仁者非
略略恁地知好的須是眞知仁
之可好而篤切之至舉天下之
物無以尙而加之我意所謂惡
不仁者非略略恁地知惡的須
是其所爲在仁矣而眞知不仁
者惡不使一毫私欲加乎其身
上此好惡之實力難得見之者
也○大全朱子曰好仁惡不仁
只是利仁事卻有此二等然亦

異乎人者，以其有此實也。若於富貴則貪之，於貧賤則厭之，但狥欲惡之私情，則舍去此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以成其名，叫做君子，仁之不可去也如此。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直解終食之間是一頓飯的時候，造是造次，是急遽苟且之時，顛沛是傾覆流離之際，是字解做此字，指仁而言。孔子說，去仁不可以爲君子，所以君子之爲仁，不但處富貴貧賤而不去也，自至靜之中，以至應物之處，自一時之近，以

至終身之遠，其心常在於仁，未嘗有一頓飯的時候，敢背而去之，雖造次之時，急遽苟且，當那等忙迫的心也只在這仁上，雖顛沛之際，傾覆流離，遭那等患難，他的心也只在這仁上，夫當造次顛沛，而其心猶在於仁，則無一時而不仁矣。所以說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夫君子存養之功，其密如此，由是以處富貴貧賤，又豈有不得其道者哉，此君子之所以成其名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直解尙字解做加字。孔子說，天下之道有二，只是

輔大倿多好仁者是資性渾厚的惻隱之心居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的羞惡之心較多○愚按此則今人說好在仁則惡在不仁非是。朱子又云此皆自己身上非是專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雙峯[illegible]氏曰[illegible]將然之詞既惡不[illegible]爲仁矣。

覺或問小註諸氏仁之可好其於美色不仁之可惡甚於惡臭而人終不知所趨避者物欲蔽之下用力也有人稍能一日之間躬其前進其塞或好或惡用其力於仁矣。夫克己復禮自勝者強我未見好以攝天理而力不足於攝惡以遏人欲而力不足於遏者○語類此心散漫放肆打一發動時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力雖云用力卻不大做用力。

說約合參

蒙引朱子云縱有一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矣我未之見也這般人亦未之見何用力於仁者之難得也○蒙引此節前一節輕後二節重前一節發起下二節是惣進學者之詞○初言仁者之難得後只言由人不肯用力耳反覆太息不過如此。

仁與不仁而已。仁之當好與不仁之當惡誰不知之。然我看如今的人都未見有好仁者與那惡不仁者。何以言之。蓋我所謂好仁者非尋常喜好而已。必是眞知仁之可好而好之極其篤凡天下可好之物無一毫可以加之者這纔是眞能好仁的人。我所謂惡不仁者非泛然憎惡而已。必其爲仁也惟恐不仁之爲害而惡之極其深。務要私欲盡絕不使一毫不仁之事加在他身上。這纔是眞能惡不仁的人。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蓋爲仁在我欲之卽至。有志於仁者可不知所以用力哉。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見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直解 孔子說好仁惡不仁是成德之事固難得而見之。然仁本各具於人惟人不肯用力故視之爲難耳。若有人焉當蔽錮之餘興悔悟之念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凡仁之所在務精以察之而決以守之。凡不仁之所在務精以察之而決以去之。這等勇猛精進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自可馳致於成德之地。固未見有力量不足做不將去的。然人之氣稟不同或者亦有那昏弱之甚力不足以副其心者。但人必求仁而後能與不能者可見。當今之人都是因循怠惰不肯求仁的人。則謂用力而力有不足者果何從而見之哉。孔子此言所以責人之自棄者詞愈婉而意愈明矣。

○序子曰世但以無過爲仁不知人之過也雖同爲有失亦各於其君子小人黨類之不同者由此加察焉觀其過於厚過於愛斯知其仁之所在矣觀其過於薄過於忍斯知其不仁之所在矣然則觀人者固不必於過而觀過者可不因乎人哉○大全[illegible]輔氏曰人情於人之過失[illegible]諸類[illegible]其只將[illegible]爲美卻是全的○此段說[illegible]只是仁論仁若論義則當云君子過於公小人過於私君子過於[illegible]人過於[illegible]君子過於嚴小人過於[illegible]觀過斯知義矣[illegible]想是因人而發專指仁愛而言也○愚按本文只說斯知仁[illegible]註不仁二字宜圓融看之方有

說約合參

本文面目

○蒙大全朱子曰道者生人之正理若人一生不聞道雖長生何爲人而聞道則知得眞是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可以充其所知爲聖爲賢萬一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卽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直解 過是差失黨是類。孔子說凡人心術之邪正難知而行事之差失易見。世之觀人者但欲以無過爲仁豈知有過亦可以觀仁乎。蓋人有君子有小人。君子的人存心寬厚就有過失只在那厚的一邊必不苛刻。小人的人立心姦險他的過失只在那薄的一邊必不寬恕。其黨類各自不同如此。人惟律之以正。其過而不察其心固皆謂之過而已。若觀人者因其過而察之若過於厚的必是忠愛的君子而其爲仁可知矣。若過於薄的便是殘忍的小人而其爲不仁又何疑哉。此可見取人者固不可以無過而苛求又不可以有過而輕棄也。是道也在人君尤所當知。蓋人材識有短長氣質有純駁自非上聖大賢孰能無過顧其立心何如耳。小人回互隱伏有過卻會彌縫。君子磊落光明有過不肯遮飾。故小人常以欺詐而見容君子或以直率而得罪。是不可不察也。且如漢之汲黯面折武帝是他狂戇之過然其心本是愛君。矯詔發粟是他專擅之過然其心本是愛民。仁者之過大概如此。人君若以此體察羣臣優容小過則人人得盡其用而天下無棄才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

卽死亦不枉過了一生。如會
歎然雖朝聞而夕死焉。奚不可
哉。甚矣道不可不聞也。○雙峯
饒氏曰。此章重在聞道。不重在
死生。○東陽許氏曰。聖人言死
可。舉其極重者言之。而應事皆
在其中矣。非專爲死也。故集註
以生順二字補明其意。○愚按
生順二字。註卽貼聞道句。

○蒙大全西山眞氏曰。理之
顯然不能的見。學者必須於此
分別得明白。與之講道識得明
而論精微。若士之志在道。亦必
存於義理矣。而恥自己衣之惡

說約合參

食之惡者。又心存於物欲也。此
與不學無識之俗人何異。雖日
論道亦徒說而已矣。足與議哉。
○朱子曰。有這般半上落下的
人。只名爲志道。及外物來誘。則
又遷變了。此非以其不可衣且
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
恥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
對客泰然。疏食菜羹。則不能出
諸其戶者。蓋其識致卑凡。又在
求安與飽者下矣。

○序子曰。天下義而已矣。君子
之凡於天下之事也。先無有適
而必爲之念也。先無有莫而不

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
豈以夕死爲可乎。

【直解】聞是聞知。道是事物當然之理。孔子說道原
於天而賦於人。人生下來便有日用常行的道
理。如爲子便要孝。爲臣便要忠。一毫虧欠不得。
若不曾知得這道理明白。便是枉過了一生。雖
死猶有所憾。若是平日間著意去講求。竭力去
體認。一旦豁然貫通。無所疑惑。則凡性分之所
固有與夫職分之所當爲。事事完全。無少虧欠。
就是晚上沒了。其心亦安。而可以無遺恨矣。孔
子此言。蓋甚言道之不可不聞。欲人知所以用
力也。然人不學不知道。欲聞道者可不以務學
爲急哉。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
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
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直解】士是爲學之人。道是事物當然之理。卽學之
所求者也。惡衣是粗惡的衣服。惡食是粗惡的
飲食。議是議論。孔子說人之爲學有志於斯道
者。必是識見高明。見得自己性分爲重。外物爲
輕。凡富貴貧賤都動他不得。而後於道有得
也。若夫士而爲學。其志將以求道也。卻乃愧恥
其衣服飲食之不美。則是羞貧賤慕富貴。其識
趣之卑陋甚矣。與之論道。必不能知其味而信
之。何足與議哉。大抵衣服飲食不過奉身之具。
於性分原無加損。故大舜在貧賤之時。飯糗茹
草。若將終身。及其爲天子。被袗衣鼓琴。若固有
之。而禹之菲飲食惡衣服。非徒以示儉。蓋亦以
口腹身體之欲。不足留意於此耳。孔子之所謂
志於道者。豈專爲士者警哉。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

爲之念也。事之可爲不可爲一
惟義之所在。與之相從。不敢悖
爾。○存疑。義字與適莫相對。義
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
○三句語勢要相應。又要緊接
說。猶云不如此而如彼耳。說略
開路綴使不是。○鯨士按邪疏
義脈洪得中也。朱子亦曰。義者
心之制。事之宜。制字嚴重。卽宜
亦是合該如此之意。不知緣何
有作時宜權宜之宜。遂算義是
融通圓轉一物。因而謂無適無
莫卽是比義。上下語意滚做一
團。此等見解。害人心術。故論語
凡說義之題。自數十年來。全被
講壞。而今始反正者。略有數條。
此其首也。○我不自蒙意見揀
義來做。使云惟義是從。何妨而
必曰非我比義。義自與比。若義
亦有性情意思者。此學禪打誑
顢頇之言耳。尤可笑。

說約合參

○蒙大全新安陳氏東陽許氏
子曰。德者人得於天之善理。君
子常切思懷。念念不忘。欲至於
至善之地。小人不知有此。猶其
欲心自戀其所有。惟思自遂。不
能遷善以成德。君子常念刑法
之可畏而自守其身。不敢爲不
善以犯之。小人但思惠利。貪得
人之所有。不能擇義。雖有刑法
不顧也。趨向公私之異如此。○
雲峯胡氏曰。他章多指君子小
人所爲者言。其行事之著。此章
則指所思者言。其心德之微。

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
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
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
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
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
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
倚乎。

【直解】適是必行的意思。莫是必不行的意思。義是
事之宜。比字解做從字。孔子說天下之事都有
至當不易的道理。但當隨事順應。不可先有意
必之私。且如有一件事來。心裏主於必行。這便
是適。適則凡事之不可行的。都看做可行了。其
弊必至於輕率而妄爲。心裏主於必不行。這便
是莫。莫則凡事之可行的。都看做不可行了。其
弊必至於拘滯而不通。這兩件都是私心。必然
害事。君子之人。其處心公而虛。其見理明而悉。
故於天下之事。未嘗主於必行而失之適。也未
嘗主於必不行而失之莫。只看於道理如何。若

道理上當行的便行。無所顧忌。道理上不可行
的便不行。不敢輕易是非可否。一惟義之是從。
而無容心於其間。此君子之所以汎應曲當。而
無有敗事也。然必平時講究得精明。而後臨事
乃能審處。有一日萬幾之責者。可不愼哉。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
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
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
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

【直解】懷是思念。德是固有之善。土是居處之所安
者。刑是刑法。惠是貨利。孔子說君子小人。爲人
不同。而其所思念者亦異。君子之所思念者。在
於固有之善。立心則欲其無私。行事則欲其合
理。惟恐悖德而爲不肖之人。若夫小人則不知
德之可行也。而所思念者在於土。凡居之所安

○纂大全雙峰饒氏曰：利乃人所同欲，若事事依著利而行，則利己害人處多，必多怨。○參字從放字生。○愚按：專利者悖天道，逆人情，不但受其害者怨之，故多怨。

說約合參

○纂大全朱子曰：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為之節文，本末兼備之為禮。而恭敬辭讓之心，為其實。君子自盡其實，而能以禮讓為國，將見一家讓，一國興讓，於治國何難之有。若未盡恭敬辭讓之實，則不能以禮讓為國。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矣。且不奈禮之節文何，況為國。○新安陳氏曰：不能為國意，蓋在言外也。○蒙引：天地萬物本吾同體，惟實能盡此理於一身，故其見天地人物，無一之可忽，無一之可傲，則天地人物總在吾和氣中矣。今學者試思斯須之莊敬和樂，自有上際下蟠之理。左支右吾，出門皆礙，皆其不恭不遜之根本去也。

適處，即依依於此，戀而不捨。蓋惟知適己自便，雖違德義而不恤矣。君子之所思念者，在於朝廷之法，循理而不敢放肆，奉上而不敢違越，惟恐犯法而為有罪之人。若夫小人，則不知法之可畏也，而所思念者，在於惠。凡利之可歆羨者，即營營於此，求必得之。蓋惟知貪得無厭，雖觸刑法而不顧矣。夫君子小人之所懷不同如此，觀人者但看其意思何如，便可以知其為人之實矣。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孔子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直解 放是依倣。孔子說：人能好義，則事皆公平，而人亦悅服。若其處心制行，只依著利的那邊，物之有利者，必欲得於己，事之有利者，必欲專於己，這叫做放利而行。夫利既在己，害必歸人，則不惟受其害者有所不堪，而不受害者亦有所不平也，豈不多取怨於人乎。夫放利而行，本欲為身謀，為家計也。至於多怨，又豈保身全家之道哉。故君子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

直解 禮是尊卑上下的禮節，讓是遜讓，即禮之實處。何有，是不難的意思。如禮何，譬如說沒奈他何。言禮有不為之用也。孔子說：人君為國，不可專倚著法制禁令，必須以禮讓為先。蓋禮以別尊卑，辨上下，固有許多儀文節目，然都是恭敬謙遜的真心生發出來。如君臣有朝廷之禮，然上不驕，下不僭，名分自然相安，這就是君臣間的禮讓。父子有家庭之禮，然父慈子孝，情意自然相洽，這就是父子間的禮讓。是讓乃行禮之實

○纂大全慶源輔氏曰：人情惟患無位耳。君子則以位原無預於己，不以為患，惟所以立乎其位者，無論有位無位，皆所當備，則患其不盡也。人情惟患莫己知耳。君子則以莫知何損於己，不以為患，惟所為可知之實，無論知與不知，皆所當修，則求

說約合參

其能畢盡也。此為己之學也。○南軒張氏曰：若曰使在己有知之實，則人將自知之，則是亦患莫己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

○纂或問：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之一言一動，蓋無不詳視審記而力行之也。日用之間，所以應物處事者，各有條理，而無不盡矣。特未知反求其本，而得夫眾理之所自來。然其下學之功至，而將有以上達矣。夫子於此蓋得之眉睫之間也，故不俟其問而呼以告之曰：參乎，爾知吾之道乎，雖有精粗大小內外本末之殊，然其所以為道者，則一以貫通之者也。曾子

也。若是為人君的能以禮讓為國，或修之威儀言動之間，以示之標準；或嚴於名器等威之辨，以防其僭踰。凡所行的禮，都出於恭敬謙遜之實，則禮教既足以訓俗，誠意又足以感人，那百官萬姓，每自然都安分循理，相率而歸於禮讓，紀綱可正，而風俗可淳，其於治國何難之有。若不能以禮讓為國，都只在外面粉飾，沒有恭敬謙遜的真心，則出之無本，行之無實，雖有許多儀文節目，都不是制禮的初意，雖欲用禮，亦無如之何矣。禮且不可行，而欲其治國，豈不難哉。此可見為國以禮，行禮以讓，先王化民成俗之道，莫要於此。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直解 患是憂患。位是爵位。所以立，是所以居位之具。可知，是可以見知之實。孔子說：天下之事，有在於人者，不必憂，有係於己者，所當憂也。如爵位之不得，人常憂之，君子則以人不我用，其責在人，於我無預，何憂之有。惟所以立乎其位者，乃吾職分之所當為也。苟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澤民，而吾之職分有虧，即倖而居位，亦不免尸位之誚矣，故必以為憂焉。名譽之不著，人常憂之，君子則以人不我知，其失在人，於我無預，何憂之有。惟可以見知之實，乃吾性分之所固有也。苟知未至於高明，行未至於光大，而吾之性分有虧，即倖而得名，亦不免名勝之恥矣，故必以為求焉。夫患所以立，非修此以覬得其位；求為可知，非務此以求知於人。蓋君子為己之學如此也。不然，有為而為，則亦小人儒耳，奚足貴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

之心於是黙然而有以得夫衆理之所自來者故無所復疑而直應之曰唯蓋不惟無待於問辯而亦不容有所稱贊也○大全東陽許氏曰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却是論造化與此章意不相似○蒙引吾道二字略讀道字虛說一是心不是道乃道之體也貫之又不是貫道貫乎事也所貫者萬事也而萬事之理本具一心○麟士云曾子平日用功皆是貫中之一夫子教以從一而貫是何等省便快活豈其應之速而解之明矣

纂或問夫子之告曾子也門人莫不聞之矣然獨曾子爲能默契其旨而他人不與是以夫子出而因問曰所謂一貫者何也曾子直告之曰夫子之道豈有

說約合參

他哉忠恕而已矣蓋盡己爲忠道之體也推己爲恕道之用也忠爲恕體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爲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此聖人之道所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而無不備無不通也以是爲言正欲使門人不求之空言恍惚之中而考諸聖人用心行事之實有以默識而加勉強之功耳○語類門人是夫子之門人○大全胡氏曰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聲臭之體斷在學者則爲忠在天子則爲一在天地則爲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酬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爲恕在天子則爲貫在天地則爲萬物各得其所也○朱子曰子貢尋常自知識而入道故夫子警之曰汝以予云云予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耳曾子尋常自踐履入道事親則眞能行

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卽應之速而無疑也

直解參是曾子的名貫是通唯是應之速曾子一日三省其身其於斯道之用固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矣但於其體用一原的去處尚未能確然有見故孔子呼其名而告之說參乎汝亦知吾道乎蓋天下事有萬殊其實總是一箇道理若在事物上一一去講求則頭緒多而用力難非根本切要之學也我於天下的事物只是一個道理貫通將去隨他千變萬化都能應之而不窮處之而各當譬如川水一般雖千條萬派只是一箇泉源流行出來譬如樹木一般雖千枝萬葉只是一個根本生發出來散之則甚博而操之則甚約道便是我的道理曾子一聞孔子言豁然有悟就答應說唯蓋其工夫精到識見高明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應之如此此聖人傳授心法惟曾子獨得其宗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

此孝爲人謀則眞個忠與朋友交則眞個信故夫子警之曰汝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惟曾子領略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蒙引忠恕是曾子平素用力者但未聞一貫之時亦未必知忠恕之相爲體用如此及夫子以一言點化他他方曉得忠恕亦是這箇道理故因門人一問便把來當他說○曾子通身不肯說一貫意思出○麟士云夫子之道四字替吾道二字忠字替一字恕字替以貫之字而已矣斷詞也註腳確然無一人說得明白者○忠恕二字要讀得有力不可順口一直過了旣知此然後許分別同異○忠恕本是勉然之事今借來解夫子之一貫且當自然者說先儒語雖多大段亦不過如此若曾子初不與門人說破自然勉然之別一是要他解得一是要他做得徹上徹下也

說約合參

○纂大全朱子曰君子心存天理凡事皆無爲而然其於義之精微曲折無不透徹惟喩於義小人心狥人欲凡事皆有所爲而爲之其於利之曲折纖悉都理會得惟喩於利○雙峯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所以於義於利各能深曉程子爲好是說喩以後事象山所喩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是說喩以前事

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直解門人是孔子弟子實心自盡叫做忠推己之心以及人叫做恕孔子一貫之旨惟曾子爲能默契其餘衆人都不能知孔子旣出門人私問於曾子說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其說何謂曾子答說夫子之道無他只是忠恕而已矣蓋一人的心就是千萬人的心我心裏要盡的去處就是人心所欲得的去處若眞實自盡念念都出於忠便能推以及人事事都出於恕可見千萬人的心只是這一箇心便都通得所謂一以貫之者其意不過如此豈復有他說哉夫一以貫萬是聖人傳心的要訣忠以行恕是學者下手的工夫其地位不同而其易簡切近則未嘗有二若曾子者可謂善發聖人之蘊矣

○子曰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

喩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喩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喩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直解喩字解做曉字義是天理之所宜利是人心之所欲孔子說天下之道二義與利而已而君子小人實於此辨焉君子循天理有好義之心又有精義之學故其立身行己只在義上見得分明義當進則進不然則退義當受則受不受則辭雖有時不避形迹而涉於爲利者亦不過委曲以成其義耳是君子之心惟知有義而不知利小人狥人欲有懷利之心又有謀利之巧故其立身行己只在利上見得分明有利則趨無利則避利於己則爲利於人則否雖有時假託形迹似乎爲義者亦不過借此

○大全慶源輔氏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逃固皆見之然見人之賢者即奮然欲有其善思與之齊焉見人之不賢者則惕然恐有其惡而內自警省也此乃不徒見之而反諸其身有益於我爲爲己之學也○愚按焉也二字抑揚警醒

說約合參

○蔡大全朱子曰人子之事父母不惟平時愉色婉容雖遇父母有過之時亦必從容細密幾微而諫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以庶幾父母之樂從也纔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親歡悅復諫不違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乃是深愛其親也○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上不違微

以圖其利耳是小人之心惟知有利而利之外皆非所知矣夫君子小人所喻不同如此然喻義則君子固自成其君子而天下之事亦因以濟喻利則小人固終陷於小人而天下之事亦因以壞修己用人者可不慎擇而深辨之哉。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之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直解 賢是有德的人齊是齊一不賢是無德的人省是省察孔子說人之自修者砥礪之功固當盡於己觀感之益亦有資乎人如見箇有德的賢人心必羨之然不可徒羨之又必自家思想說善本吾性事在人爲他有這等賢德我何爲獨不能必勉强奮發定要與他一般纔罷這是見賢思齊焉如見箇無德不賢的人心必惡之

然不可徒惡之又必自家省察說爲惡甚易自知甚難他幹的這等樣事莫不我身上也有一或有之必當速改以復於善纔罷這是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夫見賢思齊則日進於高明見不賢內省則不流於汙下此君子之所以成其德也然是道也通乎上下者也人君若能以古之聖哲自期而務踵其芳規以古之狂愚爲鑒而不蹈其覆轍則爲聖君不難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直解 幾是微違是違拂勞是勞苦孔子說人子之事父母固以承順爲孝然遇著父母有過失也當諫之但有箇進諫的道理不可直言而諍以

諫之意恐傷矣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致父母於無過之地○西山眞氏曰起者竦然興起之意熟者反復純熟之謂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豈容有一息忘乎

○序子曰爲人子者父母在堂不可遠遊以致定省曠音問疏親子之間彼此思念難已也即或不得已而出遊亦必有定方欲親知而無憂召則必至也此所謂以父母之心爲心也○大全雙峯饒氏曰不遠遊是常法有方又是處變之道

說約合參

傷父母之心必須和顏悅色下氣柔聲微微的諫他或待其間暇而諭之以理或乘其喜悅而動之以情務使父母樂從而後已若見父母的志意未肯聽從必當愈加謹敬不可因父母不從或就發露於聲色而有違拂之意就是父母嗔怪或加以怒責勞苦之事亦當從容順受不可因父母折挫遂懷怨恨之心亦惟積誠以感動之委曲而開導之久之則父母亦必幡然悔悟而改圖矣所謂幾諫者如此昔大舜父頑母嚚常欲殺舜舜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夫以瞽瞍之惡而大舜猶能以孝感之況未至爲瞽瞍者乎然則孔子所謂幾諫惟大舜能之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

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直解 方是方向孔子說父母愛子無所不至爲人子者必能體父母之心而後可也若是有父母在堂不可出外遠遊蓋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若出外則定省曠而音問疏不但己之思親亦恐親之念己不忘也所以不可遠遊若或不得已而出遊亦必告父母以一定的方向如往東則不更從西行往南則不更從北行使父母知我定在某處可以無憂若有呼喚便可應期即至而無失也夫人子事親一出遊而不敢輕易如此又豈可縱肆逸樂不惜其身以貽父母之憂乎所以古之孝子不登高不臨深出必告反必面無非欲安父母之心而已爲人子者不可不知。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胡氏曰已見首篇此

○序子曰爲人子者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之而記憶在心也常記憶在心一則以其多年難得而喜一則又以其多年日衰而懼而愛日之誠眞所不能已矣○大全南軒張氏曰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強弱而喜懼存焉亦人子盡心於其親之一事也

○序子曰人之言行須要相顧古之學者沉靜簡默不肯輕易出言這是爲何葢凡事必身體

說約合參

力行爲實若躬行之不及夫言則夸誕爲恥此所以愼焉而不敢輕出也○麟士按集註爲此故也爲字卽爲力不同科爲字然在本條亦用替恥字若說恥又說爲則重疊也○范註與圈內小別

○纂大全朱子曰凡人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若約則收斂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

葢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直解 年是年歲。孔子說。父母的年歲。爲人子者須常記念在心。不可以不知也。葢壽數之長短。皆係於天而不可必。今父母壽考康寧。使人子得以承歡於膝下。這是難得之事。豈不可喜。然父母年紀衰邁。來日無多。安能保其長存。這又有不測之憂。豈不可懼。若知道這一件可喜。又有這一件可懼。時常記念在心。則愛日之誠自不能已。而所以奉事之者。不敢有一毫之不盡矣。所以說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言。行之如其所行。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五 里仁 三十

直解 出是發言。逮字解做及字。孔子說。人之言行須要相顧。如今人說得行不得的甚多。若古之學者。沉靜簡默。不肯輕易出言。這是爲何。葢其學務爲己。志在躬行。言忠便要盡忠。言孝便要盡孝。句句言語都有下落。心裏纔安。若只是信口說了。都不能躬行。這便是行不及言。而爲誇誕無實之人矣。古之人深以爲恥。而不肯爲此。其所以慎於言而不輕出也。古之人惟其尚行。故篤實之風行。今之人只是空言。故浮華之習勝。學術既異。而世道人心亦迥然不同。孔子之言。蓋傷之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

守以此而失之猶至於有過者鮮然少矣○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也

○纂大全朱子曰君子用心言懼其易行懼其難故欲訥於言言難出諸口而敏於行力行而不惰也其爲實自修如此○致堂胡氏曰訥敏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奚貴於學哉○麟士按欲字只是要得如此之意據爲

說約合參

主腦非是○君子則欲如此小人便欲如彼蓋各人意思不同若謂妙於一欲字則又何以處小人乎或稍重君子字方有力凡論語中說君子者皆如是

○序子曰德原人心同具亦人情同好人惟無德耳若德豈有孤立之理必有相求相應以類從之如居之鄰也○存疑德不孤論其理必有鄰指其効○增淺說一反一正言之註實着泥

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直解 約是收斂不放肆的意思。鮮是少。孔子說。凡人立身行己。但是心裏放肆。則其所行必有過差。若有收斂省約。件件都守著規矩。豈有差失。如在身心上省約。不爲逸樂非禮之事。便不至於喪志而敗德。如在用度上省約。不爲奢侈無益之費。便不至於傷財而害民。過失斷然少矣。這約之一字最宜詳玩。蓋人情纔放肆則日就驕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故成湯制事制心。只是一個懋敬。太甲敗度敗禮。只是一箇縱欲。聖哲狂愚之判。實係於此。可不慎哉。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直解 訥是遲鈍的意思。敏是急速的意思。孔子說。放言甚易。力行甚難。故言常失之有餘。行常失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五 里仁 三十一

之不足。惟是成德之君子。一心只要做篤實的工夫。其於言語。則務欲其訥。非惟不當言的不敢言。就是當言的。亦必謹慎收斂。訥訥然卻似遲鈍的一般。不敢信口便說。以取失言之悔也。於行事則務欲其敏。除是有所不知則已。若知道當行的事。便奮發勇往。急急然惟恐失了的一般。不敢少有怠緩。以致廢時而失事也。欲訥於言。則言必能顧行。欲敏於行。則行必能顧言。豈非慥慥篤實之君子乎。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直解 孤是獨立。鄰是鄰舍。孔子說。德乃人心之所固有。亦人情之所同好。人而無德。則人皆賤惡。固有獨立而無與者。若是有德的人。則豈有孤立之理乎。必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見其德者固愈加親近。聞其風者亦翕然信從。就似居處

之有鄰家一般。有不招而自來者矣。故人君修德於上，則萬姓歸心，四夷向化，而天下爲一家。不然，則衆叛親離，不免於孤立而已。可不慎哉。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說約合參

○纂存疑：子游曰：君臣朋友以義合者也。事君而遇其有過，則當諫，諫不行則當去，苟徒事煩數而不去，則君必厭聞以爲謗己，斯反見斥辱矣。遇朋友有過則當諫，諫不行則當止，苟徒事煩數而不止，則友必厭聽以爲仇怨，斯日至疏隱矣。豈事君交友之道哉。○大全東陽許氏曰：事君交友之道所當爲者固非一端，此章以君友同言，又同一數字，所以專主諫諍說。

【直解】子游是孔子弟子言偃，字子游。數是煩數，辱是羞辱，疏是疏遠。子游說人臣以匡救爲忠，朋友以切磋爲義，固皆理之當然，然於言語之際，也要見幾。且如君有過而諫諍，使其聽焉，固可以盡吾心矣。若不肯聽，便當去，苟或不識進退，而專務戇直，至於煩數而無已，則君必厭聞，不以爲忠，而反以爲謗，未免加之以斥辱矣。事君者可不戒哉。朋友有過而相規，使其聽焉，固可以盡吾心矣。若不肯聽，便當止，苟或不度可否，而徒好盡言，至於煩數而不止，則彼必厭聽，不以爲德，而反以爲怨，必將日至於疏遠矣。交友者可不戒哉。然子游之說，特爲進言者發耳。若夫爲君爲友者，又當思毒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優容褒獎，以來樂告之誠，虛心受善，以求切磋之益，庶德日進而過日寡，與聖賢同歸矣。若一有厭惡之心，而加之以疏辱之罪，則在彼固以言爲譏，而不肯再言，他人亦以彼爲戒，而無復直言，上下隔絕，彼此蒙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聽言者又可不戒哉。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上論卷之五 終

纂大全雙峰饒氏：子謂公冶長素行之賢，可妻也。雖有在縲絏之中一事，似不可妻，然非其自致之罪，則無害於可妻也。遂以其子妻之。○集解孔曰：姓公冶，名長。○邢疏：家語云字子長。

說約合參

纂大全朱子：子謂南容，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遂以其兄之子妻之。○新安陳氏曰：此章本不見謹於言行意，參以三復白圭章，故云。○麟士按：刑戮是兩件，故邢疏曰：則必危行言遜，以脫免於刑罰戮辱。匡章註亦曰：戮，羞辱也。○二節皆敘事，不但記言也。故上曰子謂，下即曰以其，孔子語只夾和在裏面，又一體。○兩事必不是一時，牽作一處，亦似合傳。○上節白於已然，下節信其當然也。○附錄弟子解云：南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汙。弟子行云：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其于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按史記南宮适字子容，而索隱註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註遽云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上論卷之六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直解】公冶長是孔子弟子。女嫁與人爲妻，叫做妻。縲是黑索，絏是拘攣，犯罪的人以黑索拘繫之於獄中，叫做縲絏。子是所生的女，古人男女皆謂之子。門人記孔子曾說：人倫莫重於婚姻，匹配莫先於擇德。吾門弟子若公冶長者，可以女配之而爲妻也。他平日素有德行，雖曾爲事拘繫于獄中，乃是被人連累，而非其自致之罪。既非其罪，則固無害其爲賢矣。於是以所生之女而爲之妻也。此可見聖人之於婚姻，不論門族，而惟其人；不拘形迹，而惟其行。非獨謹於婚姻，亦可謂明於知人者矣。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

論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又适見家語一名縚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仰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愚以爲南宮敬叔之與南容皦然兩人矣

○序夫子嘗謂子賤其成德之君子哉若人乎若使我魯無衆

說約合參

君子者則斯人其何所取友以成斯德乎甚矣魯固多賢而若人之能取諸賢爲助也○大全胡氏曰家語云子賤有才智仁愛爲單父宰民不忍欺少孔子四十九歲意其道而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朱子曰論語中說君子有說高者有大段說者如言賢者之類聖人於子賤南宮适皆曰君子哉若人皆大槩說○考註云此亦敘記之詞曰若人曰斯皆隱語但門人知謂子賤故槩之也若已自說子賤而又曰若人曰斯便無謂○說苑子賤爲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者十一人或作父事者三人○大全韻會宓音密又姓也通作虙音伏○顏子家訓云濟南伏生即子賤後是虙之與伏古來通用誤爲宓○字書宓不言是姓

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雅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直解 南容是孔子弟子南宮縚字子容廢是棄而不用戮是殺戮門人又記孔子曾說吾門有南容者嘗三復白圭之詩平日素能謹言慎行是個有德的君子若遇著國家有道君子進用之時他有這等抱負必然人人薦舉他使之得位而行道必不至於廢棄而不用也遇著國家無道小人得志之日他既言語謹慎不致取怨於人亦可以全身而遠害必不陷於刑戮之禍也處治處亂無所不宜則其賢可知矣於是以其兄之女配之而爲妻焉前章以己女妻公冶長此章以兄女妻南容皆擇賢而配聖人致謹於婚配之禮如此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焉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直解 子賤是孔子弟子宓不齊字子賤斯字解作此字上一箇斯字是說此人下一箇斯字是說此德門人記孔子曾說人之爲學都要學做君子然君子之德未易成也吾門若宓子賤者他的學力已造到成德的地位君子哉其若人乎然子賤所以能爲君子雖是他自家向上有志進修亦由我魯國多君子人才衆盛故得以尊師取友而成其德耳若使魯沒有許多君子則雖要尊師而無師之可尊雖要取友而無友之可取斯人也亦不免孤陋寡聞而已將何所取以成此德乎此可見自修之功固不可廢而師友之益又不可無也然師友之益不但學者爲然古之聖帝明王屈己下賢虛心訪道尊崇師

○序子貢好方人因夫子以君子許子賤而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蓋取其才之可用也子貢曰器之爲類不同賜果何器也子曰女是器中瑚璉也瑚璉用之宗廟而飾以金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邢疏按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則夏器曰璉殷器曰瑚而包咸鄭玄等說此論語賈服杜等註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說約合參

○纂大全朱子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人情狥外而不務內求名而不務實相習尙佞故或曰雍也固可謂仁而優於德行矣而惜乎其不佞短于言語之才也

保而資其啟沃慎擇左右而責之箴規無非欲嚴憚切磋養成君德而已古語說師臣者帝資臣者王然則人君欲成其德者當以好學親賢爲急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直解 賜是子貢的名器是器皿瑚璉是宗廟中盛黍稷的器以玉爲之夏時叫做瑚商時叫做璉子貢平日好比方人物因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說道賜也學於夫子亦嘗有志於進修但造詣之淺深自家不能知道夫子試說賜之爲人何如孔子答說人之爲學以致用爲貴如世間器皿以適用爲宜汝能告往知來

料事多中既達於政事又長於言語是個有用的成材就如器之適用一般汝其已成之器乎子貢又問說器有貴賤之不同夫子以賜爲器不知是何等樣器孔子答說器中有瑚璉者陳之於宗廟而飾之以玉最是貴重而華美的以汝之才試之於用必然事功可就文采可觀而足以爲邦家之光豈非器中之瑚璉矣乎然則子貢雖未能如君子之不器其亦器之貴者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佞口才也仲弓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直解 雍是孔子弟子冉雍仁是有德佞是口才春秋之時人皆以口才便利爲尙而冉雍爲人重厚簡默與時俗不同故或人謂孔子說夫子之弟子有冉雍者論其爲人可謂仁而有德者矣但惜其素性簡默無有口才而不能爲佞也或人之言非惟不知仁亦不知冉雍者矣

序子曰焉用佞爲哉佞者一時抵當人處全以利口給辨撰出說話心口原不相副徒多取憎於人何益哉女以雍爲仁我雖不敢知但何用佞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也〇語類林一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何如曰孔子既不保他必是也有所未然處是不佞要緊〇愚按此即人稱仁意輕而重短其不佞夫子不許仁意輕而重言其不佞〇蔡氏以全體是天理渾然無一毫之私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毫之間斷之理心之德六字所以訓仁之義爲甚切全體不息四字所以盡仁之道爲甚大前後聖賢所論仁字渾博精深千條萬緒莫不總會於十字之中矣〇陳氏曰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

〇纂大全子使漆雕開仕必有以觀其材之優也開對曰明理而後可以治人昔於斯理尚未能眞知而無疑則正當學時未是學優而仕時也子說其篤志於學孜孜尚進盡未已也〇或問程子謂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一入而不自知其所至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虔反〇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〇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直解 禦字解做當字譬如說抵當人一般給是取辨屢是多的意思憎是惡孔子答或人說汝以冉雍爲不佞是必以佞爲賢矣自我言之人之立身行己亦何用於佞乎蓋佞人所以應答搪抵人者只是以口舌便利取辨一時那甜言巧語高談闊論外面雖似有才其中都沒有眞實的意思被人看破卻是個邪佞的小人不足以取重而徒多爲人所憎惡耳亦何益之有哉今汝以雍爲仁我固不知他仁與不仁但說他不佞正是好處要那口才何用乎然則汝之所惜者正吾之所取也由孔子之言觀之可見學者當用力於仁而不可不深戒夫佞矣然佞人不止可憎爲害甚大蓋其言足以變亂曲直顚倒是非或逞其私智以紛更舊章或巧爲讒言以中傷善類人君若不知而誤聽之未有不敗壞國家者故大舜疾讒說之殄行孔子惡利口之覆邦皆所以垂戒於萬世也用人者可不以遠佞人爲急務哉

〇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〇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〇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

一毫深求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閒一言之對若自有所覩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爲如何然曰見大意則於細微容或有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〇雙峰饒氏曰集註釋說字有三其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小成故爲志篤〇語類看他意思便是把個仕都看輕了〇問他說未能信是自覺行處有些勉強否曰未須說行在目前便有些小窒礙處〇問是見得吾心之理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箇理不可分別〇麟士云此亦是敘記之體合首尾方可見開不要只說吾斯一句

〇序夫子憂時憫道而設詞曰舉世皆不我用道不行了吾何事周流將乘桴以浮於海而永與世辭耳從我而往者其惟由也與子路聞之信爲實然而喜其與己子曉之曰由也不憚浮海之困而敢於必行好勇可謂過我矣但無所取其事理而裁度之以適於義也夫海其眞可浮也乎〇此章只是歎道不行其欲由從已識由無裁皆無聊之意也

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直解 漆雕開是孔子弟子姓漆雕名開仕是出仕做官斯指此理說信是知之眞的意思說是喜悅門人記孔子使其弟子漆雕開者出仕而爲政必是知其才足以用世矣漆雕開對說人之爲學須是於這道理實得於心知得十分透徹深信不疑然後出而居其位行其志纔能事事停當今我於這道理尚未能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是自己心裡還有信不過處正該力學以充之豈可便出而治人乎觀開此言足徵他所見者大所期者遠其一念求道之心必欲至於精微之極而不以小成自安故孔子聞而喜悅蓋深嘉其篤志於學而將來成就有不可量也求之於古如伊尹樂道畎畝便自任以天下之重傅說身居版築便一出爲王者之師這正是他信得過處所以能成輔相之業夏禹廸知忱恂於九德之行周文武克知灼見於三宅之心這正是的知人之可信而後用之所以能收得人之功可見出仕者固不可不自審其所長而用人者尤不可不深考其蘊也

〇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

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〇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直解 桴是木筏由是子路的名材與裁字同是量度的意思昔春秋之時上無賢君不能信用孔子故孔子有感而歎說吾之周流四方本欲得位行道以致君而澤民今人不見知世不我用吾道已不行於天下矣雖居在中國亦何爲乎

○序孟武伯問子路已盡仁道乎子曰仁道至大其或有或無吾所不能知也○不知宜渾說為又問地註日月至意當在下節不知其仁也實指出之

說約合參

序孟武伯以夫子必知之而不言又問子曰由也好勇千乘大國可使治其兵賦此其可見之才也至於其所學之仁則雖能治賦而未必純全吾不能知也○邢疏賦法詳周禮見前道千乘之國章

不如乘著木筏浮於海中可以絕人而逃也吾門弟子中求其可以從我遠去者其惟仲由歟蓋仲由勇於為義是箇臨難不避的人故孔子許其從己然這說話也只是孔子自傷其不遇而假設之詞非真有浮海之意也子路聞之以為夫子不許他人而獨許己遂信以為實然心中喜悅蓋過於信師而闇於事理者矣故孔子教之說凡人懦弱者多憚於涉險由也不以浮海為懼而以得從為喜這等好勇豈不勝過於我乎然海豈可居之處吾豈入海之人不過傷時之意云爾而由也遽以為信然是徒知勇往直行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矣由也可不思所以進於是哉孔子教子路之言如此此可見聖人雖有傷時之意而終無忘世之言但當時之君不能用其言而行其道耳以孔子之聖而不能用此春秋之所以終於亂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

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直解 孟武伯是魯大夫仲孫彘仁是本心之全德孟武伯問於孔子說夫子之門人如子路者果能全其心德而為仁人矣乎孔子以仁道至大不可輕許故答他說仁具於各人之心難以必其有無仲由之仁與不仁我所不知也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直解 千乘之國是諸侯大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的賦是兵古者軍馬都出於田賦中故叫做賦孟武伯以知弟子者莫若師子路之仁夫子豈有不知的故又以為問孔子答說由也好勇而果斷就是千乘的大國若用他管理那兵賦的重事必能訓練倡率不但使軍旅強盛而有勇抑且使親上死長而知方其才之可見者如此

序問求也仁道何如子曰求也多藝千室之大邑百乘之大家理煩治劇可使為之宰此其可見之才也至於其所學之仁則雖能為宰而未必純全吾不能知也○集解孔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翰士按千室之邑有邑長如季氏欲使閔子騫為費宰之類百乘之家有家臣如冉有季路臣於季氏之類通謂之宰故曰宰邑長家臣之通號今村塾亦有誤何讀者

纂邢疏赤也仁道何如子曰赤也知禮有容儀盛服束帶立於

說約合參

朝廷可使與鄰國之大賓小賓言語應對此其才之可見也至於其所學之仁則雖能應對而未必純全吾不能知也○按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職掌賓客禮儀及朝聘之事言赤可任此官也○蒙引三節答意皆云其才則吾所知其仁則吾所不知也○愚按武伯是問三子之仁夫子三不知其仁是正答是不輕許意非囫圇謎猜語帶言其才可知以明仁之難知也

○序子謂子貢曰女自視與回也果孰勝

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直解 求是孔子弟子冉求千室是家邑是縣邑百乘是卿大夫之家有采地千里可出兵車百乘的邑長家臣通叫做宰孟武伯又問夫子之門人若冉求者何如抑能全其心德而為仁矣乎孔子答說求也多才雖是千室的大邑百乘的大家若用他作邑長必能修政於其邑而使人民無不安用他作家臣必能修職於其家而使庶務無不舉其才之可見者如此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直解 赤是孔子弟子公西赤束帶是著禮服而束帶於其上賓客是四方來聘的使臣孟武伯又問夫子之門人若公西赤者何如抑能全其心德而為仁人矣乎孔子答說赤也知禮若使他束帶立於朝廷之上應對那四方來聘的賓客必能通兩國之情達賓主之意而不至於失禮其才之可見者如此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蓋仁之為言必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之雜始終惟一而無一息之間纔叫做仁其心之純與不純有非行事所可見他人所能識者故夫子於三子皆許其才而未信其仁蓋以發於外者易見而蘊於心者難知也有志於求仁者當省察於吾心獨知之地而後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愈勝也

纂大全慶源輔氏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如所聞者一即以知夫十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賜也如所聞者一但以知夫二僅無執泥漸次開明回愈哉○一二十不是限定件數○朱子曰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逐些子照去兩何當玩味

直解 愈字解做勝字昔孔子因子貢好比較他人的短長而或闇於自知故問之說你與顏回同遊吾門你自家說比他所學孰為勝乎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直解 子貢對說人之資質有高下悟道有深淺賜也何敢指望到得顏回蓋回也是生知之亞資稟既高工夫又到其於天下的義理聽得一件就曉得十件從頭徹尾無不默識心通蓋聞一以知十者也賜也學而知之資稟既庸工夫又淺其於天下的義理聽得一件只曉得兩件比類思索因此識彼不過聞一以知二而已即此觀之回勝於賜遠矣賜也果何敢望回乎

說約合參

纂大全朱子曰女之知識弗如回也凡人有不及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女自知而屈於回可謂高明吾與女弗如之說也○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的方擔荷得去如子貢所行雖未實然他卻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人自顏曾而下便要算子貢所以孔子每每喚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慶源輔氏曰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畫於已至○愚按朱子前一條方是與弗如當下之意輔氏說則是與弗如將來之意○又按朱子後一條則時說謂子貢較聞較知無當於回之虛無者直以自己陋識說壞了書也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直解 與是許孔子因子貢之言遂激勵引進之說道汝自謂不如顏回此言非虛汝委的不及他但人莫難於自知而亦莫難於自屈今汝自以為弗如則是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矣夫能自知則必不安於所已能能自屈則必益勉其所未至今日之不如安知他日之終不如乎我誠取汝這弗如之說也其後子貢終聞性與天道不止於聞一知二而已豈非夫子激勵造就之妙然這弗如之一念不但是學習上進的機括若使為人君者能以古之帝王為法而自視以為不如必欲仰慕思齊而後已則其進於聖帝明王也不難矣

○朔古之學者以勤勵不息自強宰予有一日焉當晝而寢夫子責之曰朽木固不可雕刻也糞土之墻固不可杇鏝也今予也志氣昏惰如此則教無可施於何誅而責之乎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直解 宰予是孔子弟子姓宰名予晝寢是當晝而睡朽木是腐壞的木植雕是刻畫牆壁上蓋著泥粉教做杇誅是責何誅是說不足怪責昔孔門設教只是要人好學蓋能好學則志氣精明工夫勤密然後可以入道宰予學於孔子之門一日當晝而寢這便是昏昧怠惰不肯好學的人故孔子責之說凡木之堅者然後可雕若朽腐之木雖欲雕刻成文必然壞爛豈可得而雕乎凡牆之固者然後可杇若糞土之牆雖欲飾以泥粉必然剝落豈可得而杇乎譬如人必有志

向學然後可教今予之昏惰如此就似那朽腐之木糞土之墻一般雖欲教之而無受教之地矣然則我之於予又何用於責備乎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也夫宰予以一晝寢之失而孔子責之嚴切如此也可見人當以勤勵不息自強以怠惰荒盜為戒故禹惜寸陰成湯昧爽丕顯文王日昃不遑息孔子發憤忘食此皆生知之聖人其勤如是況未及聖人者乎學者不可不深省也

說約合參

增淺說宰予平日能言必皆好學篤志之論今也晝寢則是行不逮言故夫子既責其志氣昏惰復以行不掩言者重警之曰昔者吾於人也聽其言如是則信其行如是而今以後吾於人也聽其言如是不遽信其行如是必觀其行之實而後信之我之所以改此輕信之失者蓋於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

子而如是豈得已乎觀子言而知學者不可不謹於言而敏於行也○觸士云文勢卻是兩對○慰按注與語詞當作乎字看猶云於予乎何誅於予乎改是不曰乎而曰與殊深感歎也

說約合參

○朱子曰吾未見剛而不屈者或人不知所爲剛對曰夫子之門若申棖者非乎子曰棖也多嗜慾焉得剛而不屈也○語類問秦漢以下甚麽人可謂之剛曰只看他做得如何拖泥帶水底便是慾壁立萬仞底便是剛○剛與勇也自別觀六言六蔽可見○蒙引云剛者純是天理不屈只爲不可屈撓難限說不屈於慾有慾故屈無慾則不屈不屈處說○觸士按此蒙引說最清楚蓋慾與無慾又在屈與不屈上面若謂卽不屈於慾

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情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直解 宰予平日嘗自言其能學今乃當晝而寢志氣昏惰則行不及言甚矣故孔子又警之說聽言甚易知人甚難我始初與人相處只道會說的便會行故聽人之言就信其行而不復疑其素履之何如如今看來凡人能言者多躬行者少若聞言便信求免爲人所欺故自今以往聽人之言必觀其行而不敢遽信其言行之相顧也夫既聽其言又觀其行則雖善爲辭說者無所用其欺而可免於輕信之失矣然我所以能改此失者只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我起初曾信其行而今日始覺其非故以此爲戒而改我之失耳孔子此言所以深警宰予使之惕然而悔悟也夫師弟子之間朝夕相與其爲人賢否

易見而孔子猶謂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蓋人之難知如此況人君之於臣下尊卑之分懸殊接見之時甚少欲盡知其心術之微得其行事之實豈不難哉蓋敷奏必以言而明試必以功此卽聽言觀行之法用人者所當加意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反○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爾

直解 剛是堅強不屈的意思申棖是孔子弟子姓

則拙做一處無分曉矣須要了得○朱子曰如這刀有此鋼則能割物然則鋼自是不屈底慾則寡而方者些鉛錫不可謂卽屈于鉛錫也但從外面看亦是一把刀相似此或人遽有申棖之對與○凡語意皆以照下爲理然亦有必不可照下間說乃妙者如管仲必小及此吾未見剛一句是也無慾爲剛方是明其所以然之故若肯何先道破卽下文亦何但臀蛾○但看圈內自明不可又雜圈外一字○恐按夫子未見剛之歎原非爲申棖而發焉得剛亦只就棖而言其慾之非剛非可云吾未見天下無慾者此處放開一分何如○剛自無慾不消說慾則無剛亦不消說然天下儘有澹消寡營而未必堅強不屈者固知剛不但緊與慾相反也○嗜慾字亦似不可當私欲字看

說約合參

○纂大全朱子子貢自言其志於夫子曰人己同此心理我所不欲人之妄加於我之事也我亦欲無以妄加於人夫不曰勿加而曰無加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甚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曰賜也非爾今日所及也亦於此求勉焉可耳○愚按不欲人之加諸我自是非禮加我之事但不欲亦欲猶云不要也要若講似人之以不欲加我便與亦欲二字不相照應除下文云我亦無以不欲加人乃可註妥甚宜玩

申名棖慾是貪欲孔子說凡人立身於天地間須是有剛強之德乃爲可貴然我看如今的人都未見有剛強者孔子之所謂剛不但是血氣強勇而已是說人得天地之正氣而又有理義以養成之其中磊落光明深沉果毅凡富貴貧賤禍福死生件件都動他不得然後能剖決不疑而無所眩惑擔當大事而不可屈撓此乃大丈夫之所能而非人之所易及者故孔子歎其難見耳或人不知其義止見申棖血氣強勇就以爲剛乃對孔子說夫子之門人如申棖者其爲人豈不剛乎孔子答說凡剛的人必不屈於物欲棖也多欲不能以理義爲主則凡世間可欲之事皆足以動其心其心一動則意見必爲之眩惑志氣必爲之屈撓矣焉得謂之剛乎觀孔子此言可見有欲則無剛惟剛則能制欲凡學爲聖賢者不可以不勉也然先儒有言君德以剛爲主蓋人君若無剛德則見聲色必喜聞諛佞必悅雖知其爲小人或姑息而不能去

雖知其爲弊政或因循而不能革至於優游不斷威福下移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欲求致治豈可得哉然則寡欲養氣之功在人君當知所務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直解 子貢自言其志於夫子說道天下之人皆同此心大凡非禮之事我心固所不欲度量他人的心也是不欲的欲以己所不欲者而加之於人是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者之所爲也賜則視人猶己視己猶人凡我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

○纂大全西山眞氏子貢得聞性與天道而歎其美曰夫子平日以身教人凡威儀文詞自然成文有章者所謂吾無隱乎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學者皆可得而聞也若性與天道則淵微精奧未可遽與學者言恐其臆度料想馳心玄妙反躐等而無益故罕言之非資敏學

說約合參

到地位已高者不可得而聞也○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應於事故曰性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問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朱子曰固亦是發見處然子貢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麟士按性道即文章宋儒已有此解晦翁深闢之大都今人所尊之說皆是前人闢過搜出示異耳不知教不躐等鐵板難動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是說他不輕言蓋就其未言之時說若說言矣而不可聞便覺尼山諸賢皆襃如充耳可笑

○剛子路勇於進善但若有所聞而未之能行的時節則其心

亦不以此而加之於人夫觀子貢此言固是他志量高處然此乃仁者之事子貢之學尚未能到此地位夫子恐其自許太過而行不逮言也故呼其名而抑之說道最難克者己私未易全者仁德如汝所言凡己之所不欲者即不以加之於人則是視天下爲一人而略無形骸之間以萬物爲一體而溥其兼利之仁這非是心德純全而己私克盡者不能汝之所學豈能遽及於此乎所以說非爾所及也然孔子此言不是言難以阻人之進蓋欲子貢知其難而加勉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直解文章是德之見乎外者指威儀文辭說性是人所受於天之理天道是天理自然之本體子貢說凡人學力有深淺故其聞道有難易吾夫子平日凡動作威儀都有法度言辭議論都有條理這是德之著見乎外的所謂文章也夫子固常以教人無所隱秘故不待深造者而後聞之凡淺學之士從遊門牆者皆可得而聞也若夫仁義禮智稟於有生之初的叫做性元亨利貞運于於穆之中的叫做天道夫子亦嘗言之矣但道理極其微妙言語難以形容若不是學力既深可與上達的人決不輕告故不但淺學之士不得而聞雖久於門牆者亦不可得而聞也蓋子貢晚年進德乃始得聞性與天道故歎之如此然聖門教人循序漸進於此亦可見矣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惕然唯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孜孜勉勉必力行其所聞而後已也○十二字當一氣急讀○大全朱子曰子路不急於所聞而急於行此古人爲己之實學處○雲峰胡氏曰門人弗及其行之勇而著之推敬之詞也夫子恐其徒事乎行之勇而退之陶成之術也

○纂集解孔子貢問曰以孔文子之爲人得謚爲文果何以謂之也子曰文子資識敏疾而能好學凡位在己下者能問之不

說約合參

恥此亦謚法所爲勤學好問者是以謂之文也○大全史記謚法解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經緯天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錫民爵位文○朱子曰此章爲諭謚而發○周禮謚只三十八字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其尤著者一事以爲謚只有一善則只取其一善以爲謚而隱其惡如孔文子是也

直解這是門人記子路之勇於爲善說道人固貴於聞善然聞而不行與不聞同行而不力與不行同惟子路之爲人有兼人之才負剛果之氣每聞一善言必即時行之而後已若或未之能行則此心惕然不寧惟恐復有所聞而前所聞者或壅滯而不得行焉曰唯恐有聞者非不欲後聞之至也乃其惟日不足之心欲急行其所已聞而預待其所未聞耳觀未行而惟恐有聞則既行而唯恐不聞可知矣子路之勇於體道如此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直解孔文子是衛國的大夫姓孔名圉謚文子敏是聰敏下問是問於在下的人古時生有爵位者沒必有謚人有賢否則其謚有美惡孔圉之謚爲文是箇美謚子貢疑其爲人不足以當之乃問於孔子說衛大夫孔文子者不知何以得謚爲文也孔子答說凡人資性明敏的便恃著他的聰明不肯向學孔圉雖有明敏之資他卻不敢自是凡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一一講習討論而無有厭心其勤學如此爵位尊顯的便看得自己過高恥於下問孔圉雖居大夫之位他

○纂存疑子謂子產其有君子之道者四焉其行己也出入起居升降進退見之一身者容皆恭讓其事上也不但拜跪趨走之間凡陳力就列共其職守事皆敬謹其養民以育其生也則愛根於心利施於外而以惠其使民而驅令篤馭之也則以裁制經畫欲使之盡就吾條理而以

說約合參

義四者皆君子之道也○邢昺按左傳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子名僑公子之子稱公孫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故後或謂之國僑○大全仁山金氏曰當時鄭多强族分食都鄙必多侈僭故子產限之使城郭車旗服章各有尊卑也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兼井之患故使民封土爲疆通水爲洫以正經界一時使民力爲之所以有作封洫之譏有取我田疇之謗夫三爲居三居爲井井伍五家爲伍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非奇邪則相及慶賞則相共○附錄西山眞氏曰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年內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分者故自子南逐子皆死豪宗大姓巖然聽順外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從其求故終

卻不敢自亢凡事有未知的一一訪問於人雖下僚之卑小民之賤也虛己問之而不以爲恥其好問如此蓋謚法中有云勤學好問曰文今孔圉之行正與之相合此其所以得謚爲文也然勤學好問不但是卿大夫之美行雖古帝王之盛節亦不外此蓋人君有聰明睿知之資尤易於自用居崇高富貴之位尤難於自謙然不學則義理無繇而明不問則聞見無繇而廣故虞舜好問好察所以爲聖高宗遜志典學所以爲賢眞萬世人君所當法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

四書集註直解 卷六 公冶長 十四

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直解 子產是鄭大夫公孫僑字子產恭是謙遜敬是謹恪惠是恩惠義是裁制經畫事事都有條理的意思昔孔子嘗稱說鄭大夫子產之爲人有君子之道四件何以見之彼恭以持己君子之道也子產之行己也則有善不矜有勞不伐推賢讓能退然恭遜以自居是有君子之道一也敬以事君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事上也則內修國政外睦諸侯小心盡職始終敬謹而無怠是有君子之道二也仁以育民君子之道也子產之養民也則利必爲之興害必爲之去件件都替百姓留心而有厚下之深恩是有君子之道三也義以正民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使民也則辨上下之等均彼此之利事事都有個限制而無姑息之弊政是有君子之道四也子產備這四美於上下人己之間是以能尊主庇民而鄭國頼之豈非春秋之賢大夫歟然鄭以區區

其身免於諸侯之伐而鄭能以弱爲强惟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見譏當世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器使之道○纂大全南軒張氏子曰交道易以陵夷非正其志者莫之能守也若晏平仲善與人交矣蓋交雖久而敬不衰也惟其久而敬則愈久而愈親也○葉氏少蘊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集解周曰晏姓平謚名嬰○邢疏晏桓子之子也謚法治而無眚曰平○麟士按古今姓纂又云嬰字平仲

○纂大全朱子曰卜筮事聖人固欲人信之然藏龜須自有

說約合參

合當處今藏文仲居蔡之室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乃如此是他心惑於鬼神一向倒在卜筮上去了人都稱他爲知吾不知果何如其爲知也○古說他僭若是僭便是不仁了今只主不知言○南軒張氏曰所貴乎知者爲其明見理之是非也方其時世俗以小慧爲知故於文仲有惑焉夫子明之謂知在此而不在彼也○邢疏按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彄字子臧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故姓曰臧也家語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鄭玄包咸皆云出蔡地因以爲名未知孰是○張氏存中曰左傳文二年秋大事於大廟躋僖公逆祀也仲尼曰臧文仲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

小國能用子產故雖介於晉楚二强國之間而竟能杜其侵陵之患若人君以天下之大任用得人則其長治久安之效又當何如哉此用人者所當加意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直解 晏平仲是齊大夫姓晏名嬰字平仲善與人交是說能盡交友之道孔子說朋友五倫之一人所必有者也但交友者多善交者少惟晏平仲則善與人交而能得其道焉何也人之交友其初皆知相敬至於既久則習狎而怠忽矣怠忽則必生嫌隙嫌隙既生交不能全矣平仲之與人交也始固相敬至於久而亦然不以其習狎而生怠忽之心故交好之義始終無替此平仲之所以爲善與人交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

四書集註直解 卷六 公冶長 十五

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卽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直解 臧文仲是魯大夫姓臧名辰謚爲文仲素以知名者也居是藏蔡是大龜用以爲卜者以其獲之於蔡地遂名爲蔡節是柱頭斗栱藻是水草梲是梁上短柱孔子說人都以臧文仲爲知然明知之人必然見識不惑試驗他一事言之且魯之有大龜雖所以爲占卜之用然不過以決疑示兆而已非能司其禍福之柄也文仲乃爲屋室以居之又將那柱頭斗栱上都刻爲山形梁上的短柱都畫水草眞若大龜居處於其中而降福於人者斯不亦大惑矣乎蓋人有人之理神有神之理人之所當盡而祈之

三不知也又按家語顏回曰臧
六關未知孰是○愚按海鳥曰
爰居止于魯東門外三日文仲
使人祭之

○序子張問曰楚國令尹有子文者曾三次爲令尹無有喜色三次已之無有愠色方其已之時舊有自己舊日爲令尹之政一一告之新爲令尹之人使有一依據而行其行事何如子曰其人也知有國不知有身可謂忠矣曰制行如此亦難矣意者仁矣乎子曰仁者內既無私心而外之行事又當於理今未知子文之所以然者果皆純乎理而無私否也安得遽許以仁○

說約合參

刪號按左傳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爲令尹也子文卿大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六號○鬬士按子文爲令尹初自莊三十年至僖二十三年子玉代凡二十八年國策子文代子元爲令尹緇衣以朝鹿裘而歸以庭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不朝不謀夕家無積蓄不爲懃不爲祭祀背以敵賢者不祥專利者必暨政其國家人以川人謂恩以撫下凡以自究心不遑他恤國語曰成王聞子文之朝不謀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子文辭而逃王止而後復許謂辭而逃令尹之祿是其忠亦槩見也

理則幽昧而不可知惟盡其所當務而不取必於其所難知斯可謂知矣今文仲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則是不達幽明之理而惑於禍福之說其心之不明亦甚矣何如謂之知乎夫文仲之知人皆稱之夫子獨據實而斷之其不然這正是衆好之必察焉者所以爲人物之權衡也觀人者宜取以爲法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

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直解 令尹是楚國執政的官名子文是楚人任是進用已是罷官慍是怒意子張問於孔子說楚國之令尹有子文者曾三次進用而爲令尹人都美他尊榮他卻無喜悅之色及至三次罷官人都替他稱屈他也無慍怒之色其喜怒不形如此他既罷了令尹又把舊日所行的政事一一告與新任的令尹略無猜嫌妒忌之心其物我無間如此這等爲人夫子以爲何如孔子答說凡人患得患失妒賢嫉能者都是只顧自己不爲國家此乃不忠者之所爲也子文這等行事是不貪戀朝廷的名爵只要幹濟國家的政事是個實心爲國的人可以爲忠矣子張又問說制行如此人所難能亦可謂之仁人矣乎孔子答說仁在於心不在於事子文之行雖忠然未知他心裏如何若有一毫修名爲人之意使是私心而非雜乎天理之公者矣焉得便信其爲仁矣乎故不敢以輕許之也。

序子張又問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可謂富矣棄而去之至於他邦見其臣不忠則曰猶吾國大夫崔子也又去之至一邦見其臣亦不忠則又曰猶吾國大夫崔子也又去之其行事何如子曰斯人也潔身去亂可謂清矣曰意者仁矣乎子曰仁者外之行事合理而內又無私心今未知文子之所以然者果真有見於義理當然而無累非迫於利害之私而或悔也安得遽許以仁○大全按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姉也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公鞭侍人賈舉乃爲崔子間公莒子朝于齊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氏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

說約合參

興公踰牆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仁山金氏曰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按此則問見地不但言馬也麟士按子張初問就事論心也故曰忠曰清而問仁就心論事也故曰未知焉得仁各開說若文子僧日猶及任子玉致敗文子不能正君討賊兩三年後仍返齊于預大政亦都不成其品然或因此並將忠清兩字一齊放倒則焉得仁處反無力氣非正指也觀集註喜怒不形物我無間深身去亂各上半截極其形容而從以未知撥轉可見若愚問一段自在圈外○朱子或問亦曰子文之質近於好仁文子之質近於惡不仁若將上半截看低即子張務外好難之人亦當無答嗟再三之問耳疏又曰此章明仁之難成則大段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眞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

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直解 崔子是崔杼陳文子是陳須無都是齊國的大夫馬四匹爲一乘十乘是四十匹違是去猶是相似子張又問說當初齊大夫崔子弒了齊君那時也有同惡相濟的也有隱忍不去的獨有陳文子者惡其爲逆不肯與之同列雖以大夫之官有馬十乘之富飄然棄而去之略無貪戀顧惜之意及到他國見其臣皆不忠便說道這就與吾國大夫崔子一般不可與之共事遂違而去之又到一國見其臣亦不忠又說道這也與吾國大夫崔子一般亦不可與之共事又違而去之其潔於去就如此夫子以爲何如孔子答說凡人與惡人居便要汙壞了自己的名節清者不爲也今陳文子不戀十乘之富不居危亂之邦是箇潔自不汙的人可以爲清矣子張又問說制行如此人所難能亦可謂之仁乎

當云如此忠淸之人而何不得名之爲仁。則仁可知也。義亦相發。○崔杼旣弑莊公。立公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自爲相。後自經死。卒尸于市。陳文子之後陳恒弑簡公。

矣乎。孔子答說。仁在於心。不在於事。文子之行雖淸。未知他心裏如何。若有一毫憤俗自高之意。而後來不免於怨悔。這也是私心。而非純乎天理之公者矣。焉得遽信其爲仁矣乎。故亦不敢輕許之也。大抵人之行事易見。而心術難知。其念慮之純與不純。存主之實與不實。有非他人所能盡察者。故雖以子文之忠。文子之淸。而夫子猶未肯以仁許之。觀此則仁之所以爲仁。其義可知。而人之有志於仁者。當知所務矣。

○纂大全朱子。季文子凡事必三思而後行。夫子聞而譏之曰再。斯之未得其理者。須著仔細思。到思而得之。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再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理。其思斯已可矣。何必三哉。○又曰。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狃於利害之私也。○語類。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

說約合參 祇管纖義理。祇管滅百思也。祇不講存。橫說豎說。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愚按私意起而反惑。集註備言。夫子曰中。只宜就思上着說。○又大全。左傳文公六年。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預曰。晉侯疾病故。脩而晉襄公果卒。○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公二妃敬嬴生宣公。嬴嬖。諸襄仲。襄仲見子齊侯而立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請會以定公位。○惡太子名。視其母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擧矣。而宣公簒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尙。

直解 季文子。是魯大夫。名行父。諡爲文子。三思。是思了又思。展轉無已的意思。再。是兩次思量。昔魯大夫季文子者。是箇用心周密的人。每思必反覆計慮。思了又思。展轉數次。然後施行。孔子聞之說道。人之處事。固不可以不思。而亦不可以過思。故凡事到面前。造次未可以動。從而仔細思量一番。及思之已得。猶恐見不的確。又平心易氣。再加斟酌一番。如此則事理之可否從違。裁度已審。行出來自然停當。斯亦可矣。何必三思爲哉。蓋天下之事。雖萬變不齊。而其當然之理。則一定不易。惟在義理上體察。則再思而已精。若用私意去揣摩。則多思而反惑。中庸教人以愼思者。意正如此。善應天下之事者。惟當以窮理爲主。而濟之以果斷焉。則無所處而不當矣。

○纂大全新安陳氏曰。甯武子當文公時。邦有道。卽安常處順。行所無事。而知當成公失國。邦無道時。則竭忠冒險。委身奉君。而愚夫其知而安常無事。稍知所務者亦能之。猶可及也。若其愚而冒險濟艱。君與身兩全。此固知者所深避而不敢爲。不能爲者。眞不可以及也。武子爲賢矣哉。○備攷。初晉文公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旣而得國。遂伐衛。成公請盟。晉人弗許。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公出居于襄牛。甯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弟叔武以入守。或訴于公曰。立叔武矣。咺子角從公。公使殺之。晉人從成公。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國人不貳。公先期入。甯武子先。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

說約合參 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以叔武之死也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公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兪忠而免之。執公歸于京師。置諸深室。甯武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兪賂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乃釋成公。公賂周歂冶廑。殺元咺及子適子儀。五年公歸衛。公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按古者公族世爲大夫。父死子繼。甯武子。莊子子。成公初。莊子會盟于向。至三年。武子始盟宛濮。則武子未嘗事文公。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甯武子。衛大夫。名兪。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直解 甯武子。是衛大夫。甯兪。諡武子。知。是明知。愚。是昏愚。蓋世有明知之人。有昏愚之人。又有一等明知之深。韜光用晦。權以濟變。反似乎愚的。則所謂大知若愚者也。甯武子能然。故孔子稱之說。甯武子之爲衛大夫也。當國家有道治平無事之時。則明目張膽。知無不爲。直道而行。無少委曲。他的才智識都昭然可見。眞是個明知的人。及至國家無道危急存亡之日。則韜

隱默不露形迹。而卒以濟艱難之業。成國家之事。他的才能智識。都闇然內用。卻似箇昏愚的人。夫觀人者。但據其迹而未窺其深。則必以愚不如知矣。自我而言。治平之世。公道昭明。君子可以行其志。但有才能的。都會幹濟。有見識的。都會主張。武子之知。猶或可得而及也。至於昏亂之朝。則國勢傾危。人心疑忌。忠君爲國之深意。旣難以自明。扶危定亂之微權。又難於先最。人之所難處者。武子之愚。乃能上濟其君。下保其身。正是他善藏其用的妙處。非天性忠義而才足以運之者。不能如此。人豈可得而及哉。蓋處常易。處變難。用其力以立功者易。藏其智而成功者難。所以說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夫自人之分量而言。知固不如愚。然時乎無道。乃使君子不敢用知而用愚。則豈國家之幸哉。

○纂大全孔子周流在陳。知道不行而歎曰。吾其歸與。吾其歸與。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

與吾黨在魯之士狂簡志意遠大而略於世事其體質片段已各斐然成就例文理可觀但時出乎法度規矩之外而自己不知所以裁之吾安得不歸而裁之也○仁山金氏曰夫子凡三至陳有匡人之難反衞再適陳蓋經宋有魋之難後又自陳適蔡有絶糧之厄遂如葉楚昭王將用孔子子西止之三則又自葉反適陳在陳久之反衞明年即自衞反魯此言蓋發於三在陳之時○慶源輔氏曰大凡人之志意高遠則勢利拘絆他不住故或可進於道然溺於高遠又有脫略世故之弊故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是不可不有以裁之也○語類當時從行者朝夕有商量無可疑者但留在魯國之人性其狂簡各自成章不知裁度裁之爲言如物之不正須裁割令正也○麟士按存疑

說約合參

但我周流四方不如歸而裁之後說不知以中正之道自裁味上朱子語亦然蓋不知所裁正說小子欲裁處在言外也

章。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直解 陳是陳國。黨是鄉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說狂簡是志大而略於事的意思斐是有文采裁是裁正。昔孔子周流四方。至於陳國。淹留既久。知道之終不能行。乃發歎說道。吾之初心。本欲行其道於天下。今周流至此。而竟不一遇。是世終無用我者矣。我其歸於魯國與。我其歸於魯國與。然我之道雖不行於當時。猶當傳於後世。今吾鄉黨後生中。儘有識見高明。志趣遠大。不拘拘於小節的人。看他規模體段。已是斐然

有文理之可觀。但其志願太高。學力未至。不知以中正之道自裁。而時出於規矩之外耳。若就其才性之所近者。因而抑其過。矯其偏。以歸其中。則皆可以任斯道之重。而寄吾欲行之心。又何必栖栖遑遑以求用於世哉。此吾之所以欲歸也。是可見聖人爲當時計。固欲其道之行。爲後世計。又欲其道之傳。其心眞有視天下爲一家。通古今爲一息者。此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教萬世無窮也歟。

○纂大全朱子曰吾觀古伯夷叔齊者清介極矣要他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惡其惡耳到他既改便自無可惡者豈念其舊日之惡而人亦安得而怨之也哉○此與不遷怒一般聖賢之心皆是如此○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表之○麟士云此與柳下惠不以三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直解 伯夷叔齊是孤竹君之二子。長曰伯夷。幼曰

公易其介一例同是想像推度之詞全無事實不然便謂有人嘗以三公易下惠之介擬人說夢也○愚按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諡也

說約合參

○纂大全或問子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爲直若有一毫作爲則不得爲直微生高人皆以直傳之自我行來那個說他直即如醯非難得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則直答以無而已彼將去而求之他人則告之以得之之處可也求之不得往助其求亦可也今乃乞諸鄰而與之乞鄰則必不告以求之之意乃其與之必不告以得之之所掠美行私直者固如是乎○朱子曰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痛切○語類聖人於微處一一指點出來教人他人看此二章也只道似是閒○麟士云二章謂三思與此乞醯也

叔齊。念是追念。怨是恨。希字解做少字。孔子說伯夷叔齊。古之至清介者也。大凡清介的人。疾惡太甚。其中多褊狹而不能容物。故人亦多有怨之者。惟伯夷叔齊。持身雖介。處心甚平。人有不善。固嘗惡而絕之矣。然只是惡其爲惡。而非有心以絕其人也。若其人能改而從善。則止見其善。而不復追念其舊日之惡。好惡之公。度量之廣如此。所以人皆尊敬而悅服之。就是惡的人。亦樂其後來之能恕。而諒其前日之無他。怨恨之心。自然少矣。此可見疾惡固不可以不嚴。而取善尤不可以不恕。古聖賢處己待人之道。莫善於此。若人君以此待下。尤爲盛德。蓋凡中材之人。孰能無過。惟事出故爲。怙終不悛者。雖擯斥之亦不足惜。然或一事偶失。而大節無虧。初時有過。而終能遷改。以至迹雖可議。而情有可原。皆當舍短取長。優容愛惜。則人人樂於效用。而天下無棄才矣。虞舜宥過無大。成湯與人不求備。皆此道也。此可以爲萬世人君之法。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直解 魯人有微生高者。素以直見稱於時。人皆慕其名。而不察其實。故孔子舉一事以斷之說。人皆以微生高爲直。如今看來。誰說他是直人。蓋所謂直者。必誠心直道。有便說有。無便說無。無一毫矯飾。而後謂之直。今微生高者。人曾問他求醋。其家本是沒有。卻不肯直說。乃轉問鄰家求來與他。這是曲意徇物。掠人之美。以市己之

恩矣卽此一事推之則其心之私曲行之虛僞可知焉得謂之直乎夫微生高之直人皆信其行而孔子獨斷其非所謂衆好之必察焉者如此然當時似是而非虛名無實者不止一事利口之人亂信鄕愿之人亂德孔子皆深惡而痛絕之蓋欲人致謹於名實之辨也然則用人者豈可徒采虛名而不考其實行哉

○序子曰夫人立心貴以誠心直道有如巧言令色足過其恭邪媚之甚也左丘明嘗恥之丘亦竊嘗恥之又如內藏其怨恨之心而外卻與其人相友善奸險之甚也左丘明嘗恥之丘亦竊嘗恥之甚矣人須表裏如一也○大全朱子曰本當如此則是自足了我卻以爲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則是自足了乃不是足○或問左丘明曰先友鄒蕃作名世考之

詮約合纂

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直解 巧言是言詞工巧令色是顏色和柔足恭是過於恭敬而不中禮者左丘明是當時賢人恥是

是羞愧丘是孔子的名匿是藏怨是恨孔子說人莫善於誠心直道莫不善於諂媚奸險蓋人之相接詞色體貌本自有個正禮若乃巧好其言務以悅人之聽令善其色務以悅人之觀足過其恭務以悅人之意是諂媚之人也左丘明爲人方正嘗恥之而不爲我亦恥之而不爲焉人之相交恩怨親疏自有箇眞心若心裏本是怨恨其人卻深藏不露外面佯與交好是奸險之人也左丘明存心誠實嘗恥之而不爲我亦恥之而不爲焉夫觀此二者爲聖賢之所共恥學者可不省察乎此而立心以直哉然此等人不止可恥尤有害於國家蓋諂媚之人阿諛逢迎非道取悅人情易爲其所惑奸險之人內懷狡詐外示恭謹人情易爲其所欺若不識而誤用之則其流禍有不可勝言者所以古之聖王遠佞防奸如畏鴆毒而避虺蛇蓋爲此也。

○序顏淵季路侍側子曰盍各言爾志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盍何不也

直解 盍是何不志是心之所向昔顏淵季路嘗侍於孔子之側孔子問他說道二子學於吾門都各有個志向何不各言爾之志於我乎

纂大全西山眞氏曰子路曰由之願如有車馬並所衣的輕煖皮裘與朋友公共雖朋友敝之而我無憾意蓋子路爲人勇於爲善其言雖只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直解 衣是著衣裘是皮服敝是壞憾是恨子路因孔子問其志遂對說道人不可以自私且如乘的車馬著的輕裘雖是我之所有然天下之物當爲天下用之不得專之以爲己私也我若有此車馬輕裘則願與朋友共之雖至敝壞亦無所恨焉蓋子路勇於爲義識見高明不屑爲鄙吝之事故其言如此。

纂眞氏顏淵曰回之願如善而有能於己亦性分固有則無矜誇自伐勞而有功於人亦職分當然則無張大自施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如未有

詮約合纂

勞觀其用心雖堯舜地位亦歉然常若不足志加大焉子路車裘與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耳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直解 伐是矜誇善是有德施是張大的意思勞是有功顏淵因孔子問其志遂對說道人不可以自足且如人能修德雖有善可稱然亦不過復吾性分之所固有而已我若有善不欲矜誇於人而自以爲善焉人能立功雖有勞可錄然不過盡吾職分之所當爲而已我若有勞不欲張大於人而自以爲勞焉蓋顏子幾於無我氣象渾厚無一毫滿假之心故其言如此

纂眞氏子路進而請曰願聞夫子之志何如子曰天下有老者焉則安以養之有朋友焉則信以與之有少者焉則恩以懷之隨此身之所接而盡其固有之心聽夫物之自來而與以自有之理如是而已是則夫子之志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著力然後能之若二子猶未免於用意眞不可及也已○聖門學者誠信端慤者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

而其所行苟有一毫未到因不敢以自許○朱子曰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己與物對說子路便是個舍己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謂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祇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卻祇如此

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直解 安是安逸懷是撫恤的意思子路問於孔子說吾二人之志已各言於夫子矣但不知夫子之志何如願有聞焉孔子答說吾之志無他只願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已蓋天下之人不同有老者焉有朋友焉有少者焉老者當安吾則養之以安而使之各享其逸朋友當信吾則與之以信而使之各全其交少者當懷吾則撫恤之以恩而使之各適其性隨其心之所欲得而與之以理之所本然此則吾之志也合而觀之子路公其物於人而有難於兼濟顏子忘其善於己而猶出於有心惟夫子之志兼利萬物而不知其功仁覆天下而不見其迹眞與天地之量一般又豈二子之所能及哉使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則時雍風動之化當與堯舜比隆惜乎不得其位徒有志而未遂也。

○鹿子曰人孰無過貴於能改以復於無過今已矣其將終絕望乎吾日中未見世上有能自見其有過而心內不言反而咎責訟自家之人也蓋人能自訟則其悔悟深切方能改過不然吾恐學者不知其所終也○大全雲峰胡氏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己○愚按已矣乎猶云罷了似只是終不得見而嘆之註著恐其二字愈覺聖人之情微婉深切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直解 已矣乎是絕望之辭內自訟是心裏自家悔責孔子說人不能以無過而能改則可謂君子然必自知其過而內自訟責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可必矣我嘗以此望於天下之人自今看來凡人有過不是飾非以文便是委靡以自安並未見有自家知所行的不是而內自悔責者也然則欲求其能改過豈可得乎昔之所望於人者今則已矣這是孔子欲人悔過遷善故為是絕望之辭以激勵天下人的意思大抵悔之一字乃為善之機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故終為有商之令主然能居敬窮理以預養此心則自然邪念不萌動無過舉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其要在此若待其有過而後悔之不亦晚乎孔子之言蓋為中人以上者發也。

○鹿子曰人之造道固在資質尤須學力今人皆以質美推丘[illegible]之就是十室之[illegible]質可進於道[illegible]而不如[illegible]求故於學以充[illegible]所以不能聞道而有[illegible]也不勉於學而徒諉之資豈不惜哉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直解 十室之邑是十家的小邑忠信是資質純可進於道者丘是孔子的名孔子說人之造道固在於天資而尤須乎學力我之得聞斯道非徒以資質言之則豈必天下之廣就是那十家的小邑也必有純樸篤實可進於道如我者焉則天下之如我者可勝言乎但人皆恃其美質不如我之勤敏好學以擴充其資所以不能聞道而有成者鮮也夫人乃不咎其學之不至而徒諉於資之不美豈不過哉蓋美質易得至道難聞故君如堯舜必孳孳於精一聖如孔子猶汲汲於敏求況其他乎欲法堯舜孔子者當知所以自勉也。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鹿子曰雍也吾觀其人有人君體度可使之居上而在南面之位也○愚按註簡字意勿著相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直解 雍是孔子弟子冉雍南面是人君之位冉雍素以德行著名故孔子稱許他說吾門弟子如冉雍者其器宇識量恢恢乎有人君之度就使之居南面之位以總理眾務統馭庶民亦無不可者蓋仲弓為人寬洪簡重惟寬洪則不失之苛刻而有容物之量惟簡重則不失之瑣碎而

纂存疑仲弓知得夫子許己南面是以其簡因見子桑伯子之簡與己有不同者故以爲問夫子曰可也其獨簡異於俗禁也○須知想見仲弓平日也疑近人故因當默與夫子所謂可也猶亦是證上面意思說

說約合參

纂存疑可也簡之可與可使南面之可不同仲弓把他看同了疑曰簡不可以一概看是自居於敬則心中有個主宰其一身執綱行收斂於規矩之內以是而行簡只擇其緊關切要者爲之不要緊文瑣碎以臨其民不亦可乎道是簡得好若自居於簡則心中先無個主張其一身又脫略於規矩之外以是而行簡則所行一發疏放把綱紀法度都廢弛了毋乃太過於簡乎這便簡得不好伯子得簡是○敬兼內外中有主以在內者言自治嚴以在外者言○大全朱子曰居敬行簡是兩件功夫今人有居敬了又把行簡來卻反衍煩碎了○愚按可乎毋乃俱簡發之謂勿太繁又俱是

得臨下之體。故孔子稱之。昔皐陶稱帝舜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文王罔兼知於庶獄庶慎。亦是此意。讀者合而觀之。可以知君德矣。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直解 仲弓是冉雍的字。子桑伯子是魯人。簡是不煩瑣的意思。仲弓知孔子許己南面之意。蓋因其器度之簡重而取之。而疑子桑伯子之爲人亦有與己近似者。故問說子桑伯子之爲人如何。孔子答說。凡人立身行事。多有過於瑣碎。自爲煩擾者。伯子爲人簡易不煩。蓋亦有可取者。按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是乃率意任情。輕世倣物之徒。而孔子以爲可者。毋亦以其率簡略。獨超於流俗而取之歟。斯仲弓之所以致疑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六　雍也　三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直解 仲弓因孔子之許子桑伯子之簡。而不能無疑於心。乃遂評論之說。居上臨下之道。固貴乎簡。然有簡當之簡。有苟簡之簡。不可不辨也。若能自處以敬。兢兢業業。無一念惰放肆之心。則有主而自治嚴矣。如是而行簡以臨其民。事只舉大綱。存大體。不至於煩屑紛更。則事有而不煩。民相安而不簡。這纔是簡當之簡。豈不

爲子桑辨勿有儼然自擬居敬之簡意思

存疑仲弓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大簡之言實有與之默契爲者故夫子曰雍之言然汝毋乃大簡之言正是我可也簡之意也○大全朱子曰此段若不得仲弓一而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有可使南面之甚亦見得他深沈詳密處論來簡已是好資質較之繁背項細使人難事亦緐不同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

說約合參

○纂大全勉齋黃氏哀公問弟子中孰爲好學者孔子對曰弟子有顏回齋誠能好學他非無怒也但未怒之前鑑空衡平既怒之後求消霧釋爲能不遷他非無過也但方過之萌瑕類莫掩既知之後根株悉拔爲能不貳蓋不日克己功深故能至此今也則無此人弟子雖多未聞有好學者也好學難言故○未子曰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卻不是只學此二事其學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效處○語類問不遷不貳曰這是夫了衡他是他一好到處○如三月不違仁是一[illegible]事到

爲可貴乎。若先自處以簡。恣意任情。無矜持收斂之意。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概從簡略。不分緩急。不論重輕。一味只是縱弛。則事無可據之規。民無可守之法。是則苟簡而已。豈不失之過甚。而爲太簡乎。仲弓此言。蓋以伯子爲大簡而疑孔子之過許也。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直解 然字解做是字。當時孔子許子桑伯子之簡。特就其所可取者而許之。蓋亦未暇深論。而仲弓之言則精確至當。誠居上臨下不易之定論。故孔子深許之。說雍也以居敬之簡爲可。以居簡之簡爲過。其言豈不誠然乎。此可見仲弓平

四書集註直解　卷六　雍也　毛

日。蓋能居敬而行簡者。孔子許其可居南面。其意正在於此。爲人君者。若能詳味仲弓之言。而知敬簡之義。則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者。亦不外是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

說約合叅

這裏已自渾淪都是道理○不貳過固是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祇顏子地位高纔見一不善不爲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念須頓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illegible]處貫通○是[illegible]之不如今也

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萬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直解 遷是移。本怒此人而又移於他人，叫做遷怒。貳是重復。已先差失了，而後來重復差失，叫做貳過。昔魯哀公問於孔子說：夫子之門人弟子甚衆，不知誰是好學的人？孔子答說：人之爲學，必是潛心克己，深造有得，然後謂之能好。吾門弟子中，獨有顏回者，是箇好學的人。何以見得他好學？夫人意有所拂，孰能無怒？但血氣用事的，一有觸發，便不能禁制，固有怒於此而移於彼者。顏回也有怒時，但心裏養得和平，容易消釋，不曾爲著一人連他人都嗔怪了，何遷怒之有乎？夫人氣質有偏，不能無過，但私欲蔽錮的，雖有過差，不知悔改，因有過於前而復於後者。顏回也有過失，但心裏養得虛明，隨即省察，不肯憚於更改，致後來重復差失，何貳過之有乎？回之潛心克己如此，豈不是眞能好學的人？惜其壽數有限，不幸短命而死。如今弟子中，已無此人。求其著實好學如顏回者，吾未之聞矣。豈不深可惜乎？夫顏回之在聖門，未嘗以辯博多聞稱，而孔子乃獨稱之爲好學。其所謂學者，又獨舉其不遷怒、不貳過言之。是可見聖賢之學，不在詞章記誦之末，而在身心性情之間矣。然是道也，在人君尤宜深省。蓋人君之怒，譬如雷霆之震，誰不畏懼？若少有遷怒，豈不濫及於無辜？人君之過，譬如日月之食，誰不瞻睹？若憚於改過，豈不虧損乎大德？故懲忿窒欲之功，有不可一日而不謹者。惟能居敬窮理，涵養此心，使方寸之內如秤常平，自然輕重不差；如鏡常明，自然塵垢不染，何有遷怒貳過之失哉？所以說聖學以正心爲要。

說約合叅

○序子華爲夫子出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而請粟于夫子亦友誼也子答之曰吾與之釜冉子病其少而請益子曰吾與之庾冉子又病其少欲再請益不可乃自與以己之粟五秉

序夫子從而非之曰赤之爲我適齊也所乘者肥馬所衣者輕裘其家富矣我聞之君子周人之急而不繼人之富今赤已富而汝又多與之粟毋乃繼富乎○又按王槐野集疏云與釜與庾亦是義尙可少與尙可少益者如古閒餽之意夫子非徇求請也但過多則傷惠耳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使爲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直解 這一章是門人記聖人用財的道理。子華是公西赤字子華。冉子是冉有。粟是穀。釜是六斗四升。庾是十六斗。秉是十六斛。門人記說：夫子用財，惟視義之可否。如子華爲夫子出使於齊國，時有母在，冉有恐其缺於養贍，乃爲之請粟於夫子。夫子說與他一釜，與之甚少者，所以示不當與也。冉有未達，又請增益。夫子說與他一庾，益亦不多者，所以示不當益也。冉有猶未達，而終以爲少，遂自以其粟與之五秉。一秉十六斛，五秉共爲八十斛，則與之多，過而傷惠矣。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直解 適是往。裘是皮服。周是周濟。急是貧窮窘急。繼是續。夫子因冉有之過與，乃教之說：我非吝於財而不與之也。蓋赤之往齊國也，所乘者肥壯之馬，所衣者輕煖之裘，則其家之富足可知。吾嘗聞之君子，但周濟那貧難窘急之人，不繼續那富足的人。今以赤之富足，而汝乃爲之請

四書集註直解 卷六 雍也 三十八

四書集註直解 卷六 雍也 三十九

纂邢疏夫子爲魯司寇大夫也必有采邑大夫稱家故以原思爲家邑之宰夫子與之粟九百常祿也思狷者以多辭

翼夫子爲思通其意也而止之曰此皆爾宰當得若毋辭償粟之有餘以與爾鄰里鄉黨之貧乏之者可乎○家引一則與所不當與一則辭所不當辭故聖皆教之以義○大全厚齋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以故類於此耳

說約合叅

○翼夫子私論仲弓曰也上有雜文之犂牛固不中犧牲而所生之子其色純赤而騂且角又周正百可用以祭雖使人欲不之用山川之神其肯舍置之乎○大全雙峯饒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

粟。又多與之。是繼富非周急也。夫豈用財之道哉。這是不當與而與者。夫子教之以義如此。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直解 原思是原憲字。宰是邑長。粟是宰的俸祿。門人又記說。夫子爲魯司寇時。弟子原憲爲邑之宰。夫子與之粟九百。乃其常祿所當得者也。原思卻辭而不受。蓋其素性狷介。故雖常祿亦辭而不受。則過於廉。而非理之中矣。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

四書集註直解 卷六 雍也 卅

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直解 毋是禁止之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夫子因原思之辭祿。乃教之說。爾毋辭也。蓋官有常祿。乃國家之定制。安得以私意辭之。若俸祿有餘。則爾之鄉里鄉黨。有貧乏者。推以與之。不亦可乎。而何以辭爲也。這是不當辭而辭者。夫子教之以義如此。大抵人之取與辭受。都有箇當然的道理。當與而不與。固失之吝。不當與而與。則失之濫。當辭而不辭。固失之貪。不當辭而辭。則失之矯。夫惟聖人一酌之於義理之中。而自不至有四者之失。視世之私恩小惠小廉曲謹者。祇見其陋而已。善用財者。當一以聖人爲準可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

之牛角尺是角中程度也○蒙引大抵亦是當時人有以仲弓之父賤而行惡病之者故發此不然稱子彰父非其子所樂聞亦非與人隱惡揚善之心也○孔子言時不曾一字染著仲弓此亦記者知其言之所發而翼之如此○闕士按濟室註角不及山川王制又云賓客之牛角尺亦不云社稷也禮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則社稷亦猶天子用牛山川卽天下名山大川天子皆祭之諸侯止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又不知如何分別又據周禮牧人山川屬時祀註謂四時所常祀不猶隨方之色但取純色之毛則此騂角既合時制尤知不廢也

○存疑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回也三月之內私欲不生而德常存其心與仁常不相離蓋能

說約合叅

久也若其餘則或一日之內心有其德少間又爲私欲所間而違乎仁或一月之內心有其德少間又爲私欲所間而違乎仁如此而已矣非有持久之功常坐頻復之吝也○大全朱子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卻爲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饒氏曰三月姑藉以言其久日月亦藉以言其暫○語類三月不違仁不是三月以後一向差去但於這道理久後略[illegible]一臨便接續去若無些子間[illegible]使全是天理所以與聖人一間者以此○日月至焉是客從外面到的然亦是徹底曾到一皆卻不是磐痛見得個恁地○存疑又云日月至焉不是一日一月纔一至就去若爾則日至者一年有三百六十次月至者一年僅得十二次反下於日至了

其舍諸。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尙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直解 仲弓是孔子弟子冉雍。字仲弓。犂是雜文。騂是赤色。角是頭角周正。周人尚赤。故牛之赤色而又頭角周正者。乃用於祭祀。若雜色之牛。則賤之而不用也。山川是山川之神。昔者仲弓之父賤而行惡。仲弓卻爲聖門高弟。以德行著名當時。有以其父病之者。故孔子取譬之說道。牛之雜色者。固不可用爲祭祀之犧牲。若其所生之子。純爲赤色。而又頭角周正。則正祭祀之所須者。人雖以其爲犂牛所生。要不用他。然那山

四書集註直解 卷六 雍也 卅

川之神。豈能舍此而他享乎。今雍父之惡。就如犂牛一般。雍之賢就如牛之騂且角的一般。人雖以其父惡而欲勿用。然有如此之德。自當見用於世。又豈能終廢之哉。是可見聖賢之生。不繫乎世類。用人者。但當取其才德。而不必問其世類之何如。古之帝王。立賢無方。蓋爲此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直解 回是孔子弟子顏回。離此至彼叫做違。從彼

如今市井之人一年之久亦安得無十二次天理發見之時似此安得爲聖門學者故日月至焉是一得日月之內皆在於仁○麟士按日至月至集註本亦渾融存疑是○內外賓主只言三月不違[illegible]

○蘇存疑季康子問夫子之門如仲由者可使從君爲政也與

說約合參

子曰由也資性剛決遇事能斷不日是個果的果則能任難勝重於從政也何難之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心胸穎悟事理通曉不日是個通的達則能剖劇剖疑於從政也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求也心思工巧處事有方不日是個[illegible]的藝則能隨應變於從政也何有[illegible]全門從政例爲大夫何嘗不則了游爲武城宰仲弓爲季氏宰之類皆不可言政則求子曰冉子退於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可見○麟士按朱子說甚明今人於子路爲父宰仲弓爲季氏宰兩處問政皆說得橫天蓋地又何也

來此叫做至孔子說仁乃吾心之全德必純乎天理而無私欲之累者乃足以爲仁若有一私之雜一息之間皆非仁也吾門弟子有志於仁者多矣其中獨有顏回天資既高學力又到其真能克去己私復還天理至於三月之久而其心之所存所發未嘗有一毫私欲之間雜蓋庶幾乎中心安仁者焉其餘衆弟子一般也去求仁也行到得仁的時候但已得而復失暫明而復薇或一日之內能至於仁不能日日如此或一月之內能至於仁不能月月如此欲如回之三月不違豈可得乎觀孔子此言不惟知聖門求子之優劣亦可以見仁道之難成矣然孔子阻他日又言我欲仁斯仁至矣則亦豈言難以阻人之進者哉蓋仁具於心故欲之而卽至心惟易放故舍之而卽失欲求仁者先收放心可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直解 季康子是魯大夫從政是爲大夫而從事於政治果是有決斷達是通事理藝是多才能何有是說不難的意思季康子問於孔子說夫子之門人若仲由者可使爲大夫而從政也與孔子答說凡人優柔不斷者不足以從政由也勇於爲義是剛强果毅之人使爲大夫必能決大疑定大計當斷卽斷有振作而無廢弛矣其於從政何難之有季康子又問說如端木賜者可使爲大夫而從政也與孔子答說凡人執滯不通者不足以從政賜也聞一知二是明敏通達的人使爲大夫必能審事機通物理斟酌處置有變通而無窒礙矣其於從政何難之有季康子又問說如冉求者可使爲大夫而從政也與孔子答說凡人才力空疏者不足以從政求也長於政事是多才多藝的人使爲大夫必能理繁治劇區畫周詳隨事泛應綽乎其有餘裕矣其於從政何難之有夫三子之才各有所長而皆適於用如此使季康子能勸魯君尊信孔子委任羣賢則何東周之治不可復哉惜乎其不能用也

○南軒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聞子騫賢故欲用之而召使爲宰閔子騫曰我之心不欲仕也善其爲我辭爾之大夫焉如有不計辭而復來召我者則吾必出境而在於汶水之上矣○大全新安陳氏曰辭之之言雖婉而絕之之意甚決眞有德行之言也○那疏昭十三年南蒯以

說約合參

費畔又公山弗擾以費畔○仁山金氏曰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宜閔子所不屑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爲去聲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

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直解 季氏是魯大夫閔子騫是孔子弟子閔損字子騫費是季氏的屬邑辭是言詞復是再來汶是水名在魯之北境上昔季氏爲魯大夫專執國政一日使人召閔子騫要他做費邑之宰閔子騫是箇有德行的人心惡季氏不肯入於其黨而又不敢顯言乃對使者說大夫雖欲用我然我之心不願仕進汝其爲我從容委曲善爲說詞只道吾不仕之心而止其用我之意必不可再來召我也若不肯見信而再來召我則吾當逃避於汶水之上而不復居於魯國矣夫

豈能強我之必仕乎。夫閔子隱而不仕，既不失身於權臣，其言遜而不阿，又能免禍於亂臣，眞可以為賢矣。然以閔子之賢，魯君不能用之，以匡公室，而使季氏欲引之以為私人，此魯之所以以微而不振也。

○序伯牛有疾想非常疾也夫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疾勢如此其亡必矣是誠命矣夫以斯人也而乃有斯疾也以斯人也而乃有斯疾也不應有而有之其眞莫致而至者耶○大全喪禮大記疾病內外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北牖下○仁山金氏曰北牖字誤當作墉蓋室中北墉而南牖墉墻也古人室北墻上起柱為壁西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窗名謂之屏屋漏然無北牖之名○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

說約合參

義也曰牖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直解 伯牛是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牖是窗。古之病者臥於北窗下，若人君來視，則暫時移在南窗下，使人君得以南面而視己，所以尊君也。亡是喪亡。命是天命。昔者伯牛有疾，孔子往問之，伯牛乃遷於南牖下，使孔子南面視己，蓋以尊君之禮尊之也。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但自牖中執其手，而與之訣曰：病勢危篤如此，其喪亡必矣。然此乃天之所命，非由於人者也。何則，人而無德，或不能謹疾，或有以召災，固不足言矣。今以如此之賢人，而何乃有如此之惡疾也！以如此之賢人，而何乃有如此之惡疾也！豈非莫之致而至者耶？信乎其為命也已。蓋夫子痛惜之深，故重言以歎之如此。

○序夫子稱顏子曰賢哉回也一簞之食何菲一瓢之飲何薄蕭然在於陋巷之中何困他人處此不堪其憂戚而回也泰然自得不以是而改易其胸中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瓢，

眞樂豈人所可及哉賢哉回也○大全雲峯胡氏曰欲問顏子所樂何事當先問顏子所好何學○潛室陳氏曰所樂在道以道為樂此固樂道者之言不學道之人固不識此滋味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與我兩忘固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孔顏之心如光風霽月渣滓俱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蓋行處即是道道處即是樂初非以道為可樂而樂之也○西山眞氏曰顏子工夫乃是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條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如伊川之論一物自一身性情之理與一草一木之理無不講究是也約禮者言以理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如視聽言動必由乎禮常置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而無一毫放逸縱之意是也內外精

說約合參

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為貧窶萬鍾九鼎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

瓢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直解 賢是有德之稱。簞是竹器。食是飯。不堪是受不得的意思。孔子稱許顏回說：凡人學道者多，得道者少。我看顏回是箇有德的賢人。如何見得？蓋人莫難於處貧，而回則貧之至者。他的飲食不過是一簞之飯，一瓢之飲，又居處於隘陋的巷中，其困窮一至於此。若使他人處之，有不勝其愁苦者。然顏回之心自有樂處，但見其優游自得，不以身之困窮而遂改其樂也。這是所

見者大，故中心自無不足；所得者深，故外物自不能移。非賢而有德者能如是乎？所以說賢哉回也。大抵處富貴而佚樂，居貧賤而憂戚，乃人情之常。聖賢之所樂，蓋有超於貧富之外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孔子飯蔬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其心一也。善學者當自得之。

○序冉求曰夫子之道高矣美矣求也非不欣慕而求以至之但資稟昏庸力不足以從心也子曰所謂力不足者實用其力以前至於中道欲進不能而不得不廢耳今女乃畫地自限未嘗實用其力以求進也乃以不足諉哉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直解 說是喜悅。中道是半途。廢是止。畫是自定限

量的意思，再求自言於孔子說：道，夫子之道高矣美矣，我非不欣慕而求以至之，但資稟昏弱，心雖欲進，而力有所不足，故不能至耳。孔子教之說：所謂力不足者，非不用其力也，乃是心誠嚮道，盡其力以求之，至於中道氣力竭了，莫能前進而不得不止，這纔叫做力之不足。今汝本安於怠惰，不肯用力向前，譬如畫地以自限的一般，乃能進而不欲，非欲進而不能者也，奚可自諉於力之不足哉？大抵人之勇往力行，生於眞知篤好，蓋志之所至，氣必至焉。若冉有者，還是不曾眞知道中之味而悅之，使其果悅之深，則必如顏子之欲罷不能矣，而豈以力不足爲患哉？學者不可不勉也。

○纂存疑子謂子夏曰，同爲此學，而用心以分。如致知力行，祇欲求得於己，君子儒也，女勉爲之。若致知力行，祇欲求知於人，小人儒也，女愼無爲焉。蓋爲己爲人，一念之間，而君子小人之分遠矣，可不審哉。○愚按謝氏註遠大意原置圈外，今人以作正講，故文易浮也。

說約合參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

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直解〕儒是學者之稱。孔子嘗教門人卜子夏說：如今爲學的人，都謂之儒，不知儒者亦有分辨，有一樣君子之儒，有一樣小人之儒。所謂君子儒者，其學道固猶夫人也，但其心則專務爲己，不求人知，理有未明，便著實去講求，德有未修，便著實去體驗，都只在自己身心上用力，而略無干祿爲名之心，此君子之儒也。所謂小人儒者，其學道亦猶夫人也，但其心專是爲人，不肯務實，知得一理，便要人稱之以爲知，行得一事，便要人譽之以爲能，都只在外面矯飾，而無近裏著己之學，此小人之儒也。汝今但學那君子之儒，而專務爲己，不可學那小人之儒，而專務爲人。能審乎此，則趨向正而心術端，自然日進於高明，而不流於汙下矣，可不謹哉？這君子小人之儒，不但學術所關，亦世道之所繫。人君若得君子之儒而用之，則必能守正奉公，實心爲國，而社稷蒼生皆受其賜；若用了小人之儒，則背公營私，附下罔上，而蠹國害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故用人者既觀行事，而又察其心術，斯得之矣。

○序子游爲武城邑宰，子曰爲政以人才爲先，女會得人焉以助政教而夫風俗淳乎，子游對曰有澹臺滅明其人者，他行必以大道，不由小捷之徑，進見必以公事，非公事則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偃之所得者如此，此其動必以正而有以自守可知矣。○人全朱子曰焉爾乎三字是語助。○胡氏曰言偃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

說約合參

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凡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爲邑宰者亦然也。其他則凡涉於公家者皆是也。○鱗士按周禮黨正讀法，謂對衆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使知之。閭胥於既比者，族師以上官尊，讀法有時；閭胥官卑，於民爲近，讀法無時節，但聚衆庶比，即讀法也。比字未詳，或亦是比較之義。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

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直解〕子游是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字子游。武城是魯國的邑名。宰是邑長。人指賢人。澹臺是姓，滅明是名。徑是小路。公事是官府中公舉的事，如鄉飲、鄉射、讀法之類。昔者子游爲武城宰，孔子問說：爲政以人才爲先，武城一邑之中，必有德行道誼可以表正風俗者，汝今爲宰，亦曾得這樣人與之相處否乎？子游對曰：有個澹臺滅明者，乃武城之賢人也。其存心正直，側行常嚴，尋常行路，必由坦然之正逵，而捷徑之小路則不肯由。歲時謁見，必是爲邑中的公事，若非公事，則未嘗輕至於偃之室。是行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欲速見小之心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此滅明之所以爲賢，而偃之所知者惟斯人而已。夫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此類觀

○纂大全南軒張氏子曰有功者易伐若孟之反者爲能不矜功伐也戰敗以殿後爲功孟之反當我師奔北而獨爲之殿固已難能及將入門是國人屬目之時也乃策其馬而言曰非敢獨後也馬不能前進無如何也非惟不自有其功又自掩其功深自抑如此亦賢大夫哉○爲學之苦矜伐居然聖人取之以教門人也○備考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季孫謂冉有曰若之何求曰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國之恥也武叔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陳瓘陳

說約合參

莊涉泗孟之反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

○序子曰世情好諛悅色必人人之祝鮀宋朝而後可若不有祝鮀之口才不有宋朝之美色而欲免世人之憎嫉難矣哉○邢疏春秋定四年會于召陵盟于皐鼬左傳曰將會衞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祝鮀從公曰善及皐鼬將長蔡侯于衞衞侯使祝鮀私于萇弘乃長衞侯于蔡是時世貴之也定十四年左傳曰衞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杜註云南子

爲則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卽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直解 孟之反是魯大夫伐是矜誇奔是敗走殿是居後策是鞭孔子說凡人但有功勞未有不矜誇自足者我看魯大夫孟之反是箇謙退不伐的人大凡進軍則以當先者爲勇軍退則以殿後者爲功當時齊與魯戰魯師敗績衆人都往前奔走孟之反獨在後而堵截敵人保全士卒可謂有功矣他却不自以爲功及將入國門之時正衆人屬目之地乃鞭策其所乘之馬向衆人說我不是敢於拒敵故意在後祇爲馬疲乏不能前進耳蓋歸罪於馬正所以自掩其功非有功而不伐者乎此可以爲賢大夫耳大抵不伐二字最爲美德蓋謙虛乃能受益盈滿必然招損顏淵無伐善無施勞故孔子許之大禹不矜不伐故帝舜稱之讀者所宜深玩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何反○祝宗廟之官鮀衞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直解 祝鮀是衞大夫佞是有口才宋朝是宋國的公子名朝美是容色之美難免是說不免爲人所惡孔子說方今世道不古人情偷薄不好喜而好諛不悅德而悅色故必言詞便佞如祝鮀容色美好如宋朝然後可以取人之悅若不有

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是朝爲宋之美人而善淫也○麟士祝鮀之佞宋朝之美皆以當時之最著者言又兩人皆衞大夫或夫子時居衞故偶感而歎之鮀左傳本作佗

○序子曰戶者人所出入之地誰能不由之若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其所當由更甚於戶而世之人何故乃莫由於斯也不亦深可怪哉○大全厚齋馮氏曰莫不肯也○雙峰饒氏曰何字中有深蔽○朱子曰何莫之云猶何莫學夫詩耳若只以不能不由戶莫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情理非義而不由於道者爲不小矣又何說以該之耶○西山眞氏曰此歎世人但能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

說約合參

○纂大全新安陳氏子曰人之一身先行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其質也文得其中方與質稱若質勝乎文則文不足而爲野文勝乎質則文太過而爲史蓋文可損益質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則有彬彬之氣象矣然後爲成德君子○集註分學者與成德而言蓋始焉損有餘補不足乃勉而爲之到成德之境則自然純粹不待損之補之而後文質始相稱也○麟士野史君子麟向看作三項人不易集註野野人史掌文書者但少一者字故皆誤作史書庶史字耳然麟意只作府史胥徒史字更妙不必以史官加之大抵如今衙門人多於聞習於事誠或不足最

祝鮀之佞口宋朝之美色則無以投時俗之好人將厭而棄之求免於今世之憎惡亦難矣夫巧言令色本堯舜之世所深惡者而春秋之時乃以爲好則習俗之澆漓可知聖人所以傷歎之也有世道之責者可不謹其所好尚哉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直解 戶是門戶道是人倫事物日用之理人所當共由者也何莫是怪歎之辭孔子說事必有遵譬如室必有戶一般人若能出不由戶則其行不由道可也然天下之人其誰有能出不由戶者乎何故乃不由此道也蓋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既非有所禁而不得出又非有所難而不能由則夫人獨何爲而不由乎是誠可怪也

已聖人警人之意莫切於此人能反而求之道豈遠乎哉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直解 質是質實文是文采野是村鄙的人掌管文書的叫做史彬彬是勻稱的意思孔子說凡人固要質實也要文采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勝若專尚質實勝過乎文則誠樸有餘而華采不足就似那村野的人一般一味是粗鄙而略而已豈君子之所貴乎若專尚文采勝過乎質則外雖可觀而中無實意就是那掌管文書

是妙喻○說是史官便容易看作列國諸史理多淆雜○愚按淺說忠信誠愨之本然者爲質威儀文詞之燦然者爲文

○纂大全朱子曰人之生於天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本是直的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生也者是特幸而免於死而已耳○如木方生被人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耳○麟士此引朱子或問大全彼云上生字始生之生下生字生存之生則所以釋程子之言者蓋甚繫也不能順是方

說約合參

著作用以解罔字上句只說理故曰生理本直似不可動○八當順此理意在兩句夾縫處不在言內或只依文不補尤紕謬是正反相足也○愚按罔字與枉字不同如學而不思則罔猶無也言無此生理不能順是還在罔字上一層

○纂存疑子曰人之於道講習討論明於心而知所往知也知之與不知者有間矣然尙在可否之間求見其眞心實意求必得之是不如好之者好則深愛篤嗜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眞心實意而求必得之也好之視知之者有間矣然方求之未必有得於己是不如樂之者樂則體之於身由生而熟由熟而安

的一般不過是虛浮粉飾而已亦豈君子之所貴乎惟是內有忠信誠恪之心外有威儀文詞之飾彬彬然文質相兼本末相稱而無一毫太過不及之偏這纔是成德之君子德至於君子則豈有野與史之弊乎蓋周末文勝古道盡亡孔子欲矯其偏而歸之正故其言如此但當時之君安於弊政而不能變更公卿大夫習於流俗而不知救正此周道之所以日衰也有挽回世道之責者其念之哉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道解 直是眞實公正的意思罔是虛罔不直幸是僥倖孔子說人得天地之正理以生其是是非非善善惡惡存之於中發之於外者都有個本然的公心當然的正理所謂直也人能全此道理則生於天地之間乃爲無愧若使存心虛妄

四書集註直解 卷六 雍也 四十一

行事私邪或作僞以沽名或昧心以狥物則是矯罔不直而失其有生之理矣生理既失便不可以爲人就是生在世間不過僥倖而得免於死耳豈不深可愧哉譬之草木或天或喬暢茂條達者乃其生理也今乃矯揉造作或扭直以爲曲或移此以接彼則殘其有生之理其不死者幸耳人之不直何以異於是哉孔子深惡不直之人如此故聖王在上舉用正直之士斥遠險邪之徒則舉錯當而人心服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從容和順不疑所行有得於己豈但方欲求之而已哉然則學者當由知而好由好而樂斯可矣○淺說以地位之高下言勉學者之意在言外

說約合參

○纂蒙引子曰教非可以概施學者自中人以上的語之以上則理雖精深而其言易入不爲躐等可以語上也自中人以下的僅語之以日用常行之道則其言亦易入而不至於躐等不可以語上也此所當因人而施者也○大全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朱子曰是不要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資質如此聖人祇說中人以上以下時便都包在裏面○麟士此亦與夫子之文章節相發但此又是夫子自說○珩按可以二字見得學者有可不可教者雖欲都語上不得不可語上自是語以下但本文只言語上有可不可亦勿添出語以下

直解 知之是知此道好之是好此道樂之是樂此道孔子說人之造道有淺深之不同然必到那至極的去處乃爲有得彼不知道者固不足言若能識其爲當然不易之理而不可以不求是固勝於不知者矣然這祇是心裏曉得未能實用其力也不如好之者悅其義理而愛慕之深玩其旨趣而進爲之力然後可以進於道也豈徒知者之可比乎所以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夫好固勝於知然這纔是用力進修求能實有諸己也不如樂之者融會於心而充然自得全體於身而浩然自大然後乃爲學之成也豈徒好者之可比乎所以說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夫是三者以地位言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以工夫言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蓋非知則見道不明非好則求道不切非樂則體道不深其節次亦有不可紊者學者誠能逐漸有功而又深造不已則斯道之極可馴至矣此聖人勉人之意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六 雍也 四十二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道解 中人是中等的人語是告語上是上等精微的道理孔子說凡人資質有高下學問有淺深教人者要看他力量如何若是中等以上的人其資稟既不凡工夫又精熟已是有上達之機了然後告以精微的道理則賢者適當其可而聽者不苦其難就似登山的一般將到高處纔說與高處的景象便理會得所以說可以語上也若是中等以下的人資質既是尋常工夫又

纂存疑樊遲問知於夫子子曰是非之心知也民之義是人道所宜爲者則用力務盡至於鬼神亦必誠敬以祀御不藏之以求禍而遠之則知其所當知不知其所不當知是非之心不失可謂之知矣遲又問仁子曰心無私欲仁也仁者於凡事之

說約合參

所難必先之而不敢緩至於效之所獲則後之而不爲計此不汲汲於功利而心無私欲可謂之仁矣道也知之○大全問知之事仁之心朱子曰務民義敬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上說亦也從心裏做出來然仁字說較近裏知字說較近外○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即人之義也此鬼神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的○先難後獲祇言仁者之心如此難字帶閱不必句黏爲仁遂入克復立達等字此揭子常說最妙然讀語類亦有即以爲仁言者

○虎子曰天下之人有爲知者

未積累但當就其力之所及而引進之若遽告以精微的道理不惟強其所不能亦終茫然而無得就似行路的一般纔在近處便說與遠處的路途如何知道所以說不可以語上也然則君子之教但當因人而施豈可躐等而進乎然此爲施教者言耳若學者之功又當自加勉勵蓋奮發勇往則下學皆可以上達因循怠惰則中人亦流於下愚是在人立志何如耳孔子他日告魯君說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又欲學者所當加意也而豈可以不自勉矣乎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其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直解 樊遲是孔子弟子務是專用其力的意思民義是人所當爲的道理難是切己難盡的工夫獲字解做得字樊遲問於孔子說如何叫做知孔子答說所謂知者見理之明而已蓋人生日用自有當爲的道理若鬼神之禍善禍淫雖與人事相爲感通然其事則幽昧而難知者也人可知而諂事以求之惑之甚矣今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凡倫理所當盡職分所當爲者一一著實去做至於鬼神則惟敬以事之而已卻不去褻近而諂瀆之以祀以求福也這是他心有定見故禍福之說不足以動其念幽遠之事不足以眩其明豈不可謂之知乎樊遲又問如何叫做仁孔子答說所謂仁者存心之公而已蓋爲

有爲仁者以其性情而言知者本性空明所樂應在水而喜其流行之趣仁者本性厚重所樂其應在山而悅其敦良之基以其體段而言知者無事物之窒礙而任夫聰明之四達殆極其動仁者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殆極其靜以其效驗而言知者志氣清明則不爲事營不爲境累有隨往而樂之境仁者精神純固則物不能侵數不能敗有必得其壽之理是可懸想見之者○集解包曰日進故動孔曰無欲故靜○大全朱子曰此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世自有一般渾厚的人一般通曉的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是汎說天下有此兩般人其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爲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爲主仁知動靜是體段規模意思如此註體字不可

說約合參

作體用之體○語類聖人之言有淺說的有深說的這處是淺說仁祇是箇仁的人知祇是箇伶俐的人○聖人此[illegible]固有淺說造德是大知說如中庸說仁知[illegible]○此一章只要理會得如何是仁如何是知須是知得[illegible]字通透如動靜[illegible]○存疑[illegible]子作推原樂水樂山意蒙引作就樂水樂山上見其然愚意樂水樂山動靜樂壽俱不相沿皆就知仁上看出○臨士存疑妙可謂片言立解○知者達於事理云云故樂水仁者云云故樂山及下故樂故壽皆似推原並去之爲妙○愚見知仁是所得於內者樂水樂山動靜樂壽俱是可驗於外者夫子即其內而想其外見得知仁卻有如此如此者不能一一而盡也

仁之道本是難盡若爲之而有所得雖功效相因理之自然然不可有心以預期之也有心以期之則涉於私矣今惟先其事之所難凡身心之所切性分之所關者祇管上緊去做至於後來效驗則惟俟其自至而已卻不去計較而有意以期必之也這是他心有定守故能純乎正誼明道之公而絕無計功謀利之念豈不可謂之仁乎按夫子此言雖是分言仁知其實祇是一理蓋媚神之念即是望效之心先難之功是務民之義人能用力於人道之所難而禍福得失皆置之於不計則仁知之道兼體而不遺矣此又學者之所當知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直解 知者是明理的人樂是喜好仁者是全德的人孔子說天下有明知之人有仁德的人人品不同則其性情亦異大凡知者之所喜好常在於水仁者之所喜好常在於山蓋知者於天下之理見得明白其圓融活潑無一些凝滯就似水之流動一般此其所以樂水也仁者於吾心之德養得純粹其端凝厚重不可搖奪就似山之鎮靜一般此其所以樂山也夫人惟心有所繫所以多憂知者既流動不拘則胸次寬宏遇事便能擺脫凡世間可憂之事皆不足以累之矣豈不樂乎人惟嗜欲無節所以損壽仁者既安靜寡欲則精神完固足以養壽命之源凡伐性傷生之事皆不足以撓之矣豈不壽乎夫人情莫不欲樂亦莫不欲壽而惟有知仁之德者爲能得之則反身修德之功人當知所以自勉矣

○蒙大全朱子曰國家求治必如先王之道而後可然自今日復之亦有不同齊自太公初封以後至桓公管仲出來乃大變折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亦有許多不好處原魯底規模卻不大段改與欲變齊則須先整理已壞底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起來道於至道便隔了一重若變魯只是扶衰振弱即可以如王道盛時也○二國都要變而變有難易如此○存疑聖王有作於齊必變功利而爲禮教變夸詐而爲信義故曰齊一變至於魯於魯必將廢興頹以復周公之舊扶衰起敝以還文武之初故曰魯一變至於道○麟士云此論方見著實

○序夫子因觚發歎曰器有所爲觚者因其制而名之也今失其制而實不觚觚哉觚哉誰爲至於此○大全厚齋馮氏曰觚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觚謂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强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直解 齊魯是二國名變是變易而作新之道是先王文武之治道孔子說我周初有天下封太公於齊封周公於魯二國皆被聖人之治其政教風俗固純然文武之盛也至於今日則齊魯皆與舊時不同然齊經桓公霸政之後其習俗相傳遂急公利喜夸詐而太公之治已蕩然無存

魯國無所變更至今猶知重禮教崇信義而周公之遺風尚在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若齊之君臣能變其政而作新之則僅可如今日之魯蓋功利既革方可望於禮教誇詐既去方可望於信義而文武之盛固難以遽復也若魯之君臣能變其政而作新之則便可至於先王之道蓋禮教信義莫非先王之舊但修舉其廢墜則紀綱制度煥然維新而文武之盛可復見於今日矣所以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即此可見夫子經綸的次第使二國能用之則雖至道有難易而一變再變之餘治功無不成者惜乎其不能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

觚爲酒器見於禮經爲木簡見於漢急就章爲簡牘者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文從觚○朱子曰古人所以恁地方時緣是頓得穩○麟士按馮說酒器爲是集註兩存必重前說集解馬融亦曰禮器也○愚見觚哉觚哉呼其名而重言以歎之也註言不得爲觚是說其歎之意時詁何得謂之觚哉似添出何得二字一層

○序宰我問曰仁者以慈愛爲心雖或告之曰井之內有人焉其將以身從之而救也子曰仁者即欲救何爲其從之然也君子自愛愛人此可使之逝而往救也不可使之陷其身於井也蓋君子凡事信理可以理之所有相欺也不可以理之所無而相罔也嘗必往井而後爲仁哉○大全或問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朱子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墜井也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故雖或未必眞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孟子之論舜子產事亦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存疑井有仁焉本無人也故曰雖○愚見何爲其然也猶何必如此也虛虛答轉之詞意正在下可逝二句即

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直解 觚是木簡古時未有紙劄之類唯削木爲方板書字其上用以記事以其器有稜角故謂之觚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孔子發歎說道天下的事物有其實乃可以稱其名如器之所以名爲觚者本因其有稜角故名爲觚也若爲觚而去其稜角則失其觚之本制矣既失其制則名雖存而實已廢何得謂之觚哉何得謂之觚哉然聖人之意非爲一觚蓋見世之有名無實者多因感於觚而發歎也故君盡君道而後可以爲君臣盡臣道而後可以爲臣不然亦皆觚而不觚者也若其所關係則又豈特一器之小而已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

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直解 宰我是孔子弟子宰予井有仁的仁字當作人字從是隨逝是往救陷是陷溺欺是誑罔是誣罔宰我有志於仁而不知爲仁之道乃問於孔子說仁者既以愛人爲心則聞人有難便當往救雖是人告他說有人溺於井中亦當隨之入井而救之乎不救則無惻隱之心救之則有沉溺之患然則爲仁豈不難哉孔子答說仁者雖切於救人然必己身得生而後可以救人之死若從人入井則無益於彼而先喪其身愚亦甚矣仁者何爲而若此乎大凡仁人君子聞人有難便有惻然哀憐之心使之奔走

發透議論者未是

○纂大全蒙引子曰。君子爲學。不外博約兩事。誠稽之古以究理。覽之成法。攷之今以識事理之當然。而博學於文。又將這博學者約之以體諸身。而動皆有則。一循乎禮。如此則內外相助。博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亦可以弗畔於道矣。大學者不可不勉也。○大全朱

記約合參

子曰。禮字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意。○博學條目多。事事要去理會。禮卻只是一個道理。如視也是這個禮。聽也是這個禮。言也是這個禮。動也是這個禮。○博學是致知。約禮乃是踐履之實。○問。約博文約禮。就這上進去。積久是長進。蓋腳跟已定了。所以不畔道。○如讀書。讀詩。學易。學春秋。各自有一個頭緒。若只去許多條目上做工夫。自家身上都無歸著。便是離畔於道也。○蒙引此章重博約意。不重知行意。

而往救則可。若使之入井而自陷其身。則不可。蓋凡事自有個道理。須要斟酌若是理之所有的。人雖欺誑他也要信了。若是理所必無的。人雖欲誣罔而使之輕信。豈可得乎。然則井中有人。理之所有也。故可使之往救入井救人。理之所必無也。故不可使之陷溺。予欲爲仁。亦詳審於輕重緩急之間而已。蓋利濟兼愛者。仁之心也。揆度事理者。智之事也。有知以行仁。而後仁爲無蔽。宰我憂爲仁之陷害。其不智可知。故孔子曉之如此。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直解】博。是廣。文。是詩書六藝之文。約字解做要字。

是歛束的意思。禮是天理之節文。畔字解做背字。孔子說。君子之學。將以求道也。然道散於萬變。而文則所以載之。然非博之以文。則聞見淺陋而不能旁通。道本於身心。而禮則所以檢之。若徒博而不能約之以禮。則工夫汗漫而無所歸宿。便與這道理相背了。所以君子之學。務要旁搜遠覽。凡天地民物之理。詩書六藝之文。一一去講習討論。以廣吾之聞見。這是博學於文。然又不徒博學而已。必收斂約束。於凡視聽言動之間。都守著天理之節文。不敢少有放肆。這是約之以禮。夫博學於文。則聞見日多。旣不病於孤陋。約之以禮。則身心有據。又不至於支離。如此用工。雖未必便能與道爲一。然由此進之。則亦可以進於道矣。何相背之有乎。聖人示人爲學之方。莫切於此。若就君道上說。則凡親賢納諫讀書窮理。都是博文的工夫。以其所聞所見者而檢束其身心。體驗於政事。即是約禮的工夫。人主務此。二帝三王之治。可幾而至矣。

○序子見南子。子路以南子非可見者。不悅。夫子誓之曰。子之行有所否而不合禮不由道者。天必厭絕之。天必厭絕之也。子何疑焉。○刑疏史記世家。孔子至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爲見。見之而禮答焉。○大全問。見其小君禮與。朱子曰。是於禮無所見。數子以爲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何所考也。然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大夫見夫人之禮。疑亦久矣不行。而靈公南子特舉之耳。○程子曰。古者大饗。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

記約合參

公旣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

○序子曰。中庸之爲德也。無太過無不及。爲日用之所不可易。其至極而無以復加矣乎。此乃人所同得者。所當行者。乃今世之民。氣拘習蔽。非太過即不及。其鮮有此德者。亦已久矣。孔子深有感於世教之衰而歎之如此。○大全雙峰饒氏曰。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意此是夫子本語。彼是子思櫽括語。○雲峰胡氏曰。書言中不言庸。後世。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直解】南子。是衛靈公的夫人。矢字解做誓字。否。是不合道理。厭。是棄絕。昔孔子曾到衛國。衛君之夫人有南子者。素知尊敬孔子之道德。要與相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人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南子據禮以求見。故孔子不輕絕之。聖人所爲無一而非禮之所在也。子路不知此義。只說南子是箇淫亂的人。不該見他。心

裏不說。孔子也不明言其意。但出誓言以告之說。凡人立身行事。須是依著道理。不愧於天。自天必佑之。若使我之所爲。不合於理。不由於道。有一毫得罪於天。天必將棄絕我矣。天必將棄絕我矣。重言之者。欲使子路篤信乎此。而深思以得之也。蓋孔子道大德宏。不爲已甚。故其待南子者如此。至於靈公問陳。則明日遂行。孔子豈屈己以狥人者哉。合而觀之。可以知聖人之心矣。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直解】中。是無過不及。庸。是平常。人所同得的道理叫做德。至。是極至。鮮。是少。孔子說。天下之事。但

以中為難行故夫子加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常行之理也而民鮮有能行之者何哉○纂大全子貢問曰如有人焉博施恩澤於民而又能所濟者衆其德何如其可謂之仁矣乎子曰若此者何止於仁必也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位行仁到那極處而後可以當此乎則堯舜亦備以此為病此非堯舜不能盡仁蓋博施濟衆勢有所不能耳○新安陳氏曰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衆自衆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濟衆難于博施是進步說有博施而衆不皆被其澤者○朱子曰仁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衆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橫○或問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爾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猶病之

說約合參

意○麟士按何謂仁乎或問是把個大底來說朱子曰然蔡覺軒亦曰如此而後可以謂之仁矣乎蒙引又作向疑未足以盡仁另一解○愚按如有二字亦係遠想意大底說是○語類問何事於仁曰止得作何止於仁今人文字如此使者甚多亦如何為之意○又曰猶言那裏更做那仁字○又曰博施濟衆何消得更說仁○又曰要作豈但於仁○愚按朱子又云必也聖乎兩句當進在盂上下句文意有抑揚反覆意思緊轉進看不是一直進看

纂大全朱子曰夫所謂仁者不必事功之廣闊而在心體之周流如己欲立以自植於世即思處置他人而立人扶持我使之有以自植己欲達以自遂其志即思處置他人而達人而無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遂仁者之

有一毫太過便可減損有一毫不及便可增益都不是至善的道理惟是中庸之為德本於天命人心之正而不離乎民生日用之常既不偏於太過亦不偏於不及而其理經久可行乃是至精至粹盡善盡美的道理豈非極至而無以加者乎然這道理是人人之所同得亦人人之所當行是古聖賢所以治世修身都不外此但如今的人或拘於氣稟之偏或安於習俗之敝賢智的則失之太過而不能裁抑以合乎中愚不肖的則終於不及而不能黽勉以求其至少有此德者亦已久矣孔子深有感於世道之衰故歎之如此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

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直解】博是廣施是施恩於人濟衆是濟度衆人使各得其所何事是說不止如此病是心裏不足的意思子貢未得為仁之方而徒志於高遠乃問於孔子說吾聞無所不愛之謂仁如有人為廣施恩惠於天下之民能使萬民之衆各得其所而無有不濟這等為人夫子以為何如亦可以謂之仁矣乎孔子答說仁者之心無窮而分量亦有限如必博施而濟衆則豈止於仁而已必是聖人全體仁道而造其極者然後能之乎然聖如堯舜可謂至矣而堯舜之治天下猶有下民其咨之歎黎民阻饑之憂其心歉然常若有所不足也況他人乎夫聖人且以為難而子以是求仁失之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以己及人

心如此○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內外而言謂如在此而作得穩便是立如行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問欲立欲達立人人苟有此心便有博濟底功用曰博濟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猶病然若得果無私意己有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麟士按語類曰己欲立便立人己欲達便達人仁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無甚著力此皆對下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而言因下是恕近於恕故別此為仁謂之自然也其實判立人達人少不得知明處當四字今人不解達謂人己之際一欲可通己方欲立欲達便自立人達人如一捉空遜都無實際往常話我方欲衣汝無暖理今思之恐但言

說約合參

欲兼亦不能自飽自暖其為屈轉失矣也○語類若曰己總要立達便自然去立達別人天理周流無間彼此盡不待於譬也若對上節則但以兩人字挨他博衆字便自渾融如老安少懷何必先限定安懷得多少只存心自然決無一毫自私自利不半上不落耳若謂己欲立達而即以立人達人則其願乃更者更浮於子貢又豈聖人立教之指乎

序若夫求仁者但能近取己心以譬諸人人之心以我之欲立欲而知他人之亦以欲立之欲達於是撤去人欲之私以還天理之公此雖未即謂之仁而可謂仁之方也已求何徒以博濟為哉○大全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麟

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直解】立是成立達是通達孔子告子貢說汝以博施濟衆為仁只為未識仁體故耳夫所謂仁者只是純乎天理之公而無私欲之間看得天下的人就如自己一般疾痛痾癢都有相關的意思如自己要成立便不忍他人之顛危必思以扶持調護使之同歸於成立而後已自己要通達便不忍他人之窮困必思以開導引掖使之同歸於通達而後已這等立心就是天下一家萬物一體的氣象雖不必徧物而愛之而本體已具則功用在其中矣此乃所以為仁而非博施濟衆之謂也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

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豈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直解】譬字解做喻字是比方較量的意思方是術

士按己欲立達而立達人此地位不可因對博濟判作容易此便是將那仁者底全體大用來立個樣子與子貢看教子貢下手尚在能近取譬處與中庸說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一般

說約合參

承上文說仁之本體只是一箇公心則爲仁者亦不必求之於遠矣若能近取諸身將自己的心比方他人的心如自己欲立便知人之欲立與我一般即推之以立人自己欲達便知人之欲達與我一般即推之以達人這就是爲仁的方法所謂純乎天理之公而無私欲之間者不過如此豈復有他術哉蓋子貢之說是在功用上求仁故其效愈難而愈遠孔子之論只在心體上求仁故其術至簡而至易況能知爲仁之方則雖堯舜之所以爲聖亦不外此蓋堯舜之聖豈能徧物而愛之只是其心常在安民而已人君若能以安民爲心而推之以治天下則仁聖之事一以貫之而何堯舜之不可及哉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上論卷之六終

纂序四書說約大全合參

述而章序○子曰作者謂聖末易能也我惟傳述舊聞而不敢妄作正以古人之作天下之理備矣我深信不疑而篤好不厭但見其在所當述而無用於復作也而先老彭原如此我竊比於我老彭而已○存疑信而好古是述而不作之本信又是好之本○辭士按述而不作兩句是與老彭合底明詩書等勿入那疏老彭於時但述修先王之述而不自創作爲信而好古事孔子言今我亦竊則大段似古老彭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我竊比之文法倒裝耳尤蘊藉○此或不可從姑言其理耳然集說於老彭下先著蓋信古而傳

說約合參

述者也一句孔子刪詩書等已自說竊比矣則於鱗云兩句合底者意亦略同

論語卷之七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直解述是傳舊作是創始竊字解做私字比是做效老彭是商時的賢大夫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傳先王之道以教萬世猶然

不敢以作者之聖自居乃謙遜說道大凡天下之事有前人已爲而後人傳之者謂之述有前人未爲而自我創始者謂之作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也我今雖有所修爲只是傳述先王之舊或考之方册而重加發明或聞之故老而更爲裁定是未嘗重新創造而有所作也蓋天地間的道理那一件不是古人說過的就中講求自有無窮的妙處我則深信而篤好之惟日孜孜不能自已故但見其可述而無容於復作也然此豈我之獨見哉比先商時賢大夫有老彭者他能信古而傳述我常慕其爲人今我所爲不過私自倣做我老彭耳夫孔子於古之賢人猶不敢顯然自附如此其德愈盛而心愈下蓋可見矣

默而章纂大全朱子○子曰凡人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蓋心與理[illegible]如此由是又如學習之功而[illegible]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

久不厭不以既得而自足也且視人猶己誨誨之而無有倦意必欲同得乎善而無私焉此三者學者之所貫也而何能有之於我哉○三句是三節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問何有於我曰聖人常懷歉然不足之意雖人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默識訓記訓存非著力記憶之謂謂能不忘爲己有也學不厭誨不倦皆說自然底

說約合參

○序子曰德必修而後成若不修以盡其心學必講而後明若不講以窮其理義貴於徙若已問義不能遷而從之過貴於改若有不善也不能克而去之以勇於力行是皆無以日進自新爲吾所深憂也○勵士按是吾憂也非爲己憂○有不修不講不從不改之事亦數時解爲我說○此篇凡孔子自言每用吾字我字予字與他篇徒講說道理評論人物者不同故邢氏總論謂皆明孔子之志行備閱乃知前賢用心之細也○尹註日新亦是主腦

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直解 默是不言識是記誨人是教人孔子說人之求道若徒務口語而不能存之於心則聞見雖多終非實得必須沉靜簡默只在心上去理會凡所聞所見的都不費詞說而自無所遺忘然後能深造而自得也人之爲學若只是始初奮發到後來便厭煩了則工夫間斷豈能有成必須深信義理之無窮而實用其力自始至終都只是這等勤學無一毫厭足之意然後謂之好學也人之設教若不能盡心開導到費力去處便都倦了則私意未忘豈能成物必須真知物我之無間而有教無類隨人問難都因材而造就之無一毫倦怠之心然後謂之善教也這三件都是成德之事而我之所嘗致力者然反而求之何者能有於我哉夫聖人會道全體而曲成不遺乃猶自以爲不能其謙己誨人之意至深切矣。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直解 義是理之所當爲者徙字解做遷字孔子說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聞義能徙而後善可積不善能改而後惡可去這四件是切實緊要的工夫凡欲爲聖賢者皆當用力於此也今我之於德未能省察克治以涵養其本原我之於學未能講習討論而研窮其精奧義有當爲的未能聞斯行之而遷徙以從其義不善當改的未能務於決去而懲創以改其舊則是德有不成學有不明善不能積惡不能去而日流於汙下而不可以進於高明矣豈非吾之所深憂者乎夫孔子之聖非眞有所不能也亦非自知其能而故爲是言也蓋其好學無已之心自視常若有不能耳然此四者在人君尤爲切要

○序記者謂吾夫子德盛體充匪在各得如閒居無事非見賓承祭之時但見其容申申如而有展布之意也但見其色夭夭如而有和悅之意也○大全胡氏曰申申可言舒布故知以容言夭夭可言和悅故知以色言○說申申夭夭對嚴肅敬畏說不對怠惰放肆說故程子中和之說在圈外

說約合參

○增淺說子曰甚矣吾氣之衰也何以驗之蓋吾向也氣盛之時嘗夢見周公而今也久矣不復夢見周公即此觀之可見吾衰之甚矣○大全謝安陳氏曰此亦道不行之符兆自見於吾身者

古之帝王或愁修厥德終始典學或取人爲善改過不吝皆是道也欲法古帝王者宜三復於孔子之言。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直解 燕居是閒暇無事之時申申是舒暢的意思夭夭是和悅的意思門人記說凡人在閒暇之時有怠惰放肆的便自褻其威儀有矜持矯飾的或反過於嚴厲皆非盛德之氣象也惟吾夫子在燕居無事之時以四體則從容舒展而略無拘迫何其申申如也以顏色則融和潤澤而自然愉悅何其夭夭如也蓋德性極其純粹故容貌合於中和者如此門人此言可謂善形容有道氣象者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直解 衰是血氣既衰孔子發歎說凡人年有老少則血氣有盛衰甚矣吾血氣之衰也如何見得蓋吾當強壯之年常常夢見周公恍然若與之相過不到如今來許久不復夢見周公矣則吾之衰豈不甚乎蓋孔子生於周時一心要做周公的事業方其精力壯盛寤寐不忘故常形之於夢及其既老則自諒其力不能爲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也故其發歎如此可見賢才之生

○纂大全朱子曰凡人為學之始須要志於道志字如有向往底意思○胡氏曰道猶路也凡欲往他岐字皆自路言之○此是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即是窮說須是行得各事

纂朱子學之綱要據於德德是心得此道既得之須常照管不至失了

須就德不必其皆全得一件亦謂之德得十件亦謂之德皆不得謂仁必心德全盡善備方謂之仁既仁了又何須依心德雖全然未至於純熟不能無間斷

說約合參

時故必依於仁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是依也○語類德是道之實仁是德之心

纂朱子至於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同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之矣○陸氏曰游如人之游觀有時而爾之○存疑游藝之功與志道據德依仁亦可并行如餘力學文意不是學到依仁時且都不及待我依仁後方從事也問小學之功以學藝為先此都於依仁之後何也曰小學習其事方致力於文藝之時必能通其意此是窮其理有深造自得之妙非初學所可同年語矣○駟士按此亦只是序

于世其可以有為者每在其強壯之時而人君之用賢亦當趁其強壯而任之若精力既衰則事功所就已不能副其初心矣況於終不用乎然則孔子之自歎其衰固為可惜而當時之君不能及時用之以再見周公之化而使之卒老於下位則尤為可惜也

○子曰志於道。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據於德。據音倨○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七 述而 四

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直解 這一章是孔子示人為學之全功。志是心之所向。據是執守。依是依止。游是游衍玩習的意思。孔子說學莫先於立志而道乃人倫事物當然之理志不於理則趨向差矣故必以道為終身之準的而專心致志以求之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行此道而有得於心叫做德德而不據則持守之功不繼能保得者之不失乎必孳孳服膺務使此德常有諸己而日積月累不至於若存若亡而後可體此道而心德純全叫做仁仁而不依則私欲有時復萌能保全者之不虧乎必一念念在茲務使此仁存養愈熟周流貫徹無一毫間斷錯襍而後可夫志道據

○南軒張子曰人性皆善則皆當有以教之但自行束脩以上雖厚禮以將而知以禮來吾未嘗不誨焉誨而誨之不億亦在學誨之之意也○愚按聖人特借束脩說來全是鼓舞後學之機權而吾未嘗無誨只是要吾人能會此意欣然自得不徒曰吾

說約合參

大道為公已也

○纂大全子曰凡教之施必其受者有地若人無求通未得情然憤悱不能自已之意則其感也不深欲之亦無得便不啟無欲言未能悱然屈抑不能自伸之貌則其進也不勇發之亦無得便不發我舉一隅以示之不能引伸觸類以三隅反證再告

德依仁是本之在內者無不盡矣至於禮樂射御書數之事雖藝文之末非德行之本然亦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缺者亦必游息於藏修之餘從容而玩味其理用以收斂身心調養性情而成其道德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學之全功何以加此然此章之旨不但是學者所當知在人君尤為切要蓋道德仁乃人君修身治天下之本必當深造其極方可無歉而片游心於藝文者又須務求日用始為有益古之帝王所以學古有獲道積厥躬德修罔覺者正是如此善學者當以聖言為法程可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脩脯也十脡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七 述而 五

直解 脩是脯乃乾肉也十脡為一束古人初相見必執贄以為禮一束之脩乃其至薄者自行束脩以上言隨其厚薄之不同也誨是教誨孔子說無不善者人之性而無不欲其入於善者吾之心但人不知來學之禮而無往教之理苟知求教自行束脩以上之禮而來者即是可與為學之人吾則未嘗不教誨之焉蓋天生聖人非徒使之自聖而已正欲其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而為時人之耳目也所以聖人教人之心惓惓無已如此使其得君師之位則必能大行其政教使人人皆為君子而後已惜乎不得其位但能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

之徒爲煩瀆則不復也○麟士云大不字作三項亦一定之解註疏及大全張氏陳氏蒙引諸說俱不可從○愚按時文俱講作俟其識悟將開方迎機而利導之固是然玩註未得未能意似勿太妨只是心不求通口不欲言不以所舉者還證如亟不肯奮力於學之類不必其到將悟地位也如必俟此等而後教下此者將不教哉○此與上章參看見教不能强人因人者也

○序子哀有喪若食於其側則不能甘味未嘗飽也○大全馬厚齋曰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世不行而夫子行之故門人以爲記耳○愚按此即如鄉黨皆然

纂疏子於是日聞喪或弔人

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直解 憤是心求通而未得的意思啓是開其意悱是口欲言而未能的模樣發是達其詞隅是四方轉角處反是反復問難復是再告孔子說君子之教人固當盡言而無隱然必其人有受教之地而後可以施吾造就之方且如人之求道有用心思索而未能即通者謂之憤憤則有可通之機吾因而爲之開其意彼將豁然而無疑矣若未至於憤則在彼本無求通之心我何從而開之乎此所以不啓也有心知其意而口未能言者謂之悱悱則有可達之勢吾因而爲之達其詞彼將沛然而莫禦矣若未至於悱則在彼本無欲言之心我何從而達之乎此所以不發也至於我之所啓發者又看他了悟如何若能於我所言觸類旁通因此識彼舉其一隅

而彼則能以三隅反譬如提起東方一角的事他就並西南北三方的道理都曉得了提起西方一角的事他就并東南北方的道理都曉得了一一回答將來相與質證這等的人是其機圓而不滯其心通而無礙然後詳以告之則彼此相契而其心易入矣若示之以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復問難則是資稟庸下而不能推測意見凝滯而不能旁通雖諄諄而語之亦終茫然而無得耳我何爲而强聒乎此吾所以不復告也夫以孔子之誨人不倦猶必因人而施如此然則學者可不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哉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而哭則餘哀未忘終是日自不能歌樂也○蒙引註哭謂弔哭謂哭他人之喪也若自家之喪豈但是日不歌哉喪側不飽以食旨不甘之心爲心也哭則不歌以聞樂不樂之心爲心也

○序子謂顏淵曰身世之間因時而應世苟用之時可行也則出而行世苟舍之時可藏也則退而藏不先爲期不後爲滯惟我與爾有如是夫○增淺說行藏只是身之出處而道自與之俱勿云用之則有可行舍之則有可藏○大全張氏師曾曰子謂顏淵曰通爲一句如子謂子夏曰亦是也後章子謂顏淵句

絕而曰字自爲一句如子謂仲弓曰亦是也○蒙引有是夫猶云能然也不是有其具三個與字一樣看尤妙

序子路因子獨與顏淵問曰子若行三軍則誰人可與意以勇自負也○大全朱子曰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麟士云此問非定詞故下答云若彼之人則不與而若此之人則與之爲斷如也

直解 側是邊旁哭是弔喪而哭歌是詠歌蓋古人以歌詠養性情遇心有所樂則歌也門人記說夫子哀死之心真切而不能自已如人有死喪之事而夫子食於其側則未嘗飽蓋臨喪哀故食之而不能甘也又如夫子於是日弔喪而哭則其一日之間不復詠歌蓋餘哀未忘而自不能爲樂也然此乃是不忍之心古之帝王見百姓之饑寒困苦流離死亡則必爲之減膳徹樂急急救恤是此心有天下者能推此心以仁民則無一夫不得其所而仁覆天下矣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直解 行是出而行道舍是不用藏是隱而不出昔孔子深潛純粹學已幾於聖人故孔子稱許他說吾人出處進退只看時之所遇何如或以仕

爲通而至於枉己徇人固不可或以隱爲高而務於絕人逃世亦不可惟是人能用我時可以有爲則出而行道以圖濟世之功人舍我而不用時不可以有爲則隱而不出以全高尚之志或出或處無一毫意必於其間這纔是隨時處中的道理此惟我與爾爲能有之在他人則不敢以輕許也蓋孔子爲時中之聖自然合乎仕止久速之宜顏子具聖人之體能不失乎出處進退之正觀孔子有東周之志雖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有爲邦之問而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蓋可見矣然以大聖大賢而皆不遇於春秋之世則豈非世道之不幸哉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冰反

說約合參

序子曰三軍重矣如暴虎馮河徒恃血氣自擬必死而不以爲悔者吾不與行軍也必也其平日但凡臨事即不勝戒懼好爲謀畫求必審以底於成者乃可與之行三軍也三軍可易言哉○大全朱子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卻亦不濟事○蒙引臨事懼好謀成以兼行言非謂行三軍也○闢中按必也字內有與字不可放過然必也此乃可與行三軍此亦自然之理○鄧陽朱氏曰此章前一節以出處之義許顏子後一節以行師之要教子路各得爲佳

好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直解 暴虎是不用兵器而徒手搏虎馮河是不用舟楫而徒步涉河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乃就問說用舍行藏夫子固與顏回共之矣設使夫子統領三軍而行戰伐之事則將與誰共事乎蓋自負其勇意夫子行軍必與己同也孔子答說君子之所貴者在乎義理之勇而不在乎血氣之剛若是徒手搏虎徒步涉河甘心必死而無怨悔這是輕舉妄動有勇無謀的人使之用兵必然取敗吾不與之行三軍也必是平昔爲人不敢輕忽以僨事亦不敢苟且以成事但事到面前常有兢兢業業凜然危懼的意思又好用計謀預先斟酌停當然後果決以成之這纔是持重詳審智勇兼備的人使之用兵必能全勝吾方與之行三軍耳亦何取於徒勇哉子路好勇而無所取裁故孔子以是抑而教之其實行軍之道亦不外此故趙括以好談兵而致長平之敗充國善持重而收金城之功任將者當知所擇矣

說約合參

○序子曰人情靈富謂其可求耳使富而可以人力求也雖執鞭至賤之士吾亦因可以得富而爲之矣如其有命焉而不可強求則亦從吾所好之義理而安之耳何必營營以徒取辱哉○大全陳氏曰此章爲中人以下假設言之耳命所以安中人以義所以責君子○或問小註蘇氏曰聖人將教人以勿求則人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

猶有可得之心特迫於聖人而止則亦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以爲高其閈閎固其扃鑰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以無有也○存疑聖人此語爲中人以下者言則本文兩吾字俱指中人說今人都作聖人自言恐未是看來朱子亦不是如此說○愚按朱註亦未見得不如此說且看設言二字即係聖人自言情詞正妙也

天無可求之道也

直解 這是孔子設詞以警人的說話執鞭是賤者之事孔子說人之所以役役以求富者意以富爲可求也若使富而可以人力求之則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蓋執鞭雖賤者之役而苟足以致富則吾亦無不可爲者但人之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存焉決非人力所能強求者如其不可強求則在我自有義理可好吾惟從吾所好而安於命耳何必終日營營爲是無益之求以徒取辱哉夫孔子之聖非眞屑爲執鞭之士也特見當世之人多自決其理義之防而甘心於苟賤之辱故甚言以警人之妄求耳所以他日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觀此則自修者固不當願乎其外而取人者尤必先觀其所守可也

說約合參

○序夫子無所不愼而所尤加之意者三焉齊則盡其誠以交神明戰則謀其成以衛民社疾則謹漸防微以保厥身凡此皆重大切要而不敢忽者也○邢疏將祭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左傳曰皆陳曰戰

○子之所愼齊戰疾

齊側皆反○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直解 齊是將祭時齊戒是統兵而行戰陣之事疾是疾病門人記說夫子之所最謹愼者有三件事其一曰齊蓋齊以交神有不恆則志意渙散神必不享所以夫子之於齊也內秉虔恭外致嚴恪務致其精誠而後承祭以交於神焉其一曰戰蓋戰者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苟有不愼則機宜不審何以能勝所以夫子之於戰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務出於萬全而不敢輕率以取敗焉其一曰疾蓋疾乃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苟有不愼能無傷乎所以夫子於疾無時則薄滋味寡嗜慾節其起居而不敢有晏遊無度和平其性氣而不喜怒過當不幸有疾則加意調養審擇醫藥而不敢有一毫之忽略焉蓋聖人無所不愼而此三者關繫尤

大故謹之又謹如此

○纂大全厚齋馮氏舜之後封於陳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當是時魯具四代之樂然恐不無差舛韶之來最遠而獨得其傳於今夫子在齊得聞之三月之久其心祇於是而不知肉味因歎息曰向也但慕韶樂不意其作樂之美至於此極也蓋其情文之盛功德之隆如身歷其時親見其人而深契之如此○集解王曰爲作也○朱子曰學之一節不知如何今止好看其忘味處這裏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之心如是之誠○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眞箇九十日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金仁山曰三月自作一句點○吳氏程曰學之二字史記增此以釋其意非本文

說約合參

○纂大全朱子曰子以兵拒父是多少不順自不須疑而問冉有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因問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見夫子而問之也○蒙引不曰仕衛乎而曰爲衛君乎正當輒拒蒯聵時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直解 韶是舜樂之名。不圖是不意。古者聖王作樂以象德。帝舜以至聖之德。當極治之時。故所作韶樂最爲美盛。舜之後封於陳。猶傳其樂。至陳敬仲奔齊。而韶樂遂在齊矣。夫子周流至齊。得聞其音。乃從而學之。至於三月之久。一心只在樂上。雖當食之時。有不知肉味之甘者。蓋不特習其節奏聲容之末。而其契合之深。就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雍熙之時者矣。遂不覺發歎說

道。吾向也但知韶樂之美。猶未能得於親聞。今也始得聞而學之。不意其所作之樂至於如此之美也。蓋夫子中和之蘊。本自與舜合德。故一聞韶樂而歎息之深如此。他日又稱其盡善盡美。而顏淵問爲邦。則以韶舞告之。其上嘉於虞舜者至矣。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爲去聲。○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直解 爲字解做助字。衛君名輒。是靈公之孫。世子蒯聵之子。諾是答應之詞。昔衛靈公之時。世子蒯聵得罪出奔。靈公薨。國人遂立蒯聵之子輒。及晉人送蒯聵之國。輒拒之不受。當時衛國之人都說道蒯聵得罪於父。義當絕之。輒以嫡孫嗣立。於禮爲宜。未有明言拒父爭國之非者。時

蒙引子貢入見夫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自是古賢人也謂之賢人則是已許之矣子貢又以賢則賢矣設其心猶有悔焉尚可議也故復問曰當其時二子之心亦有所悔乎曰二子之心□欲合天理卽人情所以求仁□□而各得其志□則安於□□夷又何悔之有乎子貢於是乃悟曰夷齊兄弟遜國者也衛君父子爭國者也夫子既以遜國者爲賢人又以爲無怨其與之深矣以是而反觀之則夫父子爭國者豈肯爲立其朝而與之共事哉出語冉有曰夫子

說約合參

不爲也○附錄左傳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啼而走曰太子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史記衛世家蒯聵初奔宋已而之晉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爲後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爲太子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爲君是爲出公趙簡子欲入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孔文子問兵于仲尼不對初孔圉文子取蒯聵之姊伯姬生悝文子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于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于太子太子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之盟許以悝母爲妻良

孔子在衛。冉有疑孔子亦以爲宜。乃私問於子貢說。衛君之立。國人固皆爲之矣。不知孔子亦以爲當然而助之否乎。子貢卽諾而應之說。吾將入見夫子而問之。蓋未能深諒孔子之心。而不遽答冉有之問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

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直解 伯夷叔齊是孤竹君之二子。長子叫做伯夷。第三子叫做叔齊。孤竹君曾有遺命要立叔齊爲君。及卒。叔齊又遜伯夷。而不肯立。伯夷說父命不可違。叔齊說倫序不可亂。兩人互相推讓。都逃去了。這是兄弟遜國的事。正與衛君父子爭國的相反。子貢不敢直斥衛君。乃入而問孔子說。伯夷叔齊是何等人也。子貢之問。是要看孔子之取舍何如。若以爭國爲是。則必以讓國爲非。若以讓國爲當然。則必以爭國爲不可矣。孔子答說。二子遜國而逃。制行高潔。是乃古之賢人也。子貢又問說。二子固是賢人。不知讓國之後。其心亦有所怨悔否乎。子貢之意。蓋以讓國之事。人所難能。若賢如二子者。或出於一時之矯激。而未免於他日之怨悔。則不可概責之

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遂入適伯姬氏悝母杖戈而先迫悝于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甯聞亂使告仲由召護駕乘車奉出公輒奔魯孔悝竟立蒯聵是爲莊公○備考哀公十七年晉伐衛衛人出莊公立公孫般師十二月齊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十八年衛逐起輒自齊復歸

○朱子曰所飯者疏食所飲者水曲其肱而枕之我之困已極然吾胸中眞樂亦自在其中矣初不以窮困而或失也彼不合於義而富且貴於我何有直如浮雲然何一動於中耶○麟士曲肱與疏水一例集註本言困極

說約合參

樂亦處方好作轉今人多云閙然栩然自愉適志非其解也蒙引云夜臥無枕曲其肱而枕之雖彌近鑿然歎獲我矣

○朱子曰天時之吉凶消長人事之進退存亡其理畢具於易我今老矣使天再假我數年以卒我學易之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庶有以究乎天人之理而趨避必由於正大過差處亦可以免矣夫○大全朱子曰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境界方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謙詞然道理其實無窮聖人說者當看此等爲聖人氣象○

他人而衛君猶或可恕也孔子答說凡人有所求而不得則怨今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只要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所以求盡乎仁也今既不違父命不悖天倫是求仁而得仁矣求之而得則其心已遂又何怨悔之有乎夫孔子之於夷齊既許其賢而又諒其心如此則讓國之事乃孔子之所深取也以讓國爲是則必以爭國爲非而其不爲衛君之意不問可知矣故子貢出而謂冉有說夫子不助衛君也蓋惟孔子爲能諒夷齊之心惟子貢爲能諒孔子之心一問答之間而父子兄弟之倫昭然於天下矣爲國者可不以正名爲先乎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

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直解 飯是喫疏食是粗飯肱是手臂孔子自敘其安貧樂道之事說道人生日用之間無不欲飲食充足居處安逸者我所食的不過是粗飯所飲的不過是水其奉養之菲薄如此夜臥無枕但曲其肱而枕之其寢處之荒涼如此貧困可謂極矣只是我心中的眞樂初不因是而有所損亦自在其中焉若彼不義而富且貴苟且僥倖以得之雖勝於疏食飲水以我視之漠然如浮雲之無有何嘗以此而動其心耶蓋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故不以貧賤而有累乎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如此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

眞西山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以陰陽對言則陽爲善爲吉陰爲惡爲凶獨言陽則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爲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爲進退存亡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寒極則暑暑極則寒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人謀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之一身仕止久速用行舍藏全體皆易也○胡雲峰曰所謂無大過者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无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无咎者善補過也悔則無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而使人皆知學易則皆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

說約合參

○朱子有所常言以教人者如理性情有詩道政事有書謹節文有禮皆日用節要而雅言之不置也○大全朱子曰詩書術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古之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麟士按語類賀孫問執禮執字恐當時以此目其禮朱子不許之大全反謂自有此名蓋本通義誤載不可據也

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直解 加字當作假字五十字當作卒字假是借卒是終易即是易經所載的道理孔子說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凡天道之吉凶消長人事之進退存亡都具載於其中學者所當深察而玩味焉但其理深奧精微我嘗欲學之而盡其妙然今則老矣天若假借我數年使我得終其學易之功或觀其象而玩其辭或觀其變而玩其占凡道理精微的去處一一都講究得明白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我皆能融會於一心由是見諸行事必能審動靜之時得趨避之正雖未必全然無過而亦可以無大過矣夫聖人全體易道行不踰矩豈待假以數年而學易亦豈

待學易而後能無過正謂易理無窮欲人當及時以勉學耳欲寡過者當以講究窮理爲先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直解 雅字解做常字執是執持人能事事循理纔有執持所以叫做執禮門人記說夫子之設教固有因人而施然平日所常言者則有三件一是詩蓋詩之爲言有美有刺美者可以勸人爲善刺者可以戒人爲惡吾人所以養性情者莫切於此一是書蓋書之所載有治有亂與治同道則無不興與亂同事則無不亡吾人所以考政事者莫切于此一是執禮蓋禮主恭謹而有節文既可以防閑其心志又可以檢飭其威儀

○序葉公問孔子之爲人於子路子路不對○大全新安陳氏曰一則葉公不足以知聖人一則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

指淺說子問之謂子路曰爾當時何不對之曰其爲人也惟篤於所學而已於理未有得也則發憤以求之直至於忘其食及其旣得而樂之也雖事之在所可憂者亦忘之矣一憤一樂循

說約合參

環代至日有孜孜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云爾○大全朱子曰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故可逐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爲聖人之謙詞若作終身祇此一憤一樂說則憤短樂長不可並運下何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發憤便能忘食樂便能忘憂更无些小係累无所不用其極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慼歲月之有變也○麟士按年譜孔子時自陳如蔡自蔡如葉已六十三歲

吾人欲養其德性使有所執持者莫切于此這三件都是切實的道理緊要的工夫故夫子常以爲言欲人念念在玆而不忘時時用力而不懈也夫以孔子之聖猶汲汲於學易而於詩書執禮則雅言之可見聖人之道具在六經學者必討論講習迺可以明理人君必體念推行乃可以致治讀者宜致思焉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直解 葉公是葉縣的令尹僭稱公奚字解做何字憤是急於求通之意昔葉公問孔子之爲人於子路子路不對蓋聖人之德未易明言故子路不敢輕對也孔子聞而敎之說葉公之問蓋欲知我也而汝之不對何耶汝何不說其爲人也惟知好學而已方其理有未得則發憤以求之雖終日不食有不知者憤而至於忘食是其憤之極也及其旣得則欣然自樂雖事之可憂有不知者樂而至於忘憂是其樂之至也然天下之義理無窮未得而求之以至於得則憤者又未嘗不樂也有得而何有所未得則樂者又未嘗不憤也二者循環日有孜孜而無所止息雖年老將至有不自知焉者是乃我之爲人也汝何不以告葉公乎這是孔子自言其好學之篤如此然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心於此亦可見矣欲學聖人者其可不以勤勵不息自勉哉

○序子曰世有生來氣質清明而義理自然昭著以知之者我非然也我則以古人之前言往行皆有義至理所存信而好之惟恐而汲汲然敏以求之有不可誣逐者也蓋勸學之功有不得不焉耳○大全朱子曰聖人看得地步實自視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關而但爲設詞也○蒙引此必當時人以生知稱之故夫子辭之

說約合參

○序子有所不語以爲敎者如怪異反常勇力妨德悖亂害治鬼神誣人皆不與人語者其爲世道人心防者深故○大全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篡亂於易論鬼神今曰不語何也朱子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亦鮮矣○蒙引不曰言而曰語者又有分別蓋人雖言及己亦不答故曰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而本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直解 古是古人的典籍敏是急速的意思孔子說天地間的道理凡精粗小大那一件不是吾人之所當知但人之氣稟不同有天生上智自然知此道理者我今雖有所知豈是聰明睿知生來自然能知而不待習學者乎只是見得道箇道理都具於古人之典籍若非心裏喜好則志向不專非上緊講求則工夫有閒所以篤信好古汲汲焉勉力以求之將古人的言語字字去體認將古人的行事件件去思索就似饑之求食渴之求飲一般惟日孜孜不敢有一毫之解怠是以學力至到義理自然貫通而能有所知耳豈眞生而知之者哉此雖孔子自謙之詞其實學問之功雖聖人亦不能廢故堯舜舍己從人大禹不滿假成湯之得師武王之訪道皆不敢自恃其聰明而必從事於學問也傳說說學於古訓遜志務時敏正與好古敏求之言相合爲人君者不可不知

○**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直解 語是言語怪是怪異力是勇力亂是悖亂神是鬼神門人記說夫子敎人固無所隱然亦有所不語者怪力亂神是也夫怪者詭異無據虛誕不經最足駭人之聽聞惑人之心志者也力者以强凌弱以衆暴寡專用血氣而不顧義理者也亂者臣子叛君父妻妾乘其夫乃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者也鬼神者視之而弗見聽

註一則曰聖人所不語。一則曰不經以語人也。

○蒙存說子曰彼此三人相與同行必有我師焉師也者所以引人爲善成人爲不善以成人之德者也二人同行其一爲我彼二人者或善或不善者則擇其善者者仰取法以從之是善固我之師也其於不善者則反諸內省改彼之所爲而不由之爲是惡亦我之師也何以遠求爲哉。

說約合參

○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魋伐其樹孔子微服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之患未嘗不深慮難深而處之未嘗不暇○大全吳氏曰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及遇大人桓魋之難則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蓋氣數然無復退托推讓之意蓋至是亦不能掩其聖矣一以德言一以道言有此德則能任此道其實一而已矣○或問孔子何以知天生德於己也曰天之生我而使之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則是生德於己矣豈其不自知哉○語類純做聖人自反無愧說便小了聖人○附錄古今姓纂云宋桓公子向父肸肸孫向戌爲左師子孫氏焉向魋宋司馬向戌之曾孫○通義仁山金氏曰也爲司馬

之而弗聞其應感之理幽遠而難測者也前三件非理之正後一件非理之常言之則有以啟人好奇不道之心涉味荒唐之想故夫子絕不以爲言其所雅言者不過詩書執禮其所立教者不過文行忠信而已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直解 師是師範孔子說學無常師道在有存心於爲己斯無往而非進德之地就是三人同行亦必有我之師範存焉蓋人之所爲非善也則惡而師也者所以引人爲善教人去惡者也今三人雖寡而觀其所行豈無合於義理而爲善者乎亦豈無悖於義理而爲不善者乎善者

我則敬仰欣慕取法其善而從之不善者我則反觀內省恐己亦有是惡而改之夫擇善而從則足以長吾之善是善固我之師也見不善而改則足以救吾之失是不善亦我之師也所以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三人且如此則天下之人無往而非師矣人能隨處而自考此類以求益進善豈有窮乎即此推之可見人君之學尤須廣求博采凡臣下之忠言嘉謨古今之治亂得失蓋無非身心治理之助者誠能以聖哲爲芳規而思與之齊以狂愚爲覆轍而深用爲戒是謂能自得師而德修於罔覺矣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魋徒雷反○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直解 桓魋是宋之司馬如予何是說沒奈我何言

故又以司馬爲氏

○蒙引說諸弟子疑夫子之道高深而平日教人無甚高深之論是必有所隱然故夫子釋之曰二三子以我爲有所隱乎而不相示者乎吾無隱乎爾吾無所行而不昭然以示爾二三子者是丘之所爲也蓋聖人作

說約合參

止語默無非至教而二三子求之悟耳○辯士按此章蒙引以與字對隱字捷甚通義欲於隱字以言字以對行字似添也○愚按無行不與猶無往不與也與言行行字不同

不能害己也昔孔子周流四方行到宋國那時宋國的司馬有桓魋者忌孔子而欲殺之門人都懼其不免孔子曉之說人之死生禍福皆係於天若天無意於我必不生我以如是之德天既生我以如是之德則我之命天實主之必將依我於冥冥之中矣桓魋亦人耳其將奈我何哉蓋必不能違天而害我也然孔子雖知天意之有在而猶必微服過宋以避之則可見天命固不可以不安而人事亦不可以不盡故知禍而避則爲保身之哲以義安命則爲樂天之仁觀聖人者於此求之可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直解 二三子指衆弟子說隱是隱諱而不言與字解做示字昔孔門弟子專以言語求聖人以爲夫子之道本自高深而其教人則甚易必有秘而不傳者故以有隱爲疑孔子乃曉之說二三子之學於吾門久矣其將以我爲吾教有所隱諱而不言乎不知吾之於爾初未嘗有所隱也蓋道理在人本自明白簡易固不待言而緘亦不可執一而求我个一動一靜一語一默凡身之所行都依著道理這是二三子所共見共聞的則是以身立教無一事不以昭示於二三子者此乃丘之爲人也何嘗有隱於爾哉二三子不能隨處體認而徒以言語求之非惟不知

○從說夫子以四事教人四者何學文以明其理也修行以履其事也應接物內發其心者無一念之不忠也不詐心而應乎物者無一事之不信也此四者夫子之所以教也○忠信有體用之分不然只是三件而非四教矣

我抑亦不善學矣然孔子之道不但曉然昭示於門人而亦燦然大明於萬世善學聖人者若能反之身心之間而不徒泥於言語之末則何聖道之不可及哉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直解 文是詩書六藝之文行是體道於身盡己之心叫做忠待物以實叫做信[illegible]人[illegible]夫子以成就後學為心其為教無所[illegible]要不過四件四者何文行忠信是也蓋天下之[illegible]理無窮皆載於詩書六藝之文使不有以講明之則無以為聞見之資而廣聰明之益故[illegible]每[illegible]致人以學文也然道本於身使徒講明而不[illegible]一見之於躬行則所學者不過口耳之虛而非[illegible]履之實故夫子每教人以修行也然道原於心使發乎己者有不忠應乎物者有不信則所知所行皆為虛偽而卒無所得矣故夫子每教人以忠使其發於心者肫肫懇至而無一念之欺教人以信使其應乎物者慥慥篤實而無一事之詐苟能此四者則知行並盡表裏如一而德無不成矣為學之道豈有加於此哉此夫子所以為善教也

○集大全慶源輔氏曰學至於聖人則造乎極而無以復加矣不得而見之者君子雖未極乎聖人然其才德出於眾則其為人亦可以為法得而見之斯亦可矣[illegible]慶源輔氏曰善人雖未必知學然其資質之美自然至於善而不至於惡吾不得而見之矣至於有恆者則質實又有不及善人但亦純固而不務虛誇守其一端則終身不易吾得而見之斯亦可矣○集朱子奈何今世之人每全無而亡也而為有之狀本少行而虛也而為盈滿之狀用度本約寡也而為侈泰之狀難乎其有恆矣有恆亦豈易見者哉○其品類問難乎有恆曰這不是說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恆胡登反○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亡讀為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

他無常只是這人恁地有頭無尾了是離乎有常矣是不會有常○蘇士按前兩節以學質對言自不消說然以質而加之以學則四等遞進自是一串非有恆為作聖人之基趣中原有此理非蛇足也但無從一節亦便可省扯合凡題面兩開者俱不在此例

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直解 聖人是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是才德出眾之名善人是志仁無惡的人有恆是存心有常的人亡字即是有無的無字虛是空虛盈是充滿約是寡少泰是侈泰孔子說天下之人品等第每有不同而隨其才器造詣皆可上進彼明不測大而化之的聖人乃人之至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才德出眾而為君子者斯亦可矣然君子去聖人不遠豈易得哉不惟君子不可得而見至於天資粹美志仁無惡的善人吾亦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存心之有常者斯亦可矣夫有恆者之與聖人其高下固為懸絕而實為入德之門然謂之有恆不過質實無偽開盡天下之事必有其實乃能常久若是存心虛偽無也卻做出箇有的模樣本空虛也卻做出箇盈滿的模樣本寡少也卻做出箇侈泰的模樣似這等虛誇無實雖一時偽為以欺人而本之

○蒙引夫子有時漁獵然其漁也以釣食吾餌者取之而已而不用網絕流而盡取之其弋禽也祇取其飛者宿者不射之為出其不意也此可見聖人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也○釣弋皆男子之事雖聖人有時為之魯人獵較又非特少賤時耳○斷山按此等自要看得與佛氏

則無自將不繼於後欲其終始如一守常而不變豈可得乎所以說難乎有恆矣夫無恆者如此則所謂有恆者可知人若能純實無偽而充之以學則固可由善人而為君子由君子而為聖人不止於有恆而已此吾所以思見其人也蓋中庸言達道達德九經而歸本於一誠先儒說誠者聖人之本孔子此言豈徒以引後學者哉要其極則參贊位育之功亦不過自有恆之實心以充之耳欲學二帝三王者宜體驗於斯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直解 釣是釣魚以大繩繫網截水取魚叫做綱弋是以絲繫矢而射宿是鳥之棲者門人記說吾

有別益放生戒殺雖極仁人之用心特其教求入中國耳且傍佛氏則雖爲釣弋甚費周旋也○蒙引大全南軒張氏子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之理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世蓋有道等人我自反無是也我則以知所當先而功未易至於是參聞乎古擇其事之善者而從之以行多見夫今而與其善惡之悉書識之以相參考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新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未有所知而可不由此以求之哉○厚齋馮氏曰桑柔詩云予豈不知而作古有此語○朱子曰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聞見皆欲求其多否則聞見孤寡不足爲學矣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使有從意故不言擇善○仁山

說約合參 金氏曰此章聞與見要分明今以實事說之若夫子說夏殷周之禮有講殷者有從周者又有如是時殷輅周冕及刪詩之類此多聞時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若夫子修春秋即多見當時之事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也知之次也蓋謙詞○麟士金氏解最妙通義載許白雲說亦以聞爲聞古人言行見爲見今人言行諸類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爲則朱子亦及之○說我無不知而作則似嫌以知自任故又曰多聞多見云不過知之次也言雖無不知非知之上者耳多聞以下皆須我字是夫子自說故曰謙詞而勉人求知之法亦在其面○愚按麟士又云生知上也學知次也多聞多見便是學知亦依舊是我非生知節的話但此章只以知不知對照不以生與學對照

夫子在貧賤時爲奉養祭祀亦嘗取魚鳥以爲用矣但常人都有貪得之念而夫子每存好生之心其取魚也只用鉤餌以釣之而已不曾以大繩繫網攔截水中而盡取之也其射鳥也只以絲繫矢射其飛者而已若鳥之宿者則未嘗出其不意而射取之也蓋於取物之中而寓愛物之意聖人之仁如此古之聖王網罟之目必以四寸田獵之法止於三驅皆以養其不忍之心而使萬物各得其所也人君能舉斯心以加諸民則人人各遂其生而天下治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直解 不知而作是不知其理而妄有作爲識字解做記字孔子說天下之事莫不有理必先知得此理明白然後處事停當而無有過差今天下之人蓋有不知其理而妄有所作爲者若我則無是也然吾所以無不知而作者豈是生來便曉得許多道理蓋我以天下之義理無窮非聞見廣博則無以開聰明而擴智慮於是多聞天下之理擇其善者而體之於身務使有得而不敢不勉又多見天下之事不論善惡皆記之於心以備參考而不敢遺忘夫聞見既多而又有所決擇參考則得於人者無窮而裁於己者有據雖是聞見之知與生而知之者不同然自此進之則智慮日廣義理日明亦可次於知之者矣知之既明則處之自當又何妄作之有哉夫聖人本生知安行而其自謙之詞如此則知學爲聖人者必先造其理而後可以理其事此講學窮理之功不可一日而不勉也

故本註云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不云我學知次於生知者更有斟酌○序互鄉之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有童子請見而夫子見之門人惑以爲不當見也序子曉之曰大凡人一旦慕善潔己而求進見我則與其今日之能自潔也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今日之進見也亦不許其後日之爲不善也若追既往逆將來則已甚矣何必爲此已甚之行哉而又何疑於互鄉童子也○麟士不保通義云猶俗言不管唯何甚淺

說約合參 說達說俱作何必爲已甚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賢遍反○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直解 互鄉是地名昔孔子時有地名互鄉者其人都習於不善難與言善那時有道之君子皆惡而絕之一日有箇童子慕孔子而求見孔子許其進見不加拒絕門人都疑惑說道君子持身貴正疾惡貴嚴今互鄉童子乃不善之人夫子何爲見之此所以疑而未解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直解 與字解做取字潔是舍舊從新的意思往是前日孔子因門人之惑而曉之說道君子之處己固當謹嚴至於待人也要寬恕今互鄉雖不善之俗而童子之求見是乃向善之初我今特取其進而求見耳非取其退而爲不善也若因其習俗而峻拒之則太甚矣我何爲而絕人於已甚乎蓋凡天下之人不患其舊習之污染而患其終身之迷惑若能幡然悔悟舍舊從新而潔已以求進道就是改過遷善可與入道的人但取其能自潔耳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蓋來者不拒往者不追君子待人之道固當如此今互鄉童子正潔已以進者我又何爲而拒之二三子亦可以無疑矣當時教化陵夷風俗頹敗孔子欲化導天下之人以挽回天下之風俗故其不輕絕人不爲已甚如此惜乎有志未逮非惟時君莫能用而門人亦莫能盡知也

○序人之不肯爲仁者皆云遠而難求也夫仁果遠乎哉我但欲仁而反求之斯仁即應念而至矣即此求即此得遠也乎哉○存疑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是解欲仁仁至句仁遠乎哉且凡說只曰其在外又曰仁至又似於[illegible]有言者何也孔子曰欲則合於此心仁雖在內而當其合也有似夫而在外欲仁之至似在外求且[illegible]騐土拔淺說遂於於仁遠乎哉下皆云何以見其不遠也亦是出得此意盡首何雖作波瀾正深明其不遠非疑詞也○愚按三句緊直下更欸

說約參

○序我魯昭公習於禮文素有知禮之稱時陳國有司敗者有疑於心因問以果知禮乎孔子曰知禮蓋他國大夫問吾國之君又未嘗顯指其事其對之宜知此○大全胡氏曰左傳註陳是司寇名司敗○附錄左傳註昭公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遜于齊在外八年薨于乾侯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序孔子退司敗適遇巫馬期遂揖而進之曰吾聞君子直道而行不爲黨比由今觀之君子亦爲黨乎如魯與吳皆姬姓同姓百世不通婚姻周禮也君娶於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直解 仁是本心之全德孔子因人不肯用力於求仁故言此以勉之說道世之憚於求仁者蓋將以仁爲遠於人也自我觀之仁之爲德也果遠於人乎哉不遠也何以見其不遠蓋凡物之遠者求之或未必得得之或未必速若夫仁者乃心之德有此人即有此心有此心即具此仁本非在外之物也人但迷於私欲而不知反求故遂流於不仁而視以爲遠耳我若欲仁反而自思曰仁在吾心不可失也而求以得之則一念方動本體具見仁固即此而在矣何遠之有夫以仁本不遠如此則人而不仁者豈非自離其仁也哉然仁具於心至之雖甚易而失之亦不難必須於既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則心德漸以純全而可造於中心安仁之地矣此又求仁者所當知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七 述而 亖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裯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直解 陳是國名司敗是官名即司寇也昭公是魯君昔者魯昭公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陳司敗以昭公娶同姓爲夫人是失禮之大者而迺負知禮之名有所不足於心故問於孔子說人皆以魯君爲知禮果知禮乎孔子答說知禮蓋人臣於君稱美不稱惡而陳司敗亦未顯言所以不知禮之事故夫子直以知禮答之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

吳爲同姓乃諱之而謂之吳孟子繫子於吳其能掩乎使魯君而猶爲知禮也則人孰不可爲知禮而夫子奈何亦以是比之也○大全厚齋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於陳也○麟士按道義見氏曰謂之猶稱之也謂之吳則紀其實謂之孟子則隱其姓皆昭公自爲而自諱之也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御是諱惡之義

說約參

蒙引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夫子但自引咎曰人莫不幸於不聞過丘也茲幸甚矣苟有過失人必知之既知於人則聞於已而可改圖於后日矣豈非幸乎○大全雲峯胡氏曰使直指君之非則遂無君臣之禮使不自引己之過則遂無婚姻之禮夫子可謂兩盡其旨矣

孰不知禮。取七住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直解 巫馬期是孔子弟子姓巫馬名施字子期黨是庇護的意思孟是長子是宋國的姓陳司敗因孔子以昭公爲知禮心中不以爲然及孔子既退適遇其弟子巫馬期在前乃迎揖而進之與他說道吾聞君子之爲人平心正直而公其是非賢否於人不私其人而爲之黨也由今觀之君子亦阿黨於人乎何以言之蓋周家制禮同姓不爲婚姻吳泰伯之後魯周公之後同是姬姓而魯君乃娶吳國之女爲夫人正犯此禮御乃假詞遮飾不稱之曰吳孟姬而稱之曰吳孟子夫子是宋姓也娶吳國之女而冒宋國之姓其能掩乎是其任情慈禮明知故犯魯君之不知禮甚矣若君而可謂之知禮則人人皆可謂之知禮矣誰爲不知禮者乎夫君不知禮而夫子以知禮與之是私之而爲掩其過也非黨而何司敗評品昭公固爲確論但疑孔子爲黨則聖人用意之忠厚彼蓋有所不知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七 述而 亖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也。

直解 巫馬期述司敗之言以告孔子孔子既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乃自引以爲己之過失說道這委的是我說差了然凡人有過不得聞則過無由改此不幸之大者也丘也可謂幸矣苟有過失人必知之既知於

[illegible]

說約合參

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麟士按眼目只在一必字從人或有不使反之而已和之或使反之而不和之者矣子與人歌一詠而善一讀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一歲必字貫下面七字不要在必使反之兩字斷一斷○[illegible]子曰言不背道而有文[illegible]之文[illegible]於此莫或猶人也者以是[illegible]之於身見之於事謂之躬行的君子則我全未之有得夫文爲猶人則亦已庶躬行未得而可不勉進乎○大全朱子曰莫疑詞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新安陳氏曰文不在茲之文字那此以文對躬行而言可見文爲言而躬行爲行故以言行難易緩急稱之[illegible]有說躬行君子渾成語謂躬行之君子君子躬行君子之道不是[illegible]

人則得聞於己而可以改圖於後日矣豈非幸乎夫善則稱君過則歸己本理之當然然孔子既自任以爲過則昭公之不知禮亦自有不可諱者一則不昧天下是非之公一則不失臣子忠厚之至聖人問答之間眞可以爲萬世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直解 歌是[illegible]叫做[illegible]反是[illegible]再歌[illegible]以應人之歌叫做和門人記說夫子好善之心無窮不惟取人之善而又有以助人之善如與人同歌而其人之所歌或辭意相協音律相和是歌之善者也此時夫子之心與之契合要與之相和而歌然不遽和也必使之反復再歌凡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七　述而　語

其辭意音律所以爲善處皆審察而詳味之既得其善矣然後自歌以和之使彼此迭奏而同聲相應焉蓋不但取彼之善爲我之善而又以我之善助彼之善矣夫孔子一詠歌之間而氣象從容誠意懇至如此其心與舜之取人爲善湯之用人惟己一般此所以爲至聖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直解 言語成章叫做文莫是疑詞猶人是說猶可以及人孔子說人之所以爲君子者不在於言而在於行世間有能行的人或講論道理或敷陳政事煥然有文采之可觀這不過在言語上求工而已我雖未能過人而猶或可以及人也

○蒙引當時有稱夫子仁且聖者以故夫子辭之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當哉抑以聖仁之道爲之於己而不厭以此誨人又不倦則亦可謂如此而已耳然爲不厭誨不倦非己有此仁聖者[illegible]能夫子[illegible]不居其名而[illegible]見有其實公西華適在側聞夫子此言而有悟焉乃嘆曰正唯此不厭不倦有弟子所不能學也○世固有未能諸仁聖而教人爲仁聖者但不倦[illegible]故集註只提不厭不倦說○仁聖自然者也爲不厭誨不倦是以勉然

說約合參

者自處然於不厭倦味之則又見其自然矣夫子之自謙與子華之體認當如此分別○大全朱子曰凡抑字皆是反上文之意○存疑爾如此也已矣無你說也謂云爾已矣言只可謂道如此耳更無他說也

惟是身體力行事事都實有諸己而不爲空言這適是成德之君子我反而求之則全未有得雖欲勉焉以求至而力有所不及矣觀孔子此言可見言易而行難文在所緩而行在所急進德者固當先行而後言用人者尤當聽言而觀行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七　述而　三五

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直解 大而化之叫做聖心德渾全叫做仁抑是反語辭公西華是孔子弟子昔孔子至聖至仁當時必有以是稱之者故孔子謙說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是那道德渾化的聖人與那心德純全的仁人則吾豈敢當乎只是以仁聖之道而爲之於己則孜孜焉以求之未嘗以少有所得而遂生厭足之心以仁聖之道而教誨乎人則諄諄焉以語之未嘗以勞於開導而或萌倦怠之意這便是我之所能不過如此而已矣若夫聖與仁則吾豈敢乎門人中有公西華者聞夫子之言乃仰而歎之說夫子辭仁聖之名而自任夫不厭不倦者豈以不厭不倦爲易能乎殊不知這正是弟子不能學處蓋爲之可能也使非全體仁聖而至誠無息者孰能無厭乎誨人可能也使非全體仁聖而善與人同者孰能無倦乎然則夫子雖欲辭仁聖之名而其實自有不容掩者矣昔成德如大禹而不自滿假緝熙如文

○纂大全南軒張氏子疾病子路請於夫子而欲行禱子問之曰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夫禱之理也子路未達對曰有之古誄之文云禱爾于上之天神下之地祇是可證也子曰與神有之則丘之平昔對越神明禱已久矣豈待今日有疾時哉○厚齋馮氏曰士有誄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誄周官六辭六曰誄是也禱亦誄其功德故謂之誄云○朱子曰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皇天后土也凡與說子之禮其解則延君[illegible][illegible]遷善之意以辭制鬼神之道怒○語類叔器問子路請禱誄下是[illegible]箇意思模樣曰是

說約合參

但士喪禮那意都只是個小意思○蒙引行禱五祀謂行禱禮於五祀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此註當用在丘之禱上

王而望道未見孔子之心即禹文之心也聖人且然況其他乎欲學爲聖人者誠不可以自足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直解 禱是祈禱誄是哀詞上下神祇是天地神祇

昔孔子曾有疾病門弟子都以爲憂於是子路

請命於孔子欲禱祀鬼神以祈福祐蓋疾病行禱雖弟子事師迫切之至情然不達於人鬼之理而弱於禍福之說或亦甚矣孔子不直斥其非乃先問說疾病行禱果有此理否乎子路對說於理有之吾聞誄詞中有云禱爾于上下神祇是說人有疾病曾禱告於天地神祇欲以轉禍而爲福則是古人有行之者矣今以病請禱於理何妨於是孔子曉之說夫所謂禱者是說平日所爲不善如今告於鬼神懺悔前非以求解災降福耳若我平生一言一動不敢得罪於鬼神有善即遷有過即改則我之禱於鬼神者蓋已久矣其在今日又何以禱爲哉蓋聖人德與天合雖鬼神不能違豈待於禱至於死生修短則有命存焉雖聖人亦惟安之而已禱祀亦奚益乎觀孔子曉子路之言人當修德以事天不必禱祀以求福當用力於人道之所當務不必苗獲於鬼神之不可知矣

○纂大全新安陳氏朱子曰奢失之過儉失之不及皆非中道然奢侈的人便有驕傲底意思則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不孫之爲害甚若儉嗇的人則莫過固陋無文其害止此而已與其不孫也寧固害之大小可不審哉

說約合參

○纂麟士按通義章圖子曰以君子言心廣體胖一同乎理但見其坦然而蕩蕩也以小人言患得患失多役於物但見其無時而不戚戚也心境相去何遠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直解 奢是奢侈孫字與遜順的遜字同不遜是僭越不循理的意思儉是省約固是鄙陋孔子說先王制禮自有個中道不可加損若奢侈[illegible]靡而過乎中者謂之奢奢則志意驕盈縱肆無節雖理之所不當爲者亦將僭越而爲之其弊必至於不孫若專務省約而不及乎中者謂之儉儉則慳吝鄙嗇規模狹小雖理之所當爲者亦將惜費而不爲其弊必至於鄙陋不遜與固皆不免於失中但就這兩樣較來則與其爲不遜也寧可爲固蓋奢而不遜則越禮犯分將至於亂國家之紀綱壞天下之風俗爲害甚大若儉而固則不過鄙陋朴野而已原其意猶有[illegible]質之風究其弊亦無僭越之罪不猶愈於不孫者乎蓋周末文勝孔子欲救時之弊故其言如此

然儉迺德之基奢迺惡之大二者之相去豈特過與不及之間而已哉帝堯茅茨土階大禹惡衣菲食而萬世稱聖漢之文帝宋之仁宗皆以恭儉化民號爲賢主至於驕奢淫欲暴征橫斂以敗壞國家者往往有之然則去奢崇儉適帝王爲治之先務有國家者所當深念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直解 坦是平坦蕩蕩是寬舒貌戚戚是憂悲不釋的意思孔子說欲知君子小人之分但觀其心術氣象自然不同於君子心循乎天理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故仰焉不愧於天俯焉不怍於人利害不能爲之驚毀譽不能爲之惑但見其坦然蕩蕩無適而不寬舒自得也小人心役於物欲行險僥倖惟日不足故非切切以謀利祿則汲汲以干名譽其未得也患得之其既得也患

○纂疏引夫子之德全在中和故其見於容貌之間者時乎溫也可親之中有嚴肅不可犯者存溫而厲時乎威也可畏之中有寬容不暴猛者存威而不猛時乎恭也莊敬之中有自然無勉强拘迫者存恭而安蓋無往不得其中如此○大全問此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朱子曰然此章就大體上說○饒說溫威恭三字是主厲不猛安在溫威恭之內

訛約合參

○纂大全新安陳氏或問語類子曰吾嘗觀我周泰伯爲人所不能爲眞可謂至德也已矣托采藥以逃荊蠻以國讓也其實不從太王翦商以天下讓也然其讓隱微無迹可見更涉三世事幾漫滅民皆無得而稱之焉夫讓美德也至于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則其讓大矣而又無

失之但見其長是戚戚無時而不憂慮愁苦也夫坦蕩蕩者作德心逸日休也長戚戚者作僞心勞日拙也一念既差而人品遂頓殊矣可不愼辨之哉。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直解 溫是和厚厲是嚴肅威是有威可畏猛是暴戾恭是莊敬安是安舒門人記說容貌適德之符人惟氣質各有所偏故其見於容貌者亦偏惟夫子則容貌隨時不偏而無不出於中和者如人之溫者難於厲也夫子和厚可親是固溫矣然和厚之中自有嚴肅者在可親而不可犯也又何其厲乎溫而厲是溫之得其中也

人之威者易於猛也夫子尊嚴可畏是固威矣然尊嚴之內自無暴戾者存可畏也而可近也何至於猛乎威而不猛是威之得其中也人之恭者難於安也夫子莊敬自持是固恭矣然舒泰而不拘迫自然而非勉强蓋周旋中禮而有忘其恭者焉又何其安乎恭而安是恭之得其中也蓋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欲取法其盛德之容者當先涵養其中和之蘊可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

得稱則其讓非有爲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至極而不可加也歟○大全洪氏曰仲雍之讓一也何以獨稱泰伯泰伯當立者也○吳越春秋仲雍一名虞仲荊者楚舊號曰荊蠻者南夷之名正義曰泰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荊蠻者楚滅吳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故通號吳越之地爲荊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斷髮文身因其俗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二人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爲句吳吳言句者夷之發聲猶言于越耳吳名始于泰伯○朱子曰論語兩稱至德一爲文王發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爲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

訛約合參

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語類又問泰伯知有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之乎抑知太王欲傳之季歷而讓之乎曰泰伯之意卻不是如此只見太王有翦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泰伯既去其勢祇傳之季歷而季歷傳之文王[illegible]是相[illegible]至周得天下又都是相成就處○問三讓曰古人辭必至三想此祇是固讓○問太王狄侵遷岐國勢甚弱如何便有意於取天下曰觀其初遷底規模便自不同規模才立便張大如文王伐密伐崇氣象亦可見猶服事殷所以爲至德○麟士曰觀此卽泰伯愈可見並亦不必回護太王也○按語類又云以夷齊比泰伯叩馬諫武王非說遜國事

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蓋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直解 泰伯是周太王之子昔周太王古公生三子長的卽泰伯次的是仲雍少的是季歷季歷生子昌乃文王也太王因見昌有聖德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遂與其弟仲雍託名採藥逃去於荊蠻地方斷髮文身自毀其形從夷之俗以示不可用於是太王乃立季歷傳位至文武而有天下焉三讓是固讓孔子追原周家王業之所由起因見泰伯之事歷世久遠幾於泯滅故特表而出之說道人但知我周太王肇基

王迹王季勤勞王家至於文武遂成王業都是周家賢聖之君不知太王之長子泰伯者其德可謂極至而無以復加也已矣何以言之周家王業之興實始於太王而泰伯嫡長當立則後來的天下乃泰伯之所宜有者也泰伯因見太王意在賢子聖孫卽與仲雍逃去不返因此王季文王承其統緒遂開八百年之周是名雖讓國遂以天下固讓其弟姪而不居也然卻託爲採藥毀體自廢其讓隱微泯然無迹可見故人莫得以窺其心事而稱頌之焉夫以天下讓其讓大矣三以天下讓而讓誠矣而又隱諱其迹使民無得而稱是能曲全於父子兄弟之間而絕無一毫爲名之累其德豈非至極而不可加者乎然要之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不爲狷王季受之不爲貪親終不赴服體毀傷不爲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夫子歎息而贊美之宜哉

泰伯與武王雖並行不悖然稱泰伯爲至德謂武未盡善亦自有抑揚○泰伯不從四字畢竟主意讓天下起初祇是讓與商以後來推說又似讓於周故未子相反相成之說最爲圓活此且論讓者不論受者準與此尤妙○蒙引云蓋其心如夷齊叩馬之心夷齊之所執者君臣之義也泰伯所執者亦君臣之義也而泰伯之難處不甚於夷齊者之於武王行犯顏其去就可以斷其迹泰伯處父子之間當有隱無犯其去留不可以露其迹此所以民莫得而稱者也至德祇在可取不取上而帶又民其迹意若處在狀其迹則文王之至德又說泰去了又去此章一則見泰伯全君臣之義所謂三以天下讓也一說是以見泰伯全父子之恩所以民無得而稱也重在君臣之義至父子之

說約合參

愚亦際說對待舉不得

○蒙大全慶源輔氏雙峰饒氏子曰恭慎勇直皆美德也貴有禮以節之而後得爲美而無禮則有於是者有之是謂勞慎而無禮則畏首畏尾者有之是謂葸勇而無禮則犯上作亂者有之是謂亂直而無禮則證父攘羊者有之是謂絞蓋禮是中正底準則無準則便失之過故有弊

蒙引在上之君子若能厚於其親如父母及諸父昆弟之屬庭之各盡其道則於其親篤矣夫親親仁也上仁則民亦興於仁而各親其親矣若能於故舊盡忠厚之道以處之而不忘其平生之好則爲厚之道也上厚則民化之亦不偷而各厚於故舊矣○依吳註此節不連上文讀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葸，絲里反。絞，古卯反。○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直解 禮是節文。勞是煩勞。葸是畏懼的模樣。亂是悖亂。直是徑直。絞是急切的意思。孔子說，人之立身行事，必合乎天理之節文，而後可以無太過不及之弊。如待人固以恭敬為貴，然亦有中正之準則。若恭敬而無禮以為限制，則儀節繁多，奉承過當，而不免於勞矣。處事固以謹慎為貴，然亦有事理之當然。若謹慎而無禮以為裁度，則逡巡畏縮，小心太過，而不免於葸矣。勇敢而不可屈撓，固是美德，然不能以禮自守，則不顧名分，而逞其血氣之剛，必將至於悖亂矣。徑直而無所私曲，固是善行，然不能以禮自防，則任情喜怒，而略無含容之意，必將至於急切矣。夫恭慎勇直四者，皆人之所難，而無禮則各有其弊如此，可見君子當動必以禮，而不可須臾離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直解 君子是在上位的人。篤是厚。興是起。故舊是平日相與或有功勞的舊人。遺是棄。偷字解做薄。孔子說，在上位的君子，凡有舉動，百姓每都瞻仰而放效之，不可不慎也。若能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和睦宗族，篤厚於一家之親，則自己能盡乎仁矣。將見百姓每都感發興起，而各親其親，自然倫理正而恩義篤，豈不興於仁矣乎。若能信用老成，尊禮耆舊，凡平時相與的舊人，皆不以其迹之疏遠，年之衰邁，而遺棄之，則自己能處於厚矣。將見百姓每都歡欣聯屬，而各厚於故舊，自然教化行而風俗美，又豈有偷薄者乎。夫一處親故之間，而上行下效，其應如響如此，為人君者，可不正心修身，以為化導斯民之本哉。

○增貫淺說曾子平日保身於有疾將終之時召門弟子而謂之曰啟余足啟余手以視子之足手有不全焉者乎然吾身體之所以如此其全者以吾之有以保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吾平日之自保其身者如此其亦可謂難矣而今而後吾知其得免於毀傷矣夫小子詩辭而呼之以致丁寧亦欲其如己之戒慎恐懼而一毫不敢忽也

說約合參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啟，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直解 召是呼喚門弟子是曾子的門人。啟是開。詩是詩經小旻之篇。小子就指門弟子說。曾子在聖門素以孝稱，平日所以守身事親者，不但正心修德，為聖賢之學，以求顯親揚名，雖至於身體髮膚之微，亦以其受之父母，而謹守不敢毀傷。至於有疾將終，追思平生守身之道，至此可以無愧，故呼其在門弟子而教之說：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體，不辱親，纔叫做一孝。汝輩試開衾而視吾之足，視吾之手，曾有一毫之毀傷不全者乎？然所以得全此身者，亦非容易，蓋我平日所以保守之者，就是詩經上所謂戰戰然恐懼，兢兢然戒謹，如臨在深淵之上，常恐墜下去的一般，如行於薄冰之上，常恐陷下去的一般，我惟是這等謹慎，所以得保其全也。夫使吾一生尚存，則猶未敢必他日之何如，今則

○蒙引曾子有疾孟敬子往問其疾○刑疏仲孫捷武伯之子蒙引曾子將有以告之恐其忽之而不之識先自言以警之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而今我將死之言善言也子其識之○大全慶源輔氏曰人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若君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爾

說約合參

蒙引想孟敬子平日是個留心細務而不知大本底人故告之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乎道者則有三事三者何不動容貌則已一動容貌便遠了暴慢之氣[illegible]容貌則其道不正所色則已一正顏色便近信而無色莊之偽而顏色皆得其道不出辭氣則已一出辭氣便要遠鄙倍之失而辭氣皆得其道是皆修身之要爲政之本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或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雖亦道所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所重矣○此君子對有司而言大槪指敬子一輩人說不必專以德言○大全朱子曰今人於制度文爲一一致察不爲不是然於己身都不照管於大體

已矣自今以後吾始知其得終免於虧玷而可以無恐矣汝小子其念之哉語畢而又呼小子者蓋所以致丁寍之意亦欲其如己之戒謹恐懼一舉足而不敢忘親也夫以曾子之保身如此則凡縱慾以傷其體虧行以辱其親者固在所必無矣爲人子者宜以曾子爲法庶可以體親心而盡子道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直解 孟敬子是魯大夫仲孫捷昔曾子有疾孟敬子往問其疾曾子將有言以告之恐其或略而不加之意故先發言說道大凡鳥之將死恐懼迫切故其鳥呼必哀人之將死本然之良心發見故其言語必善今我既將死矣有言則善言也子其聽而念之哉。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七　泰伯　三三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修己爲爲

上欠缺則是棄本而求全者也○陳氏曰所謂操存則在上三句所謂省察則在下三句○語類出辭氣人人如此工夫却在下面○陳寅伯問所貴乎道者三曰且只看所貴二字莫非道也如籩豆之事亦是道但非所貴君子所貴只在此三者○麟士云是言君子貴之緊對則有司則字○愚按陳氏及語類則說則蒙引謂三斯字太現成工夫全在日前涵在三言之外起意了也將三斯字著力看如云便意要如何如何正說工夫正是貫字精神方得緊切兼勉敬子意○附錄周禮云天官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掌四籩之實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掌四豆之實邢疏云豆盛菹醢籩盛棗栗以供祭祀享燕故云禮器也

說約合參

○纂或問洪氏大全朱子曾子曰以其能也乃問於不能謂己豈不猶有所未能而彼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以其多也乃問於寡謂己豈不猶有所闕而彼或失於此而得於彼也本有也而常自視若無本實也而常自視若虛其深知義理無窮如此至於人有犯之者他分量極大視如較過前自不覺得而不暇與之計較又不見物我有問如此此何人哉昔者吾友

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直解 貴是貴重道是道理暴是粗厲慢是放肆信是信實辭是言詞氣是聲氣鄙是凡陋倍字與違背的背字同籩是竹器豆是木器都是祭祀所用的有司是執事之人曾子因孟敬子平日好瑣屑於細務而忽略於大體故告之說道雖無所不在然有緊要的有可緩的不可以泛求也吾觀君子於日用之間所貴重的道理只有三件三者何蓋人之容貌彰於一身易至於粗厲放肆此所以多失容也惟君子不動容貌則已纔動容貌便雅飭恭謹而遠於暴慢人之顏色形於面對人多勉爲端正而中心不然此所以多失色也惟君子不正顏色則已纔正顏色便表裏如一而近於信實辭氣宣於口易至於凡陋背理此所以多失言也惟君子不出辭氣則已纔出辭氣便成章順理而遠於鄙背此三者乃修身之要爲政之本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頃刻違者故君子所重在此而已若夫用籩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七　泰伯　三四

豆以供祭祀之事如此類者不過器數儀文之末則自有執事者司之君子亦何用屑屑留心於此哉蓋人之爲學貴識其大大體既無不善而小節亦無所遺固爲全德若舍其大而務其小則大本既失小者亦不足觀矣況於帝王之學又與士庶人不同則凡正心修身以立天下之極者又豈在於儀文度數之末哉有志於聖賢者當知所務矣。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直解 犯是觸犯校是計較吾友指顏淵說從事是用功昔顏子既沒曾子追思其賢而稱之說道

嘗從事於斯矣而今安在哉○問從事於斯是著力否曰若是著力細是知自己能自己多須要去問不能於寡乎曾子是見得顏子如此非謂其著力也（顯士孩沈野曰能即有也多即實也有若二句前有上二句顯化壺心出來蒙引存疑從說俱如此分貼○自饒許氏曰能不能以寡為言多寡以明理言甚細妙但如此則不可分貼而可總承羅氏湖說亦較合也至造說以下始有謂彼此各開全不同異者（仁山金氏曰顏曾上在理門不同時大全厚齋馮氏曰顏與曾皆為第行父之執友也曾子則皆可謂之吾友乎曰同門則皆友也○服膺說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顏子三十二卒則曾子方十六歲故曰不同時曰父執說恐誤當闕

說約合參

○蒙引曾子曰有人於此可以託六尺之孤為幼君之輔可以寄百里之命一國之政皆出其手其才之過人如此且又臨大節所係危疑之時他之所以輔幼君攝國政者卓然堅定而不可以利害奪之恐懼人可謂之君子人與有來才節兼優如此信乎其為君子人也○託孤寄命分為兩事看兩可以字可見託孤必寄命如周公之於成王是也亦有寄命而非兼託孤者如高宗在諒陰政事聽於冢宰又如季任為任處守是也○臨大節大節字以任變言不就君子身上說不可奪承上文二可以字說來恐不消說到死處然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亦不可拘定然不可以生者為優死者為劣○大全朱子曰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可謂之君子若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

凡人志意盈滿的少有所得便說自己有餘他人不足誰肯下問度量狹小的遇有觸犯便說自己的是他人的不是誰肯容忍若自己學力至到本是能的乃問於不能的人自己學問充足本是多的乃問於寡少的人其心欿然自視雖有也卻似無的一般雖充足也卻似虛空的一般略無一毫自滿之意其謙虛如此人有觸犯於我我則以情恕人以理自遣初未嘗發露於顏色藏諸於胸中而有一毫計較之心其[illegible]怨如此這等的人不可多見惟舊日我友顏淵乃嘗用力於此蓋其真知義理之無窮而有善不伐不見物我之有間而有怒不遷其所以潛心好學拳拳服膺者惟此而已今也則亡豈不重可惜哉夫孔門傳授心法顏子獨得其宗而其平日用功不過如此蓋謙虛以受人則問見多而學問日廣寬恕以容物則私意泯而德性益純凡為賢為聖皆不出此二者善學者當效力於斯。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直解 託是付託六尺之孤是幼君寄也是付託的意思百里是侯國命是政令大節是大關係處與是疑詞也是決詞曾子說天下之言成德者期於君子然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兼備而後為德之成也若有人於此不但可輔長君而已雖親受顧命把六尺幼冲之君付託與他亦可以承受而輔佐之既能保衛其國家而又能養成其令德不但可共國政而已雖侯國無君把一國之政令委寄與他亦可以擔當而總攝之既能安定其社稷而又能撫輯其民人其才之過人如此至於事變之來國勢倉皇人

欺之心卻被別人欺了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卻被別人竊了從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卻不能了得寄託他事雖死也濟不得甚事倘務周禮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云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按語類百里之命是攝國政合命寄百里之命謂攝國政合說云諸侯皆方百里是也○達說大節節字非集註其節節字

、廣曾子曰凡人而傲然為士則心體不可以不弘而有寬廣之之量不可以不毅而有強忍之力為所為任甚重而所為任底道路又甚遠也○語類問弘毅是為學功夫方能如此抑合下

說約合參

使當如此曰便要弘毅皆不可一旦無曰人之資稟有偏如何曰只知得如此便覺那不如此更那急便淺似方法去醫治他弘毅處亦難見不弘不毅卻易見不弘便淺窄便安於卑陋不毅便倒東西不能行不能守須見得道理極分曉磊磊落落在這裏無遮情病痛來便都繇自家處當要弘便弘要毅便毅○存疑任是死字猶云擔子也○蒙引己任任字亦然纂大全慶源輔氏士之任果何任乎蓋仁包四者無物不體以為己之任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異乎說仁而但欲知之者矣不亦重乎非寬洪容受何以勝其任也所任果何道乎與生俱生無有間斷至於死而後已此身一息存此志不容懈則信乎求仁者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矣不亦遠乎非強忍堅決何以

心搖動其從違趨避乃大節之所關也其人臨此時而所以輔幼君攝國政者卓乎見理之精明確乎持志之堅定惟以義所當然為主雖議論紛沓終不能搖雖死生在前亦不能奪其節之過人又如此若此人者果可謂之君子人乎吾知既有其才又有其節信非君子不能也然是人也自學者言則為君子自國家言則所謂社稷之臣者也蓋有才無節則平居雖有幹濟之能而一遇有事將施隨而不能振有節無才則雖有所執持而識見不遠經濟無方亦何益於國家之事哉所以人君用人於有才而未必有節者則止用之以理繁治劇於有節而未必有才者則止用之以安常守法至於重大艱難之任則非才節兼備之君子不可以輕授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直解 弘是寬廣毅是強忍任是責任道字解做路字曾子說士立身於天地間要為聖為賢必須有大涵養方纔做得故規模廣大心不安於自足叫做弘不弘則隘矣執守堅定事必期於有終叫做毅不毅則餒矣士豈可以隘焉而不弘餒焉而不毅哉所以然者為何蓋以士所負之任甚重而其所行之路又甚遠也惟其任之重必弘而後能勝其重惟其道之遠必毅而後能致其遠此所以不可不弘毅也然果何以見其任之重而道之遠蓋仁者人心之全德兼眾理備萬善者也士乃以之為己任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是舉天下之善盡萬物之理皆在於我之一身其任不亦重乎且其任是仁也直至沒

斅其遠也。其不可不弘毅也。）蒙引看集註必字、不容字、後四句。今說任重道遠，未着在士者用功處，若說得欠甚，可使似弘毅非其極矣。○麟士按、鄒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爲仁，仁以德言。弘則欲其全體之教，則欲其不息之較細提。○此四句解而非歎之詞。

○彙大全朱子曰、陳氏子曰、古人爲學，詩禮樂皆其大備者。然其得次則有次第焉。先善心興起是於詩上得力，蓋詩有美刺諷誦之言，從容而易以入人，人性情可以動其仁義之良也。[illegible]是於禮上得力，蓋禮有節文度數之詳，常久服習，則筋骸德性皆以正固而不亂也。[illegible]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蓋樂有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可以養其耳目和

說約合參

其心志，能使人安於仁義禮習之富，以成其德也。）此二句上一字，謂以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illegible]也。心[illegible]樂之本也[illegible]於禮[illegible]成則又[illegible]序如此[illegible]一向服乎[illegible]明各自得力此[illegible]禮成樂所以有先後也。古人學時本一齊去學了，到成就得力處，却有先後。然成於樂，又見無所用其力。（當引興於詩見詩之當學也，立於禮見禮之當學也，成於樂見樂之當學也。

身而後已。若一息尚存，此志亦有不容少懈者，則是向前策勵，再無可駐足之時。其道不亦遠乎。夫其任重而道遠如此，此士之所以貴弘毅也。大抵孔門爲學，莫要於求仁，而仁之爲道，則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這正是曾子平生所學得力處，故其示人親切如此。

○子曰、興於詩。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成於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七　泰伯　三六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直解　興是興起，立是卓立，成是成就。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以教學者，正欲其實體於身而有所得，故特舉以示人，說道：君子立教，不過要人爲善去惡而已。然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良心者，每得之於詩。蓋詩本情性，有邪有正，其言詞

○蒙引以斯道覺斯民者，聖人之本心也。然不能使人人皆覺者，則非聖人之本心也，勢也。故夫子說民但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蓋所當然者，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皆民生日用之事，固眾人所能行者，故能使之由。若夫父子之所以慈孝，則皆出於天命之自然，與人性之固有者，自非中人以上者，未足以語此，故不能強使之知。○大全雙峰饒氏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麟士按、鄒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君教人之效，則民字似亦祇對上人言。

說約合參

既明白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於此學之，則其好善惡惡之心，油然感發而不能自已者，所以說興於詩。此可見詩之當學也。善念既興，又必卓然有以自立，然後善在所必爲，惡在所必去，而其立也，則得之於禮。蓋禮以恭敬辭讓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斂束人之身心，堅定人之德性。於此學之，則自能卓立持守，而不爲外物之所搖奪，所以說立於禮。此可見禮之當學也。既能自立，又必造到那純粹至善的地位，乃爲成就，而其成也，則得之於樂。蓋樂以和爲主，其聲容節奏，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於此學之，則自然義精仁熟，而和順於道德矣，所以說成於樂。此可見樂之當學也。然古人詩禮樂之教，皆發於性情之正，本於中和之德，故能成就人才如此。若後世以吟詠聲韻爲詩，而無關於性情；以虛飾儀文爲禮，而不本於恭敬；以嬉戲淫哇爲樂，而反乖於中和，則於詩禮樂之本然者，失之遠矣，亦何足務哉？善學者辨之。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七　泰伯　三七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直解　民是凡民，由是身行其事，知是心悟其理。孔子說：道理在天地間，件件都是人所當知的。然爲人上者之於凡民，但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蓋所當然者，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皆民生日用之事，就是尋常庸眾的人，也都行得，故能使之由。若其所以當然之故，則皆出於天命人心之本然，其理精微奧妙，必須資質高明、學力至到者，乃能脫然有悟。其在凡民，如何便會曉得，所以不能使之知也。然知之之理，亦不外於所由之中，聖人在上，

說約合參

○大全慶源輔氏曰好勇者有果於作亂之資而又不安於約之分是不知義也所謂有勇而無義爲亂此其亂在我惡不仁太甚也惡之過當使其人無所容而勢迫彼將以不肯之心應之肆其不仁之毒以求免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此其亂在人而致亂亦在我也

○纂大全子曰古聖人才藝之美莫如周公有人於此卽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而使其驕焉誇人所無且吝焉挾己所有則其餘才藝之美不足觀也已驕者可有乎哉○雲峰胡氏曰本文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詞○朱子曰聖人只是平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亦他才美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程子所云有德則自無驕吝與驕吝相因又是發餘意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說此方得○麟士按後說及通義白雲許氏說其餘皆指才言達說特餘事也便多一折

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至於漸摩既久天下自然化成矣亦何不可知之有哉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直解 勇是勇敢兩箇疾字都是疾惡的意思亂是悖亂已甚是過甚孔子說柔懦之人雖惡貧無能爲也安貧之人雖好勇固無害也惟是那好勇尙氣的人身處困窮乃疾惡其貧而不肯安分守己則必以其血氣之強而濟其苟得之念雖爲盜賊從悖逆皆不顧矣豈不至於爲亂乎至若不仁的人本心已失若其惡未著尙可容恕則化之以善可也若其罪當誅而吾又得以誅之則遂誅之可也不然而徒疾惡過甚使之無所容其身則勢窮事迫必將求洩其忿恨而逞兇肆暴無所不至矣豈不足爲致亂乎夫好

勇疾貧者是身自爲亂固爲天下之首惡至於惡不仁者本爲正理特以處之不善乃亦足以致亂而徒爲禍階則君子之待小人豈可輕發而不審處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直解 驕是以人皆不能而誇己獨能的意思吝是但欲已有是能而不欲人之皆能的意思孔子說人之處世固貴於有才而不可自恃其才自古言才能技藝之美者莫如周公如或眞有周公之才之美固是難及然須持之以謙虛可也設使以己有是才也而汰然自驕謂人皆不如己又忌人有是才也而執吝自私不欲人善與人同則無其德而大本失矣其餘才藝之美亦何足觀哉夫有周公之才之美而一涉驕吝尙不足觀況無周公之才而驕吝者乎人當常自警省而存抑畏之心可也故聖如帝舜而舍己從人功如大禹而不自滿假誠知謙虛之受益而驕吝之喪德也然則孔子之言豈徒在於下位者所當知哉

說約合參

○胡子曰學以明道也卽學成而祿至非以干祿有人於此三年之久從事於學而不志於穀此眞爲己不爲人謀道不謀食者蓋不易得也已○至如字猶云其志不至於穀亦妥

○纂大全朱子子曰學者固貴於篤信亦有徒篤信而不能好學以明理者則愈篤信而愈不得其正故篤信又須是好學固又貴於守死亦有徒守死而不足以善道以合義者則雖守死而終不成其是故守死又須是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直解 至字當作志字穀是俸祿孔子說古人之學將以明善誠身求盡其爲人之理而已然學既成矣則君必見用而養之以祿此乃理

之自然而其本心則不爲此也後世人心不古見學之可以得祿乃遂有爲干祿而後學者亦有學問之功始加而利祿之念隨之者此不惟失爲學之本意而心逐於利其學亦無所得乃天下之通患也若有人焉專精爲學至於三年之久而其心不志於穀祿則是謀道而不謀食爲己而不爲人志高識大超出乎時俗之表者也這等的人豈易得哉所以人君用人於那有實學的必錄用而尊顯之使得以展盡底蘊若夫假學以沽名干進者則擯抑而不用庶乎貪位慕祿之徒不至於濫竊名器而無補於國家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

善道○鄭氏曰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也召忽荀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蒙引守死未必死以死言之所守者堅也去就出處皆在此四者言此是士之本領

纂大全朱子曰若果能有學守之君子遇危而將亡之邦若未仕在外則不入遇亂而無綱紀之邦即已仕在內亦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之義也天下有道將有太平之兆不可不出爲之用則見天下無道將有大亂之幾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則隱非徒以趨時也出處之正也○雙峰饒氏曰危亂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若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隱而已

論約合參

纂存疑若夫不能有學守之庸人邦有道當見也而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當隱也而富且貴焉恥也○此節因上文說是餘意○大全勿齋熊氏曰學先須辨得篤信守死底心又做得好學善道底事然後於出處去就見得明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也篤信是知之真守死是行之固○雲峰胡氏曰危邦而入亂邦而居雖死不足以爲善有道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能隱而富貴雖生而深爲可恥此皆無學力之爲也○纂士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見賢遍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直解 篤是深厚牢固的意思孔子說君子之修身處世必須學問操守兼造其極乃爲盡善甚不可苟也若有人焉於道理的確有見則信之極其誠篤雖議論紛紜一毫都移動他不得其志向之專如此而又能孜孜務學格物窮理只求其是非之眞而盡其精微之奧則講究明而辨別審所信者一出於正矣遇事心實主定在此則守之極其堅固雖死生利害一切都揣摩他不得其持守之果如此而又能事必由理行必合義初未嘗徇匹夫之小信而乖中庸之大道則植天常而扶人紀所守者允得其當矣夫篤信好學是有學也守死善道是有守也爲君子而有學有守則知之必明行之必勇出處去就焉往而不善哉故其遇危邦也則避之而不入其在亂邦也則去之而不居當天下之有道也則顯身而仕天下之無道也則退藏而隱此其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非有學有守者何足以語此然這樣人不但可以善一己之行藏而已使人君得而用之則有大涵養自有大設施平居必能尊主庇民建功立業有事必能砥礪名節匡扶世運所補殆非淺淺矣學問操守之係於人也大矣哉。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直解 恥是媿恥孔子說士之處世既貴有可用之才又貴有能守之節若乃邦國有道有明君以出治於上有賢臣以輔治於下賢者必使之在位能者必使之在職正君子向用之時也當此時而乃爲世所棄困處於貧賤之中則其無善可稱無才可錄可知矣豈不可媿恥乎至若邦國無道上無明君下無賢臣非賄賂不可得官非諂佞不能固寵正小人向用之時也當此時而乃與世相合致身於富貴之地則其貪位慕祿卑污苟賤可知矣豈不可媿恥乎蓋惟其不能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故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乃碌碌庸人而已何足取哉士之不可以無養也如是夫。

按沈虹野云上節邦小天下大此節止言邦則天下之通稱○篤信好學是有學守死善道是有守八字迴環理固有之然文字顧不得許多也久葛藤以利刀割之矣去就出處亦大段總承學守不必屑屑分貼○祇作篤信又好學守死又善道似更直捷○意欲去不篤信則不能好學一轉語晦翁是論理須周詳吾輩自論作文只在語氣次第也

○纂語類子曰田野之人不在朝廷之位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職只得守此各有分限也○如縣尉豈可謀他主簿事便是犯他職界○增潛說此以士庶人不議公卿大夫之政言若推說而言之則上不可以侵下左不可以侵右亦是

○虞庭曰吾自衛反魯適師摯在官之初其所正之樂至歌關

論約合參

雎之終那時音節其洋洋乎美盛盈滿於耳而令人傾聽也哉蓋至今猶可想象也已○[illegible]按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樂凡四節工歌鹿鳴四牡皇華所謂升歌之終也此歌止瑟此第一節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輔笙止聲此第二節至笙入三終之後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歌笙相禪故曰間所謂間歌三終也此第三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則堂上下歌瑟及笙并作所謂合樂三終也此第四節味合樂並作語似其樂既正之後[illegible]四節歌關雎始盛非謂說此猶以終該始之謂也大[illegible]是不說無一可添[illegible]合解亂爲卒則此第四節居三節之後是其義矣章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直解 謀是圖議政是政事孔子說凡人有是職位則有是責任有是責任則有是謀爲如任公卿大夫之職則當謀公卿大夫之政若不在其位則其政事本與我無預者而乃商度其可否之宜係陳其利害之故是爲思出其位犯非其分

矣奚可乎故凡不在其位則當介然自守雖智識見得到才力幹得來亦不可圖謀其政事蓋所以安本然之分而遠侵越之嫌人之自處當如是也然士人之學期於用世則匹夫而懷天下之憂窮居而抱當世之慮亦有所不容已者要之潛心講究則爲豫養非分干涉則爲出位豫養者待用於不窮出位者輕冒以取名此又不可不辨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志雎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直解 師是太師掌樂之官摯是太師之名關雎是詩經國風首篇亂是樂之卒章洋洋是美盛的意思盈是滿孔子說昔吾自衛反魯之時既曾正樂適遇師摯在官之始又能審音故其時樂之殘缺者已爲之補失次者已爲之序但見大

昭又云曲終乃更變節故謂之亂則關雎爲四節變更之目亦可通也顏謂確然○儀禮註疏洋洋註美盛意美而久益於合樂合字見之過此卽工告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賓乃降亦見鄉飲酒禮

○增說子曰凡中材以下之人不能無病然有是病亦必有是德如好高者多直鄙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多信實此其常也今也或狂焉而乃不直或侗焉而乃不愿或悾悾焉而乃不信則有是病而無是德吾蓋不知其人矣此深絕之之詞

樂之作。自其始奏之時。直至於關雎之卒章。一皆清濁相濟。高下相宜。洋洋乎極其美盛。滿耳而可聽也。惜乎今也不得而復聞矣。蓋以孔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而掌樂。故一時音節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能及。聖人所以追思而歎美之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悾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直解 狂是疏狂。侗是昏昧無知的模樣。愿是謹愿。悾悾是愚拙無能的模樣。信是誠實。吾不知之者。是甚絕之之詞。孔子說。賦性疏狂的人。宜乎行事直率方好。今卻祇好高誇大。及至到那有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七 泰伯 四十三

說約合參

○蒙引子曰人之爲學惟日孜孜其用功已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恐其或失之而竟不能及也此乃眞能自勉者矣○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進學之詞○愚按上句是未得而如不能得下句是已得而猶慮其失

利害處。自家要討便宜。外面卻以道理責人。這等樣奸狡不直。賦性昏昧的人。凡事既不知道。宜乎謹厚方好。今卻輕舉妄動。又不謹慎重厚。賦性愚拙的人。凡事既不能幹辦。宜乎誠實方好。今卻詭譎虛詐。又不誠信篤實。這三樣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何等的人。蓋狂而直。侗而愿。悾悾而信。雖是氣質有偏。然猶不失其本然之眞。尚可以陶鎔。若不直不愿不信。則本眞已失。而習染愈蔽。終不可以化誨者也。故孔子絕之。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直解 如不及。是如有所追而不能及的意思。孔子說。人之爲學。將以致知力行。而求進乎聖人之道也。然使無勤敏之功。則其心徒勞而無益。使

說約合參

○纂蒙引存疑子曰巍巍乎氣象極其高大蓋舜禹本是匹夫一旦有天下是何等尊貴何等威權何等奉養卻不把來在身上不把來動心意似全與他不相干預一般其不可及也○大全朱子曰今人[illegible]富貴便被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物所役是自卑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直是高所謂首出庶物故夫子稱其巍巍

無警省之心。則其功終怠而不前。所以君子之爲學也。研窮以求其知。體驗以求進其行。孜孜汲汲。惟日不足。常如有所追而不能及的一般。其用功之勤如此。而其心猶不敢有一時之或惰。當日進之時。懷日退之懼。惟恐失其所學。而果有所不及也。夫以君子之學。其勤勵警惕有如此者。此所以能成其學也。不然則心不在焉。或作或輟。終亦豈能有成也哉。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直解 巍巍是高大的模樣。不與是不相關的意思。孔子說。聖人之識見度量。迥與常人不同。常人之情。卽有一命一爵之榮。未免自視侈然。志得意滿。何其卑小也。乃若巍巍乎識量高大而不可及者。其惟舜禹乎。蓋舜禹二聖人本以匹夫之微。一旦有天下。爲天子。其崇高富貴可謂極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七 泰伯 四十四

說約合參

○纂大全雙峰饒氏子曰自古以來大矣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高大莫過於天雖堯準則之天如此大堯亦如此大與之平等故其德之至民蕩蕩乎廣遠當世之民無能舉而名之焉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天之巍巍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言則不是法則天特贊君之事耳○朱子曰兩唯字只是尊堯之詞不必謂堯獨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能也

纂大全新安陳氏蒙引堯德之與天同高大者不可得而名其功業文章猶可得而見巍巍乎高大者其有成就之事業也如

矣。乃舜禹則視之漠然。不以爲樂。全似與己不相干涉的一般。此其心直超乎萬物之上。而凡人以爲可欲而不可得者。舉無一足以動其中。其胸襟氣象。視尋常眞不啻萬倍矣。是何其巍巍矣乎。蓋舜禹之心。只知天位之難居。慮四海之不治。日惟兢業萬幾。憂勞百姓而已。若夫有天下之可樂。奚暇計哉。此萬世之聖明者。必歸之也。後世人君。誠能以其不與天下之心。而盡其憂勤天下之實。則二聖人之巍巍不難及矣。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

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可見也煥乎光明者其有施布於天下之文章也如禮樂之教法度之政可見也大曰小之成功文章又曰一成功文章之迹足以盡乎耶○陳氏云上巍巍言天之高此巍巍言堯功業之高○蒙引云邵伯溫皇極經世解曰堯得天地中數極雄亦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蓋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考之歷象稽之天時質之人事若合符節嗚呼盛哉○麟士按折衷云德與功業文章一同流行但功業文章有迹可見德則積之心布之身而默運潛秘於天下其可以言語形容

○當有天下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以治者舜得此五人之助如此○邢疏按史記及舜典禹名文命鯀子舜命作司空稷名棄帝嚳子舜命爲后稷契亦帝嚳

說約合參

子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司徒皐陶字庭堅顓頊後舜命作士伯益皐陶子舜命作虞官○麟士按或又云伯翳者少昊後皐陶子伯益乃高陽第三子隤敳以山海經禹治水伯益與伯翳主驅禽獸爲二

序武王曰予有撥亂之臣十人蓋武得十人之助如此○邢疏按史記世家云旦名武王弟封於魯食采於周謂之周公奭名與周同姓封於燕食邑於召謂之召公太公望本姓姜氏其先祖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呂故曰呂尚周西伯獵遇于渭陽歸立爲太師故詩曰師尚父牙其名字封於齊畢公榮公國名入爲天子公卿畢公高榮公太顚閎散南宮皆氏顚夭宜生适皆名也○大全邑姜武王后太公女○麟士按非[illegible]言云太公八十歸周在文王爲西伯後不應有

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直解 則字解做準字。蕩蕩是廣遠之稱。名是名狀。成功指勳業說。煥是光明。文章是禮樂法度之大類。孔子說。自古帝王多矣。然莫有過於堯者。大矣哉。堯之爲君乎。何以見其大。蓋巍巍乎極其高大而無不覆冒者。唯天而已。誰能則之。獨有帝堯之德。高不可及。大而無外。能與之準。其包涵徧覆。就與天一般。故其德之廣遠。蕩蕩無涯而形迹俱泯。當時之民。一皆涵泳德澤。而不識其功。鼓舞神化。而莫測其妙。無有能指而名之者。其與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又何異哉。惟其不可名。此所以爲大也。然亦豈無可見者乎。就其治功之成就處觀之。則黎民吾見其時雍。萬邦吾見其協和。巍巍乎功業之隆盛。有莫可得而尚者焉。又就其治功之有文采處觀之。以禮

樂則極其明備。以法度則極其修明。煥乎文章之光顯。有不可得而掩者焉。堯之所可見者如此。若其德之不顯者。則終不可名也。大哉堯之爲君。非冠古今而獨盛者乎。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未字之女凡武王時我七十矣亦不當始納爲元妃似有理○此二節反是下節注獨列於此故而不及於或一節或俱是門人因聖言而記此或附是夫子自言亦不可知中帥孔子曰昔如史記太史公曰之例古人文法蓋往往也）存疑亦云夫子說才難時必是與武王予有之言下文始極之也於其爲盛不然則斯字似虛下節有尤人而已之語終未明白舜有一節或是門人因聖人言而記者一句○總說個泰誓門[illegible]者殷至德處一面歎才難一面又想到文王也故又有未前然累此只是爲才難又不可預役此意

蒙引孔子之言蓋上周言曰古帝云才難不其然乎我有武王得臣十人而周有文人才之盛如此考之於古惟唐虞交會之際堯舜聖人繼作而所五人者實

說約合參

爲之佐而天下治觀之有周爲獨盛耳降自夏商皆莫能及也然十人之中邑姜又爲婦人耳以此看來只是九人而已亦未滿十數也則人才之難得也信乎其然矣○大全吳氏程曰唐虞至爲盛作一句

纂蒙引吾因是有感於我文王也文王之時以三分天下言之已有其二只一反手而悉爲周有矣文王乃率商之叛國以服事殷周之德其至德矣乎○武王以十人之功克商有天下猶未若文王之可以取而不取故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大全朱子曰文惟知以臣

直解 亂字解做治字。際是交會之時。婦人指武王之妃邑姜。昔門人將述孔子評論人才之言。先記說。自昔君天下者。治莫盛於虞舜。其時有聖哲之臣五人。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皐陶明刑。益掌山澤。凡虞舜所欲爲的。五人都代爲之。故能使四方風動。從欲以治焉。是虞舜得人之盛如此。繼虞夏商而王者。治莫盛於周武王。武王嘗自言曰。予有致治之臣十人。在外有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爲之輔理。在內有賢妃邑姜。爲之贊助。故能使四海永清。而垂拱而治焉。是周得人之盛如此。孔子有感而歎之說道。吾聞古語說。人才之生。最爲難得。以今觀之。豈不信然矣乎。蓋自古聖聖相承。如唐虞交會之際。其時氣運方隆。人才輩出。固極盛而無以加矣。自此以後。則惟我周爲盛焉。唐虞固有五人以贊成風動之功。我周亦有十人以夾輔永清之烈。是我周眞與唐虞比隆。而非夏商之所能及也。然數

止十人。已爲少矣。而中間有婦人焉。其實奔走禦侮之臣。不過九人而已。以我周之盛。而賢臣止於九人。豈不爲難得哉。然則才難之一言。信乎其不誣矣。大抵得人固難。而知人與用人尤難。虞舜武王。惟其知之明而用之當。故能成天下之治如此。若知有未眞。則取舍猶有所眩。或用之未盡。則底蘊無由以展布。何以收得人之效乎。故知人善任。尤人君治天下之本。可不愼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

事君而已若謂天下紂尚有一或以商先德澤未忘歷數未終紂惡未甚則是事紂非其本心安得至德○厚齋馮氏曰不曰文王而曰周以對殷而言也

○劉子曰嘗考古爲君若夏禹者有無間然矣如自己飲食則

說約合參

從菲薄而致其豐潔以孝乎宗廟之鬼神常衣服則從粗惡而致其華美於祭服之黻冕自己宮室則從其卑而盡其經治之力於田間之溝洫使無水旱之災是能儉而又能豐各得其道爲君若禹者眞無間然矣○大全朱子曰韍熟皮也祭服謂之韍朝服謂之韠○厚齋馮氏曰韍其色皆赤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胡氏曰冕冠上板前低後高因俛以得名○文曰周禮匠人職云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深廣皆八尺溝洫之既用以定經界又旱則瀦水澇則洩水也○雲峰胡氏曰稱克儉於此見之授禹以執中亦於此見其能行之集註豐儉道得時各適其中也○饒氏謂盡力溝洫多費己力而不吝於豐字亦切不必看財也

起之而自爲一章。

直解　服事是臣服敬事。孔子說人臣事君固有一定之分，然使國家全盛，君德休明，而爲之臣者能敬慎守職，乃是常事，不足稱也。惟殷紂暴虐無道，國祚日以衰微，文王發政施仁，人心日以歸向，以天下大勢計之，三分之內二分都歸於文王，蓋有天下之大半矣。當是時以仁伐暴，以周伐殷，特一反掌之間耳。乃文王則堅守臣節，以服事殷紂，初不以盛衰強弱二其心，則是時可爲而不爲，勢可取而不取，非盛德之極能如是乎。然則我周之文王之德，其可謂至極而無以加者矣。夫孔子之稱至德者二，於泰伯則以其讓天下，於文王則以其服事殷，皆所以明君臣之義，立萬世之防，而懼亂臣賊子之心也。讀者宜致思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直解　間是有罅隙可非議處。菲是薄。鬼神是天神地祇之類。惡字解做粗字。溝洫是田間水道，旱時蓄水，澇時洩水，以便百姓每耕種的。孔子說帝王之治天下，事無大小，莫不各有至當不易的道理，少有未合，人即得指其罅隙而議之。我觀大禹所行的事，件件合宜，無一些罅隙可以非議。如飲食所以養生，禹之時九州作貢，玉食非不足也，乃卻珍羞而進粗糲，其自奉之淡薄如此；至於奉祀郊廟鬼神，則犧牲粢盛務及豐潔，又致其誠孝而無敢簡焉。衣服所以蔽體，禹之時玉帛萬國，文繡非不足也，乃舍華綺而衣粗惡，其被服之樸素如此；至於臨朝承祭所御的黻冕，則物服采章務求盡制，又極其華美而無所吝惜焉。宮室所以居身，禹之時四海爲家，非不可備壯麗之觀也，乃安卑陋而戒峻宇，其自處之簡陋如此；至於百姓每備水旱的溝洫，則又胼手胝足以經理之，而竭盡其力，不以爲勞焉。夫禮有所當豐，事有所宜儉，當豐而儉則過於陋，宜儉而豐則失之奢，皆未免可議也。今觀大禹，他自己身上一些不肯用力，至於事神勤民，卻又這等周悉，豐所當豐而不可謂之奢，儉所當儉而不可謂之陋，雖欲議之，曾何罅隙之可窺哉。所以又說禹吾無間然矣，蓋深贊其美以示萬世爲君之法也。孔子之稱贊大禹，固以其豐儉異宜，其實還重在儉德上。蓋人之常情，奉身之念每厚於事神爲民，而人君富

有四海，其勢又得以自遂其欲，故致孝鬼神可能也，菲飲食不可能也；致美黻冕可能也，惡衣服不可能也；盡力溝洫可能也，卑宮室不可能也。書稱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蓋必儉而後能勤，若一有奉身之念，則雖以天下奉一人而猶恐不足，又焉能勤民而致力於神哉。欲法大禹者，尤當師其儉德可也。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論卷之七終

纂大全朱子語類夫子有所罕言以爲教者如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纔說着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也至于命有以理言者天之所賦於人者是也有以氣言者人之所以壽夭窮通是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若只說着時又恐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夫子亦罕言之至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擧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故夫子亦罕言之也○麟士大都是三者不言之固不可常言之又不可故罕言之題竅似只在此也○鄱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言語之節

說約合參

○序有達巷黨人者謂孔子曰大哉孔子乎無不知無不能誠博學也而惜乎無所成名蓋況兼衆藝反不得以一藝稱之也○麟士博學字照射御看本非甚深之詞猶太宰之云多能耳世多誤解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上論卷之八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直解罕是少利是人情之所欲命是氣運之流行如死生禍福之類幽遠而難言仁是心之德門人記說夫子平日教人雖無不盡然亦有所少言者則有三件利與命與仁是已蓋利與義相反學者而謀利則廉恥之道乖有國家者而好利則爭奪之禍起其端甚微其害甚大故夫子罕言之欲人知所戒也天命靡常其生死禍福壽夭窮通之理窈冥而難知幽遠而難必人惟宜盡人道之所當爲者而黙以聽之若語人以命則人將一一取必於天而怨尤之心生矣故夫子亦罕言欲人之自修也仁具於心乃

四端萬善之統體其道至大而難盡若強以示人則未免有躐等之患矣故夫子亦罕言之欲人之漸進也夫觀聖人之所罕言則吾人之所當務者可知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直解五百家叫做一黨達巷是黨名孔子道全德備其學無所不通當時無有知之者有個達巷黨人曾私議說凡人之知識有限常患於狹小今觀孔子大矣哉其學之博乎大而道德性命之奧細而禮樂名物之微靡不究其旨歸析其條理今雖欲指其一事而名之則但見其無所不通無所不能誠不可以一善之成名者目之也何其大矣哉夫黨人以大哉稱孔子蓋庶幾乎知言而其所以爲大者乃徒以博學稱之則亦非深知聖人者矣。

纂集解存疑夫子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却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謂門弟子曰他言無所成名我不曾專執一藝耳吾將何所執乎執御乎執射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蓋欲名六藝之卑則謙而又謙之詞也○麟士按集註大略本只如此慕聖無不知己在圍外道無不該尤無謂○通義仁山金氏曰聖人之心眞見義理之無窮射必如羿始可成射之名御必如王良造父始可成御之名一藝之中各自有精微之妙亦豈易以成名哉

說約合參

○序子曰績麻爲布而緇之以爲冕者古禮也今也改用絲爲之較之麻省約而儉儉雖非禮然無害于義吾從衆○大全胡氏曰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註升當爲登成也○麟士按古人之布惟葛與麻二種木棉自後世始從異域入中國書顧命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蔡註蟻玄色彤纁也呂氏曰皆祭服○通義許白雲曰冕冠總名名有五裳鷩毳希玄朝祭用之上可兼下下不可僭上各視祀之大小而服冕之高下天子自袞冕以下上公亦然侯伯鷩冕以下子男毳冕以下只冕上旒數及綴玉不同冕之下有弁弁之下有冠皆緇布爲之金仁山曰禮記古人以布爲重但以粗細色素爲吉凶以縷節數爲等殺吉服冠冕最貴故最細序臣之拜君必於堂下亦古禮也今也拜于堂上是驕慢而泰也害義甚矣雖違衆吾從下○大全雙峰饒氏曰先己拜于堂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直解執是專執御是御車孔子聞黨人之言乃對門弟子謙遜說道黨人稱我之博學以吾之多能鄙事也其謂我無所成名是欲我專執一藝以自見也然則吾將何所執乎夫六藝之中有所謂御與射者着一件皆足以成名我將執御者之事乎抑將執射者之事乎就這兩樣較來則御乃卑賤之役執守尤易然則我將執御以成名矣蓋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夫孔子之聖生而知之其道一以貫之固不待於博學而

亦非有意於求名者惜乎黨人不足以語此若夫觀人之法則不可以槩求或全德之士可以大受或偏長之士可以小知隨材善用此又爲治者之先務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直解古時布皆用麻麻冕是用麻布染作雜色以爲冠者也純是絲儉是省約泰是驕慢孔子說大凡事之無害於義者或可以隨俗若有害於義者斷不可以苟從如古者之冕以細麻緝成的緇布爲之禮也今也以其細密難成而改用

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會受其拜故升堂再拜以成之。○麟士按通義許白雲說禮中升成拜者非一。邢疏燕禮覲禮爲例耳。又燕禮註疏臣拜堂下君辭之聞命即升升乃再拜即不言升成拜若堂下拜訖君辭之即升復再拜曰升成拜又各不同。

○纂大全朱子大凡常人之心有私每有四者之累我夫子絕無是四者毋意渾然天理不任私意毋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毋固過而不留無所凝滯毋我大同于物不私一身此心自始至終廓然虛公如鑑空水止者也○邢疏毋不也○語類意者自我之端我則意之效先立是意要如此而爲之然後有必有

說約合參

固而一向要每事皆已出也○我有方也方所也猶言有限隔也○蒙引本文無循環意集註推說只用前註○麟士按鄱陽朱氏曰上章聖人處世之道此章聖人天理之純

○序昔子畏于匡孟遇難而有戒心也○邢疏桑世家云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尅爲僕匡人以爲陽虎虎嘗暴匡人孔子

絲爲之用絲比之用麻較爲省約是之謂儉。儉雖非禮然不過制度節文之小無害於義猶可以隨時者也故吾亦從衆不必於立異焉若夫臣之拜君而必於堂下者亦古制之禮也而今也則皆拜于堂上是流於驕慢而爲泰矣泰則有虧於君臣之義乃綱常倫理所關非細故也故雖違背衆人之所行吾寧從下而不顧焉此可見聖人之處世不論流俗之好尚而惟以義理爲權衡或從或違惟其是而已此所以爲萬世禮義之中正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直解 絕是絕無。四個毋字都與有無的無字同。意是私意。必是期必。固是執滯。我是私己。門人記說吾夫子應事接物其所絕無者有四件。四者謂何。意必固我是已。蓋人心本自虛明只爲物欲牽引便不能隨事順應。如事之未來先有個億度的心這叫做意。又有箇專主的心這叫做必。事已過去却留滯於胷中不能擺脫這叫做固。只要自己便利不顧天下之公理這叫做我。此四者人情之所不能無也。若吾夫子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未事之先無有私意亦無有期必既事之後未嘗固滯亦未嘗有私己其心如鏡之常明略無一些蔽障如稱之常平略無一毫偏着所謂絕四者如此。然是四者非聖人不能盡無若人能隨事省察克人欲而存天理則亦可由寡以至於無而入於聖人之域矣。先儒說忘私則明觀理則順此學聖人者所當知

貌類虎拘焉五日弟子懼孔子云云○麟士按顏尅孔子弟子虎暴匡尅嘗與俱家語匡人有簡子者以甲士圍孔子也路史匡邸也本衛邑中屬晉大全馮氏又云宋邑

序子曰堯舜禹湯之統傳之文王今文王雖既沒而其所傳如禮樂制度之文不在於茲乎序夫斯文得喪有天意存焉使天之意將喪斯文而不傳于後也後死者將不得與於斯其禮樂修明其制度以與于斯文也天之意未欲喪斯文也則予之一身禮樂制度所由係彼匡人者其奈之何哉○大全雲峰胡氏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仁山金氏曰周末文武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集羣聖之大成刪正益損以昭來世

說約合參

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得與斯文也○語類言在茲便是天未喪斯文○後死者死字對上沒字○問孔子以道之興廢付之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己曰道只是有興廢却喪不得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麟士按將喪未喪商量對之辭後死句匡人句互文見意也馬氏註便多一折○鄱陽朱氏曰天以天意言也

○存疑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其生知之聖人與何其禮樂射御鈞弋獵較之類無所不通而多能如此也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並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直解 遇難而有戒心叫做畏。匡是地名。文是道之顯然者。後死者是孔子自稱之詞。昔魯有亂臣陽虎曾爲暴虐於匡匡人恨之。孔子一日適陳經過其地匡人見夫子貌似陽虎遂誤認而舉兵圍之。夫子因此有戒心於匡。而弟子之從者

皆懼故夫子解之說道每因文而顯亦必得人而傳。昔也文王未沒則前乎羣聖人之文傳在文王。今也文王既沒則斯文獨不在我乎。夫斯文之興喪皆天也。若使天之將喪斯文也則所以賦於我者必有所靳而我爲後死者且將道無所見學失其宗自不得與於斯文矣。今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而我既得與於斯文則是天未欲喪斯文也。天既未欲喪斯文則我命在天而匡人其能違天而害我乎。吾於此蓋有以自信而二三子亦不必於憂患矣。夫聖人當不測之變而處之泰然如此眞所謂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慴者。學者觀此不惟可徵其見理之明任道之勇而亦足爲養心不動氣之法矣。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存疑子貢曰夫子之爲人固是天不爲限量放縱他使有那等才德殆將於聖人者且又多能也不專在於多能也○註聖無不通正是解又多能意嘗安在多能上○蒙引固字不必做究字解與又字相應○大全朱子曰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矣

存疑大宰以多能爲聖此全不知聖人其言非也子貢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此智足以知聖人其言是也夫子皆聞之乃謙已不以子貢之所稱者自居但以大宰之稱已者自居又推却那聖字不敢當曰賜也非知我大宰其知我乎蓋我只是多能非才德無所不有又多能也然我這個多能亦有其故不是聖也蓋吾少也未爲世用而微賤故得講習衆藝而多能鄙末之事耳然君子所貴豈在多能乎哉不在多能也○此又是夫子教人之意然夫子既以多能自居又不以多能率人則其所重固自有在雖辭子貢之稱終有不得而辭者矣○蒙引君子多乎哉二句不是謙特以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另是一意○蘇出君子字面避聖字也○愚按註意則故多能鄙事中多一折增淺說夫子之言如此而琴牢亦曰夫子嘗言吾不試故藝此

說約合參

直解大宰是官名。當時有箇大宰曾問於子貢說。吾聞無所不通之謂聖。今觀夫子。其殆所謂聖者與。不然何其多才多藝而無所不能也。夫以多能爲聖。則其知聖人亦淺矣。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直解縱字與肆字一般。是無所限量的意思。將字做使字。又是兼而有之。子貢答大宰說。汝以多能爲聖乎。不知聖之所以爲聖者。固在德而不在多能也。且如天生聖賢。都各有箇分量。獨吾夫子則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其盛者。是乃天縱之而使聖。未嘗有所限量。德既造於至聖。則其才自無所不通。所以又兼乎多能耳。然則多能乃聖之餘事。而豈足以盡夫子之聖哉。子貢之言。蓋知足以知聖人者也。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直解孔子聞大宰子貢問答之言。固不敢以聖自居。又恐人遂以多能爲聖。乃自明其意說。大宰謂我多能。其知我所以多能之故乎。蓋我少時貧賤。既無官守。又無言責。故得以從容游藝於凡禮樂射御釣弋獵較之類。一一皆習而通之。遂多能爲鄙細之事耳。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君子之道。其果貴於多能乎哉。夫世間有大學問。有大事業。君子惟於其大者求之。必不以此多能爲貴也。君子既不貴於多能。又可以是爲聖哉。然則以我爲聖。固不敢當。而以聖在多能。尤失之遠矣。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直解牢是孔子弟子琴牢。字子張。試是用。藝即是多能。門人因記琴牢之言說道。夫子平日嘗云。我少時人不見知。未嘗試用於當世。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夫子此言。其即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之謂也。然則多能非君子之所貴。而夫子之所以爲聖。誠不在於多能矣。大宰惡足以知之。按此章大宰之言。與達巷黨人之見相似。孔子一則以執御自居。一則以多能爲鄙。固皆自謙之詞。其實聖學之要。不在於此。蓋修己有大本大原。治天下有大經大法。自堯舜以至於孔子皆然。不以博學多能爲急也。學聖人者宜詳味乎斯言。

亦聖少也賤故多能之意也

○蒙引當時必有稱夫子無所不知者故夫子辭之曰吾有知

說約合參

乎哉寔無所知也但是有鄙夫來問于我在他雖是空空如也知不敢以其愚而忽之所以告之者務必發吾所知發動其兩端而無一之不盡焉我只如此而已矣有何所知耶○此聖人謙已之意然能叩兩端而竭于此亦可見其無不知矣○淺說竭兩端只是言之盡耳蓋其一言之發雖就鄙夫之可知可行者言之而要之至理亦不外是也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話頭太高又使中人以下者無下手處皆于兩端有未竭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直解鄙是凡陋。空空是無能的模樣。叩是發動。兩端譬如說兩頭。言備舉其理也。竭是盡。孔子之聖。無所不知。當時必有以是稱之者。孔子聞而辭之說。人固謂我爲有知。我果有知乎哉。實無所知也。但我平日告人不敢不盡。固不待賢者問之而後告也。就是箇鄙陋之夫來問於我。在他雖是空空然其無能也。我却不敢以其愚而

○序子曰古有聖王則鳳至圖出今鳳鳥不復至河不復出圖吾其終已矣夫莫有用我者而道其不行也已○大全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行則文章著見於外禮樂制度之類也故鳳至圖出以兆文明之祥鳳以其文采圖以其卦畫也○麟士按通義來儀謂來舞而有容儀也河圖龍馬出河背有五十五陰陽點一與六居北二與七居南三與八居東四與九居西五與十居中是爲河圖伏羲因之畫卦論語測鳳鳥羽具五色聲中六律

說約合叅

○序子見齊衰而有喪者冕衣裳而有爵者與瞽而不成人者見之雖彼年少于我必作焉或行而過其前則必趨焉仁孝愛敬之心充積於中隨感而應如此○邢疏齊衰周親之喪服也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冕冠也大夫之服○大全禮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鄭曰冕玄上纁下○蒙引齊麻服也齊衰有下縫者也集註少當作坐此又後一說當看或曰二字○麟士

忽之務必罄吾所知發動其兩端以告之始終本末上下精粗無有不盡者焉夫以我之告人必盡其誠如此所以時人遂以我爲有知而我則實無所知也此乃聖人之謙詞然謂之叩兩端而竭則其無所不知與夫誨人不倦皆可見矣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直解 鳳鳥河圖都是盛世的祥瑞昔虞舜時鳳凰來儀於庭文王時鳳凰鳴於岐山伏羲時河中有龍馬負圖而出其數自一至十伏羲則之以畫八卦蓋聖王在上則和氣充溢於天地之閒故其祥瑞之應如此已矣夫是絕望之詞春秋之時聖王不作孔子之道不行故有感而嘆說

吾聞聖王之世鳳鳥感德而至河圖應期而出今鳳鳥不至則非虞舜文王之時矣河不出圖則非伏羲之時矣時無聖王誰能知我而用之則吾之道其終已矣夫不復望其能行矣此可見聖人之進退關世運之盛衰以春秋之世有孔子生於其間而終莫能用此衰周之所以不復振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直解 齊衰是喪服冕是冠冕衣裳是貴者之命服也雖少二字當在冕衣裳者之下蓋簡編之

按沈虹野曰見之我坐而見彼之行過也過之彼坐而我行過見之也

○纂大全仁山金氏顏淵學既有得因喟然而嘆曰甚矣夫子之道也回嘗專力以進多方以求欲就夫子高明處入則升一級又有一級仰之益見其高欲從夫子博厚處入則透了一層又有一層鑽之益見其堅見夫

說約合叅

子之道若在吾前方不及勇猛趕上則忽又在後而我又蹉過終難到無過不及處同歟窮矣哉○顏子始初銳于進道以其天資之高略見道體便欲一蹴而到此是用工第一箇關節○朱子曰顏子仰鑽瞻忽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慢些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道理

纂仁山金氏夫回之求道如此其力而終未有捉摸處幸夫子設教循循然善于引人教且從博約工夫依序而進文欲其博所至萬理俱融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禮欲其約以其一私不存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教

誤也瞽是無目之人作是起趨是急行門人記說吾夫子平日但見有喪而服齊衰的人有爵位而冕衣裳的人與夫瞽而無目的人便肅然起敬變然改容其人雖年少如遇見之亦必爲之起立如過其前則必急趨而行蓋有喪的人方抱悲痛之意於情可哀有爵的人受朝廷之命於禮當尊夫子但見其可哀可尊則爲之改容致敬初不因其少與瞽而遂忽之也然有爵之當尊有喪之可矜人皆知之惟少者人之所易忽瞽者人之所易欺而夫子哀敬之容不爲之少異此所以爲盛德之至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直解 喟然是嘆聲彌是愈甚的意思昔顏淵游於聖門學既有得迺喟然發嘆說道甚矣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也始吾見其高也固嘗仰之以爲庶幾其可及也然但覺進得一級又有一級仰之而愈見其高焉始吾見其堅也固嘗鑽之以爲庶幾其可入也然但覺透得一層又有一層鑽之而愈見其堅焉吾又嘗瞻之見聖人之道若在吾前我固不及得去勇猛趨上則恍惚之間却又在後而我反過之其流動不拘變化莫測有不可以爲象者焉夫子之道高妙一至於是回將何所從事乎其始之難如此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我以身體之切寔用工如此○覺齋蔡氏曰博學條目多事事着去理會禮只是一箇道理爲博文歸宿處○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厚齋馮氏曰夫子之法皆然惟顏子求道切認道眞有以見夫子之爲我設爾

直解 循循是有次序誘是引進博是廣博文是載道之具約是約束禮是天理之節文顏子說夫子之道高妙如此使不有善教之施則學者亦何由而入哉幸而夫子則循循有序而善於引人之進焉以這道理散見於天地間的叫做文有不博則無以見道之萬殊而得其眞乃博我以文使我通古今達事變把天下的道理都漸次去貫通融會而聰明日開不病於寡陋矣以道理散殊中各有個天理自然的節文叫做禮有不約則無以會道之一本而體其實又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把天下的道理都逐漸去操持斂束而依據有地不苦於汗漫矣博以開約之始既非徑約者之無得約以收博之功又非徒博者之無歸夫子之循循善誘如此回之得知所從事者不有賴於此乎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通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纂仁山金氏曰此敬領夫子博約之教百倍其功交進互發日見趣味雖欲罷而不能凡吾之

說約合參

才力所可用既皆竭盡無餘及其久也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之高堅者今皆識其大本前之瞻忽者今皆見其定體凡其處已治人應事接物雖精粗巨細萬變不同莫不各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道理如有所立乎吾前而卓爾者當此時豈不欲盡力以求速化然化不可以力而進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回仍將黽勉焉不能已矣○其曰如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象求達者自悟衆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此又至矣盡矣比之聖人守之也所用工第二關節顏子擇乎中庸謂未達一間也從容少假歲月以俟其自化此又用工第三關節顏子作聖功夫本末可謂曲盡此程子所謂學者當學顏子有所依據也

直解 卓爾是卓然有見的模樣末字解做無字顏

四書集註直解　卷八　子罕　九

說約合參

○纂集解包鄭疾甚曰病子疾病子路以夫子嘗爲大夫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臨士按大夫有家臣以治喪事蓋以弔祭者多故各分職以治之士庶人則委之子親友古者孝子不治事也○沈虹野曰夫子在位時有門人爲家臣者使門人爲臣即似謂使原思之類又一說

序及夫子病少間知子路之說乃曰久矣哉由之所行不循實也我今已無臣矣而乃爲有臣吾于誰人而能欺之其將欺天已乎○大全胡氏曰此必夫子

子又說回既領夫子博約之教乃知所向往寔下工夫博文約禮交進互發遂日見得這道理趣味本無終窮工夫不容間斷雖欲住歇自不能已而盡心盡力既竭吾才以求之至於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向之高堅前後無處捉摸者今皆有以識其本原見其定體分明的確若有象焉卓然立在我面前只是就要跟上與之爲一却又無由便到得蓋聖人之道圓活周流從心不踰神無方而易無體一切出於自然有非思勉所可爲得力所可到者當此之時惟當勿忘勿助以俟其自化而已又安能容心着力以强其速化哉回於此蓋深感聖教之爲功而益信聖道之爲妙矣這篇中博文約禮是聖賢切實下手處蓋學不外於知行二者堯舜以來所謂惟精以察之即是博文的工夫惟一以守之即是約禮的工夫此孔子之得統於堯舜而顏子爲善發聖人之蘊者也學者眞能從事於此而加竭才之功焉則何帝王之不可爲聖賢之不可及哉

四書集註直解　卷八　子罕　十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直解 病是疾甚門人是子路的弟子臣是家臣昔孔子有疾其勢甚危子路慮及身後之事以爲夫子是道高德厚的聖人倘有不測其禮自當尊異乃使其門弟子爲孔子之家臣蓋古時爲大夫者皆有家臣治其家事死則爲之治喪如以臣事君之禮故子路以此尊孔子然孔子時已去位寔不當有家臣是未知所以尊之之道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間如字○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

失司寇之後大夫老而致仕後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朱子曰久矣哉不得指那一事是指從來而言子路一時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爲詐然子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爲知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麟士按誰字指人對天字說

纂集解馬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可死於弟子之手乎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豈當死棄於道路乎由何不深思之矣○麟士按上節言家臣之不當有此節言家臣之不必有○與其死於二似言師弟之情較君臣爲更切也○此節以兩且予作轉亦當平說○君臣禮葬君子疑謂孔子

諭約合參

也此尤可信中庸所求乎臣之解

○鼎子貢疑夫子不仕而設問曰美玉天下之寶也今有于斯將韞之匵而藏諸抑求其善價而沽諸子曰大寶宜公諸世沽

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直解 病間是病少可詐是不實子路使門人爲孔子家臣孔子時方病篤不知其事及病少可乃知而責之說久矣哉由之行事詐而不實也昔我爲大夫時曾有家臣今既去位則不當有家臣矣人皆知我之無家臣而我乃爲此不情之事儼然自以爲有家臣則我將誰欺無乃欲欺天乎人而欺天莫大之罪況天不可欺徒自爲欺詐而已孔子歸罪於己乃所以深責子路也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

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直解 二三子指門人說孔子又曉子路說道汝之欲用家臣豈欲以是而尊我乎不知君子當愛人以德處人以禮且如我今日與其死於家臣之手而以非禮自處豈如死於二三子之手而以情義相與之爲安乎就使我無家臣不得舉行大葬之禮豈至死於道路終棄而不葬乎一般是死一般是葬乃不待我以師弟之情而欲强爲君臣之禮以至於行詐而欺天亦獨何心哉由此之舉蓋非惟不當爲則亦不必爲矣夫聖人於疾病危迫之中而事天之誠守禮之正一毫不苟如此此所以爲萬世法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賈音

之哉沽之哉我固以待夫善價之自至者也○大全慶源輔氏曰沽之哉二句見理則當沽而意則不求沽也此亦子貢初年語至答武叔子禽之問必不荷以夫子出處爲疑矣○新安陳氏曰待價者安于義命之正求價者涉于奔競之私

諭約合參

○纂大全朱子夫子見道不行偶發欲居九夷之歎○邢疏案東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麟士按書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蔡注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又言四夷八蠻似不必有名色種種纂大全南軒張氏新安陳氏或

嫁○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直解 韞是藏匵是匱兩箇賈字即是價值的價字沽是賣昔子貢以孔子懷才抱德不出而求仕故設言以問之說天下有重寶可必有重用且如物之貴重者莫如玉而美玉則尤貴者今有美好之玉於此果止自家愛惜韞之於匵而藏之歟抑將出售與人求價值之相當者而賣之歟子貢之意蓋以美玉比夫子而以藏沽諭行藏也孔子答說玉本有用之物使不沽之是使有用爲無用也吾其沽之哉吾其沽之哉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何可以自私也然玉本至貴之物使自沽之則人將輕視而不以爲寶是使貴爲賤也吾必待夫以善價來求者而後

與焉蓋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尤不可以自輕也知玉之當沽則知夫子之當仕知玉之待價則知夫子之待禮如無禮而自往者是衒玉而求售也聖人豈爲之乎此可見士之出處待則爲自守之正求則爲奔競之私誠不可不慎辨矣若夫人主之於賢才又當精其選於未用之先不使匪人得枉道以求合專其任於既用之後不使賢者舍所學而從我然後爲真好賢之明君也

○子欲居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直解 九夷是東方九種夷人陋是鄙陋昔孔子周流四方本欲行道於天下然當時上無賢君不能信用孔子知其道終不行適欲遠去中國而居九夷之地是雖傷時憤世有所激而云然然

入未之喻則以為眞欲往也曰夷俗甚陋如之何其可居也子曰君子居夷狄自有行乎夷狄之道陋在彼不陋在我且用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何不可居之有○問何故不化中國朱子曰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

孔子大聖自能用夏以變夷則雖夷狄亦無不可居者或人不知乃問孔子說九夷之地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其俗鄙陋如之何其可居也孔子答說天下無不可變之俗亦無不可化之人九夷雖是鄙陋若使有道德之君子居於其間則必有詩書禮樂以養其身心有冠裳文物以新其耳目自將化鄙陋以為文雅與中國一般又何陋之有哉此可見聖人道大德宏存神過化如帝舜耕於歷山而田者讓畔泰伯端委以化荊蠻感應之妙有不約而同者使孔子得邦家而治之則綏來動和之化其功效豈小補哉惜乎春秋之時不能用也

○蔡大全子曰詩樂在魯久矣然于自衛反歸之時于樂之雜音節參考之既詳驗之足信然後皆正而雅頌之詩被之管絃者亦各得其所而無復篇章之交錯者矣○朱子曰是時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

說約合參

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三百篇于是雅頌各得其所○南軒張氏曰獨樂雅頌蓋其大者耳○新安陳氏曰晚知道不行于當世故歸而正樂以傳之來世詩者樂之章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聖人追言其效故先樂而後詩耳○愚按正樂以音節言序詩以篇章言時說如歌舞作樂何容妄入大雅頌合[illegible]小雅[illegible]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直解 雅是大雅小雅頌是周頌魯頌商頌都是詩

經的篇名其中的詩詞就是樂章孔子說周之禮樂盡在我魯國音樂詩詞本是全備的但歷年久遠那詩樂的篇章節奏都錯亂了我嘗周流四方參互考訂始知其說故自衛歸魯特為正之殘缺者悉為之補失次者悉為之序然後樂之始終條理皆得其正而二雅三頌之詩被諸絃歌者或用諸宗廟或用諸朝廷亦各得其所而無有紊亂者矣這是孔子自叙其正樂之事如此

○蔡邢疏大全朱子曰人于日用倫理之間所最切者如出仕朝廷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其孝弟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未嘗為酒亂其性也此非有甚高之行然功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反之于我果何有哉此聖人謙已誨人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直解 孔子說人於日用倫理之間起居飲食之際每每視為近易若必一一求盡其道蓋亦甚難比如出而在邦國則善事公卿而上交有道不失其尊貴之禮入而在家庭則善事父兄而孝

如此○集解馬曰困亂也○雙峰饒氏曰喪事如期功緦之輕者言是三件是大節目酒困是至小底然亦甚難

敬懇至克修其子弟之儀遇有喪事則不敢不勉不特三年之喪然後竭誠盡情就是期功緦麻亦必祿分敦禮至於宴享飲酒則不為酒困雖有時而飲用以成禮合歡却未嘗多飲至於昏神亂氣這四件雖不過是尋常的事然前三件是能於天理之當為者各盡其道後一件是能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是非德盛禮恭涵養純粹者不能也反之於己果何有於我哉夫此四者皆人倫日用庸德之行而我猶有所未能況君子之學更有大於此者乎此吾之進修所以惕然而不寧汲汲然而匪懈也此聖人謙已誨人之詞然其至誠無息之心躬行實踐之學於此亦可見矣

○蔡大全雙峰饒氏夫子偶在川上有會於心而形諸嘆曰天地之間往者前面已去底來者從後接續去底逝而不已者如斯夫自晝至夜無有停息也人可

說約合參

不察其本然之體哉○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方指水○朱子曰與道為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者也○新安陳氏曰欲學者于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之以自強不息此又發言外意○蒙引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不可作兩截看○麟士按沈虹野曰水即道水之流行不息即道之流行不息與鳶飛魚躍同一機括不可作喻說○愚按註又云天地之化水即化化即道然在夫子口中俱宜渾渾指點為妙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

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直解 川是水之流處逝字解做往字不舍是不息天地之間氣化流行亘古今徹日夜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但其機隱微難識惟是水之流動最為易見故孔子偶在川上有感而發嘆說吾觀此水往者既過來者復續混混沿沿無止息蓋天地之化推遷往來相續而不窮有如是夫晝固如是夜亦如是未嘗有頃刻之暫停也夫天地之間無物非道即川流之不息可以驗化機之不滯即化機之不滯可以知道體之常存觀物者於此而察之則自強不息

○鄭子曰人所得于天之正理是為德乃吾觀人情理念衰欲念勝未見好德之誠有如好色者也人易好色之心以好德又何德之不成哉

說約合參

○纂大全慶源輔氏子曰人之為學貴求其成譬如為山其未得成者但少一簣耳忽然而止非有阻之者也乃吾自止耳人之為學勿憚其艱譬如平地覆土為山方一簣耳然而進非有趣之者也乃吾自往耳反觀內省而自強不息而為學之始終豈待人求而得之哉○新安陳氏曰語有三四章純如詩六義之比此止言為山而未嘗言為學然為學之意見于言外此外松栢驥力苗秀章是也○愚按此章雖未明言為學然明下兩譬如則為學意當補說本文之上似與松栢驥力苗秀小不同也

以盡體道之功者不可有須臾之或間矣。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直解 孔子嘆息說道常人之情但見有美色則未有不知好者至若天所賦予的正理叫做德德乃人之所本有亦人之所當好也然今天下之人或氣稟昏愚而不見其為美而莫之好或物欲牽引知其為美而不能好或自己修德雖嘗用力而無勇往精進之功或見人有德雖嘗羨慕而無尊賢敬士之實吾未見有好德如好色之眞誠者也人若能以好色之心好德則如大學所謂自慊而無自欺推之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又何難哉孔子此言其勉人之意深矣。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直解 簣是盛土的筐覆是加孔子說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然其進止之機皆係於己非由於人以言其止也不但方進而遽已者纔為無成就是平日已用了九分的工夫乃一旦止而不為也就把前面的工夫都廢棄了譬如築土為山已是累的高了所少者僅一筐之土耳於此成山豈不甚易他却忽然中止不肯加功則向者所築皆置之無用而山終不可成矣然其止也豈是有人阻當他來只是自家心生懈怠自棄其垂成之功耳學者可不以是為戒哉其進也不但垂成而不已者纔為有益就是平日未曾下一些工夫一旦奮發起來則將來為聖為賢也限量他不得譬如在平地上要累一座高山所加者纔一筐之土耳指望成山豈不甚難他却銳然奮進不肯暫停則日積月累功深力到山亦有時而成矣然其進也豈是有人攛掇他來只是自家勇往向上不肯安於卑近耳學者可不以是加勉哉大抵人之為學莫先於立志所謂止吾止者其志驟也志一驟則何功不廢進吾往者其志篤也志一篤則何功不成故湯聖人也而仲虺猶以立志自滿為戒高宗令主也而傅說猶以遜志時敏為言武王之學可謂成矣召公猶防其玩物喪志而譬之於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防於此有事於帝王之學者可不堅持其志哉。

○纂大全朱子曰凡人聽了言半疑半信若在若亡安得不

說約合參

惰若夫語之以道而心知而力行之自然止不得者其惟回也與○雙峰饒氏曰稱顏子所以厲羣弟子也

○鄭子一日追思顏淵而謂之曰惜乎其勤于為學吾但見其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直解 語是告語惰是怠惰孔子說吾之教人雖言無不盡然受教者多能體而行之者甚少若我以道理告之而彼即能心解力行無怠惰之意者其惟顏回也與蓋回以睿知之資務深潛之學但有所聞便能融會而貫通其有所行又能篤信而專確如告以克己復禮則請事斯語告以博文約禮則欲罷不能無一言一動不是發明我所言的道理何嘗有一毫怠惰之心我所見者惟此人耳其他弟子皆不能及也大抵不惰二字最為學者之所難以冉求之多藝猶畫而不進以子貢之多識猶倦而請息況他人乎觀孔子以不惰稱回以不厭自處可見聖賢造詣都是勤學中來讀者所當深玩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進止

進而不已也未嘗見其止而不
前也今何可得哉○按大全朱
子曰顏子未到那成就結果處
蓋他一箇許大規模若求到成
就結果處必大段可觀據此則
力進而未已即如云方行而未
到也若如上章進止二字看仍
如不惰講贊其爲學更妥

說約合參

○指掌從說子曰穀之生也自
苗而秀自秀而實乃爲有成今
或自苗而不秀者有之或自秀
而不實者有之美而不成亦何
爲哉然則人之爲學不至于成
何以異此

○序子曰人之後生者眞有可
畏年富則爲學有日力强則爲
學有資焉知其將來者不如今
日之期望也若至于將來四十
五十之年而無聞於人焉斯自
少至老終不勉善亦不足畏也
已後生其及時自厲哉○大全
雙峰饒氏曰可畏則望以勉
勵之曰不足畏絕望以警戒之

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直解 昔顏淵既沒孔子追思而嘆息說道惜乎顏氏之子吾但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人或資稟有限則欲進而不能或立志不專則進銳而退速故能進爲難進而不止者爲尤難惟回之爲學眞能勇往直前惟日不足必欲造乎精微純粹之域而後已吾未見其有止息也夫進而不已則其進未可量雖至于聖人不難而今不幸死矣豈不深可惜乎孔子深惜顏回亦勉勵門弟子之深意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直解 孔子說人之由始學而發達由發達而成就譬如穀之由苗而秀由秀而實一般然五穀雖爲美種苟培植灌漑之不至則或但生苗而不開花秀發者有之矣或雖開花秀發而不結實者有之矣人有穎悟之資徒事於學而不能精進以發達其聰明是亦苗而不秀者也聰明雖已發達而不能深造以至於成就是亦秀而不實者也豈不均可惜哉誠能戒始勤終怠之失爲功深力到之圖則進退不已未有不底於成者是在自勉而已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虔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强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

○愚按來字今字俱當指後生
言註我之今日當融會之○此
亦爲後生而發非以四十五十
限定人也

說約合參

○序子曰進言固當因人聽言
必當虛己如我見人有過將法
度之語切直言之則詞嚴義正
彼欲無從能乎然非徒從已也
即自改正之爲貴見人有過將
巽順之意與婉言之則情順氣
平彼欲無說能乎然非徒悅已
也尋繹其微意之爲貴若說矣
而不繹從矣而不改則終無自
新之望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此
深絕之詞也○按大全朱子曰
如漢武懼汲黯之直至帳中可
其奏矣然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豈非面從如孟子論好貨好色
齊王豈不說然不思內無怨外
無曠及居積倉行裹糧之實也
此亦引證意其寔法巽槩指君
友不當單作臣諫講

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直解 後生是少年的人畏是敬畏聞是以善聞於人孔子說後生的人其勢可畏蓋其年紀富盛而爲學有餘日精力强壯而爲學有餘功若能進而不止則爲聖爲賢皆未可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此所以可畏也然其可畏者正以其他日之有進耳若學力不加蹉跎歲月直到四十五十之年而尚不以善聞於人則亦不足畏也已蓋四十五十乃君子道明德立學有成效之時於此而猶無可稱則終不免爲庸人之歸也已又何足畏之有可見人之進德修業當在少壯之時若少不加勉則英銳之年不可常保遲暮之期轉盼而至雖欲勉强向學而年力已衰非復向時之有得矣悔之亦何及哉古語說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是以大禹惜寸陰高宗務時敏欲爲聖帝明王者尤所當汲汲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直解 法語之言是直言規諫改是改正巽與之言是委曲開導繹是尋思末字解做無字孔子說進言者固當因人而施聽言者必當虛己而受且如我見人有過將直切的言語明白規正他叫做法語之言這樣言語說得道理既明快利

說約合參

○蘇集解孔大全南軒張氏子曰天下資諸人者難憑存諸已者足恃如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蓋志者中有所主人莫與焉者也故人不可以不立志○張南軒

害又激切人之聽之必且肅然起敬能不畏而從我乎然不貴於徒從而已必須因我之言一一反求有不是處隨即改正不敢畏難苟安這纔是能受直言的人所以可貴也見人有過將道理的言語委曲開導他叫做巽與之言這樣的言語說得情意既婉轉詞氣又和平人之聽之必且恍然有悟能不悅而受我乎然不貴於徒說而已必須因我之言細細尋思想我的微意所在時常體貼玩味之這纔是樂聞善言之人所以可貴也若一時喜悅而不能繹思其理外面順從而不能自改其過則雖正直規諫之論日陳於前委曲開導之詞日接於耳終不足以開其昏迷救其過失我亦將奈之何哉蓋人有不聞善言的猶望其聞而能悟今既順從喜悅有挽回開導之機了却依舊不能改繹與不曾聞的一般則雖言亦何益乎所以說我末如之何也已矣亦深絕之之詞也按孔子此言乃人君聽言之法蓋人臣進言最難若過於切直則

危言激論徒以干不測之威若過於和緩則微詞隱諷無以動君上之聽是以聖帝明王虛懷納諫和顏色而受之視法言則如良藥雖苦口而利於病視巽言則如五穀雖沖淡而味無窮豈有不能改繹者乎人主能如舜之好察邇言如成湯之從諫弗咈則盛德日新而萬世稱聖矣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已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直解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則有三軍帥是主將匹夫是一匹之夫言甚微也孔子說人莫貴

又曰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溺如虞人非招不往之類若守認私意則是失其所主非志也○邢疏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匹夫謂庶人也士大夫已上有妾媵庶人賤但夫婦相匹配而已故曰匹夫

○康王曰貧富之際人易動心若自已衣敝縕之袍與那衣狐貉之人並立而此衷漠然不

說約合參

以相形爲恥者其惟我仲由也與○麟士按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禪爲絅帛爲褶注纊新綿也縕舊絮也衣之有著者用新綿則謂之繭用舊絮則謂之袍有表而無裏謂之絅有表裏而無著者謂之褶○著字或作絮以絲纊衣也然此謂枲著者枲牡麻也以枲搥細以當絮貧者之服此通義許白雲說○大全熊氏引鄭云好者爲綿惡者爲絮則新舊之中又自分美惡敝縕袍如何獨與狐貉對說皆槩舉故耳此亦非實然亦見相形精細處白雲又云其註衣之賤衣之貴皆指言其宜非人之貴賤尤佳也序詩云人若能于人有不忮已無所求則何所爲而不善乎吾仲由之謂也○麟士按呂註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八字將世情說盡

於立志志苟能定則主宰在我天下莫之能奪且以勢之難奪者言之今以三軍之衆擁護一主將若有不可犯者然三軍雖勇其勇在人在人則勢有時而不合心有時而不齊故能以智勝者可以伐其謀能以力勝者可以挫其氣謀敗氣摧則主將可擒矣是至難奪者尚有可奪也若乃一匹之夫自持其志勢孤力弱似無難奪者然匹夫雖微其志在已我自家所守要如此雖千萬人無所用其力故欲困之以危辱則不過屈其身耳而心固不可回欲陷之以威武則不過戕其生耳而意固不可轉有終不得而奪之者矣夫以匹夫之志勝於三軍之帥如此則志之於人豈不大哉所以爲學而有志於聖賢則便可以爲聖賢爲君而有志於帝王則便可以爲帝王蓋其機在我夫孰得而禦之是以君子貴立志也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直解 衣是着衣敝是壞縕袍是絮麻的衣服服之賤者狐貉是二獸名其皮可以爲裘乃服之貴者孔子說凡人不戚戚於處貧則汲汲於求富故貧富相形之際未有不動心者若是身上穿着敝壞的縕袍與那穿着狐貉貴服的人並立而其心恬然不以爲恥其惟仲由之爲人也與蓋仲由識見已進於高明志趣不安於卑陋故能有以自重而不動心於貧富之間如此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之豉反○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

子

蒙引子路聞夫子與己欲將不忮不求之言終身誦之焉夫學先要不以貧富動心有個重內輕外之意然後可與進道耳若專挾此爲能則志有所局無復遠大之望故夫子抑之曰是道也何足以盡善哉由也因是復求進焉可矣○首節註云子路之志如此云云至可進于道矣須看可以進道意下文何用不臧便是此意此言何足以臧者以其不復求進于道也○大全新安陳氏曰是道謂不忮不求之事何足以臧承何用不臧之說而反之○愚按首節註可進于道意在首節却不宜露

說約合參

○纂大全胡氏曰時窮則節見猶春夏之交萬物靑葱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歲暮之時重陰沍寒生意憔悴而松柏猶蒼然不變然後知其後彫也○新安陳氏曰後彫雖待歲寒而後可見松柏之有心則貫四時而有常托物以比君子其意深矣○愚按范氏注意夫子口中並不宜直露

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直解 忮是妒忌的意思求是貪求臧字解做善字孔子稱許仲由又引詩詞以證之說道衛風之詩有云人之處世若能於人無所忮忌於物無所貪求則其心無累而人己咸得矣將何所用而不善乎若此詩者仲由足以當之矣蓋貧與富相形強者必忮弱者必求今由也能不恥己之無不慕人之有則其無忮求之心可知斯可以爲善也已然孔子以是許子路者蓋欲因是而益求其所未至也乃子路遂將這兩句詩詞常常諷詠終身誦之是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孔子又勉厲之說道不容以易求學

不可以自足這不忮不求固是道理所在然亦不過自守之一端耳若論終身學問自有廣大高明精微純粹的道理這詩人所言何足爲善哉汝當勉力進修以求至於盡善之地可也昔子貢以無諂無驕爲至而夫子益之以樂與好禮子路以不忮不求自足而夫子抑之以何足以臧皆取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范氏曰小人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直解 歲寒是歲暮之時天氣寒冷彫是彫零孔子有感於當時風俗頹靡思見特立之君子故比喻發嘆以勵學者說道春夏和煖之時萬物長養草木無不暢茂松栢也不過如此未見其堅剛有操也惟當隆冬歲暮之時寒氣凜冽生意

○序子曰有智之德者見理既明則事物之交凡是非可否皆不惑有仁之德者私欲化而返於理則理所當然雖貧賤夷狄患難而不憂有勇之德者氣配道義則至剛至大雖當大節重任而不懼學者不可不勉也○

說約合參

蒙引此學之序也這一句是對後仁者不憂說者無後篇仁者不憂一章則此所謂進學之序而及後章所謂成德爲先者俱無矣同是一樣知仁勇同是一樣不惑憂懼也○此皆以成德者言但以智者居仁者之先是學之序也不可以智者等俱爲進學之人○鱗士按如大全諸說則所謂學之序者不獨序字重學字尤重也川上注固云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耳蒙引語更破俗

憔悴草木無不萎死零落者而松栢獨挺然蒼秀不改其常到這時候然後知其有孤特之節不與衆草而俱彫也蓋治平之世人皆相安於無事小人或與君子無異至於遇事變臨利害則或因禍患而屈身或因困窮而改節於是偷生背義盡喪其生平者多矣獨君子挺然自持不變其舊威武不能挫其志死生不能動其心就是那後彫的松栢一般所以說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必至此而後知也知松栢之後彫則雖春夏之時亦不可等松栢於他物知君子之有守則雖治平之世亦不可視君子如常人如必待有事然後思得君子而用之豈不晚哉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直解 惑是疑惑憂是憂患懼是恐懼孔子說人之不免於疑惑者凡以見理不明故也惟夫知者

平日把天下的道理都講究研窮明白透徹於心故事物之來其是非可否隱微曲折無不洞達分曉就是疑難的事情巧詐的言語也一毫眩亂他不得何惑之有人之不能無憂患者凡以私心爲累故也惟夫仁者克己復禮涵養純熟渾然天理之公絕無私欲之累故能順理安行心廣體胖外慕之念不萌憂戚之心自泯就是貧賤夷狄患難一切拂意之事臨於我前也安然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何憂之有人之不免於恐懼者凡以正氣不充不足以配道義故也惟夫勇者直養之氣至大至剛浩然塞於天地之間故能執守堅定不可屈撓遇事奮發果敢當行便行當斷便斷有始有終略無逡巡畏縮之意就是利害切身毀譽亂真也一毫推阻他不得何懼之有蓋智仁勇三者乃天下之達德學者之修己帝王之治天下國家皆本於此故智至於不惑然後足以照臨四海仁至於不憂然後足以并包九有勇至於不懼然後足

○存疑子曰。心慕吾道而志於學。是知所以求之也。可與共學矣。然或未能的見吾道之美。而勇往以從之。此猶未知所往。是未可與適道也。能勇往以從之矣。或不能不因物而遷。是未能固執而不變。未可與立也。學至于固執而不變。亦可矣。但守其常而已。至于事變之來。常道行不得處。或不能權其輕重之宜。出于常法之外。以通其變。則是未可與權也。學至于可權。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變。而周天下之用矣。○蒙引。可與共學。只是說可學。其寔未曾爲學也。適道又是學得正。○大全朱子曰。可與未可與。此只是大綱如此說。○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權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

說約合參

道理如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蒂時。便要去他。適爲所害。這裏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淺深。始得○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

以裁決萬幾。欲學爲帝王者。可不勉哉。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直解 可與。是說可與同爲此事。適字解做往字。適道。是向道而行。立。是有執持的意思。權。是稱錘。所以稱物之輕重者。學至乎聖人。則能隨時應變而不膠於一定。就如稱錘之稱物一般。所以謂之權。孔子說。人之造詣。各有高下。君子亦當隨其高下而與之。不可誣其所未至也。如人能有志向上。而不安於自棄。斯固可與共學矣。然學必以道爲準的。爲學而不知求道。則亦徒學而已。那初學的人。識見未定。能必其一心向道。而不爲他岐之所惑乎。故可與共學者。未可遽與之適道也。若能向道而行。不爲他岐所惑。斯固可與適道矣。然學以踐履爲寔地。必須躬行有得。纔能有所執持。那適道的人。執德未固。能必其卓然自守。不爲外誘之所奪乎。故可與適道者。未可遽與之立也。若能卓然自守。不爲外誘所奪。斯固可與立矣。然應事接物。都各有當然的道理。惟聖人一理渾然。汎應曲當。各適其輕重之宜。那能立的人。守而未化。能必其圓活變通。而適時措之宜乎。故可與立者。未可遽與之權也。夫道以達權爲極。學者固不容以躐等而進。而學必至於能權。然後可以裁制萬變。而爲學之成也。況人君一日萬幾。要使裁決區處。各得其當。尤不可不知權。然必平素講求。時常體認。使義理明白。識見融通。乃可以稱量事物之輕重。而無有差失。然則學問之功。豈可忽哉。

○序。逸詩有云。唐棣之華。偏然其反而。況我之于爾。豈不思乎。但爾所居之室。是遠而不可至。○大全新安陳氏曰。詞意無褻狎態。東坡以爲思賢之詩。亦或然也。

序。孔子借其詞而反之曰。詩旣云思。而復以遠爲患乎。自我言之。殆未之思也。夫天下之境。亦何遠而不可致之。有千古以上。萬里而外。一心之所通焉耳。○大全新安陳氏曰。詩謂爾思。以

說約合參

思其人。言于室字。知之。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此理言。理之所在。思則得之。何遠之有。不思則不得。始見其遠耳。○愚按夫子口中理字。亦不可硬塡。虛虛指點。更有味。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直解 唐棣。卽今之郁李。偏字當作翩字。翩翩然的。反字當作翻字。都是搖動的模樣。這四句詩。不在三百篇中。蓋孔子刪詩時。已去此一章。故謂之逸詩也。昔詩人託物起興說道。我觀唐棣之華。翩翩然搖動於春風扇和之時。因此感觸睹物懷人。豈不惟爾之思念乎。但所居之室。相去隔遠。不可得而見耳。夫詩人之所思者。固未知其所指何在。孔子遂借其詞而反之說道。天下之事。不患其難致。而患其不求。今詩之所言。旣云思之。而復以室遠爲患者。是殆未之思耳。若果有心以思之。則求之而卽得。欲之而卽至。夫何遠之有哉。如誠心以思賢。則雖在千古之前。萬里之遠。而精神之所感孚。自有潛通而寔會者。何病於時勢之相隔乎。如誠心以思道。則其理雖極其精微。至爲玄遠。而吾之心力旣到。自有豁然而貫通者。何病於扞格之難入乎。這是孔子借詩詞以勉人之意。乃人心至靈。思在於

○序孔子在鄉黨但見其言貌之間恂恂如也信實而溫恭未嘗以賢知相先似乎不能言語底人一般從父兄宗族之前有如此○大全慶源輔氏曰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之意大凡人纔信實則言自簡默況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

說約合參

纂大全胡氏其在宗廟朝廷則詳問禮法使可以議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拱遜之委折極言政事使上之所布者不悖于理下之所受者不被其害蓋便便然言之明辯但敬謹而不放爾其言貌不同又如此○麟士按似不能言句足恂恂句唯謹爾句足便便句皆是言貌合說也在廟詳問固本每事問然所謂每事問亦只初仕如此不成每來番去問箇不已晦翁亦辨之

善則爲善固不難思在於惡則爲惡亦甚易先人言哲人知幾成之於思學者又不可不審察於念慮之萌也。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直解 鄉黨一篇都是記孔子容貌威儀起居動靜之詳雖聖人之小德細行然亦可見其盛德之中有動容周旋自然中禮之妙矣這一章是記孔子處鄉黨在廟廷之容恂恂是信實之貌便便是詳辯門人記說吾夫子居鄉黨之間其容貌則恭敬誠恪略無文飾但見其恂恂然信實而已且謙卑遜順不欲以賢智先人却似不會說話的一般蓋鄉黨乃父兄宗族之所在與尊長相處的故恂恂然如此至於在宗廟與朝廷則便便然與人議論或禮節有該詳的則問之必審或事體有該商確的則辯之必明但言所當言當謹慎而不放肆爾蓋宗廟乃禮法之所在朝廷乃政事之所出

○纂存疑夫子在朝時君尚未視朝也夫子與下大夫與已平等者言可直遂則侃侃如當言則言正辭陳義無委曲也與上大夫尊于已者有不是處亦當諍但要顏色和婉則誾誾如若雖當言但要委曲從容言之也○麟士按朝字活看言夫子在朝也當一頓君未視朝自照下君在補入非止解朝字○王制大國三卿亦國三卿小國二卿皆下大夫五人陳氏曰天子六卿而大國三卿乃其統之屬也大夫士三卿之屬也則以下大夫視上大夫其不可直遂矣後方氏注云諸侯有上下大夫無中大夫而卿卽上大夫則謂

說約合參

有中大夫者自爲天子之制○周官冢宰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則天子有中下大夫而無上大夫纂大全慶源輔氏陳氏及君陳視朝在堂上也夫子極其恭敬則踧踖如而不能自寧也然威儀動容却又從容而恰合安適與與如也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踧踖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寧也○麟士按總註事上謂君也對君則皆爲下故曰接下然亦大槪之論不必拘拘

○纂大全慶源輔氏曾君召夫子使爲擯但見初承君命卽顏色之變勃如也容止之變躩如也心敬于中容自變于外也○辟聲同盤折意○朱子曰相禮儐擯傳言語不同

又與處鄉黨之時不同故言之不容不盡而辨之不容不明如此此聖人盛德之至故隨所處而皆合乎禮之中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直解 這一章是記孔子在朝之容侃侃是剛直誾誾是和悅中有持正的意思門人記說吾夫子在朝之時與衆大夫相接每視其位之尊卑以爲禮之隆殺如與下大夫言其勢分猶卑吾或可以直遂則當言卽言無所隱諱但見其侃侃如也若與上大夫言其體貌尊重言不可以徑情雖禮之所在持正不阿然每出之以從容之以和悅但見其誾誾如也蓋朝廷之上以爵爲序故雖直道而行亦必因人而施如此。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直解 君在是君上臨朝之時踧踖是恭敬不安的模樣與與是從容自在的意思夫子遇君在朝之時其心敬謹不敢一毫怠忽看他進退周旋却是踧踖不安的模樣但常人過於矜持未免失之拘迫夫子則從容和緩自然有威儀之可觀但見其與與然中適也蓋不惟可以見盛德之儀容亦可以知其事君之盡禮矣。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直解 這一章是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古者列國諸侯朝聘往來其相見之時都選平日禮儀習

序賓至門之際傳主命出傳賓命入拱揖其所與同立者或左其手或右其手則手動而身不動衣之前後稍如而整也○大全周禮介聊爲上擯大夫承擯士紹○擯賓介如命數主擯半謙也○禮疏云介各陳門外直闑西北向立介在君北東向西主出直闑東南西向立擯在主南並向西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主就揖他來辭不敢自許人求諸已恐以他事至讓也賓答擯末介次相傳使卿大夫相聘禮上介其君二等主君擯數如其君但至大門不出限南面立不傳命上擯請事入告君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必傳命者聘儀云于所尊弗敢質敬也○麟士謂子必爲次擯似拘左右手不過大槩語耳○又按擯介傳辭時不正東鄉不正西鄉常視賓主之前却得兩鄉之而已是此節

說約合參

正義

序主已延賓而入擯從其后趨入以有事張拱端好翼如也○大全慶源輔氏曰人疾走手易散臂易搖此所以造次不違

纂大全朱子勉齋黃氏相見畢賓退就從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紓君敬也自被命至禮畢動容周旋無不中節如此○麟士按金仁山曰此當時禮辭聘禮賓出賓私面于大夫公食大夫禮賓出皆再拜送賓皆不顧不回顧不易退之義故當時辭令送訓賓去爲不顧矣

○序夫子方入公門時敬慎之至鞠躬如也就如公門不能容其身者然

纂存疑爾雅按出入不由中門禮也若立是未出入之時常人多忽略而聖人獨不然避所尊

熟的人爲之擯相主謂之擯言其接待賓客也客謂之相言其輔相行禮也色勃如是顏色變動足躩如是步履盤旋門人記說吾夫子當君命有召使之爲擯迎接賓客此乃兩君交好大禮所繫故夫子一聞君命敬慎之至頓改常容觀其顏色則勃然變動不比下時之安和自如觀其步履則盤旋退避有似欲前進而不能的模樣這是承命之初其敬存如此者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占反○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直解 推手向前叫做揖所與立是同爲擯的人襜是整齊的模樣凡擯用三人有上擯有次擯有末擯賓主有命則遞傳以相達夫子此時適爲次擯則末擯上擯居乎身之左右矣故揖所與同爲擯者或揖左人傳命而出則以手向左或揖右人傳命而入則以手向右然手雖有左右而身則端整自如未嘗隨之而動但見其衣之前後襜如其齊整也

趨進翼如也。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直解 趨是疾走賓主相見之後主君延賓而入則爲擯者當入而有事夫子當疾趨而進之時張拱端好如鳥之展舒兩翼然這二節是行禮之時其敬有如此者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直解 君行禮既畢主君送賓以出賓方退出之際主君之敬未解夫子必復命於君說道賓已去不復回顧矣所以紓君之敬也這是禮畢之後其敬有如此者夫以爲擯一事自始至終動容周旋無不中禮非盛德之至其孰能之哉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也閾之所在過而履之近于輕佻而不恪聖人不然行以度也○是入公門時事○麟士按語類中門謂右扉之中然本文中字活○又云只是自外入右邊門邊乃君出入之所臣僕闔右遠出入○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士介拂棖闑中央豎短木碰門者棖門兩旁長木○出禮記闑東爲右主人右客在大夫士由右若以所從君不敢以賓敬主爾雅註門以向常爲正謂門外視內○由閾右非不中門正解只言蓋在右扉出入耳拂闑左是說不中門彼此兩義序夫子既至外朝過君門屏間宁立踧踖之位則如君在上其顏色勃如也其足躩如也其言語訥訥然似氣不足以出聲者○大全禮記曲禮下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

說約合參

曰朝依狀如屏風絳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綉爲斧文亦曰斧依○雙峰饒氏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門內屏外

序夫子既至內朝則攝衣前趨以升階至堂鞠躬如也其心敬氣肅深自屏藏似不息者○邢疏曲禮鄭註齊裳下緝也然則注衣謂裳也對衣則上曰衣下曰裳散則可通○大全趙氏曰古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使裳之齊去地尺則升階不躡之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閾于逼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

直解 這一章是記孔子在朝之容公門是朝門中門是當門而立履是踐閾是門限門人記說吾夫子趨朝之時一入公門便肅然起敬但見其曲身而行雖公門高大若似容不得他的模樣何其敬之至也其站立的去處必不敢當門之正中蓋恐當尊而失之倨也其行道的去處必不敢踐著門限蓋恐踰禮而失之肆也此時尙未面君而敬謹之心已無所不至矣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直解 位是人君所坐的虛位不足是不敢出聲夫

子既入內朝行過君之虛位就如君在上面的一般其顏色則勃然而變動其行步則躩然而盤旋其言語則訥訥然謹慎收斂如不能出聲者蓋去君漸近故其敬漸加與入門之初不同矣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咨○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直解 攝齊是兩手摳衣屏字解做藏字息是鼻息夫子既已面君而行朝禮乃兩手摳衣使之離地以防傾跌之患歷階升堂曲身而行不敢仰視其鼻息出入亦屏藏收斂恰似沒有鼻息的一般蓋愈近君則愈敬慎其視過位之時又不同矣

序夫子見君已畢由是下堂而出降級一等始稍舒其顏色及盡階而趨走就于下則翼如而端拱也復其朝班之位而立依舊踧踖而恭敬不寍也蓋自入以至出始終一于敬如此○大全勉齋黃氏曰此有五節一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麟士按出者總詞當一頓也

說約合參

○纂集解大全夫子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以申信則鞠躬如也如不勝其重之象執之平衡心與手齊高不至過揖低亦不至過授又其色勃然而變如臨戰而懼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踵踧踖狹數如有所緣物而不離夫地其敬愼如此○邢疏大宗伯云公執桓圭長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長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徑五寸○存疑鞠躬如不勝是一意上下二句又一意○麟士按此則如不勝足鞠躬意猶前如不容足鞠躬意也○又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此如揖如授者亦以魯諸侯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直解 等是階級。逞是舒放。怡怡是和悅。沒階是下盡階級。復位是復自己的朝班之位。夫子升堂見君行禮已畢出而降階一等則漸遠於君矣此時顏色纔稍稍舒放有怡怡然和悅之意然其敬君之心有終不能忘者但見其下階而趨則端拱如翼而手容之恭如故也復班之後猶踧踖不寍而身容之肅如故也豈以既遠於君而遂有怠忽之心乎夫臣子見君未有不敬畏者至於未見君之先而敬已至既見君之後而敬不忘此所以爲事君盡禮而非常人之所能及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勝平聲蹜色六反○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直解 這一章是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容。圭是諸侯的命圭所受於天子者也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不勝是力不能舉授是以物與人戰色是戰懼之色蹜蹜是行步促狹循是緣物門人記說夫子爲魯大夫時承君命以聘問鄰國其行禮之時執着國君的命圭曲身而行如其力有不能舉者有時舉手向上則如與人相揖者然而不失之太高有時俯手向下則如與人以物者然而不失之太卑其見於面者則勃然變動而有戰懼之色其見於步履者則舉

序既正行聘禮畢而後以君命獻禮物于鄰國之君但見夫子有和容色比聘時漸紓也○淺說聘則君之命非敬無以盡禮享則君之意非和無以通情○大全朱子曰命圭通信少間仍退還享是獻其圭璧琮璩非命圭也及幣與馬皆陳于庭故曰庭實小間別有物以獻所指矣但小間又自以私禮見鄰國之享則享畢又加和也○蒙引按朱子曰享禮及退又以物獻其卿大夫私覿亦及其大臣然此見于非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邢疏此一節爲君使聘問鄰國之禮容色添一容字佳○勉齋黃氏曰此章有三節

說約合參

執圭禮之正也享禮稍輕私覿又輕矣故容節不同如此

足促狹曳地而行譬如緣物一般蓋君之命圭乃國之大寶聖人之心極其敬愼故見於容色者如此。

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直解 凡聘問之後陳圭幣與馬之類以獻其君謂之享禮公享之後使臣又有私禮以見其君謂之私覿夫子既聘而行享獻之禮此正展盡情意之時故有至和之容色既享而用私禮以見於君所以將己之誠又與公禮不同故益愉愉然其和悅焉夫一聘禮之行也方執圭將享則致其敬而敬焉者所以盡聘問之禮及享與私覿則致其和而和焉者所以通聘問之情和敬兼至各當其可非聖人其孰能之。

○纂引當暑着絺綌單衣也必先着裏衣表絺綌而出之于外蓋暑服宜于輕淺而不宜見體也此暑服之制○備考此表絺綌在外也詩蒙彼縐絺縐絺在內也○麟士按詩展衣蒙縐絺

說約合參

○纂引君子不以紺與緅二色飾衣領緣蓋齊服用紺飾喪服用緅飾豈可以之飾常服也此常服飾領緣之制莫說非正色既非正色如何齊喪用之○邢疏檀弓註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緅爲飾緅淺絳色○大全朱子曰喪服飾絳不可曉此制度差異○思按揚者存也想謂深青上存以赤色也

纂引紅南方間色紫北方間色間色不正且近婦人女子故不服以私居此丈夫服飾之制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緅側由反○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紅紫不以爲褻服。**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直解 這一章是記孔子衣服之制君子就指孔子說紺是深青揚赤色即今之閃色也緅是絳色飾是領緣紅是淺紅色褻服是私居之服門人記說夫子以紺色爲之衣是齊服之飾緅乃練服之飾二色以爲領緣服各有定制如常服則不用紺緅之飾用之則恐與喪祭無別也私居之服乃不用紅紫二色則蓋正色有五紅紫皆間色不正用之則恐以似而亂眞也其致謹於服色之辨如此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袗之忍反○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表而出之謂

說約合纂

服體服通義許曰古之服爲絺爲衣綌爲裳亦貴賤之等則詩言縐絺而不及綌有以也○又之常服必表惟子然也。戶冬有裘羔裘制服用緇衣衣以裼之麑裘聘享之服則用素衣以裼之狐裘祭服則用黃衣以裼之取相稱也○邢疏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其素衣麑裘則視朝之服卿大夫士皆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也故狐裘大蜡之祭服也蜡以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存疑禮喪服不入公門鄭註必當裼也○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麟士按曲禮註古人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冬有裘夏有葛其外皆有裼衣○折衷此皆公服故上服衣裘服以別之居裘則加長以取溫而稱知右袂皆從其宜也。

說約合纂

序齊宿致潔必制爲寢衣長一身又加半焉以覆足也○此條從程入下章

纂大全厚齋馮氏出以輕裘爲便若居不厭溫則取狐貉之皮毛深厚者以爲常服○麟士按此上二條冬服之制

達說居喪之時去文就簡非所宜佩若已免喪乃去凶即吉之時也必玉以象德器以備用無所不佩爲此佩服之謹也○大全覺齋蔡氏曰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此明去喪則佩○麟士按集解孔去除也除是居喪然疑重在必佩還遠說佳

纂大全朝祭之服取其方正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爲小故于兩旁爲襞積若非正服之帷裳

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麑研奚反○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直解 袗字解做單字絺綌都是葛布精者爲絺粗者爲綌表是外見緇是黑色羔是黑羊皮麑是白色的小鹿夫子當暑月則衣葛或精而爲絺或粗而爲綌皆單服之然必先著裏衣表而出之於外蓋不欲其見體而近於褻也當冬月則衣裘裘必有衣而裼之衣則以黑色之衣以裼夫黑羊之裘白色之衣則以裼夫白鹿之裘黃色之衣則以裼夫黃狐之裘蓋取其色之相稱也其致詳於葛裘之制如此。

褻裘長。短右袂。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上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

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直解 褻裘是私居之裘袂是袖寢衣是臥時所著之衣夫子私居之裘其制則長取其溫燠然必短其右袂蓋作事常用右手取其便於動也至於齋戒之時既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必別有寢衣其制則周身之外加長有一半使其可以覆足也其長短各適於用如此。

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觽礪之屬亦皆佩也。**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直解 狐貉是二獸名其皮可以爲裘居是私居佩是佩玉朝祭之服其下裳皆用正幅如帷幔一

則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之縫要必殺于下齊者一半也○襞積即今衣褶也○淺說必殺者亦不妄費也○麟士按深衣裳十二幅交割裁之不似今製

纂大全羔裘玄冠朝服玄冠祭服用之吉故不以弔弔必變服稱其情也○折衷吉讓弔喪之服制○麟士按曲禮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故知此等皆非汎論也

折衷每月之朔必朝服以朝于君若不以致仕而廢臣禮也○服衣冠甚恭之總名○言謹見君之服制○總見夫子衣服之制或有所制必爲或有所不爲無不合于禮者

說約合纂

○纂折衷齋必沐浴取其潔也若仍褻服幾于汚矣故浴竟必有明衣以著之而衣則布素○麟士按布亦必麻爲之也○集註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麟士按寢衣孔註今之被也然集註云不可解衣而寢則別有其制或事以創起禮家不載矣

纂集解孔齋之日必食改常饌居易常處所以敬也○麟士按莊子註葷辛菜說文臭菜氣不潔也許于浴言非必如釋氏斷內○總註致潔謂明衣寢衣變常謂變食遷坐以盡敬總示之變

○纂達說夫子于食則不厭其精于膾則不厭其細食之益于人者聖人所不去也○備考註

般叫做帷裳殺是斜裁的衣縫夫子私居之裘則用狐貉爲之以其毛深溫厚可以禦寒而適體也居喪不用佩若既除喪則凡當佩者皆佩之蓋古人凡用物皆佩之於身如玉與刀觽之類夫子居喪則解佩以示變除喪乃佩之也朝祭之服其下裳則用正幅如帷裳有襞積而無殺縫若非朝祭之服不用帷裳則有殺縫其上窄下寬取其省約而不妄費也其豐儉各有所宜如此。

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直解 玄是黑色吉月是每月朔日夫子見人有喪則變服以往弔若羔裘玄冠乃是吉服必不用之以弔喪所以致其哀也夫子當致仕之時雖已不在其位至於每月朔日猶必衣朝服以朝見魯君所以致其敬也其謹於吉凶之禮如此。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直解 這一章是記孔子謹齊之事明衣是潔淨的衣服變食是變其常日之食遷坐是移其常處之地門人記說夫子將爲祭祀而齋戒沐浴既畢必更明衣而衣以布爲之不但內志精明而且外體之純潔也至於齋之所食必變其常不飲酒不茹葷以致其誠也其居止必遷其常處不在平日常處之處蓋潔淨以致其敬也聖人祭神如在故其謹於齋戒如此。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也

精訓纂糳與糳同說文云糲米一斛舂九斗為糳釋名云舂八斗精米也精糳久異〇禮大傳云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麕為辟雞兎為宛脾皆聶而切之〇麟士按前則古以十斗為斛毛本作揲又作牒肉則注細縷切者為膾大片切者為軒

蒙大全達說食傷于熱濕而又或傷而味變不食魚餒于肉而肉敗于外不食不但既敗而色變而惡臭變而惡不食失人事烹飪之宜不食凡物未時未是不食食之傷于人者聖人不取也〇大全吳氏曰色惡臭惡腐而未敗〇達說只依註未敗而亦無傷大但生熟而言要亦生而不熟〇麟士按備者[illegible]說一飯食過熟而之失飪又不同

說約合參

吳大全雙峰饒氏夫子凡物必以正若割肉不方正不食飲食各有所宜醬之為品非一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其物時用其醬皆有宜八不足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不備食之亦必有害不食〇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而言〇禮記內則[illegible]醬[illegible]魚卵醬[illegible]鄭氏謂為鯤魚子也以魚子為醬[illegible]醢醬芥醬麋腥醢醬〇朱子曰醬非今所謂醬如肉則中數般隨其所用而不同

纂大全北山陳氏應輔氏人得穀氣以生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夫子不使多勝食氣以食氣者發生之理當然也酒以為人合歡而人之飲量各有不同也故不預為之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德亂氣此亦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一端〇

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直解 這一章是記孔子飲食之節。食是飯米舂的熟叫做精，膾是魚肉之細切者。門人記說吾夫子日用飲食，雖未嘗必求精美，然於飯則不厭其精，於膾則不厭其細。蓋食精膾細，皆足以養人，故不嫌於過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食饐之食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直解 飯傷於熱濕叫做饐，餲是味變，餒是爛，敗是腐。色惡臭惡，是顏色氣味變動者。飪是烹調生熟之節。不時是五穀果實不該成熟之時。夫子

四書集註直解　卷八　鄉黨　三

於飯若傷於熱濕而味變者，魚餒爛而肉腐敗者，則不食。物雖未敗而顏色已變者亦不食，氣味已變者亦不食。失其烹調生熟之節者不食。五穀果實之類，尚未成熟，氣味不全者不食。蓋以上數者，食之皆足以傷生，故夫子謹之。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直解 割是切肉。量是限量。亂是醉亂。夫子食肉，必須方正，若割切不方正者，則不食之。凡食物用醬，各有所宜，若不得其醬者，則不食之。至於肉，雖多然不使之勝乎食氣，蓋食以穀為主，以肉為輔，若肉勝食氣，則滋味太厚，反失養生之道，故必節之而不多也。有事而飲酒，則不為限量，但取其浹洽而已，而不至於醉亂，蓋酒雖為人合歡，若飲之太多，則既能昏性而喪德，又能致疾而傷生，故必節之而不過也。

麟士按達說或為賓為主務要與人盡情故不可為限量言只飲若干此以常情體之自明也且臨意大段重不及亂亦不甚重無量無量與上雖多對不及亂與上不使勝食氣對總明飲食之節耳〇人或可以飲百杯無故限定我今日只飲五十杯未免乖戾不近于人情或平素只可飲四五杯慬然命醉賓主浹洽亦自為無量也故知此等初非貪饕沈湎之說

蒙引沽不自作未必精潔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凡沽者不食〇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並言之耳

大全本草云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故每食不撤〇蒙解凡食不太多而過飽〇麟士按此條諸家俱不承薑說〇

序助祭于公所得胙肉不待隔宿即以頒人不留神惠也自祭

說約合參

于家之肉不出三日分賜于人蓋出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矣是褻神之餘也〇蒙引出三日則不食之矣此記者推夫子之意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直解 沽是買。脯是乾肉。門人又說，夫子於沽來之酒、市買之脯，恐不精潔，或至傷人，故皆不食。惟薑能通神明，去穢惡，故每食常設，未嘗撤去。然適可而止，亦未嘗多食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四書集註直解　卷八　鄉黨　語

直解 夫子當助祭於公庭，所得的胙肉，即以頒賜，不待經宿，蓋重神惠而尊君賜，故不敢遲至於三日。家之祭肉，雖可少緩，未能當日分賜，然亦不過三日，皆以頒之於人。若過三日，則肉敗而人不食之，是褻神之餘矣，故亦不久留也。

邢疏方食不語語則口中可惜寢息宜靜故不言〇大全朱子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即其事而言之〇愚按范註道理極正大須全最宜熟玩

纂大全朱子夫子每食雖疏食菜羹之薄者亦必祭祭必齋如蓋無不祭之食無不敬之祭也〇新安陳氏曰瓜字本齊論然瓜即菜意重作必為是〇古席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

地而坐，置豆于地，故置祭物于豆閒之地。○麟士按曲禮註，古人祭酒于地，祭食于豆閒，有板盛之，卒食撤去。○疏食，粗飯也，或作蔬食，誤。

說約合纂 ○席，夫子隨在必以正，若席或偏向不正則不坐，雖小不苟也。

○纂大全慶源輔氏：鄉人相與飲酒，年老而杖者出，夫子斯出矣，不敢先，亦不敢後。蓋鄉黨尙齒，故其出視老者爲節也。○禮王制：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麟士按此鄉人飲酒，與鄉飲酒禮無涉，世誤入耳。

纂蒙引：鄉人非士大夫也，儺非大祭之禮也，夫子以爲爲我而儺，我則主人，不可慢也，于是朝服而立于東階之位以待之，致誠敬也。○朝服乃當時有官者之常服，非如今制之大慶賀朝

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直解 語是答述，言是自言。疏是麤。祭是當食之時，每品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蓋古禮也。齊如是嚴敬的模樣。夫子當食之時，不與人語。蓋人喉中有食、氣二管：食管以納飲食，氣管以出氣音。當食而語，則氣管爲食所礙，或致哽噎之患，故愼之也。當寢之時，不自發言。蓋人之臟腑虛懸，然後辭氣之發出而無窒。當寢而言，或致損氣，故亦愼之也。其食也，雖是粗飯菜湯，亦必每種各出少許，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其祭雖小，亦必齊如其嚴敬，有若神明在上者焉。這都是聖人飲食之節，無不中禮者如此。蓋不止於養身，而亦所以養德。學者能隨事而體察焉，固莫非道之所在也。

○**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直解 席是坐席。古人皆席地而坐。門人記說，夫子心存至正，事事都整齊嚴肅。如設席也要端正，若少有不正，則不肯就坐也。觀其一坐之不苟，而其出入起居之無不正可知矣。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直解 這一章是記孔子居鄉之事。杖者是年老的人。古人六十歲以上則用杖，以出入以其血氣既衰，必用扶持故也。門人記說，夫子居鄉之時，或與鄉人宴會飲酒，其中有年老的人，必加尊敬。宴畢之後，老者既出，夫子卽隨之而出。未出固不敢先，既出亦不敢後也。蓋鄉黨尙齒，長幼有序，故夫子之恭謹如此。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

服也。○麟士云：或只如今人言公服也。○鄉人儺，爲孔子儺故也。然只鄉人儺三字已見大意。○上條鄉人飲酒句，亦當說有聖人在內也。○大全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備考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謂之大儺者，下及民庶皆得儺也。

○纂大全朱子：遣使人問于他邦，則從後拜而送之，此禮也。○慶源輔氏曰：使者所以將我之命往見其人，拜而送之，則如親見其人，不以遠而廢敬也。○序康子使人饋夫子以藥，止拜而受之，以直告曰：丘未達藥之所宜，故不敢先嘗耳，致誠敬也。○大全朱子：古者賜之車則

說約合纂 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之。

○纂集解大全：孔子之家廏焚，子方自君之朝退而來歸，始聞之時，卽問曰：傷人乎？而不問馬，未暇及也，亦重人賤畜意也。○邢疏：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備考家禮：孔子爲大司寇，國廏焚，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意也，吾爲有司，故拜之。孔穎達疏云：此孔子私廏，若國廏則路馬亦重矣。問人後，獨不可問馬乎？

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直解 儺是古人逐疫之禮。周禮方相氏主索疫鬼而驅逐之。季冬之月，則命有司大儺，以驅除鬼祟而迎納吉祥也。阼階是主階。夫子居家，遇鄉人行大儺之禮，此時鄉俗皆欲驅逐鬼邪，恐家中先祖五祀之神或致驚動，乃致其誠敬，穿着朝服，立於主階之上，使之依已而安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直解 這一章是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康子是魯大夫季康子。達是通曉。門人記說，夫子交人，一出於至誠而不欺。如所交的人在於他邦，遣使去問候他，使者臨行，則必從後再拜而送之，如親見其人一般，不以其在遠而廢敬也。季康子曾饋之以藥，夫子因尊者有賜，則拜而受之。又對來使說：丘未曉此藥所用何品，所療何病，不敢嘗也。蓋藥有未達，自不可嘗，然受而不飲，則又虛人之賜，故直以不敢嘗告之。聖人交人，無往而非誠意之所流通如此。

○**廏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直解 廏是馬房。焚是燒。門人記說，夫子養馬之廏爲火所焚。夫子退朝，聞之，卽問說：火得無傷人乎？不復問馬。是非不愛馬也，心切於愛人，故不暇問馬耳。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而倉卒之際，尤見聖人用愛之真心也。

○纂夫子事君盡禮如君或賜之以熟食則必正其席而一一先嘗之如對君焉君或賜以生腥之肉必熟之而薦于祖考以榮君賜焉君或賜之以生牲必畜養之以待祭祀之用以仁君之所惠焉○或問不正不坐豈必賜食而後正之朱子曰至此又正以爲禮也曲禮主人請入爲席矣賓既升又跪正席敬慎之至耳○雙峰饒氏曰賜食當先奉親了先嘗時己孤也

席夫子侍君之側而君或賜之食時君祭先代造食者則已但先飯若爲君嘗食者然○邢疏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

說約合叅

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始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是非客之禮也○大全南軒張氏曰必先飯者以食爲先也○麟士按註引周禮固以証先飯然據許氏此天子之禮而孔子侍諸侯之食則亦非正解也○彼周禮自明膳夫之事而此條自言事君之禮即註亦云若之而非與嘗食云爾

纂集解包大全南軒張氏夫子疾君來視之則遷處南牖之下東首加朝服拖以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雖不能興不忘恭也○問視疾方東首常時首在那邊朱子曰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亦有隨意臥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可見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直解 這一章是記孔子事君之禮。腥。是生肉。薦。是獻於祖考。畜。是養。門人記說。夫子爲大夫時。曾君或賜之以食。則儼然如對君上。必正席致敬而先嘗之。然後頒之於人。所以尊君之賜也。君或賜之以生肉。則必烹調使熟而薦之於祖考。不敢私以爲食。所以榮君之賜也。君或賜之以生物。如羊豕之類。則必畜之於家。無故不敢輕殺。所以仁君之賜也。其受賜之盡禮如此。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八 鄉黨 三七

直解 侍食。是賜食於君側。飯。即是食。夫子或侍君側而賜之以食。則其心尤加敬慎。君若以祭而置品物于豆間。則已不待君食而先食。恰似爲君嘗食的一般。蓋每食必祭者。禮之常。然食於君前。則不敢以客禮自處。況君已先祭。自當統於所尊。此夫子所以不祭也。爲君嘗食者。膳夫之職。然敬君之至。則不嫌以膳夫自居。此夫子所以先飯也。其侍食之盡禮如此。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直解 東首。是首在東。拖字解做引字。紳是大帶。夫子時或寢疾。會君臨視之於家。則首必居東。以受生氣。此時臥病不能著衣束帶。則必加朝服以於其身。又引大帶於其上。蓋不敢以褻服見君也。其敬君之至。不以疾而廢禮如此。

序君有事以命召之則不待駕並而先行矣急君命也○麟士按玉藻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註官謂朝廷治事處也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故云屨在外遠故云車

○纂大全胡氏朋友死而無族屬旁親以主其喪是無所歸也子曰此皆于我乎殯之○此節獨記曰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吳氏曰于堂曰殯于野曰葬殷人殯于兩楹周人殯于西階此蓋館於子者而就殯耳檀弓夫子曰生于我乎館死于我乎殯

說約合叅

序朋友之饋我者雖車馬之重非祭肉此皆受之而不拜○邢疏此輕財重祭之禮也○麟士云大意只重車馬不拜祭肉取相形說耳

○纂大全厚齋馮氏寢所以休息易于放肆致氣散而神不聚夫子不尸居所以自如必事乎儀容則體拘而神不舒夫子不容○慶源輔氏曰聖人德盛仁熟雖寢與居自有常則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直解 俟。是待。駕。是以馬駕車。夫子爲大夫時。或君有命召之。則其心急於趨命。即時徒步而往。不待既駕而後行也。其敬君之命。不敢以勞而廢禮如此。蓋春秋之世。君臣之義不明。至於儀節簡略。名分倒置。反以盡禮爲諂。孔子傷之。故雖纖悉委曲。無所不用其誠敬。非獨明事君之義。亦以維衰世之風也。

○入太廟。每事問。重出。○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直解 這一節。是記孔子交朋友之義。門人記說。朋

四書集註直解 卷八 鄉黨 三八

友五倫之一。遇死喪而能收之。人情所難也。夫子於朋友不幸而死。別無親屬可以依歸者。即自任說。當於我而殯殮之。蓋不忍其暴棄而轉於溝壑也。至若朋友有通財之義。常情鮮有不以物爲輕重者。夫子於朋友所饋之物。雖是車馬之重。若非祭祀的胙肉。則亦直受而不拜。蓋必祭肉然後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非車馬所得比也。此可見聖人之交朋友。一於道義。義所當殯而殯。不以凶爲嫌。義所不當拜而不拜。不以財爲重也。

○寢不尸。居不容。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直解 這一章是記孔子容貌不變於平時之事。尸。是偃臥如尸。居。是私居。容。是容儀。門人記說。夫子心存莊敬。無一毫怠惰之氣。雖寢處之時。亦

序子見服齊衰者雖親狎之人必爲改變其常容見冕者與瞽者雖在燕褻之地亦必相加以禮貌蓋哀喪尊爵矜不成人心之自然而然也○大全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素相親比者也

序夫子在車時遇凶服者則式之哀喪也有負持邦國圖籍者過必式之重民數也○白雲許氏曰古者車皆立乘駟馬車馳難于立是故于車上高五尺五寸橫一木謂之較伏之而立或過有所敬則當彎身故高三尺又橫一木在較下謂之軾有敬則俯身憑之惟尸與婦人則坐乘○大全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男子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

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纂大全慶源輔氏曰人有設盛饌以進者子必改容而起以致敬也○新安陳氏曰若不敢當也怡然當之則爲不敬不知禮矣

序天有迅雷烈風以作于上子必改常容敬天之怒也○大全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于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于國士庶人當自察于身恐懼修省何可已哉

○序夫子當升車之初必正立以執綏而升焉蓋以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也○麟士按總註記孔子升車之容則正立執綏已指在車時非但言方升也升字疑如登乘之義洗虹野謂初時未及坐者彼不知乘車皆立耳且以執綏指初升則立字亦頗礙升字尤不足據○禮書云綏車中把也曲禮少儀君綏曰

自收斂未嘗偃臥如尸也承祭見賓乃修容儀如私居之時則申申夭夭安舒自在而不爲容儀也蓋寢而尸則過於肆居而容則過於拘夫子不然所以爲有道之氣象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直解 狎是平素親近的人變是變色褻是私見貌是禮貌夫子見有喪而服齊衰的人與無目的人雖素所親狎必變色以待之見冠冕有爵的人與無目的人雖私居燕見必加之以禮貌蓋有喪之人人所當哀憐有爵之人人所當尊敬無目之人人每因其不見而忽之不加禮貌而聖人待之各中其節如此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直解 凶服是喪服古人乘車時偶有所敬則俯而憑於車前之橫木這叫做式版是戶口人民的版籍如今之黃冊一般夫子或在車中見有穿著凶服的便惻然不忍而爲之式亦所以哀有喪也見有負著版籍的便肅然起敬而爲之式蓋所以重民數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直解 盛饌是肴饌豐盛作是起迅是疾烈是猛夫子當宴享之時見主人肴饌豐盛則必變色而起以致其敬蓋饌爲己設所以答其禮也遇有疾雷猛風則必變色改容惕然恐懼蓋畏天之威不敢遊豫也夫聖人一動容之間皆各有攸

良綏僕有綏曰試綏散綏此綏之等也君子之登車也受綏其既登也止立執綏及致敬然後附而立焉正立執綏所以備墜耳曲禮云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註貳副也綏登車索正綏擬君之升副綏擬僕右之升又云君出就車則僕並轡授綏註謂以六轡及策並置一手中以一空手取正綏授與君令登車也記又云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僕者降等則受註降等士于大夫之類不但臣與君爲然也則孔子嘗從大夫禮固當耳又人臣習儀之節朝服居左自馭以行不敢使車右以綏授也亦見曲禮註則執綏亦以爲馭不但上車獨可信也○頗重正字不甚重立字執綏字○愚按麟士說証引歷歷然照下節車中二字即如註作初升未嘗不安立者立于車下執綏以

升于車上立字亦未嘗礙升字如所引僕人授綏云云亦未嘗不是初升也

序夫子既在車中時首不回顧口不疾言手不親指既不失容又不惑人也○集解包曰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較○曲禮云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註立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大全新安陳氏曰大夫得乘車觀瞻所係夫子謹之非勉而能蓋動容周旋自中于禮其見于乘車者如此

○序見人之顏色不善斯見幾而舉矣必回翔審視而後下集

纂大全新安陳氏夫子見雉如此曰此山橋邊之雌雉信得其時哉信得其時哉蓋謂時當飛而飛時當下而下皆合宜也子路不悟以爲時物取雉供之夫子不食三嗅而起聖人寬洪不直拒人也雉一翕耳去就猶得

當如此至如負版必式則知邦本之當重風雷必變則知天威之當畏尤治道君德所關者不可以爲細事而忽之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直解 這一章是記孔子升車之容綏是六轡之總索內顧是迴看疾是急遽親指是以手指物門人記說升車者必立而執綏但人情容易忽略或至偏倚若夫子之升車亦必莊敬嚴肅正立執綏而無所偏倚焉其在車中則瞻視有常不回頭顧看言語必慎不急遽發言手容必恭不以手指物蓋三者不但失己之容儀且足以惑人之視聽故夫子謹之如此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直解 舉是飛起翔是回翔集是棲止山梁是山脊雉是野雞時是飲啄得時共是向嗅字古文作戛字是雉鳴之聲門人記說鳥之爲物但見人顏色不善將欲取之則飛而遠去必回翔審視擇可止之地而後集焉蓋雖蠢然無知之物而猶能見幾知止如此昔孔子偶見山脊上有個

其時如此君子之去就何可不得其時哉○色舉翔集即謂雉也若移山梁雌雉句冠于章首則詞意尤明矣○麟士按不食事合鄉黨故晁劉說未定邢氏解見註疏雖未雅而在前也○愚按首二句指雉不當著凡鳥字又不可徑講雉則當歸空懸議宗緊注下文字靈奇

說約合參

雌雉因嘆說這山梁之雌雉時哉時哉言其時飲而飲時啄而啄能適其性之自然也此時子路在側共而向之若有取之之意雉乃三嗅而起焉此正色斯舉矣之一證也故人必見幾而作如鳥之見色而舉審擇所處如鳥之翔而後集則去就不失其正而有合於時中之道矣不然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記者之深意也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上論語卷之八終

吳郡 顧夢麟麟士 楊彝子常 輯
蒲陽 劉曰珩上玉 訂

纂語類子曰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是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禮樂只是一箇禮樂用得自不同如先進之於禮樂有文有質今但見其朴陋而以爲野人也後進之於禮樂文過乎質今反見其彬彬而以爲君子也則時人之所尚可知矣○通義所以知野人君子爲當時之言也蓋下

說約合參

文如字斡轉吾字提起則知上文爲今時之言也○麟士按程註雖云述時人之言亦槩括大意於野人君子四字討寔落耳上兩句仍是正說非必一節俱時人語也

序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如用之則吾雅有從先進耳不敢避野人之譏也○麟士按如即若也猶云若我之用之則不然○折衷云則字有斷然不惑時議意夫子憲章文武夢寐周公從先進便是從文武周公也○語類孔子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只是從周之前輩若答顏子爲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論語卷之九

太嶽 張居正 著

巖叟 顧宗孟 閱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直解 先進後進譬如說前輩後輩禮樂不專是儀節聲容凡人之言動交際與施之政治者但敬處都是禮和處都是樂野人是村野的人言其樸陋也君子是賢士大夫之美稱用之如用禮樂孔子說禮樂貴於得中但世道既殊而人之習尚亦異由今日觀之前輩之於禮樂專尚簡質不事浮華乃恂恂然却似郊外野人的模樣何其樸也後輩之於禮樂威儀習熟文采可觀彬彬然若似賢人君子的氣象何其美也今時之人固皆不願爲君子而不屑爲野人也若我之用禮樂則不然蓋前輩的人存心湻厚行事質實與浮薄虛夸的不同我今但欲反薄歸厚斂華就實一一依著前輩的規模雖目野人之名有所不恤也蓋周末文勝古道寖薄孔子傷今思古欲損過以就中故其言如此其後漢儒董仲舒勸武帝損周之文用夏之忠亦是此意故人君之治天下若能因時救弊返樸還湻行政

○序子曰我嘗厄於陳蔡諸弟子相從者多人今皆不及門也吾能忘患難時哉○不及門或仕或歸或死也○麟士按夫子時因不對問陳去衛如陳遂入蔡陳蔡連界而近楚楚昭王聘夫子陳蔡大夫恐其能伯楚國發兵圍之絕粮七日弟子多與其難相從不舍

○序弟子以夫子之言因而記其人謂當時從陳蔡有踐履篤寔長於德行者則顏淵閔子騫

說約合參

冉伯牛仲弓也有應對明敏長於言語者則宰我子貢也有才識疏通長于政事者則冉有季路也有聞見博洽長于文學者則子游子夏也○麟士見得其賢如此宜乎在難而有絃歌之樂居安而切思慕之情也○大全問何以知為弟子所記朱子曰吳氏例云凡稱名者夫子之詞或弟子師前相謂之詞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詞或弟子門人之詞○麟士又按史記冉求字子有仲由字子路家語一字季路然業引又云後為季氏宰因稱季路左氏傳又曰季子云

○眉纂湊說子曰羣弟子問辨之間嘗有發吾之未發而得其助矣若回也則非有助于我者

則執本實而不為虛文用人則重老成而不取浮薄庶幾先進之風可返而先王之治可復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夫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直解 從是隨從陳蔡是二國名昔楚昭王聘孔子欲委之以國政孔子往應其聘行到陳蔡二國之間那時二國大夫謀說楚用孔子必然強大不利於我小國不如阻絕了他乃發兵圍困孔子至有絕糧之厄其後孔子還歸魯國追思前事因發歎說我當初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我者至於今日或散之四方或出仕他國不但有隱顯之異亦且有存沒之殊皆不在吾門矣蓋以其相從於患難之中故念之而不忘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直解 顏淵以下十人都是孔子弟子門人因孔子追思陳蔡諸賢遂詳記之說道當時從夫子於陳蔡者都是師門高弟各有所長有踐履篤實長於德行的是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有應對明敏長於言語的是宰我子貢有才識疏通長於政事的是冉有季路有聞見博洽長於文學的是子游子夏此皆平時受教於門墻相從於患難者也然觀此四科之目則夫子之因材造就亦可見矣使得邦家而治之則隨材授任必有可觀惜乎其終不遇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我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也但見其凡于吾之所言惟無所不說從而已耳無有疑無有問又安得有助哉夫子蓋深喜之而詞若慽焉如此○愚按此章以助我句為主下句正其非助我處作文一直順講下

直解 助我是有益於我譬如幫助的一般說是喜悅孔子說吾門弟子於問辨之際常有發吾之所未發者是有助於我矣若顏回則非助我者何也人必疑而後有所問問而後有所發回也於凡吾之所言無不契合於心欣然領受無疑矣既無所疑自無所問又安得有助於我哉蓋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融有非羣弟子所可及者夫子蓋深喜之故抑揚其詞以稱之如此

○序子曰百行莫大于孝孝哉其閔子騫乎外人稱之不間于其父母昆弟稱之之言蓋其實行孚乎中外眞純孝也○大全吳氏曰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

說約合參

此或集語者之誤○麟士按胡註語氣本連處人倫之變似多了一折可以不用且稱人之孝而先不滿其父母或亦非閔子所樂聞也

○序白圭謹言之詩也南容日三復之加意謹言之君子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邢疏此即有道不廢無道免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間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言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直解 閔子騫是孔子弟子閔損字子騫昆弟是兄弟孔子說百行莫大乎孝然而能盡孝道者鮮矣以今觀之孝哉其閔子騫乎蓋凡人之孝見稱於父母兄弟者有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而外人未必以為然也今閔子騫之孝不獨父母兄弟稱之而外人亦皆稱之初無異於其父母兄弟之言使非孝友之實積於中而著於外何以得此乎此閔子騫所以為純孝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朱季康子問弟子中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眞能好學人也然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弟子中則亡其人惜哉○麟士按此章照下諸章只是惜顏子耳范註不必

直解 南容是孔子弟子三復是再三反復佩服不忘之意白圭是詩經篇中的說話其詩說白圭若玷缺了尙可磨得若言語差了則不可追悔矣乃是要謹言的意思子是女子妻是爲之妻門人記說南容之爲人常再三反復佩服白圭之詩而不忘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夫惟君子爲能謹言南容之欲謹言如此可謂君子矣故孔子以兄之女而爲之妻蓋擇配而取其賢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直解 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然大意則一錄其書而未之解也

○朱顏淵死家貧無椁其父顏路不忍乃請夫子所乘之車賣之以買椁

說約合叅

朱夫子以義止之曰子或有才不才以父視之則各謂之子其椁一也昔鯉雖才不及淵亦吾之子其死時亦只有棺而無椁吾未嘗徒行而舍車以爲之椁何也以吾嘗從大夫之後朝廷體統所在不可徒行也蓋葬可以無椁非吝也○邢疏按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回三十二而卒則孔子年七十一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皆非在大夫位時杜預曰嘗爲大夫而去故言後也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是步行謂之徒行○麟士按年譜孔子十九娶夫人亓官氏二十伯魚生六十六歲亓官氏卒六十七歲伯魚母死則伯魚庶出也故宰予稱夫子妻不服宋妾不衣帛○又年譜六十九歲伯魚卒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尙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强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直解 顏路是顏淵之父椁是外棺鯉是孔子之子孔鯉徒行是步行孔子嘗爲大夫與聞國政其曰從大夫之後是謙詞昔顏淵死其父顏路以其貧不能具葬乃請孔子所乘之車欲賣之以買棺孔子答說人之生子雖有賢愚不等然以其父視之都謂之子其恩愛之情初未嘗異也孔鯉固不及顏淵之才然亦吾之子耳當初死時也只有棺而無椁吾未嘗徒步而行爲之賣車買椁豈吾愛子之情獨異於汝乎蓋以吾嘗受命魯君從大夫之後體統所在不當舍車而徒行故也昔吾旣不爲孔鯉而舍車今豈得爲顏淵而舍車乎夫顏淵死孔子至有喪予之歎豈吝一車而不以周之乎蓋義有所不可故耳此可以觀聖人之用情矣

○指淺說顏淵死子傷之曰噫吾之道寔賴顏淵以傳今顏淵死則吾之身雖存而吾之道已無傳矣是天之喪予也是天之喪予也重言以致其嘆息如此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直解 噫是傷痛聲昔者顏淵死夫子傷痛歎息說道吾之道實賴顏回以傳今顏回死則吾身雖存而道以無傳就如喪了的一般是天之喪予也是天之喪予也重言以發嘆蓋深惜之也

說約合叅

○纂顏淵死子哭之至于慟衆弟子曰子慟矣欲其節哀也朱是時夫子哀傷之至不自知乃訝曰吾果有慟乎纂邢疏子曰吾非于夫人哭之爲慟而更于誰人爲慟乎明淵非他人比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慟哀過也曰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夫音扶爲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直解 慟是哀之過夫人是說此人即指顏淵也昔顏淵死夫子哭之而過於哀門人之從夫子者說夫子之哭慟矣欲其節哀也是時夫子哀傷之至不自知乃問說果有慟乎即有慟也乃亦理所宜然者吾非爲此人慟而更爲誰人慟乎明其哭顏淵非他人比也

○纂邢疏顏淵死淵之門人以其師有賢行欲豐厚其禮以葬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

之子止之曰不可喪具稱家貧而從厚非理也○鱗士按如此則與子路使門人爲臣意正略同耳

邢疏門人初咨孔子孔子不聽門人故違孔子而卒厚葬之○大全蓋顏路聽之者蓋疑詞以請車爲椁知之

增纂說夫子責之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一言一動惟吾言是從自少至壯一唯吾身是依恩義兼盡矣今我之予回不得視猶子也蓋吾向之葬鯉棺衾得宜今之葬回棺衾多不循禮未有以安我之心然非我所爲也夫門人二三子爲之也是其所以使回不得以安心于地下者責議有所歸矣○勉齋黃氏曰喪予之嘆有慟之哀非厚于顏子也爲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于顏子也爲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

○說約合參

○邢疏子路問承事鬼神其理何如子曰生人尚未能事之況死者之鬼神安能事之又問人之若死其事何如子曰汝尚未知生時之事則安知死後乎皆所以抑止子路也○大全新安陳氏曰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則爲有序未能事人而欲事神未知生而先欲知死則爲躐等○朱子曰人自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卽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缺須盡得這道理到那死時乃知生理已盡亦安于死而無愧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是也○鱗士按朱子說較寔落但說非原始而知所以生者是氣之聚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者是氣之散何無味也然而邢氏九蘊藉註疏之妙盡全在此等矣

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門人厚葬之。蓋顏路聽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直解 門人是孔門弟子。二三子卽指門人說。昔顏淵既沒。其家甚貧。不能具葬事。於是孔門弟子。以朋友之義。欲相與厚葬之。孔子止之說不可。蓋葬具稱家之有無。若貧而厚葬。則無財而强以爲悅。非禮之當然也。門人不聽孔子之言。竟厚葬之。孔子責之說。顏回雖吾之門人。然平日與我恩義兼盡。視我如父一般。我今日乃不得視之如子一般。蓋鯉也死。衣衾棺椁。事事合禮。於心無有不安。今回之葬。則不合於禮。不安於心矣。是吾不得以視鯉者而視回也。然此非我之所爲。乃二三子自爲之耳。其以非禮處回而使之不安於地下者。是誰之過歟。蓋以深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直解 季路卽是子路。事鬼神是所以奉祭祀之道。季路問說。鬼神者人之所當事。不知事之之道何如。孔子答說。明則爲人。幽則爲鬼。若未能事人而得父兄長上之懽心。又安能事鬼而使之來格來享乎。汝當先求盡其所以事人者可也。季路又問說。死者人之所必有。不知其道何如。孔子答說。人必有生。而後有死。若未能原始而知所以生。又安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乎。汝當先求知其所以生者可也。然事人之道。卽是事鬼之道。不過一誠之感通而已。生之理。卽是死之理。不過一氣之聚散而已。果能明所以事人之道。則事神者可以兼舉。果能盡所以有生之理。則全歸者可以無愧。是夫子雖不明言以告子路。實所以深告之也

○說約合參

○纂大全朱子閔子侍夫子之側但見其氣象外和內剛德氣深厚閔閔如也若子路則剛强發露行行如也冉有子貢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侃侃如也此皆蘊道之器也子顧而樂焉○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蒙引先閔子次子路次冉有子貢蓋以齒序厚子固皆樂得之但恐子路剛强有取禍之理因而儆之曰以吾視之若由也似有不得其所以死者然可不戒哉○大全朱子曰然者未定之詞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此○蒙引此處不可露出行行字蓋上文閔閔侃侃行行皆記者之辭非夫子之所言也上文行行亦作好者說○存疑上節門人所記亦是因下面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一句○附錄左傳子路爲孔氏邑宰孔悝之難入救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家語子路與子羔仕于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庭中有人弔者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孝子傷仲子崔由之子也衛人狐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仇子曰行矣崔卽行黶子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誾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行行。剛强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尹氏曰。子路剛强。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

直解 侍側是侍立於旁。誾誾是和悅而又正直的模樣。行行是强勇的模樣。侃侃是剛直的模樣。不得其死。是不得正命而死。門人記說。昔閔子騫侍立於夫子之旁。其氣象則外和內剛。德器深厚。但見其誾誾如也。子路的氣象。則多强勇而少含蓄。但見其行行如也。冉有子貢的氣象。則和順不足。而剛直有餘。但見其侃侃如也。四子氣象雖不同。然皆稟剛明正直之資。而絕無陰邪柔暗之病。這等的人。薰陶造就。將來皆可以副傳道之寄。而入於聖賢之域者。故夫子見之欣然而樂。蓋喜其得英才而教育之也。然四子之中。惟子路過於剛强。有取禍之理。夫子亦嘗警之說。道我看仲由的氣象。却是不得正命而死的一般。若能充其氣質之偏。則庶乎可以免禍也。其後子路死於孔悝之難。果如孔子之言。此可以見聖人知人之哲矣

○魯人爲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

知之約曰持滿弓不戰與子相
戰而死。
○序魯人欲與造長府○通義
金仁山曰左昭二十五年公居
于長府○金王曰貨布帛曰財
序閔子騫諷之曰凡事于不得
已者則爲之今長府之役仍因
舊貫如之何似未嘗不可何必
紛紛然改作而勞民傷財爲也
言蓋婉而切矣○註勞民傷財
正體貼閔子婉諷處傷財謂土
木之費至爲人思厚藏意在言
外也
序子稱之曰夫人固不輕言言
則必有當乎事理而益于人國
也蓋稱閔子以儆魯人也○所
言長府事及如何處俱勿顯指
摘是更有味

說約合參

○序子路氣質剛勇故其發于
瑟者聲亦不中和夫子儆之曰
由之瑟奚爲于丘之門乎蓋使
子路變化氣質也
纂集解門人不解謂夫子言爲
賤子路遂不相敬子復解之曰
由也學于吾門升我堂矣特未
入于室耳○蒙引門人謂孔子
之門人○或問道之堂室何如
曰如仁如義做得成就片段所
謂斐然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
域也至于義精仁熟止于至善
而適乎大中至正之歸者此精
微之奧也非是堂是一箇道理
室又是一箇道理孔子斯言固
不專爲鼓瑟發然只是一箇子
路則卽此一端亦足以見其槩
云○由之瑟二句爲子路言也
則諷其所知升堂一句爲門人

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直解 爲是興造。長府是藏貨財的府庫。仍是因。貫是事。夫人指閔子騫。說中是當於理。昔魯人要將舊制折毀，從新改造藏貨財的長府。閔子騫見其事在得已，乃婉詞以勸之，說一番道，這長府之設，相沿已久，未至大壞，且只因其舊制，稍加修整以藏財貨，似亦無不可者，何必創新改造，而爲此勞民傷財之事乎。閔子之言，其意甚善，故孔子聞而嘉之，乃稱美說道，此人不言則已，言則必當於理。蓋宗國以節用愛人爲要，而土木之工乃勞民傷財之大者，苟非甚不得已，不可興也。長府之作，本事之可已者，使魯之君臣因其言而止之，一可以省費，二可以恤民，三可以昭儉德，其爲益也不亦大乎。所以說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子之稱閔子者，所以警魯人也。若府庫乃國家規制之當備者，在聖賢猶以爲可省，況爲瓊宮瑤臺芳林別苑，而縱遊佚之欲者乎。有國家者，可以深長思矣。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直解 瑟是樂器。古之爲士者無故不去琴瑟所以養性情也。奚字解做何字。堂是廳堂。室是房室。昔子路好勇，故其鼓瑟常有北鄙殺伐之聲。孔子聞而儆之說，吾之教人以變化氣質涵養德性爲要，而樂之爲道審聲可以知人。今由[illegible]之瑟聲如此，則其氣質未變德性未[illegible]爲而鼓瑟於我之門乎。孔子此言蓋欲子[illegible]自

言也則表其所長無非教也

○序子貢問師與商也二人之
所造孰賢子曰師也其學每每
至于過商也其學每至不及
卽此觀之而孰賢可知也○麟
士按註中字須不說破方有下
文一問○愚見卽註才高意廣
等在夫子口中亦當渾講爲妙
○增纂從說子貢未喩其意以
爲師比于商爲過商比于師爲
不及然則師愈于商歟子曰非

說約合參

也道以中庸爲至失之過猶夫
失之不及豈可以師爲勝也○
大全輔慶源曰子貢所謂師愈
者以才質言也過雖若勝于不
及夫子所謂過猶不及者以義
理言也過不及均于道爲未至
也○陳新安曰集註不過引中
庸賢知愚不肖之說以發明過
猶不及之旨非指子夏爲愚不
肖也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
此意○麟士按尹註列圈外以
此也參也魯章楊氏註亦然

○邢疏季氏諸侯之卿也周公
天子之宰卿士魯其後也孔子
之時季氏專執魯政盡征其民
其君蠶食深宮賦稅皆非已有
故季富于周公也求也時爲季

警省以克其剛勇之偏，非遽絕之也。門人聞孔子之言，乃遂不敬子路。孔子曉之說，汝等豈以仲由爲不足敬耶。凡人之學識，其正大高明的去處，譬如廳堂一般；其精微深邃的去處，譬如房室一般。今由之學識已造於高明之域，而未入於精微之奧，就如人已升到廳堂，但未入於房室耳。使能勉力進修，所至固不可量，安可以是而遽輕忽之哉。然觀孔門入室之徒，自顏曾之外，蓋亦無幾。以是知聖學精微之奧，誠未易窺。而人既知所趨向，又不可不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愈猶勝也。○與平聲。

子曰過猶不及。道以中庸爲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直解 師是顓孫師，商是卜商，都是孔子弟子。愈字解做勝字。子貢問於孔子說，門弟子中若顓孫師卜商者，二人所造果誰爲賢。孔子答說，師也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其學每至於太過。商也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其學每失之不及。是二人之所造也。子貢不達過與不及之義，乃問說，師既是過，商既是不及，然則師過勝於商與。孔子答說，不然。道以中庸爲至，不及的固不是中道，那太過的也不是中道，是太過也與不及的一般。若能各矯一偏，固皆可至於中。不然則其失均耳。吾未見師之勝於商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爲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

氏家宰。又爲之急賦稅聚斂財物。而倍附助益季氏。

序夫子責之曰。求也所爲如此。非吾徒也。爾小子于求有朋友之義。曷鳴鼓焉以聲其罪而攻之可也。此夫子儆求。亦以儆季氏如此

論約合參

○序子曰。學者之性質各有其偏。如柴也爲人明智不足。多膠固而不通。其病也愚。○大全致思篇。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守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于此有室。季羔入焉。○朱子曰。觀聖人微服過宋。只守不徑不竇之說不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通變處。儘好。○翼註。接柴之爲愚。自以註智不足三字爲正解。不必入寇事。○微服過宋朱子嘗以

民。何以得此。冉有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

直解 聚斂是多方征斂以取民財。附益是增加的意思。非吾徒。是說不是我的門人。絕之之詞也。小子。指門人說。鳴鼓而攻之。是齊聲攻擊其過也。先古之聖人有周公者。親則成王之叔父。尊則天子之冢宰。又有安定社稷之功。食祿最多。賞賚最厚。其富乃分所當然也。季氏以魯國之小卿。而其富乃過於周公。則必有據奪公家刻剝小民之事。爲家臣者。從而匡救其惡可也。冉求爲季氏家臣。不惟不能匡救。又爲之設法征求。多

方聚斂。以增益其富。其黨惡害民甚矣。故孔子絕之說道。若冉求者。非我之門人也。蓋我以仁義道德爲教。則凡爲吾徒者。皆當以直道事人。而不爲阿諛。以惠政養民。而不爲掊克。今求乃黨惡害民。得罪於名教。則豈吾之門人乎。汝等小子與之同學。有過失相規之義。須名正其罪。齊聲以攻擊之。使之省改可也。夫人之爲惡。若黨與不衆。則其爲害猶小。惟夫身據權要。而人又從而附麗之。則其虐燄滋甚。不可撲滅。故聖人於黨惡之人。拒絕之嚴如此。

○柴也愚。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爲人矣。**參也魯。**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責子羔而幽通賦乃云臧髮鬚衣婦人衣逃得出。傳記之背戾不足信。顧有如此者。

序參也爲人質朴渾厚遲鈍而不敏。其病也魯。○通義許白雲曰。金先生謂曾子在孔門最少。而與三子並言。此曾子初登門時也。○蒙引曾子真寔是魯。後人見他後來地步高。只管爲之回護。謂參之魯猶回之愚。不知夫子當時以與柴愚師辟並論。則分明是魯矣。分明說是魯亦何傷。適足以見其學力之勇。能由學以至聖。而天下之學者庶乎知所勵也

序師也爲人留意儀容而少誠寔。其病也辟

序由也爲人粗率野俗而少文雅。其病也喭。○四子其各思所以變化之哉。○麟士按。鄒陽宋氏曰。此章評論弟子之資質

○淺說子曰。回也其庶乎幾與

論約合參

道爲一也。且不以貧窶動其心而求富。故屢至空匱也。○大全朱子曰。世間亦有質美而安貧者。皆以爲知道可乎。故註加又字。○蒙引此近道與忠恕近道。知所先後近道不同。屢空又都于顏子身上指出一件守人之所不能守處說。另是一意。○只爲顏子貧故云。若顏子富。雖不屢空。亦不害其爲近道也。然使顏子肯稍留心于家計。則亦不至屢空矣。故註不以云云。故字好看

蒙淺說若賜也。則不受天命。有心求富。而貨財常生殖焉。然其才識之明。料事則能多中也。○蒙引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此正與屢空相反。而其不得爲近道也。又不待言矣。○註樂道只帶安貧說。不可如陳氏謂貨殖是不如安貧。爲屢空不受命是不如樂道庶乎不受命而貨殖

師也辟。辟。婢亦反。○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由也喭。**喭。五旦反。○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直解 柴是高柴。參是曾參。師是顓孫師。由是仲由。都是孔子弟子。愚是明智不足。魯是遲鈍。辟是務外少誠。喭是粗鄙。昔聖門教人。專以變化氣質爲先。故夫子各舉四子氣質之偏而教之。說高柴爲人謹厚有餘。而明智不足。是其愚也。曾參遲鈍而少警敏。是其魯也。顓孫師務爲容止。而少至誠惻怛之意。是其辟也。仲由粗鄙凡陋。而少溫潤文雅之美。是其喭也。愚與魯者。必須充之以學問。辟者必須本之以忠信。喭者必須文之以禮樂。然後可進於聖人之道。不然。亦卒偏而不得其中矣。可不知所自勵哉。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

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聲。○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直解 庶是相近的意思。屢是數。空是匱乏。不受命是不安於天命。貨殖是生聚貨財。億是度。中是得其理。孔子說。士志於道。而以貧乏累其心。則立志不高。信道不篤。其去道也遠矣。惟顏回以明睿之資。務深潛之學。其於道蓋庶幾相近矣乎。蓋常人在貧困之中。有不堪其憂者。而回則

語意相與應不必分看○此二句道子貢之不如顏子處是言其短下句却與他長處說○屢空是因回之貧而見其安貧貨殖是因賜之富而見其求富屢空只當貧字貨殖只當富字○饒氏以上二句對屢空以下句對庶乎似太拘聖人亦是信口說出未嘗立字骨也細思自覺煩碎○大全問大意謂顏子不以貧富動心故聖人見其于道庶幾賜不知定命而于貧富之間不免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朱子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于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豈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愚見亦有受命而貨殖者但子貢是不受命而貨殖○貨殖爲猶中庸貨財殖焉

○纂講類子張問人之所以爲

說約合參

善人其道何如子曰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所行的自然皆善不用按得前人轍迹自不至于惡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學亦不能入聖人門室只這是个善人的道理○林問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通義此是就兩頭說中間影出善人形狀○大全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于善人○蒙引註中雖字然字是朱子解書意若用以替聖人話則聖人是評論他話不見是答子張問善人之道○翻上按蒙引說最當註自不爲惡四字正急答善人處講者多忘却非也○纂存疑子曰觀人者若但以言論篤實而遂許其爲人果君子而論篤者乎亦色莊而論篤者乎是難以定也必當考其行可也○註不可以言貌取人却

處之泰然其家數至匱乏一無所有初不改其所性之樂焉是其所見者大所得者深駸駸乎與道爲一矣若端木賜之爲人則不然貧富自有定命不容强求者也彼則不肯安受天命而務欲生財以致富其不如回之安貧樂道多矣然才識明敏其億度事情每每切中如其所料則亦有過人者使繇此而充之亦可以進於道矣此二子之優劣也夫顏淵亞聖而孔子特稱其屢空子貢高才而孔子猶譏其貨殖則廉潔自守之士與嗜利無耻之人豈可同日而語哉用人者當知所辨矣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九 先進 十一

直解 踐是踐履迹是聖人之成法入室是造乎精微之域譬如入於室內一般子張問於孔子說世有一等自然有善而無惡的人其所行何如孔子答說善人者質美而未學的人也惟其質美故生來暗與道合雖不必循途守轍以踐聖賢之成法而自不至於爲惡惟其未學故亦不能涵養擴充以造乎精微之域而入聖之室矣夫其不踐迹而不自爲惡此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不踐迹而亦不能入室此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也然則夫人豈可徒恃其生質之美而不加學問之功哉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直解 論如論官論才之論篤是篤實與是許可的意思君子是有德的人色莊是內無實德矜飾

加貌字蒙引曰大凡言論篤寔貌亦在其中以此觀之鄉黨篇恂恂如也亦是就言說而貌在其中亦可見矣

○纂大全胡氏子路問于夫子凡有所聞斯行諸子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上事當稟命如之何其自專而有所聞斯行之冉有問于夫子凡有所聞斯行諸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但有聞斯力行之何疑焉公西華曰由

說約合參

也問聞斯行諸子則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則曰聞斯行之問同而答異將行無定者矣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資稟柔弱不專勉以行則愈流于退縮吾故從而進之由也有兼人之資吾故使之有所稟命則所行必審吾故從而退之皆所以成其行于無弊也○新安陳氏曰由求之問未必同時亦未必互問問同答異赤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聖人造化二子之心誰知之哉

外貌的小人孔子說忠信之人可以學道故氣質之敦篤而不虛華朴實而無文飾者乃君子之所與也然人藏其心情僞難測外貌未足以盡人也若不加深察只論人於容貌詞氣之間見以爲篤實而遽許之則斯人也其果表裏相符而爲有德之君子乎抑亦矯飾外貌假做箇老實的模樣而爲色莊者乎使其爲君子之人則與之誠是也若是箇色莊之人而亦與之不幾於失人乎然知人實難以帝堯之聖而猶見欺於象恭之共工況其他乎夫子之言盖有所感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

四書集註直解 卷九 先進 十二

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直解 諸是語詞求也退這退字是怯弱的意思故退之這退字是裁抑的意思兼人是勝過乎人昔子路問於孔子說由當聞道而患於未之能行也自今一有所聞即斷然行之可乎孔子答說聞義固當勇爲然父兄在上有不得以自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如何可以聞斯行之乎冉有問說求當悅道而患於力之不

說約合參

○纂邢疏子畏于匡時與顏淵相失旣免而回在後方至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子答曰夫子旣在回何敢輕死以犯匡人之鋒乎○輔慶源曰孔子遇難則顏淵有致死之義孔子免焉則顏淵無致死之理故其旣來孔子迎而謂之曰以汝爲死恐其誤也而顏淵遽復之曰子在何敢死道其寔也其意若相反而寔相承淵于孔子雖曰未達一間至此等語殆相爲一矣○趙氏曰死生亦大矣云何敢死則以不死爲重也○吳氏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子不在回何敢不死甚明子不在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意讀者第于句內增二不字而反正互觀之則瞭然矣○愚按子在何敢死之語固中有定見知夫子必免行乎

足也自今但有所聞即勉而行之可乎孔子答說學莫貴於力行若見義不爲是無勇矣汝其聞斯行之乎公西華疑而問說由也問聞斯行諸夫子告他說有父兄在則旣以稟命爲恭及求也問聞斯行諸夫子又告他說聞斯行之則又以必行爲是由求之問本同而夫子之答迥異如此赤也不能無惑敢問其說如何孔子答說人之才質不同教人者當因材而造就之不可執一也冉求是箇怯弱的人凡事每必逡巡畏縮不肯前進故我告以聞斯行之使知勇往力行以變其柔懦之習所以引其不及而歸之中也仲由是箇剛强的人凡事都徑情直遂只要勝過乎人故我告以有父兄在使知安分循理不流於妄動之失所以抑其太過而歸之中也其問同而答異者以此汝何疑之有哉按洪範有云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沉潛而治之以剛即所謂退而進之者也高明而治之以柔即所謂兼人而退之者也可見聖人立教與帝王出

治其斟酌化裁操縱闔闢皆不出此二者所以能甄陶一世而盡君師治教之責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讐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直解　畏是恐懼後是相失在後昔孔子被圍於匡而有畏心一時倉卒遇難之際顏淵偶相失在後方其相失之時夫子懼其爲匡人所害心正懸慮及其至也不覺其喜幸之意乃迎而謂之說吾只以汝爲死矣今乃幸而無恙乎顏淵對說回於夫子分則師生恩猶父子生死患難

患難之道同也○朱公遷曰此見聖賢處物之義餘如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舍生取義皆明處盡患之道也

○纂大全二子以聖門高弟而仕于季氏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子然以此自多而問于夫子仲由冉求可謂有大臣之風者歟

纂季然問時其言邑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且大臣旣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特輕以抑之曰吾以子爲異常之問曾由與求二人之爲問乎○麟士按孔疏曰謂子問異事耳達說云吾意子必舉德業聞望之隆又似即指非常之人

說約合參

序夫所謂大臣者其事是君一以道正其欲而納之軌物之中若是志不可行則止決不肯仕而必去蓋進止一無所苟如此○麟士云不從君之欲不從二字即照後不從說也但後是弒謂弒父與君而此槪言之耳下節可謂具臣則小事已有從之者矣故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因一亦字生此處不從二字因此處不從二字伏下節小事或從之之意尤見朱子集註化工之筆之妙○以道事君只般不從君之欲是緊關語不要只做大臣論說得汎了○林次崖曰不可不是說君不從是以道事君而不從則不可仕也

纂麟士今由與求也不能以道事君而又不去但可謂具臣數而已矣大臣云乎哉

與共之者也若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不愛其生捐軀以赴之矣今夫子旣喜得以保全回亦何敢輕於赴鬬以犯匡人之鋒而死乎於此不獨見其師生相與恩誼甚深抑且死生在前審處不苟蓋由平日涵養純粹見理分明故耳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若顏淵者眞其人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已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直解　季子然是季孫意如之子異是非常不可是君不信從止是去位具臣是備數爲臣無可稱

述的意思昔仲由冉求爲季氏家臣故季子然問於孔子說臣一也然有大臣有小臣職任旣有崇卑則其稱之亦有難易夫子之門人若仲由冉求者其德器才識可以謂之大臣與蓋竊二子之賢以見季氏之得人也然季氏乃僭竊之臣由求旣不能諫又不能去正孔子之所深惡者故答之說汝之問我以爲必有非常之事與非常之人乃今以由求二子爲問則汝之問亦卑矣且汝以由求爲大臣是豈知大臣之道乎蓋所謂大臣者乃君德成敗之所關國家安危之所係其責任隆重與羣臣不同若只是阿意曲從不顧道理與夫貪位慕祿不識進退則何以成就君德表率百僚必須學術精明忠誠懇至凡事都以道理輔佐其君如君之所行有合道理的便爲之贊助於中爲之宣布於外以成其美如君之所行有不合道理的便爲之正言匡救爲之盡力扶持以補其闕必欲引其君於當道而已若使君不向道而吾之言或不

㝎子然曰進止若不能守道然則由求其將惟人所爲而順從之者歟
㝎子曰小事之失或有從處若弒父與君之大者亦斷然不肯從也蓋君臣之義由求固其熟聞者哉○大全弒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爲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語亦不放過○南軒張氏曰弒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流必也惟利之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跌以至爲人弒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始從操裕豈遂欲弒逆哉惟其漸積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弒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苟從之皆爲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于

論約合參

他人因循以陷于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李衷一曰觀上曰事君下曰弒父與君夫子原不以季氏當君父看○馮厚齋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習于其父之所爲懷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子蓋將君魯而以爲大臣也故夫子抑之以具臣而又以不從折之

○蒙大全子路以費邑數畔難治使子羔爲之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爲成宰遂爲衰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所以特舉之
纂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子責之曰由是累也寔賊害夫人之子夫人可宰費也哉○愚見未

從諫或不聽則雖居官食祿亦是尸位素餐便當引過自歸奉身而退必不可枉道以辱其身也蓋大臣以正君爲職故志在必行以曠職爲恥故身在必退其道固當如此今由求之爲家臣既不能直道事人以盡責難陳善之忠又不能安分知止以合難進易退之節是乃備數爲臣者耳何足道哉夫子之輕由求所以抑季然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弒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巳也故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直解 季子然又問說由求既不可以爲大臣則凡事只聽命於所事唯唯諾諾而無所是非者與孔子答說由求雖不知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明白易見者彼亦曉然知之至於弒父與君大逆無道之事必不肯黨惡以從人也蓋季氏素有不臣之心欲借二子以爲羽翼故孔子陰折其心如此此可見天下有大臣有具臣有亂臣若人君能尊德樂道則大臣得以盡其忠能隨材器使則具臣得以勉其職能防微杜漸則亂臣無所容其姦此又明主所當加意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

學二字似亦不可明講下節子路方會意說出也
㝎子路曰夫子謂賊夫人以其未學也然費邑之中有無位之民有位之人焉皆所當治也有土神之社穀神之稷焉皆所當事也治民事神即日習其理何必沾沾焉讀章句之書然後爲學耶
纂大全子路使子羔初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孔子子斥之曰且是故惡夫天下之言不由衷口給禦人之爲佞者○佞不是諂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愚按註治民事神至幾希矣七句非惡佞解子路之言四句乃惡佞解故下云不斥其非特惡其佞者二字不緊指子路○蔡士按弟子解柴參嘗爲武城宰指弓又云成宰而其後乃爲衛士師幾及于難自

論約合參

論語外不聞遂爲費宰也然左氏傳稱柴爲季羔則豈亦季路之例其事已成而不可止歟○朱子曰此章因責弟子而見爲學爲政之次序

○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于夫子之側○此亦以齒序
按大全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

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卽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辯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民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直解 子羔是高柴的字宰是邑宰賊是害夫人之子就指子羔說佞是强辯是非昔子路爲季氏宰因欲舉子羔爲費邑之宰孔子責之說凡人學優斯可以登仕明禮乃足以適用今子羔資質雖美而所學尚淺若遽使爲宰則內有妨於修己而學問無由以成外有妨於治人而功業必不能就這不是愛他實所以害之也如之何其可乎子路因夫子之責乃不自以爲過又强詞以應之說道費邑之中有民人焉所當治也

有社稷焉所當事也若於民人而求所以治民之理於社稷而盡所以事神之道這便是學了何必讀書拘拘於章句之末然後謂之學耶夫治民事神固學者事要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卽仕以爲學則道理不明施爲欠當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此言非其本意但不肯自認已錯而取辨於口給以禦人耳夫子乃直言以責之說我平日所以惡那佞口的人正謂其不論理之是非而惟逞口辯以求勝耳由也自今可不戒哉夫漆雕開必己信而後仕則夫子喜之子路於未學而使仕則夫子責之可見出治有本務學爲先凡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其職任愈大則其學當愈充其關係愈重則其學當愈勤誠不可一時而少間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臥反。○皙曾參父名點。子

少孔子九歲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少孔子四十二歲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皙也少孔子十餘歲。

序夫子誘之言志曰爾輩有懷未言或以吾之年有一日差長乎爾故也其毋因吾之差長以是而難於言也

居吾嘗見爾輩當平居之時則皆自負曰吾之才皆堪用也但人不吾知也如或有人知爾則爾將何所以以為用哉試為我言之可也○不吾知是自負之詞何以是問他以何等抱負去應人知非問其人知之後何等設施也要分曉。

纂大全蒙引子路承問遂率爾而對曰今有千乘之國介居大國之間勢既難為而且加之以師旅兵戰日興因之以饑饉歲凶無食時又難為由也于此為之政教兼舉比及三年可使民皆有勇敢之氣以之戰則勝攻則取且皆知方向有尊君親上之義而樂為之致死依然強盛之千乘也由副知我以此言舉夫子微哂之焉○馮厚齋曰子路齒先諸子又勇于進道故夫子有問每先言之其言與冉有皆以三年為斷蓋古者三載考績要其成也夫子亦曰三年有成○蒙引千乘之國漫露出大字下句大國又不止千乘矣如當時齊楚秦晉皆地方千里或數千里是也○饑與飢不同穀不熟曰饑人無食曰飢亦有通用處然有饑饉無饑渴○看記者此處下箇率爾字便知是對下面鏗爾舍瑟而作言之○愚按已為末其言不讓地。

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直解 曾皙名點是曾參之父門人記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一日侍坐於夫子之側夫子欲使盡言以觀其志乃先開誘之說人情若拘於少長之分則心生嚴畏意不展舒雖欲知其心之所存不可得矣今我之年齒雖有一日少長於汝輩而為汝等之師然汝勿以我長而難於盡言務當有懷必吐有言必盡可也若汝輩方平居之時固皆自負說吾之才本足以為世用但人莫能知我耳如或有人知汝舉而用之則汝將何所設施以展其生平之蘊哉試為我言其所以待用之具何如夫子此問蓋欲考見四子自

知之明而因以施其裁成之教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直解 率爾是輕遽的模樣千乘之國是地方百里可出兵車千乘的侯國攝是管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加以師旅是說有兵戰之事因是頻仍穀不熟叫做饑菜不熟叫做饉勇是強勇方是向知方是知向於義哂是微笑子路一承夫子之問更不遜讓便輕遽而對說今有

纂蒙引子問求也爾之志何如對曰所任者非求之可能也求不過方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比等小國求也為之制田里教樹蓄薄稅斂節食用比及三年可使富足于民仰事俯育凶豐有備而已至于治民者既富矣而又教之方為盡道然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心必成德君子能盡禮樂于已然後能以禮樂化民如此等事求以俟乎其人不敢強也求副知我以此。

增淺說夫子問赤也爾之志何如對曰禮樂之事非敢曰能之然願學焉彼其宗廟有祭祀之事又如諸侯有會同之舉以服則玄端以冠則章甫是乃禮法之所在也赤于是願為小相以贊君行禮赤副知我以此○邢疏周禮註時見者言無常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曰玄端案王制註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若以素為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謂玄端若上士以玄為裳中士黃為裳下士雜色為裳天子諸侯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周禮註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禮註相為主君擯者及贊之介也入門當以禮詔侑謂之

千乘之國兩邊都是大國管束於其間又加之以師旅而調發不寧常有兵戰之事又因之以饑饉而荒歉頻仍每有匱乏之憂時勢之難為也如此若使由也為之外當事變之衝內修政教之實務農積穀於其先簡閱訓練於其後果銳以作其氣忠信以結其心將及三年之久可使民皆強勇而敵愾禦侮之爭先又且皆知向義而親上死長之無二是則由之志也於是夫子微笑之蓋笑其言詞輕率非謂其所志之不大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直解 孔子既聞子路之志遂以次問於冉求說爾之志何如冉求對說千乘大國非求所堪也但方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國若使求也為之制田里教樹蓄以開其源薄賦斂敦節儉以節其流將及三年之久可使民皆富足不惟仰事俯育之有資亦且水旱凶荒之有備求之志如斯而已若夫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心使化行而俗美則必俟夫才全德備之君子然後能行之非求之所敢當也蓋冉有之資本自謙退又因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如此。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覜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直解 宗廟之事是祭祀祖考諸侯時見叫做會衆

相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聘禮卿上擯大夫承擯士紹擯則卿上介大夫次介士末介此云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承介之大夫士耳○大全禮有玄端而[illegible]若玉藻天子龍袞以祭玄端朝日諸侯玄端以祭是已有玄端而冠若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甫是已有玄端而委貌若[illegible]不仲[illegible]委[illegible]王藻[illegible]古者[illegible]得服之章甫細布冠也[illegible]曰[illegible]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爲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馮厚齋曰會同諸侯朝于天子之禮也而兩君相見亦曰會又自有同盟當是時諸侯朝于天子寡矣華之爲言當爲兩君相見而設○蒙引頤爲小相言如云從大夫之後一般據禮初無大相小相○麟士按通義註殷爲衆避宋諱也類亦見也但周禮又有殷頫曰視又一禮也端衣名古者布幅二尺二寸此衣身長並袂皆二尺二寸整齊端正故云屬幅謂袖接一幅

說約合參

纂大全自是子問點也爾之志何如乃瑟音少閒鏗爾而徐徐舍瑟起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所具子曰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乃曰如茲之曰固莫春者春服則既已成矣或冠者五六人焉或童子六七人焉相與浴乎沂水之上因而風乎舞雩之間而彼此各適詠歌以歸也此則點之志而已斯言也據其所居之位其樂雖若止于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安

頫叫做同端是玄端禮服章甫是禮冠相是贊禮者謂之小者謙詞夫子又呼公西赤而問說爾之志何如公西赤對說禮樂之事非敢說我更能之誠願即其事而學焉彼宗廟之中有祭祀之事至如諸侯修好則有會同之事皆禮樂之所在也赤當斯時若得周旋供事於其間服玄端之服冠章甫之冠願得贊禮之小相焉庶其儀節使君不失禮於神明審其應對使君不失禮於鄰國赤之志如斯而已矣蓋禮樂本公西華之所優爲其曰願學曰小相亦因問而承之以謙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

四書集註直解　卷九　先進　二十

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之矣

直解　希是間歇鏗爾是瑟之餘音作是起撰是具莫春是三月的時候春服是單袷之衣風是乘

有物我內外之間哉夫子喟然而嘆曰吾與點之志也○邢疏鏗然投瑟聲也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因謂其處曰舞雩○朱子曰曾點所見不同方侍坐之時見三子言志想見有些下視他幾個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有其意有鳳凰翔于千仞氣象○曾點見得道理大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爲底道理卻做有事有爲之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針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問如何是有堯舜氣象只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要萬物皆

說約合參

如此耳然曾點卻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語類要看他狂之好處是如何緣他日用之間見得天地流行故他意思常恁地好只如莫春浴沂數句也只是略略地說將過○子路曾點等言志觀其所對只住在所做工夫上故聖人與點又以進諸子如告子路何足以臧亦此意

纂邢疏三子者言畢而出曾皙獨後猶侍坐于夫子也問曰夫三子者其所言之是非得失果何如子曰亦各言其所爲志也已矣無他論也曰夫子獨于由而哂之何謂也[illegible]子曰大凡爲國者必以

涼沂是水名舞雩是祭天禱雨有壇墠樹木的去處都在魯城之南詠是歌詠喟然是嘆息之聲與是許方三子言志之時曾點正在鼓瑟三子言志既畢夫子乃呼曾點問說爾之志何如點承夫子之問鼓瑟之聲方纔間歇餘音尚鏗然可聽乃舍瑟而起從容對說點之志與三子之所具者不同有難言者夫子開導之說汝但言之庸何傷乎人各有志亦惟各言其志而已不必同也曾點乃對說點之志非有他也亦只性分之中自有真樂隨寓而在無事旁求就如今莫春之時天氣和煦景物固足以暢懷冬衣已解單袷之服既成又足以適體因而偕那同志之徒冠而成人者五六人年少的童子六七人少長有序氣類相投油油然往遊於魯城南之勝處沂水有溫泉其潔可濯也則相與洗濯乎沂水之濱舞雩有壇墠樹木其陰可芘也則相與乘涼於舞雩之下興寄有時而可止也則相與歌詠而歸唱和交適舒卷自如是亦足以

四書集註直解　卷九　先進　二十一

自樂矣而他尚何慕焉點之志所以異乎三子者如此夫子一聞曾點之言有契於心乃喟然嘆息說道吾與點也其深嘉樂予之意溢於言表矣蓋君子所性萬物皆備人惟見道不明未免有慕於外始以得失爲欣戚耳若是反身而誠無所愧怍此心泰然純是天理則無往而不得其樂矣故蔬食水飲簞瓢陋巷此樂也用於國而安富尊榮達之天下而老安少懷施諸後世而親賢樂利亦此樂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用行舍藏惟其所遇而我無心焉蓋聖門學術如此曾點知之故爲夫子所深許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曰夫子何哂由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

禮禮貴讓然後可以定名分而和民志由也其語言之間無少謙遜已有不合于禮者矣其何以爲國哉是故哂之

增補說曾點意以子路旣以不讓見哂如求所言亦以君國之事自居而不讓者又問唯求則非邦也與子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地雖小而非邦也者

說約合參 是則求所任亦爲邦之事矣○疇士按王制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雖爲未定之詞大都是言伯與子男之國而不居公侯百里耳然玩前後大指俱言佐邦而不遂自有邦而爲諸侯亦不可不辨○

增解夫子特謂由之不讓而點疑是不讓爲邦故以求問然只說求亦是爲邦不說求之能讓故下又問赤及夫子說出大小二字居小相非讓而何點始釋然矣

增補說曾點又問唯赤則非邦也與曰宗廟會同非諸侯祭祀與朝覲之事而何赤也願爲小相夫以赤之才而願爲小孰能出其右而爲之大然則赤之所任固亦爲邦之事矣○集解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通義金仁山曰上文之與點所以激三子也下

故哂之。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直解 禮是天理之節文讓是謙遜昔諸子言志已畢曾晳以夫子獨與己之志而於子路則哂之於冉有公西華則無所言不能無疑乃俟三子皆出獨留身在後問於夫子說適間三子所言之志其是非得失何如夫子說也只是各言其志而已無他說也曾晳又問說夫子何爲獨笑仲由也夫子說凡爲國者必以禮讓爲先則上下雍睦示民不爭而後國可治也今由也言辭急遽自負有才直任之而不讓則失乎恭敬辭遜之道而有悖於禮矣將何以爲國哉此吾所以笑之也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亦曾晳問而夫子答也孰能出其右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直解 曾晳又問說冉求之志雖在足民而其所治不過六七十五六十之小其無乃非爲邦也歟夫子說先王之建萬國親諸侯雖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不同而分封之典則一也百里固爲大邦矣安見方六七十與五六十之小而遂非邦也者蓋土地雖云狹小然一般有封疆社稷一般有人民政事豈可謂之非邦乎是求之所任固爲邦之事也汝何疑哉曾晳又問說公西赤之志雖在於禮樂而其所願不過爲小相耳其無乃非爲邦也歟夫子說自諸侯享親然後有宗廟睦鄰然後有會同赤既志於宗廟會同矣謂非諸侯之事而何且赤本素具禮樂之才而顧願爲小相特其謙退之意耳若以赤爲不足於大而僅可以爲其小則誰有能復於禮樂出乎其右而爲之大者乎是赤之所任亦爲邦之事也汝又何疑哉合而觀之三子言志固亦夫子之所取者乃獨許曾點何也蓋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乃出處之大節也若負其才能汲汲然欲以自見於世

則出處之際必不能以義命自安而苟於所就者夫子路仕衛輒冉有從季氏病皆在此故夫子獨與曾點以其所見超於三子也

文之辨論所以賞曾點也聖人陶鑄之妙進退抑揚初非苟然亦非常語○宋部陽曰此章卽四子言志而見其氣象之高下又曰曾點之志崇三子之志達故夫子皆許之○附錄子常交家之有廟祧禰而已惟天子寵諸侯有禘祭焉有祫祭焉而宗廟于是稱焉今日宗廟之事非諸侯而何大夫士之有相見禮上賓而已惟天子親諸侯有時見焉有殷見焉而會同于是名焉今曰如會同非諸侯而何○此節上兩句辨其事下兩句明其志

○扂顏淵問爲仁之道子曰仁

說約合參 者本心之天理天理之節文是爲禮而不能不壞于人欲必有以克勝私欲使事事合着天理之節文以復還于禮則欲淨理全而爲仁矣夫仁原天下人心所同具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歸我以仁焉其效固甚速而至大如此是則爲仁由己克復之機在我無難豈他人所能預而由人乎哉○大全朱子曰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說得甚楊氏謂吾仁之大如此天下皆囿于其中說得無形影人稱原非所急但言其必至于此○饒雙峰曰一日用力於仁指其用功之日而言也一日克己復禮指其成功之日而言也何以知之克者戰而獲勝之名復者失而復還之謂此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爲仁而下文許以歸仁以成功之效言也然則何所用力耶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

曰爲仁已用力之機要也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力之條目也○語類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漏○一于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爲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己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二物○大率克己工夫是自着力做底事使他人不着呂與叔克己銘說須于與物相對時克則是併亦克物己私是自己身上事與物末相干在○若待私欲發見而從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或問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打疊殺了也○聖人對說在這裏知不只道克己爲仁須着箇復禮庶幾不失其則若是佛家儘有能克己者然却不曾復得禮也○或問如此則克己復禮是兩

說約合參

節工夫曰也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底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復禮也○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就仲弓告止于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問程子曰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一日如何得曰一日克己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爲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爲天下歸仁。

序顏子問曰請問克己復禮其條目之詳何如子曰求之視聽言動之間而已視必有禮一毫非禮卽禁止于心而勿視聽必有禮一毫非禮卽禁止于心而勿聽言必有禮一毫非禮卽禁止于心而勿言動必有禮一毫非禮卽禁止于心而勿動此爲克己復禮之目也顏淵曰回之資質雖不明敏請從事于夫子

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直解】禮是天理之節文歸字解做與字昔孔門之學以求仁爲要故顏淵問於孔子說如何可以爲仁孔子教之說仁心德也心德在人本無不具就中件件都有箇天理當然之則所謂禮也人惟累於己私不能自克把這禮喪失了故流於不仁耳爲仁者必須從心上做工夫但有一些己私便都着力克去務使一私不存而念念事事依舊復還乎天理當然之則則本心之德全而仁不外是矣然這箇道理乃天下人心所同具的果能於一日之間己無不克禮無不復而先得乎人心之所同然則天下莫不翕然稱許其仁蓋秉彝好德其理固有然者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如此然事之由己者易由人者難今

己是自家的私欲禮是自家的天理其克其復皆由於我亦爲之而已而豈由人乎哉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如此孔子以是告顏淵所以勉之者至矣然要之堯舜相傳心法亦不過如此蓋所謂人心惟危卽是己也所謂道心惟微卽是禮也所謂精一執中卽是克復爲仁之功初無二理也然則欲純全乎堯舜之仁者可不服膺乎孔子之訓哉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

四勿之語矣蓋直以爲己任如此○大全陳新安曰非禮者己之私禮者天理之公非禮勿視聽言動卽所以克己而所視聽言動皆合禮卽所以復禮也○敬之問上面克復是要克盡己私下面四勿是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己復禮之效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己復禮工夫處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聽便是要在聽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言上克己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己復禮前後反覆只說這四字若如公說却是把做兩截意思看了○林正卿問夫子答顏淵爲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

說約合參

多是大綱說先生大不然之曰夫子答羣弟子却是細密答顏子却是大綱蓋顏子純粹無許多病痛所以大綱告之至于請問其目答以四勿亦是大綱說使答其他弟子者如此必無入頭處如答司馬牛以其言也訒是隨病處使之做工夫若能訒言卽牛之克己復禮也至于答樊遲答仲弓之類由其言以行之皆克己復禮之類也由乎中以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上句是說視聽言動皆由中出下句是用功處○或問制之於外却是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得會自然也須着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自漸漸消磨去矣

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直解】目是條目勿是禁止之辭敏是明敏請事是奉行的意思斯語指非禮勿視四句說顏淵聞孔子克己復禮之訓其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疑而直請問說克己復禮用功的條目何如孔子告之說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則不能不發見於視聽言動之間然視聽言動皆有箇自然的天則是則所謂禮也纔涉非禮便是己私故必謹於萌動之初制於未發之始視必以禮而一毫非禮卽禁止之於心而勿視聽必以禮而一毫非禮卽禁止之於心而勿聽言必以禮而一毫非禮卽禁止之於心而勿言動必以禮而一毫非禮卽禁止之於心而勿動夫非禮皆己也於此而禁之皆克己也己克則禮復而仁在是矣所謂克己復禮爲仁者如此顏淵一聞孔子之教便直任之說道人必才質明敏方能造道回雖不敏然夫子之教可循也請從事此言務克去其視聽言動之私以復於天理節文之內使本心之德復全於

我而後已豈敢自諉於質之不敏以負夫子之教哉蓋顔子自量其力之可全故直任之而不辭如此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顔冉之學其

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直解 仲弓是孔子弟子冉雍的字大賓是有德有位的賓客大祭如郊祭廟祭之類仲弓問於孔子說如何可以爲仁孔子教之說爲仁之道不外於存心存心之要惟在於敬恕而已夫人見大賓無不起敬者若於出門易忽之時也儼然如見大賓的一般則無一時之敢忽可知承大祭無不致敬者若於使民易慢之際也肅然如承大祭的一般則無一事之敢慢可知是之謂敬也人以非禮之事加我我不欲也若我以此加人人亦不欲也必推己之心度人之心不欲人之加諸我者亦不以之而加諸人焉是之謂恕也夫能敬則私意無所容而仁之體以立能恕則私意無所雜而仁之用以立由是外而在邦上下莫不相安何怨之有內而在家宗族莫不相悅何怨之有主敬行恕而至邦家無怨則心存理得而仁在是矣仲弓聞夫子之教遂直任之說道人須是才質明敏者方能體道雍雖不敏然夫子之教切至如此敢不以敬恕之功自盡以無怨之效自考而期無負於夫子之明訓哉蓋仲弓自量其力之可至故勇於自任如此

○序仲弓問仁子曰仁莫要于存心卽如一出門也則如見大賓而極其禮讓之敬一使民也則如承大祭而極其神明之敬至人施諸己而有所不欲也則勿以施之于人而極其推心之恕由是而在邦也如此敬如此恕無怨於外卽在家也如此敬如此恕無怨于內而爲仁在是矣仲弓曰雍之質雖不明敏請從事夫子敬恕無怨之語矣蓋亦以爲己任如此○大全朱子曰不欲勿施緊接那出門使民邦家無怨緊接那不欲勿施似一片水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

說約合參 體之全而無虧欠○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敬恕坤道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了這病○存矯敬是把持心底方法動靜皆從隨所遇而心皆在更不容馳逐于外則視必明聽必聰貌必恭言必從耳目四肢之欲無自而生人之自私自利都是只見自家不見別人知得人心猶己此理便不過此心便不安而推以及人待人猶己事父必孝事君必忠交友必信此理自吾心流行于人倫庶物之間無隔昧抑塞之患所謂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者如此○麟士按紹聞編出門句無時而不敬使民句無事而不敬然淺說又云出門句無地而不敬○通義朱鄱陽曰上章因人施教而正言爲仁之道此章因人施教而可見求仁之道仁俱以德言

○司馬牛問仁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音刃○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强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爲

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直解 司馬牛是孔子弟子名犂訒是堅忍不輕發的意思司馬牛問說如何可以爲仁孔子教之說子欲知所以爲仁當自言不妄發始蓋人惟心有不存故言語每有傷易傷煩之病惟仁者涵養深沉措詞簡默其於言語若有所忍而不敢以輕發言者子欲爲仁亦惟致謹於斯可矣司馬牛又問說仁道至大只這言不輕發便可以爲仁矣乎孔子又告之說這訒言不是容易的事蓋人惟其心之放也故率意而妄爲惟其爲之妄也故肆言而無忌若夫仁者則心存而不放故於臨事之際必熟思審處其難其愼不

○序司馬牛問仁道于夫子○通義牛名犂史記作耕字子牛序子曰仁者之人凡于其言也若有所忍而不易發子于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按大全朱子曰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然註心存不放四字說透言訒原故且勿入講恐礙下節纂蒙引牛曰仁道至大其言也訒已耳斯謂之仁矣乎子曰女知仁者之言訒而已而不知仁者之言所以訒蓋仁者心存于事爲之甚難言之得妄發焉而

說約合參 無訒乎不胡亂做者必不敢胡亂說是則其言也訒似未足以爲仁而其所以訒者在于心之存而爲之難則仁不外是矣○大全慶源輔氏曰心存則行自然難而不苟動言自然訒而不苟發此心得之自然豈易能哉而牛以爲强閉故易視之也○問爲之難者不謂仁之難爲耶朱子曰仁者之言無不訒蓋知事之無不難也若獨仁之難爲而後難于言則凡事皆可易言耶○纂引又云牛多言而躁病在于心不存夫子何不直告之以人心使于病根致力耶曰自源固可以及流引流亦可以得源故但訒其言心便收攝在固一塞而兩得也如此則得訒言字面出于牛易體認自察耳○麟士按爲之難三字須請任雖齋之也原着力到得無訒乎自然水到渠成矣○前節仁

者二字亦須一讀佗蓋心存而不放即在仁者裏面此節心常存亦在事不苟裏面不可太生層折○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可見求仁之方仁以德之一端言

○序司馬牛問君子之人何如子曰成德君子心常舒泰不憂愁不恐懼隘在恬如能如是斯可矣○集解孔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

序牛曰君子之道大矣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子勿易視之也君子平日所爲內省于心皆無疚病則仰不愧俯不怍浩然于天地之間夫何憂何懼之有蓋道義自修之至信非成德者不能也○通義自墨許氏曰不憂仁也不懼勇也仁者

說約合參

樂天故不憂勇者果決故不懼○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解其憂懼之心○大全慶源輔氏曰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解排之也何憂何懼則是自無憂懼耳○存疑禍患無自而至固不至于憂懼縱有意外之患可憂懼亦不之憂懼矣故曰夫何憂何懼不至于憂懼者惠迪吉也不疑不懼者理直氣壯也○愚按金仁山曰平日所爲無愧于心二句補內省不疚以前工夫此註故能二字之說未免又多一層矣只當云平日內省不疚較直捷

○序司馬牛憂而語子夏曰人皆有兄弟相安相樂于無事之天而我獨亡如之何其可也○

肯以苟且爲之是以言必慮其所終行惟恐其不掩出諸口者自然不敢輕易又安得而不訒乎是其言之訒者由於爲之難爲之難者本於心之存心存則理得而仁不外是矣豈可以爲易而少之哉夫子以牛心放而言躁故反復曉告如此蓋約之使求仁於心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直解 君子是成德的人憂是憂愁懼是恐懼內省是自家省察於心疚是病司馬牛問於孔子說

學也者所以學爲君子也不知君子之人何如孔子告之說成德之人心常舒泰絕無憂愁恐懼之私人能如是斯可以爲君子矣司馬牛說君子之道大矣只這不憂不懼便可謂之君子矣乎夫子又教之說不憂不懼未易能也蓋凡人涵養未純識見未定禍福利害皆足以動其心所以未事則多疑慮臨事則多畏縮此憂懼之所由生也惟君子平日爲人光明正大無一事不可對人言無一念不可與人知內而省察於心無有一毫疚病故其理足以勝私氣足以配道義縱有意外之患亦惟安於命而已矣何憂何懼之有此非自修之功已造於成德之地者不能汝何憂其不足以謹君子乎按司馬牛因其兄桓魋作亂常懷憂懼故孔子開慰之如此然內省不疚實是常存敬畏中來非徒悍然不顧而已況人君居艱難重大之任自非憂勤庶政治民祇懼其何以永貽四海之安長享天下之樂哉故兢兢業業人主不可不加內省之

邢疏按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即向魋又謂之桓司馬○大全朱子曰桓魋欲弒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所以憂也

序子夏曰商也嘗聞諸夫子矣蓋語類死生有命是合下稟得已定而今着力不得富貴在天是你着力不得但當順受而已○麟士按如此則牛無兄弟亦命也天也在言外○述所聞止此下一節商自言也

序君子固在安命而又當修其在已者誠能持已以敬而無間斷之失接人以恭而有節文之體則四海之內愛之敬之皆我之兄弟也君子何患無兄弟之患也子亦自修焉而已○大全

說約合參

雙峯饒氏曰敬在心恭在容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麟士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解人憂愚之心而見子夏言辭之病命以氣言天以定分言○白雲許氏曰桓魋兄弟五人右師向巢次魋次子頎子車及牛不知牛與子頎等兄弟之次初景公之攻桓氏也子頎告魋欲入攻公子車止令勿入魋遂入曹以叛曹人叛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魋再奔齊牛又致其邑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于魯郭門之外牛無兄弟之言蓋魋未叛之先逆料其然也○愚按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是正告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是教牛自修以化其兄弟意詞便無病若解作申上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是教牛舍自已兄弟而認他人爲兄弟詞便有病耳疑或非子夏意也

功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子夏曰商聞之矣蓋聞之夫子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旣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直解 商是子夏的名無失是無間斷有禮是有節文昔司馬牛之兄桓魋爲亂於宋而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同惡司馬牛慮其得禍故憂愁說道兄弟無故乃天倫之眞樂也今人皆有兄弟相安相樂於無事之天而我之兄弟獨不得以相保豈不大可憂乎子夏聞其言而寬解之說道商也嘗聞諸夫子矣人之或死或生是從命裏生定的非今之所能移人之或富或貴是皆天所賦予的非我之所能必但當順受之而已若夫兄弟之有無固天也命也憂之亦無益也君子亦惟以天命自安而修其在我所當自盡者耳誠能持己以敬而內外動靜無間其功接人以恭而親疏貴賤皆合乎理則盛德所感人人告知愛敬四海之內相親相保就是同胞的一般何所往而非兄弟也然則君子患不能自修耳又何患乎無兄弟耶子夏欲以寬司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詞然要之至理亦不外此。

大全齊氏子張問如何而可謂之明子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如此乎游揚以誣善者是爲浸潤之譖膚受其剝痛痒立見如此乎激以切己利害之言是爲膚受之愬譖以緩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愬以急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今不行焉是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也已矣抑不但可謂明也諸爲浸潤之譖愬爲膚受之愬而果且不行焉眞不蔽于近而可謂遠也已矣○語類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個遠字贊之○麟士按集註信之深發之暴信字發字即白文行字○然依王宇泰說不行謂譖愬雖巧而不得行之于我非我不行人之譖愬也較雅

說約合參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莊蔭反愬蘇路反○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直解 明是心中明白無所蔽惑浸潤謂如水之浸灌滋潤是形容毀人者入之以漸使聽者不覺

四書集註直解 卷九 顏淵 廿二

的意思譖是毀人之短膚受謂肌膚上受害是形容禍患切身的意思愬是訴己之冤不行是不聽信遠是明之至而不蔽於淺近子張問說人情微曖而難知物態紛紜而難辨苟非至明何以察識請問如何方可謂之明孔子告之說凡見人之所易見者未足以謂之明惟察人之所難察者方可謂之明耳如讒譖人者若直將那人的不是處說將來則情猶易窺也惟夫譖而浸潤焉者或乘我喜怒而暗爲中傷或迹其近似而巧爲誣詆微言冷語積之以漸而不露形迹譬如水之浸潤的一般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又如那愬冤者若使其詞少緩則情猶可見也惟夫愬而膚受焉者或言人之害我若在至極或言我之受禍就在目前情狀危急事勢迫切譬如就加到身上的一般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夫是二者設心甚狡用機至深皆人所難察者也若能察其爲僞而不行焉則是確然有見洞燭羣情之隱而人不得

○蔡大全朱子子貢問爲政之道子曰政以治民生與民心而已制田里薄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比什伍時簡閱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戎備飭而足兵而又使民以信事上無欺詐離叛之心而爲政之道得矣○新安陳氏曰

說約合參

民信之矣以效言之民所以信之之本則孔子未之及所以朱子推本而以教化言之兵食既足然後施教而化行民斯信之矣非謂止足食足兵民便信之也○存疑是時兵食倘在民閭註倉廩是民間倉廩○愚按足食足兵是言爲政者足其食足其兵足字氣力人皆知之民信句因註民信于我遂將之字指上矣字現成說效如此故註教化行因作推本言之似多周折愚意民字略讀之字指下如富之教之一般信之矣亦氣力猶云足其食足其兵而其于民則信之矣較直提教化行自與倉廩實武備修一例不必獨作推原○上下相信方謂之信民信于我即在信字裏面纂朱子子貢曰三者兼全固爲善政若事變之來必不得已于三者之中姑去其一則以何爲

以售其奸矣豈不謂之明乎然不但可謂之明也若能於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而不行焉則是超然遠識明見萬里之外而非淺近之知可比矣豈不謂之遠乎蓋於難察者而能察焉則凡人之所易見者皆無足言也其謂之明且遠也不亦宜哉○按此章之旨在人君尤爲切要蓋人君以一人之耳目照臨乎天下使非明而且遠則憸邪之情狀難明讒譖之游言易入苟聽信少差其關係治亂非小小矣故必居敬窮理使心有主持而情僞畢照然後人莫能欺足稱明且遠也明君宜三致意焉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直解 子貢一日問政於孔子孔子告之說爲政之要惟視民生之最切者以爲之所而已食者民所賴以爲養食有不足則民生不遂不可也必

四書集註直解 卷九 顏淵 廿三

須爲之制田里薄稅斂使閭閻有乃積乃倉之富國家有九年六年之蓄這等樣足食纔好兵者民所賴以爲衛兵有不足則民生不安不可也必須爲之比什伍時簡閱使伍兩卒旅之無缺車馬器械之咸備這等樣足兵纔好然米粟雖多兵革雖利苟信有未孚則人心日離又豈可乎必須施教化明禮義使爲吾之赤子者皆有尊君親上之心無欺詐離叛之意這方叫做民信之矣夫食足則導之而生養遂兵足則治之而爭奪息民信則教之而倫理明雖帝王之治不過如此兼是三者政其有不舉者乎。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直解 子貢又問說三者兼全固爲善政若事勢窮蹙難以兼得必不得已於三者之中姑去其一則以何爲先孔子說若不得已寧可去兵蓋食一

說約合參

先子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可側挺以撻堅利矣，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麟士按：夏九範曰：去字無力，猶云少得那一件耳。若說任我去之，則當事變之際，即欲去兵而存食，去食而存信，豈由得哉。○纂朱子：子貢又問曰三者去兵已是權宜，若事變愈甚，必不得已于二者之中又當去一，則以何爲先。子曰：死生常理，自古以來人所必不能免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爲民者，而無以立于天地間，是必有以使民寧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南軒張氏曰：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于無信，欺詐相奪，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爲急務，然信爲之本，無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勉齋黃氏曰：夫子初答爲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義理之輕重也。所謂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謂至是而後方施信于民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雙峰饒氏曰：如忽然水旱之餘，食有不繼，猝然寇難之來，防禦不及，然後可去。若爲政常法，如何使兵食不足。三者俱全，處事之常；二者可去，處事之變。

○序棘子成疾時人文勝而曰：君子持身應事，惟存其本質，不失眞朴之意而已矣，何用繰飾文采爲。

纂達說：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崇本抑末，雖意是君子也，而話說錯已難收了，蓋駟馬不能及舌矣。○惜乎夫子之說作一句，已隱然有駟不及舌意了，却又把君子也三字扶起，再把駟不

足而信孚，則民親其上，死其長，雖無兵而守固矣。此兵之所以可去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直解 子貢又問說：三者去兵，已是權宜，若事勢愈蹙，雖食與信亦有難兼者，必不得已於二者之中，又當去一，則以何爲先？孔子說：又不得已，寧可去食。蓋民無食必死，然自古及今，人皆有死，是死者人所必不能免者。若夫信者，乃本心之德，人之所以爲人者也。民無信，則相欺相詐，無所不至，形雖人而實不異於禽獸，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不若死之爲安。故爲政者寧死而不可失信於民，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矣。此食可所以可去，而信必不可無也。即此觀之，可見國保於民，民保於信。是以古之王者不欺四海，善爲國者不欺其民，蓋必有愛民之眞心，而後有教民之實政，自然國富民强，民心固結而不可解矣。此所以爲人君之大寶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其郭反。○鞟，皮去毛者也。言

說約合參

及舌，抑之見其可惜也，故下節遂明其故。

達說：天下之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以文而較之質，則文與質等耳，固不輕于質而可以盡去也；以質而較之文，則質與文等耳，亦不重于文而可以獨存也。是文質之相等蓋如此耳。文譬則毛也，質譬則皮也，文質俱存，然後可以辨君子小人，亦猶皮毛俱存，然後可以辨虎豹犬羊。若如夫子之言，則是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矣，君子何以異于小人，猶盡去其毛而獨存其皮矣，虎豹之鞟何以異于犬羊之鞟乎，此夫子所以爲失言也。○麟士按：蒙引上二句子貢述所見，下二句折子成之言也。○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因論文質而見二子言詞之病。

○序哀公問于有若曰：如今年歲饑荒，國用不足，將如之何。○大全厚齋馮氏曰：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螽，連年用兵于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

序有若對曰：我周初徹法，井凡八家，田九百畝，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公于中取其一分，而國常足用，公何不仍舉行之乎。○愚按：上節註意欲加賦，此節註欲公厚民，兩欲字是推其意，且勿露，下文自出也。

序公曰：我魯自稅畝以來，已十分取二了，今吾之用猶不足，如之何其更行徹法而十分取一也。

序對曰：先王徹法之制，原通乎上下而爲之計，君民一體，九分書也，如徹行而井田均，穀祿平，

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直解 棘子成是衛大夫。質是質朴，文是文采。駟是四馬。皮去毛的叫做鞟。昔棘子成厭周末文勝之人皆習於利巧而無忠信之意，故立論說：君子之行已應務，惟當存其本質，不失了原來眞意就是了，何必飾緣文采以眩觀美，使寔意之不存乎？子貢聞而正之說：今時方逐末，人皆不知有質，夫子之說，意在崇本抑末，乃君子之道也。惜乎發言太易，不無矯枉過正之失，既已出於舌，雖駟馬不能追及之矣。蓋人之爲道，無質不立，無文不行，是文也與質一般，質也與文一般，可相有而不可相無。君子小人之所以辨者，正在此也。若盡去其文，徒存其質，則君子小人一混而無辨，就如虎豹之鞟和那犬羊之鞟，都是一般看不出好歹了。蓋虎豹之皮所以異於犬羊者，在於毛；君子之人所以異於小人者，在於文。然則文豈可以遂廢哉？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若求其盡善而無弊，則必如孔子所謂文質彬彬，乃爲定論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有若對曰：盍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

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則一徹而百度舉矣百姓皆得富足孰與君以不足而獨至得貧乎若不行徹而征斂無藝費出無經百姓皆貧困不得足矣孰與君以足而獨能得富乎此徹之不可以不行也○按圈內外註意甚著寔君民一體言君民足不足一體無二也穀祿平百度舉節君節用皆是徹法也孰與不足言均在徹內均是足底孰于其中與一箇不足非謂百姓不與君不足也所以破公從徹取一只利于民之意也若云民猶外府此等道理迂談不能信哀公若云百姓急公未聞取二或有逋負在下不緊從徹字透出利弊皆支談矣○大全厚齋馮氏曰有若告之以徹此儒生之常談而世賢之以爲迂濶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稅足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數倍于古季孫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魯之稅畝已加倍于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加稅故有若對曰盍徹乎是知有若之講聞于夫子者有素也○戱士按徐玄扈曰哀公有若俱是筞備荒若是救荒則目前要加賦饑年無從徵斂目前要行徹亦便濟得甚事○陸宣公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蔡虛齋曰有若曰盍徹乎此意云何正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看到從而方得有若意出○愚又按宣公語反之其非獨利編氓不及公庾可知此即徹一足皆足解虛齋後面方得有若意出則首兩節註意不可透露可見○筞蒙引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德根于心而達于事者也必也內主忠信使存于心者無一

說約合參

與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直解 盍是何不徹字解作通字是周家什一取民之制周行井田之法取通同均勻之意故叫做徹魯哀公問於有若說如今年歲饑荒國用不足將如之何有若對說國家財賦必取於民者有制用於上者有經然後歲之豐凶不足爲患君欲足用何不復行我周徹法十一取民之舊乎哀公說我魯自宣公稅畝以來已是十分取二了今我之用度尙然不足如之何更行徹法豈不愈加匱乏耶有若對說君臣一體休戚相關如今朝廷上的費用那一件不是小民出辦若能輕徭薄賦一毫不過取於民使之豐衣足食家家殷實是百姓足矣將見民之生計既饒則錢糧易於措辦凡軍國服御之需莫不樂於輸納自然倉廩實府庫充人君百凡用度取之沛然而有餘矣其孰與不足乎若是井地不均賦歛無度使百姓每衣食不給家家貧困是百姓不足矣將見小民生計既窘必至流亡失所不但賦稅無從出辦亦將怨嗟疾視而起離散爭奪之患矣人君又將安所取足乎即今觀之吾君不當徒以足國爲心而當以厚下爲念也按有若此言深得君民一體之意人主誠宜加念者然足民固所以足國而足國之道則在節用而已能節則薄取自見其有餘不節則厚斂且見其不足矣然則孔子節用愛人一言豈非治天下者之龜鑑哉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主忠

念之不塞而外徙乎義使其于事爲之間無一毫之不當理加此則根本既固而善行又有所積累德將日進高明是崇之之事也○大全雙峰饒氏曰徙義者今日所爲未是便徙不是處遷入是處便遷至當處○戱士按主忠信讀從義何以崇存作一則是然後從此家未有德出者○次雅在曰主忠信是根本爲說來有工夫從義方是工夫○姚承菴曰子張之問主意只要高明故夫子告以近裏著已之事○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救其失是也錄大全朱子有人于此愛之則欲其生惡之則欲其死溺于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爲可以隨已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先既欲其生旋又欲其死而一生一死交戰于胸而塞無所損于彼是之謂惑也知惑即知所辨矣

說約合參

○問孔子在齊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大全史記世家季平子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

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直解 崇是日有增加的意思行道而有得於心叫做德辨是辨別惑是心有所蔽忠是盡心而不欺信是誠實而無僞徙是遷義是理之所當爲者子張問於孔子說得於心之謂德所當崇也蔽於心之謂惑所當辨也茲欲崇之辨之果何所用其力乎孔子告之說德根於心而達於事者也使內有僞妄之心則善端充長之無基外無遷善之勇則培養滋益之無助德何由崇耶故必存於心者常以忠信爲主而無一毫之虛僞又能於理之所當爲者便遷改以從之而事事欲其合宜如此則根本既固而善行又有所積累本心之德自將日進於高明矣豈不是崇德之事人之死生有命本非吾所能張主也今也愛其人便要他生惡其人便要他死既已溺於愛惡之私而不達夫死生之定分矣況此一人耳方其愛之既要他生及其惡之又要他死易喜易嗔變遷無定然則造化死生之柄豈在吾好惡中耶甚矣其惑也能於此而辨之則惑可得而去矣蓋惑之多端死生乃其大者推之於一切理外之事皆不必慮用其心又何惑之有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孔子

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于齊處昭公于鄆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序孔子對曰爲政以正倫爲先外而朝廷君是君臣是臣内而家庭父是父子是子仁敬孝慈各盡其職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

序公問言而若惕曰善哉此言也信如君不成其爲君臣不成其爲臣父不成其爲父子不成其爲子其何以爲國雖有粟吾得安而食諸所以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其如不用何也○邢疏田完世家完卒謚爲敬仲後至田和遷齊康公于海上自爲齊侯和生威王稱王四世而秦滅之是陳氏滅齊也世家云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爲田氏左傳始

說約合纂

終稱陳則田必非敬仲所改未知何時改耳○大全史記敬仲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景公弗禁由是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强景公太子死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公命相國惠子高昭子以爲太子公卒荼立是爲晏孺子而田乞欲立公子陽生陽生奔魯田乞以兵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以兵入宮攻高昭子殺之惡子荼遷晏孺子於駘殺之而立陽生至齊是爲悼公乃使人殺孺子荼乞爲相專齊政○麟士按備考註內疑乃誤引桓公齊其可笑也○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見明倫爲治之本

○序子曰訟之情僞多端若夫片言之間可以折斷其獄使曲

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直解 齊景公名杵臼一日問政於孔子孔子對說大凡爲政以敘彝倫爲先以君臣父子爲大必使君盡爲君的道理而止於仁臣盡爲臣的道理而止於敬父盡爲父的道理而止於慈子盡爲子的道理而止於孝君臣父子各盡其道則治理由此而舉國家由此而治乃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若於此忽焉而不圖豈所以爲政乎按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則君不君臣不臣矣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則父不父子不子矣故夫子告之如此所以深儆之也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啟陳氏弒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直解 景公聞孔子之言深有契於心遂稱贊說道善哉此言眞切要之論也如果君不成其爲君臣不成其爲臣而君臣失其道父不成其爲父子不成其爲子而父子失其道則紀綱頹敗法度廢弛國之滅亡無日矣國家雖富米粟雖有吾豈得安享而食之乎景公知善夫子之言如此亦可謂本心之暫明矣然卒以繼嗣不定啟陳氏篡弒之禍豈非悅而不繹吾末如之何者歟

直判然者其我仲由也與仲由者言出而人信服之有不待其辭之畢也○麟士按折斷也謂斷開○其由也與空說忠信明決留在下節用
纂業引存疑門人因夫子之言而記之說子路平日爲人有諾於人再無留宿蓋其踐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于踐而不滯者明決也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故人自信而獄可折也○纂引又云忠信明決該得廣無宿諾只是其中一事雖是其中一事而子路明決之全體亦因可識蓋是未曾發言而折獄之先如此也○麟士按上曰由此曰子路故知記者因夫子言而及之也

說約合纂

○增纂按說子曰爲人上者因民之訟而判其曲直此事吾可猶夫人也然此不過治其末塞其流而已必也正其本淸其源使民知恥向化自然無訟之可聽乃爲貴乎此道德齊禮之所宜亟講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直解 片言譬如說一言半句折是剖斷獄是爭訟由是子路的名稽留隔夜叫做宿諾是有所許於人子路無宿諾一句是門人說的孔子說人之爭訟者各懷求勝之心情僞多端變詐百出聽訟者雖極力以訊鞫之尙有不得其情者矣若能於片言之間剖斷曲直使各得其情而人無不輸服者其惟仲由也與蓋仲由爲人忠信明決惟其有忠信之心故人不忍欺惟其有明決之才故人不能欺此所以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門人因夫子之言遂記之說

子路平日爲人最有信行若受人之託已應承了則必急於踐其言曾未有遲留經宿而不行者其爲人忠信如此則其所以取信於人者正繇其養之有素也夫子稱之豈無自哉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淸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直解 聽訟是聽斷獄訟猶人是不異於人孔子說爲人上者因民之爭訟而判其孰爲曲孰爲直此事我也可以及人不爲難也然要不過治其末塞其流而已必也正其本淸其源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民知耻向化興於禮讓自然無訟之可聽乃爲可貴耳這是門人因孔子稱許子路并記其平日之言如此蓋治民而至於使之無訟則潛消默奪之機有出於政刑教令之

○纂存疑子張問爲政之道子曰政在其心而已言其居乎政也必無怠倦自筮仕之始至致政之終一段主政居官之心無替也外面政事都是自眞心實意上作出來不徒文飾于外以爲美觀是又以忠也政如是焉矣○二之字指政然不外教養○此未及爲政之條目是語其所存也與道千乘章同亦因其病而藥之也

說約合參

○纂大全雲峰胡氏曰君子之存心也厚其所好者善故遇人之善即誘掖之以迎之于未成之先獎勸之以作之于將成之際至于人之欲爲惡也則規戒沮抑不使得成焉若夫小人存心也薄其所好者惡一反乎是成人之惡不成人之美有不可强同如此

外者視彼片言折獄又不足言矣明君觀此可不以德化爲首務哉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直解 政是治人之道居是存諸心者倦是倦怠行是施諸事者忠是盡心而無僞兩箇之字都指政說子張問於孔子說如何是爲政之道孔子告之說凡人心所存主叫做居設施於事叫做行爲政者孰無所存之心但始雖如此而其終不免於倦怠則其爲政不過苟且而已必也居之無倦如何養民而使之得所如何教民而使之成俗念念在茲始如是終亦如是不以時之久遠而少有懈怠之意則政自有恒而治民可期其成效矣爲政者孰無所行之事但事雖如此而未必出於眞心則其爲政不過虛文而已

必也行之以忠凡制田里以養民興學校以教民肫肫切切外如是內亦如是一皆本於眞心實意而不徒爲粉飾之具則政皆實事而德澤自然及於民矣蓋政雖多端皆由一心以爲之根本末有始終表裏一於誠而政有不舉者是道也小可以治一邑大可以治一國又大可以治天下雖聖人之至誠無息亦不過此有爲政之責者可不知所務哉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直解 這是孔子論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說道君子見人行一件好事便誘掖之以助其所不及獎勸之以勉其所欲爲務期以成就其美而後已若見人行不好的事則規戒以曉其惑沮抑以挽其失務期以改易其惡而後已蓋君子之心有善而無惡故見人之善其心好之惟恐其志之不堅而行之不力也見人之惡若身有之惟恐其名之玷而身之辱也小人則不然見人之爲惡則扛合容護以成其爲惡之事見人之爲善則忌刻誹毀以阻其爲善之心蓋小人之心有惡而無善故見人之惡即喜其與己同惟恐其不黨於己也見人之善即惡其與己異惟恐其或勝於己也其用心之相反如此是以國家用一君子則不止獨得其人之利而其成就天下之善爲利更無窮也用一小人則不止獨被其人之害而其敗壞天下之善爲害更無窮也人君可不審察而愼用之哉

○纂大全慶源輔氏季康子問爲政之道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所以得名者以其能以正己者正人也子若自端其身而帥之以正孰敢有不歸于正者若已不能正焉能正人哉○麟士按沈古疾曰凡書義各照本旨者有不必求之太深者如此章正字只說無僭踰無偏頗便是若云大人正己物正之學大非本旨須照季康子說來

說約合參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直解 季康子是魯國大夫名肥帥是表帥的意思說子欲知爲政之方先須識政字之義蓋政之爲言所以正人之不正以歸於正也然必先自正其身而後可以正人之不正固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今子爲政不宜責之於人惟當求之於己如欲人之以正事君則先自篤其忠敬以示爲臣之則如欲人之以正守官則先自盡其職業以爲居官之準所言者必天下之正言侃侃乎守經據理而無少涉於詭隨所行者必天下之正道挺挺然持廉秉公而無少動於私曲能帥之以正如此將見標準立而人知向方模範端而衆皆取則凡望子之風采仰子之儀刑者皆將改心易慮而相率以歸於正矣其有自踰於範圍之外者乎不然則雖刑驅勢迫

有不能強之使從者。子欲爲政。亦惟本諸身焉可也。大抵下之應上。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立曲木而求形之直。爲緩呼而求響之疾。此理之必無者。孔子斯言。不獨以告魯大夫。實治天下之要道也。漢儒董仲舒有言。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亦是此意。君天下者念之

○纂大全慶源輔氏。季康子患國多盜賊。問于孔子。求所以止盜之方。子曰。上者下之倡。苟能在上淸心勵節。不事貪欲。則民之視之。亦知以是爲貴矣。民知以不貪欲爲貴。則雖賞以誘之。使爲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爲之矣。尚何盜之患哉。○所謂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爲耳

說約合參

○纂大全南軒張氏。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民俗之澆也。人多不道。善意欲殺那無道底。使民知所懲而趨就于有道。何如。孔子對曰。風化自上。有子爲政。勿論不當殺。亦焉用殺爲哉。但子欲善之心純篤。發見于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丕變自歸于善矣。蓋在上之君子。主于感。其德爲風。在下之小人。主于應。其德爲草。草上加之以風。則必偃仆。小人被以君子。則心順從。然則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啟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直解 欲。是貪欲。昔季康子患國多盜賊。因問於孔子。求所以止盜之方。孔子對說。民之爲盜。生於欲心。而所以啟之者上也。誠使吾子淸心克已。不事貪欲。則上行下效。廉恥風行。雖賞以誘之。

四書集註直解 卷九 顏淵 四十

使爲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爲之矣。何何盜之患哉。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未有上以不貪爲寶。而下猶寇攘成俗者也。所以說雖賞之不竊。其實上不貪欲。則觀法之地以善。誅求之擾以去。優恤之政以施。觀法善則民畏。誅求去則民安。優恤施則民足。雖外戶不閉。比屋可封之俗。將由此成矣。豈止不爲盜而已耶。爲人上者。愼諸。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尙。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直解 無道。是爲惡的人。有道。是爲善的人。君子。指在上者說。小人。指在下者說。上字。解做加字。偃字。解做仆字。是頹靡倒偃的意思。季康子問政於孔子說。稂莠不翦。則嘉禾不生。惡人不去。則善人受害。若將那爲惡而無道的殺了。以成就那爲善而有道者。何如。孔子對說。民之善惡。顧所以倡之者何如耳。今以子之爲政。則何用殺乎。子誠欲善而躬行以率之。則民自然視效而歸於善矣。何也。那在上的君子。其德能感於人。譬如風一般。在下的小人。其德應上所感。譬如草一般。草而加之以風。無不偃仆。小人而被君子之化。無不順從。此乃理之必然者也。然則欲民之善。亦反諸其身而已矣。而何以殺爲哉。按康子三問。皆是責之於人。夫子三答。皆使求之於已。蓋正人必先於正已。而不欲正也。欲善亦正也。使康子能以其欲利之心欲善。則民豈特不爲盜。而且皆爲善矣。所謂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也。大學說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即是此意。人君可不以躬行德教。爲化民之本哉。

民之所以未之從者。亦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何以殺爲政哉。○汪氏曰。集註以一則字代本文而字。其意深切著明。最宜着眼玩味。○吳氏曰。書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喻本此。○蒙引。子欲善而民善矣。即子爲政焉用殺底意。而君子之德必偃。又只了欲善而民善意。又總是前頭政者正也。苟子不欲。臨之以莊數節意。聖人始終告康子。雖異詞而實未嘗二意。近理固不可易矣。○麟士按。欲善欲字中有作用。南軒說最是。論語中如欲立欲達。欲仁得仁。俱如是也。不是空空一欲便了。君子之德風以下。是申說欲善民善之故。與重君子小人字。蓋以位言之。草而加之以風。小人而臨之以君子。俱取勢以相壓爲喻。舊講風字者。多以和煦入等立論。何異說夢也。○徐玄扈

說約合參

曰。德字虛看。善固德也。惡亦德也。書曰。爵罔及惡德。
○序子張問爲士者何如斯可以言達矣。○麟士按。焦弱侯曰。子張是問所以達之故。不是問達之名義。○集註是正解字義。子張亦不知也。
序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曰。何哉爾意之所謂達者。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序子張對曰。人之名譽不彰。必其行多窒礙。若士在邦邦必聞之。士在家家必聞之。而達可知已。○蒙引。此是子張自解其所謂達者之意。認聞以爲達也。
序子折之曰。如子所言。是乃所謂聞也。非所謂達也。聞之與達。相似而實不同。學者不可以不辨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九 顏淵 四十一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直解 達。是所行通達。聞。是名譽著聞。昔子張之在聖門。心馳於務外。而不肯著實爲已。孔子每因事而裁抑之。一日問於孔子說。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夫士君子處世。隨其所往而皆通達順利。無有阻滯。乃人人所欲者。然必有實德於已。而後人皆信之。非可以襲取而倖致者也。夫子已知子張不識達字之義。乃故詰之說。何哉。汝之所謂達者。蓋將發其病而藥之也。子張對說。人惟名譽不彰。是以行多窒礙。吾之所謂

纂大全朱子仁山金氏。大所謂達也者。內主忠信。則質而朴寔。直而無偏曲。而又孜孜好義。凡所行事必求其合理之宜。質直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又接物之際。仔細和順。察人之言而觀人之色。以審吾言行之當否。又卑以自牧。常常思慮以謙下於人。恐有所不知覺也。此皆自修于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于己而人信之。由是在邦必達於邦。在家必達于家。而所行自

達者。惟欲聲稱播乎人耳。譽望服乎人心。在邦則必聞於邦。在家則必聞於家。如此而已。是蓋以聞爲達。而忽於近裏著己之功。正其平日受病處。夫子遂從而折之。說據子所言。家邦必聞。是乃所謂聞也。非所謂達也。蓋聞之與達。雖若相似而實不同。達則以實行動人。聞則以虛聲鼓衆。以聞爲達。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豈可味於所從而不知辨哉。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直解 質是質實。直是正直。察言觀色。是察人之言語。觀人之顏色。以驗在己之得失。慮以下人。是常思謙退。不敢以意氣加人的意思。孔子告子張說。聞之與達。雖若相似而實不同。夫達也者。

四書集註直解 卷九 顏淵 卌

說約合參

皆無窒礙矣。達固如此。○麟士按義雖訓合宜。亦是當然而然意。非圓融委蛇之謂也。故小註又謂質直而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勿混看。

纂大全雙峰饒氏。若夫聞也者。色取夫仁。使見于外者皆與仁合。而簡點他所以行于己者。皆與仁違。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居之全無疑意。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亦能欺世盜名。在邦必聞于邦。在家必聞于家。虛譽日隆而實德愈病。聞固如此。子奈何誤以爲達而不審乎。○色取之色與觀色之色不同。

非有心於求人之知也。以言其內。則質實而無巧僞。正直而無私曲。以言其外。則動惟見其好義。事必求其當理。其立心行己之善如此。然猶不敢自是。而察人言語之從違。觀人顏色之向背。以驗在己之得失。又不敢以賢智先人。而常思謙抑退讓。居人之下。其處己待物之謹。又如此。夫是以盛德所感。人皆愛敬。隨其所往。無不順利。其在邦也。則上得乎君。下得乎民。而達於一邦焉。其在家也。則父兄安之。宗族悅之。而達於一家焉。蓋所謂達者如此。豈偶然而致者哉。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

觀色專主顏色言。色取說得闊。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語類。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做底。○存疑。居之不疑之字指仁。是以仁自居而不疑也。○麟士按色取仁而行違。反質直一句。居之不疑。反察言二句。○愚按饒雙峰又云。居之不疑。示人以不疑也。此乃求名之人要人信己。故先自居之不疑。此是色取心腸。然按註自以爲是。亦有不自知其非而居之不疑意。如子張認邦家必聞之對。固妄自認聞爲達而不疑其爲非也。

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直解 色取仁。是外貌假做爲善的模樣。違是背。孔子又說。德修於己而人自信之。然後謂之達。若夫聞也者。存心虛妄。其中本非仁也。却乃矯情飾貌。做出個善人君子的模樣。考其行則素履多愆。全然相背。是與質直而好義者異矣。且又肆無忌憚。果於欺人。泰然處之。略無疑阻。恰似寔有此仁的一般。是又與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者異矣。夫深情厚貌。彼既巧於文其姦。而久假不歸。人又無繇窺其詐。則掩飾之際。疑似亂眞。人有不被其欺而稱譽之者乎。故其在邦也。則動輒見稱於朝廷州里焉。其在家也。則動輒見稱於父兄宗族焉。蓋所謂聞者如此。然聲聞過情。君子所恥。況作爲之事。終必敗露。比之於達。其相去何啻千里哉。是可見達者爲己而自孚於人。聞者爲人而終喪乎己。誠僞之間。學者

四書集註直解 卷九 顏淵 卌一

說約合參

○序昔夫子閒遊于舞雩之下。樊遲從之。因曰。理得于心謂德。如何以崇之。惡匿于心謂慝。如何以修之。事蔽于心謂惑。如何以辨之。敢以問之夫子。

序子曰。善哉子之問。眞切于爲己之學也。

纂蒙引人心不可以兩用。若先其事之所當爲者爲之而已矣。而後其所得。初不計其功效。如此則用心專一。工夫無間。德將日積而不自知矣。非崇而何與。才有心去責人。自家過惡便鹵莽而不治。今也攻其惡。專以治己爲心。事以自治爲事。而無暇及于人以攻人之惡。則何惡不去。非所以修慝與。一朝之忿是

固當深辨矣。若乃實行登庸。則邦家獲無窮之益。虛名誤采。則邦家貽莫大之憂。其關係又豈小小哉。用人者尤宜致愼於斯。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慝吐得反○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修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善其切於爲己。**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

忿不終朝，暫時之忿，非不共戴天之仇，終身之恨也。不能自制，遂至忘其身以及其親而不顧，端甚微，以致禍甚大，非惑之甚與？于此辨之，而知自懲焉已矣，何他求哉。○麟士按通義曰：雲許氏曰：辨惑，聖人只就樊遲切身之病告之，以發幾耳。人之惑不一，學者各自所察已之惑者，而務去之。○愚按忘其身忘字非亡字，似當作不顧處字解。

○增纂湛說樊遲問知何為仁，子曰：仁者愛人，親疏厚薄皆在慈育之中而已。又問知何為知，子曰：知者知人，邪正賢否無逃洞鑒之下而已。

蒙引全未字樊遲聞言而未能通達其旨意，以愛人則無所不愛而欲其周，知人則使有分別。

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直解 舞雩是魯城南祭天禱雨的去處。修是治而去之，慝是惡之藏匿於心者，攻是克伐，忿是忿恨。昔者孔子閒遊於舞雩之下，樊遲從之，因問說：理得於心之謂德，如何可崇？惡匿於心之謂慝，如何可修？事蔽於心之謂惑，如何可辨？孔子以其問之切於為已也，故美之說：善哉汝之問乎！夫人心本不兩用，使為其事而即計其功，則天理奪於人欲之私，德之所以不崇也。若能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則心志專一，工夫無間，本心之善將日積而不自知矣，這豈不是崇德的事。人惟輕於責已，而重於責人，則自家過惡鹵莽而不暇治，慝之所以不修也。若能專於攻已之惡，而不肯放過，而無暇去攻人之惡，則自治誠切，而纖毫不留矣，這豈不是修慝的事。若夫一時之忿，恨甚小，乃不能自制，而與人爭闘，遂至於喪亡其身，因以連累父母，至於虧體辱親，則其禍大矣。夫小忿而致大禍，這豈不是愚惑之甚歟。能於此覺悟而懲創之，則心無所蔽而惑可辨矣。樊遲粗鄙近利，故夫子告之如此，所以救其失也。然工夫雖有三件，貫通只是一理，蓋崇德者所以崇吾心之天理也，其事屬之涵養；修慝辨惑者，所以遏吾心之人欲也，其事屬之省察克治。非涵養不足以培其源，非省察克治不足以去其累，善學者體驗而察其功可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樊遲未達。**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

而有所擇，兩箇意思自相反了，故疑之。序子曰：子何疑乎？誠真知人之正直者，舉而用之；真知人之邪枉者，錯而舍之。將見枉者莫不有所感發，以去惡而從善，即能使枉者亦皆為直矣，是知之用有如此。○大全朱子曰：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雙峰饒氏曰：樊遲則仁知是二者平說，夫子亦不答之，及再答以使枉者直二句，方是串說仁知。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于知？曰：雖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舉直錯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直枉專指人而言，諸，眾也，謂眾人之枉者，即下文選于眾之意。○愚按夫子之言獨歸重于知，因遲疑知有妨于仁，故夫子言知無

妨于仁。然此處仁字絕不可露，一露則遲無復疑矣。註使枉者直則仁矣，及二者相為用，俱宜渾之。

序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又不敢多問，遂退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于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此言果何謂也。○大全未曉能使枉者直之兼言仁。○愚按單述見于夫子問知，遂自丟却一半了，所以惑也。

纂大全慶源輔氏：子夏一聞其說，便歎曰：所包者富矣哉，聖人之言乎！不陋于一偏，不滯于一隅，豈止言知已也。

序昔者舜有天下，選於眾人之中，而得皋陶，乃舉為士師，由是

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直解 達是明其義。舉是舉用，直是正直的君子，錯是舍置，諸字解做眾字，枉是邪枉的小人。樊遲問說：如何可以為仁？孔子告之說：人主於愛，必也於人之親疏厚薄，皆在其所愛之中，斯可謂仁矣。樊遲又問說：如何可以為智？孔子告之說：智主於知，必也於人之邪正賢否，莫逃其洞察之下，斯可謂智矣。樊遲雖聞夫子之言，而未能通曉其義，蓋以仁者愛無不周，而智者知有所擇，有所揀擇，必有傷於愛物之仁，混同兼愛，又恐昧夫知人之哲，夫子之言恰似自相違背的一般，此所以疑而未達也。於是夫子解之說：仁智雖有二用，其實只是一理，如立心正大，舉動光明，此人之直者也，吾真知其為直，則舉而用之。若夫立心偏陂，舉動暧昧，此人之枉者也，吾真知其為枉，則舍而置之。由是邪枉的人，見吾之所舉者在於直，亦莫不有所感發，而去惡從善以求舉用，是能使枉者直矣。甄別方行，而感化隨之，道固有並行而不悖者，子何疑哉。夫子之意，蓋以舉直錯枉，智也；能使枉者直，仁也。於知人之中，自寓愛人之理，二者不惟不相悖，亦且相為用矣。何樊遲之終不悟耶。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子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為使枉者直也。子夏

天下之人感化爲仁而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衆人之中而得伊尹乃舉爲相由是天下之人感化爲仁而不仁者遠矣夫子之言殆猶是也豈止于知而已乎子反而思之則得之矣○大全新安陳氏曰選於衆而舉皐陶伊尹此知人之智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爲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子二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益發明夫子之旨○麟士按通義天下句選於衆讀下文同○鄒陽朱氏曰此章即仁知之事而見相資之道○恩按子夏之言發明夫子之旨亦是暗含子夏亦不知樊遲當日仁知並問其云不仁者遠已逗出仁字然亦是不意中闡著仁字愛人字子夏口中終不宜露卽知仁字亦不宜露只証舉錯枉直二句而已

說約合參

○纂大全齊氏子貢問處友之道子曰友所以輔德凡勸善規過必盡此心之誠以相告而又心平氣和從容簡當以善道之使已意伸而聞者亦不忤也如此而猶不見省數必取疏知進退者所不爲也則止而不言無自取辱焉而交友之義以全矣

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直解 鄉也譬如說前者一般富是所包者廣昔樊遲未達仁智之理夫子既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矣遲尙未喻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退而見子夏乃問說鄉者吾見夫子而問智夫子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此言何謂也子夏篤信聖人者就歎說富哉夫子之言其所包者廣矣豈止言智而已乎昔者舜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而得皐陶乃舉而任之爲士師由是天下之人感皐陶之見舉而恥己之不與也遂皆化爲仁而不仁者若見其遠去而無迹矣湯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而得伊尹乃舉而任之爲阿衡由是天下之人感伊尹之見舉而恥己之不與也亦皆化爲仁而不仁者若見其遠去而無迹矣夫舉皐陶伊尹者是舉直錯諸枉智之事也人皆化而爲仁則能使枉者直仁之功也卽舜湯之事以徵夫子之言信乎仁智兼舉而無遺矣是豈專爲智哉昔禹稱帝堯亦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可見仁智乃人君之全德而知人愛人又王道之大端聖賢相與講明者不過此理欲學二帝三王者當知所從事矣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直解 忠告是見人有過盡心以告戒之善道之是委曲開導子貢問處友之道孔子告之說友所以輔仁者也若見人有過而不盡心以告語之則已之情有隱忠告而非善道則人之意不投皆非善處友者也故凡過失當規者務用一點相愛的實心以告勸之而又心平氣和委曲開導不徑直以取忤如此則在我之心無不盡矣至於聽不聽則在彼也若其蔽錮執迷終不肯從則當見幾知止無徒以數見疏而自取辱焉蓋朋友以義合者也合則言不合則止乃理之當然者處友者知此交豈有不全者乎

○雙峰饒氏曰苟未能忠且善焉遽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蒙引不可非不肯也言不可以忠告而善道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然

○纂蒙引曾子曰君子之學以求仁而仁必資友會友非徒會也以文會之也或考詩書于古或窮事物于今而道以益明矣爲仁非獨爲仁也以友輔之也有善則相勸有失則相規而德以日進矣○以文以友字重然看道益明德日進字面則曾文輔仁亦重○大全覺齋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方以友輔仁

說約合參

力行之事○麟士按集註取善以輔仁便是將友字略過扭合可省也○愚按註兩闕然玩其文勢疊遞猶云君子以文會友而輔仁也串說可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直解 文是詩書六藝之文友是朋友輔是相助的意思仁是心之全德曾子說君子之學所以求仁也苟無朋友以輔助之固不足以有成然使會友而不以文則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亦不足以輔仁矣故君子之會友也必以文或相與讀天下之書以考聖賢之成法或相與論古今之事以識事理之當然庶乎日有所講明不徒爲會聚而已於是乃以友而輔仁過失賴其相規德業賴其相勸取彼之善助我之善務使吾德之修因之而益進焉庶乎相與以有成不徒爲虛文而已夫以士人之爲學尙必資於友如此若夫人君資臣下以納誨輔德尤莫有要焉者使能聽之專而行之力則其益當何如哉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論語卷之九 終

纂大全朱子曰子路問爲政之道子曰政也者本身以治民而已凡民之行則以身率先之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則行無不興矣凡民之事則以身勤勞之如巡行阡陌勸課桑農之類則事無不舉矣○雙峰饒氏曰集註先行勞事雖是分本末而言其實皆政事而非○愚按註不分而行雖勞不怨則能言其效○集解孔子路嫌其少而請益子曰行此二事持之以久無倦則可非徒有爲之勇也○大全雲峰胡氏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于始而怠于終故皆以無倦告之

說約合參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論卷之十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直解 先是倡率的意思，勞是以身勤勞其事，倦是厭怠。子路問爲政之方，孔子告之說：爲政有本，不宜徒責於人，惟當反求諸己。以興民行，毋徒以言語教導之而已，必也以身先之，如欲民親其親，則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則先之以弟；欲民之忠，則先之以不欺；欲民之信，則先之以用情。件件都從己身上做箇樣子與他看，則民自有所觀感興起，而教無不行矣。以作民事，毋徒以政令驅使之而已，必也以身勞之，如欲民勤於耕，則春省以補其不足；欲民勤於斂，則秋省以助其不給；或勸課其樹蓄，或巡行其阡陌，件件都親自與百姓每料理，則民競相勸勉，而事無不舉矣。爲政之道，不外此二端而已。子路自負其兼人之勇，以爲爲政亦多術，恐不止于先之勞之二者而已，故復請增益焉。孔子以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又告之說：爲政不在多言，前說已盡，無可益也。但天下之事，勤始者多，克終者少，子惟於此二者持之有常，勿生倦怠。民行雖已興矣，所以率先之者愈加；民事雖已舉矣，所以勤勞之者愈力，則教思無窮，容保無疆，爲政之能事畢矣。二者之外，更何所益乎？然先勞無倦，不止居官任職者爲然，人君之治天下，非躬行不足以率人，非久道不足以成化，尤當於此深加之意也。

○纂邢疏仲弓爲季氏家宰而問政於孔子子曰政有大體如有司屬吏也爲政當先委任屬吏各有所司而後責其成事人有小過也則勿濫刑而舉從寬赦至于賢有德才有能者則舉而用之與之同升而爲政之要畢矣○大全朱子曰凡爲政隨其小大各有有司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新安陳氏曰宰家民之長○家引宰各有屬如士師不能治士士師亦有屬○宰之所屬有典財者典兵賦者典禮樂者○陳註兼舉有司之賢未言舉而加之上位不知自身爲宰舉之亦只到爲宰耳上位恐難說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緣文子是大夫○麟士按諸說宰如是時

說約合參

說緣要冠冕看作家宰太宰宰相宰字可笑○據大全赦小過亦承有司之過說即二句爲一串事亦妙大要專主任人說不然泛言肆赦亦非倫也後註家老望像而無官守之責恐大槩所當爲者只是知此○愚按赦過亦承有司說則擧賢才句註有司皆得其人益合矣序仲弓又問曰一人之智爲能盡知賢才所在而舉之耶子曰爾雖不能盡知豈無一所已知者但已知者舉之其于爾所不知者人亦必有知之矣人豈肯舍諸而何患賢才之不盡知不盡舉哉○按淺說人豈舍之而不我告似多此周折本文只說爾知爾舉人知人舉所謂以天下之人知天下賢才舉天下賢才也必要人以知者告我皆使我舉則反涉私小耳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虔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況天下乎。

直解 季氏是魯大夫，宰是邑長，有司是衆職，赦是寬宥。昔者仲弓爲季氏屬邑之宰，問政於孔子。孔子告之說：宰兼衆職，若不分任於先，何以責成於後？故必先授其任於有司，使各專去辦理，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人有大過，固不可不懲，若小小差失，一槩苛責，則法太密而人無所容，故必於小過而寬宥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至於賢才不舉，則衆務必至於廢弛，故凡賢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這便是爲政之道。仲弓又問說：先有司可能也，赦小過可能也，若夫賢才之伏無盡，我豈能以一人之智，盡知天下賢才而舉之乎？孔子說：賢才之在世也，汝雖不能盡知，然豈一無所知者乎？汝雖有所不知，然人豈無知之者乎？汝但於汝之所知者舉而用之，則人見其誠心薦賢，莫不感動，凡汝之所不知者，亦皆將舉之矣，其孰肯終舍之哉？蓋秉彝好德，人心所同，舉其所知者於己，而付其所不知者於人，自可無遺賢之患矣。若必自己

○纂蒙引孔子時方在衛子路設問曰衛君將待子而爲政則子之所設施當以何爲先○爲政二字屬衛君若屬孔子不用而字只曰衛君待子爲政也○通義仁山金氏曰魯哀公之六年孔子在陳則是自楚反陳非反衛也十年孔子始自陳至衛非自楚反也孔子在陳思歸往去則其自陳往衛乃過衛而行輒致公養之禮遂行待孔子爲政之意故問之及聞正名之說非其所樂故孔子辭去之而歸魯○出公羊子作孝公朱子曰政莫大於正倫使我爲衛爲政必也先正其名使名稱其實乎大全新安陳氏曰父廟曰禰輒據公是禰其祖朱子路曰有如是哉夫子之迂闊而不近于事情也在今日何得以正名爲急務也○大全齊馮氏曰夫子正名之論蓋不

說約合參

與輒也時輒已立十二年矣子路之謂迂者蓋爲輒也朱子曰粗野哉由也君子但凡事理于其所疑而不知者則姑闕之以俟考問何得率爾妄對如此○思按闕如二字有虛心講者言此心闕然不敢自執也

纂大全雙峰饒氏我之欲先正名豈迂哉大凡一事纔不正名便開口有礙說不去了則言不順言既不順說不去如何行得去則事不成○新安陳氏曰集註于正名名不正凡三以實字言蓋名當其實則名正名實紊

盡知而盡舉之。何其示人之不廣耶。即此觀之。聖賢用心之大小可見矣。大抵夫子所言。皆爲政之大體。雖古先帝王致治之盛。亦不外此。故獄愼罔兼。先有司也。眚災肆赦。赦小過也。翕受旁招。舉賢才也。三者之中。舉賢爲尤要。能舉賢才。則政平訟理。凡先有司赦小過。皆舉之矣。所以說治天下者在得人。誠君道之首務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野。謂鄙俗。

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直解 衛君是出公名輒。昔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出奔於晉。靈公卒。立蒯聵之子輒爲君。其後蒯聵欲返國。輒拒而不納。凡宗廟祭祀。與夫出政施令於國都。只稱靈公爲父。不認蒯聵。是統嗣不明。名實乖亂甚矣。此時孔子自楚反乎衛。子路方仕於衛。因問於孔子說。衛君慕夫子之道德久矣。今見夫子之來。必且虛己隆禮。以待子而爲政。不知子之爲政。其所設施者以何爲先乎。夫子答之說。君臣父子。人之大倫。未有彝倫不敘而可以爲國者。今衛君不以其父爲父。而以其祖爲父。彝倫斁而名實爽矣。若使我行政於衛。必也先正其名。使君臣父子之間。倫理昭然。名實不紊。此乃政事之根本。有國者之急務也。子路識見未能到此。乃不深思其意。率爾妄言說。有是哉。夫子之迂闊而不達於時務也。夫爲政者。惟取今日所以安國治民者而急圖之可也。至於父子稱謂之間。乃是小節。何關於國

則名不正。寔字于名最緊切。○問言與事似不相干涉。朱子曰。如一人被火急取水來救始得。却教他取火來。此便是不順。如何事得成。○輒以兵拒父。以父爲賊。是多少不順。其何以爲國。何以臨民。

纂大全慶源輔氏曰。無一事無禮樂。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事成而有序有和。則禮樂自興。事不成則壞亂乖舛。又安得有禮樂哉。禮樂不興。則凡施之政事者。無非私意。率皆倒行逆施。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而不中。刑罰不中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措手足乎。夫名一不正之弊。一至于此。○吳氏。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失其理而不和。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利

說約合參

及小人。刑過則淫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朱子曰。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面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

纂蒙引是以君子之爲政也。無所名則已。名便要正。必可言也。無所言則已。言便要順。必可行也。必可言必可行。不敢苟之道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一事苟則其餘皆苟。一事不苟則事成禮樂興刑罰中。此外無餘矣。然則爲政必先正名。非迂也。○必字著力說。○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只是言名不可不正也。獨舉言。有其名必有其言也。○一事苟。事字猶云一件。苟也。苟不正也。○大全新安陳氏曰。夫子所謂名不正以下。是反說。名之必可言。照應前面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之必可行。照應前面言不順則事不成。此

之治亂。事之得失。而必以正名爲先乎。子路之言。粗野甚矣。故孔子直責之說。野哉仲由。何其識見之鄙陋。而言詞之粗俗也。夫君子於事理。有不通曉處。則姑闕其疑。以俟考問。今汝於我之言。有所未知。不妨從容辨問。乃率爾妄對。直以爲非。不亦野哉。夫子蓋將詳示子路以正名之說。故先折其粗心浮氣如此。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直解 事得其序。便是禮。物得其和。便是樂。措是安置的意思。孔子告子路說。吾之所以欲先正名者。豈故爲是之迂哉。蓋以爲政之道。必名分先正。而後百凡施爲。皆有條理。若使名有不正。非君臣而強爲君臣。非父子而強爲父子。則發號施令。稱謂之間。必然有礙。而言不順矣。言不順。則名實乖錯。言行相違。所爲之事。如何得成。事不成。則動皆苟且。必然無序而不和。禮樂如何可興。禮樂不興。則法度乖張。小人得以倖免。君子反罹於罪。刑罰如何可中。刑罰不中。則民莫知所趨避。而無安身之地。何所措其手足。夫以名之不正。其弊遂至於此。可見大綱一隳。萬目瓦裂。而國非其國矣。爲政者烏得不以正名爲先乎。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

是正說言無所苟又反說從名正言順來蓋于名苟且即名不正言不順其餘必無往而不苟且矣○愚按名之言之屬君子亦著力即上所謂先正即下所謂無所苟也○又大全問胡氏這是論孔子爲政正名合當如此設若衛君輒用孔子孔子既爲之臣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夫子須先與斷約如此做方與他做若輒不能然則夫子決不爲之臣矣○孔悝出公之黨子路不以出公爲非故事之宜以正名爲迂也○又蒙引輒立十二年而蒯聵入衛出公奔魯蒯聵立即莊公也子路死于孔悝之難即其事也孔悝孔文子之子得衛政莊公後亦爲晉所逐至踰牆折肱卒見殺于戎州己氏之妻爲莊公嘗髡其髮以爲其夫人呂姜氏

說約合參

之證也○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見明倫爲爲治之本

○序昔樊遲以務本力農乃治生之常道請學治稼之事子曰惟老于農者精于稼吾不如老農又以圃之事比稼爲易請學爲圃子曰亦惟老于圃者精于圃吾不如老圃○邢疏五穀者黍稷麻麥豆也周禮註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也又云樹菜蔬曰圃圃其樊也郭璞云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

序遲再問而夫子再拒之如此意有在矣樊遲不能復問而出子懼其終不悟也又責之曰小人哉識趣卑陋樊須之所爲也○大全新安陳氏曰此小人是以位而言者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是自此小人上

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直解 孔子又告子路說名一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君子之於名也必其稱謂之間皆當其實而無爽而後以爲名若不可言者則不敢以爲名也其於言也必其出諸口者皆可見之行而無窒而後以爲言若不可行者則不敢以爲言也夫名必可言則名正而言必可行則言順而事成而禮樂興而刑罰中皆在是矣所以君子爲政凡於言之稱名者務求當其實無所苟且蓋以是耳蓋一

事得則其餘皆得一事苟則其餘皆苟吾之欲先正名者意正爲此子乃反以爲迂豈知治體者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直解 稼是稼穡播種五穀之事圃是園圃種蔬菜之事小人是識見狹小之人昔樊遲以務本力農乃治生之常道故請問於孔子欲學爲播種稼穡之事孔子說稼穡之事惟年老的農夫知道吾不如老農子欲學稼問之於老農可也樊遲以種植園圃之事比之稼穡爲易故又請學爲圃孔子說園圃之事惟年老種園的人知道吾不如老圃子欲學圃問之於老圃可也夫樊

推廣而對言之

大全雙峯饒氏曰吾人自有大人之學在也上誠好禮而莊以持己則民莫敢不敬上誠好義而所行合宜則民莫敢不服上誠好信而至誠接物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自歸之而爲之耕稼矣豈用自耕稼哉如遲所請不但不於爲亦不必爲矣○蒙引自上好禮至末都是不如老農句內之意○麟士按稼圃之問

說約合參

只主粗鄙近利爲確無隱遁忘世意則民云者言上如此即如此也不甚重感化大段要起襁負而至不屑用稼意語氣一直趨下○楊龜山語錄此亦非爲利也其所願學正許子並耕之意而命之爲小人者蓋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鄱陽朱氏曰此章責弟子務爲小道之失

遲再問而夫子再拒如此是不足之意槩可見矣及其既出又責之說小人哉樊須也蓋天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修身齊家以治國平天下大人之事也務農種圃以自食其力小人之事也樊遲游於聖門乃不務學爲大人而留心於農圃之事何其識見之淺小而志意之卑陋哉故夫子以小人責之蓋將勉之以大人之學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

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直解 情是情實襁負是以布裹小兒於背而負之以行也孔子因樊遲之問稼穡既以小人責之此又以大人之事曉之說道小人勞力大人勞心勞力者居下而聽令於上勞心者修己以倡率於下此天下之大義也如使爲上者能好禮而動容周旋皆中其節則民之得於觀瞻者自將儼然畏之誰敢不敬乎能好義而設施措置皆合其宜則民之得於承順者自將帖然守之誰敢不服乎能好信而以實心實意待人則至誠動物而民亦以實心實意應之誰敢不以其情實歸上者乎能如是則四方之民聞風向化皆將襁負其子而至矣民歸既衆則皆任土作貢以奉其上上雖安享其奉而不爲泰也又安用身親爲稼穡之事哉此所謂大人之事

○纂大全雙峰饒氏存疑子曰人情邪正苦樂咸見于詩其邪其苦此見風俗之衰本于政治之失也其正其樂此見風俗之盛本于政治之得也讀詩而有得焉則法其所以得而盛者戒其所以失而衰者故達于政詩之言詞多宛曲風諭而不直致使者所以傳君命措詞最難才委靡則流于弱而取侮于人才剛直則又恐激怒而貽禍于國讀詩而有得焉則婉正得體不辱君命而可以專對若誦全詩盡三百篇而授之以政不達于設施使于四方不能專自應對

說約合纂

則誦詩雖多亦奚用哉○雙峰使有正有介正使自能致詞不假衆介之助是謂專對達與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誦詩而有得則自然效驗以訓用爲字只語助詞○勉齋黃氏曰亦視其所以讀之者何如耳爲人耶爲己耶誦說耶踐行耶鹵莽耶精切耶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于心淡治而通貫體之于身切是而專確則奚不能之足患哉○邢疏周禮註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

○纂大全子曰其身正是身教以身教者從不待令而化自行

也樊遲不此之務而顧請爲稼圃何其陋哉夫周公陳無逸以告成王要先知稼穡之艱難而樊遲請學稼孔子乃鄙之爲小人者蓋人君身居九重小民疾苦常患不得上聞故周公惓惓以此爲言若學者所志當以大人自期又不宜屑屑於農圃之事周公之言夫各有所當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直解 誦是讀詩三百是詩經三百篇授之以政是與之以位而使其行政達是通曉使於四方是將君之命出使於他國專對是自以己意應對諸侯不煩指授也奚字解做何字以是用爲是

語詞孔子說詩之爲經也本乎人情該乎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美惡政治之得失故讀之者亦達於政且其言溫厚和平而不激亢多所諷諭而不直率故讀之者必長於言若有人焉讀詩三百篇可謂多矣乃授之以政務而漫不知所設施出使於四方而不能自爲應對則是徒有記誦之勤全無心得之益讀詩雖多有何用處亦與不讀者同矣所以說雖多亦奚以爲蓋窮經必先明理明理方能適用若不能明理不過記問口耳之學而已何足貴哉然不止三百篇爲然大凡經書所載莫非經世之典修齊治平之理備在其中讀者須逐一體驗而推行之乃爲有益不然則是求多聞而不能建事學古訓而不能有獲雖多而無用矣善學者可不知所究心乎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其身不正而徒以令不過言教以言教者訟雖號詔諄切亦不從我以正故正人必自正己始○蒙引訟謂退有後言也

○麟士按姚承庵說子曰魯與衛本兄弟之國今就其紀綱法度言之其政亦正好是兄弟也○語意要渾然不露○或問蘇氏當是時魯哀七年衛出公五年也孔子知二君皆失志無常棄國野死之君故發云卒之哀公孫邾出公奔宋皆死于越

說約合纂

○纂大全長樂陳氏或問小註胡氏士庶之家多循規世祿之家多怙侈其勢然也荊爲衛之公子我夫子嘗謂其善于居室居室者自合進而完自完進而美非善乎其事不能彌光于前而公子荊知此非所存心者直謂之苟而已凡器物用度當其始有則曰令已苟且合聚矣當其少有則曰令已苟且完備矣當其當有則曰令已苟且華美矣循序有節既見其所以殖產自能又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無驕滿而不溢非賢能之乎此可爲居室之法○集解王曰荊與蘧瑗史鰌並爲君子○愚按子謂二字此節當是記述體

直解 令是教戒孔子說上之導下以身不以言若使倫理無不盡言動無不謹淫聲美色不以亂其聰明便嬖諛佞不以惑其心志則身正矣由是民皆感化雖不待教令以驅使之而自然遷善敬德無敢有違背者若其身不正倫理不能盡言動不能謹聲色亂其聰明便佞惑其心志則民心不服雖教令諄切使之爲善亦有不從者矣蓋上之一身下所視效不能正己焉能正人所以大學論齊治均平皆以修身爲本即是此意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求端於身哉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直解 孔子說魯乃周公之後衛乃康叔之後本是兄弟之國以今日觀之兩國之政也正是兄弟一般以魯則三家僭竊而公室微以衛則不父其父而禰其祖紀綱同一陵替法度同一縱弛何其衰亂之適相類也蓋夫子思撥二國之亂

以反之治而時不我用力不能挽故徒付之慨歎如此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荊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直解 公子荊是衛大夫居室是處家合是聚合完是齊備美是精美三箇苟字是聊且粗畧的意思孔子說人之嗜欲無涯則其貪求無厭若衛公子荊之處家可謂善矣蓋公子荊先貧後富方其貧時居處服食之類草草初具而已在他人處此必將求其盡有而後爲快也彼則曰吾令已苟且聚合矣推其心使其止於始有則亦以是爲足而不復望矣既而漸漸少有在他人處此必將求其盡備而後爲快也彼則曰吾令

○序子適衛冉有爲之御車而行。序子見衛之人民而嘆曰庶矣哉何其生齒之衆也。序冉有曰既庶矣當何道以加

說約合參

之子曰庶而不富則無以聚人必也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而後庶者長庶也。序冉有曰既富矣又何道以加之子曰富而不教則近于禽獸必也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而後庶而富者可長富也。一問答間而王道大端盡于此抑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爲有序也。○大全仁山金氏曰制田則畫井授田一夫百畝出穀粟以養其口制里則有在田在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出布帛以養其體薄賦則省其兵役薄斂則不多征稅古者二十五家爲閭而有塾五百家爲黨而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學。○備考前漢書地里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本顓頊之墟故謂之帝丘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

已苟且完備矣。推其心使其止於少有則亦以是爲足而不復求矣。其後饒裕充足雖到富有的時節然未必至於精美彼則曰吾今已苟且精美矣。推其心蓋不啻盡美極備而無以復加矣。是則由合而完由完而美可見其隨處而安而無貪求之想。合曰苟合完曰苟完美曰苟美可見其所欲有節而無盡美之心。公子荊之居室如此亦賢矣哉。大抵人之處世莫病於貪求莫貴於知足。然所謂知足者謂其當下便足非謂有所期限而止也。若有所期限則亦不免於求矣。子荊當始有之時不慕少有當少有之時不求富有隨時便足無事營求。非其心淸欲寡不以外物累其中者詎能之乎。故孔子賢之謂其近於道也。

○**子適衛。冉有僕。**僕，御車也。**子曰。庶矣哉。**庶，衆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直解　適字解做往字。衛是衛國。冉有是孔子弟子。僕是御車。庶是衆多的意思。昔者孔子周流四方行到衛國時冉有爲孔子御車而行。孔子看見那百姓每衆多。因嘆說衆矣哉。此衛國之民也。冉有問說有國者固欲民之蕃庶。然不知既庶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孔子告之說庶而不富則生養不遂終必離散安能長保其庶乎。必也制爲田里薄其賦斂使百姓每豐衣足食無貧乏之患則庶者長庶而可以爲充實之國矣。這

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

○纂大全朱子東陽許氏夫子有感而言曰當今之世苟有人焉能用我者雖用至朞月一年之間而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興衰撥亂綱紀粗立已可觀也到得三年便財足兵强教行民服治功已定治道大備而行成矣然其如無用我者何哉。○葉氏少籀曰哀公以天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爲司寇粥羔豚弗飾賈男女行者別于塗每用輒效如此況

說約合參

委國而聽之至于三年之久哉。○附錄年譜五十九歲適衛靈公老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用我云云居衛月餘去衛適曹曹人不答去曹適宋。

○纂大全雙峯饒氏紹聞編子曰嘗聞之善人爲邦累世相繼至于百年之久善力之遠亦可以勝其殘暴使皆歸于善而民無極惡大罪不用刑殺矣以今觀之誠哉是言信有此理也吾得見善人爲邦者斯可矣。○雙峯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謂之亦可者似有未能必其殘果盡勝殺果盡去之意善人極功只到得此地位。○朱子曰殺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此聖人事善人定是未便得如

是王者厚生之政所當加於既庶之後者也。冉有又問說有國者固欲民之富足。然不知既富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孔子又告之說富而不教則飽煖逸居乖爭易起安能長保其富乎。必也設爲學校教之禮義使百姓每孝親敬長興仁讓之俗則富不徒富而可以爲有道之國矣。這是王者正德之政所當加於既富之後者也。聖賢一問答之間而王道之規模施爲之次第皆具於此豈非萬世之法程哉。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直解　朞月是周一年之月。可是治理可觀。成是治功成就。昔孔子懷匡世之志抱經綸之具而不得試。故感而歎說當今之世無用我者耳。誠使

有人委我以國政而用我焉。雖至於周一年之月而已。將見弊者革廢者興紀綱法度漸次就理皆有可觀者矣。若至於三年之久則化行俗美禮備樂和民生以厚民德以新而治功成矣。惜乎不得少試而使其徒託諸空言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直解　善人是天資仁厚的人。勝殘是化殘暴之人。去殺是不用刑戮。孔子說古語有云善人治國累代相繼至於百年之久則世德積久和氣薰

此然也假行年二夫積累到此自是亦能使人與于善不陷刑辟。○麟士按如上諸說則今講家亦似太過少斟酌矣。○紹聞編如文帝止可謂善人惠帝懦弱景帝刻薄高帝亦不純集註姑取以爲相繼百年之證故云幾致云庶乎近之爲有此氣象耳。○圈外尹註若大聖人云云暗含下章意。

○序子曰如有聖人受命而興而爲王者欲仁教浹洽于天下必積之一世而後化成也。夫豈速效者哉。○大全朱子曰自己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漸透徹自天下言之以一世之久方浹是這個道理浸潤透徹。○雙峯饒氏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須漸仁摩義節禮和樂使其化浹於透徹融液周徧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于善。○麟士按紹聞編節如上朱饒之說

說約合參

亦似太過非成康所可當故本註只云教化浹也原有斟酌。○班固推其作爲次第謂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民間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至而爭訟息所謂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餘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王者必世而後仁由此道也。○據存疑如有字因上善人爲邦而言。

○序子曰凡政皆本于身苟自正其身矣遵守禮法輔上帥民于爲大夫而從政乎何有如不能正其身則相導以邪其如正人何哉。○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見人臣輔治之本。

蒸亦可以化殘暴之人使之同歸於善不用刑殺而天下自治矣古語如此誠哉是言信有此理也蓋凡民之心有善無惡其所以放僻邪侈而陷於刑辟者豈無仁義之良哉惟上之人無以感之耳善人爲政雖未必德業全備禮樂修明只以其一念醇厚之心積之而化使可使刑措不用但須先後相承遲以歲月耳若夫聖人之治天下何待百年其效亦豈至此而已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直解 王者是聖人受命而興以君主天下者三十年爲一世仁是教化浹洽孔子說善人爲邦百年僅可以勝殘去殺不過小康之國而已若乃至治之世仁恩滲漉教化浹洽舉天下之大如人一身血氣周流無不貫徹纔叫做仁今明主不作民之不被其澤久矣如有聖人受命而起欲納天下於同仁之域恐亦未可遽期其效必是積之以漸仁政涵育薰陶至於三十年之久然後深仁厚澤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天下之人皆涵濡於德化之內而相忘於熙皞之天也夫豈一時可致者哉此可見非王道不足以成至治非悠久不足以行王道蓋惟有虞之萬邦時雍成周之宇宙太和可以語此願治者當知所從事矣。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直解 從政是爲大夫而從事於政治孔子說爲政所以正人也而其本在於正身苟能居仁由義動遵禮法先自正其身矣則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其於從政而正人也何難之有若立身行己一有未善不能自正其身則表儀不端焉能率下其如正人何哉。

○序冉子爲季氏宰自其私朝而退來見夫子夫子曰何退朝之晚也對曰有國政子曰此必其季氏之家事也若是國政則吾嘗爲大夫今雖不見用于禮猶得與聞之茲既不聞則是非國政明矣是時季氏擅專魯政蓋有不與同列議于公朝而與家臣謀于私室者故夫子若爲不知者而言此以正之○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諷弟子而警權臣以見正名分之意。

說約合參

○序定公問于孔子一言所係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一言之微固不可以若是乎其必期其效也。

序然亦有之嘗聞人之言曰爲君以主治甚難爲臣以輔治甚不易當時之言如此○麟士按二句平說夫子引之則止取上一句耳體人言中先作低昂非是。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直解 朝是魯大夫季氏私家之朝晏是晚政是國政事是家事以是用古者大夫雖致仕猶得與聞國政昔者冉子爲季氏宰朝於季氏而退來見孔子孔子問說今日何退朝之晚也冉子對說適有國政相與商議所以來遲孔子說此必是季氏私家之事耳非國政也若是國政則我舊日曾爲大夫雖已致仕不用於禮猶得與聞之今既不聞則非魯國之政明矣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而言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子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易去聲○當時有此言也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

序為君者如因此言。而能知其難也。則必戰兢以圖之。無一事之敢忽。天命固人心歸。然則此一言也。不可以期必于興邦乎。

說約合纂

序定公又問曰。一言所係而可以喪邦。亦有諸。孔子對曰。一言之微。不可以若是其必期其禍也。然亦有之。嘗聞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予之言一出而莫之敢有違背者。此則為君之樂也。時人之言如此。

序如其君言之善。而人莫之違也。則喜起致治。不亦善乎。如其君言之不善。而人莫之違也。則忠言不至于耳。君日驕。臣日諂。然則此一言也。不可以期必于喪邦乎。君其加之意可已。○通義仁山金氏曰。興喪不在一言。而在君心。于此一言如何耳。故

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直解 定公是魯君。幾是期必的意思。魯定公問於孔子說。為治有要。不在多言。緊要的只一句言語。便可以興起國家。果有之乎。孔子對說。興邦大功也。一言之微。未便可若是而必期其效。然亦有之。今時人有句話說道。為君難。為臣不易。夫人君。勢分崇高。威福由己。若無難為者。殊不知君之一身。上焉天命去留所係。下焉人心向背所關。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致無窮之患。為君豈不難乎。人臣職守有常。隨分自盡。若可易為者。殊不知臣之事君。上焉輔之以凝承天命。下焉輔之以固結人心。致君之道少虧。則有瘝官之咎。澤民之方未備。則有曠職之愆。為臣亦豈易乎。時人之言如此。人君惟不知其難。固無望於興邦耳。誠使真知為君之難。而兢業以圖之。處己則不敢有一念之或肆。治民則不敢有一事之或忽。由是以倡率臣工。皆務勤修職業。以共盡克艱之責。如此。將見君德日以清明。政事日以修治。上而天命於是乎眷佑。下而人心於是乎愛戴。國家之興。端可必矣。然則為君難一言。不幾乎為興邦之明訓乎。吾君有志於興邦。亦於斯言加之意而已。

四書集註直解 四 卷十 子路 十三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

前一節。舉人之言。必曰如知。後一節。舉人之言。必曰如其善不善。大要興喪固多端。本原並在君心。所以分。夫子此章詞不迫切。而語意周密。○鄱陽朱氏曰。此章為時君辨恒言得失之歸。

○序楚令葉公問政于孔子。序子曰。為政者能使近者被其澤而說。遠者聞其風而來。而道其得矣。○說大全。勉齋黃氏曰。不意于求其說且來。則必有不說有不來者矣。吾行吾之所當行。而其效如此。乃所謂政。○附錄。莊氏曰。葉公執楚政。在昭王之時。是時楚內經白公之難。外經子胥之敗。方遷都于鄀以避之。近則百姓未親。遠則屬國離叛。而唐隨

說約合纂

蔡鄀之君莫肯附。故告之。○家語。孔子告子貢曰。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說近而來遠。○風俗通義曰。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于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葉公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追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于葉。葉人追思而立祠。

○序子夏為魯莒父邑宰。問政。子曰。為政有二弊。方為其事。旋責其效。是為欲速。子必無欲速。狃于淺近。以為便計。是為見小利。子必無見小利。蓋為養為教。凡事有自然之次第。自然之規模。若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所失者大。而大事不成。其何以為政乎。○按政亦有當速。亦當小利。不遺。弊在欲字見

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直解 定公又問說。一言興邦。既聞之矣。若說一句言語。便可以喪亡其國者。亦有之乎。孔子對說。喪邦大禍也。一言之間。未便可若是而必期其禍。然亦有之。今時人有言說道。我不是喜樂為君。只是為君時。隨我所言。臣下都遵奉而行。無敢違背。此乃其所樂也。時人之言如此。自今言之。君令臣從。固無敢有違者。然也看君之所言何如。如其所言而善。有益於生民。有利於社稷。那臣下每都依著行。不敢違背。則生民必受其福。社稷必得其安。豈不是好事。如其所言不善。有害於生民。有損於社稷。也都要臣下每依著行。不敢違背。則生民必受其禍。社稷必為之危。而國不可以為國矣。然則唯言莫違之一言。豈不可期於喪邦乎。夫邦之興亡。非細故也。而皆始於一言。大學所謂一人定國。一言僨事。意亦如此。人君審其所以興。鑒其所以亡。則可以永保天命。而長守其社稷矣。

四書集註直解 四 卷十 子路 十四

○葉公問政。葉。音義並見第七篇。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直解 葉公是楚大夫。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說。為政之道。在得民心。若能使民之近者被其澤而喜悅。遠者聞其風而來歸。則為政之道得矣。然人心至愚而神。苟非有實心實政。足以感人。而欲以驩虞小術。違道干譽。則四境之內。且不能服。況其遠者乎。此蓋夫子言外之意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

字此就其爲政之心。而指子夏所存之病也。

切己之事告之。

直解 莒父是魯邑。速是急速。小利是小小便宜。達是通達。昔者子夏爲莒父之宰。問政於孔子。孔子說。爲政之弊有二。躁急之人。方爲其事而遽責其效。這是欲速之弊。子之爲政。必須推行有漸。不可欲速。以求目前之效。淺狹之人。狃於淺近而昧於遠大。這是見小之弊。子之爲政。必須志其遠大。不可見些小事功。便以爲得計也。蓋政以能遠爲貴。然必有漸而後可以達也。若欲速則求治太急而無次第。欲其通達。反不能達矣。此所以不可欲速也。政以大成爲期。所志者大則小者有所弗顧也。若見小利。則其心已足而無遠圖。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矣。此所以不可見小利也。蓋子夏素有近小之病。故孔子以此教之。其實爲政之道。不外於此矣。

○啓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身而行。無私比者。其父攘人之羊。而己爲之子。證明其事。夫父子尚如此。直何如乎。

說約合參

纂大全胡氏曰。吾黨之所謂直者。殆異于是。爲父者爲子隱其過。爲子者爲父隱其過。不以聞之于人。蓋父子主恩。委曲以全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情理所當然。順理而行。而直在其相隱之中矣。證攘何爲哉。○直在其中。非指隱以爲直也。如學以自修而祿在其中。亦然。蓋直躬人之細行。父子人之大倫。佛一己之細行。傷人道之大倫。非天理也。○麟士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父子之恩。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 子路 十五

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爲。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直解 黨是鄉黨。直躬是直身而行者。攘是竊盜。證是證明。昔楚大夫葉公與孔子說道。吾鄉黨之中。有直身而行。無所私曲的人。其父盜人之羊。而己爲之子。乃從而證明其事。夫父子至親。尚且不隱。則其直可知矣。孔子說。我鄉黨中亦有直身而行者。與此不同。子有過也而父爲之隱。不使聞之於人。父有過也而子爲之隱。不使聞之於人。夫父子相隱。雖不得爲直。然於天理爲順。於人情爲安。迹雖枉而理則直。雖不求爲直。而直自在其中矣。若父子相證。則於天理人情兩有所乖。豈得爲直乎。此可見道不遠於人情。事必求夫當理。矯情以沽譽。立異以爲高。流俗之所慕。而聖人之所不取也。後世論道與論人者。宜以孔子之言爲準。

○纂大全雙峰饒氏樊遲問仁。子曰。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如居處時。此心無所作爲。必不動容端肅而恭。及至事來時。則此心要應事。不可放肆。必加敬慎。至于接人。則此心要與人相接。己不可容毫髮不盡其忠誠。且此恭敬忠之心。要固守勿失。雖之夷狄。不可離而棄之也。而仁在是矣。○居處時恭。則仁便在居處上。于執事時敬。則仁便在應事上。於與人時忠。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之夷狄不廢。此仁便無間斷。○雖存疑。恭則一身動靜皆由於理矣。敬則事事皆得其理矣。忠則待人不失其道矣。故曰心存而

說約合參

理得之。夷狄舉重以見輕也。夷狄且然。況中國乎。○麟士按。炎崖不欲以居處專指幽獨處齋。又謂執事與人不分二時。俱正小註之失也。○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見求仁之道。仁以德言。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直解 仁是心之德。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主於中者。忠是盡心而不欺之。字解做往字。棄是舍去的意思。樊遲問說。如何可以爲仁。孔子告之說。仁具於心。本體事而無所不在。故爲仁之道。須隨事而檢束其心。大凡日用之間。不是閒居。即是應事。不是應事。便是接人。若此心一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 子路 十六

有不存。即失其本然之理。而不足以爲仁矣。故必靜而居處。便要儼然恭莊。而不敢惰慢。則心存於居處之時矣。動而應事。便要肅然敬謹。而不敢怠忽。則心存於執事之時矣。以至與人相處。又要忠實而不敢欺詐。則心存於與人之時矣。然又不可少有間斷。必須以此三者拳拳服膺。而無須臾之違。不但安常處順之時爲然。雖到那夷狄患難之中。居處也是這般樣恭。執事也是這般樣敬。與人也是這般樣忠。確然固守而不可棄失。則此心無往不存。將至於全體不息。而渾然天理之周流矣。豈非爲仁之道乎。

○纂大全慶源輔氏子貢問曰。五爵士居其列。四民士爲之先。果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凡人志存于隱而易肆。才見于顯而難強。若其行己也。以道義爲大閑。凡非義之事。皆有恥而不爲。是其本立矣。及其出使于四方。則專對諸侯。剛柔合體而不辱君所以命我之任。是其才又足以有爲矣。斯可謂之士矣。厚子貢又曰。全材不可多得。敢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

問其次子此而可爲士者子曰今有人焉內而宗族則稱其孝外而鄉黨則稱其弟焉此其才有不足而大本以立者○大全朱子曰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以爲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雙峰饒氏曰行己有恥是事事不苟孝弟只是一行中之一端

然大全朱子子貢又曰孝弟亦難能者敢問其次而可爲士者子曰今有人焉知言貴信即未必合理而亦必信知行貴果即未必合理而亦必果硜硜然執其小節堅確不移其識量之淺狹殆小人哉然而非惡也與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日語抑亦可以爲次矣○厚齋馮氏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謂之大人惟義所在而不拘執所

說約合參

應者廣也言必信行必果夫子謂之小人確於自守而不可轉移所成者狹也

序子貢又問說今之從政而爲大夫者何如子嘆曰噫此斗筲之人鄙細齷齪器量所容幾何何足算而數之也○大全朱子曰子貢平日雖有皎皎意思這章却是大段平實了渠見有恥不辱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要向平實處做工夫每問皆下到今之從政却問錯了聖人便與他截斷○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見爲士之道又曰此章兼志趣才能德行操守言子路問士則專自人倫交際言

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直解 硜硜是小石之堅確者。小人是局量淺狹的人。非爲惡之小人也。斗筲是器名。所容不多。何足算是說不足數。昔子貢問於孔子說。民生有四。士爲之首。士之名亦難稱矣。必何如然後可以謂之士乎。孔子說。節行乃立身之本。才畧爲用世之具。若於行己之間。以道義爲大閑。凡非義之事。皆羞恥而不爲。是大本已立矣。及其奉君命而出使於四方。則又能應對諸侯。隨機達變。不至辱了君命。是其志既有所不爲。而其才又足以有爲。若此者始可以謂之士也。子貢又問說。全才不容以多得。取人不可以求備。亦有次於此而可以稱爲士者乎。孔子說。士固以才行相兼爲貴。然與其行之不足。寧可才之不足。若有人焉。善事其親。而宗族皆稱其爲孝。善事其長。而鄉黨皆稱其爲弟。此其才雖有不足。而大本不失。亦可以爲次一等之士矣。子貢又問說。人之品類不同。一節非無可取。又有下此一等而可稱爲士者乎。孔子說。人之言行本不可以意必。然與其失之放恣。寧可失之固執。若有人焉。所言者不擇理之是非。而必期

○蔡子曰中行本吾所欲得也今既不得中行之人而授之以道然則吾所與者必也其士之狂狷乎蓋狂者志氣極高進而有爲以取于善而狷者則節守有餘知不善之不可爲有所不爲也各就其過不及處而皆加以激厲裁抑之教即將來之中

說約合參

行也微斯人其誰與歸○大全胡氏曰道猶路也故行亦道也○朱子曰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爲又精微有狷者之節又不至過激此極難得之人○蒙引此章言中行狂狷雖據見在而言其實都是指資質上做出底不然知行不過而中行了聖人又何用復傳他道蓋所云皆是資質如剛毅木訥近仁亦如此照看自見○二句是就他好處說言其所以有取于狂狷者之意非謂進取是知之過有所不爲是行之過○愚按註謹厚之人二句本文未有亦可不必多此一層折

於信。所行者不問事之可否。而必期於果。是乃識量淺狹。硜硜然堅固拘小之人也。此其本末雖無足觀。而亦不害其爲自守之固。抑亦可以爲又一等之士矣。子貢又問說。今之從政而爲大夫者何如。亦有可取者乎。夫子嘆息而鄙之說道。此輩乃猥瑣之徒。譬如斗筲小器所容無幾。何足置之談論哉。此可見論士以才德爲準。而取人以實行爲先。苟有其行。則雖硜硜之小人。猶爲聖門之所不棄。不然。則市井無行之徒。雖有小才。不可以稱爲士矣。有用人之責者。宜致辨於斯。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直解 中行是資質既高。學力又到。無過不及。中道而行者。與是傳授。狂是有志的人。狷是有守的人。進取是進而取法乎上。有所不爲是不爲非禮之事。孔子說道。以中庸爲至。若得那無過不及。中道而行之士。以傳授之。固吾之所深願者。但中庸之道。民之鮮能已久。斯人不可得而見之矣。然道不可終無所寄。下此而求其可教者。必也狂與狷乎。夫狂者志大而畧於事。狷者孤介而遠於俗。皆性稟之失中者。而吾反有取焉何也。蓋天下有一種謹厚的人。其行己檢飭而不見其過差。其取人和易而動諧於流俗。恰似

○纂大全慶源輔氏曰南國之人有言曰人而無常則在我者無定守何所用而可巫醫雖賤役若交鬼神而無常則不之享治疾病而無常則人何敢寄以生死哉此言誠善夫○麟士按國語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然廣韻集韻玉篇皆曰男曰巫

箇中行的模樣。然其識趣凡近。而無向上之志。素履卑陋。而鮮特立之操。這等的人。未可以進於道也。惟夫狂者。進而取法於上。動以遠大自期。雖其行有所不逮。而邁往之志。則有駸駸乎不可以限量者。狷者自愛其身。非禮之事。斷然不爲。雖其知有所未及。而能守之節。則有皎皎乎不可以少緇者。吾於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狂者使之踐履篤實。以充其進取之志。狷者使之恢弘通達。以擴其不爲之節。則今日之狂狷。固他日之中行也。傳道之托。庶幾其有望乎。若夫謹厚拘攣之士。非吾之所願與者矣。按孔子所謂中行。即洪範所謂平康正直。狂狷即洪範所謂高明沈潛之人也。中行之士不可以易得。故不得不有取於狂狷。平康之士不可以常見。故不得不用剛柔以克治之。聖人之教人與帝王之治世。其道一而已。有君師治教之責者。宜留意焉。

說約合參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　子路　九

女曰覡周禮又云男巫無數女巫無數也○又周禮春官司巫掌群巫之政令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註巫恒巫之有常者疏又曰鄭之謂恒久也先世之巫久故所行之事今司巫見國大烖則帥領女巫等往造所行之事按視舊所施爲而法之稍與本章語合

纂邢疏王弼易恒卦九三爻辭人而德行無恒自相違錯則或承之羞○附錄易雷風恒爻辭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程傳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于上六不惟陰陽相應風復從雷于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德不恒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恒以爲恒豈不可羞吝乎本義或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意亦畧通

直解 南人是南國之人。恒是常久。巫是巫祝祀鬼的人。醫是行醫的人。承是進。占是占卜。孔子說。南國之人有常言說道。凡人之處己處人。皆當有恒久之心。若使人而無恒。處事則或作或輟。而有始無終。處人則一反一覆。而多變難測。這等的人。雖巫醫賤役。亦不可以爲。盖巫所以交鬼神。不恒則誠意不足。而神必不享。醫所以寄死生。不恒則術業不精。而醫必不效。南人之言

序孔子旣引此辭又曰君子于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麟士按易繫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謂玩全卦之彖辭又曰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謂玩本爻之爻辭本義玩者觀之詳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彖辭文王所作爻辭周公所作○旣曰九三則其爻動矣故謂之占即指爻辭不玩其占者[illegible]不玩此爻辭也

○纂集解大全[illegible]氏曰君子小人公私而已君子之心公則視人猶己固極其和然其所見各異惟理是視而不苟同于人小人之心私則喜狎昵所嗜好者常同然各爭利樂忌刻而不能和處乎睽○麟士按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交際之殊。

如此。此雖常言。實有至理。不亦善乎。然不獨南人有此言。易經中恒卦九三爻辭也說道。人而不恒其德。則内省多疚。而外侮將至。人皆得以羞辱進之矣。孔子既引此辭。又說道。大易之戒明顯如此。人但不曾玩其占而已矣。苟玩其占。豈不惕然省悟哉。此可見天下無難爲之事。而人貴有專一之心。君子恒其德。則可以爲聖賢。聖人久其道。則可以化天下。若以鹵莽滅裂之心。而嘗試撄爲天下之事。是百爲而百不成者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直解 和是以道相濟。而心無乖戾。同是以私相狥。而務爲雷同。孔子說。君子小人心術不同。故其處人亦異。君子之心公。其與人也同寅協恭。而絕無乖戾之心。既不挾勢以相傾。亦不爭利以

說約合參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　子路　二十

○纂大全厚齋馮氏慶源輔氏子貢問曰夫人自幼至長知之悉者莫鄉人若也若有一人焉鄉人皆好之何如可爲賢乎子曰未可也恐是同流合污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可謂賢乎子曰未可也恐是訛世戾俗也蓋鄉

相害。何其和也。然雖與人和。而不與人同。事當持正。則執朝廷之法。而不可屈撓。理有未當。則守聖賢之道。而不肯遷就。固未嘗不問是非。而雷同無別也。小人之心私。其與人也。而意狥物。而每懷阿比之意。屈法以合己之黨。背道以順人之情。何其同也。然外若相同。而内實不和。勢之所在。則挾勢以相傾。利之所在。則爭利以相害。固未常一德一心。而和衷相與也。此可見和之與同。迹同而心異。公則爲和。私則爲同。此君子小人之攸分。而世道污隆之所係。欲進退人才者。所宜愼辨於斯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

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當不如各以其類自爲好惡如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己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其不善者以其異乎己而惡之則無苟合之行矣方可必其賢也○覺齋蔡氏曰末二句乃夫子答子貢鄉人皆好之皆惡之之問耳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不善亦曷嘗惡之耶

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直解 子貢問於孔子說公道每出於衆論今有人焉一鄉之人都道他好果可以爲賢乎夫子答說一鄉未必盡善人也而皆好此人安知其非同流合污者乎未可便信其爲賢也子貢又問說正人多忤於流俗今有人焉一鄉之人都憎惡他抑可以爲賢乎夫子答說一鄉未必盡不善人也而皆惡此人安知其非詭世戾俗者乎亦未可便信其爲賢也蓋好惡之公不在於同而善惡之分各以其類與其以鄉人皆好爲賢不如只以鄉人之善者好之之爲得也與其以鄉人皆惡爲賢不如只以鄉人之不善者惡之之爲得也蓋善者循乎天理今從而好之是必喜其與己同也不善者狃於私欲今從而惡之是必嫉其與己異也既能取信於君子又不苟同於小人其爲賢也復何疑哉此可見觀人之法徒取其同則羣情或有所蔽各稽其類則實行自不能掩欲辨官論才者尤當以聖賢爲準則也。

說約合纂

○厚子曰君子之人易于服事而難于取悅也何也君子之心公而恕若悅之不以其道必拒之而不悅也悅之不亦難乎及其使人也則隨材而器之有長皆可效事之不亦易乎小人之人難于服事而易于取悅也何也小人之心私而刻若悅之雖不以其道彼亦欣然而悅也悅之不亦易乎及其使人也則必求其全備而後快焉責望無已時事之不亦難乎此用人者一念之閒而相反如此○大全馮厚齋曰君子小人蓋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存心待物之不同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閒每相反而已矣。

直解 事是服事說是喜悅器之是隨才器使求備是求全責備孔子說君子之人易於服事卻難取其喜悅何也蓋君子之心公而恕者也公則好尙必以其正人或以非理之事悅之如聲色貨利之物阿狥逢迎之事彼必拒之而不爲之說是說之不亦難乎恕則用舍各適其宜故雖持己方嚴而及其使人之際則又隨才任能惟器是適雖一才一藝者皆得以進而效用於君

○蒙大全胡氏子曰君子惟理是循富貴貧賤安于所遇故常舒泰而心實謙謹不有驕矜小人惟欲是逞貪得志滿常以自誇故常驕矜而心實憂困不能舒泰○張南軒曰不驕矣而未之泰者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存疑泰是有道德者氣象驕是負才勢者氣象○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處己之不同

子之前其事之也不亦易乎所以說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若夫小人則難於服事而反易以取說何也蓋小人之心私而刻者也私則好尙不以其正惟諂諛之是甘慢遊之是好人以聲色貨利之物阿狥逢迎之事一投其心彼卽欣然而從之矣是說之不亦易乎刻則用舍不適其宜故雖易與親狎而及其使人之際則又責望無已考核太深不錄其所長而惟攻其所短必求其全備而後已其事之也不亦難乎所以說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要之君子悅人之順理小人悅人之順己君子則愛惜人才故人樂爲之用小人則輕棄人才故正人日遠而邪人日親天理人欲之閒每相反而已矣用人者可不辨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直解 泰是安舒自得的模樣驕是矜高放肆的模樣孔子說君子小人其存心不同故其氣象亦自有辨君子以道德潤身是以內和而外平心廣而體胖但見其安舒自得而已何嘗矜己傲物而或涉於驕乎小人以才勢自恃是以志得而意滿心高而氣盛但見其矜誇自足而已何嘗從容不迫而有所謂泰乎蓋泰若有似於驕而有道之氣象與逞欲者自殊驕若有似於泰而負勢之氣習與循理者迥別欲知君子小人之分觀諸此而已矣。

○蒙集解子曰爲仁貴有其質惟夫剛而無欲毅而果敢木而質樸訥而遲鈍四者之資質爲近乎仁人可不勉于學哉○大全朱子曰聖人之意乃是言如此之人于求仁爲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寔見近處未能如此卽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于仁爲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直解 剛是强勁毅是堅忍木是質樸訥是遲鈍孔子說仁爲心德本人人所固有者但資稟柔懦而委靡者不勝其物欲之私文飾而口辨者每蹈於外馳之失其去仁也遠矣若夫剛者强勁

想像思議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

○蒙引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士之質性貴乎中和也其切切情意之懇到偲偲詳告之詳勉而又怡怡如一團和氣之可掬如此可謂士矣然此三者皆不可闕而其所施則不可混于朋友則規過勸善切切偲偲無有善柔之損于兄弟則式好無尤怡怡然無賊恩之禍此士所爲恩義兼盡耶○

說約合參

大全勉齋黃氏曰所謂士者涵泳于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于發强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故夫子箴之○雙峰饒氏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這是一句總言士之爲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見爲士之道。

而不撓毅者堅忍而不餒木者質樸而無華訥者遲鈍而不佞道四樣資質雖未可便以爲仁而質與仁相近何也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欲之分數少自然理之分數多矣木訥則不至於外馳心不馳於外自然能存於內矣豈不與仁相近乎有是質者若能加以自強不息之學則天理易於純全且將與仁爲一矣豈止於近而已哉不然亦徒有是美質而終不足以爲仁良可惜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直解 切切是情意懇到的意思偲偲是告戒詳勉的意思怡怡是容貌和悅的意思昔子路問於孔子說士者人之美稱然必何如而後可以謂之士乎孔子說士之質性貴於中和若於行己接人之時或徑情直行或率意妄言或過於嚴厲而使人難親皆非所以爲士也必也切切焉情意懇到而竭誠以相與偲偲焉告戒詳勉而盡言以相正又且怡怡焉容貌溫和而藹然其可親斯則恩義兼篤剛柔不偏非涵養之有素者不能也可謂士矣然是三者又不可混於所施於處朋友則當切切偲偲以盡箴規之道處兄弟則當怡怡以敦天性之愛蓋朋友以義合者也以義合者則可以善相責苟以施之兄弟其能免於賊恩之禍耶兄弟以恩合者也以恩合者則宜以情相好苟以施之朋友其能免於善柔之損耶此可見天下有一定之道而無一定之用雖知其道而不善用之猶爲德之累也兼體而時出之斯善矣。

○蒙引善人之道慈愛惻怛其于民也教之孝弟忠信之行以養其心教之務農以厚其身教之講武以熟其藝大約積之七年民知親其上死其長亦可以從事于行陣而即戎矣○下章以不教民戰所謂教亦是如此○大全厚齋馮氏曰古之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一教民之節也如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是皆以其勢之大小事之難易時之遲速而言非臆度也亦可以云者若王者教民不待如此之久善人教民不足若能教民則有其政矣雖無速效之七年亦可也此言不可以不教之民戰也

○蒙引子曰戰者危事若平日不曾教民以孝弟忠信務農講武而遽以之戰則不能有勇知方

說約合參

是謂自棄其民也○邢疏必致破敗若棄擲也。

○蒙引憲問世間何事最可恥子曰士君子立身天地間貴乎有守又貴乎有爲而已若邦有道穀雖非枉道未免素餐恥也邦無道穀則徒知食位而不能獨善恥也人未有不自有守而有爲者也亦未有不能有爲而徒守者也憲勉之○大全朱子曰穀字有食祿義言有道無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直解 即戎是用之爲兵孔子說善人之道篤實無僞故其教民也存之內者皆實心而能使其情意之流通發之外者皆實政而能使其綱紀之政舉或教之以務農講武之法使之知攻殺擊刺之方積而至於七年之久亦可以使之披堅執銳而從事於戎伍之間矣所謂之亦可者是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若夫聖人在上以善教民自將無敵於天下豈但可以即戎而又何待於七年哉。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直解 孔子說兵者死地戰者危事若平素不曾教民則民不知尊君親上之義攻殺擊刺之方一旦驅之於戰適足以殺其軀而已非棄其民而何此兩章總是見兵不可以不慎之意蓋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所以古之帝王常於太平之日不忘儆戒之心講武事設戎器以備不虞蓋爲此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直解 憲是孔子弟子姓原名憲恥是愧恥穀是居

道只會食祿。略無建明。豈不可深恥。○愚按本註不能獨善。是無道貴行守大全又總二句言略無建明是無道亦貴何爲蓋有道有致治之爲。無道有撥亂之爲。二句皆所以廣其志也。如註自原憲狷介以下一反猶不合本文兩平語意。○趙氏曰。憲問恥直書名其自記也。

○蒙通義曰。雲許氏憲又問人心之克伐怨欲皆仁之病。能知其病而禁之不行焉可以爲仁矣乎。○邢疏書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老子自伐者無功。

說約合參

言人有功誇示則人不與。乃無功也。是伐去其功若伐去樹木然。○存疑忿急恨緩。忿一時就過恨常藏在心。○麟士按大戴禮原憲宋人字子思。孔子卒後退隱于衞

淺說子曰常人之情一有克伐怨欲之心萌于中則必行之於外。而不能以自制。今能制之使不得行。可以爲難矣。謂之仁則吾不知也。蓋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非制之不行也。○大全朱子曰。人若見得大處這許多小小病疾都如氷消凍釋無有痕迹矣。若只是遏在胸中不行。畢竟是有這物在裏。○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不許人以仁。仁以心言。亦以成德言。

官的俸祿。原憲問於孔子說。人不可以無恥。不知何者爲可恥之事。孔子告之說。人之可恥者。莫過於無能而苟祿。如邦家有道。明君在上。言聽計從。正君子有爲之時也。乃不能有所建明。只空喫著俸祿。至若邦家無道。上無明君。言不聽而計不從。雖卷而懷之可也。乃獨靦顏居位。只空喫著俸祿。夫君子居其位則必盡其職。稱其職乃可食其祿。今世治而不能有爲。世亂而不能引退。乃徒竊位以素餐。貪得而苟祿。則其志行之卑陋甚矣。人之可恥。孰大於是乎。按原憲爲人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蓋已知之。至於時行道。或短於設施之才。故夫子兼舉之。以告之。乃因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直解 原憲又問說。人心至虛。物欲蔽之。好勝者謂之克。自矜者謂之伐。忿恨者謂之怨。貪求者謂之欲。有一於此。皆爲心累。若能於此四者皆制之而不行焉。則人欲既遏。天理自存。斯可以爲仁矣。孔子說。克伐怨欲。皆人情之易動者。今能制之而不行。是其力足以勝私。剛足以克欲。斯亦可以爲難矣。若遂以爲仁則吾不知也。蓋仁

○纂大全慶源輔氏曰。爲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于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便是利心。則于意所當爲者。必不能知所從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是何足以爲士哉。○胡氏曰。居以爲居室。亦可。然居室一事。所該者狹。聖人既謂其不足爲士。故不止此。○雲峰胡氏曰。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樂天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著。所謂安土敦乎仁其樂也天。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以爲安。有所執著。其累也大。○與大全南軒張氏。慶源輔氏子曰。君子道與時宜。如邦有道

說約合參

時可以遂其直也。則危言焉。言人所不敢言。危行焉。行人所不能行。非故欲危其言行也。介然守道。不徇乎世。自世人視之。則見其高特耳。如邦無道時。不可以遂其直也。則危行焉。行以持身。終無可變之理。至于言以應物。則或有當孫之時以避禍也。○雙峰饒氏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孫。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朱子曰。吳氏云。言孫者非失其正也。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爾。○附錄錢氏曰。危行言孫。言有時而孫。若說危行孫言。便不是了。

者。純乎天理。自無四者之累。今但曰不行。則不過強制其情。暫時不發而已。譬之草木不除。終當復生。火種不滅。終當復然。縱操持少懈。寧無潛滋暗長而不自覺者乎。是未可便謂之仁也。要之。原憲之問。徒知制其流。夫子之答。是欲澄其源。惟能致力於本原。則天理漸以渾全。私欲自然退聽矣。此求仁者所當知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直解 懷是思念。居是意所便安處。孔子說。士志於道。則居無求安。爲何也。其所志者大。故不暇爲燕安計也。苟於意所便安處。即戀戀不能舍。或懷於宮室器用之美。或懷於聲色貨利之私。則心爲形役。而志以物損。處富貴必淫。處貧賤必移。卑陋甚矣。惡足爲士乎。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

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直解 危是高峻的意思。孫是卑順的意思。孔子說。君子處世。其言行固當一出於正。不可少貶以狥人爲也。須要看時勢何如。如君明臣良。公道大行。此固邦家有道之時也。則當高峻其言。明是非。辨邪正。而侃然正論之不屈。高峻其行。慎取與。潔去就。而挺然勁氣之不回。蓋道與時合。無所顧忌。故言與行俱高而無害也。若夫君驕臣諂。公道不明。此固邦家無道之時也。當此之時。其行固當仍舊高峻。不可少屈以失己之常。言則不妨於卑順。不可太直以取人之禍。蓋道與時違。不得不爲此委曲以避害耳。此可見行無時而不危。君子守身之節也。言有時而可孫。君子保身之智也。然有國者。而使人孫言以苟容。豈國之福也哉。

○纂蒙引子曰理之有得爲德有德者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必有言若夫有言者或是偏便佞口佞底人未可則不必有德心之無私爲仁仁者中無窒累則見義能爲必有勇若夫有勇者或是血氣之盛發出來未可知不必有仁蓋由本可以兼末而由末不可以信本也○和順二句出禮記○天下之義理從和順有德者是得乎義理者也故曰和順積中○英華者是草木生意積滿之所發達者也故借以言花之未吐者爲英已開者爲華○圈內註兩或字仔細正貼不必二字若尹氏下兩個徒字便失了孔子意大謂之徒能言者必無德也亦可矣○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合所發所蘊而致觀人之道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强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直解 孔子說人有存諸中的是根本。有發諸外的是枝葉。即其所存。固可以知其所發。據其所發。則未可信其所存。如行道而有得於心者。謂之德。有德者雖不尚夫言。然和順積中。而英華發之外。敷之議論。必然順理成章而可聽。是言乃德之符也。若夫有言者。則未必其有德。蓋言一也。有君子之言。有色莊之言。若但聽其言而取之。則君子色莊何從而辨別之乎。故未可遽信其爲有德也。心德渾全之謂仁。仁者雖不期於勇。然心無私曲。則正氣常伸。其臨事之際。自然見義必爲而有勇。是勇乃仁之發也。若夫有勇者。則未必其有仁。蓋勇一也。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若但從其勇而觀之。則義理血氣何從而辨別之乎。故未可遽信其有仁也。此可見德可以兼言。言不可以兼德。仁可以兼勇。勇不可以兼仁。自修者固當知所以務本。而觀人者亦烏可徒取其末哉。

○纂集解孔馬南宮适問于孔子曰嘗聞羿有窮國之君善射篡夏后相之位羿臣寒浞之子奡多力能陸地行舟乃羿爲寒浞所殺奡卒爲夏后少康所誅此二子者强力如此而俱不得其死所有然禹盡力于溝洫稷播百穀發賤躬稼如此而禹受舜禪稷之後至文武王業成皆有天下興亡得失之故果安在哉适意欲以羿奡比當時有權力者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南宮适亦會意而出子乃嘆美之曰賤不義而貴有德君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哉其若人乎何人品之高也尙德哉其若人乎何心術之正也豈隨今時爲趨向者所可比哉○邢疏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爲國號○通義曰窮許氏曰大康十九歲渡河而畋十旬弗反有窮后北距太康于河南而自王又故都河北安邑之地稱帝夷羿夷羿姓氏也太康二十九歲崩弟仲康立十三歲崩子相立八年羿臣寒浞使逢蒙射殺羿因羿之室生澆及豷而自立后相二十八歲浞使澆殺相滅夏相后妃名緡逃歸有仍仍后父母國也明年生少康少康四十歲舊臣共立之而滅寒浞及澆豷○鄱陽朱氏曰此章聖賢交相稱贊之辭

直解 南宮适即南容。羿是有窮國之君。奡是羿臣寒浞之子。盪舟是陸地行舟。南宮适問於孔子說。羿善於射。奡能陸地行舟。以力言之。天下無有能過之者矣。然一則爲其臣寒浞所殺。一則爲夏后少康所誅。皆不得正命而死。禹平水土。稷播百穀。身親稼穡之事。以勢言之。亦甚微矣。然禹則親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夫以强則羿奡之亡也如彼。以弱則禹稷之興也如此。其得失之故果安在哉。南宮适之問。託意甚深。且或有感而發。夫子於此。蓋有難於言者。故默然不答。但俟其既出而嘆美之。說道。自世俗尚力而不尚德。此君子所以不可見。而知德者鮮也。今觀适之所言。進禹稷而退羿奡。貴道德而賤權力。則其人品之高。心術之正。可知矣。君子哉其此人乎。尚德哉其此人乎。再言以贊美之。蓋深有味乎其言。且以寓慨世之意也。

○增述說子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而容或不仁者有之矣若夫小人則本心已亡縱天理有復萌之時亦不勝其私欲之蔽固未有能仁者也○大全潛室陳氏曰此君子小人指心術邪正言○吳氏曰勉君子而懲小人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直解 孔子說。仁者心之德。心存則仁存。心放則仁失。然存之甚難。失之甚易。如君子之心。純乎天理。固宜無不仁也。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人欲有時而竊發。天理有時而間斷。間斷即非仁矣。所以君子而不仁者。尚有之也。若夫小人。則放僻邪侈之心滋。行險僥倖之機熟。縱有天理萌動之時。亦不勝其物欲攻取之累矣。豈有小人而仁者哉。夫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仁。則小人固當爲戒。然以君子而尚有不仁焉。則操存省察之功。蓋不可一時而少懈矣。

○序子曰父之于子未有不愛果愛之矣則凡所爲貴成與戒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

敗者。一出于勞。雖欲姑息而勿勞也。愛之之心將能已乎。臣之于君。無不出忠。果以忠焉。則凡所爲陳善與閉邪者。一出于誨。雖欲順承而勿誨也。忠之之心將能已乎。爲父與臣者。各盡乎道。而爲子與君者。各體其情可已。○蒙引。愛忠以心言。勞誨以事言。○愚按。愛之忠之二字。一讀。即下能勿勞誨乎。俱有力。

餼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直解 勞是勞苦之事。誨是規諫之言。孔子說。天下有甚切之情。則有必至之事。父母之於子。有以姑息爲愛而驕之者矣。驕則將縱其爲惡。以取禍敗。此乃所以害之。非所以愛之也。若慈親之於子也。愛之也切。則其爲慮也遠。或苦其心志。或勞其筋骨。禁其驕奢淫泆之爲。而責之以憂勤惕勵之事。蓋其心誠望之以爲聖爲賢。故自不肯以姑息豢養而誤之。是勞之者。正所以成其愛。愛之能勿勞乎。臣之於君。有以承順爲忠而諛之者矣。諛則將陷君於有過。以致覆亡。此乃所以戕之。非所以忠之也。若忠臣之事君也。其敬之也至。則其爲謀也周。或陳說古今。或譏評時事。不避夫拂意犯顏之罪。而務竭其納誨輔德之忱。蓋其心誠望其君以爲堯爲舜。故自不忍以緘默取容事之。是誨之者。正所以忠之也。忠焉能勿誨乎。夫知愛之必勞。則爲子者不可以憚勞。憚勞非所以自愛也。知忠之必誨。則爲君者不可以拒誨。拒誨非所以勸忠也。君臣父子之間。貴乎各盡其道而已。

○纂存疑。子曰。辭命所以交鄰。況鄭以小事大。其爲命也以裨諶善謀。則使爲草藁而創立規模大意。然意思恐無闕據也。以世叔博聞。則使之討究典故以求其合論語義理以求其當然。詞意恐未停當也。以行人子羽善筆削。則使之修之以去其太繁。飾之以添其太簡。然文采或未可觀也。惟東里子產又從而潤色之。易其句讀字面。化陳而新。易俚而雅。而辭命乃成焉。此應對鮮有敗事也。○集解。孔曰。裨諶。鄭大夫氏名。○邢疏。案使之官謂掌其爲使之官也。東里鄭城中里名。○大全左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婢之反。諶時林反。○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直解 命是詞命。裨諶世叔子羽子產。都是鄭大夫。草創是造爲草藁。討是尋究。論是講論。行人是奉使的官。修飾是增損其詞。東里是子產所居之地。潤色是加以文采。孔子說。鄭以小國而介

過鄭。文子入聘。出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將有諸侯之事。乃問四國之爲于子羽。與裨諶謀乘以適野。以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麟士按。通義余仁山曰。此章當以夫子之言爲序。但左傳首以爲子產擇能者得之。○鄱陽朱氏曰。此章即諸侯辭命而見用人之效。

乎晉楚大國之間。其勢甚危。然能內撫百姓。外和諸侯。使國家安寧。而強大莫之敢侵者。則以賢才衆多。而用之又各當其任故也。試舉一事言之。如詞命乃有國之要務。況以小國之事大國。全賴以講信修睦。解紛息爭。則尤其要者。鄭國之爲詞命也。以裨諶善謀。則使之創爲草藁而立其大意。然一人之識見未可以遽定也。世叔博通典故。則使之尋求故事。而以義理論斷之。然雖經討駮。未必多合適中也。又使行人子羽修飾之。而加以筆削焉。然雖經裁割。未必辭藻可觀也。又使東里子產潤色之。而加以文采焉。一辭命而成於四賢之手。此所以詳審精密。而應對諸侯。鮮有敗事也。即辭命一事。而其他可知矣。衆賢畢集。而各效其長。鄭之能國也宜哉。然四子之賢。亦自有不可及者。觀其同心共濟。略無猜嫌。此不以爲矜。彼不以爲形。所短彷彿虞廷師師相讓之風。非同有體國之誠意。忘己之公心者。其能若是乎。眞可爲人臣事君之法矣。

○序。或問子產之爲人。子曰。子產之德澤歌留于國。乃惠愛之人也。○大全左傳。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胡氏曰。子產爲政。黜侈汰。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帛。要皆以豐財足用。禁姦保民。其用法深嚴而卒歸于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雲峰胡氏曰。子產之惠。夫子指其心言之。孟子惠而不知爲政。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言之。而其愛人之心。固可知矣。

序。問子西。夫子但應之曰。彼哉彼哉。外之之詞也。○大全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直解 子產是鄭大夫。名公孫僑。執鄭國之政二十餘年。當時以爲賢。故或人問於孔子說。子產之爲人何如。孔子說。子產聽鄭國之政。德澤浹洽於國人。乃惠愛之人也。按子產爲相。政尚威嚴。芟除強梗。又鑄刑書以禁民之非。其迹近於寡恩。然其心切於愛民。修法度而使人知所守。嚴禁令而使人不陷於罪辟。三年之後。國人皆歌頌之。終子產之身。鄭國大治。強於諸侯。蓋其實愛之及於民者深矣。故孔子以惠人稱之。及子產死。孔子又爲之垂涕曰。古之遺愛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

中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諫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問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麟士按，通義夫子非以己私外之，集註提此，見其不知人，不能爲國進大才耳。○白公勝之亂，殺子西而劫惠王，則在孔子卒之後，故曰其後，卒召其終，以証孔子之言，不可入語氣也。○愚按，彼哉彼哉，猶俗云他麼他麼，吾不知道也。

向問管仲，子曰斯人也，相桓公。桓公奪其大夫伯氏所食之駢邑三百戶，以予仲，伯氏後來窮約，飯疏食至於沒齒，曾無怨言，此自知己罪，而心服仲功，故如此，觀此而所爲管仲可知矣。○大全問集註猶言此人也云何。

說約合參

朱子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恐管仲也未盡得。○麟士按，聯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無尊抑意，只論之外，各有頭項，不可于子產、管仲說短處，於子西又說他長處。蓋旣曰彼哉，置而不論矣，或並短處不言尤當也。○說叢三段隨問隨答之詞，原無關紐，後人立主意搭捺，爲作時文計耳。

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直解 子西是楚平王之庶長子，名申。平王卒，令尹子常以其賢，欲立之。子西不許，竟立嫡長子王爲王，又能改修其政，以定楚國，當時稱之。故或人又問說：子西之爲人何如。孔子無所可否，但應之說：彼哉彼哉，外之之辭也。按楚僭稱王號，愍陵周室，孔子作春秋，嘉桓文之功，貶楚之王號，而稱子，蓋以夷禮外之，子西雖賢，不過僭竊之臣耳，故曰彼哉彼哉，蓋置賢否於不足論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　憲問　三三

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直解 管仲是齊大夫管夷吾，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人也，是說此人也。伯氏，亦齊大夫。駢是伯氏所封之邑，有三百戶，蓋大邑也。疏食是麤飯。沒齒是終身。或人又問管仲之爲人何如。孔子說：此人也，其功足以服人者也。昔齊大夫伯氏有罪，桓公奪其所封之駢邑三百戶，以封管仲。伯氏後來窮約，飯食麤飯以至終身，曾無怨言。夫奪人之有，人之所不堪也；奪之而致其窮約，終身尤人之所不堪也。乃伯氏安焉，終不以爲怨，苟非有以深服其心，豈能如此。觀此而管仲之功可知矣。是則管仲之爲人也。按子產、子西、管仲三人，皆春秋之名臣，然當時議論，猶有未定。子產以法嚴而掩其德，愛管仲以器小而昧其大功，子西以能讓千乘之國而盜一時之名。非夫子一言以定其人品，則萬世之公論幾不

○集邢疏存疑：子曰人之貧乏多所怨恨，而以義命自安無怨爲難；人若豐富，好生驕逸，而以義理自守無驕爲易。常情如此。○所謂致其難而無怨，其易也。又邢疏江熙云：顏淵無怨不可及也，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大全胡氏曰：人之材器各有所宜，如孟公綽之爲人也，以之爲家老，趙魏皆卿，執國之政，而家大如此，其勢甚尊，然

說約合參

無諸侯之事，官守之責，苟能正己，則居其位有餘矣，若以之爲大夫，雖是滕薛而國小政煩，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非才智過人則不足以勝其任，亦不可爲也，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故用人者貴乎因材而器使之也。○存疑：聖人分明是說孟公綽不可爲滕大夫，却不直說，而說滕薛且不說他短，先說他長處而帶個短說，多少宛轉妙處。○麟士按：年譜孔子十歲，魯襄公薨，襄公在位三十一年，孟公綽見左傳在襄二十五年，史記亦云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孟公綽，則意其人前後也。○愚按：非爲國小故事繁言，雖國小事亦繁，見大夫難爲，公綽不稱也，否則國大事簡倒倒可爲不成。

白矣。此人之所以爲難知，而論人者當以聖賢爲準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直解 孔子說：貧者多怨尤之心，富者多驕肆之失，此乃人情之常也。處貧而能安於義命，無所怨尤，斯善處貧者也；處富而能收斂謙抑，不爲驕肆，斯善處富者也。然貧爲逆境，非心無愧怍而眞有所得者，必不堪其憂，故貧而無怨，乃人之所難。富爲順境，但稍知義理而守其常分者，便可以自制，故富而無驕，猶爲人所易。知無怨之難，則人當勉其難；知無驕之易，則人又豈可忽其易哉。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　憲問　三三

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直解 孟公綽是魯大夫。趙魏是晉之世卿，最稱大家者也。老是家臣之長。優是有餘。滕薛都是小國。大夫是任國政之官。孔子說人之材器各有所宜，用人者必當因材而器使之。如孟公綽爲人廉靜寡欲，而才幹則短，本宜於簡而不宜於繁者也。若使他做世家之長，就如趙魏之大家，他也爲之而有餘，何也？家老之職惟在端謹以領率群僚而已，公綽之廉靜寡欲固自優於此也。若使他做大夫，就是滕薛小國，亦所不可，何也？大夫任一國之政，非有理繁治劇之才者不能，公綽短於才，則固不足以辦此矣。夫一孟公綽也，以爲家老，則趙魏且優，況小於趙魏者乎；以爲大夫，以滕薛且不可，況大於滕薛者乎。

○蔡大全胡氏曰子路問成人之道子曰凡人之資稟偏而有疵則不能成若臧武仲之明智公綽之不貪欲卞莊子之強勇冉求之多材藝此四子之長各有所偏故必兼四子之長四者相資猶未足以合乎道又必須文之以禮樂禮以節之則其偏倚邪僻者去矣樂以和之則其乖戾矯激者消矣此所以中正和樂渾然粹然以爲成人亦已可矣○洪氏以爲特以四子爲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明友也其近而易知者爾○語類問舉四子恐只是就子路之所及而言曰也不是揀低底說是舉這四人要

說約合參

見得四項全有人知足以致知又無貪欲又勇足以決又有才能這箇亦自是甚麼樣人了何況又文以禮樂豈不是爲成人○蒙引成人完成底人也○存疑禮者天理之節文是個得中底物節之以禮者損其過益其不及使智廉勇藝皆歸于中這樂是孟子樂之實之樂即樂也和之以樂者勿忘勿助日就月將使智廉勇藝四者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也○通義仁山金氏曰可者僅辭亦可則未至于僅也○臧孫氏文仲之孫宣叔之子名紇襄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曰焉用聖人註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襄二十三年臧紇奔齊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莊子齊人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又史記陳軫傳卞莊子欲刺虎

可見人各有能有不能任當其才皆可以奏功用違其器適足以僨事圖治者可不思知人而善任之哉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直解 成人是完全成就的人臧武仲是魯大夫名紇公綽即前章孟公綽不欲是廉潔無欲卞莊子是卞邑大夫力能刺虎冉求是孔子門人冉有藝是多才能子路問於孔子說人以一身參於三才必何如然後可以爲全人而立於天地之間乎孔子說人之資稟庸常者多高明者少或雖有高明之資而不學不知道往往蔽於氣稟之疵而局於偏長之目此世所以無全人也若是臧武仲之智識精明孟公綽之廉靜寡欲卞莊子之勇敢有爲冉求之多才多藝其資稟才性固已有大過人者矣又能各就其所長者而節之以禮去其過中失正之病和之以樂消其氣稟駁雜之疵則智足以窮理而不流於苛察廉足以養心而不失於矯厲勇足以力行而不蔽於血氣藝足以泛應而不傷於便巧譬之美玉而又加之以礱琢良金而又益之以磨煉斯可以爲成人矣惜乎四子之未能也蓋子路忠信勇敢有兼人之才所少者學問之功耳故夫子以此勉之。

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而刺之卞莊子從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館豎子戰國策作館與○朱子曰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鬬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達說子曰夫所謂成人者固在于兼有衆善而無一疵之累矣然居今之世而以成人名者豈必盡夫之兼備若是乎惟能見利思義而臨財無苟得見危授命而臨難無苟免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終始而不疑有是忠信之實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矣緣此成人而進之則成人可及矣由也其勉之哉○蒙引廉勇爲德知藝爲才見利思義則亦公綽之不欲矣見危授命則亦卞莊子

說約合參

之勇矣○才智未備是欠了武仲之知冉求之藝○麟士按如此則禮樂未備是欠文之以禮樂一句矣○忠信之實三句總言之不可分○上亦可以爲成人對聖人而言下亦可以爲成人對上文而言

○扇昔公叔文子人以不言不笑不取稱之夫子疑而問于公明賈曰信乎爾之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纂大全朱子曰公明賈對曰以此相告者過也此不近人情之論也吾夫子平日時當言然後言人皆不厭其言雖言而寔若不言也樂當笑然後笑人皆不厭其笑雖笑而實若不笑也義當取然後取人皆不厭其取雖取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直解 曰字還是孔子說危是急難授命是捨了性命久要是舊約平生是平日孔子既答子路之問又說道吾所謂成人者自人道之備者言之也若夫今之所謂成人者亦何必如此但能見利思義而臨財毋苟得見危授命而臨難毋苟免與人有約雖經歷歲月之久而亦不忘其平日之言有是忠信之實如此則雖才智禮樂有所未備而大本不虧亦可以爲成人矣此又因子路之所可能者而告之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而惡之

而實若不取也故人以此稱之耳夫如人所告似乎小郤難若眞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如賈所言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豈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故夫子疑其詞曰爾夫子其果能然豈其果能然乎吾未敢必也○吳氏曰文子諡貞惠公也史鰌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韓士按通義公孫枝當作公孫拔皮八反即公叔發俗本傳寫之誤然世本又云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枝枝生朱始爲公叔氏也○鄱陽朱氏曰此亦見聖人知人之明

說約合參

○纂大全雙峰饒氏曰臧武仲先以防自據乃使人求爲立後于魯君此挾君以不得不從之意雖曰彼未嘗以防爲言不是要君吾不信也臧氏欲逃罪以欺世也能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訪于臧紇爲立之以公鉏爲馬正孟孫惡臧氏季孫愛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卒奉羯立之孺

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直解 公叔文子是衛大夫公孫枝公明賈是衛人厭是苦其多而惡之的意思昔衛大夫公叔文子是個簡默廉潔的人故當時以不言不笑不取稱之夫子聞而疑焉乃問於衛人公明賈說人說汝夫子平日通不說話不喜笑又一毫無取於人信有之乎公明賈對說言笑取予乃吾人處己接物之常豈有全然不言不笑不取者此殆言者之過也蓋多言的人則人厭其言吾夫子非不言也但時可以言而後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是以人不厭其言而遂謂之不言也苟笑的人則人厭其笑吾夫子非不笑也但樂得其正而後笑一嚬一笑不輕與人是以人不厭其笑而遂謂之不笑也妄取的人則人厭其

取吾夫子非不取也但義所當得而後取苟非其義卽却而不受是以人不厭其取而遂謂之不取也豈誠不言不笑不取乎夫時人之論文子固爲不情之言而公明賈至以時中稱之尤爲過情之譽故夫子疑而詰之說道汝謂汝夫子時言樂笑義取其果然乎然此非義理充溢於中而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汝夫子豈眞能然乎夫不直言其非而但致其疑信之詞如此聖人與人爲善之心含洪忠厚之道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

子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出孟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信臧孫聞之戒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賈臧爲出在鑄武仲使告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按公鉏即公彌○蓬說子曰五伯迭興桓公爲盛人皆知其心衛同歸于不正也孰知其行事之間猶有彼善于此乎晉文公所行之事如楚圍宋也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楚釋宋也則復曹衛以携[illegible]國之交至于溫之會則以

說約合參

以臣而召君于踐土之盟則以下而援上其始譎而不正也又嘗見齊桓公所行之事如楚未服也則問王祭不供而正尊王以義楚既服也則退師召陵而待楚使以禮至于葵邱之會則明王者之大禁首止之盟則定世子之大法其猶正而不譎也○大全齊氏曰二公之伯皆以勝楚楚罪莫大于僭王猾夏孔子爲春秋書齊曰侵蔡蔡潰遂伐楚而于晉僅書曰及楚戰于城濮則晉之有歉于聲罪致討也亦已著矣○序子路曰管仲召忽皆相乎子糾者也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矣而管仲獨不死則其忘君事仇忍心害理甚矣故疑而問曰管仲未得爲仁矣乎○大全左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謀作亂僖公之母弟

辭請後其迹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直解 臧武仲是魯大夫臧孫紇防是武仲所封之邑要是有挾而求武仲得罪於魯出奔於邾既而自邾歸防使人請立臧氏之後於魯而後去孔子即其事而誅其心說道臧武仲既以得罪出奔雖欲請後只宜使人陳詞於魯以聽處分不當又入防以請推其心以爲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矣是蓋挾不遑之心而劫之以不得不從之勢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夫人臣之罪莫大於要君武仲之所以敢爲此者亦以魯君失政故耳使魯之紀綱正法度舉彼武仲者其敢蹈不軌之誅乎圖治者宜愼鑒於斯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直解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是詭譎與正相反孔子說齊桓晉文相繼爲諸侯之長當時雖稱爲二霸然文非桓比也蓋文公爲人專尚詐力不由正道是譎而不正者桓公則猶知正道不尚詐謀是正而不譎者即如伐楚一事文公欲解宋圍乃伐曹衛以致楚欲與楚戰又復曹衛以攜楚不能聲罪致討只以陰謀取勝而已若桓公伐楚則以王祭不供而聲其罪又退師召陵而許其盟名正言順舉動光明此桓之所以優於文也二公他事亦多類此其優劣判然矣然夫子亦就二公之事論之耳推其心則皆假借仁義同歸於譎而已其於王者之道豈可同日而語哉

日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作亂遂殺襄公而立無知九年雍廩殺無知〇程子曰桓兄而糾弟襄公死桓當立春秋書桓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于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羊言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盟于蔇既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是罪殺也〇附錄呂氏春秋鮑叔牙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召忽曰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伯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

說約合纂

臣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

纂大全慶源輔氏曰論人者不必求全桓公九合諸侯攘夷狄尊周室一以信義服人而不以兵車皆管仲善謀之力也夫不假威力無所殺傷則利澤及人是亦仁者之功矣孰如其仁孰如其仁殆未可以不死于糾之一節而遂病之也〇朱子曰九之爲糾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說者直以爲九會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于九則又因不以兵車而爲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可謂鑿矣〇劉引子路之疑者記其過而忘其功夫子之取者錄其功而不記其過蓋其過小其功大也至于忘君事仇一節則夫子姑置不論初未嘗爲解釋也下章之論亦如此〇不以兵車句最重如其仁就承他說〇何疑子路疑管仲不死子

〇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黝反召音邵〇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直解 公子糾是齊桓公之弟齊有襄公之亂桓公出奔於莒召忽管仲奉子糾奔魯以與桓公爭立桓公既返國使魯殺子糾而縛管召以與齊召忽死之管仲請囚既至桓公釋其縛用以爲

相九字春秋傳作糾是督率的意思子路問說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致命而死於義得矣彼管仲者同爲子糾之臣乃獨不死而反臣事桓公蓋忘君事仇忍心害理之人也豈得爲仁乎孔子說稽古者當論其世論人者勿求其全彼桓公當王室微弱夷狄交侵之時乃能糾合列國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且又不假兵車之力殺伐之威只是仗大義以率之昭大信以一之而諸侯莫不服從若是者皆管仲輔相之力也使桓公不得管仲則王室日卑夷狄益橫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夫仁者以濟人利物爲心今觀管仲之功其大如此則世之言仁者孰有如管仲者乎孰有如管仲者乎殆未可以不死子糾之一節而遂病之也按齊世家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以弟奪兄於義已悖是以忽之於糾雖有可死之義而仲之於桓亦無不可仕之理況實有可稱之功彰彰如是乎聖人權衡而折衷之其義精矣

糾之未仁夫子不答其未仁之問而稱其相桓之仁存可錄不死于糾未爲過也蓋仲之輔糾非正可以死可以無死也〇子路疑未仁以心之德言也夫子稱其仁以愛之施言也子路所疑是心術聖人所許是事功〇子貢曰管仲其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而不能死則亦已矣乃又事仇公而相之免于忘君事仇忍心害理乎纂存疑子貢疑管仲取在又相之故聖人先求其又相之言而解之曰周自東遷夷日亂華管仲之相桓公也霸長諸侯尊周室攘夷狄天下之亂于是一正民至于今猶受其匡正之賜當時若微管仲則中國皆淪于夷狄吾如今其亦被髮左衽矣管仲相桓有大功如此〇大全朱子曰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

說約合纂

之少緩則中國皆爲夷狄故云纂存疑然則管仲之不死也意蓋有在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小有忿激遂忘遠圖自經于溝瀆之中而天下後世之人竟莫之或知也賜亦錄其相桓之功而可哉〇邢疏伯者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也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〇大全南軒張氏曰若二子直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〇通考朱氏公遷曰子路疑管仲之未仁正在不死夫子許其仁則可以無死之意在其中子貢疑管仲非仁者雖輕在不死而重在又相之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相桓之有益不責其死以明不死之無害是兩釋子貢之疑而重許管仲之仁也但管仲之仁未嘗有本領故與聖門之

〇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〇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〇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〇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

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直解 霸諸侯是爲諸侯之長匡是正微字解做無字衽是衣衿被髮左衽是夷狄之俗諒是小信自經是自縊昔子貢問於孔子說管仲之爲人其非仁者與當桓公殺公子糾之時仲爲子糾之臣義當有死無二彼不能死則亦已矣乃又事桓公而爲之相其忘君事讎忍心害理如此是豈仁者之所爲乎孔子答說子徒知管仲之過而不知管仲之功自周之東遷王室微弱夷狄縱橫天下日入於亂矣幸而有管仲者輔相桓公爲諸侯之長攘夷狄以尊周室天下之亂於是一正非特當時賴之至於今吾民猶得以享安寧之福者皆仲之賜也使無管仲則中華

仁不同○饒氏曰夫子時人不知有王仲尊王此爲夫子所以稱讚之孟子時人皆知尊伯術而黜王道孟子恐功利之說故於桓文管晏一切排之○附[illegible]鏡陽子常持此兩端問答所[illegible]賢一[illegible]者一段[illegible]其人子一取不以其一也一[illegible]天下後各行別言外見得仲一人不死而所論人[illegible]則仲身不正而所正其大也[illegible]所以假說耳

○原公叔文子之家臣後爲大夫文僎與文子同升諸公朝而[illegible]以文子因其賢而薦之也

[illegible]聞而稱之曰文美謚也文子薦賢爲如此亦可以爲文矣上論何以媿哉○人各以爲[illegible]氏[illegible]文[illegible]何不爲其[illegible]僎何所謂朝而謂之文也大子札其可以爲文今以是文子之不媿其謚也○饒氏曰如孔

說約合參

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知是正名所以爲文之義○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稱其進賢之美○附錄禮記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修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

○[illegible]夫子言及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問曰夫其無道果有如是矣而不喪其位○麟士人謂其彝倫不叙綱紀不張也此一句如孟子道性善二句一般皆大約之詞故康子承之曰夫如是三字有所指不止是無道二字

纂大全雙峰饒氏曰靈公用人一節猶有可觀仲叔圉長于賓客也則用之治賓客祝鮀長

之地將淪為夷狄。吾其被髮左衽矣。何有今日衣冠文物之盛哉。夫管仲之功如此。則其不死亦何不可之有。豈若匹夫匹婦所見淺狹。守一己之小信。而忘終身之遠圖。意氣感激。即自縊於溝瀆之中。而竟無聞於天下後世者哉。是可見豪傑之士。將建不世之大功。則不拘拘於一身之小節。然此不可以常理論。常情測也。彼管仲之可以無死。賢如由賜。尚或疑之。非聖人孰能定其論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為公朝之臣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直解 公叔文子是衛大夫公孫枝。其後謚為貞惠

文子。公是公朝。昔衛之大夫有名僎者。先為公叔文子家臣。文子因其賢。遂薦之於君。而與己一為同僚。夫子聞此事而稱美之。說道謚法文之一字。最為美稱。非其平生有才德美行者。不足以當之。今公叔之得謚為文。我固不知其他。然只就這一件觀之。是即可為文矣。夫知賢而能薦。明也。拔之家臣之賤。而升之公朝之間。公也。惟知為國用賢。不嫌名位之逼。忠也。一事而三善備焉。謚之曰文。夫何愧乎。按臧文仲不薦柳下惠。則夫子譏其為竊位。公叔文子薦家臣僎。則夫子稱其可為文。是可見薦賢為國。乃人臣之盛節。以人事君者。所當知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

于宗廟也則用之治宗廟王孫賈長于軍旅也則用之治軍旅治賓客得人則朝聘往來無失禮于鄰國而不至啟釁治宗廟得人則籩豆靜嘉牲牷肥腯神人胥悅治軍旅得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此皆有國之大本失皆得其人如是又奚其喪○東陽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若此不以其所短而棄其所長王公之心也○蒙引仲叔圉三句此衛靈公用人言不主三人之不善○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君用人之效

說約合參

○大全南軒張氏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怍則知其爲之也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也訒○麟士云要見是斷之之詞○按鄱陽朱氏曰此章教人謹言以爲力行之本

○序齊陳成子弒其君簡公○大全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

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直解 康子是魯大夫季康子。昔孔子在魯。曾談及衛靈公無道之事。蓋其彝倫不叙。綱紀不張。在當時諸侯中。最為失德。故夫子言之。季康子因問說。人君有道則興。無道則亡。衛靈公既無道如此。何故能終保其位。而不至於喪亡乎。孔子答說。靈公雖是無道。然卻有件好處。他平生最善用人。如仲叔圉長於言語者也。則用之以接待賓客。應對諸侯。祝鮀熟於禮文者也。則用之管宗廟祭祀之事。王孫賈長於武事者也。則用之以治軍旅。居將帥之任。夫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無失禮於鄰國。而不至啓釁召禍矣。治宗廟得其人。則祀事精虔。神人胥悅。而人心有所繫屬矣。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矣。這三件乃國之大事。皆擇人以任

之而用之。又各當其才。此所以內外咸理。而國家可保也。靈公雖無道。何緣便至於喪亡哉。夫衛靈公以無道之君。得人而任之。尚可以保國。况於有道之世。得天下之賢才而善用之乎。所以說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人主為社稷計者。宜知急親賢之為務矣。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大言不慚。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直解 怍是慚愧。孔子說。凡人放言易。力行難。故躬行君子。每訒其言而不敢易。若或輕肆大言。高自稱許。略無慙愧之心。這等的人。考其所行。必不能相顧。徒妄言以欺人耳。其為之也。不亦難乎。所以君子貴夫實勝。而聽言者。又當觀其行也。

○陳成子弒簡公。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孔

子懌之。騶顓詣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庚辰，執公于舒州，甲午，弑之。○子我，即闞止。亭：孔子時雖告老，乃齋戒沐浴而朝，以告于哀公曰：陳恒弑其君，此人倫大變也，況我魯義在隣國，請興兵以討之。亭：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使孔子曰，汝爲告夫三子。纂集解：馬孔子出而自言曰，君臣大倫，討賊大義，所繫至重，以吾嘗從大夫之後，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也。我禮當告君，君不當告三子，乃不自命三子，而使我往曰告夫三子者，其謂之何。

說約合纂

纂大全：朱子：夫魯之三家，卽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孔子以君命之重也，雖是一往以告焉，而三子果以爲不可，因復正言之曰：從違在君，大夫雖不敢必，然君臣大倫，討賊大義，所繫至重，以吾從大夫之後，雖欲不告，不敢以已也。噫，其所以警夫三子者深矣。○夫子初告時，眞個欲討陳恒。後人知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非是聖人託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如是迂曲。○馮厚齋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絶筆焉，而不復書陳恒之事，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之事不可爲矣。○

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直解 陳成子是齊大夫陳恒。簡公是齊君，名壬。討是興兵以討其罪。三子是魯三家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孔子嘗爲大夫，時已致仕，故謙言從大夫之後。昔齊大夫陳成子平日厚施於國，以邀人心，有簒齊之意，簡公惡之，使其臣闞止圖之。成子遂殺闞止而弑簡公。此時孔子雖已致仕居家，猶沐浴齋戒而朝，告於魯哀公說道：陳恒不道，上弑其君，此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者，請君興兵以討之。當時魯國政事，都是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專擅，哀公不得自由，乃答說：你去與三子計議何如。孔子出而說道：弑君之賊，法所必討，我今雖不在位，然嘗從大夫之後，此等大事不敢不以告聞，亦以行吾義而已。君乃不能自命，而使我曰告夫三子者何耶？夫子此言，所以傷其君者至矣。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强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直解 之字解做往字。孔子奉君命而往三子之家，告以討賊之義。彼三子者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依，故沮其謀，以爲不可。意以齊强魯弱，勢不相敵，且他國的事，於我何與。蓋與逆臣爲黨，故以討賊爲非也。夫子乃應之說道：弑君乃齊之大變，討賊實魯之大義，吾之所以來告者，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三子以爲不可，又獨何心哉。夫子此言，所以傷其臣者至矣。按此章所記，齊簡公、魯哀公皆昏庸之君，不足道者。然亦可見人主當獨攬乾綱，深防禍本，不可使威福下移，而奸邪有僭踰之漸；不可使事權去己，而紀綱有陵替之憂。然後君臣相安，而國家永保矣。圖治者尚鑒於茲。

存疑：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一句，君大夫都照是。蓋以從大夫之後者而不敢不告，則爲君者可以不命三子耶？以從大夫之後者而不敢不告，則爲大夫當國者可容已耶？此等非是聖人不能言。○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救亂之心。○附錄史記田齊世家：簡公立四年而弑，于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常爲相。常既弑簡公，懼諸侯謀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于百姓，以故齊復定。言于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于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爲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按田常卽陳恒。

說約合纂

○亭：子路問事君之道。子曰：事君以誠，而且直爲道。凡進言宜力，必內以盡其心，外以盡其分，無以欺爲也。而君或未向道，志仁必犯顏敢諫，雖觸君之怒不恤也。事君之道盡於此矣。○存疑：犯其顏色以諫諍之，此事最難。子路不能救季氏之伐顓臾，則犯亦未能也，故范註圈外。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直解 犯是犯顏諫諍。子路問說：人臣事君之道當何如？孔子告之說：臣之於君，有弼匡之責，君有過，必當盡言以諫諍，雖至於冒犯威嚴，亦有不容自已者。然須本之以忠君愛國之誠心，不可有一毫欺罔之念，由是以進言於君，雖侃侃焉危言讜論，犯顏色，甘罪譴而不顧，而其一念忠愛之誠，實有溢於言詞之外者。如是而後可以謂之純臣也已。若外沽强諫之名，而內無納誨之實意，徒避不言之責，而故爲不切之虛談，是欺也，非忠也。臣而欺君，其罪可勝誅乎？蓋子路剛直敢言，不患其不能犯，患其無忠愛之誠耳，故孔子以是勉之。然勿欺在於臣，而納諫係於君。大舜舍己從人，聞一善言，卽從之若決江河，惟求有裨於君德，有利於國家耳，何必問於心。

纂存疑子曰君子小人人品不同其達亦異君子則上達小人則下達上達是達向上去下達是達從下來俱有日新不已之意不是一下便了○朱子曰只百事上皆有箇道理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汙下底道理○胡氏曰循天理狥人欲上達下達之原也遂高明究汙下上達下達之效也○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見趣之異

說約合參
纂大全雙峰饒氏子曰同此一個學但學之所用心不同古之學孔篤明道進德其心要得之于己今之學此篤明道進德其心要求知于人其內外名實之別如此○此章當看者字○如三年學已自是了但志在干祿則非爲己之學也若如此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巳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存疑雖云古今所學皆同其工夫亦自不同所得者亦異爲己者其工夫必深必求到有寔得然後巳而日進于高明爲人者外面粉飾以爲可以見知于人斯已矣其工夫必苟且糊塗必無寔得○蒙引曰欲得之于己少有不見知于人者欲見知于人虛譽雖隆實則病矣○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即人爲學之心而嘆世俗之衰

之誠與不誠乎。此又在上者所當知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狥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直解 達是通透的意思。孔子說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小人之所以爲小人。始焉不過一念之少殊。終焉遂至懸絕。何以言之。天理本自高明也。君子凡有所爲。都只循着天理而行。故其心志清明。義理昭著。所知者日以精深。所行者日以純熟。漸至於爲聖爲賢。而造位乎天德。譬之登山者。一步高似一步。將日進於高明矣。豈非上達者乎。人欲本自汙下也。小人凡有所爲。都是一團私欲。故其志氣昏昧。物欲牽引。良心則日以喪失。邪行則日以恣肆。漸至於爲愚爲不肖。而與禽獸不遠。譬之鑿井者。一步低一步。將日流於汙下而已。豈非下達者乎。欲脫凡近以遊高明者。當知所擇矣。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 憲問 四三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去聲。○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直解 爲己是欲得之於己。爲人是欲見知於人。孔子說古今人所學之事雖同。而其用心則異。古之學者。其從事若與今同也。然學問思辨只爲道未明也。而孜孜焉以明其道。飭躬勵行只爲德未立也。而孜孜焉以進其德。所知者性分之固有。所爲者職分之當然。惟求盡其在我而已。所以說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其從事若與古同也。然學問思辨未必其明道者何如。而汲汲欲求知於人。飭躬勵行未必其進德者何如。而汲汲欲求知於世。惟恐人之不知而已。所以說今之學者爲人。爲己者雖專於務內。而有諸

○序衛蘧伯玉一日使人來問侯孔子。
纂大全新安陳氏孔子命之坐而問焉如對伯玉也曰夫子近日果何所爲使者對曰吾夫子之所爲者亦無他只是有意欲寡其過而猶未能也即使者之言觀之欲寡過則不自是不謂巳能則不自足此檢身常若不及之心也進善其有窮乎使者出夫子有味其言而深賞之曰其眞可謂使乎其眞可謂使乎非伯玉之賢不能知此存心非使者之賢不能知伯玉此心也○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稱美下僚能知君子之心則此使亦非僕隸之謂也觀子華爲夫子使齊可見

說約合參
○達說此曾子述艮卦之象辭

中者。形諸外。其終自至於成物。爲人者。雖心在務外。而虛譽隆者。實德病。其終併至於喪己。學者不可不知省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旣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 憲問 四四

直解 蘧伯玉。是衛之賢大夫。名瑗。使是差人。昔孔子嘗至衛。主於衛大夫蘧伯玉之家。旣而反魯。伯玉差人來問候孔子。孔子敬其主以及其使。特命之坐而問之說。爾夫子近日在家幹些甚事。使者對說。人不能無過。而貴於能寡。我主人之心。時常戰戰兢兢。省身克己。欲其言皆順理。而寡尤。行皆合宜而寡悔。但人欲難於淨盡。天理難於純全。恒以爲學問功疏。未免於有過。此則我主人之所爲也。使者之言。雖愈自卑約。而伯玉好學力行之美。自有難掩者。蓋亦善爲說辭者矣。夫子於其旣出而稱之說。斯人也。眞可謂使者乎。眞可謂使者乎。重言而歎美之。蓋以彰伯玉之賢也。大抵天下之義理無窮。人心之出入靡定。故寡過未能。非使者爲伯玉謙詞。乃眞實語也。堯舜禹之授受。以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成湯之檢身若不及。文王之望道未見。古聖賢未有不以此存心而成德者。學者加意焉。

[illegible]永八曰心之所思謂之思身之所處謂之位不願其外者誠也思出其位者妄也是故君子即其見在所居之位而盡其日用常行之道循其一定本然之則位之所不居思之所不在也夫君子之心惟安于所遇如此然則世之陳於此者誠亦不占而已矣○大全易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南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皆位也○附錄易程傳上下皆山故爲兼山重艮之象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折衷上下皆山有止而不過之意君子觀其象而知天下事理皆如此故其思如此

說約合參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直解 位是職位這一句是易經中間艮卦的象辭曾子嘗稱述之說道凡人之居位雖有大小尊卑之不同莫不各有當盡之職若舍其本職而出位妄想則在己爲曠職而於人爲侵官矣君子則身之所居在是心之所思亦在是凡夙夜之所圖慮者惟求以盡其本分所當爲之事如居乎倉庫之位則思以審會計明出納以盡乎理財之職如居乎軍旅之位則思以勤訓練飭軍令以盡乎詰戎之職初未嘗越位而有所思也如是則衆職畢舉而庶務咸理矣

○厚子曰言易放行難盡君子則恥其言不使有餘而過其行不使不足此其所以爲君子也○大全朱子曰過猶易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過謂力行也

○纂箋引子曰君子所以爲道者有三反之于我無有能焉仁者理足以勝私慮順逆而不憂我未免于憂也則于君子仁之道無能也知者明足以燭理遇事物而不惑我未免于惑也則于君子知之道無能也勇者氣足以配道義任重大而不懼我未免於懼也則于君子仁之道無能也敢不勉哉○大全朱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學者之意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直解 恥是羞恥孔子說人之言行貴於相顧若喜爲高論輕肆大言而考其所行未能如是則爲言過其行究其歸不過便佞小人而已故君子恥之以是爲恥則勉不足而謹有餘者自不容不至矣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直解 憂是憂慮惑是疑惑懼是恐懼自道是自家說自家的事言道其實也昔孔子以至聖之德而常懷望道未見之心說道君子之道有三件反之於我一件也不能三者何曰仁曰智曰勇

○纂箋引子貢曰此特夫子之自言如此也以賜觀之夫子于此三者蓋綽綽乎其有餘矣又何君子之道有不能焉者哉○不可以言字當謙字蓋子罕篇亦不可說出進學字且進學成德字是尹氏合二章而言其一則知爲先一則仁爲先之意耳非經旨也

○厚子曰好比方人物較其短長恐非自治之切務也夫子婉以警之曰賜也其賢乎哉工夫力量當有餘也若夫我則于人之短長固未暇及之賜其知之否○大全新安陳氏曰我則無暇及他人言外之意謂方

說約合參

自治也

○厚子曰大凡世之知譽于己無涉故不患人之不己知惟其學焉而不能明理行焉而不能踐實此深足患也君子求在我而已○

是也仁則心德渾全而私欲淨盡凡窮通得喪皆不足以累其心故不憂智則心體虛明而思慮詳審凡是非邪正皆不足以蔽其心故不惑勇則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之決大疑任大事自勇往直前而無足以動其心故不懼此三者皆君子之全德而我之所未能者也夫孔子道全德備其於三者皆已各造其極而時出之豈復有所未能者乎故子貢聞其言而歎說此乃夫子自言其實有者如是耳而乃以爲未能蓋聖不自聖之心也大抵聖人深見義理之無窮其自視常以爲不足故聖而益聖有志於希聖者當知所惕勵矣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疏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直解 方是比方子貢平日好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此雖窮理之一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自治之功疏矣故夫子反言以警之說賜也其賢乎哉蓋惟賢者自家學問工夫極其精密乃可以其餘力而較量他人若我則以義理無窮工夫未到日孜孜焉惟以進德修業遷善改過爲事方自治之不暇而何暇於方人哉夫方人之事在聖人猶以爲未暇況學者乎孔子言此其所以警子貢者至深切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直解 孔子說人之處世常患名譽不彰人不知己然此不足患也惟夫學焉而不能明其理行焉而未能踐其實此則在己本無可知之具反之

○纂存疑子曰天下之人防範過密者多逆億之私其不逆億者又暗小人之詐有人于此詐不逆料人之我欺不億測人之我疑而于人之我欺我疑者抑亦到面前自然先覺者此是心地光明物無遯照底人豈不爲賢乎有人存誠見明人欺不得底亦有間便邦明人欺不得底賢要非此者○逆億是把火去照物先覺是火在此物來自照小詐都說人不曾詐不信而逆億之者衆不是既不會詐不信何消說先覺聖人此語是說非億度之知乃明照之知耳億度有心明照無心○麟士按說叢不逆詐至先覺者作一句讀極妙蓋如此則者字皆落看做一個人故緊賛曰是賢

說約合叅

乎眞不易也

○纂大全雙峰饒氏微生畝方以退隱爲高見孔子歷聘疑其以口給取悅謂之曰丘于列國何爲是栖栖然依戀不舍與毋乃爲佞以求用於世乎殊不知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耶○栖栖如鳥之栖木而不去然

纂新安陳氏子因而箴之曰夫

吾心而有歉者正學者所當患也今乃不以此爲患而徒患人之不知何哉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直解 逆是事未來而逆料的意思億是事未形而意度的意思詐是欺詐不信是不實抑是反語詞先覺是無心而自然知覺孔子說人之於己未必有欺詐之事也而先意以料之叫做逆詐人之於己未必有不信之心也而先意以猜之叫做億不信這等樣有心防人固有幸而中者亦有誣而枉者非誠心奉物之道也然雖不爲億逆而人或得以欺之則又忠厚太過甘受人

瞞亦不足爲賢也惟於人之詐者不必先意以迎之於人之不信者亦不先意以度之而其詐與不信者之情僞自能先知之而不爲所眩斯則虛以應物知能通微譬之明鏡雖未嘗有心以索照而人之美惡妍媸自無遁形是乃可謂之賢也已蓋多疑生於不明而明者自無所疑逆詐億不信皆由不明故耳至明之人物至即知孰得而欺之乎然非有居敬窮理之功講學親賢之助則此心虛靈之體未免爲物所蔽欲以坐照天下亦未易能也此又事心者所當知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與平聲○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人立身待人自有中道丘非敢爲柔佞之事也亦疾夫固執太過不通于世用也子其知我乎

○纂大全雙峰饒氏曰驥美稱也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

說約合叅

之名者不以其力以其德也彼夫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不以才以德亦猶是也○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順服而不踶齧也○麟士按鄒陽朱氏曰此章明才德輕重而致勉人之意○愚按此比體君子才德意在言外

○序或以人情仇怨相尋乃爲之問曰人之有怨于我者竟若忘焉而以德報何如○大全老子道德經恩始章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于其易爲大于其細

大全朱子曰以德報怨不是

直解 微生畝是當時的隱士蓋年高有德之人也栖栖是依依不捨的意思佞是便佞疾是惡固是執一不通的意思昔孔子周流列國欲行其道而人皆不能用之有隱士微生畝者譏之說道孔丘我只見你今日之齊明日之魯人不見知則亦可以已矣何故這等栖栖然依戀不捨與夫世之佞人則務爲口給以希世取寵你今所爲無乃爲佞以求用於世乎孔子答說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丘豈敢爲佞人之事但以世道汙濁挽回在人而康濟民物當有所寄若是守拘滯之見以隱爲高昧變通之宜果於忘世則執一不通的人又我之所惡者也其所以栖栖然而不能忘情於斯世蓋以此耳豈肯爲佞哉蓋微生畝是齒德俱尊的人但其所見偏執故聖人對之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

哉

直解 驥是良馬之名德指馬之調習馴良說孔子說君子之所以見稱於世者不徒以其有可用之才以其有可貴之德也譬如馬中有驥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不徒以其有馳驟之力以其有馴良之德也蓋馬之任重致遠者存乎力然使雖有力而不免於踶齧難於控御則亦凡品而已何得爲驥乎人雖有才而苟無其德是亦小人而已何得爲君子乎故人不可徒恃其才而不修其德觀人者論其才而又當考其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

不妨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歷知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酬之卻是何理斷然是行不得也纂朱子夫有德有怨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怨有公私曲直之不同以直報之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必報則止一視大理之當然而不以己之私意加焉是則雖曰報怨而其實其為公平忠厚之意亦有大小皆所當報而以德報之可矣若必以德報怨是亦私意所為非天理之正也○顧麟士按語愛憎取舍顛難理會可以權宜不用○筆記曰以直報怨何必以德報之哉曰以德報德何必以之報怨哉每句只換他所問一句便明

說約合纂

○纂大全朱子當時不惟門人知夫子別人也知道是聖人乃夫子忽發嘆曰世之人其莫我知也夫
纂朱子子貢說他也是不為不知夫子所以怪而問之曰人何為其莫知子也遂說子曰夫人立異以為高者始足致人之知也我之所為異於是矣彼窮通出于天也我也道時之窮不得于天亦惟反己有歉矣何敢以怨天乎用舍係乎人也我也值時之舍不合于人亦惟反己有闕矣何敢以尤人乎但知黽勉于常行之間致力于人事之近理有未知也必求知其所當知事有未能也必求行其所當行綠是理得于深造之熟道融于積之久自然知焉日精而至于知之至行焉日進而至于行之盡矣凡此下學而上達也要皆無以甚異于人而致其知然則知我者其惟彼蒼之天乎蓋

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直解 或人問於孔子說人惟恩怨之心太明故忠厚之風日薄若於人之有讎怨於我者我皆忘其怨而惟以恩德報之何如孔子說酬恩報怨也是人道之常稱物平施乃為事理之當人有怨於我者既以德報之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此於情理乖謬甚矣必也於人之有怨於我者我則不計其怨而愛憎取舍一惟以直道處之使其人之可愛可取歟我固不以其私怨而昧其與善之公心使其人之當怨當棄也我亦不避私嫌而廢夫除惡之公典這是以直報怨若於人之有德於我者則必以德酬之大而捐軀以圖報小而一飯之不忘雖其中有委曲用情屈法從厚者若於直道有背而揆之天理人情固亦未為過也這是以德報德如是而報施之間庶為得其平乎夫觀或人之言非不近厚而反不得其平聖人之論既得其平而亦未嘗不厚誠權衡萬事者之準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

吾惟奉天之理則天理之周旋意者其為天心之降監耳是人莫我知者正在此也○朱子又曰孔子當初嘆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為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為莫知子一句○不是別有一個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斷合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就那物中見得個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常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上達者○不怨天三句便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處相似皆似後一步說只道平易便是人不能及處○語類此段最難看須要解如何是不怨天如何是不尤人如何是下學如何是上達便粘滯了又無

說約合纂

心無腸如何知得孔子須是看得脫灑始得此段只渾淪一意○存疑知我者其天乎只是說莫己知自旁人觀之則見其中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聖人說此等處都不自覺可見其與天為一處
○序昔子路為季氏宰有公伯寮者乃譖愬之于季孫子服景伯以其事告于孔子曰吾夫子固將為伯寮之言而有惑志矣讒邪害正法不可容以吾之力猶能誅之以陳其尸于市朝也○大全胡氏曰大夫以上于朝士以下于市

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直解 義理有本末精粗從下面學起纔得到上面所以說下學上達昔孔子道高德厚不求人知當時亦罕有知之者故發嘆說今之人其莫我知也夫子貢問說夫子之道德高厚如此何故人都不知夫子孔子答說人之學問惟是高世絕俗與世不同乃可以致人之知若我則無是也如窮通得喪係於天者我雖不得於天未嘗怨天用舍予奪係於人者我雖不合於人未嘗尤人只是反己自修循序漸進如義理有本末精粗我只在下面這一層著實用功使功深力到將上面這一層漸次通達譬如登山的只由卑以至高如行路的必自近以及遠這不過職分之當為進修之常事無以甚異於人何足以致人之知哉惟是心存為己仰不愧天或者上天於冥冥之中能知我耳所以說知我者其天乎蓋甚言其必不見知於人也夫聖人盡性至命與天合一其獨得之妙真有人不能知而天獨知之者然下學上達之言乃萬世學者之準則人於可知可能者逐一講求則於難知難能者自然通透固不當躐等而進亦不可畏難而止也有志聖學者宜究心焉。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直解 公伯寮是魯人愬是讒譖子服景伯是魯大夫子服何夫子指季孫說殺人而陳其尸叫做肆昔子路方仕於魯為季氏宰魯人有公伯寮者乃讒愬之於季孫而季孫信之子服景伯心懷不平因以其事告於孔子說季孫之於子路

固因公伯寮之言而有疑心矣。讒邪害正。法不可容。以吾之力。猶能誅伯寮而陳其尸於市朝。以明子路之誣。而報其怨。夫子以爲何如。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直解 孔子因子服景伯欲誅公伯寮。乃以理曉之說道。士君子之心。非不欲行其道於天下。而不知或行或廢。實有非人所能爲者。使其道之將行歟。則動見遇合。事事如意。是乃命之通也。固非人之所能使。其道之將廢歟。則動見阻滯。事事違心。是乃命之窮也。亦非人之所能阨。夫道之興廢。皆由於命如此。今仲由之或用或舍。固自有命存焉。使其命該亨通。雖有讒言何畏。若使讒說得行。則亦命之窮耳。於公伯寮何尤乎。吾子固不必深憾而欲誅之矣。按聖人於得失利害之際。唯義是安。本不待決之於命而後泰然也。其言命者。特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然所謂不怨天不尤人者。即此亦可見其一端矣。

說約合叅

序子曰。士君子抱道用世。固其心也。然世或信用。而道之將行也。與命之通也。世不信用。而道之將廢也。與命之窮也。皆非人之所能爲者。天由今日固有命存焉。公伯寮其如之何哉。子大夫其聽之耳。○大全朱子曰。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爲衆人言也。到無可柰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爲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其次辟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禮貌衰而去。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直解 孔子說。賢者之心。未嘗不欲有爲於天下。然時不可爲。則不得不高蹈遠舉。避而去之。故有見世之無道。即隱居不仕。而終身以避世者矣。其次有見此邦無道。去而之他邦者。謂之避地。其次有見君之禮貌既衰而去者。謂之避色。其次有因君之議論不合而去者。謂之避言。此皆

說約合叅

○序子曰。賢人之出處去就。惟其所遇之時。有見舉世無邦。則避而隱焉不出者。其次或見此地無道。則避去而之他邦者。其次或以其國之君。交接之禮貌既衰而避色者。其次或與其君言語不合而避去者。蓋時之所遇不同。而處之各異如此。○大全雲峯胡氏曰。天下爲大。邦國爲小。避世避地。是避其國。避色避言。是避其人。○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即出處去就而見隨時之義。○愚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也。世有此人。世道之衰可知矣。

○子曰。作者七人矣。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直解 作是隱遯。孔子說。當時之君子。不見用於世。作而隱遯者。有七人矣。七人今不知其姓名。夫子歎之。蓋深爲世道慮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直解 石門是地名。晨門是掌晨啓門的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奚字解做何字。自是從。昔子路相從孔子周流四方。晚宿於石門。時有守門官問說。汝從何來。子路說。我從孔子而來。晨門說。我聞君子相時而動。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彼孔子者。既已知時事之不可爲。即卷而懷之可也。乃猶遑遑焉奔走四方。必欲有爲於天下。其亦不智甚矣。子之所從者。得非此人乎。蓋譏孔子之不隱也。夫晨門之言。蓋亦士君子進退之常。但聖人道高德大。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君不能用耳。此又非晨門之所知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直解 荷字解做擔字。蕢是草器。昔孔子處春秋衰亂之世。而其康濟天下之心。有不能一日忘者。時在衛國。偶然擊磬。以寓其憂世之心。適有一隱士擔著草器。行過孔子之門。聞磬聲而知之。說道。有心哉。斯人之擊磬乎。蓋人心哀樂之感。

說約合叅

按賢者二字當全冠其次。次指避之次第言。非以賢之次第言。

○序子曰。君子一身。與世道相關者也。今起而隱去者有七人。不爲不多矣。世道之可憂何如哉。○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記隱者以見世道之衰。

○序子路從夫子周流。偶宿于石門之地。守晨啓門者問曰。奚自而來。曰。自孔氏而來。曰。君子相時而動。彼孔氏者。是正知時事之不可爲而猶栖皇以爲之者與。子之從之。亦勞甚矣。噫。聖人無不可爲之時。晨門何嘗相譏也。○集解包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強爲之。

○增說聖人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一旦在衛擊磬。則其憂世之心。已寓于磬矣。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聞其聲而知之曰。有心於世哉。斯人之擊磬乎。○通義仁山金氏曰。磬竊磬也。以玉爲之。○備攷皇甫謐高士傳。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故荷草器以自食其力也。

增集淺說既而曰斯人也鄙哉硜硜乎何其專確固執而不達夫時也夫世莫己知也斯已而已詩不云乎深則厲淺則揭今人莫己知而不已何其昧于淺深之宜乎○通義白雲許氏曰以衣裹衣也古人不裸體涉水若水淺但提起衣而過若水深則和裏衣而過謂褰裳涉水繇膝以下曰揭褰衣涉水繇帶以上曰厲○語類問硜硜是指磬聲而言否曰大約是如此

說約合參

集大全慶源輔氏夫子聞其言而嘆曰果于忘世哉決去不反者能之末之難矣是則聖人之出處因時卷舒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能已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此豈荷蕢所能與哉

○序子張問曰尚書云商君小乙薨高宗居喪諒陰三年不發

每託之樂音以宣其意夫子憂世之志寓於磬聲之中隱士賢者故能審音而識其心也。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直解】硜硜是小石之堅確者深則厲二句是衛風匏有苦葉之詩帶衣涉水叫做厲褰衣涉水叫做揭昔荷蕢聞孔子之擊磬既歎其為有心乃又譏之說道斯人也鄙哉硜硜乎何其專確固執而不達夫時也夫君子相時而動智者見幾而作今世莫我知也道與時違則亦惟潔身以去亂而已何為周流四方可止而不止乎觀諸衛風之詩說道凡徒步涉水者遇著水深的去處則穿著下體之衣而過遇著水淺的去處則揭起下體之衣而過之夫涉水者必視其水

之淺深以為厲揭則君子處世當視其時之治亂以為進退今斯人也世不見知猶栖栖然而不止是深不知厲淺不知揭矣豈不鄙哉其硜硜乎荷蕢之譏孔子如此是不知聖人之心者矣。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直解】孔子聞荷蕢之言而歎說觀斯人之言何其果於忘世哉夫君子之欲行其道於天下非以為利也將以救世也若只要潔其一身委而去之亦有何難然則荷蕢者之果我非不能為直不忍為耳蓋聖人心同天地天地不以時之閉塞而廢生物之心聖人不以時之衰亂而忘行道之志誠上畏天命下悲人窮非得已也彼其

言語夫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何所稟令書云何謂也○麟士按通義吳氏程曰諒陰尚書作亮陰孔氏釋為信默與下文三年不言語意重複未是禮記作諒闇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牆之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着地一頭斜倚在牆上外被以草寢苫枕塊當處此中諸侯亦為倚廬而加以圍障天子既立柱楣有家形稍如居楣故曰梁闇○標通翁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序子曰何必高宗為然古之人皆然禮君薨嗣君居廬守喪不親政令百官各總攝己職以聽處分于冢宰如此者三年夫既有冢宰可托則嗣君雖不言何憂國亂哉○集解馬曰己百官孔曰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邢疏按周禮天官太宰之職

說約合參

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發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于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蒙引子張是疑人君不容以三年不言孔子是與他說人君所以得三年不言之故蓋古制也

○集大全雙峰饒氏子曰為國以禮為上者品節分明誠意退遜而好禮則民之觀感于下者亦皆安己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也○註禮達而分定此句出禮運

荷蕢之流何足知之。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直解】書是商書說命篇高宗是商王武丁諒陰字當作梁闇是天子居喪之處總己是總攝己職冢宰是眾臣之長昔子張問於孔子說商書說命篇說商王高宗武丁居其父小乙之喪三年

不親政事不發言語夫人君一日萬幾若三年不言則臣下何所稟令乎不識此書之旨果何謂也孔子說親喪乃人子之大變哀慕乃人子之至情三年不言何必高宗為然自古為君的都是如此考之古禮君薨則嗣君居廬守喪不親政事不發號令百官各總攝己職以聽處分於冢宰如此者三年夫既有冢宰可托則嗣君雖三年不言何憂國之亂哉然托孤寄命國家大事必有忠貞不二心之臣而後可使百官總己以聽苟非其人又不若嗣君躬親聽覽以守先業之為大孝故古今異時宜此禮之不行於後世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直解】禮是尊卑上下的禮節孔子說有國者常患民之難使然民之難使由其不知禮耳蓋禮所以別尊卑辨上下其節文度數之間至嚴至肅

○蒙大全朱子勉齋黄氏子路問何如爲君子。子曰。人之成德。不外自心。若能修其在己。一以敬。誠戒愼恐懼。無敢惰放。則天理以存。人欲以遏。是之謂君子。已盡敬該動靜。合內外。徹上下。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舉。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之也。曰。君子之道。如斯而已乎。子曰。敬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爲。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人得其安。修

說約合參

己以敬而可以安人也。子路又曰。如斯而已乎。子曰。施爲當理。將蒸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修己以敬而可以安百姓也。夫修己以安百姓。此等功效之大。雖堯舜之心。其猶以爲病諸。此決非君子不足以當之。而子何以是爲不足盡君子也。○勉齋非謂修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修己以敬而可謂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在其功效之遠。則指夫自其充積之盛者而出耳。○存疑。敬該動靜者。自思慮未萌。以至於萌動。皆此敬也。合內外者。自一心以至于萬事。皆此敬也。徹上下者。自一身之修。以至百姓之安。皆此敬也。

若爲上的心誠好之。修之於身。而視聽言動必以禮。達之於政。而教訓正俗必以禮。則等威辨而紀綱振。那百姓每都安分循理。而不敢抗違。不假刑驅勢迫。而趨事赴公之恐後矣。豈不易使乎。若上之人先自畏拘檢而繁簡傲。則下皆化之。而僭踰凌迫。固其所也。豈民之難治哉。所以說禮達而分定。有天下者所宜深念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直解 病。是有歉於心的意思。子路問說。人必何如而後可以爲君子。孔子告之說。人之爲學。不外乎一心而已。能莊敬則此心惕厲。而日進於高明。縱安肆則此心放逸。而日流於污下。必須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使戒愼恐懼之心。無時而少懈。則身無不修。而德無不成矣。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以此而已。子路又問說。君子之道大矣。乃止於如此而已乎。蓋以爲未足也。孔子說這敬不但可以成身。乃人己合一之理。誠能敬以修己。而至於充積之盛。則己正物格。此感彼通。雖推之而至於安人者。亦不外是矣。子路又問說。君子之道大矣。乃止於如此而已乎。蓋猶以爲

○蒙引原壤聞孔子來。乃申兩足箕踞以待孔子。孔子見其無禮。責之曰。人之生世。方其幼也。有長者在上。則當遜弟。長而成人。則當有以自立。使人得有所稱述。幼少不順弟於長上。及長而無德行可稱述。今老則不如早死。乃得久留身世。爲風俗之蠹。而又不死。不循禮教。敗常亂倫。是爲賊害已耳。既數責之。復以杖擊其脚脛。令不踞也。○禮。拜人必遂其位。今夷俟。故責之。○大全記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而過之。○朱子曰。胡氏以原壤之喪母而歌。孔子爲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耶。蓋數其喪母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

說約合參

猶爲故人。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或問范尹氏皆以壤非可言諭者。故叩其脛而深責之。亦不然也。禮六十杖于鄉。七十杖於國。此蓋孔子自衛反魯之後。曳杖而出。而適見原壤之夷俟也。因數其失。遂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使斂其足而不踞耳。豈其不可言諭。而反可奮然運梃以毆之哉。○麟士按。老而不死句。是爲賊句。不可七字連下。○鄱陽朱氏曰。此章孔子待故人之道。○沐。治也。沐椁。已治之椁。如貍首之斑。木文之華也。如執女手之卷。木質之潤也。一作言孔子手執斧斤。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歡說仲尼。○序。闕黨有童子來學于孔子。孔子使之傳賓主往來之命。或人不知。問夫子曰。傳命非易事也。此必童子學有進益者與。故

未足也。孔子說這敬不但可以安人。乃天下爲公之理。誠能敬以修己。而至於充積之盛。則處無不當。感無不通。雖極之而至於安百姓者。亦不外是矣。夫功用至於安百姓。豈易能哉。雖堯舜至聖。以欽明溫恭之德。致時雍風動之休。而當時之民。亦難保其無一夫之不獲。在堯舜之心。猶有歉然不能自寧者矣。夫觀堯舜且以爲病。則修己以敬。豈不足以盡君子乎。按修己以敬。乃千聖相傳之要。而堯舜猶病。實聖人無窮之心。人君誠能法堯舜之敬以修身。而推堯舜之心以圖治。何患德不符於二帝。而世不躋於唐虞哉。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直解 原壤是孔子的故人。平素從老氏之教。放蕩於禮法者。夷是蹲踞。俟是待。叩是擊。脛是足骨。昔原壤見孔子之來。而蹲踞以待之。其疏放不檢如此。孔子責之說。道禮法乃檢身之要。傲惰爲惡德之尤。汝自年幼時。則任情傲物。而不知遜弟之道。及至長大。則蹉跎歲月。而無一善狀之可稱。今又老而不死。徒敗常亂俗。爲風俗之蠹而已。非害人之賊而何。孔子既責之。而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聖人於敗壞禮教之人。深惡而痛責之如此。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以此寵異之也。
彙大全南軒張氏曰。禮童子當隅坐。而此童子。吾見其居于正位也。童子當隨行。而此童子又見其與先生並肩而行也。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于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非能以求學問之進益者也。乃欲速成者也。存故使將命。先之以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放情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教小子之道。

說約合參

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直解 闕黨是地名。將命。是傳賓主之言。益是進益。昔闕黨之中有童子者。來學於孔子。孔子使之答應賓客。而傳往來之命。或有人問於孔子說。傳命亦非易事也。此童子必學有進益。故夫子使之爲此以寵異之歟。孔子答說。在禮童子當隅坐隨行。今此童子。吾見其居於長者之位。而不循夫隅坐之禮。見其與先生並行。而不循夫隨行之禮。夫爲童子而不安其分如此。是乃進修無漸。積德無基。非求益者也。但能凌節躐等。而速進於成人之列耳。故我使之給使令之役。觀少長之序。而習揖遜之容。所以折其少年英銳之氣。而令其日就于規矩法度之中也。豈寵而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 憲問 三三

異之哉。由是觀之。可見聖門之教。雖以敏求爲先。亦以躐等爲戒。蓋躐等則欲速而不達。循序則日益而不知。所以夫子亦自云下學而上達。爲此故耳。學者宜知所從事矣。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論卷之十 終

序衛靈公問兵陳于孔子。孔子對曰。吾自幼習禮。如宗廟俎豆陳設進退之事。則嘗聞其說矣。至于軍旅行伍之事。則未嘗學也。蓋靈公問非所問。其不足有爲可知矣。故孔子不對。而明日遂行。○大全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陳。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是歲魯哀三年。○麟士按年譜。孔子六十三歲。

序去衛適陳。絕糧七日。從者餓病。莫能興起。○集解。從者。弟子。

彙大全朱子。子路愠怒之意見於色。曰君子抱道。宜乎天佑人

說約合參

助。乃亦有窮乎。子曰。禍福得喪。有不在我者。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耳。則相與安之可矣。○以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應。固守其窮。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遽及此。○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前一節聖人去就之義。後一節聖人處困之道。○備攷史記世家。哀公四年。吳伐陳。楚救陳。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楚大國也。孔子用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絕糧云云。孔子講誦絃歌不衰。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爲至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求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子曰。由。仁必信。安有夷齊。智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入見。子曰。賜。詩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論卷之十一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直解 陳是軍師行伍之列。俎豆是禮器。昔衛靈公好勇而無道。故以戰陳之事問於孔子。孔子對說。吾自幼學禮。凡俎豆禮文之事。陳設祭饗之儀。蓋嘗聞其說矣。若夫軍旅之事。則固未之學也。既未嘗學。則豈敢妄對乎。夫以孔子之聖。文事武備。孰非其所優爲者。但靈公所問。乃軍師行伍之列。攻殺擊刺之方。此不過武夫戰士之事耳。豈足以盡聖人之蘊乎。舍其大而究其小。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一 衛靈公 一

其不足與有爲可知矣。故孔子不對。而明日遂行。所謂見幾而作。可以速則速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見賢遍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直解 興是起。愠是含怒的意思。濫是汎濫。言人之放溢爲非。如水之放溢而不止也。孔子既不對靈公之問。遂去衛適陳。至於陳國。糧食斷絕。從者皆饑餓而病。莫能興起。子路當此窮困之時。不勝愠怒之意。見於顏色。問說君子之人。宜乎爲天所祐。爲人所助。不當得窮者也。乃亦有時而窮困若此乎。孔子說。窮通得喪。繫乎所遇。有不在我者。君子安能自必乎。蓋亦有窮時也。但

云云。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盍少貶焉子曰賜而志不遠矣顏回入見子曰回詩云云。顏回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說約合參

○蒙引夫子一日呼子貢曰賜也女以予于天下事物之理爲是多聞多見以學而將所聞所見者都記識之者與

○蒙引子貢對曰以夫子于天下之理無一之不周知者非多學而識者不能是多學而識者也雖然夫子豈專用心于外者哉必有一個道理在而非徒多學而識者也○大全雲峰胡氏曰集註于曾子曰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亦字是從曾子說來○新安陳氏曰於能疑見其將有得

○蒙引子曰予非多學而識者也天下萬理同出一原我只是一個道理以該貫他何至以多學而識耶今而後賜其知所本矣○大全朱子曰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已觀夫子故以爲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以使子貢知夫學者雖不可不多學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爲至耳○麟士按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自言聖人之學文曰吾道一貫是以一理而貫萬事予一以貫之是以一理而該萬理

君子處窮則能固守其窮確然以義命自安而其志不少移奪若小人一遇困窮則自放於禮法之外而無所不至矣然則今日之窮但當固守而不至於濫焉可矣何必怨尤乎哉夫觀聖賢之所遭如此則春秋之世可知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對曰然非與**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喩之曰唯

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直解 識字解作記字貫是通子貢之學多而能識而於道之本原處尚未能悟故孔子呼其名而告之說賜也女見我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知豈以我爲件件窮究事事學習而記識於心故能如此乎子貢對說事物之理不學則不能知夫子之多知固必由於多學也既而又忽疑說事物之理無窮夫子雖好學亦豈能一一而周知意者別有簡易切要之方無事於多學而識之者與蓋子貢學將有得故方信而忽疑也孔子乃曉之說我非多學而識者也蓋天下義理雖散見於事物之中而實統具於吾心吾惟涵養此心使虛靈之體不爲物欲所蔽則事至而明覺物來而順應自然觸處洞然無所疑惑譬之鏡體淸明則雖姸媸萬狀自照見之而無

說約合參

○大全覺軒蔡氏夫子呼子路曰由義理有得于己之謂德若能眞知其味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亂其所守然求其人蓋亦鮮矣則其知勉進於德哉○雙峰饒氏曰不曰知道而曰知德何也知在行先曰知道則道未爲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曰知德則此道實爲我有而知之也深子路未能實有是德于己所以絕糧便慍見

說約合參

○蒙存疑子曰自古帝王爲治多矣若無所作爲而天下治者其舜也與蓋德盛而民自化又紹堯之後得人任職遠想其時大果何作爲哉但見其恭己正南面之位而已矣雖其中自有不爲之爲以中[illegible]人使人下[illegible]然而其[illegible]盛矣哉[illegible]之[illegible]巡[illegible]猶[illegible]無事也朱子[illegible]而[illegible]則舜之所以爲治[illegible]在揖[illegible]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之位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雙峰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云云此是衆聖人之所同一節說舜紹堯云云此是舜之所獨稱舜與無爲者其惟文王乎相似○新安陳氏曰胡氏謂敬德之容由外而知其內是也○麟士按鄒陽朱氏曰此章贊美聖人爲君之道而因見其氣象

遺權衡平奪則雖輕重萬殊自稱量之而不爽蓋一以貫之者也若欲一一多學而識之則事理無窮而聞見有限用力愈勞而去道愈遠矣豈我之所爲學者哉按一貫之旨即堯舜以來相傳心法非子貢學將有得孔子亦未遽以語之也學聖人者宜究心焉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慍見發也

直解 孔子呼子路之名而告之說義理之得於心者謂之德非實有是德者不能知其意味之眞也若人而至於知德則性分之樂充然自足儻來之遇何所加損凡小而是非毀譽大而用舍行藏極而死生禍福皆無足以動其中矣顧今之人能知德者幾何人哉夫子此言蓋爲子路慍見而發所以深警之使其勉進於德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直解 孔子說自古帝王以盛德而致至治者多矣然或開創而前無所承則不能無經始之勞或主聖而臣莫能及則不能得任人之逸是皆未免於有爲也若夫躬修玄默密運化機不待有所作爲而天下自治者其惟虞舜之爲君也與蓋舜之前有堯凡經綸開創之事堯固已先爲之舜承其後不過遵守成法而已下又得禹稷契皐陶伯益諸臣以爲之輔凡亮工熙載之事諸臣皆已代爲之舜居其上不過詢事考成而已以今考之舜果何所爲哉但見其垂衣拱手端居南面穆穆然著其敬德之容而已而當其

時庶績咸熙。萬邦自寧。後世稱極治者。必歸之有虞焉。所以說無為而治者。惟舜為然也。然無為者。有虞之治。而無逸者。聖人之心。故書之稱舜。不曰無怠無荒。則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蓋無逸者。正所以成其無為也。不然而肆然民上。漫不經心。何以有從欲風動之治哉。善法舜者。何於其敬德任賢求之。

○子張問行。猶問達之意也。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直解 行是所行通利。二千五百家為州。二十五家為里。子張問於孔子說。人必何如然後能使己之所行無往而不通利乎。孔子說。至誠乃能感

人。君子求諸在己。如使所言者忠誠信實。而絕無虛誕之辭。所行者篤厚敬謹。而不為淺躁之行。似這等誠實無偽的人。自然見者愛敬。聞者嚮慕。雖南蠻北貊之邦。亦將通行而無礙矣。而況其近者乎。若使言不忠信。而徒務口給以禦人。行不篤敬。而徒為飾貌以相與。似這等虛詐不實的人。必然動則招尤。言則啓侮。雖州里鄉黨之近。亦將阻礙而難行矣。而況其遠者乎。行之利與不利。惟視其心之誠與不誠而已。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子張書諸紳。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

○案引子張問如何便處處都行得。序子曰。言行為身世之樞機。誠言焉忠信而有實。行焉篤敬而有常。將見惟誠可以動物。惟德可以感人。雖蠻貊之邦。可以行而無礙矣。若言不忠信。行不篤敬。而存誕為心。動招尤悔。雖州里之近。能行乎哉。○大全雙峰饒氏曰。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忠

說約合纂

信都訓實。忠是出于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行事。卻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

纂大全潛室陳氏新安陳氏。然忠信篤敬何如心也。存誠工夫。今自家實有這個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如一立也。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參于吾之前也。一在輿也。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倚于吾之衡也。夫然後忠信篤敬。吾心此理也。人亦皆此心此理也。蓋吾之心。通乎人心。毋論遠近而可行耳。

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直解 參是參對。倚是倚靠。車軛叫做衡。紳是大帶之垂者。孔子又告子張說。感人以誠。固無有不動者。然這存誠工夫。不可少有間斷。少有間斷。則虛偽雜之。亦終不可行也。必須念念在此。而無頃刻之間斷。站立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參對在我面前。在輿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倚靠在那衡上。這等樣念茲在茲。無少間斷。然後所言者句句都是忠信。所行者事事都是篤敬。而州里蠻貊。皆可行也。蓋子張務外。而不能有恆。故夫子勉之如此。於是子張即以夫子之言。書寫於大帶之上。蓋欲常接於目而警於心。亦可謂能佩服聖人之教矣。按此章之言。不獨學者切己之事。在人君尤宜致謹。人君一言一失。則天下議之。一行失。則天下背之。甚則怨之詈之。非細故也。誠能忠信篤敬。則所謂至誠與天地參者。亦不外此。而況於人乎。所以說王道本於誠意。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直解 史魚蘧伯玉都是衛大夫。矢是箭。如矢言其正直如射箭的一般。卷是收。懷字解作藏字。昔者孔子周流四方。往來過衛。嘗識其大夫史魚

纂大全雙峰饒氏新安陳氏。子張遂書上文夫子所言于紳。亦可見其佩服之切。而切實存心之所在也已。○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救其務外之失。

說約合纂

○增纂淺說子曰。直哉。剛正不阿。其史魚之為人乎。當夫邦有道也。當言則言。無所隱諱矣。直同如矢。雖至邦無道也。當言則言。不少屈抑。其直亦如矢夫。不顧其身之禍福。而惟欲遂乎一己之直。直何如哉。○愚按。直專以諫言講。有道無道。切衛時事。只作有事變無事變意。增纂淺說。有君子之德哉。其蘧伯玉乎。當夫邦有道也。則出而見用。及乎邦無道也。則可以卷而懷藏之。出處之際。有合乎道之宜。非成德其孰能之。○大全胡氏曰。直者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見二子之

僾矣○有衛言衛也然不可以史魚不能爲伯王事作骨子

說約合參

○纂邢疏大全勉齋黃氏曰言貴因人而施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可與言而不與之言是失于彼人也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而已與之言則失于已言也夫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是不智也惟智者明于事知其可與言則與言能不失人知其不可與言則不與言亦不失言語默所爲中節也○愚按此則與言當指爲學今人每講作言事猶未是學可包事事不可包學也

遽伯玉而知其賢故稱美之說道直矣哉史魚之爲人也蓋人固有自守以正而時異世殊或不能不委曲以隨俗者未足以爲直也惟夫史魚當邦家有道可以危言危行之時彼之忠讜剛正無所回護固挺然如矢之直矣及邦家無道方當危行言遜之時彼之忠讜剛正無所委狗亦挺然如矢之直焉時有變遷而守無屈撓是乃忠鯁性成有死無二者也所以說直哉史魚又稱美遽伯玉說道君子哉遽伯玉之爲人也蓋人德有未成則其進退出處之間必有不能適當其可者未足爲君子也今觀遽伯玉當邦家有道正君子道長之時也彼則居位行志出而見用於世及邦家無道乃君子道消之時也彼則從容引去卷而懷之焉隨時進退各適其宜蓋庶幾於聖賢之大道者也所以說君子哉遽伯玉夫以衛之小國而得此二賢亦可謂有人矣惜乎靈公無道而不能用也是故惟聖主爲能容直臣惟治朝爲能用君子有世道之責者當知所辨矣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一 衛靈公 六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直解 孔子說人之識見有淺深不同而我之語默貴施當其可彼人有造詣精深事理通達信是可與言的人卻乃緘默而不與之言是在彼有受言之地而在我無知人之明將這樣好人不識得豈不是失了人若其人昏愚無識或造詣未到這是不可與言的人卻乃不擇而與之言在彼則不能聽受在我則徒爲強聒可惜好言語輕發了豈不是失了言惟夫明知之人藻鑑素精權衡素審一語一默咸適其宜遇著可與言的人即與之言既不至於失人遇著不可與言的人即不與之言亦不至於失言此其所以可法也蓋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知與不知只在一言之間言之不可不愼如此

○纂大全胡氏子曰好生惡死人之恒情惟夫志士仁人當死而死于理爲甚于心始安夫無苟且求生以害吾仁但有當殺其身以成吾仁而已○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鄭氏舜舉曰志士不以死生爲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雖曰不懼或未免于徒死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蒙引兩以字不要爲用力字解○愚按志士仁人其存心總是以仁爲主無求生以害有殺身以成爲正反語以決其必然意非限定不生而死也與守死善道等

說約合參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直解 合乎天理而當於人心者謂之仁孔子說好生惡死人之常情然有事關綱常之重而適遭其窮者又不得避之而偷生也故有志之士與夫成德之人其處綱常倫理之間惟求以合乎天理當乎人心以成就吾之仁而已使其身可以無死而於仁又無所害固不必輕生以犯難矣若身雖可免而大節有虧則爲志士仁人者決不肯偷生苟免以害吾之仁寧可殺身受命以成吾之仁蓋生固可欲而仁之可欲有甚於生故生有所不爲也死固可惡而不仁之可惡有甚於死故死有所不避也然死生之義亦大矣自非上爲君親之難而身係綱常之重寧肯決死生於一旦哉欲成其仁者又當揆之以義可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一 衛靈公 七

說約合參

○纂大全朱子慶源輔氏子貢問爲仁之道子曰子見百工乎若欲善其所爲之事必先利其所用之器蓋資其利也況爲仁可無先資乎君子居是邦也上有大夫必要事其賢者下有士必要友其仁者事其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而其所以爲仁者力矣○愚按末二句對列字看當重賢仁一般但兼講事賢友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

直解 子貢問於孔子說人之爲學必如何而後可以全其本心之德乎孔子說爲仁之功固當決之於己爲仁之資亦必有取於人譬如百工技

仁也嚴憚切磋正其精神也若云事賢後有所嚴憚友仁後有所切磋猶于本文為欲下一層意

○序顏淵問為邦之道

○大全朱子曰孔子曰治天下莫大于正時陽氣雖始于黃鐘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于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于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得其中正考三王之制其必行夏之時也○行夏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舉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以堯歷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附錄紹聞編古人每月有政令

說約合參

如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可見月令出後人間雜秦事惟夏小正為古書無疑

序治天下莫大于制度殷則以木為輅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殷尚質輅尤其質而得中者其必乘殷之輅○大全朱子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貴飾之則不稱運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華飾之則易壞且一器而工聚焉其為費也廣矣又增費之則傷財○勿齋熊氏曰按記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玉象以飾諸末革輅鞔之以革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已○麟士按郊特牲疏大輅殷祭天車也五采一成曰就天質慤故止一就先輅二就其世猶質

藝之人。將欲精善其所為之事。必先磨利其所用之器。器利而後事可精也。曲藝必有所資。如此。況於為仁者乎。是以君子處於一邦之中。於大夫之賢者。則當執弟子之禮而事之。接其言論風采。以消吾之鄙吝。考其德行政事。以勵吾之進修。如此則為吾之標準者有其人。自然此心收斂謹肅。而不敢放肆矣。士之仁者。則當執交游之禮而友之。德業則相勸。以日進於仁。過失則相規。以日遠於不仁。如此則為吾之夾持者有其人。自然此心觀感興起。而不敢怠惰矣。為仁之道。孰有加於此哉。然學者資師友以成其仁。人君賴賢臣以成其德。其道一也。所以古之帝王。左右前後。莫非正人。侍御僕從。皆得進諫。無非所以防此心之放逸耳。明主宜從事焉。

○顏淵問為邦。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一 衛靈公 八

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服周之冕。**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樂則韶舞。**取其盡善盡美。**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便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

以少飾為先也次輅五就集大全朱子至于君有冕以承祭加之首則體嚴而服約詳其制則等級而分明備周文此尤其文而得中者其必服周之冕○邢疏曰禮郊之註許師云天子袞冕以五采繅前後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袞冕九旒三采玉九侯伯鷩冕旒玉七子男毳冕旒玉五皆繅旒三采孤卿以下繅旒二采旒玉二○大全周禮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祀五帝大裘而冕享先王袞冕先公饗射鷩冕祀四望山川毳冕祭社稷五祀絺冕○附錄陳潛室木鐘集云禮有以文為貴者冕也有以質為貴者車也

序帝王之興必有樂以象功德而盡善盡美莫過于韶故于樂則必用韶舞焉○大全新安陳

說約合參

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附錄中玄問辨錄云韶所以象舜之成功也而吾乃用之則何象焉今必思夫致治何以如舜而後思夫作樂何以如韶乃為得耳若徒即用韶樂是亦在齊聞韶而已何有于我也

序然有百王之大法又有萬世之大戒也于鄭聲則放而絕之于佞人則遠而去之是何也鄭聲能亂雅樂而淫蕩人之心志佞人能變亂是非而危殆人之邦家也有所戒以保其法而為邦之道盡矣○大全程氏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于四代中擧這一個法式乃通萬世不易之法○附錄紹聞編問顏子問為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邦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曰固

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直解 時是時令。輅是大車。冕是朝祭服之冠。韶是舜樂。鄭聲是鄭國之音。佞人是卑諂辯給之人。昔顏淵有志於用世。因問為邦之道於孔子。孔子答之說。治莫善於法古。道尤貴於用中。自昔帝王之興。必改正朔。周正建子。蓋取天開於子之義。商正建丑。蓋取地闢於丑之義。夏正建寅。蓋取人生於寅之義。然治歷明時。本以為民。則夏以寅月為歲首。於人事切矣。故欲改正朔者。當行夏之時。大輅之制。其來久矣。後世飾以金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一 衛靈公 九

玉。則過侈而易敗。惟殷之輅。但以木為之。樸素渾堅。既可經久。而貴賤之間。等威又辨。此質而得中者也。故乘輅之制。有取於殷焉。冠冕之服。始於黃帝。而文采未著。惟周之冕。華不為靡。費不及奢。蓋文而得中者也。故服冕之制。有取於周焉。帝王之興。皆有樂舞以象成功。歷代作者非一。而盡善盡美。則莫有過於舜之韶樂者。故樂當用韶舞焉。至於鄭國之聲則棄絕之。勿使其接於耳。便佞之人則斥遠之。勿使其近於前。何也。蓋鄭聲邪僻淫佚。聽之使人心志淫蕩。故不可不放也。佞人變亂是非。近之足以覆人邦家。故不可不遠也。夫既酌三代之禮。而法其所當法。又嚴害治之防。而戒其所當戒。則治國之道。大備於此矣。顏子有王佐之才。故孔子以是告之。至於鄭聲佞人。實萬世之明戒。蓋有治則有亂。世之治也。以禮樂法度維持之而不足。其亂也。以聲色佞幸敗壞之而有餘。是以堯舜猶畏孔壬。成湯不邇聲色。誠所以絕禍本而塞亂

是如此只是他那克己復禮處卷箪瓢便只是這事節時是怎地著衣喫飯這時也只是怎地著衣喫飯他日用間是渾會其事他每日講論甚熟三代制度卻是不曾諳歷起是生處如堯舜禹卻只是就事上理會及制舉大事卻提起那本領處說○存疑曰凡人作一事必再三思慮籌度此事做去如何有患生如何方無患生有患則不當爲慮之者只如此則思慮諸般事皆可無後患者只顧目前一時不思後患如何而苟且爲之則患生之至只目前當之用不待數年之後哉○註中几席之外几席之下是發明遠近意不是以地言

○南軒曰已矣乎其絕望矣乎吾未見人好德之誠有如好色者

記約合參

也○通義鄱陽朱氏曰德以有德之人言○大全新安陳氏曰已見子罕篇此加上三字而勢人之意愈切

○集大全新安陳氏曰臧文仲賢大夫也自今觀之其竊位而居者與盡人臣進賢爲事君之大柳下惠賢者文仲知其賢而不與之並立公朝也不明者知識之暗不知也蔽賢則心術之私不仁也豈非偷竊職位以爲己之私有而不復以職位爲國家待賢之公器與○雙峯饒氏曰竊人物者恐人見得便認出他來臧文仲自居上位亦自有所長若與柳下惠並立便被

源也書經上說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保治者宜留意焉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直解 孔子說天下之事變無常而夫人之思慮貴審故智者能銷患於未萌弭禍於未形者惟其有遠慮也若只安享於目前而於身所不到處通不去照管苟且於一時而於後來的事變通不去思算這等無遠慮的人其計事不審防患必疏自謂天下之事無復可憂而不知大可憂者固已伏於至近之地几席之下將有不測之虞旦夕之間或起意外之變矣是故聖帝明王身不下堂序而慮周四海之外事不離日用而計安萬年之久正有見於此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已矣

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直解 已矣乎是絕望之詞孔子說秉彝好德人之良心人固未有不好德者然須見而好好而樂如好好色一般方是心誠好德乃今之人見德者未必能好好德者未必能樂或外親而內疏或陽慕而陰忌求其能如好色之誠者已矣乎吾終不得見其人矣孔子此言所以激勵天下欲其移好色之心以好德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直解 臧文仲是魯大夫柳下惠是魯之賢人竊位是無德而居乎其位如偷盜的一般孔子說人

他形出己之短所以蔽而不進之○蒙引柳下惠魯大夫既爲大夫何爲不與並立耶蓋必先爲文仲所抑想是一時也然以下惠之賢終是抑他不得爲大夫是後來也○騰出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詳論人物而斥其遺賢之罪那疏論人舉賢也

○集大全朱子曰責己者責過責乃不可少者然必自躬則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以極其厚而其責于人概從薄焉則己益修而人易從人之怨之者自此

記約合參

遠矣○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修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爲求遠怨而爲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

○集存疑子曰凡做一事初間思量曰這事當如何做又思量曰當如何做則人言可人爲謀必臧矣苟不然者其事必敗雖吾不能救之亦末如之何也已矣○猶云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大學傳曰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是此意

臣居乎其位當求無愧於心若魯大夫臧文仲者其盜竊官位而據之者歟何也蓋朝廷官位以待賢才是以君子居其位不但自己盡心供職以求稱其位又當薦引天下賢才以布列於有位而後謂之忠彼臧文仲者明知柳下惠是個賢人便當薦之於君以爲國家之用可也卻不能汲引薦拔與己並列於公朝而使之終身困阨於下位夫不知其賢猶可諉也既知其賢而故棄之推其心蓋惟恐賢者進用奪了他這位的一般是以嫉賢妬能之私爲持祿固寵之計非竊位而何夫人臣蔽賢而不舉則爲竊位使人臣舉之而君不能用豈不亦有負於大君之任哉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直解 躬字解做身字躬自厚是責己者厚孔子說

常人之情怨己則昏責人則明此怨之所由生也誠能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如道有未盡善只就自家身上點檢而於人則每存恕心不強其所未能如行有不得只就自家身上反求而不責其所不及夫責己厚則其身益修責人薄則於人無忤如是人將愛敬之恐後矣怨其有不遠者哉此修己待人之法古之帝王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正此意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直解 如之何如之何是熟思而審處之辭末如之何是無奈他何的意思孔子說人之於事必須思之審而後處之當若於臨事之際不仔細思量反覆裁度說此事當如何處置此事當如何處置卻只任意妄爲率爾酬應似這等的人於利害是非全無算計雖與之言彼亦不知任之於

○纂蒙引子曰君子以文會友
以友輔仁。如此乃克行。進若羣
居終日。諠然雜處。此之所唱。彼
之所和。全不到義理上去。而又
同邪相濟。只好行小小慧智。如
此則放僻之心滋。而傾險之萌
熟。難乎其爲人矣哉。○註入德
就好路說。患害就不好路說。如
處便無。不好事便有。是此意思

○纂存疑子曰。人之處事。難于
盡善。君子把義來稱度事物。如

說約合參

見得此事合義當做。則事發此
立。如砌牆之有其址。繪畫之有
粉地。而以爲質焉。事雖當行。又
不可直遂。禮以之節其太過。文
其不及。而行之。然禮行而無恭
敬揖遜底意思。則雖致飾于節
文度數之間。亦將內外扞格。而
無從容中道之妙矣。所以必貴
于遜以出之。凡此者。又非有一
毫之僞也。自始至終。一實心實
理之貫徹。而信以成之焉。斯眞
盡善盡美矣。而爲君子之道哉。○
語類。義爲本。三者爲用。○蒙
引義以爲質。是指初頭未行也。
行之出之成之。皆指其事也。○
是一時事。非是禮行了方遜出。
禮行遜出了。方用信成。信以成
之。亦言總歸于誠耳。○麟士按
大全朱子以剛決言義。極妙。不
然如世圓融之解。禮行遜出。便
不必說。○楊子常曰。此章首句
一讀。下四句一讀。君子縮下四

以事。至於僨事。我將奈之何哉。於此見天下之事。必慮善而後動。斯動罔弗臧。計定而後舉。斯舉無弗當。亦謀國者所當知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直解 小慧。是私智。孔子說。君子之取友。本以爲講學輔仁之資也。夫苟羣聚而居。至於終日之久。所言者全不及於義理。而惟以游談諧浪爲親。所行者全不關乎德業。而惟以小事聰明爲好。夫然則放辟邪侈之心滋。行險僥倖之機熟。不惟無以切磋而相成。且同歸於污下而有損矣。欲以入德而免患。豈不難哉。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

成之。君子哉。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孫。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直解 質。是質幹。孫。是謙遜。孔子說。人之處事。難於盡善。若既不失事理之宜。而又兼備衆善之美。則惟君子能之。蓋君子知事無定形。而有定理。故凡應事接物。以義爲之質幹。其是非可否。一惟視事理之當然者而處之。蓋有不可以勢奪。不可以利回者。其心有定見如此。然未嘗徑情而直行也。又行之以禮而周旋曲折。燦然有品節之文焉。未嘗自是而輕物也。又出之以遜而謙卑退讓。藹然有和順之美焉。且自始至終。全是一片眞切誠實的心。以貫徹於應事接物之間。而絕無一毫虛僞矯飾之意。這是信以成之。夫以義爲質。則固已得事理之當矣。而又備衆

字。君子哉。縮上十二字。○鄱陽
朱氏曰。此章明處事之道。○愚
按。行字在外。出則自內出去。

○附錄疑問。子曰。君子之心深
以無能爲病。而不病人之不己
知也。○此與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其不能也。只倒得一下。然自
以君子二字與不患起語。作儆
戒之辭者有別。○鄱陽朱氏曰。
此章明爲己之學。

○大全南軒張氏曰。君子不
求名于人。然名者所以命其實
也。終其身而名不稱。亦深以爲
疾焉。○麟士按通義史氏曰。聲
人及時著力。猶四十五十無聞
不足畏之意。○蒙引疾自疾也

說約合參

○大全南軒張氏曰。君子無
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
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
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
如此。○麟士按求己大段多解
作責于己。如孟子皆反求諸己
與爲己爲人不同。然楊注仍是

善之美。以此處天下之事。將何往而不宜哉。蓋非成德之君子。未易及也。然此必學問深而涵養熟者。然後能之。有經世宰物之責者。當知所從事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直解 病字。解做患字。孔子說。今之學者。爲人。故每以人不己知爲患。君子學以爲己。其所患者。惟在道不加進。德不加修。碌碌焉一無所能而已。若身有道德之實。而人莫我知。於我本無所損。於人果何足尤。故君子不以爲患焉。此可見自修之道。當務實而毋務名矣。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直解 疾。是疾惡。沒世。是終身。孔子說。君子學以爲己。固無意於求名。然實德有諸己則名譽自彰。是名所以表其實者也。若從少到老。至於沒世

的時候。而其聲名終不見稱於人。則其無爲善之實可知。這等的人。虛過了一生。與草木同腐焉耳。豈非君子之所惡者哉。然則君子之所惡。非惡其無名也。惡其無實也。修己者當知所勉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直解 孔子說。君子小人。品不同。用心自異。君子以爲己爲心。故凡事皆反求諸己。如愛人不親則反求諸仁。禮人不答。則反求其敬。卽其省身之念。只恐闕失在己。而點檢不容不詳。何嘗過望於人乎。小人則專以爲人爲心。故凡事惟責

大全南軒張氏曰矜莊自持易至猛物而失于乖拂群易至狥物而失于黨君子莊以持己嚴而不失于和與人異也處己嚴而不失于和莊者而不爭非不與人同也得物和而不失于公莊存而不黨○蒙引此雖與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例同在當與患而不殺成而不猛例同在○存疑上句指己而不失人也下句處人而不失己也○愚按矜羣二字主也

說約合參

○大全新安陳氏曰君子不以其言之善而遽用其人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一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見君子取舍之公心用人必察其實聽言不係于私○子常曰玩語氣兩言皆好一邊兩人皆不好一邊極佳然亦只陳氏意也

備於人。己不仁而責人之我親，己無禮而責人之我敬。即其尤人之念，只見得闕失在人，而所求不遂不止，何嘗內省諸己乎。夫求諸己者，己無或失，而其德自足以感人。求諸人者，人未必從，而其弊徒足以喪己。觀於君子小人之分，而立心可不慎哉。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直解 莊以持己叫做矜。不爭是無乖戾的意思。和以處衆叫做羣。不黨是無偏向的意思。孔子說：大凡處己嚴毅的人，易至於乖戾。惟君子之持己也，視聽言動，無一事不在禮法之中，可謂矜矣。然其矜也，乃以理自律，而非以氣陵人也，何嘗矯世戾俗，以至於爭乎。凡處人和易的人，多流於阿黨。惟君子之處衆也，家國天下，無一人不在包容之內，可謂羣矣。然其羣也，乃以道相與，而非以情相徇也，何嘗同流合污，以至於黨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二 衞靈公 十四

乎。夫持己莫善於矜，而不爭乃所以節矜之過；處衆莫善於羣，而不黨乃所以制和之流。古之帝王檢身克己，而未嘗忿嫉求備於人；容民畜衆，而不廢旌淑別慝之典。其善處人己之間，亦用此道而已矣。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直解 孔子說：君子聽言貴審，取善貴弘。其言雖有可取，而其人或未可信，則君子亦惟取其言而已。至於其中之所存，則有不可以言盡者。敷奏而必試以功，聽言而必觀其行，何嘗因言而遂舉其人乎。蓋天下真才難辨，使以言舉人，則飾己以求進者衆矣，而可若是之易乎。其人雖無足取，而其言或有可採，則君子亦姑置其人而已。至於其言之當理，則有不可以人棄者。狂夫或有可擇，芻蕘亦所當詢，何嘗因人而遂廢其言乎。蓋善之所在無方，使以人廢言，則嘉言之

○副子貢問曰學莫貴乎知要今有一言之約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之一言乎凡己心所不欲即知人之不異己勿以此施之于人以此行之雖終身焉可矣○蒙引一言十字也○嚴曰按恕既爲一字則下八字解之之詞也張南軒曰己所二句恕之方也最是此與備恕理遺之恕無干○愚按本文只不欲勿施語其施不窮勿如存疑講作施所欲註意猶云凡事推己及人則其施用無窮故可終身體行之也以恕字勿施字貼行之當指終身用言故外註亦云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中庸不欲勿施當緊貼違道不遠

說約合參

講雍問仁不欲勿施當緊貼爲仁講此不欲勿施當緊貼行恕一言講雖八字仍講如一字方妙

○副子曰天下本有是非而人多徇其好惡吾之于人也有惡未嘗不稱于誰稱之損其真而有毀有譽未嘗不揚于誰揚之過其實而有譽即如有所譽者其必或于其天資或于其志向有所試焉而知其將來之能然矣誰毀誰譽也副疑然吾之于人所以無毀譽者蓋以今斯民也即三代之時

攸伏者多矣，而可若是之隘乎。夫用人審，既不至於失人；取善弘，又不至於失言。可以見君子至公之心矣。堯舜靜言是懲，邇言必察，正此意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直解 一言，是一字。子貢問於孔子說：學者必務知要。今有一言之約，可以終身行之而無弊者乎。孔子教之說：道雖不盡於一言，而實不外於一心。欲求終身可行之理，其惟恕之一言乎。蓋人己雖殊，其心則一。使把自己心上所不欲的事，卻去施以及人，這便不是恕了。所謂恕者，以己度人，而知人之心不異於我，即不以己所不欲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二 衞靈公 十五

者加之於人。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亦不以此施之於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亦不以此施之於上。斯則不視人惟己，而知之無不明；以己及人，而處之無不當。不論遠近親疏、富貴貧賤，只是這箇道理推將去，將隨所處而皆宜矣。然則欲求終身可行，豈有外於恕之一言者哉。按此恕字與大學絜矩二字之義相同，蓋平天下之道，亦不過與民同其好惡而已。推心之用，其大如此，不但學者之事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平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所以直道而行者三代之于民善善惡惡皆以直道初不枉其是非之實今我亦安得枉之妄生毁譽也哉○直道而行是說三代之君於民皆以直道而行常說謂三代之民直道而行則解君之于人誰毁誰譽意欠切又註云此民即三代之時云云之實其字分明指民依常說則其字爲指誰上文旣說三代之民直道而行則下文不得枉其是非之其字當指所以直道而行之于人之人矣文意不愈支離乎○大全雙峰饒氏曰下面民字卽上面人字但人對己而言民對君而言諸類此緊要在所以上民是指今日之民卽指三代之民三代蓋以是直道行之于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于民○麟士註三代之時字內卽有君字善其善惡其惡兩其字實頂蓋以此民民字斷非

說約合參

曰民又善他人之善惡他人之惡也○三代之于民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三代之無毁無譽也吾之于人誰毁誰譽吾之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直道而行也映帶理如此

○纂大全雲峰胡氏子曰觀人心可以知世道吾生去古雖遠然向也猶及見夫史之闕其文不挾己見以自是有馬者借人乘之不挾己有以自私有誠厚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毁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毁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直解 毁是毁謗譽是誇奬試是驗直道卽公道孔子說天下本有是非之公而人多狥於好惡之私吾之於人也惡者固未嘗不稱之以示戒然但指其惡之實迹而言之耳若將人沒有的事而肆爲誣謗便是作意去毁人非公惡矣吾於誰而有毁乎善者固未嘗不揚之以示勸然亦據其善之實事而言之耳若將人本無的事而過爲誇許便是作意去譽人非公好矣吾於誰而有譽乎然毁譽固皆不可有而譽猶不失夫與人爲善之公故我之於人容或有譽之少過者亦必試驗其人志向不凡進修有序卽今日

之所造雖未必盡如吾言料他日之有成夬可以不負所許者然後從而譽之耳夫譽且不敢輕易而況於毁乎然我之所以無此毁譽者何哉蓋以天理之在人心不以古今而有異也今之世雖非三代之世而今之民所以善其善惡其惡一無所私曲者固卽三代直道之民也民心不異於古如此我安得枉其是非之實而妄有毁譽哉孔子此言蓋深爲世道慮而欲挽之於三代之隆也要之公道在人以之命德討罪褒善貶惡者都是此理使在上者持此以操賞罰之權則天下以勸以懲而公道大行在下者持此以定是非之論則天下以榮以辱而公道大明尙何古道之不可復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夫音扶○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偸也

之意焉而今則亡矣夫時之益偸何如哉○齊氏曰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如詩言乘乘鴇乘乘黃蓋四馬駕車而乘之也借人蓋有子路車馬友共之意

○纂大全朱子雲峰胡氏子曰是非有定理彼巧言者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使聽者失其所守是亂德也有忍乃克有濟若小不忍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則大事去矣是亂大謀也○胡氏亂德

說約合參

非惟自亂其心術且能亂人之心術朱子忍禁而不發之義婦人匹夫强弱不同同爲不忍

○纂大全南軒張氏子曰衆之好惡固所同也然有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衆所易忽則于其惡之也君子必加察焉有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衆所易或則于其好之也君子必加察焉○雙峰饒氏曰然我心無私方能察之否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亦以爲非矣○愚按此亦[illegible]一步原本之論

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强解

直解 孔子說觀人心可以知世道向當我生之初去古雖遠然質樸眞率之意猶有存者如作史者或聞見未眞考據未確卽闕其文而以疑傳疑未嘗執己見以自是焉有馬者或彼此相假有無相通卽借諸人而忘物忘我未嘗挾所有以自私爲這等風俗猶爲近古今則不然矣執己自用不顧是非之實能知史文之當闕者何人哉慳吝自私全無公利之意能以馬借人者何人哉蓋人心日漓而風俗日薄矣有世道之慮者豈不可慨也哉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直解 孔子說凡持正論者多尙實不尙文惟那善辯巧言的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聽其言雖若近理而實不出於天

下之公一或誤聽之則眞僞混淆而聰明爲其所眩是非倒置而心志爲其所移適足以亂德而已至若謀大事者必有忍乃有濟使或小有不忍而任情動氣當斷不斷而以婦人之姑息爲仁不當斷而斷而以匹夫之果敢爲勇如此則牽於私愛或以優柔而養姦激於小忿或以輕躁而速禍適足以亂大謀而已然則人之聽言處事可不戒其意向之偏而約之義理之正哉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直解 察是審察孔子說好善惡惡雖人之公心而同聲附和之言亦有未必盡實者有人於此衆口一詞都說他是個不好的人其所惡宜若公然其中儻無特立獨行而不合於流俗者乎

○纂存疑子曰道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道之分量本大非人能弘之也但人蔽于物欲則失其道能加知行之功使道之自近以及遠自小以至大推而至極則其分量之大復全于我以擴而大之使弘也若夫道則不能弘乎人順其自爲聽其自止安能使人體之于吾身遂之于天下乎是故體道之責存乎人而不可徒諉之道也○註人心有覺解能字道體無爲解非字

說約合參

○纂大全新安陳氏曰人孰無過過而肯改則過泯于無過而不改則過成而有是眞謂之過矣

還要仔細審察必眞見其可惡而後惡之可也有人於此衆口一詞都說他是個好人其所好宜若公矣然其中豈無同流合汙而取悅於流俗者乎還要仔細審察必眞見其可好而後好之可也蓋天下有衆論有公論衆論未必盡出於公公論未必盡出於衆能於此而加察焉則朋黨比周之人不得以眩吾之明而孤立無與之士咸得見知於上矣此用人者所當知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氏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直解 弘是廓大的意思孔子說有此人則有此道道固不外於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率其性分之所固有者廓而大之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極之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都是這個道理發揮出來所以說人能弘道也若道則

寓於形氣之中而泯乎見聞之迹不得人以推行之則雖有修齊治平之能參贊彌綸之妙亦無由而自見矣道豈能以弘人乎哉夫人能弘道則道所當自盡非道弘人則人不可自諉矣然弘之一字其義甚大理有一之未備不叫做弘化有一之未達不叫做弘故語修己必盡性至命語功業必際天蟠地斯足以盡弘字之義也體道者可不勉哉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直解 過是過差孔子說人之學問工夫未到精密的去處其日用之間豈能無一言之差一字之失但知道是自己的不是隨即改了則可復於無過矣若遂非文過憚於悛改則無心之差反成有心之失一時之誤遂貽終身之尤其過將日積而不及改矣可不戒哉於此見人固以無過爲難而尤以改過爲貴故大舜有予違汝弼

○纂通義白雲許氏曰吾嘗以天下之理不思則不得固嘗終日不暇食終夜不暇寢以思索大理然皆空思索不免危殆無益于己不如好古敏求於習事物以求合于理爲有實得也學其可以已哉○思以理言學以事言○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爲學之詞學以行言

說約合參

○纂大全朱子曰君子之爲學也終日圖維謀得乎道而已初不謀得乎食也蓋以人之耕也固不求餒然餒在其中矣人之學也固不爲謀祿然祿在其中矣學有得祿之理如此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卻只見道不見祿道之不得則終身之憂祿之不得而貧焉則不以爲憂而欲爲是以求得也君子純于學如此○雙峯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新安陳氏曰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語類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也餒在其中也祿在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卻將學去求祿而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爲學者所憂在道非憂貧而學也○愚按此當作三折看

之戒成湯有改過不吝之勇萬世稱聖帝明王者必歸焉自治者當以爲法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直解 思是思量益是補益孔子說我於天下之理以爲不思則不能得固嘗終日不喫飲食終夜不去睡臥於以研窮事物之理探索性命之精將謂道可以思而得也然畢竟枉費了精神而於道實無所得何益之有誠不若好古敏求著實去用功以從事於致知力行之學久之工夫純熟義理自然貫通矣其視徒思而無得者豈不大相遠哉所以說不如學也然孔子此言特以警夫徒思而不學者耳其實學與思二者工夫相因闕一不可善學者當知有合一之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

直解 謀是圖謀餒是飢餓孔子說人之所以終日營營而不息者都只是謀圖口食干求利祿而已乃若君子之人其所圖惟於念慮者只在求得乎道焉耳至於口食之求則有所不暇計者蓋食之得與不得不繫於謀與不謀如農夫耕田本爲謀食而求免於飢然或遇著年歲荒歉五穀不登則無所得食而飢餓在其中矣君子爲學本爲謀道固無心於祿然學成而見用於時則居官食俸而祿自在其中矣夫求者未必得而得者不必求則人亦何用孳孳以謀食爲

哉是以君子之心惟憂不得乎道無以成性而成身不憂無祿而貧而欲假此以求祿而致富也君子立心之純有如此人臣推此心以事君敬事而後食先勞而後祿斯可以為人臣矣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

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直解 容貌端嚴叫做莊涖字解做臨字動是鼓舞作興的意思孔子說天下道理無窮而君子之學必求其盡善而後已固有資質明敏學問功深於修己治人的道理已是見到這分際了即拳拳服膺而勿失之可也卻乃持守弗堅以至於私欲混雜有始無終則向者所得終亦必亡而已雖知之何益乎此有其智者不可不體之以仁也若夫智既及之仁又能守之則其德已全矣乃於臨民處事之際容貌或有未端不能莊以涖之則自褻其居尊之體而無威可畏適以啓民之慢而已此有其德者又不可不謹其容也至若智及之仁能守之又能莊以涖之斯則內外交修宜無可議矣然於化民動眾之間條教法令之設猶有未能合天理之節文約人情於中正者則細行弗矜終累大德雖能使民敬而不能使民化亦豈足為盡善全美乎是務其大者亦不可不謹於小也此可見道合內外

○纂通義陳氏復心曰為學貴有全功如知及之足以知此理矣然必心德之仁無物不體無時不然而其所知乃自然在我而不失苟不能守之則私欲橫生便過絕滲漏而不得接續雖曰所知已得而必至于失不能實有諸己矣

存疑知及仁守則德成于己然于臨民之時不能莊以涖之則衣冠不正瞻視不尊而民不見其可畏則其德未能形諸身也

○淺說達說知及仁守又以莊涖而形於身者無愧矣然見諸行事動作斯民者不能節之以禮教化弗行而制度文為之間

說約合參

設施措注之際所以軌眾齊物者未求協於大中至正之極則禮讓未臻能使民敬而不能使民化而修己治人終囿于氣稟學問之偏其道理猶未至于盡善也蓋德愈全則責愈備君子可不勉哉○大全朱子曰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簡禮字歸在民身上○雙峯饒氏曰此章六個之字要分別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指理而言涖之動之指民而言○蒙引此章是就士大夫言見得當本末內外之兼修方是○存疑不先立其本而欲盡其末則末不可盡先立其本而末之不盡亦有所未備也聖人教人大意不過如此

兼本末有一邊不可闕一邊而德愈全則責愈備進一步更當深一步體道之功庸可以自足乎哉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直解 知是我知其人受是彼所承受孔子說君子小人人品不同材器自異君子所務者大而不屑於小若只把小事看他則一才一藝或非所長未足以知其為人也惟看他擔當大事的去處其德器凝重投之至大而不驚材識宏深納之至繁而不亂以安國家以定社稷皆其力量之所優為者觀於此而後君子之所蘊可知也至於小人器量淺狹識見卑陋譬之杯酌之

器豈能與鼎鼐並容樸樕之才無以勝棟梁之任託之天下國家的大事彼必不能堪也然略其大而取其小則智或足以效一官能或足以辦一事未必一無所長焉觀此則雖小人亦有不可盡棄也已夫君子小人才各有能有不能則辨別固不可不精而用各有適有不適則任使尤不可不當矣但大受之器厚重而難窺小知之才便捷而易見自非端好尚識治體則斷斷大臣或以無他技而見疏碌碌庸人或以小有才而取寵而蠹國僨事有不可勝言者矣欲鑒別人才者必先有窮理正心之功焉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

○纂存疑子曰觀人當于其大不當于其小君子立乎其大者于小事或未及理會蓋我不可以小而知之而可以大者為彼承受也若欲以小知之則失其為君子矣小人大節本無足觀每于小者致意蓋不可以大者為彼承受而我但可以小而知之也若欲以大受之則失其為小人矣故以大事而觀人然後其人可見以小節而觀人小人未有不勝君子或置之無用之地矣用人者審之○蒙引長于其大而短于其小猶不害為君子若短于其大而長于其小是亦小人而已此君子小人之所以辨也故曰此言觀人之法

說約合參

法○愚按註語意兩平小知亦是取小人處體貼本文兩而也語意合為天下用人少不得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厚子曰人知民賴水火以生而不知仁尤為生生之理是民之于仁之切也更有甚於水火而不可一日無也況夫水火吾見有蹈之而死者矣猶有時而殺人至于仁未見蹈之而死者也人亦何憚而不為哉○蒙引

上言仁之甚切于人以見其所當勉下言仁之無害于人益見其所當勉○存疑註甚字有二意外物在己是一意害身失心是一意○愚按內外身心自是甚字實理然首二句空講以下二句實之較直捷蓋夫子即常人生死得失之情從切排醒勿深言也可○郎氏字可見

說約合參

○序子曰學莫要于為仁須擔當之以為己任而勇往直前而已雖師亦所不讓蓋為仁原自有而自為之固不可讓而亦無得而讓諸人者也○大全朱子曰當仁擔當之當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所做底事○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詞上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懼于為之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于有為者發○愚按此益知上章當從淺說

○蒙大全厚齋馮氏子曰人固貴于持守然有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有固守而不知變者諒也君子則是貞審時任理為事之幹而不是諒若信果硜硜不知惟義所在者也○覺齋蔡氏曰諒有止訓信者友諒是

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直解 足所踐履叫做蹈。孔子說：人之生理莫切於仁，而養生之物莫切於水火。然水火還是外物，沒了水火，不過飢渴困苦，害及其身而已；若沒了這仁，則本心喪失，雖存此身，亦無以自立矣。仁之切於人也，豈不尤甚於水火乎？況水火雖能養人，亦或有時而殺人，如蹈水而為水所溺，蹈火而為火所焚，吾嘗見其有死者矣。仁則天之尊爵，人之安宅，得之者榮，全之者壽，何嘗見有蹈仁而死者哉？夫仁至切於人，而又無害於人，亦何憚而不為乎？孔子此言，所以勉人之為仁者至矣。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直解 當是擔當。仁是心之全德。孔子說：人之為學，凡道理所當盡，職業所當修者，必須直任於己，勇往以圖之，不宜因循退託而遜讓於人。莫說凡人不必遜讓，便是弟子之於師，他事固無所不讓，至於擔當為仁的去處，亦有不容讓者。蓋仁者吾所自有而自為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故有顏子之請事，然後能克己而復禮；有曾子之弘毅，然後能任重而道遠。此真足擔當乎仁者也。況人君體仁以長人，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又何讓哉？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直解 孔子說：人固貴於持守之定，然守一也，有見理明確而守之不易者，叫做貞；有偏執己見而居之不移者，叫做諒。夫人察理不精，而體道不熟，鮮有不以諒為貞者。君子則審時措之宜，以

也有訓必信者此是也諒似貞而實非故夫子特別之○愚按有訓小信者匹夫匹婦之為諒是也與此節合○鄱陽朱氏曰此章明處事之道

說約合參

○序子曰人臣之事君也君所任之事為臣者必須各敬其職事至于食有常祿則不必汲汲于此事君之心乃純也○大全胡氏曰後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閒

○序子曰人性染于習氣因有善惡之類然君子有教則盡人皆欲化于善而不復論其類之殊蓋至公之心如此○蔚士按上論說當猶類也可見類是有善有惡底然立教之心則不以是為別也

○序子曰凡道之所在即謀之所存道若不同而與之謀議必

端其貞一之守。凡大而經綸顯設，小而酬酢云為，義當行則勇往直前，義當止則特立不變，精明果確，惟歸於至當而已，初未嘗不顧是非，不達權變，言必於信，行必於果，而硜硜然執一己之小信也。蓋貞若有似於諒，然任理而無所適莫，不可謂之諒也；諒若有似於貞，然任己而不知變通，反有害乎貞矣。貞而不諒，此君子之所以異乎人，而疑似之間，學者可不深辨乎？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直解 事是職分之所當為，食是居官的俸祿。孔子說：人臣之事君，職任雖有大小不同，莫不各有所司之事。若祿以勸功，則係乎上者，使緣任其事而即有得祿之心，或先治其事而隨有計祿之念，皆非忠也。必須一心敬謹，辦理所管的事務。如有官守者，則兢兢焉思以盡其職；有言責

者，則兢兢焉思以效其忠。惟求職業之無忝，委託之不負而已。至於所食之常祿，則不必以是為先而汲汲以圖之也。蓋人臣志存立功，事專報主，雖死生患難有不暇計，而況爵祿能入其心乎？知此義者，斯可謂之純臣矣。

○子曰：有教無類。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直解 類是等類。孔子說：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其中有智的，有愚的，有賢的，有不肖的，種種不齊。然君子之心，惟欲使人人皆復於善而後已。智的、愚的、賢的、不肖的，都是一般樣教訓化導他，何嘗分別等類而有所揀擇於其間哉？蓋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故堯舜之世，比屋可封；文武之民，偏為爾德。亦有教無類之一驗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乖違而無悔於事則彼此不相爲謀○麟士按註善惡謂人品邪正謂學術不相爲謀論理勢知此當兼人而謀意在言外

○翁大全新安陳氏曰惟達理者辭能達意意達則辭可以已矣再過求之非以繁多爲富則以華美爲麗正理反爲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

○序師冕來見孔子孔子迎之方其至階子則曰此階也使其知所升方其至席子則曰此席也使其知就位及衆皆坐定矣子則歷舉以告之曰某人在斯

說約合參

位某人在斯位使得以申其敬而知所與言也○大全吳氏曰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專聽且令天下無廢人也○麟士按無廢人說好師夫子此章亦此意也○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十字當作一句讀是提記之詞不可叉代以氣

序師冕見而出子張問曰一師耳子張詳與言之之道之所在與○麟士按告之之當審所歸

纂麟士子曰然道之所在也是固相師之道如此不是與也要之即此而推師可見道無往而不存而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矣○上節子張問與師言之如此是道與此答云然者是道也然又嫌以無往非道自處故又曰固相師之道也此似推而自抑之詞不必曰言其道之有本○大全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

直解 謀是謀議孔子說人必道同而後其心同心同而後可與謀議若各人行的道路不同則心術異趣意見相反與之商量計議必乖違而阻隔矣是豈可相與爲謀哉凡圖議國事與講明學術者故不可以不慎矣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直解 辭是詞命之類孔子說凡宣上達下與夫聘問酬答之類皆必有賴於文辭然古之爲辭者但以其意有所在無以相通不能不發之而爲文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不能不修飾而爲辭是辭也者惟取其達吾之意而已意盡而止何必爲虛談浮辭而以富麗爲工哉蓋是時周末文勝質意日漓故孔子言此以救其弊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

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遍反○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直解 師是掌樂之官冕是樂師之名蓋瞽目人也古時樂師多用瞽者以其聽專能審音也昔樂師名冕者來見孔子孔子出而迎之方其至階則告之說這是階使之知而升也行到坐席則告之說這是席使之知而坐也及衆皆坐定又歷舉在坐之人以告之說某人在此某人在

瞭三百人眡瞭三百人眡瞭掌太師之縣凡樂事相瞽○[illegible]註相扶也瞽矇作樂眡瞭扶之故俱三百人眡瞭有目

○集解孔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魯之附庸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麟士按禮記註民功曰庸其功勞附大國而達于天子曰附庸一曰庸城也猶屬城也亦謂之影國○詩[illegible]因是謝人以作爾庸亦解作城

說約合參

又解作功

序冉有與季路爲季氏家臣來告孔子曰季氏將有征伐之事于顓臾蓋二子于心亦有不安故也○愚按子路當長首記冉求已知專責

序時冉求比由用事夫子獨責之曰求毋乃爾實是爲之謀之過與

纂蒙引求亦知顓臾乎夫顓臾昔者有周先王封之于東蒙山之下以主東蒙之祀其立國有自來且在魯邦域之中而非敵國外患者比矣又是社稷之臣而不在季氏管轄之內也果何以伐爲哉悖亦甚矣○邢疏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地里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下明堂位曰成王以周王有大勳勞是以封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鄭註云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

此使之知同坐者姓名便於酬對也當時及門之徒於夫子一言一動無不用心省察故師冕既出而子張問說師冕一瞽目之人而夫子待之委曲周詳如此其所與之言者豈亦有道存於其間歟夫子告之說然古者瞽必有相隨事而告詔之使不迷於所從我之所言固相師之道也要之聖人矜不成人之情動於中故扶持教導之宜詳於外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然豈作意而爲之哉而其範圍曲成欲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之心於此亦可見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臾音俞○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遍反○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

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尙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直解 季氏是魯大夫顓臾是魯附庸之國蓋伏羲氏之後裔也東蒙是山名在魯境內社稷譬如說公家昔魯三家強橫四分公室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獨顓臾附庸之國尙爲公臣季氏又欲舉兵伐之取以自益時冉有季路仕於季氏來見孔子說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

則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之得七百里○鄰士按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三代共之故曰加魯以四等之附庸也○蒙引又云附庸只是附大國以自通于天子者非諸侯所得而臣者及觀之魯頌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乃知顓爲公家之臣矣仁山金氏以爲孟子所謂百里者專指土田言除起山川附庸也然未必土田只一分山川附庸卻有六分○社稷魯公之社稷也故曰社稷猶公家

序非有乃諉咎曰顓臾之伐實夫子所心欲之吾二臣者心皆不欲也○蒙引夫子欲之求自解也下又因而近于費又是爲季氏解

說約參

增淺說孔子曰求子安得諉者昔周任有言曰爲人臣者能盡其力則就其位不能盡其力則止而不就其位如瞽者立相以持危扶顚也若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者爲哉汝既不欲何不諫而去也○通義朱子曰看扶持二字只是相瞽者之義相夫子亦是瞽相之義瞽者之相亦是如此○大全雙峰饒氏曰危未至于顚故持之使不至于顚顚則既跲須扶起之○蒙引持危扶顚即陳力之義通此段俱周任言

序且爾謂二臣不欲此言過矣夫虎兕不在山而逸而出自于柙龜玉不在外而毀而毀于櫝中是誰人之過與是在典守者今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安能辭季氏之責哉○存疑此過字與上過字不同此是言過不是行過○鄰士按周任虎兕兩條俱

顓臾。蓋此事二子與謀，其心亦有不安者，故告於孔子以微探其可否也。孔子以二子雖同仕季氏，而冉求爲之聚斂，尤爲用事，故獨呼其名而責之，說此事無乃是爾之過失歟。夫伐人必因其釁，兵出不可無名。今顓臾之爲國，乃昔者周先王封之於東蒙山下，使主其祭，苗裔傳於太皞，享土受之天朝，是不可伐也。且在我封疆之內，原非敵國外患者比，是不必伐也。況附庸於魯，又是公家之臣，而不在季氏管轄之內，尤非所當伐也。不可伐而伐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不當伐而伐之則悖禮而犯義。然則季氏之伐之也，何爲者哉？夫子言此，所以罪季氏之不臣，而斥冉有之黨惡者深矣。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直解 夫子指季氏說。周任是古之良史。陳字解作布字。列是位。相是導引瞽目的人。兕是野牛。柙是關獸的欄檻。龜是占卜的寶龜。櫝是櫃。冉有因夫子責其伐顓臾之非，遂爲自解之詞，說道：欲伐顓臾，乃出於季氏之意，非我二臣之所願欲也。夫既身與其事，而又歸咎於人，冉求之文過飾非，其罪愈大矣。故夫子又呼其名而折之，說

借咨形去不即不離之詞須是看得洒脫

蘇存疑冉有因夫子連責他曰季氏欲伐顓臾非有他也今夫顓臾城郭完固而近于費邑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則在我有侵凌之患今若不攻恐貽

說約參

禍後世必將爲子孫之憂故耳○通義金仁山曰今沂州費縣有顓臾故城在西北八十里

存疑子曰求季氏之取顓臾本是貪欲也今乃舍說貪欲而爲飾詞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是君子之所疾也○君子疾夫舍曰欲之直趨到而必爲之辭作一句讀方是

蒙引我看來季氏非爲子孫憂也憂寡與貧耳丘也聞有國有家者所患不在民寡而患彼此之不均所患不在財貧而患上下之不相安誠使君十卿祿彼此之分既均則君安于君之所當得臣安于臣之所當得雖貧不見其爲貧矣均而無貧則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而君臣之情自相和睦矣和則君百乘卿大夫十乘雖寡不見其爲寡矣和而無寡則君安于臣無所疑忌臣安於君無所猜嫌

這事你如何推得？昔周任有言說道：爲人臣者，能展布其力，則可就其位；若有事不能贊襄，有過不能匡救，而力不得展，便當知止引去，不宜靦顏居乎其位。譬如瞽目的人，全賴那相者爲之扶持，而後能免於顚危。苟傾危而不能持，顚仆而不能扶，則何用彼相者爲哉？今汝爲季氏之臣，伐顓臾之事，若果不欲，便當諫，諫不聽，便當去。乃既不能諫，又不能去，徒靦顏居位，坐視季氏之有過而不爲扶持，亦將焉用汝爲哉？且你推說這事情不干你事，此言差矣。比如虎兕猛獸，若不在欄檻中走了，龜玉重寶若不在箱櫃中壞了，固不干典守者之事。若虎兕已入於欄內而致令走出，龜玉已收在櫃中而致令毀壞，此非典守者之責而誰歟？今汝既爲季氏之臣，居中用事，就如典守器物的人一般，乃任其妄爲，胡做不爲匡救，到這時節卻說不是我的意思，其罪將誰諉歟？夫子欲冉有服罪而改圖，故切責之如此。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直解 費是季氏的私邑。昔冉有因夫子反覆折之，理屈詞窮，又設詞支吾，說道：季氏之欲取顓臾，非有他也，只爲顓臾的城郭完固，而又近於己

而君臣相保永無傾覆之患矣○逄說此下四節上三節是泛言末二節纔是責冉求不當伐顓臾不重隣季氏患寡與貧開字貫及下節○麟士按蒙字中說上文之詞下三無字解上兩不患也均無貧○蒙引用逄亦精然只依文衍說不[illegible]其件特[illegible]方妙○愚按此節既已以所聞說則說是時季氏據民六句預犯分崩離析不可入講

蒙麟[illegible]曰逄說大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如是則內治脩矣內治脩則遠人自服矣故遠人或有不服則修其文德如仁義教化信禮以來之不勤兵也既來之則安之隨分處置令無去心不

說約合參

利其人民土地也道是柔遠能邇安定國家之大道也○要看兩個則字兩個之字不動兵是與下謀動干戈對不利其土地人民是與上爲[illegible]曰欲之患蓋恐後對○蒙引脩文德或指內治修非也內治脩指均無貧三句此只因季氏之取顓臾是患寡與貧一節說若脩文德說得煩矣○楊子常曰夫如是一截故遠人四句一截若連看故字便說不去

蒙引[illegible]今由與求也共相夫子外而遠人不服而不能脩文德以懷來之也內而邦分崩離析而不能脩內治以使之均和安也○逄說此下方就伐顓臾說皆反上意而言今字對上聞字看遠人指顓臾不妨蓋不屬季氏便是遠人也○麟士按蒙引經襄十一年書曰作三軍註三家分公室之始也此軍字是軍

之費邑耳。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則在我，有侵凌之虞。若於今不取，後世子孫必有受其害者。此所以不得不伐也。冉有此言，不惟自解，且欲爲季氏遮飾矣。故孔子又呼其名而責之說：君子最惡那心裏貪圖利欲，卻乃舍之不言，別爲飾詞以欺人的人。今季氏之伐顓臾，明是貪其土地人民之利，你卻替他遮飾，說是爲後世子孫憂，豈非君子之所深惡哉？且丘也嘗聞有國而爲諸侯，有家而爲大夫者，不患人民寡少，而患上下之分不得均平；不患財用貧乏，而患上下離心，不能相安。蓋貧由于不均，若上下之分既均平了，則君有君之入，臣有臣之入，各享其所當得，而彼此豐足，何貧之有？寡生於不和，若上下均平，既和睦了，則諸侯治其國，大夫治其家，各分其所當理，而不須增益，何寡之有？如此則君之心安於上，而不疑其臣；臣之心安於下，而不疑其君。君臣相安，則釁孽不萌，禍亂不作，而自無傾覆之患矣。由此觀之，有國家者，貧與寡不足患，而不均不和，所當患也。汝爲季氏謀，乃不務其所當務，而患其所不必患，豈計之得者哉。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

國之軍賦民也初魯只有上下二軍季氏欲盡取屬己三家不均故作三軍而各分其一大全左昭四年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自以爲軍名又左定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八年陽貨欲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將享季氏于蒲圃殺之公斂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陽氏敗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讙陽關以叛

蒙引不以德而乃以兵不治內而乃治外謀動干戈于邦域之內吾恐季氏子孫之憂不在于顓臾而在于蕭牆至近之處也可不戒哉○逄說此節因其爲子孫憂之言而及之乃論其理如此言不均不和其[illegible]分崩離析[illegible]蕭牆之[illegible]切○麟士按逄氏史氏[illegible]節遠人此謀動干戈應指顓臾以其自是

說約合參

一國則曰遠人以其魯之附庸則曰邦內也顓臾○金仁山曰春秋大夫皆僭臺門旅樹之禮故亦設屏牆以限內外而謂蕭可以[illegible]故謂蕭牆言[illegible]起于門屏之內也依此即作季氏之蕭牆自佳○大全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

○蒙大全[illegible]齋馮氏存疑孔子曰天下理勢而已勢在上則治勢在下則亂彼先王之時天下有道則五禮六樂掌之宗伯七征九伐掌之司馬其機在上而下莫敢干自天子出也至于後世天下無道君弱臣強侯國所用禮樂不經天子之制作輒自變易征伐四方不受命于天子輒自專擅而自諸侯出至自諸

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直解 這夫子也指季氏說。是時魯國公室四分，家臣屢叛，所以說邦分崩離析。蕭牆是門內的屏牆，言其近也。孔子說：爲國之道，內治既脩，外患自息。若能均而無貧，和而無寡，安而無傾，則不但近者悅之，雖遠方之人，亦將嚮風慕義而來。設有不服者，亦不必勤兵於遠，但當布教化，明政刑，益脩吾之文德以懷來之。及其來歸，則順其情，因其俗，撫綏愛養，以保安之。這是柔遠能邇、安定國家的大道理。今由與求也，同爲季氏之輔，全無匡弼之忠，外則遠人不服，既不能修文德以來之；內則國勢分崩，又不能修內治以守之；而乃謀動干戈於邦內，貪遠利而忽近防。上下離心，內變將作，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可不戒哉！按，夫子此章反覆論辯，雖明正門人長惡之罪，實陰折季氏不臣之心，所以強公室杜私門者，意獨至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直解 希字解做少字。陪臣，即家臣。國命，是國之命令。孔子說：天下勢而已。勢在上，則治；勢在下，則亂。禮樂征伐，乃人君御世之大柄。天下有道，君尊臣卑，禮統不紊，則禮樂征伐之權，都自天子而出。禮出於天子所制，樂出於天子所作，諸侯

侯出則逆理矣蓋相傳十世少有不失其柄矣諸侯既可專禮樂征伐則大夫亦可專之也至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蓋五世少有不失其柄矣大夫既可專禮樂征伐則陪臣亦可專之也至陪臣亦可專國命而逆理愈甚矣蓋三世少有不失其柄矣勢必爲他人所奪也凡事出其常者則可久拂其常者不可久大約世數不過如此○蒙引國命卑於禮樂征伐然既出諸侯大夫則只爲侯國之事不復爲天子之器故只稱國命

說約合參 愉淺說以是觀之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既不在于諸侯而一國賞罰號令之政柄亦不下及而在大夫矣○存疑此因當時列國之政皆自大夫出而言也齊則政繇田氏魯則政繇三家

增翼淺說天下有道君明臣良治具畢張上無失政則下亦無私議庶人皆願治從王而已吾安得而生其世也○麟士照上節存疑解則此節必因天下之政皆不免庶人之議而言也

有罪者天子乃命將而征伐之爲臣下者不過奉行其命而已誰敢有變禮樂專征伐者乎惟是天下無道君弱臣强下陵上替於是禮樂征伐之權不出自天子而出自諸侯矣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定而不敢相踰越若諸侯既可以僭天子則大夫亦可以僭諸侯故政自諸侯出則大夫必起而奪之大約不過十世鮮有不失其柄者也大夫既可以僭諸侯則陪臣亦可以僭大夫故政自大夫出則陪臣必起而奪之大約不過五世鮮有不失其柄者也以陪臣之微而操執國命則悖逆愈甚喪亡愈速大約不過三世鮮有不失其柄者矣考春秋之時五霸迭興世主會盟是政自諸侯出矣六卿專晉三家分魯是政自大夫出矣陽虎作亂因逐其主是陪臣執國命矣周天子徒擁虛名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久矣夫子言此蓋傷之也然則人君威福之權豈可使一日不在朝廷之上哉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不得專政。**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直解 這是承上章說天下無道而僭亂紛紛並起者只因朝廷之上政失其御而已若天下有道乾綱振舉凡政教號令件件都在人君掌握之中爲大夫者雖佐理贊襄於下然主張裁度都請命於上而非其所得專也上下相維體統不紊有道之世固如此然天下大權固當歸之於上而上之御下又不可徒恃其勢之足以服人也必有以服其心而後可故天下有道則朝政清明凡用舍舉措事事都合乎天理當乎人心就是那庶民百姓也都安其政令服其教化無有非議之言矣議且不敢而况敢有僭亂者乎然天下有公議有私議公議可畏也私議不可狗也在上者惟自反其所爲果有背於道理有拂乎人心則雖匹夫匹婦之言猶有不可忽者焉若使其所爲一出於大公至正而在下者敢爲私議以沮撓搖惑之是壞法亂紀之民刑戮之所必加也何狗之有此又爲上者所當知

○集疏此孔子因前章之言而及魯事曰我魯自文公薨殺子赤以立宣公國之賦不爲公室所有祿之去也于今已五世矣宣公以後越一世而季武子始專國政之于大夫于今已四世矣政逮于大夫五世希不失故夫三桓之子孫于今當已微弱矣然則上下大分其可僭乎哉○曰祿去公室又曰政逮大夫互言之也祿去五世政逮以四世是世數有不齊也○大全左傳文公十八年冬十月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事詳上論季文子三思章○新安倪氏曰春秋是年書冬十月子卒公羊傳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

說約合參 何懸衡云也是子卒之書左氏以爲惡公羊以爲赤集註本公羊○洪氏曰前言十世五世理也今言五世四世者據也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麟士按這說桓子此時見四與未見四雖不可考大約差不幾年微弱已在先了故夫子之言若已然語○鄱陽朱氏曰此章扶植綱常而爲微戒僭亂之辭上章同

○纂大全雙峯饒氏孔子曰凡人取益者有三樣友取損者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强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强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强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直解 祿是國之賦稅公室指魯國說逮是及三桓是仲孫叔孫季孫三家這三家都是魯桓公的子孫故叫做三桓孔子說天下之勢有盛必有衰而國之大柄下陵則上替今以魯事觀之自文公薨公子遂殺了子赤立宣公爲君自是君失其政而國之賦稅始不入於公室歷成襄昭定公凡五世矣公室衰而政權始下移於大夫自季武子專國政以來歷悼子平子桓子凡四世矣夫政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者今觀魯之大夫專政已及四世以數計之也是他當衰的時候了故今三桓之子孫都微弱而不振固理勢之必然者也不久桓子果爲家臣陽虎所執孔子之言於是乎驗矣夫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强也而三桓已微可見名分不可以僭踰大權不可以竊據而以僭逆得之者終當以僭逆失之耳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誠萬世人臣之永鑒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三樣友益者何貴善無諱者直也吾友之信實相示者諒也吾友之多識前言往行者多聞也吾友之友直則有過必聞友諒則誠心日進友多聞則知識自廣益矣損者何威儀習熟者便辟也吾友之每事阿順者善柔也吾友之語言可聽者便佞也吾友之友便辟則不能聞其過友善柔則不能存其誠友便佞則闇見日流于卑下損矣三益爲常情所敬憚三損爲常情所狎悅損友者不可不知所勸戒也

○纂大全朱子孔子曰人情孰無好樂而益者有三損者有三如禮有制度樂有聲容則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于禮樂人或有善言有善行則樂稱道其人之善而不啻口出直諒多聞皆賢友也則樂多集賢士以爲友

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直解 諒是信實。便是習熟的意思。孔子說。人之成德。必資於友。而交友貴知所擇。有益於我的朋友有三樣。有損於我的朋友也有三樣。所謂三益者。一樣是心直口快。無所回護的人。一樣是信實不欺。表裏如一的人。一樣是博古通今。多聞廣記的人。與直者爲友。則可以攻我之過失。而日進於善矣。與諒者爲友。則可以消吾之邪妄。而日進於誠矣。與多聞爲友。則可以廣吾之識見。而日進於明矣。豈不有益於我乎。所以說益者三。所謂三損者。一樣是威儀習熟。修飾外貌的人。一樣是軟熟柔媚。阿意奉承的人。一

樣是便佞口給。舌辯能言的人。與便辟爲友。則無聞過之益。久之將日馳於浮蕩矣。與善柔爲友。則無長善之益。久之將日流于汙下矣。與便佞爲友。則無多聞之益。久之將日淪於寡陋矣。豈不有損於我乎。所以說損者三。人能審擇所從。於益友則親近之。於損友則斥遠之。何患乎德之無成也哉。然友之爲道。通乎上下。況君德成敗。乃天下治亂所關。尤不可以不謹。故曰與正人居。所聞者正言。所見者正行。亦所謂益友也。與不正人居。聲色狗馬之是娛。阿諛逢迎以爲悅。亦所謂損友也。養德者可不辨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節。謂辯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

如此者禮樂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于內善其威儀節奏之文于外道善而悅慕勉强之意新多賢友而從容規戒之義起樂之不已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于善亦不可得矣其爲益豈不大哉否則樂驕縱侈肆以爲樂樂安佚玩游以爲樂樂宴佚淫溺以爲樂將見驕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怠人之善矣宴樂則慳親勝已矣其損又豈不大哉人情之所甘眞不可不愼也○語類樂節禮樂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是有益○問佚遊如何與道善相反曰樂道人之善則心常汲汲在好善若是佚遊則放蕩閒過了日子雖所損稍輕亦非是小害○麟士按朱子下個汲汲字以對佚遊最是眼目凡有樂損益相反處皆當如此料理

○序孔子曰侍於君子之側者有三愆或言未及之時未可言也而輒便言則謂之躁妄或言已及之時可以言也而緘默不言則謂之深隱或時可以言也而君子之顏色不在未能見之而恣意以言則謂之瞽而無目者凡由心失存養故語默皆愆可不知哉○大全勉齋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長者當先言不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先對不以少長

佚遊則情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直解 樂是喜好。節是辯辨。孔子說。凡人意有所適。則喜好生焉。然所好不同。而損益或異。舉其要者言之。喜好而有益於我的有三件。喜好而有損於我的也有三件。所謂好之而有益者。一是好審辨那禮之制度。與樂之聲容。而求其中正和樂之則。一是見人有嘉言德行。便喜談而樂道之。一是好廣交那直諒多聞的好朋友。夫樂節禮樂。則外之可以治身。內之可以養心。而中和之德成矣。樂道人之善。則在人得爲善之勸。在己有樂取之心。而人己同歸於善矣。樂多賢友。則習與正人居。所聞者皆正言。所見者皆正行。而相規相勸之助多矣。豈不有益於我乎。所以說益者三樂。所謂好之而有損者。一是好驕恃淫蕩。而任情於縱侈之事。一是好安佚遊遨。而偷取乎一時之快。一是好燕飲戲耍。而沈酣

於杯酒之中。夫好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將日入於放蕩矣。好佚遊。則情慢而惡聞善。將日流於怠荒矣。好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久將與之俱化矣。豈不有損於我乎。所以說損者三樂。此三益者。學者好之。則爲端人正士。人君好之。則爲明君聖主。可不勉哉。此三損者。學者好之。則足以敗德亡身。人君好之。則足以喪家亡國。可不戒哉。孔子此言。其警人之意切矣。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直解 侍是侍立。君子是有德有位者之通稱。愆是過失。躁是躁急。隱是隱默。瞽是無目的人。孔子說。凡卑幼者侍立於尊長之前。其言語應對。有三件過失。不可不知也。蓋人之語默。貴於當可。

拘也而又有非見顏色者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往或有不樂則亦未審言也○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論事上之禮而見言語之節○愚按黃氏說或長者當先言或君子先有問則言及之言未及之兩言字是合君子與侍者柔說不必專屬君子若而言而不言而言三言字則專屬侍者矣

○增補說孔子曰君子平生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易動于欲則戒之在好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易動于忿則戒之在爭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前無所希而身家之念重矣則戒之在貪得人當隨時知戒以理勝之不爲血氣所使可也○大全勉齋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

說約合參

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之而使之深戒也○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以理御氣之功○愚按戒者預禁之嚴制之而不敢犯之意

有問則對無問則默可也若君子之言問未及於我而我乃率爾妄言不知謙謹這是粗言浮氣的人所以叫做躁是一失也如言問已及於我而我乃緘默無言不吐情實這是機深內重的人所以叫做隱是二失也如或時雖可言又要觀其顏色察其意向然後應對不差乃未見其顏色意向所在只管任意肆言這就與無目的人一般所以叫做瞽是三失也此皆心失其養故語默失宜招尤致辱皆由於此學者可不加養心之功以爲愼言之地哉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

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鬬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直解 色是女色鬬是爭鬬得是貪得孔子說君子檢束身心固無所不致其戒愼而其切要者則有三件方年少之時血氣未定精神未完其所當戒者則在於女色蓋房帷之好易以溺人而年少之人最易動於欲此而不謹則必有縱欲殘生之事以此致疾而伐其性命者有之以此敗德而喪其國家者有之故少之時所當戒者一也到壯盛的時節血氣方剛其所當戒者則在於爭鬬蓋好剛使氣最人之凶德而壯年之人易動於氣此而不謹則必有好勇鬬很之事小或以一朝之忿而亡其身大或以窮兵黷武而亡其國故壯之時所當戒者又其一也及其老也血氣既衰精神亦倦其所當戒者則在於貪得蓋人當少壯之時顧能勉强自守以要名譽比其衰老則日暮途窮前無希望而身家之

○纂大全南軒張氏孔子曰君子有所嚴憚而畏者三焉畏天所命我之理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德位兼隆之大人尊嚴而不敢易也畏在古聖人垂訓之言佩服而不敢悖也○朱子曰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愼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 纂南軒張氏蒙引蓋君子畏大人聖言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

說約合參

而已小人則不知天命之所在是以冥行而莫之畏也不畏天命于是狎褻大人侮慢聖人之言無所不至矣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一念敬肆之閒而已○新安陳氏曰三畏本平說上一節本無知字意然以小人不知天命推之則見得君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故集註于上一節亦兩以知字言之○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存心之異命以理之命于人者言則丙子南關凡說明且顯思者皆非也

念重矣此而不謹則必多孳孳爲利之圖搢紳大夫以晚節不終而喪其生平者有之有土之君以耄荒多欲而財匱民離者有之故既老之所當戒者又其一也蓋人之嗜欲每隨血氣以爲盛衰惟能以義理養其心則志氣爲主而血氣每聽命焉故孔子隨時而設戒如此其貴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從少至老皆當以三者爲戒也修己者可不警哉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所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直解 畏是畏憚的意思天命是天所賦於人之正理大人是有德有位之人聖人之言是簡冊中所載聖人的言語狎是褻狎侮是戲玩孔子說君子小人不同只在敬肆之閒而已君子之心恐恐然敬畏而不敢忽者有三件事三畏維何彼天以民彝物則之理付畀於人這叫做天命君子存心養性惟恐不能全盡天理孤負其付畀之重故一言一動亦必戒謹恐懼常如上帝鑒臨一般此其所畏者一也至若有德有位的大人他是能全盡天理的人君子則尊崇其德位而致敬盡禮不敢少有怠慢之意此其所畏者二也聖人之言載在簡冊句句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君子則佩服其謨訓而誦說向慕不敢少有違背之失此其所畏者三也這三事都是立身行己切要的工夫故君子常存敬畏而不敢忽焉若夫小人冥而無知全不曉得義理爲何物恣情縱欲無所不爲何知有天命之足畏乎惟其不畏天命故於有德位

的大人。也不知其當尊反狎視而慢待之於聖人的言語也不知當法反非毀而戲玩之蓋小人不務修身成己甘心暴棄故無所忌憚如此此其所以得罪於天地得罪於聖賢而終蹈於濟惡不才之歸也然此三畏分之雖有三事總之只在敬天而已矣蓋人之所以勉於為善而不敢為惡者只因有箇天理的念頭在於心所以凡事檢點而不敢妄為若夫天理之心不存則驕淫放逸將何所不至乎故堯舜兢業周文小心惟此一敬耳有志於事心之學者不可不知也。

○增補說孔子曰人之氣質亦有不同彼生而神靈不待于學而能知此理者是其氣質清粹無少渣滓上也或生不能知必待于學而後知此理者是其氣質雖清純而亦不能無蔽次也或始也不知學必待困心衡慮

說約合參

而後學此理者是其氣質濁多清少駁多粹少又其次也若夫困而不學冥然無覺悍然不顧是乃氣質昏濁之甚偏駁之極也如此之民斯為下矣學其可不勉乎○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專論人品而致儆戒之辭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

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一 季氏 三六

直解 困是窒塞不通的意思孔子說人之資稟各有不同有生來天性聰明不待學習自然知此道理的這是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的聖人乃上等資質也有生來未能便知必待講求習學然後知此道理的這樣的人稟天地清純之氣雖多而未免少有渣滓之累乃次一等資質也又有始不知學直待言動有差困窮拂鬱然後憤悱激發而務學的這是氣質濁多清少駁多粹少必須著實費力始得開明蓋又其次也若到困窮拂鬱的時節猶安於蒙昧不知務學以求通這等昏愚蠢濁的人雖聖賢與居亦不能化終歸於凡庸而已所以說民斯為下矣

○纂箋引孔子曰君子思誠之功有九視便要看得明不為物蔽于外聽便要聞得聰不為物壅於內色思溫和所謂溫其如玉暴厲不見于面也貌思恭肅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難去聲

惰慢之氣不設于身體也言思忠信心口如一也事思敬慎主一無適也疑思必問求必解也忿思思難忍而懲也見可得則思義理不苟取也凡九者日用常行之要也○[illegible]至思想作為之所在○大全張子曰有為氣質所汨蔽有為私欲所牽蔽[illegible]明思聰便須大其心[illegible]○九思不是綦然而思當這一件止思這一件○南軒張氏曰九思乎此則思乎此天理所繇擴而人欲所由遏也然要當於之未發之前而持之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于流而止之于暫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力矣○新安陳氏曰君子於未至于不思時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以處己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麟士按通義史氏曰謝氏無時不自省察便是就九

說約合參

者思之耳九者非一端故曰無時九者無不思故曰無不自省察也九者於人事已無不該矣又曰此章專指臨事之思而言以思無益是未指窮理之思思而不學徒求諸心而不習其事也九者之思各隨其事而反求諸心也○鄱陽朱氏曰此章專言反身修省之學

○纂大全慶源輔氏孔子曰見善則如不及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切則不患其不為之矣見不善則如探湯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則不患其或為之矣此惟知至意誠者能之吾今見有此人矣吾聞其古有此語矣見聞相符如此○蒙引善不善事也不必指人與好仁惡不仁都是事○存疑真知不是解兩見字乃推原好惡之誠處兩見字輕○麟士按蓋古語也古對今言

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直解 孔子說人之一身自視聽言動以至於待人接物莫不各有當然的道理但常人之情粗疏鹵莽不思其理故動有過差而無以成德成身惟君子之人自治詳密事事留心約而言之其所思者凡有九件所謂九者目之於視則思視遠惟明而不為亂色所蔽耳之於聽則思聽德為聰而不為姦聲所壅顏色則思溫和而暴戾之不形容貌則思恭謹而惰慢之不設發言則思心口如一忠實而不欺行事則思舉動萬全敬慎而無失心中有疑則思問之於師辨之於友以解其疑惑與人忿爭則思不忍一朝之忿或至於亡身及親而陷於患難至於臨財之際又必思其義之當得與否如義所不當得雖萬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一 季氏 三七

鍾不受一介不取矣君子於此九者隨事而致其思如此此所以持己接物之間事事都合乎理而非常人之可及也然此九思者其本在心若能存養此心使之湛然虛明澄然寧靜則應事接物自然當理不然本原之地妄念夾雜雖有所思安能勝其物交之引哉此正心誠意所以為修身之本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探吐南反○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直解 孔子說古語有云見人有善則欣慕愛樂之如有所追不及的一般惟恐己之不善不與之齊也見人有不善則深惡痛絕之如以手探熱湯的一般惟恐彼之不善有浼乎己也這樣好善惡惡極其誠實的君子吾見今有此人矣吾

纂行矣矣夫力其窮而隱居志在致君澤民則求所以致君澤民之道其志旣求其道足以致君澤民則出而行義務是用之以達之于天下此非若聞其言有此語者未見其人[illegible]有聞人也聞見[illegible]如此[illegible]大全安陵[illegible]伊尹太公而以當之[illegible]道[illegible]如此也朱子謂當時[illegible]深[illegible]仕而[illegible]故[illegible]義也若行[illegible]則[illegible]便重夜于○麟按春秋之時不惟無伊尹太公便有伊尹太公亦自無湯武也孔子一生轍環而老于洙泗可見矣故曰求志達道二者合一未見其人自是貧賤[illegible]歸陽宋氏曰此皆因見誠善有德之人而思見德業俱全之人

說約合參

○序昔齊景公有馬千駟之多富貴極矣及死之日民無德澤指而稱之焉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餓于首陽山之下而卒以死貧困極矣然而民到于今猶稱美之○集解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大全胡氏曰駟四馬也一車之用兩服兩驂也○[illegible]今對之曰言序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景公夷齊之謂與言人之所稱不在于富而在于異天下古今豈獨景公夷齊也○愚按詩末章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註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于故耳此詩人忠厚之意

聞古有此語矣。蓋在當時，如顏、曾、冉、閔之徒，皆足以及之。故夫子聞其語，而又見其人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直解 孔子說古語又云，士方未遇而隱居之時，則立志卓然不苟，把將來經綸的事業都一一講求豫養，而備道於一身；及遭際而行義之一日，則不肯小用其道，將平日抱負的才略都一一設施展布，而不肯負其所學。這樣出處合宜、體用全備的大人，吾但聞古有此語矣，未見今有此人也。蓋此必伊尹、太公之流，乃足以當之。故夫子以未見其人為歎，其所感者深矣。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

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直解 馬四匹曰駟，千駟是四千匹也。伯夷、叔齊是孤竹君之二子。孔子說：世人多慕富貴而羞貧賤，不知富貴不足慕，貧賤不足羞也，只在人之自立何如耳。昔者齊景公以諸侯之尊，享一國之奉，蓄馬至於千駟之多，可謂富貴之極矣。然而功業不著於時，德澤不施於衆，身死之後，百姓通不思念他，考其平生，沒有一善之可稱，是其生為虛生，死為徒死而已，雖富貴何益乎？至若伯夷、叔齊兄弟二人，一匹夫耳。他以武王伐紂為不義，恥食周粟，逃之首陽山下，采薇而食，卒以餓死，可謂窮困之極矣。然而風節著於當

○序陳亢問于伯魚曰子亦有異乎衆人而獨聞之夫子者乎

纂大全慶源輔氏曰未有異聞也憶夫子嘗有一日獨立鯉趨而過庭一子一鯉可以有聞也子但問曰學詩乎鯉以實對曰詩未學也子因曰詩本人情學之者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其為教溫柔敦厚學之者心

說約合參

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故能言不學詩無以言于是鯉退而學詩

纂慶源輔氏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又但問曰學禮乎鯉對曰未也子因曰禮有三千三百其序截然而不可亂學之者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其為

時名聞，施於後世，直到於今，人還稱頌他。是其身雖亡，而名則不朽矣，雖貧困何損乎？於此見富而無德，雖王侯不見稱於時；貧而自立，雖匹夫亦可傳於世。然豈獨景公、夷齊為然？自古君天下為天子者多矣，書傳所載，二帝、三王及漢、唐、宋英君明主，可傳於後世者，亦不過十數君而已，其餘皆湮滅無聞。而孔、顏以匹夫為百世之師，其他閭巷韋布之賤，以道德行誼聞於世者，尤不可勝數也。然則人可徒恃其勢位，而不修德哉？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直解 陳亢是孔子弟子。鯉是孔子之子，字伯魚。昔陳亢受學於孔子，不知聖人立教之公，妄以私意窺度聖人，謂必陰厚其子，因問於伯魚說：情莫親於父子，教莫切於家庭，子為夫子之子，亦有傳授心法，獨得於所聞，而不同於羣弟子者乎？伯魚對說：我未嘗有所異聞也。曾有一日，夫子閒居獨立，我趨走而過於庭前，這時更沒他人在旁，使有教我，當於此時傳授矣。夫子只問我說：汝曾學詩否乎？我對說：未曾學詩。夫子因教我說：詩之為教，溫柔敦厚，學之則心氣和平，而事理通達，必然長於言語。若不學詩，則無以養其心而達於事理，欲言語應對之皆善，豈可得乎？鯉於是受教而退，始學夫詩，凡國風雅頌，無不究其旨焉。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聞斯二

教恭儉莊敬學之者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故能立不學禮無以立于是鯉退而學禮
序係今思之所聞不過斯二者無以異也
序陳亢退而喜曰吾問伯魚以有異聞者一耳而所得者有三聞詩當以興聞禮當學而又聞君子之遠其子而遠之也何幸哉○大全朱子曰亢以私心窺孔子故有此問及聞其說而又以孔子爲遠其子則以其私意之未忘聖人爲皆有是心哉但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而自世人私厚其子觀之則亦可以有疑云爾○愚按亢語意仍重喜在聞君子之遠其子一邊

○集解孔曰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纂疏邦君之妻諸侯之夫人也妻者齊也與邦君齊體也邦君自稱其妻則曰夫人夫之言扶也能扶成人君之德也夫人自稱于邦君之前曰

者。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

直解 二者指詩禮而言。遠只是不私厚的意思。伯魚又告陳亢說：他日夫子又嘗閑居獨立，我復趨走而過於庭前，這時也沒他人在旁，使有異教，亦可於此時傳授矣。乃夫子卻只又問我說：汝曾學禮否乎？我對說未曾學禮。夫子因教我說：禮之爲教，恭儉莊敬，學之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必卓然有以自立。若不去學禮，則無以習其節文，而養其德性，欲自立於規矩準繩之中，豈可得乎？鯉於是受教而退，始學夫禮，凡禮儀威儀，無不習其事焉。我之所聞於夫子者，一是學詩，一是學禮，惟此二者而已。夫詩禮之教，固夫子之所常言者，我之所聞，亦羣弟子之所共聞也，何嘗有異聞乎？於是陳亢聞言而退，深自喜幸，說：問一得一，乃理之常。今我所問者異聞之一事耳，而乃有三事之得。聞學詩之可以言，一也；聞學禮之可以立，二也；又聞君子之教其子，與門弟子一般，全無偏私之意，三也。一問之間，有得三之益，豈非可喜者哉！夫聖人之心，至虛至公，其教子也，固未嘗狥私而獨有所傳，亦非因避嫌而槩無所異，惟隨其資稟學力所至，可與言詩，則教之以詩；可與言禮，則教之以禮焉耳。豈得容心於其間哉！陳亢始則疑其有私，終則喜其能遠，不惟不知聖人待子之心，且不知聖人教人之法，陋亦甚矣。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

小童謙言己小弱之童稚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國中之臣民則繫君而稱之言是君之夫人也己國臣民稱己君之夫人於他國之人則曰寡小君對異邦謙也以對異邦稱君曰寡君謙言寡德之君也夫人對君爲小故曰寡小君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稱他國妻如稱己國君妻也○麟士按此章必以此註疏解爲正大全㪅葛藤不必○曲禮又曰自稱于諸侯曰寡小君說者皆曰兩君相饗夫人出焉故得自稱似不可從○愚按邦君之妻四字嚴切鄭重下面稱謂俱不容亂矣

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直解 邦君之妻，是諸侯的正妻。寡是謙言寡德的意思。孔子嘗引古禮說道：一家之中，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自有一定的名分。況邦君之妻，尤非常人比者，其稱謂之間，豈可苟焉而已哉？故邦君稱他叫做夫人，言其與己敵體也。夫人在君前自稱叫做小童，謙言幼無知識，不敢與君敵體也。國中的人稱他叫做君夫人，言其相君以主內治者也。稱之於鄰國，謙做寡小君，言其寡德而忝爲小君以治內者也。鄰國的人稱他也叫做君夫人，以其爲一國之主母，尊稱之詞，與本國同也。夫以邦君之妻，一稱謂之間，截然不紊如此，名實之際，可不謹哉。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論卷之十一　終

序陽貨欲不枉己而見孔子孔子不肯見之貨遂託大夫賜士之禮瞯孔子之亡而歸以蒸豚以致孔子往拜而見也乃孔子亦時其貨之亡也而往拜之報施之相稱也乃不意往拜而反與貨遇諸塗○刑跡陽虎字貨○大全朱子曰貨之歸豚蓋以大夫自處

說約合參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論卷之十七

陽貨第十七凡二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直解 陽貨名虎。是季氏家臣。嘗因季桓子而專國政者。因孔子是魯國人望。欲其來見己。孔子以貨是亂臣。義不往見。陽貨乃饋送孔子以蒸豚。孔子以貨既加禮於己。不得不往以拜謝之。而其本心實不欲相見。於是趁他不在家的時節。乃亦往拜之。蓋雖不廢乎報施之禮。而亦終不廝其不見惡人之義也。乃不期與之相遇於塗。

中。

增纂說貨乃迎而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言曰道德治世之寶也苟懷其寶不用而坐視以迷亂其邦可謂之仁乎子曰仁者心存救世使懷寶迷邦不可謂仁也貨又曰時者有爲之資也苟平日好從濟世之事而數數失乎事機之會可謂智乎子曰智者明于機使好從事失時不可謂之智也貨又曰日月一逝而不可反矣年歲不爲我少留及今不仕更待何時子曰諾君子未嘗不欲仕吾將出而仕矣貨自爲有心之議夫子若爲無心之答其待小人不激不隨之道如此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而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

○劉蒙引子曰凡人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雖不能不因氣質之稟而異然善惡分數大槩亦爭不多蓋相近也其所以有如此之相遠者由後來所習而然耳據其習相遠而原其性相近人亦知所以自愼可乎○蓋當時之人皆以爲由性如此故夫子云然○注以其初而言初字但對習字言○大全新安鄭氏曰天下之生凡同類者無有不同而纖悉則不能盡同此其所以爲造化之妙如桐梓之生一也而枝條花果之橫斜疏密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桐梓者終相若也人之形體一也而耳目口鼻之位置其惡則無一同人之能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人形爲人聲者終相若也而可以推人之性矣其賦自天何有不善險陂雜揉處之子人而

說約合參

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直解 懷寶是比人有道德。如懷藏著重寶一般。亟字解做數字。陽貨遇見孔子。迎而謂之說。來。我與你說話。凡人有道德。則當推其所蘊以濟時。譬如有重寶。當售之於人。不可私也。苟徒懷藏其寶而坐視國之迷亂。不爲拯救。可以謂之仁乎。孔子說。仁者心存於救世。懷寶迷邦。不可謂之仁也。陽貨又問。人之好有爲者。則當乘時而出。以設施於當世。苟徒好從事。而每每坐失事機之會。可以謂之智乎。孔子說。智者熟察乎事機。好從事而亟失時。不可謂之智也。陽貨又說。日月如流。一往不返。人之年歲日增。而不爲我少留。及今不仕。更待何時。孔子應之說。及時行道。實士君子之本心。吾將出而仕矣。陽貨所言。皆譏諷孔子的意思。不知夫子抱拯溺亨屯之志。本未嘗懷寶失時。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蓋聖人之待惡人。不激不隨如此。

[illegible]之性宜不能粹然而皆善矣此人性相近之說也奈何主性善之說而遂駁性相近之說耶○駁出按魏莊渠曰竊考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與情對言又或以性與命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而具此理于心此所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蓋曰天所生爲性人所爲曰習爾性從生故借生字爲義此于六書自屬假借夫子此語正如伊尹習與性成家語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皆假借字但取天生之義者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矣而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道性善矣而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可見二性字原不同夫教而誠反而聖皆不能無事乎習習之功至與性之者一故曰性相近也習相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直解 孔子說。天之生人。本同一性。雖氣有清濁。質有純駁。然本其有生之初而言。同一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其清而純者。固可以爲善。其濁而駁者。未必生成是惡人。彼此相去。未爲大差。固相近也。及到形生神發之後。德性以情欲而遷。氣質以漸染而變。習於善的便爲聖爲賢。習於惡的便爲愚爲不肖。於是善惡相去。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而人品始大相懸矣。夫以人之善惡。繫於習而不繫於性如此。則變化氣質之功。乃人

之所當自勉者也。豈可徒諉諸性而已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此承上章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直解 有一等氣極其淸。質極其粹。而爲上知者。有一等氣極其濁。質極其駁。而爲下愚者。世間惟這兩樣人美惡一定。非習之所能移。其在上知。是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二 陽貨 三

天生成的善人。雖與不善人居。不能誘之使爲不善也。其在下愚。是天生成不善的人。雖與善人居。亦不能化之使爲善也。然世間極智之人固不常有。極愚之人亦不多見。惟半淸半濁可善可惡者最多。此兩樣人。爲在中人之所不容已也。然堯舜猶謹危微之幾。湯武不廢反身之學。雖聖人不敢以上智自恃如此。其與下愚同才智。荒淫暴虐。詎諫飾非。卒與下愚同轍。豈不悖哉。故曰。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

說約合參 至此下愚者。是氣生質之性。孔子說得都從一[illegible]成便是伊川[illegible]那一[illegible]只說到七分。不說到[illegible]氏蓋子[illegible]只說得性[illegible]必要說上去蓋合便成等[illegible]矣○[illegible]四上章意未完故復言之○[illegible]按不移者不移。子習也。故○[illegible]不移[illegible]不[illegible]則其[illegible]亦[illegible]非上智不移。下愚則不能上[illegible]可危矣。[illegible]下愚。不可[illegible]者。下愚者。可勉矣○集註[illegible]謂性兼氣質。此章[illegible]人之氣[illegible]不稱性[illegible]○鄙陽朱氏曰。此章即一言。定之質。而爲儆戒之詞。

○序子游宰武城。教以禮樂。夫子之其邑。而觀風焉。而聞弦歌之聲。○通我自云許氏曰。歌詩而以樂和之。則爲歌。徒歌曰謠。弦歌以琴瑟和歌也。○序夫子喜見所化。遂莞爾而笑。因而曰。割鷄[illegible]小。焉用此牛

易使也。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直解 武城是邑名。在今山東兖州府地方。莞爾。是小笑的模樣。偃是子游的名。君子。是有位的人。小人。是細民。昔孔子行到武城縣中。聽得處處琴瑟歌詠之聲。蓋是時子游爲武城宰。方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夫子見當時皆不能用禮樂爲治。而子游獨能行之。故驟聞而深喜之。遂莞爾而笑。說言偃所治者小邑。何必用此禮樂之大道。譬如殺鷄者何必用此居牛之大刀乎。子游不知夫子之意。乃對說。昔者嘗聞夫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二 陽貨 四

子說道之本切於身心。人能學之。則各有所益。如在上的君子。治人者也。若使學道而有得。則能養其民胞物與之心。而推以愛人。是君子不可以不學道也。在下的小人。治于人者也。若使學道而有得。則能明乎貴賤尊卑之分。而易於驅使。是小人不可以不學道也。夫子此言。偃常佩服之久矣。今日武城雖小。安敢其民而不教之以禮樂乎。夫子因子游未喩其意。遂呼門人而告之說。二三子。聽之。言偃之言。誠爲當理。我前割鷄焉用牛刀之言。特戲之耳。豈眞爲小邑不可以大道治之哉。蓋深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子曰。夫召我者。而豈

刀之大爲。謂其以大道治小邑也。○麟士按集註。則當于夫子莞爾而笑。讀住。夫子莞爾而笑。是一截。曰割鷄焉用牛刀是一截。下文戲之處方明。○大全南軒張氏子游曰。昔者偃也。嘗聞諸夫子曰。君子在上。誠學道焉則有以養其仁心而愛人。小人在下。亦學道焉則和順以服事其上而易使。即夫子此言觀之。武城雖小。何可不以禮樂教之也。○麟士按。學道不必專指禮樂。亦不必專指絃歌。然實則當意可耳。○存疑。註此言君子小人云云。不是說邑人皆絃歌是小人亦學道也。○南軒張氏曰。二三子偃學道之言誠是也。予前所云割鷄牛刀。特戲之以觀其自信何如耳。道可疑于前言而以小國之民爲可忽也。○集解孔曰。二三子。從行者。○朱子曰。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用焉。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

○序公山弗擾以費畔。以誘聘召夫子。夫子欲往應之。○大全雁齋馮氏曰。公山氏弗擾名。一名不狃。字子洩。○麟士按紹聞編。弗擾召孔子在孔子未爲中都以前。至定公十二年墮費時。弗擾又畔。則孔子方用于魯。○弗擾初因不得志于季氏。而附陽虎。定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弗擾與其謀。陽虎敗而出奔。弗擾以費畔。○序子路不悅曰。道既不行。無所往也。斯已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之。○麟士按集註只云無所之

註說則云無可之則此較全序子曰夫公山之召我者而豈徒然也哉必有以用我也嗟乎世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而且復文武周公之道以致治乎奈何末之而遂己也○大全蘇氏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子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取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為[illegible]用小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而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饒士按豈徒哉決公山為東周決我也自是兩節○若作一蒙說則有公山之召太張矣故云○愚按如有用我即如苟有用我當旣開迂說則自東遷周道遂遠為東周夫子自言其大志耳使東魯為周之說無實據亦似未甚安

說約合參

○纂大全慶源輔氏蒙引子張問仁道于孔子孔子曰仁者心之理是心一有間斷之時則亡矣是理一有虧闕之處則失矣若能行是五者自一家一國以至于天下無適而不然則其心公平其理周遍而仁之體用備是為仁矣子張請問其五者之目子曰心不懈而恭心不褊而寬心不偏而信心不忘而敏心不刻而惠凡此皆理之所在特患不能行耳能持己以恭則儼然人望而畏之誰敢侮于寬則足以容人而得衆信則我有所憑准人皆倚任他作事敏則勤而有功惠則人感其恩而易使蓋能行之效如此張欲為仁亦從事於此焉可乎○勉齋黃氏曰五者欲其以事驗之如答顏冉問仁亦以歸仁無怨之效言也○又蒙引此與答樊遲同都敎他做工夫恭寬信敏惠如五

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直解 公山弗擾是魯大夫季氏之家臣為費邑宰末之之字解做往字昔魯自文公以來季氏世執國政公室衰弱君反受制於臣如此者四世矣至季桓子之時有公山弗擾者與陽貨共執桓子遂據費邑以叛因使人聘召孔子孔子嘗憤宗國之陵替疾季氏之不臣而思以匡之久矣今幸其家臣內叛釁起私門倘可因其可乘之隙而運吾轉移之術則亦振魯興周之一機也故因其來召而遂欲往應之乃子路不達孔子之意艴然不悅說夫子之齊之魯道既不行身無所往亦可以止矣何必又往應公山之召而徒取失身之辱乎是不知公山弗擾之叛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之欲往非為公山弗擾

乃為魯也故不得已而曉之說今世莫我知無能召我而用之者今公山弗擾特來召我斯其意豈徒然哉殆必有以用我也當此之時如有委我以國授我以政而能用我者我必將修紀綱之廢墜正名分之陵夷舉文武周公之治而整頓於今日使秉禮之宗國復西京之舊俗而魯其為東周矣乎孔子自表其用世之心以曉子路如此而其撥亂反正之微權轉移化導之妙用則有未易窺者然考之春秋傳公山弗擾與季氏戰兵敗奔齊而孔子亦竟未應其召道之將廢而魯之終于不振也可慨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

美一般有以見于身言者有以見于事言者然皆心之所由存理之所由得也不可分貼○能行二字直說到于天下為一句朱子以行五者截解易明暢耳○大註解是五者心存理得此道一註行出答問仁之意下文又方見解于天下言無適而不然也非心存理得了又無遠不然道方為仁○存疑當恭寬信敢患時未仁今自存道理此在人體說不能言○麟士按于天下三字人皆說得無氣力讀此等解當一出快事○最要玩註循所謂之夾狄不可乘五不可秉便是者力字○既曰五者又曰天下是自若有見而口何未言之歎只待子張再問也

說約合參

○刪佛肸來召孔子夫子欲往應之○集解孔曰趙簡子邑宰○麟士按稱闕稱佛肸召孔子在孔子再過陳反衛之時○又曰此孔子失魯司寇以後事與公山召不同時。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凡人之親自于其身所為不善者君子不入其黨恐為所浼也今佛肸以中牟畔是親為不善子之往也將如之何纂麟士子曰然說得也是我前日曾有是言也然獨不曰物之至堅者乎雖磨而不見其薄獨不曰物之至白者乎雖涅而不見其緇彼自不善耳于我何涴哉○然有是言亦是兩節意兩不曰字從言字生落○大全齊氏曰涅水中黑土今江東呼泥纂大全勉齋黃氏大凡吾人一身關切于世者大矣豈其匏瓜

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直解 侮是侮慢任是倚仗的意思子張問為仁的道理於孔子孔子教之說仁道雖大不外於心心德之要凡有五件若能於此五者體驗擴充於身推行運用於天下之大則其心公平其理周徧天德全而仁在是矣子張因請問其目孔子說所謂五者一是恭二是寬三是信四是勤敏五是惠愛其名雖異都是心德之所散見缺一不可以言仁者然五者亦人所同具有感必通的誠能恭以持己則在下的人自然畏憚尊仰而無敢侮慢矣寬以容衆則在下的人自然心悅誠服而歸附于我矣言行一于誠信則人都倚靠著我而無所疑貳矣行

事勤敏快當則所為無不成就而動必有功矣恤人饑寒憫人勞苦而恩惠及人則感吾之恩者莫不盡心竭力樂為我用矣又豈有不足以使人乎五者之效如此汝能兼體而力行之則天德流通物我無間而仁之體用皆備矣可不勉哉。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涅乃結反○磷薄也涅染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

也哉務能如彼繫而不能動不食而無所知不見之用而有益于人也由見之執哉○朱子曰子路于公山氏疑夫子之不必往故夫子言可往之理于佛肸恐其浼已也故夫子告以不能浼已之意○存疑磨不磷涅不緇答欲往佛肸之召已明匏瓜之喻是示已當爲世用之意與上文不粘着○麟士按紹聞夫子未嘗往費佛肸召後附而見趙簡子至河而反○附錄佛肸叛置鼎於庭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惟邑人田卑曰義義而生不如烹遂褰衣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簡攻中牟而取之求而賞之田卑曰賞一人以慚萬夫義者不取也遂南之楚說苑作田基○列女傳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母曰吁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

說約合参

之罪也子少而爲子長則爲友夫死從子妾能爲君長子君自擇以爲臣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趙襄子曰夫寡人之罪也遂釋之

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焉於虔反○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昔者子路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直解 佛肸是晉大夫趙簡子之家臣時爲中牟宰磷是薄涅是染皁之物緇是黑色匏是大匏味苦而不可食者時晉室微弱政在六卿趙簡子以與范中行相攻其家臣有佛肸者因據中牟以畔一日佛肸使人來召孔子孔子即欲應其召而往見之蓋亦欲應公山弗擾之意也子路不達而阻之說昔者我聞夫子有言凡人有悖理亂常親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其黨惟恐其浼已故也今佛肸據中牟以畔正是親爲不善的人君子當遠避之不暇而夫子乃欲往應其召是辱身而黨惡也何自背於昔日之言乎孔子曉之說汝謂身爲不善君子不入此言誠然我誠有此言也然人固有可浼者有不可浼者譬之于物凡可磨而薄者必其堅之未至者也獨不曰天下有至堅厚者雖磨之安能使之損而獨爲薄乎凡可染而黑者必其白之未至者也獨不曰天下有至潔白者雖染之安能使之變而爲黑乎夫物有一定之質尙不可變我之志向堅白自處固已審矣彼雖不善焉能浼我哉且君子之學貴適於用我豈若匏瓜者然徒爾懸繫而不見食於人則亦棄物而已何益於世哉然則佛肸之召我固當有變通之微權而君子不入之說有不可以槩論者矣按孔子前于公山之召則以東周自期此於佛肸之召則以堅白自信蓋聖人道大德宏故能化物而不爲物所化若使堅白不足而自試於磨涅則已且不免于辱何以能轉移於一世乎君子處世審已而動可也。

○序子曰由也女聞六言之美而有六蔽矣乎由起而對曰未聞也○大全輔慶源曰謂各隨其意之所向以遮蔽其正理○蒙引六言即一言可終身行之一言六言六蔽謂一言一蔽序子復命之居吾語女以六言之蔽

序好仁惟學以明其理不好學則有不當仁而仁者矣其蔽也愚或愛人而失已也好智惟學以明其理不好學則爲索隱之理而有窮其所不可窮者矣其蔽也蕩用心於虛無之地而無所底止也好信惟好學以明其理不好學則必信必果不顧義理只要我信而于人之利害有不恤者矣其蔽也賊害於物好直惟學以明其理不好學則無

說約合参

含弘寬綽之意其蔽也許以爲直而狡矣好勇惟學以明其理不好學則不知道義徒恃其血氣之強其蔽也橫行作亂矣好剛惟學以明其理不好學則凌世傲物躁佚不羈要行便行要說便說不管著前後其蔽也狂袁強卒而已矣由其知之○大全朱子曰六者德之大目耳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一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麟士按害於物物即當作人○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之學以知言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直解 有所遮掩叫做蔽蕩是放蕩賊謂傷害於物絞是急迫的意思昔子路負直諒剛勇之資而少學問陶鎔的力故孔子呼其名而問之說人之偏於所向者有一件好處便有一樣遮蔽總之有六言而六蔽隨之汝曾聞之否乎子路時方侍坐遂起而對說由未之聞也孔子說汝復坐我當一一告汝蓋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人必好學窮理而後所行爲無弊不然則雖本質之美制行之高亦將有所遮蔽而無以成其德矣如仁主於愛本美德也而所以用其愛者有理存焉若但知愛人之爲美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爲愛所蔽將至于可陷可罔而人已俱喪矣豈不流而爲愚乎智主于知亦美德矣而所以通其智者有理存焉若但知多智之爲美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爲智所蔽將至於窮高極遠而無所歸着矣豈不流而爲蕩乎有言必信亦美德也而所以成其信者有理存焉若但知信實之爲美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爲信

○序子曰小子何不學夫詩○麟士按邢疏莫不也視大全何爲詳較捷

纂大全朱子詩之不美者令人羞惡美者令人興起須是反覆涵詠使詩與心相乳入自然有

說約合參

感發處而可以興

纂大全新安陳氏節詩所美所刺者之得失亦因以考見我之得失而可以觀

纂新安陳氏和以處衆曰羣然和而流則失于雷同非處衆之道矣讀詩則和而不流而可以羣

纂大全慶源輔氏當怨不怨則失之疏怨而怒又失之過讀小弁擊鼓皆怨而各當乎理者而可以怨

增纂淺說詩備乎人倫之道故邇之而家庭如下武盡孝思之誠蓼莪悟劬勞之恩可以事父遠之而朝廷如二南盡宣化之道二雅盡進諫之忠可以事君

增淺說詩于麟趾關雎之類棠棣葛覃之屬無不該載故其緒餘又足以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詩之有益于人如此爾小子何莫學夫詩

所蔽將至於期必固執而傷害於物矣豈不流而爲賊乎直而無隱亦美德也而所以行其直者有理存焉若但知直道之爲美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爲直所蔽將至于徑情極迫而無復含弘之度矣豈不流而爲絞乎勇敢亦美德也而所以奮其勇者有理存焉若但以勇敢爲尙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爲勇所蔽必將恃其血氣之强肆行而無忌矣豈不流于亂乎剛强不屈亦美德也而所以全其剛者有理存焉若但以剛强爲尙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爲剛所蔽必將逞其輕世之志放曠而不羈矣豈不流於狂乎夫仁智信直勇剛六者美行也愚蕩賊絞亂狂六者惡名也人惟自足而不學見理之不明遂使美者化而爲惡而況其生質之不美者乎於此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是以古之帝王不恃其有聰明絕俗之資而必以講學窮理爲急誠恐其流于過中失正而不自知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夫音扶○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直解 興是興起觀是觀感羣是羣聚怨是怨恨孔子呼門弟子而教之說詩之爲教有益於人甚大爾小子何不於詩而學之乎蓋詩之所言有善有惡學之則善者可以爲勸惡者可以爲懲而吾心好惡之機將有勃然不能自已者故可以興詩之所載有美有刺學之則美者可以考見其得刺者可以考見其失而吾身行事之臧將有惕然因之感動者故可以觀其敍述情好于和樂之中不失莊敬之節學之則可以處羣雖和而不至於流矣其發舒悲怨於責望之下

○纂大全朱子謂伯魚曰詩有二南皆修身齊家之事女其爲夫周南召南矣乎若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則不知所以修身齊家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其猶正牆面而立與雖至近之地亦行不得去也女何不爲之也○厚齋馮氏曰爲如高叟爲

說約合參

詩之爲○新安倪氏曰舊周官曰不學牆面孔子嘗本此○語類爲只是說講論倆○蒙引與上章何莫學詩學字亦同○麟士按女爲矣乎丁寧之辭言當爲之也註近對遠言國與天下存疑云正牆面而立謂正面對牆而立倒辭也

猶存乎忠厚之情學之則可以處怨雖怨而不至于怒矣近而家庭之間所以事父的道理遂而朝廷之上所以事君的道理莫不備載于中學之則可以爲忠臣孝子而大倫克盡矣且其情景所發或因鳥獸以起興或託草木以寓言其中稱名不一取類至繁學之則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小物亦察矣夫詩之有益於人如此爾小子豈可以不學乎哉蓋詩之爲教不但學者所當誦習也關雎麟趾爲風化之原鳧鷖既醉乃太平之福天保以上所以治內采薇以下所以治外王道莫備於斯矣爲人主者亦不可以不究心焉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與平聲○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直解 爲是習學周南召南是詩經國風之首篇昔周文王與其后妃俱有聖德修身齊家以令于國中又使周公治陝以西召公治陝以東由是風化自北而南遠被于江漢之域故詩人咏歌其事周南之詩自關雎以下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行於南國者也召南之詩自鵲巢以下言南國諸侯夫人與大夫之妻皆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也孔子教其子伯魚說汝嘗學夫周南召南之詩矣乎蓋周南召南兩篇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於人倫日用最爲切要學者須把這兩篇詩講誦玩味身體力行乃爲有益人若不學周南召南則無以正性情篤倫理身且不知修家且不知齊矣安望其能經邦而濟世化民而移俗哉譬如正對著牆面站立的一般咫尺之地隔礙障蔽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況其遠者乎甚哉二南之切於人不可以不學也然大學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人君一身乃萬國之儀型未有不修身

○纂大全胡氏子曰禮樂有本有末五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非玉帛固無以為禮然特假玉帛以將之若遂謂玉帛為禮也彼禮云禮云但玉帛之云乎哉金鐘鼓樂器之大者也非鐘鼓固無以為樂然假鐘鼓以發之若遂以鐘鼓為樂彼樂云樂云但鐘鼓之云乎哉人亦因末而求其本可矣○厚齋馮氏曰徒曰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統而反之之詞○愚按註敬和字皆是禮樂之本然本文未露只宜空渾隱躍為妙

齊家而可以治國平天下者則二南之詩豈獨為學者之所當習哉。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直解 孔子見世之用禮樂者專事其末而不知探其本也故發此論說道先王制禮以交神人治上下固未有不用夫玉帛者然必先有箇恭敬誠慤的意思存之於中然後用玉帛以將之若無是敬則雖玉帛交錯不過虛文而已然則所謂禮云禮云者豈徒玉帛云乎哉先王作樂以

○存疑子曰有一等人外面為嚴厲之色若敢作敢為模樣內而實畏首畏尾不敢作為似此情狀譬諸小人之中其猶穿窬之盜也與穿窬盜物而畏人知此人盜名而畏人知其心一其事類也○大全王氏回曰此有為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之大人也

養民德導民和固未有不用夫鐘鼓者然必先有箇欣喜歡愛的意思蘊之於心而後用鐘鼓以宣之若無是和則雖鐘鼓鏗鏘不過虛器而已然則所謂樂云樂云者豈徒鐘鼓云乎哉蓋先王以禮樂教天下皆本之和敬之實德而發之於儀文節奏之間後世徒事于文而不求其本故孔子嘆之如此。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直解 厲是威嚴荏是柔弱穿是穿壁窬是踰牆為竊盜之事者孔子說人必表裏相符然後可謂之君子今有人焉觀其外貌則威嚴猛厲似乎確然有守毅然有為的人而內實懦弱見利而動見害而懼全無執持剛果的意思這等的人中

○纂存疑子曰一鄉皆稱愿人焉而非士君子稱其愿本非眞愿者此其人似德非德反亂乎德故謂之賊也如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此是本等忠信他卻外面做得依違將迎似乎忠信模樣如此則人遂以此為忠信把那正經底忠信卻做不是了豈不是亂德豈不是德之賊賊者害也○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正鄉原之亂德以有德之人言也

實多欲而貌與心違譬之小人就如竊盜一般黑夜裏剜牆鑿壁偷了人家財物外面卻假粧箇良善的模樣惟恐人知豈不可恥之甚哉孔子深惡作偽之人故儆之如此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直解 原字當作愿慤的愿字是謹厚的意思鄉原是鄉俗中一樣輭款的人都稱他為謹厚所以叫做鄉原賊字解做害字孔子說人之有德者為君子悖德者為小人不難辨也惟有一般人名為鄉原者居之似忠信而非忠信行之似廉潔而非廉潔其自處柔佞而不肯立異其待人輭款而惟求取悅是以人人都說他好這樣人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乃德之害也蓋行合乎道之中事出乎理之正這纔叫做德今鄉原

○存疑子曰凡人聞善言必潛心玩味身體力行然後為己有若方道聽之而途便說底人只是以資口說決不去玩味體行則不為己有是德之自棄者也○蒙引曰道是眼下路也塗是前面路也謂纔道聽得到前頭就說○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即口耳之學而救其蔽德以吾心之德言

○序子曰人而鄙夫者行卑識淺可與之以事君也與哉○大全慶源輔氏曰庸謂凡常惡只是惡陋所謂倀倀者謂暗弱四者皆鄙也○存疑可與猶可與共學之與

序方其富貴權位之未得也則患所以得之而曲盡其要圖之

不顧左右之是非只圖流俗之喜悅人見他以此得人心取聲譽便都慕效他以是為德而不復知有大中至正之道其惑人心壞風俗豈不甚乎所以說鄉原德之賊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直解 道塗都是人行的路孔子說人之實心為學者於凡天下道理或得之師友之所傳受或考之諸典籍之所紀載就便存之於心身體而力行之以求實得于己方為有益若有所聞而不體會於心只把來放在口中談論講說這是入耳出口之學譬如道路上聽了一句言語就在塗路上與人說了如此則雖聞善言不過以資口說而已何能有諸己哉所以說德之棄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鄙夫庸惡陋劣之稱其

術及其既得之也又患所以失
之而備求其保固之方○大全
胡氏曰患得之諸急而文省耳
大全慶源輔氏曰然其患得也則
求以得之而已雖行險徼幸乘
間抵巇然其惡猶有止也苟至
于患失則無所不至小則吮癰
舐痔不惜身命大則弑父與君
禍及國家矣此等之人而可與
事君也與哉

說約合參

○序子曰甚矣古盛而今衰也
卽如古者之民其氣稟之偏有
三樣疾今也或併是而亦亡之
也○大全厚齋馮氏曰或是之
亡不敢為決然之詞○愚按下
節則又歷歷實指之詞
纂存疑如古之狂也志其遠者
大者第小節處有所不拘蓋失
之肆今之狂也則放蕩而遠出
于大閑之外此就不是狂了是

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

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直解 鄙夫是庸惡陋劣之人。患是憂患。孔子說為人臣者必有忘身之誠。而後可以事君之義。有一等鄙夫。其資性庸惡。全無忠義之心。識趣陋劣。又乏剛正之節。若此人者。又豈可使之立於朝廷之上。而與之並事君也與哉。何也。蓋所貴於事君者。惟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也。乃鄙夫之心。止知有富貴權力而已。方其權位之未得則千方百計。徼幸營求。汲汲然惟恐其不能得之也。及其權位之既得。則千方百計。繫戀保守兢兢然惟恐其或失之也。夫事君而一有患失

之心。則凡可以阿意求容。要結固寵者。將何事不可為乎。小則卑汚苟賤。喪其羞惡之良。大則攘奪憑陵。陷於悖逆之惡。皆生於此患失之一念而已。以此人而事君。其害可勝言哉。然君臣之義。本無所逃。而忠君愛國之臣。亦鮮不以得君為念者。但忠臣志在得君。鄙夫志在得祿。忠臣得君。志在任事。鄙夫得君。志在竊權。心術之公私少異。而人品之忠姦頓殊。明主不可不察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

無古者狂之疾矣古之矜也持
守方嚴立崖岸為界限人不可
苟犯如物有稜角一般蓋失之
廉今之矜也則所行剛惡與人
相拂極其忿而乖戾不近人
情就不是矜了是無古者矜之
疾矣古之愚也識有所未至他
于行事更無許多文理曲折蓋
失之直遂今之愚也則挾私妄
作用機關變幻極其詐偽全不
是愚了是無古者愚之疾矣不
亦深可慨哉

說約合參

○序子曰天下之理有正有邪
而邪每以勝正如色以朱為正

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直解 疾字解做病字。凡人氣失其平。則致病。故人之氣質有偏者。亦謂之病。亡字與有無的無字同。狂是志願太高的人。肆是不拘小節。蕩是放蕩。矜是持守太嚴的人。即狷者也。廉是稜角峭厲。忿戾是忿爭乖戾。愚是昏昧不明的人。直是直遂。詐是虛詐。孔子發嘆說。人之氣稟中和者少。偏駁者多。一有偏駁。則行有疵病而謂之疾然古之時。風氣淳厚。其間雖有三樣資稟偏駁過中失正的人。然皆質任自然。本眞有未甚鑿也。今則漓者日入於漓。厚者日趨於薄。不但氣稟中和者。絕不復見。就是那三樣病痛的人。或者也沒有了。蓋古之人有志願太高。銳意進取的。這是狂之疾。然其狂也。不過志大言大。不拘小節。肆焉耳矣。若今之所謂狂者。則不顧禮義

之大閑。縱放於規矩之外。而流于蕩矣。古之人有賦性狷介。持守太嚴的。這是矜之疾。然其矜也不過立崖岸。有稜角。示人以難親。廉焉耳矣若今之所謂矜者。則逞其剛狠之氣。動輒與人乖忤。而流于忿戾矣。古之人有資識魯鈍暗昧而不明的。這是愚之疾。然其愚也不過任性率眞。徑行自遂。直焉耳矣。若今之所謂愚者。則反用機關。挾私妄作。而流于詐矣。夫狂而肆焉。矜而廉焉。愚而直焉。此雖氣質之偏。而本眞未喪若加以學問磨礱之功。其病猶可瘳也。至於肆變而蕩。廉變而忿戾。直變而詐。則習與性成。將并其疾之本然。俱失之矣。欲復乎善。豈不難哉所以說。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夫子此言。蓋深嘆時習之偷。而望人以學問變化之功者至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

說約合參

自紫色一出其冶豔足以眩目而朱反爲所奪是故惡紫之能奪朱也樂以雅爲正自鄭聲一出其淫哇足以悅耳雅樂反爲所亂是故惡鄭聲之能亂雅樂也至若事理之是非人品之賢否本有定論乃有一等利口之人巧辯惑亂能使人主乖張而邦家以之覆矣是故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其戒之哉。

○纂存疑學者以言語觀聖人而日用躬行之實有不察焉則亦徒得其影響形迹之粗終無心體神會之妙雖日聞聖人高談至論亦無由造之極矣故夫子忽發一論曰道以言顯亦以言晦予今而後殆欲無言矣

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直解 朱是正色紫是間色鄭聲是鄭國之音雅是正樂利口是巧言辯給之人覆是顚覆孔子說天下之理有正則有邪而邪每足以害正如色以朱爲正自紫色一出其豔麗足以悅人之目於是人皆貴紫而不貴朱而朱色之美反爲所奪故所惡於紫者爲其能奪朱也樂以雅爲正自鄭聲一出其淫哇足以悅人之耳於是人皆聽鄭聲而不聽雅樂而雅音之善反爲所亂故所惡於鄭聲者爲其能亂雅也至若事理之是非人品之賢不肖本自有一定之論乃有一種利口的人把是的說做非非的說做是賢的說做

不肖不肖的說做賢其巧言辯給足以惑亂人意聳動聽聞人主不察而悞信之必至于舉動錯亂用舍倒置正人遠去小人得志而邦家之顚覆不難矣然則利口之所以可惡者豈非以其能覆邦家也哉故孔子此言其意專惡利口之人借紫與鄭聲爲喩耳從古至今邪佞小人之讒害正人傾覆國家者不可悉數如費無忌江充之流雖父子兄弟骨肉至親亦被其陷害況臣下乎是以大舜疾讒說殄行大學說屛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蓋畏其流禍之慘毒故深惡而痛絶之也人君之聽言可不戒哉可不畏哉。

○子曰予欲無言。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

說約合參

存疑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門弟子之得以傳述者正以其言也今夫子如不言則門人小子何所傳述焉

纂存疑子遂因其疑而解之曰維天於穆何嘗待于言哉寒往暑來之四時日行而不息焉飛潛動植之百物日生而不已焉道天理都發見流行出來天何嘗待于言哉而子何疑也○聖人意謂我之日用動靜都是道理發出來汝小子自求之自有不盡處何待予言然後可述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之以有疾而不見之俟將命者方出戸則又取瑟而歌使孺悲聞之而知其非疾蓋所以警而敎之也○麟士按將命者註疏大全存疑俱在孺悲邊人使之聞使將命者聞之也然蒙引遂說

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喩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直解 述是傳述昔孔門學者多求聖人之道於言語之間而不知體認於身心之實故孔子警之說道天下之理以有言而明亦以多言而晦我自今以後要絶口無言矣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卽疑而問之說天下道理全賴夫子講明然後門弟子得以傳述若夫子不言則門人小子何所聞而傳述之乎孔子曉之說子謂道必以有言而後傳獨不觀諸天乎今夫天冲漠無

朕何嘗有言哉但見其流行而爲四時則春夏秋冬往來代謝而未嘗止息也發生而爲百物則飛潛動植因物賦形而無所限量也是天雖不言而其所以行所以生則冥冥者實主之蓋造化之機緘固已畢露于覆載之間矣亦何俟於言哉觀天道以無言而顯則我之教人固亦無俟於言矣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正與天道不言而成化一般學者熟察而默識之自有心領而神會者豈待求之於言語之間也故孔子前既以無行不與之敎示門人此又以天道不言之妙喩子貢其開示學者可謂切矣。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戸。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敎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敎誨所以深敎之也

僞作孔子遜人使之聞即聞于孺悲也孔子遜人是

〇序宰我問夫子以三年之喪古制然也自予觀之期年已久矣

序何也居喪則不習乎禮樂君子若三年不爲禮則威儀廢弛之節廢而禮必壞三年不爲樂則聲音節奏之妙疎而樂必崩三年之有妨如此

序且夫一年之間舊穀既已盡沒新穀既已皆升鑽燧取火已歷歷更改其取火之木天運時物皆變居喪者亦當變可以止矣

纂存疑宰我之欲短則心固已忍矣故夫子喚而醒之曰子說期已久矣如今期年之後便女

說約合參

就食夫稻粱衣夫文錦乎心安乎予對曰安蓋不能反求諸心而動其良然者矣〇大全記聞傳來殯之前勺水不入口既殯則三日矣乃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既虞卒哭疏食水飲期而小祥服練食菜菓又期而大祥服練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〇饎士按溢二十兩也溢同數乎于溢之實是也記纂註溢一手所握也以爲粥中月間一月也〇蒙引食夫稻謂飯也既虞疏食則亦飯矣或不知精耳孟子膏粱訓美穀稻必貴非北地所常用也

序夫子責之曰女既安于食稻衣錦則惟女爲之矣夫君子之居喪也雖欲食旨也而有所不甘雖欲聞樂也而有所不樂雖欲居處也而有所不安以其心

直解 孺悲是魯人嘗學士喪禮于孔子一日來求見孔子想當時必有得罪處故孔子不欲與之相見而託言有疾以辭之然既辭以疾矣又恐其不悟乃俟傳命者方出戶即取瑟而絃歌之使孺悲聞而知其非疾焉夫孔子于孺悲之見本非疾也而辭以疾絕之也既辭以疾矣又使之知其非疾警之也使孺悲苟能省其過而遷於善焉聖人亦豈終絕之乎此所謂不屑之教誨也

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〇期音基下同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恐居喪不習而崩壞

舊穀既没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官反〇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耳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〇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飲水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菓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〇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

有不安故不肯爲乎食稻衣錦也今女既心安則惟女爲之〇蒙引食旨不甘三句必有成語此處舉之不必俱與食稻衣錦相入也爲字承上女安則爲之應下女安則爲之二爲字意皆同

存疑及宰我出夫子懼其眞安而行之也曰予欲短喪愛親可謂薄矣是不仁也且知喪所以必三年者乎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故親之服必以三年凡人下親皆有三年之慰故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通喪也予也亦曾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既有三年之愛則三年之喪惡可已也聖人此語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得其本心也

說約合參

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〇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直解 宰我是孔子弟子名予周一歲爲期燧是鑽火之木古人鑽木取火四時各有所宜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故叫做鑽燧改火已是止懷是抱宰我問于孔子說古禮人子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爲制以予觀之禮貴通變但

持喪一年亦已久矣何必三年蓋君子三年在衰絰之中不去習禮則儀節疎曠而禮必壞矣三年在哀戚之中不去習樂則音律廢弛而樂必崩矣以虛文而妨實學何益之有哉若以期年而言穀之舊者既没新者又登而物候爲之一變鑽木取火木既更而火亦改而天運爲之一周人子哀痛之情至是亦已盡矣喪不可以止乎夫短喪非宰我之本意但有疑于古禮之難行因設此問耳孔子語之說三年之喪食必疏食衣必衰麻禮也你說期年可止則自期年之後便當舍疏食而食稻釋衰麻而衣錦于汝心能自安乎宰我不察而直應之說安則昧其本心之良矣孔子遂責之說凡人有所不爲只爲心上不安耳汝既安于食稻衣錦則期年之喪任汝爲之矣夫禮因人情而生者也君子居父母之喪哀痛迫切口食旨味而不以爲甘耳聞音樂而不以爲樂身之居處臥苫枕塊而不即安正惟其心有所不忍故不肯爲食稻衣錦

說約合參

○序子曰凡人生德業當勤心以進修而後有成若飽食終日而茫無所用其心將神志放惰日流匪僻難矣哉其人乎不有博與弈者乎此非其當爲之正然爲之猶賢乎已甚矣人之不可無所用心也

之事也今汝既以食稻衣錦爲安則期年之喪何不可爲乎孔子此言所以絕之者至矣及宰我既出孔子又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矣乃復深探其本而斥之說人未有不愛其親者宰予何其愛親之薄而不仁也夫父母之喪所以必三年者正以子生三年然後能免於父母之懷抱故喪必以三年爲期以少盡其報稱之情耳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不本于父母則無一人不有此喪服是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通喪也予亦人子也盍獨無三年之恩愛於其父母乎今乃謂親喪可短則何其薄親之甚哉孔子此言欲宰我聞之反求而得其本心也夫子於父母終身慕之豈謂三年之喪足以盡其心乎蓋先王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使賢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得以企而及耳宰我不求先王制禮之意而徒欲順情以爲禮故孔子責之如此蓋以垂教萬世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弈圍棊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直解 博是局戲弈是圍棊賢是勝已是止孔子說吾人日用之間莫不各有當爲之事必知所用心而後能有成也設使終日之間優游放曠惟知饜飽飲食而已於凡義理所當講求學業所當修舉者一無所用其心如此之人神昏志惰把光陰都虛度了一事無成百事皆廢欲以入德而成人豈不難哉不有局戲圍棊而博弈者乎這等的人雖所爲非正然其心未嘗無事也較之悠悠蕩蕩全然無所用心者豈不猶爲勝乎孔子此言非以博弈爲可爲特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蓋人之一心常運用斯常精明是以堯舜兢業大禹孜孜文王日昃不遑暇食古之聖人豈好爲是焦勞哉誠以心易放而難收

○增纂說子路問曰君子尙勇力乎子曰君子之人以義爲上義所當爲則必爲之義所不當爲則必不爲之惟當于義而已矣否則在上之君子徒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逆理犯分而爲亂在下之小人徒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兇暴爲非而爲盜勇可尙乎哉○大全朱子曰上二君子以德言下對小人者以位言○麟士按子路曰君子尙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是倒換之詞與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一般

說約合參

○序子貢問曰君子愛人不知亦有所惡乎子曰好善惡惡人心之公有惡人之惡當惡也有好稱而揚之者則惡其心之不仁厚上下有分也乃有居下而誹在上者則惡其心之不忠敬勇者有禮以節文之則不暴無禮必犯上作亂則惡之果敢者有學以開明之則不窒窒必執迷好剛則惡之君子之所惡如此○大全雙峰饒氏曰果敢即前章之剛屬性質勇屬血氣

一念不謹則庶事隳而天工曠其關係治亂非細故也明王宜深省於斯

○子路曰君子尙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尙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尙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直解 尙是崇尙昔子路好勇故問於孔子說君子之人亦尙剛勇否乎孔子教之說君子之人惟以義爲尙而已蓋義者事物之權衡立身之主宰是以君子尙之義所當爲則必爲義所不當爲則不爲雖萬鍾千駟有所弗避乃天下之大勇也至于血氣之勇豈君子之所尙者乎蓋以血氣爲勇非勇矣使在位的君子徒知有勇而無義以裁制之則必將倚其强梁逆理犯分或無故而自啟釁端或任

情而妄生暴橫不至於悖亂不止矣使在下的小人徒知有勇而無義以裁制之則必將逞其凶狠放蕩爲非小而掠竊姦宄大而賊殺剽奪不流於盜賊不止矣是人之大小尊卑雖不同苟不義而勇無一可者也然則勇何足尙乎哉孔子因子路好勇而無所取裁故深救其失如此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

說約合參

夫子曰賜也女亦有所惡乎曰彼爲伺察人之動靜微也而乃自以爲智無不知者則惡其託于犯上凌尊甚不遜也而乃自以爲勇而有爲者則惡其託於勇專攻發人之陰私訐也而乃自以爲直無所諱者則惡其託于直賜之所惡如此聖賢之惡孰非人心之公乎

○增補淺說子曰天下在下底人唯女子與小人爲難于畜養也若親近之則挾恩恃愛而不相恭遜及疏遠之則又懷怨恨而不爲我用此所以爲難養也莊涖慈畜是在養之者之盡其道乎

者。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直解 下流是在下卑賤之人訕是謗毀窒是窒塞不通徼是伺察訐是攻發人之陰私子貢問於孔子說君子於人無所不愛豈亦有所惡者乎孔子教之說好惡人之同情君子豈無所惡乎其所惡者有四其一惡那樣刻薄的人專喜稱揚人之過惡全無仁厚之意者其一惡那樣忿戾的人身居汚下之地而謗訕君上非毀尊長無忠敬之心者其一惡那樣强梁的人好剛使氣徒恃其勇而不知禮讓至于犯上作亂者其一惡那樣執拗的人臨事果敢率意妄爲而不顧義理往往窒塞而不通者凡此皆人心所公惡故君子惡之也孔子因問子貢說汝賜也亦有所惡乎子貢對說賜之所惡者有三其一

惡那樣苛刻的人本無照物之明乃竊竊焉伺察人之動靜而自以爲智者其一惡那樣剛愎的人本無兼人之勇徒悻悻然凌人傲物而自以爲勇者其一惡那樣褊急的人本無正直之心專好攻訐人之陰私而自以爲直者賜之所惡如此而已由此觀之聖賢所惡雖有不同而以忠順長厚之道望天下其意則一而已蓋天下之患常始于輕薄恣睢之徒橫議憑陵而紀綱風俗遂因之以大壞明主知其然故務崇渾厚以塞排詆之端攬乾綱以消悖慢之氣故讒慝無所容而凶人自伏也審治體者宜辨之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直解 小人是僕隸下人近是狎昵的意思遠是疏斥的意思孔子說天下的人惟有婦人女子與僕隸下人最難畜養何以言之常情于這兩樣人不是過於用恩狎昵而近之便是過于用嚴疏斥而遠之若是昵近他他便狎恩恃愛不知恭遜之禮是近之不可也若是疏遠他他便失其所望易生怨恨之心是遠之不可也此其所以難養也誠能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既有以消其怙恃之心又有以弭其憤恨之意何怨與不遜之足患乎

說約合參

○夫子曰人生年至四十正道明德立之時也而猶然見惡于人我惟其不早自遷善改過以至于此此時悔之何及乎人其知所儆厲可矣

○蒙大全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庶兄也紂淫亂于政微子數諫不聽乃去之箕子者紂親戚也紂淫佚箕子諫不聽紂因之乃被髮佯狂而爲之奴王子比干者亦紂親戚也直言諫紂紂怒殺比干刳視其心而死○麟士按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向爲妾及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司馬彪註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箕子則無文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直解 孔子說人年四十乃是成德之時前此而年力富强正好加勉過此則神志衰怠少能精進矣若於此時而猶有過惡見憎惡于人而善之未遷者終不及遷過之未改者終不及改亦終於此而已可不惜哉這是孔子勉人及時進修的意思人能以此自警于心雖欲一時不汲汲學問以求日新其德業不可得矣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直解 微子是紂之庶兄箕子比干是紂叔父當理而無私心叫做仁昔紂爲無道其國將亡微子進諫不聽恐一旦被禍絕了商家宗祀遂引身而去之箕子諫紂不聽被紂囚繫爲奴因佯狂

[illegible]之□見各以所言之耳○
何[illegible]從得行也
以[illegible]當時此三人或死或去或不
死或去或不去難于此是則彼不
非彼此則屈彼者未于卽其位
按其時而原其心直斷之曰殷
有三仁焉蓋出于憂君愛國之
心迹雖不同心則一也○麟士
按首節三句不必非記者語亦
不必非孔子語先敘後斷則插
孔子曰三字于中亦古文常法
也舜有臣五人二節體亦如此
摺疑新語以爲此章首三句與
祭如在二句唐棣之華二句不
恆其德二句色斯舉矣一二句皆
爲古語而孔子以己意終之一說
○彙大全柳下惠爲士師之
官三黜人或誠之曰以吾子之
而終不見用倘未可以他去以
行其志乎惠曰大抵世情皆好
枉惡直苟以直道而事人雖遠
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

而受辱比干直言極諫犯紂之怒被紂殺之剖其心以死此三人者同爲紂之親臣而或去或不去或以死行各不同孔子從而斷之說殷有三仁焉蓋論仁者不當泥其迹而當原其心三人者就其迹而觀之雖有不同原其心而論之則其憂君愛國之忠至誠惻怛之意一而已矣其去者欲存宗祀非忘君也奴者欲忍死以有待非懼禍也死者欲正言而悟主非沽名也所以說殷有三仁焉蓋自孔子之論定而三子之心始白於天下後世矣大抵人臣之義莫不願世平主聖服休寵而保榮名者不得已而逃遁而囚辱而殺身則所遇之不幸耳向使紂有納諫之美而三仁者得效其進諫之忠相與救過圖存則商祀未宜遽絕也乃拒諫飾非淫虐以逞卒之三仁去而殷國墟矣不可爲永鑒也

說約合參
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
之邦乎觀其言汎然若無所指
藹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意則
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爲
辱也此其所以和而介與至三
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
不復仕故孔子列之于逸民之
目○魯齊王氏曰舜命皐陶汝
作士士之名始見于刑官周禮
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
官曰士其長曰師故士師之下
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皆
掌訶獄者○麟士按金仁山曰
古者民樸少學而習文史有才
能者謂之士獄官民之司命則
以士爲之
○纂大全勸學齋昔孔子之齊
齊景公與其臣議所以處孔子者
然子魯人也故議以魯君所以
待三卿者待之曰我待孔子以
上卿之位若魯季氏則吾不能
又不可使其位卑如魯孟氏吾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直解 柳下惠是魯之賢人士師是掌刑獄之官三黜是屢遭罷斥父母之邦指魯國說昔柳下惠爲魯士師之官屢被退黜人或有諷之者說子屢擯不用如此尚未可以去而之他國乎言其道不合則當去也柳下惠答說我之所以屢被罷黜者以因我直道而行不能屈己以隨人耳今世之人誰不悅佞而惡直若我守定這正直之道以事人則到處爲人所惡何所往而不被其退黜若我肯阿意曲從枉己以事人則到處爲人所喜只在我魯國亦自安其位了又何必遠去父母之邦乎柳下惠以此解或人之言蓋

[illegible]
[illegible]于孔子之道吾
[illegible]吾矣不能用而見諸施行
也夫孔子云乃行道道不用則
禮而亦徒然因遂行○原齋汝
日是時諸侯之賢而匡強
齊與鄭晉景夫子所願仕也晏
平仲待政已三世矣景公至魯
與子論而說之其後子之齊公
數問政而悅晏之所深忌也方
責效于期月之間而晏乃譏累
也不能爲其學此公所以謂吾
老而不能保也○有疑不能用
又是迫於○麟士按邢疏云若
魯季氏則不能以由氏事政也
解似禁而仕○孔子行者去
齊而歸魯也○紹聞編齊景公
待孔子句絶

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爲辱也要之衰世昏亂故正直見忤于時惟治朝清明斯君子得行其志是以有道之君子秉公持正者必崇獎而保護之傾險邪媚者必防閑而斥遠之則衆正之路開而羣枉之門杜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强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直解 昔孔子適齊齊景公素知孔子之賢因與其臣商量待孔子的禮節說道魯有三卿季氏最貴魯君待之極隆我今要把魯君待季氏的禮

說約合參
○纂邢疏孔子攝相三月魯大
治齊人懼曰盍致地犁鉏請先
沮之于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
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陳
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
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
道遊往觀終日桓子卒受女樂
三日不聽政孔子遂行○孔子
行宿乎屯師己送孔子歌曰彼
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
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師己反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
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
適衛矣○大全南軒張氏曰去
讒遠色所以勸賢也今好色而
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
矣是以去之○孟子曰孔子于
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此曰季桓
子不朝孔子行其仕其行皆以
桓子而定公徒擁虛名于其上
也悲夫○蒙引君三日不視朝
臣三日不往朝○麟士按孟子

待孔子似乎過厚則我有所不能若把魯君待孟氏的禮待他於禮又簡有所不可就中斟酌當以季孟之間待之固不至如季氏之隆亦不至如孟氏之簡庶幾其可乎但惜我年已衰老不能用其道矣夫孔子至齊本爲行道既不能用其道而徒擬議於禮節之間則亦虛拘焉耳故孔子行矣蓋不合則去一重道之義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直解 季桓子是魯大夫名斯魯定公時孔子爲司

史記孔子之行與衆致勝衆女樂舞竟是十日不及不止女爲老○圈外范註極好此等本不但記孔子之不遇○慶源輔氏曰仁謂三仁賢謂柳下惠及下逸民之類夫子于齊魯非不欲仕亦未嘗必于仕可仕可止此所爲中庸之道也接輿以下則未免于偏而過之矣○南高門外備考仕與門

○增訂說孔子時將適楚楚有狂者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則見無道則隱其德包也今何時而不隱何其德之衰而不自重耶言往者之事不可諫止來者之事猶可追及隱之此其時矣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非惟道不得行將亦危殆而不可保而是謂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

纂大全南軒張氏孔子知其人

說約合參

天資亦高矣意可以告語因下車欲與之言接輿乃趨而避孔子而隨其辟跡焉遂不得與之言嗟乎出處之大義接輿何不聞也○雙峰饒氏曰鳳世治則生亂則不生即是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蓋麟鳳不是有種之物惟聖王在上天地泰和鍾爲靈鳳如龍馬生龍駒之類○麟士按接輿必是不知姓名因其迎車而歌而錫名之以紀其人如荷蕢之類陸通字接輿雖邪爲亦云斷爲附會○其歌詞亦以論語爲正蒙莊添設不足據也

寇三月而魯國大治齊人懼其爲霸因設計選好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乘文馬舞康樂以餽送魯君欲以惑亂其心阻壞其政魯君果中其計與同季桓子再三遊觀悅而受之於是荒于聲色怠于政事三日不復視朝則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故孔子行蓋禮貌衰則去一見幾之明也合前章而觀景公知好賢矣而耄倦於勤好之而不能用定公能用之矣而中荒于慾用之而不能終無怪乎二國之不振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

蓋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直解]接輿是楚之狂士昔周之衰賢人隱遯接輿蓋亦佯狂以避世者殆字解做危字下是下車辟是躲避昔孔子周流至于楚地楚之狂人接輿者口中唱歌而行過孔子之車前說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蓋鳳凰是靈鳥能審時知世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所以爲稀有之祥瑞如今是甚麽時候乃出見于世是何其德之衰而不知自重耶然既往之事雖不可諫止從今已後尚可以改圖趁此之際可以止而隱去矣可以止而隱去矣我觀今之出仕而從政者非惟不能建功且將至于取禍亦岌岌乎危殆而難保矣於此不止是安得謂之智乎接輿之意蓋以鳳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全身以遠害也然以避世爲高而不以救時爲急則其趨向之偏甚矣孔

○附長沮桀溺二人並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以津渡之處孔○大全吳氏曰接輿者楚狂沮溺丈人不復名蓋皆楚人○麟士按備考又曰丈人蓧人

附時夫子代子路執轡長沮問而問曰夫執轡于輿者爲誰曰爲孔丘曰是魯國之孔丘與曰是也曰是數數周流自知津處矣何問爲

說約合參

纂沈虹野存疑子路又問于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曰然也曰滔滔然如水之日流于下者舉天下之人皆是也而誰人任用聽服把與備變亂爲治變惡爲善乎且爾與其從辟人之士去此

子時在車中聞其歌詞知其爲賢人故下車來欲與之講明君臣之大義出處之微權而接輿自以爲是不肯接談遂趨走避匿孔子竟不得與之言蓋聖人抱拯溺亨屯之具而又上畏天命下悲人窮是以周流列國雖不一遇而其心終不能一日忘天下也彼接輿之徒果于忘世往而不返何足以語此哉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歷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直解]長沮桀溺都是人姓名蓋亦賢而隱者也二

人相並爲耦津是河邊渡口執輿是執轡在車昔孔子自楚反蔡子路御車而行適遇隱士二人一箇叫做長沮一箇叫做桀溺兩人並耕于野孔子經過其地將欲過河不知渡口所在因使子路下車而問於長沮長沮問說那坐在車上執轡的是誰子路對說是孔丘長沮素知孔子之名因問說是魯國之孔丘與子路對說是也長沮遂拒之說問者不知知者不問既是魯之孔丘他遊徧天下無一處不到於津渡所在必已知之久矣又何必問于我哉其意蓋譏孔子周流而不止也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人就彼人冀有善可遇而不可得何若從夫避世之士世世無善人可遇長與之辟之爲高哉遂耰而不輟亦不告以津處○麟士按自雲許氏曰滔滔二句識孔子且而二句譏子路○程氏復心曰耕畢而種種畢又復耕轉土來蓋之謂之耰想其初是二人並耕後只是一人獨耰故獨于耰云

耰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土刀反。辟，去聲。耰，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直解　滔滔是流而不反之意。易是變易。於此不合，去而之他國，叫做避人之士。高蹈遠舉，與世相違，叫做避世之士。耰是田器，所以扒土覆種者。輟是止。子路問津於長沮，長沮不肯告，因又問於桀溺。桀溺問說：你是誰？子路說：我是仲由。桀溺素聞孔子弟子有仲由者，因問說：是魯國孔丘之徒與？子路對說：然。桀溺遂責之說：人貴識時。我看如今的世道，愈趨愈下，如流水滔滔，不可復反。舉一世而皆然，其亂極矣。若要易亂爲治，易危就安，將誰與轉移之乎？今汝之師，今日之齊，明日之楚，不合于此，又求合于彼，是乃避人之士，亦徒勞而已。你與其從著那避人之士，奔走而無成，豈若從我避世之士，離羣絶俗，優游而自樂哉？語畢，遂自治其田事，耰而不止，亦不告以津處。其拒之也深矣。

劉紹聞編蒙引子路不得津處行以告夫子夫子憮然嘆息曰充桀溺之操同羣鳥獸而後可者也然天下皆人也吾亦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類相與而誰爲與哉如之何絶人逃世以爲潔耶彼謂天下無道誰與易之殊不知若天下有道則丘不用變易之矣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此皆反桀溺之言然二人所見所執實同反桀溺而長沮亦在其中矣○麟士按通義仁山金氏曰古之隱者不以姓名自見人亦不得而知之論語所載若荷蕢晨門荷篠丈人皆以其物與事名之長桀古無此姓氏而名又皆從水蓋二人耦耕于田其一長而沮汝其一桀然高大而塗足故因以其物色名之云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絶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直解　憮然是悵然嘆息的意思。子路問津于長沮、桀溺，而不見答，反被其譏諷。于是還以二人之言告于孔子。孔子惜其不喻己意，乃憮然嘆息說：彼謂辟人不如辟世，則必高飛遠舉，不在人間方可耳。殊不知人生天地間，鳥獸既是異類，不可與之同羣。若斯人者，固與我並生並育，同一氣類。吾不與之爲羣，而誰與哉？既與之爲羣，則不可絶人逃世以爲潔也。他說天下無道，誰與易之，不知我之所以周流不息，正爲天下無道，故欲出而變易之也。若使天下有道，世已治，民已安，則固無用我之變易，而我豈樂于多事哉？彼二子者，其亦不諒我之心矣。蓋天生聖賢，本爲世道計，故古之聖人，民飢則曰己飢，民溺則曰己溺，一夫不獲，則曰己辜，其憂時憫世，非但其心之不容已，亦其責之不可辭耳。使如沮溺之言，則安危理亂邈不相關，生民將何所託命乎？有世道之責者，宜加意焉。

[illegible]○蒙引曰除鳥獸是飛走之屬則不可以同羣淺說曰鳥獸既不可與之同羣看來俱未妥只以平說爲是蓋闢說辟世之說也紹聞編得之○蒙引謂此節皆反桀溺之言者鳥獸二句反辟世意有道二句反滔滔誰易意且而與其二句雖許白雲說譏子路然識孔子意實在于中也

○序子路從夫子而相失在後遇丈人以杖揭荷夫蓧而行因問曰子見我師夫子乎丈人曰汝于四體則不勤于耕于五穀則不分其穀而徒然從師遠遊吾知孰爲你夫子乎遂植其杖而芸田○集解包曰丈人老人也○麟士按此蓧竹器亦本集解然考古韻會小補云蓧芸草器蓧木從草不從竹且下有植杖而芸語想必是起初掛蓧于杖荷之而行與子路語畢輒植杖田中取蓧而芸也○今見邢疏蓧說文作莜芸田器與韻會合

序子路見其年高而語異拱而立以致敬○註隱者二字勿露

序丈人感于子路之敬遂留止之以宿其家殺雞爲黍而食之因出見其二子焉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蓧，徒弔反。植，音值。○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賢遍反。

直解　丈人是老人。蓧是竹器。去草叫做芸。昔孔子周流四方，子路隨行，偶相失在後，於田間遇一老人，以拄杖挑著竹器。子路問說：你曾見我師夫子否？丈人不對，而直責之說：汝于四體則不知勤勞耕作，以自食其力；於五穀也不能分辨其孰爲稻，孰爲黍稷，孰爲麥菽。舍其農業而從師遠遊，卻來問汝夫子于我，我知誰是你的夫子？遂植立其杖，而自於田間芸草，更不答他。子路聞丈人之言，知其爲賢人也，遂竦然起敬，拱手而立。丈人見子路改容相待，亦爲之感動，遂留子路宿于其家，殺雞造飯以管待之，又令其二子出見，敘長幼之禮焉。蓋春秋之時，天下無道，賢人隱遯，而孔子之徒獨周遊四方，欲以行

序伯之明日子路行及夫子以其事告夫子曰此賢而隱者也惜其不明出處之大道耳使子路反見之及至其家而丈人已先行而不得遇矣

義通義台雲許氏子路述夫子之意可言同人之大倫有五而君臣[illegible]不仕則無君臣義前使二子以禮[illegible]見則長幼之[illegible]知其節次不可廢也上而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之徒欲[illegible]潔其身而亂君臣之大倫君子之所以仕者正欲行君臣之義也當今天下道不可行我已知之然不可終隱者恐絕君臣大倫之義也可付之問斷故○長幼君臣兩句最緊也字之字相應○此節齊點似細章旨若晦今但以長幼之節

說約合叅

不可廢也作一句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作一句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作一句便覺意明○麟上按蒙引不仕無義汎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指丈人說兩句似重而實不重○子路後來此言是向人說底但不知是因丈人不見就在彼處與人言耶抑反未見而言之耶若以爲述夫子意如此畢竟述在何處終是可疑故集註取國初本附後○斷按註疏鄭解又云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恐俱是不知而强爲之說○廢之廢字照上不仕不字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意即在如之何內

道濟時。故動而見沮如此。可以觀世矣。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直解 子路遇丈人之次日。前行追及孔子。說把丈人責己之言。相待之禮。一一告知。孔子說。觀此人的言語行事。乃賢而隱遯者也。惜其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復回見之。欲曉以君臣之義。及至其家。而丈人已先出。不得相遇矣。子路乃就夫子之意。說道。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人臣事君。義所當然也。若不仕則是無君臣之義矣。夫君臣長幼。並列于五倫。而君臣爲尤大。丈人昨使其二子出見。是于長幼之節。旣知其不可廢矣。至于君臣之大義。却如何

○序古之遺逸之民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皆是也

錄淺說之七人者隱遯雖同而制行各異子當斷之曰不肯少貶其志以屈于人不肯少汚其身以徇于世其伯夷叔齊之爲人與皎乎其不可及也○大全新安陳氏曰非其君不事不降志可見不立惡人之朝不辱身可見○麟士按此語照下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尤明然非其君不事即不立惡人之朝分貼者非也

說約合叅

纂大全雙峰饒氏謂柳下惠少連則降志辱身行似卑汚矣但其所言則中乎義理之倫次其所行則中乎人心之正慮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所可取者如此而已矣○麟士按亦明其可與者在此非不滿意

纂大全慶源輔氏謂虞仲夷逸則逃異地以隱居放言而不羈隱居退處以獨善其身則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以示不可用則合乎道之權○放言雖不可考然觀仲斷髮文身之爲則放固宜有之

纂大全南軒張氏七人高節有如是是夷齊之心固有所不可也惠連之心固有所可有所不可異乎是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與不可蓋不存乎心也我則其爲逸民否耶○致堂胡氏曰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

其獨廢之耶。今汝以隱爲高。不過欲全生避世歸潔其身而已。不知一身雖潔。而君臣之義從此遂廢。寔有亂乎人之大倫矣。大倫豈可亂者乎。故君子之出而事君。豈是要圖富貴。蓋欲行此君臣之義耳。若夫衰世難挽。明君難遇。道之不行。我豈不知。但恐廢義而亂倫。有不忍恝然者耳。丈人何其見之固哉。大抵接輿沮溺丈人之徒。皆明于保身。而昧于行義。故往往是已見而非聖人。不自知其陷于一偏。害義而傷教也。是以夫子每惓惓接引。各因其明以通其蔽。所以扶世敎而正人心者。意獨至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卽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

我設有人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行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偏之士耳設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行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耳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聖人無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illegible]中道無所偏倚猶盛仁義自然發諸言語者如此○雙峯饒氏曰方其未定之時則此心無可無不可及其事已盡之後則有可有不可矣○[illegible]無適也無莫也無可無不可之說也曰義之與比則有可有不可在[illegible]朱張字子乃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似未必然○愚按此章舊講首節記者敍自二節至曰以下夫子斷

說約合參

是矣但三節四節著兩謂字冠又不似夫子口中而末節我字冠卻又是夫子口中何文法參差不一也大約通自記者記序記斷而兩謂字卽如子曰字末節急承逸民也我字參差處固古文體往往然也當與辟臣五人等章又不同

○序夫子正樂之後魯之樂官不安于僭越皆知去焉如太師

害義傷敎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直解 逸民是隱逸高尙的人虞仲卽周太王次子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倫是義理之次第慮是思慮記者說古時隱逸高尙之士可以考見者七人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也然七人者志節雖同而制行則異孔子一一而評品之說立志高而不肯少有貶屈持身潔而不肯少有污染其伯夷叔齊與他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峻節淸風何凜凜也若夫柳下惠少連則和同混俗于人無怍雖降屈其志卑辱其身有弗惜者其出言則合乎倫理行事必當乎人心以之處世如斯而已矣不爲過高絕俗之行也至于虞仲夷逸則行不必其中慮而隱居以自

適言不必其中倫而放言以自廢矣然雖隱居獨善而潔身不污合乎道之淸雖放言自廢而韜晦得宜合乎道之權蓋與矯異之士害義傷敎者不同矣然此七人者其行雖潔其志雖高而未免有執一之病也在夷齊虞仲夷逸則以絕世離俗爲可而以和光同塵爲不可在柳下惠少連則以和光同塵爲可而以絕世離俗爲不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都先有箇主意在其見偏矣若我則異于是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用之斯行舍之斯藏因時制宜不膠于一定固無所謂可亦無所謂不可也此吾所以異于逸民與要之七人之心有所倚故止成其一節之高聖人之心無所倚故優入于時中之妙所以說觀乎聖人則見賢人凡行己處事者當知所取法也

○大師摯適齊。 大音泰。○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

[illegible]者則去而適齊序亞飯之樂名干者則去而適楚三飯名繚者則去而適蔡四飯名缺者則去而適秦○大

全朱子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齊氏曰禮諸侯故此三飯然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子禮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耶記者起數以亞其[illegible]

序擊鼓名方叔者去而入居于河內

序播鼗名武者去而入居于漢中

序少師名陽者擊磬名襄者去而入居于海島雖樂官去而樂存因夫子正樂之功然而僭其衰矣

說約合參

○纂存疑昔魯公受封之始周公訓戒之曰立國以忠厚爲本君子于一本九族之親則篤其親愛而不至于弛廢焉大臣不信用則怨必信用之不使怨乎不以也故舊之家先世有功德于民者有大故或在所棄無大故則賢世官不賢世祿不棄之

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飯扶晚反繚音了○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少去聲○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直解 太師是樂官之長古時國君每食必作樂以侑食故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名少師是樂官之佐鼓播鼗擊磬都是掌樂器的官齊楚蔡秦河漢海都是地名魯自三家僭亂歌雍舞佾私家

日盛而公室反微音樂廢缺宗廟之祭至不能備八佾之舞於是典樂之官皆失其職散而之四方有掌樂的大師名摯者去而適齊掌亞飯之樂名干者去而之楚掌三飯之樂名繚者去而之蔡掌四飯之樂名缺者去而之秦掌擊鼓的官名方叔者去而入居於河內掌播鼗的官名武者去而入居於漢中爲樂官之佐名陽與掌擊磬的官名襄者去而入居於海島夫禮樂所以爲國者也魯失其政下陵上僭禮壞樂崩至使瞽師樂官皆不能守其職而紛然四散是尙可以爲國乎記者言此蓋傷魯之衰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

也人不能全才各有所長過求之則有一德者皆在所棄矣無求備于一人此數者培植國家之本君子不可不勉也○須知不是怕大臣怨方用他○魯初之事敘于魯衰之後傷今思古之意也下章亦是此意○附錄詩史而編云周公諡文王第四子也武王克商封公於曲阜公不就封留周爲太傅與召公共輔王室武王崩成王命公爲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卒留相王自陝以東諸侯而使元子伯禽就封于魯次子嗣周公食采于周其餘食小國者六人

○蒙大全雙峰饒氏昔我周盛時有一母而生八士焉其初乳者伯達伯适也其次則仲突仲忽其三則叔夜叔夏其四則季隨季騧夫四乳皆雙生固爲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周時氣數之盛不可見乎○胡氏曰古者以伯仲叔季爲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之類今重複命名故意其四乳也○愚按因名各訓義係俗説不必

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直解 魯公是周公之子伯禽也施字當作弛字是廢棄的意思以是昔魯公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說道立國以忠厚爲本忠厚之道在乎親親任賢舊用人而已盖親乃王家一體而分者苟恩義不篤則親親之道廢矣必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使至親不至于遺棄可也大臣國之所係以爲安危者苟大臣有怨則任賢之禮薄矣必推心以厚其託久任以展其才不使大臣怨我之不見信用可也故舊則家皆先世之有功德於民者苟棄其子孫則念舊之意衰矣必也官其賢者其不賢者亦使之不失其祿非有惡逆大故則不棄也人之才各有短長在于因材而器使之苟責備於一人則用才之路狹矣必也因能授任不強其所不能無求全責備于一人焉此四者皆君子之事

忠厚之道也汝之就封可不勉而行之以培植國家之根本哉按周家以忠厚立國故周公訓其子治魯之道亦不外此其後周祚八百而魯亦與周並傳綿遠豈非德澤浹洽之深哉此爲國者所當法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騧烏瓜反○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直解 伯仲叔季是兄弟次序記者說賢才之生關

于氣運昔周室盛時文武之德澤涵育者深天地之精英蘊蓄者久于時靈秀所鍾賢才輩出其中最奇異者兄弟八人同出一母而又皆雙生其頭一胎生二子叫做伯達伯适第二胎生二子叫做仲突仲忽第三胎生二子叫做叔夜叔夏第四胎生二子叫做季隨季騧此八士者產于一母萃于一門而又皆有過人之德出衆之才多而且賢眞乃是盛世之瑞邦家之光其關係一代氣運豈偶然哉考之堯舜之時有八元八愷成周則有八士蓋天將祚帝王以太平之業則必有多賢應運而生一氣數之自然耳顧天能生才而不能用才舉而用之責在人主是以史稱舜舉十六相而天下治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其能用之也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論卷之十二終

說約合參

○纂存疑子張曰士之爲士貴有立身之大節如果見危則致命臨難無苟免也見得則思義臨財無苟得也祭則思敬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也喪則思哀喪事可以當大事能自盡也凡士如此者大節無虧其可已矣○曰已矣從矣之太狹士所當爲者固不止此註曰庶乎其可則有以救其失矣○諸家皆以致命不言思謂不待思竊不然之死生大事若不思得無傷勇也曰見危致命思不待言也

○纂大全慶源輔氏朱子子張曰有人于此德得諸已乃輕言易足有一善則自以爲天下莫已若矣而居之不弘道聞諸人乃或作或輟銳始怠終而信之不篤不弘則德必孤不篤則道有終廢世有此人亦不當得是有世無此人亦不當得是無何足爲輕重哉○德孤言不能兼有衆德而子然固守一節者也○蒙引二句有知行意不然道德不分曉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論卷之十三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莫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直解 子張說：論人當觀其大節，若大節有虧，則其餘不足觀矣。若使今之爲士者，能見危難，則委致其命以赴公家之急，而不求苟免；見財利，則必思義之當得與否，而不爲苟得；於祭則思敬，以追遠而致其如在之誠；居喪則思哀，以慎終而極其思慕之篤。士能如此，則外著光明磊落之行，內存仁孝誠敬之心，大節無虧，其可謂士也已矣。然此固修已之大閑，蓋亦取人之要法。人君誠得是人而用之，以之當大任，託大事，何不宜哉。外此而求其才藝之美，智巧之優，抑末也已。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爲有亡，猶言不足爲輕重。

直解 執是執守，弘是廓大，篤是堅確的意思。子張說：理得諸心謂之德，德有諸已，貴於能執，而執之又貴于擴充。若或器量淺狹，容受不多，纔有片善寸長，便侈然自以爲足，不復加擴充之功，這是執德不弘。理所當然謂之道，道有所聞，貴于能信，而信之尤貴于堅定。若或意念紛紜，把持不定，纔遇事交物誘，便茫然失其所守，不復有的確之見，這是信道不篤。夫執德不弘，久則將並其所執者而失之矣；信道不篤，久則將並

說約合參

○增纂淺說子夏之門人問交道于子張子張曰子夏云如之何對曰子夏曰有益于已此可者則與之交無益于已此不可者則嚴而拒之子夏諭交如此子張曰異乎吾平日之所聞夫君子之[illegible]于人之才德出衆者則從而尊之而于混于衆人之中者亦必容之而不之棄于人之有善可取者則從而嘉之而於一無所能之人亦必矜之而不之絕蓋可者固在所與不可者亦無所拒此吾所聞也以是反而自觀我之爲大賢歟則于人何所不可容納若我之爲不賢歟則人將先拒乎我如之何其拒乎人也○大全和靖尹氏曰子張所言泛交之道也子夏所言擇交之道也○朱子曰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于其不可者但亦疏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然于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此處之其庶幾乎○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論交友之道而見二子言詞之病

其所信者而亡之矣。此等之人，雖終身爲學，畢竟無成。在世間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少，一凡庸人等耳，何足貴乎。所以說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言不足爲有無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直解 拒是拒絕，矜是憐憫。昔子夏、子張都是聖門高弟，而兩人規模不同。子夏篤信謹守，子張才高意廣，故其所見亦各有異。一日子夏的門人問交友之道於子張。子張說：你師子夏如何說？門人對說：我師子夏說道，凡人直諒多聞，有益於我的，方可與他相交；若那便辟柔佞，無益於我的，卻宜拒絕之，不可與他相交。子夏之論交如此。子張說：子夏此言，與我平日所聞全然不同。吾聞君子之人，心存大同，而與物無忤。于人之才德出衆者，則從而尊敬之；至于庸常的衆人，亦含容而不遽厭棄。於人之有善可取者，則從而嘉尚之；至於一無所能的人，亦矜憐而不忍斥絕。可者固在所與，而不可者亦無所拒。君子之交當如此也。且反已而觀之，我果大賢歟，則於人何所不容，固自不宜拒人；我若不賢歟，則人將拒我，而我何暇於拒人也。子夏之言，何其示人之不廣乎？要之，子夏之論嚴擇交之道矣，而乏待物之宏；子張之論得待物之宏矣，而非擇交之道。惟夫以主善爲師之心辨賢否，以含宏光大之度待天下，則自無迫狹與汎信

〇纂大全朱子子夏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而治于人道之小者也然皆用于世而不可無者其始雖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事一物之理亦必有可觀者焉然能于此或不能于彼以之致遠恐不可以通于君子之大道是以君子有所不爲于此而爲之也

說約合參

〇纂大全樂庵李氏勉齋黃氏子夏曰有人于此已所未到者謂之亡果切切然日以爲念而知其所亡已所已得者謂之能則一月之間須嘗自省而無忘其所能求之敬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進學之道無以復加于此眞可謂之好也已〇蒙引知字對忘字說非知行之知日知所亡謂汲汲以求其所未有也兼知行所能亦然〇鬪士按此亦本通義

之弊矣。此非但取友，亦用人者所當知也。

〇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泥去聲〇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〇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直解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是窒塞不通的意思。子夏說：理無往而不在，故雖日用事爲之常，自工技藝之末，道等的小術，亦皆道之所寓，以之濟民生而資世用，未必無可觀者焉。然其體之所包者淺，其用之所利濟者微，就一事一物而用之可也；若要推而極之，以達于天下國家之遠，則必有窒礙而難通者矣。是以君子之人，以天下國家爲己責，而所志者遠，以修齊治平爲己事，而所務者大，於此區區之小道，自有所不屑爲也。學者可不知所用心也哉。蓋道雖不

遺於細微，而學貴知所當務。故孔子不以多能爲聖，堯舜不以百畝爲憂，用心於大，自不暇及於其小耳。有志於帝王之大經大法者，宜審圖也。

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〇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〇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直解 亡字與有無的無字同。所亡是未知的道理，所能是已得的道理。子夏說：人之爲學，未得則患其有因循之心，而不知所以求之；既得則患其有遺忘之病，而不知所以守之。雖曰爲學，不過人耳。出日玩時，惕日而已，安得謂之好學乎？必須於旬日之間，將那求知的道理，今日講求一件，明日講求一件，務使所知所聞者與日而俱進焉。然又恐其久而遺忘也，必於每月之間，將這已得了的道理，時加溫習，隨事體驗，尊其所聞，行其所知，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焉。似這等

〇纂大全子夏曰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存矣誠能博以學之以廣其聞見而又篤其志焉以求必得切以問之以致其精詳而又近以思焉以求在己此非所以爲仁也然學者用力于此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得夫操存涵養之效心不放逸天理可存仁在其中矣可不勉哉〇朱子曰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論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效在其中謂有此理下又曰此四者只是爲學工夫未是爲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爲仁耳

說約合參

〇纂蒙引子夏曰功事斯有獲即如百工在家則幹他事理他物是爲遷于異物而事不能成必居于肆一心理業乃以成其事之精工君子心用在外物上不在道理上則無以致道惟勤于學求知其理而行其事乃以造乎道之極致是故人不可不務學〇雲峰胡氏曰集說二註相須然前說尤重工居肆而不

用功，方是眞能好學的人。蓋能知其所亡，則既有知新之益；無忘其所能，則又加溫故之功。日積月累，無時間斷。非眞知義禮之可悅，而以遠大自期者，能如是乎？所以說可謂好學也已矣。人能如是，則所知日進於高明，所行日就於光大，而爲聖爲賢不難矣，可不勉哉。

〇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〇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直解 子夏說：學莫先於求仁，而仁非由於外至。誠能博學於文，而多聞以廣其識，使此心無一理

之不明；篤信乎道，而堅心以要其成，使此心無一息之少懈。有所問辨，必關切義理，而不徒爲浮泛之談；有所思維，必體貼身心，而不徒爲汗漫之想。此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雖未嘗力行而爲仁，然仁只是此心之理而已。今能從事於學，而有精實切近之功，則此心有所收斂，天理卽此而存，妄念不得紛馳，人欲何由而肆，不期仁而仁自在其中矣。此見求仁之道不外於存心，存心之功不外於學，學在是則心在是，心在是則仁在是矣。有志於仁者，可不勉哉。

〇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直解 肆是工匠造作的公所。致是造到極處的意

務成其事者有之矣未有不居肆而能成其事者也學而不知所務者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致道者也○新安陳氏曰前說是于其本意觀二以字可見後說是發于言餘意而于警戒學者尤切○麟士按註疏亦單主前說蓋成字致字內便包得後說不甚煩蛇足也

思子夏說天下事居之必有定所然後術業可專為之必有成法然後功效可集彼百工匠作的人要成就他一件手藝必須住在那官府造作的處所無別樣事務相妨盡力盡巧用以專攻其事然後成得那一般技藝如梓匠則成其建屋之事輪輿則成其造車之事所以說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之學道也就如百工學藝的一般必須終日修習只在這學問上志向更無分毫工夫更無一休歇有一件道理未知必孜孜然求以知之有一件道理未行必孜孜然求以行之務使萬理皆明萬善皆備而道之具於我者無不有以詣其極焉此方是君子眞實學道之全功也若徒慕為學之名是外奪於紛華之誘或作或輟有始無終縱然從事於學畢竟何所成就哉是反百工之不如矣

○序子夏曰過貴于改若小人之有過也必曲為文飾而自欺以欺人此其所以為小人也

說約合參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三 子張 五

直解 文是文飾子夏說人之處事安能一一盡善也有一時防檢少疎不覺差錯了的這叫做過惟能知其過而速改之則固可復於無過此君子修德遷善之事也若夫小人之有過也則不然分明意向差了卻乃多方回護求以掩其錯分明舉動錯了卻乃巧計彌縫求以掩其錯蓋其心中全是私欲蒙蔽護短自是不肯認錯反將無心差失都做了有心罪惡所謂恥過作非心勞而日拙也小人所以狥欲忘返卒至於敗德亡身者皆繇於此可不戒哉

○蔡存疑子夏曰君子形于一身者有三變焉遠而望之蓋貌莊禮恭如泰山喬嶽無一毫輕浮之態儼然可畏也然近而即之固氣溫色和如春風化日無稜厲之色溫然可親也及至聽其言也則又義正詞嚴是是非非確乎不可易而凜厲之甚矣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 ○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嚴而溫溫而厲此剛柔不偏陰陽合德者此所以為君子○君子自來如是本無三變三變者自他人見之耳○此君子不是指夫子然非夫子不能此

直解 儼然是莊嚴的模樣即是就溫是和厲是剛正子夏說君子盛德積中而發見當可其容貌詞氣夫人得於接見之頃者有三樣變態不可以一端盡也遠而望之則見其衣冠正瞻視尊儼然有威之可畏焉儼然如此若示人以不可近矣及近而就之則又見其溫良樂易藹然和氣之可親也其溫如此若可得而狎之矣及聽其言論則又詞嚴義正是是非非確有定執初無一毫委曲遷就之意聽之使人悚然而可敬也始而儼然中而溫卒而厲焉一接見之間而容貌詞氣屢變而不可測如此所以說君子有三變然君子豈有意而為之者哉蓋其德備中和動容出辭無非盛德所發而人之得於瞻仰聽聞見其變動不拘若此耳君子何心哉

○存疑子夏曰君子于上下之間以信為本如勞民之事非民所樂為必至誠惻怛之意素孚於民而民信之然後不得已而勞其民雖勞亦不以為病矣若

說約合參

未見信于民而勞之事雖當然民不知其心必以為病己也諫君之言非君所樂聞必至誠惻怛之意素孚于上而上信之然後不得已從而諫其君雖諫亦不以為謗矣若未見信于上而諫之意雖誠然主不知其心必以為謗己也○亦有雖不信而不容不諫者箕子比干是也民未信而不容不勞者如子產為政民欲殺之是也子夏特論道理必如此然後盡善耳○大全雙峰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之由○蒙引君子指士大夫言上有君下有民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三 子張 六

直解 厲字解做病字子夏說君子事上使下必誠意交孚而後其事可行如勞民動眾之事本非民所樂為者必其平日愛民之意至誠惻怛民已相信了然後不得已而至於勞民則民亦諒其心之出於不得已而踴躍以趨事矣若未信於民而遽勞之事雖當為而人心不悅不以為傷財則以為虐下而病已矣事何由而成乎諫諍違拂之言本非君所樂聽者必其平日愛君之意至誠懇切君已見信了然後不得已而形之諫諍則君亦諒其心之出于忠愛而虛心以聽納矣若未信於上而遽諫之則意雖效忠而上心不悅不以為訕上則以為賣直而謗已矣言何從而入乎此可見君子欲有為於天下非積誠以感動之未有能濟者也然此特就事君使民者言之耳若夫下之事上趨事赴功乃其常分君之於臣聽言納諫乃為至明上下各務自盡可也

○增纂淺說子夏曰凡人一身如倫常大節所係者能守其道而無越乎規矩之外則于日用小小節目雖或少有出入而未盡合理亦無害也若不務先立其大而徒拘拘小廉曲謹之為奚足貴哉○大全朱子曰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可也○雙峯饒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律己則不可○麟士按鄒陽朱氏曰此章論立身處事之道而見子夏言詞之病

說約合參

○序子夏以篤實為學故教人先從下學用功子游不知而譏之曰道有本有末今子夏之門人小子當其洒掃及應對與進退之間儀節詳習則有可觀矣抑此皆末節也若夫大本之所在則全未能有如之何其可哉○紹聞編子游以洒掃等為末其所謂本雖未說出然指正心誠意之事可知註故云○麟士按註大學未說到齊治平就學者分上說故但言正誠也

纂紹聞編子夏聞之而嘆曰噫言游本末之說過矣君子教人之道非以孰為先而傳焉非以孰為後而倦焉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譬諸草木其類之大小固有別矣大者條幹已成生意已足只從根本澆灌可也小者生意未成尚須培植擁護事非一端正猶小子所以養之于洒掃應對進退之節正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禦其外誘固其貞純而理之遠者大者固將由是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直解 大德小德譬如說大節小節閑是闌所以限其出入者子夏說人之為學貴識其大若能於立身行己一大關節處如君臣父子之間進退出處之際一皆盡其道而不越乎規矩之外則大本立矣至於小小節目如動靜語默事物細微或少有出入未盡合理亦無害也若不務先立乎其大而徒拘拘為小廉曲謹之行亦奚足貴哉然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大者固所當謹而小者亦豈可不慎哉子夏此言用以觀人則可用以律己則不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掃素報反○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必列反焉於虔反○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

而漸進也若不量其造詣之淺深工夫之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焉可誣也若夫合下始終兼備無非積漸無不各極其至者其惟聖人為然乎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也○聖人如大海潮上百川與之河小港一齊皆滿所謂一以貫之也○此章本末先後字是眼目○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亦曰不離乎是然非即以此為形而上者也理無大小無乎不在故又合呼唯而不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侍坐于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侍坐于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若不顧望而對非

說約合參

禮也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凡此所謂洒掃應對進退之禮也如禮則安失禮則不安是心其孰為之必有所以然道散在萬殊非有餘于此不足于彼非牽得此處補得那處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缺故君子只在謹獨自微而顯自小而大由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只是無一處放過○大全問有始有卒朱子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不是自始說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若教學者則須循其事也○蒙引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不可以言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答他識見高于子游集註依舊用本末是亦據子游之意耳○麟士按此即先傳後

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直解 洒掃應對進退都是小學之事噫是歎息之聲倦是厭倦區是類誣是罔卒字解做終字子夏以篤實為學故教人先從下學用功子游不知其意而譏之說道有本有末人之學道不可徒事其末而忘其本今子夏之門人小子觀其洒掃應對進退之間其威儀習熟容節周詳則信乎其可矣然特小學之事道之一節而已律之以根本之學如大學誠意正心之事則全

未有得如之何其可哉子夏聞其言而歎之說言游以我之門人務末而遺本恰似我不肯把至道傳他每的一般此言差矣蓋君子以大公無我之心而施之為曲成不遺之教何嘗有意說某一樣道理是淺近的可以為先而傳之某一樣道理是高深的可以為後而倦教定要立這等次第但以學者所造其分量自有淺深譬諸草木之有大小一般其區類判然有別不得不分箇先後各因其才而施之耳若不量其造詣之淺深工夫之生熟槩以高遠的道理教他則是語之以所不能知導之以所不能行徒為誣之而已焉有君子教人而可以誣罔後學如此也若夫自洒掃應對以至於誠意正心徹首徹尾本末一貫全不假進修次序這惟是聰明睿智天縱的聖人生知安行之能事也今此門人小子豈能便到得聖人地位安得不先教以小學乎子游譏我失教其言信為過矣蓋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古人八歲入小學十五而後入

佐內亦似不必入本末

○纂子夏曰凡人各有交勉之功如已仕而在位者固靖其職事而至于優有餘力則須究古今明義理從事于學所以進德也未仕而爲學者固勉求致道而至于優有餘力則須行其所遂其道用仕從政所以及物也○大全仕優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不仕如荷蓧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非知相因之謂也○語類此爲世家子弟而設有少年而仕者元不曾大攻學故職事之暇可以學

說約合參

下何無可說者○存疑仕此理學亦此理故曰理同仕是行此理學是求此理故曰事異○當仕之時則學爲餘功當學之時則仕爲餘功故曰優及其餘

○纂存疑子游曰世人多趨于末以吾觀之如居喪者但于其哀痛之心推之以至其極而止矣何以文飾爲哉○此見崇本之意然而止二字不若聖人喪與其易也之言有斟酌

大學其次第自應如此宋儒程子說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然非窮理之至精義入神何以知聖人事從洒掃應對中來有志於成始成終之學者不可無深造之功焉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直解 優是有餘力的意思子夏說凡人爲學則以修爲主出仕則以盡職爲忠事固各有所專然學所以求此理而不仕則學爲無用仕所以行此理而不學則仕爲無本乃相須以爲用者也故凡出仕而在位者當夙夜匪懈先盡其居官之事待職業修舉有餘力之時卻不可閒過了光陰仍須從事於學以講明義理考究古今則聰明日啟智慮日精所以資其仕者不益深乎未仕而爲學者當朝夕黽勉先盡其務學之

事待涵養純熟有餘力之時卻不可虛負了所學必須出仕從政以致君澤民行道濟時則抱負既宏設施亦大所以驗其學者不亦廣乎要之仕學固不可偏廢而學尤終身受用之地蓋義理無窮若不時時講究則臨民治事之際未免有差此念始終典于學古之賢臣所以惓惓爲君告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直解 致字解做極字子游說方今之世文勝質衰居喪者徒尚儀文之末節而少哀戚之眞情以吾觀之人子執親之喪只須極盡乎哀而止何以文飾爲哉蓋哀慟有餘則眞情已竭雖禮文不足何傷乎考之禮記子游平素究心於喪禮非脫略於儀文者此心蓋爲救時而發問夫子

○纂大全子游曰吾友若張也有過高之失其所行爲難能也然而少誠實而無眞切之意少惻怛而無隱痛之情殆未得于仁爲若反之切近也

○纂大全慶源輔氏曾子曰朋友所以輔仁乃堂堂乎容貌修飾行若張也務外自高于己無體認察之功人不可輔之爲仁于人無切偲觀感之助己有不能輔人之仁蓋難與之共爲仁矣○勉齋黃氏曰以上兩章

說約合參

既有以見子張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爲德根于人心惟求之至近而修其在內者爲是以至之今也何難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其去仁遠矣

○纂麟士曾子曰吾嘗聞諸夫子言人之用情未有不待人勉而自盡其極者也若自盡其極而不容已者必也親喪乎蓋他事尙待人勉只有親喪出于人之眞情不待人勉也○故夫子嘗曰喪事不敢不勉子張曰喪思哀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皆是此意○大全雙峰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于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

喪與其易也寧戚之意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直解 張是子張子游說吾友子張之爲人也才高意廣人所不能爲者彼卻爲之是難能也然少誠實惻怛之意未免心馳於外而天理之所存者寡矣其於仁則未也蓋仁者本心之德實理具備無假於外人惟依著眞心本等做去則事皆著己務內乃所爲仁何必爲所難能哉是以聖門教人專以求仁爲本而以狥外爲戒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直解 堂堂是容貌之盛曾子說朋友所以輔仁故必有誠篤之資專用心於內者彼此講習切磋然後可相助以進于善乃若堂堂乎吾友子張也惟致飾於威儀修整其容貌而已其馳心於務外自高如此以之爲己則無操存涵養之功以之爲人則無箴規觀感之助人固不能輔他爲仁他也不能輔人之仁所以說難與並爲仁矣曾子此言蓋救子張之失欲其用心于內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直解 致是推致其極的意思曾子說我嘗聞夫子有言常人之情于凡應事接物之際眞切懇到處少苟且忽略處多未有能自盡其心推之以至其極者也求其能自盡者必也于父母之喪乎蓋子于父母本天性之至親而況居喪之時

聖人微意所在只說人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案引朱子解云眞情所不能已是以自然說尹氏註是以當然說故在內外○愚按饒士說不得人勉饒氏說人之所當自盡則自致自字作自已乃正解而自然意在其中耳

○纂大全朱子曰吾嘗聞諸夫子云孟莊子之孝也其他盡道者固非一端然猶可能也惟其父沒之後不改父所用之臣與父所行之政是眞難能也蓋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于私欲有不便處便自行不得獻子歷相君五十年爲魯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而莊子年少嗣立不以已死而悖父德宜夫子獨美之哉

說約合参

○纂存疑孟氏使陽膚爲士師之官陽膚問其道于曾子曾子曰民非自犯法也上有道以治民則百姓親五品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何致爭鬭而致訟今上失其使之教之之道民之情義乖離以相爭訟非

又人道之大變惟是這箇時候其哀痛迫切之誠發于至情而不容已乃能內盡其心無一毫之勉強外盡其禮無一毫之欠缺也使于此而不盡其心惡乎盡其心哉於此見人心之良隨處發見而最眞切者莫過於親喪之時能誠其端而推廣之則禮意無一念之不眞倫理無一件之不厚而仁不可勝用矣此曾子所以有感於聖人之言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直解 孟莊子名速是魯大夫當時人皆稱其有孝行曾子說我聞諸夫子說孟莊子之孝也其他生事盡禮死事盡哀雖足爲孝然猶可能也惟是那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這兩件乃是人所難能蓋莊子之父獻子賢而相魯其所用之臣乃賢臣所行之政乃善政固皆可以不改但獻子既沒莊子得以自專苟非卓然欲繼父志而爲善則其臣與政必有與已相違拂者焉能不改乎莊子則以親之心爲心畧無適已自便之意其於臣也父用之吾亦承而用之其於政也父行之吾亦踵而行之終身遵守無少更變是蓋志在立身行道世濟其美以顯親揚名乃孝之大者非但不忍死其親而已豈人所易及者哉所以說是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矣如得其犯法之實情則哀矜之憐其迫于饑寒而不得已而陷于罪戮而無所知而勿喜已之聰明爲能聽訟也庶乎不忍之意常行于法之中而求自盡其道以仁民可矣○麟士按民散從來只解作不附其上觀次崖說乃知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八字兼民間也較全通義許白雲曰上之人以德道之以禮齊之則民皆知趨善避惡尊君親上之道而其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亦自有親比協和之意故曰民聚反此則民散矣亦同○愚按得其情時講徑似得其迫于不得已附于不知之情仍未是盡二句意在哀矜中只是得其犯于法之實事也

說約合参

○纂存疑子貢曰古今言惡者莫過于紂則紂固極惡人也看來紂之惡亦不至如此之甚只緣一致其身于下流之地遂爲衆惡之所歸耳是以君子惡自居于下流使天下之惡皆爲已歸焉○饒氏曰子貢不是爲紂分疏其意在下兩句○集解孔曰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于紂○麟士按通義東嘉史氏曰上二句正言紂身上事是以君子二句是因紂以戒後人

直解 陽膚是曾子弟子士師是掌刑獄之官散是離散哀矜是哀憐的意思昔魯大夫孟氏使陽膚爲士師之官著他斷理刑獄陽膚因問治獄之道於曾子曾子告之說刑罰之設所以防民之奸表率之而不從教詔之而不入乃用法以威之非得已也今在上的人德教不修既不足爲民表儀刑政無章又無以示民趨避將長民的道理都失了以致百姓每情意乖離無所維繫相率入于不善若所當然而不知陷于大戮也其來非一日矣爾爲士師當念犯法雖在于民而所以致之則繇于上治獄之時如或訊得其情雖其行私干紀信爲有罪而猶必哀憐之矜憫之視之若無辜而加惻隱之意焉莫爲情僞微曖而我能得其隱情便欣然自喜其明察也如此則用法必平民可無冤而士師之責任爲無忝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喩人身有汙下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直解 下流是地形卑下爲衆流所歸的去處子貢說古今言荒淫暴虐一切不善之事皆以商紂爲稱者其實紂之不善亦不至如是之甚也只因他是箇無道之君惡名彰著古今言人之爲惡者皆舉而歸之於紂辟如地勢窪下的去處衆水都流在裏面的一般蓋其自處然也是以君子常自警省不肯一置其身于下流不善之地蓋一自處于不善則人遂從而指名之凡天下不好的事都歸于其身不是他做的事也說是他做的了故紂以一時之凶德而被千載之惡名遺臭無窮終莫能洗豈非萬世之明戒哉

○增補淺說子貢曰人孰能無過若君子之過也就如日月之食焉方其有過也不自隱諱人皆得而見之及其更也則復于無過人又皆仰之不如日月之暫食而無傷于明乎○麟士按此章與小人之過也必文參看

說約合參

○序衛公孫朝問于子貢曰仲尼于天下事理無不周知果何所從學而然耶

纂大全朱子存疑子貢曰帝王之道備于文武其一代謨烈文章禮樂政教之類雖去今已遠然未墜落于地猶在于人如才智敏達而賢者則識其綱領之大者即才智稍劣而不賢者亦識其條目之小者蓋莫不有文武之道存焉識大識小皆有道則夫子或從賢者而學之或從不賢者而學之焉往而不學有學則有師而亦何常師之存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以為生知也○墜地便不在人未墜則在人是相對說賢者三句正在人處焉不學是從賢者識其大二何生來亦何常亦字輕說過○大全或問何以禮樂文章言道也曰以未墜在人文意考之則可見矣若曰道

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甚言上達之難而下流之易也自修者誠能朝乾夕惕不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不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則日進于高明而堯舜亦可幾及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更平聲

直解 更字解做改字子貢說過者人之所不能無故雖以君子之人防檢少疎也有一時差錯但常人有過惟恐人知所以遂成其過君子有過即自認說這是我差錯了明白昭示于人絕無一毫遮飾譬如日月之食一般一分一杪人皆得而見之不可得而掩也既自認以為過差隨即就改了復于無過譬如日月虧而復圓光明皎潔人皆翕然仰之不可得而議也蓋日月以貞明為體故雖暫食而無損于明君子以遷善為心故因有過而益新其德若小人之遂非文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三 子張 十三

過祇見其日流于卑暗而已安望其能自新也哉然過而使人見更而使人仰此其修德于昭昭者耳若夫幽獨之中隱微之際過絕妄念培養善端此則君子慎獨之功修之于人所不見者也欲立身于無過之地者宜于此加謹焉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潮焉於虔反○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直解 公孫朝是衛大夫識是記衛大夫公孫朝問于子貢說汝夫子仲尼于天下事理無大無小

無適而非隨所取而得則又何時墜地上何必識大識小而後得師耶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萇弘郯子師襄之儔耳若太廟每事問則視史亦其一師也大率近世學者習于老佛皆有厭薄事實鶩高遠之意不可不戒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亦豈離于文武禮樂之間哉

○序叔孫武叔語眾大夫于朝曰人皆以仲尼為聖人自我觀之子貢之聰明才辨殆賢於仲尼○大全朱子曰聖人固自難知孔子嘗自謂達不如賜○葉氏少蘊曰子貢晚見用于魯懼吳強大[illegible]而合衛侯伐齊之謀語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云云

序子服景伯以叔孫之言告子貢子貢曰凡人造詣高卑淺深各有不同試譬之內宮外牆之間賜之為牆也僅及肩耳凡室

說約合參

家中一器一物之好人皆得從外窺而見之○大全朱氏曰古宮外只是牆無今人廊屋○麟士按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則宮是屋之總名也牆則周圍于外懸空者不即為屋上之牆故及肩可窺而數仞即不可窺須得其門而入也

序若夫夫子之牆高有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則其中如宗廟禮樂器數之華美百官衣冠蹌濟之盛富不能見之

序夫今之人得其門而入者蓋亦寡矣但見夫卑淺者而未見夫高廣者如夫子賜賢之云自據所見而言亦何怪其然乎是則子貢之曉景伯尊孔子卻武叔者可謂至矣

莫不周知果何所從學而能然耶子貢曉之說道之燦然者莫備于文武其一代謨訓功烈之禮樂文章之類雖去今已遠然未至墜落于地固尚在人也世有賢而出眾的人其識見宏遠則能記其綱領之大有不賢而平常的人其識見淺近亦能記其節目之小是人之賢否雖不齊而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存焉文武之道既無所不在夫子之學亦何所不周如賢者識其大夫子則于賢者而學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夫子則于不賢者而學其小蓋隨處訪求無往而非學也無往而非學則亦無往而非師也而又何常師之有豈如他人之學有定在師有常主者哉夫孔子以生知之聖猶且學無常師如此誠以義理無窮而取善貴廣也況人君以一身而膺天下國家之寄尤當以務學為急故高宗則遜志時敏成王則日就月將所以稱殷周之盛王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三 子張 十四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直解 叔孫武叔子服景伯都是魯大夫七尺為仞後面夫子指武叔說昔孔子道德高深時人不能窺測一日叔孫武叔在朝中對眾大夫說人皆稱孔子是聖人以我觀于子貢其聰明才辨還過于仲尼仲尼殆不及也時子服景伯適聞此言因告于子貢子貢說人惟見道而後可以

言道武叔以我爲賢，繇于所見者淺也。以賜之道上比于夫子，其高卑懸絕，譬如宮牆一般。賜也造詣未深，識見有限，比之於牆，不過及肩而已。其牆既卑，故人不及入其門也，但從外面窺之，於凡室家所有，一器一物之好，衆目便看見了。是賜之道淺狹而易見如此。若吾夫子道德尊崇，地位峻絕，比之于牆，其高數仞者也。其牆既高，若不得其門而入，則其中宗廟氣象之美，百官威儀之富，何繇而見之乎。是夫子之道深廣而難窺如此。今之人不過宮牆外望而已，能得其門而入者，淺何人哉。若武叔者，正不得其門而入者也。他于聖道之富美，本不會見是何等模樣，則謂我賢于仲尼，亦何足怪乎。蓋繇其識見之未深，故其擬議之欠當耳。子貢以是而曉景伯，所以尊孔子鄙武叔者，可謂至矣。

○序〕叔孫武叔前說仲尼不及子貢，至是又毀謗之。子貢曉之

說約合參

曰：爾無用爲此毀也，仲尼固不可毀者也。如他人之賢者，所造雖高，只是丘陵也，猶可得而踰越也。仲尼之爲聖，直是日月也，懸象于天，高視古今，并無得而踰越焉。人雖欲毀謗以自棄絕於聖人之教，其何損于日月之高乎。祇見其不知自己之分量也，而何以毀爲哉。○麟士按：日月踰高不踰明，則世引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之說者，皆謬。今稍正耳。何傷于日月，即是言何傷于仲尼。不知量，謂不知已分量之卑，故敢于毀聖人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踰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直解 土坡高者叫做丘，岡阜大者叫做陵。踰，是踰越。量，是分量。叔孫武叔前說仲尼不及子貢，至是乃從而毀謗之，其誣聖之罪愈大矣。子貢曉之說：爾無用此謗毀爲也。蓋仲尼之聖，非他人可比，不可得而毀也。何者？他人之賢者，雖異于人，然所造未至，就如丘陵一般，自平地下看著，雖高，其高終是有限，猶可得而踰越也。若仲尼之道，冠絕羣倫，高視千古，就如日月一般，懸象著明，與天同運，無一物不在其照臨之下，誰得而踰越之乎。縱有不肖的人，欲自棄于聖人之

○序〕陳子禽雖學于聖門，尚未能窺聖道之高大，乃謂子貢曰：子只是務爲恭敬以推遜人也，以賢論之，仲尼豈賢過于子乎。

纂邢疏：子貢責之曰：是何言也。凡君子出一言是，則人以爲知；出一言非，則人以爲不知，故言不可不謹慎也。子何爲此不知之言耶。序〕蓋夫子之德，生知安行，不思不勉，從容中道，其不可及也，正猶天之高不可以階而升也。

說約合參

纂蒙引 惜乎夫子窮而在下，其德終不得以見設施耳。使夫子之得邦家者，正所謂立以養之而民斯遂，道以教之而民斯從，綏之而立之固，民斯來附，動之而道之深，民斯和協。其生也莫不尊親而人皆榮之，其死也如

秩橫肆非毀，而聖人之道高德厚，豈彼浮言妄議所能污蔑。如日月之明，萬古常新，非人所得而毀傷也。爾今之毀仲尼，正如要傷日月，祇見其不揣自已的分量，于聖凡高下懵然無辨，一天地間妄人而已，何足校哉。按子貢前以宮牆喻聖道，此又以日月爲喻，所以尊孔子而曉武叔者，其詞愈峻而意愈切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責子禽不謹言。**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直解 陳子禽，即陳亢。恭，是推遜的意思。階，是梯。昔陳子禽雖學于孔子，而莫能窺其道之高大。一日乃謂子貢說：師不必賢于弟子。今汝推尊仲尼，極其恭敬，豈以仲尼之賢有過于子乎。子貢以其輕于議聖，因斥其失言之非，說：言語之發，不可不謹。一句言語說的是，人便以爲智；一句言語說的不是，人便以爲不智。知與不知，但係于一言之微如此，可不謹乎哉。今汝謂仲尼不賢于我，其失言甚矣。知者固如是乎。蓋人有及有不可及，若吾夫子聖繇天縱，道冠羣倫，人雖欲企而及之，而化不可爲，有非思勉之可至，殆如天之高高在上，所可仰者輕清之象而已，豈有階梯之具可攀躋而上升者乎。知登天之難，則知希聖之不易矣。子乃以我爲賢，與日囿于天之中而不知其高者也，何其惑之甚哉。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

哀考妣而人皆哀之蓋感化神速莫知其所以然而然如此便是化不可為如之何其可及也亞賢子賜子何言之不慎乎○聖人神化化字與上化不可為化字不同此化字是存神過化之化彼是大而化之之化○子貢語意不到斯和截直到其死也哀處○愚按此以六句原就帝王已然說所謂二字一氣貫下又按邦就云得邦謂為諸侯得家謂為卿大夫。

蒙大全南軒張氏昔帝堯將禪位于舜其戒命之詞曰咨爾舜爾之德當天心故知天相傳之歷數在爾躬矣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爾惟其心無倚著允執其中而不失以及于民蓋君之所為安榮者以

及也。道去聲○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直解 立是植其生道是引導綏是安動是鼓舞的意思四箇斯字言其隨感而應見效之速也蓋有榮是尊榮承上文說夫子之所以不可及者蓋有非常之道德自有非常之事功惟其窮而在下故無由見其設施耳使其得邦家而治之其感人動物之效豈小小哉正所謂民生未遂為之分田制里以扶植其生那百姓每即耕食鑿飲並立于生養之中矣民行未興為之建學明倫以倡導于善那百姓每即遵道遵路率繇于教化之內矣民居有未安一撫綏之使之得所那百姓每即聞風向化羣然而來歸矣民俗有未化一鼓舞之使之自新那百姓每即興仁興讓藹然相親睦矣其在生之時人皆歡欣愛戴莫不尊親而極其榮顯既沒之後人皆悲傷思慕如喪考妣而極其哀誠其德化成人之速而入人之深如此就如天道發育萬物以生以長舒莫測其所以然也如之何其可及也哉子禽不知而妄議之陋亦甚矣按古帝王治世之盛莫如堯舜堯舜之治以時雍風動為極而孔子之化以綏來動和為盛于此見聖人功用其感通變化之機一而已矣故史臣贊堯之德曰如天舜日協帝而子貢推尊孔子則曰猶大之不可階而升誠見其道之同也有君師治教之責者不可不深探其本焉。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若不執中使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永終而不可保矣此聖人相授受繫天人之際如此○朱子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未發為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序○舜後禪位于禹亦以此詞命之○蒙引此處不應說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集註只云禹謨比此加詳今人講文章亦就依書經讀反于本文亦字說亂了且大禹謨允執其中之下文凡九句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處所謂加詳者此亦是。

存疑禹之後為湯湯既伐桀而告諸侯曰予向之伐桀也請于帝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桀有罪已必討之而不敢赦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也已必用之而不敢蔽蓋其罪其賢皆簡閱在上帝之心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直解 咨是嗟歎聲曆數是帝王相承的次序如歲時節氣先後一般故謂之曆數允是信天祿即天位這是記者歷敘帝王之道以見孔子授受都只是這箇道理首舉帝堯將禪位于舜而戒命之說咨爾舜自古帝王代興莫非天之所命如今天命在汝將帝王相傳的曆數付託于汝舜之身矣夫天以天下授汝汝必能安天下之民然後可以克享天心而其道無他也天下之事雖日有萬幾莫不各有箇自然恰好的道理這叫做中必是此心廓然大公無為守正事至物來皆因其本然之理順而應之各當其可就就持守不使一有偏倚而或流於過與不及之差則民心悅而天位可常存矣苟或不能執中則政乖民亂將使四海之人危困窮苦心生怨叛而人君所受于天之祿位亦永絕而不可復亨矣可不戒哉其後帝舜禪位于禹也就把帝堯這幾句說話丁寧而告語之凡執中之訓永終之戒一如堯之所命無異詞也夫堯舜禹相授受獨舉中之一字為言蓋即洪範所謂建用皇極者也自非好惡不作偏黨反側不形鮮有能允執此道者唐虞夏后致治之盛皆繇此一言基之豈非萬世之標準哉。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

已湯致證之而不討不用戰者之初請命而伐桀者如此而今既為天子其責任尤有甚重者朕躬若有過都而得罪自己致之不干萬方事若萬方之民有罪而得罪是己之所撫馭者未得其道而致之然也其罪大在朕躬此其告諸侯之詞也○大全疏世本云湯名天乙孔安國云孟為君改名履○麟士按帝王世紀又云湯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註曰天下賢人當不止有莘然擧告其求元聖語則伊尹固其著者

纂紹聞編[illegible]周克商大賚于天下[illegible]人人而富之也[illegible]人大[illegible]而已[illegible]按[illegible]用[illegible]財[illegible]大[illegible]人[illegible]故又曰詩大序云賚予也[illegible]了若說是周有大賚于

說約合參

天下而于其中又獨于善人是加厚焉使與註反不可用○麟士按紹聞編詩序曰賚大封于廟也○大賚二字用周書武城篇中之語也言大賚之所富者皆善人此卻又似用詩中之意也故集註各本其所出以釋之或問以錫予善人為克商賞功之時所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為諸侯者則大賚二字雖用詩中語而意在下句不可使以解書來解此也

纂存疑武王之伐紂也誓師曰紂雖有至親之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今而後百姓有過是己處之無道而致之然也是其過在予一人不在百姓○愚按存疑又云下二句是既伐紂得天下而告諸侯求是按書則誓師一時之詞○註云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商罪今解斷章取義也○紹聞編云下二句與湯

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直解 履是湯之名玄牡是黑色的牛皇是大皇是后帝即皇天后土蔽是隱蔽簡字解做閱字是一一緊察的意思這一節是記成湯受命之事湯既放桀作書以告諸侯因述其初時請命于天說我小子履敢用玄牡之牲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今夏王無道得罪于天天乃討所必加我當明正其罪而不敢赦其賢人君子為上天所眷命者這都是帝臣所當一一顯揚于朝而不敢隱蔽凡此有罪有德的人都一一簡在上帝之心或誅或賞我惟奉順天意而已豈得容私於其間乎使我受天之託所為或有不公不正不能替天行道這是我自家的罪過于萬方小

民有何干涉我當甘受上天之罰若萬方小民有罪犯法御是我統御乖方表率無狀所致其罪實在于朕之一身不可追也蓋人君以奉天子民為責故湯于命討之典則聽命于天於下民之罪則引咎于己乃真知為君之難者其視三聖之允執厥中殆異代同符矣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親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直解 大賚是大施恩惠周親是至親這一節是記武王受命之事武王初克商而有天下他務未遑首先散財發粟以賑窮恤困而大施恩澤于四方又于其中揀那為善的人特加優賚不但補助其不足尤使之豐給而有餘也其賞善之公如此始初誓師說商紂至親雖多忠良者少不如我周家臣子箇箇是仁厚有德之人賢而可恃也我今既獲仁人之助若不往正商罪則百姓每嗟怨曰甚把罪過都歸于我之一身矣其責己之厚如此夫利則公之於下過則引之于己則武王伐紂之舉無非為除暴安民計耳豈有一毫自私自利之心哉

萬方有罪二句意同故註不再說

纂存疑武王既定天下于是於權量致謹凡在官與在民者皆取而較之歸之中正之則法度則辨之可損可益可因可革一歸之義理之中廢官于是更新修理昔之有而今之無者則復之而凡四方之政莫不以次而舉行焉

纂紹聞編又興滅國上已滅者封之繼絕世已無後者繼之其于仁賢之不在位為逸民者則舉而用之[illegible]以天下之民翕然歸心[illegible]按[illegible]述武王事是于紂之所行武王一切反之

纂武成註其所允重乎民者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也○麟士按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武成

說約合參

全文也紹聞編曰不言五教者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知慎終追遠固教之本也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直解 權是秤量是斗斛武王既定天下見得商家舊政都壞亂了乃掃除其積弊從新整頓之于

權量則謹定其規則而輕重大小無復參差於法度則審酌於時宜而禮樂刑政無復混淆於官職則修舉其廢墜而百司庶府無復曠闕繇是法紀所頒在在遵守而四方之政無有壅過而不行者矣至于前代帝王之後國土已滅者則興之使復有其國世系已絕者則續之使不失其祀賢人廢棄在下者則舉用之使野無遺賢繇是德意所感人人欣戴而天下之民無不傾心而歸服者矣至其加意民事所最慎重者則有三件曰食曰喪曰祭蓋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乃人道之大經故制為田里以厚民生定為喪葬祭祀之禮以教民孝所以重王業之本風化之原者又如此繇武王所行之政而觀其德澤周徧既有以固結一代之人心政教修明又有以恢張一代之治體所以能建中于民而副上天寵綏之命有繇然矣謂非上接堯舜禹湯之統者哉

增補淺說合而觀之大凡有天下者誠能寬以宅心則平易近人人必歸之而得衆信以行政則君不欺民民亦不欺君而于我乎倚任焉勤敏以圖治則百度振舉而有功無偏無黨一循乎大公則天下悅服帝王爲治之道又孰有過于此○存疑四句必夫子所嘗言故記者取而綴之于後以盡此章所敘之意○堯首標出之以告舜始有中之名目而以爲千萬世道統之源其是湯武之所行者無非天理當然無非中也豈特湯武後來帝王繼世而興其作爲合乎天理之當然者亦中也但此章所敘是錯舉堯舜湯武之事以明所傳之一致不是特把堯舜之中來做箇骨子而于湯武之事皆串以中也

說約合參

○序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政有美而致治者五件誠能尊行之政有惡而害治者四件誠能屛絕之斯可以從政矣子張又問曰何謂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直解 任是倚靠的意思記者歷敘堯舜禹湯武之事因總結之說帝王御世雖因時立政各有不同而保民致治之大端總之只有四件曰寬信敏公而已蓋人君以天下爲度若專尚嚴急則人無所容而下有怨畔之心若能寬以御衆而胸襟廣大如天地之量一般則包涵徧覆衆庶皆仰其恩澤而莫不親親矣君道以至誠爲本若虛言無實則人無適從而下有疑貳之心惟能信以布令而始終惟一如四時之運一般則實政實心下民皆有所倚仗而莫不歸附矣人

君總理萬幾一或怠緩則易以廢事惟能勵精圖治而孜孜汲汲宵旰常若不遑則紀綱法度件件修舉而事功于是乎有成矣人君宰制萬國一或偏私則無以服人惟能大公順應而蕩平平好惡有所不作則賞罰舉措事事合宜而人心于是乎悅服矣凡此四者皆人君治天下之要術自堯舜禹湯文武交修而並用之所以成唐虞三代之盛也然要其致治之本則皆不外乎一中之傳蓋道具于心則爲中措諸政事則爲寬信敏公亦如洪範皇極以立本三德以致用故剛柔正直而建極之化始全寬信敏公而執中之道斯備其義一也有志于帝王之治者宜究心焉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屛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

五美子曰大凡君子爲政有惠以及人矣却無損于上而不費亦勞以使人矣反得其歡心而不怨未嘗無所欲也乃欲己所取而不爲貪其泰然自得而不至矜肆而或驕威以臨民而不至于暴厲而或猛此五美也

說約合參

纂大全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以府庫之財予人則費矣又安得人人而給之惟因四時之利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饑不寒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之事而時以勞之以佚道使民又何怨仁覆之念不至乖利萬物其欲不止有若貪得無厭者然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欲者仁而得者仁又焉貪君子無論人之衆寡無論事之小大一無

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費芳味反

直解 尊是崇尚屛是屛絕泰是安舒猛是剛厲的意思子張問於孔子說君子出而用世當何所作爲斯可以居位而爲政乎孔子告之說治道不止一端惟在審所取舍而已凡政之美而有益于治者有五件汝必尊敬而奉行之政之惡而有害于治者有四件汝必懲艾而屛絕之夫善政行則百姓蒙其福惡政去則百姓遠于害取舍當而治道可舉矣于從政何有哉子張因問說何謂五美孔子舉其目而告之說凡施恩于人者未免有所費君子則不必捐已之所有而人自然蒙其利于無窮夫於下既有所益而於上又無所損此所以爲美者一也勞民之力者多致民之怨君子雖有役以勞民而人皆樂于趨事未嘗見其怨焉夫既以勞民之力而又

能得民之心此所以爲美者二也常人心有所欲易至于貪君子雖亦有所欲然于已有所得于人無所求欲而不貪此所以爲美者三也常人志意舒泰易至于驕君子雖若泰然自得卻無一毫矜肆之意泰而不驕此所以爲美者四也常人以威臨民易至于猛君子雖若有威可畏卻不至于暴厲而使人難堪威而不猛此所以爲美者五也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焉於虔反

心於敬而無敢慢則所應接舉得其道自有安舒自得之意泰從敬上來何驕之有乎君子端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持身之嚴儼然于上人自望而畏之非以威加人也斯不亦威而不猛乎惠不費勞不怨施于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于己者也爲政內外始終之道備矣〇觧士按惠勞欲泰威五字本不甚美而不費而不怨而不貪而不驕而不猛故美也亦是不美中之美也三斯不亦兩又誰又恐皆貪治而思按欲仁得仁家引云就政上說不必依註以治己言凡從政時應事接物一無私心而當于理便是仁觧士按大全門謝氏正言治人非治己也然此節似指心之德言如沈虹野不忍之心之政沈時峰兼利萬物等說是指變之理言方切欲貪意觧士云亦不離

說約合參

教養也最是

增補

說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爲政者欲民不爲惡則當素教之苟不教而遽殺其民則謂之虐凡有所興作則當先戒之苟不戒而遽考其成則謂之暴故慢其令于前而乃致其期于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則謂賊均以物與人而于出納之際乃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惡之實如此○解士按殺與視成刻期與不從政者不可少亦以不教不戒慢分當與而不與故見爲惡也○猶之與人則是已當與矣故云分上則見得其道雖不當有者而亦美不得其道雖當有者而所惡信爲宜尊且屏也○不戒

直解 子張問五美之目。而未知其實。因問說惠則必費。如何叫做惠而不費。孔子乃備舉其事而告之說。凡施惠而損已之財。這便費了。君子因天下之利。利天下之民。如田里樹畜。但就百姓本等的生理。與之區畫而已。本非分我所有以與民。豈非惠而不費乎。勞民而不量其力。民就怨了。君子用民之力。不奪一民之時。如城池倉庫但擇國家緊要的工程。間一驅使之而已。固不肯泛興工役。以勞民。其誰得而怨之乎。欲其所不當欲。斯謂之貪。君子心之所欲。惟在于仁。而仁本固有。欲之即至。自然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這是近取諸身。無慕乎外者。誰得而議其貪乎。安舒的人。其志意多疏放。故失之驕。君子不論人之衆寡。事之小大。一惟兢兢業業臨之以敬。愼而不敢有慢易之心。這是寬裕之中。常自檢束。非有心。于簡傲也。此豈非泰而不驕乎。威嚴的人。其氣象多粗厲。故失之猛。君子衣冠整肅。瞻視端莊。儼然恭已于上。而人之望

其容色者。莫不敬畏。這是臨御之體。自然尊重。非有意於作威也。此豈非威而不猛乎。這五件施之於民。則爲善政。修之于身。則爲令德。所謂五美之當尊者。如此。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出去聲。○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直解 虐是殘酷。暴是急躁。賊是傷害。猶之。譬如說

視成無心故謂之暴慢令致期有心故謂之賊略不同見存疑○行心之吝乃其本職不爲惡若從政而爲有司之爲則惡矣故言事出納者出于此而納于彼亦正言與也○愚按猶之與人其爲當與不必言玩其語氣更有卒底少不得一樣要與人也意思

○大全胡氏曰學有大端以知爲要如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所以徒喪所守而爲小人何以爲君子也○朱子曰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

說約合參

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天壽貧富貴賤之命○雲峰胡氏曰首篇不亦君子乎是已到君子地位此曰無以爲君子也是方做君子根脚

雲峰胡氏持身以禮若不知禮則耳目惴然不知有可立之地手足茫然卒無可立之地也○紹聞編云禮是扶策人底物立字兼內外說記曰禮釋回增美質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釋回消其非僻之心惰慢之氣增美質謂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如竹箭之堅在外禮之捍外誘也如之松柏之堅在心禮之固內守也如之竹筠青處堅而有力龔麟士人之邪正不可不知此急務也而其要又在知言之是非得失皆其心之發若不能知其言何以能知其人也○要知難處正在知言上非理明有

一般樣的。子張又問說何以謂之四惡。孔子告之說。爲人上者。欲民爲善。須要時常教導。知其不從。乃可加刑。若平素不能敎民使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一旦有罪。便加之以刑殺。是其用刑殘酷。全無惻隱之心。這叫做虐。欲民趨事。須要預先戒飭。使知警省。乃可責成。若當時不加戒飭。令其著實奉行。漸次整理。一日省視。驟然責其效。是其舉動躁急。殊無寬裕之體。這叫做暴。有所徵求于民。必先期出令。而後民知所從。若稽慢詔令。故意躭延。卻乃刻定日期。嚴限追併。則勢有難于卒辦。刑必至于妄加。是其傷人害物。有不可勝言者。不謂之賊而何。至若有功當賞。卽斷然賞矣。而人始蒙其惠。若遲回顧惜一般樣的。與了人。而于出納之際。卻乃欲與不與。慳吝而不決。則人雖以與人。而人亦不懷其惠。此乃有司爲人守財。不得自專者之所爲。爲人上者豈宜如此。凡此四者。爲政之所當屏也。設其戒哉。按論語一書。孔子告問政者多矣。而美

惡並陳。法戒具備。未有如此章之明切者。故記者列此。以繼帝王之治。見聖人修身立政之道。一而已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直解 孔子說。君子修身處世。其道固不止一端。然其要只在于天人物我之道。見得分明而已。蓋人之有生。吉凶禍福。皆有一定之命。必知命乃知安分循理而爲君子也。若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行險僥倖。將無所不爲。而陷于小

不能知言。○愚按知言以知人，不但知得此人之言，乃以知得此人之人。須曉得有能知言之知，卽所以能知人之知。○蒙引或以知命做一題，言非也。此章自是三段，不必云其章同。註云君子之事備矣，亦與無以爲君子之君子不同。○麟士又按此章主腦不知字，不在君子字。尹氏註是總說讀論語，愚謂今於論語章而習之，止以爲科舉之用，鮮能反之身心，知其切己，而能踐行其一言一句者，非所謂言而何讀而至此，其氣有此一旦發憤自強可也。

說約合參

人之歸矣。其何以爲君子乎。此命之不可不知也。禮爲持身之具，故必知禮，乃能檢攝威儀，而有以自立，若不知禮，則進退周旋，茫無準則，耳目手足，惶惑失措，欲德性堅定，而卓然自立，難矣。此禮之不可不知也。人心之動，因言以宣，故必知其言之美惡，斯人品之高下，可槩而知也。若不知言，則衆言淆亂，漫無折衷，得失無由而分，邪正無由而辨，人不可得而知之矣。此言之不可不知也。知此三者，則天人物我之理，洞察無遺，而君子修身處世之道備矣。按大學一書，首先致知，中庸一書，要在明善，而論語一書，則以三知終焉，誠以天下之理，必知之明而後能行之至。堯舜禹相授受，其大指亦不過曰惟精惟一而已。有志於聖道者，可不以講學明理爲急務哉。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論卷之十三 終

鼎序四書說約合參

吳郡 顧夢麟麟士 楊彝子常 輯
金陵浦陽 劉日珩上玉 訂

說約合參

孟子章序○梁惠王以禮招賢，孟子自鄒至梁，以見之，欲行道也。

序○王問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夫豈徒哉，亦將有以利益吾國，而使之富強者乎○大全吳氏程曰叟非絕句，當連下文。○麟士按金仁山說亦如此。金又曰古人尙年，以叟老爲相尊之辭，非必果有年也。

○序孟子對曰王有志于致治興邦，何必曰利，亦有育德愛民之仁，制心制事之義，爲無弊之大道而已矣。外此別無可言者也。○江義陳先生曰孟子文法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上孟卷之十四

太嶽 張居正 著
巖叟 顧宗孟 閱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生於戰國時，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道既通，歷聘列國，適齊位雖爲上卿，而道則未行，道書是與列國諸侯講論治道，及與萬章公孫丑之徒相問答的說話。其大旨述唐虞三代之道，辨義理之微，崇王賤霸，明性善，闢邪說，發明孔氏之遺教，分爲上下七篇。後卒，葬鄒縣四基山，歷朝封鄒國亞聖公。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六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直解 梁惠王，名罃，本魏侯，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孟子在當時，以道自重，不見諸侯，適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是一箇行道的機會，因往見之。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直解 叟是長老之稱，如今稱老先生一般。惠王一見孟子，卽說叟你自鄒至梁，不憚千里之遠而來，有何計策，可以利益寡人之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倣此。

多以王意立綱領於前而分開照應於後然後結之熟讀自見

序○夫利固不可求亦知求利又自有害乎王一國之表率也王曰嘗曰何以使利吾國則大夫有家者亦將曰何以使利吾家士庶人有身者亦將曰何以使利吾身上與下交相征取于利而國日以危矣篡弒奪從此起也萬乘之國或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或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大其萬乘而臣取千焉其君千乘而臣取百焉十分取一不爲不多而可以相安矣何爲後義而先利則貪欲橫恣不弒其君而盡奪之必不饜足其禍亦至如此○趙註

說約合參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上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爲家亦以避萬乘稱臣故稱家君臣上下之義

直解 孟子對說王欲圖國事何必開口就說箇利字治國之道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這是人君君國子民立綱陳紀的大道理舍此不言而言利豈子千里見王之心哉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乘去聲饜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弒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弒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弒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直解 這一節是說求利之害征是取乘是車數萬乘是天子之國千乘是諸侯之國千乘之家是天子的公卿百乘之家是諸侯之大夫饜是滿足的意思孟子說我所以謂王不當言利者蓋以王乃一國之主人之表率王若惟利是求說何以利吾國則此端一倡人皆效尤爲大夫的便計算說何以利吾家爲士庶人的便計算說何以利吾身上取利於下下取於上上下交相征利而弒奪之禍起國從此危矣將見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是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是百乘之家蓋地位相近則陵奪易生必然之勢也夫公卿於天子萬乘之中十取其一而得千乘焉大夫於諸侯千乘之中十取其一而得百乘焉所得不爲不多矣若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縱欲貪饕何有止極不弒其君而奪之其心固未肯自以爲饜足也國豈有不危者哉夫求利之端一開於上而弒奪之禍遂成於下則利之爲害甚可畏焉王豈可以此爲言乎

纂存疑若夫仁義至王固所當行況仁義又自有其利乎仁主於愛而愛莫切于愛親未有仁而或遺其親者也義主于敬而敬莫先於尊君未有義而或後其君者也○此是在下人事必上之人先行仁義方有此效上曰亦有仁義而已正是在上人事故註言人君躬行云云○愚按此故下節緊接亦有仁義結結到在上人遺後二字輕講然利在則弒奪必至仁義即遺後亦無兩下緊相形照條解梁惠特甚

說約合參

纂紹聞編夫利之篡弒與其害有不勝計者舉世之人皆仁義則無不愛其親尊其君三代盛時所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皆由于此爲國者舍是其將焉求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直解 這一節是說仁義未嘗不利遺是棄後是不着緊的意思孟子又說我謂治國之道在仁義者蓋以仁義有自然之利故也今夫人君治國家不過欲人皆孝於親忠於君而已人而不仁固有遺棄其親而不顧者誠能好仁則天性之愛自篤於所親凡所以承顏順志左右就養者

皆其情之不容已者也幾曾見有好仁之人而肯遺棄其親者乎人而不義固有背慢其君而不敬者誠能好義則敬事之念自先於所尊凡所以舒忠盡力奔走服役者皆其分之無所逃者也幾曾見好義之人而肯背慢其君者乎夫使舉國之人箇箇是忠臣孝子都來親戴其上國家之利孰大於此而皆自仁義中得之則仁義曷嘗不利乎王欲圖治固不必舍此而他求矣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

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直解 孟子重言以結上文兩節之意說道求利有莫大之害行仁義有莫大之利則天理人欲之間關繫治亂安危非細故矣王欲爲國亦惟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以啓危亡之禍哉按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溺列國游士爭以功利之說阿順時君干進苟合而孟子獨舉仁義爲言所以遏人欲之橫流存天理於既滅其有功於世道大矣七篇之中無非此意讀者宜詳審焉

○序孟子見梁惠王適王立於沼上乃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曰賢者之君亦樂此乎○麟士

說約合參

按曲池曰沼○楊龜山語錄云齊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則是曰字當連上也○愚按此則樂此乎此字當卽指鴻鴈麋鹿序孟子對曰王意謂賢者不樂乎此以臣觀之必賢者而後能樂此若不賢者雖有此可樂者亦不能樂也○按趙註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亦爲人所奪太說質辨末節地虛括妥

增補蒙說不觀諸文王乎詩有云文王經始乎靈臺方其經之以度其地營之以正其位但見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

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

直解 沼是池鴻是鴈之大者麋是鹿之大者孟子見梁惠王正遇王在苑囿中游賞立於池沼之上忽見孟子有慙愧的意思因看着那鴻鴈麋鹿問孟子說吾聞賢德之君修身勤政不事佚遊豈亦以此臺池鳥獸爲樂乎孟子對說遇景賞玩人之常情雖賢德之君亦曷嘗不以此爲樂但惟賢者而後能樂此蓋君有賢德則民心懽欣和氣流通故能享此臺池鳥獸之樂若夫不賢之君民心離而國勢蹙雖有此臺池鳥獸不能享其樂也是好樂雖同而有能享與不能享之異惟視民心之得失何如耳孟子此言既以釋惠王之慙亦欲因其機而引之於當道也

庶民相與攻治之不日之間已成之雖其經始之時王恐煩民戒令勿亟而庶民踊躍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臺下有囿王在靈囿則見麀鹿馴伏而不驚麀鹿濯濯而肥澤白鳥鶴鶴而鮮潔囿中有沼王在靈沼則見於牣充滿于中者魚之跳躍盡合囿沼之物無不得其所焉詩人之言如此夫文王以民力爲臺之高爲沼之深宜乎以爲厲已而民乃趨成而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倏忽而成若神靈之所爲者而又樂其臺下之有麀鹿囿中之有魚鼈焉民樂文王之樂如此此何故哉蓋由古之人平日愛民與聚勿施而與之偕樂故能得民心而自樂其所樂長享和平無事之休也臣所謂賢者而後樂此也○大全東陽許氏曰靈臺之作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

說約合參

物也其下有囿有沼併以游觀耳七十里之囿所以供四時之田講武事于其中且與民之芻蕘雉兎者共之不容不廣此在郊之外者也靈臺之囿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文王繼體卽位本都岐在位四十六年遷郢又三年遷豐作靈臺其時九十有六明年卽薨田獵之囿非作靈臺之意也七十里之囿在岐山舊都○麟士按常解靈臺之稱本以不日然禮統云夏爲清臺殷爲神臺周爲靈臺服虔左傳註云天子靈臺諸侯觀臺又似各有據易乾鑿度云文王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是類謀云作靈臺受赤爵丹書○愚按囿亦曰靈沼亦曰靈俱一時美其名云從前解是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戶角反於音烏○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直解 詩是大雅靈臺之篇經是量度營是謀爲攻是治亟是速麀是牝鹿伏是馴伏濯濯是肥澤鶴鶴是潔白的模樣牣是充滿古之人指文王說孟子承上文說我謂賢者而後樂此惟周文王爲然詩大雅靈臺之篇說文王始作靈臺方經度營謀衆百姓每已都來攻治不數日之間就完成了在文王之心惟恐勞民每戒令不要急速而民心自然樂於供役竭力爭先如子趨父事一般其臺既成臺下有囿文王在於靈囿則見麀鹿馴伏而不驚濯濯而肥澤白鳥鶴鶴而鮮潔若是其可愛焉囿中有沼文王在於靈沼則但見魚之跳躍者充滿於池中若是其衆多焉詩之所言如此夫文王用民之力爲臺爲沼宜乎百姓勞而生怨矣今乃不惟不以爲勞而反歡樂之稱其臺叫做靈臺稱其沼叫做靈沼言其成就之速恰似神靈之所爲一般又樂其囿中有麀鹿沼中有魚鼈而歎美之無已夫民樂文王之樂如此其故何哉

增淺說湯誓曰是日曷時而喪乎予寧及女偕亡民怨夏桀而欲其亡之甚如此以此言觀之人君獨樂而不恤其民至于民怨之而欲與之偕亡則其亡也可立而待也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于上哉故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大全東陽許氏曰此章劃鑑全在偕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於己興亡乃其效也○附錄湯誓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竹書紀年法桀作瓊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

說約合參

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歸而告桀曰君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亦亡矣于是接履而趣遂適湯

○增淺說梁惠王語孟子曰寡人之於治國也憂勤撫字蓋竭盡其心力焉耳矣如河內凶荒則移河內之壯民於河東熟處以就食又移河東之粟於河內以給老稚之不能移者或河東凶其移民移粟亦有然寡人之於國也如此察鄰國所行之政無有如寡人之用心者則鄰國之民宜少而乃不加少寡人

蓋由文王平日能施行仁政愛養下民使百姓每都飽食煖衣安居樂業所以百姓每都歡欣愛戴亦樂其有此臺池鳥獸而文王因得以享其樂也此非賢者而後樂此之明徵哉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直解湯誓是商書篇名時字解做是字害字解做何字孟子又說我所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觀於夏桀之事可見昔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因就其言而

指日說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速也夫為君者獨樂而不恤其民致使下民違怨詛呪欲與之俱亡當此之時一身且不能保雖有臺池鳥獸安能獨樂於上而獨享其樂哉此我所以說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抑遊觀之樂聖王不廢然至於游佚則又切切戒之故臺沼雖設而文王方且視民如傷不遑暇食則其憂勤之心可想矣夏桀荒於宴樂遂至瓊宮瑤臺竭天下之財力以自奉叢民之怨不亦宜乎明主所宜深念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

之民宜多而乃不加多其故何也○翻注焉耳者懇至之辭○孫疏言至極也○翻引何也二字是推在歲凶上去末段集註明曰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若曰意亦歲凶所為人力終無如之何也○觀士按周禮廩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故曰移民移粟亦荒政之所不廢○愚按鬴讀如附或作釜

說約合參

增淺說孟子對曰王素好戰請即以戰為喻塡然鼓之兩軍俱進兵刃既接勝敗以分敗者棄甲曳兵而走或走至百步而後止或走至五十步而後止而五十步者那以之笑百步之遠則何如王曰笑不可戰以克敵為功兵以敗死為勇彼五十步者但不曾百步耳百步固走是五十步亦走也孟子曰王如知此之五十步不可笑百步則無望民之多于鄰國也王均之未能行王道也○孫疏塡塞也滿也趙氏曰言鼓音既充塞盈滿于戰陣之際○蒙引鼓字非虛指戰士而言也如孫武子傳所謂于是鼓之于是復鼓之者一例○存疑孟子此章之論主意在行王道棄甲曳兵不能行王道之喻也或百步猶鄰國不恤其民也或五十步猶惠王能行小惠也惠王曰察鄰國無如寡

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直解河內河東都是魏地凶是年歲饑荒昔梁惠王自負其恤民之政因誇示於孟子說寡人君治國以恤民為先而恤民以救荒為急若寡人之治國也其於恤民之事可謂竭盡其心而無以加矣有時河內饑荒河東收成則使河內之民少壯者都移居河東地方就食卻將河東的糧食轉運於河內以贍那老幼之不能遷移者或遇河東饑荒河內收成則移民於河內移粟於河東也照依前法而行我徧察鄰國之政非無歲凶的時節然皆漫無料理未有如寡人這樣用心者宜乎民之去鄰國而歸寡人也乃今鄰國之民較之於我不見其加少寡人之民較之於彼不見其加多其故何哉夫移民移粟雖荒政之所不廢不過一時權宜之術而已惠王遽以是為盡心欲求勝於鄰國其所見者小矣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塡音田○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

直解喻是比喻塡然是鼓聲直字解做但字孟子因惠王以恤民自負乃設喻以曉之說王平素好戰鬭之事請即以戰為比喻夫戰者兩軍相當塡然鼓之兵刃既接勝敗分矣那敗的拋棄了甲冑拖曳着兵器脫身逃走或有走到百步

八以五十步笑百步也○戰以勝敵爲上走之遠近弗計也猶治以王道爲上小惠之能行與否弗計也故下二節遂言行王道

纂趙注大全新安陳氏試爲王陳王道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鱉也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則洿池之內得以滋養不可勝食也斧斤樵採以待草木零落之時而後入山林則材木得

記約合參以蓄植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飲食宮室以養生祭祀棺槨以喪死皆得以遂其心而無不足之憾也養生喪死無憾是先規大綱以利民而法制未備王道未成不過初焉事也○法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法以前下節集註云王道之成也正與此王道之始相對○雲峰胡氏曰山林川澤與民共之節是文王治岐澤梁無禁節禁者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禁又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註物爲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也以是觀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蒙引依文王之囿章

之遠而後止者或有走到五十步而後止者那走到五十步的就笑那百步的人以爲無勇則王以爲何如惠王說不可這走五十步的但未至於百步耳同一敗走也烏可以近而笑遠乎孟子遂就其明而通之說王若知五十步不可以笑百步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矣蓋治國以王道爲要猶戰者以克敵爲能今鄰國不恤其民而吾王能行小惠固爲差勝然不能行王道則一而已矣此之戰者特五十步之走耳烏可以此而笑彼哉王誠能力行王政則民不求多而自多國不期富而自富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足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

道解農時是耕耘收穫之時罟是魚網數罟是密網洿池是窊下聚水的去處憾字解做恨字孟子又說治國莫要於王政而王政必先於養民爲治之初法制未定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盡撙節愛養之宜如農時乃五穀所自出必愛惜民力勿妨其務農之時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五穀不可勝食也洿池乃魚鱉所聚必禁絕密網勿使入於洿池之中則川澤不竭於漁而魚鱉不可勝食也山林乃材木所生必限制斧斤直待草木零落之時方許其入則萌櫱得有所養而材木不可勝用矣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則飲食宮室有所資而民之養生者得遂其願祭祀棺槨有所備而民之喪死者得盡其情是使民養生喪死兩無所憾也養生喪死無憾則民心得而邦本固法制自此而可立教化自此而可興矣王道之始事如此

註云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豈必皆至冬乃役之乎且田以講武則四時皆可伺農隙以役民凡有興作則決須至冬也歲十一月徒杠成註云農功已畢可用民力正此不違時之說也○洿地勢自然者池是人所鑿者二字平看○高者爲山平而多草木者爲林○麟士按道義仁山金氏曰喪乎聲則是活字包得祭祀棺槨言喪其死也○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末句內可不用至冬役之依王制止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然一說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則是歲用十八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則是歲用九日不止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既云公旬義或當爾然周禮鄭註旬只訓均又均人凶札免力政政音征因札此無年又甚也

記約合參

纂趙注蒙引錄是而其道之詳盡者何如夫受五畝之宅牆下樹之以蠶桑之桑則帛有所出五十者可衣之以煖矣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之時則肉有所出而七十者可食以飽矣始之不違農時田猶未有定制至此一夫受田百畝然有田有畝而民奪其時亦無益矣勿以興作奪之則穀有所出而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至于鄉學有庠有序教化之宮也謹而修之擧俊秀及凡鄉之民皆教之所教之中又以孝弟爲重則申明之以孝弟之義壯者代老心各安之頒白者不或負且戴于道路之中矣夫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是老稚溫飽禮義修行尊親其敎然而不可積之以致王者未之有也此王道之終事也○大全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

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勑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做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

畝八家是爲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爲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田中而里聚居也○朱子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于芻豢之畜人力所爲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蒙引又云雞相承言牝豕也參考諸韻書並無此明訓只云豕也惟正韻豚小豕也曰豚又曰彘豕豶耳○狗有三等狗獵狗豢狗此是指豢狗也

序今王平日不行王道反使狗彘奪人之食而食之而不知檢制至于塗有餓莩又不知發倉廩以賑貸之人死則曰非我不用心也歲凶爲之也是何異於以兵刺是人而殺之也曰非我殺之也兵爲之也夫兵能代操兵者之罪而歲能代失政者之罪乎王誠惕然反己無歸罪于歲而勉行王道之始終以盡其心斯天下之民皆望風而來歸矣豈但加多于鄰國而已哉

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直解】樹是栽種庠序俱是學名申是丁寧反覆的意思頒白是老人頭髮半白半黑者背上馱着叫做負頭上頂着叫做戴皆用力勞苦之事黎民是少壯黑髮之民孟子又說因天地自然之利而行撙節愛養之政不過王道之始事耳茲欲使百姓家給人足各遂其生各復其性須定爲經制一夫受田百畝外又有五畝宅舍宅舍周圍墻下都叫他種植桑樹以供蠶事則絲帛有出而五十非帛不煖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不可悞了他孕字之時則生息繁盛而七十非肉不飽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不妨礙他耕耘收穫的時候則民得盡力農畝一家數口都有養贍可無飢餓之患矣這都是養民之事民得其養則教化可施行必着實行那庠序中的條教就中所教有孝悌兩端尤爲緊切又丁寧告語以致其申重之意則民知愛親敬長樂爲代勞那年高頒白之人無有負戴於道路者矣這是教民之事夫教養兼舉而治化大行以至於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則人心無不愛戴四方無不歸往如是而不能一統天下以至于王者理之所未有也此是王道之成人君必如是而後爲盡心耳彼一時之小惠豈足道哉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莩平表反○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增淺說梁惠王因孟子之言而有感復曰行小惠不若行王政宜罪己不宜罪歲夫子所以教我者至矣然而國政多端善言必再寡人願安意以承受夫子之教幸盡言而無隱可也

增淺說孟子曰興一利不如去一害虛政除然後仁政舉今試問王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王曰同一致人于死無以異也

【直解】檢是節制莩是餓死的人發是發倉廩以賑濟孟子又說王不舉行王道既無常產與民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而不知愛惜減省至于塗有餓莩又不知急發倉廩以行賑貸如是而民飢以死者乃王之罪非關凶歲也王乃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以兵器刺人而殺之乃曰非我也兵也夫操兵在人殺人乃操兵者之罪民在君民不加多乃君失政之罪也王誠不歸罪於歲凶而勉行王道則天下之民皆將聞風而來歸矣豈但加多於鄰國而已哉夫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惟平時有三年九年之蓄臨時有議賑蠲租之政則水旱不能爲災而移民移粟可無用矣此孟子告惠王之意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直解】梁惠王因孟子說行小惠不若行王道宜罪己不宜罪歲凶有感於心遂虛己以請說寡人願安心以受教蓋望其盡言而無隱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徒頂反○梃杖也

【直解】梃是杖孟子因梁惠王有求教之誠遂因其機而先問之說殺人者或用梃杖或用兵刃這兩件有以異乎王說梃之與刃其器雖不同而同一致人於死無以異也

又問以刃與政有以異乎。王曰。同一致人于死無以異也。

纂引孟子曰。王如知此。則今日之政當有在更張者矣。蓋王之庖則有肥肉矣。王之廄則有肥馬矣。于是民則有飢色矣。野則有餓莩矣。夫因獸病民以至于飢而死。是率獸而食人也。是即其殺人之政無異于刃者也。

纂引夫獸與獸相食。且人爲其以類相殘而惡之。況君者民之父母。以生養斯民者也。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則是以子民之責而反爲殘民之事。惡在其爲民之父母也。

說約合參

序仲尼有言曰。始作木俑者其人殆絕後乎。仲尼何以惡之若此。爲其作俑象人而用之以殉葬也。夫象人以葬猶爲可惡。如之何其剝民養物。實使斯民飢而死也。王急反而自改可乎。○纂引此又痛言民之不可殘也。○象人而用。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流。只象人而用。便是不仁。孔子所以惡之。○麟士按檀弓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直解 孟子又問說。殺人者或以虐政。或以兵刃。這兩件有以異乎。王又說。政之與刃其事雖不同。而同一致人於死。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直解 孟子因梁惠王說虐政之殺人同于兵刃。遂直言以匡正之說。今王厚斂於民以養禽獸。只見得庖廚中有肥肉。廄房中有肥馬。而窮民有飢餓之色。野外有餓死之人。此何以異於驅禽獸而食人乎。然則王以虐政殺人。直與兵刃無異矣。何不反求而亟圖之乎。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

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直解 孟子又承上文說。率獸食人乃虐政之大者。其失人心而促國脈。皆在於此。不可不急改也。且如獸本異類。其自相吞噬與人無預。人之見者猶且惡之。況人君乃民之父母。民皆賴以爲生者。乃今恣行虐政。至於率獸而食人。其視赤子之軀命。反獸類之不如矣。殘忍如此。何在其爲民之父母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爲去聲。○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

俑木偶人。設機而能踊躍。故名俑。○上章姑因其盡心之言而欲導其仁心。故其辭婉。此則因其承教之願而欲使悟其失。故其言直。

○增纂淺說。梁惠王曰。吾晉國在先人時。天下莫有如其强盛者。[illegible]叟之所素知也。及至寡人之身。東戰敗于齊。長子死焉。西喪失河內之地于秦方七百里。南又困辱于楚。此寡人所恥于先人也。願爲先人一洗其恥。如之何則可。○通義仁山金氏曰。成王封弟叔虞于唐。至燮父遷晉水之上。因名晉。其後曲沃奪

說約合參

晉自文公以來世爲盟主。末年六卿分晉。自相兼并。魏斯趙籍韓虔三分晉地爲諸侯。謂之三晉。而魏爲大。○惠王斯之孫也。○大全史記魏世家。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敗于馬陵。○魏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商君傳。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鞅遺卬書。與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卬以爲然。會盟已。飲。鞅伏甲士而襲虜卬。因攻其軍。盡破之。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于秦以和。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邑八。○張存中曰。按史記魏襄王十三年。楚敗我襄陵。不言邑數。註七邑不合。○慶源輔氏曰。惠王敗于三國。皆非義

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已之欲。而不䘏其民。則其流必至如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直解 俑是從葬的木偶人。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叫做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更易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能轉動跳躍。如活人一般。故孔子惡之。說始初作俑以從葬者。此人不仁甚矣。其無後乎。夫仲尼所以深惡作俑之人者。爲何。蓋因其用生人之形爲送死之具。意涉於殘忍故也。夫象人以從葬。非眞致人於死也。而仲尼猶且惡之如此。況寔以虐政殘民。使民飢餓而死。其爲不仁尤甚於作俑者矣。如之何其可哉。孟子之意。蓋欲啓發惠王不忍人之心。而引之以志於仁。故其言之激切如此。然由此章而觀。人君之所自奉者。不過庖肉廄馬而已。而其弊遂至於率獸食人。使厚歛之虐同於操刃。不仁之禍浮於作俑。則奢欲之爲害。豈不大哉。明王能以此言而體察民情。必且惻然動念。凡所以約己裕民者。當無所不至矣。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直解 梁惠王問孟子說。吾晉國在先世時。地廣兵衆。論其强盛。天下諸侯之國無過之者。這是叟之所明知也。及傳至寡人之身。則東與齊戰。兵敗而長子被殺。西爲秦人所侵。喪失河內之

舉也不知自反此匹夫之忿而求一決者耳○觴士按寡人恥之存疑曰言每及先人也故曰願比死者一洒之死者即先人也從諸趙說從之然孫疏云寡人心甚愧之耻則下句另作一項亦似可○思按註爲死者[illegible]一其恥何故有疑說云然[illegible]引孟子對曰王何庸喪敗之餘當于恥也地得足乎有耳而可以王乎天下況以堂堂千里之梁乎○[illegible]按地字[illegible][illegible]百里通說○語說行仁政[illegible]下不可明

引所謂百里可王惟行仁政而已王如果施仁政于民刑罰則省之不擾民稅斂則薄之以養民生使民以得安業力農者深于耕易于耨而民之壯者又以其閒暇之日修明其孝弟忠信之義入以此事其家之父兄出以此事其國之長上是則

說約合參

衣食既足禮義又興一旦有事尊君親上有勇知方可使制梃以撻夫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刪夫秦楚之堅甲利兵未易當也而可以制梃撻之者正以彼秦楚之君不能省刑薄斂奪其

地。凡七百里。南又爲楚人所辱。不能與抗。是寡人貽辱於晉國之先君也。寡人恥之。今欲爲先人一洗此辱。不知作何樣經畫乃可。願明以告我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直解 孟子對說。王莫說喪師之後國勢弱小不足有爲。若還有志自強就是地方百里之小國。亦可以王於天下。豈但雪恥而已哉。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四 梁惠上 十四

直解 易是用功到。耨是耘草。孟子又說。所謂百里可王者如何。王若施行仁政以及於民。於刑罰則省之。而用法以寬。於稅斂則薄之。而取民有制。使百姓每得安其生業。盡力於農畝。春而深耕。耨布種得好。夏而易耨。鋤治得到。那少壯的百姓又以耕種閒暇的時候講明孝悌忠信的道理。入以此事其父兄。出以此事其長上。衣食既足。禮讓自興。那百姓每戴上恩德。人人都有個親上死長的意氣。遇著敵國外患。必能出力報效。敢勇當先。雖以秦楚之強。國堅甲利兵。天下莫能當者。可使斬木爲梃。以撻之。而取勝於萬全矣。況其他乎。臣所謂百里可王者以此。王能勉行仁政。又何弱小爲患哉。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

民時使不得耕耨力田以養其父母使其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不仁極矣

刪彼爲政不仁以陷其民於阱溺其民于水如此民怨之深矣王乃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而正其暴虐之罪彼民方樂歸之不暇夫誰有與王爲敵者乎此彼之堅甲利兵無所用而我之所以制梃可撻也○麟士前兩節分說此節總說蓋分案總斷也兩彼字緊對三王字

說約合參

淺說是以古語有曰仁者無敵知仁者之無敵則知百里可王非無憑而徒爲是迂闊之語王請勿疑而決然行仁政以王可也何雪恥足云哉○勿疑者勿疑百里可王之言非勿疑仁者無敵之言也○大全勿軒熊氏曰當時七雄皆大國也孟子獨惓惓于齊梁者欲得志于中國也若秦楚則發夷戎狄之裔七篇之書深鄙外之蓋其得志必非生民之福自周之衰天下大勢不入于楚必入于秦聖賢已逆知其所趨矣當時孟子止言耕耨孝弟則制梃可撻後來秦亡不過起于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可恃乎孟子之

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彼謂敵國也。

直解 彼指敵國而言。孟子又說。我謂制梃可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非恃我能勝彼。彼固有可乘之釁也。彼國煩刑重斂。行政不仁。把百姓每務農的時候都被他妨悞了。使不得深耕易耨。盡力農事。以養其父母。致使其父母凍餓。而衣食無所仰給。兄弟妻子離散。而室家不能相保。此惟救死而恐不贍。何暇修孝弟忠信之行哉。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

直解 承上文說。彼國暴虐其民。使之凍餒離散。就如陷之於阱。溺之於水的一般。其結怨於民也深矣。吾王趁著此時。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恨其上。一聞王師。都欣然樂歸於我。誰肯爲他出力用命。而與王拒敵者哉。此我所以說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四 梁惠上 十五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直解 孟子又總結上文說。王能發政施仁。則天下之人莫不歸心。不仁者陷溺其民。則雖本國之民不爲用命。是以古語有云。仁者無敵。蓋言民心所歸。則強弱大小非所較也。我所謂百里可王制梃可撻秦楚之甲兵者。亦有見於此耳。王請勿以予言爲疑。而斷然以發政施仁爲務。雖以梁王可也。尚何先人之恥不可雪哉。按此章惠王之志在於報怨。而孟子之論在於救民。能救民則不必報怨而自足以克敵。不能救民蓋

言不我誣也。

○序惠王子襄王嗣位孟子見之。○大全新安倪氏曰通鑑愼靚王三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即去也

蒙引凡聖賢之至于其國而見其君皆是欲覘其動靜以卜吾道之興廢襄王容貌詞氣之間皆不當人意孟將去之故見之而出也語人曰遠而望之不似人君之度近而就之不見所可畏之威焉卒然急遽而問曰今天下之勢惡乎得安定也吾對曰分則爭合則定蓋定于一

○看來天下有可一之理孟子又有能佐其君以一天下之才但襄王未有一天下之器耳孟子所以望斯道之行者至是已

說約合參

盡況當衰晉之年已有吾已矣夫之嘆讀者于此當知聖賢不遇之不幸然此一段議論所關係于世道君道者甚大不可以不傳故出以語人而且以垂世

○麟士按道章皆作自述語奇亦七篇之別體○一言一統也存疑曰定者列國息爭干戈不作

序王曰列國之君孰能統一之

序對曰必也以不忍爲心以好生爲德而不嗜殺人者爲能統一之

蒙引王曰當此之時君各民其民民各君其君孰能得其歸而與之也○當時列國既各有封疆則各護地而守之民有欲舍彼趨此似亦難矣必在所禁制

而徒志於報怨將兵連禍結而喪敗滋多矣是以帝王之道貴在自治不以小忿而忘遠圖正此意也。

○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

直解 梁襄王是梁惠王之子卒然是急遽的模樣孟子見梁襄王知其不足與有爲乃出而告人說道容貌詞氣乃德之符我今見王遠而望之不似爲人君的氣象近而就之不見有可畏之威且卒然而問我說當今天下諸侯紛紛爭戰何時平定我對說必待天下一統則自然平定無有戰爭矣。

孰能一之。王問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甘也

直解 嗜是心所好尙孟子又述其問答之言說道王問我說今之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誰能一統天下我對說今天下惟爭地爭城日以戰闘爲事所以四分五裂不能相一惟是仁德之君不好殺人者則四方之民歸之而天下可一矣夫天以好生爲德人君奉天子民惟在常存好生之心而已創業之君常存此心則可以結人心而成混一之功守成之君常存此心則可以壽國脈而保無疆之祚孟子此言眞萬世人君之要道也。

孰能與之。王復問也 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

也下文沛然誰能禦之正是答此意。

序對曰天下之民莫不歸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之生意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槁者浡然興起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使止耶今夫天下之牧職爲人牧者皆務兼爭地爭城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一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中心悅服皆引領而望之欲以爲君如大旱之望雨矣夫誠是之如是也民之歸之由水就下沛然一往其勢誰能禦之使止耶而何天下之不與之也夫王與孟問答如此然而非能有爲者柰之何哉

○麟士按紹聞編令人但見孟子淺襄王不知襄王一問自是可歎曰天下惡乎定夫生民厭亂久矣唐明宗祝天早生聖人亦思定之意也孟子曰定于一

說約合參

言天下之勢出于一也自生民以來經桀紂之亂天下嘗不定矣未有天下裂而爲七各稱王爭雄如孟子時者也其後秦併天下可謂一矣且其也以亂易亂特聖人之驅除耳不嗜殺人能一則一之有不在力矣天下莫不與就今之時則然焉七八月之間旱喻民困于虐政其曰孰能禦之者以苗之興而言也以水之就下喻民之歸仁曰沛然誰能禦之者以天下莫不與而言也

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直解 與是歸往周時七八月即今之五六月槁是枯槁油然是雲盛的模樣沛然是雨盛的模樣浡然是忽然興起禦字解做止字牧是牧養君以養民爲職故叫做人牧領是頸梁襄王又問孟子說當今列國分土而治民各有主誰肯舍其主而來歸乎孟子說當今天下的百姓無不願得所依賴而歸往之也王知夫禾苗乎當七八月之間天氣亢旱禾苗枯槁正是望雨之時天忽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將見苗之枯槁者隨即浡然興起發生甚速誰得而禦止之乎方今天下之君以牧民爲職者都只以爭地爭城爲事驅民戰闘忍視其肝腦塗地略無顧惜未見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之主出于其間則天下之民欣然向慕就如旱苗之望雨一般莫不延頸舉首都傾戴之以爲君矣其望之如此其切則其相率歸附不逆于衆而至于其勢之迨如流水之就下沛然奔赴誰得而攔阻之故此所以說天下莫不與也夫好生惡死人心之所

○序齊宣王問曰五伯迭興桓文爲盛其當時取威定伯之事亦可得聞之乎○大全趙氏曰田氏本陳公子完之後後改姓田氏至田和始纂齊而有之辟彊和之曾孫

纂大全朱子孟子對曰臣學本之仲尼仲尼之徒無有道桓文經常伯業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無可言也若王必欲臣言之意不止則有王天下之道乎○晦者嘗伯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伯諸侯匡天下則誰不知

記約合參

纂大全新安陳氏王曰人君之德當何如乃可以王乎天下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王其勢莫之能禦也○保民而王一句爲此章之綱領○慶源輔氏曰保如保赤子之保○存疑德何如德字虛說下句保民卽德也

序王曰保民乃人君之大德若寡人者亦可以保民乎哉對曰可王曰何由知吾可也對曰臣

同戰國之君雖至不道豈有皆殺人者特以甘心戰鬪視民之死而不恤故孟子以皆殺人警之蓋凡淫威虐政可以戕民生者皆殺人者也君人者能省刑薄斂務以厚民之生則民心歸而治平可常保矣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彊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直解 齊桓公晉文公皆春秋時霸諸侯者能尊周室攘夷狄後世稱其功然先詐力而後仁義聖

四書集註直解《卷十四 梁惠上 六

賢所不道也齊宣王有志於伯功乃問孟子說在先五伯惟齊桓晉文爲盛二君所行之事可使寡人得聞其槩乎孟子對說臣所受學傳自仲尼仲尼之徒羞稱五霸無有言及桓文之事者所以後世之人不傳其事臣無從而聞之既無所聞則無可言矣王若必欲臣言不已其惟王天下之道乎蓋王道乃聖門常言而臣得之傳聞者也王若能取法王道則霸不足道矣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護也

直解 齊宣王又問說人君之德如何則可以王天下孟子對說天之立君惟欲其保養斯民而已若能修德行仁以保安百姓使之得所則天下之民皆愛之如父母而戴之爲君師其王天下也孰得而禦之哉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

曰臣聞之王之臣胡齕曰王一日坐于堂上行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問曰牛將何之牽牛者對曰將殺之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此牛之觳觫恐懼像似他無罪而就死地誠可憐也牽牛者對曰牛旣舍則將廢釁鍾之事歟王曰釁鍾大事何可廢也其以羊易之胡齕之語臣如此不識果有此事乎○蒙引賢本釁鍾今曰釁鍾則是因鍾之釁而釁之便釁者不復數也作話字看釁鍾之釁與釁義同釁鍾之釁則釁也○存疑按釁鍾非牛不可以羊易牛便不得只是齊王一時良心發動不可遏初不及計慮到此兩全而無害亦孟子于開導其君爲此避就之說耳其事之可否弗計也○麟士按若無罪而就死地又自解其不忍意若無罪作若人之無罪或只大槩說俱可

記約合參

○以羊易之德說云吾以羊易之亦作王語也○愚按作若人之無罪畢竟添痕卽指牛說好

纂大全西山眞氏蒙引王曰此事有之對曰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心是易牛之心足以保民而王矣當彼時百姓或皆以王爲計其費而愛也臣由王不忍其觳觫之言思之固知王之痛其死而不忍也○蒙引旣曰是心足以王矣又曰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者明其果出于不忍也所謂是心者卽指此不忍之心也不忍二字此一章之骨子孟子只得齊宣王吾不忍其觳觫一句遂堅執不忍字一開一闔百方開導要他緊識而擴充之○百姓皆以王爲愛也一句亦甚要緊蓋不着此句無以發其論難而啓其察識擴充之端

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齕音核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胡齕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直解 胡齕是齊臣新鑄鐘成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叫做釁鐘觳觫是恐懼的模樣齊宣王因孟子說保民可以致王遂將自己問說若寡人者也可以保安百姓否乎孟子對說可齊宣王問說你何由知道我可以保民孟子對說臣聞王之臣胡齕說王一日坐于堂上有人牽牛行過於堂下王看見問說牽這牛將欲何往牽牛

四書集註直解《卷十四 梁惠上 七

者對說新鑄鐘成將殺此牛取血以塗其釁郄也王說舍之我不忍見此牛這樣戰懼觳觫其狀恰似無罪而往就死地一般誠可憐也牽牛者說王旣不忍殺這牛則將廢釁鐘之事乎王說釁鐘是國之大事何可廢也但取個羊來換他則鐘得以釁而牛亦可全矣臣所聞胡齕之言如此不知果有此事否也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直解 愛是吝惜的意思齊宣王因孟子述胡齕之言乃承認說以羊易牛誠有此事孟子遂就其善念而開導之說王天下之道不必他求卽王這一點不忍殺牛之心便可以懷保萬民兼濟

若只言是心足以王矣他不曉
問便只説他説了○察識如下
文註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
者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推擴
充則須是自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所謂反其本而推之有
所不忍而達之于其所忍者也
○麟士按察識擴充足王內尚
不可用○鄙摒撥士是四字雖
此節註實領以下通章之意
而指之於此耳
所以問孟子之言誠然也誠有
百姓如此相譏者然齊國雖褊
小吾亦何至愛一牛之利而卽撥
所謂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
死地吾故以羊易之也○麟士
按然亦大槩首肯之詞誠有百
姓照上爲愛句齊國以下照上
不忍句便是依樣葫蘆語
到孟子難之曰王無怪異乎百
姓之以爲王爲愛也以羊之小
易牛之大迹有可疑彼百姓惡

說約合參

知王之心爲不忍其無罪就死
者但王若果不忍其無罪就死
地則牛無罪羊亦無罪何所別
擇焉而乃以羊易牛乎王不能
自察識也笑曰是以羊易牛之
心當日誠何心哉我其實非愛
惜其財而易之以羊也今却宜
乎百姓之謂我愛其財也亦無
解于無罪之羊焉已○按麟士
云是誠數句作一漾說得之○
蒙引曰是反辭非直辭言我若
非愛其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
之大所謂是誠何心而宜百姓
之謂我愛也麟士云是誠何心
哉一何字便足攏瀉下兩句不
必云何故易之以羊又添一何
字是○適說我非愛其財而易
之以羊單讀此句却是自解之
詞今爲下有宜乎句作自疑之
詞也麟士云易之以羊之字
指牛也云我非愛其財而易牛
以羊也亦可作自解之辭若云

四海。而成興王之業矣。但百姓每識見短淺。只見王愛此一牛。都道是吝惜財費。而然臣卻知王之心。乃由觳觫之兆。觸目有感。一念惻怛之發。全出於不忍也。能由此一念而遂充之。於致主何有哉。夫宣王愛牛之心。偶發於一時之感而孟子遂許其可以保民而王者。蓋此一念驟發之仁。最爲眞切。若推之于民。則凡以利用厚生。拯災卹患者。將無所不至。而四海皆其度內矣。有保民之責者。能識此不忍之端而擴充之則仁不可勝用矣。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直解 褊是狹。齊宣王以羊易牛。其心出于不忍。而其迹有似於吝惜。聞孟子之言。乃遂應以爲然

說道。以羊易牛。其迹似吝。誠有如百姓之所譏者。但我之心實不如是。齊國雖褊小。一牛之費能有幾何。吾何愛焉。只爲見其觳觫之狀。若無罪而就死地。心中不忍。故以羊易之耳。此心惟夫子知之。而百姓不知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直解 異是怪。隱是痛。擇是分別。孟子欲宣王察識

我非愛其財而易大以小也則
不得不作自疑之詞矣故講說
若從此處見三句三說是誠句
自疑非愛而易之句自解宜乎
何自疑既自解一句又反不得
不自認一句總由自疑而然總
是解說不來說不得轉而轉指
若是如此是在善講本文者○
又麟士云數句文只依樣分疏無
容發揮如已把罪名認下故下
遂云無傷也
蒙引疑孟子答齊王曰雖百姓
皆以王爲愛然亦無害也此乃
仁術也然牛羊皆無罪如何以
羊易牛爲仁術蓋見牛未見羊
也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
未見羊則此理未形而無所妨
故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則
牛得全而鍾亦不廢不忍之心
得以流行所以爲仁術也大凡
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
見其死聞其哀死之聲不忍食

說約合參

其死之肉是以君子雖以禮用
之有不得已必遠庖廚而不忍
于見死聞聲以預養此心而廢
爲仁之術也王所爲正合于君
子何傷也○大全朱子曰術字
只緣從來做這箇不了道是不
好都不知天下事有難處須著
有箇巧底道理始得○雲峯胡
氏曰一本心也已發在于擴充
未發在于預養○蒙引初來齊
王之以羊易牛亦未有此巧妙
見識亦偶然適合于仁術耳○
麟士按君子遠庖厨本出禮玉
藻蓋成句而孟子用之也

其不忍之心。乃反復詰問之。說百姓以王爲愛王亦無怪其然也。蓋羊小而牛大。以小易大。迹本可疑。百姓何足以知之。王若果是不忍牛之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一般。有生一般無罪。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誠有難於自解者矣。孟子設此難。王正欲使之反求諸己。而得其本心也。宣王亦無以自明。乃笑而應之說道是誠何心哉。我非愛惜一牛之費。而胡爲易之以羊也。不忍於牛。而獨忍於羊。即我亦有不能自知者。百姓之以我爲愛。不亦宜乎。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

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

直解 孟子因宣王不能自得其本心。又爲之分解說道。以小易大。雖難解於百姓之疑。然亦無傷也。蓋仁雖無所不愛。而見聞感觸之時。亦自有斟酌變通之術。今王既能全觳觫之牛。而又不廢釁鐘之禮。於難處之中。得善處之法。是乃仁之術也。何也。蓋時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時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得以兩全而無害。所謂仁術者如此。大凡君子爲仁。莫不有術。其於禽獸也。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則固其惻隱之眞心。然祭祀燕饗。禮亦不可廢者。則身遠庖廚使其死不接於目。聲不聞於耳。固所以預養不

纂大全南軒張氏宣王聞孟子之言有得于心而說曰詩有云他人有心予忖度而得之夫子今日之謂也夫易牛之事我乃自行之及反而求之小大之故則有不能以自得者夫子以見牛未見羊言之遂于我心戚戚然有動于中而當時不忍之意宛然而形焉但此心甚微而王迨甚大此其所以合于王者果何在也○雲峯胡氏曰爲王于其本心略能察識而自此以下孟子皆教之以擴充○新安陳氏曰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矣一句相照應

增纂淺說對曰有白于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之重而不足以舉一羽之輕明足以察秋毫之末之細而不足以見輿薪之大則王許之乎王曰否不許之也曰既知此則知是心合于王矣蓋人貴而物賤人吾同類而物吾異類是以惻隱之動于民切而物緩仁術之施于民易而物難今不忍一牛于其勢緩而事難者恩足以及之是能舉百鈞察秋毫也而于百姓所在勢

忍之心而廣其爲仁之術也吾王以羊易牛正合於君子之道若能察識此心而擴充之何不可保民之有哉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直解 詩是小雅巧言之篇夫子指孟子說戚戚是心中感動的意思齊宣王因孟子之言有感於心乃歡喜說道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我聞詩經有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這兩句說話正夫子之謂也夫以羊易牛乃我所行的事及反之吾

心求以小易大的緣故自家茫然也不知是何念頭夫子乃能推究來由說是見牛未見羊之故將我前日不忍的初心不覺打動戚戚然宛如堂下觳觫的形狀復在目前一般此非夫子能忖度之則我亦何自而得其本心哉然這一點心自我看來極是微小能濟甚事夫子却說足以致王不知其所以合於王道者果何在乎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

近而事易者保之之功反不至是不能與一羽見輿薪也其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非無力也只爲不用其力焉輿薪之不見非無明也只爲不用其明爲百姓之不見保非無恩也只爲不用其恩焉既不肯用恩固以不王故王之不保民而王乃能之而不爲也非欲爲之而不能也○大全新安陳氏曰今恩二句雖得最緊切乃是一章文意緊處起下文又以此再難提結之十分精神文法亦有照應收拾

齊王曰不爲者與不能者固甚異矣敢問其形狀果何以異曰有如挾太山之重以超北海之濶此與常常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無疑也至于以長者之

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爲之不爲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

直解 復是稟白秋毫是毛之冗細而難見者輿薪是以車載着薪木今恩以下是孟子之言孟子因宣王未知愛牛之心可以保民乃設辭以提省之說道今人有稟白於王者說我有力能舉三千斤之重而於一羽之輕卻不能舉明能察見秋毫之末而於輿薪之大卻不能見王亦將信其言而許之乎齊宣王答說不然人未有舉重而不能舉輕見小而不能見大者也孟子遂曉之說王既知此則知保民而王無難事矣蓋

物與人異類用愛頗難民則與我相親加恩甚易今王不忍一牛之死是恩足以及禽獸就如能舉百鈞察秋毫一般而德澤乃不加於百姓是一羽之不舉輿薪之不見也恩能及於所難而獨不能及於所易其故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只是不曾去用力一用力則舉之何難輿薪之不見只是不曾去用明一用明則視之何難百姓之不見保只是不曾去用恩一用恩則保之何難夫既不用恩保民何由能成王業故王可以王而不王者乃能爲而不爲非欲爲而不能也若肯爲之則取諸愛牛之心推廣之有餘矣保民而王何難哉孟子於宣王既發其愛物之心而使之察識又示以仁民之術而望其擴充所以引之於王道者意獨至矣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

命而爲之折枝則初無難事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之折之也非不能折枝也用吾心固有之恩以及同類之百姓亦何難之有故王之不保民而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保民而王是折枝之類也相異之形有若此○趙注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爲喻○愚按注不待外求數句預透下節勿入講

說約合參

凌說夫王之不王固由于不推恩今之欲王惟在于推恩而已必也先盡孝悌以老吾之老而後推之以及人之老使人亦得以老其老以先施慈惠以幼吾之幼而後推之以及人之幼使人亦得以幼其幼焉如是則舉天下之老與幼無一而不被吾老老幼幼之恩其恩之及于天下也特運諸掌耳何難之有詩云刑法于寡妻至于兄弟以摠御乎家邦蓋言人具此心心具此仁與此心而加之寡妻則寡妻以正與此心而加之兄弟則兄弟以和與此心而加之家邦則家邦亦隨以治矣夫自寡妻而兄弟而家邦者不外乎一心之推如此然則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者獨非是心所推乎誠能推此一心之恩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將見家恩者歸化感德者屬心足以保

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直解 形是形狀以物夾腋下叫做挾超是越過齊宣王問孟子說夫子謂我之不王是不爲非是不能這不爲與不能的形狀如何分別孟子對說泰山至大北海至廣挾着泰山去跳過北海乃天下所必無之事以此與人說我不能這個眞是不能非不爲也奉長者之命而折取草木之枝有何難事以此與人說我不能這個是不肯爲耳非不能也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其不同如此今王有不忍之心自可以保民而王天下然而不王者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而由

於不能王之不王乃折枝之類而由於不爲也蓋恩由仁達患無此心耳有是心以及物則物蒙其愛有是心以及人則人被其澤夫何難哉有保民之任者亦在察識此心而擴充之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

四海之大而有之若或忍心害理忍然無傷當親者不親當仁者不仁則衆叛親離雖妻子可得而保乎夫自古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其功業之所以巍巍卓卓非後世之所能及者豈有他哉亦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近及遠自易及難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倒行逆施不能善推者夫豈無其故哉○大全雙峰饒氏曰運于掌與視諸掌不同運屬行視屬知那個是易知這箇是易行○雲峯胡氏曰大抵此章凡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其察識此心于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此心于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蒙引及人之老自吾老而推之老吾老則自何地而推之曰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推毋反其序則是○斯心

說約合參

對彼而言則寡妻兄弟家邦盡是彼也此一章心字是骨子○存疑推恩意思在以吾老幼及人上天下運掌則其效也引詩只明此意以舉斯心加諸彼向來照看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即舉斯心加諸彼也故承之曰詩云云而已故推恩二句是結其意古之人三句是引古人以證之以上答此心所以合于王意思已盡了又把他功不至百姓處重結之直究到他病痛根源處○麟士按舉心加彼解斷如是世支誤說

扇夫質有輕重必權焉然後知之數有長短必度焉然後知之凡天下之物皆然而人之心其關係之大爲尤甚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請以本然之

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直解 老是尊事的意思吾老人之老都指父兄說幼是撫育的意思吾幼人之幼都指子弟說運於掌是說近而易行如運動手掌一般詩是大雅思齊之篇刑是法寡妻是謙稱寡德之妻御字解做治字孟子又告齊宣王說我謂王不難于致王者無他亦有見於推恩之甚易耳且如我有父兄我能尊事之即推這老老之心以及於民使百姓每都得以尊事其父兄我有子弟我能慈愛之即推這幼幼之心以及於民使百姓每都得以慈愛其子弟如此則舉天下之老者幼者無一人不被我之恩澤以之措置一世就如運動手掌一般何難之有詩大雅思齊之篇說文王之德爲法於寡妻施及於兄弟又能

統御乎家邦蓋言文王能以仁心施之於家而家齊施之於國而國治總不外於此心之運用而已故爲人君者誠能推此心以施恩則包含徧覆雖四海之大可以保之而無難不能推此心以施恩則衆叛親離妻子至近亦不可得而保矣況四海乎考之上古帝王其功業隆盛所以大過於人而非後世所能及者別無他道只是善推此心由親親推之以及於仁民由仁民推之以及於愛物施爲先後之間能不失其當然之序而已矣今王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乃不至於百姓則是倒行而逆施與古人之善推所爲者大相反矣是果何爲也哉王其反求諸心可也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

權度而度之則知心之仁民者宜重且長而愛物者宜輕且短而有當然之序耳○蒙引權度當作活字看或曰如此則度字當入聲曰還作去聲不害爲活字心之輕重長短在心之應物上蓋民與物皆物也仁民愛物則是應物也難道物有輕重長短又難道心有輕重長短○上文既發其端曰今恩云云獨何與分明是含說箇輕重長短之當民在裏面蓋齊王是輕重長短之失度者○果何以見心爲甚試論今有一疋布不用丈尺以二丈爲一丈只是這一疋布上失那箇人君子民物之間失所權度至于恩及禽獸功不至百姓則將有所謂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者其差視以二丈爲一丈者相去何如看是甚乎不甚乎

說約合參

字夫王仁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抑王必欲與其甲兵危其士臣以構怨于列國諸侯曰驅民而戰之然後快于心與夫民之無罪以視觳觫之牛何如爲以此而度之○蒙引雖正是結王度之處其實又更深一節蓋是言其仁民之所以輕且短處耳集註分明○王之所以功不至百姓興兵構怨之心王之所以興兵搆怨者將以求吾所大欲蔽之也○有疑此是齊王病根源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齊王何不忍于一牛乃獨忍于百姓正爲欲心一動忍心遂熾

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直解 權是秤錘所以稱物之輕重者度是丈尺度是稱量的意思孟子因宣王明於推恩要他心裏自家裁度復說之說道物有輕重必須用秤稱之而後可知物有長短必須用丈尺量之而後可知凡物皆是如此未有舍權度而能知輕重長短者也若人之一心萬理畢具於凡應事接物之際尤不可無權度以稱量之更有甚於物者蓋物無權度不過一物之差而已設使心無權度則事到面前茫然不知是非利害之所在其顛倒錯亂有不可勝言者豈但一物之失而已哉今王不忍一牛而忍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反重且長仁民之心反輕且短差謬甚矣

王請自家稱量民與物孰重而孰輕愛民與愛物當孰長而孰短庶吾之權度不差而施恩必自有其序矣尚何百姓之不可保哉此可見人君一心萬物之原必權度不差而後能推行有序凡斟酌治道鑒別人才以至于賞罰舉錯皆當以此心之權度爲準而審察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直解 士是戰士構是兩相構結孟子詰問齊宣王

爭地爭城糜爛其民有不服顧解此愛民所以輕且短恩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爲是故也○孟子前面反覆辨論至此方發之使之將殺人與殺牛二事彼此相權自知輕重長短之所在肯包思過勘故述信十以推恩而保民也爲齊王曰否此三者非可快之事也吾亦何快于是而爲之特吾有所大欲焉將以此求之而不得已爲此耳序孟子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但笑而不言孟子詰之曰爲肥甘不足于口與輕煖之衣不足于體與抑爲采之色不足視于目與聲音之美不足聽于耳與便嬖幸之人不足使令于前與此以臣觀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之欲豈爲是哉王曰否吾何足爲大欲吾原不爲是而求之也曰然則

說約合參

王之所大欲可得而知已蓋欲開闢我土地朝服彼秦楚內而臨莅中國而外安撫四夷儼然一統眞大欲也但所欲既大則其所以求之者亦大以若此興兵搆怨之所爲而求若此一統無外之所欲猶因緣喬木而求生魚決無可得之理也

說吾王愛物之心重且長而愛民之心反輕且短則此心之權度必有所由蔽而失其準者豈是要興動甲兵驅戰士武臣於危亡之地而構結仇怨於諸侯然後快足於心與不忍一牛之死而忍萬民之命王試度之則其長短輕重較然可知矣齊王對說不然這三件都不是好事吾何爲求快於此所以不得已而爲之者將用以戰勝攻取求得吾心中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

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直解 便嬖是近習嬖幸之人居上臨下叫做莅緣是攀緣孟子聞宣王求大欲之言因探問之說王之所大欲如何可使臣得聞之與齊王有難於自言者但笑而不言孟子又設問說王所大欲豈爲肥甘之味不足於口與輕煖之衣不足於體與抑或爲華采之色不足觀視於目與聲音之美不足聽聞於耳與近習嬖幸之人不足備使令於前與凡此數者王之諸臣皆足以供應之而不缺王豈爲是而汲汲以求之耶齊王應之說不然這幾件都是小事吾不爲是而求

序王曰大欲難求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于此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亦無後來災禍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竭盡心力而爲之到後來并惟無功且自召災禍必不能免者矣王曰後災可得聞與曰這個事理甚明且如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能取勝王曰楚人必勝曰知楚之勝鄒然則天下國之小者固不可以敵夫大國之大者人民之寡者固不可以敵夫人民之衆者兵力之弱者固不可以敵夫兵力之强者此理勢必然也今總計

說約合參

海內之地大約方千里者有九區焉齊國集合其地其方千里是有其九分之一也今王欲以齊千里之一而服海內千里之八何以異于以鄒而敵楚哉必不能勝以至于敗臣所謂有後災也大欲不可以力求如此王若必欲求而遂之是亦反于其本自有小大衆寡强弱皆所不計而自得之者矣○大全新安陳氏曰千里者九齊楚燕秦趙魏韓宋中山也

之也孟子說王所欲既不在是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王必是要開廣土地朝服秦楚臨御中國安撫四夷使天下一統然後王之大欲始遂耳然求是大欲必有大道乃興兵結怨以求之以如是之所爲求如是之所欲譬如攀緣樹木而求水中之魚豈有可得之理哉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直解 鄒楚是二國名齊宣王因孟子說他興兵以圖大欲如緣木求魚疑其過當乃問說緣木求魚乃必不可得之事今我興甲兵求大欲雖未可遽得豈至如此之甚乎孟子對說王疑我所言爲甚不知以此校彼則王之所爲比那緣木求魚更加甚焉蓋緣木求魚雖不能勾得魚後來却無災禍使以那興兵構怨之所爲求遂那霸王之大欲盡心竭力爲之到後來非惟無功且將召災取禍有必不可免者矣宣王因問後災之說可得而聞之乎孟子說這個事理甚明但王未加察耳且如鄒國與楚國交戰以王評論他兩家那家取勝宣王說楚人必勝孟子說王既知此則可見衆之勝敗不在兵刃既接之後比權量勢[illegible]可預[illegible]者矣蓋以國之小者與

序求大欲之本亦在仁政而已今王以不忍之心而發之爲政以施其善推之仁將見仁恩所感使天下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以行其道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以安其業商賈知王之市廛無征皆欲藏于其市行旅

說約合參

知王之關譏不暴皆欲出于其途天下之欲疾其君之虐者望王之弔民伐罪皆欲來而赴愬于王其如是則四海來歸孰能禦之而土地闢秦楚朝中國四夷皆附王之大欲不求而自得矣何興兵構怨之爲哉○蒙引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所謂伯必有大國也今王發政至孰能禦之所謂王不待大也

大國戰其勢固不敵也以兵之寡者與夫衆戰其勢固不敵也以力之弱者與强國戰其勢固不敵也此其事理豈不彰彰較著哉今海內之地大約以每方千里計之凡有九區集合齊地而算之不過千里餘皆列國所有是於天下九分之中纔得其一分耳今王欲以齊千里之一分而服海內之八分其强弱衆寡小大勢不相當就如以鄒敵楚一般必不能勝矣豈不可爲之寒心哉我所謂必有後災者如此王必欲臣服海內何不反其本而求之以仁心而行仁政乎蓋能反其本則小大衆寡皆所不計而所欲者將不求而自至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直解 商賈都是做買賣的人居則爲商行則爲賈愬是告訴孟子告齊宣王說我所謂反本者不可他求在行仁政而已今王誠能推愛物之心以行保民之政爲之興利遠害爲之厚生正德凡法制品節之施皆根之至誠惻怛之意則不但本國之民被其澤而心悅將見風聲所達無遠弗屆使天下做官的皆欲立於王之朝以行其道務農的皆欲耕於王之野以安其業商賈知關市之不征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知道塗之無滯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有苦其君之暴虐而求解倒懸之苦者皆欲求告訴於王民之歸仁其不約而同如此其勢殆猶水之就下沛然不能禦之由是而土地可闢秦楚可朝莅中

增淺說王曰王天下誠不外乎仁政願予資質昏昧未能遽得而施行之願夫子開其昏心以輔導吾志政何如而發仁何如而施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行之

纂大全慶源輔氏孟子曰所謂仁政莫先于制産而已大凡無常生之恒業而猶有常有之恒心者惟嘗學問知義理之士爲能之若夫民則無常産因而無常心初無有常心則放縱偏僻邪枉淫侈無所不爲而人皆犯罪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加之刑辟則是平時不預養以陷之臨罪不寛恤以刑之誠無異于以羅網罔民欺其不見而取之也焉有保民之仁人在于上位罔民之事而可爲也

說約合參

國而撫四夷無不遂王所欲矣何必興兵結怨爲哉

王曰吾惽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惽與昏同曰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爲於虔反○恒常也産生業也恒産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産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直解 惽是昏昧恒産是百姓每常久的産業恒心是人所常有的善心不知而誤墮其中叫做陷

罔是欺罔齊宣王聞孟子發政施仁之言有感於心遂誠心以求教說王天下之大道誠不外於仁政但我資質昏昧無所知識不能遽進於此道願夫子輔導我之志意凡政如何而發仁如何而施明白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而爲之一一見之於施行以求不負夫子之教焉孟子對說仁政莫先於養民養民莫先於制産蓋禮義生於富足故人惟有衣食之常産斯有禮義之常心若不假於常産而自然能有恒心者惟是那從事學問習知禮義的士人方能如此若尋常小民沒有常産便無所資藉爲飢寒所陷溺因就沒有禮義之常心矣苟無禮義之心則將恣情縱欲蕩然於禮法之外凡放縱淫辟欹邪侈肆一切不善之事無所不爲而犯罪者衆矣爲人君者平時不能制常産以養民及至陷民於有罪之地然後從而加之以刑則是欺愚民無知而陷害之非罔民而何若此者不仁甚矣安有仁人在位以愛養百姓爲心者而肯爲

序是故明君知恒産所係之重如此其制民之産也必度地居民計口授田使仰焉足以事其父母俯焉足以畜養其妻子豐樂之歲則終身飽煖卽凶荒之年亦可免于死亡蓋民之遂其生如此然後設教驅而之于善故民有所資而無所累其從善也自然輕省不費力矣所謂民有恒産而有恒心也

說約合參

序今也制民之産不遵古法使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雖當樂歲亦終身困苦一遇凶年便不免于死亡當此之時民惟有救死而恐不足奚暇治禮義以爲善哉所謂民無恒産而無恒心也

纂大全新安陳氏由此觀之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産又是發政施仁之本

此罔民之事乎吾王欲行仁政其於制民之産誠有不容緩者矣

是故明君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産而有常心也

直解 畜是養驅是驅使向前孟子告齊宣王說民無恒産因無恒心以至於無所不爲蓋恒産所係之重如此故明君之爲治必度地居民計口授田使一歲所出上面足以奉事父母下面足以畜養妻子豐年收成好用度有餘可飽食終身或遇年歲凶荒也有積蓄餬口可以免於死亡蓋民之相生相養如此然後驅使他去爲善他心無所累從上教化自然省力此所謂民有恒産因有恒心者也

今也制民之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産而無常心者也

直解 承上文說明君之治民如此如今制民之産不遵古法使民不得盡力於農畝而徒困於徵求上不足以奉事父母下不足以畜養妻子雖當豐樂之歲尚且迫於飢寒終身受苦一遇凶年便轉於溝壑而不免於死亡百姓當這等時候皇皇然救死猶恐不足那有閒工夫去講習禮義哉此所謂無恒産因無恒心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産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

王欲行乎仁政則何不反其本
而制民之產矣

序制民之產之法何如每夫受五畝之宅而牆下樹之以桑則帛有所出而五十者可以衣之而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孳字之時則肉有所出七十者可以食之而他矣每夫受百畝之田勿奪其農時則穀有所出八口之家可以無飢餓矣恆產既制恆心以生于是謹庠序之教又于其中申明之以孝悌之義則民知愛親敬長而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夫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則教養兼

舉治化大行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所謂保民而王者正以此區區伯功何足道哉○大全云峰胡氏曰此章甚詳而集註斷之甚約蓋欲伯功則心之所向者正從行王道則心之所充者大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政無他焉亦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伯功上去入于彼必出于此世安有不能黜伯功而能行王道者哉此孟子所以斷然以仲尼之徒所不道也○蒙引此章當叠叠看劈初出一王字究其所以王者無他保民而王也又究其所以保民者無他是心足以王矣是心足王如何反其所以及禽獸者而以序行之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天下可運于掌也老幼運掌者如何五畝之宅是也蓋其胸

說見下文

直解夫觀恆心之有無係於恆產如此王若欲發政施仁而行保民之道則何不反求其本以制民常產為先務哉夫民生之苦樂係於君而君身之安危係於民民樂生則愛戴歸向而君安民疾苦則憂愁思亂而君危是以明君治天下必使家給人足人人有樂生之心然後禍亂不作而治安可永保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

前篇○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復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直解這一節是制民常產之法孟子又說制民常產之法無他只是將小民田里樹畜之利與他定個經制而已如一夫既受田百畝外又有五畝宅舍其宅舍周圍牆下叫他種植桑樹以供蠶事則絲帛有出而五十非帛不煖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不要誤了他孕字之時則孳育蕃息而七十非肉不飽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不要妨誤了耕耘收穫的時候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八口之家都有贍養可無飢餒

中王道素具特隨時酬應而發路以開導之耳○存疑通章主意在是心足王句老吾老二節是答他所以足王者在舉斯加彼耳五畝節乃舉斯加彼之實處今恩足以及禽獸至快于心與是發其不能王之故遂言大欲不可得反而歸之于王者是與他辨難到事勢不可為處然後以數語轉之看他開闔變化許多意思許多氣力○麟士按此篇雖趙注云為齊梁各陳不嫌其疊然前對小惠為王者之大道此對伯功為王者之正道功各有頭項也蓋篇中曰興兵構怨曰求大欲曰辟土地云云依舊是齊桓晉文一則話此節即了無以則王為一章大照應結局耳又不可不知

之患矣恆產既制則恆心可生由是設為庠序而慎重教化之事又就其中把孝悌兩端申重反覆極其告諭之詳則民知愛親敬長樂為代勞那年高頒白之人無有負戴於道路者矣人君定制立法至使老者得以衣帛食肉而又無負戴之勞黎民不飢不寒而皆知孝悌之義則教養兼舉治化大行由是而土地可闢秦楚可朝莅中國而撫四夷不難矣謂不能王於天下者理之所未有也我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者正以此耳區區霸功何足道哉按此章齊宣王問者伯功而孟子則告以王道至論王道之要則不過推不忍之心以行保民之政而已故即齊王不忍一牛之心反覆發明其可以致王之理而以制民常產終焉有志於三代之治者宜深念也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上孟卷十四終

○蒙引莊暴見孟子曰暴齊臣見于王王語暴以巳之好樂暴彼時未有以對也曰王好樂何如疑有病于治也孟子曰好樂亦無妨也特患王好之未甚耳王之好樂誠甚而到極處則齊國其庶幾乎治乎暴未有以對也意歸在好樂何如上好樂甚二句通篇之意已具而暴不能再問也故他日見于王云云如孔子答葉公以無道不能明可樂道發之。

說約合參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上孟卷之十五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 語去聲下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直解 莊暴是齊臣 庶幾是可近於治的意思 齊臣莊暴一日來見孟子說道 暴昔者進見於王 王自以其情直告於暴 道已實好音樂 暴於此時既不敢謂其所好為是 又不敢謂其所好為非 固未有以對也 不知好樂何如 果有害於治乎 抑無害於治乎 孟子對說 好樂無傷 特患王好之未甚耳 使王知音樂之理 可通於治 能以一念欣喜之情 推而廣之 直至於一國和平而後已焉 則齊國駸駸然有起邦之勢 而庶幾可望於治矣 汝何不以此而對王乎

序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若自慚而勃然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古先王之樂也直好如今世俗之樂耳何可便聞于夫子耶

蒙引孟子曰世俗之樂亦何傷王但好樂之甚則齊其庶幾乎不必計樂之今古樂好之甚固足以治今樂好之甚亦足以治今之樂猶古之樂而何異哉○此皆是理非過為是無據之雅荒故范氏註但與民同樂之意無古今樂氏亦曰使人疾首蹙頞奏以咸英韶濩無補于治咸英韶濩古樂也夫不與民同樂雖古樂而無補則知與民同樂雖今樂亦何害二氏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 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 古樂先王之樂

直解 孟子以好樂之甚啓發莊暴 因暴不能復問以達其意 他日乃入見於王而問之說 王曾語莊子以好樂 有是言乎 齊王自知其所好之不正 不覺慙愧 乃勃然變色而應之說 樂固不同 有先王之樂 有世俗之樂 寡人之所好者 非能好那咸英韶濩古先聖王所作之樂也 但好世俗之樂 新聲俚曲 取適一時之聽聞而已 何足為夫子道哉 孟子遂迎其機而導之說 王無謂世俗之樂為不足好 特患王之好樂未甚耳 誠使好之之甚 不徒嗜其音 而深會其意 務使懽欣交暢 和氣充周 則平心宣化之治 皆由此出 而齊國庶幾其可望於治矣 何獨古樂之可好也 蓋先王之樂 固此聲音此和理也 今樂與古樂 亦此聲音此和理也 世俗之樂 一而已矣 吾王欲審其所好 惟在甚不甚之間耳 何至以今樂為慙乎 然今樂古樂其實不同 孟子之言特欲開導齊王之善心 而勸之使與民同樂 故其言如此

得其旨矣○愚按范楊說是但太遠下此處且虛

蒙引王曰所謂好樂甚而齊庶幾者可得聞其說與孟子先即常情以引之曰獨自作樂以為樂與人作樂以為樂二者果孰樂王曰獨樂而人不預情何以如不若與人之為甚曰與少人作樂以為樂與眾人作樂以為樂二者又孰樂王曰與少而眾不預情亦未暢固不若與眾之為甚○可得聞與不兼今樂猶古樂不重在此○不若與人與眾為甚此是開導出齊王之善心處不消吾為之開說蓋天理之權衡在彼之心所自有者吾特導之使自見耳

說約合參

序曰王如知此臣請為王言樂

序今王鼓樂于此王之百姓聞王鼓樂之聲管籥之音舉皆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

聞與之與平聲 樂樂下字音洛 孰樂亦音洛 ○獨樂不若與人 與少樂不若與眾 亦人之常情也

直解 齊王因問孟子說 好樂之所以通於治道者 其說可得聞乎 孟子欲引之與民同樂 乃先以常情提醒之說 作樂為樂一也 有獨自為樂者 有與人共樂者 王以為孰樂乎 齊王說 獨自為樂 其樂止於一己而已 若要彼此交懽 情意舒暢 固不若與人之為樂也 孟子又問說 與人共樂一也 有與少為樂者 有與眾為樂者 王以為孰樂乎 齊王說 與少為樂 其樂止乎數人而已 若要人人懽洽 和氣流通 固不若與眾之為樂也 夫獨樂不若與人 與少樂不若與眾 此事理之至明者 人惟蔽於己私 是以惟知獨樂而不能推以與人同耳 使齊王能推好樂之心以及一國之眾 則可謂好之之甚矣 而齊安有不治者哉 此孟子委曲誘導之深意也

臣請為王言樂。

為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

說約合參

樂同然已夫何使我等至於此極處也而父與子不得相見兄弟與妻子皆離散乎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馳驅之音見羽旄飛揚之美舉皆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固然已夫何使我等至於此極處也而父子不得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乎夫民不樂王之樂如此此無他故蓋緣不曰獨樂其身而民之窮困有所不恤不與民同樂也此樂之不甚也○至於此極也連下父子二句讀○大全新安陳氏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

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頞極窮也羽旄旄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

【直解】鐘鼓管籥都是樂器疾首蹙額是愁苦的模樣羽旄是旌旗之類○孟子開導齊宣王說王既知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則好樂之公私得失從可知也臣請為王一一陳之於前

可乎今王為鼓樂之樂於此百姓每聽得王所擊鐘鼓之聲所吹管籥之音舉皆疾首蹙頞私相告訴說吾王之好鼓樂奈何使我輩到這等窮困之地以父子不得相見以兄弟妻子離散其顛迍如此而略不動心乎今王為田獵之樂於此百姓每聞王車馬馳驟之音見王羽旄繽紛之美舉皆疾首蹙額私相告訴說吾王之好田獵奈何使我輩到這等窮困之地以父子不得相見以兄弟妻子離散其流弊如此而略不體念乎夫鼓樂田獵王之所樂也百姓每見了那這等嗟怨者豈有他故只由王獨樂其身而不能推此心以安養下民使之與己同樂故其愁苦之情有所感觸自不覺其嗟怨之若此耳王如好樂豈可獨樂而不恤其民哉掇此疾首蹙額數語說小民愁苦情狀宛然可掬人君能以此軫念民瘼常若見其愁痛之色聞其嗟怨之聲則所以賑救之者當無不至而自不忍於獨樂矣。

說約合參

集存疑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悅之色而相告曰吾王遐來庶幾幸無疾病與何其恁地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悅之色而相告曰吾王遐來庶幾無疾病與何其恁地能田獵也夫民樂王之樂如此此無他故由平日能行仁政推其樂以及民與民同樂也此好樂之甚也○曰庶幾曰何如皆欣幸之詞若如自相問答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鼓樂也如此則是因鼓樂而知其無病不見欣幸之意○蒙引註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蓋與民同樂非與民同鼓樂也

蒙引今王好樂而能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能與百姓同之則近者悅遠者來而可以王矣好樂甚而齊庶幾夫何疑乎。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直解】這一節是與民同樂之事孟子又告齊宣王說吾王獨樂而不恤其民固宜有以致民之怨矣今王鼓樂於此百姓每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皆欣欣然有歡喜之色而相告說吾王庶幾身其康強而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為此鼓樂之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每聞王車馬

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皆欣欣然有歡喜之色而相告說吾王庶幾身其康強而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為此田獵之樂也夫一般的鼓樂一般的田獵百姓每見了却這等欣幸者豈有他故只由王能推好樂之心以與民同樂使之各得其所故其愛戴親附自不覺其欣幸之若此耳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由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〇序齊宣王問曰嘗聞文王之囿地方有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或有之也〇通義仁山金氏曰孟子言事多因其諸意以開導之初不辨其事之虛實有無

說約合參

序王曰若是其大乎曰當日之民猶以爲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雖方七十里然民之欲芻以牧養與蕘以採薪者皆往其中以取焉民之雉以逐禽兔以逐獸者皆往其中以取焉以七十里之囿而與一國同之則用者多而出者寡民之以爲小不亦宜乎

直解 夫觀民情之憂喜惟繫於好樂之公私如此今王誠能推好樂之心以及於民使之各安其生各樂其業則天下之民皆將引領望之聞風而來歸矣有不可以統一海內而成王業哉我所謂好樂甚則齊其庶幾者蓋如此今樂古樂又何擇焉由此章而觀民情得所則喜失所則悲喜則欣欣相告有盛世熙皥氣象悲則疾首蹙額爲衰世亂離光景一念之公私少異而民情之苦樂國家之治亂因之是以古聖王之於民務生養安全不使有一夫之不獲誠知所重也願治者宜深省於斯。

〇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戀反〇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

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芻音初蕘音饒〇芻草也蕘薪也

直解 囿是養育鳥獸之所芻是草蕘是薪戰國之君習於驕侈多以宮室苑囿爲樂故齊宣王問孟子說我聞文王之囿其周圍凡七十里之廣果有之乎孟子對說古書所載誠有此說齊王又問文王之囿乃如此其大乎孟子說自王視之若以爲大當時之民猶嫌其爲小也齊王說寡人有囿周圍僅四十里比於文王之囿甚狹矣乃百姓每猶嫌其爲大何也孟子對說文王之囿雖有七十里之廣而未嘗以爲己私囿中之草木不禁民樵採凡取草的取薪的都往

序若王之囿有不然者臣始至於王之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因而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但百姓有殺其囿中之麋鹿者即如殺人之罪以百姓抵死則是方四十里爲阱坎於國中以陷民民犯之不敢避之不能而以爲大不亦宜乎王亦法文王可也〇迦山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

說約合參

〇增義淺說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鄰國於我有大小有順逆惟仁者寬洪惻怛知有理而不知有勢爲能以已之大而事鄰之小未嘗忿其不恭而加伐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也惟智者明敏通達知義理當然又知時勢之不得不然爲能以已之小而事鄰之大未嘗因其侵陵而廢禮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是也〇蒙引狄人與昆夷不同大王初居邠狄人侵之去於岐山之下又爲昆夷所慍緜詩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下文曰昆夷駾矣維其喙矣又詩註以爲文王之時矣想文王初年亦須字之也若依肆不殄厥慍則是小事大矣此須重講明註文王事見大雅蓋以昆夷事見大雅之緜而因可想見文王事之大略而已〇唯仁者云云至事吳蓋孟子

於其中焉囿中之鳥獸不禁民射獵凡逐雉兔的都往於其中焉舉凡囿中所有無一物不與百姓同之是以一國之民而共此七十里之囿物之所產有限民之取用無窮其以爲小不亦宜乎按書稱文王不敢盤于游畋其囿必不如是之大孟子不辨其規制之廣狹而但言其利民之公心蓋能與民公其利則必不以苑囿爲己私而縱游畋之樂可知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阱才性反〇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直解 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是掘地爲坑以掩取禽獸者孟子又告齊宣王說文王之囿惟

其公之於民故民以爲小若王之囿民以爲大者豈無其故哉臣始初來到王之境上不敢遽入先問了國之大禁知所避忌然後敢入臣聞說國門之外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不許百姓每出入若有人擅入其中殺傷麋鹿者就與殺人同罪夫人之所畏莫甚於死今殺一麋鹿就以殺人之罪加之則是以方四十里之地爲坑阱於國中而故陷民於死地也其爲民害如此民之視此苑囿就如陷阱一般其以爲大不亦宜乎夫囿一而已在文王以爲民利而齊王遂以爲民害蓋古人之囿但用爲講武之地而志不在於從禽故其利當歸之民後世則專供游獵之娛故其利擅之於上而麋鹿爲重民命爲輕矣明主好尚可不謹哉。

〇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

胸中是先有箇畏事葛文王事昆夷四句然後說出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況仁者智者已有所指了○備考史記越世家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乃伐越越困襲擊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先往伐之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乃令種大夫行成於吳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赦越罷兵歸

說約合參

增訂說蓋大事小小事大皆天理之當然也以大事小者忘其勢之在己誠心愛人而自然合理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順其勢之在人安分自守而不敢違理畏天者也樂天者包含徧覆其氣象足以保天下畏天者制常懷慄於循德允行之大皆在所統馭矣畏天者制節謹度其規模足以保其國皆見以禮自

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强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直解 葛是成湯時國名昆夷是西方之夷獯鬻即今北虜句踐是越王名齊宣王問孟子說鄰國壤地相接有以强凌弱以小謀大者茲欲交好於隣國果有道乎孟子對說講信修睦國之大事誠有這箇道理大凡爲大國的多恃其强盛侵陵小國惟是那仁者度量寬洪誠意惻怛全無計較爾我之私他爲能以大事小而盡其撫字之道求之古人若成湯是大國反事葛伯文王是大國反事昆夷雖是他犯上無禮也都包容不與計較這便是以大事小成湯文王之

所以爲仁也爲小國的多不審己量力挑釁大國惟是那智者通曉義理酌量時勢有知彼知己之明他爲能以小事大而盡其恭順之道求之古人太王爲獯鬻所迫而至於遷都句踐爲吳所敗而請爲臣妾雖被他侵陵投屬也只含忍不敢抗拒這便是以小事大太王句踐之所以爲智也吾王欲交鄰國能自處以仁智之道則事大恤小無一之不善矣鄰國安有不睦者哉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周詩

固孰敢侮之四境之內皆在所維持矣○蒙引雲峰胡氏曰朱前節註並此節註兩自字見得天意而不敢字見畏天意○存疑包含徧覆二句還在樂天內以下句制節謹度二句見得○註保天下之氣象這句尚在保天下上面保一國之規模亦然

增訂說詩云畏天之明威于時保之而勿失正畏天者保其國之謂也○大全新安陳氏曰引詩不及樂天一邊亦偶然耳

說約合參

增纂說王曰夫仁智交鄰之道便有以保國保天下大哉夫子之斯言矣然寡人有疾惟在好勇若稍見侵慢則忿怒不勝故大不能事而小不能恤也序對曰好勇無傷王請無好小勇耳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血氣之勇僅足以敵一人者也若大王以千乘之主而驅駟帝王居乎無敵之勢則請大之

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直解 天指理說詩是周頌我將之篇孟子又告齊宣王說交鄰之道固在於事大而恤小矣然大之當事小之當恤莫非天理之所當然在仁智亦惟各盡其道而已故自以大事小者而言忘其勢之在己而誠心愛人這是有優容之大度而自然合理能樂天者也自以小事大者而言順其勢之在人而安分自守這是有敬慎之小心而不敢違理能畏天者也仁者惟其樂天故其心與天爲一而包含徧覆無一物之不容四海雖大皆在吾帖冒之中矣有不足以保天下乎智者惟其畏天故能聽天所命而制節謹度無一時之敢忽敵國雖强而在我無可乘之數矣有不足以保其國乎詩經有云人能畏上天之威嚴不敢違逆於是可保守天命而不失這兩句說話正畏天者保其國之謂也而樂天者保天下從可知矣夫以心之所存不外於一理而國與天下由此而可保焉則交鄰之道誠莫

善於此矣王可不思所以自盡哉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

直解 氣稟有偏叫做疾撫劍是用手按劍齊宣王聞孟子之言有感於心因歎美之說夫子論仁智交鄰之道能事大恤小便可以保國保天下可謂大哉言矣寡人也有心向慕但生來有一件病痛性氣粗暴偏好剛勇遇小國不恭常不能包容遇大國侵凌常不能忍耐如何做得這仁智之事孟子對說好勇無傷但要知所決擇耳蓋勇有小有大王請勿好那小勇激於一時

說約合參

序詩不云乎。密人違命。使阮徂共。王赫然斯怒。于是整其師旅。以遏徂共之眾。使我周威振德揚。以篤厚其福。而天下大畏小懷。以答其仰望之心。詩言若此。此文王之所以爲勇也。文王[illegible]然一怒。除密人一方之亂。由是四方寧輯。遂以安天下之民。其勇何如大也。

之怒。便按劍在手。張目疾視說。何人敢與我爲敵。擬這是匹夫之勇。恃其血氣。僅可以敵一人者也。何足爲好。王如好勇。請於帝王之大勇好之。振其天德之剛。發於義理之正。務使氣懾萬人。威加一世。而不徒區區之小忿。爲則仁智皆所優爲矣。何至以好勇爲病乎。當是時列國紛爭。率以勇力相尚。未有能除暴救民倡大義於天下者。故孟子於齊王因其機而導之。如此昔商紂力能格獸。天下莫當。其發項王舉鼎拔山。卒爲漢高所斃。然則匹夫之勇。誠非帝王之所宜尚也。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眾也。遏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眾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直解 這一節是引詩而言文王之大勇。赫是赫然盛怒的模樣。爰字解做於字。旅是眾。遏是止。徂是往。莒字詩經作旅字。文王時密國之人恃強侵凌阮國。直至其地。文王因舉兵往伐其眾。所以說以遏徂莒。篤是厚。祜是福。對是答。孟子又告齊宣王說。[illegible]大勇爲好。蓋嘗觀於文王之事矣。詩大雅皇矣之篇有云。密人違距王命。侵阮而往至於共[illegible]力。赫然奮怒。於是整頓師旅。以止遏密人徂共之眾。使不得侵擾鄰國。於以抑強扶弱。而篤厚周家之福。於以安撫天下百姓。而答其仰望之心。詩之所言如此。這是興兵伐密。文王之所以爲勇也。文王赫然一怒。除了密人之亂。由是四方諸侯。強不敢凌弱。眾不敢暴寡。而天下之民都賴之以爲安。其勇何如其大哉。

說約合參

漢說書又有曰。天降下民。立我爲之君。爲之師。亦以我能助上帝以安民。故以君師之位而寵異之于四方也。上天立我之意如此。然則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天下豈敢有自越其心志而作亂以虐民者乎。以此言觀之。則當時設有一人橫行亂于天下。武王必以爲己之恥而誅之矣。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勇何大也。○麟士按前講立我爲之君師。我助上帝。我字俱照下倒裝法也。

序夫當今之世。爲暴者亦多矣。上誠能效文武之所爲。舉大義以征有罪。一怒而安天下之生民。將見天下之民如水火望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此即仁者省者義理之用。何以勇爲疾哉。○麟士按孔註以交鄰國以安天下者。亦有作兩截語。今論合文太王句段之交。究竟之理亦一串也。交鄰交字只是交接之意。不必與交[illegible]同義。勿太認煞爲侮。○縮[illegible]謂亦云湯與太王文王武王。平時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有事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正相合。○愚按樂天畏天節講大全何叔京曰。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豈怒而厚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直解 這一節是引書而言武王之大勇。寵是寵任。越字解做過字。衡行是不順道理而行。恥是憤怒的意思。孟子又告齊宣王說。臣所謂大勇不但徵之於文王。又嘗觀於武王之事矣。周書泰誓之篇有云。天降下民。不能自理。於是立之君。使之主治。不能自教。於是立之師。使之教訓。其

意但要爲君師者。替天行道。以輔助上帝之所不及。故授以至尊之位。而寵異之於四方也。今我既受天之命。作民君師。則凡天下有罪者。惟我得誅之。無罪者。亦惟我得安之。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以虐民者乎。書之所言如此。當時商紂以一人而肆於民上。凶暴淫佚。橫行於天下。武王輒引以爲己罪。不勝憤恥。因舉兵而討之。這是武王之所以爲勇也。武王亦惟一奮其怒。除了商紂之暴。遂能綏定四方。而天下之民。都賴之以爲安。其勇又何如其大哉。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

恤之及終不可化而禍及于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不然是不仁而縱亂也如獯鬻句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和其民人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恥不然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于智哉此已過後大勇一截矣然若識仁智時此等議俱不得透露一透露則王無好勇之疑而發孟子一怒安民之答矣故雖一串而仍遂兩截纔矣

○纂大全雲峰胡氏曰宣王館孟子于雪宮而就見之王因誇其遊也之際曰賢者亦有此安居之樂乎孟子對曰君以此待賢則賢者得有此樂也然非特賢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觀集註不但與賢者共之句便見得與梁惠王問賢者亦樂此賢指

說約合參

君言不同○蒙引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故孟子只用一箇有字答了便罷再不復顧只引向與民同樂上說言人君能與民同樂者有此宮室安居之樂也非謂以雪宮與民共之○麟士按集註云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四句此皆人不得則非其上句內之意非以人皆有此樂解有字也

增淺說為下當安為下之分不得而非其上者固非也為君當盡為君之道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也

直解 夫觀文武之大勇惟在於除暴安民如此當今之世暴虐無道者多矣吾王誠能法文武之所為亦奮然一怒於以除殘去暴而救安天下之民則天威所加民皆欣然望救就如拯已於水火一般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正臣所謂帝王之大勇異於匹夫者也何可以好勇為病乎按此章前論仁智主於事大恤小後論大勇主於除暴安民其意若相反者然究而論之仁者雖能恤小必不肯養亂以殘民智者雖能事大而必思自強以立國所謂大勇豈有出於仁智之外哉宋臣司馬光以仁明武為人君三大德蓋有見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

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

直解 雪宮是齊國離宮名齊宣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因誇其禮遇之盛問孟子說道宮室之樂在人君則宜有之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說王既以君此處臣是賢者亦宜有之矣然好樂人心所同不問賢者與庶民皆欲得之蓋庶民自有庶民之樂若使庶民不得其所樂則以為人君獨享其樂而不恤民窮皆將非怨其上矣夫不得其樂而非其君上者是不安為下的本分固不是為民上而獨享其樂以致民怨者是失其為君的道理也不是所以人君當推己之樂以公之於民不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

纂存疑夫不與民同樂則有非之之心能與民同樂豈無厭之之效是故臺池鳥獸君之樂也安居粒食民之樂也所能所欲與聚而樂民之樂者民亦見其池鳥獸而當從聞鐘鼓管籥而色喜而樂其君之樂敵國外患君之憂也發號施令告民之憂誠能所惡勿施而憂民之憂者民亦有不為之起有難為之死而是其君之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是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而民亦憂其憂以天下之民憂樂皆不以已而君能體仁如天此則天下之民其將何往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民之樂自是欲民之樂其樂自是君之樂自君民各有其樂只是有君之樂推與民共之便是樂民之樂不必說以民之樂為樂依此必民得遂其樂而後君得遂其樂也太宗○樂以天下只就樂民之樂上

說約合參

見得民亦樂其樂則其效也說只歸重上句○麟士按至此問答已完以下是客

增補淺說孟子勸王同樂因舉齊先世以引之曰昔者齊景公問于其臣晏子曰吾意欲觀于轉附朝儛之山復遵海濱而南至于瑯琊之邑但不知吾何所修為而得比于先王之遊觀當時後世皆以為盛事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樂音洛

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直解 孟子又說不與民同樂則民怨能與民同樂者民豈有不感乎且如安居粒食民之樂也人君能看得如自己的樂事一般務為之經營區處使各遂其有生之願則民之得有其樂者莫不懷感一見君可樂之事便欣欣然喜色相告而為君樂之亦如樂在於己也饑寒困窮民之憂也人君能看得如自己的苦事一般務為之設法救護使無有失所之虞則民之得去其憂者亦莫不懷感一見君可憂之事便戚戚然中心不寧而為君憂之亦如痛切其身也夫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是樂不以一人而樂以天下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是憂不以一人而憂以天下憂樂相通上下無間天下之人莫不傾心歸附於我其有不成王業而王天下者有是理乎可見人君之于民語其勢則尊卑懸絕論其情則休戚相關人君欲常享其樂而不致有可憂之事者其必加意于民而已三代而後若漢文帝讀賑民之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民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其何如斯庶幾與民同憂樂者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潮儛上聲○晏子齊臣名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直解 景公是齊之先君晏子是景公之臣名嬰轉

附朝儛都是山名。遵是循。放是至。瑯邪是齊東南境上邑名。孟子勸齊宣王與民同樂。因舉其先世行事以告之。說臣謂公樂可以致王。不敢遵徵諸古。即齊之先君亦有行之者。昔日齊景公問於其臣晏子說。省方觀民。先王所重。我今欲觀於轉附朝儛二山。遵海濱而南行。直至瑯邪境上。思昔先王遊觀。當時以爲盛典。後世以爲美談。吾當何修何爲。而可以比於先王之行事也。

增纂淺說晏子對曰。以遊觀之行爲不苟。而有志于先王。善哉吾君此問也。今以先王言之。天子十二年而適乎諸侯曰巡狩。謂之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之土而察其政事之治否也。諸侯六年而朝于天子曰述職。謂之述職者。自陳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于王廷也。是皆非無事者。而又每年以春秋二行巡乎

說約合參

畿內之郊野。省民之耕有不足者補之。省民之斂有不給者助之。故夏時畿內之諺曰。吾王若不行遊。則誰知吾之不足而吾何以休。吾王若不豫樂。則誰知吾之不給而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爲四方諸侯之法度焉。此先王之法也。○蒙引巡狩述職又必解曰巡所守述所職何也。正以見非無事者。言一爲巡諸侯所守而行。一爲述所職于天子而行。是皆非無事者。非訓解之詞。○夏諺只帶省耕省斂。不必通管巡狩述職。○或問以省耕斂爲遊豫。曰巡狩述職亦豈遊觀也哉。而乃以答遊觀之問。故省耕斂亦說得遊豫。○省耕斂天下諸侯都有此法。都是先王之制。此又在巡狩述職之外。不是巡狩述職就便省民以補不足也。天子只是省其畿內。于天下則但巡狩以考其田野之治否。老幼之當差與否。而爲之賞罰耳。○存疑無非事者。非字當無字者。○春時舊穀既沒。新穀未升。民之之絕正在此時。若有不足。則不能盡力于耕。一年之計俱失矣。秋時民之所收。或彀一歲之用。或不彀一歲之用。皆在此時。若不系知預處。則民將必有狼狽失所者矣。故省而補助之。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狩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直解 適是往。省是巡視。斂是收穫。夏諺是夏時俗語。豫是行樂的意思。度是法則。晏子因景公之問。遂贊美之說道。遊觀之典不行久矣。吾君獨有志于復古。欲法先王之所爲。善哉問也。試以先王之法言之。天子十二年一適諸侯之國。叫做巡狩。謂之巡狩者。是巡察諸侯所守之境。政事之修廢也。諸侯五年一朝於天子之國。叫做述職。謂之述職者。是謂述自己所受之職業。以待天子之黜陟也。天子諸侯一往一來。都有事幹。未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春焉省民之耕。察其中播種有不足的。則發倉廩以補之。秋焉省民之斂。察其中收穫有不給的。則發倉廩以助之。天子行此于畿內。諸侯行此於國中。其惓惓爲民之心又如此。故夏時諺語有云。吾王有遊豫之樂。然後吾民得蒙休助之澤。若吾王不來郊野一遊。則補助之政不行。吾民那得蒙上之休。吾王不來郊野一豫。則吾民之不足不給者。那得蒙上之助。吾王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四方諸侯都來取法。莫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者。斯世斯民何其幸歟。觀夏諺所云。則知王者補助之政爲不虛矣。先王遊觀之善若此。乃吾君今日所當法也。

纂蒙引今也諸侯之遊觀則不如先王然。君行則師從。師從則糧食。非惟供億之煩民窮困之。而夫征之擾民實供之。于是民之飢者弗得食。勞者弗得息。睊睊然相與讒謗。而民乃作慝。不勝其怨恨焉。蓋天子之命本教

說約合參

諸侯撫一國之民。今上方逆王命以虐下民。其飲食之侈靡若水之流而無窮極。凡如此者。或流或連或荒或亡。無所不至。而爲所屬諸侯之憂焉。○左氏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師字當如此認。故大註曰。二千五百人爲師。○若流與從流下之流不同。此水流也。下舟流也。○大全糗熬米麥也。糒乾飯也。○雙峯饒氏曰。師行糧食。一而字在中間。見得是兩事。又曰。爲諸侯度。指先王言。爲諸侯憂。指時君言。○麟士按逆義白雲許氏曰。行而糧食。謂師衆從君行。皆裹乾糧而往。故有飢而弗得食者。與大全糗熬米麥乾飯語按合。○二千五百人爲師。言師行則斥其衆多。亦非問何也。序流連荒亡何如。從流下以遊蕩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以留戀而忘反謂之連。從獸而無厭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睊古縣反。○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精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直解 睊睊是側目而視的模樣。胥字解作相字。慝是怨惡。方命是違逆上命。諸侯是附庸之國縣邑之長。晏子告齊景公說。先王之一遊一豫。都是爲民。固足以爲諸侯之法矣。乃今時之國君則不然。但是遊觀。則軍旅隨行。既有軍旅。便有糧食。是以供給煩難。騷動百姓。百姓每飢者不得食。勞者不得息。皆怨[illegible]出謗言。愁苦不勝。而心[illegible]怨[illegible]。天子之命諸侯。本欲其上宣[illegible]了安民生也。今乃上逆天子之命。下虐無罪之民。靡費飲食。如水之流。無有窮極。是乃縱於遊樂。流連荒亡。徒爲所屬諸侯之憂而已。豈若先王之省方觀民。可爲法則者乎。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

至于廢時謂之荒樂酒而無厭至于失事謂之亡此今時之弊也○蒙引此釋上文之義也是晏子自釋也直至惟君所行也皆述晏子之言至景公悅以下則兼述其事
纂存疑夫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如今時者二者惟在君之所行也君行先王之法則亦先王矣不則爲今時矣君當自勉故晏子之言如此○愚按近講惟君所行單指先王之法較是蓋本文語意最緊先王以應前北下先王一問惟君所行與君請擇于斯二者原不同詳又有不必泥者
纂紹聞編景公有感于晏子之言而悅輒附勸儆之說不徒行而大戒令于國出舍於郊一以自責一以省民於是始興發倉廩以補民之不足者而行晏子之言焉既又召太師曰爲我作

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直解 從流下，是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是挽舟逆水而上。無厭，是不知止足。晏子承上文說，所謂流連荒亡者，其義何如。蓋人君之爲樂，有恣情快意，流蕩而無節者，就如放舟隨水順流而忘返的一般，這叫做流。有挽人從欲，[illegible]而不捨者，就如挽舟上水逆流而忘返的一般，這叫做連。以從獸爲樂而不知止足，[illegible]政務都荒廢了，這叫做荒。以飲酒爲樂而不知止足，把政事都失誤了，這叫做亡。此今時之弊也。若先王之遊觀，非巡狩則述職，非省耕則省斂，何嘗有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乎。夫遊觀一也，在先王如彼，在今時如此，這兩件一善一惡，分明易見，惟在君所行何如耳。若能戒今時之弊，而不致慢遊以病民，則何如先王之不可及哉。王能繹思晏子之言，則必能公其樂以得民矣。

說約合參
作君臣相悅之樂以志一時之盛蓋今所傳之徵招角招是也角爲民徵爲事君臣以爲民爲事而相悅故其所作亦爲民爲事之樂而因舜招在國以美其名如此其樂章之詩有曰畜君何尤蓋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也臣竊師此詩而思之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夫畜君者似乎逆君而實愛其君也既出於愛君夫何尤哉王誠如齊景晏子之相與有成則能與民同樂而民豈復有非其上者哉○畜勅六反易卦大小畜取止爲義畜君止君之欲使不行也○大全新安陳氏曰上文引採景公晏子事是只末一句是孟子說○蒙引末句是孟子釋詩意然此釋極有意○當朱子時無可據了故其詩曰兼言徵招角招之詩或只是角招之詩或只是徵招之詩耳○麟士按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

引晏子事大段是替其納諫意多然主意亦終在同民也○前曰事民後曰徵角是篇中眼目照應處亦未必爲後人穿鑿○愚按於是始興發補不足一講云時正當春耕故但曰補不足此是景公從前未有事故曰始大是如淺說等語兼助不給說蓋一時而耕與斂並省又豈暇公遂能終歲兩行乎
○纂通義白雲許氏齊宣王問曰明堂在齊久矣衆人之言皆謂我毀明堂請人以問之夫子果當毀之乎抑且止而勿毀乎○見得齊宣王之意止是欲不毀耳蓋已稱王而欲行天子之制也○孫疏爲封內[illegible]嘗爲齊所伐故齊南有泰山之制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通義金仁山曰周世明堂天子朝諸侯布政之宮如一大殿而爲九

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直解 大戒，是大出命令。舍，是止宿。興發，是開發倉廩。招，是舜樂名。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故因以取義。詩，是樂歌。畜字解做止字。尤，是罪過。如是忠愛的意思。景公一聞晏子之言，心中感悅，欣然以今時之弊爲必可去，先王之法爲必可行，乃大申命令，曉告國人，示以更化圖新之意，乃不敢安處深宮，出而往居郊外，察問民間疾苦。於是始興發倉廩，以補助其不足。其於晏子之言，果一一見之行事矣。既乃召太師而命之說，君臣相得，自古爲難。我今喜得賢相，而聞其善言，晏子亦喜得我以行其志，君臣相悅如此，爾當把這歡樂之情宣播於音樂，以彰一時明良之盛焉。其所作之樂，即今所傳的徵招角招是也。蓋徵音屬事，而景公料理國事，事已治矣，故被之徵音，叫做徵招。角音屬民，而

說約合參
宮四方各三門門旁夾窗其內九室戶牖相通天子巡狩四岳朝諸侯於方岳之下放明堂之制而爲堂○麟士按考工記賈疏云五尺曰几六尺曰步七尺曰軌八尺曰尋九尺曰筵○又考工記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塗度以軌○大約東西九筵可容九筵也南北七筵可容七筵也恐仍以丈尺度之但堂上用筵故度以筵猶室中用几故度以几耳所取之狀亦必不是以軌度之以軌之長短之量度之也
纂白雲許氏孟子不禁他不毀只是教之行王政對曰夫明堂者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行王之制可也則勿毀之[illegible]
○大全朱子曰明堂九室[illegible]南爲明堂太廟南之東爲明堂左个西爲右个西爲總章太廟

景公補助斯民，民已安矣，故被之角音，叫做角招。其樂中歌詞說道，畜君何尤。蓋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不至於招尤而取罪也。夫人臣之罪，莫大於逢君之惡。今能畜止其君之欲，使不至於流連荒亡，正是望其君爲堯舜之君，忠愛之至者也。好君如此，且當感悟君心，引之當道，夫何罪過之有哉。觀景公能悅晏子之言，遂有事治民安之效如此，王能行臣之言，與民同樂，豈有不足以致王者乎。按孟子於齊王，勸之與民同樂，則示以君民一體之情，勸之遠法先王，則證以君臣相悅之盛。蓋必君臣相得，諫行而言聽，然後膏澤下究，政善而民安耳。使或君臣之間，志意未合，則弊政日積，善言不聞，求以保民致治，豈不難哉。明主所宜深念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

西之南爲總章左个北爲右个北爲玄堂太廟北之東爲玄堂右个西爲左个中爲大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麟士按夏世室以宗廟言則王宮及宗廟之制同殷重屋以王宮言則宗廟明堂之制同周明堂以前皆之所言則宗廟王宮之制同也○又據諸圖惟備考內四角方處俱有一斜線叢東南角作一斜線自內而出即傍東斜半爲青陽左个傍北斜半爲玄堂右个也餘做此雖朱子說似角處皆一室兩名然皆勢斜半爲之每向一方除中室正方外左右各半室皆中狹外濶狀如个字故有左个右个之稱此說雖無所本亦自信不易矣○連中室及兩斜室每面似一个字則左个左之个字之半也右个右之个字之半也故云奇絕纂大全蒙引王曰王政可得聞

說約合參

與對曰昔者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却是王政其治岐也耕者則都鄙助法鄉遂貢法總於九分中取其一也仕者則念其功德世子子孫以祿關道路擯節處市市井則但譏察非類而不加征澤水所都處梁水所通處則同其漁利無禁民取罪人則止及其身不及其妻子是士農工商皆有所養如此至於老而無妻曰鰥夫老而無夫曰寡婦老而無子曰獨夫幼而無父曰孤子凡民中惟此四者爲天下至窮困而無處告愬者文王發政施仁凡如上數者固皆一時出令但此四窮民亢在所留意焉詩有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文王必先四者正以其可哀也所謂王政蓋如此○蒙引或問發政施仁指上文耕者五句非也非先恤窮民而後行九一世祿之法也亦如後義先利之先

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直解 明堂是天子所居以朝見諸侯之所昔周天子建明堂於泰山下在今山東泰安州地方周室既衰地爲齊有時人以天子既不復巡狩而齊爲侯國非所宜居理當拆毀故齊宣王問孟子說人皆謂我毀明堂明堂果當毀乎抑且止而不毀乎孟子對說明堂乃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則是王者之堂而非諸侯之堂也王若有心要行王政便可王天下可王天下便可以居此堂亦不必毀矣此孟子欲動齊王使行王道也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五　梁惠下　七

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

字○凡民之老幼文王則導其妻子使養其老而恤其幼鰥寡孤獨之人則無父母妻子之養而官養之也○麟士按王制鰥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蒙引官養之說本此

說約合參

序宣王聞之而嘆美曰善哉夫子之言乎真先王愛民之道也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見之行事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故取民無制不能行此王政對曰好貨何妨昔者公劉也好貨詩有云公劉也[illegible]有露積乃家有倉廩乃裹其餱糧於橐於囊之中爲[illegible]以輯和其人民[illegible]國家而弓與矢斯張也干與戈戚與揚俱備也於是方以啓行而遷於豳焉由詩言觀之故公

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

直解 岐是周之舊國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地方九一是周時井田之制九分中只取百姓之一分譏是察問征是起稅澤梁是水澤中取魚之處孥是妻子鰥是魚名魚目不閉故取比人之憂愁不寐者告是告訴煢是[illegible]獨是窮困孤苦之人齊宣王問孟子說[illegible]人能行王政則明堂可以不毀[illegible]可使人得與聞乎孟子對說王政莫善於文王在先文王之治岐也於耕田的百姓則行九一之法而斂[illegible]仕者之子孫則世祿以賞之而報[illegible]其厚於關市但譏察奸細而不征商賈之私貸於澤梁則任民取利而不爲禁令以自專於犯罪之人刑法止及其本身而不以累其妻子文王之發政施仁如此乃其中則尤有加意者蓋人之老年無妻的叫做鰥夫老年無夫的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五　梁惠下　六

叫做寡婦老年無子的叫做獨夫少年無父的叫做孤子這四樣人艱難困苦乃天下之窮民而無所告訴者文王發政施仁雖於人無所不濟遇此等尤加愛惜務使之各得其所焉詩經上小雅正月之篇有云富人還可惟煢獨之人情有可哀夫惟可哀此文王所以必先之也文王之治岐如此此王政之善所以開周家之基業者王欲行王政可不以文王爲法乎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

劉之民必使之居者皆有積倉行者皆有裹糧而富足如此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而立國興業焉誰非好貨以及民也王如好貨亦如公劉與百姓同之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說約合參

序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又好色則心惑用侈而不能行此王政對曰好色亦無妨昔者太王亦曾好色而鍾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因狄人之侵來朝走馬率

何有。餱音侯橐音拓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直解 公劉是后稷之曾孫積是堆積餱是乾糧橐囊俱布袋之類無底爲橐有底爲囊戢是安集戚揚是斧鉞之爰是於何有是不難的意思孟子述文王治岐之政以告齊王王遂嘆美之說善哉夫子此言眞可謂治國之良圖也孟子說聞善貴於能行王既以爲善則何爲不見之行事乎齊王說寡人非不欲行但天性有一件病痛好積貨財惟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耳孟子對說好貨與王政無妨昔者公劉也

曾好貨觀詩經大雅篤公劉篇有云公劉處西戎之間國勢微弱後來能力行富民之政其民田有露積家有倉廩既富且强於是裹餱糧於橐囊而爲遷都之計思以集和其人民光大其國家乃張我弓矢與干戈戚揚啓行而往遷於豳焉出詩之言觀之可見公劉能推好貨之心以及於民能使民之居者有積倉行者有餱糧然後可以爰方啓行而保民立國如此也王如好貨亦能做公劉之遺意而導利以厚下約己以裕民與百姓同之使亦有積倉裹糧之富則天下之民皆歸向之其於王天下何難之有夫好貨一也私之于一己則爲專利公之于百姓則爲施仁然則王之于貨惟審其所好之公私而不當以之爲病矣。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

西水之滸以至于岐山之下。于是及其妃姜女聿來相與擇宇而居當是時也民内無怨而無家之女外無曠而無室之夫誰非好色以及民也王如好色亦如太王與百姓同之于王天下也何難之有亦何礙於王政也是在王行之可耳○蒙引好貨好色而推己之心以及民便是耕者九一云云矣○公劉止于積倉裹糧而已他無所謂好貨也太王止于及姜女而已他無所謂好色也然則亦所謂其爭也君子雖然積倉乃民之貨非公劉之貨也爰及姜女乃天理人情之當然太王豈可委其妃而獨行哉然則亦何好色之有孟子之稱詞耳○存疑公劉好貨太王好色本詩初無此意孟子特就其中看出一個意思來引導其君耳公劉詩只從故居者有積倉兩句點出民富足意

說約合參

而公劉好貨能與民同之意就在其中太王詩只說無怨女兩句而大王好色能與民同之意就在其中故孟子曰王如好貨好色云云聖賢說道理有借古人之言發自家意思者此類是也○孟子于齊王好貨好色都不禁他但勸他同民蓋與民同則好貨不自私好色必有節而好貨好色之心亦衰矣此孟子變化人主之術操爲巧妙○備考詩疏後世稱前世曰古公言其年世久古猶云先王先公也

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内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

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直解 太王是公劉九世孫周武王曾祖名亶父號古公至武王即帝位始追上尊號爲太王率是循滸是水之涯岸姜女是太王之妃聿是語詞胥是相宇是居曠是孤單的意思齊王自揣不能行王道又對孟子說寡人不但好貨更有一件病痛喜好女色惟其好色故心志蠱惑用度奢侈不能行此王政耳孟子對說好色亦無妨於王政昔者太王也曾好色愛其妃姜女觀詩經大雅緜之篇有云古公亶父爲狄人所侵不得已欲遷國避難乃於明朝策馬而走順着西河的邊岸徑到岐山之下爰及其妃姜女同來與之相擇地方建造城邑以爲居止之所由詩之言觀之可見太王也喜愛那姜女而以配匹爲重也但太王不獨自有配匹而已當這時節

○增淺說齊宣王不治其國孟子設二事以發之曰王之臣有寄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

說約合參

者及其自楚反也則友固凍餒其妻子則王之臣當如何以處其友耶王曰受託而負之非可交之友也宜棄之

增淺說曰設若士師不能治其所屬之士則爲君者當如何以處士師耶王曰有官守而不盡其職非可用之臣也當已之○麟士按周禮秋官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遂士中士十有二人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士師之職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詞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掌士之八成○三禮解

舉國中之女子。都得嫁其夫。而內無怨女。男子都得娶其婦。而外無曠夫。蓋由太王能推好色之心。以及於民。故能使男女各遂其願。婚姻各及其時如此也。王如好色。誠能倣太王遺意而與百姓同之。保全其室家。完聚其夫婦。使無怨女曠夫之嘆。則天下之民。皆將樂歸於我。于王天下。何難之有。夫能推好色之心。便可以王天下。則好色又何足爲病乎。按此章。孟子於齊王因其毀明堂而勸之以行王政。因其好貨色而勸之體民情。蓋貨財妻子之念。人心所同。但在上者知有己而不知有民。於是有府庫充盈。而閨門不免於怨曠。嬪嬙衆盛。而婦子不免於流離者矣。誠體民情。則必能行王政。能行王政。則自可以朝諸侯而王天下矣。此明堂之所以不必毀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五　梁惠下　三

比必二反○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直解　餒是餓。齊宣王怠於政事。孟子欲勸王有爲。先引起他事以發問。說道朋友有相周之義。設使王之臣有以其妻子寄託於所厚之友而自往遊於楚國者。及至回還之日。始知其妻子一向凍餒。衣食不足。王之臣當何如以處其友耶。齊王說受人之託而負義如是。非可交之友也。當棄絕之。蓋朋友以義合。不義則當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直解　孟子又問說。士師以明刑爲職。設使爲士師者。不能統理其所屬之士。使刑獄不當。職業不修。王當何如以處之耶。齊王說立人之朝而瘝曠如是。非可用之臣也。宜罷去之。蓋人臣各有職任。失職則當去也。

詁云鄉遂皆王畿掌刑然獨鄉士與大小司寇士師同衙門敘官可見若外罷則遂士以下縣士方士訝士朝士皆其屬也鄉士掌六鄉之刑獄遂士掌六遂之刑獄縣士掌四等公邑之刑獄方士主都家之刑獄朝士掌外朝之法爲大詢衆庶主聽獄之朝

增淺說孟子因問王曰然則爲一國之君政事廢弛人民困苦而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齊王乃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詞此豈足與有爲哉○大全慶源輔氏曰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己求言之意

○增纂淺說纂蒙引孟子見齊宣王曰人君基業相承歷年久遠謂之故國喬木世臣皆所宜有然所以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喬木可有可無者也乃有世臣之謂忠貞世篤休戚與

說約合參

同宗社生民實馮藉之也今王則輕視臣下無親臣矣有昔者所進亦不是汎汎進用蓋是其所親幸而將倚以爲腹心者至于今日已亡去而王不之知也親臣尚無況世臣乎然則齊國安得爲故國乎○凡語及于古世之遠槩謂之昔者此乃釋爲昨日何與曰此對下今日言也孟仲子曰昔者有王命對明日出弔于東郭氏則昔日之爲昨日其來尚矣他日謂樂正子曰子來幾日曰昔者註而日也則又隨文而訓義○麟士按集註所謂故國在此不在彼如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之類○辰齋非日解昨日今日見率易之意○愚按麟士又云一國之內百官進退皆王所知是則此不知其亡云者亦言王忽易之甚若罔知者非眞不知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直解　孟子又問說。如今四境之內。皆王之所統理。乃政教不修。人民不寧。是誰不任其責。又當何如以處之耶。孟子此言。蓋欲齊宣王反己自責。虛心下問以講求治國之道。其望之者深矣。王乃恥於聞過。而顧視左右。以釋其愧。更言他事以亂其辭。其不足以有爲可知矣。此齊之所以止於齊。而不能成一統之業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五　梁惠下　三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直解　喬木是高大之木。世臣是累世勳舊之臣。親臣是君所親信之臣。昔者是昨日。亡是走失。孟子因齊宣王待下疏薄。一日進見而諷之。說大凡人君。繼世而有國。其基業相承。歷年久遠。如高大的樹木。累世的舊臣。都是有的。但故國所以見稱。却不是爲著有這喬木。使叫做故國。正以有累世舊臣之謂耳。蓋喬木有無何足爲輕重。惟是那老成故舊之臣。世受國恩。義同休戚。國運托之以匡扶。人心賴之以繫屬。這纔是故

存疑王曰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從今以始吾何以預識其人之不才而舍之使所用者皆眞才不致後日之亡觀乎

蒙引說曰知人則哲自古爲難國君之進賢也進於遴選之際審之又審有如吾之初心本不欲用而勢之所使有不得不用也非以如此其審者果何爲哉蓋日用之而待以不次之位也則前之尊者將非其人則其勢必易以賤之卑者是使卑者踰尊矣日用之而待以心符之[illegible]也則[illegible]之而疏者[illegible]其人[illegible]其[illegible]必[illegible]是使疏者[illegible]者[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者[illegible]尊疏者[illegible]戚則[illegible]亂矣可不[illegible]自今日尊之戚之亦自今日而[illegible]慮乎或有以踰之而加愼與○

說約合參

蒙引進賢如不得已者如不得已乎未用之先也不然則將疑有不得已乎既用之後者矣故曰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此徵前而戒後也○有疑先將不得已三字看蓋然后看如字則明白矣如有箇人已本不欲用他此欲已也却有人要用他我不能主張得不得不用此不得已也凡不得已者皆猶豫留難遲慢不敢向前曰如不得已則非眞不得已特如之耳蓋進人本是已要用的特以欲得眞才[illegible]之再三遲慢留難有似乎已不不欲用[illegible]人不得已而用之爾○[illegible]君進[illegible]如不得已[illegible]不愼此[illegible]一[illegible]踰甚踰越[illegible]之位彙夫全[illegible]之當何如有人于此左右皆[illegible]未可信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信也至

國之所重而人主不可一日無者也然他日之世臣本是今日之親臣以今觀之王已無親臣矣蓋親臣日在左右視如腹心時刻少他不得王昨日所進用的人今日有走去而尙不知者則無親信之臣可知既無親臣安望他日有世臣乎然則齊何以保其國矣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直解 舍是舍置不得已是勢不能已的意思踰是踰越戚字解做親字齊王因孟子譏已無親臣

自家解說此等亡去的都是不才之人我始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不以其去爲意耳我今當何如可以預知其不才遂舍之而不用使所用皆賢乎孟子對說人君用人與其悔之于後莫若謹之于始是以國君進賢當那將用未用之際其難其愼審之又審恰如勢之所迫不得不用他一般其謹如此所以然者蓋以尊尊親親乃國家體統之常設使今日所尊者未必賢日後必別求那卑而賢者用之是使卑者得以攙越尊者矣尊卑之序矣今日所親者未必賢日後必別求那疏而賢者用之是使疏者得以攙越親者矣親疏之序矣一舉措之間而所關於國體者甚大是安可以不愼乎如進能愼則所進皆賢而不才者不得以倖進自可以無後日之悔矣王何以不知人爲患哉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于國人之公論皆曰賢然後從而察之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用果親見其爲賢焉知之深而無疑然後從而用之任之專而不可易不果進則在退列矣若左右皆曰不可用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用勿聽至于國人皆曰不可用然後從而察之果眞見其不賢焉然後從而舍之則不才者不容于幸進矣所謂如不得已如此○蒙引左右皆曰不可者亦是今日所從進用之人不可謂是已在位而尊親之不賢者也不但進賢如不得已退人亦如不得已方爲退得當下文殺人亦如不得已也總是好惡與民同也○不可勿聽云云者誠恐其失賢也恐其失賢正欲其得眞賢也進退相形非因增一箇退人說也

說約合參

直解 孟子告齊宣王說國君進賢固所當愼而愼之何如蓋人才之用舍不可徇一己之私情當付之衆人之公論且如有人於此左右近侍俱道其賢吾未敢遽以爲然也舉朝大夫俱道其賢吾未敢遽以爲然也誠恐其有私譽也至於通國之人俱以爲賢宜若可信矣但世間

有一等的同流合汙爲衆所悅以致虛譽者原來不是好人安知國人之所謂賢非此之類與於是又從而察之或聽其言或觀其行必看得眞眞實實是有才德的人然後進而用之其不肯輕用如此又或有在我左右的人都說道此人不賢不遽信也衆大夫每也都說此人不賢不遽信也何也誠恐其有私毀也至於通國之人俱謂不賢宜若可信矣但世間又有一等的特立獨行與世不合以招謗毀者終不失爲好人安知國人之所不可非此之類與於是又從而察之或採其心術或考其行事必看得的的確確是不賢的人然後從而去之其不肯輕去如此夫其一用舍之間既偏訪於人又精察於己雖或躋之尊親之列而能從容詳審度遲疑眞若有萬不得已者如此乎愼之至也又安有不才而誤用之者耶王欲知用人之當愼則宜以是爲法矣

厚不惟用賢雖用刑亦然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至于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必眞見其罪之可殺焉然後從而殺之則其殺之也不出于一己私意而出于國人公論故曰國人殺之也○存疑因說用人帶說刑殺蓋用舍刑殺人君大事也

說約合參

淺說夫人不苟用而用之必當其可所謂天命有德人君不得以私喜而加爵人不輕殺而殺之必當其可所謂天討有罪人君不得以私怒而用刑必如此然後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可以爲之父母用人公而民心得民心得而邦本固此故國之所以可保耶○麟士按前說退不賢亦是足進賢意故只云命討兩節新安云三節便使人投惑不定

○增淺說齊宣王問曰湯放桀于南巢武王伐紂于牧野有諸孟子對曰一載湯誓一載武成於書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直解 孟子又告齊宣王說。人君進退人才。固當審察公論以求至當矣。至於用刑也不可不謹。有人於此。左右都說他可殺。也不要遽然聽信。衆大夫每都說他可殺。也不要遽然聽信。何也。誠恐其有私怨也。至於通國之人。俱以爲可殺。其言宜可信矣。但世間也有一等的人。無罪無辜而虛被惡名者。安知國人之所謂可殺者。非此之類與。於是又從而察之。或驗其罪狀。或審其情實。必看得情眞罪當。是可殺的人。然後從而殺之。決斷雖在於君。而公論實出於國人。所以說是國人殺之。明其犯衆人之公惡。而非一己之私也。以此用刑。也就如不得已而然者。又何其

情之至乎。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直解 承上文說。人君用舍刑殺。一惟決於衆論之公。如此。則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就如父母之於赤子。求中其欲。而惟恐拂其情的一般。不可以爲民之父母乎。民心得。則邦本固。而宗社其永安矣。尚何故國之不可保哉。此可見人君用人行政。當以公論爲準。內不專任一己之獨見。外不偏狥一人之私情。至虛至公。無意無必。然後好惡之私不作。而愛憎之說不行。賢者必用。而政無不舉矣。明主宜致審於斯焉。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曰。臣弒其君可

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其能盡仁義之道爲斯民共主也若夫賊仁者心滅天理則謂之賊賊義者那傷彝倫則謂之殘殘賊之人天命去而人心離謂之一夫不得謂之天下君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此汎論湯武之事非欲宣王爲湯武也○孫疏此言桀紂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竄宣王垂戒于後也

說約合參

○增篡淺說孟子以齊宣王不能任賢圖治見而諷之曰治策必以木王如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必喜以爲能勝巨室之任也使匠人誤斲而小之則王必怒以爲不能勝巨室之任矣任木則欲其大如此夫人賢者幼而學夫仁義之大道及壯而欲其所學者見之于行而吾王則曰姑舍

乎。桀紂。天子。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顚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弒之罪也。

直解 賊是害。殘是傷。齊宣王問孟子說。世傳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紂於牧野。果有此事否乎。孟子對說。南巢之戰。載在湯誓。牧野之戰。紀於武成。傳記蓋有此說矣。齊宣王又問說。桀紂君也。湯武臣也。以臣弒君。於理可乎。孟子對說。君臣大分。豈可踰越。但湯武乃奉天伐暴。與稱兵犯順之事不同。蓋天生民而立之君者。爲其能盡

仁義之道。以爲斯民共主也。惟害仁之人。其存心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之人。其行事顚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殘賊之人。其天命已去。人心已離。只是一箇獨夫。不得爲天下之共主矣。所以書經上說獨夫紂。蓋紂自絕於天。故天命武王誅之。爲天下除殘賊。吾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其爲弒君也。觀於武王。則湯之伐桀亦猶是耳。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正謂此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

汝所學之仁義，而從我所謀之功利，不欲其大而欲其小，則何如？○通義：言大木則可以勝大屋之任，猶人所學者大則可以勝治國之大任。斲而小之，則不可以勝大屋之任，猶賢人捨其所學，則不可以勝國家之大任也。

說約合參

增[補]說：王不任賢，則是不愛國家矣。今有璞玉於此，其價雖萬鎰之多，然物重則不肯輕予人也，必使玉人彫琢之，知己不能而玉人能之也。至於治國家亦付之能者可也，則曰姑舍汝之所學而從我之所為，則何以故而獨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是愛國不如愛玉矣。王誠能任賢，其庶幾乎。○麟士按：雖萬鎰俱作少之之詞，然作多之之詞自佳。教玉人教字，即使玉人使字，何以異，怪異之詞。○教字或作平聲，詩文嘗語耳。作教誨教字，雖語類亦主此，然頗語

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眾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直解】巨室，是高大的宮室。工師，是匠作之長。勝，是擔當得的意思。斲，是斲削。夫人，指賢人說。孟子因齊宣王不能任賢圖治，一日進見而諷之說：人君任賢以治國，就如用木以治室一般。王欲建造高大的宮室，謂非大木不可，則必遣命工師多方採取，以充其用。假如工師採得大木，則王欣然而喜，說道可以做梁做柱，能勝巨室之任了。倘或匠人誤加斧斤，斲削短小，則王艴然大怒，怪他損壞了這美材，不能勝巨室之任矣。是王之用木，惟欲其大，不欲其小如此。至於賢人為國家之楨幹，當其幼時，誦讀講明，都是聖賢的道理、帝王的事功，正欲待其壯年，遭時遇主，一一見之施行，以期不負其所學也。若王不思大用，以盡其材，却乃教他說：你且舍置汝之所學，而從我所好。夫賢人所學者，乃修齊治平之具，而王之所好者，不過權謀功利之私而已。今要他舍所學以從王，則是賢人之學甚大，而王顧欲其小之也。夫不忍斲小一木之材，而乃欲貶損大賢之用，則何其任賢不如任木也哉。王誠比類而觀之，則知任賢圖治之要矣。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直解】玉在石中叫做璞。鎰是二十兩。孟子諷齊宣王說道：王任賢而欲小用之，使賢者不得行其志，豈是治國家的道理？且如今有璞玉於此，雖價值萬鎰，十分愛重的，也不能自以己意為之彫琢，必求慣能治玉的人，使彫琢之。蓋玉必彫琢而後能成器，亦必良工而後能彫琢，故治玉者未有不付之人者也。至於國家之當治，就如萬鎰之玉；賢者之能治國家，就如玉人之能治玉一般。王如得賢而用之，則必舉國而聽之可也。今乃說姑舍汝之所學而從我之所好，則何王之治國家，乃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蓋國家幾務繁多，責任重大，一切要整頓料理，興起治功，非是涵養有素、抱負不凡的賢人，豈能勝任？既得其人，尤須推心委任，一一付託與他，使得展布發攄，乃能致理。今以玉則一聽於玉人，以國家則不肯專聽於賢者，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王亦未之思乎？大抵用賢之道，惟在純心。必人君專心求治，念念在於國家，然後能虛心任賢，事事付之能者。成湯昧爽丕顯，旁求俊彥；高宗恭默思道，夢賚良弼。此所以登於至治，而遹於得人也。人君欲用賢以治國家者，宜三復於斯。

說約合參

強不可從。○賢人之能治國家，猶大木可為巨室也。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大木而小用之。賢人而不賢期之矣。治國當付賢人，猶萬鎰之玉必付玉人也。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玉以付玉人而國不付賢人矣。兩節反覆而中皆有姑舍句，雖任賢愛國若分二意，實聯貫如此。

○序齊人乘燕亂伐燕勝之。○備考：蘇秦弟代、厲亦以遊說顯於諸侯。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於齊而還，燕王噲問曰：齊王其伯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王屬國於子之。三年，燕國大亂。齊取之，醢子之，殺燕王噲。○麟士按：大全所載史記諸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則是真有勸齊伐燕事矣，殆不足據。且下文明謂齊宣王問曰，而諸書類云湣王事，紹聞編辨析甚詳。○風俗通云：召公奭封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為二伯，壽九十餘卒。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燕稱

○齊人伐燕，勝之。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直解】昔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國人大亂。齊人因乘其釁而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乃問計於孟子說：燕國既破，其土地人民盡當為我所有矣。或言利不可貪，勸寡人莫取；或言機不可失，勸寡人取之。眾論不

王始噲父易王噲子平是爲昭王用樂毅取七十餘城燕三世後爲秦所滅。

增補說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夫齊與燕皆萬乘之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勢均力敵今也僅五旬而舉之其成功人力不逮至于此或者其天意乎天與弗取是逆天也逆天者必有天殃今欲取之夫子以爲何如。

指淺說孟子對曰天視聽自我民視聽觀民心之向背見天意之從違設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武王當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是人心皆已歸周故伐商而有天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三分天下方有其二尚人心猶不忘商故終身以服事

說約合參

殷是則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民心足矣○大全朱子曰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于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耳。

增淺說夫欲知天命固當觀人心而欲得人心又當施仁政今以齊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燕之民乃簞食壺漿以迎禍之王之師豈有他故哉避燕水火之

一。莫知適從。自寡人論之齊與燕共一萬乘之國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勢均力敵乃不待曠日持久只五十日內就收戰勝之功縱使將勇兵強人力衆盛未必成功之速遽至於此殆天意有在陰助而然耳天既以燕與我我反棄而不取必受其殃兹欲從而取之可與不可夫子以爲何如齊王本意在於取燕特欲借孟子一言以自決耳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直解 孟子對說。天意之予奪難知。民心之從違易見。王欲取燕。亦惟決諸民心而已。誠使取燕而燕民喜悅。都欣然歸附。則是天之所廢不可興也。王其順民心而取之亦可。古之人有行此事的。是周武王。蓋武王當紂惡貫盈之後。人心皆已歸周。所以有牧野之師。可取而取。武王無容心也。王能如是。是亦武王而已矣。使或取燕而燕民不悅。猶思戀故主。則是天命未改。未可圖也。王其順民心而勿取乃可。古之人有行此事的。是周文王。蓋文王當紂惡未稔之初。人心猶不忘商。所以服事殷之餘。不可取而不取。文王亦無容心也。王能如是。是亦文王而已矣。然則燕之可取與否。君王但當視民心之向背何如耳。衆論紛紛。何足據乎。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

虐而望救于齊耳若使水益加深火益加熱則民又將轉而望救于他人矣取之豈易言哉○孫疏纂曲禮疏曰簞方曰笥飯器也禮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何休云腹方口圓曰壺釋名云漿水也飲也或云酒也○蒙引按後一條分明是說齊未能得燕民之悅而未便有可取之理其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蓋已窺見其將有殺父兄係累子弟毀宗廟遷重器之意矣然當時猶未有其事方是始勝之日也○如水如火此如字是假如之如也非如似之如也即集註若更爲暴虐之若字○隋士按錫山孟子解云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

說約合參

○序齊人伐燕乘勝遂取之列國諸侯將謀合兵伐齊以救燕宣王恐曰諸侯以寡人取燕爲過多謀來伐者事勢至此將何以設備而預待之乎孟子對曰臣聞古之王者有以七十里之小國而伐暴救民爲政于天下而無與敵者成湯是也未聞以千里之大國而畏人伐已者也王何不以之自反乎○蒙引取之不用孟子之言也。

矣。簞音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直解 簞是竹器食是飯湯酒之類都叫做漿是轉動的意思孟子告齊宣王說民心可以仁感而不可以威劫今齊與燕俱萬乘之國也以萬乘之國而伐萬乘之國若使非力固守其勢足以相抗乃燕之百姓一聞齊師之來便不戰而服都盛着簞食壺漿迎犒王師豈有他意特以燕政暴虐民被其害如在水火中一般忍受不過故避之而望救于齊耳王如發政施仁以慰其望則燕人之心始安矣若恃其強力更爲暴虐如水之深者益深火之熱者益熱則燕民愈不能堪今之望救于齊者將轉而望救于他人矣齊豈得而強取之哉可見得國有道惟在得民而民罔常懷懷於有德王欲取燕亦求其所以安民者而已。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直解 齊人前欲取燕孟子告以當順民心齊人不聽竟乘燕國破敗利其有而取之於是列國諸侯皆有不平之心相約起兵將謀伐齊以救燕齊王聞而恐懼乃問計于孟子說自寡人取燕之後諸侯多謀舉兵來伐寡人者事勢至此有何計策可以設備而預待之乎孟子對說臣曾聞古之帝王有以七十里之小國遂成伐暴救民行政于天下而萬邦無不歸服者商王成湯是也今齊國地方千里堂堂一大國乃懼怕諸侯伐已則是以千里而畏人怯亦甚矣臣實未之聞也王何不以之自反乎

淺說以湯爲政于天下言之。書曰葛伯無道湯初征則自葛始。而天下已信其志之在于救民矣由是東面而征則西夷怨南面而征則北狄怨之者皆曰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據書此言觀之可見湯所未征之國則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及湯旣至則歸于市者仍不止耕于野者仍不更變誅其有罪之君而弔其無罪之民若時雨降民大悅矣故書又有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則其望之切而悅之至也何如哉○蒙引大誥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若望雲者卽其來也若望霓者又疑其不來也脫其雨來恐[illegible]望北是雲是虹此耳○[illegible]按此以雨字作推敲似巧却佳○按蔡傳湯師之未加者則望[illegible]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后來久矣后

說約合參

來其復生乎明作兩截故此節斷當于雲霓句一截上已舉書文而申言之下將舉書文而先釋之也以已意來說在書內又引經一體這說謂徯我后總證民望民悅非是此二句只證民悅又寔其大悅之意也○附錄仲虺乃作誥嗚呼云云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 徯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己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直解 這一節正是成湯爲政於天下的事。葛是國名。奚字解做何字。霓是虹霓。雲合則雨。虹見則止。以比民望王師之切的意思。弔是撫恤。徯是等待。蘇是復生。孟子說臣謂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觀於書之所言可見矣。書經仲虺之誥有云湯初與葛爲鄰。葛伯無道。湯乃舉兵伐之。是湯之征伐自葛國始。那時天下之人都信其志在救民不是爲暴。湯若往東而征討。則西夷之人怨望。若往南而征討。則北狄之人怨望。都說道。我等受害一般。王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乖這時的百姓每冀望王師之來。又恐其不來。就如大旱之時望雲合而雨。又恐虹見而止。也其望之之切如此。及王師既至。商賈各安於市而交易者不止。農夫各安於野而耕耘者不變。但誅戮其有罪之君。撫安其無罪之民。就如大旱之後。甘雨應時而降。民皆喜色相慶。欣然大悅。書經上載着百姓之言說。吾等困苦無聊。專等我君一來救我。我君一來。我等方得蘇息。眞是死而復生一般。觀書所言。則知成湯能以七十里而王於天下者。惟其行仁政以救民。而有以慰斯民之望耳。王今伐燕。未能行仁政以慰民

纂存疑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皆以爲將拯己于水火之中也是以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之來若使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爲也夫齊之强天下固畏忌之策無釁可乘爾今又加倍其地而不行仁政則在我有釁而人得執以爲詞天下之兵因從此起是齊寔挑動天下之兵而不免千里畏人也○蒙引若殺其父兄當時猶未殺也下做此故下云止其重器○翰士按下反其旄倪內亦略照父兄子弟反字有味

說約合參

增纂淺說 天下之兵已動矣爲今之計當何如王速出令反其旄倪之已係累者止其重器之未遷者謀於燕臣民之衆擇其賢而當立者置爲燕君而後引

心則所以致諸侯之兵者豈無自哉。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縶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直解 拯是救。係累是執縛的意思。重器是寶器。畏是忌。孟子告齊宣王說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而齊乃以千里畏人者何耶。蓋燕國無道。暴虐其民。如在水火中一般。王興師征伐以正其罪。燕之百姓以爲將救我於水火之中。欣然以簞食壺漿以犒王師。亦不異大旱之望雲霓矣。王必如湯之伐罪弔民。發政施仁乃可。今乃殘殺其父兄。係縛其子弟。拆毀他祖先的宗廟。搬取他珍寶的重器。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使燕民大失所望。如之何而可如此也。夫天下諸侯固已忌齊之强而欲併力以圖之。特未有可乘之釁耳。今併取燕國。增了一倍之地。又不能舉行仁政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故諸侯之忌愈深。伐燕之謀遂合。是天下之兵王實有以鼓動之也。能不以千里而畏人乎。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

兵去之則燕無患而諸侯不得以救燕爲名猶可及其兵之方動而止之也否則王如彼何哉○存疑此條爲齊王畫策正答其何以待之之問

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徇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直解 旄是老人倪是小兒置是立孟子說王旣已動諸侯之兵矣爲今之計如之何王須是急發號令曉諭國人將虜略的老小盡數遣還將欲遷的重器即便停止子噲已死燕國無君則謀於燕之羣臣百姓擇一賢者以爲君而後引兵而去之如是則燕國已定諸侯不得以救燕爲名齊不爲暴諸侯不得以伐暴爲名雖已興師尚可以及其未發而使之中止也王欲求所以待諸侯者其惟如是而已夫當戰國之時皆急功利尚權謀而孟子之所爲齊王言者一出於正可以觀聖賢之學術與王政之大端也

○纂麟士鄒與魯鬨鄒穆公問曰今茲之敗吾有司赴敵而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有爲之死

說約合參

者也將誅之則人衆不可勝誅若不誅則有司民之長上也似此疾怒以視其死而不救悖逆甚矣不正其罪無以謝有司誅之乎且止乎如之何則可也○疾視句言今日不爲後日計○愚按書鄒本邾國穆公封其苗裔爲附庸近魯而小○鬨不成戰也○莫爲之死言民莫有救有司而爲之死非無一人死于戰也如之何則可言何如處之爲當也○注民怨其上意在下節

增纂箋說孟子對曰民之疾視其上者有由然也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者展轉于溝壑之中壯者離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倉廩之粟自盈府庫之財自充有司曾莫或告之于君發以賑救之是君與有司之在上暴慢不理而殘虐在下之民也曾子有言曰凡人于世當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

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鬨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鬨鬪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直解 鬨是戰鬪之聲穆公是鄒君轉是飢餓展轉而死殘是殘虐尤是怪責的意思昔鄒國與魯

戒之當戒之其出乎爾者即其反乎爾者也施報蓋不爽矣夫有司平日疾視民之死而民因以疾視有司之死今而後得以出之有司者反之也君無尤民爲○麟士按莫以告何最重是說與莫之死之故○兩莫字正對故曰出乎爾反乎爾

國交兵戰鬪爲魯所敗穆公因問於孟子說民以用命爲順不用命者國有常刑今我國與魯接戰衆有司對敵而死者三十三人乃百姓每曾無一人赴救有司而死者此等頑民將欲殺之則人衆不可盡誅將要不誅是這等怨恨長上疾視其死而不救法令何由而行乎或誅或宥將何如處之而爲當也孟子對說民不用命不當責之于民惟當反之於己蓋凶年饑歲君之百姓老弱不能動移的則飢餓展轉倒死於溝壑其少壯的就食他邦散走於四方者不知其幾千人矣這時節人人都望救於君上如死中求生一般而君之倉廩有餘粟府庫有餘財有司曾不肯告之於君散財發粟以賑救之是君與有司暴慢不仁而殘虐下民也上旣虐下下有不疾怨其上者乎曾子有言爲民上者當戒之戒之施恩得恩施怨得怨出自爾身者即反報爾身者也由此言觀之君與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民怨久矣到如今纔得還報所以視有司之死而不救也一施一報乃理之常君何可歸咎於民亦反求諸己而已

說約合參

序君無尤民則亦自反其不仁可耳君若行愛民之仁政則有司不敢不以君心爲心皆愛其民斯民親其上死其長其如子弟之衛父兄矣豈有疾視不救者哉○淺說此長上俱指有司親之死之俱在危難之時蓋以心言死以身言平時非不親也但此句是應疾視長上句意各有指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愼哉

直解 承上文說民心疾怨雖有司不恤其民亦由君之不行仁政也若君能以愛民爲心而擧行仁政務恤其飢寒救其疾苦則有司皆體君之心爲心而無有不愛其民者矣有司旣愛其民則爲之民者自然情義相關居常則親其上愛戴而不忘遇難則死其長捐軀而不悔矣何至疾視其死而不救哉此君所以當反己而不可過責于民也大抵君民之情本同一體民有財

○纂趙注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于齊楚而居乎二大國之間非有所事不能自保也將事齊乎抑事楚乎夫子爲我決之○麟士按滕取水之騰涌而名也見本陋志

序孟子對曰依于人以苟安紀非可恃是事齊事楚之謀非君所能及也必欲言之無已則有一道焉有斯池在加鑿之深有斯城在加築之也與民同守之君子效死以盡其義而民心固結雖危難亦弗委去此自強以圖存理之可爲者耳○麟士按與民守之與字內有一君字效

說約合參

死則但言君何後效死勿去效死二字而民弗去方是指民集註甚明○與民守之是大槩說效死勿去作兩層說○懋按民弗去是現成說所以得其心處未及言亦襯註語可也

則當供之于君。君有財，則當散之於民。豈因歛散，上下相通，故雖水旱災荒，不能爲害，而國與民常相保矣。後世人主以府庫爲私藏，有司以聚歛爲能事，民心一散，不可復收，雖使積藏如邱山，何救於敗亡之禍乎。明主不可不鑒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間，去聲。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直解 滕是國名，在今山東兗州府地方。文公是滕國之君。滕文公問於孟子說道：小國勢孤力弱，必須依託大國，乃能自安。今滕國方五十里，乃至小之國也，又夾在齊楚二大國之間，分當事之，而力不能以兼事。欲就中決擇，則將事齊乎，抑事楚乎，不知孰可依託以安吾國也，夫子其爲我謀之。孟子對說：凡事若靠他人的，不可取必，而惟主張在我的，乃可自盡。齊楚皆大國也，事齊則見怒於楚，事楚則見怒於齊，必不能兩全而無害。這計策非吾所能及也。若必欲言之而不已，則別有一說，惟是自守而已。夫高城深池，所以衛國。必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而爲之民者，亦感君平日之恩，出力報効，雖至于危亡困迫，亦舍死而不肯去，上下相依，患難相保，庶幾可以自全。此則事理之可爲者耳。若事齊事楚，豈吾所能必。蓋保國在乎地險，守險在乎人和，而固結人心之道，則又在於施仁之有素。若平時不知恤民，則人心離散，一遇患難，皆委而去之矣。欲知爲國之長計者，宜致審

○纂趙注滕文公問曰滕與薛同處齊之西境今齊人併得薛將築其城以逼于滕吾甚恐其不免如之何則可也○大全仁山金氏曰薛任姓之國奚仲仲虺之後

序孟子對曰敵國外患從古有之昔者太王居邠狄人每侵擾之而力不能禦乃去之岐山之下建都邑而居焉斯其時非謂邠地不如岐山之美揀擇而取之乃迫于狄人之難不得已而遷國以圖存耳○懋按不得已三字便見遷非有國者之常法

說約合參

於斯焉。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己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篇。

直解 薛是國名，與滕相近。邠，即今陝西邠州。岐山在今陝西鳳翔府地方。時齊欲取薛，滕文公恐其偪己，因問計於孟子說：滕與薛同處於齊之西境，勢相依倚，就如脣齒一般。今齊人恃其強大，將要取薛之地，築以爲城。薛亡則滕之勢益孤，而齊之侵凌益迫，此誠危急存亡之秋。寡人深以爲懼，不知當如之何而可免于吞併之患也。孟子封說：敵國外患，從古有之。昔者大王居

邠，與北狄爲鄰。狄人時來侵擾，太王力不能禦，遂棄了邠地，去到岐山之下，重建都邑而居之。這時候倉皇遷徙，非謂邠地不如岐山之美，有所選擇而取之也。蓋由迫於狄人之難，無可奈何，只得遷徙以圖存耳。今滕迫近齊患，誠不得已，而圖自全之策，則法大王之所爲可也。

○纂趙注至于後來周家興王則大王爲善之所致耳使爲君者實能修德行仁如大王爲善雖失其地後世必有王者若周家矣然君子凡事搬基業于前而垂統緒於後只爲所當爲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興王之功則天助之也豈可必乎君之力其如彼齊何哉但當勉彊爲善法以遺後世而已矣○麟士按紹聞編云爲善指修其德政而言非以遷國不爭爲善也彊爲善必有王二句此爲大王避狄而言創業垂統應爲善說成功則天應子孫有王者說彊爲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夫，音扶。彊，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直解 創是造，統是統緒，繼是繼續。彼，指齊。說彊是

藝正所以使可繼而俟命于天者也○創業垂統汎言或指遷國圖存言非也事有次第謂之業爲之自我謂之創垂之于後謂之統權在後人而使可繼在我也○勉強爲善必有王二句雖爲大王遷狄而言而玩若爲必有語意却是槩說觀註言能爲善則如太王云云可見大王王意蓋上節非擇而取內己有之○强爲善而已矣玩而已矣字原非教以遷國也滕不比大王時有可遷之地明矣孟子勉言及此正以斷文公僥倖別念引他一心爲善以自強耳○國小隣强爲善有前多難處故下一乘字不但恐其不用力也○增淺說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齊楚之大國則不得免其侵伐爲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初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再

說約合參

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珠玉終不得免焉大王乃統屬其國之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非皮幣犬馬珠玉也乃吾土地也夫土地本生物以養人若爭地以戰則殺人盈野是反以害人吾聞之也君子不以民爲心不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而不死于難則汝輩皆有君矣于是去邠踰梁山作邑于岐山之下居焉豈見邠人皆曰吾君恩德及人深矣乃仁人也不可失也于是從之者如歸市焉市人迫於略而遷國以圖存者如此○大全南軒張氏曰大王之言忠恩不迫其遷不以己民不敢必民之歸而歸之在天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眞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容釋乎太王載其仁有素矣○東陽許氏曰史謂居三月成城

勉強承上文說太王遷國於岐雖出一時避難之權而周家興王之業寔由此起使爲君者果能修德行仁如太王之所爲則雖暫時失國後來子孫必有應運而興如周之文武爲王於天下者皆天理之必然者也然人君創基業於前垂統緒於後但能爲所當爲而不失其正使後世子孫可繼續而行耳若夫興起王業而成一統之功則上天自有主張豈人力之可必乎今齊强滕弱勢固不敵君將奈彼何哉爲君計者只宜勉強爲善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而已矣此外則非意慮之所能及也夫滕文之意在免禍於目前而孟子却教以爲善使之積德於身後蓋目前之計止可徼幸於一時而積善以貽子孫乃所以爲國家長遠之慮也小國尚然而況處全盛之世者可不務增修其德以綿宗祀於無窮也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

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

郭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邠民近于岐周者皆歸之也當時西方地近夷狄皆閒隙之地非封周之疆界故大王得優游遷徙○愚按何患無君此講大見舊說似委之狄人一般驅吾赤子以餧虎狼豈仁人之心乎猶云二三子莫謂居此土有君離此土便無君以爲憂患我將去之大家共圖安樂處也大王實始剪商是何如主切勿講作亡國情別之象

增淺說或者又曰土地乃受之先人傳之子孫而世世守之者非吾身所能專也但當效死守之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不可舍之而他往也此守正以殉國者又如此○序蓋遷者權也守者義也君請審己之力觀勢之便擇于斯二者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

說約合參

守常法可也外此則非吾所能及也○大全慶源輔氏曰在文公唯有此二法故并舉以告之夫大王之去非文公所能爲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其當然也、問孟子對滕文二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爲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朱子曰滕必是亡無可疑者況王政不是一日行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若教他粗成次第亦必不見容若湯武之興皆在空閒之地故得日漸成大

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直解】屬是會集踰是過梁山在今陝西西安府乾州地方滕文公問孟子說滕乃小國間於齊楚之中雖致敬盡禮竭力以事奉之猶不免於侵陵之患不知何以爲計而後可免乎孟子對說寡不敵衆弱不勝强爲今日計惟當避難以圖存耳昔周大王住在邠國與狄爲鄰狄人時來侵犯初奉之以皮幣不得免焉再奉之以犬馬亦不得免焉又奉之以珠玉亦不得免焉必欲攻取其國而後已太王乃會集邠民中的耆老而諭之說我今奉事狄人亦已至矣猶不得免其侵凌之患是狄人所欲者不在吾皮幣犬馬珠玉而在吾土地也夫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爲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是反以養人的害人矣我聞說君子以愛人爲心不以所養人者害人吾固不忍與之爭地害及爾等爾二三子莫謂我去之後使無君長以爲憂患但使有人撫安爾等即是爾之君長也我今要舍去此地遷於他方以圖免患矣乃離了邠地經過梁山至岐山之下作邑而居以避狄難焉此時邠民咸太王平日之恩相與說道吾君乃仁人也我輩賴以爲安何忍舍之於是相率從之遷於岐下就如赶集做市的一般土地雖失人民如故此乃遷國以圖存者固一計也或又說國家土地原

是先代傳來貽與子孫世守的非我一身所得專主縱遺患難只宜盡力守死不可舍而他去使先人基業自我不傳此謂守正以徇國者又一計也夫此二者在太王所處是一時的權宜在或人所言是正經的道理爲君今日之計只宜看自己力量做得那一件便於此二者之間揀擇而取之盡其在我而聽天所命事理可爲不過如此若夫僥倖苟免之計豈吾所能及哉

○增補淺說樂正子仕于魯稱孟子之賢于平公一日孟子至魯平公將往見之嬖人臧倉者知之而故請曰他日凡君出則必命有司以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尚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之貴以先加禮于匹夫之賤無乃以孟子爲賢乎然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母厚過于前喪父之禮是不知所謂禮義則不得爲賢者君何必輕身往見哉公曰諾遂不往見焉

說約合參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五 梁惠下 三十九

直解 平公是魯君嬖人是親倖之臣臧倉是人姓名國君所乘的車輦叫做乘輿駕是駕馬之是往踰是過諾是應詞當時樂正子仕於魯國於平公面前稱道其師孟子之賢一日孟子至魯平公將要出朝而往見之時有嬖倖之臣臧倉請問平公說人君舉動關係匪輕往常吾君駕出則必傳命有司示以所往之地使知嚮導今乘輿已駕馬將行有司未知何往敢此請命平公說我將往見孟子臧倉遂間阻說道吾君乃千乘之尊孟子一匹夫而已何故吾君不自尊重而輕身以先加禮於匹夫豈道他是有德之賢人乎夫賢者舉動必循乎禮作事必合乎義這禮義宜從賢者身上做將出來我聞孟子前時喪父其禮甚簡後來喪母却極其豐厚過於前喪則是厚母薄父不知有禮義之大道何得爲賢君勿輕身而往見也於是平公惑於其言應之曰諾遂止而不往見焉夫往見孟子者

增補淺說樂正子乃入見平公曰君奚爲中止而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之所謂踰者豈謂其前以士之禮祭父後以大夫之禮祭母前以士祭則三鼎爲薄後以大夫祭則五鼎爲厚與爲士爲大夫喪禮各有分制賢者固不得而違也曰此言否也寡人謂其棺椁衣衾之美人人得以自盡而孟子後喪其美過乎前喪之不盡美也曰非可以此之故謂之踰而譏之也蓋其時乎喪父則貧也貧則無財不可以爲悅時乎喪母則富也富則不以天下儉其親是皆出于禮義之當然

說約合參

非賢者不能得其宜也君何哉焉○孫疏衾今之被也按喪大記小斂君錦衾大夫縞士緇凡衾皆五幅鄭注云衾單被也○大全五鼎羊豕魚腊膚三鼎豕魚腊

乃平公一念好賢之心只因臧倉阻之遂以不果可見讒說易行君心易惑此明主任賢不可不專聽言不可不審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直解 樂正子是孟子的門人鼎是調和五味之器古時祭祀燕饗皆用之魯平公旣惑於嬖人臧倉之言不見孟子樂正子乃入見平公而問之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五 梁惠下 四十

說君今欲往見孟軻乘輿已駕何故忽然中止平公說我初間仰慕其賢所以欲見今有人告寡人說孟子後喪母前喪父其治母之喪勝過父喪夫父母之恩同一罔極今乃厚母薄父此是不知禮義之人惡得爲賢所以不見樂正子又問說君所謂後喪踰前喪者指他那一事說莫不是謂其前葬父用士禮後葬母用大夫之禮前祭父用三鼎後祭母用五鼎如此之厚薄不同與平公說吾所謂踰者不謂是謂其葬母之棺椁衣衾美過其父也蓋禮數厚薄乃朝廷之名分固不可强同而棺椁衣衾則人子於父母皆得以自盡於此而有厚有薄所以爲踰耳樂正子又分解說這不是踰是貧富不同也蓋孟子前爲士其家貧則力不能厚故不免於薄後爲大夫其家富則力能從厚故不以儉其親喪具厚薄稱家有無乃所謂禮非所謂踰也君以此謂其非賢不亦過乎夫孟子之賢聞於天下乃嬖人一言遂能沮平公用賢之意而

增集諸說樂正子見孟子曰克爲前以夫子之賢告于君君已爲來見夫子也嬖人有臧倉者爲毁言以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小人之害正如此曰凡人之行或有人使之者止或有人尼之者然其行止實非人之所能爲使能爲尼也天爲之也今我之不遇魯侯乃時數當衰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彼臧氏之子一嬖人耳焉能使予不遇哉吾與子安之而已○蒙引此天字以氣數言。

說約合叅

使魯不得爲善國則讒言之爲害甚矣人君聽言其尙知所辨哉。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直解克是樂正子的名尼是阻樂正子因臧倉譖孟子於魯君既已辨白其誣乃遂往見孟子說昔日我以夫子之賢薦於魯君魯君以我之言爲然已是命駕出朝來見夫子被嬖人臧倉造爲譖毁之言阻住魯君君以此遂不果來也小人之能害正如此奈何孟子說這也不是臧倉之過凡人之遇主而行者或有人在君前稱道其賢使之見用其不遇而止者或有人在君前阻過其進使之不遇這行止雖係於人而主張實在於天行固非人所能使止亦非人所能尼也我今不遇魯侯你道是臧倉阻之自我看來還是時衰運否天意不欲平治魯國故使我不遇也彼臧氏之子不過一嬖人而已安能以人力害我而使我不遇於魯君乎然則我今不遇但當安命可也豈可歸咎于人哉此可見聖賢出處關時運之盛衰盛則明良合而爲泰衰則上下不交而爲否否泰之分乃國運治亂興亡所以君子小人進退都有天數非人力也但士君子可以言天而人主則不可以言天人主以造命爲職惟尊用賢才以挽回氣數則國家之

說約合叅

泰運可常保矣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上孟卷十五終

序公孫丑問曰吾夫子固有志用世矣設使今日得當要路而秉齊國之政如當日管仲晏子之功業可復自期許乎

增淺說蓋大道之不明也久而功利之入人也深故雖以孟子之徒尚未敢必孟子之能爲管晏而不知其卑管晏而不爲也故答之曰齊人之所知者管仲晏子子眞齊人也亦惟知有管仲晏子而已矣此外學術事功有高出管晏萬萬者皆所不知也

增淺說彙趙注或問乎曾西曰聖門有子路者吾子自度與他孰賢曾西蹙然不安曰子路之才之學乃吾先子之所敬畏者也豈予之所敢比乎或又問曰吾子既不敢比子路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乃比予于管仲夫管仲得遇桓公之君使秉國政其專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孟子卷之十六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直解 公孫丑是孟子的弟子當路是官居要地公孫丑問孟子說先年齊國賢相桓公時有管仲景公時有晏子都能致君澤民功業顯著後來無有能繼之者設使夫子今日得居要路而秉齊國之政似他這等功業還可復自期許克繼前人否乎蓋戰國之世崇尚伯功多推尊管晏

故公孫丑之言如此孟子答說自古豪傑之士以道德功業顯聞當世者豈止是管仲晏子二人惟二人相齊有功故齊國之人習於聞見多有稱道之者今子亦以管仲晏子爲言子眞齊人也但知有管仲晏子而已豈知聖賢經綸康濟之業光明俊偉有高出於管晏之上者乎然則子之期待我者亦淺矣夫伯者之佐非不有高世之才特其志於功利而不純於道德是以見小欲速規模狹隘而爲聖門之所羞稱如此故論治者宜以唐虞三代爲治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

如彼也行政于國其久如彼也乃不率桓公行王道而行伯道區區功烈其卑陋如彼也爾何乃比予于是重言曾何比我恥見比之之甚也○蒙引上云爾何曾比于管仲下云爾何曾比于是是承得君專三句也謂何乃比我於此等之得君專行政久而功烈卑者耶○愚按或人管仲孰賢之意未必是以其辭高而因以次者相擬也彼或見子路與管仲大槩不同又或其臆識所在素豔管仲又故舉其意中最高者以看其自擬何如未可知也

增淺說曰以曾西此言觀之則管仲之功烈曾西之所不屑爲也曾西與我同道曾西不爲而子何乃爲我願之乎○愚按爲我願猶云替我期望之乎

序丑曰管仲相桓九合一匡以其君伯晏子相景布德緩刑以其君顯功亦盛矣猶不足爲與○蒙引問以君顯處何如曰當晏子時五伯俱沒中夏諸侯惟齊最強大景公在位且五十八年諸侯莫敢侵侮之者其任晏

何曾比予於是 蹵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直解 曾西是曾參之孫蹵然是不安的模樣先子指曾參說畏是敬畏艴是怒色孟子又闢公孫丑說汝但知齊有管仲晏子不知管仲事功固聖門弟子所羞稱者也昔者或人問曾西說聖門有子路者吾子自度與他孰爲高下曾西蹵然不安說子路在聖門聞過則喜見義必行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乃吾先祖所敬畏而推

讓者也我何敢與之比方乎或人又問說汝既不敢比子路然則自度與管仲孰爲高下曾西艴然不悅說你何乃比我於管仲凡人出而用世有做不成功業的多因得君不專行政不久管仲輔相桓公桓公委心信任君臣之間志同意合其得君那等樣專獨操國柄四十餘年大小政務都出其手其行政那等樣久若是有大抱負的乘此機會便須有大功業做將出來今考其功業不過九合諸侯假仁義以成霸功而已其功烈則那等卑陋而無足觀也管仲之爲人如此固我之所深鄙者你何乃比我於此人乎蓋有聖賢之學術斯有帝王之事功管仲識量褊淺不知有聖賢大學之道故其功業所就止於如此所以曾西鄙之而不爲也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子爲之爲去聲○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

子或用其省耕省斂之言而興
發或用其履賤踊貴之言而寬
刑或增其室或更其宅此皆賢
君所爲如夾谷之會能歸侵疆
亦庶幾知強仁義者在當時宜
其視他諸侯爲獨顯也
序[illegible]若我當路於齊則以齊而
王其易猶反手也豈特伯顯之
功而已哉○蒙引此是孟子自
負也以言能輔佐之也正承上
文以其君伯顯二以字說來皆
謂能致其君也
增纂淺說纂趙注丑曰以管晏
爲不足爲弟子既已惑矣今又
以王猶反手如是言則弟子之
惑益甚也且以文王之德可謂
極盛又享壽百年而後崩則其
德之施亦不爲不久然三分有
二其德猶未徧洽于天下及武
王克商承尚未定周公相成王
制禮作樂然後教澤大行洋溢
四海是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

說約合參
如此今言王若易然也若是則
文王之德不足以爲法耶○蒙
引文王之德蓋指治岐之政九
一世祿不征不孥之類下文德
行速亦指仁政也且與未洽及
大行字意相符不只就文王一
身上說○百年後崩不可謂在
位百年也在位無百年只言其
壽之長以見其在位之久○愚
按且以文王之德且以二字重
舉之詞言無論其他在下者且
以聖如文王云云

增纂淺說孟子曰文王之德何
可當也其所以不及致王者非
其德有不足所値之時勢然也
商業始于成湯由湯而太甲太
戊祖乙盤庚以至于武丁賢聖
之君凡六七作其累世德澤深
入于人天下歸殷久矣久則人
心固結難以變而之他也故當
武丁之時國運雖衰王業未改

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與平聲○**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易也

直解 以是贊成的意思霸是諸侯之長反手是轉手言孟子又答公孫丑說觀曾西與或人問答之言則管仲之功烈乃曾西之所不屑爲者也曾西既所不爲而子乃爲我願之豈以我爲不及曾西乎其待我亦淺矣公孫丑猶未之達也復辨之說管仲相桓公尊周攘夷以爲盟主而諸侯皆奉其命是能致其主以爲霸於天下也晏子相景公布德緩刑以修內治爲一時盛稱其賢是能致其主以顯名於當世也二子之功烈卓然如是而夫子猶以爲不足爲不知更何以加於此乎孟子答說管仲輔君以霸晏子輔君以顯雖亦有功於齊然未能致主於王道也如使我當路於齊而得君行道則將使天下之民舉安而以齊王於天下如轉手之無難矣豈特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六 公孫丑 三

以其君霸以其君顯而已哉此吾之所以卑管晏而不爲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

一加振作赫然中興遂能朝諸
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
武丁尚未久也其在下則舊臣
之故家與舊民之遺俗其在上
則流風之化善政之事猶有存
者又有同姓之微子微仲王子
比干箕子異姓之膠鬲五人皆
賢也相與同心匡救以輔相之
故紂雖不道國不遽亡必待日
久而後失之也況當紂之時尺
地莫非商之有也一民莫非商
之臣也依然一統之勢然而文
王猶起自方百里焉是以爲勢
所限而難于致王也○蒙引由
湯至于武丁至而後失之也此
言其時之難尺地莫非其有至
是以難也是言勢之難○是以
難也句只帶然而文王猶方百
里起不兼承上文上文自有故
久而後失之一句在了故久而
後失之者言失之于武王時不
在文王手頭失也○問周自太

說約合參
王日已強大何文王由方百里
耶曰是時商運雖衰王制未改
故只是仍舊百里之國太王王
季又非挾君無已而併吞隣國
以自封殖者其所謂強大只是
國勢內寔耳○流風以修身齊
家之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
曰遺曰流皆自商之先王身上
來也武丁至紂凡八世一百八
年云○麟士按鄭玄檀弓註微
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是爲微仲
○時之難勢之難時之易勢之
易前後俱未明言只借齊人語
一點出耳作者只會大意不必
版立尤妙

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直解 滋是加益洽是溥徧武丁即高宗微子微仲是紂之庶兄比干箕子是紂之叔父膠鬲是紂之賢臣公孫丑因孟子說齊王猶反手疑其自許太過遂辨說夫子說管晏不足爲弟子已不能無疑乃復說齊王猶反手之易信如此言弟子之惑轉益甚了且以周文王有大聖之德又在位壽考百年而後崩其施澤於民不爲不久然三分天下纔得其二其德澤尚未徧及於天下也直待武王伐暴救民周公制禮作樂克繼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六 公孫丑 四

其後然後九州一統教化大行則王業一成就固若此之難矣今乃說齊王如反手之易一般則雖聖如文王也不足法與孟子曉之說文王是有周基命之主其德至盛何可當也但古今時勢難易不同文王適遭其難耳蓋商家之天下自成湯開創以至於武丁中興中間如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賢聖之君凡六七作其累世德澤深入於人天下之歸殷久矣久則人心固結難以遽變故當武丁之時國運雖衰王業未改一加振作遂能朝諸侯而有天下如運掌一般及紂之時去武丁年代未久其世臣故家禮義遺俗與夫前哲之流風保民之善政尚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這都是有才德的賢人相與同心戮力匡正其闕失而輔相之故紂雖無道國不遽亡必待日久而後失之也是文王所遇之時其難如此況當時天下大勢尚然一統無尺地不是商家之土無一民不是商家之臣然而文王僅守侯伯由方百里之

說約合纂

序齊人有言曰作事者以智慧然雖有智慧不如乘其勢之便乃可以有爲不則智慧無所施種田者以鎡基然雖有鎡基不如待夫時之至乃可以有穫不則鎡基無所用可見時勢爲王天下之藉也若今日之時勢于興王則易然也吾故曰反手也○趙注鎡基耒耜之屬○孫疏釋名云大鋤也○蒙引正韻鎡鉏之別名○麟士按今時只如言今日後惟此時爲然亦言惟此日耳○此節文勢似地脉之有過峽

序何以見其勢之易彼夏后氏與殷與周之盛時王畿之地未有過于千里者也而齊方千里有其地矣且民居稠密雞鳴犬吠之聲處處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有其地則地已闢而不待再闢矣有其民則民已聚而不待再聚矣地廣民衆澤可遠施以視尺地一民皆商之有而文猶方百里者不侔矣由是行仁政而王天下莫之能禦止之也○大全詹氏道傳曰王制四海之內爲九州州方千里而王畿居其一是亦井田之制○蒙引勢之易易是甚言齊王也故此條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與下文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飮相對

地而起安能與商爲敵是文王所處之勢其難又如此惟其時勢皆難故雖以文王之德而終身不能成一統之功者以此故耳若今之時勢則異乎是矣豈可謂文王不足法哉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音茲○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直解 慧是聰明鎡基是耕種的器具時是耕種的時候孟子又答公孫丑說吾謂以齊王猶反手者豈眞以文王爲不足法哉蓋以時勢而論則文王處其難而齊處其易耳齊人嘗有言說道人雖有才智聰明足以辨事然勢有未便則智慧亦無所施不如乘著可爲之勢因而展布可以建立功業人雖有鎡基可以治田然時有未至則鎡基亦無所用不如待到耕種之時因而力作可以成就稼穡觀齊人之言則知王天下者必有資於時勢矣玆以齊之勢當今之時與文王之所處不同欲圖興王之業眞有至易而無難者所以說以齊王猶反手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直解 孟子指齊國之勢以明其易王說道昔夏后殷周之盛時王畿之地不過千里今齊地亦方千里則固已有其地矣且民居稠密雞鳴犬吠之聲自國都以至四境處處相聞則齊已有其民矣夫土地不廣須更開拓今地方千里則不待改辟而地已廣矣人民不衆須更招集今民居稠密則不待改聚而民已衆矣地辟民聚澤

說約合纂

增纂淺說不但此也且周自文武至今七百餘年是王者之不作未有疏闊于此時者也王者不作故諸侯分爭而干戈賦斂無時休息民之憔悴于暴虐之政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又不比商賢聖繼作善政猶存者于此仁政一行而民卽感德歸心辟如飢者易爲之食渴者易爲之飮蓋時之易又如此也○蒙引問勢時如何分曰勢以齊力量而言時以天下機會而言有其時而無其勢固不足以致王滕文公是也有其勢而無其時亦不可以致王大王王季雖日强大然商命未絶文王亦只三分有二是也

增纂淺說時勢固然矣乃孔子又有言曰人君之德出身加民其流行之機更速于置郵而傳命蓋其誠于此而動于彼不待疾之而自速不待行之而自至也德行本速如此○大全東陽許氏曰寄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卽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麟士按古人馬必駕車馬遞騎置之說恐亦是漢以下事殆不足據○上數節排時勢則難易如此則似看德較輕故引孔子語又闡從德亦自好以起下仁政得時勢則反手可必之意仁政卽德畢竟急著乘時借勢斷在今日也

序使當今至易之時萬乘之國之勢行仁政之德將見民之悅

可遠施以之鼓舞人心興起事功最爲容易若乘此而行仁政則人民之歸附益衆土地之開辟益廣其一統而王天下誰得而禁止之哉蓋齊有可乘之勢故易於致王如此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飮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飮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直解 疏是稀憔悴是困苦的模樣孟子又告公孫丑說我謂齊之易王者不但以其有可乘之勢而且幸其當可爲之時蓋自文武造周以來至今七百餘年沒有個聖君出而撫世是王者之不作未有稀闊於此時者也今之諸侯恣行殘虐流毒百姓百姓每財盡力竭不得安生其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當此之時若能

行仁政以收拾人心則民之感戴就如那饑餓的人但得食便以爲美而易爲食枯渴的人但得飮便以爲甘而易爲飮其於致王何難之有哉是時之當爲又如此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直解 馬遞叫做置步遞叫做郵卽如今驛遞鋪兵一般孟子又說得時乘勢固易於行仁而況仁政之行本自速者孔子有云人君之德政出乎身而加乎民其流行之機速於置郵而傳命蓋置郵傳命雖是甚速尙須論其道里責以程期而後可至若德之流行則沛然莫遂一日而徧乎四海比之置郵傳命豈不更速矣乎觀於此言則德之感人有不賴時勢而裕如者而況時勢之可乘乎此我所以決齊之易王也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

之猶如其倒懸之苦而忽解之之謂不啻飢食渴飲者故所行之事只半于古人而其成功已較古人而加倍之惟此日之時勢易而德行之速爲然齊王反手豈虛語哉而子乃以管晏爲我願也○此處方帶速時勢易德行速然亦不是時勢易故德行速也只是此節意重在德行速耳○存疑古之人指文王

說約合參

○增纂淺說大全公孫丑問曰夫子若加以齊卿相之位得行其道焉雖由此位而小則霸大則王亦其能事無足怪矣然任大責重如此亦因而動其心否乎孟子曰否不動心也蓋我年四十此心已不動矣今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已又何動心之有乎○存疑註恐懼疑惑就是動心處○饒氏謂是心之所以動閒不是許氏又云心因疑懼而動何疑懼非心之所動亦不是○思按照下養氣預下個恐懼字招下知言預下個疑惑字知言養氣是子意中事恐懼疑惑在我因十不動心句意入講可若拙堂中那得知則動心否乎內恐懼疑惑果不宜呆按硬入

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直解]倒懸是形容困苦至極的模樣古人指文王孟子又答公孫丑說德之流行固爲甚速然未有背時違勢而能成功者乃當今之時亂極思治時則易矣齊國萬乘地廣民稠勢又易矣於此而一行仁政以慰民心則民心歡悅就如替他解救下倒懸的一般其感人之速入人之深又不但如飢食渴飲而已夫古人如文王積德百年而猶未洽於天下只爲處時勢之難故也其在今日所行之事不須全學古人但行得他的一半即可以長駕遠馭其成功加倍於古人矣此惟在今時爲然蓋其時勢既易而德行自速是以用力少而成功多也吾謂以齊王猶反手者以此而子以管晏之功爲我願豈爲知我者哉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直解]異是怪異公孫丑因孟子說霸王事業太容易了恐其力不能任又設問說論天下之事易當天下之事難以夫子之道德誠使遇合於齊所以[illegible]卿之位得志行道焉雖從此而[illegible]功立小則以霸大則以王皆所優爲而[illegible]足怪矣但這等地位其任至大其責至重大了慮此也容有所疑惑恐懼而動其心否乎孟子答說否我從四十歲的時節道明而無所疑德立而無所懼此心久已不動了若今日加我以大任固

增纂淺說丑曰當大任而不動心若是則夫子之勇過于孟賁遠矣曰人若固守其心而使之不動是亦不難卽如告子之勇乃能未至四十先我不動心何難也○愚按存疑不動心甚難孟子曰不難者姑借此以抑告子耳則是不難當連下爲告子先我不動言耳○大全孟賁齊人能生拔牛角秦武好多力士賁往歸之又淮南子注皆云賁衛人

說約合參

序丑又曰敢問心之不動固有道乎曰一心而應天下之事惟其有主乃能不動是有道也○趙注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孟子欲爲言之○麟士云欲爲言句虛得妙

蔡麟士嘗問北宮黝之養勇也其膚不至被刺而撓屈其目不至被刺而轉睛逃避思以一毫挫辱于人卽若撻之于市朝之大挫辱不受挫于褐寬博之賤亦不受挫于萬乘之君之貴是凡在彼皆不可加于我也而我

將從容運量而有餘夫何動心之有這不動心三字是孟子生平學問得力處而其大本大原卻從知言養氣中來蓋善學孔子而有得者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

[直解]孟賁是齊之勇士力能生拔牛角者告子名不害是當時辯士公孫丑說人心難制而易動夫子當大任而能不動心如此則其氣力足以負荷一世比之孟賁之勇僅能舉一器一物之重者相去遠矣孟子說心能不動道也不足爲難卽如告子爲人雖其見道未眞他未及四十歲已能先我不動心了則此果何足爲難哉大凡人心有所管攝則不動甚易無所管攝則不動甚難告子未爲知道而能強制其心尚能使之不動況以道義管攝之乎此事心者所當知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直解]公孫丑又問孟子說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則旣聞之矣敢問心之不動亦有道乎孟子答說人以一心而應天下之事若心中沒個主張則卒然臨之未有不驚紛然而來未有不擾者惟其中有定主然後能無所恐懼疑惑而不動其心此可見不動心之有道也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

之視刺萬乘之君之貴一若刺褐夫之賤無或嚴憚諸侯諸侯有惡聲至已必以惡聲報之是在我必可加于彼此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不膚撓目逃便見必勝意不當如存疑謂自包以一毫下方皆見其必勝且存疑又云不膚撓目逃是不怕痛不怕死之意則依舊是無懼非必勝矣俱不可從又大段自不膚撓至不受于萬乘之君一截視刺萬乘至反之一截總累詞以盡出必勝亦不必段落膚○膚目已被刺而僅不撓不逃是已敗矣何云必勝斷當言不至被人刺而撓逃如勘說云

說約合參

纂趙注又聞孟施舍之所養勇也其自言曰人貴敢戰我之視夫所不勝猶夫能勝勇往直前也若量敵少而後進慮已足勝而後會此畏三軍之衆者耳勝敗兵家之常舍豈能爲必勝哉要之能不懼而已矣此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大全朱子曰量敵慮勝是畏三軍說止舍誤別人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東陽許氏曰黝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又以孟賁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

必反之。黝伊紂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直解 北宮黝是箇勇士膚撓目逃都是退縮恐懼的模樣挫是挫辱褐是毛布寬博是寬大之衣嚴是畏憚反是還孟子又說所謂不動心之有道者且不論當大任的只觀那勇士每亦自可見勇士中有北宮黝者其養勇也挺身而鬪其肌膚不畏刺而撓屈怒目而視其目睛不畏刺而逃避蓋自恃其勇而不肯示怯於一人也推其心不必大有挫辱纔不肯受縱使一毫之微受挫於人看來就似撻之於市朝一般有不勝其愧恥之甚者不論事之大小人之貴賤一味要求勝不惟不肯受辱於褐寬博之夫亦不肯受辱於萬乘之諸侯視刺萬乘之諸侯便與刺褐夫的一樣容易外不見有諸侯之可畏憚者如以惡聲加之則必以惡聲報之身可殺而志不可挫蓋以必勝人爲主也惟其主於必勝此其心之所以不動耳吾所謂不動心有道者此其一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直解 孟施舍是古人姓名會是合戰孟子又告公孫丑說我謂不動心有道不但於北宮黝見之又聞古之勇士有孟施舍者其人之養勇也常自負說戰勝非難敢戰爲難我之于敵莫說既勝了他纔能不懼便遇著勍敵在前戰不能勝自我看來也如勝了他的一般更不計較強弱勝敗而有懼心也設使度量敵人之強弱而後敢進兵計慮在已之能勝而後敢合戰這是逡巡退縮畏怕三軍之衆者也一有畏心雖勝不足以爲武矣觀舍此言豈是他有百戰百克之勇能保得自家必勝哉只是他胸中勝氣素足不見得三軍爲衆一身爲寡而勇往直前能無恐懼而已矣惟其無懼則生死利害皆不足以撓其中此以無懼爲主而能不動心者也

纂蒙引存疑黝取必于勝人所務在外其氣象似子夏篤信聖人舍取必于已所務在內其氣象似曾子反求諸已夫是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是非等級固非所論也但將二子所守來比量則黝之心主于必勝而不動

說約合參

人或以力勝戰未免爲之動矣舍專于守已而無懼戰勝無懼不動心固也戰雖不勝我之無懼自在其心初不爲之動此舍比黝爲得其所守之要也○大全雙峯饒氏曰凡言守約不是守這約約要也言所守者得其要也守得其要則守字活言守定要則守字死了○蒙引又云優劣亦不足深辨守已二字亦輕看大抵是漸次上去如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猶樂樂人樂樂之類

纂大全朱子然要而言之黝舍皆不畏死而不動心非其正者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于我夫子矣夫子有言天下之氣以理爲主苟自反諸已而不縮理曲則氣不伸雖一褐寬博之賤亦爲之屈吾得不惴焉懼之自反諸已而縮理直則氣自壯雖千萬人之衆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黝務敵人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爲得其要也

直解 賢是勝約是簡要孟子說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固皆能不動其心矣若論其所守則亦有不同蓋孟施舍以無懼爲主是專務守己者看他氣象却似曾子平日凡事反求諸己的一般北宮黝以必勝爲主是專務敵人者看他氣象却似子夏平日凡事篤信聖人的一般然此特其氣象之相似耳若論二子之勇都是血氣用事的他兩人不相上下也定不得誰勝但就中較量則孟施舍之所守爲得其要蓋黝務敵人是求在人求在人則有時而不可必舍專守己是求在己者也求在己則無往而不自由此舍之所守爲得其要而非黝之所能及也若進而求諸義理之勇則舍與黝又何足道哉。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

在所必伸吾亦往而敵之矣此所謂大勇而吾子所當好者此曾子之勇也○儀禮禮記多有縮字每與衡字作對自反而縮句乃一章大指所繫○孫疏詩云惴惴其慄註恐也傳云小恐惴惴大恐縵縵○蒙引上段自反而不縮要以起下段之自反而縮蓋浩然之勇以無懼爲主爲褐寬博者所惴終是理不直而有所懼也○吾不惴焉猶云吾得不怕他焉猶乎也不受于褐寬博者不知此義也能無懼而已矣者亦不知此義也正可以相形觀○麟士按此節已出孔子○恐懼之敵之二之字俱指人也

蔡大全慶源輔氏論舍之氣象雖似曾子而守約于黝然舍之所守不過一身之血氣則未嘗反之于心以自顧其直與不直也其視曾子之自反以縮不縮

說約合參

爲勇怯則其所守之要非舍之所可比也○東陽許氏曰章首至此爲第一節○麟士按此節又出氣字前是已與人之辨此是理與氣之辨○此氣字又與浩然之氣不同○紹聞編曰與按孟子歷言黝舍之養勇都不露個氣字而氣字在其中直到說曾子後然後曰孟施舍之守氣只一氣字斷盡了其引曾子自反縮不縮後面直養是從這個縮字來而配義道集義所生都管括在這個縮字裏朱子識其意故于此條註下不如曾子反身循理好露出一理字[illegible]之所不[illegible]在此[illegible]之所以得失皆在此

達說丑又問曰敢問夫子之四十不動心與告子之先夫子不動心其道可得聞與孟子曰告子嘗有言曰凡言有不達也若因而反求諸心則心爲之擾矣

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好去聲惴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直解 子襄是曾子弟子夫子指孔子說縮字解做直字惴是恐懼的意思孟子又告公孫丑說孟施舍之勇雖似曾子然但以氣勝非以理勝也昔者曾子因子襄好勇教他說道子好勇乎勇有大小那血氣之小勇何足爲好我嘗聞義理之大勇於夫子矣夫子有言人之所恃以常伸而不屈者莫過于理設使自家反巳理有不直就是衣褐寬博至微之人也敵他不過豈得不惴然恐懼乎使或自家反巳其理本直縱有千萬人之眾我也理直氣壯當奮然而往與之相抗而不懼矣這乃所謂大勇而爲子之所當好者也觀于此言則曾子之勇比之於孟施舍又自不同矣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直解 承上文說孟施舍之勇所以能無懼者只是守得自家一身之氣比於北宮黝爲差勝耳却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蓋氣有時而或屈理則無往而不伸此曾子之勇所以不可及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故但當舍置其言而勿求于心焉凡心有不安也苟因而求助于氣則心爲之役矣故但當力制其心而勿求于氣焉告子之言如此自我觀之心本也氣末也既有本末之分其差自有緩急之數也彼謂不得于心勿求于氣者急于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若言外也心內也外之不能達其詞皆由內之不能明其理也彼謂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者則既失于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要其極而論之則不可者固不可而可者亦未可也何則夫志也者猶于一心而氣之張弛隨之所以御乎氣而爲氣之帥也氣也者充于百體而志之道用出之所以輔乎志也夫志而曰帥則所以直此氣之體固爲至極焉然氣而已次則所以達此志之用亦即其次焉雖有本末而緩急非相懸也

說約合參

雖有內外而輕重非相遠也是故人之于志固當敬以持之而不失吾精明之體其于氣也亦當順以養之而不廢其充塞之用重乎內也而亦不輕乎外爲于本也而亦不緩于末然後爲不偏之學爲盡善之道彼告子謂不得于心勿求于氣者夫豈可哉○大全慶源輔氏曰心有知氣無知雖云氣一則動志大抵是氣隨心動故以志爲帥不言心而言志者志者心之動而有所之之處也但志則就其動處言故尤切耳心無形氣有質雖云心爲本氣爲末然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而不至餒乏者實賴氣爲志之卒徒也志而無氣則志無所使亦猶將帥而無卒徒則亦虛名而已○語類李問志至氣次曰也不是先後也不是大小只是一個緩急底意思志雖爲至然氣亦次那志所爭

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巳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直解 帥是主將充是充滿無暴是善養的意思公孫丑又問孟子說北宮黝孟施舍與曾子之所以不動心者則既聞之矣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其道亦可得聞與孟子答說欲知告子之不動心只觀其所言便見他主意所在他嘗說人於言語間理有不達却要用心思索以求通解是心以言而動也必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于心人於處事時心有不安却可用力修爲以求妥當是心又以氣而動也必制任此心而不必更求其助于氣觀告子之言則其所以先我不動心者可知矣然自我之心爲本氣爲末彼謂不得于心勿求於氣者是專以根本爲急而末在所緩猶之可也至如理寓於言而言發于心不得于言正宜反求於心也他却說勿求于心則不惟所言之理終有不通而吾之本心亦如槁木死灰自喪其虛明之體內外背失之矣夫豈可乎何也蓋志以主宰乎一身而役使乎氣是氣的將帥氣以充滿乎一身而聽命于志是志的卒徒雖有本末緩

亦不多畧爲告子將氣忒放低說了。故說出此語〇麟士按語類前後諸條不得于言皆是說他人之言以與後面知言相貫卽大註于言有所不達既失于外之云亦未鑿定爲已之言也此雖舉世通行之解似一改正之較尤爲佳〇愚按集註卒徒字蓋就帥字上生出講體充句卒徒二字不當硬添爲妥。序丑未達其解又問曰夫子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則志重氣輕專持其志可矣乃必兼言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與氣本是相關底志之所向專一固足以動夫氣而不得安甯氣之所在專一亦足以動夫志而不得安甯也今夫人意料之外忽然蹶仆者忽然有事而奔趨者是氣所在也而反以動其心不得安甯此氣壹動志之一驗也故志必當持而氣又當無暴

說約會參

也〇大全朱子曰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〇持志所以直其內無暴所以防其外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于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〇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不動心至此爲第二節〇麟士按氣一則動志也一也字急帶下三句讀〇愚按近文志壹句多講好似志帥氣一般非是壹字動字俱是不好底話說未有一樣兩句爲兩解之理但兩句不平上句輕帶趕說下句而總一也字也註固字亦字貼此意〇註從之猶云因之謂因之而動非順當聽命于志之謂卽朱子源頭濁下流濁可按也〇又按淺說志壹動氣則志固不可以不持氣壹動志卽氣亦不可以不養可

急而其實不可偏廢是志固第一緊要而氣卽次之矣。所以說人固當持守其志使卓然于內以爲一身之主宰亦當善養其氣使充滿于身以爲吾志之運用此內外本末交相培養之道也彼謂不得於心勿求于氣者但知强持其志豈能無暴其氣乎其爲不可則一而已然則告子先我不動心亦豈知制心之要者哉。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〇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

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直解 蹶是跌倒趨是快走公孫丑未達志至氣次之義又問說天下之理分數有輕重則工夫有緩急夫子既說志爲至極氣爲次之則志重于氣人但當持守其志可矣却又說無暴其氣而氣亦在所當養者何也孟子說志氣本是相須持養不可偏廢如志之所向專一則四肢百骸皆隨其運用固足以動乎氣然使氣之所在專一則心思意念或不及營攝而志亦反爲其所動矣今以見得氣能動志今夫人之步履至於顛跌奔走至于急遽蹶者趨者都是倉卒之間亦失其平所致若與心無干而反能震動其心使之驚惕而不甯道豈非氣壹動志之驗乎夫志壹動氣可見志爲至極而氣壹能動志可見氣卽次之矣此所以既持其志又必無暴其氣也子何以此爲疑哉大抵志動氣者理之當氣動志者事之變志固難持而氣亦未易養也

見志固不持故壹而則動氣爲不當動而動之明矣〇壹有兩義志二三無主是不堅持則不能運氣如主帥不操權則不能指揮卒徒此志壹動氣當好講然志若一往偏任是不護持則亂使氣如主帥恣權則妄使卒徒此志壹動氣難好講。㬥蒙引上文總是言告子之不動心出于强制于是丑問曰敢問夫子不動心不待强制而自然不動者果何所長而能然曰我知天下之言而明其是非得失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而還其本然盛大之體流行之用知言則彼不能惑于我養氣則我無所懼于彼此我之異于告子而不動心者也〇大全雙峯饒氏曰此章養氣是以成德言非是說做工夫下文必有事焉以下却是工夫處〇麟士按此節以不動心爲綱知言養氣爲目若

說約會參

顧子而失毋卽非〇知言然後能養氣亦是大槩理若此處云然則多一折不見話氣矣蓋此是明不動心之故非又明能養氣之故也〇愚按註中明道義配道義又預透意直灑㬥蒞注丑曰敢問浩然之氣其狀如何曰此固難以言語形容也〇達說此節問答俱就孟子身上說難言非終不言也只是道這个微妙話頭如此說耳故下遂備言之非爲難言下文只糊亂苟且說幾句也

且如溺聲色則耳目易荒嗜盤游則精力易耗喜怒過當則和平之理易傷起居不時則專一之度或爽諸如此類皆謂之暴其氣不但一蹶一趨足以搖動其心而已養氣者不可不知。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〇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卽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

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直解 長是高過乎人的意思浩然是盛大流行的模樣公孫丑又問孟子說夫子之不動心所以異于告子者有何所長而能然孟子答說我之所以異于告子者只是兩件學問告子說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不能知言也我能窮究天下之言而于是非得失之指歸能悉知其一定之理告子說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不能養氣也我能善養吾身之氣而于盛大流行之體用能復全其本然之初惟知言則遇事有真見而心無所疑惟養氣則臨事有擔當而心無所懼吾之所以異於告子而能不動心者如此公孫丑又問說氣便是氣如何叫做浩然之氣夫子既善養之必有可得而名言者請試言之孟子說凡物之有形有聲者便可指其形聲而言之惟這浩然之氣充滿于身而聽命于志無形可

纂存疑試以難言者爲子言之
其所爲浩然之氣也是極盛大
底他那力量隨甚麽事都做得
而剛無限量又是極剛勁他要
這等做隨甚麽都此他不得而
不可屈撓但順其自然以直養
之而無所作爲以爲之害則其
剛大者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
物皆其運用所及而充塞于天
地之間是尋常可擬者○大
全朱子曰纔說浩然便有個
意如長江大河浩浩而來也○
此章意不是說氣稟只因說不
動心滾說到這處似今人說氣
魄相似有這氣魄便做得這事
無氣魄便做不得○蒙引此一
節正言浩然之氣是這般樣子

說約合參

氣之體段也體段猶云形像模
樣非體用之體○初間至大至
剛原可以塞天地然必直養而
無害方能塞于天地之間其寔
有作爲務揠了但此節本意只
是塞于天地之間意思出以顯
明浩然氣象耳非全不著人說
也○愚按以剛大塞天地明浩
然是本意則以直養只現成帶
說如何用工以直養之自在下
集義有事方著寔言之

纂語類浩然既如此若果直養
無害則其所爲發成浩然之氣
也配義與道氣與義道一滾出
來而襯貼義道以出若無是浩
氣便如飢人之不飲食而餒也

見無聲可聞有難以言語形容者我雖能善養
之不能爲子言之也觀此則孟子之質有是氣
可知矣不然亦何其體驗之切如此哉。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
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
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
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
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
一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却甚小也謝氏曰浩
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
欠時

直解大是宏大剛是堅勁直是順其自然塞是充
滿的意思孟子說浩然之氣雖是難言然求之
賦與之初驗之擴充之後則其體段亦有可見
者蓋這氣在人不是狹小柔弱的自其合弘而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六 公孫丑 三五

言則渾渾融融太和之內無物不容而非形骸
所能限量何如其至大乎自其強毅而言則凜
凜烈烈奮激之下百折不回而非物欲所能屈
撓何如其至剛乎這等樣剛大乃人有生之初
所得于天地之正氣其體段本自如此但人不
能善養之耳誠能順其自然以直養之而不使
有一毫作爲之害則剛大之本體無虧而磅礴
之眞機自然上際乎天下蟠乎地盈天地之間
無非此氣之充塞矣夫以天地之大而此氣充
滿于其間其浩然爲何如哉蓋吾身之氣本與
天地之氣相爲流通故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
若一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便覺得狹小柔弱充拓不去
了。豈知帝王聖賢所以建其功業至于格上下光四表
何莫而非此氣之運用乎。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
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
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

雖有道義其氣懾怯安能有爲
哉○兩個其爲氣也前個是說
氣之體段如此此個是說這氣
可將如此用○畢竟義道是大
義道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
者若義道別而言則道是體義
是用體是舉他體統而言義是
就此一事所處而言○方集義
以生此氣則須要勉强及到氣
去配義與道則義道之行愈覺
剛果更無凝滯何恐懼之有
○集義是平時工夫配義與道
是卒然臨事氣配義道行將去
此兩項各自有頓放處○無是
餒也有一樣人非不知道理但
爲氣怯更襯貼義理不起

說約合參

纂大全朱子蒙引存疑蓋氣之
養成也則理固資氣以行而氣
之始養也則氣實資理以生故
所爲浩然之氣乃是歲月積累
集以聚理義自一而十而百而千
萬以至件件合宜無一事不求
個是氣候到則仰不愧俯不怍
不由人力安排自然發生出來
而剛大者非旦夕之間只一
二件偶合于義便掩襲爲是而
做個剛强不屈底模樣說道我
能擔當事隨他死生禍福皆不
怕而强取得來者也蓋所行猶
合于義則其不合于義者多矣
但行不合于義而反于心有所
不自快足處則有愧有怍不若
消沮氣不充體而餒矣如何可
義襲而取之哉夫集義而心慊
則浩然之氣生行有不合義而
心不慊則此氣餒是心之慊不
一係于義之得失此可見義之
屬于心處義在內非由外明矣

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
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
亦不免於疑憚而不足以有爲矣。

直解配是合義是人心之裁制道是天理之自然
餒是氣不充體如飢餓的模樣孟子又告公孫
丑說人能善養剛大之氣而塞于天地之間則
是氣也豈空虛汗漫無所附著者乃與道義
相輔而行者也蓋道義雖具于人心而不能自
行惟養成此氣則見義所當爲的便奮然必爲
而吾心之裁制因之以果決見道所當行的便
挺然必行而天理之自然得之以深造氣與道
義而發揮道義得氣而贊成而相配合無所疑
懼而凡私慾誘出于道義之外者皆不足以
動其心矣若是無氣則體有不充索然自餒縱
欲行夫道義也都逡巡退縮且疑且懼而不足
以有爲矣其何以配之哉夫天地間莫大於道
義而此氣有以配之則其所謂浩然者可見矣
功用之大如此人可無善養之功哉。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六 公孫丑 三六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簟反
劫二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
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
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
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
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
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
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
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
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卽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直解集是積聚襲是不由正道掩襲于外的意思
慊是快足孟子說浩然之氣養之固足以配道
義矣然方其養之之始這氣何由而生必由乎
日工夫事事合義日復一日積聚既多則心無

我故有言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謂義爲在外也外義則必不能集義而浩然之氣何由生哉○朱子云是字與非字應襲字與集字對生是裏面生出取是外面取來○饒引反覆數句總是說要集義到底是集義所生這句裏面也有不正也有不忘也有不助長○饒氏云無是餒也是無氣則道義餒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是無道義則氣餒謙一餒字同也皆謂體不充○麟士按此兩條註可玩○氣體之充也卽氣不充亦體之餒也故雖前節不可曰道義餒連後節亦不可曰氣餒○其體有不充言無以充于其體也譬如人不會吃飯相似餒不在人之腹乃在飯耶尊朱者且尊集註餘雖大㑹尚可抹却無論其他矣。

纂大全蒙引氣由集義而生非由義襲而取故養氣者其集義

說約合參 底工夫豈是小可必有時時事事求合于義之事焉而勿正以期望其效如一遍集義便一遍在此等待那氣生其或氣有未充但當此心勿忘以集義爲事使其自充却勿便作逆今張主強謂剛毅無所屈撓便要發揮去做事而助之長也蓋助長最不可爲也愼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遽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家之人曰今日予病矣予是助苗以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已槁矣夫天下之養氣者不似那宋人之助苗長者寡矣彼以義爲無益于氣而不事集舍之不養者猶似不耘苗者耳未爲害也至于襲義而助氣之長者正如揠苗者也則非徒無益于氣而又反害于氣矣惟是有事而不忘則氣得直養又勿正而不妄作爲則氣又無害由是日引月長而充

慊怍。而此氣自然發生于中。是乃集義所生者。不是一事偶然合義便可感激奮勵。掩襲于外而取之也。若平時無集義之功。只是一事偶合則行出來的必有虧欠。心中豈能快足。心既不慊。則氣亦從此不振。而索然餒矣。是豈可掩襲而取乎。夫心之慊與不慊。由于義之集與不集則是義本心中自有之理。而不在于外明矣。我故說告子不曾識義。正爲他說義在于外。而不在于心。故也。既以義爲外。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氣。其先我不動心者。不過悍然不顧以襲取之而已。豈眞不動心者哉。按孟子所謂集義以生氣。正曾子所謂自反而縮。則千萬人吾往。蓋人能事事合義。自反常直。則此氣自然充拓得去。而浩然塞于天地之間。古之聖賢以大勇稱者。其工夫正在于此。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

塞天地之間沛然流行之用將不期然而然矣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如此○南軒張氏曰欲不忘則近于助長欲不助長則或忘之二者之間守之爲難○謂類正未是助長待其效而不至則漸漸助之長矣○下兩句非是覆解上兩句此自有淺深亦大槩可意會○正忘助世自有此八孟子之意只是如此粗言之要之有事正忘助四者初無與養氣事只是立此界至如東至某西至某其中間一段方是浩然處也○集義是養氣丹頭必有事是集義底火法言必有事者是養氣之法度也養得這氣在此便見得這个自重那个自輕如丑言爲相行道而以爲動心不知孟子所養在此見于外者皆由此發做出來○勿忘勿助長自是孟子論養到這裏不得不恁地說如今學者先要

說約合參 把個勿忘勿助長安排在肚裏了做工夫却不得○蒙引又云助長多見于臨事之時蓋由平日不能養其氣也○麟士按必有事焉而勿正養氣之始之事心勿忘勿助長也養氣之既之事觀註其或未充四字可見大段四下作兩對不必以有事爲一頭而正忘助相因也余近行一文主此然一本先輩○愚按本文參差有事句正三勿反焉字一讀而字轉三勿字粤也字煞還說可略覺遲重助長緊破襲義意

纂大全朱子蒙引丑又問曰何謂知言曰心明乎理而後言無病若理未平正言却偏陂只說得一邊是爲詖辭吾知其心有所蔽隔只見得一邊故也詖之不巳至于放蕩而過說得遇遮

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直解】事。是用功。正。是預期其效。助長。是作爲以助氣之長。憫。是憂。揠。是拔。芒芒。是昏昧無知的模樣。病。是疲倦。孟子說。氣由集義而生。非由義襲而取。則欲氣之充者。其用功當何如。必須從事于集義。孜孜汲汲。專一在義上做工夫。庶幾功深力到。自然充足。切不可預先期必。一面用功。一面便欲取效。使進修之志。或雜于謀利之私也。如或未充。亦是集義之功未至。但當勿忘其所有事。心心念念。到底在義上做工夫。庶幾優游饜飫。自然生長。切不可躁進欲速。作爲以助其長。使正大之體。反害于矯揉之力也。夫有事勿忘則氣得所養。勿正而勿助長。則氣又無所害。集義養氣之節度如此。善學者。但當循此而

行。愼無若宋人的模樣乃可耳。蓋宋人有憂其苗之不長。而拔起其根。使之驟長者。却芒芒然歸。對家人說。今日我疲倦矣。苗之不長者。我助之長矣。其子信以爲然。趨向田問視之。則見苗已枯槁矣。是宋人自謂助苗以長。而反爲苗害也。今天下之養氣者。類先有箇期必的心。都去做助長的工夫。其不若宋人之助苗長者少矣。不知助之爲害。有甚于忘。彼以氣爲無益而舍之不養者。就如不耘苗的一般。雖無所益。未甚爲害。惟是助氣之長。正如揠苗的一般。非惟爲無益于氣。又從而害之矣。蓋其忽然而長。既勇猛粗暴而不能以自制。忽然而消。又消沮退怯而不復能以有爲。其害可勝言哉。此可見義可集而不可襲。氣可養而不可助。孟子一生學問。皆從集義中來。其源固出于曾子之大勇。而告子强制其心。正蹈宋人之害者也。養氣者其愼辨之。

浩瀚是為淫辭吾知其心之蔽愈入愈深有所陷溺如身沈于水只見水不見岸了淫之不已全無正說是為邪辭吾知其心之陷背去不返全離正路了邪之不已先本這樣忽變那樣說走脚底話是為遁辭吾知其心離正路困窮不通這樣去不得了只得逃之那樣故也然蔽陷離窮之失既生于其心不但發于言者有詖遁邪淫之病而已必且害于其政而所設施之間大綱皆不是了既發于其政大綱不是則本根壞而枝葉隨于是眾目俱差了而害于其事此机決然相因而至雖聖人復起亦必從吾生心害于政事之說而不易矣我所謂知言如此○慶源輔氏曰言形于外故以病言心存于中故以失言○[illegible]許氏曰詖問夫子惡乎長至此為第三節○蒙引後篇又先害

說約合參

事後害政亦不必大分或生于心而害于政或生于心而害于事本無先後此亦立言一時之不同耳○蓋所謂知言則只是到知其蔽陷離窮而已兼及害政事者蓋心之病一路發于言一路發于政事言病則政事亦病孟子亦不過是因辭之詖淫邪遁而知其心之蔽陷離窮即就此而并知其蔽陷離窮之害于政事之必然耳皆是知言之事○麟士接龐齋又云有位無位皆有政殆未必然蓋首明言加齊卿相伯王不興故非布衣事耳○或問聖人復起二句虛齋只承生心四句何據曰但以好辨章觀之自是一流語想當然也○養氣知言結尾俱要同顧不動心處方見不領○上云我故曰告子云云外之也外之二字重蓋外義則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而至于不動心是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彼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是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六 公孫丑 十九

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眾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直解 詖是偏曲。淫是放蕩。邪是邪僻。遁是逃躲。這四件都是言語之病。蔽是遮隔。陷是沉溺。離是叛去。窮是困屈。這四件都是人心之病。公孫丑問說。夫子之不動心。由于知言養氣。養之說。既聞命矣。如何謂之知言。孟子答說。人之言語。皆本于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若是任其偏曲之見。說著一邊。遺了一邊的。叫做詖辭。必其心中見理不透。為私欲之所障蔽故也。我則因其詖辭。而知其心之所蔽焉。又有高談闊論。放蕩而無所歸宿的。叫做淫辭。此其心中蔽錮已深。為私欲之所迷陷故也。我則因其淫辭。而知其心之所陷焉。又有好為異說。新奇詭怪。與正論相背的。叫做邪辭。此必其心中惑于他歧。與正理判然離異故也。我則因其邪辭。而知其心之所離焉。又有說得不當。卻支吾躲閃。屢變以求勝的。叫做遁辭。此必其心屈于正理。自覺其窮。理而難通故也。我則因其遁辭。而知其心之所窮焉。這四者之病。不但有害於人心而已。既生于其心。則施之禮樂刑政。俱失其中。而有害于政。既發於其政。則凡一舉一動。皆不當理。而有害于事。其幾相因。斷斷乎決然而不可易。雖聖人復起。他見得道理分明。不過如此。我知其必從吾言矣。夫既知其發言之所自。而又知其貽害之無窮。吾所謂知言者如此。若告子不得於言。勿求于心。所以冥然罔覺而已。何足以語此哉。此我不動心所以異于告子也。此可見言出于心。其發于是非邪正之端甚微。而關於理亂安危之機甚大。古之聖王。惟虛心以觀理。據理以察言。是以權度不差。而聰明不眩也。然則知言之學。圖治者豈可忽哉。

與善義相反此就行處說也故集註曰不復以集義為事此補言云至為義外之說云云無所疑哉就言處說也又與知言相反意各不同○彼告子者不得一句言不得他人之言也至為義外二句補言告子自身其何以知二句又是言不知他人之言蓋一面說我知言以見告子不知言一面亦說我知言便知告子所言之病須得兩路周匝但前意知不知反對較重

彙大全 慶源輔氏丑聞知言養氣之說乃疑而問曰孔門弟子若宰我子貢者善為說辭若冉

說約合參

牛閔子顏淵者則善言自身素有之德行孔子兼此二者而猶曰我于辭命則不能也今夫子知言則在我在人一也知其如此則于言語詞命何患不能養氣自集義生豈非德行然則夫子豈不既聖矣乎○雲峰胡氏曰此以後因丑提出一聖字為問故專發明一聖字○蒙引善為說辭大驗只是善辨善言德行善言字輕德行字重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六 公孫丑 廿

乎。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直解 說辭辭命。都是言語。夫子指孟子說。公孫丑問孟子知言養氣之言。乃疑而問說。當初孔子弟子。如宰我子貢。這兩人說的言語。皆能合道理。當事情。而善為說辭。如冉牛閔子顏淵。這二人素有德行。故說著身心上的道理。便親切有味。而善言德行。數子各有所長如此。然在宰我子貢。兼不得德行。在冉牛閔子顏淵。兼不得說辭。惟孔子則言語德行都兼有之。然猶不敢自

增纂淺說纂道注孟子不敢以聖自居乃驚歎曰惡以我爲聖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于孔子曰夫子既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但以聖人之道學誨已不厭而又以聖人之道教誨人不倦也如此而已子貢曰學而不厭則文無不考物無不格正是聰明天縱深知義理之無窮故謙[illegible]造不已乃所謂智也教而不倦則[illegible]成不獨成己是一體自然[illegible]物我之有間故能涵育薰陶其人爲善乃所謂仁也仁且智夫子寔既聖矣子貢孔子相答如

說約合纂

此夫聖之名孔子尚不敢安居我何敢自謂爲聖是何言也

任嘗說我於辭命之事則不能也今夫子既說我能知言便是長於言語又說我善養氣便是長于德行以衆賢所不能兼而夫子兼之以聖人所不敢任而夫子任之然則夫子豈不既聖矣乎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也

直解 惡是驚歎辭孟子不敢當公孫丑之言乃驚歎說聖人豈能容易說的子不察我之言便輕以聖人許之是何言也蓋孟子知言養氣雖得之聖學而亦不敢自比聖人如此

孟子因公孫丑尊已爲聖既責其失言又引子貢之言以曉之說聖人之名莫說我不敢當就是孔子也不敢以自任昔子貢問于孔子說夫子道高德厚天下莫及其殆聖人矣乎孔子答說聖者大而化之之稱豈易到得此非我所能也我所能者只是將聖人之道學習於已汲汲敏求而不敢有厭斁之意將聖人之道教誨他人循循善誘而不敢有倦怠之心此則我之所能而已豈可謂之聖乎然孔子雖不自任而實有難掩者子貢乃贊美之說常人爲學始初或能奮勵久則厭心生矣夫子學而不厭正是聰明天縱深知義理之無窮故能深造而不已乃夫子之得也常人設教始初多能啓發久則倦心生矣夫子誨人不倦正是仁心自然不見物

纂大全朱子丑又問曰昔者竊聞之聖人道大而能博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如冉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冉牛閔子顏淵則氣質不偏理義完具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而微耳夫子既言不敢比孔子故問于數子何所處也[illegible]體者四肢股肱也一體者得一肢也具體者四肢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段小耳

說約合纂

增淺說曰立志欲大取法欲高數子雖賢亦姑置之吾未肯以之自處也

纂道注丑又問曰數子既非所處若伯夷伊尹夫子于此何如曰二子與我不同道彼非其可事之君則不事非其可使之民則不使世治則進世亂則退隱以[illegible]其道者伯夷也得君則仕何所事而非君[illegible]得民

我之有間故能曲成而不遺乃夫子之仁也既仁且智則是體用兼備道大德宏既已優入聖人之域矣雖欲辭其名豈可得乎子貢之言如此可見聖人之名雖實有聖德如孔子者尚不敢居況我之學遠不及于孔子而輕擬以爲聖是何言也大抵古之聖人皆有望道未見之心雖聖而不自以爲聖惟不自聖此所以益成其聖也學聖人者誠不可有自足之心矣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直解 一體是一肢具體是具有全體微是不廣大的意思安是處公孫丑見孟子不敢以聖自居又問說昔者丑嘗竊有所聞孔門弟子個個都學聖人但其學力不同所得亦異如子夏子游得聖人的文學子張得聖人的威儀都是聖人的一體如冉牛閔子顏淵則氣質不偏義理完具已得聖人之全體了但局于形迹尚未廣大不若聖人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且今夫子既不敢比孔子不知于這數子欲何所處乎孟子答說立志要大取法要高這數子雖賢且都置之而勿言此非我之所欲處也夫以顏閔之徒猶非其所安則孟子雖不敢當聖而願學聖人之意固有在矣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

則使何所使而非吾民世治亦進仕世亂亦進仕以任爲其道者伊尹也若夫可以仕則進仕可以止則退止可以久則久留可以速則速去得時中之道者孔子也此皆不思不勉造乎其極爲古之聖人也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也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爲宜也故我與孔子同道而夷尹不同也○大全東陽許氏曰宰我子貢至此爲第四節

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直解公孫丑又問說夫子之學既不欲以孔門諸子自處也進而求之若伯夷伊尹都是有道德的人夫子以之自處何如孟子答說伯夷伊尹之道與孔不同試以其出處之大節言之如上則擇君而事之非可事之君則不事下則擇民而使之非可使之民則不使世治便進而仕世亂便退而隱超然獨立有高世絕俗之行此伯夷之道也如以爲得君則事非那一箇事的不是我君得民則使那一個使的不是我民世治也進而仕世亂也進而仕慨然自任以救世安民

序丑因皆古聖人之說而問曰伯夷伊尹二人于孔子若是並班乎曰否不可得而班矣但伯

爲心此伊尹之道也若夫出處不係于一偏行藏惟安于所遇時可以仕卽仕而用世時可以止卽止而潔身時可以久留卽久留而不可以爲遲遲時可以速去卽速去而不可以爲悻悻渾然無迹無意必固我之私此則孔子之道也這三人之所造皆不思不勉從容中道都是前古聖人我豈能全體而遂行之哉但我之心只願學孔子若伯夷雖聖之淸然偏于淸則不免於隘狹伊尹雖聖之任然偏于任則不免于遷就惟孔子具兼不滯變化無方未嘗不淸而不泥于淸未嘗不任而不倚于任乃萬世道德之宗我之所願學者也伯夷伊尹道既不同豈吾之所願學豈夫孟子雖不遷以聖人自居而尤必以學孔子爲願可見趨向貴正立志貴高爲學者當以仲尼爲師圖治者尤當以堯舜爲法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

夷伊尹蓋自生民以來聖人雖多求其道德事功之盛未有我孔子也序丑又問曰然則有相同處與曰有假如只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三聖人皆能以朝諸侯而有一統天下蓋其德之盛自然天與人歸也若使行一事之不義殺一人之無辜甚小而便可以得天下之大三聖皆不肯爲也蓋其心之正不可以富貴動也此則其根本節目之大而凡聖人之所以爲聖者是則其相同處也

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直解班是齊等公孫丑又問孟子說伯夷伊尹于孔子既皆古之聖人則其人品果有齊等而無高下否乎孟子答說伯夷伊尹豈可比于孔子蓋凡行造其極皆謂之聖而分量大小不同若孔子之道德事功就是從古到今許多聖人都未有如此之盛者非伯夷伊尹所得而班也公孫丑問說孔子雖稱獨盛然與夷尹皆謂之聖

序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卽宰我子貢有若之言而可見矣聖人原不易知彼宰我子貢有若智識高明足以知聖人假使其汙下而不高明亦必不至阿私其

人不知也有同處否孟子說也有同處蓋謂之聖人則其根本節目之大自異於人假如得百里之地而君臨之這三聖人都有經天緯地之才齊世安民之略能朝服諸侯而一統天下蓋其德既盛則天與人歸自能得衆而得國也然雖有君天下之德而初無利天下之心若使他行一不義之事殺一無罪之人而可以得天下這三聖人必不肯爲蓋其心既正則內重外輕必不苟取而貪得也此其根本節目之大三聖人無有弗同者于此不同則烏在其爲聖哉然觀孟子以輔世長民自任以仁義勸時君而嚴嚴氣象雖萬鍾千駟不可奪非其所造幾于聖人安能言之親切如此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

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言之可信也明矣。

纂大全南軒張氏。宰我有言曰。自古聖人首稱堯舜。以予觀于夫子。賢過于堯舜遠矣。堯舜以道治天下。成一時之勳業有限。以夫子推其道以垂教。開萬世之道學無窮。賢何如之。

說約合參

纂蒙引子貢有言曰。凡禮所以飾政。今日見其所遺之禮而可以知其當日之政。樂所以象德。今日聞其所遺之樂而可以知其當日之德。在當日者既與其人俱往矣。而禮樂之遺于後者尚未與之俱亡。質文損益美善性反。固即此而推之。我由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以前歷傳之王者。皆莫之能違也。但見自生民以來。未有我夫子一身而備帝王之政。一心而兼神聖之德者也。非萬世莫及者哉。○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此正是子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的訣子。○政乃其施于外者。德乃其得于中者。○麟士按。紹聞編夫子分

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直解 汙是卑下。阿是私曲。公孫丑又問說。夷尹之與孔子。其根本節目之同。則既聞之矣。敢問孔子之所以異於夷尹者何如。孟子答說。孔子異於羣聖。非我一人之私言。此先孔子弟子已有言之者矣。昔宰我子貢有若。這三人識見高明。學力至到。其智足以深知聖人。凡所稱揚。一一都有的據。假使他自處卑下。故欲推尊其師。亦必實有所見。不至阿私所好而空譽之也。吾謂孔子之尤異。蓋亦取信於三子之言耳。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直解 予是宰我的名。賢是勝過的意思。孟子引宰我之言說。自古聖人。必以堯舜為稱首。以予觀于夫子。勝於堯舜遠矣。蓋堯舜以道治天下。其

功業在一時。夫子又推其道以刪述六經。垂教萬世。則其功業在萬世。以一時之功較諸萬世之功。夫子豈不賢于堯舜乎。宰我之推尊孔子如此。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直解 孟子又引子貢之言說。自古聖王。世代久遠。其所行之政。與其所存之德。固不得見而知之。然亦有可知者。蓋禮所以飾政。觀其所制之禮。則其所行之政可知。如禮之尚質者。其政亦簡。禮之尚文者。其政亦詳。是也。樂所以彰德。聽其所作之樂。則其所存之德可知。如樂之盡善者。

已不復更說禮樂。蓋夫子不得位。未嘗制禮作樂。況子貢親炙夫子。又豈待見禮聞樂而後知其德與政哉。

聞有若有言曰。天地間豈惟民而為人者哉。即祥如麒麟之于走獸。之常靈如鳳凰之于飛鳥。之登高如太山之于丘垤之卑。大如河海之于行潦之小。雖有不同。然麒麟也是走。鳳凰也是飛。太山也是峙。河海也是流。皆類也。聖人之于民。雖有不同。而聖人也是人。亦類也。惟同是類。而獨出于其類。以拔乎其萃。則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非但麟鳳山海之觀而已也。三子

說約合參

之言如此。則知孔子之異于羣聖者矣。豈予一人之私言哉。大全東陽許氏曰。伯夷伊尹于孔子。至此爲第五節。○存疑。豈惟民哉一句。喚起下文。這裏含箇類字。故下文承之曰。麒麟云云類也。而聖人之于民亦類也。又承上類也句而言。以終豈惟民一句之意。○出於其類。是承亦類也說。拔乎其萃。又是自出類處說。既出于其類。就拔出許多人矣。○麟士按。出類拔萃。是喝起之語。下自生二句。正寔之。從來作三層看。太版搨。○大意言聖人之于民也。只同類。然出于其類。拔乎其萃。則其中未有盛于孔子者。亦自三層。然作一滚方佳。○聖人之于民。亦類也。出于其類。只是在類而不同于類之意也。此處原無兩層。且出于其類。拔乎其萃。便是兼孔子與一切聖人言之。但其中獨得

必性之之德。樂之未盡善者。必反之之德是也。我持此以論前代。由今百世之後。而差等以前百世之王。其政其德。宛在目前。莫能逃吾之見者。然自生民以來。作者雖多。未有如吾夫子之盛者也。蓋吾夫子雖生于百世之後。而能聚羣聖之大成。其政則綏來動和。與天地而同流。其德則祖述憲章。與天地而同大。此所以遠過百王。而莫之能及也。子貢之推尊孔子又如此。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眾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

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直解 垤是蟻穴上土堆。行潦是路上無源之水。萃是聚。孟子引有若推尊孔子之言說道。天地間豈惟民有同類哉。凡物亦皆有之。如麒麟與走獸。一般是走。鳳凰與飛鳥。一般是飛。泰山與丘垤。一般是山。河海與行潦。一般是水。其類未嘗不同也。至若聖人之于凡民。一般有形。有性。亦同類而已。但聖人能踐其形。能盡其性。雖與人同類。而卓然高出于人類之上。雖與眾人處。而挺然超拔于羣聚之中。此聖人所以異于凡民耳。然聖人固異于凡民。而孔子尤異于羣聖。自生民以來。非無出類拔萃的聖人。而孔子道冠百王。德超千古。實未有如其盛者也。非出類拔萃之尤者哉。由宰我子貢及有若之言觀之。則孔子之聖。雖自古帝王。皆莫能及。而見于伯夷伊尹乎。此吾所以願學之也。按孟子此章。始言知言養氣。以明不動心之原。末復推尊孔子以

孔子尤聖與上節百王未有一例。須看得活。從來講家自大全以下。俱欲抹却也。

○存疑孟子曰。王伯之稱其來久矣。然其所以名不可不辨。以土地甲兵之力。假仁以濟事。此是伯者。伯者必有大國方成箇事。若無大國則力小不足以假仁矣。以躬行心得之德。發之于外。而行濟人利物之仁。此是王者。王者初不待大國。蓋其所爲全在德上。無待于力。雖無大國。亦足以有爲矣。湯之興以七十里。文王之興以百里。皆可見其不待大也。○麟士按紹聞編曰。德即仁。而曰以德行仁者。此當仁以事言。

纂蒙引以力假仁。以德行仁。王伯固皆有以服人矣。然以力而得人之服者。人非眞心愛戴而服之也。迫于强大。力不足以與之敵。不得已而然也。以德而得人之服者。其服不徒在外。乃由中心愛悅而至誠以相服也。就

申願學之意。蓋當時霸功甚盛。聖學不明。管晏之術大行。孔子之道不著。故孟子直以其學于孔子者。告公孫丑。所以辨王霸之大端。而擴前聖所未發也。有志于聖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直解 霸。是諸侯之長。言其勢力强大。足以把持天下。如齊桓公晉文公是也。孟子說。古今論治道有二端。一是霸道。一是王道。欲知王霸之異。道亦觀其心術而已。若恃其土地甲兵之力。而假託于救世安民之事。其事雖公。其心實私。這等的叫做霸。霸者必據有大國。然後威勢足以制人。名號足以動衆。天下皆畏而服之。此所以能合諸侯而成霸業也。苟非大國。則無所憑藉以立功名。何以成其霸乎。若以大公至正之德。而行其救世安民之仁。心皆實心。政皆實政。這等的叫做王。王者則至誠自足以感動。善政又足以招徠。不待土地之廣。甲兵之强。而人心自然悅服。可以朝諸侯而王天下。如成湯起於亳都。地不過七十里而已。文王起于岐周。地不過百里而已。惟以德行仁。遂建有商周之王業。何待於大國乎。夫王霸之所爲皆仁也。顧出于假。即爲霸。出于誠。即爲王。心術之誠僞甚微。而治道之純駁頓異如此。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

如孔子亦布衣耳。初無勢力位號。又當時亦極流離困苦。而七十子咸心服之。而無所强者。然也。誠服如此。詩有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夫無思不服。心服也。此即以德服人之謂也。王不待大。不可見耶。○以力服人。非謂用力去服那人也。此亦小與當辨。○愚按詩云。鎬京辟雍。自西云云。不服。皇王烝哉。註云。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四自字。就鎬京言。言自鎬京而東而西云云。

○序孟子曰。好榮惡辱。人之常情。殊不知其相懸之故。有由然也。惟人君修德行善而仁。則身尊國顯。不期榮而自榮矣。若驕奢淫佚而不仁。則身危國亂。不期辱而自辱矣。夫不仁爲辱之所由。得今既惡辱而反居不仁。必不能免辱。是猶惡濕而反居下。必不能免于濕也。

增蒙淺說夫人君誠如惡之。則莫如去不仁而爲仁。于是貴德而尊士。有德之士。士之賢者。使之在輔弼之位。士之能者。使之在百司之職。一旦外患少息。而國家閒暇。則遂及是時。而與賢者

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直解 贍。是足。詩。是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孟子承上文說。王霸之心術不同。故人之服之者亦異。霸者以力假仁。而人服之。雖愛而順從者。不是眞心愛戴。特屈于力之不足。寡不敵衆。弱不敵强。故不得已而服之耳。若王者以德行仁。而人服之。非是勉强順從。乃其中心愛慕喜悅。有發于至誠。而無所强者。就如七十子之于孔子一般。非有名位勢力以聯屬之。而流離困苦。相從不二。其服之誠如此。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說道。王者之化。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所思而不服。夫服盡于東西南北。則德之所被者廣。服出于心思。則誠之所結者深。此正王者以德服人而心悅誠服之謂也。彼霸者何足以語此哉。按此章論王霸之辨。只在誠僞之間。同一施仁也。而以力假之則霸。以德行之則王。同一服人也。而以力服之則霸。以德服之則王。其事功之純駁。感人之淺深。不可同日而語。此論王道者。所以必本之誠意也。圖治者其審所尚哉。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閒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强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

能者。修明其政。凡大綱小紀。秩然不亂。修明其刑。凡五刑五罰。咸得其平。如此則邦本以固。國勢以張。雖強大之國。亦必畏服之矣。何榮如之乎。○蒙引。問何以必及閒暇乃明政刑。曰戰國之時。七雄虎視。無日而不干戈之遑。無歲而不城野之爭。國家多事。常是危急存亡之秋。故孟子有此云。彼般樂怠敖者。方其未閒暇。亦不得以般樂怠敖。故亦云及其閒暇。○愚按此節知崇禎了非倉卒。但講從用賢能得閒暇者。皆非是。看到今國家閒暇。自說不去矣。○必先賢能在職位者。用人爲主。國家有了人。乃可與乘時。乃有以修政刑。

說約合參

增淺說。詩之託鳥言也。有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于土以補葺巢之戶牖。使之堅固。以避陰雨之患。今此在下之民。其或敢有螳射而侮予者乎。孔子讀而讚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夫人君能及時而治其國家。如鳥及時而爲巢。則無隙可乘。而誰敢侮之。觀詩及孔子之言。則吾所謂仁則榮者。豈不信哉。○蒙引。詩爲鳥之巢在民居之上。故曰下民。○麟士按。能治二句。亦孔子語。能治云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

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直解 孟子說。人情孰不好榮而惡辱。然榮辱無常。惟人所召。在仁與不仁而已。誠使爲人君的修德行善。事事皆出于仁。則身尊名顯。不求榮而自榮矣。若是驕奢淫泆。事事皆出於不仁。則身危國亂。不求辱而自辱矣。今之人君。皆有惡辱之心。而所爲的。都是不仁之事。雖欲去辱。勢必不能。就如惡濕之人。不能移居高燥。而仍處卑下之地。豈能免于濕乎。故人君惟不惡辱則已。如誠惡辱。則莫如去不仁而爲仁。不自挾其貴也。而貴重道德。不自恃其尊也。而尊禮賢士。之賢而有德的。則使之布列有位。以正君而善俗。士之能有才的。則使之分任眾職。以修政而立事。斯則有治人。而可與圖治道矣。如幸而國家閒暇。無敵國外患之變。可以從容有爲。次第整理。則趁這時節。務與賢能之臣。修明其政事。而使大綱小紀。秩然不亂。修明其刑法。而使五刑五罰。咸適其宜。似這等用人行政。孳孳汲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六 公孫丑 三十九

汲。惟務修德以自強。則可謂仁矣。由是人心悅而邦本安寧。國勢張而天下無敵。雖強大之國。亦翕然畏服而聽命之不暇矣。何榮如之。吾所謂仁則榮者如此。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直解 詩是豳風鴟鴞篇。迨是及。徹是取。桑土是桑根之皮。綢繆是纏綿補葺的意思。孟子說。人君欲強仁以求榮。則當及時以圖治。昔周公作鴟鴞之詩。託爲鳥言說道。我之爲巢。將以蔽風雨而禦患害。然使既雨而後爲之。則無及矣。必趁此天未陰雨之時。先取那桑根來補葺巢之牖戶。使堅好完固。則他日雖遇陰雨。亦不動搖。在下之民。寧或有侮我而擊射之者乎。詩人託爲鳥言如此。孔子讀而贊之說。爲此詩者。其知治國之道乎。蓋凡有國家者。其平居無事。正如天未陰雨之時。若能乘其閒暇。汲汲然簡任賢才。勵精治理。紀綱紊亂的。及時整頓。法度廢弛的。及時修補。使事事周密。無一些罅漏。亦如鳥之綢繆牖戶一般。則內政修明。根本牢固。那敵國自將畏服不暇。誰有肆其侵侮者乎。此詩之言所以爲知道也。由詩及孔子之言觀之。我所謂仁則榮者。益可信矣。

增淺說。當今之爲國者。不能預收人才以定其國。俟國家閒暇。則及是時而般樂以縱欲怠傲。以偷安政荒而不之問。虐刑而不之恤。其不仁如此。則國非其國而侮之者至矣。是自求禍也。何辱如之乎。

說約合參

集大全。新安陳氏。仁榮福也。不仁之辱禍也。仁不仁由己。則榮與辱雖有外至。可見禍福無有不自己求之者。

增淺說。詩只是言合乎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太甲曰已無罪而天降之災。或猶可避。自爲不善而陷于禍。則決不可得生。詩之言即福自己求之謂也。書之言即禍自己求之謂也。人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直解 般樂是樂而忘返。般旋不已的意思。怠是惰慢。敖是恣肆。孟子又說。人君圖治。不在于擾擾多故之日。而在于安寧無事之時。時固難得而易失也。但今之諸侯。都沒有憂深慮遠未雨綢繆之意。見得國家閒暇。無敵國外患之憂。便謂可以久安長治。乃及是時。般樂以縱欲。怠敖以偷安。把政事刑法。全不整理。致使國本搖動。人心離散。內憂外患。紛然並起。而敗亡隨之矣。這禍患卻是自己求來的。又將誰咎哉。我所謂不仁則辱者。如此。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六 公孫丑 四十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

孼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孼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君可不省哉○纂引天作孽如水火盜疾之災○附錄伊尹奉王歸于亳作書云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維厥終

說約合纂

○說孟子曰王政在得人心如賢能之士國所賴以輔治也必尊禮其賢者器使其能者俾凡俊傑莫不在位天下之士皆悅吾用人有道而願立于其朝矣○麟士按俊傑即賢能如前者賢能即士皆是上之所纂數引至于通易有市其市中列肆爲廛官爲之者逐末者貨多則使各出廛市以抑之爲其厚于利也而不更征其所貨之物若貨少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亦不取其廛之稅也則天下之商皆悅吾厚商之道而願藏于其市矣○市字微不同與廛字相通○市是大統言與廛亦不同○二廛字是活字下節廛是死字○大全朱子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九區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

直解 永言是常常思念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人君當國家閒暇之時而修德自強則必受興隆之福苟般樂怠敖則必受敗亡之禍是禍與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求禍得禍求福得福皆所自取豈可諉于偶然之數哉詩大雅文王之篇說爲人君者若知天命之至亟不可以易求或修德行仁或反身克己長思與之配合而不敢違背則天心降鑒福祚無疆多福之來乃其所自求者矣商書太甲篇說凡禍孽之來若是天之所作如水旱災眚之類出于氣數者猶可以人力挽回而去之若自作不善而致禍孽則爲惡得禍乃理之常必至于死亡而不可救矣夫福曰自求則非無因而得福禍曰自作則非無因而致禍詩書之言如此正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謂也吾所謂仁則榮不仁則辱豈不信哉按孟子此章論禍福之說甚明而其大旨以及時修德爲要蓋天命無常惟德是輔未有修德而反受禍者亦未有失德而反獲福者禍福之幾天人之際明主宜致思焉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直解 俊傑是才德出衆之人廛是市上的房稅法是市官的法禁孟子說王政之要在得人心而人心之向背亦視其行政之得失何如耳且如賢能之士乃國家所賴以輔治者使棄而不用則豪傑解體而人心失矣必于賢而有德者隆禮以尊敬之能而有才者分任而器使之使才德出衆之俊傑皆濟濟在位而不肖者不得參

外朝而朝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后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言異服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

纂大全雙峰饒氏凡衆途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之行旅有傳節方可度但以此稽考其來歷以防姦宄而不征其往來之貨稅則天下之旅皆悅吾柔遠之道而願出於其途矣○蒙引關字[illegible]不是譏字相連下耕者

說約合纂

廛無夫里之布廛字一例纂趙註其爲耕者則井田什一助公家治公田而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則天下之農皆悅吾薄斂之仁而願耕于其野矣纂存疑市宅之民是爲商者以商賈爲業非無常業而游手游食者則無常業者一夫百畝之稅之罰其所居之廛乃積貨之所原非可種桑麻則無不種桑麻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之罰則天下之民皆悅吾厚民之政而願爲之氓矣○麟士按都邑制如井田則廛爲市宅偏指其后一區者言之也左右當各三區俱爲民廛似亦在二畝半爲宅在邑之外不成春夏在田俱空無人何名規制邪但既官爲則不論其商與非商亦必有賦錢故大註曰已賦其廛如文公與處許行便是此○然存疑爲商云何或市廛是其貿易處而

于其間則野無遺賢朝無倖位天下之士凡以俊傑自待的皆自慶其遭逢之不偶中心喜悅而願立于其朝矣至于日中爲市亦國家所資而通財用者使征求太過則商賈不行而人心失矣必于逐末者多則量取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若逐末者少則但治以市官之法而不稅其廛則上不廢法下不病商天下之商凡以有無相易的皆不苦于征求之害中心喜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天下之士歸之則上不勞而政自理天下之商歸之則賦不加而用自足此用人理財之大端王政之首務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直解 譏是盤詰借民之力以耕公田叫做助夫是夫家之征即今糧差等項里是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即今布絹等項周制民無常業的罰他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不種桑麻的罰他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氓是民孟子說王政非止一端如關隘去處乃行旅之所往來恐有奸細詐冒固當盤詰若因而抽取貨物豈不失了遠人之心必定爲關市之法但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其稅則天下之旅皆悅吾柔遠之政更相傳告而願出于其途矣農夫乃王政之本國家經費多出其力若又妄取以竭

左右壓是其居停堆貯處存疑又云不工不商游手游食則如許行捆屨織席已不得謂無常業而可免于夫里之罰如此則雖以此業作百工營作論似尤勝也○許行願受一廛爲氓陳相稱聖人氓故照下在鄰國則曰天下之民在本國則曰願爲之氓也又楊升菴云氓字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麟士主寬來附之民似可從○無夫無里之布只照本文作二項不依諸家補一家力役之征爲簡捷

纂大全雙峰饒氏夫五者之政得天下之人心如此今信有人爲能行此五者以恤其民則鄰國之民皆仰而愛戴之若父母矣仰爲父母則民卽其子弟使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

說約合參

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命之吏也凡暴亂之國皆得奉天命而征之東西南北何向不服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不然吾國之民亦仇敵也況鄰國況天下乎○無敵於天下句乃此章之大旨蓋能行王者之政則可以興王者之治當時諸侯不得民心惟務侵人土地故孟子教之

其資豈不失了農夫之心必修井田之法但使通力合作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則天下之農皆悅吾恤農之政更相傳告而願耕于其野矣至於夫家之征與一里之布皆先王所以罰游惰之民者若市宅之民已出了廛稅的使之安其常業不復征其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吾厚民之政更相傳告而願爲我之民矣凡此三事皆王者恐失天下之人心而曲爲之體念恐竭天下之財力而曲爲之撙節寧損上以益下勿瘠人以肥已眞天覆地載之心也以此致王不亦宜乎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讐

直解 天吏是奉行天討之君孟子承上文說王者之政能使士農商賈行旅居民無不歸心其明效大驗有如此者特患今之人君不能一著實舉行耳誠能以實心行實政將這五件一一見諸施行則政事修明德澤周遍不但本國之民歡忻鼓舞戴以爲君卽鄰國之民亦皆心悅誠服仰之若父母矣夫既仰之若父母則鄰國之民就是我之子弟一般那鄰國之君欲率其民以攻我是率其子弟以攻其父母誰肯替他出力用命自生民以來未有如此而能濟事者也這等樣人心歸服則人不能制我而我常可以制人天下誰能敵之無敵於天下者是乃奉天命而爲天吏者也謂之天吏則凡逆天害民之國皆得而誅伐之可以撫安萬民宰制六合而王于天下矣借曰不王天下豈有是理哉按書經上說撫我則后虐我則仇蓋民心無常撫之則鄰國之民皆爲子弟虐之則邦域之內盡爲仇讐其廢興存亡之機甚可畏也戰國之君率以詐力相敵而不知人心一失爲敵滋多故孟子特舉王政之無敵者諄諄言之誠有國者所當鑒也

○纂大全新安陳氏孟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之德曰好生此所謂天地生物之心爲心而不忍害人者人人皆具而有之無聖凡之殊也○愚按饒雙峰云人心慈愛纔見人便發將出來更忍不住所謂之不忍人然忍者慈之反不忍人言不殘忍害人也較切直

纂大全雙峰饒氏西山眞氏人有是心而私欲間之故不違之于用先王全體周流纔有不忍人之心卽有不忍人之政矣不

說約合參

待充廣更無遏抑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餘其于治也猶運之掌上耳何難之有此所謂全其皆有之心也○蒙引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句如云人皆有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此條如云賢者能勿喪耳非爲先王詳也故下條卽接之云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不然是稱先王一般耳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直解 孟子說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各得天地之心以爲心故可矜可憐之事一觸于外而惻怛好生之意遂動于中這叫做不忍人之心是心也人皆有之但衆人每爲物欲所蔽故不能察識此心而推之政事之間耳惟古先聖王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滿腔子都是不忍人之心所以隨感而發行出來的無非不忍人之政如不忍人之失養也便爲之制田里教樹畜以厚其生不忍人之失教也便爲之設學校明禮義以復其性皆眞心自然不由矯强夫有是心而繼之以政則非徒善行是政而本之于心則非徒法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雖大以此心治之而有餘矣豈不如運之掌上而無難哉夫不忍人之心一也衆人爲欲則此心愈消而愈微聖人無欲則此心愈推而愈大愈微則違禽獸不遠愈大則與天地同流故能察識而擴充之則可以復天地之初而與先王同治矣

纂大全西山眞氏人甚不同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試觀孺子未有所知而將入於井今人若乍見之無問賢愚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納交于孺子之父母而結其好也非欲以此干求美譽也非惡被不救人之名而欲以此避之也倉卒之間無安排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眞心此所謂皆有不忍之心也○慶源輔氏曰怵惕緣卒乍見故心驚懼而動惻隱由傷切而痛深自淺而深○朱子曰腔子身裏也亦只說心在身[illegible]軀殼裏是惻隱之心[illegible]是這個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方乍見時也著手脚不得縱有許多私意也未暇思量到○雲峰胡氏曰集註與謝氏皆看得乍見二字緊若既見後稍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

說約合參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

怵音黜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而然也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直解 乍見是驟然看見孺子是孩子怵惕是驚動的模樣惻是傷之切隱是痛之深聲是名聲孟子又說天下之人各一其心我却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從何處驗之蓋人[illegible]于從容間暇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六 公孫丑上 三五

之時容可安排矯飾惟是卒然感觸著不得一毫思慮的去處纔是眞心今有人驟然見一無知孺子將入於井無論親疏厚薄智愚賢不肖皆必為之怵惕而驚動不甯惻隱而痛傷甚切蓋觸于目激于衷其眞心自然呈露有不容已者這不是要交結那孺子的父母使之感戴而為之也不是要鄉黨朋友稱譽他的仁德而為之不是惱人誹議惡此不仁之名而為之乃卒然感遇良心自形發之驟而無暇思維動以天而不待勉強一無所為而為之者也即此驗之可見不忍人之心果是人人同具不獨先王有之矣蓋人得天地生生之理滿腔子都是此心故其發見眞切如此推之則舜矜不辜禹泣無罪亦不過即此乍見孺子之心充之以保四海耳孟子常以見牛觳觫之心啓齊王蓋與見孺子之意互發人主能擴充是心以行如保赤子之政則仁不可勝用矣何有于先王之治哉

增纂淺說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惻隱之心矣而羞惡辭讓是非亦何所不貫若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羞惡之心矣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辭讓之心矣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是非之心矣○大全莆田黃氏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

纂大全朱子惻隱四者情也而吾性有仁義禮智仁中間却是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隱故惻隱之心是仁之端緒也義却是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故羞惡之心義之端緒也禮却是辭讓之理發出來方有辭讓故辭讓之心禮之端緒也智却是是非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故是非之心智之端緒也○仁義禮智是未發的道理惻隱等是已發的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

說約合參

到得萌芽便是惻隱○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是見得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入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箇物事說仁○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若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四端八個字每字是一意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個字便如八節○潛室陳氏曰端緒譬之繭絲外有一條便知內有一團絲○莆田黃氏曰如繰絲然先尋其緒則千絲萬絲續續而上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直解 端是頭緒孟子承上文說人見孺子入井即有怵惕惻隱之心又皆發于自然不待勉強這等看來可見好生惡死人之同情未有可傷可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六 公孫丑上 三六

痛之事交于前而悲傷哀痛之意不動于中者若無惻隱之心則非人類也觀惻隱之心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可知如己有不善未有不羞恥者人有不善未有不憎惡者此心人人皆有若無羞惡之心則非人類也理所當辭則必辭使去己理所當讓則必讓以與人此心亦人人皆有若無辭讓之心則非人類也知其為善則必以為是知其為惡則必以為非此心亦人人皆有若無是非之心則非人類也是人之所以為心只此四者而已然此四者之心所以感而遂通觸而即應者為何若皆吾性之所固有而發之為情者耳蓋情中有仁其慈愛之眞有藹然而不容已者故遇有可傷可痛之事而惻隱之心自形此乃仁之端緒也性中有義其裁制之宜有截然而不可紊者故遇有可恥可憎之事而羞惡之心自發此乃義之端緒也性中有禮其齋莊恭敬有自然之品節故出之即為辭讓之心此乃禮之端緒也性雖難見而呈露必

竊人之心必有是四端也猶人之身必有是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全者是賊其身于不肖之地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全者是賊其君于不善之地賊其君者也夫自賊其君而甘爲之乎○按自謂不能亦指君言蓋聖賢亦爲當時諸侯發也○愚按不能巳下能充不能充意在且重言竊謂誠使凡有此四端于我者不日自賊豈識此心之道切乍見孺子而惻隱只是一件事仁之端只是仁萌芽處如羞惡辭讓是非只是義禮智之萌芽處要從此推廣充滿得自家本然之量不特是孺子入井便恁

說約合參

地其他事皆要恁地如羞惡辭讓是非不特于一件事上恁地要事事皆然則此道漸漸生長便不能自已若火之始然便不可遏泉之始達涓涓流而不至絕此知擴而充之機勢也苟能充之則仁無所不愛義無所不宜禮無所不敬智無所不明四海之大自足以保之何難苟不充之則雖父母之近家庭而不足以事之充之其容已乎○皆有是心者其以先王自焉可也○知皆擴而充之矣而字是兩層是方知得去推擴發充滿他至說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即掉了擴字只說充字也字與始然始達字相照應字又陽不際充字與保四海相應○東陽許氏曰此章七節第一節言人皆有仁心第二節言先王全此仁心是人之皆有是心節就人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

有端倪，就如絲雖難理，而尋繹皆有端緒的一般。有是性則有是情，因其情可以知其性矣。然則擴充之功，豈可諉哉。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直解】四體，是手足。賊，是害。擴，是推廣。充，是滿。孟子承上文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固爲仁義禮智之端矣。然這四端，非本無而暫有者。人有道心，決然有這四端，就如人有這身，決然有這四體。天下無四體不備之人，則亦豈有四端不具之人乎。既是人皆有之，則擴充之功，人皆能之矣。故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擴充者，是賊其身于不善之地，而自害者也。或謂其君不能而不勉之以擴充之功者，是引其君于不善之地。

此心四五節併言義禮智各有所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自棄七節言因發之察識而充之工夫全在此後一節○麟士按凡有四端於我者者字達說作凡有四端於我之人是語氣則直至始達爲一截

說約合參

○增淺說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之心矣人之心豈固不仁于函人哉乃矢人惟恐其矢之不利而不傷人函人惟恐其甲之不堅而至于傷人創彼巫利人生匠利人死亦有然則豈有不仁焉者其所爲之術有以使之而異其心也故人之術業不可不慎而審之也○大全新安陳氏曰此只借技術之當擇以起下人當擇仁而處之

增淺說孔子嘗曰里有仁厚之俗爲美若擇所處而不于仁安得爲智乎孔子此言何謂也謂夫仁也者自其天所與而言則天地生物之心爲最先所以統四德該萬善而爲良貴之首天

而害其君者也。爲人臣者固不忍薄待其君，而愛其身者，又豈可自處其薄哉。但人多爲私欲所蔽，不能察識而擴充之耳。若使凡有四端于我者，皆能察識此心，知得擴充的道理，如有惻隱之心，則知以其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而擴充之以求仁。有羞惡之心，則知以其所不爲，達之于其所爲，而擴充之以行義。至于辭讓是非之心，亦莫不然。則本體昭融，眞機活潑，引之而即起，觸之而即通，其日新月盛之機，就如火之方熾而不可撲滅，泉之方出而不可壅遏矣。苟能由此方動之機，而遂充滿以極其量，則仁無所不愛，義無所不宜，禮無所不敬，智無所不知，舉四海之大，皆囿吾一心之中，自足以保之而無難矣。苟爲不充，則仁義禮智，終已有性之分，日虧彝倫攸斁，雖至親若父母，且不足以事之，而況于四海乎。夫此一心也，充之則可以渾乎海宇，不充則不能行于家庭。古之先王所以始於家邦，終于四海者，惟善推其所爲而已。齊宣王知愛一牛，而功不加于百姓。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皆不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也。何足以語先王之治哉。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含。○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焉，於虔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之尊爵也自其在人而言則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爲日用常處不可離者人之安宅也仁之關切于人者大矣莫爲之禦而自不處仁是是非之心不明而不智也孔子意蓋如此○大全新安陳氏曰孔子本言擇里孟子以證擇術微不同○存疑處仁論語指仁里此指仁道言

說約合參

纂存疑失不智固所由以不仁而不仁則益以不智皆不知禮義所在而無禮無義矣四者俱無則德不足以服人彼有德有力者皆足以服我而我當爲之

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直解】矢人是造箭的人函人是造甲的人巫是祈禳的匠是造棺槨的禦是止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那矢人之心豈不仁于函人哉其初一而已矣但矢人造箭惟恐箭之不利而不傷人函人造甲惟恐箭之不堅而至于傷人術業旣殊故其存心自不能不異耳不但這兩樣人那巫者以祈禳爲事常利人之生匠者以造棺爲業常利人之死是匠者之心亦豈不仁于巫者之心乃其術業使之然也故術之在人關係甚大習于仁則有仁人之心而善端日長習于不仁則亦有不仁之心而惡念日增人之擇術豈可不愼哉孔子曾說習俗移人賢者不免里有仁厚之俗擇居者尙以爲美若人之擇術而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六 公孫丑上 卅九

不處于仁則本心之明已失安得爲智乎觀孔子之言則可以見仁之當處矣夫仁之爲道論其貴則爲天之尊爵論其安則爲人之安宅蓋凡天所賦予之善皆爲天爵而仁乃天地生物之心居五常百行之上得之最先而所統最廣就如爵位尊貴無所不統的一般所以說天之尊爵也凡人所居止之處皆謂之宅而仁則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就如高堂大廈住得安穩的一般所以說人之安宅也這尊爵安宅是已所自有人皆可居本非他人之所能止者而乃不知擇而處之則取舍之分不明而是非之心已失矣故孔子謂之不智也觀孔子之言則愼于擇術者可不務于求仁哉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

役是人役也夫不能自强以服役人但爲人役而恥之由弓人矢人攻爲小藝以供民用不能大有爲以服役人而自羞恥其爲弓自羞恥其爲矢也亦奚能免于恥哉○蒙引皆是激而進之之詞

序如恥之莫如反其不仁而爲仁尊爵安宅于是處之可也

序夫仁者之于仁有如射然射者之射必内正已之志外正已之體極其審固而後發矢發而不能中則不怨人之能中而勝已者惟反求諸已内外之體有不正而已矣爲仁由已如是可不自勉哉○大全雙峯饒氏曰此上三四章皆是爲當時君大夫言之此章與仁則榮二章之意同皆是教時君因恥而勉于仁言不能行仁則安富尊榮皆無之而爲人役不免焉則不當歸怨于人但當反求諸已

說約合參

已能爲仁大國安能役之此役字卽小國役大國楚六千里爲讐人役之役○蒙引反求諸己云云修德自强也如貴德尊士云云畏之矣前章亦以此爲仁也○存疑射者正己三句皆就射上說爲仁由己之意則在言外

○纂大全慶源輔氏孟子曰當歷觀古昔聖賢如子路賢者也不能無過但勇于自修有人告

不知禮義之所在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如恥之莫如爲仁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直解】人役是爲人所役使孟子承上文說仁義禮智乃人之四德本自相因者也若擇術而不處于仁則物欲日蔽本心日昏固爲之不智矣夫既不智則不復知禮義爲何物而動必越禮行必乖義又將無禮無義矣四者盡無則人道已喪自棄其身于卑賤之地而天下之有德有能者皆得而役使之豈不爲人役乎既爲人役則雖有愧恥之心而終不可免就如業弓之人而恥爲弓業矢之人而恥爲矢雖欲不爲弓矢不可得也如知人役之可恥而必求所以免之豈有他術哉亦惟反其不仁而爲仁耳所尊者天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六 公孫丑上 卌

爵始可去卑而爲尊所居者安宅始可易危而爲安自强之計無出于此然仁亦豈待于外求哉求在我而已矣蓋仁者之于仁就如射者之于射一般射者必内正其志外直其體然後發矢若發而不中不怨那勝已的惟反求諸身以爲吾志容有不正吾體容有不直求所以正之直之而已爲人由已而不由人何以異此蓋仁本固有一反求而仁無不在仁統四端一爲仁而智與禮義無不該矣何患爲人役哉此擇術者所以必處于仁也按戰國之君不務行仁而以力相從往往爲大國所役强至于辱身亡國而不悟故孟子諄諄言之一則曰不仁則辱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一則曰不仁則爲人役如恥之莫如爲仁皆欲啟其羞惡之良而進之以强仁之事其旨最爲深切人主所宜深省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

之以過則喜于得聞而改之。

纂慶源輔氏曰夏王大禹則聖人也其心純是本然之善但一聞人之善言則至誠屈已拜而受之○麟士按昌言盛德之言

纂大全朱子曰于有虞大舜則規模氣象于由禹更有大焉善本公理舜則以天下之善公之天下之人而與之同之不先立已而虛心以從人蓋不知善之在已也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以行之于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不知孰爲在已孰爲在人所謂人已爲一而善與人同如此○蒙引舍已字重從人卽是取諸人舍已之未善而取人之善以爲善也○或曰舜亦未善者耶曰此聖人純亦不已之心也○善與人同此善字兼天下之公善而言不可認作舜之善故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愚按善固天下之公理然與人同與字却屬舜與字內有已字然此句只說與人勿夾入已字下舍已方露出

說約合參

纂存疑且舜之樂善非但一時自耕稼而陶而漁以至爲帝無非取于人者蓋其平生爲人都

自修如此周氏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甯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禹聞善言則拜。**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已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强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直解】孟子說古之聖賢其樂善之誠皆同而分量之大小則異昔聖門弟子有子路者勇于自修的人其心惟恐已之不善失于不知而不能改故人來說他的過失便欣然喜受以爲幸而可改也夏王大禹是不自滿假的一人其心惟恐人之有善不聞而不能行故一聞善言便肅然拜受以爲幸而可行也一喜一拜其樂善

之心皆出于誠如此至于大舜則又有大于禹與子路者蓋子路之喜猶見不善之在已未能忘已禹之拜猶見善之在人未能忘人舜則見得這善是天下公共的道理非是一人的私物不把做自已的也不把做別人的而與人同其善焉如有見于已之未善便舍却自已而翻然從人一毫無所係吝有見于人之善便樂取於人而爲之于已一毫無所勉强人已兩忘形迹俱化這叫做善與人同其心胸何等開豁其氣象何等渾融覷禹與子路誠有間矣此舜之所以爲大也然此二聖一賢論其分量則舜優于禹禹優于子路論學者所造則必繇子路之克已而後可以希禹繇禹之下人而後可以希舜不然文過飾非將日積而訑訑之聲音顔色士止于千里之外矣其誰樂告以善哉此又希聖者所當知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是如此○大全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纂慶源輔氏舜之取人爲善亦爲渾忘未嘗有助人爲善之意然自今想見其心而推其事取諸人以爲善則人將因吾之取而勸于爲善是乃助人之爲善者也夫因吾取使人皆勸于爲善則是聖人成已成物之事矣故君子之善莫大于此人可不知所進而自勉哉○新安倪氏曰語錄云三者本意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爲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集註三人皆有樂善之誠于路樂于聞人告之以有過禹樂于聞人之善言而拜舜樂取人以爲善雖有淺深是皆在人者有以裕已也末一句所謂在已者有以及

說約合參

于人乃是申明孟子再疊之意耳○麟士按此章兩大字有大爲之大說取人莫大乎之大說成人○愚按故君子三字則已卽舜而拓開之以示感奮勉勵之意○又按淺說云則禹與子路之與人爲善可知亦有見皆是樂善卽皆有與人爲善處但樂善有淺深與人處亦有淺深耳

○纂存疑孟子曰昔伯夷者非其可事之君不事非其可友之友不友惡其惡也不但不與其朝亦不立也不但不交亦不與言也若使立于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之尊而坐于塗炭不能甘也其惡之之心如此誠由其惡之之心而推之又不但惡人他的心卽思與鄉人並立其冠不正亦少失禮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已者有以及於人

【直解】陶是燒造瓦器漁是捕魚與是許與孟子又說舜之所以大于禹與子路者固以其取善于人矣然舜之取於人不但一時爲然從那側陋之日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以至登庸而爲天子一生所行只是取諸人以爲善或聞一善言或見一善行不問其出于芻蕘出于岳牧無不並取而兼用之其好問好察之心蓋有窮達不移始終無間者夫取人之善而爲之于已雖未嘗有及物之心然天下有善的以見取爲榮自然益勵于善天下有未善的以不見取爲

恥也都勉而爲善是乃助人之爲善者也夫使天下之人皆勸于爲善則視人惟我視我惟人無爾我形骸之隔眞有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者君子之善孰大于是哉此舜之所以大于禹與子路也蓋聖人之心至公至虛公則小大不遺而取善之途廣虛則人已兩忘而取善之心融舜所以能用中于民而成其大者如此後世以聰明自用者視天下若無一足以當其心其究至于惡聞其過而昌言且不至矣何由與人爲善乎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

耳亦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惟是恐浼之故又不但鄉人彼天下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來聘者初無少失禮矣亦必不受不受也者是亦不以就諸侯之爲潔而切切然必于就已爾○一節深一節○蒙引辭命雖善其人未必善也故亦不受若孔子則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矣○麟士按趙注曰屑絜也蒙引謂人不如趙註

序又有柳下惠者不以汙君爲羞而亦事之不以小官爲卑而亦爲之其進而爲小官以事汙君也不肯苟且以隱在己之賢才而必以其直道而行雖至近有不合終至爲人遺佚而不怨乎人以至身處阨窮而不憂所已故其言曰天下之人爾自爲爾我自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之側爾自無禮耳焉能浼我哉視人皆不能浼已故得由由然與之同處而不自失其正焉雖

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直解 塗是泥，鄉人是鄉里間的常人，望望是去而不顧的意思，浼是汙，屑是潔。孟子說古之人有伯夷者，其平生只是一箇清字做到極處上。則擇君而事，非可事之君則弗事焉；下則擇友而交，非可交之友則弗友焉。當是時國君有不善的，必不肯立于其朝；國人有不善的，必不肯與之言。使其立于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則此心踧踏不寗，就如著了朝衣朝冠坐于塗炭的一般，有不能一息安者。其惡惡之嚴如此。推他這惡惡之心，莫說眞是惡人不肯近他，就是與鄉里常人竝立，其冠不正，亦失禮之小耳，他也看做不好的人，必望望然去之，若將汙累及已而遠

之惟恐不速也。莫說是惡人之朝不肯就他，雖是諸侯有善其詞命卑禮屈節來徵聘他，他也必不肯受。所以不受者，蓋其心視天下無可事之君，亦無可立之朝，故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就也。此其立已甚峻，不肯降志而辱身待人甚嚴，不肯和光而同俗，伯夷所以爲聖之清者如此。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柳下

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諡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竝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其欲去之際有或援而止之而即止其援而止之而止焉是亦不以去爲潔而切切然必于去已爾○麟士云此係總形容其和不形容其介諸家說頗謬○愚按此節上節總形容其淸不必言矣但二節業末節觀上節當句句遏出個隘字意此節當可句遏出個不恭意又不但形容淸和已也○眞思其錯引多章章各有旨發氣章只明不同道割烹章只辨不要湯集大成章方是說淸任和名是章爲趨一百世之師章言其興起人此要出得隘與不恭也○不隘必以二句反正相足意

纂大全胡雲峰孟子先言二人之行至此乃評之曰伯夷之行雖高潔然懼人之污來及已無所含容未免太隘狹柳下惠之行雖寬和然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憚止之心未免大不恭敬聖人之道不取于此君子殆不由之也蓋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中庸之道而聖人之道寔大中至正之準君子願學不可知哉○朱子曰孟子恐後人以隘爲淸以不恭爲和故曰不

直解 遺佚是放棄，阨窮是困窮，憫是憂，露臂的叫做袒裼，露身的叫做裸裎，都是無禮的模樣，由由是自得的意思，援是留。孟子說昔魯大夫有柳下惠者，其爲人只是一箇和字做到極處，與伯夷相反。故有君可事，便委身事之，雖汙君而不以爲羞；有官可居，便安心居之，雖小官而不以爲卑。其進而事君居官也，推賢讓善，未嘗隱人之賢，且直道事人，不肯枉己之道。雖是爲人所放棄而身處困窮，其心亦無入不得，遺棄而無所怨尤，困窮而無所憂患，蓋其坦夷平易有超然于進退榮辱之外者如此。其平日嘗說人生世間，形骸既分，善惡自別，爾自爾，我自我，原不相關，雖袒裼裸裎無禮於我側，亦爾之自失

耳，焉能汙浼及我哉？所以不擇交游，不立崖岸，由由然與眾人竝處而不自失其正焉。雖當欲去之時，有留任他的，他便任了。這等援而止之而止，則是視天下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居之官，而亦無不可處之眾，故不以去爲潔而切切於去也。此其進退綽然，雖降志辱身而不以爲屈。已有辨，雖和光同俗而不以爲非。柳下惠所以爲聖之和者如此。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直解 隘是窄狹，不恭是不整肅的意思，由是行。孟子既述伯夷柳下惠之爲人，遂從而斷之說：君子處世待人，自有個大中至正的道理，纔偏著一邊，但少了一邊，非中道也。如伯夷之清，固是高潔，然却少了和這一邊，其弊至於圭角太露，界限太嚴，看得天下都沒一個好人，就是衣冠

由。○問不恭是處己，是待人？曰：是待人。如此其心玩世，視人如無也。○陳新安曰：孟子蓋欲人法夷惠之得，又恐人不知夷惠之失，其憂學者至矣。

不正，這樣小節也便包容不得了，其度量何等窄狹，是失之隘也。柳下惠之和，固是平易，然却少了清這一邊，其弊至於不修廉隅，不循禮度，看得世上沒一个不好的人，就是袒裼裸裎這樣無禮也都不計較了，其威儀全不整肅，是失之不恭也。夫伯夷、柳下惠都是聖人，就他身上看來，不至如此。但學了伯夷，其流必至於隘，隘則可以潔身，不可以容衆接物，君子但取其清，弗由其隘也。學了柳下惠，其流必至於不恭，不恭則可以諧衆，不可以砥行立節，君子但取其和，弗由其不恭也。蓋必清而能通，不至于違世而絕俗；和而能介，不至于同流而合污，乃爲中正之道，而君子之所當由者耳。學者可不慎哉！觀此言而孟子願學孔子之意，隱然在言外矣。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孟子卷之十六終

說序四書說約大全合參

序：孟子曰：守國用兵之要有三，天時、地利、人和是也。而當時用兵者則唯以天時地利爲務，自我觀之，天時殆不如地利，而地利又不如人和。○大全仁山金氏曰：十干如木之有幹，十二時如木之有枝。術李靖精風角孤空亡也。虛，空亡對宮。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爲孤，前四宮爲虛。月孤虛，正月以子丑爲孤，午未爲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爲孤，辰巳爲虛，餘倣此。王相占算家所謂吉凶臧否乎王相休囚死。○楚氏曰：戰陣之法背孤擊虛則出○語類孤虛以方位言，如除六向其方利以向不利之類。士相指日時○蒙引問空亡。甲子旬中遁至酉而十干足，以無戌亥爲空亡也。甲戌旬中遁至未而十干足，以無申酉爲空亡，餘倣此。○虛，如甲乙木實則

壬癸水虛，丙丁火實則甲乙木虛之類。旺相者，如春木旺，木生火則火相；夏火旺，火生土則土相。○亦乎王者爲相，得其助也；敵乎上者爲孤，以相尅也；生乎王者爲虛，子實則母虛也。○麟士按：陳雙峯云：時日方所二者一般，所以天德月德日，又有天德月德方，大意如此。序：何以見天時不如地利？彼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雖云小矣，或者環向而攻之而不能得勝，夫環而攻之之久，必有值干支王相天時之善者矣，然而不勝者，以城郭之險阻足據，是天時不如地利也。○麟士按：非謂可以全無天時，然不如矣，下亦然。○集註曠日持久字，必值字妙。序：何以見地利不如人和？彼其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然不得民心，相與委而去之，而不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上孟卷之七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

也。

【直解】環是圍，革是甲，委字解做棄字。孟子說：守國用兵之要有三：時日支干吉凶占候，叫做天時；山川城郭險隘可守，叫做地利；民心歸附，上下相親，叫做人和。三者本不可闕一，然以輕重論之，天時雖足取勝，然其理難測，不如地利之可恃；地利雖足自守，然其險有形，又不如人和之可恃也。何以見得天時不如地利？假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乃城郭之至小者，若不足以守國矣。然以其少有憑依，故敵人四面環攻，亦不能克。夫環而攻之，曠日持久，其間豈無干支王相遇著天時之善的？然而終不能克，此可見天時不如地利也。何以見得地利不如人和？且如敵人來攻，我之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足以禦敵，非不堅利也，米粟足以養兵，非不饒裕也。然必上下同心，方可固守。假使民心怨叛，不肯效死，將這城池兵糧委棄而去，君亦安得而保有之？此可見地利不如人和也。要之人和既

爲之守矣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大全趙氏曰古甲以革爲之故函人爲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仁山金氏曰黃牛皮者爲犀甲青牛皮者爲兕甲無殼曰米有殼曰粟卽穀也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麟士按爾雅翼古以米之有孚殼者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爲粟仁山從古也

蔡序以此觀之惟人和爲重矣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守國不全以山谿之險威行天下不全以兵革之利只看人心何如耳得人和之道者則多助失人和之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不但一國卽親戚亦叛之多助之至亦不但一國將天下皆順之○蒙引封疆山谿意不主地利言此節無地利專言人和蓋聖賢之兵法也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此段極言有國者當務得人和

說約合參 或說是謂人和之本在于得道未必其本意也蓋孟子但謂要得人和內便含有得道意不必再推一層再序一段也看故曰二字可知而其旨意又歸在下文以終所言之意也○麟士按後說云順之只是悅而順歸之未便是歸也序以我天下之順攻彼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則已戰則必勝矣又何徒天時地利爲哉○麟士按此與率子弟云云同一妙喩然彼是就鄰國而言此是就我國而言

得則天時地利交相爲用人和既失則天時地利皆無足賴矣信乎有國家者以得人心爲本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限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直解 域是限制至是極處孟子承上文說觀地利不如人和則知國家所重惟在得民心而已所以說人君要限制居民不在封疆境界要固守社稷不在山川險阻要戰勝攻取威服天下不在兵甲堅利只看民心向背何如耳誠能行仁義之道而恩惠浹洽則民心有所固結莫不親上死長樂爲效順而扶助之者多矣如或失仁義之道而舉措乖方則民心無所繫屬莫不幸災樂禍渙然瓦解而扶助之者寡矣寡助之君既失了人心其極必至於衆叛親離雖親戚至近也都知其敗亡相率背而去之矣況其遠者乎多助之君既得了人心其極必至於近悅遠來雖天下至大也都慕其德教翕然順而從之矣況其近者乎人心之向背相懸而國家興廢存亡其機已決於此矣若以天下所順之君攻親戚所畔之國則彼之人民皆爲吾用彼之當疆皆爲吾資不戰則已戰則未有不勝者蓋由於得人和而彼失之也然則域民固國之道地利尙不足言況天時乎孟子見當時列國分爭皆以天時地利爲重而不知愛恤其民故其言深切著明如此及其論得民之有道在於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此又得人和之本也爲民上者不

○序孟子在齊居賓師之位本將朝王也王不知而使人來託詞曰寡人若將就見者也以有寒疾不可以風今朝將視朝不識夫子肯一來而使寡人得見乎孟子亦託詞以對曰不幸而亦有疾不能造朝 大全問莫齊王不合託疾否朱子曰未論託疾孟子之意是說他不合來召爲其賓師有事則王自求見或自往見若王召之則王自尊之意故不往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理只得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新安陳氏曰孟子亦託疾欲其稱也與孔子亦瞯陽貨之亡同意○麟士按如通解作往

說約合參 存疑只作若憑按就見內已有往字意存疑是序孟子明日卽出弔于東郭氏使王知其非疾以警悟之公孫丑不知疑曰昔者方辭以疾今日便以弔出則是明爲託疾矣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蓋亦未告以本意也

可不知。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惟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直解 王是齊宣王昔者是昨日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未嘗委質爲臣故在齊王當就見不當召見在孟子可往朝不可應召其禮與臣下自不同也孟子一日將朝齊王王初不知乃使人來召孟子說寡人初意本要自來就見夫子只因偶有寒疾不可以當風故不能來明早將欲視朝不識夫子肯來使寡人得一見否齊王託疾以召孟子是以臣禮待之而非能屈已以下賢者也孟子知其意之不誠亦託疾以辭之說我初意本欲朝見但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蓋不敢顯言其非而又不欲往應其召孟子以道自重如此而又恐齊王不悟而以爲眞疾則此意終無以自明矣故次日便出弔於齊大夫東郭氏之家公孫丑疑而問說夫子昨日方以疾辭今日便以弔出則是明爲託疾矣無乃不可乎孟子答說昨日有疾故不能造朝今日疾愈可以往弔如之何不弔乎蓋孟子之意正欲使齊王知其非疾而自悟其召見之非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之意相似惜乎門人弟子猶有所未喩也

說約合參

序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病而使人問疾且以醫來孟仲子又不知而權詞以對曰昔者有王命來召適夫子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已趨造於朝但我不知于今能至于王朝乎抑未曾至乎既對使後又使數人要孟子于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欲以寔已言也

纂序問疾醫來正可造齊王之機也孟仲子如此彌縫則孟子本意不明而又無造朝之理其心亦良苦矣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蓋景子齊臣欲以其意轉聞之王也景子不知反曰內而家庭則有父子外而朝廷則有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情親主于恩君臣分嚴主于敬今但見王之致敬于子也未見子之所以敬王也孟子歎曰惡請我爲不敬王此言是何言也子亦知我之敬也彼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非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固曰是何足與言仁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也。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

直解 采薪，譬如說打艸。采薪之憂，是言疾不能采薪，蓋謙辭也。要，是攔阻。孟子既出弔於東郭氏，齊王不知，以爲眞疾，乃使人問之，又遣醫來診視。是徒謂殷勤儀節之問，可以虛縻賢者，而不知尊德樂道之誠，正不在此也。乃孟仲子不以實告，而又權辭以對之，說昔者以王命來召，適吾夫子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恐違王命，乃趨造於朝，不識此時能至朝否。孟仲子既飾辭以對使者，恐孟子不知，乃使數人要之於路，說請必無歸，而造於朝，欲以實己之言也。夫孟子辭疾出弔之意，本欲使齊王知之，有所感悟。乃公孫丑既疑其不可，而孟仲子又從而爲之辭，則孟子以道自重之意，雖其門弟子亦不能知，而況齊王乎。此孟子所以不得不曲明其意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說約合參

義也如此說爾是以凡庸輕忽其君則不敬莫大乎是我則平日所學惟堯舜之道與王言亦皆堯舜之道若非堯舜仁義之道即悚惕于心而不敢以之陳進于王前是蓋以盛古聖帝對王故齊人莫有如我敬者而奈何以不敬加也

纂存疑景子曰否子言不然我謂子不敬王非不與仁義之謂也禮有云子承父召則有唯無諾臣承君命之召則不俟駕車而行今子固已將朝也及聞王命之召而遂不果朝當與夫不俟駕之禮不相似然以是爲不敬王也

纂序曰以我不赴召爲不敬子言如是也而我之意豈說道如子之所言與曾子嘗曰晉楚大國之富誠不可及也然彼以其

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直解 景丑是齊大夫。惡，是歎辭。孟子辭疾出弔，本欲感悟齊王，乃孟仲子不以實對，而要其必朝，則盡失孟子之本心矣。孟子既不能顯言其意，又不欲趨造於朝，乃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蓋欲示意於景丑，而使轉聞於齊王耳。景丑乃責備孟子說道：人之處世，內而家庭，則有父子；外而朝廷，則有君臣。此是天下之大倫，自有生民以來，不可廢也。父子以情相愛，故主於恩；君臣以禮相接，故主於敬。人人各有當盡的道理。今丑見王之待子，可謂致敬盡禮矣，乃未見子之所以敬王。其如君臣大倫何哉。孟子因曉告之，歎息說道：夫，以我爲不敬王，是何言也。大凡人臣敬君，不在儀節上周旋，只在大道理上明白。如今齊人都無以仁義告王的，豈是以仁義爲不美的事，其心以爲王但知有功利，志趣卑陋，不足與言仁義云爾。這是以常人待其君，輕忽侮慢，不敬莫大乎此。若我則以堯舜望于王，平日所言，都是仁義，都是堯舜治天下的道理，若權謀功利，與堯舜之道不相似的，即不敢陳說於王前。是欲吾王擴充仁義，以致唐虞之盛治也。我不以庸君待王，而以大聖人望於王，則齊臣之中，豈有如我之敬王者乎。子乃以我爲不敬王，是不知事君之大道矣。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

富我以吾之仁仁統萬善不啻富也彼以其爵我以吾之義義超萬物不啻貴也吾何不足而慊然于彼乎哉曾子之言如此夫豈不合于義而肯言之乎是或一種道理之所在也其道何在蓋通天下之所尊者有三爵位一齒一道德一在朝廷之上以貴臨賤莫如爵在鄉黨之中以少事長莫如齒若夫輔佐一世而致治安長[illegible]爲民而成教化則莫如有德者德便是尊子所以言之仁義此所以不慊于彼之富爵也然則在朝廷者惡而有其爵之一可遂以之而慢[illegible]德齒之二哉我之意謂此耳〇蒙引輔世對御世者言如古者王者興必有名世者者便是御世名世便是輔世者就人臣之分言故不曰治世而曰輔世長君長之職自天子至大夫士皆說得〇存疑豈謂是

說約合參

是宗指拘于所說言曾子曰以下至節末正是說不當召己之意然其意猶未甚顯著故將大有爲之君以下三條則意思明白說出矣至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乎則圭角盡露矣〇引曾子之言既曰夫豈不義是或一道則天下有達尊三以下至莫如德當是解曾子之意〇惟按長民對輔世言不必過君說較妥當〇自惡得二句至末寬寬緊緊反反覆覆皆是說不當召我耳然却終不曾明說王不當召我一字註今齊王三字自晦翁口耳仍欲渾之妙

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慊口簟反長上聲〇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少爲恨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直解 慊是心有所不足的意思孟子以陳善責難爲敬而不以趨走承命爲禮正是以賓師自處之意也景丑不達終是以臣禮責備孟子乃應說不然我以子不敬王者非此之謂也謂於禮

有未盡耳禮經上說人子聞父有召命則唯而無諾人臣聞君有召命則不俟駕而行是急趨君命者乃禮之當然也今子本將朝王既聞王命乃稱疾不往此與不俟駕之禮若有不相似者我以子爲不敬王蓋以此也孟子曉之說聞命則趨固人臣事君之常禮而以道自重乃君子立身之大節吾今所言豈謂是與昔曾子嘗說晉楚大國其富誠不可及矣然彼以其富我以吾仁當之不祿而富是天下之至富者在我也彼以其爵我以吾義當之不爵而貴是天下之至貴者在我也在晉楚非有餘在我非不足吾又何慊乎哉曾子之言如此此道豈不合於義而言之乎是別有一種道理超乎勢分之外者這道理爲何蓋通天下之所尊的凡有三樣爵位尊貴的是一樣年齒高大的是一樣道德完備的是一樣在朝廷之上以貴臨賤以卑承尊那時只以爵爲重名分一定莫敢僭踰此爵所以爲達尊也在鄉黨之間長者居上少者居下那時只以齒爲重先後有序莫敢違越此齒所以爲達尊也至如輔佐一世而成治安之功長率萬民而致雍熙之化此惟有仁義之德者能之那時只以德爲重在朝廷不敢與之論爵在鄉黨不敢與之論齒此德所以爲達尊也今王雖富有齊國南面稱孤其爵誠尊然不過達尊之一耳若論齒論德則我有其二安得以彼之一而慢我之二哉然則王之不當召我也明矣

序有一不得慢二故從來將大有所作爲之君必有所不可以召見之臣如于民社之事欲有謀焉則就見而諮之爲臣者必欲其君之敬禮如此非自尊大也蓋君必如是其尊德樂道乃可與有爲若其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之有爲也〇蒙引欲有謀焉則就之正是不召也帶上文看〇尊德樂道不如是謂不如是其尊德樂道也〇非謂尊德樂道而又不如是也〇德

說約合參

就賢者身上說道就賢者所抱說〇存疑必有所不召之臣言有所不可召之臣也不可說不召臣不召之意在言外〇麟士按不足與有爲與字是指臣故曰非欲自尊大語氣在就之處一斷〇愚按大有爲之君正起湯桓下節遂以故字承之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〇樂音洛

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我謂王不當召我者非故自爲尊大也亦以人君圖治之要只在尊德樂道而已故自古帝王將欲興建太平而大有爲於

天下則必屈己下賢隆禮待士而有所不敢召之臣如其君德治道欲有所咨詢於民情政事欲有所商確則必枉駕就見而親訪其謀猷此所謂不召之禮也夫以王公之尊豈故屈身於匹夫之賤哉只爲尊敬其德愛樂其道欲使仁賢效用治化有成耳苟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任賢之心怠望治之志荒烏足與有爲哉此大有爲之君所以有不召之臣也王乃欲召我豈未有欲其有爲於天下耶

集存疑故湯之於伊尹從受學焉而後臣之尊德樂道也故不勞而成王業足以大有爲也桓公之於管仲從受學焉而後臣之尊德樂道也故不勞而成伯業足以大有爲也〇愚按淺說學焉後臣只是尊禮而且委任之耳不是先之以爲師然後以之爲臣也臣字不是卑之之詞是〇本文亦無先字學焉而後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好去聲〇醜類也尙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

臣猶云臣其所受教也趙注今天下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勑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而受教者也○存疑地醜言無一人能辟土地德齊言無一人能奮發有爲故曰莫能相尙好臣其所教不好臣其所受教于學焉後臣者異矣此所以不足與有爲而莫能相尙也

說約合參

序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皆學焉後臣不敢召之來見者以其不可以召來也夫管仲之賢何如且猶不可召而況其德其道更有出管仲而不屑爲之者乎○趙注孟子自謂不爲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巳也是以不往而朝見于齊王也○楊龜山孟子解曰天下有大戒二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則士于其間無適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君命召不俟駕矣[illegible]也周衰諸侯各擅其土[illegible]不遇于齊則之楚之魏無

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直解 醜是類尙是過孟子承上文說自古大有爲之君行王道而王者莫如成湯行霸道而霸者莫如齊桓公這二君都有所不召之臣伊尹管仲是也成湯三聘伊尹知其志在於覺民即從而受學焉然後任之爲相號曰阿衡故伐夏救民之事伊尹皆以身任之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湯遂不勞而王矣桓公一見管仲知其才可以託國即從而受學焉然後任之爲相稱曰仲父故尊周攘夷之事管仲皆以身任之九合諸侯而不以兵車桓公亦不勞而霸矣一王一霸功雖不同要之尊德樂道可與大有爲則一也今天下諸侯以地則相類以德則相等莫爲能建王霸之業而超過當時之君者此無他故只爲列國之君都以富貴驕人不肯屈巳下士有一等趨走承順爲我所教誨的便喜歡用他過爲親厚有一等抱道懷德我所從受其教誨的便不喜歡用他反致疏遠求如湯之於伊尹桓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七　公孫丑下　八

公之於管仲者不可復見矣既無不召之臣又安能成大有爲之業所以地醜德齊終莫能相尙也然則齊王欲大有爲豈可復蹈時君之習而不以湯桓爲法哉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直解 孟子直以不召之臣自任說道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都是學而後臣欲有謀焉則就之未嘗敢召之來見也夫伊尹爲元聖其不可召固不待言至如管仲一霸者之佐耳尙且不可召而況不屑爲管仲者顧可召而見之乎蓋我所志者伊尹之志所學者曾子之學輔世長

不可者非一國所能制也故士于斯時有不爲臣之義時君苟無尊德樂道之誠心不足與有爲則雖欲亟見之且不可得況得而臣之乎

○序陳臻問曰夫子前日於齊王餽以兼金一百鎰而夫子不受今於宋餽七十鎰而受又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異焉吾恐前日之不受齊者是則今日之受宋與薛者非也若今日之受宋與薛者是則前日之不受齊非也夫子必居一非于是矣

序孟子曰辭受乃君子大節不

說約合參

可以苟吾之不受與受皆是而無非也

民之德無歉於晉楚堯舜仁義之道獨陳於王前方將卑管仲於不足爲而顧託疾以召之是待我不若管仲也我豈可輕於往見哉孟子此言非故自爲高亢蓋有見於人君治天下之道當如是耳蓋人君與賢者共治若恃其富貴爵祿可以奔走天下則其待士必輕待士輕則其任之必不重士何由行其道乎故君能降志於其臣而後士重士能亢志於其君而後道行上可爲成湯伊尹下不失爲桓公管仲此易之泰卦所以有取於上下之交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七　公孫丑下　九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直解 陳臻是孟子的門人兼金是好金鎰是二十四兩陳臻見孟子周流列國辭受不同遂疑而問說前日夫子在齊齊王餽以兼金百鎰乃辭之而不受及在宋有七十鎰之餽則受之而不辭在薛有五十鎰之餽則又受之而不辭三國之餽同而夫子之辭受則異若以前日之不受齊餽爲是則今日受宋薛之餽不免爲傷廉若以今日受宋薛之餽爲是則前日之不受齊餽不免爲矯激此是彼非不能兩立夫子必有一件不是的去處臻不能以無疑也孟子曉之說辭受乃君子立身之大節應辭應受只看道理上如何不可苟也我今辭齊之餽不是矯激乃辭所當辭受宋薛之餽不是傷廉乃受所當受要之皆當於理而巳子乃以異同爲疑是豈知我者哉

序當其在宋也子將之他國有遠行禮遠行者必有贐以資途費故宋君致辭曰餽贐金以禮餽予何爲不受
纂疏士當其在薛也子有戒備不虞之心他致辭曰聞戒故邪時[illegible]兵[illegible]子又何爲不受○按趙注只說聞子有戒備不虞之心餽金意頗未出故又自補爲兵一句○上曰餽贐可接受[illegible]此[illegible]曰聞戒不可接受字故補曰故爲兵餽之然故爲兵餽之自對行者必以贐句亦倒裝文法○必以贐可受也爲兵備亦可受也曰餽贐曰聞戒辭而已矣似反不甚重○時必已出薛之疆矣其令不可行故只得以金爲之兵備此意見蒙引

說約合參

序若前日於齊則于遠行戒心之類皆未有所處也無處而餽之是以財貨交之也衆人動于利斯可以貨取焉有守義之君子而于貨取而致之者乎此我之所以不受也受不受一視夫義之當否故曰皆是也○大全朱子曰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他以貨賄籠絡了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贐徐刃反○贐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爲兵之爲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爲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直解 贐是送行之禮戒心是警備的意思孟子曉陳臻說我說辭受皆當於理何以明之蓋君子之居人國若交以道接以禮而峻然拒之則是絕人於已甚亦不可也我當在宋時將去之他國有遠方之行夫人有遠行則交遊之間每有餽送之儀以資道途之費是禮之當然也宋君致餽之辭說是爲我遠行故來餽贐則餽我爲有名矣彼以禮來何爲却之而不受乎是我受宋之餽未有不是也我當在薛之時偶遇著軍旅之事方有警戒之心夫賢人在其境內則國

君當周給之保護之使無憂患是亦理之當然也薛君致餽之辭說是聞我方有戒心故爲兵事來餽則餽我亦有名矣彼以禮處我又何爲却之而不受乎此我受薛之餽亦未爲不是也夫賜人者禮得則無愧辭受人賜者義得則無愧心君子蓋權之審矣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

○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惟當於理而已

直解 取字解作致字孟子答陳臻說我受宋薛之餽皆有所爲故耳若前日在齊則既無遠行之役可以餽贐爲辭又無不虞之警可以聞戒爲辭是於交際之禮未有所據也無所據而餽之則是不問其義之當否惟以財貨交之而已衆人見利而動可以貨交者有之至於守義之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豈可以貨結其心而收致之乎知君子不可以貨取則齊王百鎰之餽乃義不當受者此我之不受亦未爲不是也臻又何疑焉蓋君子辭受取予惟義所在義所當受固未嘗立異以爲高至於義所不可則雖一介之微有不輕於取者而況於百鎰乎孟子處三國之餽可以爲世法矣

○序孟子在齊一日之平陸謂其大夫距心曰凡事各有職守子之持戟之士設于行師之時一日而三次離失行伍則以兵法誅之否乎曰是奚待于三失乎○大全趙氏德曰雙枝曰戟單枝曰戈

序孟子因責之曰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子之職在養民今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展轉于溝壑而死壯者散于四方以求食幾千人矣其如國法何距心曰民之死散距心非不知之但倉廩不敢自發賦稅不敢自緩此其事非距心之所得專爲也

說約合參

○愚按注此乃王之失政使然亦勿直出何如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

直解 平陸是齊邑大夫是治邑之官士是軍士伍是行列去是誅距心是大夫名孟子在齊曾到平陸地方見其年饑歲荒民多死徙因問其大夫孔距心說道事無大小各有職守似你這執戟的軍士設若於行師之時一日之間三離其伍則以軍法誅之否乎距心答說失伍離次法所必誅一次卽不可宥何待於三乎距心未知孟子發問之意故直以士之職守爲言也孟子因詰之說士之失伍罪固當誅矣然官之有職就如士之有伍一般如今看來子之失廢職守如軍士之失伍者亦多矣蓋國家設官分職本以爲民必使民無失所方爲稱職如今這凶荒饑饉的年歲看你這境內百姓飢餓愁苦生計無聊有那年老羸病的不能動移輾轉僵仆死在溝壑之中有那年力强壯的抛棄家業流散四方苟全旦夕之命這等的不知幾千人矣子爲牧民之官使百姓這等失所其爲失職與軍士之失伍何異若斷以國法不知當以何罪治

序曰子勿以不得爲爲諉也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爲之求牧地與芻草以養之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以牛羊反諸其人而去乎抑亦立而視其牛羊之死而不顧乎子試思之子之爲王牧民何以異此距心乃悟曰牧民而不知預求所以養之而又不能去此則距心之罪誠有不容辭者也○麟士按兩爲之一樣猶常言替他也求牧分說地食草芻則又對內說之以補其不足故作兩項○愚按爲他求牧芻即仍向他求之

說約合參

之也距心猶未知其罪乃答說民之死徙距心非不知憫恤但事有不能自由者如倉廩府庫非奉命不敢發賦稅征輸非奉命不敢緩此在君上之軫念何如距心安得而專之乎今以失伍罪我則任矣距心之言雖若徒知催之在上而不知職任之在己此孟子所以重責之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爲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直解 牧之這牧字是指畜養牛羊說求牧這牧字是指牧放的地土說孟子因距心諉罪於上故責之說子謂倉廩府庫是君上主張與發賑濟由不得你使道不是你的罪這豈是受人之託

忠人之事者乎且以畜牧之事譬之今有人受了人的牛羊替他牧養則必問那主人求討牧放的地土與那餧養的草料纔好替他牧管假使求牧與芻而不得還是把這牛羊交還主人脫身而去乎抑亦立視牛羊之死而不顧乎此必反諸其人無立視其死之理矣今子受王命而爲之治平陸就如受人之牛羊一般過著凶荒便當力請于王設法賑濟若請而不許就如求牧與芻而不得的一般便當致其事而去之今既不能養又不能去還守著這官看著百姓餓死則與立視牛羊之死者無異矣是誰之過與於是距心惕然省悟直認其罪說我以牧民爲職不得其職而不去何所逃責此則距心之罪也夫朝廷設官養民凶年饑歲民方待哺豈可委之而去但既不得盡職又無空食其祿之理義不容不去耳然則爲民牧者固不可立視其民之死而爲之君者亦豈可不深念邦本使人臣得行其志哉

序孟子因欲警悟王他日又自平陸之齊見于王曰王之大夫爲都者臣所知有五人焉而能自知其失職之罪者惟孔距心一人而已于是以已所以責距心距心所以自責者一一爲王誦之王乃自任曰不能發政施仁而使民不得聊生臣不得盡職此則寡人失政之罪也敢不承大夫之教乎○蒙引臣知五人之知猶識也爲王誦之此句記述之言非孟子曰爲王誦之○麟士按爲都治邑恐亦是大概語邑有先君之廟曰都雖都等一解然不應執定以証此處也不然必如大全蒙引諸類諸說何得齊先君廟遂有五處而一時治者皆孟子之所識耶○語類又曰恐亦是都鄙之都朱予已不自執有廟句○六經圖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同都方四十

說約合參

里一里六百井積一萬四千四百夫內九千二百十六夫出稅五千一百八十四夫治洫蓋于子弟卿大夫采邑也齊方千里五都當有之大抵是邑之大者耳

○增淺說孟子謂蚳鼃曰人臣之義唯君所使乃子之辭靈邱而請爲士師其所爲近似有理也爲士師司刑而又近王王之刑罰不中則可以爲已責而言之也則一得士師當即有所言今既數月矣豈王之刑罰皆中未有可以言之者與其于子之初意謂何也蚳鼃因此感動進諫于王而王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爲王之爲去聲○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王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直解 邑中有先君之廟的叫做都爲都是治邑孟子既以臣之失職責備距心使之服罪矣又欲因此警悟齊王故他日自平陸之齊來見齊王就對他說今之居官食祿爲君牧民者未嘗乏人然能盡忠補過者亦少矣即如王之羣臣爲治於都邑者臣知得五人五人之中能自知其罪者獨平陸孔距心一人而已於是將前日所以切責距心與距心所以自責的言語一一爲王誦說蓋欲使王知得外邊百姓這等流離困

苦做有司的這等掣肘難行庶幾王心有所感悟耳王果自任其咎說人君職在養民爲臣者不過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耳今使寡人能行仁政那有司自然奉行何致失職今百姓不得其所有司不得其職皆緣寡人不能興發補助以至於此非寡人之罪而誰乎我今知罪矣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各任其罪如此使齊王能擴充此心務損上以益下齊之大夫能仰體君心各修職以養民則齊國庶幾於大治矣惜乎其悅而不繹從而不改也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音遲鼃烏花反爲去聲與平聲○蚳鼃齊大夫也靈邱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致猶還也齊

不用遂致其爲臣之職事而去可謂得進退之義矣。齊人曰當言而使之必言當去而使之必去是其所以爲蚳鼃者則亦可矣然在齊而道既不行去又不決所以自爲者則吾不知也。

說約合參

公都子以齊人之言告孟子孟子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則當盡職若不得盡其職則去有言責者則當盡言不得盡其言則去而若不去則尸位而素餐矣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夫無妨礙不去非尸素則吾進退自非常法之所得而拘者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齊人何以蚳鼃相議也。

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爲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直解 蚳鼃是齊大夫。靈邱是邑名。士師是理刑的官。致字解作還字。齊臣有蚳鼃者。當辭靈邱大夫之命。而請爲士師。蓋職當刑罰。而有諫諍之責者也。孟子以職事諷之。說道。人臣之義。內外遠近。惟君所使。子乃辭靈邱而願爲士師。是豈擇官而仕乎。其於道理亦有近似者。蓋人臣在疎遠之地。則下情多壅於上聞。爲親近之官。則忠言或易於乘間。子今職專理刑。在王左右。則凡刑罰有失中的。可以隨時救正。因事納忠。當言而言。無所忌諱。子之請爲士師。殆爲此也。今在位已數月矣。王之用刑。豈能事事皆當。無一可言。子何未可以進言與。居得言之地。有當言之事。而猶默默無所建明。此吾所未解也。孟子責盍蚳鼃深切如此。蚳鼃因此感動。乃進諫齊王。王不能用。遂致其職事而去。可謂得進退之

義者。然蚳鼃之去。實孟子激之。故齊人遂譏孟子說。蚳鼃因孟子之言而進諫。其諫爲忠讜。諫不行而遂去。其去爲明決。孟子爲蚳鼃曲成其美。則誠善矣。然孟子道既不行。去又不果。其自爲身計。乃不若蚳鼃明於爲人。而闇於自爲。吾不知其何說也。蓋孟子以臣道處蚳鼃。而以賓師之道自處。其進退之義。自是不同。齊人何足以知此。

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直解 公都子是孟子門人。綽綽是寬裕的模樣。公都子聞齊人非議孟子之言。遂述以告孟子。孟子曉之說。君子出處進退。各自有一種道理。齊人豈足以知我哉。吾聞古人有言。人臣分理政事。如禮樂刑罰。各有職掌的。這是以官爲守。修其職乃可以居其官耳。若君不信任。事多掣肘。而難行。於職業當盡的。都不得盡。這等不去。是貪位慕祿而已。所以說不得其職則去。人臣專司諫諍。凡利病得失。皆許直言的。這是以言爲責。盡其言乃可以任其責耳。若君不聽。從言雖苦口而不入。於議論當行的。都不得行。這等不去。是婾合取容而已。所以說不得其言則去。蚳鼃爲士師。得以進諫。正是有官守言責者。不合則去。乃人臣進退之義。當然也。若我於齊。雖在三卿之中。而不受萬鍾之祿。既不是分理政事。以官爲守的。又不是專司諫諍。以言爲責的人。固不得以臣下之職事責望於我。我亦不肯以一身之去就受制於人。道合則留。可以進而進。不合則去。可以退而退。都由得自已主張。豈不綽然寬舒而有餘裕哉。齊人安得以蚳鼃之去而議我也。蓋孟子在齊。居賓師之位。與爲人臣者不同。故其自處之重如此。至於官守言責。不得則去。與周任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說相合。則萬世人臣不可易之常道也。

說約合參

○序孟子爲卿於齊爲王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進見由往而反乎齊滕之路孟子竟未嘗少假辭色與之言出使所行之事也蓋以王驩非可與言之人故耳○大全慶源輔氏曰行事謂弔祭之禮邦家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蒙引前章註孟子于齊處賓師之位朱子曰當時有所謂客師是也大槩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召之則不往又後章註曰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則是寔爲卿但不受其祿以示齊王非利富貴耳此若全說是客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直解 蓋是齊邑。行事是出使的事體。孟子在齊。曾受客卿之職。遇滕國有喪。齊王以孟子爲使。往行弔禮。又使蓋邑大夫王驩爲副使。輔佐其行。這王驩是一個佞倖之臣。孟子平日所不取者。如何可與共事。以故同行在途。王驩雖朝暮進見。往反齊滕之路。相接甚久。孟子竟不肯少假

卿則不居職任事況可爲我出
弔乎召之且不往況貲使之乎
但與他卿終是不同爲不受祿
也故又曰仕而不受祿就仕上
見不全是客卿不受祿上見得
不全是齊卿
序公孫丑不知而問曰凡人或
勢分相隔或周旋不久則言有
不能盡者王驩大夫今攝齊卿
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
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
也孟子有辭于驩言者託辭以
答之曰使事不治則有可與言
夫彼有司既或已治之而得其
宜矣予又何言之有哉王驩雖
小人然有可言而固不與言則
爲已甚而惡矣無可言而不與
之言所謂不惡而嚴也○麟士
按趙注王驩齊之諂人有寵于
齊後爲右師則是其官猶尊亦
始終不交一言不但此行也然
又各有託辭以謝之各妙○愚

說約合參
按朝暮見亦無不交一言之理
當看行事二字是未嘗與言出
使事以示不與小人共事之意
也難道鎮日木偶相對不成

○增淺說孟子自齊歸葬其母
于魯復反于齊止于嬴充虞請
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
治匠事當時事正嚴急有疑而
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棺木若
似乎太美然治喪恐不必若是
其過厚也○麟士按人物彙孟
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
見曰云云則時母尚同在齊既
喪而歸葬于魯也孟子鄒人而
曰歸葬于魯者趙岐曰孟子魯
公族孟孫之後故鄒本邾至孟
子時改曰鄒近魯後爲魯所并
或又曰爲楚并○嚴言喪事匆
匆也屬孟子敦治也詩王事敦

辭色與之親暱就是出使的儀文禮節也不曾共他計議其待下之嚴如此蓋惟恐比之匪人將至於失已故甯疎之而不敢親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夫音扶○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直解 公孫丑不知孟子待王驩之意乃疑而問說凡人之相與若勢分懸絕或周旋不久則言有不能盡者今王驩仕爲大夫攝使事以佐夫子其位不爲小矣自齊至滕歷二國之境其路不爲近矣名位相次既非懸隔而不得言同行日久又非倉卒而不及言乃自往至反終不與之言及行事此何意也孟子於此有難於明言者

乃託辭答說我與彼奉命而出若事有不治與之共議可也今出使儀文禮節既有從行官屬各司其事治辦已停當了我惟將命而行自足成禮何用更與之言哉觀孟子之言蓋既不肯妄與之交以流于苟合又不肯直斥其故以傷于已甚可謂不惡而嚴者矣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 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椁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我註敦猶投擲也似屬以治之
之義略同
增淺說孟子曰古者棺椁無尺
寸之度中古制禮棺始用七寸
而椁亦稱之自天子而達于庶
人皆得同之非但爲人觀視之
美而已也蓋必如是然後堅厚
久遠而無慊于人子之心也○大
全慶源輔氏曰無度想是過于
厚觀易喪葬取之大過可見椁
稱之亦七寸也○饒雙峰曰周
七寸只如今四寸許○麟士按
趙注又曰椁薄于棺厚薄相稱
相得也孔子爲中都宰則制四
寸之棺五寸之椁○愚按下有
且比化者節注堅厚久遠意宜
虛渾講

說約合參
序凡禮制不得爲庶則分不容
厚固不可以爲悅若貧乏無財
則力不能厚亦不可以爲悅分
既得之而又爲有財古之人皆
用之而從厚吾何爲獨不然哉
棺椁之美亦猶行古之道也○
以爲悅即俗云如意

直解 嬴是縣名在齊南境上充虞是孟子弟子敦是督理的意思嚴是急迫稱是相等昔孟子爲卿于齊有母之喪自齊歸葬於魯既葬又自魯而反於齊到嬴縣地方上宿充虞問說前日夫子有母之喪不知虞之不肖把匠作事務使虞督率辦理那時夫子方在哀痛迫切之中虞雖有疑不敢請問今事畢從容願竊有請焉向者所用的棺木却似過於華美恐用不可太侈禮不可太過在夫子必自有說虞不能無惑也孟子答說喪葬之從厚其來久矣夏商以前禮制未備其棺椁的尺寸隨人制造原無一定之式至中古時周公制爲喪葬之禮纔有個制度棺木許厚七寸椁亦與之相等自天子達於庶人都是一般不以尊卑爲厚薄這豈是外面裝飾要人看見華美相與稱誇而已哉蓋人子愛親之心本是無窮而送終之禮尤爲大事於此不

厚則必貽悔於後日抱恨于終天此心如何盡得故欲其堅厚久遠乃可以盡人子之心耳然則前日之木稽之古制而合反之吾心而安又何嫌於過美哉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

直解 不得是限於法制悅是心裏快足的意思孟子告充虞說喪葬之禮人子孰不欲厚于其親使其心快足無所悔恨然也有不得自盡的或是限于法制分有所不得爲只得安守職分不敢過厚此不可以爲悅也或是缺於財用力有所不能爲只得稱家有無不能從厚亦不可以爲悅也這都是勢之所處不得不然而原其本心則有大不能安者矣若使國家法制既在得爲自己財力又足有爲此正人子可以爲悅之得

蒙引曰大事死如生親子一體木之堅厚久遠爲化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獨無恔然無遺恨者乎此其所以以此爲悅此其所以然後盡於人心也○化者謂死者故曰化條舊說謂化者指棺椁一條是說先王之制以解不若以美之疑吾何爲獨不然條是說已所以美其木之意曰盡於人心曰悅曰恔都是一意所向使得盡其心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惜此棺椁之費而薄于其親也所謂薄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物而儉其親盡愼終之禮

說約合參

必當盡心也子何疑焉○大全朱子曰以猶爲也

○增淺說沈同以其私意來問於孟子曰燕可伐與孟子據理答之曰可伐夫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在子噲不得私與人以燕在子之不得私受燕于子噲如有求仕者于此而子悅之不告于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彼士也亦無王

時於此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從古以來皆用厚葬人人都是如此我亦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何爲獨不如此而忍於薄待其親哉是棺椁之美非獨自盡其心亦猶行古之道也虞也何疑之有。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必二反恔音效○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直解 比字解作爲字化者是死者恔是快足的意思儉是薄孟子又答充虞說吾謂送終之禮不可不盡者爲何蓋人子之於父母嘗念其罔極之恩則必思爲無窮之計要使附於身者堅厚久遠不使地下土壤得親近其肌膚則死者之體魄安矣父母既安於地下則於人子之心不快然自足而無所悔恨乎若禮所得爲而不肯自盡是愛惜財物而薄於其親矣吾聞君子送終之禮必誠必信惟恐一有不愼爲終身之悔豈忍惜世間財物却在父母身上減省而不盡其心乎吾之致美於木亦不忍儉於親耳奈何以過厚爲疑邪然孟子之葬親雖得爲而未嘗越禮雖有財而未嘗過費惟反諸心之不可解者求所以自盡而已彼墨子之徒以薄爲道則以天下儉其親而戰國嬴秦之君致虛地土之藏以爲觀美亦豈孟子之所謂盡心者耶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卽從仕之人也

命而私受之于子則可乎其不可也必矣彼以土地而私與私受何以異于是此燕之所以可伐也

直解 沈同是齊臣子噲是燕君子之是燕相是時燕王子噲惑於邪謀傳位於其相子之國內大亂齊之君臣欲乘其亂而伐之故沈同自以己意私問孟子說燕國亂矣舉兵伐之可乎孟子據理答說燕之罪可伐也蓋燕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子噲所當世守而勿失者若未請命於天子不該將土地人民私授與人子之位在人臣若未奉天子之命不該私受國於其主譬如有仕宦之人平日你喜悅他却不請命於王就將你的祿秩官爵私自與他那仕宦的人也不曾奉君王命就私受爵祿於你於理可乎蓋爵祿雖在子而黜陟予奪皆出於君私相授受皆不可也燕國君臣之授受何以異於此以爵祿私相授受在有國所必誅以土地私相授受在王法所必討何不可伐之有孟子之意直謂燕有可伐之罪耳至於所以伐燕者又必有道而惜乎沈同之不能再問也

說約合參

增集淺說齊人借孟子之言而伐燕或問孟子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而謂我勸者亦有由也彼沈同嘗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遂然吾之言而伐也彼如復問曰孰可以伐之則吾將應之曰奉天討罪而爲天吏者則可以伐之譬如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此殺人之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復問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奉君執法而爲士師者則可以殺之若非士師則不免擅殺之罪矣今燕雖爲可伐之國而齊則非伐燕之人以齊伐燕是卽以燕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

伐燕也何爲勸之哉○蒙引今有殺人者與人可殺與兩人字不同下一人字是殺人之人也○愚按上節仕不告王命按此節士師則燕與齊同亂皆以無王命也至平日所行仁暴尚未暇及耳○以燕伐燕猶夷齊之歌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說約合參

○序齊取燕後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乃畔了齊王曰吾初欲取燕孟子嘗勸我順民心既諸侯謀救燕孟子又勸我置君而去我不曾用其言而今其言皆驗吾甚慙愧而無顏見之也此亦其羞惡本心有不容自已者

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直解 天吏是奉行天討之君。孟子答沈同之問。止謂燕國君臣有可伐之罪。而非謂齊之可以伐燕也。及齊人興師伐燕。或人疑其計出于孟子。乃問說。伐國之事。人所難言。今聞夫子勸齊伐燕。果有是事否。孟子答說。我實未曾勸齊伐燕。但謂我爲勸者。却有个緣故。前日齊大夫沈同嘗來私問我說。燕之無道可伐與。當時我應他說可伐。葢燕之君臣把天子付與祖宗傳下的土地私相授受。這等逆亂綱常。違犯法紀。如何不可伐。彼就以我之言爲然。不復再問而遽伐之也。彼如再問那个可以伐之。則我必將應之說。除非是奉行天命誅討有罪的天吏纔可伐之。苟非天吏。是以暴而易暴。亦不可也。譬如今有殺人的。或問說這殺人之人可殺與。則將應之說可。葢殺人者抵罪。如何不可殺。彼如再問那个可以殺之。則必將應之說。除非是奉行君命專理刑獄的士師纔可殺之。苟非士師。是以下而專僇。亦不可也。今燕之君臣不告於天子而私相授受。其悖亂之罪。誠爲可伐。然齊非天吏。亦不請於天子而興兵討伐。其專擅之罪。也與燕國一般。以齊伐燕。是即以燕伐燕也。我何爲而勸之哉。夫以義動師。貴有名。向使齊王能以燕國之亂告之天子。聲罪致討。無一毫自利之心。庶幾稱天吏矣。惟其欲乘人之亂以自利。全是戰國陰謀。此孟子所以甚言其不可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

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

序陳賈鄙夫乃逢迎曰王無以此爲患焉試問王自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我豈敢望周公哉賈曰昔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周公寔使管叔監守殷國及武王初立管叔遂以殷畔周假使周公預知而故使之是陷管叔于死不仁之甚也假使不知而誤使之是無先見之明不智之甚也仁智周公未之能盡也何況于王乎賈請見孟子而爲王解之何慙焉○麟士按賈意大殷畔不知而使之可因難料也引事則在一畔等聯帶

說約合參

序遂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孟子曰古之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有

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直解 畔是背叛。陳賈是齊大夫。管叔是周公的兄。名鮮。監是管理國事。齊人既伐燕而取之。後來燕人不服。共立燕太子平爲王。畔了齊國。齊王乃與羣臣說。向年我欲取燕。孟子勸我當順民心。及諸侯將謀救燕。孟子又勸我置君而去。我不曾聽他的言語。今燕人背畔。是我不用忠言之過。心甚慙愧。無顏面見得孟子。將如之何。這是齊王悔悟的良心。羣臣若能將順而誘掖之。亦爲善之機也。齊臣有个陳賈。是阿諛小人。乃對齊王說。王何必以此爲患。且問王。王自家忖度與古之周公。孰仁且智。齊王驚歎說。這是何言。周公乃古之聖人。我何敢比他。陳賈便舉周公的事來說王。以周公爲仁且智。非後世可及。不知周公於仁智也有不能完全的去處。當時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周公使其兄管叔去監守武庚之國。及成王初年。管叔遂與武庚同謀以殷叛周。假使周公預知管叔之必叛。故意教他去監國。是驅之使陷於罪。忍心害兄。這便是不仁。假使不知管叔之將叛。誤教他去監國。是親兄之惡。尚然不知。這便是不智。這等看來。仁智二字。雖以周公之聖。尚且不能兼盡。而況於王乎。燕人之叛。正不必以此爲慚也。賈請往見孟子。以周公爲辭而解之。王無患矣。夫齊王之慙。尚有遷善之機。而陳賈之解。反導之以文過之失。小人逢君之惡。其情狀類如此。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

之曰周公固知其將畔也而使之與曰不知也曰然則周公聖人也且有誤使之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以愛兄之心誠信任之實不料其中變至此然則周公之過不亦天理人情之至矣所宜有者哉而豈後世所可以之藉口者哉○麟士按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若在他人不可例論矣是多少注射多少含蓄

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直解陳賈欲借周公以釋齊王之慚因往見孟子問說周公何如人也孟子答說德如周公乃古之聖人也陳賈問說聞周公封武庚于殷使管叔往監其國管叔反與武庚同謀以殷畔周不

知果有此事否孟子答說史書所載誠有此事陳賈乃故意問說周公用管叔之時亦預先知道他將畔而使之與孟子答說周公若知管叔將畔豈肯使之以理度之必是不曾先知耳陳賈因借此發問說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夫子既以周公爲聖人宜乎盡善盡美無有過失乃不免用差了人則聖人且有過與陳賈之言及此自謂可以爲齊王解矣然不知聖人之所處與常人不同孟子答說聖人豈可輕議但遇著天理人情照管不到的去處其迹或涉於過差而不知其有不得不然者當諒其身之所處何如耳周公於管叔爲弟管叔於周公爲兄當初使之監殷只道他是王室懿親故以愛兄之念誠信而任之實不料其至於此也然則周公之過豈非天理人情之所不能免者乎若逆料其兄之過而以疑貳之心待之則不宜有此過矣然豈聖人之所忍哉孟子之言正與孔子觀過知仁之意相合惟其過于愛過于厚此所以爲聖人也若世之自陷于有過者安可借之以自文邪陳賈乃欲以此釋齊王之慚不惟巧于逢君抑亦敢于誣聖矣

纂存疑且夫古之君子有過則就自家改了今之君子有過就自家順從了只依他做去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初不隱諱而及其改也復于無過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但順之而已又從而自爲之飾辭同一過也而不相及如此可不省哉○于改之下又說個見仰于順之下又說個爲之辭總是節上兩句意而充拓之也○爲之辭辭字讀平聲○麟士按此節只連過字帶下閑論一番而大指自見大段則言古今人不特其過不相及處過亦不相及也○下段古之君子其過也直至仰之爲一截今之君子至

末爲一截一是不諱其過一是文飾其過皆進一節意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慚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攷而後通若以第

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直解孟子知陳賈爲齊王文過乃直折之說凡人不能無過但所以處過者不同古之君子應事接物也有一時意慮不及偶然差錯了的却能自認其過改從那好的一邊去不肯護短如今的人或偶有一悞本出無心却憚於更改就順著那差的一邊去不肯認差古之君子嘗其有過明白示人無一毫遮飾就如那日月方食的一般天下之人誰不望見及其汲汲改圖復于無過就如日月復明的一般依舊光明圓滿天下之人誰不瞻仰這樣心事何等明白正大卽有一時之過亦安足以病之至于今之君子豈徒順從其過不肯改圖又要假借一段說話粧縫掩飾以欺人之耳目此古之君子所以能立於無過今之君子所以卒歸於有過也自愛其身者固當以古人自處愛人以德者又豈可以今人待之哉陳賈之意本欲借周公之過以解

○附孟子仕齊爲卿雖不受祿亦臣位也久而道不得行乃致爲臣而歸去。蒙引致送至也見正義致爲臣歸還其政於君也

增淺說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夫子未到吾國之時寡人願一見而不可得及到吾國而寡人得侍夫子見我同朝之臣皆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夫子肯不終絕可使此別之後尚得再見否乎孟子對曰不敢請見吾

說約合參

王耳然而得見王者乃吾之願也此可見行道爲君子本心而枉道爲君子之大戒也

附孟子雖欲去而猶不忍卽去至于他日王因謂時子曰我欲當齊之國中而授孟子室居養其從游弟子以萬鍾之祿使上而諸大夫下而國人皆有所矜

齊王之慝是乃爲君文過而不知其陷君於有過也故孟子正言以斥之如此夫聖如成湯而稱其改過之不吝聖如孔子而幸其有過之必知聖人亦何嘗自謂其無過哉惟過而能改不憚舍已從人以遷於至善則非常人之所能及耳齊之君臣專以文過飾非爲事此國事所以日非而終至於亂亡也

○孟子致爲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

直解 孟子爲卿於齊本欲行道及久於齊而道不行無虛受其職之理故致還卿位而歸焉齊王

見孟子要去乃親自來見說前日夫子未至吾國寡人仰慕道德願一見而不可得及夫子不棄寡人千里而來使寡人得侍賢者之側莫說寡人喜悅卽同朝士大夫莫不甚喜今又以寡人不足有爲棄之而去雖夫子高尚之志已不可回而寡人願見之心自不容已不識此別之後尚可再來使寡人得見否乎夫齊王雖不能用孟子於在國之時而猶欲見孟子於既去之後其一念好德之誠尚有未泯者孟子乃婉辭以對之說我雖去國私心惓惓常在王之左右繼見之期但不敢預以爲請耳然此心固所願也蓋孟子嚴於守已而又不欲輕於絕人其汲汲行道之本心固已見於言外矣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

而取法子何不爲我言之而之勿去也

附時子奉王命因託陳子以轉告孟子陳子遂以時子之言告之孟子

說約合參

增淺說 齊王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然道不行而諄諄以祿養爲言近于利誘孟子婉言以拒之曰子所述時子之言是如此耶然時子惡知我之不可以復留耶夫齊王之所以處我者如此而我復留是我欲富矣如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鍾之祿而不受今乃受此萬鍾之餽欲富者固如是乎況我本非欲富也○愚按正詞以辭王止此下皆因欲富二字證引明之

之爲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直解 時子是齊臣六斛四斗叫做一鍾矜是敬式是法孟子雖決於去齊猶未出境齊王以爲尚可復留一日謂時子說我待孟子以卿相之位他不肯留必謂我尊敬有未至耳我今欲當國之中於士民湊集的去處建造一所房屋與孟子居住那從遊的弟子衆多特與萬鍾之祿以贍養之既有居止之安又有廩給之富或者可以復留使我諸大夫及中國之人都得以親炙其光輝瞻仰其儀範人人得以尊敬而取法此我之所大願也子何不爲我告於孟子備道所以勉留之故庶幾可以援而止之乎夫齊王不能尊德樂道盡用賢之實而徒欲以宮室廩祿爲虛拘之文宜孟子之終不留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卽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餽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

直解 齊王欲留孟子命時子致意時子難於徑達乃因孟子弟子陳臻傳道齊王之語陳子亦不知孟子欲去之心卽述時子之言以告之孟子以道既不行義在必去却又難於顯言乃姑答陳臻說齊王有意留我其意誠然我之嘗去而不可復留固自有爲時子豈知之乎且王以萬鍾留我不過以富誘之而已設使我有欲富之心則前日位在客卿常祿十萬尚辭之而不受今乃受此萬鍾之養是辭多而受少也欲富者固如此乎況我本非欲富而以是留之亦非

所昔季孫嘗譏子叔疑曰異哉子叔疑之爲人也如已得位爲政至不見用則亦已矣又必舍其使其子弟爲卿以代己專政此其志不過爲富貴耳夫人情亦孰不欲富貴而子叔疑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不亦異乎○大全輔氏源曰舉季孫所譏子叔疑之事以見我不敢效此之意辭祿而受餽雖多寡之不同要其於既不得于此而又求得于彼也○愚按私龍隴私字與上獨字應但此處龍斷宜且附圖講

所以待我矣蓋孟子以道爲去就齊王以祿爲優禮宜不肯復留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壟○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直解季孫子叔疑都是戰國以前的人異是怪龍斷是岡壟之高處孟子又答陳臻說我今既辭卿位若復以萬鍾留齊是不得於彼而求得於此也與子叔疑何異當時季孫嘗說怪哉子叔疑之爲人使自己居位爲政不見用于其君也只是奉身而退便了卻又使其子弟爲卿代之

增淺說彼所謂龍斷者何如也蓋古之爲市者各以其所有者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其爭訟而已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最高處而登之以左顧右盼而網羅一市之利思盡取之人皆惡其專利而以爲賤故從而征之

秉政不過志在富貴而已世人之情亦孰不欲富貴但一得一失自有義命何可盡取乃子叔疑失之於身復欲得之於子弟是獨於富貴之中展轉營謀不肯割捨如登在岡壟高處左右顧望惟圖專利的一般不亦怪哉今我道既不行而復受萬鍾之養則何以異于此蓋君子仕止去就惟視道之行否其君用之則忘身殉國不敢辭難否則潔己全身不肯枉己此聖賢出處之大節也若乃於富貴利達之中存患得患失之念如所謂私壟斷者則鄉黨自好者不爲豈君子自處之道哉齊之君臣不知去就之義而徒欲以厚祿羈縻賢者其不知孟子亦甚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

[illegible]此遂征商人是征商賈[illegible]賤丈夫始矣此季孫龍斷之說也蓋所以譏子叔疑不得于已而又欲求得于子弟也龍斷可爲哉○大全饒雙峰曰左右望是欲今得之的一不得于此亦可得于彼不得于此是皆喻辭十萬得于彼是喻前受萬○陳新安曰孟子有引喻以終之而不復說上正意者此章之類是也

始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直解有司是監市的官罔是網羅括取的意思征是稅這一節是解上文龍斷二字之義孟子說季孫以壟斷比子叔疑如何叫做壟斷蓋古時設立市場聚集民間的貨物使彼此更換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兩平交易各得其所而有司之官不過管他平物價理爭訟以法治之而已初未征其稅也後來有一等賤丈夫貪得無厭必求那岡壟最高的去處登而望之左顧右盼看那一項可以居積那一處可以興販既欲得此又欲取彼把市中財利一網括盡不肯放過些須這等專利的小人個個都賤惡他乃征取其稅以示抑裁後世緣此遂有商稅是征取商人

○增淺說孟子已去齊而仍宿于晝亦遲遲其行而未忍遽去也

增淺說有自欲爲王留孟子之行者坐而言其所留之意蓋有愛賢之意而不知待賢之禮也故孟子不應其言且隱几而臥若爲之罔聞焉○麟士按隱几而臥寔是絕之故後註下一先字○衡按演繁露曰几與案自是兩物几者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撑抱孟子隱几而臥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然自喪其耦皆其事也必以几閣其手故得以寄其逸也

之法實自此賤丈夫始矣季孫所謂壟斷之說如此其意蓋說子叔疑自己不用又爲弟子求官罔利無厭與壟斷無異也今我既辭十萬之祿復受萬鍾之養不得於此而求得於彼是亦一壟斷矣如之何其可哉此孟子所以決於去齊而時子或未之知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畫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爲去聲下同隱於靳反○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直解晝是齊邑名古人席地而坐年長者爲之設几隱是憑著几案齊王不能用孟子孟子以道不得行辭之而去行到西南境上晝邑地方暫且止宿蓋去國不忘君之意也當時有個齊臣見孟子行得遲緩意其可以復留乃不奉王命而自以其意來見孟子欲爲王留行是不知留賢之道矣及既坐而言孟子只由他自說竟

增[illegible]說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進言夫子臥而不聽拒人如此故詞從此辭勿復敢見矣曰坐子不知我隱几不應之意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子思之側若無人乎子思之側道達其誠意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在穆時自以賢者在穆公之側若無人乎[illegible]公不能以維持之則二子必不能安其身[illegible]賢者必以君之敬禮而留如此[illegible]大令聞泄柳申詳朱子曰非謂二子之心欲在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凡君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

說約合參

垢面汗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illegible]此接通義孟子既言繆公待子思之事又言泄柳申詳自處之事以見賢者去就之義有此二等之不同且至子所以自處則惟有子子思一張若二子則兩[illegible]之觀其言曰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illegible]可以見繆公以待二子者待子思必不安子思矣[illegible]子平日自知之明自任之重為何如齊王若以繆公待二子者待之其不能安孟子明矣觀下文為長者慮不及子思之言可見矣

不答應且憑著几案而臥若不曾聽聞者以示絕之之意焉蓋為國留賢雖是美意然平時不能左右齊王成就他用賢之美臨時又不知遊奉王命道達他留賢之誠徒欲以一人之口舌挽回賢者之去志多見其不知量已此孟子所以重絕之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直解 客是為王留行的人因見孟子不應其言以為慢己乃忿然不悅說道夫子之去留係齊國之輕重故弟子不敢輕率齊戒越宿方敢進言何等樣誠敬夫子乃臥而不聽明示拒絕弟子請從此辭不敢復見矣夫齊人不自省悟而反責望於孟子是不知留賢之道者孟子欲曉告之乃命之坐說道子知我之所以不應乎請明告汝大凡賢者之去就視人君之禮遇何如昔者子思在魯繆公深知其賢以師道尊之常使人伺候起居通其誠意所以能安子思也若使繆公無人在子思之側則其尊賢之意無由自達子思必見幾而作不能一日安於其國矣泄柳申詳二子都是賢者繆公雖尊之不如子思然有推賢薦士之臣常在君側為之維持調護所以能安其身也若使二子無人在繆公之側則其君敬賢之禮有時而衰二子亦必潔身而去不能一日安其身矣此可見賢者之居人國其上必有好賢之君尊崇聽信寄之以腹心而後可留其中必有薦賢之臣彌縫匡贊通之以情意而後可留蓋以道自重當如是也今子之來果王之留我而使子道其誠耶抑子請留於王而為之通其意耶苟為不然則非所以處我矣我之不應豈為過哉

[illegible]引繆公子子思則自使人于其側今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則是子為長者[illegible]而不及子思[illegible]待長者矣子[illegible]思之是子先絕長者子亦長[illegible]先絕子乎亦可知我隱几不[illegible]之故矣子[illegible]疑子絕長者二[illegible]語是兩[illegible]之[illegible]其意則是[illegible]先絕已而後已絕之也其言後其意而已是所以為我謀云云

說約合參

○序孟子去齊而遲遲其行尹士私語人曰夫就乃士人之大節王之非湯武人皆知之若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若既識其不可然且至齊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直解 長者是孟子自稱慮是謀孟子承上文說觀子思與泄柳申詳之事則留賢之道可知矣子之留我誠出自王之誠意如繆公之於子思則待我以禮安敢不答乃今觀子之來未嘗出於君上之命而欲以一人之私意決賢者之去留是子為長者謀盡視繆公之待子思不及遠矣我之自處未嘗敢輕於子思而不以子思待我這是子絕我乎抑是我絕子乎夫敬人者人恆敬之子之留我不以其道是先絕我矣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蓋孟子於齊道雖不合而未忍遽去使留行者能以尊賢之義開導齊王亦以齊王之誠勉留孟子未必不可挽回也齊人乃欲以己意留之其見絕於孟子宜哉嘗即子思泄柳申詳之事而論之古之賢士皆[illegible]以道自重而上亦重之非其君忘勢而下交則其左右之賢者秉公而推薦如三子者是已戰國以後士習日卑乃有阿時好以結主知固君側以求先容者則泄柳申詳猶恥為之而況子思乎觀孟子之言亦足以維士習之變矣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

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志在遇合以不得遇之故去宜其速矣乃三宿于晝而後出焉是何濡滯也士則因此一節而有所不悅于心也

說約合參

序高子以尹士相識之言告孟子　增纂淺說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誠不敢料王之不可爲湯武而因之以行道濟時是予之本心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本心所欲哉道不得行而位不可苟叚轉思維予蓋有所不得已于此也

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玆不悅

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直解 干澤是干求恩澤濡滯是遲留的意思孟子去齊止於晝邑地方三宿而後出境齊人尹士見孟子去不果決乃私與人議說出處乃士人之大節甚不可苟故進必擇君而仕不爲利祿退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這纔是難進易退的道理今齊王之不可爲湯武人皆知之使孟子不知而來則智不足以知人是不明也使知其不可而猶且來見則志惟在于利祿是干澤也且千里而來見王本欲行道今不遇而去便當潔身却乃遲遲其行三宿而後出晝是何其依違於進退之間若是其濡滯也以孟子平日的抱負吾甚敬之今所爲若此吾甚不悅不意孟子而有此舉動也夫尹士之言似亦知守身之常法者而聖賢委曲行道之心則豈硜硜者所能識哉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直解 高子是孟子弟子高子聞尹士譏切孟子之言乃述以告孟子孟子曉之說君子之出處去就若只顧自己高潔這也不難惟是愛君憂國委曲從容尚有出於常情之外者尹士之言惡能知我之心哉我當初千里而見王非是逆料王之不可爲湯武而始就之也以爲道在於我可以輔世長民若一見之後有所遇合或可佐王以成湯武之業而吾道庶幾可行是我之所願欲也至於不遇故去豈是我之本心只爲言不見用吾既不能舍所學以從人道不得行吾又不可居其位而食祿展轉思維實不得已而後去耳夫向日之來本欲求伸其素志故今日之去猶未忍遽替其初心始終只要行道濟時使天下被湯武之澤而已何害其爲濡滯哉尹士惡足以知此

序予不得已而去則三宿出晝尹士以爲濡滯於予心猶以爲速蓋以王之所以使我去因王之過然人孰無過而過無不可改王庶幾改之予千如改諸則必反予而安容遽出境也○麟士按尹士曰是何濡滯孟子曰猶以爲速語氣亦與七十里之囿民猶以爲小一般

說約合參

序惟其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而長往以決也既然歸志決矣予豈終能舍王哉王之天資朴實推其不忍庶其所好猶足引用之以爲善也使王果有志于爲善而用予以輔之則保民而王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湯武之功未嘗不可致也王庶幾改其過乎吾方日切望之不能終舍之也○麟士按豈徒一句稍亟王身上講方不嫌自譽庶幾二句則仍是反予意非有他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直解 孟子答高子說我之去齊寔非本心蓋有甚不得已者即三宿而後出晝于我之心猶以爲過於急速而有不能恝然者焉何也蓋人情或暫蔽而復明或始過而終改王之不能用我雖是一時迷惑然猶望其從容悔悟庶幾能改不至於終迷而不悟也若使王能知既往之失痛加省改則能以王道爲必可行以吾言爲必可信必將追我而反之矣吾何爲而速於去哉所以三宿出晝而不嫌于濡滯也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猶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于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我三宿而出晝猶冀王之追我也至於出晝之日已越齊境而王不見追則王之心終於不悟而義不容於不去矣我到這時節方纔有必歸之志浩然長往而不可復止耳然我雖決去亦豈忍恝然而舍王哉蓋王之天資朴實雖有好勇好貨好色這三件病痛然

序 夫子之民生在念而故主情深，豈若是小丈夫然哉。有所諫于其君而君或不受，則心懷忿怒，悻悻然不平之色見于其面，忿然而去，而窮盡一日馳驅之力而後止宿，全無愛君憂國之心哉。噫，濡滯之名，予甯受之可已。尹士聞知之。○麟士說到此處，更傾倒矣，本爲行道寄氣自用不啻。

序 尹士聞之，自悟其失曰：士誠小人也，但見得去就之際不可

說約合纂

不明，豈知行道濟時愛君澤民之念，惓惓不釋，君子之所爲有如此也。

○序 孟子不遇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出晝以來，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

其不忍之心，充之可以保民；好樂之心，公之可以治國，猶足引而爲善，以建有爲之業者。王如用我，使我之道得以大行，則豈徒齊國之民得安，即天下之民皆可使被治安之澤，而湯武之功亦不難致矣。王誠反而思之，庶幾改過遷善，使王爲賢君，齊爲善國，豈不美哉。故我雖既去，猶日夜望之也，豈忍終舍王哉。尹士乃以濡滯譏我，亦不知我之心者矣。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形頂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

直解 悻悻是不平的意思。窮字解作盡字。孟子承上文說：我之從容去國而猶有望於王，蓋爲世道民生計也。豈是那一等規模促狹、不識大體的小丈夫，一有所匡諫于君，不見聽從，即心懷憤恨，悻悻不平之氣見於面目；去則馳驅道路，盡一日之力方肯止宿，惟恐其行之不速，涉于濡滯，而無復有所顧戀。這樣的人只管得自家的去就，全無愛君憂國之心。君子忠厚之道不如是也。我甯受濡滯之名，其忍以小丈夫自處耶。尹士聞此言，乃自悟其失，說道：士之所言，但見得去就之際不可不明，豈知賢者行道濟時之心，忠君愛國之念，有如此者。我誠小丈夫也。然則君子之所爲，豈常人所能識哉。蓋孟子初至齊國，只望齊王能行其道；及不遇而去，又只望齊王能改其失。其忠愛之心與明哲之見，有並行而不悖者，與孔子遲遲去魯之意正同。視硜硜一節之士，以去就爲名者，分量相懸矣。惜乎齊王竟不能留，而齊終不能治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

得于天也，不怨天；不合于人也，不尤人。以此言觀之，則亦無往而不豫，而夫子何不然也。○存疑：孟子曰彼一時，平常無事之時也；此一時，吾道行止之時也，有不可以一律論者。

說約合纂

序 何以言之？歷覽往世，大約五百年，貞元會合，必有王者受命而興，其間必有名世之臣爲之輔佐者，是君臣際會自有定期也。○大全：趙氏德曰：堯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五十年，禹至桀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年爲商，是堯舜至湯五百八十年，湯至紂三十王六百二十八年，而周興。增淺說：乃由周文武而來，王者不作七百有餘歲矣。以五百年之數計之，則已過矣；以當今之時考之，則已亂極思治，而可以有爲矣。于此而不得有爲，以立名世之事業，此所以不能無不豫也。○蒙引：由周至則過矣，是一段事；以其時考句又是一段。

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直解 不豫是不喜歡的意思。孟子至齊，不遇而去，其憂世之心有不覺見於顏面者。門人充虞在途間問說：夫子自去齊以來，憂形於色，似有鬱鬱不樂的模樣，虞竊有疑焉。前日虞曾聞夫子說：君子之心，無入而不自得，就是不得於天也不怨天，不合于人也不尤人。今夫子不遇於齊，便就有怨尤的意思，與前日之言不合，此則弟子所不識也。孟子曉之說：不怨天不尤人，這兩句是我平日誦法孔子的言語。我何嘗有怨天尤人之心，但我今日之不豫，所以異于前日者，亦自有說。蓋君子守身之常法，與用世之微權，各自有一種道理。我前日不見諸侯，不曾想著用世，只是居仁由義，不愧於天，不怍於人，便欣然有以自樂，彼固一時也。其在今日，却要得君行道，輔世長民，然而遭際不偶，則上畏天命，下悲人窮，於心自有不能恝然者，此又一時也。時之所值不齊，而心之憂樂亦異，豈可以一律論哉。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皐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直解 名世是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的賢人。孟子告充虞說：我之所以不豫者爲何？蓋當此之時，聖王不作，吾道不行，有不能釋然者耳。大抵聖君賢相，其遇甚難，其出不偶，自來天地間的氣

[illegible]歸則同。皆氣從說夫當此時而我猶不然是特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如天意一轉而欲平治天下則

說約合參 當今之世懷名世之具者舍我其誰也是則道之將行也與天也道之將廢也與亦天也隨吾所遇安意以待之耳吾雖若不豫而其實何爲不豫哉○大全[illegible]輔氏曰不能無不豫變世之憂也實未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則相反自聖賢言之則並行而不相悖也○[illegible]上二節觀之則孟子不能無不豫然也自此節觀之則孟子[illegible]不豫也○點出集註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illegible]便可想得未嘗不豫意初無斷解○前節註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此句然任[illegible]若無此句亦起吾何爲不豫哉不得○不補不能無不豫句亦較合著然得集註而愈章矣集註之功大矣哉

運到五百年貞元會合則必有繼天立極的聖人受命而興在天子之位以開一世之太平如自堯舜以至於湯自湯以至於文武都是這等年數那其間建功立業也不是一個人做的又必有德業聞望超出一世的賢人出來輔佐他以成王者之治如堯舜之有禹皐湯武之有伊呂也都是這樣湊合此可見天運而人從君倡而臣和是乃氣數之必然而不可易者也今自文武造周以來到於今七百有餘歲了以五百年的常數算之已過二百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矣且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以當今戰國之時考之正是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興道致治未有易於此時者矣於此而不得一佐聖王以成輔世長民之業僅見一齊王足用爲善而又不遇而去雖有名世之具亦終無以自見矣憂天命而悲人窮安得無不豫之色哉。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七　公孫丑下

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直解 孟子又說當今之世，數過五百之期，時值可爲之日，乃使我不遇于齊，或者天意還未欲平治天下故耳。有如世道不可以終否，天心有時平厭亂，將使天下平治，復蒙王者之澤，則輔佐于下者，畢竟要有德業聞望可名一世的人，纔做得撥亂反正的事業。當今之世，獨我一人足以當之耳。舍我其誰用哉。夫天意未定，則平治尚有可望；其具在我，則遭際亦必有期。吾惟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耳，又何爲而不豫哉。是可見孟子自任之重，故去國而不能無憂；自信之深，故處困而不失其樂。聖賢之存心如此，衆人固不識也。

○序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居人之位則當食人之祿今夫子既仕于齊而又不受祿豈古之道有然乎。序曰非古道也吾之所以不受者以吾始來齊于崇得見王即知其不能我用退而便有去志此志不欲變故不受其祿也。

說約合參 序志不變則當去而不速其行者何也吾見王之後齊繼而有師旅之命上下戒嚴不可以請勢有所阻不得不留久於齊是非我志也夫我始終不受祿如此○退而有去志久于齊非我志也兩志字相照應○大全[illegible]輔氏曰孟子之於齊[illegible]皆[illegible]以爲[illegible]何也初見齊王之情必有不能用者則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也又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祿姑留以觀其感悟與否也豈徒爲苟留也哉○新安陳氏曰不受卿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進退餘裕不全在此一受其祿則爲祿所縻是爲祿而仕耳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直解 休、崇都是地名。孟子雖爲齊卿，未嘗受祿，以明其志在行道，不爲利祿所縻，而公孫丑未之知也。及孟子去齊居休，乃乘間問說：君子居其位則食其祿，宜無可辭之理。向者夫子仕于齊國，而不受其祿，是豈古人之道當如是邪？孟子答說：仕不受祿，本非古道，但我之辭祿，蓋自有說。當初我來見齊王，本欲行其志也。使王能用我，而可以久居於齊，則雖受其祿，亦無不可。顧吾初至齊國在崇邑地方，得見齊王，談論之間，已知其不能用我，退而有去志矣。彼雖留有位，不過假此暫仕以觀王之意向何如，其實欲去之志，不欲變改，若遂受其祿，則爲職分所羈，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七　公孫丑下

而行止久速，不得自由。故雖仕而不受其祿也。蓋祿既不受，則脫然於官守之外，而一進一退，綽然有餘裕矣。豈可以古道例之耶。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師旅之命，師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我於齊已有去志，則義不可以復留矣。乃猶遲遲而行，這是爲何？蓋我自見王之後，適遇齊國內被兵，有興師之命，此時干戈擾攘，上下戒嚴，若於危急存亡之秋，而但爲潔身自便之計，非惟義所不可，抑亦心所未安，故隱忍而不敢請也。然則我之淹留於齊，乃勢有所阻，豈我志之所欲哉。身在齊卿之位，而心懷去國之圖，此所以不受其祿也。蓋孟子之志，欲行仁義之道，以比隆湯武，而齊王之志，欲竊

富彊之略以效法桓文比如方圓之不相入爲道既不合而乃欲以萬鍾之祿縻之豈所以待孟子哉可見君子之遭時遇主惟精神志意之感孚爲足以盡其用而爵祿名寵之制御不足以係其心此又用人者所當知也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上孟卷之十七終

纂趙注滕文公爲世子以定公使將往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文公慕其賢乃于宋見孟子○麟士按此當在宋讀住而見孟子易讀故下文云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不如當解作迂道來見○通義金仁山曰滕姬姓之國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滕縣有古滕城又曰呂成公大事記周[illegible]年孟子致爲臣而歸[illegible]自齊之宋適滕按孟子致爲臣于齊歸鄒而即如宋與宋句踐戴不勝答問則滕世子過宋而見孟子當在此時自滕而西南過宋二百五十餘里大全朱子孟子見滕世子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源

説約合參

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而言性善之理又必稱堯舜質其事以定之所以互相發也其意蓋曰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其于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通義仁山金氏曰性善無形影然凡聖人之所爲皆自性善中出則堯舜卽性善之形象也性既人所同有則堯舜人皆可爲○麟士按此節頗與爲王誦之論語子貢之曰某在斯某在斯一例相敘語耳不必盡惡當時所言何等也孟子道性善言孟子與世子所道者性善言必稱堯舜言孟子與世子每言必稱堯舜俱要根住世子一切説家道學汎語俱無干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上孟卷之十八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直解滕文公是滕國的諸侯之字解做往字道是

言昔滕文公爲世子時將往楚國修交隣之禮因平日仰慕孟子聞得孟子在宋國乃先過宋而見之觀世子之急於見賢正是他天性之善可與入聖的機括孟子欲從本原上啓發他開口便說箇性善蓋人生下來便有個性乃天所命于人的正理本有善而無惡自聖人以至途人性中個個有仁個個有義其有不仁不義者必是物欲害之而非其本然之性也當時性學不明故孟子特舉以告世子欲其先認得本來眞性然後可勵其必爲之志而又恐言之無徵必稱堯舜以實之蓋堯舜之德雖蕩蕩巍巍萬世莫及然其所以爲聖者豈是於人之外更有所加不過由其本善無惡者充之以造其極耳稱堯舜之仁便見得性中同有是仁稱堯舜之義便見得性中同有是義仁義不假外求則堯舜可學而至也世之以不善言性以聖人爲絕德而自棄者其亦弗思甚矣此孟子所以惓惓於世子也

麟士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其以道之在聖人者爲高遠而難行乎夫道一而已矣堯舜此道吾人亦此道道無兩箇故我今只得以堯舜之所能爲者望世子安得有兩般說話〇使有道高遠而難行有道卑近而易行則是有二道矣道豈容有二則亦別無卑近易行之說也〇蒙引或以道出于性性一故道一此義泥矣不知道字正指性也道者性命德行之總名何者不是道此處不必拘于中庸性道之分〇存疑但不可道說作性只當說作道道爲虛位隨處皆說得說仁義爲道也得說禮智爲道也得如是道也何足以臧是或一道也道字皆是活落通統字然皆有所指

序首成覸謂齊景公曰彼聖賢固丈夫也我亦丈夫也彼與我

說約合參

本無異也吾何畏乎彼哉顏淵有言曰舜果何人也予又何人也舜與我一人耳但能有爲者亦若是舜焉矣公明儀曰周公謂文王我師也夫文王必可師周公之言豈欺我哉三人之言如此又何疑于道之難爲也〇麟士按此節蒙引存疑俱作明道一大全小註只云策世子其說皆是然看來以証人皆可爲堯舜意尤多觀彼丈夫舜文等字可見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音扶〇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覸古莧反〇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直解 成覸是古人姓名彼指聖賢說公明儀是魯之賢人戰國之時性學不明久矣世子驟聞孟子性善之說未能了然且望以堯舜之聖益加疑畏故自楚國回還復來見孟子意以前日之言高遠難行或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乃告之說世子此來得非聞吾之言而有所疑惑乎吾言固無可疑也夫性卽是道道之在人同出於天同具於心無古今無聖愚一而已矣若說人性不皆善堯舜不易爲則是堯舜一道衆人又一道道爲有二矣天下豈有二道哉試以古人的言語一一驗之昔成覸對齊景公說今之人見聖賢便悚然畏之不知他也是個丈夫我也是個丈夫其性一也我若自能奮發也做得到他的地位吾何畏彼哉顏淵嘗說古今稱聖人必曰虞舜然舜是何等人我是何等人看來性非有二也我能立志有爲也就和舜是一般何難之有公明儀亦嘗說周公是文王之子事事取法文王曾說文王是我師也以今觀之人患不爲文王耳吾性中自有文王人人可以師法這是明白簡易的道理周公豈故爲大言以欺我哉夫此三子之言正以古今聖賢本無二道非有高遠難行之事故其說之脗合如此世子試以三子之言証吾前日之言則必有恍然覺悟慨然奮發者矣而又何疑哉

纂存疑今全滕之地絶長補短將有五十里也國雖小猶堪做好國而足以爲治也亦顧其作爲何如耳必猛勇奮振克去因循之弊然後可也書曰若服藥不瞑眩則厥疾不得瘳人君若安于卑近悠悠怠惰則不足以爲善夫豈亦不足以爲善國矣世子其聞吾言而勉之乎〇猶可爲善國不敢許以大有爲猶曰亦以新子之國〇瞑眩書旁註云飲藥毒人頭目昏暈也按

說約合參

治深痼之疾須以毒藥去攻他使頭目昏暈方能拔去病根而已疾所謂以毒攻毒是也〇附錄說命王立說作相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〇麟士按書蔡傳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稍異

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莫甸反眩音縣〇絶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〇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直解 絶字解作截字瞑眩是煩亂的意思瘳是病

痊孟子勉世子說卽成覸顏淵公明儀之言觀之可見道之無二而聖賢之必可師矣世子勿以滕國爲小而憚於有爲今若將滕之地界截長補短幾有五十里之大建國之規模固尚在也苟能奮發自強修身立政以古帝王爲法猶可以撥亂興衰爲治安之國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以從善耳書經上說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比喻人君爲治如人有疾病以苦口之藥攻之必是腹中煩亂一番方纔除得病根若藥不瞑眩這病如何得好爲人君者若非克己勵精忍人所不能忍虛心受諫容人所不能容則治無由成而國亦終於不振矣世子誠有志於聖賢之道亦在自勉而已豈以國小爲患哉夫滕在戰國極稱褊小孟子猶以堯舜之道期之況於君臨萬國纘帝王之統而能勉強行道何治之不可成乎若所引書經二語于治道尤爲親切蓋王者以天下爲一身凡四方水旱兵荒卽是人身的病痛遠近內外許多弊端蠹政卽

〇序滕世子見孟子之後其父定公薨世子謂其傅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于宋其性善堯舜之說猶在于心而終不能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使子問于孟子如何方合于聖人之道然後舉行喪事庶免于悖禮之失也

增纂淺說時孟子歸在鄒然友之鄒問于孟子孟子曰當喪禮既壞之時而獨能以此爲問不亦善乎然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而無待于勉强者宜乎世子于此有所不能自已也曾子有言曰生事之以禮死葬

說約合參

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此曾子汎論人子當盡之禮如此若夫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禮之大經一定不易者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衰之服飦粥之食上自天子以下達于庶人貴賤通行而夏商周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世子舉行此禮而已〇大全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士疏食水飲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〇蒙引按東城春秋列國指掌圖滕與宋近鄒封皆今河南境也鄒去滕近千里今山東境也〇存疑說喪固所自盡此固世子之所能而與之也亦因以加勉之也三年齊疏飦粥是正告世子處〇辟士按儀禮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父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

是人身經絡臟腑中致病的根源若能聽逆耳之言懷惻身之懼將那蠹弊的去處一一掃除使陰陽和順災沴不作就如用苦口之藥攻去病根使氣血調暢身體康甯一般卽此推之堯舜之道亦不外此圖治者可不勉哉

〇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〇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直解 滕定公是文公之父。世子卽文公。然友是世子之傅。齊是齊衰。疏是粗布。稀粥叫做飦。滕文公爲世子，既得聞孟子之教，有所感悟。已而遭其父定公之喪，因爲送終大事，不當安於世俗之禮，遂與其傅然友說：昔時我因過宋，得見孟子，他曾與我說堯舜性善之道，大有啟發。我常

疏衰三年者父卒則爲母然則文公于父當斬衰不齊而云齊疏若大概語耳疏曰言斬衰裳者謂斬三升以爲衰裳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又曰斬衰先言斬疏衰後言齊者以斬衰先斬布後作之故先言斬疏衰先作之後齊之故後言齊是斬衰不齊也〇內則注饘厚粥酏薄粥飦饘同

說約合參

增纂淺說然友反命于世子世子以孟子之言爲必可行遂定爲三年之喪是時古禮久廢同姓父兄異姓百官皆不欲曰如今稱秉禮之國莫如魯乃吾滕之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三年喪吾滕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悉反之斷然不可且志書有曰喪祭之禮當從先祖志之意以爲夫先祖所行之禮有所傳受不可改也而子固不從之何也〇通義仁山金氏曰宗法諸侯之公子蓋先君之子今君之兄弟不敢以君爲宗而君爲公子之庶者使宗其公子之

記念在心，終不能忘。今也不幸有此大變，不知喪葬之禮如何舉行，方合于聖人之道。我欲使子往問孟子，求其一一指教，然後行事，庶免于悖禮之失也。此時孟子在鄒，然友卽自滕至鄒，以世子之言問於孟子。孟子答說：方今王教陵夷，喪禮廢壞，世子此問，獨有慨然復古之心，不亦善乎！然人子居父母之喪，其哀痛迫切，至情根於天性，舉凡送終之禮，只要自己竭盡其心，而不忍一毫虧欠，原非人所能强，亦非人所能沮者，宜乎世子於此有不能自已也。曾子嘗說：父母在生之時，左右就養，當事之以禮；既沒之後，衣衾棺槨，當葬之以禮；祭享之時，禴祠烝嘗，當祭之以禮。自始至終，禮無不盡，則心亦無不盡，而可以謂之孝矣。這是曾子泛論人子之禮。我嘗學之，若夫諸侯的喪禮，則我未之學也。然我雖未學此禮，而禮之大經，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吾亦嘗聞之矣。彼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爲定。所服的必是

齊疏之服，所食的必是飦粥之食。此乃居喪之禮，出于天理人心不容已的，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貴無賤，都是這等。從夏商周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吾之所聞大畧如此，世子欲盡其心，亦惟遵行此禮而已。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

適者蓋使諸庶弟以一適弟爲宗天子亦然武王爲天子則諸弟不敢以武王爲宗而以周公爲宗故凡文王之子有國者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皆以魯爲宗國也○麟士按集註上世以來即吾有所受君宗蓋滕體先祖意以推明其沿襲之禮不可改也。

說約合纂

纂存疑世子見羣臣不從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勸學好問只好馳馬爲樂試劍爲事原不足取信于人故今也欲行喪禮父兄百官皆不我滿足也恐其不能盡于大事子爲我復問孟子如何得以服人而成禮也然友復之鄒問于孟子孟子曰當喪禮廢壞之久世子平生又未足信人一旦欲行禮而父兄百官不汝足誠然也然爲世子計者但當求之于己不可以他求也隨他足不足都莫管他世子但自盡而已孔子有言曰君薨則爲嗣君者以百官政事聽命于冢宰而自歠粥面色深墨卽喪次之位而朝夕哭臨百官有司

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法者也。

直解 反命是復命。父兄是滕國同姓的老臣。滕與魯都是文王之後，魯祖周公，爲同姓諸侯之長，諸侯皆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志是記。然友歸到滕國，將孟子所論三年之喪的說話，一一復命于世子。世子以孟子之言爲必可行，遂定爲三年之喪。蓋世子良心感悟，勇於從善如此。是時古禮湮廢已久，一旦行之，衆心駭異。那父兄百官都鬨然不欲，說道：如今稱秉禮之國莫如魯，乃吾滕之宗國，所當取法者也。三年之喪，魯先君不曾行，吾滕之先君亦不曾行，至於子之身故欲行之，以反先君之所爲，是祖制可變而舊章可廢也，斷然不可。且志書上說道：喪祭之禮當從先祖。其意蓋說上世以來所行的典禮，都有箇傳受，不是一人創造的，雖或不同，不可改也。今子遽自改之，欲行古禮，而先悖古訓，如之何其可哉。夫周公、滕叔之時，何嘗不行三年之喪。今所稱先君者，不考之於開國之初，而考之於數傳之後；所稱從先祖者，不從之于創禮之日，而從之于壞禮之時。積習所溺，其弊至此，何怪古禮之不可復哉。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

莫敢不哀所以哀者以在上之哀痛有以先之而感發其良心也蓋凡在上之人有好者則在下之人必更有甚焉者君子之德在上而感人辟如風也小人之德在下而應人辟如草也草上加之以風則草必偃小人而感之以君子之德則必應君子之[illegible]今世子在上之君子也[illegible]其哀則父兄百官莫敢不哀矣是在世子而已豈可以他求哉○大全雙峰饒氏曰君薨君字統天子諸侯而言。

說約合纂

纂存疑然友反命世子因孟子不可他求是在世子之言而直承當之曰夫子說的是這個委的在我不關他人事于是五月自居于廬未有命令告戒而父

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也。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飮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尙，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仆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直解 冢宰是六卿之長。歠是飮。深墨是顏色深黑，乃哀戚之容。君子指在上的人說，小人指在下的人說。尙是加。偃字解作仆字。世子欲行三年之喪，見羣臣不從，乃反躬自責，謂然友說：凡人平日所行，人都敬服，然後有所舉動，無不信從。若我往日所爲，原未嘗勤學好問，在道理上究心，只好走馬試劍，遊戲馳騁，因此不見信于羣臣。故今日欲行大禮，內而父兄，外而百官，心裏都不滿足，說我行不得古禮。這等衆志未孚，恐不能盡送終之大事。子爲我再問孟子，如何可以厭服人心，勉成此禮。然友乃又至鄒問于孟子。孟子答說：世子謂羣臣不從，由素行之不孚，其言是矣。然送終之禮，實起于哀痛迫切之至情，凡人皆有此心，皆可感動，是不可以他求者，只在世子自盡而已。孔子曾舉古禮說：君薨之日，爲嗣子的以百官之事聽于大臣之長，自己居次守喪，歠飮粥湯，面容毀悴，至有深黑之色，卽喪次之位，朝夕哭臨。于是百官有司莫敢不哀。所以然者，以在上之哀痛有以先之也。蓋在上之人意有所好，則在下者觀感而效法之，必有甚于上者。可見在上的君子，其德能感乎人，譬如風一般；在下的小人，其德應上所感，譬如草一般。草上加之以風，無不偃仆；小人被君子之化，無不順從。此理之必然也。孔子之言如此。今世子乃在上之君子，若能自盡其哀，則父兄百官莫敢不哀矣。是喪禮之行，只在世子而已，豈可他求哉。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

兄百官感悟皆可謂曰知禮及至葬四方來觀之但見世子顏色慘戚哭泣哀痛凡諸侯賓客來弔者皆以其能盡禮而大爲悅服蓋能自盡而人應之眞所謂上有好下必甚天理之在人心罔不可泯而人性皆善此亦可見矣○大全左傳隱公五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蒙引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則四方來者必有隣邦使者在內也弔者大悅是四方來弔者也父兄百官不與存焉

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罪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直解 廬是居喪之舍知是知禮然友聞孟子之言遂復命于世子世子悟說孟子此言極是送終之禮在我誠當自盡以倡率羣臣不必他求也

于是斷然行三年之喪凡五箇月居廬守喪不發命令蓋古時諸侯五月而葬諒闇不言故世子遵照古禮而行此時百官族人皆已感悟稱其知禮及至葬期四方之人皆來聚觀見世子顏色慘戚哭泣哀痛凡諸侯賓客來弔于滕者亦無不喜其盡禮而相與悅服焉蓋天性至親人所同具故喪禮一行而遠近人情翕然稱服如此可見人性之善無間于古今而良心之觸莫切于父子孟子道性善以啓發文公文公觸善念而遵修古禮遂使先王久湮之典一旦行于小國而足以感動人心孰謂堯舜之道爲高遠而不可行哉

說約合參

○序滕文公問爲國之道

增淺說孟子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先農事乃有國之所當急而不可緩也必也爲之經畫區處而使人得盡力于農畝可也詩云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可見民自以農事爲急也然則人君其可不以此爲急乎○麟士按民事不可緩也句當緊照爲國言爲國惟民事不可緩也引詩又取民之自急者以證不可緩之意然下節言制產授田則云急民事者其義亦不可太離

○滕文公問爲國。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

直解 民事是農事于是往取綯是繩索亟字就是緊急的急字乘是升播是布種滕文公嗣位之初以禮聘孟子至滕一見孟子便問治國的道理這是他銳意求治可與有爲之機也孟子欲以行王政勸之乃先告之說國之所重在民民之所重在食那農家耕種之事不要看得輕了乃國家命脉所關第一件要緊的事務當汲汲然爲之經畫區處不可緩圖也詩經豳風七月之篇述農家相勸的言語說道當此農隙之時日間則取茅草夜間則絞繩索急忙升屋修葺趁早完工到了來春要從新播種百穀無暇爲治屋之事矣夫時方冬月則預爲來春之計可見農家紛紜之間無一日不勤于畎畝無一念不在于稼穡其艱難辛苦一至于此人君想著這等情狀可不以民之心爲心而重其事乎

說約合參

增淺說且農事之所以當急者何也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乃有其固有之恆心若無恆產者卽無恆心苟無恆心放也辟也邪也侈也無不爲已及陷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以無恆產而陷之罪以罔取民也焉有仁人在上位罔民之事而可爲也夫恆產有無所係至重如此農事之所以當急也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音義並見前篇

直解 恆產是衣食的常業恆心是民所常有的善心罔民是說人君陷民于罪就如張設羅網掩其不見而取之一般孟子又說國家事務甚繁我獨謂民事不可緩者何故蓋以民之爲道也有這衣食的常產便能相生相養不去爲惡而常有之善心以有無這常產便朝不謀夕無暇爲善而常有之善心以亡此理之必然也苟無常心則放蕩淫僻邪妄侈肆者凡是不好的事都做出來將無所不爲而犯罪者深矣既陷于罪豈得不以刑法治之夫平時不能制民之產培養他的良心及其無知犯法則刑罰必加無

所逃避就如張設網羅驅之使入其中一般。非罔民而何。若此者，不仁甚矣。焉有仁人在位，以愛養百姓為心者，而乃為此等罔民之事乎。然則恆產有無，所係甚重。為人君者，誠不可不以民事為急也。

指總說是故賢君必恭以持身儉以自奉惟其恭也則能志信卑辭而得臣以禮惟其儉也則能制民常產而取民有制○大[illegible]之民[illegible]下所以開世系及[illegible]校之[illegible]也民民有制所以開制民常產及[illegible]此徹之法也撥從陽虎有言以爲富卽不得復[illegible]云爲仁[illegible]不得復富矣可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欲禮下爲取民有制當知所自克矣

說約合纂

序今以制民恆產與其取之之制言之夏后氏每夫受田五十畝而其取之則行貢法殷人七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直解 陽虎卽陽貨，是魯大夫季氏家臣。孟子承上文說恆產有無所繫之重如此，可見民事之當急，而取民不可以無制矣。所以古之賢君，其持己謙恭，不敢以貴而驕；其自奉節儉，不敢以富而後。惟其謙恭，故能以禮接下，訖之以腹心，視

之如手足，惟恐一有侮慢，至于失臣下之心也。惟其節儉，故取於民有制，賦稅無額外之增，供輸無不時之索，惟恐一有煩擾，至於傷小民之生也。此惟賢君乃能如此。若不恭不儉，則侮人奪人，無所不至，豈復能愛惜小民，取之必以其制乎。昔陽虎有言：天下之事，理欲公私不容並立。若欲為富，必至罔利害民，就行不得仁了。若欲為仁，只得損上益下，就致不得富了。陽虎本是不仁之人，其意主於求富，然就這兩句言語看來，有國家的若罔民而取之無制，便是為富不仁；若能制民恆產，取之有法，便是為仁不富。為君者宜知所擇矣。要之為富固甘于不仁，然財聚而民必散，亦不可以為富；為仁固非以求富，然民足而君亦足，又豈至于獨貧。此則不以利為利，而以仁為利，又孟子未發之指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敕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受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十畝而其取之則行助法周人百畝而其取之則行徹法貢助徹名雖不同而其實皆什分中而取其一分以供上皆中正之制也夫以下貢上義易曉而所謂徹者何耕則通力合作取則計畝均分取義于徹也所謂助者何不稅其私田但借民之力以助耕公田取義乎藉也此三代之田法如此○存疑而助而貢而徹二畝是[illegible]是細解不可[illegible]說本支觀孟子是自解徹者徹助者藉可見○貢法於五十畝中出五畝之入以爲貢是十十分中取一分助法於七十畝之外耕公田七畝以其入供上是十分外取一分也然亦概言之爾○麟士按此節必兼通之言皆什一句存疑云貢助徹是三代田法之名若對貢助而言也百畝而徹不必遽兼貢助說此處方以徹與貢助

說約合纂

三者一類並列亦不專能兼耳且雖周必助至兩我[illegible][illegible]想像說出而貢助兼行則請野飢始明言之然亦必是貢少而助多以見其法之通融是不是要行貢謂監二代也○遂說什一也分上是敘三代之賦其寔同下是釋其義也則雖以通力合作計畝均分釋徹字亦當在徹者徹也內說當須有步驟分寸如此○附錄農書徐玄扈曰嘗考畝法周之百畝當今田二十四畝五分有奇而已若夏商之區所差一倍謂足以食八口之家乎其尺度畝法必有異同今不可考也此所謂不可論者也其可論者后稷為田一畝三畝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治之田者盡力深法而不務多以致荒蕪故限田五十使精于其業可以食八口之家矣積久之後因生便巧如后稷兩耜為耦其

直解 舉三代制產取民之法，以告文公，說道：夏家之制，每人一丁受田五十畝，徵其五畝之租，叫做

貢法。殷家始為井田，其法以田六百三十畝畫為九區，每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分一區，使之同治公田，以給國用，而不復稅其私田，叫做助法。周家之制，每人一丁受田百畝，近郊鄉遂用夏之貢法，十夫共為一溝；遠郊都鄙用殷之助法，八家同為一井。耕則通一溝八家十夫之力，在一處合作；收穫則計一井一溝之入，算畝數平分，叫做徹法。三樣田制，名雖不同，然究其取民之實，則貢者取五畝之入于五十畝之中，助者取七畝之收於七十畝之外，徹而兼之，都是什分之中取其一分，未嘗過重也。然謂之貢者，自下貢上，其為義固易明矣。至於徹與助之義卻是為何？蓋徹者始而通力合作，有通融之義；繼而計畝均分，有均一之義，故謂之徹。助者借八家之力以助耕公田，故謂之助也。其義不同，而總之則皆取民有制，三代之仁政如此。夫什一之輕重適均，公私兩便，乃三代之良法而萬世不可更易者。自阡陌既開，列國之

孫叔均述作井耕是也便巧既
多人力有餘至于般用遂以漸
加多而共田亦治故由七十而
至于百畝田爲多故周禮能
以九年耕餘三年之食矣、
增築後說三代法皆什一、如此
乃龍子有言曰治地莫善于助
莫不善于貢蓋貢者校數歲于
豐歉之中以爲一定之常制樂
歲粒米饒多狼藉頗亂棄捐于
地雖多取之而凶歲則拘其
額[illegible]之所得者供
上之[illegible]則拘其數
而民[illegible]人若爲民之父母故
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
以養其父母又出其稱貸以
益取盈之數致使老者稚者轉
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貢
之不善如此[illegible]
得之多寡而取之[illegible]是故
卽龍子此言可見助法之當行
也○大全朱子曰蘇氏曰作法

說約合參

必始于粗終于精方其未有貢
也以貢爲善矣及其既貢而後
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之
法九州之賦有錯出于他等者
不以爲歲之常數又因游豫則
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如龍子言
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
蒙引周家鄉遂用貢法亦是爲
于地勢之不獲也大抵貢之法
若當時禹用之決無弊若禹生
於周時亦不止用貢于此亦可
以判其得失之所在矣○是時
洪水方平其民大概居散處
其田亦大概段落不相聯屬者
聚其田而經界之聚其民而同
井之大抵是難驟然至周
則天下之田土已整齊生齒益
以繁庶安得不爲助與徹哉

賦始不止于什一。而後世暴征橫斂使小民終歲勤動止足以辦公家之稅而無一飽之餘視古又甚遠矣何怪乎民生日困而國用益詘也重邦本者尚念之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莧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擁也盈滿也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

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直解 龍子是古之賢人狼戾譬如說狼藉是多餘的意思培壅田禾叫做糞盻盻是恨視的模樣稱貸是借債起利孟子承上文說貢與助雖皆什一取民然貢法不能無弊又不如助法之善也龍子嘗說古來治地之法莫善於殷人之助莫不善於夏后氏之貢何以見貢之不善蓋年歲有豐歉則收成有多寡此天時地利難以預定者也今夏之貢法計算數歲之中多少收穫不管他極豐極歉的時候只就中定下規則年年徵收這些所以法格於難行民苦於不便且如遇著豐年粒米狼藉百姓每充然有餘便多取些不爲虐害乃寡取之只彀這些常數遇著荒年收穫不多以此爲糞田之費尚且不足卻也要這些常數必滿足而後已是樂歲之寡取民不爲恩而凶歲之取盈民寔不堪命矣夫人君爲民父母當勤恤民隱如保赤子可也今以取盈之故使民盻盻然怨咨愁恨把一年辛苦中所得的盡數輸之於官不得養其父母又借貸起利以足取盈之數致使官糧私債上下逼追仰事俯育一無所資那老稚之民皆轉死於溝壑而莫之救矣百姓每這等困苦上面的人全不愛惜又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貢法不善一至於此若助法則隨公田所得之多寡而取之安有此弊哉卽龍子之言觀之可見助法之當行矣

蒙引若夫世祿滕固已行之
矣而世祿助法原相表裏世祿
雖行而助法未舉則所取于民
以供世祿之需者猶未出于王
政之本意今卽其所已行而併
舉其所未行則不惟其所未行
者得因以行而其所已行者乃
亦因得以正耳○此句特以起
下文○當時助法不行有以公
田集註云云蓋正言之耳
纂麟士彼詩言不可繹耶詩云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夫惟助內
有公田徹內無公田而詩則周
詩也由詩觀之則雖周之徹亦

說約合參

何嘗不是助也信乎助法當擧
世祿而行矣○惟助爲有公田
雖周亦助而不及徹者承上文
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而言也
惟貢是取之于民無公田助與
徹皆有公田則行助亦卽是行
徹故下曰請野九一而助而又
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則固未
嘗判定七十畝者方謂之助時
至戰國又不同春秋時亦不必
拘曰盡徹乃從周制也○蒙引
固曰夏后氏一條備舉先王取
民以制之法也治地一條則從
而裁其所宜行于今者然麟意
宜行于今則當直至此處蓋治
地一條大都是明貢之失而夫
世祿以下至于此處是明助之
得也助得則徹之得亦不待言
矣且此節方証周亦用助貢者
以下方言貢之失而百畝而徹
內卽兼貢助而言之何其不倫
不背乎大抵集註之妙只主說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直解 凡人臣有功於國子孫世世食祿的叫做世祿孟子又告滕文公說先王之制有世祿以養君子有井田以養小人這兩件乃王政之本也然世祿取之公田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有不容不並舉者今世祿之制滕固見今行之所以厚君子者固率由先王之舊矣惟是助法未行得無以商人之法非我周之故典乎不知我周初時也用此法觀之于詩可驗矣周詩大田之篇小民祝告于天說道願天下雨溉我公田遂及我私田這是小民先公後私之意然貢法無所謂公田惟助法有之以公田之名而出于周人之詩這等看來雖我周盛時實以兼用助法其公田足以制祿其私田足以養民無非由商之舊制也周不能改乎商而滕獨可不從周制耶信乎助法之善滕當與世祿並行而不廢可也

[illegible]即以說詩行文者又誤解也發題注助果行而民有養矣則匠心可復而教化興必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夫所以取義于庠者養老也所以取義于校者教以義也所以取義于射者三耦四矢以造物導氣也在夏則曰校在殷則曰序在周則曰庠此鄉學異名也至于國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而總之鄉學國學之設皆所以明人[illegible]之倫使五常有序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倫人倫[illegible]有以昭明之於上則小民各[illegible]倫理之中而相睦于下情義親睦矣此教民之法也○大分與鄉飲[illegible]民曰小民親於下謂君與[illegible]相親[illegible]自相親[illegible]古者國學惟天子之都以及諸侯之國都有之鄉學則隨所在而立之鄉里子弟之秀者則以

說約合參

次升之至於國學而待用其不然者則歸之農而士農分矣○存疑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教文公兼設也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周制也○庠養老序習射然所以教民明倫則同但取一義以名學耳○如中校設爲句總說庠者至共之由庠序學校四字皆所以句申教之二字人倫明二句推其當明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庠者養也校者敎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直解這一節言三代建學之制孟子舉以告文公說爲國者誠能制民之產則民有恆心而教化可興也于是設爲庠序學校以施立教之坊焉然庠序學校四者其義爲何蓋古之建學以教民爲主而鄉飲鄉射之禮亦皆舉於其中故謂之庠者取養老之義爲名也謂之校者取教民之義爲名也謂之序者取射以序賢之義爲名也這三樣都是鄉學其實本非有二但三代相

繼各舉一事爲名所以在夏則謂之校在殷則謂之序在周則謂之庠而各有不同如此惟學則設於國中以教成材之士三代皆同此名無所損益焉要之名義雖有沿革然原其立教之意都是要講明人倫之理以厚風俗而已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件是人之大倫天下古今所同具而共由者惟教化不明于上則民志不親而爭亂之端起矣所以三代盛王建學立師將這五倫之理講解宣示昭然大明於上然後天下之民莫不率由于倫理之中以恩相與以分相維而親睦之俗成于下矣然則教化所係豈不大哉書經上說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可見彝倫之理有關于百姓之親而不可一日不明者然立教之法雖行於學校而惇倫之本則始於朝廷蓋未有皇極不建而能敷錫於庶民者此又作君師者所當知也

序助法學校此皆王者之政也滕國雖小興王雖不可必然將來有王者受命而起欲舉三代之政必來取予之所爲教養者以爲法是予乃王者之師也而仁澤及天下不亦無窮矣乎○大分[illegible]不[illegible]滕可以王是亦與大國力[illegible]序而現[illegible]於此也[illegible]能行[illegible]政[illegible]若然而[illegible]集而[illegible]業[illegible]之國有如文王[illegible]理亦不可[illegible]知者[illegible]

說約合參

[illegible]滕文公因孟子之言使畢戰問井地之詳而行之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井地仁政選擇羣臣之中而使子專任賢也子必勉勵爲之夫仁政至要必自經畫其界限始如通水道則有溝洫正阡陌則有道塗立疆場則有封埒[illegible]之類劃然分明爲先務也若疆界不正則田無定分而井地不均豪強者得以兼并于下賦無定法而穀祿不平貪暴者得以多取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直解孟子承上文說助法監於商周學校法乎三代此皆王者之政也以滕之褊小一旦能舉而行之雖未必卽興王業然良法美意足以垂範後來如有興王之君受命而起欲以三代之政必來取子之所已試者率而行之以教養其民是子之所行乃王者之師也況興王之業未必不基於此乎詩經文王篇有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周家自后稷公劉以來舊爲諸侯之國至於文王始受天命而興王業以新其國可見

修德行仁不論國之大小但恐不能行耳誠能銳然以三代之治爲必可復奮發而力行之則人心咸悅天命自歸亦可以建興王之業而新子之國矣豈但爲王者師而已哉子亦何憚而不爲也按三代教養之法乃王政之首務戰國諸侯皆不能行使其民日苦於兵戈賦歛之中而不得被安養漸摩之化故孟子惓惓爲文公告如此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卽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

于上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所以亂之而因以爲姦也若經界既正則豪强貪暴弊無所容分民田治穀祿可坐而定而不勞餘力矣此仁政必自經界始也○大全雙峰饒氏曰凡疆界經緯然直者爲經横者爲緯只舉經字緯在其中○麟士按後節大全饒注云穀祿即井田中公田撥其穀以爲祿則集註貪暴自指在上者言○汙吏謂貪官非猾吏之吏即在上也○愚按下節不指滕言則此節是先概論

纂趙注存疑夫滕壤地褊小僅五十里也然雖小國將亦有所爲君子焉將亦有所爲小人焉使無君子則莫爲之施政教以治野人故祿不可不制也使無野人則莫爲之供賦稅以養君子故田不可不分也

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此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直解 畢戰是滕大夫井地即是井田經界是經畫田間的界限滕文公一聞孟子之言遂以井田爲必可行乃使其臣畢戰管理井田之事又使之來問其詳孟子答之說先王仁天下之政莫大於井田今子之君將行仁政特選擇於羣臣之中而使子委任責成可謂專矣子必勉力從事不負付託之重可也夫治地分田各有個界限行仁政的必先從這上面做起如通水道則有溝洫正阡陌則有道途定疆塍則有封土的堆有植的樹木一一要經畫明白不可紊亂的若經界不正則田之在民無一定之分那豪强的人都得以兼并侵奪而井地遂不均矣賦出於田無一定之法那貪暴的官都得以多取自利

而穀祿亦不平矣井地不均如何養得野人穀祿不平如何養得君子故明君賢臣要行仁政必從此始而暴虐之君貪汙之吏則惡其不便於多取必欲慢而廢之無怪乎仁政之不行也誠能知經界之爲先務而汲汲焉正之則田有定分雖欲兼併而不敢賦有定法雖欲多取而不能凡分田以養小人制祿以養君子皆可不勞而定矣仁政焉有不舉哉子當是任亦於此勉之而已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直解 壤是土褊是窄狹孟子又說分田制祿兩件都是先王之仁政不論大國小國皆不可廢也

纂蒙引夫分田制祿之法必因地而制其宜有如郊外平原曠野可畫爲萬夫之井請爲公田九區中一區公田八家助耕收其所入以爲君子之祿而行助法至于國中包山林陵麓在内難用井田齊整分畫只絕長補短計之約田百畝則授一夫使自貢其什分之一于上以充國用此周徹法正如此而君子養而野人治矣○井田亦有溝洫貢法只有溝洫無井田○君子之祿即所謂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云云者皆有畝數決是助法之公田無疑然國家供費萬端又將于何取給故知貢法所取者寬以給之此外又有布縷

力役之征工商衡虞之入凡皆野人所供也○滕當時只是行貢法世祿已行正自將貢上之粟充世祿也故始則切切然只要行助法役告戰不得不兼言貢助授以方略形勢也然滕用貢不止什一又不止鄉遂用貢故又云國中什一使自賦○鄉遂地少都鄙地多則行貢法之地必少行助法之地必多○麟士按此說最爲直捷一切爲滕可及期其目前只勸公行助而後告戰不得不兼言貢助一段尤可證麟百畝而徹何內不必預兼兩項之說○野九一者乃受田之制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

纂趙注不但此也於君子世祿常制之外又自卿以下至于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

今滕國之土地截長補短僅可五十里亦甚褊小矣然其中將必有食祿於朝而爲君子者焉必有自食其力而爲野人者焉凡出政令明法紀以治野人者君子之責也若在上沒有君子則兩賤不能相使誰去立法以治野人凡供賦稅服力役以養君子者野人之分也若在下沒有野人則兩貴不能相事誰去樹藝以養君子是君子野人乃國家所必不可無者知其不可以相無則知分田制祿不可以偏廢矣安得不以經界爲仁政之首務哉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之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直解 野是遠鄉地土九一是九分中取其一分國

中是近城地土什一是十分中取其一分賦是上納孟子承上文說觀君子野人之相須則分田制祿信不可廢矣然其法當如何而後可以通行且如郊野之外土地廣潤可爲井田則請行九一之法以一里之地畫爲九區中一區爲公田使八家助耕收其所入此即殷之助法也郊關之內比閭相屬難行井田則請行什一之法以百畝之田爲一夫之業使輸其十畝之入於公家此即夏之貢法也能行此二者則野人之業取給於所分之田而豪强者不得兼併君子之祿取足於貢賦之入而貪暴者不得多取此分田制祿之常制而周家之所謂徹者正此法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餘夫二十五畝**

[illegible]于一夫常制之外其子家中老小尙有餘力者謂之餘夫受田二十五畝半于圭田以利民也凡此皆自井田而通之者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之圭田皆不當有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闢土授圭田在公田中中分得之餘夫田在私田中四分得之

[illegible]田井田之法不但[illegible]民生[illegible]

說約合參

鄉易爲功也同鄉之田其井之家各相營勞也一出一入相友之謂也守望相助察姦救難也有疾病相扶持其病就救其困急也○則百姓親睦者井田所以教民之道也[illegible]

[illegible]句言其常皆爲安土重遷[illegible]之象也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直解 圭字解做潔字餘夫是餘丁。承上文說田祿之法固有定分然又有出于常制之外者蓋因田制祿固所以厚君子然卿以下其祿漸薄不有以優之將祭享不備而不足以養廉矣於是有圭潔之田使供祭祀皆以五十畝爲額焉是以濟世祿之所不及也計丁授田固所以厚野人然一夫之外有未成丁之餘夫尙未受田不有以給之則產有限而不足以相贍矣於是有餘夫之田二十五畝以待其壯而更授之百畝是又以當分田之所不及者也大有一定之數以制田祿又有額外之給以示仁恩於是君子野人各得其分而仁政無不行矣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直解 徙是遷居守望是防禦寇賊這是詳言井田之善以見助法當行的意思孟子說分田制祿同惟助法爲善矣誠使助法既行則一鄉之民各有世業安土重遷死而葬者與遷居者皆不能出其鄉矣蓋遠鄉之田八家同井居止既相聯屬而不可離情義自相維繫而不能已故出入往來則道路之中相爲伴侶而無行旅之虞晝夜防守則閭里之間相爲應援而無寇盜之憂遇有疾病則親其醫藥通其有無以相扶助而無窘乏之慮如此則鄉井之民諒然相與苦樂患難無往不同而親睦之風成矣井田之制有以興民俗如此不可以見助法之善哉按此一段卽周禮比閭族黨之法後世保甲鄉約其意都出于此但古人以分田爲務使其情義相關自無渙散後世不均田制產使有樂生之具

序井田之善當行如此試以其形體詳言之每方正一里中畫一井字其界爲九區中一區爲公田外八家皆各私百[illegible]

此節[illegible]矣

說約合參

[illegible]井田之法久廢矣凡我之所言定中外辨公私[illegible]

而欲以一切之法束離散之民宜其徒爲文具而不可行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直解 孟子又告畢戰說井田之法固所當行矣然其形體之制何如蓋古者分田制里先相度地勢每方一里畫爲九區其田均井字的模樣每田百畝爲一區九區共九百畝中間一區百畝是供給國家的叫做公田外面八區分與八家百姓各得田一百畝是養贍家口的叫做私田

道公田就叫那八家百姓同出力以治其事凡耕耨收穫之時必先治公田公事已畢纔敢去治私田之事雖通力合作而實有公私之分雖彼此均勞而實有先後之辨這是爲何蓋以分別君子野人之分使在上者食人之食而不爲泰在下者事上之事而不爲勞耳此井田形體之制殷之所爲助周之所爲徹不出乎此主井地之事者不可不做而爲之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擧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

節內○大全問潤澤。雙峯曰。前面說底是個硬局子。潤澤非文飾之謂。乃和軟底意思。不全是硬底字。潤澤潤澤方可推行。○蒙引。自仁政必自經界始。至所以別野人也止。此周禮亦爲略。今動輒以周禮律之。要知孟子不見周禮。王制又漢儒刺六經爲之者。故講孟子者。只用孟子大意。不必過求。强合益紛紜而不相入矣。但其所以異處。亦當考而知之。

增纂淺說。昔文公因孟子之言。欲行三代井田之法。乃有稱述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文公之門而告曰。吾遠方之人。聞君分田制祿。而行仁政。願受一廛之居。而爲君之民。于是文公與之居處。但見其徒有數十人。所衣皆褐。相與捆屨織席以供食。蓋以人必自食其力而後可也。此亦可以微見其意之所

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䘏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眞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直解 潤澤是變通圓活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井田之法自諸侯去其籍其詳已不可得聞矣我所言定中外之區辨公私之等別君子野人之分特其大畧如此耳顧時世之變遷不同地方之肥磽不一或宜于古而不宜于今或利于此而不利于彼又有不可以拘泥者若夫變而通之化而裁之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不泥先王之法而亦不失先王之意這等圓活流通無

所膠滯則在滕君主持于上吾子協贊于下同心共濟各盡其責而已豈吾言所能悉哉按井田之制最爲良法成周所以體國經野厚下安民皆本于此時至春秋戰國如李悝之盡地力商鞅之開阡陌盡取先王之法而更張之後雖有明君賢相慨然欲行古法亦無自而考其詳矣惟是什一而賦使百姓足而君亦足則井田之遺意在焉善用法者不師其迹而師其意可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衣去聲捆音閫○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

在也○大全問並耕不二價朱子曰以易者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爲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子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于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況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于戰國之時乎

增淺說又有楚儒陳良之徒陳相者與其弟辛躬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三代聖人之政是亦今之聖人也願爲聖人之氓彼本學于陳良不爲出驅而舍其耒耜耳非若許行直欲售其邪說而來也

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椓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直解 爲神農之言是戰國時農家者流因炎帝神農氏始爲耕稼遂造作一段言語託爲神農遺教以惑人心乃異端之學也踵門是足及於門廛是民居氓是田野之民捆字解做扣字是造屨之法昔文公聞孟子之言即欲分田制祿以復三代之法風聲傳播遠近皆知那時楚國之人有習學耕稼託爲神農之說的叫做許行要乘此機會以售其術即自楚至滕叩文公之門告說吾遠方之人聞君分田制祿而舉行仁者之政心竊慕之故不憚遙遠特來歸附願分與一廛之居得爲滕國的百姓庶幾得沾仁政之澤也文公以其慕化而來不忍拒絕即與之一廛以爲居止但見許行之徒數十人皆以褐

爲衣以明自處于賤不用尊貴之章服且捆屨織席賣之以供食以明自食其力不費公家之一廩餼也此不惟言稱神農即一衣一食已別是一種習尚實欲以並耕之說沮壞良法耳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啓土耒其柄也

直解 既行仁政歸者益多此時楚儒陳良有弟子陳相與其弟陳辛負著耕田的耒耜自宋至滕來告文公說分田制祿之法乃三代聖人經理天下之善政聞君有志復古慨然舉行之是即三代聖人復見於今日矣吾等生於今時得遇聖君何勝慶幸故移家來附願受田而耕爲聖人之民以沾仁政之澤焉陳相兄弟是儒者之徒其聞風歸附本是仁政所感非若許行欲售其

纂淺說乃邪說易以惑人陳相一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所學于陳良者而學之陳相既見其道乃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若能行仁政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古聖人之大道也彼賢君平時必與民並耕而食自爲饔飧而理治民之事所以爲天下作勞也今滕有倉廩府庫都是取之于民者則是厲民而以自安養也惡得爲賢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也

說約合纂

纂引孟子欲辨而先詰之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相對曰然此欲知其然者以起下句之

說也蓋井田之法一行于小國而遠方之民翕然向化如此足以見王政之可行矣惜乎爲邪說所惑而使孟子之言終于不用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饔音雍飧音孫惡平聲○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直解 饔飧是朝夕的熟食厲是病許行託爲神農之言以欺世駭俗這是異端之學非先王治天下之正道也乃陳相一見許行聞其議論可喜便大悅而慕之盡棄其平日所學于陳良者而學許行之學焉蓋邪說之易以惑人如此陳相既學其道便非議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乃來見孟子稱道許行的言語說滕君在戰國之時能慨然有志於聖人之政豈不是個賢君雖然如此還未聞古聖人的大道不足以治國家也蓋所謂賢君者常勞已以養民不勞民以自養常時與民並耕自食其力不曾費了百姓的供給且朝饔夕飧自甘淡薄而兼理治人之事不曾廢了國家的政務這纔叫做賢君今觀于滕有倉廩以貯穀粟有府庫以藏貨物都是取于百姓的脂膏以自奉養害及于民而利歸于上不復知有並耕饔飧之事矣惡得謂之賢哉許行之言混君子野人于無別正與孟子相反而陳相顧稱道之以陰壞孟子之法異端之變亂是非害人國家良可恨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

難爾又詰曰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對曰否許子衣褐陳相不以衣褐逃孟子之詰也然豈貼身皆是褐乎褐亦豈不待織乎要亦逃不得者孟子姑置之又詰曰許子冠乎對曰冠又詰曰奚冠惡其如衣褐之說則對曰冠素乃布爲之者也因即詰曰自織之與至此則相無逃處矣對曰否以粟易之則已自爲孟子陛之地矣遂又詰曰然則許子奚爲不自織又對曰害于耕則盡之矣孟子仍姑置之詰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對曰然詰曰自爲之與對曰否以粟易之此可見許子皆必出乎易如此○此以粟易之句下不復詰曰許子奚不自爲之蓋以其理之同也○愚按下節許子何不爲陶冶一段正復以此意詰之也

說約合纂

纂引孟子承其說徵辨而仍詰之曰是則以已之粟易陶冶之械器者皆不爲厲陶冶彼陶冶亦以其所爲之械器易農夫之粟者豈爲厲農夫哉凡相易固不相厲有如是矣我且問于許子何不自爲陶冶則凡百器械止皆自取于其家而用于其

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直解 釜是煑飯的甑是炊飯的爨是然火鐵是田器如鋤犁之類許行之說欲使人君身親稼穡而兼治民事此理勢之所必不能者孟子將折其非先就他服食器用不能兼爲者以詰之因問陳相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陳相答以爲然蓋許子農家固必耕而食也孟子再問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陳相答以爲否蓋許子衣褐不必織而衣也孟子又問許子戴冠乎陳相答說戴冠孟子又問許子所戴何冠陳相答說是素冠孟子就問這冠是許子自織之與陳相說否許子不能自織以所種之粟易之耳孟子問許子何故不自織陳相說農工各有專務既要種粟又要製冠却不妨了農事所以不自織也孟子又問熟食必用釜甑耕田必用鐵器許子也以釜甑爨以鐵耕乎陳相說然孟子問這器物也是許子自爲之與陳相說否許子恐害於耕也以所種之粟易之猶夫冠也此可見許子服食器用多與人同有無相須不能獨異一身日用之事且不可以兼爲況治天下而可以兼農夫之事哉。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

家事已少便乃何為紛紛然往與百工交易是何許子之不憚煩勞如此對曰許子耕者也百工之事固不可既已耕而且兼為之也〇械器謂機械便當也凡民日用所資器皿皆是〇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于耕則已可折之矣然孟子欲多其邪說之詞以為折服開悟之地故不卽闢之而又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彼則又曰然又曰以粟易之然後以粟易械器云云人但見孟子之多其詞說而不知此法卽省了許多詞說也不然彼之邪說蔽錮已深其款拗詐耕可進申吾說哉〇愚按以粟易械器數句只就其以粟易器略來帶一擲而緊卽以且許子何不為陶冶何為紛紛何以不憚煩數語之仍如矣為不得已而緊緊逼出他害于耕一句故特師相百工之事不

說約合參

可耕且為之答是也故此節只究以釜甑爨之詰一段意下節力政辯而全明之

纂淺說纂通注孟子卽應其言而辯之曰百工各為其事而不可得兼且為之然則人君自其以當治天下正事視百工而知其獨可耕且為與蓋治天下者大人之事也耕者小人之事也大人自有大人之事小人自有小人之事且夫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要使用如必一一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之人既苦此又當從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此可見凡有所事者不得一有所兼而大人治天下不可兼為小人有斷然也故古語曰或勞心或勞力民出君勞心者則而政教以治理人民勞力者則安在野以治

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聲〇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甑者冶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直解 械器卽上文釜甑耒耜之屬陶是治瓦器的冶是治鐵器的舍字解作止字宮中譬如說家裏一般孟子因陳相之對復詰之說許子以滕有倉廩府庫為厲民以自養矣今就子之所觀之粟乃農夫之所種釜甑耒耜乃陶冶之所為各治一事而各適於用者也農夫以粟易械器以濟陶冶之所無非有害於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以濟農夫之所無豈有害於農夫哉蓋有無相通則彼此俱利從古以來都是如此若必以相易為厲則許子何不自為陶冶舉凡百工之事如釜甑耒耜之具止皆取諸家中而用之豈不省便何為紛紛然日以其事與百工之人交相貿易何許子之不憚煩如此

陳相乃答說天下之事專為則易兼為則難許子既種粟而食則百工之事固不可以耕兼之也陳相至此固已情見辭窮而不能自解矣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〇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理于人民治于人者則竭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而食人君治人者則收其賦稅以食于人卽此觀之可見食人者不為厲食於人者不為厲民此天下通義所常行也許行何疑議滕君乎〇蒙引上既承其害于耕之說而明彼此之不相屬以見滕君之非厲民以自養矣此則又承其百工不可耕且為之說而明彼此之交相濟亦以見滕君之不厲民以自養也只是一意錯出于許子之間不必強分為二意抑通章是此意也〇存疑大人二句止說治與耕是兩事不是上文治耕不可相兼意且一人之身二句又是舉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意再敷暢之是率天下而路也下就當點云況治天下可兼為乎然後接說故曰或勞心或勞力云云

說約合參

纂蒙引當觀自古聖君賢臣歷歷可數未有一個是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者如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蓋以其時洪水橫流氾濫于天下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禽獸繁衍生殖禽獸草木皆妨害五穀故五穀不登則人類日稀而禽獸偪人而獸蹄鳥跡之道交遍于中國天下之未平如此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夫欲施治水之功而草木梗塞道途禽獸方巢穴

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直解 大人是在上的人小人是在下的人陳相既知農工之不可兼故孟子卽從而折之說爾謂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是矣然則人君之治天下視百工之制器煩簡勞逸相去何如獨可耕且為與蓋心無二用業有專攻在上的大人自有大人之事在下的小人自有小人之事固不可得而兼也且就一人之身計之服食器用百工之所為無不具備如皆出於自為而後用之則既業乎此又兼乎彼是率天下之人奔走道路無時休息勢亦有所不能矣況以大人而兼小人之事乎所以古語有云均是人也或為君子而勞心於上或為小人而勞力於下勞心於上者頒政布教以治在下之人若勞力之小人則惟聽君上之治而已聽治於人者輸租納稅以供在上之食若治人之君子則唯受在下之養而已然則以勞心而易小人之養本是大人

之事以勞力而易君子之治本是小人之事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此乃天下古今通行的道理是神農堯舜以來所不能易者安有所謂並耕之說乎蓋許行之術本欲陰壞孟子分田制祿之法故此一段指陳君子野人之分深切著明彼之邪說將不攻而自破矣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

其中而不可避舜灼見其理勢乃先使益爲主火之官益烈山澤而焚之使禽獸失所依皆奔走遠徙逃而匿于他所禹于是得以施力于水土如黃河之水天下之最大者也禹則于兗州之域疏大河之流爲九河以分其勢又疏通濟水漯水並九河皆注之海九河濟漯皆西北水也又於南決汝水漢水排淮水泗水而注之江天下大水只有[illegible]

說約合參

○漢水出今漢中利路之間兩縣嶓冢山東南流一千四百二十里在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淮出唐州桐柏山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汝出[illegible]府泰山陪尾有泗源南至下邳入淮當是疏九河瀹濟漯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朱子曰決汝漢何此但取其字數足以對偶而云爾只是行文之失無害義理不必爲之說○新安陳氏曰欲耕得乎是提起字以照前猶可耕且爲與何○贊上云禹疏九河等只依本文如此說是○愚按[illegible]獨憂之而是爲天下君治人[illegible]其意然當時舜乎治水無功人亦憂無人治之之意便與以不得舜爲己憂暗相照應下即接舜舉而敷治焉○按集註熾也猶云○益烈山澤草熾而焚之是烈其草木未是烈者

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瀹音藥濟子禮反漯佗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直解 洪水是大水橫流是散漫妄行氾濫即水橫流的意思繁殖是衆多登是成熟道是路敷字解做分字九河有九之謂濟漯汝漢淮泗

都是水名疏瀹決排都是疏通的意思孟子闢陳相說自古聖人未有與民並耕而治天下者且以堯之世言之當堯之時去洪荒未遠生民之害未盡消除天下猶未平也那時洪水滔天不循著正路而散溢妄行氾濫于天地之間於是草木得水而日見長盛禽獸得草木而日見衆多五穀爲草木所妨都不成熟人民爲禽獸所逼多被傷殘所以人煙稀少但見獸蹄鳥跡的道路交雜於中國這等世界百姓何得安生天下何由不治堯既爲天子勞心治人不日洪水方割則曰下民其咨其心獨以爲憂有不得一日安者又以天下之患非可以一人獨理乃訪於側陋咨於四岳得一大舜遂舉以爲相而使之分治焉堯既以天下之憂爲憂而付託於舜舜遂以堯之憂爲憂而分任于禹蓋此時洪水爲害草木障蔽禽獸縱橫雖欲治水而無所施其力也乃先命伯益掌火益將山林藪澤所生的草木用火焚燒使禽獸失其所依都去逃躲無偏人之害然後治水之功可得而施矣於是命大禹爲司空使他治水禹於西北而疏九河以分其勢又通濟水漯水以會其南使之皆注於海而北條之水有所歸焉於東南則決汝水漢水排淮水泗水使之皆注於江而南條之水有所歸焉水有所歸自然不至氾濫而地皆可耕然後中國人民可得耕而食矣那時大禹受舜之命爲天下拯溺隨山濬川至八年在外三過其家門而不入忘身忘家這等樣勞苦雖欲與民並耕而食其可得乎觀於禹而堯舜之不暇耕又可知矣許行並耕之說何其謬哉

火熾也猶云以火熾烈于山澤之間而焚之詩叔于田篇叔在藪火烈具揚是也○當是時也至末爲一氣當是時也句正與雖欲耕得乎句首尾緊緊接應

蒙引達說水土方平由是使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樹藝有道則五穀熟而民人乃有粒食有衣以免其艱食之患然人之爲衆登之道也固其自有然飽食煖衣而無以教之則不知由其道而近于禽獸聖人有憂之急急使契爲司徒之官教民

說約合參

以人倫父慈子孝而有親君令臣共而有義夫婦內而有別長先幼從而有序朋友之交而有信此五者人之大倫也放勳又古戒之曰民之用力于人倫而爲勞者則獎勸以勞之民之歸向于人倫而爲來者則誘掖以來之民之立心背乎人倫而爲邪者則約其情以正之民之所行戾乎人倫而爲枉者則矯其偏以直之凡此勞來匡直正所以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之自得其性也既自得其性矣則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情而或失之也聖人之命官教民叮嚀煩悉其憂民之切如此而暇爲耕之事乎○大全新安陳氏曰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是再提掇畊字以照應獨可耕且爲與一句○又蒙引云雖欲耕得乎只承禹八年于外說聖人之憂民如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以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直解 后稷是勸農之官樹藝是種植司徒是教民

此而暇耕乎一句亦只承勞來五句說此似于舜益諸公有欠詞焉然古之文多取意足而已其于辭有不屑屑然者而寔足以互見而相發也○麟士按達說亦云講說多把聖人之憂民如此總承上數箇聖人誤矣況雖欲耕得乎已斷一下了如何承上去○下節云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而當堯節亦云舉舜而敷治舜使益掌火則禹稷契俱爲舜使然承堯敷治之命也故集註云以承堯陳名但聖人之憂民如此可緊承放勳之命則自當指堯說而與聖人有憂句又與聖人之憂民句呼應不應獨判前一聖人爲指舜則說者亦領大意照本文各以聖人字還之而不必紛紛其說曰俱堯非舜後堯前舜兼堯兼舜尤佳也○勞來匡直之助人倫猶中庸生而

說約合參

知之安之行之等之字謂達道也今人皆將說開全無把鼻矣纂存疑堯舜憂民急急于使益使禹使稷契如此是堯當日非事事而憂之而惟以不得舜爲已憂舜當日亦非事事而憂之而惟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則夫得舜得禹臯其先務也若夫以百畝不易爲已憂者農夫小人之事也豈堯舜之所憂哉○麟士按上兩節無臯陶而此舜之憂無益稷契獨禹臯並列者大槪之言不屑分配耳然堯舜禹而下撰其品地寔必先臯後益故史稱禹元歲卽位任臯陶益以國政二歲臯陶薨乃命費侯伯益總師則令臯陶不亡爲天七年不及益矣然則舜爲天下得人自禹而下宜以臯陶爲急或古人原以並稱而順口因之但不可知也纂存疑是何也分人以財止可

之官放勳是帝堯稱號勞是慰勉來是引進匡字解作正字振是警省的意思德是加惠孟子敘堯舜憂民之事說水土既平則民有可耕之地矣於是又命棄爲后稷之官使之教民稼穡習耕耘收穫之事以種植五穀由是五穀成熟天下之民家給人足皆相生相養而無復阻飢之患矣然民莫不有秉彝之性若使飽食煖衣居處安逸而無以教之又將耽於佚豫習爲邪侈至於滅性亂倫而違禽獸不遠矣故聖人又有憂焉於是以契爲司徒之官而教民以人倫之道使天下之人父止於慈子止於孝而有恩以相親使臣以禮事君以忠而有義以相與夫婦則有分辨而不相混淆長幼則有次序而不相僭越朋友則以誠信相交而無有欺詐蓋此五者皆人所固有之倫必設法以教之而後民性可復也然其立教之方何如帝堯命契之辭說教民之道因人而施有勉強修行者則慰勞以安之有回心向道者則引進以來之所以嘉

四書集註直解 卷六 滕文公上 廿六

其善如此有制行邪僻者則閑之使歸於正有立心回曲者則矯之使歸於直所以救其失如此有樹立不足者則扶助而立之有進修不前者則誘掖而行之所以濟其不逮如此既使之優游厭飫而自得其本然之性矣猶恐其放逸怠惰而失之也又必時時申飭提撕警覺以加曲成之惠焉這等多方造就教思無窮然後人倫可明而百姓可親也堯之命契如此夫水土方平卽思所以養之衣食既足又思所以教之聖人之勞心以憂民汲汲皇皇不能一日釋如此而暇於耕乎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謂之惠教人以善止可謂之忠然未仁也惟爲天下得人則恩惠乃及于廣大教化推于四海始謂之仁蓋得人所係之大如此則得人豈容易哉是故以天下與人只能捨與不捨耳此無難者欲爲天下得人以仁覆天下倘一念稍差便許多爲害如何得恰好無私此其難也此堯舜所以切切然特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但憂之至重大者也○愚按存疑云得人意上面堯獨憂之舉舜敷治使契爲司徒中便都有了但上文方重在急於爲治不暇耕上且未及露此意至此時露其意見聖人憂人所憂者大其澤自有以及天下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于耕也觀註便見兩層意又云分人以財三句是解堯以不得舜爲已憂兩句是故以天下與人二句又是因爲天下得人謂之

說約合參

仁句特剔出得人難之意以曉人使人知所重也又云爲天下得人難後就當微云爲天下得人則仁自有以被天下如此何用于耕哉故上註曰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其說井井有條麟士善之而愚竊有商焉得人意上面已有至此專露是矣然須知堯以不得節乃承上起下也曰舜曰禹臯陶是承上節來曰不得則照下得人是起下去只宜平平說註非事事而憂之急先務二句本節正解止此至下節爲天下得人謂之仁方言得人所係之大爲天下得人難方言堯舜所憂之大方是解堯以不得舜爲已憂二句上節註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因憂百畝句相形而預透此意于前耳存疑于爲天下得人謂之仁是解堯以不得舜二句而謂爲天下得人難又因謂之仁句特剔

直解 易字解做治字孟子承上文說堯舜之憂民固不暇於耕矣然其所以爲民者亦非事事而憂之也在堯則以百揆未敘四門未闢思舉舜而任之彼時惟以不得舜爲憂耳得舜則堯之憂民者皆付之於舜矣堯又何憂之有在舜則以水土未平五刑未飭思得禹臯陶而任之彼時惟以不得禹臯陶爲憂耳得禹臯陶則舜之憂民者皆付之禹臯陶矣舜又何憂之有聖人之勞於求賢如此則其所憂乃知人安民之要務寔皆治亂安危之所關而未嘗屑屑於其小也若乃躬耕百畝之田閔閔然憂其不治乃農夫之所有事耳豈聖人之憂哉然則聖人之治天下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易爲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六 滕文公上 廿七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堯舜之憂在於得人而以得人之所係爲甚大也且如憂人之匱乏而以財物分之於人亦有所濟這叫做惠憂人之愚昧而以善道教之於人非不盡心這叫做忠然天下至廣百姓至衆安得人人而分之又安得人人而教之這所及猶有限也惟是憂天下之不治而求得賢才以代理如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則不必分人以財而牧養有人惠之所推者自廣不必教人以善而敷教有人忠之所被者無窮這等纔叫做仁仁則不止於小惠小忠而已夫仁覆天下而惟係於得人則得人豈易言哉是故天下大器而推以與人誠若至難然以聖人之心視之猶以爲易惟是爲天下得人則必擇之至當選之至公而後可託以天下

出曉人使知所重便添出層折至云爲天下得人難下就當繳何用于耕哉更不妥蓋何用耕意直至下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方繳完此節何得繳上節註不惟不暇耕亦不必耕又是預透下意而言之于前耳皆宜渾渾講次說去○又按得人謂之仁意上面禹治水稷教穡契教倫等亦便都有了

序孔子有言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寔則之蕩蕩乎德之廣遠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以匹夫有天下乃不以位爲樂而若不與焉孔子稱堯舜如此夫堯舜之治天下也以業之大如許豈無所用其心哉蓋思得人以任之其所用心有在亦不屑屑然用之于耕耳然則並耕而治古之聖君賢臣孰有爲之者甚哉許行之謬也

說約合參

○大全新安陳氏曰亦不用于畊耳至此三提擬耕字以照應收結獨可耕且爲與不待辨闢明白痛快文法亦照顧得好以上已辨倒許行之說下文乃責陳相也○存疑孟子辨並耕意思層見疊出當堯之時兩節是一意堯以不得舜兩節是一意引孔子言又是一意○愚按自當堯之時兩節是一意乃欲耕而不得不暇也堯以不得舜至此只一意言耕固不是其所用心也不必作三意○不得不暇猶以事勢言不用于耕直以事理言更正旨正解所謂但勞心治人自爲大人之事也

增纂淺說子乃稱述許行亦異乎吾所聞矣吾聞用中夏以變乎夷者未聞以中夏而反變于夷者也陳良楚所生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以北學于中國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居其

乃爲難耳。惟得人之難。此堯舜所以用心于是而以不得爲憂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欲知堯舜用心之大觀諸孔子之所稱則可見矣。孔子嘗稱帝堯說大哉堯之爲君以天道之大而能與之準則其德蕩蕩乎廣遠民無得而名焉眞是與天爲一者也。又稱帝舜說君哉舜也其德巍巍乎高大雖富有天下若與已不相關涉而惟以治天下爲憂眞是克盡君道者也。夫堯稱蕩蕩舜稱巍巍自古

帝王無有如其盛者則堯舜之治天下豈誠漠然於兆民之上而一無所用其心哉當其時民害未除思得人以除之民生未遂思得人以遂之民行未興思得人以興之此皆其用心之所在也但不以百畝爲憂而用之於耕耳使堯舜用心于耕則是以小人之事爲事矣何以成此巍巍蕩蕩之功哉然則並耕之說可謂無稽之甚矣。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

先也乃所謂拔出流俗豪傑之士也宜終身師之可矣子之兄弟乃事之已數十年師死而一旦遂倍之甚棄其學是何心哉○大全慶源輔氏曰陳良楚人北學于中國是用夏變夷陳相素學于陳良乃爲許行所變則是變於夷也○愚按吾聞用夏變夷二句起直至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方是無落照應處此處只宜責相倍師由孔子沒至南蠻鴃方說到學許行因又引周頌以責他變于夷而結之也時講俱要瓏犯下

說約合參

纂序子亦知孔子弟子之尊師者乎昔者孔子沒門人在魯皆服心喪三年三年之外各治行擔將散而歸時以子貢治喪事入揖辭之彼此相嚮而哭皆至失聲然後歸門人追慕其師有如此子貢猶不忍遽去又返而築室于場之上獨居三年然後歸子貢追慕其師又如此至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言行氣象有似聖人者欲以所事孔子之禮事之以寄其思慕之念强曾子曾子曰不可師原論道德不論形似我夫子道德則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潔淨純粹皜皜乎不可得而加已豈有若所能彷彿而以夫子事之反卑夫子矣曾子之尊信其師而不忍倍更有如此○存疑江漢水多而濯之潔無一點之汚也秋日燥烈而暴之乾無一些之溼氣也在聖人則是一毫不

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直解 孟子既闢許行並耕之非至此乃直責陳相說。許行之學誕妄如此子乃悅而從之可乎。夫中國所以異於蠻夷者謂其有聖人理義之教耳。據我所聞蓋有用中國之教以變蠻夷之俗而自歸于正者未聞有學于中國而反爲蠻夷所變者也。子之師陳良生長於楚本是南夷之人一旦聞周公仲尼之道行於中國悅而慕之遂來遊北方以求周孔之學于凡二聖之制作刪述皆心領而身受之卽北方之士素學周孔者其所造詣亦未能或出其上也。彼能用夏變夷而自拔於流俗如此可謂才德出衆之豪傑矣。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亦與聞周孔之道者乃於師死之日遂盡棄其學而學於異端之許行非所謂變于夷者耶。吾未見受變於夷而可與論先王之道者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亦爲畢明淨，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皜皜卽承上濯暴說，濯之潔，暴之乾，則潔白矣。

說約合參

指淺說：夫有若雖不及聖人，而猶有似于聖人，曾子尙不肯以事其師，況於事之今也。許行乃南蠻鴃舌之人，所學不是先王所傳之道，與子師正相反也。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于曾子矣。○案引非字不訓詆毀。

直解 任是擔負的行李。場是冢旁之地。秋陽是秋日。暴是曬。皜皜是潔白的意思。孟子責陳相說：子之忍於倍師，亦未聞孔門弟子之尊師者乎。昔者孔子既沒，其門人在魯皆服心喪三年。三年之外，各治行裝，將欲散歸鄉里，入揖子貢而別，相嚮而哭，莫不極其哀痛，至於失聲，然後歸去。門人之追慕其師如此了。子貢猶未忍遽去，又反歸築室于壇場之上，獨居三年，然後歸去。子貢之追慕其師又如此。他日子夏、子張、子游思慕孔子，想見其音容，以有若言行氣象有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之禮事之，以慰其思慕之意，因曾子不肯，勉强要他。曾子說：不可。我輩尊師，當論其道德，不當求其形似。吾夫子之道德，極其純粹而無一毫之雜，就如江漢之水洗濯出來的一般；又極其明瑩而無一毫之累，就如秋天日色暴曬出來的一般。皜皜乎，舉天下之言潔白者，無以加於其上矣，豈有若所能彷彿哉。今乃欲以此尊之，則擬非其倫，而反以卑

夫子矣。如之何其可乎。夫曾子之尊信其師如此，而子之兄弟獨忍倍其師，眞聖門之罪人也。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鴃亦作鵙，古役反。○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直解 鴃是鳥名。南蠻之聲與之相似，所以說南蠻鴃舌。孟子責陳相又說：有若雖非聖人，猶與聖人相似，曾子尚不肯以事孔子者事之。今許行乃南蠻鴃舌之人，其所稱述，皆惑世誣民之術，本非中國聖人相傳之道，與子之師陳良正大相反。子乃倍子之師而從其所學，亦異乎曾子之尊其所師者矣。蓋聖人之道，本不以地而有間，顧人之所從何如。陳良用夏變夷，則進而爲中國；陳相去正從邪，則淪而爲夷狄。所謂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者也。司世教者不可不知。

序吾聞出于幽谷之鳥遷于喬木者，未聞反下喬木而乃入于幽谷者。○大全新安陳氏曰：譬陳相由高遷下，不如鳥能舍下遷高也。○愚按此節且就吾聞概說，下節明擧之，所謂寬幾句，緊幾句，愈寬乃愈緊也。

序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夫戎狄之人，周公方且膺之，子乃從之而學，所謂下喬木而入幽谷，而變于夷也，貢不善變焉矣。豈可以爲陳良乎。○愚按註此[illegible]公之[illegible]于以周公言之[illegible]周公孫也[illegible]公周公[illegible]師死[illegible]倍子之師而[illegible]是之學其所以[illegible]陳相者至矣。

說約合參

纂疏：趙注：陳相復爲孟子言曰：並耕不可爲，然許子亦有可從者。從許子之道，可使市無二價，國中之人不相爲詐，雖使五尺之童適市，亦不相欺。如布與帛，但丈尺長短同，則價卽相若；麻與縷，絲與絮，但斤兩輕重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荊，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直解 幽谷是深澗。喬木是高樹。膺是搏擊的意思。荊是楚國本號。舒是楚旁小國。懲是創艾。孟子責陳相又說：子倍陳良之道，而學於蠻夷之人，其於取舍之間，可謂不知所擇矣。詩經伐木篇中有云：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鳥雖微物，猶知出於幽暗之中，而遷於高明之處。吾之所聞如此，未聞有自喬木而下，反入於幽谷者也。今陳良誦法先王，如喬木之高明；許行溺於異端，如幽谷之卑暗。子乃倍陳良而學許行，

是下喬木而入於幽谷矣，不亦異乎吾之所聞耶。又觀魯頌篇中說周公輔佐王室，於戎狄則擊而逐之，於荊舒則伐而懲之，其正夷夏之防如此。今許行蠻夷之人，畔於聖道，乃周公之所膺擊也。子乃舍中國之教，而從其學，眞所謂變於夷者矣。何其變之不善如此耶。卽孟子之言觀之，許行並耕之說，必不可從，而陳相倍師之罪，誠有不容逭者矣。蓋戰國之時，邪說橫行，故孟子極力闢之，至斥爲夷狄，其嚴如此。後世佛氏之學，自西域流入中國，世之愚民，莫不惑於其教，乃至賢智之士，亦深入其說而不可解。視陳相之變於夷，抑又甚矣，豈非周公之所膺耶。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

同則價亦相若。如穀斗石多寡同則價亦相若。屨尺寸大小同則價亦相若。故曰市無二價而人無詐偽也。許子之道此其書可知已。○愚按註皆不論精粗美惡句又是透下意而預逗其弊端于此宜潙之。

龔趙注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貴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極其不齊之致或相去倍蓰或相去什伯甚之或相去千萬者子欲盡比而同之是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彼物有精粗猶屨有巨小也設使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為其巨者哉則精者粗者同價人又豈為其精者哉從許子之道是率天下之人為濫惡之物以相欺乃教人為偽者耳安能治國家哉如許子無一可者也○孫疏此章言神農務本教以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于幽谷不理物情謂之濫稱者○麟士按巨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巨屨略讀

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直解 孟子闢許行並耕之謬。陳相既無以為辭。乃又舉其市不二價之術。稱揚於孟子說道。如夫子之言。則許子並耕之說。固不可從矣。然其言亦有可取者。如市價一節。從許子之術。則市中貨物皆有定價。而無貴賤之分。一國之人。無所用其詐偽。雖五尺之童。幼小無知。適市貿易。亦無有增減價值以相欺之者矣。蓋天下之物。惟是分箇等級。則其價相懸而爭端起。今皆一槩定價。不論精粗。如布帛只論丈尺長短。同則價相等。麻縷絲絮只論斤兩輕重。同則價相等。五穀只論斗斛多寡。同則價亦相等。屨只取其適足大小同。則價亦相等。物價一定。則人情相安。爭端盡息。可以還濇返朴。而復上古之治矣。許子

之道如此。何為而不可從耶。陳相之稱許行。徒欲以掩其倍師之失。而不知周公仲尼之道正不如此。蓋亦惑之甚矣。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直解 倍是加一倍。蓰是五倍。比是合。孟子闢陳相

說更有理會。

○序有為墨翟之道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夷子今吾尚病疾病愈我且往見之夷子不必來也○麟士墨子兼愛近于無父而之厚葬是其本心明處來見亦以此○吾固願見願往見也。

說許子欲市價不二。將謂世間的貨物。都是一般。更無差別。不知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與人之所為。自是參差不齊。精粗美惡。判然各異。乃自然之情也。故其價之懸絕。或相去一倍。或相去五倍。甚者相去什倍相去百倍。有多至千萬倍者。此乃萬有不齊之理。豈可強同。今子乃為一切之法。合而同之。是徒為紛紛擾亂天下而已。何以言之。蓋物之有精粗。猶其有大小。就將屨這一件來比方。使大者與小者其價相同。人豈肯為其大者。然則精者與粗者其價相同。人豈肯為其精者哉。若從許子之道。是使天下之人相率為濫惡之物以相欺。本欲除偽。適以長偽。本欲息爭。適以啟爭。如之何可以治國家乎。許子之道。固不特並耕為不可從也。按許行之術自附於神農。其說有二。因神農始教稼穡。遂造為並耕之說。因神農始為市井。遂造為一價之說。總是假託上古。以陰壞三代之法。乃邪說之尤者。使其得行於滕。不惟一國受敝。而其害將

及於天下矣。故孟子極力排之如此。後世治天下者。只當以堯舜三代為法。其餘百家眾技。假託先聖之言。皆不足信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璧。又音闢。○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直解 墨者是治墨翟之道者。夷之是人姓名。徐辟是孟子弟子。戰國之時。楊朱墨翟之言。布滿天下。這兩家學術。都是異端。與儒者之道相悖。故孟子辭而闢之。彼時有治墨翟之道的叫做夷之的。雖是異端之徒。然平日仰慕孟子。欲來求見。乃因徐辟以自通。此其慕道而來。或亦反正之一機也。然未知他的意思誠否何如。故孟子對徐辟說。夷子之來。我固願見。只為吾尚有疾病

纂摩士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已病愈則可以見矣但夷子來意為吾道也若不盡言相正則吾儒之道不見我且未見而先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移易天下豈以其道為非是而不之貴也既以薄為貴則必以厚為賤薄貴當從其貴厚賤不宜從其賤然而夷子葬其親都從厚則是以其所賤者事親也夷子其謂之何

說約合參

未可以見也子為我辭夷子俟吾病愈吾且往見夷子不必再來這是孟子託辭欲堅其求見之心以為施教之地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直解 直是盡言以相正的意思易天下是移易天下的風俗夷之初因孟子託疾不得相見他日又因徐辟求見孟子孟子謂徐子說夷子再來求見其意甚誠吾今則可以見矣但吾儒之道與異端不同苟不盡言以相正則吾道不明何以開其蔽錮救其差失吾且盡言以規正之吾聞夷子乃學於墨氏之道者墨氏之治喪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其為道貴薄而不貴厚者也夷子思以墨氏之道移易天下之風俗豈以其薄葬為非是而不貴尚之哉夫以薄為貴則以厚為賤並無兩是之理然而夷子之所執親喪於葬埋之理獨厚則是不以墨氏之所貴者事親而以墨氏之所賤者事親也學其術而不遵用其教是誠何心哉蓋人子無不欲厚其親者而墨氏以兼愛之故反薄於親此所以為異端之學也夷子學於墨氏固其心之所蔽而不必從薄乃其心之所明故孟子因而詰之欲其反之本心而自悟其所學之非耳

存疑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曉得孟子之意欲兩路摘獲他若申吾之厚者是則與其道之薄者戾矣若申其道之薄者是則我之獨厚又無謂矣乃為執中之說騎牆之勢曰夫子以若兼愛為非是也然儒者之道如康誥之言古人保民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不猶吾之兼愛者乎在之則以為愛無差等矣但其施必由親始于此宜稍從厚此吾所以厚葬其親也此其所自救之詞也徐子以夷子之言告孟子又解書之意以闢之曰夫夷子信以康誥之語真以為人之愛其兄之子若愛其隣之赤子都無分別乎彼書之言有所取爾也書之言以為小民之犯法出于無知非故犯之罪猶赤子匍匐將入井出于無知非赤子之罪也故保民當如保赤子其犯法則哀矜而勿

說約合參

喜非謂愛其兄之子真若愛其隣之赤子也謂儒者之道亦兼愛不亦謬乎且天之生物也只有一個父母更無兩個原使之一本夷子待其親一如路人待路人如其親親其親一本路人亦其親二本是其愛無差等也二本故也豈人理哉○這本是不乎天若視上木下地者觀下之本物之所從出處使是不也○[illegible]接之意愛他人之子同于己之亦子本近于愛無差等故曰援儒然墨道愛無差等而施則由親始卻與儒合故因推墨書因曰立愛惟親記又曰立愛自親始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繇親始是他杜撰解書說下之辭遁窮巧甚○夷子辨信以為至非赤子之罪也先辨儒無兼愛之說且天之生物至二本故也力正愛無差等之誤既辨[illegible]非是之說則不得援儒入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匐蒲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

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直解 差等是分別等第匍匐是伏地而行的模樣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猶未悟其非乃對徐子說吾墨子之道主於兼愛只是看得父母和他人一般不分厚薄學者善師其意而行也與儒道不相悖戾且儒者之道亦未嘗不以兼愛為言周書上說若保赤子是古之人視百姓與赤子也是一般斯言果何謂也繇此而觀墨子兼愛之說何嘗不是之則以為天下之人皆所當愛原無厚薄隆殺之等特其所施有次序必由親始耳故我厚葬其親而欲推之以厚天下之人乃施由親始之說也豈以所賤事親哉夷子既援儒入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推墨親

也復正愛無差等之說亦不得推墨入儒也。

㝵夷子固二本矣而其厚葬之心爲何心亦自知之耶蓋嘗在上世[illegible]制未備嘗有不葬其

說約合參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于壑他日經過其處但見犬而狐狸食其肉微而蠅蚋姑嘬其[illegible]道有泚但睨視而不忍[illegible]也非爲人見之[illegible]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當然而不容已之道矣夫人必出于一本道必出于厚夷子之厚葬其親正不忍之心而一本之真情所自見而必執其愛無差等之說何所[illegible]耳[illegible]以良心之不容已者動之[illegible]必有道從厚也孝子仁人謂今日對上世言

附儒以釋己厚葬之意其辭亦遁矣徐子以其言告孟子孟子曉之說道夷子據吾保赤子之言而自信其愛無差等之說豈以爲人之愛其兄子就如愛那隣家之赤子乎不知兄子甚親隣家之子甚疎用愛豈無分別周書所謂若保赤子者彼自有取義云爾以爲小民無知而犯法非小民之罪猶赤子無知匍匐將入於非非赤子之罪欲保民者當如保赤子不使無辜受戕耳豈愛無差等之謂乎且天之生物受氣成形各本於父母都使他從這一箇根本上發生出來故愛親之心根於天性非他人所可同耳如夷子之言則視其親與路人都無分別特其莫苟親皆把這根本去處分而爲二此所以溺於兼愛之說而不自知其非也若能反求之心而深知一本之義則墨氏兼愛之非不攻而自破矣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

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蚋音汭。嘬楚怪反。泚此禮反。睨音詣。爲去聲。虆力追反。梩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

說約合參

㝵徐子以告夷子。夷子聞之憮然不安爲之自失少閒曰孟子教我矣。蓋其本心復萌而感悟其非以反而歸正如此。○大全朱子曰之字夷子名。

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

直解 上世是太古之時。委是棄。壑是山水所聚處。嘬是攢食。泚是汗出。睨是邪視。虆是土籠。梩是土轝。孟子曉夷子之說。夷子知厚葬之爲是。而不知二本之爲非。豈亦未之深思耶。殊不知人惟一本所以無不愛親。惟愛親所以有此葬禮。試以往古之事驗之。蓋上世喪禮未制之先。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棄之於壑。他日經過其處。見狐狸食親之肉。蠅蚋嘬親之膚。於是頭額之間。泚然汗出。但邪視而不忍正視。有不能爲情之甚者。是泚也。豈爲他人見之。有所掩飾而然。乃其哀痛迫切之情。本諸中心而發見於面目。其良心感觸。有不能自已者耳。當此之時。旣悔其前日委棄之非。而又思爲後日保全之計。於是歸取虆梩。反土以掩其親之屍。使不至爲物所殘。爲人所見。此後世葬埋之禮所由起也。夫此掩其親者。若在所當然。則孝子仁人之所以掩覆其親者。必有厚葬的道理。而不以

薄爲貴矣。夫葬禮之所自起。皆由不忍其親之一念發之。非以其一本而然乎。使人非一本。則棄親不葬者。胡爲有泚。又胡爲而掩之以虆梩。夷子試反而求之。則知以薄爲道之非。而墨氏之說有不可從者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憮音武。閒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爲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直解 憮然是茫然自失的模樣。爲閒是少頃。命是教。夷子學於墨氏而厚葬其親。其心必有不安於墨者。但溺於其說。不能自拔耳。孟子乃從他良心眞切處提醒發明。所以感悟而誘掖之者至矣。徐子以孟子之言一一告語夷子。夷子遂茫然自失。少頃閒說道。始吾學於墨氏。而不知其非也。今聞夫子之言。迺知天親果無二本。葬

親果當從厚。夫子固已教我矣。夷子之聞言即悟如此。可見愛親之良心。人所同具。而異端之道。未有不可反而歸正者。故君子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待之亦未嘗不恕也。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上孟卷之十八終

序戰國之時。惟孟子抱道自重。陳代疑而問曰。士君子不肯往見諸侯。此固守身常法。以代觀之。宜若小節然。使今但一往而見之。得行其道。大則爲伊爲周而以其君王。小則爲管爲晏。而以其君伯。得志建功。將在於此。且志曰。枉僅尺而直則尋。此屈小而伸大也。即志之言觀之。以往見之小屈。成伯王之大伸。宜若可爲而不必過執也

序孟子曰。我非不欲得君行道。但揆之於義。不當往耳。昔齊景公田獵。虞人當有職事。使人持旌以招之。虞人不至。公將殺之。孔子美之曰。有志之士。常念在溝壑而不恨。有勇之士。常念喪

說約合參

其元而不顧。虞人可謂志士勇士矣。夫孔子何取于虞人。有若是哉。取非其所招之皮冠而守死不往也。如並不待其招而先自往見。果何爲哉。君子義不出虞人下矣。○麟士。不待其招而往。與非其招而往。其失遠甚。以此明不見諸侯之故。既悉矣。下又是正其枉尺直尋句。反覆只此兩意。○備考左傳。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註疑是也。○愚按萬章下篇旌招大夫。旃招庶人。旂招士。無弓之說。又不同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上孟卷之十九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

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耶。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直解 陳代是孟子弟子。枉是屈。直是伸。八尺叫做尋。田是田獵。虞人是守苑囿之官。元字解做首字。昔戰國時遊說之士。多干謁諸侯以取功名。惟孟子以道自重。不肯屈己枉見。弟子陳代疑其過於自高。乃以己意問說。君子以行道濟時爲急。待君而事。乃其本心。今夫子不肯枉見諸侯。固爲守身之常法。然以我觀之。似是小節。不必拘也。今若肯往見諸侯。必尊禮而信用之。大則佐其君撥亂反正。行湯武之王道。小則佐其君招集懷遠。成桓文之霸功。似這等俊偉光明的事業。只在一見之間。夫子猶不肯委曲就之乎。且古書有說。人之處世。若屈的止是一尺。伸的却有八尺。則所失者小。所得者大。在君子宜

序且夫所謂枉尺而直尋者。爲所失少而所得多。此圖利而言也。如以利。則枉者多。直者尺。而爲些微之利焉。所失多。所得少。亦將爲之與。吾知其必有所不

說約合參

可矣。○以利言也。是就其言而解之。如以利以下。是反其言而詰之。陳代謂往見是枉尺。伯王是直尋。失少得多。宜若可爲。孟子謂往見是枉尋。伯王是直尺。失多得少。斷不可爲。亦可爲與。與宜若可爲。兩下緊相對照。其所謂直處。即利也。如常說。則是將利字解在枉尋直尺外。言枉尋直尺而有利。亦不顧而爲之。又將與字講似也字。語意轉跌。不得直捷醒快。此因看泥註中一有計利之心。把來硬貼。如以利句而不于下云。則雖枉多伸少。亦將爲之耶。甚言其不可也。三句警切體貼也。○然此節全就枉尺直尋句言之。正意在外。○麟士按。始論大小。究只論得失。亦常情必至耳。此亦可爲與。與上如不得其招而往何哉。後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俱斷詞。

若可爲也。然則往見諸侯而成王霸之業。是舍小節以就大事。即枉尺直尋之謂也。何爲而不可耶。孟子答說。我非不欲得君行道。但揆之於義。不當往見耳。不觀虞人之於齊景公乎。昔齊景公出獵。以虞人當有職事。使人持旌節召之。古時人君召見臣下。各有所執以爲信。召大夫方用旌節。若召虞人。當用皮冠。那虞人見以旌召他。非其官守。不肯往見。景公怒其違命。將欲殺之。孔子見虞人能守其官。因稱他說。世間有一等志士。常思固守貧窮。就死無棺槨棄在溝壑也不怨恨。有一等勇士。常思捐軀狥國。就戰鬬而死。不保首領也不顧避。正此虞人之謂也。夫孔子何取於虞人。而稱美之若此。爲他招之不以其物。而守死不往故耳。夫招之不以其物。在虞人小吏。尚且不往。況不待諸侯之招而往。見其如屈己何哉。故不見諸侯。乃義不當往。非故自爲尊大也。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耶。甚言其不可也。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君子出處進退之間。不當計較功利。只論義之可否而已。彼謂枉尺直尋在所可爲者。乃是在功利上計筭。而以所得之多少言之也。一有計利之心。則不論可否。惟利是狥。豈但枉尺直尋。甘心爲之。雖使枉尋直尺。所屈者多。所伸者少。至于喪節敗名。可以邀一時之利。亦將不顧而爲之與。不知君子之心。不計其終之直與不直。只論其始之枉與不枉。故惟義之與比。而不肯狥利以忘義也。況利害得失不惟不當計。亦有不可得而趨避者。一有計利之心。則利未必得。而害已隨之矣。豈但枉尋直

序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其嬖臣名奚者乘以田焉。乃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于簡子曰。此天下不善御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爲乘。彊[illegible]奚。而後可。乃一朝之間而獲十禽。嬖奚又反命曰。此天下善御之良工也。簡子曰。既良工。我使[illegible]掌與汝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于奚也。爲之範我法度以馳驅。彼乃終日不獲一。[illegible]吾[illegible]廢法而爲之詭遇。與禽相遇。彼一朝而獲十[illegible]。之詩曰。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即中。有如[illegible]破物之能。此射者與御一[illegible]成[illegible]之事也。君[illegible]必[illegible]小人之[illegible]也。我乎日只知有法。不習貫與小人御。請辭掌乘之使。○謂王良想是簡

說約合參

子使人謂之。吾爲範我馳驅。至不貫小人乘。似不是簡子對面語。○存疑。以易王用三驅失前禽來看。凡田獵是前面驅禽來。我馳車迎而射之。驅車者自有正法。禽有來之不皆正。或左或右。此在射者顧盼左右迎而射之。奚但是當頭者方能射。左右皆不能射。于是舍正法驅車左右以迎之。乃獲也。

尺而已哉。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

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直解 趙簡子是晉國大夫。名鞅。王良是善御的人。嬖奚是簡子倖臣。乘是御車。範是法。詭遇是隨便迎射。不循正道的意思。舍是發。貫是慣習。孟子承上文說。計利忘義。豈特士君子所不當爲。即一藝之士。亦有不肯爲者。昔趙簡子使其幸臣嬖奚田獵。命王良與他御車。自朝至暮不能射得一禽。嬖奚復命說。王良乃天下賤工。不能御車。所以不獲。或以此言告王良。王良恐損了他善御之名。乃請再與之御。以試其能。那嬖奚不肯。彊之而後往。自晨至食時。就射得十禽。嬖奚乃復命說。王良乃天下良工。善于御車。所以多獲。簡子說。我使王良專與汝乘。遂以此命王良。王良却又不肯。對說。這獲禽之多。非射御之正。乃廢法曲狥之所致也。蓋御者自有法度。射

則以王良觀之不過一御者凡皆與射者屈意為比以比而得禽獸雖使若丘陵之多御者亦非肯為之也如以士君子之身枉其自守之道以從彼而見之果何為也此則無論枉尋直尺不為即枉尺直尋而亦不可為也則矣[illegible]比于枉尺直尋之言過矣若子[illegible]乃天下未率必能正己方能正人若夫枉己以從人則己先不直安來有能直人而得伸其用者也是則枉尋而非無尺之直耳伯王之業豈能成而不見諸侯豈小節之哉○丘陵非為又與二節亦可為與[illegible]相對照○合直節可為首尾照三對照○麟士天下只有理義

說約合參

利害二種而已前所言者理義也至枉己未有能直人並利害亦彼矣陳代且交語衆○纔說一節枉字已不好矣何論枉尋直尺枉尺直尋[illegible]之論而稱禽丘陵求詭範我宜若小節也則如之何不待招而見諸侯也○枉尺何枉道也枉己也言殊甚了如不待招而往何哉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何哉何相陵六字是說如何其可也○附錄農書於之題曰計周一只當今浙尺八寸當今織染所欽降金星尺八寸四分考工記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所以為璧也裁其兩旁以益上下所以以為羨也袤十寸廣八寸所以為度尺也則是十寸八寸皆為尺矣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此周制也

者自有巧力原不相謀前日我以御車之法馳驅正路變奚不能左右迎射故終日不獲一禽今我不由正道只看禽所從來迎而遇之他纔會迎着射去一朝而獲十禽是變奚之射必使御者廢法而後可中也詩經車攻篇有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是說御車之人不曾失了馳驅之常度而車中射者發矢必中就如破物一般此君子射御之正法也今必為之詭遇而後獲禽乃小人之所為耳我不慣與小人乘請辭由此觀之則王良之所以稱為善御者在能循正道不在詭遇以求獲也射御且然而況出處大節其可苟且以就功名之會乎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九 滕文公下 四

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直解】比是阿黨孟子承上文說王良以御得名嬖奚以射為事皆不過一藝之微耳今使御者與射者私相比合廢其馳驅之法而求獲禽之利猶以為小人之事而羞之推其心卽使一時阿比而所得禽獸積如丘陵之多亦所不為也其守法而不肯狥利如此況君子以道自守乃欲計較得失之多寡而枉道以見諸侯反御者之不若矣何為其然哉且子以利害計筭亦以過矣君子一身乃天下之表率必自處以正方能正人夫苟枉己以從人則執範不端本原不正欲行道濟時以成伯王之功無是理也夫使枉尺而可以直尋君子猶且不為況枉己必不能以直人乎然則不見諸侯乃君子自守之大義不可以小節視之也時至戰國士風大壞從橫遊說之徒惟利是圖不顧禮義故雖從遊於孟子者亦有枉尺直尋之言豈知聖賢之道以出處進退為大節故寧終身不遇而不肯一屈其身以求用於世蓋必如是而後可以正天下也後之用人者誠以進退出處之際觀其大節則枉直不淆而舉措無不當矣

○纂註景春曰公孫衍與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則搆動强大之兵而諸侯弱小者皆恐懼安居不用詞說則天下兵革熄大丈夫不當如是乎○公孫衍號為犀首[illegible]之孫故曰公孫衍張儀合從者也○孫疏史記云犀首魏之陰晉人也與張儀不善犀首魏相張儀犀首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魏王所以欲貴張儀者但欲得韓地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魏必圖秦而棄儀後相衍張儀去復相秦卒犀首入秦常佩五國之相印為從長司馬虎曰犀首者魏之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是也史家本傳張儀常師鬼谷先生復相魏而卒○大全新安陳氏曰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為衡者熄如火之滅熄以兵猶火故也

說約合參

纂大全雙峯饒氏孟子曰是一怒安居之為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禮云丈夫之加冠也父則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則命之嫁時必往而送之于門其命戒之詞曰此去往之女家必敬慎必戒謹無違爾夫子之命禮言如此可見以順從為正者乃是妾婦之道所當然也衍儀雖使諸侯懼不過順其欲耳諸侯志在土地二人從而投其所好說之在征伐以得土地不過婦之事爾丈夫且不可為況大丈夫乎○麟士按以順為正者二句只是上文兩句二子阿諛容意在言外蓋二子而阿諛苟容如何為正道故知以順為正當言眞妾婦也○二子在此國則彼國懼耳若在本國自未免阿諛苟容○僞註使諸侯懼因順其欲亦稍戾難說○愚按冠儀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九 滕文公下 五

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直解】景春公孫衍張儀都是戰國時人熄是寧息順是阿諛苟容的意思夫子指女子之夫說當時列國分爭游說之士往往以從橫之術竊取權勢震耀一時公孫衍張儀尤其著者故景春羨慕之問于孟子說道我觀當世之士如公孫衍張儀二子豈不誠大丈夫哉如何見得蓋方今諸侯力爭天下多事他若有所憤怒卽能動大國之兵使諸侯恐懼也若安居無事卽能解列國之難使天下寧息以一人之喜怒係一世之安危是何等氣焰非大丈夫而何蓋景春但見二子權力可畏遂以大丈夫目之不知聖賢之所謂大有出於權力之外者故孟子曉之說儀衍所謂如此安得為大丈夫哉夫大丈夫之

敬冠事故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纂大全朱子惟有人豁廓然大公心不爽臨其所居者與天下之廣居繩節矩身不苟安其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兼數循理確不苟從其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得志則與民由之出而推此于人也不得志則獨行其道進而驗此于己也是故富貴不能誘而淫其心貧賤不能換而移其志威武不能脅而屈其節此其厲行儀之以睢盱側目得志于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爲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夹矣子何遐稱之哉、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爲主○存疑孟子嘗曰

說約合參

仁人之安宅從心之德言也故曰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曰廣居從愛之理言也故曰殺一無罪非仁也居惡在仁是也近而親親遠而仁民又遠而愛物皆此愛也何廣如之能充無欲害人之心便足能居廣居○禮是人道之綱紀禮三百曲禮三千散見于日用事物之間皆吾身所當立之位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拜下禮也雖違衆吾從下孟子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我欲行禮可體認立正位意○孟子曰義人之正路此曰天下之大道正言無邪曲也大言不狹小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乃人出入往來之所當由故曰正又曰大○居廣居存心也立正位持身也行大道處事也體用備矣

道與妾婦不同子豈未嘗學禮乎禮經上說丈夫行冠禮其父醮而訓之女子出嫁其母亦醮而訓之嫁時送之于門戒之說女今歸于夫家必要敬謹必要戒慎惟夫子之命是從無得違悖母訓若此可見以順從爲正者乃是爲妾婦的道理今二子雖是聲勢權力炫燿一時其實有所喜怒都是揣摩諸侯之好惡而順從其意乃妾婦者流耳豈大丈夫之所爲哉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

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直解廣居指仁說正位指禮說大道指義說淫是放蕩移是變易屈是折挫孟子承上文說吾所謂大丈夫者何如蓋仁統天下之善乃廣居也彼則存心以仁兼容并包而無一毫之狹隘是居天下之廣居矣禮嘉天下之會乃正位也彼則持身以禮大中至正而無一毫之偏僻是立天下之正位矣義公天下之利乃大道也彼則制事以義明白洞達而無一毫之邪曲是行天下之大道矣由是得志而見用於時則推仁義禮之道而公之於民不得志而隱居在下則守仁義禮之道而行之於己時而處富貴雖豐華榮寵不能蕩其心時而處貧賤雖窮困阨約不能變其節時而遇威武雖存亡死生在前不能挫抑其志這等的人論學術則精純粹美而無權謀功利之私論設施則正大光明而無阿順依違之態這纔是大丈夫之所爲也二子[illegible][illegible]

○序孟子不見諸侯周霄諷之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孔子志在行道豈得不仕傳有曰孔子常以君者三月失位無君則皇皇不啻及其出疆而之他國必然載贄以往以爲見君之禮也又公明儀有言曰古之人但三月無君則人皆來弔而慰安之而此觀而君子之仕可知設[illegible]按[illegible]矣備下篇庶人不傳說聊此○刋有作自家憂恤者卸下不敢以宴意也亦可

說約合參

序霄曰三月無君耳則至于相弔其于仕也不以急乎纂孫疏大全雙峰饒氏孟子曰仕之所係甚重士之既仕有位而失位也即猶夫諸侯之有國家而失其國家也蓋古人最重祭祀而祭祀必由于有田祿禮曰諸侯躬耕籍田勸率其民收其籍助以供給其粢盛黍稷夫人乃親蠶繅絲以爲之祭服禮言如此若諸侯失國則不得行耕助親蠶之禮而犧牲不成

可以此稱之哉要之孟子之所謂大者是在道理上說其大在己景春之所謂大者是在勢力上說其大在人正君子小人之分也然所謂大丈夫者惟孟子足以當之乃戰國之君溺於功利而不能用至使儀衍之流得以逞其喜怒而操縱諸侯之權豈非世道之一阨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直解周霄是魏國人無君是不得仕而事君皇皇是有所求而不得的模樣疆是本國的疆界質是執贄以見君如大夫執雁士執雉之類弔是

憫恤的意思昔孟子以道自重不見諸侯周霄欲諷其出仕先設問古時君子亦欲得位事其君否乎孟子荅說君子抱道負德本欲出而輔世長民爲何不仕傳記有云孔子若三箇月不得君而仕則徬徨不寧如有所求而不得及其失位去國則必載質以往蓋贄是見君的禮儀若所適之國君有用我者則執此以見而事之耳公明儀曾說古之人若三月無君則人皆憫恤而來弔以其志不得申而慰安之也即此而觀可見君臣之義等於天地雖聖如孔子賢如公明儀皆不能忘情於仕如此則君子之欲仕可知矣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

肥腯稷稻無以致潔衣服又無以致備則不敢以奉社稷宗廟之祭矣稷又曰惟士無田祿則亦不祭禮言又如此無他無田稼則□殺器皿衣服缺然不備不致□祭則無以遂其孝親之心服成然不敢以自安夫當有祭一日失位而不得祭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使廢一祭故弔之夫不得于君不足弔而不得以祭亦不足弔乎此古之人所以不得不急也○大全禮祭義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周禮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粢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以稷爲長在器曰盛○穀祭宗廟之服者親制夫人親蠶之○又祭義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世婦卒蠶

說約合參

奉繭以示于君云云○蒙引繅三盆手者說繭于盆中而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手抓出其緒也○不言天子者只從諸侯之失國家上說○牲殺必特殺不敢用見成牲肉皿所以覆器者此器與皿之別○斷士按蒙引說侯失國家則無田而不祭祿士失位亦無田而不祭一亦字看出其寔以無田二字說諸侯未穩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自是禮之正文諸侯無此經也○禮註祭有常月薦無常時祭必卜日薦不擇日祭有尸薦無尸祭以三牲祭稷薦無牲其際殺不同如此亦宜入示之不敢以宴而主于弔也○通注田作圭田尤確圭田自卿以下至于下士之爲一官之長者皆有廟有田則祭卽此田更無他田以待祭也或士有圭田諸侯有籍田庶幾相擬

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禮曰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靑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於公桑蠶室奉繭以示於君遂獻於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也。

直解 以是巳甚的意思黍稷叫做粢在器叫做盛繅是治絲衣服是祭服田是祭田牲殺是特殺之牲宴字解做安字周霄問孟子之言遂問說三月無君其時未久遂至於相弔古人欲仕之心不亦太急乎孟子答說三月無君則弔非是急於功名只爲情禮所在關係甚切耳夫士之

有位猶諸侯之有國家士若失位就如諸侯失了國家的一般何也蓋古人最重祭祀必有田祿之入方能舉祭禮經祭義上說諸侯親耕籍田率庶人終畝待其收穫藏之御廩以奉祭祀之粢盛夫人親蠶受繭繅絲以須之世婦使爲黼黻文章以供祭祀之衣服是諸侯能備祭祀以其有國也假若諸侯失國家則犧牲不能成粢盛不能潔衣服不能備就不敢舉祭祀雖有尊祖敬宗之心何以自盡乎爲士的也是如此禮記王制上說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假如士失了官位卽無祭田無田則牲殺之具器皿之資祭祀之服皆不能全備也不敢舉祭祀旣不敢祭則人子之心必有戚然悚懼而不能一息自安者故三月無君卽廢一時之祭而有虧于奉先之孝矣這等樣情事不堪亦不足弔乎是知三月而弔者非弔其不仕乃弔其失祭也子何以謂之太急耶。

然緣非大雅矣霄又問曰出疆初失位耳便必載贄何也又未免于急也增蒙從說曰仕以行道者士之事也猶夫耕以謀食者農夫之事也農夫必耕耕必耒耜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然則士必仕仕必贄士之出疆又豈得不載贄也

周霄得願仕之說遂諷曰吾晉國亦君子出仕之國也未聞無

說約合參

君則弔出疆載贄求仕如此其急也仕如此其急也宜仕之易矣君子乃不見諸侯而難于仕者何也○凡夫仕固有仕之道也譬如丈夫生而卽願有女爲之室女子生而卽願有男爲之家此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者以其爲父母之心也遂不待父母婚媾之命媒妁通好之言鑽穴隙相私窺踰牆相私從則內而父母外而國人皆賤之爲其苟合也古之人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未嘗不欲仕也又惡其去就無義進退無禮不由其道之正不由其道而往已狗人以往見諸侯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其能免于國人之賤而可爲哉此君子所以難仕也○古之人與上古之人無君則弔相照○蒙引由前段則君子之急于仕如此由後段則君子又有不欲速者在雖曰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而

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爲去聲舍上聲

直解 周霄聞孟子之言又問說三月無君不得盡奉先之孝是誠可弔也乃若一去其國必載贄以往這等急於得君又是爲何孟子曉之說士之欲仕本以行道猶農夫之耕本以謀食見君不可無贄耕田不可無耒耜其義一也農夫雖至他處亦不能不耕旣欲耕則必用耜器豈爲離了本土遂舍棄其耒耜而不用哉士雖至他國未嘗不欲仕旣欲仕則必用贄以見君亦豈以出疆而不載贄乎蓋上下之交固自有道而進退之際尤必有禮士豈有無羔雁之贄而可以見君者哉然則君子之欲仕而不輕仕周霄可以自悟矣。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

急也。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妁音酌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狗利而忘義也。

直解 晉國卽是魏國韓趙魏分晉謂之三晉所以都稱晉國仕國是遊宦之國媒妁是議婚之人

有所不恤也〇存疑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此方是周霄發問之本意

說約合參

〇彭更問于孟子曰今以一介之士而隨行後車有數十乘隨行從者有數百人乘傳而食於眾諸侯之國不以過于侈泰乎孟子曰君子于世只視道何如耳非其道之所可得則一簞食之微亦不可妄受于人如其道之所可得即舜受堯之天下不得以為泰抑子泰傳食之心將以舜受天下之大為泰乎〇乘傳即今驛傳

穴隙是壁間空隙周霄設詞探問既得君子欲仕之情至此乃諷之說據夫子之言君子之欲仕可謂急矣然晉國亦士君子遊宦之國未嘗聞有無君則弔出疆載質這樣急的仕果如此其急則君子亦當易于仕矣乃又不見諸侯而難於出仕却是何故孟子答說君子之心豈不欲仕而得位但出處進退自有正道不可苟且且如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故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這是父母之心人所同有然在男女必待父母有命媒妁通言纔好婚配而成室家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鑽穴隙以相窺踰垣牆以相從這等淫辱苟合不惟為父母者賤而惡之舉國之人皆賤而惡之矣是以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亦如為人父母之心未嘗不願男女之有室家但必識去就之義明進退之禮又以不由其道為恥若不待諸侯之招而屈己枉見這便是不由其道與鑽穴隙相窺的一般人之賤惡又當何如然

四書集註直解　卷九　滕文公下　十

士之不見諸侯正惡不由其道也豈以欲仕之急而遂輕於仕哉蓋君臣之大義雖一時不容少緩而出處之大節則一毫不可或踰苟以欲仕之急而貽可賤之名即終身不仕君子有甘心自守者矣況三月無君耶世之為君者知士之欲仕而遂其致君澤民之心又知仕之有禮而全其直己守道之志斯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〇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〇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直解 彭更是孟子弟子後車是隨從之車傳是乘傳即今馳驛便是泰字解作侈字是過分的意

庴彭更曰否吾不以舜為泰也更但以士于人國無所事事而晏然食其食為不可也〇事字註雖解功字然亦微有辨且功字在下方見勿徑作講

庴曰士果無事而不可食乎子不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以其

說約合參

羨者補夫不足者以兩相濟則農只自有餘粟女只自有餘布皆積于無用而勢有所不可子如通之則如梓人匠人輪人輿人皆得以其事而食于子乃於此邪說橫議之秋有擔當世教之人焉入則盡孝出則盡弟固守先王以來之道以待後來之學者使有所師法此其事為何事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輪輿之小而輕為仁義之大者哉亦異矣〇大全趙氏惠曰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〇愚又按孝弟自是先王仁義之道然字面在下亦不可徑作講

思孟子在當時歷聘列國車徒甚眾諸侯之廩餼甚豐弟子彭更疑其過分乃問說今有一介之士周流列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乘傳而食于諸侯豈不過于侈泰乎孟子曉他說君子之處世其辭受取舍只看道理上如何如道所不當得則雖一簞之食極其微細亦不可受之於人況傳食乎如道所當得則雖虞舜以匹夫受堯之禪而有天下亦不以為泰子豈以舜之受堯為泰耶如不以舜為泰則士之傳食猶其小者亦不可以泰視之矣夫堯舜之授受與士人之辭受不同孟子特舉其最大者以明義之當否耳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

四書集註直解　卷九　滕文公下　十一

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羨延面反〇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直解 事是事功羨是有餘梓匠是木工輪輿是車工彭更對孟子說舜受天下於堯此是他功德隆盛天與人歸所以有此吾所謂泰者非謂是也蓋以一介之士未仕諸侯上無功於國家下無功於民庶而偃然食人之食不辭讓則非道之所宜故疑其泰而以為不可耳孟子曉之說子以士為無功而食不知士之功固甚大也試以農工之事觀之且如農人種粟女子織布各有所為之功與所司之事不能相兼若使子不肯通融交易以此之有餘補彼之不足則農夫必有餘粟而不足於布女子必有餘布而不

庚與曰彼梓匠輪輿其志將以其事求食也君子爲仁義之道其志亦將以此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君子之志爲哉其有仁義之功于子理可以食則稱其功以食之而已矣且子乎曰之食人也以其志之所在而食之與抑以其功之所在而食之與更曰食志當四乎其人之所求也

說約合參

○前說無事而食不可此又曰食志不論功下又不食毀瓦畫墁何自相矛盾也更與窮矣原謂子又品之曰子因食志矣設有人于此毀乎之瓦畫于之墁無功而有害如此但原其志亦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看不食之孟子折之曰然則子非食志者也而食功也夫食必于有功而士有功于斯道乃以爲無事而食不亦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隨士按毀瓦畫墁其謂以此求食言彼瓦畫墁者之志功將求食何以喻之彭更其詞以見志之不可徇也觀毀瓦一般墁好所墻壁無端畫墁何可厭

足於粟此勢之所必不能行也子如不免於通融則我之所不能爲者必待人爲之如造室的梓人匠人造車的輪人輿人雖一藝之微皆得以其所有事而易子之食矣今有士人於此以先王之道莫大於仁義而仁義之實不外於孝悌二者獨能入而孝親出而悌長守先王仁義之道于當時使異端不得淆亂傳先王仁義之道於後世使後學有所師法繼往開來有功於世道如此不特一梓匠輪輿之事也乃反以爲無功而不得食於子是何尊重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之士哉知仁義之不可輕則士之傳食于諸侯非無事而食者矣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九 滕文公下 十二

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眞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

直解 墁是牆壁之飾彭更因孟子之詰乃變其說以應之說道吾非敢尊梓匠輪輿而輕仁義之士也誠以梓匠輪輿乃技藝之流原其本心固將以藝求食耳食之可也若君子爲仁義之道其抱荷甚重其期待甚高豈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其志非在食而乃傳食於諸侯此吾所以謂之泰耳豈可以梓匠輪輿例論乎孟子折之說人之所志固自不同然子以食與人何必問其志爲哉惟當計其功之多寡以爲廩餼之厚薄其人果有功於子於理當食即當稱其事以食之耳然則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其功則可食也如以其志而食之是率天下而爲利矣豈高賢論功之道哉孟子又詰之說勞力者食於人用人之力者食人此常理也吾且問子平時以食與人果以其志在求食遂食之乎抑因其有功于子乃食之乎彭更之辭已屈又强應說食志蓋梓匠輪輿之人皆有求食之志吾固因而食之也彭更之言與前所謂無事而食者已自相背馳矣故孟子又詰之說子之食人因其志矣設使有人於此毀敗子之屋瓦畫壞子牆壁之飾不徒無功而且有損於子乃其人之志却將以此求食則子亦肯食之乎彭更到此再說不得食志了只得荅說毀瓦畫墁無功有害不可食也孟子遂折他說毀瓦畫墁以無功不食則子之食人原非爲志還是因其有功而後食之也既曰食功則有功于斯道者亦在所當食矣乃謂其無事而食豈非尊梓匠輪輿而輕爲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九 滕文公下 十三

仁義者乎夫孟子抱道德言仁義使其見用必可以致帝王之盛治開萬世之太平其功甚大也戰國之君但知卑尊賢之禮而不能盡用賢之道使其志不得行已非孟子之初心矣更也猶以泰議之何其待君子之薄耶

說約合參

○庚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伐暴安民以行王政齊楚乃惡而伐之則如之何而後可也○趙汴問宋當如齊楚何如也○大全史記宋世家偃立爲君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于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于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直解 當時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諸侯忌而伐之故萬章問孟子說道宋小國也今與問罪之師弔伐之舉欲行王政于天下亦可謂有志於復古者奈齊楚之君皆惡而欲伐之以無道而伐有道曲直固有分矣然寡不可以敵衆弱不可以敵强不知何如而後可乎

說約合參

序孟子曰子以宋小而王政難行乎試以湯觀之湯居亳邑與葛國爲隣葛伯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使人問之曰祀大典也何爲不祀託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以供犧牲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託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葛而爲之耕老弱者饋食其耕者葛伯率其民要其所饋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被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耕者正此殺童子而奪其黍肉之謂也○錄疏地里志云葛今梁國寧陵有葛鄕表禹亦引之而註史記亳都亦在梁國故云爲隣牲之包無雜色謂之犧牲

序夫暴虐至殺童子極矣湯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以見四海之內皆信之曰湯之心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其無罪被殺之仇也○讎士匹夫匹婦或曰卽童子之父母似穿鑿寔可味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直解 葛是國名伯是爵放是放縱遺餉都是饋送

孟子答萬章說仁者無敵王不待大子豈以宋爲小國不足以行王政乎試觀成湯之事可見矣昔成湯爲諸侯時居於亳邑與葛國爲隣葛伯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使人問之說國之大事在祀爾何爲不祀葛伯對說祀必備物吾爲無以供犧牲也湯乃使人送與牛羊以供其犧牲之用葛伯自已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說犧牲既備何爲不祀葛伯對說祀宜黍稷吾爲無以供粢盛也湯乃使亳邑之民往爲之耕以供其粢盛其老弱不能耕者往饋耕者之食其厚於隣國如此葛伯乃率其民看有饋送酒食黍稻的要而奪之其不肯與的從而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來餉葛伯殺而奪取之故商書仲虺之誥曰葛伯仇餉也是湯固施仁于葛而葛乃自絶於湯弔伐之師誠有不容已者矣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爲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直解 富是利匹夫匹婦是指童子的父母孟子承上文說葛伯殺是饋餉之童子則不惟絶鄰國之好而且戮無辜之民其罪大矣湯爲是舉兵而征之四海之內聞湯之征葛都說道湯之心非有所利於天下只爲童子以無辜見殺其父母含冤無所控訴故往征之實爲匹夫匹婦復仇耳蓋惟成湯以弔民伐罪爲心故能取信于天下如此

序書曰湯始征自葛載從此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怨之曰奚爲後我觀書所言可見湯師未至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及其既至歸市者亦不止芸者亦弗變誅其有罪之

說約合參

君弔其無罪之民如時雨降民皆大悅書又有曰徯我后我后來其蘇幾無虐政之罰乎蓋其大悅有如此此湯以七十里而行王政于天下也○大全趙氏惪曰所征十一國按詩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韋豕韋也顧國也昆吾民也三國黨于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據此則曰葛曰韋曰顧曰昆吾曰夏桀又向書云遂伐三朡凡六伐餘無可考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直解 載是始弔是恤徯是待承上文說當初成湯起兵征伐無道之國自葛伯始從此討罪伐暴凡十一征而皆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則西夷怨之南面而征則北狄怨之說道我等與彼國之民都困于虐政何不先來征我之國民之望湯來征眞若大旱之望雨一般惟恐其不速至也其未至而望之切如此其軍旅所至未有不罷市而輟耕者乃湯師之來歸市者不止而商安于市耕耘者弗變而農安于野只是誅那虐民之君撫綏那受虐之民所以王師一來就如時雨之降一般民皆幸其復蘇歡然大悅焉商書仲虺之誥述當時之民說道我民向在水火之中待我君來救久矣我君既來庶幾其無罹暴虐之害乎觀書中所言則當時之民心可

纂趙注再以武觀之書云有所助紂爲虐不爲周臣者武王以其爲士女之害于是東征以安厥士女但見士女于是皆匪厥玄黃各有所執往而且曰昔事殷今繼事我周王望見休善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附就大邑周也觀書所言是武王東征一舉商之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周之君子商之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周之小人各有所執以成其救也以武王之師救殷民于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不濫無辜而已矣無他故也○趙注孟子引書亦只順口取大意或兼己說來和言之不必全憶本文觀此類可見○附錄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建土啓邦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

說約合參 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匪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知其已至而悅之深如此夫成湯能行王政大得民心自能無敵於天下未聞有惡而伐之也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之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篚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直解 綏是安匪是筐篚玄黃是玄色黃色的幣帛紹是繼休是美大邑周是商民尊周室之詞孟子說行王政而王天下者不獨成湯至於武王亦是如此當紂之時周家王業已盛八百諸侯皆來歸服其中有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武王以其害及士女而東征以安之惟其士女都用筐篚盛着玄黃幣帛而來迎說道我民苦商之虐政久矣今繼事我周王庶得蒙其恩澤而見休美乎於是心悅誠服而歸附於大邑周其有位而爲君子的則以玄黃之幣實於筐篚以迎周之君子其在野而爲小人的則盛着簞食壺漿以迎周之小人這是爲何蓋以商紂暴虐民方陷於水火武王興兵征伐以救民於水火之中惟取其殘民者誅之除殘之外未嘗妄有誅戮故民懷其德而以類相迎如此其與成湯之時民皆徯后來蘇者何以異哉

序書泰誓有曰武武王惟揚侵于紂之疆界則取其殘民者誅之而殺伐之功用以張大比于湯之伐桀除暴救民又有光焉蓋武王取殘有如此此武王以百里而行王政于天下也○趙注泰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泰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附錄泰誓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說約合參 序觀于湯武而知今宋所行惟不是王政云爾苟如湯之爲匹夫匹婦復仇如武之救民水火以取殘以行王者之政也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宋爲君而有我后之怨玄黃之迎矣齊楚雖大必不能率其子弟攻父母也又何畏焉而乃切切然惡而伐之之爲慮也

○序孟子謂戴不勝曰吾觀子之事王亦欲其志仁當道以爲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殘之義

直解 太誓周書篇名揚是奮揚凶殘指紂說孟子引周書太誓篇所載武王誓衆之詞說道我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聲罪致討取彼凶殘而戮之雖罪止一人而威加四海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昔成湯嘗除暴救民以安天下今我亦能取彼凶殘以救民於水火之中豈不於湯有光乎是武王行王政而王天下亦未聞當時之大國有惡而伐之者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

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成湯行王政而徯后之民皆望湯以爲之君武王行王政而見休之衆皆望武王以爲之君如此今宋惟不行王政而欲以伯術服人故見惡於大國云爾苟能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若成湯弔民於大旱之後武王救民於水火之中則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而有後我之怨玄黃之迎矣齊楚雖大必不能率戴我之民以攻我也又何畏焉蓋能行王政則民心悅服而無敵於天下不能行王政則民心不歸而受制於大國然則人君欲自強者亦在於行仁而已。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

吾與我明告子以善王之道譬如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舍侏偽而為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不勝曰欲學齊語必使齊人傅之曰傅之以齊人誠是矣然一齊人傅之衆楚人于其旁咻之則讙譁雜遝所聽不專積習難變雖日撻而求其齊語也不可得矣若引其子置之齊莊嶽之間且數年則多聞習見久與俱化雖日撻而求其楚也亦不可得矣學語如此況善君乎

說約合參

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咻音休○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直解 戴不勝是宋臣傅是教咻是喧譁莊嶽是齊國里名當時宋國之臣戴不勝者素有志於正君而未知薦賢為國之道故孟子告之說人臣事君孰不欲引之於當道然涵養薰陶非一日之功維持匡救非一人之力也吾觀子之事王豈不欲使王之為善歟然正君之道子容有未知者我明以告子且將學語一事來比方假如

有楚大夫於此厭楚語之陋而欲使其子學齊人之語則將使齊人教之乎抑使楚人教之乎戴不勝說欲學齊語必使齊人教之耳孟子說學齊語而使齊人教之誠是矣倘使居荊楚之地傅之者止一齊人而朝夕喧譁咻之者有衆楚人則聽聞不專積學難變雖日加鞭撻而求其子之齊語不可得矣若使引其子而置之齊國使居莊嶽之間且至數年之久則所與居者皆齊人所熟聞者皆齊語必然化而為齊雖日加鞭撻而求其子之楚語亦不可得矣由楚大夫教子之事觀之則知人臣之欲正君者必使直諒多聞之士常接于前讒諂面諛之言不入於耳然後可以薰陶德性變化氣質將日進於善而不自知矣若小人衆而君子獨亦何以成正君之功哉

孝子謂薛居州立心制行誠善士也多方引進使之居于王所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

可謂得以人事君之義矣但王所非一人也在于王所者長而老成幼而後進卑而寮寀尊而秉衡皆薛居州也則所聞皆善言所見皆善行王雖欲為不善其誰與之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則善言不入于耳善行不接于目王雖欲為善又誰與之然則今日子所使者居州雖善特一薛居州耳傅之者一而咻之者衆羣邪害正孤忠無與獨能如宋王何哉予其廣善類進同心以成善王之道為可矣

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直解 薛居州是宋之賢臣長幼卑尊都指在朝之臣說孟子告戴不勝說道子知學語者在於精專則知正君者成於多助此非一人之力所能辦也今子謂薛居州宋之善士也薦舉於朝使之居於王所誠得以人事君之忠矣然使在王所的羣臣長幼卑尊都似薛居州之賢則所聞皆善言所見皆善行王雖欲為不善其誰與之為不善乎如使在王所的羣臣長幼卑尊都不似薛居州之賢則善言不接于耳善行不接於目王雖欲為善其誰與之為善乎今爾之所接惟一薛居州而不如薛居州者甚衆這就是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也吾恐羣邪必至于害

正孤忠不能以獨立雖有維持匡救之功終是一暴十寒而已即欲引君於善其如宋王何哉故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必集衆思廣忠益使君之左右前後無非正人端士而後君德可成也若夫用賢之道則又在人君之信任勿疑苟諫不行言不聽雖善士盈朝亦何益之有哉

說約合參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士未仕者不曾為諸侯之臣則不見諸侯此自重之道也昔古魏文侯時有段干木是不為臣者文侯往見則踰垣而避之魯繆公時又有泄柳是不為臣者繆公往見則閉門而不納是皆守不見之節而未免已甚如君往求見誠意迫切斯亦可以出而見之矣可以見而猶不見二子之高亦二子之過也○迫斯可見輕帶言○附錄皇甫謐高士傳曰段干木居于魏守道不仕文侯欲見乃造其門段干木踰墻而避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必式文侯請為相不肯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之駔儈也學于卜子夏子夏居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因是知段干木之賢請相不受乃致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辟去聲內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直解 不為臣是未曾出仕段干木是魏人泄柳是魯人已甚是太過迫是求見之切孟子不肯往見諸侯故公孫丑問說君子以濟世安民為心

祿而高、所時往館之、于是國人皆喜、須文侯、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遂按兵輟不敢攻。○通義曰、金仁山曰、段干姓。○檀弓曰、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請班于諸兄弟之貧者。說苑曰、穆公聞泄柳賢、往見之、閉門不納、曰、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徃徒步以朝、則猶爲之、不然、是徒徵閔之策也。○子柳、泄柳字。子碩、柳弟也。以物助喪曰賻。布、錢也。

說約合參

纂註、昔魯陽貨欲孔子見己、而又惡人以爲無禮。因禮有云、大夫有賜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大夫也、孔子士也、貨于是瞰孔子亡、而饋孔子蒸豚、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心不欲見陽貨、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蓋當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時、孔子所爲得其宜也。○論語饋豚、此曰蒸豚、非大牲、故用熟饋。○蒙引、貨本陪臣、而執國命、僭以大夫自處、故註曰、孔子奈何亦以大夫處貨耶。曰、恐是從告之義。○存疑、孔子瞰亡往拜、是未嘗見。曰、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則欲見之也、此處不重瞰亡意、只重在往見意。

必得君而事。乃可以行其道。今之不見諸侯。不知果何義也。孟子答說。古之爲士者。必委質爲臣。有官守之責。則當奔走其職。以官而見。若未爲臣。則無官守可召。無職事可見。惟當高尚其志。不見諸侯。此古之道也。然所謂不見者。只是以道自重。不肯屈身以枉見耳。若有尊賢下士之君。自來求見。又豈有終絕之理乎。昔魏文侯時。有箇段干木。是未爲臣的。文侯來求見他。乃踰墻而避去。魯繆公時。有箇泄柳。亦是未爲臣的。繆公來求見他。乃閉門而不納。二子之自處如此。是皆立已於太峻。拒人以太嚴。而爲已甚之行者也。不知所貴於士者。豈必以隱爲高。往而不返。然後爲賢哉。惟君無下賢之誠。故士高不見之節耳。今二君求見之意。既如此其迫切。則二子見之。不爲枉道。何必踰垣而避。閉門而不納哉。是二子者執禮義而失之太過。君子所不由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九　滕文公下　二十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瞯音勘。○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瞯。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直解 陽貨是魯季氏家臣。僭爲大夫者。欲見是欲召見。瞯是窺。亡是出在外。先是先來加禮。孟子又引孔子之事。以曉公孫丑說。道昔魯國有陽貨者。嘗慕孔子之道德。而妄自尊大。意欲召之來見。又恐人說他見賢無禮。乃欲以術致之。他

序。雖然見自有節。不可苟也。曾子嘗有言曰、脅肩諂笑、勞其體

說約合參

以媚人、病于爲夏畦者。子路又有言曰、未同而強與人言、言則言矣、觀其色赧赧然、于心實自愧、非由之所知也。由是二子之言觀之、則君子平日之所以涵養氣節者、必光明正大、直道不阿、可知已矣。此皆得孔子守禮之教、我其不爲諸侯之臣、必高不見之節也。○講出、按不爲臣不見正旨也、下二節言亦不必爲已甚、如迫則可見、孔子先爲之矣、但自有節、不可渝于畢[illegible]、如二子之所爲也、曾子是譏之、而議之、子路是惡之而譏之也。○愚按、蓋士說固是、總詳意然、迫斯可見、豈得不見、知不是由、不見、又說到見上去了、直節問答、反說開去了、乃是子不見中說個見處、見處仍是不見也、觀末節求意、可見。○有云、古者不爲臣不見、故下節節皆以古者之事之言意引以証之。○尊重

知道禮經上說。大夫有所賜于士。士在家拜受則已。如偶出在外。不曾得拜受于家。必親往拜謝于大夫之門。惟時陽貨正僭爲大夫。孔子爲士。因使人探看孔子出外之時。將蒸豚饋之。正要使孔子不得拜受于家。必然往拜其門。可乘此以相見也。孔子雖不逆詐。亦不墮其術中也。探看陽貨出外之時。乃往拜之。既答其禮。又不使他得見。可謂曲而盡矣。夫陽貨雖非可見之人。然亦有願見之意。孔子如何終不見之。蓋只爲當時陽貨欲用術以致孔子之見。而不肯先來加禮故耳。若當是時。陽貨眞能下賢。先加就見之禮。如文侯之於段干木。繆公之於泄柳。則孔子非絕人太甚者。豈得瞯亡以往而終不見之哉。蓋孔子不當見而不見。與段干木泄柳之爲已甚者不同。此所以爲禮義之中正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九　滕文公下　二十一

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業反。赧。奴簡反。○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

直解 脅肩。是聳起兩肩。諂笑。是強爲歡笑。都是勉強媚人的模樣。病。是勞。夏畦。是夏月治畦的人。赧赧。是心慙面赤的意思。孟子說。禮義者。立身之大閑。汙賤者。士人之深恥。嘗聞曾子說。今有一等人。見人不大禮貌他。乃脅肩諂笑。以求媚悅。這等詐偽的情狀。不勝勞苦。比那暑月治畦的人更甚。這是極鄙之詞。子路說。凡人彼此

孔子因是孟子家法然亦在引証中且非正主人若又因下節子子路是孔子之徒逐而出生出文而蘇不必也

戴盈之曰什一而賦關市[illegible]不征古仁政也今欲于此[illegible]道也

講約合參

孟子曰此如攘雞之說矣今有人日攘其隣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可為之道曰請從此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而不攘何以異于此為夫子之欲去重賦與原征者亦其爲非義也從不知其非義抵然是怪如已知其非義必在所已所速已之矣何待來年非義何能安之于心而待時乎願于大大勿以攘雞之論可也○不必疑得來年來必已得成等論即來年果已其如眼前非義何非義二字痛切

揆合方可與之談論若素日無交未知他的意向便要強與之言却心懸而赤赧赧然若無所容的模樣這等人品非由所知矣這是極惡之辭夫由此二子之言觀之他既痛惡這等的人決不肯幹這等的事其胸中涵養必光明正大直道不阿設使諸侯未曾先來加禮欲要二子去從肯求容強顏求合斷然不爲矣此可見不爲臣不見者乃士人守身之常法若世有下賢之君因不當絕人於已甚如段干木泄柳之爲所爲世無下賢之君亦必不肯屈已以求容爲曾子子路之所譏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税也。已止也。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理義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直解 戴盈之是宋大夫。什一是十分中取一分。征是稅。已是止。攘是物自來而取之。戴盈之有意革弊而不能決。乃問孟子說。古時井田之法。什一而取。近乃有厚斂于民者矣。古時關市之法。譏而不征。近乃有并征其貨者矣。先王之良法無存。斯民之憔悴日甚。國何由治乎。如今欲要復那什一之舊。去那關市之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此吾願治之本心也。但積習已久。難以驟更。國用所需。未能頓革。目前且把這兩件稍從輕減。待至明年。然後盡罷今之弊政。復行古之良法。夫子以爲何如。孟子告之說。爲政在于力行。知過貴於速改。子既有志於革弊。而曰姑待來年。是何異於攘雞者乎。今有人於此。日日攘取隣家之雞。或告之說。攘取隣雞。苟得無恥。是非君子之道。其人不能即改。却說道。子言誠是。只是我一時便止不得。請暫且減損。每月止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這等的人。謂之能改過遷善可乎。今宋之攘取其民。猶攘一雞之不義也。但患不知其非耳。如既知之。便當一旦速除其弊。使百姓早受一日之賜。何故等待來年。如所謂月攘一雞者哉。蓋爲政本以爲民。有利于民。則宜速爲。有害于民。則宜速去。若曰姑待來年。則必因循怠廢。日復一日。終于不能革矣。豈更化善治之道哉。

[illegible]注大全徽庵程氏公都子[illegible]外人皆稱夫子爲好辯[illegible]子豈好辯哉[illegible]天下自生民以來已[illegible]其間氣化在天者盛焉而治衰焉而亂事理在

講約合參

人者或得焉而治失焉而亂治不生于治而生于亂亂不生于亂而生于治如環無端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所貴乎聖賢之生斯世亦惟以理御氣庶幾救失扶衰反亂而歸治耳○新安陳氏曰豈惟孟子凡聖賢出而任三才扶三綱皆不得已一治一亂此章綱領下文節節應之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直解 公都子是孟子弟子。生是生民。當時楊墨之言。充滿天下。孟子欲防衛吾道。不得不詞而闢之。故有疑其好辯者。公都子亦不知孟子之心。乃問說。夫子一言一論。必皆有爲而發。然今在外之人。皆說夫子好爲辯論。以求勝於人。是必有故矣。敢問夫子何爲如此。孟子答說。君子之處世。豈不欲與之相忘于無言。然義理有當發明。事勢有當救正。雖欲不言。有不可得者。若我之於今日。豈故好爲辯說。曉曉然與人辨論哉。乃有不得已于言者耳。所以不得已爲何。蓋自上古以來。天下之有民生。非一日矣。氣化人事。相爲循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當其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爲之一治。及其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爲之一亂。反覆相尋。未有常治而不亂者。其勢然也。夫由治而之亂。雖聖賢不能止其來。然撥亂而反治。在聖賢豈得辭其責。故雖至艱至大之事。亦有不得已而爲者。而況於言乎。

纂趙注通義斷士如堯先洪水爲患及當堯之時其水如此壅塞上來而逆行者多年無去處至于橫流氾濫于中國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而民患水避之故無所定居卑下者上樹上爲巢猶鳥之巢也高原之上鑿崖而營度之以爲窟而處之猶獸之有窟也書舜有言曰洚水警余彼所云洚水者正指堯此時之洪水也此氣化之衰而天下一亂也〇麟士又云洪水爲主洚水謂之不要倒看了〇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此帝謂堯也洪水一字出于堯曰是知洪水爲堯時一亂之本也大禹謨曰帝曰來禹洚水警余此帝謂舜也洚水之字出于舜同謂即是堯時之洪水是知所謂洚水者亦即堯時一亂之水也大全胡氏說洚水雖一般氣化而未嘗不

說約合參

反諸人事猶當耳〇要舜言此已在遜位于禹十六字傳心之時亦自爲追述禹功而敘言之耳勿曰洚水警余故使禹治也

纂存疑洪水氾濫便蛇龍居之蓋水蛇龍之所都也二者相因爲害惟堯舜舜使禹治之禹于是掘地去壅塞而注之海驅逐蛇龍而放之菹水乃由地中行不復氾濫地上即今江淮河漢是其處也水不復爲災則險阻既遠而蛇龍因以遠遁則凡爲鳥獸之害人者皆消然後中國之人得平土而居之而稼穡明倫由是生焉此禹以人事挽回氣化而天下一治也〇麟士按平土只是地平天成平字亦不必將巢窟不然難說高處都無平地彼巢窟之云自承無定居耳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〇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菹側魚反〇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直解 氾濫是水流橫溢下是卑地上是高地巢是架木爲居營窟是掘地而處洚水是無涯之水菹是水澤生草之處江淮河漢是四水名險阻

即指洚水說孟子承上文說所謂一治一亂者何以徵之昔當帝堯在位之時洪水滔天都不循正道倒流逆行以至橫溢瀰漫遍於中國況平陸之地皆爲蛇龍所居天下人民無有定止地勢卑的則架木爲巢以居地勢高的則掘地爲窟以處而生民之命急矣故虞書上說洚水警余言此洪洞無涯之水乃是天降災異以示警戒所謂洚水者即此洪水是也此時氣化乖沴害及生民便是一亂於是帝堯憂之舉舜而敷治舜乃使禹治之委任而責成焉禹思水之性必有所歸乃掘去壅塞疏通河流將這氾濫之水注之於海而不使其橫決以蛇龍之性必有所居于是驅逐蛇龍放之菹澤之地而不使其盤據水既歸海斯下流不壅得以順其軌道而行于地中即今江淮河漢之水是也此時水患盡平險阻既遠不但蛇龍已歸菹澤不爲民害而凡鳥獸之害人者皆已消除然後地平天成四隩可宅下者不必爲巢上者不必爲窟舉

序堯舜既沒聖人之正道衰歇夏與商之間暴君代作壞民之宮室以爲汚池使民無所安息棄民之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至于後世民之邪說害民之聽行又作園囿汚池沛澤愈以多而禽獸且交至爲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是固人事之失而亦氣化之衰也〇大全慶源輔氏曰堯舜後暴君不一難以類數至紂而大敗極亂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見夏桀之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及虎豹犀象之害也〇雙峰饒氏曰[illegible]行即上面壞宮室棄田也通上下而言必有邪說[illegible]然後暴行始作〇[illegible]邪說暴行只是上面壞宮室爲園囿故下只曰園囿汚池沛澤之類而禽獸至曰又作是對前一治而言至此又一亂也看下文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

說約合參

作可見饒氏通上下言上是紂下是飛廉五十國也〇麟士按紂飛廉何過下如邪說只依上講是不然忽插此一句無謂奈〇愚按此節自暴君代作至使民不得衣食是一截曰代作非一也已概夏商言之省敘也邪說暴行又作至未爲一截邪暴園囿等即連下屬紂矣曰又作是對前代作言也存疑曰對前一治而言是代作內之治也園囿等即上截之說而加一多字又加甚上至是比前又甚於紂爲極惡大亂也邪暴指紂與飛廉等則禽獸至即指虎豹犀象等也又大亂又字即上又作又字惟其又作所以又亂此節節次如此方何何字字滿出纂趙注周公相武王誅紂奄在東方國大無道特伐之三年乃得其奄之君而討之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

天下之民皆得平土而居以遂其樂生之願矣豈非天下之一治哉即此觀之可見水旱之災雖聖世不能免惟當時爲君者儆懼於上爲臣者勤勞於下故能挽回氣運轉亂而爲治如此然則救災拯溺之道信不可不究心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〇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直解 宮室指民居說園囿汙池是君上遊觀之所沛是草木所生澤是聚水之處孟子承上文說

當堯舜之時禹平水土天下已治矣及堯舜既沒聖人仁民愛物之政湮滅無存歷夏及商暴虐之君相繼而起都要侈於自奉不顧民生休戚將百姓所居之室毀壞以爲池沼使之無所安息將百姓所耕之田荒棄以爲園囿使之不得衣食虐政既興風俗日壞其在下之臣民又肆爲邪詖之說暴慢之行而害人者衆矣且田土棄爲園囿宮室壞爲汙池則凡生民之所聚者皆化爲水草之區沛澤日多禽獸因之而至百姓何得安生其害抑又甚矣浸淫不已以至於商紂之身愈爲不道毒痛四海而天下又大亂焉亂極思治非武王周公其孰能挽回氣化以安天下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

罪也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
國驅紂國內虎豹犀象而遠
之天下亂極思治之心于是得
[illegible]

說約合參

序周世衰文武之道微禮義頹倫
之邪說暴行有作以臣
而弑其君者有之以子而弑其
父者有之○三有字相[illegible]邪暴
[illegible]
大全慶源輔氏曰前乎此者雖
[illegible]

天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倖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啟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直解 奄是東方國名飛廉是紂之幸臣丕是大謨是謀烈是功烈咸正無缺是正大周密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當紂之時天下大亂於是武王受命而起周公爲之輔佐伐暴救民奉行天討以誅獨夫之紂又以奄國之君助紂爲虐於外則興師伐奄三年之久始就誅戮又以倖臣飛廉助紂爲虐於內則驅之於海隅而戮之又滅紂之惡黨五十餘國而後人害以息且驅其園囿之中所畜猛獸如虎豹犀象皆使之遠去而物害以消當時天下之民苦於暴君虐政久矣一旦視聖王之澤莫不歡忻鼓舞交相慶幸熙熙然成太平之治焉故周書君牙篇說道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致治之烈所以建立法制以佑助開廸我後人者莫非正大之道盡善盡美而無一毫之虧缺也蓋周公於治定功成之後制禮作樂以光文武之道如此一代之王業不由此而興乎此又世之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

天之制其欲謂孔子以匹夫而
託南面之權也然知我罪我雖
不同而春秋之法無不昭人心
垂爲世此一治也此一治純乎
人事也○大全問春秋空言何
爲[illegible]治朱子曰[illegible]說當時便一
治只是存得治法使道理光
明燦爛[illegible]而行之爲治不
[illegible]氏曰此謂聖人以
[illegible]

說約合參

謂之作○愚按註罪我有兩意
無其位是罪其僭之意禁其欲
是罪其刻之意然夫子口中說
知罪甚渾註意皆推明言之耳

邇說自孔子既沒聖王不作上
而諸侯放恣下而處士橫議楊
朱墨翟乃橫議之尤者也其言
滿天下天下之言仁義者不歸
于楊則歸于墨是楊墨之惑人
如此彼楊氏但知愛身而不復
知有致身之義是無君也墨氏
則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
于路人是無父也夫人之所以
爲人者以其有此君臣父子之
大倫也今楊墨無父無君則人
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夫楊墨
爲獸之教如此正所謂誣民也
而其爲害當何如耶昔公明儀
嘗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

不得肆則亂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直解 有作的有字與又字同孟子承上文說周自文武周公以來天下已治及傳世既久至平王東遷之後國運漸衰而不振王道亦湮而不明于是紀綱紊亂風俗陵夷邪說暴行又乘之而作其大逆無道之極至于以臣弑君者有之以子弑父者有之天理滅絕彝倫攸斁如此是世之一大亂也孔子生當其時既不得君師之位操賞罰之權以施其撥亂反正之術甚爲世道人心憂懼乃假魯史舊文作爲春秋之書以教後世道春秋所載皆王者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之法如爲善者褒是法之所必賞爲惡者貶是法之所必罰乃天子之事也所以孔子自說春秋之作本非得已世有以心而知我者謂其以片言之間而正一王之法使君臣父子之倫大明於世其惟此春秋乎世有以迹而罪我者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權使黜陟賞罰之柄托於微言其惟此春秋乎然則此書之作使君子有所勸而爲善則知我固所深幸使小人有所懼而不爲惡則罪我亦所不辭矣孔子作春秋之意如此雖不得興治道於一時而使致治之法垂於萬世豈非天下之一治乎。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

說約合纂

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今楊墨爲我兼愛之道不息則孔子仁義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而仁義遂爲充塞也仁義充塞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于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將相食也此氣化從人事失而天下一亂也○論士按此條照此在獸也分上只斷楊墨是禽獸下即言禽獸之害大能食人也公明儀幾句起下不承上人將相食流禍轉遂使無父無君之害賊無窮也道大坡矣後率獸獸字即是禽獸也猶字空拈楊墨不是空議

序吾以此深爲天下懼于是閑衛先聖孔子仁義之道使之著明于世乃楊墨之學則深距而

將相食。橫爲皆去聲莩皮表反○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直解 聖王爲堯舜文武說處士是未仕的人橫議是肆爲議論孟子承上文說自上古以來治亂相尋大畧如此至於今日則尤有可懼者蓋聖王不作爲日已久列國諸侯力政相爭而放恣于法紀之外于是異端之士因各以其一家之學橫議於其間如楊朱墨翟二人乃其尤者故楊朱墨翟之說布滿天下天下之論學術者不歸於楊則歸於墨而去聖人之道遠矣夫楊氏之言主於爲我自一身之外治亂安危漠然不恤如此則天下國家誰與共理是無君也墨氏

之言主於兼愛視天下之人遠近親疎曾無差等如此則天性至親何異路人是無父也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與禽獸何異橫議惑人一至於此其害可勝言哉昔公明儀曾說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這原是有爲而發乃今觀楊墨之害則有甚於此者蓋以仁事親以義事君本萬世不易之道自堯舜以來傳之孔子而楊墨以無君無父之教亂之使楊墨之道流而不息則孔子之道蔽而不明是邪說誣惑人心而充滿天下以蔽塞仁義也仁義蔽塞則人皆無父無君陷于禽獸是楊墨倡禽獸之教以壞人心即所謂率獸食人者其禍至于人相殘食而亂臣賊子之禍接迹于天下矣其爲生民之亂豈特如春秋之時而已耶。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

說約合纂

熄絕之以放斥其淫邪之辭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其爲非而邪說者不得起以誣民蓋邪說之作倡爲橫論寔本于心術作于其心則日用舉止俱悖于正而害于其事害于其事則世道紀綱俱反其常而害于其政端甚微而禍甚大此理之必然聖人復起不易吾作心害事害政之言矣使不距而放之天下何由而治乎此則人事之不可不盡者也。

參合而觀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則天下微禹不能平也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則百姓微周公不得寧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則亂賊微孔子不能正也此天下治亂賴三聖人之功而三聖人所不能已于當世如此○存疑周公戮飛廉滅五十國獨曰夷狄者五十國之中必有夷狄舉重以見輕也。

序詩有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敢有承而當我者此詩言

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爲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直解 閑是衛先聖指孔子說距是絕放是驅而遠之淫詞邪說都指楊墨之言說孟子既推異端之害遂以衛道自任說楊墨流禍之深如此吾爲天下憂之思欲防衛先聖仁義之道使之著明於世不爲異端所塞故於楊墨之學則深距而痛絕之以放斥其淫蕩無歸之辭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其爲非而邪詖之論不得復起以誣民此所以衛道也蓋邪說之作雖發於言論實

本於心術既作於其心則見之一身凡舉動應接必不得其常而害及于事矣既害於其事則措之天下凡紀綱法度必不得其理而害及於政矣其端甚微而其害甚大此理之必然雖聖人復起亦必不能易吾之言矣使不距而放之則聖道何自而明天下之亂又何時而已乎此我所以不能已於言也大抵異端之害在于學術之偏而其本始於心術心術既壞則發爲言語皆淫邪之辭施爲政事皆偏私之舉而天下之亂寔基於是矣孟子之闢楊墨正爲此也挽回世道者當以正人心爲急。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

周公正夷夏之防其嚴如此今楊墨無父無君與夷狄無異正是周公之所必膺之者也○蒙引此段直是要起下段以楊墨正是無父無君在所膺者也不連上意

序故我在今日亦欲講明仁義之道以正陷溺之人心息楊墨之邪說距絕其偏詖之行放斥其淫蕩之詞以承三聖所以爲功者然則予豈好辯哉畏天命悲人窮發之深言之切有所不得已而然也彼不知楊墨之害而無心于天下之治者烏足以知之○大全朱子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只害得箇粗底若楊墨則害人心須著與之辨然孟子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道爲是異端爲非乃是孟子有功耳○存疑前既歷敘三聖之事以已繼

說約合參

之至昔者禹抑洪水三條又是總舉三聖之意而申結之也引詩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是將說已身上來故加之曰我亦欲正云云以承三聖者○增溪說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詞此四者平說就正人心截恐非孟子語意○愚按我亦欲直至三聖者當以一句讀

纂宋子小註自今以後不待有知道者氣能息滅楊墨之害然後可以繼聖人之事但能爲說以距楊墨者則是亦聖人之徒也爲人而可不爲聖人之徒以爲天下賴哉此可見其自任之重而望人之切也○存疑能言距楊墨謂其能立言距楊墨也故曰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

君是周公所膺也。說見上篇承當也

直解 抑是止。兼是并。膺是擊。懲是創。孟子既敘三代聖人維世之功，乃總結說道：由往古之事觀之，可見治亂相尋，固有定數，而維持救正，則存乎其人。昔大禹排抑洪水，則能拯民之災，而天下平治；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則能除民之害，而百姓安寧；孔子成春秋之書，則明大義于當時，垂法戒于來世，而亂臣賊子有所畏而不敢爲惡。是自生民以來，天下所以亂而復治者，皆三聖之功也。況今楊墨之害，不止如洪水猛獸之災，蓋有慘于夷狄亂賊之禍者。詩經魯頌有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是說周公于戎狄荊舒之國，膺擊懲創，使之畏威從化，莫敢距違聖人，所以正夷夏之防，其嚴如此。今楊墨之教，無父無君，壞亂綱常，與夷狄無異，正周公之所擊而遠之者也。有世教之責者，豈可坐視其害，而不求所以息之耶。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直解 邪說三句，都指楊墨說。詖是偏僻，淫是淫蕩。三聖即大禹、周公、孔子。孟子承上文說：大禹、周公、孔子撥亂之功如此，皆其責之所在，不得已而然也。今我於楊墨之害，乃不能排而正之，則有負於三聖矣。故當此之時，亦欲講明仁義之道，以正陷溺之人心，息楊墨之邪說，距絕其偏僻之行，擯斥其淫蕩之辭。如此者，正以承三聖之功，撥亂世而反之正也。然則予之丁寧反覆而不免於多言者，豈好辯哉。邪說之橫流方熾，則斥之不容不嚴；人心之蔽錮已深，則救之不容不力。誠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若使天下之人有能立爲言論，以距楊墨之說，而斥其爲我兼愛之非者，雖其學之所造未必有得，然能闢邪崇正，以附先聖之道，則亦禹、周、孔子之徒也。可見異端之教，人人得而闢之。況予有世道之責者，豈得以好辯自嫌，而遂已於言耶。外人之論

可謂不諒予心者矣。當時縱橫名法之學，害聖人之道者，不知其幾，而孟子獨闢楊墨者，蓋百家之言，害在政治，淺而易見；楊墨之說，害在心術，深而難知。使非孟子極力闢之，則世道之沈淪，亦不知其所止矣。後人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正謂此也。

說約合參

○序匡章曰廉美節也若陳仲子者豈不誠廉辨之士哉居於陵之地嘗三日不食耳亦無聞目亦無見也其貧苦如此適井上有李螬食其寔者已過半矣仲子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以全餘生非至廉其孰能之○按高士傳陳仲子字子終夫妻爲人灌園楚王遣使以金鎰聘爲相不往

序孟子曰齊國之士多貪溺富貴而仲子清苦如此吾于此必以爲齊士中巨擘焉雖然仲子亦惡能自遂其廉哉若就仲子如此之操行充而極之則如蚓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

說約合纂

而後可以成其所為者也○麟士按廉只是不苟取耳仲子却至于不取故勢有所不能○按此惡能廉只是惡能成就他底廉不是惡能為真廉也即下充仲子之操蚓而後可勢必不能也前後只此意反覆結應總未與正論廉○而後可亦只言而後可成其操不是言而後可為廉也蚓無求意全不宜露姑囫圇含糊看此一句下節自緊按明之

序夫蚓上而食也惟槁壤耳下而飲也惟黃泉耳纔能一無所求于世仲子則居必以室食必以粟有所資于人世矣則所居之室其所從來是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其所從來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皆未可知也

者也。擘博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直解 匡章陳仲子都是齊人於陵是地名螬是蠐螬食果的蟲匍匐是無力難行的模樣將是取咽是吞巨擘是手中大指匡章問孟子說廉乃士人之美節然或有外面矯飾不由中出者原因貧賤強自謹守者這都不是真廉若仲子之在齊豈不真廉士哉蓋仲子生富貴之家而甘處澹泊避居於陵之地一介不取至於三日不食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這等樣窮苦未嘗求食于人適然井上有李螬食其實者已過半矣這是人之所棄的乃匍匐往取而食之三咽之間然後耳復有聞目復有見仲子居食之清苦如此夫欲潔其身而至於不顧其生豈不誠廉士哉孟子贊之說當今齊國之士溺富貴而貪功利者甚多仲子獨以窮約自守而不溺於流俗譬如衆小指中之大指吾必以仲子為齊士之巨擘矣然仲子雖賢而所守之操未免有過中失正不近人情者仲子亦惡能自遂其廉哉蓋士君子之處世當居而居當食而食惟義所在不肯苟取這便是廉非一無所取之謂也仲子析義不精而務為矯激據他這等的操守仲子亦必有窒礙而難充者若要充之以至於盡除非是似那蚯蚓一無所求於世而後可也仲子亦人耳必不能無居必不能無食又惡能充其操哉不能充其操則亦不得為廉矣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說約合纂

亦盜跖之所樹與是皆未可知也

序說曰是其居室食粟亦何傷于其為廉哉彼仲子乃是身親織屨妻親辟纑以易之而食也豈必定出自伯夷然而不出于盜跖亦甚明矣

序曰孟子以自食其力遂為廉乎不知是亦非所必當然者仲子固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此自王朝常典乃以兄所食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所居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其兄離其母僻處于於陵之地其于天親之誼謂之何矣及他日歸偶有饋其兄生鵝者此亦交際常禮已乃頻蹙曰惡用是鶂鶂者為哉又至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而仲子食之其兄自外至誚之曰是鶂鶂之肉也于是出而哇之○此節句句敘至下節總斷

直解 槁壤是乾土黃泉是濁水樹是種孟子說吾謂充仲子之操必蚓而後可者為何蓋蚯蚓之為物上邊只喫些乾土不待人而後食下邊只飲些濁水不待人而後飲這等纔一無所求若人生世間豈能如此仲子居必有室室必待人而築食必以粟粟必待人而種這居食之所從來豈能逆料其義與不義乎且今天下之言義者必歸之伯夷言不義者必歸之盜跖今仲子所居之室其果廉如伯夷者之所築乎抑亦貪如盜跖者之所築乎所食之粟果廉如伯夷者之所種乎抑亦貪如盜跖者之所種乎如其義即為伯夷如其不義即為盜跖其所從來皆未可知也是仲子既不能無居無食而又不能必其皆出於伯夷然則仲子亦惡能自成其為廉哉故欲充仲子之操必如蚓而後可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壁纑音盧○辟績也纑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閤辟音避頻與顰同顣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鶂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己仲子也鶂鶂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直解 辟是績纑是練麻世家是世卿之家蓋是邑

鼎以母則不食卽無有可食者矣以妻則又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卽無有可居者矣以於陵則又居之是何爲能充其不食不居之類也乎若仲子者則蚓而後充其操者也人安能爲蚓則亦何至如仲子之廉哉○増淺說此章只據匡章稱述仲子之苦節而辨其不得爲廉其辟兄離母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者猶未暇深非之至他章乃發也○[illegible]按不能充其類言未能由不食不居而充之于所食所居也然則欲充其操亦惟并不居於陵而食妻之食然

名頻顣是皺眉不說的模樣鶂鶂是鵝聲生是此匡章對孟子說仲子之居食雖所從來未必盡出於伯夷是亦何傷其廉潔哉蓋人之處世只要自巳能安貧守約不取諸人這便是廉今仲子之居食乃是親身織屨妻子績麻以易之此皆自食其力非不義而取諸人者豈必出自伯夷而後爲廉哉孟子曉之說爾謂仲子自食其力遂以爲廉乎不知處仲子之地亦有不必然者蓋仲子素非貧賤之人乃是齊之世家也其兄名戴者食邑於蓋見有萬鍾之祿卽使同居共食誰曰不義仲子顧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屑於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屑居也乃辟其兄離其母挈妻子而處于於陵之地其于天性之親亦旣薄矣及他日歸家偶有饋其兄生鵝者是亦交際的常禮豈便是不義之物何乃頻顣而言指着生鵝說這鶂鶂乃不義之物也要他何用又他日歸家其母殺是鵝與仲子食之其兄適自外至見而譏之說

爾所食的乃是向日所饋鶂鶂之肉也仲子一聞兄言竟出而哇之仲子所爲其不近人情如此夫聖賢所謂廉者不違親不絕俗未有離人類而自爲一道者仲子欲成一巳之小節而遂廢母子兄弟之大倫卽使能充其操猶不足道也況有不能自充其操者乎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旣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巳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

後可然已斷斷不能矣故曰惡能又曰是尚爲能蓋寔論也

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直解 孟子旣述陳仲子之事遂總斷之說人生世間豈能無食無居至於母之食兄之居則尤天性至親不待外求者卽食之居之誰曰不義今仲子則不然以母之食則以爲不義而不食以妻之辟纑所易者則又從而食之以兄之居則以爲不義而不居以於陵之居則又從而居之此何爲者哉如以母之食爲不義則凡食之類皆無有義而可食者矣兄之居爲不義則凡居之類皆無有義而可居者矣仲子舍此取彼是尚爲能充其不食不居之類也乎不能充其類則必不能充其操矣吾故謂仲子之操必似那食槁壤飲黃泉的蚯蚓然後可以無求自足而能充滿其不食不居之操也仲子因稟天地之性而爲人者顧可同於蚯蚓乎大抵君子制行自有中道如其非義雖一介不可苟取如其義雖萬鍾有所不辭況夫生人之倫莫大於母子

兄弟必辟兄而後可以爲廉則棄人倫滅天理廉不可一日有矣此學術邪正之辨故孟子闢之不可不嚴也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上孟卷之十九終

吳郡 顧夢麟麟士 楊彝子常 輯
金陵 浦陽劉曰珩上玉 訂

序孟子曰天下事必有為之之具而後有其功如離婁至明公輸子至巧使不以規矩亦不能成方員師曠至聰使不以六律亦不能正五音堯舜有愛天下之至道使不以仁政亦不能使之遂生復性而治平天下蓋為治當行仁政如此○孫疏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位在子○大全十二律黃帝所作陽六為律陰六為呂○趙氏曰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趙氏德曰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言

說約合參

之陰陽皆稱律陽律位子寅辰午申戌陰律位丑卯巳未酉亥按十二月○吳氏徵曰五聲最濁者為宮稍濁者為商微濁微清者為角稍清者為羽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宮商角徵羽之高下無定準必以律呂長短定之每律之宮各有商徵羽而不相亂則長短之度不差分釐聲乃調勻○崇引六律六呂之法每三分而損益隔八位以相生由一鈞以往旋相為宮莫不皆然然後五音可得而正焉三分損益者如黃鐘之數八十一為宮三分其數損去一分得五十四數合為下生林鐘為徵三分林鐘益一分得七十二數合為上生太簇為商三分太簇損去一分得四十八數合為下生南呂為羽三分南呂益一分得六十四數合為上生姑洗為角姑洗六十四數三分之而零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孟卷之三

太嶽 張居正 著
嚴叟 顧宗孟 閱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筩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直解 離婁是古時明目的人公輸子名班是魯國巧人師曠是晉國樂師古時樂師截竹為十二管以審五音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陰陽各六所以叫做六律五音是宮商角徵羽孟子見後世之為治者每以私智自用而不遵先王之法故發此論說道治天下之道皆本之於心而運之以法法之所在雖聖人有不能廢者譬如制器以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使之造作心思目力何所不精然必取諸規以為員取諸矩以為方而後可以成器設使不用規矩則巧亦無所據而方員不可成矣譬如審樂以師曠之聰使之察音巨細清濁何所不辨然必以六律之長短定五音之高下而後可以成樂設使不用六律則至聰亦無所施而五音不可審矣古稱至聖莫如堯舜如堯舜之治天下以如天好

一數即分不盡數不行矣此音所以止于五者○麟士按分字字皆音問非分寸分字也○隔八相生者如子為黃鐘之宮歷丑寅卯辰巳午至未而為林鐘之徵也○麟士按如此則三分損益者正所以隔八相生不是兩項○旋相為宮者謂每律皆可以起宮也

序試觀今之君亦有不忍人之仁心萌諸中不忍人之仁聞著於外而當時之民不實被其澤不可為法于後世者由其不行先王之仁政之道也此所謂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也○大全問孟子謂齊宣是心足以王今曰有仁心而不行先王之道則是仁心不足恃而先王之道豈又在此心之外也朱子曰是心足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篤末制

說約合參

產云者則可以王爾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

序故民徒有善意則恩無實事不足以為政而治天下徒有成法則事為虛文不能以自行而單王恩是則仁政固當本諸仁心而仁心尤當達之仁政也○仁

生之仁運之何治不成然其精神心術必寄之紀綱法度立為教養之政以正德厚生然後使天下咸被其仁也設使堯舜之治天下而不以仁政則雖有教養斯民之心而綱紀未備規矩未周欲天下之民皆遂生復性而歸於平治亦不能矣況不及堯舜者乎然則為治之不可無法即器之不可無規矩樂之不可無六律也世之求治者奈何欲廢乎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堯舜惟行仁政所以澤被於當時法傳於後世至今稱善治也今之為君者亦有愛民之意念發於由衷與夫愛民之名聲聞於遠近者似亦可以致治矣然而德澤不究治效不臻當時之民不得沾其實惠傳之後世亦不可以為法則豈其心不若堯舜哉繇其不能行先王之仁政以為治天下之法故也不行仁政則雖有仁心仁聞而無其具以施之惠亦不及於民矣欲治之成豈可得乎夫先王之道本無難行惟後之為君者累於多欲不能推已及人安於故習不能修廢舉墜故有不忍人之心無不忍人之政而治平不可幾耳願治者其慎思之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

存疑此承上文而結其意○二句或是古語引之重在上一句○麟士按達說全章貫乎分上論爲治之道下勉君臣細分之又當作四段自首至此節言舍法無以成治自詩不愆至可謂智乎言治法所當遵自是以惟仁者至喪無日矣是責其君當行仁政自詩天方蹶至末是責其臣當輔君以行仁政大文明有四個故曰字皆收繳意勿如常說把不愆忘著此節看亦妙

蒙存疑徒善不足爲政若不徒善則足以爲政也詩稱顯王嗣云所行不愆過不遺忘惟其循用舊典以此觀之先王之法咸正當故遵之而不過差咸具備故遵之而不遺忘若遵先王之法舉行仁政而猶有愆忘之過不能平治天下者決未之有也人君何爲而不遵哉

說約合參

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不行先王之道即仁心仁聞不足以成治如此可見心爲出治之本政爲致治之法政根於心則法有所主而不爲徒法心達於政則本有所寄而不爲徒善所以古語有云徒有仁心而無其政以繼之則慈祥愷悌之蘊何從運用不足以爲政也徒有仁政而無其心以主之則紀綱法度之施祇爲文具不能以自行也故治天下者必有仁心以爲治本有仁政以爲治法而後堯舜之治可庶幾矣彼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豈能澤當時而傳後世耶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直解 愆是過差率由是遵守的意思舊章是先王之成法孟子承上文說徒善既不足以爲政則先王之法信不可不遵矣詩經假樂篇中有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說治天下者於政事之間能無錯誤疏失皆繇遵用先王之舊典故也可見先王之法中正不偏纖悉具備後人惟不能守所以事有愆忘若能於發號出令立綱陳紀皆以先王之法爲準自然有所持循而不至於錯誤有所考據而不至於遺忘而民有不被其澤者無是理也然則堯舜所行之仁政豈非後世之所當遵者哉書經上說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正是此意蓋先王創業垂統立爲法制科條傳之萬世經了多少區畫纔得明備周悉爲後世治安之具後人不能遵守或參以私意廢墜典章或妄有紛更輕變成法天下之亂往往繇是而作豈但不能平治而已哉守成業者所當知也

蒙大全慶源輔氏先王之法遵之無過而知古聖人立法以及天下其利無窮也聖人既盡夫目力焉凡所以方員平直者已得之矣然止於聖人之身而已又制爲規矩準繩之法度以繼續之以爲方員平直使人皆取法焉則徧天下與後世而不可勝用也聖人既盡夫耳力焉凡所以爲五音者已得之矣然止於聖人之身而已又制爲六律之法度以繼續之以正五音使人皆取法焉則徧天下與後世而不可勝用也聖人既盡夫心思焉凡所以仁天下者已得之矣然止於聖人之身而已又制爲不忍人之政如養教之法度以繼續之使人皆取法焉則偏當世之天下與後世之天下而仁皆覆庇之無不被其澤者矣○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故規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

說約合參

說耳目言力心言思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東陽許氏曰兩言規矩六律前此說用法後正言立法

蒙引聖人法度既爲天下後世之爲政者立則法度既立正爲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平聲○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直解 準所以取平繩所以取直都是制器的式樣孟子承上文說吾謂先王之法後世當遵者何也蓋古之聖人繼天立極開物成務欲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既嘗竭其目力以辨方員平直之則矣然一人之目有所見有所不及見使無法以繼之則目力有時而窮故制之規矩以爲方員制之準繩以爲平直使天下後世凡有造作的皆據之以爲式而成器之利世世賴之是聖

人制器之法不可勝用也聖人欲作樂以宣天下之和固當用其耳力以察清濁高下之理矣然一人之耳亦有所聞有所不及聞使無法以繼之則耳力有時而窮故制之爲律陰陽各六以正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使天下後世欲審音樂的皆據之以考驗而聲音節奏世世傳之是聖人作樂之法不可勝用也聖人不忍生民之無主而欲爲之造命固已竭盡心思圖惟區畫而無所不用其極矣然使無法以繼之則能施於心思之所及而不能施於所不及矣堯舜之仁亦有時而窮故必以不忍人之政爲之制田里教樹畜以厚其生設學校明禮義以正其德使不忍之心有所寄而不間於一時而垂之後世天下萬世無有不被其仁者矣治之所由成如此然則不以仁政豈能平治天下乎此先王之法所當遵也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

治者所當因也故曰爲高必然因丘陵爲下必然因川澤蓋丘陵川澤乃高下已成之形也二之有功而爲之有道也然則先王之道乃仁政已成之法亦必因之有功而爲之乃有道也若爲政而不因先王之道是猶可謂之智乎[illegible]者乎甚矣[illegible]士拔爲[illegible]不由禮器註云丘陵爲[illegible]高[illegible]之祭而譏禮行[illegible]而隱爲卑下之祭而氏[illegible]以行仁孟子亦除章取義耳不然則解禮者誤也○今按禮器本文一條亦自可不作祭說

說約合參

增補蒙引說爲政必因先王是以天下人君惟以仁心仁聞而行先王之仁政而爲仁者則澤生民法後世其責無窮宜在高位若不仁而在高位是播惡于衆而天下皆受其禍矣

王之道可謂智乎。上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直解 下是卑下。孟子承上文說先王立法萬世無弊。後之爲治者。誠能因而用之。則不假耳目心思之力。而治功可成矣。所以說欲爲高者必因丘陵。以丘陵之勢本高。因而積累之則易成也。欲爲下者必因川澤。以川澤之勢本下。因而疏浚之則易深也。可見天下之事。有所因而爲之。則簡而有功。無所據而施之。則勞而寡效。今先王之道著爲成法。就是丘陵川澤一般。乃不知所以因之。而欲以一人之聰明。圖目前之近效。則是舍丘陵以爲高。舍川澤以爲下。用力愈多。而功愈不能成矣。這便是不達事理的。豈可謂之智乎。這一章書自首節至此。都反覆言爲人君者當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的意思。能行先王之道。則不愆不忘而仁覆天下。不行先王之道。則雖有仁心仁聞。亦不足以爲政矣。有志于堯舜之治者。其知所從事哉。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直解 播惡是貽患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先王之道所以當因者。只以不忍人之政足以澤當時而傳萬世耳。是以爲人君者。必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則澤及生民。法垂後世。而代天理物之責。乃爲不廢。以是而居高位。固其宜也。苟不仁而在人上。必且縱情肆欲。蔽壞先王之法。而無所顧忌。是播其惡於衆。而天下皆受其禍矣。其視仁者爲何如哉。然仁與不仁。其幾則微。一念順理。充之則爲仁。一念從欲。極之則爲不仁。而治亂安危之效。自此分矣。爲人上者。可不慎哉。

纂存疑何以見不仁在高位之禍蓋人君者百官萬民之統也有道之君在上則下而百官各奉職守法若爲君者不以道自處也則臣下亦放縱而不以法度自守也凡物必用之而後信無道揆則道雖人所本有然以不用則玩視而朝不信道無法守則法雖朝廷所立然以不守而工不信度朝既不信道則在上君子[illegible]義爲[illegible]肆意妄行下之[illegible]無顧忌工既不信度則[illegible]小人亦視法度爲泛常[illegible]而犯刑憲是皆相因之[illegible]而其本則在于上之不仁[illegible]以播于衆如此此其所以必亡而不亡者僥倖而已○不仁者不以仁心仁政行先王之道也就是無道揆○上指君工指臣朝雖所主在君亦兼在朝之臣工指內外百官師臣也君子指君與臣小人指民君子雖

說約合參

在上無道揆邊却兼無法守邊下與工工雖在下無法守邊却兼無道揆邊朝臣○法者道之用非有二也○禮義以治君子故上之朝與君子不言法而言道義刑法以治小人故下之工與小人不言道而言法度刑

纂存疑不仁之禍如此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雖是不強非國之災也田野不闢貨財不聚雖是不富非國之害也惟是上不知禮無以教民則下無學易與爲亂無[illegible]之賊民由是並興而國之喪亡無日矣是乃爲大災害也然則爲君者其可不行仁政乎○上無禮下無學要歸在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內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直解 揆是度量。工是百官。度即是法。君子是在上的人。小人是在下的人。幸是倖免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不仁而在高位。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蓋人君一身。百官萬民之統率也。苟上而爲君者。施之政事。惟任其私意。而不以道理度量。則下而爲臣者。務爲阿順。亦無所執持。而不以法度自守矣。夫朝廷之上。全憑著道理纔能出令以布信。今上無道揆。則遷就紛更。政令不能畫一。而道不信於朝廷矣。百官之衆。全依著法度纔能順命以成信。今下無法守。則偷惰欺罔。職業不以實修。而度不信於百官矣。朝不信道。則在上之君子。必至於肆志妄行。犯名義而不恤。工不信度。則在下之小人。必至於放辟邪侈。犯刑法而不顧。一不仁在位。而臣民皆化於邪。如此非所謂播惡於衆者乎。如此而國有不亡者。亦僥倖苟免而已。不仁之禍。一至於此。不亦深可畏哉。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闢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觀於不仁之禍。乃知國之治

增補說然不特爲君者當以此自責而爲臣者亦當以此責[illegible]任而輔其君也詩曰上天方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匡救之詩所同列如此大詩所謂泄泄猶時語所謂沓沓也○這說自其詞而觀之則泄泄一詞也沓沓又一詞也不可以言同自其意而觀之則泄泄此意也沓沓亦此意也云

說約合參

可以言異[illegible]築存疑切何是沓沓的意思人臣[illegible]而又不能正是進退無禮[illegible]全是因循悅[illegible]上言泄泄猶沓沓也[illegible]君三句[illegible]悅從[illegible]三句代[illegible]猶字[illegible]四字[illegible]下文來反[illegible]○以下文反說[illegible]亦兩[illegible]力[illegible]力也

亂只在仁與不仁而已。所以古語說道：凡爲國者，若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雖是國勢不競，却于根本無傷，還不叫做災。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雖是國儲不富，却於元氣不損，還不叫做害。惟道揆不立於上，而不知有禮，則教化不行於下，而不知有學，繇是賊惡之民起於其間，肆爲邪說暴行，敗紀亂常，而國之喪亡無日矣。其爲災與害，顧不大哉。然則爲人君者，當鑒於不仁之禍，而思取法於先王之仁政矣。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合反。○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直解 詩是大雅板之篇。蹶是顛覆。泄泄沓沓都是怠緩悅從的模樣。孟子承上文說：仁政之行，人君固當任其責矣。然使爲人臣者不以此輔其君，治亦何繇而成乎？觀詩經大雅篇中說道：上天方降災禍，顛覆周室，正上下交儆之時。爲人臣者當夙夜匪懈，以救國家之急，不可泄泄然怠緩悅從，苟且旦夕，而無所救正也。這詩之所謂泄泄者，就如俗語所謂沓沓一般。如何是沓沓的意思？蓋人臣事君，有當盡之義也，今只逢迎爲悅，而不以匡弼爲忠，是無義矣。人臣進退，有當守之禮也，今進不能正君，退不能潔己，是無禮矣。人臣告君，當以堯舜爲法，今所行所謀畫，皆出於世俗功利之私，至於先王之法，則造言詆毀，以爲難行，是先王之治終不可復矣。這等的臣，只是因循歲月，顧慮身家，全無體國之誠、急君之念，即時俗之所謂沓沓者也。詩人所謂泄泄，何以異此？是豈人臣之道乎。

纂大全朱子泄泄沓沓如此君何以見臣爲乎故曰人臣先立大志以帝王之道爲必可信必可行而責以極難到之事于其君非過也正以堯舜望他而尊之之至謂之恭開陳善道使其曉然知正理之所在而所謂邪者無有可乘之隙此不敢[illegible]君心而[illegible]之敬[illegible]其君不足與[illegible]誠謂君爲中才而不能以致大道[illegible]是尊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謂之賊害其君者莫此爲治者固當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仁政而非君臣同心亦不能有成也世其勉之哉

說約合參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直解 責是責望。閉是禁過的意思。賊字解做害字。孟子說：人臣而至於泄泄沓沓，無救於傾覆國家，何賴焉？不知人臣事君自有箇道理。古語有云：人臣若只趨走承順，外貌恭謹，亦小節耳。惟是盡心輔導，舉高遠難行之事，責其君以必行，使存心立政，必欲加堯舜而後已。這等的雖是強之以所不堪，然其心却是以聖帝明王的事

業期望其君，而不敢以庸常待之，這纔是尊君之至，所以謂之恭也。人臣只唯諾順從，外面敬畏，亦虛文耳。惟是盡言規諫，敬陳先王之善道，以禁遏其邪僻之心，即犯顏苦口，或傷於直戇，而不辭。這等的雖是投之以所甚忌，然其心却是以防微杜漸的道理匡救其君，而不敢陷之於有過，這纔是爲國之誠，所以謂之敬也。若謂吾君所能行，而不肯責難陳善，以盡開導之方，坐視其有過而不恤，這反是害其君了，不謂之賊而何？夫不以恭敬事其君，而至於賊害其君，正泄泄沓沓之謂也。其何以贊成化理，而行先王之道哉？爲人臣者，信不可不任其責矣。按孟子責難陳善之言，不特明事君之法，即人君受言之道亦在於此。書經上說：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蓋言而逆耳，本人所難受，惟是求之於道，方知其出於恭敬，而不可不從；言而順意，本人所樂聞，惟是求之於非道，方知其反爲賊害，而不

○序孟子勉當時法堯舜以仁民曰凡天下事物皆有中正不可易之則如制器者員取諸規方取諸矩規矩乃方員之至不可以加損者也若夫五品人倫皆推聖人聖人乃人倫之至不可以加損者也蓋人倫之貴賤親疎等殺常變惟聖人之生知最精安行盡善都合乎天理人倫之極天下其孰能外之

敢輕聽必如此然後能聽納忠言以成德業而先王之治可幾也有志于堯舜者可不念哉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道解 孟子論世之君臣皆當以聖人爲法先比方說道古之聖人制器做下的法式後世皆遵而用之如欲爲員的必用規以運之而後員可成欲爲方的必用矩以度之而後方可成是天下之方員至於規矩而無以加所謂方員之至也若夫人之大倫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件都是箇道理但衆人有之而不能盡賢人盡之而不能盡惟聖人則生知安行察之極其精行之極其當于凡貴賤親疎等級隆殺都合乎天理人情之極不可加亦不可損所謂人倫之至也不法規矩成不得方員不法聖人成不得人道三代而後所以世無善法者惟以聖人之道不明而彝倫攸斁也然則爲君爲臣者其可不以聖人爲法哉

序人倫莫大乎君臣聖人莫盛于堯舜欲爲君而盡乎君之道欲爲臣而盡乎臣之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無有他也蓋堯舜之爲君爲臣者道之至也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是不以帝堯待君不敬其君者也臣之道不盡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是不以唐民待民賊害其民者也君之道不盡也○麟士按人倫未說而輿言君臣者立言之意在爲當時之君雖臣猶是件說也觀末二節可見○愚按臣原以輔君爲治爲其道即法舜亦法其爲堯治其民耳大抵凡君臣並言者皆重君邊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道解 孟子承上文說人倫莫大於君臣聖人莫過于堯舜如欲爲君而盡人君的道理欲爲臣而盡人臣的道理二者將何所取法哉皆法堯舜而已矣蓋自古非無明君而惟堯之爲君則放勛格天光被四表致治之盛亘古獨隆是能盡君道之極者故必法堯然後可以爲君也自古非無賢臣而惟舜之爲臣則玄德在位歷試諸艱輔相之業後世莫及是能盡臣道之極者故必法舜而後可以爲臣也若爲臣的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其君則雖奔走爲恭不過不事之末節皆爲不敬其君者耳爲君的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其民則雖粉飾治具終無愛民之實心皆爲賊其民者耳臣而至於不敬其君則臣道虧君而至於賊其民則君道失其何以輔理一人君臨萬姓哉此爲君臣者所以必法堯舜而後可也

序孟子嘗曰道只有二端仁與不仁而已矣由此言觀之堯舜之外別無君臣之道不法堯舜卽入于不仁矣豈容中立者哉○語類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猶言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也若論正當道理更無二箇所謂夫道一而已矣者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道解 孟子承上文說世之君臣所以不法堯舜而至於慢君賊民者無他蓋有畏難之心則謂堯舜至聖不可幾及有苟且之心則謂不法堯舜亦可小康此皆暗於大道而未聞孔子之言者也孔子嘗說天下之道有二只是仁與不仁兩端一念無私而當理便是仁便與不仁爲異路一念私而悖理便是不仁便與仁爲異路未有出於仁不仁之外而別爲兩途者亦未有介於仁不仁之間而別爲一道者可見此是則彼非出此則入彼能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爲仁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爲不仁其幾在一念之微而相去天壤可不審哉

增蔡氏說爲君者至不法堯舜而不仁其禍何可言耶不仁而暴其民甚則身被弑而國以亡不仁而暴其民不甚則身亦危而國亦削且於其身沒之後指其暴行加以惡謚名之曰幽厲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百世亦不能改也不仁之禍至此○麟士按謚法勤靜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慮齋曰言幽厲而不及桀紂者以紂非謚也謚法周公始立耳亦有理序詩云殷之鑒戒不遠在夏后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

之世此正人當以幽厲爲鑒之謂也鑒幽厲之不仁以法堯舜之仁乃克盡君道也哉○麟士按詩朱註以爲厲王作也殷鑒在夏蓋爲文王嘆紂之詞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則云殷鑒寔謂周鑒也正欲厲王鑒紂耳不然況引一詩而云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便無謂

說約合參

○序孟子儆當時之不仁者曰吾嘗歷觀三代其始之得天下也以禹湯文武之仁其後之失天下也以桀紂幽厲之不仁蓋得失之關于仁不仁如此

序不但天下也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其以仁不仁亦有如三代然者

直解 幽厲都是不好的謚號動靜亂常叫做幽殺戮無辜叫做厲孟子說道君道惟在於仁仁則能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而身安國寧萬世稱明矣若不仁之君暴虐其民或橫征厚斂以窮民之財或嚴刑峻罰以殘民之命其爲虐政多端然人心既離禍患立至甚則身弒國亡而不能以自存不甚則身危國削而不能以自振蓋惡有大小則禍有重輕未有不害于其身凶于其國者也然不但身受其禍而已至於沒身之後考其行事定其謚號或以其昏昧不明而名之曰幽如周之幽王或以其殘賊無道而名之曰厲如周之厲王這等惡謚定之一時傳之百世雖有孝子慈孫欲爲祖宗掩覆前愆亦有不能更改者矣夫一不仁而生前之慘禍身後之惡名至於如此然則欲盡君道者可不知所鑒哉大雅蕩之篇有云殷之鑒戒不遠即在夏后之世蓋欲紂之鑒戒于桀耳紂當以桀爲鑒則今人亦當以幽厲爲鑒耳此詩之所謂也夫

鑒幽厲之不仁則能法堯舜之仁不特榮顯當年而且流芳萬世矣可不謹哉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

直解 孟子說前代之得失乃後人之法戒有天下者不可不知也試以夏商周三代言之其初創業之君奄有天下如禹如湯如文武皆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生之而弗傷厚之而弗困事事都以惻怛慈愛行去是以民心悅服而天命自歸其所以得天下者以其仁也及其後王如桀紂幽厲皆以凶殘狠戾之心行苛刻暴虐之事民窮而弗恤民怨而弗知惟縱欲以肆于民上是以民心攜貳而天命不保其所以失天下者以不仁也不特天下爲然至於有國

序是則不仁亦何在而可也天子不仁便不能保其四海諸侯不仁便不能保其社稷卿大夫不仁便不能保其宗廟士庶人不仁便不能保其四體關後說凡此不能保者皆死亡之謂也夫死亡甚可惡而所以死亡則由于不仁今惡死亡而乃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雖欲免于死亡其可得乎如惡之莫如爲仁是在有國者務○麟士按此章雖概論多人然觀下二節道紂當時之諸侯言○新安陳氏曰承上章不仁身弑國亡而推言之也

說約合參

之諸侯若能仁則土地人民可以長保而以興以存若流於不仁則內憂外患相繼並作而以廢以亡其得失亦有然者蓋興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人君若一不仁則土崩瓦解雖有先世之基業亦不足恃雖有祖宗之德澤亦不足恃有天下者可不鑒哉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仁與不仁而天下之得失興國之廢興存亡恒必係之則可見天子所以保四海諸侯所以保社稷卿大夫所以保宗廟士庶人所以保四體者皆以其仁也若天子不仁則億兆離心叛亂四起四海不能保其有矣諸

侯不仁則身危國削衆叛親離社稷不能保其有矣卿大夫不仁則壞法亂紀必有覆宗絕祀之憂宗廟不能保其有矣士庶人不仁則悖理傷道必有虧體殺身之禍四體不能保其有矣可見無貴無賤皆因不仁而致死亡可懼之甚也今人于死亡無有不知惡而思逃者顧於不仁之事則甘心樂爲不知鑒戒這樣的人就似惡醉而強飲酒的一般不知強酒而欲無醉不可得也樂不仁而欲無死亡又豈可得哉欲保國家者信不可不反而求之於仁矣

○蓑達說趙注孟子勉世主反己曰御人之道在于盡己如我愛人其所親者也而人不親我此我仁猶未至耶則反其仁如我治人其所統治者也而人不順治此我智猶未足耶則反其智如我禮人其所敬者也而人不答我此我敬猶未恭耶則反其敬○麟士按紹聞編云此章亦承上章蓋爲當時有國者而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直解 孟子說君子處世但當反求諸己而不必責備於人若責人太過而自治或疎未有能服人者也且如仁者切于愛人人之被其恩澤者誰

言親下天下歸之之語可見○新安陳氏曰承止章得天下以仁而言

指蒙從說不特此也凡于行事事物物之間或有窒礙不得其所欲者皆反而求諸在己惟恐所以處之者未盡其道如此則自修詳密而其身正矣理勝言動好惡取舍無一不當乎天理合乎人心雖天下之大服而歸

說約合參

之意特一家一國之人如我親我治我答而已哉○大全雙峰饒氏曰上面三句包括未盡所以下面又說皆當反諸己添箇皆字

存疑詩云人能常言合乎天理則天降多福皆自求之者然則天下之歸皆由身正夫豈倖致與有人之責者其反己自勉而可矣○按詩以永言自求與皆反求己意相照但于命字福字作天人感應講皆屬支談

○蒙引孟子示人知本曰人有常言皆曰天下國家然人雖言之而未知其序而窮于其本

不親而附之其或愛人而人不我親則是吾仁有未至耳便當自反其仁務使立不獨立達必俱達可也智者明于治人人之受其約束者誰不順而從之其或治人而人不我治則是吾智有未及耳便當自反其智務使知無弗明處無弗當可也有禮者敬人人之被其敬者豈有施而不報之理其或禮人而不我答則是吾敬有未盡耳便當自反其敬退讓以接之積誠以動之可也若愛人不親而謂不可以恩結治人不治而謂不可以德化禮人不答而謂不可以誠感徒以自足自用之心薄待天下而不以自責自治之學厚待其身豈君子之道哉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直解配字解做合字天命是天理孟子承上文說君子以一身而酬酢萬事不但愛人治人禮人而已若能以自反之心推而廣之凡所行之事有窒礙難通不能盡如其願的件件都反求諸己只在身心上講求根本處着力必欲每事盡善而後已這等的修身克己嚴密精詳則一身之中視聽言動好惡取舍無一不當乎天理合乎人心天下皆敬信而歸服之矣豈有不親不治不答者哉大雅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是說人能常常思念務合天理則天心祐助多福自臻這福是自己求之非倖致者其卽身正而天下歸之之謂也如不能正己而但知責人徒以權力把持天下則令之不從威之不服欲使天下歸心其可得哉大學論平天下而推本于修身亦此意也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恆胡登反○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也吾嘗因其言而推之其言天下而卽總以國道由于近天下之本在國也其言國而卽繼以家外由于內國之本在家也然則天下國家云者豈偶然而已哉而家豈獨無所本家之本又在身蓋一人者近內外之所觀望也此又常言所未及者人其可不知此身以立天下國家之本乎○此言有此未知○大全慶源輔氏曰人之常言亦有序而但及其序國之論則必究其本而有國道得其本則末可舉矣○新安陳氏曰此章承上章身正而天下歸之意○小按人有恆言不是指人之言有誤

說約合參

直解恆言是常言孟子說天下之言有平易淺近而至理存焉者不可不察也如今人尋常言語都說是天下國家卻不知這句言語有箇次序夫言天下而繼之以國者何蓋天下至廣德化難以周遍須是國都之內治教修明則由近及遠可以致萬邦之平治是天下之本乃在于國也言國而繼之以家者何蓋國人至衆情意難以感孚須是一家之中恩義浹洽則由內及外可以興一國之仁讓是國之本乃在於家也至於治家之本又在于身蓋一身之舉動乃一家之所觀效必身無不正而後閨門之內整齊嚴肅家自無不齊矣是雖恆言之所未及而根本切要之地乃在於此能先修其身則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以次第而舉矣若其身不正則豈有本亂而末治者哉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宜深省于斯

○蒙引當時諸侯皆以德教之不能廣被為患而不知其本之不修故也故孟子曰人君而欲為政于天下此固事之至大者矣然以我觀之自不難也其本只在正其身不使有非理致怨以得罪于巨室蓋巨室者一國人情之所瞻屬也巨室之所慕常以悅服卽合一國皆中心悅服而慕之一國之所慕卽舉天下之區無不中心悅服而慕之而吾之德澤教化自沛然洋溢乎四海而無遠弗屆矣孰有阻其發教者哉為政又何難也人君反躬以求之可矣○尋常讀者皆不知為政不難一句從何而發蓋下文自相應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于群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

愚按此為政二字即德教沛然是也惟有[illegible]說起正道照之○大[illegible]從氏[illegible]世臣大家[illegible]世臣非一代之臣[illegible]家是世臣之家○巨室便氏所以不得罪者謂合正理而不致怨于人非曲法以承之也

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直解 巨室是世臣大家得罪是自取怨怒的意思慕是向慕沛然是流溢孟子說今之為君者不能反身修德聯屬人心而徒以權力相尚都却說為政甚難自我言之為政初無難事只是要不得罪於巨室而已蓋一國之中必有世臣大家秉政用事的其位望隆重固足以係眾庶之觀瞻其勢力盛強亦足以行君上之命令若人君舉動乖錯則巨室心懷怨怒政教有違而不行者誠使言動循理處置得宜絕無纖毫過失有一取怨而致怨的則世臣大家皆心悅誠服翕然而向慕之矣夫巨室之所慕則一國之人皆視以為趨向其誠心愛戴也與巨室一般一國之所慕則天下之人皆視以為依歸其傾心悅服也與國人一般這等的人心向慕無[巨室]無遠近而皆然則德教大行如水之沛然而莫能禦可以充溢於四海而無有滯礙矣夫德教四溢是稱極治而惟自能服巨室之心始之則為政又何難之有然提綱挈要固在巨室之心服而端本澄源又在君德之慎修此為政者尤當反求諸身也

說約合參

○蒙存孟子遭當時諸侯強仁意曰竊嘗覽古閱今當天下有道人皆修德而位必與德稱諸侯德之小者見役于天下之大德諸侯賢之小者見役于天下之大賢者天下無道人不修德但以力相尚諸侯國之小者見役于諸侯國之大者諸侯力之弱者見役于諸侯力之強者大有道德不及人而為人所役無道力不及人而為人所役斯二者皆理勢之當然天之所在也順其理勢者則國以存逆其理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直解 役是為人役使天是理勢之當然孟子說天下之大分有二非出令以使人則聽命以役使於人此相臨之定體也然有尚德尚力之不同若天下有道人皆修德其位之貴賤必稱其德之大小故大德的人則小德者為之役大賢的人則小賢者為之役役人者不恃勢而自尊役於人者不畏勢而自服此在尚德之時然也若天下無道人不修德但以勢力相為雄長力小的則為大者所役力弱的則為強者所役小固不敢以敵大弱固不敢以敵強此在尚力之時然也世道不同故其所尚亦異然合而言之都是理勢之當然度德以為貴賤則體統正而分義明是理當如此量力以為輕重則心志定而爭奪息是勢不得不如此人豈能悖理而妄行逆勢而獨立哉所以說斯二者皆天也苟能度德量力一本於理勢之當然而不敢違悖這便是順天順天則可以保其社稷和其人民而國以長存矣不如此便是逆天逆天則豈有不亡者乎覩於存亡之機而有國者當審所尚矣

勢者則國以亡必然之理也○問力役亦曰天何也朱子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雙峰饒氏曰[illegible]時勢如此然有大德者使能[illegible]便勝這時勢如下文正己[illegible]○孫德之得于[illegible]

纂大全 朱子曰齊景公有言曰凡人既不能昌其國而出令以使人又不能屈己自下以聽人

說約合參

之命是與物睽絕也于是涕泣而以其女女于吳時以吳之強大故也[illegible]公之言當若可取然齊[illegible]是要言[illegible]證小役大弱役強之事其萎薾自棄之[illegible]絕其[illegible]為質子為遊齊門齊女思其國死葬於西山[illegible]嫁乃閭[illegible]又齊女曰從思其家哭因名其門為齊門

序令也小國不自修德而君師大國般樂忘情之為而恥受大國之命猶是弟子而恥受命于先師也欲不為之役其可得乎○麟士按集註不可得也四字妙正解是猶弟子句先師先字勿泥○愚按景公涕女處亦是恥受命孟子不是要小國不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直解 令是出令以使人受命是聽命於人物字解做人字以女與人叫做女師是效法孟子說有道之世以德相役者不可得而見矣至於小役大弱役強而順天以自存者近時則惟齊景公能之昔吳以蠻夷會盟上國最稱強大此時齊國衰弱不能與之力爭景公乃與群臣謀說有國家者非取威定伯以令諸侯則審己量力以事大國只有這兩件道理若既不能出令以使人又不能事人以聽命這便是與人斷絕了的

恥受命是要他恥受命而自強不恥受命似順天而非也自強固天而寔順也蓋天乘理勢受命順勢之當然自強順理之當然此通章上下關合處

論約合參

纂大全新安陳氏誠如恥之則莫若反其師大國者而師文王以修其德師文王以修其德則國大者所乘之勢稍易大約不過五年國小者所乘之勢稍難亦大約不過七年必然人心翕然歸向而小可大弱可強大國反爲吾役以爲政于天下矣○蓋言文王雖說百年乃治今之王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餘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小國次之故七年○愚按此大國不是上所師之大國乃大國而易爲人役者言大國反爲吾役則所師之大國也○師文王即師文王之仁也然此處且慮

序文王之事何如詩云商之孫子其數不止于億然上帝既命于周則凡其子孫雜于我周是臣服矣雜臣服于我周者以天命靡常歸于有德故也故今殷

一般此則挑釁啟禍自取滅亡而已於是涕出而以女出嫁於吳蓋情雖有所不忍而勢出於無奈也齊景公之能順天保國如此若今之諸侯國既弱小不能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如效法大國之所爲者乃獨以受命爲恥不肯屈己事人這就是爲弟子而恥受命于先師也身爲弟子豈得不受教于師國既弱小豈得不聽命于大國是在免恥者自強求所以免恥者而已矣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今之小國徒恥受大國之命而終不能免者以其師大國之所爲而不能師文王之德也如使心誠愧恥欲免于人役則莫如反己自強取法于文王蓋文王起于岐周爲方百里而當商家全盛之日其締造甚是艱難惟其能發政施仁使人心悅誠服故能三分有二開創成周之王業耳若能修德行仁與文王一般則人心咸服天命必歸在大國因勢乘便不出五年在小國積功累仁不出七年必然混一四海統理萬民而爲政於天下矣至是則大國反爲吾役而何有於受命之恥哉夫能法文王而王業可成國恥可雪有國家者亦何憚而不爲是可以深長思矣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

士之容貌膚大才能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祭于我周之京師焉孔子讀此詩而嘆曰我周至仁商孫至衆以衆過仁則衆失其衆而不可爲衆也夫國君誠好修德以行仁將天下尊親之無與之敵此理勢必然復何待言○蒙引國君好仁二句只做孔子說下文今也字而方是孟子說當時故此條集註云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云云○愚按師作孟子說亦自好蓋引詩及孔子言而大斷帶結兩句正論下遂以今反接言之意思正自緊策

論約合參

序今也恥爲大國所役欲無敵於天下而不師文以好仁是猶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然則誰能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

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祼音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于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

直解 詩是大雅文王篇麗是數侯字解做維字膚是大敏是達祼是灌酒以降神叫做祼將是助祭孟子承上文說言所謂能師文王則必爲政于天下者是豈無據而言之哉在大雅文王之詩說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止十萬上帝既命周以天下

則凡此商之孫子無不臣服于周所以然者天命靡常歸於有德故也天命既已歸周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都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京師是商雖彊大而易姓之後皆服役于周如此孔子讀此詩而歎之說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何其衆也文王能行仁政而周命維新商政遂革則是仁人在位雖有夫衆不能當之蓋難乎其爲衆矣若使爲國君者皆能以懷保惠鮮之心行除暴救民之事念念都在于仁則惠澤旁敷風聲遠播天下之民皆親之如父母戴之爲元后以戰則勝以攻則取雖有强大之國豈能與之爲敵哉繇大雅之詩與孔子之言觀之則文王我師仁者無敵于是爲益信矣有國者徒恥受命而不法文王抑獨何歟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

乎今而後亦盡人以俟天勉爲賢德而可矣○語類今之爲國者論爲治則曰不消做十分的事只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如堯舜三代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爲君且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十分且做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苟且見識所謂聽天所命者也

說約合參

○纂大全西山眞氏孟子假當時不仁者因人君有其國家而欲長保治安莫甚於聽言若夫不仁者私欲蔽障失其本心而可告以忠言也哉但見其顚倒迷謬以危爲安以菑爲利以取亡之道爲可樂皆心爲之以至敗亡已不言之禍如此使不仁而可與言則其感悟有機拯救有路亦何亡國敗家之有

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直解 執是持。詩是大雅桑柔篇。逝是語辭。孟子承上文說。觀文王之事及孔子之言。則知國君之所以能無敵者。以其好仁也。今之諸侯。恥受命于大國。其心豈不欲長駕遠馭。無敵於天下。然乃師大國之般樂怠敖。而不師文王之發政施仁。觀其所爲者。只是厭兵重斂。興兵結怨的事。人未有能誠心愛民。力行仁政者。是徒知恥爲人役。而不知所以免恥之方。就是手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的一般。其終不免于熱也明矣。大雅桑柔之篇有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是說持熱者必以水自濯。而後可以解熱。猶立國者必以仁自持。而後可以服人。若不肯行仁而欲無敵于天下。萬無是理也。爲人君者可不勉哉。蓋戰國諸侯。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如齊宣王欲涖中國撫四夷。而但知興兵構怨。梁惠王欲雪先人之恥。而不免糜爛其民。孟子皆以仁政告之。而卒不能用。故設爲此論以儆當時之君者如此。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菑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災。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顚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直解 菑是災害。孟子說有國家者。孰不諱言危亡。而惡聞災害。然禍福之來。皆由自取。惟通達事理者。能言之。亦惟樂受忠言者。能聽之。若那不仁之人。私欲障蔽。將本心之明都喪失了。雖有忠謀讜論。亦必拒之而不從。豈可與之有言哉。

序夫有言不聽甘致敗亡不仁者於此亦復何護之咎耶昔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何清兮可

說約合參

以濯我之纓滄浪之水何濁兮可以濯我之足雖孺子無心而寄旅如此○通義吳氏程曰冠系亦作系纓所以繫冠于頷下○顧麟士曰按禮書曰二組屬于笄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緌之垂者謂之緌詩南山曰冠緌雙止是也○指淺說孔子聞之而謂其弟子曰小子聽之此孺子之歌有至理也惟其清斯以之濯纓惟其濁斯以之濯足是貴賤榮辱非人所爲皆水之自取之也小子不可不知也

且如修德行仁。則可以長久安寧。暴虐不仁。則不免于危亡災害。此必然之理也。彼則茫然無知。悍然不顧。不以危險爲可畏。而反據之以爲安。不以災害爲可虞。而反趨之以爲利。不以滅亡爲可深憂。而反恬然處之以爲樂。這等的顚倒錯亂。終迷不反。豈不至於亡國敗家。假使不仁者而可與言。則必能悔悟前非。改過遷善。雖危急存亡之際。何可挽回。又何亡國敗家之有。大抵天下之事。至險藏於至安。可患藏于可樂。如聲色貨利。馳騁田獵等事。人只見得目前安樂。未必便是不好。殊不知災禍危亡之幾。皆伏于此。將來日積月累。驟至於不可爲。雖悔何及哉。若平日常存此心。不敢肆意妄爲。或少有過失。聞言即悟。則治安之效可期。豈特能免於敗亡而已。古稱成湯之聖。曰從諫不咈。曰改過不吝。此萬世爲君者所當法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

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直解 滄浪是水名。纓是冠系。孟子說不仁之人。迷而不悟。及至敗亡。非諉命于天。則歸罪於人。而不知其皆繇于自致也。不觀孺子之歌與孔子之言乎。昔有孺子遊於滄浪之上。口中歌說道。滄浪之水清的。可以濯我之纓。滄浪之水濁的。可以濯我之足。其言雖若淺近。而其中實有至理。孔子聞之。乃呼門人小子而告之說道。孺子之歌。雖出於無心。然就中玩味。却有個感應自然之理。小子其審聽之可也。夫纓之與足。一般是濯。何以有清濁之分。蓋纓乃首服。人之所貴也。貴則惟水之清者。乃可以致潔。故以之濯纓。足爲下體。人之所賤也。賤則雖水之濁者。亦

序由孔子之言觀之天下之事其孰不出于自取者乎夫人必自爲侮焉然後人從而侮之是侮雖在人而實以不能修身取之也家必自毀然後人從而毀之也毀雖在人而實以不能齊家取之也國必自伐然後人從而伐之是伐雖在人而實以不能治國取之也蒙不虛生惟人所召蓋如此○蒙引此以下孟子之言也

乃引太甲篇曰天作孽猶可以違而避自作孽不可以逭而活此即自侮自毀自伐之謂也嗟乎雖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有國家者其無蹈不仁之禍哉

說約合參

可以去垢故以之濯足是褻之濯也係滄浪之清致之足之濯也係滄浪之濁致之有此體質故有此感召有非人之所能強者所以說自取之也然則有國家者仁則榮不仁則辱禍福皆自己求之亦豈人之所能與哉誦滄浪之歌可以惕然省矣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夫音扶○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直解 侮是慢毀是壞太甲是商書篇名孽是禍違是避孟子承上文說觀孔子聽滄浪之歌而發自取之義則凡天下之事皆可類推或禍或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如人之一身若能敬慎端莊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 離婁上 三

無一毫過失則人心自生嚴憚誰敢有侮之者惟是平日不能檢身或輕動輕佻或言詞放誕自己先不尊重了然後人以爲可侮而恥辱加焉這不是人能侮我乃是自取其侮也又如一家之中若能整齊和睦無一些乖爭則家道自然興隆誰敢有毀之者惟是平日不能治家或骨肉相戕或閨門不肅自家先敗壞了然後人見其可毀而災害及焉這不是人能毀我乃吾自取其毀也又如一國之內若能順治威嚴無一些釁隙則大國亦將畏之誰敢有侵伐者惟是用人行政皆失其道以致百姓不安四隣不睦自己先有可伐之釁了然後動天下之兵而身危國削之禍生焉這不是人敢于伐我乃我自取其伐也可見變不虛生惟人所召孔子所謂自取者蓋如此商書太甲之篇說天降之孽雖似難逃然人能修德回天猶有可避若孽由自己作災殃立至豈有存活之理乎此即自侮自毀自伐之謂也有國家者如繹思自取之義

說約合參

○序孟子勉當時仁民曰天下之得失多故而當審其致之之本彼桀紂之有天下而失之也由于百姓離散失其民也失其民者由于人情怨怒失其心也由此而觀可見得天下有道惟得其民斯有人有土而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惟得其心斯近悅遠來得其民矣至于欲得其心又有道凡民心有所欲皆與之聚之心有所惡皆勿以施之我所爲皆順則民得遂其心而樂歸于我矣○蒙引爾也二字是語辭如云焉乎如云焉爾矣又云則亦無有乎爾皆語辭也

序夫所以然者欲與聚惡勿施所謂仁民性之歸仁也以望之本情趨感恩之樂地猶水

侮孽而深戒自作之孽則必能聽信忠言而無亡國敗家之禍矣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直解 孟子說自古國家之興亡皆係於民心之向背我觀夏桀商紂嘗君臨天下矣如何便失了天下以其人民離散身爲獨夫無與保守故也夫桀紂之民也皆是祖宗所遺如何便失了人民以其暴虐不仁衆心怨怒不肯歸向故也繇此而觀可見得天下有箇道理只要百姓每歸附則有人有土而天下皆其統馭矣得民有個道理只要他心裏喜歡則近悅遠來而萬民皆其臣妾矣至於欲得民之心又有箇道理不是智術可以愚之威力可以劫之者只看他所欲所惡所有如飽煖安逸等項乃民心之所甚欲而不能自遂者須是在上的人替他多方撫恤把好事件件都聚集與他使他遂其生養安全之樂如飢寒勞苦等項民心之所甚惡而不能自去者須是在上的人替他盡力區處把不好的事一些不害着他使得免于怨恨歎愁之聲如此則君以民之心爲心而民亦以君之心爲心豈有不得其民者既得其民則保民而王天下孰能禦之桀紂惟不知此道所以失民而失天下也有天下者可不鑒哉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 離婁上 三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壙廣野也

性之就下沛然而往獸性之走壙群然而奔其勢原莫之能禦也。

序民歸仁之切如此而況乎有不仁者之迫其後乎故魚本欲淵以畏獺之故益避而趨于淵

說約合參

是爲淵敺魚者獺也爵本欲叢以畏鸇之故益避而趨於叢是爲叢敺爵者鸇也民本欲湯武以畏桀紂之故益避而趨於湯武是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甚矣仁之勝不仁也○蒙引此以上皆汎論至下文方說入時事

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直解 壙是野外空濶的去處孟子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惟上無仁君而民始有離心耳今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謂仁也繇是天下之民凡求遂其所欲求免其所惡者都翕然歸向不但被其澤者莫不歡欣鼓舞依之如父母就是聞其風者亦莫不奔走趨附戴之爲我君譬如那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一般蓋水之性本自順下若導之下流則沛然而往莫之能禦獸之性本自放逸若縱之壙野則羣然而趨莫之能遏其勢然也今民之所欲固在於仁焉有仁人在上而民心不歸者乎昔成湯救民于水火則四方之民咸望其來武王拯民於凶殘則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湯武惟仁故能得民而得天下也所以說三代之得天下以仁爲人君者當知所取法矣

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

民者桀與紂也。 爲去聲敺與驅同獺音闥爵與雀同鸇諸延反○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直解 淵是深水敺是逼逐的意思獺是食魚的獸叢是茂林爵字即鳥雀的雀字鸇是食雀的鳥孟子承上文說民之所欲在仁其所畏在不仁未有不趨其所欲而避其所畏者譬如魚在水中只怕爲獺所食都往那深水去處躲藏以避獺之害是魚之必趨于淵者獺爲之敺也雀在林中只怕爲鸇所食都投那茂林去處棲止以避鸇之害是雀之必趨于叢者鸇爲之敺也至于湯武之仁本是人心之所歸向而桀紂之爲君又暴虐無道百姓不得安生把夏商之民都逼逐將去使之歸於湯武就似魚之歸淵雀之歸叢一般是湯武之所以得民者桀紂爲之敺也書經上說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故湯武行仁則民皆戴之爲君若或招之使來桀紂不仁則

蒙引今天下之君使有好仁者出焉與聚勿施有如湯武則諸侯之不仁者皆爲之敺以歸之矣民既來歸斯得天下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民心離乎彼即屬乎此有所屬生于有所離也但戰國時七雄之民多是離心者而無一人能行王政以救之耳故孟子扼腕嘆息云云

蒙大全雲峰胡氏好仁固必致王但今之欲王者富强虐政憔悴其民者已久在乎仁心仁政

說約合參

以救之猶七年之病其病根深矣在乎求三年之艾以治之也三年之艾不能畜之平日而自今畜之猶可也苟爲不畜即終身不得而病終不免于死亡矣然則爲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爲之志苟及今不志于仁則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矣

序詩云其何能以自善乎惟相與及於陷溺而已此即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之謂也豈但王不可得哉有國者其當惕然儆省矣○大全新安陳氏曰此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能如是則可以謂之好仁而不仁者皆將敺民以歸之其王天下也孰禦

民皆疾之如仇若或敺之使去仁不仁之間而民心向背國之興亡皆係于此可不慎哉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爲王並去聲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湯武好仁而桀紂爲之敺民則民心之歸仁益可見矣方今天下特無好仁之君耳設使諸侯之中有能省刑薄斂不嗜殺人念念都只要愛養百姓所欲則與之聚所惡則勿之施也如湯武之好仁則天下諸侯暴虐如桀紂者皆爲敺民以就之矣民既來歸則億兆皆我臣妾土地皆我版圖而可以混一天下雖欲無王亦有不可得而辭者矣夫君能好仁而即可以王天下有國家者亦何憚而不爲哉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

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直解 艾是草名用以灸病的詩是大雅桑柔篇淑是善載字解做則字胥是相孟子承上文說好仁之君必能王天下則欲王者惟在強仁而已但今之諸侯都只以富國強兵虐害生民爲事積患已深一日要起敝扶衰統一天下如何可得須是及早悔悟汲汲然舉行仁政以愛養生民然後人心可收王業可致譬如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一般蓋病至七年則已沉痼難

愈而艾必三年然後乾久可用則治病的人須是從今日畜起猶或可及苟不以時畜之日復一日便至終身亦不得乾久之艾而病日益深死日益迫矣若今之諸侯不能及時努力欽然有志於行仁則與受病已深而不能畜艾者何異將見國事日非人心日去因循至於終身惟有憂辱相尋以陷于死亡而已豈復有能自振拔之理乎詩大雅桑柔之篇說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是說人不能爲善則相引以及于沉溺而已是即不仁之君終身憂辱死亡之謂也有國家者誠能鑒往日之愆圖將來之善則可以轉弱爲强得民而得天下矣豈特免于憂辱已哉

○纂序孟子曰人性本善皆當自勉以求盡其道焉乃世有一等自家暴害自家者不可與有言以相爲辯示也有一等自家棄絕自家者不可與有爲以相爲摩勵也如禮義至美乃不知其爲美而言則非毁之則雖與之言彼必乖戾而拒之以不信

說約合參 所謂自暴如此也仁義在身乃謂吾身不能居之由之則雖與之爲彼必因循而絕之以不行所謂自棄如此也此其所以不可與有言有爲也○語類有來自暴者便是剛惡者之所爲自棄者便是柔惡者之所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毁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毁之雖與

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直解 暴是害非是毁孟子說人性本善不待外求須是自家涵養自家勉厲方能盡得性分中的道理如今有一種自暴的人自以爲是不受善言就把好言語教他也拒之而不信這等的鹵莽昏庸何可與之有言也又有一種自棄的人甘爲人下不肯向上就知道該做的事也絕之而不爲這等的怠惰委靡何可與之有爲也如何叫做自暴蓋人性中有禮義但有良心的誰不知其爲美而慕好之彼明以偏詖之私肆其謬妄之說不知禮義爲何物反加詆毁這是顚倒錯亂失其本心分明把自家坑害了所以謂之自暴也自暴者尙可與之有言乎如何叫做自棄蓋人性中有仁義但有志氣的誰不以爲可居可由而勉圖之彼則以柔懦之資狃於因循之習只說道自已不能不肯用力這樣逡巡畏縮畫而不進分明把自已丟棄了所以謂之自棄也自棄者尙可與之有爲乎然天下無不可爲之善亦無不可化之人若能知自暴自棄之非而以自責自修爲務則可以變化氣質而爲賢爲聖亦不難矣孔子不拒互鄉之難與言而深責冉求之自畫亦此意也

廚抑知仁與義固甚切于人者乎仁爲天理之公處乎其中無一毫人欲之傾危是人生至安之宅也義爲天理之宜履乎其中無一毫人欲之邪枉是人生至正大之路也序安宅則人所必當居乃自有安宅自曠之而弗居正路則人所必當由乃自有正路自舍之而不由蔽之深良心喪失哀哉吾不知暴棄者之所終也已

說約合參 纂大全朱子曰曠其安宅則必放辟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于此是可哀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直解 曠字解做空字孟子承上文說自暴自棄之

人不能居仁由義者豈未知仁義之切于人乎蓋凡人處心一有私欲便是危機如何得安穩自在惟仁乃天理之公凝然常定凡五常百行都由此植立而無一毫私欲搖撼其中這是人身上安安穩穩一所的住宅若能居之則身心泰然自無從欲之危矣所以說仁人之安宅也凡人行事一有私邪便爲曲徑如何得平正通達惟義乃天理之宜截然有制凡千變萬化都繇此推行而無一毫私邪阻塞其間這是人面前平平正正一條的道路若能繇之則舉動光明自無冥行之咎矣所以說人之正路也這安宅正路本吾所固有不待外求人當終身居之不可須臾離者今乃自暴自棄不能收其已放之心奮其必揚之志雖有安宅曠之而弗居雖有正路舍之而不由這等不仁不義的人非私欲陷溺喪其良心何以顚倒錯亂至此豈不可哀之甚哉孟子此言所以啓人愧恥之心而勉之以自强者意獨至矣學者其尙深省於斯

○錢緒聞補孟子曰率性之謂道道本在邇也而乃求諸遠行道之謂事本在易也而乃求諸難人之過也道不外乎親長之間而親之長之即其事也但人有親人人親其親人有長人人長其長家家皆孝弟俗皆仁義而天下治平矣然則舍此而他求焉不以遠且難而反失之者哉○要看兩在字其意在下二句○饒士按大全主但求而道說固之宗川又本之于教大約但對人君說一解也有疑但不平說去無所添設而淺說紹聞象因之又一解也蒸諸家立說每有異同如輔之之派在親者平心以擇之耳○味人人字夫下平字似亦可對人君說然大學平天下必自王大夫以下使不須讀此節亦只論其理固不必拘孝弟人人可爲也○有文則一處一塞一反一正之理也

說約合纂

○纂大全孟子勉人思誠曰居下位而欲治其民其道在于獲上苟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民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乎上有道必須朋友稱譽薦進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爲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直解 爾即是邇古字通用孟子說凡人情之所趨即世道之所係同則公異則私公則治私則亂其幾不可不察也彼率性之謂道一人由之衆人共由之本至邇也乃世間別有一種的學問謂衆所共由之道不足爲高務要求之于荒唐玄渺者這是道在邇而求諸遠行道之謂事一人能之衆人共能之本至易也乃世間別有一等的修爲謂衆所共能之事不足爲奇務要求之于艱深怪異者這是事在易而求諸難夫求道于遠求事于難其初本起于一念之勝心卒之勝而不已則爭爭而不已則亂天下未有得平者也以我觀之人無貴賤賢愚一般有父母一般有兄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稍長無不知敬其兄者只這良知良能所在有何爾我可分有何門戶可立若使人人爲子的都親其親人人爲弟的都長其長這等風俗便是極和氣的風俗這等世界便是極無事的世界朝廷之上不必繁刑峻法閭里之間不爭我是人非天下無不平者矣然則道豈不在邇事豈不在易而求道與事者又何必求之遠且難哉孟子此章蓋爲當時惑世誣民之士楊墨儀秦許行告子諸人而發要之三代而降學術壞于門戶之多政體累于聰明之亂有維世覺民之責者不可不三復此章之旨識其漸而亟反之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

不信于友弗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必能修身齊家方有可稱者耳事親弗悅則何可稱之有弗信于友矣悅親有道必出于誠心乃可若反諸身不誠外面假爲孝之事其面上無些之心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必先明善之可爲惡之必不可爲無一斯之意者不能明善則是非之而推極吾之知則其心眞身便不誠矣

說約合纂

纂大全朱子明善以誠身切要如此是故誠者都是實理乃天之道也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眞箇是仁義便眞箇是義更無不實處是其本然者也思

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其理無以眞知善之所在也遊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能誠其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直解 孟子說君子以一人之身上使下交本親件件都有箇道理須在根本切要處講求且如居下位而治民須是君上信任他纔得展布若不得于君則情意不通事多掣肘何以安其位而行其志雖欲治民不可得矣然得君有道不在諂佞以取容須是行成名立朋友間個個稱揚而後能受知於君上若朋友不信則名譽不顯上何由知欲得乎君不能矣然信友有道不在結交以延譽須是竭力盡孝使父母常常喜悅而後能取信于朋友若事親弗悅則素行不孚人何由信欲信於友不能矣然悅親有道又在於誠身蓋守身乃事親之本若反求諸身一有虧欠未能盡得眞實無妄的道理則服勞奉養都是虛文末節何以能得親之歡故悅親者不可不誠其身也至於誠身有道又在于明善蓋擇善乃固執之基若察識之功一有未至不能眞知天命人心之本然則爲善去惡不能實用其力何以能復于無妄故欲誠身者又不可不明乎善也君子能明善以誠身則事親爲寔孝交友爲實心事君爲實忠治民爲實政一誠立而萬善從之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

誠者思有不實處便思去實[illegible]人之道也常人說仁時[illegible]有不仁[illegible]有不義[illegible]於是而思明[illegible]自強不息是其當[illegible]者也○[illegible]誠者天之道此天道[illegible]在人者言天之道不[illegible]不[illegible]理之在人者無不[illegible]是亦天之[illegible]也思誠者人之道是君子誠之[illegible]意二句[illegible]理本[illegible]而人之當[illegible]也

蒙引[illegible]自思誠而至于誠是[illegible]至誠[illegible]自能動物以之事親[illegible]以之取友而友信之以之事君而君用以之治民而民從[illegible]有不動者[illegible]未之有

說約合參

也若夫不誠則未有能動物者也人可不務誠哉○蒙引誠能動物即中庸誠則形至動變化者一理也[illegible]思誠為修身之本明善又為思誠之本[illegible]有理[illegible]誠[illegible]修身不是兩[illegible]亦不是兩[illegible]明善與思誠亦不是兩段[illegible]工夫[illegible]思誠為修身之本者[illegible]以不曰修身而必曰誠身[illegible]以此[illegible]也○存[illegible]此二句是言思誠之效以終首節之意

【直解】孟子說。君子欲盡道于君民親友之間。而必以明善誠身為本。則可以見誠之為貴矣。然誠雖具于人。而其原出於天。蓋天生斯民。皆有恆性。性中所具之德。即是天之元亨利貞付畀與他的道理。純粹真實。無一毫虛假。無一些虧欠。乃天道之本然。所以說誠者天之道也。但在天固無不實之理。在人容有不實之心。必須先明乎善。思以復其本然之體。把性中仁義禮智件件都體驗擴充。擇之欲其精。守之欲其固。必求至於誠而後已。此乃人道之當然。所以說思誠者人之道也。夫誠曰天道。既為性分之所固有。思誠曰人道。又其職分之所當為。則明善所以誠身。盡人以合天。君子不可不知所務矣。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于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直解】孟子承上文說。思誠為人道之當然。固宜責成于己。而實理乃人心之同然。自足感通乎人。人特患誠有未至耳。若能擇善固執。繇思誠之功而進。以至於念念皆誠。無一毫虛假。時時皆誠。無一息間斷。到那至誠的地位。與天道合一了。將見誠立于此。幾應于彼。事親則親悅其孝。事君則君諒其忠。交友則友服其信。治民則民懷其仁。有不言而自喻者矣。若謂至誠不能動物。天下豈有是理哉。使誠有未至。則方寸之中。便有虛假間斷。何以使精誠貫徹。志意交孚。欲求獲上治民悅親信友。必不可得已。蓋天地間只是一箇實理。人與我都是這箇實心。相感相觸。則不戒而自孚。心有間斷。則有求而莫應。此必然之理也。君子可不以思誠為先務哉。按此章論誠明之學。實淵源於君子。乃子思所聞於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十 離婁上 三十

○增淺說全孟子曰。今天下莫能定于一者。只所行不得其政故也。試以文王觀之。昔商紂毒痛四海。播棄老成。伯夷避紂之亂。隱居北海之濱。及聞文王起為西伯。于是興曰。何不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我可歸之以就其養矣。太公避紂之亂。隱居東海之濱。聞文王起為西伯。于是興曰。何不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我可歸之以就其養矣。○麟士[illegible]人之老皆無凍餒[illegible]鰥寡孤獨四字都[illegible]○太公望[illegible]號太公望[illegible]甚無此理也○集註來就其養非求仕也是輔注曰恐人就見太公後來佐武王伐紂遂以

說約合參

其來為求仕之意故明辨之○盍來只言其來也似併不謂出獵載歸時不然孤竹君獨不發龍羆之夢為聘與矣

夫伯夷太公齒德俱尊非如常人之老齒尊而已乃天下之大老也既曰大老則有以係天下之望而為天下之父而天下之人皆其子也而歸于文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寧有背其父而他往者乎

曾子。而孟子所受于子思者。學者宜究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直解】作字興字。都解做起字。盍是何不。文王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孟子說。今之諸侯。莫能定天下於一者。只為仁政不行故也。試以文王觀之。昔商紂毒痡四海。播棄老成。此賢人隱伏之時也。那時伯夷辟紂之亂。隱於北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十 離婁上 三十一

海之濱。蓋非君不事矣。及聞文王起為西伯。奮然而興。說道。吾何不歸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歸之以就其養可也。遂自北海而往焉。太公辟紂之亂。隱於東海之濱。蓋非時不出矣。及聞文王起為西伯。奮然而興。說道。吾何不歸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歸之以就其養可也。遂自東海而往焉。夫仁政一施。而辟世之賢。遂自窮海相率而歸。王道之得人如此。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直解】二老指伯夷太公。孟子說。伯夷太公。這二老不是尋常的人。不但年齒高天下而已。伯夷

夫文王能行王政而得天下之歸如此當今諸侯有能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使養其老而行文王之政則七年之內亦必得天下之歸而爲政于天下矣有國王之志者亦何憚而不師文王耶○趙注文王時難故久衰周

說約合參

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

○「孟子爲當時富强者罪也曰昔孔子弟子求也爲季氏宰無能匡正季氏以改于其惡德而設法催科民無道貢所賦之粟倍于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其罪可也

求仁無怨得聖人之清太公待時而興爲帝王之佐齒德俱尊乃天下之大老也旣曰大老則其德望所在人心係屬且將觀其向背以爲重輕就如天下之父一般今皆慕文王之政來自海濱是天下之父歸之矣天下之父已歸爲之子者寧有背其父而他往者乎蓋海內之心方觀望於賢者而賢者之心已趨向於文王雖欲遏之不歸不可得矣自古有國家者莫難于得賢士尤莫難于得老成之士書謂詢于黃髮詩謂尙有典刑正謂此也故三仁播棄而殷祚以滅二老來歸而周道以隆得失之效可睹矣養賢以及民者尙知所務哉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直解 孟子說文王所以開創成周之業而爲政于天下者以其得民望而係人心也今之諸侯惟患不能行文王之政耳有能行文王之政如所

謂田里樹畜之教鰥寡孤獨之養一一舉而行之則仁心仁聞達於四海必有老成賢哲之士相率來歸如伯夷太公者那時天下之民心誠悅服豈能舍之而他往乎夫人心戴之則天命歸之不論國之强弱大約七年之內必能統一四海制御諸侯而爲政于天下矣有圖王之志者亦何憚而不師文王耶蓋三代之得天下皆以施德行仁固結人心爲本而戰國之君徒欲恃其富强從衡之策兼制天下故孟子舉文王之政以示之如此萬世而後欲以王道致治者可不知所法哉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

說約合參

「由此責求之言觀之凡君不行仁政而爲之臣者但爲之聚斂以富之皆爲見棄絕于孔子者也而況于爲君强戰者乎爭地以戰則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糜爛其民肝腦塗地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其罪之大雖至于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直解 求是冉求孔子弟子賦是徵稅鳴鼓而攻是聲其罪而責之孟子見當時列國之君皆以富國强兵爲務而不知其非故引此以儆之說昔孔門弟子冉求仕於魯大夫季氏爲家臣之長季氏專魯國之政私家之富過於公室冉求不能匡救以改正其惡德反爲之聚斂于民徵收賦稅較之往時更多一倍這是剝下以媚上所謂聚斂之臣也孔子聞之對諸弟子說求也游于吾門而不能以道事人如此是有負于平日之教而非吾之徒矣爾小子于彼有朋友之義當聲其罪以責之使之省改可也夫國家財用誠不可闕然藏富于國不如藏富于民若言利之臣朘民膏血以充公家之賦始則損下益上害及于民其終至財聚民散而禍亦歸於上矣豈國家之所宜有哉冉求以從政見稱以足民爲志而所爲若此宜夫子之痛絕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强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由孔子責冉求之言觀之可見人臣事君但當引之以志仁不宜導之以求利若其君不行仁政而爲之臣者又厚斂于民以封殖之乃名教之罪人孔子所棄絕者也夫富國猶且不可而況於爲君强戰者乎蓋聚斂之臣奪人之財猶未傷人之命也若强戰者只要開疆闢土戰勝攻取而不顧生民之命故爭地而戰則殺人之多至於盈野爭城而戰則殺

序強戰之罪大如此因罪定刑。而可以知所不赦矣故善戰者服上極刑以正其賊君殘民之罪至于縱橫遊說連結諸侯興兵構怨以禍民者即次之變壞井田開闢草萊以其土地分授于民使人耕稼爲聚斂計以任民者又即次之有王者起援以誅所必然者乃今之諸侯反以爲民賊而以爲良臣何哉[illegible]亦乎禍亂之相尋不已也○辟土拔兩次之猶曰即次之言皆有罪也不是恕之之詞○連諸侯者雖動天下之兵未嘗身任役人之事辟草萊任土地者雖主富國而不恤其民亦未有役人之事作我善辭次之方得

說約合參

若出孟子口中即是開釋之文非語氣矣淺說達說講俱不是後次之作又次於連諸侯者却似無妨○如舉凶對鞫罪案自有差等然而皆在不赦也

人之多至於盈城而不自知其慘也夫爲土地之故使人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矣其罪之大雖至于死猶不足以容之豈特奪民之財可比乎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直解 辟是開墾任土地是竭盡地力的意思古時井田之法其餘荒閒廢土皆以予民後世廢壞井田開墾荒蕪竭盡地力而利歸於上這是辟草萊任土地富國之術也孟子承上文說今列國之君所求於士與士之效用於君者有三一是善於用兵戰勝攻取一是縱橫遊說連結諸侯一是墾田積穀爲國興利這三樣人如今都說他有功于國然以王法論之皆有必誅之罪蓋善戰的人雖應敵制勝可以快人主之心然傷殘民命荼毒生靈即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者有王者興必然加以誅戮而服至重之刑此罪當首論者也縱橫遊說連結諸侯的人雖未身親攻戰之事然挾智用術把持世主興起爭端使天下兵連禍結不得休息其罪亦不可赦比于善戰之刑即其次也開闢草萊竭盡地力的人雖不過爲生財富國之計然[illegible]併小民罔羅餘利使天下民窮財盡不得[illegible]其罪亦不可逭比於善戰之刑是又其次也今之諸侯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又何怪乎禍亂之相尋而不已耶然就三者論之縱橫之徒固不必言矣至於行師理財雖三代亦所不廢而槩以爲罪何也蓋王者之用兵主於定亂而善戰者以多殺爲功王者之理財主於惠民而言利者以多取爲富此義利之辨而治亂所由分也用人者可不審哉。

○纂序孟子曰存乎人之一身者五官百體皆具矣然莫良于眸子蓋眸子精神之所發不能爲人掩其惡胸中正則神清而明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神散而昏即眸子眊焉不能掩其惡如此此其所以良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直解 良字解做善字眸子是目中瞳子瞭是明眊是昏暗的意思孟子說觀人之法不必遠求即一身之中其最善而可觀者莫如眸子蓋人之善惡生於心心之精神見于目意念一起即形于瞻視之間故惟眸子之在人不能掩其心之惡也如其胸中所存光明正大無所隱伏則其神翕聚而見之眸子者必然清朗瑩徹瞭然而精明焉若是胸中所存偏私邪曲有所迷惑則其神渙散而見之眸子者必然恍惚蒙昧眊然而昏暗焉心之邪正不同而目之昏明即異是眸子不能掩其善亦不能掩其惡也即此一端豈不足以觀人耶

說約合參

嘗聞之不知言無以知人言固所以觀人也如聽其言也以察其言之邪正又觀其眸子以驗其目之明昧而人之賢否其何得而廋哉此觀人之一法也○家引言最好是眸子了[illegible]子最好視人也主觀人言[illegible]主按槩註言可偽爲眸子不容偽紹聞編以爲深得孟子言外之意則莫良莫字只照言字說來未嘗不佳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焉於虔反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

直解 廋字解做匿字孟子承上文說世之觀人固有於言語之間察人心術者然言猶可以僞爲而惟眸子不能掩其惡則觀人者豈可徒信其言而已乎故必聽其言語以考其心之聲又觀其眸子以察其心之神其言既善而眸子又極其清明則其爲光明正大之人可知也其言雖善而眸子不免於昏眊則其爲回邪隱伏之人未可知也合二者而觀之則不[illegible]容[illegible]飾之間而君子小人之情狀已可以得其槩矣人即欲掩匿其情以逃吾之洞察恐能掩於言而不能掩於眸子亦安得而終匿哉此一章當與論語視其所以一章參看然孔子之觀人推及心

○存疑孟子與恭儉之所爲以明時君之不然也意曰當時之君有以恭儉自名者然我觀是者[illegible]僅不侮人見侮者僅不奪人今之侮奪人之君惟恐人不順其侮奪焉耳爲恭儉然則所謂恭儉者特聲音笑貌僞爲於外[illegible]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惟恐不順其侮奪言欲侮奪人之甚也○[illegible]當時之君有欲侮於人者[illegible]之間自以爲恭儉而無恭儉之實德也諸侯其本國也則不能以禮接下不能取民以制是已侮奪人

說約合參

矣安得爲恭儉其於鄰國也則無故而加之以兵無故而侵其土地是亦爲侮奪人矣安得爲恭儉哉[illegible]一[illegible]其實而言之曰[illegible]○惟恐不順[illegible]惟恐不揚吾志也明其無忌極也

○[illegible]淳于髡因孟子不見諸侯而設問曰男女授受不親手

曲之微。方定其善惡而孟子之觀人欲于辭色之間即考其邪正何詳畧之不同如此蓋人之制行或能飾於一時而不能掩於平時故虛心而察品流乃定人之存心或能匿於所勉而不能不露於所忽故卒然而驗臧否自明有觀人之責者兼而用之可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

直解 孟子說古今言人君之美德莫如恭儉然恭儉不可以僞爲蓋謂之曰恭則心存敬謹必能下賢禮士不肯慢視臣下而有所玩侮謂之曰儉則志在節約必能制節謹度不肯輕用民財而有所侵奪是不侮不奪者乃恭儉之實也今之人君皆知恭儉之爲美但其平日所行都是侮人奪人之事那侮人之君自恃尊貴其心必驕只要人非禮奉承順着他的意思奪人之君惟務貪得其心必侈只要人曲意逢迎順着他兼并的意思惟恐人不順已不能快其侮奪之心也惡有侮人奪人而可謂之恭儉者乎是可見實心謙讓然後謂之恭實心撙節然後謂之儉若只在聲音笑貌之間做出恭儉的模樣而不在於中心則不過粉飾僞爲而已恭儉的美德豈可以聲音笑貌僞爲者哉蓋當時之君惟務虛名而不修實德故孟子儆之如此書經上說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正是此意蓋侮生於驕奪生於侈必克其驕心方能下人而無所侮必克其侈心方能約已裕人而無所奪此恭儉之所由成也爲人君者不可不知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說約合參

者果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彼嫂將溺水則親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則忍心害理是豺狼也蓋男女授受不親者禮也所以守其常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所以濟其變也○大全禮記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舉之○[illegible]授其相[illegible]以篚[illegible]不親[illegible]云男女不親授嫂叔不通問[illegible]

直解 淳于髡是齊之辯士權是稱錘所以稱物之輕重者故人之處事稱量道理以合於中也叫做權昔淳于髡因孟子不見諸侯故託辭以諷之說道吾聞男女有別就是以物相取與不得親手交接果是禮之當然與孟子答說男不言內女不言外故授受不親正以別嫌明微乃禮之所重也淳于髡說男女授受不親固爲禮矣即如嫂之與叔禮不通問亦不可親相授受者設或嫂溺於水生死在倉卒之間爲之叔者亦將引手以救之乎還是拘授受不親之禮而坐視其死也孟子答說嫂叔至親溺水大變于此不救則忍心害理是豺狼之類耳有人心者果如是乎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君子處事有經有權男女授受不親是禮之常經固不可越至如嫂溺援之以手此乃事勢危迫之際顧得情義便顧不得嫌疑故揆度於輕重緩急之間以求合乎天理人心之正所謂權也若但知有禮而不知有權則所全者小所失者大矣豈識時通變者哉要之經權二字兩不相離禮有常經如稱之有星銖兩各別權無定主如轉徙以校物輕重適平二者交相爲用也觀孟子之言則可以識權之義矣。

說約合參

○髡得孟子從權之語因而折之曰今天下溺矣奮一嫂不容守道坐視正此其時而夫子不從權以援之何也[illegible]全來于曰古人所以救世以有道也不比救嫂徒以手也其所爲道既自放倒矣天下豈手可援子乃欲我徒手以援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

天下之大乎子不如守道亦何可言行權矣○存疑孟子所謂權在道之內是所謂權在道之外事處其變常道不可行于是因而通之而初不失乎道是謂在道之內若遂越常道以濟事功是謂在道之外

說約合參

○增德說全公孫丑問曰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何也　孟子曰非理不當教也乃勢不得行也何則父欲親教必以正道或以正道而其子不行則必繼之以怒既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欲我以正而夫子之身未必盡出于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父子相傷則惡矣

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殉人，徒爲失己。

直解　淳于髡聞孟子行權之論，因問說：信如夫子之言，嫂溺則當從權以援之，而不宜拘于授受之禮矣。况聖賢出處，爲治亂所關，豈可執一方？今列國紛爭，生民憔悴，就如溺於水的一般。夫子視天下爲一家，亦當從權以救之可也。却乃守不見諸侯之義，而不肯一出其身以援天下，這是爲何？豈亦拘於常禮而不能變通乎？孟子答說：援嫂之溺與援天下之溺，事勢原自不同。蓋天下至廣，陷溺天下至大，如欲援亂反正，濟世安民，必以先王仁義之道拯之，乃能有濟，非如嫂之溺水，但援之以手，即可救也。吾能以道自重，然後可以出而有爲。今子欲援天下，而使我枉道以求合，則先失其援之之具矣。豈欲我以徒手援天下乎？天下之溺，不可以手援，則亦不容輕身往見，以枉其道矣。此可見聖賢出處一本于道，固不欲潔身以爲高，亦不容枉道以求合。經權之際，自當有辨也。後世以反經合道爲權，遂至有違道以濟其私者，不亦悖於孟子之訓耶。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直解　君子，是尊長之通稱。夷字解做傷字。公孫丑問說：凡人愛子，莫不欲教之以有成，乃君子不親教其子，這是何故？孟子答說：父之於子，非是不當親教，但以事勢論之，有所難行故也。蓋父之愛子，必教以正道，不納於邪，使其視聽言動皆有準繩，出入起居無或惰慢，方是教子之法。若教之以正而子或不肯率從，則不免痛加督責，而繼之以怒矣。夫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今以怒繼之，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說：夫子徒知教我以正道，不知己所行未必合於正道，既不率教，且有後言，則是子又傷其父也。父子以恩爲主，若至於相傷，則天性之愛有虧，慈孝之理胥悖，其爲不美之事莫甚于此。如之何其可行耶。

夫親教則至于傷恩不教則至于害正古人有見于此故已有子也易之他人而教之而此有正以父子之間不相責善責善則乖離家庭之內以和爲貴乖離則不祥莫大焉于是易子而教爲君子之全之道也○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

說約合參

父子之恩

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君子之於子，親教則勢有所不行，不教則情有所不忍，所以古人就中斟酌，亦務求兩全。我有子，必使之師事他人，人有子，亦許之從學於我，恰似相換易的一般。是以教行而德成也。所以然者，爲何？蓋德業相勸，過失相規，這是處朋友的道理。惟父子之間，貴在恩義浹洽，爲父的須量其子之才質而善養之，爲子的須察其親之志意而善諭之，切不可强其所難，而互相責望也。若使父子之間，至於責善，則父有忿怒之色，子有怨懟之心，父子相夷，而情意乖離矣。夫父慈子孝，然後家道興隆，苟或乖離，則家庭之間，失了和氣，其爲不祥孰大于此。古人易子之教，所以爲善也。嘗觀古人教子之法，自孩提有知，至於成立，未嘗一時失教。既委曲調護，不至於傷恩，且習慣自然，不奪于外誘，是以不嚴而化，不勞而成。蓋士庶之家，欲愛其子，未有不教者，而况于有天下國家之任者

說約合參

○序孟子曰凡人之于天下分有所屬而祇承者之謂事事孰爲大事親爲大聚百順以丞二人非細故也責有所屬而詳持者之謂守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所爲善而歸一己此玄圖也夫親者身之自出身者親之所生誠能以道自守不失其身則全受全歸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此有以盡其大矣若失其身不守則虧體辱親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而大者俱失而無餘矣○大全新安陳氏曰守言事親爲大守身爲大二者分開不說統言不失身則能事親二貫爲一分重輕說與前章極親在于誠身同意

序大事親何以爲大也事君事長孰不爲事而敬孝爲百行之原事親事之本也守身何以爲大也守國守官孰不爲守而躬修爲萬化之根守身守之本也惟其爲本所以見其爲大也○大全新安陳氏曰事之本守之本熔應章首四句分二者平說

乎賈誼有云早諭教選左右此今日之急務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

直解 孟子說凡人之于天下所被承而不敢違叫做事事果以何爲大惟善事其親凡服勞奉養無所不盡其心斯爲事之大也有所保持而不敢失叫做守守果以何爲大惟善守其身凡言動事爲無所不致其謹斯爲守之大也然事親守身固皆爲大而守身爲尤大蓋親者身之本身者親之遺誠能以道自守不失其身則顯親揚名可傳於後如此而能事其親吾之所聞也如或一失其身陷于不義則虧體辱親乃不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十 離婁上 卅八

孝之大者而欲以奉養之末盡事親之道吾未之聞也欲事其親者可不自守身始乎古人有言孝莫大於事親故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一出言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皆守身以事親之旨也推其極雖放諸四海進於神明亦不外此事親者不可不知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于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事親何以爲大蓋人于門畢長幼之間有所敬承何者不謂之事然非事之本也惟能事其親則倫理明于家而百行之原以啟矣由是移以事君則可以作忠移以事長則可以昭順皆事親之念爲之造端也非事之本而何惟其爲本故言事之大者必歸之事親也人於家國天下之大有所保持何者不謂之守然非守之本也惟能守其身則道德備於己而萬化之基以立矣由是以守家國則齊治之效成以守天下則均平之化應皆守身之道爲之托始也非守身之本而何惟其爲本故言守之大者必歸之守身也如不能事親則大本已失矣豈有本亂而末治者哉

說約合參

纂序事親爲事之大如此事親之道何如觀之曾子可見矣曾子養其親曾晳每食必然有酒肉將徹必然請所與或父問有餘必然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晳死曾元養曾子每食亦必有酒肉將徹則不請所與設親問有餘則曰亡矣其意將以更進于親不欲以與人也此所爲甘旨爲供徒以養口體者也若曾子迎親意于未形之前而又承親意于已形之後則可謂養親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序夫養志爲親之至而至微也事親若曾子者其可謂孝也此事親之道也○大全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守身爲事親之本後言養志爲事親之大○雙則曾子養曾晳一節其意歸在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不必指意在身言而親在下能守身此意上段發之已盡矣不從用繆多故下言事之不用以之不也守身之本也而不用以守身也守身夾言之此段特與曾子之事親以示人子事親之法蓋養志爲志事親之大綱要也○存疑看來此章大旨只重在事親上其言守身特爲事親之本爾故既以事親與守身平說復歸本于守身又舉曾子以爲事親之則是皆爲事親而發也○愚按淺說可也許之之詞程子說可也意在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十 離婁上 卅九

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直解 曾晳名點是曾子之父曾元是曾子之子孟子承上說道言人能守其身以事親者無如曾子其奉養曾晳竭力用勞每次進食必有酒肉及食畢將徹又必請問於父將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以有爲對蓋恐親意更欲與人而先體其情也爲承順如此及曾晳既沒曾元奉養曾子每次進食亦有酒肉惟至食畢將徹却不問父所與或父問有餘又以無爲對蓋恐其物不繼將留以復進于親也此但求甘旨之常充可以供親所嗜能養其口氣而已若曾子者于一徹食之間親未有言即先其意

說約合參

○纂家引孟子示正君之要曰今之論治者率以用人行政爲急忠得之十見人君于此二者一有違失則從而適間之適之亦是也而抑知人不足與適也間之亦是也而抑知政不足間也蓋人君用人行政之非其原皆由於其心之非也惟盛德大人以道事君能格君心之非以歸于仁義之正君心仁則用人行政皆無私而莫不仁君心義則用人行政皆得宜而莫不義君心正則用人行政皆無邪枉偏僻而莫不正大人一以仁義正其君而國自定而與理矣何勞屑屑然事事而更之人人而去之哉○大全朱子曰夫人格君心之非此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個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已也伊川解遇主于巷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illegible]本原不正[illegible]不若[illegible]會而[illegible]也[illegible]正者也[illegible]開一[illegible]正意國定則其效也

而求之親一有問即順其情而應之真可謂能養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者矣夫養口體者非不竭力備物然不能順親之心未足稱也惟至于養志則其精神意念常與親志流通使其親歡欣悅適無不遂之願故事親者必如曾子之養志方可以稱孝也自古稱孝子者莫過於曾子然求其事親之方不在用力用勞而在於養親之志可見爲人子者必能體父母之心方可稱孝不但飲食取與之間而已也在國家者能因此而推之則所以養親之志者必有道矣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謫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必過適行

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直解 有過失而指摘之叫做適有錯謬而非議之叫做間格是救正的意思孟子說今之論治者率以用人行政爲急然忠智之士或犯顏諫諍隨事箴規而卒無補于治者以不知格心之爲要故也夫人君用人一或不當豈無過失之可指然其心不能鑒別人材而欲人人爲之辨論亦不勝其煩矣吾以爲用人之誤不足與之指摘也人君行政一有未善豈無罅隙之可議然其心不能權衡事物而欲事事爲之補救亦不勝其擾矣吾以爲行政之失不足與之非間也蓋本原之地在於君心君心一有私邪未有不信用小人妨害政事者惟盛德之大人其素望足以感孚其誠猷足以匡濟爲能格正其君心之非當其未發則有薰陶涵養之功及其將萌則有開導轉移之術必歸于仁義之正道而後已蓋君心誠出于仁則推之何莫而非仁君心誠出于義則施之何莫而非義君心既正則一舉一動何往而不出於正以之用人則忠邪之辨別自明以之行政而是非之權衡不爽將見羣材效用萬幾咸理國自無不定矣一正君而國定則操術甚簡取效甚大何必以適且間爲哉漢儒謂正心以正朝廷而百官萬民莫敢不一于正亦是推廣孟子之意然格心之益推大人足以當之可見出治之本固在于正君而致君之道尤本於正己此又爲人臣者所當知也

說約合參

○序孟子曰人貴問其在己世莫輕于狗人而況乎毀譽之間也譽之無恐也其人意中初不料其得譽而譽至焉是爲不虞之譽雖不盡然然亦有之矣毀之無恐也其人平日方求所以自全而毀加焉是爲求全之毀毀雖不盡然然亦有之矣是則修己者但自盡而觀人者務責實而可乎○註求免于毀句須善會之言求全者求自修之全非以遂世也○求寡尤解咎不得求免與解壞得○通義鄙陽朱氏曰此章即毀譽而致愼之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呂氏曰行不是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直解 虞是料度的意思孟子說人之是非固出於衆論然毀譽之言亦有不可憑者且如有善於己人從而譽之此其常也然亦有存心制行本無可稱而濫叨美譽者或事機偶會時論見推或交游素多浮名四起此乃一時過情之譽于其人之本心實不自料其有此也這叫做不虞之譽以此而定人之賢則是浮沉庸衆之流僥倖得志者多矣豈得謂之公是哉有不善於己人從而毀之此其常也然亦有立身行道期爲完人人而不免誣毀者或心無愧怍而以形迹致疑或行本孤高而以違俗取忌此乃一時不根之

○序孟子曰人之輕易其言也無有失言之責以懲于前耳矣使前有所懲則後有所警豈其易言如此哉

說約合纂

○序孟子曰人而爲人師此以其有餘以及人也而有傲然爲人師之心此未免自是而非所以勉已也故人之大患在于好爲人師○大全雲峰胡氏曰通上章兩人字爲汎然之衆人而言也

謗于其人之素履實不足以爲病也這叫做求全之毁以此而决人之不賢則砥礪闇修之士無辜受屈者多矣豈得謂之公非哉然則修已者當盡其在我不可以毁譽而遽爲憂喜用人者當觀其所繇不可以毁譽而輕爲進退矣大抵三代直道以善惡爲是非末世頹風以好惡爲毁譽習貫渾淆其弊久矣故必在上者建其有極無作好作惡之私則在下者協于至公有眞是眞非之實主世教者加之意可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

直解 易是輕易孟子說人之言語乃一身之樞機故所當愼者也然有出言輕易者日于人或于人之善惡妄有褒貶或于事之得失輕爲論斷遂至於僨事失人與取召辱者此是爲何只因其未遭失言之責而無所懲創故也如使曾以失言之故見尤於人而有所悔悟則必知言語之失所係甚大當自加儆省而不敢輕出諸口矣豈至於易其言耶易經上說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出於口而禍福榮辱係焉不可輕也必待責而後悔則一言旣出駟馬難追雖悔無及矣此又孟子言外之意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直解 孟子說人之爲學莫貴於自修莫病于自足如多見多聞足以待問有道有德可以爲法天下之人皆尊而歸之願以爲師然後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乃自己的造詣未必便是聖賢卻偃然自足傲然自尊見得自已有餘別人不足一心只要做人的師範如人有不知的來問他講解有不能的來求他教導他心裏便十分歡喜有這等好勝的念頭必不能謙虛以受益有這等自滿的意思必不能勁勵以自强是終不復有進矣豈非人之大患乎孟子此言不專爲傳道授業而設亦戒人不自滿假之意蓋人之於道德若以虛心觀之惟日不足自不敢以賢智先人若以滿心處之祇見得吾之言動皆可爲法於天下而非人之所能及矣書經上說道謂人莫已若者亡大學說驕泰以失之皆所以深致其戒也有君師之責者尤當留心焉

○序孟子弟子樂正子偶從于齊之嬖臣子敖之齊

序時孟子在齊樂正子來見孟子因而責之曰吾以子來齊不我見也子亦來見我乎正子不知而循問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孟子特詰之曰子來齊幾日

說約合纂

矣劉曰昔日意其來未久也孟子姑責之曰昔日其來已久矣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正子自解曰舍館未定故耳又姑責之曰子聞之也爲弟子者來自遠方必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是何于館舍急而于長者緩乎○大全新安陳氏曰從小人爲失身一罪也不早見長者又一罪也孟子以後一罪責之序正子爽然失曰克有罪其勇于受責如此○蒙引其勇於受責固可取然猶未悟其從于子敖之非也所以有待于下章之言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直解 樂正子名克是孟子弟子子敖是王驩的字昔者是前日王驩乃齊王之倖臣孟子之所深鄙而不與言者樂正子一旦從之至齊則失身于匪人矣孟子不直言其所從之失而先責其來見之遲故爲絕之之詞說道爾今日還來見我乎樂正子驚問說弟子未敢失禮先生何故出此言以絕之孟子說爾至齊國今已幾日矣樂正子對說前日方至蓋自明其未久也孟子

○用孟子因正子終未悟從子敖之非乃明責之曰君子貴乎守身重道乎之從子子敖來無所資益從以餔啜計也我不意子平日學古之道而以餔啜從人也所見者小而所失者大子茲其知之○正子只是偶然不審與之同來孟子亦識得正子毋甚多意但尋思其故殊是無味故曰徒餔啜也非

說約合參

正子真爲餔啜也○不痛言其失身比匪之過而反覆于餔啜二字間冷語譏誚愈淺而意愈深矣○大全雙峯饒氏曰樂正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依王驩來視爲無緊要事殊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孟子所以切責之

○用孟子曰禮子有不孝者三而三者中無後尤爲不孝之大○蒙引不孝者三皆是正路上差了脚步者與世俗所謂五不孝不同此章之言義之精者也蓋不違其親孝也阿意曲從陷親不義則不孝矣自重難進敬

因問說爾前日已至今日方來見我則我之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樂正子因自解說克初至齊國舍館未定故來見稍遲非敢慢也孟子責之說爾曾聞門人弟子來自遠方必待舍館既定然後求見師長乎蓋必以見長者爲先求舍館爲後方是誠意今子遲遲來見恐敬師之道不如是也于是樂正子自知其罪即對說克也來見之遲誠爲失禮已知罪矣其勇於受責如此然孟子發言之意則猶未之悟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餔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

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直解 餔是食啜是飲樂正子從王驩之齊既知見師遲緩之罪孟子乃正言以責之說君子之取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十 離婁上 罢

友最宜慎重必是志同道合方可相從今子敖是何等樣人品爾乃從之以來想亦非有他意只爲其飲食供奉富厚有餘爾但圖些餔啜得遂口腹之欲而已我不意子學古人之道以聖賢自期乃爲飲食之微妄從非類何其不自愛如此子亦知其罪否耶按樂正子乃孟子高弟必不至以餔啜從人但一時取便相隨不及審愼孟子恐其失身故峻詞以責之如此可見士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未有徇交權倖而不辱其身者孟子于王驩未嘗畧假詞色門人弟子少有濡足必切戒而預遠之若將浼焉聖賢出處交游光明正大眞後世所當法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爲無之爲去聲

身爲大孝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則不孝矣或不得乎親或家貧之甚而不急于娶孝也然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不孝矣○蒙引舜當日不告于父母而娶堯之二女原其用心恐告則不得娶爲無後也蓋告而娶孝也不告而娶以無絕其先祖祀亦同歸于孝也君子曰權不離正此亦猶夫告也舜善事親之道哉○按尚書舜既克諧以孝蒸蒸乂不格姦然後四岳舉之堯乃妻之則當無不告而娶之事○愚按此章上條爲下條而發蓋以明舜事也

說約合參

○纂大全朱子孟子曰道莫大於仁義然其見于日用者固有根本精實之所在必先主乎此而後其華采枝葉有以發見于此事親之間是爲其實仁之實非他事親是也凡仁民愛物皆自此推廣以出凡義之實亦非他從兄是也凡長長貴貴尊賢皆自此而推廣以出耳○事親從兄是良心之真切仁與義是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直解 孟子說古禮相傳凡人不孝之罪有三一是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是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一是不娶無子絕先祖祀犯了一件便是不孝了然就三者較之不諫其親者止于不能成親不爲祿仕者止於不能養親其罪未爲大也惟至於無後則先祖相傳的支派絕於一人而父母之宗祀無主矣其爲不孝孰有大于是乎所以古之聖人當事勢之難人倫之變便有個善處的道理昔虞舜有鰥在下帝堯以二女妻之舜但承堯之命而不告於父母以舜之大孝日以不順乎親爲已憂豈不知禮之當告哉正恐告而不許則不敢娶而終于無後也蓋告而後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十 離婁上 哭

娶所以稟命於父母而不敢自專禮之經也不告而娶所以繼承其宗祀而不至無後禮之權也故君子以爲舜之不告與告而後娶者同歸于孝而已向使舜拘稟命之禮而陷無後之罪則是泥於小節而陷於大不孝矣君子奚取焉夫古今帝王之孝莫過於舜乃其所最重者在此可見子之事親以承祧爲大以奉養爲小故必宗祧有托主鬯得人而後祖宗之神靈可慰父母之心志可悅也以孝治天下者其尙體而推之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直解 孟子說世之言道者只在枝葉上講求而不反之根本切實之地是以愈難而愈遠耳豈知

斯道之從會○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寔之寔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寔之寔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寔之寔今道實字正是華寔之實

道莫大於仁義而其實亦不外於孝弟之間乎夫仁主於愛凡濟人利物都是愛之所推然非其實也乃其實則在於事親盖父子天性有歡然不可解之情即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這一點愛心何等真切人能孝以事親盡得爲子的道理則慈祥惻怛之心不可勝用以之濟人利物至於無一夫不被其澤都從這裏面生發出來豈不是仁之實乎所以說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主於敬凡事君尊賢都是敬之所施然非其實也乃其實則在於從兄盖兄弟天倫有秩然不可踰之序即孩提稍長無不知敬其兄者這一點敬心何等真切人能順以從兄盡得爲弟的道理則謙卑遜順之意隨在皆然以之事君尊賢至於無一事不得其宜都從這裏面充拓出來豈不是義之實乎所以說義之實從兄是也夫事親從兄人皆可能而仁義之道胥從此出則求道者當以敦本尚實爲務矣

說約合參

劉恕聞稱真氏盖事親從兄二者乃天性之真于焉發見不但爲仁義之實而已也凡智之實亦惟在知斯二者守之而不去且不失其良知是也凡禮之實亦惟節斯二者勿過文斯二者勿不及使品式無愆過乎隆殺之宜且使其良能是也至于樂之道[illegible]亦惟于斯二者有從容安[illegible]之意無勉强拂逆之爲而樂[illegible]之也既至于樂則心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能而[illegible]可已則不促言[illegible]而脈自然流[illegible]是之蹈之旨孝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此天下之善未有出于事親從兄之外者人亦于其寔而勉盡其道哉○道說舞之蹈之二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强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直解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說孟子承上文說道良心真切之地乃百行從出之原不但仁義之實在於事親從兄二者推之智禮樂莫不皆然盖智以明通爲用雖萬事萬物都要周知然其根

之字指孝弟○蒙引知而弗去事親從兄實事都有了節文又是理教整齊有轍不至于樂則從容乎孝友之天所進愈高所得愈深至有不可名言之妙處總是事親從兄二者而已○言智而後言禮必知之明而守之固了然後可從上而加節文存細功夫○䲸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事親從兄以盡仁義智禮樂之定

本切實的去處只是事親從兄這兩件見得分明守得堅定一心一念只依着孝弟的道理不爲私欲所蔽不以外慕而遷這便是本然之良知推之可以窮神知化未有能察人倫而不能明庶物者此所以爲智之實也禮以秩叙爲體雖三千三百都要精詳然其根本切實的所在也只是事親從兄這兩件限之以品節飾之以儀文一舉一動只在愛敬上周旋使有義以相維有情以相洽這便是自然之天秩出之可以安上治民未有能惇典而不能庸禮者此所以爲禮之實也知智之實則不必以博聞多識爲能知禮之實則不必以繁文縟節爲尚學者惟敦本務實可矣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道樂以和樂爲主雖平情宜化功用甚博然其切近精實之地也只在事親從兄這兩件盖父子兄弟天性至親自有喜喜歡歡一段的真樂吾能孝於親弟於兄家庭之間渾然和氣則天性之真樂在吾矣樂則和順

從容無所勉强其真機發動就如草木之萌芽一般將油然而自生矣既有生意則發榮滋長日漸充溢其生機暢達就如草木之茂盛一般盖勃然而不可已矣生而不已則隨處發見莫非性真動容周旋莫非盛德其妙至于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盖睟然盎然四體不言而自喻矣這是吾心自然之和樂充之以動天地感鬼神莫不繇此此所以爲樂之實也可見孝弟爲五常之首百行之原吾性中之仁義莫切於此而知此之謂智履此之謂禮和此之謂樂天下之道無一不統於斯二者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道盡矣何必求之遠且難哉

說約合參

○廖孟子曰世人以勢分役情聖人從性分立極如天下大悅而將歸已此富貴之極人亦孰不欲之也顧乃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之輕也惟舜爲然盖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

舜之心但知有親也以爲人生而不能曲意承顏得親歡心便不可以爲人人子而不能先意承志順親于道使不可以爲子此則就頑罪引慝之不暇又何他誥○大全朱子曰人字只大綱說子字却說得重○雙峰饒氏曰順視者于所爲合乎道父母所爲合乎道彼此無違之謂非順從之順

乎親。不可以爲子。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

直解 順謂諭親於道而不違的意思孟子說古之聖人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者蓋以性分爲重則以勢分爲輕也夫天下至大人心至不齊今皆欣然喜悅將歸服於我戴以爲君這是非常的遭際絕盛的事業人所深願而不可得者乃處之泰然略不動意視天下之悅而歸已就如草芥一般自古以來惟舜爲能如此夫舜以畎畝之夫而大得人心終陟元后其位至尊其勢至重而乃視之若是其輕者這是爲何蓋舜遭頑嚚之親處人倫之變心心念念只要得親之歡而無所乖忤諭親於道而無所違逆方纔遂得他的願他說是人生世間道理合當如此若不得乎親不曾修得自已的孝行則人道有虧如何可以爲人子事父母職分合當如此若不順乎親不曾成得父母的令名則子道有歉如何可以爲子其中戚戚不寧雖天下無足以解其憂者故視天下之歸已猶草芥也舜惟以此存心而必欲求盡其道此所以終能得親順親而成天下之大孝也

夫舜負罪引慝之心如此凡承顏順志無所不用其至舜所以能盡事親之道不惟有以得親且有以順親而瞽瞍底豫夫以瞽瞍之頑而底豫而天下父子之倫無不可底豫者皆感化而爲孝或化而爲慈以瞽瞍之頑而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止慈止孝各安其所守其常而大定是舜不以一身一家爲孝而定合天下後世以爲孝此之謂大孝此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乎○大全新安陳氏曰化以心言定以分言○存疑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上是子孝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瞽瞍

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

下是父慈也天下化與說有子孝父慈天下定只就天下化上看出○愚按夫子有曰舜其大孝也與此之謂大孝是從那裏說來故下此之謂三字

○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直解 瞽瞍是舜父名底是致豫是悅樂孟子承上文說舜不以人心之大悅爲已樂而但以親心之未悅爲已憂所以孜孜汲汲只要全盡事親的道理觀他竭力耕田負罪引慝何等的勤苦且克諧以孝夔夔齋慄何等的真誠凡職分當爲及用情委曲的去處無有毫髮之不盡者所以瞽瞍雖頑至是亦感其誠意而格其非心畢竟至於歡喜悅樂則不但得親之心而且順親於道矣夫父子天性精神本自流通幾無不可化者自瞽瞍底豫則凡聞風而興起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皆勉於孝知父子有不可解之情皆興於慈而天下化矣子孝父慈倫理本自一定有不可踰越者惟天下既化則凡爲子的皆止於孝爲父的皆止於慈而天下之父子定矣夫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至於化行俗美如此是誠爲法于天下可傳於後世而非止爲一身一家之孝矣謂之大孝不亦宜乎按古之聖王莫不以孝治天下而獨稱舜爲大孝者以其身事頑父而收底豫之功其事爲獨難躬修孝德而成天下之化其治爲獨盛此所以萬世莫及也以天下養其親者宜以虞舜爲法。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上孟二十卷終

纂序四書說約合參

序孟子曰世統于道道統于聖嘗攷古帝舜其始生于諸馮既而遷于負夏其後卒於鳴條是即東夷之人也○蒙引夷服二字按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荒也趙氏曰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今按冀正北方也衛東北方也安邑巳近西如何云東夷曰諸馮諒在冀州分內之東也衛巳在北之東鳴條亦然蓋舜時天下無許多大故以爲夷服況諸夏鳴條岐周畢郢古今稍廣中國非謂舜文皆夷狄人也○孟子之意重在東西二字夷字則見得一在東之極一在西之極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也若不在中國之內則其相去豈特千餘里哉○麟士按通義金仁山曰東夷西夷俗言

說約合參

東邊西邊○備攷路史曰帝死以瓦棺葬于紀是爲鳴條又曰今帝墓在安邑有鳴條陌其去紀才兩舍帝記言河中有舜家信矣而竹書郡國志等皆言帝蒼梧則自漢失之

序又嘗攷文王其始生于岐周其後卒于畢郢是乃西夷之人也○孫踈按本紀本云古公亶父去邠止岐下故自周原邑于周地故始改曰周至文爲西伯移徙都酆武遷鎬去酆二十五里○大全新安陳氏曰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備攷羅錄云岐周既爲一地畢郢亦當在一地書曰周公薨成王葬于畢不言畢郢也畢之爲地或云在渭之北或云在渭之南

序舜與文由東至西其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自虞至周其世代之相後也千有餘歲然舜得志爲天子文得志爲方伯其所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孟卷之二十一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直解 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郢都是地名。孟子說天生聖人以任百王之道統開萬世之太平。非偶然也。試以虞舜周文王論之。舜生產於諸馮。遷居於負夏。其後卒於鳴條。這都是東方夷服的去處。是即東夷之人也。文王生產於岐周。其後卒於畢郢。這都是近西夷的去處。是乃西夷之人也。夫在常人則生於其地者。即囿於風氣之中。而不能振拔。若聖人則間氣所鍾。曠世而一見。有非地之所能限者。孟子欲明二聖之同道。故先發其端如此。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十一 離婁下 一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分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直解 古時篆刻文字於玉。左右兩扇。有事則合之以爲信驗。叫做符節。就如今金牌鐵券一般。揆是度。孟子承上文說。舜與文王。一生於東夷。一生於西夷。其地之相距。千有餘里。可謂遠矣。舜興於虞。文王起於周。其世代之相後。千有餘歲。可謂久矣。然舜發於畎畝之中。得志而爲天子。

以行乎中國則心理之同若合符節有非時地之所能隔者矣○孫疏周禮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大全朱子曰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爲信也如徵兵以物徵召皆以右取之○蒙引非以得志行中國爲合符節以其得志而行於中國者若合符節也蓋主道言然不曰道而必曰云云者是據其行事之迹相合處言也○備疑舜文所行之事安得盡同然隨事各當其理道便是同也不然誠不去也

序即舜文觀之凡古今聖人或先或後時異地殊不啻舜文然其聖聖心揆所在其揆度事理者一也孰有不如舜文合符節

說約合參

者哉○注言度之而道無不同也是言異聖之心所以度之處而其道同也其道即度之處同也二字解一也○此揆字與首篇道揆其揆一也猶云其道揆一也特表出一道字耳○大全朱氏公遷曰此以道統爲言語朱篇之首當孟子末篇之末章皆是此意但彼則主乎道統而言故歷述其相傳之統此則主乎聖人而言故跡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爲例見其無不同也

○存疑昔子產聽鄭國之政則可以無不爲也乃以其乘輿濟人于溱洧○振事直書而貶之意自見矣此書法也

序孟子即以其一事而議之曰恰費識體乘輿濟人可謂惠矣而惜乎其不知爲政之道也○大全朱子曰東坡云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好

文王當有商之季。得志而爲方伯。一則風動四方。一則修和有夏。都能行其道於中國。使仁義禮樂燦然大明。彼此相較。無毫髮之差。就如合著符節的一樣。何其同也。由此而推。可見前乎千百世之既往。有聖人嚮與。後乎千百世之將來。有聖人復起。地之相去。世之相隔。雖其迹不能盡同。然以理度之。所存莫非純王之心。所行莫非純王之道。其致一而已矣。又豈有不同者哉。蓋戰國之時。正學不明。異說紛起。如楊墨許行之徒。皆托於聖人之道。以自爲一家之言。是以師異道。人異學。而聖道爲天下裂矣。孟子稱聖人之同道。蓋所以深闢當時之異說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十一 離婁下 二

直解 子產是鄭大夫公孫僑。溱洧是二水名。春秋時有子產者。輔佐鄭君。凡一國之政事。都聽他掌管。其位尊其負重。則凡與百姓興利除害。當自有經濟之大者。乃一日偶過溱洧之間。見人徒涉。其心不忍。便將所乘的車渡濟他。一時小民亦皆感其恩澤。稱爲盛事。然而甚失政體矣。故孟子譏之說。君子之存心行事。非必欲使澤及於民。然其體統有尊卑。規模有大小。若子產乘輿濟人之事。惠則惠矣。其於爲政的道理。則未之知也。蓋君子馭衆臨民。自有公平正大之體。修政立事。自有綱紀法度之施。在上的不必要譽於民。在下的亦忘其恩所自出。此乃所以爲政也。今子產以煦煦爲仁。所及有限。人非不戴其恩。只是私恩。人非不被其利。只是小利。其不知政體甚矣。何足道哉。夫惠者王政之所不廢。但惠施於一人。則雖有所及。而亦有所不及。政行於一國。則能以所愛達之於所不愛。此大

說約合參

纂大全雙峯饒氏若夫王政每歲十一月而徒杠已自成了至十二月而輿梁又已成了無者造之圯者修之因時度事後力便民民未嘗至于病涉也何以乘輿爲之○要就未字上看若人寒時方做則民已病于涉了○蒙引徒杠工費省于輿梁故一月可成輿梁必總二月而後成○夏令曰十月成梁引此以證周十二月爲夏十月也然則周十一月非夏九月而何此一句可證本文二句○趙氏德曰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

纂大全朱子曰不病涉一事推之凡君子能爲國家體行先王之政正紀綱明法度使細大之務無不平治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卑避尊分固宜然可爲也焉得曲意行私使人知己出而人人之

小公私之判也若好行小惠而不知大體則道干譽有名無實民何賴焉蓋孔子稱管仲之仁而譏其不知禮孟子稱子產之惠而病其不知政皆所以爲後世訓也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直解 周時十一月即今九月十二月即今十月方橋可通人行的叫做徒杠大橋可通車行的叫做輿梁病是患苦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子產只知徒涉之人爲可憫而不知乘輿之濟爲有限是亦不講於先生之政耳試以王政言之每歲天氣向寒的時節凡道路之間有川水難行的去處即量起人夫修治橋梁十一月農事纔畢民力稍暇那徒杠可通人行的其功易就這時便早成了十二月農事俱畢工作可興那輿梁可通車行的功雖難就這時也都成了是當未寒之時而已念徒行者之苦在初寒之候而已憂車行者之艱無不先事預圖及時爲備所以水潦無阻道路通行國中百姓未聞有病於徒涉者也即此一端可見先王之政不必人人問其病苦而爲之撫摩只須事事立有規模而遺之安逸此所謂綱紀法度之施而不失爲公平正大之體者也使子產而知此道則鄭國之民自無有病涉者矣何用以乘輿濟之哉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闔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說約合參

衆濟彼于水也哉○解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語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達說行辟人可也是承子產出行而乘輿濟人說駁惟不得人人而濟故爲政者但學要務大因俗宜民殺不怨利不庸安坐而致熙皞有餘耳必欲每人而曲意悅之使之德己曰亦不足矣豈爲政之道哉○大全朱子曰孟子慮後之爲政者或爲悅而效之其流必將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也

○附孟子告齊宣王曰王亦知君臣相與之際乎蓋君臣之義本同一體有如君之視臣如手足倚之爲用愛之恐傷則臣視君如腹心極尊以服之極親以護之明良一德其盛如此不然者君之視臣如犬馬而愛敬不存則臣之視君如國人而情日疎矣甚之君視臣如土芥而賤惡加虐則君視臣如寇讎而避之恐不遠矣下之報上亦係乎上之待之何如耳○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特爲君王發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當加厚一等

直解 辟是闢除行人孟子承上文說先王之政上不求赫赫可喜之功下不爲煦煦悅人之術惟施得其平而已若君子之治人能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政百姓每有飢寒的爲之厚其生有勞苦的爲之節其力一切興利除害補偏救敝的事次第施行務要均平周徧使人人各得其所則所施者博所濟者衆不見其施恩於人而百姓自然心悅誠服矣如此則雖出入之際辟除行人令他迴避亦自上下之理宜然何必以乘輿濟人自褻居尊之體也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舉國之人望濟者多焉能以所乘之輿人人而濟之乎若人人而濟之是欲人人而悅之也爲政者統於萬民總理庶務至爲煩勞必欲每人而求其悅豈但曲意狥物違道干譽夫非爲政之體且恐人多日少不能以有限之力應

無已之求其勢必至於窮矣善爲政者固如是乎夫行小惠而傷大體則理有所不可窮日力以狥物情則勢有所不能甚哉子產之不知爲政也漢臣諸葛亮有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蓋深得孟子之意欲明治體者宜究心焉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孔子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群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纂大全雙峰饒氏王疑寇讎之言曰夫臣子見在之君待之如此若舊君則其恩巳絕禮何爲其君有服不知舊君何如視之而其臣斯爲之服矣○麟士按儀禮喪服[illegible]齊衰[illegible]無受者[illegible]何以服[illegible]日[illegible]而致仕者也[illegible]大夫待[illegible]何以服[illegible]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illegible]三月也言與

說約合參

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未絕也注曰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于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illegible]則爲舊君服亦[illegible]仕者不歸或已放而未去[illegible]但[illegible]君反服[illegible]其國同[illegible]爲之○[illegible]之大夫不及服[illegible]大夫之諸侯不及服鄭氏註[illegible]其君尊卑異也遠去也夫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服則禮亦明有反服之文但儀禮不載耳○儀禮第一條賈疏云何以服齊衰三月者恠其舊服斬衰今服三月也鄭注又云諸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更服之旣葬而除之俱精

直解孟子告齊宣王說君臣相與之間各有當盡的道理。然下之報上亦視上之所以待下者何如。且如君之於臣能隆之以禮貌推之以至誠言聽計從情投意合看他就似手足一般自相倚爲用而不可一日少者則君之待臣厚矣。由是爲臣的莫不感恩圖報矢志竭忠務要愛養君德使益清明保護君身使益强固就似腹心一般有相依爲命而終身同其休戚者矣。這是上下一體恩義兼隆明良相遇之盛如此此道既衰人君有輕賤其臣如犬馬者奔走之而已豢養之而已這等的傲慢無禮則人人自疏一然不見其可親必將無怨無德視之如路人一般倘可望以腹心之報乎至於衰薄之極人君有賤惡其臣如土芥者踐踏之而已斬伐之而巳這等的慘刻少恩則人人自危悚然惕恐其不保至於離心離德讎之如寇讎一般豈但如國人而巳乎夫尊卑之名分雖殊而報施之厚薄則常相稱王可以惕然省矣蓋宣王待士恩

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故孟子儆之如此若人臣自處之道則不然夫臣之事君當如子之事父其得位行道固當有匪躬蹇蹇之心雖去國潔身亦當有愛君惓惓之意豈得自處其薄乎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萬世不易之常道也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爲去聲下爲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

直解這一節是齊王不足孟子寇讎之言禮是儀禮舊君是先事去國的君服是齊衰三月王疑孟子的言太甚故援禮尙說夫子言人臣在國固有寇讎其君者禮有云去國的臣或那舊君薨則爲他服齊衰三月以夫子寇讎的言來較之則在國者且有寇讎之報而去國者果何以得他三月之服不知舊君與臣下在國的時節何如相視斯可爲之服矣。

纂大全叢此孟子曰爲服爲君非無謂也臣在國時諫則行之言則聽之凡諫言中之膏澤皆下于民及或有他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我之疆以護防衛之道又先稱揚于所往之國以爲其祿仕之地待去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與以示其眷眷屬望之恩義導出疆一也先所往二也不遽收田里三也此之謂三有禮焉夫在國既行其道去國又蒙以禮如此則爲君者誠久而不衰故臣于君不忘服心之[illegible]服矣○朱子曰有故而去[illegible]國非一端但非大義所係不必深爲之諱[illegible]士按季本[illegible]田里者

說約合參

藏分之田宅田郡野外之公田宅郡國中之公廨三年不收其所入誰與與望乎蓋君存之以待去國之臣之歸耳及其不反而後收之則其田里當別受矣如此則統上言三者正皆古禮故曰三有禮也季[illegible]與[illegible]田世祿並論云

今也爲臣者其在國也諫則君不行言則君不聽膏澤不下于民及其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不使脫然出疆又窮極之于其所往使不得祿仕他國去之日遂收其田里以示之絕望此之謂臣之寇讎寇讎則君臣義絕又何服之有信乎君之于臣當以一体視之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直解這一節是言臣爲舊君有服之意諫是規過言是陳善行與聽皆是從膏澤是恩惠有故是爲事而不合去是往他國導出疆是防剽掠先其往是稱其賢使收用的意思不反是不歸故國收是取田是所入之祿里是所居之宅三有禮指導之先之望之言孟子對說臣謂舊君有服者以舊君待他甚厚方在他國政有害民者或諫其失君卽行他的諫政有利用者或言當行君卽行他的言由是民免其害而蒙其利巳的膏澤得下於民及其議論不合有故而去則

君使人引導他出疆防摽掠之患又先在他所往的國稱其有可用之賢至去三年之久而不反然後收他的田祿里居前此猶望他復國夫既導他出又道他賢又望他歸這便叫做三有禮夫舊君於臣去國之後待他三有禮如此則雖所事不終而恩義猶未絕故於舊君之沒必爲之服夫豈無謂也哉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

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直解 這一節是言寇讐之義今也指齊宣王諫則三句只反上節三句看搏執是拘囚的意思極是窮極其所往是絕其仕進的路寇讐猶言賊害寃讐孟子說若今之爲臣者君相待則不然在國的時節有諫則君不行其諫有言則君不聽其言由是民被其害而不蒙其利膏澤不下於民至他日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他加以拘囚之威又窮極於其所往絕他的仕進之路方纔去日就收他的田里不復望其歸這等則刻薄寡恩不惟犬馬其臣且土芥其臣故爲臣者亦以寇讐視之此方叫做寇讐既爲寇讐則與舊君恩義已絕又何服之有哉然則寇讐之報由君有以先之王何疑其言之太甚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直解 孟子說君子之去就惟視國家之治亂但觀刑賞之當否且如百官庶職皆君之所任用卽陷於罪猶有當宥者若士猶無罪而在上者乘一時之怒妄有誅殺此淫刑之漸也其漸一長則將視臣如土芥非惟士不保其首領而且駸尋及於大夫矣爲大夫者度不能救則宜奉身而去之蓋不可則止義當然也如待其禍及於大夫則欲去而不能矣豈保身之哲哉羣黎百姓皆君之所子育卽罹於罪猶有當恤者若民本無罪而在上者用一時之法輕有刑戮此濫殺之端也其端一開則將殺人如草菅不但民無所措手足而且蔓延及於士矣爲士者知不可留則宜遠徙以避之蓋亂邦不居道當然也如待其禍及於士則欲徙而不得矣豈潔身之智哉此君子所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夫有國家者使其大小臣工皆懼禍不俟安而至於去且徙豈不殆哉昔趙殺二臣孔子至河而返正是此意故明君愼於行法以保士大夫之心亦所以爲國家計也

○大全慶源輔氏孟子曰凡禮有先幾居是國也如無罪而

論約合參

殺士則大夫此時宜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此時宜可以徙失此幾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趙注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此之謂也○張南軒曰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有國者尤當慎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直解 孟子說人君一身萬化之原不正其身未有能正人者誠於法度號令之頒一出於慈祥愛利而無少刻薄是自處以仁也由是百官萬民奉行德意莫敢不興於仁蓋有不令而行者矣於是用舍舉措之間皆歸於正大公平而無少偏陂是自處以義也由是百官萬民遵守成式莫敢不興於義蓋有不言而喩者矣夫一國化爲仁義此王道之成也然其端始於君身有治民之責者可不以正身爲本哉按此二句已見前篇但前篇指人臣正君說此章指人君正已說見仁義乃端本澄源之道上下交修皆不能外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爲是哉

直解 孟子說所貴乎禮義者謂其中正而不偏也禮而合乎中固君子之所履矣然亦有似禮而非禮者如禮本尙敬而足恭則涉於諂禮貴有文而文勝則疑於僞名雖爲禮實非禮之正也義而合乎中固君子之所由矣然亦有似義而非義者如以執持爲義而止其所不當止以矜激爲義而行其所不必行名雖爲義實非義之正也若盛德之大人乃禮義之所自出其進退周旋無一時不依於禮却不爲非禮之禮以取悅其酬酢舉措無一事不由於義却不爲非義之義以要名此所以爲禮義之中正也有志於立身者可不知所法哉

論約合參

○廣孟子曰君者下之倡君仁而下莫不仁君義而下莫不義故修身爲本○大全慶源輔氏曰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言人君當以正己爲先亦大學其機如此之說也○雙峯論語重出而逸其半所重出者只是一意此章重出卽是無上章而直出一句雖用上章行政則人頃入說不字而其日君仁君義亦指君身言心在其中矣又不必一則曰心二則曰心也

○序孟子曰道以至是爲隨學以析非爲是如禮未合于中正卽非禮之禮也然有又近于禮是爲非禮之禮者未得于變化剛非義也然而又近于義是爲非義之義猶名執迹大皆爲之惟大人者不日齊察所樣精明體行又極純熟則隨事順理禮之中正全乎當體矣因時處宜義之變化從乎一心矣豈爲是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哉此所以立古今禮義之則也○大全雙峯饒氏曰此章緊要在大人弗爲上大人對小人而言

○增纂淺說孟子曰人之中才者少不中才者多如以我之中也而棄夫子弟之不中抑其過引其不及從容以俟其漸化以我之才也而棄夫子弟之不才開其昏[illegible]其情寬裕以待其有爲故人樂有賢父兄之終有以成己也若日夕以責之急廹以求之見其難教而遽舍之是棄之也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我之賢亦過中而不才者矣與彼之不中不才者相去之間能幾何哉甚矣爲子弟者固當體父兄之教而父兄亦不可不盡所以善教之道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絶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直解 中是德性中和。養是涵育薰陶的意思。孟子說。父兄之於子弟。莫不願其賢而不能無不肖。亦在乎教之而已。如自己有中和之德。而子弟之德性或有所偏。則必抑其過。引其不及。從容涵養。使之自至於中而後已。自己有幹濟之才。而子弟之才能或有所短。則必開其昏[illegible]其情。優游漸漬。使之自成其才而後已。如此則不中者有變化氣質之功。而不傷於驟。不才者有開發聰明之益。而不苦其難。那時德修名立。纔知父兄的善教。所以樂其父兄之賢。不獨生我長我。而又能成我也。若爲父兄者。見子弟之不中不才。則嚴加督責。以求其速成。及見其難成。遽舍之而不教。是棄之而已。夫天下無不可化之人。君子雖欲與人爲善。而家庭之近。子弟之親。猶且教之無方。養之無術。則所謂中與才者。亦未免過中而不才矣。然則父兄之賢與其子弟之不肖。相去之間。能幾何哉。爲父兄者。恒不可輕棄其子弟矣。所以古之聖王。早建太子而豫教之。自孩提有識。便使之聞正言見正事。使習與智長。化與心成。此豫養之之說也。爲宗社長久計者。不可不知。

○存孟子曰天下之事有當爲者有不當爲者人必能審擇焉於不當爲者斷然有所不爲也然後于當爲者可以毅然有爲而隨所往而皆歸于正矣爲豈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耶。

苟爲者哉○大全朱子曰橫渠云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不爲不義則可以爲義○麟士按橫渠亦是主知擇說非有守而後可以有爲之解諸家皆有毫釐千里之殺○爲與不爲只在一時而後猶云然後非後日後字也○譬如人能不走邪路方能走正路也豈可曰今日不走邪路後日方走正路也仁與不仁義與不義決擇只在目前亦不容兩驗也○新安朱氏曰此實勉人自擇以爲行事之本

直解 孟子說。大凡天下之事。有才能的纔會幹濟。有力量的纔能擔當。非不貴于有爲也。然見之不明。守之不確。則或以輕爲而取敗。或以銳進而無成者有之矣。故平居之時。有所不肯爲。而後於臨事之日。無所不能爲。如道義有所未安。則雖人之所追逐而恐後者。彼獨有所退避而不趨。時勢有所未便。則雖人之所營營以求庸者。彼獨斂藏而不露。這等的涵養精深。執持堅定。然後幹濟自有餘才。擔當自有全力。見得事理當爲。則重大艱難之任。毅然以身當之。而無所顧忌。遇著事機可爲。則禍福利害之衝。卽恍然以身赴之。而無所畏縮。乃有舉世所不敢爲所不能爲者。而彼獨能爲之矣。是其能有爲者。乃於能不爲養之也。若無所不爲。則其識見操持亦小矣。安能有所爲耶。嘗觀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義。一介不輕取。及受湯之聘。而堯舜君民之業。直任之而不辭。其能有爲如此。觀人者視其所不爲可也。

○增淺說孟子曰隱惡者忠厚之道而亦遠害之道也若好言人之不善則人必怨忿以來傷于我其如後患何不可不戒也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此亦有爲而言。

直解 孟子說。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故人有過失。往往曲爲覆蔽。不肯播揚。此忠厚之心。亦遠害之道也。若聞人有不善之事。便喜談樂道。以快一時之口。惟務攻發其陰私。不思掩護其瑕玷。於人固有損矣。豈知言悖而出。亦悖而入。不但[illegible]善之言。流傳無實。有啟釁之端。卽[illegible]惡之言。譏訕過嚴。亦取禍之道也。其如後患何哉。要之聖賢之心。與人爲善。惟恐其或陷於過而不能掩。故大舜隱惡。孔子無毀。皆非因慮患而然。孟子之言。爲世之輕於毀人者戒也。

○纂大全南軒張氏孟子曰仲尼生平其所爲皆本分至理自不至已甚也蓋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應皆天則也○世徒見夫子答陽貨見南子等爲不爲已甚獨不思[illegible]公[illegible]陳桓子受樂則遂行及七日誅正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眞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直解 已字解做太字。孟子說。天下之道。本有大中至正之則。不但賢智者不能抗之而使高也。雖聖如仲尼。天下後世所仰望以爲不可及者。宜

明沐浴討陳恒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求聖人之權處徒効聖人之近似以文其姦賊仁義之甚者也○朱氏公遷曰此章以德性言聖人孔子亦自言依中庸

○纂蒙引孟子曰凡人言固貴信行固貴果何有不必信果未必合義惟大人者其言也不先期必於信其行也不先期必於果惟義之所在耳義之不在焉可不信可不果人不得而繩之以為義在我無不信無不果而我未嘗執之于心隨事順理因

說約合參

時制宜豈硜硜之小人可同日語哉○合當信果處便是義○此正與前章與此之意亦與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亦為相發明

○纂大全朱子蒙引孟子曰大人之于赤子其地相去固有間矣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乃

其有高世絕俗之行以求異于人矣然觀其平日所為也只是於日用常行之間求合於天理人情之正發為言語皆人之所易從而無過高之談見之躬行皆人之所易知而無過激之行其不為太甚如此一有太甚則是求加于性分之外而不合乎義理之中矣何以為聖人哉孔子嘗自言不為索隱行怪又以道之不行不明歸於賢智者之太過正不為已甚之意也後世學聖人者或持論太深以玄虛為理奧或處己太峻以矯激為名高皆叛於仲尼之道者也可不戒哉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　離婁下　十二

直解　必是期必孟子說君子之於言行但當隨事順應不可先有成心且如言貴於信使不擇是非而必期於信則拘泥而不通矣行貴於果使不量可否而必期於果則執而不化矣大人則不然言非不信而未嘗有心於信行非不果而未嘗有心於果惟看義理上何如義所當信則久要不忘如揆之義而不宜則言有所不必信踐義所當果則勇往不撓如質之義而不協則行有所不必果是非可否惟義是視而無所容心此大人之言行所以為天下法也孔子嘗說君子無適無莫義之與比正與此互相發蓋必信必果便是適無莫若取裁於義而無所適莫則信果亦在其中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者如此若中無所主而以不必信果借口則又未若小人之硜硜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正以其不失夫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無知無能而純一無偽大人之心無不知無不能而純一無偽其始也由無知無能以至于無不知無不能但有覺悟擴充之功其終也雖無不知無不能而依然無知無能並無巧偽安排之蘇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利害便成個小底人了大人之心豈如是哉○劉士捺逢說大人赤子只作一人看則曰其赤子之心者即是大人赤子時之心也姑

說約合參

直解　孟子說世之稱大人者以其盛德大業高出於天下若非人所能及殊不知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蓋赤子之心情竇未開所知所能純是一團天理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乃心體之本然也自知為物化然後知識日長真性日漓而純一之心始失矣大人者涵養極其精純而內不蔽於私欲操持極其堅定而外不奪於物誘故自少至老時時刻刻只是這一點純一無偽之心不曾少有斲喪雖智周萬物無所不知實皆赤子之良知雖道濟天下無所不能實皆赤子之良能何嘗有穿鑿之智機械之巧加於心體之外者乎所以說不失其赤子之心欲為大人者亦反求其本然之心而已然赤子之心由于天稟而所以能存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　離婁下　十三

是心者必由於學力若非涵育薰陶維持調護使少成若性習慣自然則在孩提有識之時已有攻取彫琢之患矣何以能不失其初心乎易經上說蒙以養正聖功也正是此意故欲學大人之學者必端蒙養之功而後可

○纂蒙引孟子曰人子事親自生至死始終皆當盡道然養生者人道之常今日不及明日可補也尚不足以當大事惟至送死是人道之變是人子事親盡頭處殯而附于身葬而附于棺者有悔焉末無及矣此其可以當大事乃至重而不可苟者也為人子者其知必誠必敬之道哉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直解　當字解做為字孟子說人子之於親生事死葬無有不當自盡者然以緩急較之朝夕奉養猶為人道之常縱使盡志盡物致養無方皆出於從容暇豫之時隨其分量大小可以自致遲不叫做大事惟至於送終之禮乃人子事親盡頭的時節自此以後更無可以用情於親者故

○纂大全朱子孟子曰理本具於自性而造之則有工夫造之不深者用力于皮膚之外而昔效于具蔡之間不以其道者往事於形無之中而妄意於高遠之表是皆不足以致于默識心通而自得之君子于此必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循其序不踰其等思何爲哉正欲不期于必得而自然得之爲我有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皆持循以居之如人有室居之安而也居自然稍便適居之可久則所以資藉之者深遠而自得者本無窮無盡如掘地作下供

言約合參

上面說頭來往滿源頭深則資深出來不比淺而易竭者矣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凡事出物物皆揃有這本來的道理如資之深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源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是一自得以至於此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大抵欲其自得之也豈可不深造之以道哉○新安陳氏曰自得以下皆爲學之效驗○雙峰饒氏曰造之居之資之取之皆是指所得言之折接得之則指理言也○劉引或問朱子曰少時見雖將出聊視之其時已至自然迸裂而出全不用彼着力有時見其難稍以手助之其于出來便不長進學而至于自得者其理正如此○左右其居亦不作近處只是心裡明其近便耳於之於平時是未應接之時取之於應用則正當應接之時○

使一有未至悔將何及豈是爲人子的大事所以先王制禮于喪葬之際尤極周詳蓋欲爲人子者必誠必信而不至有後日之悔也孟子此言非以養生爲輕蓋見當時墨子之徒以薄葬之說惑亂天下至于傷一本之恩故以此儆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値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 離婁下 卅三

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値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直解 造是造詣道是進爲的方法資是藉左右指身兩旁是形容其至近而非一處的模樣原是本源心爲應事之本就如水之源頭一般故謂之原孟子說天下無心外之道亦無心外之學君子爲學奮其向往的工夫致知力行惟日孜孜而不已又依着進爲的方法下學上達循循有序而不驟似這等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何爲哉蓋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眞積力久默識心通自然而得此理于已也夫學非自得則此心與理不相融貫居之必不能安既自得矣則心與理一理與心會精神凝定外物不得而搖奪居之豈有不安惟居之安則一眞不撓衆善咸萃溥博淵泉自可藉用而不窮資之豈有不深

按自得卽得其原矣勿泥資深承居安逢原承資深存疑謂無節次此也

○纂大全孟子曰爲學只此博約兩端多識多聞多見以博學而又于所學之理逐一講究辨析詳明以歸之於博學者徒務多詳說是徒涉獵歷哉蓋將以融會貫通反而說到至約之地使知要也天下事物之理未曾融貫得一件是一件雜融貫時便合爲一件學到約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然不博則約無所於則博學而詳說之也其容已哉○問博學又不知約何故朱子曰他資不窮究道理是如何

言約合參

只是搜求僻隱之事鉤摘奇異之說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通貫也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討個約○應源輔氏曰承上章言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反說約則是自得之事○劉引博學而詳說之重上章亦深造以道重說自得全要深造以道反說約全要博學而詳說之○存疑上章兼知行此只是知

○纂大全孟子爲當時國君而言曰有國者皆當務勝然其善有不同如以已之善去勝人使人屈服於我者這不是誠心爲善未有能使人心悅而誠服者也惟是以其所自盡之善養人使人同歸于善然後不去服人而自能服乎天下天下諸侯有不中心誠服慕而歸焉以成王業者未之有也此王伯之分也○劉引云服人養人此人字指其

資之既深則事感於外理應於中左邊事來有應左邊的道理右邊事來有應右邊的道理或左或右無不會逢其應用之本原天下之事取之一心而裕如矣自得之妙至於如此此君子之學所以務於深造以道而必欲其自得之也眞見其有益於得而功不可不繼序不可不循也向使一暴十寒進銳退速安望其有自得之益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鬭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直解 約字解做要字是簡要精切的意思孟子說天下之理不求之於博則識見淺陋而不能旁通不反之於約則工夫汗漫而無所歸宿是以君子爲學於凡天地民物之賾詩書六藝之文無不旁搜遠覽徧觀盡識學之極其博矣又於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 離婁下 卅四

那所學的無一字不究其折衷無一物不窮其變化或問於師或辨於友說之又極其詳焉如此者豈是要誇多而鬬靡哉蓋以理在吾心本至約也但散見於萬殊不能一蹴而會通之耳今博觀於事物討論其指歸正欲融會貫通由支派而窮其本原由節目而得其要領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說至於約則吾心之理方有眞得而向之博且詳者非徒從事於口耳之末也是可見學不可以徒博又不可以徑約由博以求約斯爲學之全功畢矣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直解 服是取勝養是涵育薰陶的意思孟子說人

平等人言非必指百姓故許氏教化撫字之說不敢從○存疑然其曰然後能服天下又說得大了不止平等人矣○大全朱子曰以善服人惟恐人之進于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意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于善如湯于葛遺牛羊而往爲之耕是也○南軒張氏曰先王樂與人爲善欲天下皆在吾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蒙其養無不應者伯者有意服人如齊桓會首止而定王世子晉文盟踐土率諸侯以朝王是也○麟士服人養人人字蒙引存疑俱斷作平等有國之人是由此觀之則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之人字亦然但彼處易見此處難見耳

說約合參

○序孟子曰人之言無有實實不祥者不祥之實惟蔽阻忠良而蔽賢者其言足以當之甚矣蔽賢之爲禍大而罪重也○達說欲人君知所遠也

○序徐子曰嘗聞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水哉不知水之爲物仲尼何取意而稱之也○趙注徐子徐辟也

蒙大全新安陳氏孟子曰子試

君孰不欲服天下而所以服之者有公私不同或見力不足以服人因欲以善去服人不知善雖有服人之理我不可有矜已之心如已有一善乃即恃此以驕人則是以善自私誰肯傾心以服我縱有服者不過外貌之矯飾而已非心服也其必善不獨善而推以養人涵育薰陶務使同歸於善而後已此則以曲成萬物爲心以兼善天下爲度若此者乃可以服天下使之心悅誠服以歸于我而可爲天下王矣苟非以善養人之君天下未必心服而能致王於天下豈有是理哉夫善一也以之服人則人未必服以之養人則心服而王心之公私少異而人之向背頓殊王覇之分其端正在於此君天下者可不審其幾乎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

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直解 蔽是蔽塞孟子說道人之言語有足以召禍敗釁者謂之不祥之言然止於一身之吉凶無關於天下國家之利害不可的的確確便謂之不祥也求其的確爲不祥之言惟是邪讒小人見人之有善輒媢嫉之使不得見用於君見人之有技輒排擠之使不得見用於世此其下拂士庶之公議上蔽人主之聰明眞箇是巧言足以亂德利口足以覆邦貽害深而流毒遠其爲不祥孰大於是夫蔽賢之言其害如此聽言者誠能明以察其奸斷以除其禍則嘉言罔伏衆賢畢進而可撥亂爲治轉災爲祥邪其永孚於休矣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觀所謂原泉乎原泉之勢混混然湧出不舍乎晝夜永無間息遇有科坎則盈乎此而後通于彼循漸以進因以至于四海而會其歸焉蓋原泉惟有本者乃由混混以放海如是孔子所以亟稱于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如人有是行以下因結語故推開一句推出孟子借水以箴徐子之意而與下一節集註如人無實行二句相對言之○閩按有原即有本也然在原泉句二字只進呼之名一講原字便礙下面子有本句反無力矣

說約合參

序苟爲無本之水如七八月之間驟然雨集溝澮皆盈而止水盡其涸也可立而待也使如是仲尼何取哉所示觀之故君子爲學若無實行得名則聲聞過情心甚恥之以其若無本之水也是以君子務本也○大全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溝澮皆盈而涸可立待與上混混至放四海者相反暴得虛譽而不能長久之譬也

直解 徐子名辟是孟子的門人亟是數原泉是有源之水混混是湧出的模樣科字解做坎字是低窪蓄水之處放是至徐子問於孟子說流水之爲物不過天地間之一物耳乃仲尼每觀於水而數數稱之說水哉水哉若有深契於心而不覺其屢形於贊嘆者不知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如此孟子答說欲知水之可取當觀水之原流蓋有原之泉方其出於山下則混混然湧出晝如是而夜亦如是無止息也及其遇坎而止則盈滿於此而後漸進於彼無壅塞也由是進而不已則沛然莫禦必至於四海而後有所歸宿焉這等看來可見有原之水其出聚者

深故能常出而不竭其發生者遠故能漸進而不窮有本者固如是也水惟有本則可以漸進而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可以漸進而至於極其與聖人重本之心若有相爲契合者其樂取而亟稱之不以是乎知仲尼取水之意則知君子務本之學矣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夫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者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直解 澮是田間水道涸是乾情字解做實字孟子

告徐子說有本之水能漸進不已而至於海者以其源遠而流長也若水之無本者則不然當七八月間乃大雨時行之候也彼時雨水驟至則溝澮之中莫不盈滿及雨止水退則溝澮之乾涸可立而待是其來也既非混混而不舍其流也又非盈科而漸進忽然而盈亦忽然而涸水之無本者固如此何足取哉觀於水而君子之爲學可以類推矣故人能反身修德使養深而蓄厚然後實大聲宏而名譽隨之這便是有本之水漸進而不已的意思此君子之所貴也如道德本無足稱而聲譽反過其實則一時雖能掩飾日久必然敗露就是溝澮之水易盈易涸的一般豈非君子之所深恥而不居者乎然則仲尼之稱水蓋取夫有本之學而惡夫過情之譽也彼躐等干譽者可以惕然而深省矣

〇**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

四書集註直解【卷三】離婁下 十七

君子存之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直解】幾希是些少的意思孟子說天地之間人爲最貴與禽獸迥然不同人皆知之然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則未之知也蓋人物之生其初受形受性也是一般但禽獸則有偏而不全塞而不通的去處惟人心這點虛靈理會得來充拓得去可以盡性而踐形只這些子與禽獸分別相去能得幾何此所以謂之幾希也既曰幾希則出乎此入乎彼其端甚微而操則存舍則亡所關亦甚重矣乃衆人則拘於氣稟奪於物欲把那幾希之理去之而不能存是以陷於禽獸而不自知耳惟君子能返觀內省察識擴充其於幾希之理眞能存之又存不敢失墜者豈庸人所能及哉按孟子所言幾希卽虞書上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意思蓋幾希不存卽入於禽獸何危如之幾希之介間不容髮何微如之若擇之惟精守之惟一則幾希之理自能常存矣此聖學之淵源而孟子獨得其傳者也讀者宜究心焉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〇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四書集註直解【卷三】離婁下 十八

【直解】孟子說幾希之理君子固能存之矣自君子而上又有生知安行自無不存的聖人蓋物有物之理人有人之倫而貫徹於倫物之中者則曰仁曰義道就是幾希的道理未有不知之眞而能行之至者也惟舜則生而知之見得世間萬物雖飛潛動植形性各有不同然成大成小未有不待我以立命者是物之所以異於人其理既知之極其明矣又見得人有五倫雖親義序別信施用亦各不同然立愛立敬未有不如是而能成性者是人之所以異於物其理又察之極其詳矣至於吾信中之仁義則能安而行之其慈祥惻怛從心上生發出來自能無所不愛是隨其所行無適而非仁不是以仁爲美而有心以行仁也其裁制區畫從心上運用出來自能無所不宜是隨其所行無適而非義不是以義爲美而有心以行義也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已舜惟由仁義行故能盡物之性立人之極而於幾希之理毫無虧欠此所以紹帝堯

〇蔡蒙引孟子曰人物同生于天地無有異也而人獨得其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是其

論約合參

有以異于禽獸者只此幾希耳此正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矣然庶民不知其所以異于禽獸者在此幾希間也從而去之惟君子知其所以異于禽獸者在此幾希間也爲能存之以盡其人之道焉〇觀註人物之所以分實在于此則知孟子所謂幾希者其旨甚重而非輕之曰幾希也〇大全西山眞氏曰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者此而已〇語類賀孫問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之間乃是指這些子好底說故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〇愚按如後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則輕言之曰幾希也〇又註語所以異寔有二義其曰獨人得形氣之正獨得字是指生而已異言其曰而能有以全其性能全字是指後來人能學問用功之異而言西山說貼下句達說稽之上古開君子之統者其舜乎幾希之理散于萬殊則爲庶物人倫也舜則明于庶物之理而不假于思索察于人倫之道而無待於研究此生知也幾希之理統於一心則爲仁義根荄則仁義已根于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此安行也此所謂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而有之之始也〇大全張子曰明察皆窮理也旣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

論約合參

未嘗有以爲仁義仁義之名但人名其行耳如大春與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耳〇朱子曰明物察倫由仁義行一句已與言之則有序以異人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也〇語類凡天地間前後所指言是物然有多少不甚要緊底事舜行來惟是于人倫最緊要〇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不盡所謂仁義者不待求之于外此身此心渾然都是仁義〇愚按語類兩條道於庶物中見人倫而倫物之理即仁義一節是一直貫下〇君子存之通舊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章嘗引過到此節云然君子猶有待於操之而後存惟舜也云則是舜又在君子之外矣然則文王孔子亦生安者便當入操存君子中乎註云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總是君子存之

中有生安如此至尹雖存之者君子存者賢人則已證罔外矣

○孟子承上章敘曰繼舜之後者禹以禹一事言之于旨酒則惡焉惟恐欲之或熾也於善言則好焉惟恐理之或遺也此禹憂勤惕厲之心也○常引國策章後證儀狄帝女也又儒說對梁王語云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是儀狄又一人呂氏春秋又作儀狄作酒

說約合參

纂蒙引繼禹之後者湯以湯一事言之凡事惟執其所謂中者而不失焉不敢有過不及必欲恰好而後已至于賢則立之于位不問其類也蓋念天位惟艱與人共理之惓惓然惟恐失天下賢人之心也此湯憂勤惕厲之心也

精一之統而開萬世心學之傳也豈特如君子之能存而已哉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直解孟子說古昔聖帝明王莫不以憂勤惕厲爲心自舜開心學之源而大禹繼之爲能審理欲之幾得好惡之正故於儀狄進酒纔覺酒味甘美便惕然深慮說道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夫飲酒未便至于亡國禹豈爲是過計其心只恐嗜酒不已必將沈湎無節以至於亂性情妨政事則亡國之禍皆從此而起矣所以於旨酒則痛絕之要以防嗜慾之端戒荒湛之漸也其憂勤惕厲之心見於遏人欲者如此及其聞一善言但覺有切吾身有裨治理便欣然聽納甚至下拜以致敬不難屈已以服人虛懷以受善夫人言未便加於聖德禹豈爲是過謙其心只恐取善不廣或致嘉言攸伏則無以集衆思廣忠益而樂告之誠皆從此而阻矣所以於善言則篤好之要以擴取善之量爲輔德之資也其憂勤惕厲之心見於擴天理者如此夫人主一心衆欲所攻即其惡旨酒則凡聲色貨利快意滋毒者無不深慮預防可知矣朝廷之上羣賢畢集即其好善言則凡百司庶職亮采惠疇者無不推誠委任可知矣理欲不淆好惡克慎此禹所以得統於舜而俟後聖於無窮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　離婁下　九

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直解執是執持方是方所有區別的意思孟子說繼禹而王者有商湯湯之心只有一箇憂勤惕勵而已以其行政用人言之彼中道爲揆事宰物之準或居常守經或處變行權隨事而應都有定理若遠事而徒任意見將舉措偏頗上不免於有失政矣湯則持一中之理定萬化之衡疑似不能淆始終不可易觀其制事制心以建中於天下則可知矣賢人爲修政立事之資或近在州閭或遠伏巖穴隨處都有原無定在若求賢而拘於方所則蒐羅未廣下不免於有遺才矣湯則大延訪之公廣登庸之路不問其類貴賤不計其資觀其三使三聘求元聖於莘野則可知矣夫中以處天下之事公以用天下之人而一毫之偏私不得而與焉與大禹之好惡其心一矣此湯之所以得統於禹而接道統之傳也

纂蒙引繼湯之後者文武以文王一事言之其時人民已安矣而猶之若有傷其心則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純亦不已此文王憂勤惕厲之心也○大全問下句以而爲如朱子曰詩云垂帶而厲鄭箋云而亦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爲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

說約合參

纂蒙引以武王一事言之邇者人皆狎之而獨不泄謹之至矣遠者人皆忘之而獨不忘慮之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爲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直解孟子說繼湯而興者有周文王文王之心只是一箇憂勤惕勵而已以其愛民之心而言文王發政施仁懷保小民當時百姓已自安了乃猶不遑暇食心裏常常念說民生甚衆博濟甚難若政教一有未修刑罰一有未當未免有妨害民生者看着那百姓側然常似有傷的一般所以汲汲孳孳必欲無一民不得其所而後其心始慰也其愛民之深如此以其求道之心而言文王敬止緝熙先登道岸其於聖域已優入了然猶不自滿足心裏時時念說道無終窮學無止法若點檢一時少疎進修一日少懈便有與道背馳者望着那道理歉然常如未見的一般所以翼翼必欲無一理不造其極而後其心始慊也其求道之切如此夫民已安而猶若未安故聖政益弘道已見而猶若未見故聖德益盛此文王所以得統於湯而接道統之傳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　離婁下　十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

周也此武王憂勤惕厲之心也
○大全朱子曰邇遹通人與事
而言○語類聖心如潮水上來
灣□滿溢一時皆到無有遺漏
○愚按邇遠亦通地與時而言
序成文武者周公周公之事何
如周公則思兼三代之王以施
其四人所行之事其事或有時

說約合參
勢殊隔而不合者則仰而思之每每夜以繼日而求必得幸而得其理之合矣坐以待旦而急見諸行焉此周公憂勤惕厲之心也○大全朱子曰所舉四事此必周公嘗如此說○說此一節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須引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必是孟子以前見于紀載者禹湯文武各得以此稱故孟子于此舉之○此亦[illegible]非謂其其切於[illegible]勤惕厲之心言之故曰人爲各舉其盛亦非也愚按君子存之註憂勤惕厲也此篇總論又以結應四字存之之心也存之之字指所以異于禽獸之理幾希言不多是虛字俗訓動云存幾希貫必不可宜正之

之盛仁之至也。

直解 泄是玩忽的意思邇是近孟子說繼文王而聖者則有武王武王之心也只是一箇憂勤惕勵而已蓋近者易乎褻狎此常情也武王心思纖密凡近的所在耳目之所常接者不敢一毫輕忽如侍御僕從必擇正士几杖戶牖皆有箴銘雖尋常日用之間都有箇檢束防閑之意是其敬愼之心無時或怠也何泄之有遠者易於遺忘亦常情也武王志慮周詳就是遠的所在耳目之所不及者不敢一些疎畧如封建諸侯悵遠爲近厰佑後人咸正無缺雖天下萬世之遠莫不有注指經畫之方是其并包之度無處不到也何忘之有夫近而不泄則修之身心者嚴以密可以見其德之盛遠而不忘則施之政事者公而溥可以見其仁之至此武王所以克承丕顯之謨而成永淸之治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直解 四事即上文禹湯文武所行的事孟子說禹湯文武之後以聖人而相天下者則有周公周公之心亦只是憂勤惕厲而已蓋周公輔相成王守成業而致太平可謂盛矣乃其心行孜孜不但近述諸今覩揚文武之光烈以緒治猶諸古遠求禹湯之典型務要兼若三王把他所行的四事件件都措之施行無所遺失然後業治之心始慰也然古今之時勢既殊創守之規模亦異容有宜於昔而不宜於今便於此而不便於彼者其間推移變化豈無有不合者乎周公則又反復思維求其所以然之故日不足則夜以繼之皇皇然眞有夙夜匪懈者何其思之切也至於思極而通遠道理已融會於心欣然有得了則又勇往奮發即欲見之行事雖天尚未明亦必坐以待之汲汲然殆有不遑寧處者何其行之決也夫周公有聖人之德又有輔佐太平之功而其兢兢業業勞心焦思乃至於此其於禹湯文武之心豈非先後一揆者乎這一章書自禹以至周公其事雖異要皆以憂勤惕厲爲心故德業並隆於一時而道統相傳於萬世蓋敬乃聖學始終之要不可一息而不存者也存之則爲聖人不存則幾希一失不免爲凡人而已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希聖者宜繹思焉

○蒙引大全朱子孟子承上章叙
孔子之事曰周之盛時王者之
政教明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
雅之詩皆作于上以教天下周
既東遷王迹熄則禮樂征伐
不自天子出故雅詩不作於上
而詩亡詩亡而世道之亂人心
之變有不可言者孔子憂之然
後春秋一書因而作焉○潛室
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
饗樂章及公卿大臣規諫獻納
之所作東遷以後無此○大全

說約合參
詩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天子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蒙引以政教號令爲迹者以其見于行事也○[illegible]王道行頒[illegible]其可見之迹[illegible]雅之詩[illegible]天子者也[illegible]諸侯之會同于之命于天子者也出車采薇是天子之自爲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詩經類考許氏曰西都數百年而無風也蓋有雅以道天下之政則無取于采風雅既亡則采民間之詩以紀俗王風十篇黍離居大夫行役餘皆民間詩也蓋雅必出於朝廷風則下之歌謠有定制是以東征之事大于獫狁之役而東山勞歸之詩不在出車采薇之列雖出于變亦不與六月采芑同什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其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直解 熄是滅詩有三體作於列國謂之風作于王朝謂之雅作於宗廟謂之頌這詩指二雅說乘字解做載字檮杌是惡獸名孟子說羣聖之道莫備於孔子孔子之事莫著於春秋春秋何爲而作也蓋自成周盛時王道大行朝廷之所作列國之所貢其詩具存莫非治世之音也及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諸侯而王者之迹熄

原然是春秋之作非孔子創也當時列國皆有史書記事如晉國之乘楚國之檮杌魯國之春秋名各不同而其為史一也是春秋原魯史也○此節只叙個春秋之名之顯為前後兩節過遞若分外作議則通章脉絡梗矣○且慢說魯史無關王迹此意在下其事二句內

說約合參

原春秋同為列國之史故其所載之事則齊桓晉文征會盟伐之類其文則史官編年紀月之詞其中功罪賞罰不容假借之大義則未之明焉不足以為勸戒也孔子曰其義則丘嘗竊取而裁定之矣是春秋因魯史而作者也蓋為魯史之春秋則其事其文無關王迹而斷自聖心則一筆一削齊天下之功罪定一王之賞罰收既喪之權還之天子使王迹雖熄而不熄詩雖亡而不亡春秋其百王之大法也此孔子憂亂懼之心也○通義仁山金氏曰齊桓在莊僖襄時晉文在僖公世而此云春秋皆其事者五伯桓公為盛其後諸伯不過襲其迹為之晉文之伯子孫繼其事世主夏盟至春秋末始衰故伯主雖不一而其事皆伯之事耳○存疑二其字皆指春秋文即記事之文義即其文之義○麟士按詩亡既是雅詩亡只須王迹熄自足叅雅聲節卑與列國同又是一意可以不用○春秋作作字如今人言作文字作字然後春秋作謂屬筆之時耳必不指託始之平王四十九年也○愚按此章首節言春秋為迹熄詩亡而作二節言所作之春秋原為魯史至末節方從其義處見得春秋所以扶天子正人心關乎王迹繫乎詩亡孔子之事莫大乎

滅無存由是朝會燕享之樂不奏於朝廷規諫納獻之詩不陳於卿士黍離以後禮制音節與列國無異而雅詩亡矣此時上下陵夷名分倒置天下之亂將不知其所止孔子憂之於是作春秋詳述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明一王之法使王者之政雖不得行於當時猶可以昭示於來世此春秋之所以作也然是春秋雖孔子所作亦非始於孔子乃因魯史之舊而修之耳蓋當時列國諸侯各有史書以記一國之事其取名亦各不同如晉國之史叫做乘謂其記述事迹如車之載物也楚國之史叫做檮杌謂以惡獸比兇人記之以垂戒也魯國之史叫做春秋謂記事者必擇年月故錯舉四時以為所記之名也這三國之史名雖不同其為記事之書則一而已使春秋不經孔子之筆削則與晉楚之史亦何以異乎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詞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春秋雖為魯國之史而實足以見聖人經世之心蓋周室東遷之後五霸迭興惟齊桓晉文二君功業特盛故春秋所紀多是齊桓晉文征伐會盟的事迹至於文詞之體亦皆當時史官據列國赴告策書以記於年月之下原非有褒貶也及孔子假其舊文加以筆削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明君臣之義正夷夏之防使王者之法燦然大明於世然後列為六經而非一國之史也所以孔子常說春秋之義則我嘗竊取而裁定之其詞雖謙而其斷自聖心

此所以繼舜禹湯文武周公為存之之君子也若于春秋作便透發議論則於此二節借亂無序矣讀者試平心思之○蒙引孟子歷叙羣聖而自任以終之巳人之德業在當時而其道於後世者謂之澤在位之君子其澤之所遺大約至五世而斬無位之小人其澤之所遺亦大約至五世而斬無上下之別也若五世之內則皆得與其澤者也○澤水之餘潤也故曰猶言流風餘韻蓋物皆有迹惟風與韻皆無迹此言迹已泯而風韻猶存故風曰流風韻曰餘韻○大註引楊氏說此非正解五世而斬之義乃是以服制亦至五世而絕以證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也○君子小人以位言孔子則在君子之數故史記以孔子入世家嘗曰以吾從大夫之後○問孔子澤萬世

說約合參

不斬何為槩以五世曰孟子此語在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上說見孔子猶在五世之內也

纂大全張子予生也晚未得親受業而為孔子之徒也然孔子猶在五世之內雖不為弟子其餘澤在人我得私取之以為善也敢不常存此心由所願學以求進于古君子之林哉味此正子[illegible]以繼孔子而存之者如此○新安陳氏曰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傳之孟軻孟子已自言之矣此四章相承是也說者好辨章章明言以已承三聖七篇之末章明言由孔子至于今百有餘歲其自任之重尤彰著孟子一身道統攸繫蓋如是夫○麟士按諸史皆云孔子周靈王二十一年生敬王四十一年卒孟青日札云孟子周定王三十七

蓋可知矣此可見春秋一書乃所以繼雅詩之亡而存王迹之熄者所係顧不大哉漢臣司馬遷有言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處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然則春秋之作不止一代之典章真萬世之權衡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浸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

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詞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直解 君子是有位的小人是無位的澤是流風餘韻父子相承叫做一世斬字解做絕字淑是善孟子說賢聖之生其建立在一時而遺澤在後世故在上而有位者其功業聞望傳於後人須至五世而後絕在下而無位者其道德聲名垂於後人亦至五世而後絕蓋親盡服窮遺澤浸微此理勢之必然也若在五世之內則其澤固未亡也況孔子繼羣聖之統可傳於萬世之遠而我去孔子之時乃猶在五世之內故雖不得及門受業為之弟子然遺澤尚存微言未絕淵源所自猶有可承故得私聞孔子之道於人以自善其身耳向使聖遠言湮則雖願學孔子亦

年生赧王二十六年卒年八十四歲今自赧王二十六年倒推之則孟子八十四歲當在烈王五年生今計孔子之生距孟子生一百八十一年距孟子卒二百六十四年孔子之卒距孟子生一百八年距孟子卒一百九十一年

○蒙引孟子曰天下事不可過如不苟取之謂廉方其禮物之來受也但見若可以取之矣及再思之則可以無取焉則仍辭取可也而乃竟取之是爲苟取害于廉矣以物與人爲惠彼方其將有與也若初見可與矣及再思之則可以無與焉則仍無與可也而乃竟與之是非惠之正也則反傷于惠能舍死之謂勇方其當利害之衝初見若可以死矣及再思之則其寔可以無死焉則卽無死可也而乃竟死之是非勇之正也則亦反傷

說約合參

其勇如此者兩可之間未能擇理之至是而守其中也

不過聞而知之耳安能如是其親切哉孟子歷敘舜禹之事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蓋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孔子集其成而孟子承其緒其自任之重見乎詞矣惜乎孟子之沒不得其傳而道統或幾乎息也繼帝王之統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直解 孟子說天下之事固有一定之理確然可守然亦有可否涉於兩端而不可不擇者今夫義不苟取者謂廉人於交際之時初間見利而動

恰似在所當取及仔細思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却在所不當取則辭之而勿取可也乃貪得而竟取之則是有見於利無見於義而廉介之操不免於損傷矣如之何其可耶至如分人以財謂之惠惠所當施君子固不吝其有矣使或愛人利物之情偶發於一念似乎當與而施不必博濟不必衆又似乎不當與則當勿與可也乃市恩而竟與之此其沾沾利澤之微不惟不足爲惠而反有傷於惠矣君子欲全其惠豈可輕於與耶又如見危授命謂之勇勇所當奮君子固不愛其身矣或捐軀赴難之志偶激於一念似乎當死而仁未必成義未必取又似乎不當死則當勿死可也乃輕生而竟死之此其悻悻血氣之私不惟不足爲勇而反有害於勇矣君子欲全其勇豈可輕於死耶此可見天下之事自取與之間以至死生之際大小難易皆有中道固不當狥欲害理以流於不返亦不必立異好名以涉於太過然其可否之機間不容髮

○羿逢說 昔逢蒙學射于羿而盡得羿善射之道乃思天下惟羿爲愈已于是殺羿以專其名孟子曰逢蒙殺羿固逢蒙之罪矣然以我觀之是亦羿有罪焉昔公明儀曰羿爲逢蒙所殺罪在逢蒙羿宜若無罪焉夫公明儀所謂宜若者正謂羿罪特猶薄故言如此耳羿焉得爲無罪○是亦羿有罪似有自取意但未可用此下引公明儀有此不是引他說無罪正要折他說有罪公明儀賢人也宜若二字極斟酌薄乎二句皆是發明公明儀宜若二字不然曰字云爾字說不去矣況孟子既引公明儀之言皆是取他此乃引其他短處而辨之乎此雖無大關涉亦不可不知

說約合參

則在乎能擇而已孟子此章正中庸擇善固執之功學者不可不審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江反惡平聲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直解 羿是有窮國之君逢蒙是羿之家臣愈是勝從古以來皆稱羿爲善射他有箇家臣逢蒙從之習射盡得其命中之巧術亦以善射成名却思想已之善射天下無敵只以羿爲勝已苟有羿在難以獨顯其能於是與澆浞同謀乘羿射獵而歸殺而烹之以專善射之名孟子因論此事說逢蒙以弟子而害師罪固不容誅矣乃羿以射教人反致殺身之禍是亦有罪焉公明儀

說羿爲逢蒙所殺罪在逢蒙則羿似乎無罪孟子辨說羿之教射始初失於擇人其終至於禍已此其罪但比逢蒙之悖逆爲少輕耳安得謂之無罪耶這是孟子爲取友而發歸罪於羿然其微意猶有所在蓋兵乃不祥之器羿身爲國君若能以道德爲威誰敢不服乃以弓矢之能與其家臣相角以此取禍固其宜也豈但擇交非人爲可罪哉

庚試以子濯孺子之事觀之昔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見勢不利而逡巡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孺子曰今日不幸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其何以禦追兵吾死矣夫既而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人也其僕曰乃庾公之斯也孺子喜曰吾今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以善射名者也況夫子以疾作當之乃曰吾生何謂也孺子曰庾公之斯原學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又原學射于我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

說約合參

夫尹公之他其平日乃端正之人也其所取之友亦必端正可知矣安有端人而背本心倖功者哉此所以自諉吾生也及庾公之斯至果然問曰夫子何爲不執弓疑其能而示之不能也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以實告也庾公因自敘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是小人之道夫子之道也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乃君所命之事也我不敢以私恩廢公義于是抽矢扣于車輪去其金鏃使不傷人虛發四矢而後反蓋其曲全如此使羿如庶子之交至無逢蒙之禍識者故曰是亦羿有罪焉也〇大全東陽許氏曰此章亦爲交友發羿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友而免禍〇愚按此節凡羿蒙逆及庾斯廢公皆未暇及于本意皆爲旁論也〇蒙引庾公之斯尹公之他之字猶孟施舍之施字故集說于彼曰施語詞也于此曰之語助也乘矢古人車一乘用四馬故曰四矢爲乘

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〇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弒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直解 鄭衛都是春秋時國名。子濯孺子是鄭人。庾公之斯尹公之他是衛人。都是當時善射者。金是箭鏃。四矢叫做乘。孟子因論羿之有罪。特引舊事以証之說。當春秋之時。鄭國曾遣子濯孺子侵衛。衛國因遣庾公之斯去追逐他。出境。子濯孺子說。今日我偶然疾作。不能執弓而射。追兵若至。吾其死矣夫。因問其御車之僕說。後面追我者爲誰。其僕對說是庾公之斯。孺子喜說若是此人。吾得生矣。其僕問說。庾公之斯是衛國之善射者也。夫子既遇疾作。乃不畏其射。反說得生。這是何故。孺子答說。我非爲他不能射。只以情料之。可保其不肯傷我耳。蓋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那尹公之他乃是正人。他所取之友。必然也是正人。如何肯乘時射利。背本邀功。我之所恃者此也。及庾公之斯追逐既近。果然問說。夫子今日爲何不執弓迎敵。子濯孺子據實答說。今日我偶然疾作。因此不能執弓。庾公之斯就不忍反射。因敘說向者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實學射於夫子。我今日善射。都是夫子傳授之法。若乘其疾作。發矢相加。是將夫子之法反害夫子。我不忍爲也。但今日之事。奉君命而來。乃是公家之事。亦不敢廢。於是從箭囊中抽矢出來。扣於車輪之上。以去其金鏃。使不傷人。然後發四矢而歸。則既不廢君上之命。又得全師友之情矣。是子濯孺子以取友而免禍如此。向使羿之教射。亦如孺子。則所與居處者無非正人。何至於殺身哉。此羿之所以不能無罪也。夫羿之被禍。固其自取。至於庾斯之事。本無足稱。孟子何爲引之。蓋人之處事奉法之公。私與存心之厚薄。迹若相悖。而機實相通。未有交游之間。忽於背義。而事使之際。獨能盡忠者。此庾斯與逢蒙之辨也。論人者以此察之可矣。

說約合參

〇纂大全孟子曰。人貴潔已。如西子之質本美也。設蒙以不潔之物。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蓋自喪其美而反以致人之惡矣。不然者。雖有惡人之質本醜也。而能齋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祀上帝。亦何嫌哉。甚矣潔之不可不勉也。〇新安陳氏曰。此章似詩之比。〇愚按此以通身比則喪善自新。俱在言外。

〇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〇惡人醜貌者也。〇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直解 這是孟子勉人去惡從善的意思。西子是古之美人。蒙是冒。不潔是汙穢之物。惡人是貌醜的人。孟子說。善惡雖有一定之質。然其變化之機。又在人之自處何如耳。今夫西子之貌。天下之至美者也。若使被以汙穢之物。則人皆惡聞其臭。至於掩鼻而過之。縱有傾城之色。亦不見其爲美矣。至於醜惡之人。本人情之所惜厭者。使能齋戒沐浴。以致其潔。則雖對越神明。而奉上帝之祀。亦無不可。蓋有精白之念。自不嫌于其惡矣。世有材質本美而流汙賤之歸。是西子之蒙不潔者也。亦有材質本陋而反成粹白之名。是惡人之祀上帝者也。然則有善者固不可不兢業自保。以求全其善。有惡者亦不可不洗濯自新。以求易其惡矣。

○纂大全朱子存疑孟子曰學莫大于明性性自是個難言底物事以其無形也然從無形而感發形見爲已然之迹乃可得而言是謂之故天下之言性也只就故言之而已矣然同是故而有害逆而爲已然之迹有順利而爲已然之迹害逆其迹也順利其初也故所謂故者又以自然順利爲本本之順利以言故乃爲性之故因其故以驗性乃可見其性此天下之言性必以此若其故之迹亦不足以言性矣○朱子如人性之仁難知然見孺子入井則發見而爲怵惕惻隱之迹則仁之性自見○存疑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聖賢說性皆是以其故言○此節雖先說故後說利却歸重在利上總是利之故也故第二節只承利字說去第三節又只言

說約合參 故而不及利者其所謂故即利之故非有外也

纂存疑故惟以利爲本故吾性中有智之德而所以惡乎智者爲其務穿鑿而不順利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所惡于智矣蓋禹之行水也因地勢而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直解 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故是已然的形迹利是順利孟子說天下之理原於性人惟言性未得其真所以事不順理而往往多事以擾天下也蓋性具於心本無形而難見若徒以性論性則言愈多而理愈晦矣天下之言性者惟當就其日用之間隨感而應有那已然可見的形迹即此已發之端倪求其未發之精蘊如言性之仁必指惻隱之呈露者以爲據言性之義必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 離婁下 三十九

指羞惡之發見者以爲徵由是因顯以知微即用以見體而性之本然者始可得而識矣此言性者當求之於故也然所謂故却出於天理之自然非由於人爲之勉然一有人爲便不順利之勢而非故矣是以言性之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而以利爲本焉如言惻隱則必本其乍見不忍之良心而凡涉於要譽之私者非仁也言羞惡則惟取其弗屑嘑蹴之真機而凡涉於好名之私者非義也此則以天謀爲能不以人謀爲能而性之自然者始可得識矣夫性而徵於故故本於利此可見天下之理皆出於自然人惟順其自然之性以應事則無所處而不當矣何必任術以擾天下哉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

通之順水勢而導之初不築隄設障以私意造作于其間行其所無事也此所以須明德稱神禹而爲千古之大智也如智者凡于日用事物之間亦循理之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而無惡于智矣是智固不以穿鑿爲也○曰所惡于智者爲其鑿又曰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見得禹之行水不鑿也下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正是言其不鑿也○愚按若禹之行水也何內雖有見得禹不鑿意然只見得有此意不宜似作議論硬下行所無事也了書理要一層層去有味○則智亦大矣亦字是因禹言之

說約合參

纂存疑試觀天之在上至高也星辰之麗于天其去下至遠也其日至之度至爲難得然天之運行星辰之次舍皆有已然之故苟求于其天與星辰之故雖由今而上千歲之久其日冬至爲造歷之元者可坐而致而不勞餘力也而況事物之近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哉而何以穿鑿爲哉不鑿則爲順

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爲並去聲○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

直解 鑿是穿鑿乃不循正理別生意見的意思無事是就事處事恰似不曾做事的一般孟子說天下之理既出於自然則明理之人宜知所順應矣乃若是所惡於智者爲何蓋智乃吾心明覺之良而非私意揣摩之術也有等小智的人自作聰明務爲穿鑿索隱以爲知行怪以爲能似智非智而反有害於智此其智所以爲可惡耳如使智者之處事亦如大禹之行水一般則心不勞而事不擾何惡之有蓋水之性就下禹但因其自然之性加夫利導之功如九河濟漯本有赴海之勢則疏瀹而注之海汝漢淮泗本有赴江之勢則排決而注之江雖有疏瀹之勞而未嘗以私意穿鑿不過以水治水行所無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 離婁下 四十

事而已此禹之智所以爲大而古今莫及也若使用智者以大禹行水之法爲吾身應事之準因物付物不矯激以爲高不紛更以滋擾亦如禹之行所無事則虛靈中見的道理自然光明寧靜中做的事業自然俊偉這纔是有大識見大力量的人其智之大亦將與禹並稱於天下矣何惡於智哉夫智一而已務爲穿鑿則小行所無事則大知之貴於順不貴於鑿也明矣人欲稱大智之名於天下安可不務法禹而徒用智以自私哉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

利之故不鑿之智則爲性之智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日至之度作已往說者蓋治歷者必先就今日逆推到起初源頭處然後從源頭處歷歷順推其未來者始不差○大全五代史司天者布筭積分上求數千歲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爲歷始○新安陳氏曰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爲歷元蓋以建寅月爲歲首筭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月爲一歲之最初筭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于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愚按天之運行無可象以星辰位次爲象星辰之位次無可名以日月躔度爲名故日月皆有至獨言日至者以日能周天也

○蒙引公行子有人子之喪右師往弔當時已有先右師而在者故右師入門未就位也則有進右師于其位而與之言者右師已就位則又有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者○趙注與言者皆諂于貴人也○孫疏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大全雙峰饒氏曰行字當音杭詩云殊異乎公行是主班行之官以官爲氏蒙引孟子時亦往弔由未就位及已就位始終皆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有意簡驩也○大全南軒張氏曰以孟子爲簡已者以孟子時所尊敬欲假其辭色以爲榮也

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直解 千歲之日至是上古日南至之時歲日月時皆會於甲子乃造歷者之歷元也孟子說智以無事爲大可見智不當鑿矣況以理推之亦有不必鑿者乎且以治歷言之天之峻極何如其爲高星辰之布列何如其爲遠若未易窺測矣然天雖高其運行却有常度星辰雖遠其次舍却有定位這所謂故也治歷者苟於其故而求之循其已往之迹用積分之數直從今日逆推上古則雖千歲之遠年代不知其幾而歲月日時皆會於甲子爲日至之度造歷之元者可坐而得之而不苦於步筭之難矣夫天與星辰至難知也順其故而求之無不可得況事物之近者乎智者何必以鑿爲哉詳觀此章之意惟以順理應事爲大智然必先有隨事精察之小心而後有順事無情之妙用不然則徒慕無事

之名而深居高拱適己自便荒業之念或少疎焉未有不至於懈弛者君天下者宜審圖之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

直解 公行子是齊國的大夫右師是官名齊幸臣王驩時爲此官進是引使就已簡是忽畧昔齊大夫公行子有子之喪那時齊國諸大夫以君命往弔入門之後衆人都以右師王驩爲齊王寵臣爭先趨附有進右師使就已之位而與之言者有自已往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者無非示親昵以通慇懃蓋諂媚之徒也孟子時亦往弔乃王驩之所敬重而望其親已者乃獨不與

序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之上不歷過位次而彼此相與言不踰越班階而彼此相揖也今之弔君命所在即朝廷所在我欲行不歷位不踰階之禮而子敖乃以我爲簡不亦可異乎此吾所不解也○大全朱子曰孟子都[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固是然朝禮既[illegible]時當時雖不[illegible]之亦不行與之言矣○聖賢之言無所苟也[illegible]爲[illegible]衆人爲已[illegible]以是答之[illegible]所以明朝廷之禮而[illegible]衆人之[illegible]也○蒙引衆言揖者與言者必與揖也此兩句亦總之成文與怪異不謂異乎禮

也○存疑位與階不同位是本身站立位次階是朝官敘列班行階有許多人位只已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者○麟士按聞之則不悅非面語矣大約此章敘次形容俱妙

右師言其以道自重如此王驩遂艴然不悅說道諸君子與驩同事幸而至矣無有不與驩言者獨孟子不與驩言是必以驩爲不足與言而故示簡畧之意也君子處人以禮者固如是乎觀驩責望孟子蓋惟知在已之勢分爲當尊不知孟子之道義尤當重其不足與言益可見矣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直解 歷位是更涉他人的位次階是班列子敖是王驩的字異字解做怪字王驩有不悅孟子之

言孟子聞之乃據理以明其故說道人之相與固有交際之情然以君命從事則自有朝廷之禮吾且以禮言之凡人臣在朝廷之上有各人站立的位次位次既定不得更歷而相與言有衆人排列的班行班行既分不得踰越而相揖蓋法度森嚴之地以威儀整肅爲先即一毫不可不謹者今以君命而弔公行氏則君命之所在即朝廷之所在也若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我之位矣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我歷右師之位矣豈不爲失禮乎我所以不與右師子敖言者正恐有歷位踰階之失故不但以禮自處而欲以禮處人也我欲行禮而子敖乃謂我爲簡畧以敬爲慢合公禮而言私情不亦可怪之甚乎夫王驩嬖臣衆人之所媚而孟子之所深鄙者然一弔於滕則以有司之事爲不必言再弔於公行則以朝廷之禮爲不當言始終不與之言而未嘗顯示之絕其不惡而嚴如此

○纂大全朱子曰均是人也而君子獨異夫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不同也何以存心君子則以惻隱之仁存心以辭讓之禮存心而心即仁禮仁禮即心無頃刻之或離焉此皆非他人所能而君子能之是其所以異也○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不同只是處心與人不同耳○存疑以仁存之二句是總腳下文三自反正是說仁禮存心處觀後註存心不苟一句可見○此註存于心而不忘要兼存是造次顛沛必于是念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也○說按存心猶處心也甚又即常言立心一般仁禮二句即云以仁處心以禮處心存字當不甚作意着力着力在以仁以禮二字註不忘當所此但註存于心三字又似謂以仁禮處于心則所以異于人者亦當云以其

說約合參

處於心也細思不妥于字甚融去才是○存其心是存這箇心存于心是將那箇存在心裡則是仁禮與心為兩件物事了此三字中間斷不容添一字不可不辨也

序君子以仁禮存心者何如凡仁者必然愛人有禮者必然敬人蓋因心以為施固如此

序凡愛人者則人亦恒愛之敬人者則人亦恒敬之又隨物以為驗皆如此○存疑仁者愛人及此節四句一氣緊緊說下是欲起下文三自反意且未重○麟士按此節泛論其常文字間面鋪排語也○首節以禮存心禮字即應照敬人意說輔氏視聽言動云云不是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直解 孟子說均是人也而君子獨超然異於衆人其所以異於人者果何修而能然哉惟此一念存主之間衆人多放失而不求君子獨操存而匪懈精神常有所管攝德性常有所涵養道存心便是其異於衆人者耳其心之所存者何曰仁曰禮而已蓋仁是吾心之惻隱殘刻者多失之君子以大公之理克有我之私念念時時都在仁上造次顛沛無頃刻或違是以仁存心而視他人之殘刻者迥乎其不侔矣禮是吾心之莊敬意肆者多失之君子以嚴翼之衷勝暴慢之氣念念時時都在禮上視聽言動無頃刻或衍違是以禮存心而視他人之怠肆者迥然其懸絕矣夫仁禮之心人所同具而君子獨能存之是其受性於天雖與人同而善事其心則與人異此其所以不可及也然則學爲君子者惟自存心求之可矣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此仁禮之驗。

直解 恒字解做常字孟子說仁禮之德既有根心之實則自有及物之徵蓋仁主於愛者也君子以仁存心非獨有是惻隱之心而已行是惻隱便有是慈愛親疎遠近殆無一人而不在其所愛之中者矣禮主於敬者也君子以禮存心非獨有是恭敬之心而已以禮自處便以禮處人衆寡小大殆無一人而不在其所敬之中者矣夫愛敬既盡於己則德意自感乎人我有恩以愛人則凡感我之愛者皆將親媚於我而藹然有恩以相與蓋必人之愛我方纔驗我之能仁耳若愛人而人不親則豈理之常也哉我有禮以敬人則凡感我之敬者皆將遜讓乎我而儼

序今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橫逆不我愛不我敬也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而不愛人也我必無禮而不敬人也○不然此橫逆之物奚宜至哉○大全雙峯饒氏曰橫是橫來逆是倒來

說約合參

序其自反而仁矣愛人矣自反而有禮矣敬人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以為我之仁禮必不能無一毫之不盡其心而愛之敬之極其忠也

然有禮以相接蓋必人之敬我方纔驗我之有禮耳若禮人而人不答又豈理之常也哉要之愛敬之在人者雖不可必而仁禮之在我者斯當自考以此存心此君子所以異於人者非人之易及也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强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直解 橫逆是强暴不順理的事孟子說盛德固足以感人而事變容出於意外我愛敬人人亦愛敬我此其常也設或有人於此不惟不相愛敬也而反加我以暴橫悖逆之事這是常情之所不堪忿怒之所易激者乃君子則必自反說道天下事未有無因而至前者他這樣來陵我必是我不仁有以致之這樣來侮我必自我無禮

有以取之不然仁至必無怨禮至必不爭此等橫逆之事何爲到我之前哉推其心方自歉其仁禮之未盡而無暇於責人矣君子責人則輕以約責己則重以周其存心之厚如此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倣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君子於橫逆之來因其不親而益致其愛已自反而仁矣因其不答而益致其敬已自反而有禮矣宜足以感化乎小人而使之悔過也乃其待我以橫逆一無所改於前而暴戾如故焉君子於此豈肯以一自反而遂已哉必自反說道我雖仁而所以愛人者容或少惻怛之真心我雖有禮而所以敬人者容或少退讓之實意一有不忠則橫逆之來不必深咎乎人而誠意未孚在我實與有責矣不然天

斷其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人爲私欲蒙蔽喪失本心亦妄人也巳矣如此則雖人也與禽獸奚分別哉于禽獸之難又何必以其橫逆留難於心焉　存知在巳之道盡在人之橫逆亦可以爲妄而置之度外若在巳未能盡道遽以人之橫逆爲妄則在人未必妄而巳適乃妄人爾此節是君子以仁禮在心而不忘處也

纂箋引存疑由是自反觀之是故君子有終身遠大之憂無一朝近小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以爲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當日處家庭極變而其誠心仁禮上能化頑嚚之親下能化其敖弟人倫之至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而我不仁禮未能解人之橫逆而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必求如舜而後巳矣此所爲終身之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以仁存心非仁則無爲也以禮存心非禮則無行也愛人人恆愛敬人人敬此宜自無患如有一朝意外之

下未有至誠而不能動物者也橫逆奚宜至哉夫君子由接人而反巳德既欲其無一之不修心又欲其無一之不盡其自治之功可謂巳密而益密矣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直解 妄人是狂妄的人擇是辨別何難是不足計校的意思孟子說君子於橫逆之來不責人之不順惟咎巳之不忠凡所以愛人敬人者不徒事乎虛文而皆本之實意則既自反而忠矣宜足以感化於小人而使之愧服也乃其待我以橫逆終無所改於前而暴戾如故焉君子於此亦豈屑介然於懷而與之校哉但說道天下無不可化之人而此人仁不能懷禮不能屈是真良心巳喪積習難移亦天地間一妄誕之人而巳矣人而妄誕至此名雖爲人實則蠢然一物與禽獸何所分別既與禽獸無辨則當置之度外處以無心可也豈屑與禽獸校是非論曲直哉然不校之量雖足以有容而自治之誠窒未嘗少間君子之存心若此此其所以大過人也與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巳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

直解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孟子承上文說凡事變適當其前則憂患交

來則君子度外置之于心無嫌亦不之患矣所謂無一朝之患也此君子存心所以異于人也○臨士按君子有終身之憂二句亦見桓寬孟子直以成語順口引之耳

攻於內此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今觀君子之處橫逆自反之心有加無巳卽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這是有終身之憂至於意外之患猝然來到面前我既置之而不校人自相安於不爭這是無一朝之患也夫君子之心泰然常定似可以無憂者乃其心之所憂抑有一段放不下處其心常念說舜生於天地間此人也我亦生於天地間此人也在舜則盡性盡倫而立人道之極其修之一身者可爲法於天下而天下愛敬之是億兆人之一人也其行之一時者可傳布於後世而後世愛敬之是千萬人之一人也若我則道不加修德不加進猶不免爲鄉里常人而巳如之何其能勿憂乎憂之如何亦惟反巳自修去其不如舜者以就其如舜者仁不如舜則自反而勉于仁禮不如舜則自反而勉于禮務使道德備於巳愛敬盡乎人而後吾希聖之心始慰耳不然一日不如舜一日之憂也可遂巳乎此君子所以有終身之憂也然則君子所以有終身之憂者但憂仁禮之不如聖人耳若夫橫逆之來常人不勝其忿怒之私而至於有搆爭之患者則可保其必無矣何以見得君子以仁存心而所爲皆在於仁一毫涉於不仁不肯爲也以禮存心而所行皆在于禮一毫涉於非禮不肯行也其自治益詳既有遠害之道而況盛德所感孰無愛敬之心卽萬一事出意外一旦或有橫逆之來君子內省不疚自反常直將卒然加之而不驚無故臨之而不懼矣何患之有所以謂君子無一朝之患也這章書論君子存心之學歸在反巳反巳之功歸在以大舜爲法蓋聖賢處常而能盡道者易處變而能盡道者難舜父頑母嚚弟傲處人倫之變而能成底豫之化全親愛之情惟不見得父母兄弟有不是處只是自盡其道積誠以感動之此其所以爲可法也是後商湯以六事自責成王以小毖省躬周宣側身修行漢文罪巳求言皆帝王自治之學有得於大舜之遺意者君天下者

○序。昔禹稷當堯舜有道之平世。治水教稼。三過其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趙注。禹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爲公卿。憂民者也。○孫疏。三過其門則主乎禹。今兼稷言之何也。論語言躬稼。其兼主于稷。而乃兼禹言之。治水非得播殖則無以奏艱食。非得平水土則無以爲躬稼。二者相待爲用。耳論孟交言之。是亦一道也。

顏子當春秋無道之亂世。居于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所以樂。孔子賢之。○每見時文着力當平世如據當之當。然則此當亂世亦可云據當亂世乎。凡兩尾不顧者可矣。類如此。○趙注。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于世。窮而樂道者也。

說約合參

蒙引。孟子從而斷之曰。禹稷顏回。一則出而救民。一則退而修己。二者若不同矣。然其實禹稷顏回同道。

何也。禹主治水。而思天下之有溺者。由己溺之。蓋己之責也。稷主稼穡。而思天下之有飢者。由己飢之。蓋己之責也。惟身任其責。如此。是以如是其急。而不暇過家門也。若顏子則自無此責。故得以灑然自在陋巷之中也。○要說得是以二字分明。莫不上文就說出急于救民之意。下來要補顏子意。

宜知所取法焉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直解 這一章是記孟子斷禹稷顏回出處之同道也。先述其事說。自古聖賢得位行道。莫盛於禹稷。隱居樂道。莫過於顏子。然其事有不同。禹稷當堯舜之世。天下治平。列在九官之位。一則平治水土。一則教民稼穡。周歷四海。不憚勤勞。甚至三過家門。亦不暇入。其忘身以憂民如此。孔子上嘉唐虞。每以禹稷爲賢而推尊之。顏子當春秋之世。天下大亂。隱於陋巷之中。以一簞爲食。

以一瓢爲飲。其貧窶之狀。使他人當之。必有不堪。而顏子處之泰然。不改其樂。其修身以遯世如此。孔子品第門人。每以顏子爲賢而稱許之。夫出處異致。而皆爲聖人所與。故孟子因而斷之說。禹稷顏子。其出處不同。然禹稷進而救民。雖功蓋天下。其道非有異於顏子。顏子退而修己。雖善止一身。其道非有異於禹稷。禹稷蓋時可以行。則出而爲禹稷。時可以藏。則處而爲顏子。其心一而已矣。出處之迹。烏足以泥之哉。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禹稷顏回同道。而事有不同者。以所處之地異也。當禹之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禹任司空之官。以治水爲己責。心裏時常

是則禹稷顏子出處不同。地爲之也。使禹稷易而居顏子之地。則其能樂顏子之樂皆然矣。使顏子亦易而居禹稷之地。則其能憂禹稷之憂亦皆然矣。非同其

說約合參

道而何。此孔子所以于禹稷賢之。于顏子亦賢之。正以其隨所處而各盡其道也。○意已盡于此。下文只是譬喻。

○孫疏。嘗試取而譬之。今有與己同室之人鬭者。己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亦可不嫌爲急也。蓋人情于同室。是爲親者。如有鬭爭而不救。勸之是疏其親也。禹稷當平世際。進而在上。于民爲同室。亦宜急于爲民也。理不急于民。是在上位而不恤其民者也。奚可哉。其何疑于三過哉。○大全。新安陳氏曰。過沐不暇束髮。冒冠于所被髮上。結纓而救。

○孫疏。至于鄉鄰有鬭者。已若被髮纓冠而自此往救之。則惑而不明于理也。雖閉戶自守。亦可不嫌爲不急也。蓋鄉鄰與己爲疏。如往救之。是親其疏矣。顏子當危亂之世。既窮而不得志。

思想只要使天下百姓每皆得安居。其心始慰。若治水無功。尚有漂流陷溺的。就是我溺了他一般。有不能一息自安者矣。當稷之時。農工未定。黎民阻飢。稷任田正之官。以教稼爲己責。心裏時常思想只要使天下百姓每皆得飽食。其心始安。若勸農無效。猶有枵腹飢餓的。就是我飢了他一般。有不能一日少寧者矣。禹稷以民之憂爲己憂。其自任之重如此。故禹乘四載。不憚胼胝之勞。稷播百穀。不辭躬稼之苦。汲汲皇皇。只要救天下之飢溺。所以過門不入。如是其急也。若顏子則不任其職。無治亂安危之寄。故得簞食瓢飲。自樂於陋巷之中耳。其所處之地不同。要之。各盡其道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禹稷顏子。地位不同。故出處各盡其道如此。設使禹稷窮而在下。無濟世安民之責。則所處者亦顏子之地也。必能樂顏子之樂。而思不出位矣。豈至於過門不入乎。使顏子達而在上。有輔世長民之任。則所處者亦禹稷之地也。必能憂禹稷之憂。而爲國忘家矣。何暇於簞瓢自樂乎。所以說易地則皆然。可見聖賢之心。本無偏倚。隨感而應。用之則行。固未嘗有心於用。而涉於狥人。舍之則藏。亦未嘗有心於藏。而至於忘世。此其道之所以爲同也。

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

於世爲鄉鄰亦宜貧處而不改其樂耶如改其樂是媚于世而非賢者也又何疑于陋巷哉○此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稷者也○愚按此顏子之心有同禹稷又按易地節趙注云禹稷急民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皆然不在位故勞佚異俱賢說顏子能[illegible]爲禹稷[illegible]蓋禹稷能爲顏子一逸人可不疑多只[illegible]顏子不能爲禹稷[illegible]所處[illegible]若顏子地位或爲禹稷[illegible]自況[illegible]天下舍我其誰[illegible]只見已拖道不見諸侯地爲之世非不能出而爲人以援天下[illegible]意說于救鬭之論當謂刪也○又按通章首尾一平說卻又[illegible]稍禹稷已溺已飢一飯跌到易地皆然以易地皆然雖涉兩兩易可見而承上如是其急來進云若易地則顏子亦能如是其急與禹稷飢溺皆然也之意非偏

說約合參

論比○大全南軒張氏曰程子曰有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亦功在聖賢惟其時而已若墨氏終身纓冠以求救天下之闢楊氏則坐視同室鬭而不顧者各執一偏其賊道[illegible]不甚哉[illegible]序公都子曰匡章之爲人也通齊國皆稱不孝焉大節已虧矣夫子與之遊乃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蒙引曰匡章又曰章子者謂匡是姓章是字章子猶仲子之稱謂之匡章猶[illegible]孟子告子去了字○麟士[illegible]仁山曰章子者匡章[illegible]章字諸子[illegible]不孝者五[illegible]不顧父母[illegible]之養一不孝也爲博弈又好飲酒只自流蕩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貪好貨財私昵妻子吝于甘旨背于奉侍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縱肆其耳目聲

皆盡善。

直解 孟子已發明禹稷顏子之同道又比方說今有同室之人。一旦互相爭鬪這與我休戚相關。雖當洗浴之時未及束髮便加冠結纓奔而往救。亦不爲過蓋其地甚近則其情甚急也若是鄉鄰之人互相爭鬪這與我利害不切卻也要被髮纓冠而救之則不達於理矣故雖閉戶不出。亦不爲忍蓋其地少疎則其情少緩也然則禹稷身任其責視天下就如同室故急於救民顏子不在其位視天下就如鄉鄰故安於修己蓋隨其所遇而各當於理此其道無不同而孔子所以皆稱其賢也按戰國之時楊墨之說盛行楊氏爲我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雖同室之鬪亦將閉戶不出者這與顏子之道不同墨氏兼愛不惜捐頂踵以利天下雖鄉鄰之鬪亦將有纓冠往救者這與禹稷之道不同惟禹稷可以爲顏子而不流於兼愛惟顏子可以爲禹稷而不涉於爲我出處進退一隨乎時此孔子時

中之道而孟子之所願學者故揭之以示人亦闢楊墨之道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好養從皆去聲很胡懇反○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直解 匡章是齊人禮貌是敬重的意思戮是辱狠

色之欲淫邪恥辱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小忿忘身以危及父母五不孝也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耳章子有一于是乎而安得狥于通國之稱也○大全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

說約合參

序然則人之以不孝稱之者何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合爲父所逐故也○大全雙峰饒氏曰先說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下說父子是汎言○[illegible]大全新安陳氏責善原朋友之道也朋友以義合責之不從則交可絕父子以天合教則易諫則幾若責善而將至于離則賊恩之大者此責善之所以不可行于父子也章子乃不知而出於此

是忿戾公都子問於孟子說君子擇人而與之爲交非其善有足稱必其行無可議若匡章之爲人舉齊國之衆皆以不孝稱之是其大節已虧雖有小善不足取矣夫子乃與之遊且禮貌之以致其敬重之意敢問其所以不見絕於夫子者何爲也哉孟子答說國人之論雖不可謂不公而衆惡之言亦不可以不察人果何所據而謂章子爲不孝乎夫世俗所謂不孝之事總有五件有等偷惰其四肢惟知晏安之可懷把父母的奉養恝然不顧此則知有身而不知有親不孝之一也有等博弈好飲酒惟知朋從之可狎把父母的奉養恝然不顧此則知有交遊而不知有親不孝之二也有等貪好貨財偏愛妻子惟知自私自利把父母的奉養恝然不顧此則知有室家而不知有親不孝之三也又有一等縱耳目之欲嗜淫聲悅美色自放於禮度之外以貽父母之羞此則虧體而辱親不但失養而已不孝之四也又有一等逞血氣之私好小

勇爭小忿自陷於刑辟之中以貽父母之患此則忘身以及親又不但辱之而已不孝之五也此五者事雖不同其爲不孝則一使章子有一於此而稱之爲不孝彼將何辭今即其素行觀之果有一事於其身乎無其事而被之以不孝之名此必有其故而不可不察也若槩信其言而輕絕其人則君子之心必有所不忍矣。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直解 遇是投合賊字解做害字孟子承上文說章子身無不孝之事而枉被不孝之名者亦非無因而致然也蓋章子之心不忍陷父於不義嘗以善道責望於父而進匡救之言因不料其機

纂大全言義不相遇之後章子未嘗不自知其罪也彼人之身有夫妻其有子母夫章子亦人情豈不知已有夫妻子母之爲哉止爲得罪於父不得近于父以承孤之故出其妻屏其子終身亦不受妻子之養焉原其設心以爲不若是屏出是已不得奉父旣爲有罪又自安然受妻子之養則罪之中又有罪焉

說約合參

而爲罪之大者而有所不安者甚也是則章子之所爲而已矣無他端也章子亦欲父之悟善或遇于父之怒從父不安于妻子之心以深自咎責在他人亦當諒其志而略其罪也子何爲焉人至朱子曰章因責善被逐雖是父不是巳是然使至如此出妻屏子終身不養豈得爲孝孟子言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可絕之地爾〇新安陳氏曰舜非瞽瞍能致底豫似章之出妻屏子非徒自咎責子已亦將以感動于父子不安而父安焉其熱拗亦可想矣但章旣失之初不能爲舜盡事親之道豈遂能回之于後也〇集說分爲五段二節言匡章無五不孝三節言不得父之故四節言其亦有罪五節言其雖有罪却能自責罰此皆未見有

不相投言不相入其所以見忤於父而被逐者惟其責善而不相合焉耳夫道在倫理間各有攸當不可槩施如過失相規德義相勸此朋友之道也乃若父子以恩爲主家庭之間藹然慈孝乃爲道之當然耳若以責善之道而行於父子之間將見相責之過必至於相夷而天性由此以傷貞愛由此以奪豈非賊恩之大也哉章子徒知責善於親而不顧賊恩之禍此則其罪之不辭者乃其心不過欲諭親於道耳是安得與世俗之所謂不孝者同類而共議之哉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〇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 離婁下 四十

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〇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直解 不養是不受其養孟子承上文說章子以而責善於父固不爲無罪及看他後來不自安之情則亦有可矜者彼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人情之所甚欲也章子豈不欲有此只因責善而得罪於父不得近父之前其心有歉然不自安者故於妻則逐出之於子則屏斥之終其身不受妻子之養蓋其設心以爲我旣不能盡一日之養於父而又敢受一日之養於妻子如此而不痛自責罰親心或因之以感動焉未可知也苟不如此是見忤於父已有罪矣乃又悍然不顧而安心享妻子之養豈非罪之大者乎夫其設心如此是其始焉責善於親雖非有世俗不孝之實而其罪爲可原繼焉引咎於已則又有人子怨慕之誠而其情爲可哀是

可絕之狀但見其有可哀之情然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未爲過也

〇序昔曾子居武城以設教有越寇或告曾子曰寇且至盍去而避諸曾子遂語守舍者曰爾無寓人于我室毀傷其室中之新木及寇退又語守舍者曰爾即修我牆屋我將反而居之寇退曾子反其左右門人私議曰武城大夫待先生如此其忠誠且恭敬而禮意兼隆也將有所難之也今寇至則先去以爲民之望寇退則反恐難之際瀆不相關也於于不可沈猶行曰先生之去固有義焉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其時相

說約合參

從先生者七十人非不可以禦患而卒去之未嘗與焉知昔日于沈猶即如今日于武城矣是曾子之去難如此〇彙引武城屬魯今山東也越國在今杭紹等郡境界懸隔何以能寇此必越旣滅吳遂與魯接境而侵之也不然當是浮海而寇武城耶〇麟士按趙注行謂左右曰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則或即其家不然相同族也否則當無兩姓而又偶同如此耳史記曾子武城人

則章子之爲人也我所以與之遊而禮貌之者獨有以諒其心耳夫匡章不孝之名人共傳之其得罪之由與自責之心人不知也使非孟子憐其志而表章之之心幾不暴白於天下矣衆惡必察聖賢至公至仁之心固如此

〇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〇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 離婁下 四十

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直解 民望是倡率衆人的意思沈猶行是弟子姓名爲昔曾子設教於魯住居武城地方適有越人來寇或人說寇至矣何不避而去之曾子從其言乃與守舍的人說無使人寓居於我室毀傷其室中之薪木以示去而復來之意也及越寇已退則又先與守舍的人說房屋久不居必有毀壞者何爲我修葺我將歸來矣於是寇退之後曾子遂還歸武城復居其室焉當時門人在左右私相議說武城大夫之待先生內盡其誠外盡其禮這等忠而且敬可謂厚矣乃寇至則先去而爲衆人之倡率寇退則反而居處如故視武城之患難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何厚施而薄報也或者不可乎弟子有沈猶行者乃解

序子思時仕而居于衛有齊寇或告子思曰寇且至盍去而避諸子思曰國方有難如伋舍而去之君誰與共守此人民社稷也是子思之守難如此

說約合參

纂家引孟子從而斷之曰曾子子思去與不去雖不同而其迹同道蓋曾子設教武城師也師之尊等于父兄也聞子弟衛父兄不聞父兄爲子弟死也子思仕衛臣也臣之分甚微也見危致命事君之義安有臣下而不急君父之難乎此各有所處之地也曾子子思使易地而處則曾子皆能守義忘身子思皆能還道遠害而然吾故曰同道也

之說夫子不與武城之難良有深意非汝等之所能知也昔夫子曾舍於沈猶氏與今日居武城相同時有負芻的人作亂與今日越寇相同當時從者七十人夫子皆引而去未有與於難者觀昔日之處沈猶氏則知今日之處武城乃當去而去耳豈常情之所能識哉蓋當時避難則以保身爲哲曾子之所處是或一道也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直解 伋是子思的名昔子思仕於衛國適齊人來寇或人說齊寇且至何不避而去之子思答說食人之食者當憂人之憂今齊寇方至則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其時也若使伋去國以避難於保身之計得矣衛之社稷人民誰與共守人臣委致之義何如而可如此耶伋但知效死勿去而已蓋時當捍患則以狗國爲忠子思之所處是又一道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　離婁下　四十三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

直解 微是微賤孟子就曾子子思之事而斷之說道曾子居武城惟知遠害以全身子思之居衛乃欲守死而弗去其事若迥然不同矣然揆之於道則無不同何也蓋曾子之在武城所居則賓師之位也師道之尊等於父兄彼武城之人皆子弟耳豈有父兄而輕狗子弟之難者乎此曾子所以去之若子思之於衛則已委致而爲

○序衛子曰王使人瞷夫子爲夫子果有以異于人乎孟子曰我何以異于人哉豈但于我雖堯舜之聖亦與人同此形同此性耳王殆未之知乎○大全

說約合參

新安陳氏曰註聖人亦人耳豈有異于人哉乃是釋堯舜與人同耳一句與孟子本文何以異于人哉所指不同

臣矣以臣事君分猶微賤是以奔走禦侮爲職者豈有臣子而不急君父之難者乎此子思所以不去也蓋君子之處世惟求理之所是與心之所安時當保身不嫌於避害時當狗國不嫌於輕生曾子子思其道一而已矣使曾子而居臣職處子思之地則必不輕去武城而避患以自全使子思而爲賓師處曾子之地則必不苟狗衛國而捐軀以赴難便是交換過來也都是這等作用此曾子子思所以爲同道也故觀聖賢者不當泥其迹之異而當求其心之同微箕比干生死去就不同而同爲仁夷惠伊尹仕止久速不同而同爲聖明乎此者斯可以語精義之學矣

○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瞷古莧反○儲子齊人也瞷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　離婁下　四十四

直解 儲子是齊人瞷是私竊窺視當戰國時謀臣策士皆卑瑣無奇孟子獨毅然以聖人之徒王者之佐自任人見其氣象巖巖遂謂其與人不同故孟子初至齊國齊王暗地使人窺看孟子察其動靜語默之間欲以驗其爲人之實而齊人有儲子者因問孟子說夫子享大名於當世人皆稱夫子有異於人王近使人竊視夫子看夫子之道德果有超然異於衆人而非人之所可及者乎孟子答說我何以異於人哉我之所知人都能知我之所行人都能行與人原不異也豈但我無以異於人就是古之大聖如堯如舜也只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未嘗有異人之知異人之能也夫堯舜且與人同況吾豈有以異於人乎則固無待於疑而亦不必於瞷矣要之以性而言聖賢本與人同以習而言聖賢始與人異誠知反其異以歸於同則人皆可以爲堯舜矣世之高視聖賢

而謂其不可企及。豈不過哉。

○序。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每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日盡富貴人也。其妻疑之而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及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夫富貴皆顯者。既飲食之。則相交際。而但見良人之往也。竟未嘗有一顯者之來。何也。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于是蚤起。邪施而從良人之所之。但見徧國中無有偶與之一立談者。及其卒也。乃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祭餘而尙不足。又顧而之他。所此其所以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託之以終身者也。今其所爲若此。乃與其妾訕詈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乃施施然從外來。而矜驕其妻妾。

說約合參

焉。齊人之狥人而喪己如此。○今若此三字。眞有說不出口底光景。凡此等即不當將上面事復露一字。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

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直解 良人是婦人稱夫之詞。饜是飽。顯者是富貴之人。施是從。是從旁跟着行走。墦是墳冢。訕是怨詈。施施是喜悅自得的模樣。孟子見當時貪求富貴之可恥。乃託齊人以形狀之說道。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夫每日出外。則必饜飽酒肉。然後回家。其妻問所與飲食者何人。其夫謊說某人與飲。某人與食。盡都是富貴交也。其妻疑而未信。向其妾說。良人每出。則必饜飽酒肉而後歸。問其所與飲食之人。盡是富貴尊顯之輩。乃只見良人往。而未嘗見顯者來。其迹可疑。我將私窺良人之去向。便可知矣。乃蚤起乘其夫出門之時。密從旁路隨行。不使之知。匿窺其所往。只見徧國之人。無有一人與之並立而接談者。後來走向東郭墟墓之間。見有祭墓的人。遂乞討其祭餘酒饌而飲食之。其欲未足。又轉身顧望他處。往而乞之。直至飽食而後已。這是他酒食的來路。所以能致饜足者。用此道也。此但知有口腹。而不復有羞惡之心者。其妻備得其狀。不勝愧恨。歸家告其妾說。良人者。我等所仰望。將倚之以終身者也。乃今爲乞丐汙辱之事。所爲如此。我等將何望乎。因與其妾怨詈其夫。而相哭泣於中庭。其良人尚未知其蹤跡之敗露也。仍施施然喜悅自得。從外歸來。以驕足之態。富貴之容。誇示其妻妾焉。夫良人乞墦之爲。已爲妻妾之所賤。而猶作驕人之氣象。是誠足羞已。蓋人之常情。每粉飾於昭昭之地。而苟且於冥冥之中。或致飾於稠人廣衆之時。而難掩於妻妾居室之際。往往不知自恥。而人恥之。不暇自悲。而人悲之。當時世態。大都類此。此孟子所以有感而發也。

說約合參

序。當今之世富貴利達之人。意得志滿。誇耀于時。人皆豔之。然由有道之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情其態。使其妻妾見之。不爲之羞也。而不至于相泣者。幾希矣。亦何在不爲齊人也哉。此君子所以不顧人之齊梁文繡。而嚴義利之防。以養吾剛大之氣也。○所以求與所以爲饜足。正相照。三字亦有說不出口底光景。又與上今若此。有情。○君子二字。孟子自自謂意。○通義吳氏程曰。其妻至希矣。作一句讀。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齊人乞墦於外。而驕其妻妾於家。其妻妾固羞而泣之矣。顧人但知齊人之乞哀爲可悲。而不知求仕者之乞哀尤可悲。但知齊人之驕妻妾爲可鄙。而不知求仕者之驕妻妾尤可鄙。蓋世俗之見。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不見其可羞也。若由守道之君子觀之。今人之求富貴利達者。其未得之。則枉道求合。而乞哀於昏夜。甘言卑詞。與乞墦的一般。其既得之。則怙寵恃勢。而驕人於白日。揚眉吐氣。與施施之狀一般。幸不爲妻妾所見則已。倘其妻妾見而

知之有不以其卑汙苟賤爲可羞而不相泣於中庭者蓋少矣人以丈夫而至爲妻妾所羞豈不可恥之甚哉此士君子立身尙當以齊人爲鑒也故孔子論士大節只在行已有恥孟子教人精義只在充其羞惡之心斯能養其剛大之氣而不爲富貴利達所搖奪彼無所用其恥者降志辱身其將何所不至哉司世教者宜以勵士節爲本焉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孟卷之二十一終

序萬章問曰章闡舜歷山時以事親也每往于田便號泣而呼于旻天不識舜于父母之間有何故而號泣也孟子曰人情有所抑鬱未遂則怨有所慄念不舍則慕矣當只不得乎親怨慕之切是以呼天號泣以鳴其不得已之心也○註怨已慕親勿說明若說明則萬章下無怨乎之疑矣○存疑方未得乎親之時則怨慕字俱用及既得乎親之時只當用慕字故孟子之告萬章始則曰怨慕終只曰慕○附錄大禹謨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

說約合纂

存疑萬章不悟孟子怨慕之言謂是怨親曰聞之爲子者父母愛之則喜而不忘父母惡之雖勞而不怨然則舜之號泣猶于親有怨乎曰非也昔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爲躬耕以養親也則吾既得聞命于夫子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其何心也公明高曰是聖人至孝所在非爾所能知也吾推夫公明高之意以孝子之心不得乎親爲不足恝然不介懷以爲我竭力耕田亦惟供爲子職而已矣今父母之不我愛必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孟卷之二十二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

孟子曰怨慕也 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直解 萬章是孟子的門人天雖至高而仁覆閔下所以叫做旻天萬章問說古稱大孝莫如虞舜然聞舜耕歷山的時節每往到田間便呼旻天而號泣夫人情必至於抑鬱無聊莫可控訴乃有號泣而呼天者舜雖不得親豈沒有感格的道理亦只這等號泣何爲其然也孟子答說孝子之事親幸而安常處順固是天倫之至樂然不幸而偶值其變則其情亦有大不得已者蓋

凡人有所圖爲而不得則怨生有所懷念而不舍則慕生舜惟不得於父母其怨艾之深思慕之切不可解於其心是以呼天號泣以自鳴其悲愁困苦之意此聖人處人倫之變不得已而然者也然舜之怨在於己慕在於親但求所以順乎父母非怨父母也萬章惡足以知之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恝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

是子職猶未盡但不知于我未盡職處是爲何罪以致此哉此其怨慕之意是不勝責怨于巳而思慕乎親也○麟士按小學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弗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與此大同小異故知章所引問必成語也

說約合參

舜之怨慕豈但躬耕歷山之時爲然當四岳咸荐之初帝堯使其子九男事之于外二女事之于內凡百官有司之使令牛羊倉廩之供養莫不備具以事舜于畎畝之中于是天下之士翕然向慕多歸附而就之堯帝且將與之相視天下而遂遷以與之疆可謂極其遇之隆矣只爲不順于父母舜之心就如窮人之無所依歸而不勝怨慕迫切之甚也巳○大全雙峯饒氏曰百官只是百司如後世典籤涓人之類○蔡引帝使其子至畎畝之中一也天下之士句二也帝將胥天下何三也此三段作一類看正下文所謂人悅之好色富貴者所謂富貴即胥天下遷人悅即士多就帝妻之二女便是二女事之至于百官九男牛羊倉廩則又在所略蓋古聖賢說話正不必如此之拘拘

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

直解 長息公明高都是古人的姓名恝是無愁的模樣共字即是供字萬章不悟孟子怨慕的言又問說吾聞人子事親見父母愛他便歡欣喜樂常存於心而不忘就是父母惡他加以勞苦之事也起敬起孝不敢有一毫怨恨之意這纔是孝子若以號泣旻天爲怨慕則舜之於親猶不免有所怨乎孟子曉之說道聖人的心事古人亦有疑而未達者昔長息問於公明高說舜往于田則吾既已知之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却不知何意公明高答說孝莫大於虞舜其心自有獨苦而難言者是非爾之所知也吾推公明高未發之意以爲子之於親本有不可解之天性而適當其變則自有不容已之眞情若但恝然無愁累不動意薄亦甚矣曾謂孝子而若是乎吾想舜之存心只說人子事親須要得親之愛我今竭力耕田不過供子職之常事而已今父母之不我愛必是孝道有虧誠意未至不知我有何罪以至於此求之而不得其故此所以呼天呼父母而號泣也我所謂怨慕者蓋怨已之不得乎親而思慕耳豈怨父母哉書經上說負罪引慝夔夔齋栗正是此意惟其責已之誠敬親之至所以終能有格親心而成萬世之大孝也。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爲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于奏合然大意則是如此○麟士按呂氏春秋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是丹朱不在所使之中也然不足辨二女事之則尸子云妻以娥媵以皇府博物志妃以育姬以勞然不知唐虞之際俱有媵禮否也盤文注又云舜納三妃生九子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益比生二女宵明燭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故納三妃則益荒誕矣○趙岐注只云堯使九男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曰觀其內觀其外頗難說不用可也○語意亦重事蔡張大其說以起如窮人無歸耳若曰觀之便無氣力○通義金仁山曰二女長娥皇爲舜妃次女英爲舜夫人所謂舜二妃楚辭所謂湘妃湘夫人也然或又謂湘神舜之二女非堯之女○愚按事舜畎畝之中非事于歷山耕田處也舜自徵庸

說約合參

巳在位爲其自畎畝來故云如舜發于畎畝之中意

如窮人無歸舜心之憂甚矣其如何以解之哉天下之士悅之人情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舜之憂好色人情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舜之憂富人情之所欲舜之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情之所欲舜之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舉無足以解憂者舜之憂原不爲是而爲不順于父母也則亦惟順于父母諭親于道而得其懽心然後可以解其窮人之憂耳舜之怨慕之事何如矣○大全慶源輔氏曰上文是說舜之事實此又孟子推述舜之心以解上文之意言舜之心事蓋有如此者耳舉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所性不存焉故也惟順于父母可以

直解 帝是帝堯胥字解做皆字遷是移此與彼天下而遷之是把天下盡皆與之即禪之以帝位也孟子說舜之怨慕豈但躬耕歷山之時爲然當四岳咸薦之初玄德升聞之日帝堯將歷試諸艱乃使其子九男事之以觀其治外何如二女妻之以觀其治內何如凡百官有司牛羊倉廩莫不備具此時舜在畎畝之中特一耕稼之夫耳帝堯這等奉事他其際遇之非常如此那時天下之士翕然向慕都來歸舜始而所居成聚既而成邑成都其人心之歸服如此帝堯見舜果有聖德將欲盡天下而移以與之使踐天子之位其帝心之簡在又如此夫以匹夫之微一旦而享富貴尊榮之極宜何如其樂者乃惟不得順於父母之故其戚戚皇皇就如窮人無所歸的一般蓋以不得於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既不可以爲人子則此身無所依歸與窮人何異其怨慕廹切之情眞有不能自解者矣。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眞知舜之心哉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舜起畎畝之中而處富貴尊榮之極乃其怨慕迫切如窮人之無歸者何哉蓋親親爲重則視外物爲輕見可憂之在此則不見可樂之在彼耳夫天下之士悅而就之是

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亦不可以不盡也

序舜之怨慕如此豈可求之人情之內哉常人少之時天性之良依依孺慕則惟知父母及知好色則移慕父母之心而慕少艾及有妻子則移慕父母之心

說約合參

而慕妻子一至于仕則移慕父母之心而慕君倘不得于君則躁急熱中不能自抑此所以鮮能盡孝也惟大孝之人終身不失赤子之心愛慕父母不爲物欲所奪其誰能之乎彼年至五十諳境備歷而猶慕父母者尋于大舜見之矣此所爲慕以終身而爲大孝也與○蒙引此贊其異于衆人者如此也○麟士按集註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蓋言此後已無可移之者

人之所欲也舜乃覩之如草芥而不足以解憂好色是人之所欲也舜以帝堯二女爲妻其榮至矣而亦不足以解憂富是人之所欲舜有天下之大其富極矣而亦不足以解憂貴是人之所欲舜居天子之位其貴無以加矣而亦不足以解憂夫天下之人悅我美色事我至富至貴加我都無足以解其憂者則必何如而後可以自解乎蓋他心心念念只要順着父母感之以誠使精神流通無一毫間隔諭之以道使志意融洽無一毫違誤這等的纔無愧於爲人爲子而後怨已慕親之念庶幾可以盡釋耳夫父母未順則中心無可解之憂父母既順則天下無可加之樂舜之所以怨慕者如此此聖人純孝之心非孟子其孰能知之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

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直解 艾是美好熱中是躁急心熱孟子既推舜怨慕之心又申贊之說道舜之心不見外物之可欲而惟知父母之當順其爲大孝是豈常人之所能及哉大凡人生少時情竇未開其良知良能止知道是慕着父母依依念念不忍相離這點純一無僞之心不爲他念所奪此天性之本然也又稍長而知好色則移其慕於少艾而此心爲情欲所誘矣及既壯而有室家即移其慕於妻子而此心爲室家所累矣及出而求仕即移其慕於事君或不得於君而遭際不偶便躁急心熱汲汲求用而此心又溺於功名得失之際矣夫人情之常因物有遷如此必是大孝的人自少至老終身只慕父母那孩提愛親的本心始終如一情欲不能爲之奪窮達不能爲之變此孝之所以爲大而超出尋常萬萬也我觀於古惟大舜爲然蓋舜自徵庸之後攝政之時年已五十矣而克諧以孝愛慕其親猶如一日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非舜其誰與歸哉是知耕田以供子職非難也惟身處富貴而不異畎畝之中則窮達一致所以爲難少年而慕父母非難也惟年至衰老而不異幼沖之日則始終一節所以爲難古今帝王獨稱舜爲大孝正以其能爲人之所難耳欲盡天下之孝者當以虞舜爲法

○序孟子曰齊風之詩云娶妻當如之何必通姓名以告父母信如此詩之言也則盡道宜莫如舜今舜反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而娶禮之常也而舜遇

說約合參

父母之變如告則必見阻而不得娶夫男女居室宗嗣所關人之大倫也如告而不得娶則徒廢人之大倫以取怨于父母耶是以寧不告也此舜之行權以善全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

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懟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直解 懟是讐怨萬章問於孟子說婚娶人道之常然未有不稟命於父母者詩國風南山之篇有云娶妻當如之何必告於父母而後敢娶誠如詩之所言能盡人子之禮而不失者當莫如大舜矣舜乃不告父母而娶帝堯之二女與詩之所言大相違背此何說也孟子答說告而後娶婚禮之常舜之所處人倫之變蓋舜父頑母嚚每有害舜之心若稟命而娶必不聽從竟至於不得娶矣而不娶則豈可哉蓋男女居室上以承祖考之統下以衍嗣續之傳乃人之大倫也若告而不得娶既違室家之願廢人之大倫又傷父母之心致親之讐怨舜之處此誠有大不

序章又問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以女妻舜而不告。以諭之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瞽瞍于舜父子間有難處。亦難得强妻之也。故亦不告也。○瞍之命不行于君而可行于子。舜之一孝心從乎父而不從乎君。不告而娶之義。善爲舜地。全人骨肉之間。非但慮瞍之逆命也。○大全慶源輔氏曰。程注以君命治之。如有理法當然而爲于私不肯然者。則官司以法治之。必使之然也。○仁山金氏曰。註引此是補孟子未備之意。○吳氏程曰。帝亦至妻也。作一句。

說約合參

焉乃助辭字。

得已者。於是酌量於倫理兩難之地。與其告而廢倫。陷身於不孝之大。寧不告而廢禮。猶可以全父母之恩。此所以不告而娶也。蓋事處其變。不得不通之以權耳。豈可以稟命之常禮而概律之哉。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直解 帝。指堯說。以女爲人妻。叫做妻。萬章又問孟子說。舜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夫子之命。而知其爲通變之權矣。當時帝堯以女妻舜。據人情之常。亦當告於舜之父母而使之知。乃亦不告而妻舜。是何意也。孟子答說。欲妻其子。宜通言於其父。帝堯豈不知此。但舜之親既有害舜之

心。則妻以二女。必其心之所不欲也。使帝告而後妻。瞽瞍雖不敢以臣而抗君。將必以父而制子。那時舜既不敢逆親之命。堯亦不能强舜之從。竟至於不得妻矣。堯知其事必至於此。故可妻則妻。以君上之法治之。不必問其親之知與不知耳。此所以不告而妻也。亦豈可以常禮概律之哉。

序章又問曰。嘗聞舜之父母聽象之謀。使舜完治倉廩。舜既上廩。因捐去其階梯。瞽瞍因縱火焚之。時則舜已先下而未得死。又使浚穿其井。舜已別出。瞍未之知。乃從而下土以揜之。象以爲舜死于井矣。乃自誇于父母曰。設此謀以揜蓋都君者。皆我之功。凡都君所有。父母當與我共之。如牛羊則歸父母。倉廩則歸父母。如干戈則歸朕。琴與弤則歸朕。二嫂使治朕棲。象于是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

往入舜宮以分取之。但見舜先至宮在牀鼓琴。象卒出意外。乃飾辭曰。我因思君鬱陶之甚。是以來見爾。然覩其色則忸怩有愧焉。而舜乃喜而謂之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之。當其時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孟子曰。舜豈有不知者哉。但聖人兄弟之情。倍于常人。見象之憂則已亦憂。見象之喜則已亦喜。休戚相通。一體之意也。○大全西山眞氏曰。世儒疑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雙峰饒氏曰。看書且看大意。如前章重在爲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兩句。此章重在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兩句。○蒙引象憂亦憂句。是件說。觀本註言舜見其來而喜一句。亦可見。衍按鬱陶亦卽憂意。鬱陶猶陶之烟氣鬱結而不散。○

說約合參

存疑。臣庶于治。亦是見其來而喜之。因使爲看覩爾。非以治理之責寄之也。

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弤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卽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弤。琱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卽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

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

直解 完。是泥補。廩。是倉房。階。是梯。揜。是蓋。象。是舜異母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叫做都君。績。是功。弤。是琱弓。棲。是牀。鬱陶。是憂思鬱結。忸怩。是羞愧之色。萬章又問孟子說。舜處父母之變。固子道之所難。乃其處兄弟之間。亦有非常情可測者。聞說舜之父母。偏愛少子。聽象之言。每每設計害舜。一日使舜塗治倉廩。待其升屋。瞽瞍却從下面撤去梯子。縱火焚之。舜將兩個斗笠。自捍其身而下。幸得不死。又一日使舜掘井。舜防其害已。旁鑿一穴。暗地走出。瞽瞍不知。乃下土揜蓋其井。象只道舜已斃井中。自謂得計。乃誇說。今日謀蓋都君於井中。皆我之功。凡都君所有之物。我當與父母共之。若牛羊。若倉廩。皆以歸之父母。若干戈。若琴。若弤。我自用之。二嫂娥皇女英。則使治我寢臥之榻。遂往入舜宮。欲分

取所有不意舜已先至其宮在牀鼓琴象既見舜無辭可解乃假意說弟因思兄之甚氣結而不得伸故來見耳乃其眞情發見則不覺有忸怩之色焉此時舜更不嗔怪却乃喜而謂之說凡茲百官我一人不能獨理汝其代予治之夫怨莫深於殺身情莫親於託國象欲殺舜舜不以爲怨而反喜之如此意者不知象之將殺已與孟子答說家庭之間其事易見而況焚廩蓋井之謀其迹甚彰豈以舜之大智而有不知者哉蓋聖人愛弟之心根於天性而不容已故其待弟之情聯若一體而無所間見象之憂則已亦惻然而爲之憂見象之喜則已亦欣然而爲之喜欣戚相關自無形骸之隔耳彼以思兄而來舜亦以其來見而喜惟知親就之爲幸而豈暇計及於殺已之事哉據萬章所問其事有無雖未可知而亦憂亦喜而言大舜愛弟之情宛然如見非孟子知舜之深不能如此形容之也

說約合參

序章又問曰既知象將殺已然則舜其僞爲喜者而然與曰謂喜爲僞者否也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私烹之飾詞反命曰始舍之水魚之困向未舒圉圉焉少頃則洋洋焉稍縱矣遂悠然入水而逝子產喜而歎曰魚得其所哉魚得其所哉校人出乃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矣尙信予言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卽此一事觀之故凡君子雖有先見之明可欺之以理之所有雖無逆詐之情難罔之以理之所無彼象無愛兄之心而弟有愛兄之迹以愛兄之道來見故舜誠心信而喜之何僞焉○洋洋焉卽接攸然而逝時講每添久之則攸然云本文無此一層注亦明白○大全東陽許氏曰魚入水有攸然而逝之理弟思兄有鬱陶之理故子產與舜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章

皆信之舜之愛弟自天性況象又以愛兄之道感之乎

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直解 校人是主池沼的小吏圉圉是困頓未舒的模樣洋洋是寬縱的意思攸然是順適的意思方字解做道字萬章又問孟子說舜既知象之將殺已在常情必以爲深恨矣舜顧見其來而喜之或者內疏而外親僞喜而非出於誠心者與孟子答說聖人之心純一無僞舜之待弟豈有僞哉觀子產處校人之事可知矣昔者有人以生魚饋鄭子產子產不忍戕其生使校人畜之於池校人乃私自烹而食之設詞復命於子產說方魚始舍於池中圉圉然困頓而未舒少頃則洋洋而放縱久之遂攸然自得而竟逝矣子產信其言而幸魚之得生乃嘆說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而語人說誰謂子產爲智人彼使我畜魚我既烹而食之矣假以放魚復命而彼遂信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易欺若此焉得爲智繇此觀之非校人智而子產愚也校人所飾者常有之情而子產所據者可信之理故君子

說約合參

○序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弟之大變也舜既立爲天子之時當據法治罪以正人倫則但放逐之何也孟子曰舜當日實封之也或者不知而以爲放焉耳

纂序萬章曰舜爲天子流象恭滔天足以惑世之共工于幽州北裔放比周爲黨之驩兜于崇山南裔殺負固不服之三苗于三危西裔殛方命圯族績用不成之鯀于羽山東裔海中治此

雖明無不察而或誑以理之所有則亦間有所欺雖未嘗逆詐而或昧以理之所無則必不爲所罔蓋誠以待人明以燭理並行而不悖也象執鬱陶思君之言而以愛兄之道來此正理之所有與校人欺子產一般舜明其愛兄之言以實心信之因以實心喜之此正可欺以其方與子產信校人一般夫何僞之有哉有僞則不足爲聖人矣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

四凶之罪而天下咸服其用刑之當以其所誅者皆不仁也今象至不仁不減四凶顧乃封之有庳彼有庳之人果何罪焉而遭象之虐仁人之用心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以除害在弟則封之以貽害乎曰弟與他人原不同仁人之于弟也雖可怒而不怒無可藏焉雖可怨而不怨無可宿焉惟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則必欲其貴也愛之則必欲其富也今舜封象于有庳正富之貴之也苟身為天子富貴極矣而弟為匹夫忍其貧賤可謂親愛之乎此以知仁人之用心也○孫疏按史記云共工少皥氏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者也驩兜帝鴻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沌者也鯀顓頊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檮杌者也○尚書注云三苗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饕餮○蒙引舜直是無怨無

說約合參

怨然其謂之不藏不宿者亦因萬章之問立為天子則放之與所謂封之者皆是後來事此不藏不宿二字所繇來也○麟士按萬章問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猶云在他人之不仁則誅之在弟之不仁則封之也意亦厭重流毒有庳處但孟子于此方言兄弟至情不容不封自不暇為不暴有庳作雞必俟下再問而後解也然解不暴有庳處仍是說其親愛其弟處則筆底曲折直如化工亦有不期然而然之妙矣○通略帝堯七十二載舜討共工驩兜之罪流放之于崇山幽州七十四載命祝融殺鯀于羽列然又二十四載而堯崩舜又立三十五載而有苗格則相去已六十年書云竄三苗于三危之三苗非七旬有格之有苗也蒙引頗說流共工五句萬章本全引舜典之文

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庳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直解 放是安置一方使不得他往流是遣之遠去共工官名三苗國名驩兜鯀俱人名幽州崇山三危羽山都是極邊的去處有庳是封象國名萬章問說舜之弟名象者其心傲狠日每以殺舜為事既欲焚之於廩上又欲蓋之於井中處心積慮必欲致舜於死這等人情在必誅法所不容舜既立為天子操生殺之權即明正其罪亦不為過乃僅止於放逐安置一方猶得保其首領何其輕也孟子答說兄弟者天性之親聖人者人倫之至象雖有害兄之意而舜則不失愛弟之心當時處象於有庳乃分茅胙土封建為一國之君或者不知而謂之放其實舜之處象原非放也夫放之且不忍況有重于放者舜豈為之乎萬章又問說吾聞聖人治天下不以私情害公法當舜之時若共工驩兜三苗伯鯀天下所謂四凶也舜於共工則流之幽州於驩兜則放之崇山于三苗則殺之三危於伯鯀則誅之羽山罪此四人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誠服蓋舜為天下除害刑當其罪而人心咸服也象之凶惡不仁極矣即與四凶同罪何不可乃

在堯崩前但幽州書作幽洲殺三苗書作竄三苗小異耳○通略有苗格小註云縉雲氏有子苗龍世封荊土傳生融吾卞明數為亂有成驩者與驩兜善即其人也豈亦誤引與門據孔疏其人之誅不滅其國則七旬之格或是其後然謂與驩兜善無此理也

說約合參

遂說章又問封與放本異也舜之于象既實封之矣而或者顧以為放何謂也孟子曰舜封象于有庳所以富之貴之以全吾待弟之義然不得有為于其國惟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自其實而言之固謂之封也自其不得有為而言之則謂之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亦豈得暴虐彼有庳之民哉汝謂有庳之人奚罪焉其處可稱矣夫舜之使吏治其國雖是欲使象不得暴其民而其意猶有在也蓋舜愛弟之心無已欲常常而見之故使吏治其國使象無政事之拘得以源源而來也向使煩其弟

封於有庳使之治民彼既欲殺兄又何有於百姓必將大肆殘虐而播惡於一方矣有庳之民何罪而受此荼毒仁者固如此乎在他人則用法以誅之在弟則徇情以封之不忍制一人而愛而忍貽百姓之憂仁人似不若是也孟子乃說處兄弟之際只論情不當論法舜之封象乃仁人之用心也蓋凡人於橫逆之加不勝其怨怒之意雖或強制於外而不能不藏宿於中惟仁人之待弟不如此憂喜則與之同彌犯不與之校雖有可怒可怨之事隨即消釋未嘗藏而宿怨也但見其親之愛之務盡友于之情使相好而無相尤如是而已矣然使尊卑懸絕則地分相隔不可以言親貧富懸殊則體恤未周不可以言愛也故親之則欲其貴使有爵位之崇愛之則欲其富使有貢賦之奉然後友于之情始愜耳舜封象於有庳則富有一國貴為諸侯正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若使身為天子而弟為匹夫則兄弟之間一富一貧一貴一賤勢

分日遠而情義日疏是豈親愛其弟者乎然則舜之封象正仁人之用心也孟子乃舉四凶之事而疑封象之非其亦不達聖人之心矣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

以政事則彼不得以源源而來而吾亦不得以常常而見矣故古書曰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蓋天子當諸侯朝貢之日則以政事接見諸侯今不及諸侯朝貢之期無時而不見也不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無事而亦見也此正源源而來之謂也何其親愛之無已耶○存疑不及貢以政接相述下凡諸侯朝于京師則述其所受之職朝于方岳則有正時同律度量衡諸多事○愚按朝貢之期已見中庸朝聘以時下

說約合參

○蒙孫疏存疑咸丘蒙問曰語有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之父不得而子之今舜嚮南面而立堯本君也率天下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本父也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然不自安者孔子有感而歎曰于斯時也君臣父子之倫已亂天下殆哉岌岌乎不知此語誠如是乎哉孟子曰否無是理也此非君

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直解 吏是官屬源源是相繼不絕的意思萬章又問孟子說如夫子之言則舜之封象明矣或人之不謂之封只謂之放這是爲何孟子荅說舜之待弟不獨有親愛之心而尤有善處之術但其用意深遠或人未能測識耳蓋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能擅專行事有所作爲其國中的政務則天子自命官屬爲之代理但使百姓每出辦賦稅以供其費用而已此則有封之名而不任其事享國之利而不治其民却似安置他的模樣故或人誤以爲放耳汝謂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這等看來象雖不仁動有所制豈能肆虐於無辜之民哉舜之待弟其不以恩掩義如此然舜雖若制之而實所以愛之其不以爲若使象治民理事則守土之臣不得擅離兄弟之情不得浹洽其心有不能自已者惟其念

弟之切欲常常而見之故不煩以民事不限以常期使得源源而來可以不時相接耳古書之辭有云舜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於有庳之君正此源源而來之謂也舜之待弟其不以義斷恩又如此可見聖人以公心治天下未嘗以愛弟之故示人以私以厚道教天下亦未嘗以愛弟之故自處於薄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若漢景帝之於梁王鄭莊公之於共叔段始則縱之太過終則治之太急其於仁義胥失之矣欲盡倫者宜以大舜爲法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

子之言乃齊東野人目不覩禮義耳不聞訓典者之語也蓋嘗謂堯老倦勤而舜特攝行天子之事也堯典有曰舜攝位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殺內百姓如喪考妣三年至于四海雖無服亦皆遏密八音不作樂焉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據孔子之言以斷堯典所載之事可見堯崩之後舜始即天子位也若堯未崩之先舜既爲天子矣堯崩而又率天下諸侯以爲堯服三年喪是堯坐定是一個了舜却又是一個而二天子矣于民無二王之義何在乎○堯老舜攝此固見其無臣堯之事引堯典及孔子言又可見其無臣堯之理○趙注日一王一言不得並也○孫疏魂氣往爲徂體魄損爲落禮記曰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節注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

說約合參

于考故也○麟士按詩經類考孔氏曰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老將求代人物考曰癸未一百歲舜攝位之二十八載也帝乃殂落年一百十七歲云○孫爽疏蒙所引語只平易說去亦覺與末節是爲父不得而子相應蒙引乃云雖士盛德必不可屈君爲臣屈父爲子多方辨析恐詒誤後人也

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朝音潮岌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顰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直解 咸丘蒙是孟子弟子語是古語蹙是顰蹙不安岌岌是危殆的意思齊東是齊國東鄙堯典是虞書篇名放勳是帝堯之號八音是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樣樂器之音咸丘蒙問於孟子說嘗聞古語有云天下有非常之人則必有非常之事故君父之倫以之加於常人則有定分若夫盛德之士雖至尊如君苟無其德而不得以之爲臣至親如父苟無其德不得而以之爲子大舜惟有聖人之德一旦居天子之位南面而立堯雖爲其君不得不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雖爲其父亦不得不北面而朝之那時舜雖安於堯而不能不動心於臣父望見瞽瞍有已其容貌甚是顰蹙蓋有不能自安者孔子有感於此事因歎息說當此之時君失其所以爲君父失其所以爲父綱常紊亂天下殆岌岌乎其危哉此等言語不識果有其事否孟子荅說否無是理也蓋天下惟君子之言據實而可信此等無稽之言斷不出於君子之口必是齊東

纂大全朱子慶源輔氏咸丘蒙又問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

說約合參

之土率土之濱而居者莫非王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則率土皆舜臣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天子可臣其父之謂也乃行役大夫勞于王事不得歸養其父母而作也詩之意若曰今此莫非王之事凡爲王臣皆當服勞何獨以我爲賢而勞之也故凡說詩者不可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辭不可以一句之辭而害作詩之志惟是虛心平氣以我之意迎取作者之志優游玩味徐觀聖賢之言本旨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但泥其詞而已則如雲漢之詩曰周家所餘之黎民至此無復有孑遺者信斯言也是周民眞無遺種也唯以意逆之則知雲漢爲憂旱之故而甚其詞也奈何泥莫非王臣之辭而疑天子爲臣其

野人目不視禮義之俗耳不聞典訓之言或有此說耳豈可據之以妄議聖人也哉夫欲知舜無臣堯之事當觀堯末禪舜之時蓋方堯之舉舜舜之代堯乃堯倦老而倦於勤舜只居攝而行其事也當堯生存之日舜原不曾即位堯何繇北面朝之乎虞書堯典上記舜攝位二十有八年堯帝徂落而終民中百姓慟堯之殁如喪父母一般三年之間四海斷絕音樂靜寂如一更不聞有絲竹管絃之音其思慕之深如此據堯典所言則舜之即位在堯崩之後不在攝位之時明矣何從南面而受堯之朝乎孔子有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若堯既爲天子矣及堯終之後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行三年之喪則是舜一天子堯又一天子而有二天子矣民豈有二王之理乎然則臣堯之說可不辨而自見其謬矣蒙尙何疑之有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偏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天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

父乎○朱子逆是前去追迎之意將自家意思向前面去等候詩人之志來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等得來方得今人却是硬捉他來使不是逆志所謂逆者其[illegible]不敢[illegible]必而聽于彼也若便以吾先人之論橫于胸次而[illegible]聖賢之言以從己意[illegible]可[illegible]己[illegible]私妄鑿而不免于鄙[illegible]之辭況又義理[illegible]不可行乎○愚按孟子亦有[illegible]于古而下逆推千古而上而世論事之意

說約合參

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

直解 詩小雅北山篇普是徧率是循賢勞是以賢能任勞凡文辭一字叫做文一句叫做辭逆是迎探取的意思雲漢是大雅篇名孑是單獨咸丘蒙問說舜無臣堯之事則我既得聞教矣乃其不臣瞽瞍則尙有可疑者北山之詩有云普天之下其地雖廣無尺地非王土率土之濱其人雖衆無一民非王臣當瞽瞍之時舜既爲天子矣則瞽瞍亦王臣中之一人耳乃獨不謂之臣此何說耶孟子答說詩人之指各有攸寓這詩所言非天子可臣其父之謂也乃當時大夫行役於外爲王事所迫身任奔走之勞而不得歸養其父母因作爲此詩其意說道今日之事莫非王事凡爲王臣者都該分任其勞何爲他人

皆享其逸偏我爲賢而使之獨勞更無休息之期乎是詩人本意但因獨勞而發其不平之情耳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子乃疑瞽瞍之非臣非惟不知舜亦昧於詩人之旨矣觀北山之詩其意在於獨勞而不在於莫非王臣之一言可見詩之所貴者意而已不在文辭之間也是以善說詩者須有活法不可泥著一字害了那一句之義又不可泥著一句害了那說辭之志當以自家的意思探取作詩者的本旨則玩索久而理趣自融涵泳深而情狀如見乃可以得古人之念於千載之下矣若但拘泥其辭而不求其意則大雅雲漢之詩有云周遭饑饉之餘黎民無有單獨遺下者果如此言是周家的百姓傷殘已盡無復有遺種之存矣豈知其意特在於憂旱之甚若天絕其生耳非眞無遺民也然則北山之詩豈眞謂莫非王臣而天子可臣其父哉子乃以辭而害其志則亦可謂不善說詩者矣

淺說且子亦知夫舜之爲至孝者乎夫孝子之于親也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故有至孝有未至孝彼身處有限之地雖能竭力以事其親亦可謂孝子未可謂孝之至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崇其親焉彼身爲諸侯大夫顯其親爲諸侯大夫之父而養之以一國一家之祿亦可謂尊親未可謂尊親之至也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焉觀夫舜受堯禪貴爲天子尊其父爲天子之父尊之至也養其父以天下之祿養之至也此舜之所以爲至孝而可爲法于天下也詩曰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之法則其即舜尊親養親之至之謂也○大全慶源輔氏曰上既言讀詩之法以破萬章之惑此又言舜尊親養親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己之理夫舜既爲天子則瞽瞍宜爲天子

說約合參

之父備享四海九州之奉而舜爲尊親養親之至矣故引下武詩以詠歎之以謂如舜者然後可謂能長言孝思而爲天下法則者矣豈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乎

增補說然而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亦有說也書曰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夔夔齊栗而敬慎之至瞽瞍亦信而順從之即書所言可見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于其子是所謂父不得而子也豈如子所說之意哉○蒙引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朱注云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直解詩是大雅下武篇則是法則孟子又曉咸丘蒙說欲知舜無臣父之尊當視其平日待親之分隆蓋人子能善事父母的都可以言孝然或分有所限未可言至也若論孝子之至則莫大乎尊顯其親而分得以自伸這纔叫做尊之至人子能崇奉父母的都可以言尊然或勢有所拘未可言至也若論尊親之至則莫大乎以天下養而勢莫與之比這纔叫做尊之至今舜尊爲天子即尊瞽瞍爲天子之父是舉天下之名分

無復可加其尊非尊之極至而何舜富有四海即養瞽瞍以天下之富是舉天下之供奉無復可加其養非養之極至而何尊養並至此舜之孝所以爲不可及而天下後世爲人子者莫不以之爲法也下武之詩說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即可以爲天下法則正此尊親養親之至而舜之所以稱爲大孝者也若謂舜爲天子而臣其父則所以卑親辱親者至矣舜豈爲之哉瞽瞍北面而朝之說信乎其爲齊東野人之語矣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而子之意

說約合參

○序萬章問曰人相傳堯當日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無此理也蓋天下雖統于天子而實天下人之所在天子不能以一己之私而以天下與人豈堯獨能與舜哉○蒙引此節所答非所問意也所問意只是下章不傳子之意耳孟子不直答以其事之有無但言其無此理○愚又按注天下之天下則是天下人心之所在猶言惟天下歸而與之天下非堯一人能與之但未明言耳非天下人個個有分之說

增補說萬章問既非堯能與然則舜之有天下也果孰與之曰天與之也蓋天者至大而無外至公而無私者也故能以天下與人而特順乎天耳○蔚士按當時以傳子爲德衰傳賢爲盛歌子也子之之事所係來也孟子直斷爲無此理而兩處皆歸

直解書是大禹謨篇祗是敬載是事夔夔齊栗是敬謹恐懼的模樣允是信若字解做順字孟子又曉咸丘蒙說大孝如舜固無臣父之事而古語所云不得而子者亦自有一種道理書經大禹謨說舜敬事瞽瞍每去進見必夔夔然致齊莊之容作戰栗之色無一念不虔無一時或怠由是積誠之所感格瞽瞍亦遂化其頑而爲慈心以之孚意以之順矣夫父爲子綱父能立教子從而化理之常也今瞽瞍不能以不善及舜而反見化於舜所謂父不得而子者如此是豈可臣其父之謂哉所謂君不得而臣即此亦可以類推矣考之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皆賴於臣以成其德亦若不得而臣者而伊周稱爲大忠太甲成王並爲商周令主君道益有光焉則知君臣之相臨者分也其相成者道也使人主自恃其南面之尊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雖普天率土皆臣僕焉猶爲孤立於上耳君天下者所當知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直解萬章問於孟子說帝莫聖於堯舜事莫大於禪授人皆言堯有天下求可以禪帝位者惟舜有聖德因舉天下而授之舜果有此事乎孟子答說舜雖得統於堯而堯不能有私於舜今說堯以天下與舜殆不然也蓋凡物可得而與人者必是自己私物可得而自專者耳若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爲天子者但能以一身專統御之責不能以一己專授受之權安能以天下與人若曰與之則是堯以天下爲一人之私有之自我與之自我而非出於公天下之心矣豈理也哉萬章問說帝王之統必有所與而後有所承舜有天下既非堯之所與果誰與之乎孟子

說約合纂

之于天至究所以天與之者則
又以天歸爲之本此等議論杜
如雄辯經之心堅仁賢策厲之
志皆解千古不但評論往事爲
有別決矣

增淺說章曰天與之者果能諄
諄然以命之乎然則何所據而
見天之與舜也
增淺說孟子曰天豈有言以命
人哉但因其行之出乎身與事
之措諸天下者示以與之之意
于不言之表耳

增淺說章曰以行與事示之者
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于天言
其可以理天下然不能使天必
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于天子
言其可爲諸侯然不能使天子
必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于諸
侯言其可爲大夫不能使諸侯
必與之大夫蓋其所能者人也
其所不能者皆天也昔者堯薦
舜于天舜之行事合於天而天
受之暴舜于民舜之行事合于

答說帝王之興皆繇天命故其位曰天位祿曰天祿見其爲天之所授非人力可得而與也舜有天下亦惟受命於天而爲天之所與耳堯雖禪位於舜不過承順上天之命而有不能不與者豈得而專之哉明乎天與之旨而可以知帝堯公天下之心矣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直解 諄諄是語言詳切萬章問孟子說帝王傳位必有叮嚀告諭之言乃見其爲與今曰舜有天下爲天所與則天亦諄諄然教命之乎無以命之則何從而見其天與也孟子答說天意難知人事易見舜之受命於天天固非諄諄然命之也天載無聲何嘗有言惟就舜之行與事默示

其意而已蓋身之所行叫做行見諸事爲叫做事舜凡有所行而行無不得這是天以行而示其與之之意也舜凡有所爲而事無不利這是天以事而示其與之之意也意之所在即命之所在豈待諄諄然以言命之乎知舜爲天心所眷則其奄有天下不在於禪授之時而於穆之中固已預爲之地矣堯安得而與之哉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說約合纂

民而民受之即此天人所受之
處而天與之之意寓焉故曰天
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增淺說章曰敢問薦之于天而
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
何曰使之主祭是薦之于天也
誠無不格而百神享之非天受
之乎使之主事是暴之于民也
事無不治而百姓安之非民受
之乎天受之即天與之也民受
之即人與之也故曰天子不能
以天下與人舜有天下天與之
也○孫疏書曰納于大麓是薦
于天烈風雷雨弗迷是天受愼
徽五典納于百揆是暴于民五
典克從百揆時敘是民受蓋天
遠而在上是爲尊者也聖人于
天舉其所知而取舍不在我故
云薦之也民近而在下是爲卑
者也聖人之于民顯其功業而
使之自附故云暴之也○詞頻
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
之又曰如祈晴得晴祈雨得雨

直解 暴是顯揚萬章又問孟子說天之所以示舜在於行與事之間者其實如之何孟子答說凡人事可以力爲而天意難以取必欲知天之命舜但觀舜之得天可見矣蓋人之才德有可託以天下者天子能舉而薦之於天然天意之從違未可知也不能使天必與之天下正如諸侯能薦人於天子許其可任一國之事而不能取必於天子使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許其可任一家之事而不能取必於諸侯使與之大夫蓋薦舉之責雖在於下而予奪之權實操於上家國皆然而況天位之重乎昔堯以舜之德可居天位使之攝行大事以致薦舉之意然不能必天之受也乃其行與事克享乎天心而天即受之以舜之德可治天民使之歷試諸艱以示暴揚之意然亦不能必民之受也乃其行與

事克協乎民心而民即受之夫薦舜於天暴舜於民此行與事之所在也至於天受之民受之則天之所以示舜而非堯之所能使矣然何待於言哉所以說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知此則舜之有天下謂堯薦之則可謂堯與之則不可天人相與之際亦微矣哉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

之類○蒙引此節所以發明夫天與舜之意似亦足矣下文又言其攝位之久與其踐位之際道于朝覲訟獄謳歌歸者言之尤見其出于天與之意要亦上文天受之理也至末又別引太誓之言以見上文所謂天與者總自民心言之非天自天而人自人也[illegible]然不但所謂享其祭百神安其治亦足以見天之所與也觀其堯在之時舜之相堯乃二十有八載其歷年之久如此此非人之所能爲也皆天爲之也至于堯崩之後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若不敢當與之禮而退居以聽天下或天下思堯德而歸其子也乃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以求命訟獄不決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以求斷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

說約合參

以戴德凡此人心之歸皆非人所能爲故曰天與之也夫然後不得已自南河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不有人心之歸而竟居堯之宮逼迫堯之子則是篡位也豈得爲天與乎○趙注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大全新安倪氏曰冀州爲帝都河在其南故謂之南河○蒙引此章言天有主于民而言者天與之之類即人與自我民視之謂也亦有對民而言者如薦之于天暴之于民之類雖有二類然其大意亦主于天與之間或互言以相發惟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一句似主氣數言亦見舜之有天下非堯所與其義亦同歸也

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直解 南河之南。即今開封等府地方。謳歌。是歌頌功德。萬章問孟子說。天與人與。至難格矣。堯薦舜於天而天即受之。舜暴之於民而民即受之。其事如何。孟子答說。天人之分雖殊。感通之理則一。昔者堯嘗命舜使主天地山川之祭。其精誠之所感。[illegible]幽無不格。百神皆歆其祀而享之。這便是薦之於天而天受之也。又嘗命舜使主治教刑政之事。其德意之所注。措事無不治。百姓皆被其化而安之。這便是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也。天與之。人與之。皆天意所在。帝堯不得而與焉。所以說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能以天下與人者。惟天而已。而天意所屬。非盛德其孰能當之乎。且天心與舜。不特見諸行事之間。而揆之氣數。卜之人情。皆有可驗。觀舜之輔相堯得君行政。至於二十八年。在位最久。施澤於民最深。此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歷數有歸。天實爲之也。乃舜之心則何嘗有意於得天下哉。當堯崩之後。舜率天下諸侯。行三年喪。既畢。其心以爲有堯之子丹朱在。天下不忍無君。於是避而遠去。居於南河之南。只要丹朱能嗣守帝堯之業。其心安矣。然天下諸侯。凡執贄而朝覲的。不去朝見丹朱。而皆來朝見於舜。凡訟獄不平的。不去赴愬丹朱。而皆來赴愬於舜。凡謳歌功德的。不去頌美丹朱。而皆來頌美乎舜。人心翕然來歸。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所以說非人所能爲。實天意之所在也。舜見天意如此。逃之而不可得。然後自河南復還中國。紹堯而踐天

達說抑何以見人心歸舜爲天與耶太誓曰天無視也其視皆從民之視天無聽也其聽皆從民之聽民心之所在即天意之所在民心之所歸即天意之所歸也斯言也即普所謂民之歸舜即天與舜以天下之謂也知舜之天下出于天與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也

說約合參

○序萬章問曰人有言堯舜盛德故能公天下以傳賢至于禹而德稍衰不及堯舜故私其天下不傳于賢而傳于子有諸孟子曰人言不是聖人所爲不然也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又何能以之與子顧天意何如耳天與賢則從而與賢天與子則從而與子皆非有所私意于其間也何以見之昔者舜薦禹于天

子之位焉。無非。承天之意而已。向使乘堯之崩不爲南河之避。而竟居處於堯之宮。迫脅乎堯之子。是乃篡君之位而據之耳。豈得謂天與之哉。觀此則舜之有天下。不但堯不能容心於與。而舜亦未嘗有心於得。徒泥其禪受之迹者。則亦未明乎天道矣。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直解 太誓是周書篇名。孟子告萬章說。即舜爲民心之所歸。便知爲天心之所與。此非無徵之言也。書經太誓篇有云。天未嘗有目以視。而於人之善惡無所不見。但從我民衆目所視以爲視耳。未嘗有耳以聽。而於人之淑慝無所不聞。但從我民衆耳所聽以爲聽耳。書之所言如此。可見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民心所歸。莫非天意。我以朝覲訟獄謳歌之歸舜。而明其爲天心之

所與者。正謂此也。然則舜有天下。天之所以寄視聽於民者審矣。豈待堯之薦而遂與之哉。堯不能以天下與舜。益可見矣。詳觀此章之言。可見帝王歷數之傳。皆有天命。神器至重。非可以妄得而竊據也。然天命固未易得。尤未易保。蓋創業之主。收已集之人心易。守成之主。聯不散之人心難。欲固結民心。以永保天命者。惟慎修其德。以無忝於受命之主而已。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守成之主。宜留意焉。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

任之爲相十有七年及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欲以天下讓之舜子也乃天下之民舍舜子而從之亦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民心歸禹如此禹薦益于天任之爲相七年及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啓於箕山之陰時則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此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此吾君之子也民心歸啓如此○存疑與賢與子二句一篇大綱下文乃詳言之皆言舜禹以下是說禹與堯舜皆欲與賢但天與賢而民從禹與賢而民不從以見禹未嘗與子也不肯薦舜于天者已見在前○麟士按通略帝舜二十三載乙卯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天之歷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五十

說約合參

載舜崩甲戌元歲禹即位是舜崩或在壬申之春畢三年喪乃爲甲戌實薦禹于天十有七年也禹二歲皐陶薨命費侯伯益總師十歲禹崩是薦禹于天九年矣且禹以甲戌即位而后啓甲申即位中除三年喪禹崩亦必在八歲楊子常曰按禹即位之八年會諸侯于會稽秋八月崩史記夏本紀云禹崩益任政十年啓折居喪言之可耳惟竹書與孟子之言合則確証也○堯老舜攝時堯在位七十餘載年已近九十舜之薦禹則舜在位三十三載年亦踰八十禹二年即薦益各以禹壽一百計之時亦九十餘矣舜與禹益同事堯年歲相亞非可以積久求代也通略又云后啓二歲伯益出就國六歲伯益薨則益壽亦必不下百歲矣一堂既居能直殊啖奇特○薛仲常人物考

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直解 陽城、箕山之陰，都是地名，在今河南嵩山下。啓，是禹之子。益，是禹之相。萬章問於孟子說：人皆言堯舜盛德之至，故以天下爲公，不傳之子，而傳之於賢；及至於禹，而其德遂衰，於是不傳於賢，而傳之於子，始以天下爲一家之私矣。果有此事乎？孟子答說：人以德衰議禹，此言非是。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 萬章上 三十二

禹之心，殆不然也。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賢，亦不能以天下與子。授受之際，但看天意何如。若使其子不肖，而天意欲屬之賢，則舉天下而與之賢，故堯以之禪舜，舜以之禪禹，非有意於公天下。天意在賢，不能違天而與子也。若使其子既賢，而天意欲屬之子，則舉天下而與之子，故禹可以傳啓，啓可以承統，非有意於私天下。天意在子，不能違天而與賢也。夫以帝位相傳，一聽於天。若此，則與賢者其德固爲至盛，與子者其德亦非獨衰。人乃執堯舜以議禹，何其所見之陋哉。然吾謂與賢與子莫非天意，何以見之？昔者舜薦禹於天，任以爲相十有七年。迨舜崩，三年之喪既畢，禹因舜有子商均在，乃遠避於陽城之地，其心只欲讓位於商均耳。乃天下之民皆歸心於禹，而翕然從之。凡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不從商均而從禹，就與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的一般。當時人心如此，則天意在禹可知。舜安得不奉天下而授之禹乎？若禹益

亦云禹立八歲崩于會稽因葬之今會稽山有禹冢云然舜壽云百有十二歲禹壽云百有六歲又小異又按世史舜以三十四載命禹攝位則尤不貫詞

蘂存疑夫民之從舜禹而不從益其故何哉蓋堯之子丹朱不能肖堯舜之子商均亦不能肖舜已不足繫民心而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二十八年一十七年又歷年多施澤于民久此民所以不從堯舜之子而從舜

說約合參

禹也至禹之子啓則甚賢能敬以承繼禹之道已足繫民心矣而益之相禹也不過七年又歷年少施澤于民者未久此民所以不從益而從禹之子也夫同一相而舜禹益相去久遠之不同同一子而其賢不肖之各異此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凡事莫之作爲而自爲者乃在天之理也莫之召致而自至者乃人受于天之命也夫民之從賢從子皆出于天命此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而非禹之有意傳子也○麟士按丹朱之不肖至皆天也皆一氣趕下之詞之不肖之相堯相舜相禹歷年多少數之字便是嘆天字不可不認○詩經類考曰堯時處子朱於丹淵爲諸侯故云丹朱路史曰堯生丹朱驁很媢克帝悲之爲制弈棋以閑其情使出就丹說文引虞書作丹絑

之時，則與此不同矣。禹亦嘗薦益於天，任以爲相者七年。迨禹崩，三年之喪既畢，益因禹有子啓在，亦遠避啓於箕山之陰，以讓位焉。但見天下之臣民，朝覲訟獄的，不往歸益而來歸啓，說道：啓乃吾君之子也，吾不歸吾君之子而誰歸乎？謳歌的亦不謳歌益而謳歌啓，說道：啓乃吾君之子也，吾不戴吾君之子而誰戴乎？人心歸啓如此，則天意在啓可知。禹安得不舉天下而傳之啓也。觀於舜禹之事如此，則禹之不得不傳子，與堯舜之不得不傳賢，其心一而已。乃議禹爲德衰，何其敢於誣聖乎。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 萬章上 三十三

直解 天是理之自然，命是人之稟受。孟子告萬章說：舜禹皆有聖人之德，而當時民心所以歸舜禹而不歸益者，其故爲何？緣其所遇之時不同耳。蓋堯之子丹朱，其德不類於堯；舜之子商均，其德亦不類於舜。民心既已不服矣。而舜之相堯，二十有八年；禹之相舜，十有七年。其歷年既多，施恩澤於民最久，以相之賢而遇子之不肖，此民之所以不歸堯舜之子而歸舜禹也。若啓之賢，能以敬德相承，嗣守禹之典則，民心之

也藝文注曰女英生商均已見
前路史又曰舜妃女罃生義均
及季釐季釐封于緡爲桀所克
義均封于商是爲商均最喜歌
舞連山易曰禹娶塗山氏之子
名曰攸女生余世紀曰帝啓一
名建一名余人物概又曰桀帝
啓曰會見祀年

說約合參

增補說然不但禹益之事爲出
於天也彼匹夫而有天下者其
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若堯
舜以薦之者故仲尼雖德不啻
舜禹而無堯舜之薦終不有天
下是仲尼之不有天下也天也
○窽引伊尹相湯周公不有天
下二段不過申明下繼世一條
故註以此與下節爲兩條

歸服既有素矣。而益之相禹。僅僅七年。其德澤施於民者。又非如舜禹之久。以子之賢。而又遇相之不久。此民之所以不歸益而歸啓也。夫均之爲相。而舜禹之歷年俱多。益之歷年獨少。其久近相去如此。均之爲子。而堯舜之子獨不肖。禹之子獨賢。其賢不肖相去又如此。以氣數言若似乎不齊。以機會言則適相湊合。是皆冥冥之中。有爲之主宰者。一天之所爲。而已豈人力之所能與哉。蓋人力可以薦賢於天。而不能使爲相之皆久。人力可以傳位於子。而不能使其子之必賢。其有久近賢不肖者。皆天意之所爲。聖人一惟聽天之命。而順受之耳。豈能容心於其間哉。然則堯舜禹之時。相不皆久。子不皆賢。固皆有天命存乎其間。而所謂天命。又非可以強爲而力致也。蓋凡事有待於經營而成者。皆屬人爲。未可以言天。惟是因物賦物。不見其作爲之迹。而予奪去就。冥冥之中。自有主張。此則理之自然。而不可測者。父不能爲其子謀。君

不能爲其臣謀。所以叫做天。天豈可得而違之乎。凡事有可以希望而得者。皆屬人力。未可以言命。惟是與生俱生。不係於冀望之私。而窮通得失。稟受之初。自有分量。此則數之一定。而不可移者。子不能得之於父。臣不能得之於君。所以叫做命。命豈可得而拒之乎。然則舜禹之有天下。固此天命。益之不有天下。亦此天命。豈可以禹之傳子。而遂議其德之衰也哉。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直解 孟子告萬章說。益之不有天下。固繇於天。而自古聖人不有天下者。則非獨一益爲然也。蓋凡起匹夫之微。至於登帝位而有天下者。非是說德爲聖人。而即可以有天下也。必立德若舜。而又有天子如堯者以薦之。然後能繼唐而帝

說約合參

增補說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
廢棄必大惡若桀紂者非桀紂
則天亦不輕廢之故益與伊尹
周公雖有舜禹之德又有天子
之薦而遇嗣君賢亦終不有天
下是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皆
天也

增補說以伊尹之事言之伊尹
相湯伐桀以王天下及湯崩之
後長子太丁未立而死外丙二
年仲壬四年于是立太丁之子
太甲而太甲顛覆乎湯之典刑

於虞祗德若禹。而又有天子如舜者以薦之。然後能繼虞而王於夏。向使徒有聖人之德。而無天子之薦。則舜終於側陋。禹終於躬稼。而已安能以匹夫而遂有天下哉。所以天縱大聖如仲尼者。其德雖無愧於舜禹。然而上無堯舜之薦。則亦徒厄於下位。老於春秋而已。此仲尼所以不有天下也。觀仲尼不有天下。則大德受命。固有不能盡必之於天者。而益之不有天下。又何疑哉。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直解 孟子告萬章說。觀仲尼之事。則知有德者有

薦者。方可以有天下。然亦有不盡然者。蓋天命固不輕以予人。亦不輕以奪人。故凡繼先世之統而有天下者。非是說德不如舜禹。而天遂廢之也。其祖宗之功德未泯。天心之眷顧未衰。若自絕於天。而爲天心之所棄者。必滅德如桀。然後廢之南巢。暴虐如紂。然後廢之牧野。向使桀紂之惡未甚。則商未必能滅夏。周未必能滅商。何至於遽失天下哉。所以繼世之君。如夏啓太甲成王。其德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然皆能嗣守先世之業。則天亦不能廢子而立賢。奪此以與彼也。此益伊尹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夫以伊尹周公之聖。而不有天下。其何疑於益。以太甲成王之爲君。皆足以繼世。又何疑於禹。此類以觀。而天之所以與子之意見矣。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

伊尹于是因諒陰之制而放之于桐三年欲其觀乃祖之墓而興思也太甲乃悔過自怨以懲其已往自艾以治其將來朝夕于桐處仁遷義三年之間惟聽伊尹之訓己也故伊尹復奉見迎歸于亳此伊尹所以不有天下也○蒙引注云此云不有天下之事用一事字以本文有天事也下云不有天下之意用一意字以本文只舉大意無實事也可見其精密○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註必以趙說居前者太丁未立不言死則外丙仲壬不言死亦可矣然太丁未立而死有子是時既有世嫡之義則父死子繼嫡孫當立不應別立外丙仲壬也趙氏本出于前程子之說出于後蓋以折衷之也惟太甲差長之說或未盡○自怨自艾句絕于桐遷下讀○輯士按外丙仲壬諸類仍作兩存

說約合參

說而後一則云二年四年不曾不立意亦偏主趙岐宜其說之居前也諸家如竹書史記書蔡傳帝王世紀通略皆如趙說若孔安國司馬公稽古錄世史類編薛仲常人物考則如程說大紀論曰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假事以證義可也則以敬祖立嫡之義裁之斷從虛齋似亦可耳然朱子又曰年代自共和以後方可紀湯時自無緣可推此類且當闕之不必深考尤是

補淺說周公之不有天下者蓋其值成王之賢猶益之于夏有

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相王皆去聲艾音乂○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截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直解 太丁外丙仲壬都是成湯的子太甲是太丁的子艾字解做治字是斬絕自新的意思典刑是典章法度孟子承上文說益之不有天下吾旣詳言之矣若伊尹之不有天下爲何蓋伊尹以聖人之德輔相成湯伐夏救民以王於天下其功業可謂盛矣迨成湯旣崩太丁未立而歿其弟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不久於其位於是太丁之子太甲立焉太甲旣立又不能率乃祖之攸行把成湯所建立的典章法度都壞亂而不修成湯一代之家法幾於墜矣以此主闇國危人心未附之時伊尹豈不可遂有天下然其心不忍主德之不明湯祀之遂絕也乃因諒陰之制安置太甲於桐宮者三年蓋桐宮乃湯墓所在放之於此正欲其追念乃祖而發其修省之機也太甲果能翻然悔悟自怨以示懲創之意自艾以加克治之功居桐之日果能去其不仁之習而自處於仁改其不義之行而能遷於義三年之間一惟伊尹教戒之言是聽是從而大異於顛覆典刑之日矣伊尹見其改過自新克終厥德乃復自桐宮而迎歸於亳都奉之以君天下而繼成湯之統焉此雖伊尹之忠本無利天下之心亦係太甲之賢終能守成湯之業則伊尹之不有天下亦何莫而非天之所爲哉知伊尹則知益矣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啟伊尹之于殷有太甲故也以此觀之則有天下與不有天下固皆天也○蒙引此大槩言太甲成王之能嗣先業耳施澤于民未久之意却無也○愚按此節不爲迹事者文也

纂大全南軒張氏孔子有言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迹雖不同其義一也皆以奉天命而已矣觀于此言又何疑于傳子而謂之德衰哉

說約合參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伊尹之不有天下固係於繼世之有賢君矣乃周公以元聖之德居冢宰之位攝國日久得民最深宜其有天下而亦不有天下者爲何蓋因繼世之君有若成王基佑命於夙夜紹謨烈而重光爲周家守成之令主所以周公雖聖亦不得而有天下就如益之在夏遇有敬承之啟則夏之天下非益之所得有也伊尹之在殷遇有遷善之太甲則商之天下非伊尹之所得有也蓋天不能廢啟以與益廢太甲以與伊尹則豈得廢成王而與周公哉此所謂天與子則與子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三代皆然夫何獨疑於禹遂議其爲德衰也哉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

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歷觀帝王之統與賢與子皆出於天則堯舜禹之德信無分於盛衰矣然此非我一人之私言也聞諸孔子說道唐虞之事堯禪舜舜禪禹以天下爲公而不私其子夏后殷周之盛啟繼禹太甲繼湯成王繼文武以天下爲家而不必與賢或禪或繼其迹雖若是乎不同然禪者非以揖讓爲名繼者非以世及爲利天命所向人心所歸義在於與賢則與賢是禪位固理之所宜也義在於與子則與子是繼世亦理之所宜也聖人不過上奉天命下順人心求合乎當然之理而已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知禪繼之同歸於義則我所謂與賢與子皆出於天其言固有徵矣今乃不察議禹爲德衰何其謬於孔子之言也哉按孟子此兩章書發明天人之際最詳而前章言天專主民心此章言天兼論世德言民心以見非盛德之至不

○序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宰割烹調之事要求商湯相以致王道者。○孫疏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列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女。○以伊尹樂源耕氏世俗之見。人不知有義理之學。汲汲然志于功名事業。以求其富貴利達。雖枉己辱身。有所不顧。故設為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麟士按書蔡傳。伊姓。尹字也。名摯。詩集傳曰。阿衡。伊尹官號也。

說約合參

序孟子曰。人言非理。伊尹所為不然。蓋伊尹未仕之先。原躬耕于有莘之野。而誦詩讀書。以愛樂堯舜之道焉。遇安于畎畝。志持其正。盛德大業。亦本於此。設當其時。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大而祿之以天下。弗肯顧也。繫馬有千駟。弗肯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小而一介不以與人傷惠。一介不以取諸人傷廉。其樂道之真。無往或苟如此。○大全朱子曰。義道兼舉。體用而言也。一介千駟。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存疑此條即其窮居之所守。以見其無割烹之事也。祿之以天下四句。要只是樂堯舜之道內事。○愚按此即知尹樂堯舜之道句是實底。觀下道尹自言。可見其千駟一介

可以得民。而天意不輕以予人。欲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者。知有定命也。言世德以見幽中材之主。亦可以保命。而天意不輕於奪人。欲天下後世之為人君者。常思厥德也。使臣非舜禹之聖。而謂天位可干。君非夏啟太甲成王之賢。而謂天位可恃。則皆自取覆亡之禍者耳。於天何與哉。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直解】割烹。是庖人宰割烹調之事。要。是干求。莘。是國名。時戰國策士遊說諸侯。希求進用者。藉口伊尹。以自餙其卑污之行。因說伊尹曾以割烹之事要求商湯。萬章疑而問於孟子。說伊尹相湯伐夏。為一代佐命之元臣。時人乃說他未遇時節。欲見湯而無由。因投託湯妃有莘氏作為媵臣。負鼎俎之器。執割烹之役。以此見幸於湯。遂說湯伐夏救民。以成王業。果有此事乎。孟子答說。否。此非伊尹之所為也。蓋凡出而大有作為的人。其窮居必有大涵養。伊尹當未仕時。躬耕於有莘之野。此時只是一個畎畝之農夫。乃其迹雖甚微。而志則甚大。其心思所向。只把堯舜之道。欣慕而愛樂之。其他嗜好。無一可以動其心者。蓋堯舜之道。達則可以兼善天下。窮則可以獨善其身。伊尹居畎畝之間。雖未有天下之責。而其自待則甚重。故大而辭受之節。只看道義上何如。若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不但不為小利所動。就是祿以天下之富。亦却之而弗顧。繫馬千駟之多。亦卻之而弗視。蓋其心惟知有堯舜之道。千駟萬鍾。亦不足為之加損也。小而取予之微。也看道義上何如。使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不但大處不肯苟且。就是以一介與人。亦不肯失之傷惠。一介取於人。亦不肯失之傷廉。蓋其心惟知有堯舜之道。一介之與。亦不肯輕易所守也。夫伊尹樂堯舜之道。至於辭受取予之間。一無所苟如此。則其律己之嚴。自耕莘之時而已然矣。若夫割烹之事。豈以樂堯舜之道者而肯為之哉。

則孟子即其樂道而想見其行誼當如此。非有事迹也。

序及湯慕其樂道。使人以幣聘之。尹則囂囂然曰。吾人出處在乎己。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獨處畎畝之中而無求。由是以堯舜之道而自得哉。

說約合參

序湯三使往聘之。則必欲行其道矣。既而翻然改其前言曰。吾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戶驕反。○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直解】聘。是徵召。囂囂。是無欲自得的模樣。孟子告萬章說。伊尹窮居樂道。一無所苟。故其出而用世。尤不肯輕。當其耕莘之時。商湯聞其賢名。使人執幣帛以聘之。迎之致敬以有禮。亦可應召而出矣。乃伊尹抱道自高。囂囂然說。凡人有慕於外。斯有動於中。我今一無所求於世。何用湯之幣聘為哉。一受其聘。則食人之食。便當憂人之憂。與其受職而任事。豈若我處於畎畝之中。誦詩讀書。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若神遊於二帝之庭。而與之相為授受哉。內既自樂於己。外自無求於人。湯之聘幣。誠不足為榮。而自不屑於就矣。夫湯以幣聘伊尹。而伊尹猶不肯輕出如此。豈有割烹要湯之事哉。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

說約合纂

人也處又關于世與我從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而獨善之心耳吾豈若以其道致君使之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以其道覺民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上下君民間堯舜之道于吾身親見之乎今也哉○大全朱子曰或謂飢食渴飲耕田鑿井便是樂堯舜之道此皆不曾道若吾身親見之說這個便是道堯舜只是泛說底道若說堯舜之道如論文武之道却降下地位此不是個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亦不知聖賢之言自有○翼曰按前節豈若內重外輕之別後節豈若至言實事之別

覺蓋以天之生此民也知覺同具而先後難齊夫欲使先知此事者覺夫後知先覺此理者覺夫後覺也予于天所生民之中幸而爲先覺者也豈容負天之意乎將以斯道之所固有覺斯民之所未覺也若使非予覺之則迷者益深而悟者亦何賴誰爲予受其責哉此今日有不得

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直解 幡然是變動的意思。孟子告萬章說，伊尹以道自樂，固不肯輕於應聘。而成湯敬重伊尹，心欲致之，不以一聘而已也，乃三次使人往聘之。禮意之勤如此，於是伊尹始幡然改變其初志說道：我今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非不充然其有得，然徒誦說向慕之而已，而堯舜終不可作，唐虞之世終不可得而見也。與其心慕堯舜之君，吾豈若出而爲上爲德，使我之君即爲堯舜之君，而嫓美於放勳重華之盛哉。與其心慕堯舜之民，吾豈若出而爲下爲民，使我之民即爲堯舜之民，而上同於時雍風動之休哉。與其心慕堯舜之世而不可見，吾豈若致君爲堯舜之君，而身親見其道之行於上；澤民爲堯舜之民，而身親見其道之行於下哉。蓋獨善一身，不若兼善天下之爲大；遠宗其道，不若躬逢其盛之爲眞。成湯之聘信有不可以終遂者矣。夫其應湯之聘，必有待於三往之勤，而其出世之心，又必欲親見堯舜之盛，則其自待者不苟，而待斯世斯民亦不輕矣，豈有割烹要湯之事乎。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

說約合纂

不出者以此○大全慶源輔氏曰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覺無偏全程子曰譬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搖擬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已覺也元無少欠而亦未嘗有增加適一般爾此說說得覺字極爲全備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此解非予覺之而誰也一句

纂存疑伊尹之言擴其心思擧天下之民皆已同胞必遂生復性各得其所而後已之分盡但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即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情不能安戴不容讓以一人之身而自任天下之重有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無道之夏而救無罪之民使天下匹夫匹婦皆被澤也正以行其覺民之志也使是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也

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直解 知是知識，覺是覺悟。覺後知後覺的覺字，是開發蒙昧，恰似呼喚夢寐的人醒轉來一般。孟子又告萬章說，伊尹應湯之聘，而必欲親見其道之行者，爲何？惟有見於其責之不容辭耳。其意說道：天生此民，稟性雖無不同，聞道則有先後，故有生於衆人之中而聞道獨先的，道叫做先知先覺。天生此先知的人，非使之獨知此理，正欲其啓迪後知，使同歸於知而後已也。天生此先覺的人，非使之獨覺此理，正欲其開悟後覺，使同歸於覺而後已也。天之所望於先知先覺，其厚如此。我今在天生此民之中，獨能全盡人道，則我乃天民之先覺者也，先覺之責在我，則上天之意可知。我不忍後知後覺之人終於蒙昧，將以先知先覺之理與斯民共明之，此我之心，亦我之責也。使非我行以覺之，則當今天下得知覺之先，而爲後知後覺之所倚賴者，將屬之誰乎？既不能委其責於人，則不能不任其責於我矣。然則伊尹之應聘而出，將上承天命，下覺羣蒙，而豈肯輕身以要湯哉。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觀伊尹自任以先覺之責，則其堯舜君民之志，豈徒託之空言，皆其設心以爲我既爲天民之先覺，則天下之民皆吾一體

集存疑凡此皆欲正天下也。吾未聞枉其在己而能正人者也。況乎卑汚苟賤爲辱己之事更甚於枉己矣。而能正天下又不止於正人乎。決無是理也。大凡古來聖人之行固不同也。未仕之先或遠而隱或近而見其旣仕之後或從或不合而去或合而不去。遠者去者潔身固也。卽近者不去者亦道有可就。初非徇利

說約合參

而汚己也。要歸于潔其身而已矣。身之不潔何爲聖人而猶可汚。尹以要湯之事乎。○自湯使人以幣聘之至況辱己以正天下是舉伊尹從湯之始末以闢其無割烹要湯之事也。○與我處畎畝之中一條是伊尹欲從湯之意。天之生此民一條是伊尹自言所以欲從湯之意。思天下之民一條是卽上二條之言而推其意至是無割烹要湯之意。方衹說出然卽上三條自任處觀之。其意亦自可見矣。何也。志在堯舜君民者。決不割烹要湯。割烹要湯決不以堯舜君民爲念也。○愚按辱己自然指割烹事。然而無割烹要湯之意至此說出無割烹要湯之語仍未說出。蓋因推至此節句節句可該明無割烹要湯而實無一節一句可說明無割烹要湯何也。其明說無割烹要湯都在吾

必舉天下之民皆遂樂生之願。而後行道之心可以少慰耳。使或衆庶之中。但有匹夫匹婦顚連失所。不獲被堯舜之澤者。是卽我於生養安全之道有所未盡。就如我推而納之溝中的一般。其心惻然不忍。不得不汲汲於往救之矣。夫以匹夫匹婦之微而懼恤如此。其周則來四海九州之大。無一民一物不在其擔當負荷之中。其以一身而自任以天下之重有如此。惟其重於自任。是以急於救民。見得夏桀無道暴虐其民。其心有大不忍者。於是感三聘之勤。始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於以除有罪之桀。救無辜之民。焉正欲使斯民皆被堯舜之澤。而在己無負先覺之責也。夫伊尹切救民之志。成輔世之功。其挾持如此其大。幹濟如此其弘。而肯爲割烹要湯之事哉。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

四書集註直解 卷圭 萬章上 圭

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直解 遠是遠遁。近是近君。孟子又告萬章說。觀伊尹相湯而能成救世之功。則知不肯要湯而甘爲辱己之事。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必己身先正。然後可以正人。吾未聞枉道以求合。己不正而能正人之不正者也。況於辱己以干進。則不止於枉己。欲正天下。則不止於正人。使伊尹而割烹要湯。辱己甚矣。豈能堯舜君民而成正天下之業乎。然人之所以致疑於尹者。徒泥其迹君之迹。遂議其行之未潔耳。不知聖人之行不能以盡同。或遠遁於山林。或近君於左右。或不屑就而去。或不屑去而留。據其迹雖若各有所

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二句方從上文發盡而來者一總結蓋文字收拾得力之妙如此

序卽如人言所謂要湯者吾聞其耕莘時惟樂堯舜之道因而致聘亦惟樂堯舜之道是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道說夫伊尹固無割烹要湯之事矣。然果何以見伐夏救民之事乎。觀諸伊訓有曰湯奉天誅始攻桀於牧宮繇我相湯始其事於亳都也。觀伊尹之言理明義正如此。曾謂辱己要君者而能爲此乎。○割烹之說何其敢于誣聖人也。○附錄伊訓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

說約合參

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

○集說萬章問曰或謂孔子于衛主衛君近狎之人爲癰疽者。于齊主齊君近狎之人爲侍人瘠環者。果有諸乎。孟子曰此言非理。孔子所爲不然也。好事

當然。要其歸則遠而去者。志在獨善其身。固不肯苟同於流俗之汙。近而不去者。志在兼善天下。亦必不肯輕變其平生之守。總之歸於潔身無枉己辱己之事而已矣。若因伊尹之得行其道。而遂以割烹之事誣之。則是聖人而有辱身之行。何足以爲聖人也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也。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直解 伊訓是商書篇名。造字載字都解做始字。牧宮是夏桀所居。亳是成湯所居之地。孟子又告萬章說。欲知伊尹無辱身之事。當觀伊尹有得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 萬章上 三

君之由。蓋其起畎畝之中。一旦居阿衡之位。誠非無因自致者。但其所以致此。乃因伊尹樂堯舜之道。而成湯慕之。故尹雖無求於湯。而湯不能不有求於尹。是尹之要湯。吾聞其要之以堯舜之道而已。若謂割烹要湯。則尹之所挾持。固不在鼎俎之間。而湯之所慕好。夫豈在滋味之末。非吾之所聞矣。商書伊訓之篇。載伊尹自言天討夏桀。始攻於牧宮之地。繇我輔佐成湯。創其事於亳也。觀書所言。則伐夏救民之事。尹蓋以身任之矣。自任如此其重。而豈有割烹要湯之事哉。誣聖之言。不辨而自明矣。此可見聖賢出處。固以道而不苟。明良遇合。實相待而有成。湯不得尹。則無以革夏正。而尹不遇湯。則有堯舜君民之道。惡能自究其用哉。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癰

者爲此言欲誣聖人以便己私耳

淺說吾觀孔子于衛主于賢大夫顏讎由之家彼時衛君近狎嬖臣彌子瑕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因謂子路曰孔子舍讎由而主我則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曰衛卿有命存焉非彼所能爲也而何必主之夫孔子平日凡有進也必從容遜讓而以禮不易進也凡有退也必果斷而以而以義不難退也[illegible]在[illegible]之衛與不得

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直解 主是住宿其家。癰疽是瘍醫。侍人是內侍。瘠環是人姓名。好事是喜造言生事的人。萬章問於孟子說：君子以守身爲大節，宜乎擇地而處，不失身於汙賤之人也。或人乃謂孔子周流至衛，因瘍醫治癰疽的人得近於衛君，乃即館於瘍醫之家；及至於齊，因侍人名瘠環的得近於齊君，乃即館於瘠環之家。蓋欲借二人之力以自通，故不嫌於自屈也。果有此事否乎？孟子答說：聽言當衡諸理，論人當考其素。這等大聖如孔子，豈肯主於其人者哉？此言大謬不然也。爲此言者，多由世間有一等好事的人，欲假借聖人納交之事，以自抗其趨權附勢之私，故僞造浮誕不根之言，創立新奇可喜之說，既非者排於絕傳，又不照管平道理，從眩惑愚人之聽，而已知道之君子，豈可爲其所惑哉？蓋是時王綱旣墜，聖學不明，邪說橫議之徒，人人得爲異論，如前章議舜爲臣父，議禹爲德衰，議伊尹爲割烹，而此章又議孔子主於癰疽侍人瘠環，大抵皆出於好事之口，變亂是非，肆言而無忌憚者。其不足爲聖賢之累，而爲世道人心之害不淺，故孟子每每詳辨而力闢之，所以扶世教、正人心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讎，如字，又音犨。○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

則道之將行也與將廢也與曰行命耳孔子之爲孔子如此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則義之當退而不退是無義命之不得而思得是無命也于平日之言行安在也○大全朱子曰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或言之也

淺說且孔子不但無事之時不苟所主也昔孔子道大莫容於是不悅于魯于衛而去之宋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遂微服而過宋至陳當是時也孔子正當阨難猶不苟所主而主司城貞子之家蓋司城貞子乃宋之賢大夫時適爲陳侯周之臣者也故孔子主之○趙注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謚爲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孫驅司城在司寇之上司馬司徒之下其位則六卿之中也古有司空之官無司城之名按左桓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杜預曰武公名司空遂廢爲

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直解 顏讎由是衛之賢臣，彌子是衛之幸臣。孟子告萬章說：欲知孔子不苟於所主，觀於居衛之事可見。孔子當周流至衛，以顏讎由是衛之賢大夫，因館於其家而以之爲主。時衛之幸臣有彌子者，其妻與子路之妻爲兄弟之親，因對子路說道：孔子欲得位而行道，非我之力不能。若肯來投我，以我爲主，我當薦之於君，使得大用，衛卿之位可立致也。子路遂以彌子之言告於孔子。孔子答說：位之得失自有天命，非人力之所能爲，彌子安能使我得用於衛，而我亦何必主於其家乎。觀孔子之言如此，可見孔子進而用世，不急於進也，雍容揖遜而進，必以禮；退而引去，不難於退也，明決果斷而退，必以義。禮義在我，惟盡其所當爲而已；至於爵位之得與不得，一惟聽命於天。說道：得之有命，不足以爲喜；不得有命，不足以爲憂。其以義命自安如此。向使不擇所主，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義當退而不退，不知有義之可守；命不當得而得，不知有命之可安，是無義無命也，孔子肯爲之哉！孔子當平居之時，而不肯苟於所主者如此。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去之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直解 桓司馬名魋，是宋大夫。要是遮截的意思。司城貞子是宋之賢大夫。周是陳侯的名。孟子又告萬章說：孔子擇人而主，不特見於居常無事

司城○按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及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適宋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歲餘又按史記世家陳湣公之子名越是爲湣公又按湣公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即湣公

按說約要孟言之邪正不同人之有賢否固難觀近臣之爲人可知其爲遠人之主或君子與或小人與而近臣可知矣觀遠臣之爲人于其所主近臣之人或君子與或小人與而遠臣可知矣彼孔子何等人也所主

說約合參 必其類也若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若是孔子必不主癰疽瘠環矣好事何容誣哉

之日雖造次之時亦有不肯苟者昔者吾孔子周流列國嘗不得志於魯心中不悅去而適衛又不得志於衛心中不悅去而適宋此時適遇宋司馬桓魋將要截孔子而殺之孔子計無所出只得換了常穿的衣服微行而過宋去適陳國當是時孔子在阨難之中危急存亡之際以全身遠害爲重若不暇擇人而主矣猶且主於司城貞子之家蓋以貞子前爲宋司城之官其賢行著聞於宋後爲陳侯周之臣其賢行又著聞於陳故託之以爲主也夫以孔子處患難之時猶不肯輕於所主如此況處齊衛無事之時而肯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也哉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直解 近臣是在朝之臣遠臣是遠方來仕之臣孟子又告萬章說君子小人其類自別故取人之道各以其類觀之我聞近臣處於國中嘗爲人所主者欲知近臣之賢否但觀其所爲主的是何等樣人其人果賢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近臣之賢可知若同乎流俗則近臣亦流俗之輩矣遠臣來自他邦常主於人者欲知遠臣之賢否但觀其所主的是何等樣人其主果賢則是依仁而居託義而處而遠臣之賢可知若比之匪人則遠臣亦匪人之徒矣是或主人或主於人雖若非素定之交而爲小人爲君子則各有相從之類然則癰疽侍人其非孔子之類明矣而乃謂孔子主於癰疽侍人則是以至聖而主於至不肖之家何其不類之甚也尚可以爲孔子哉好事之說可不辨而益見其妄矣大抵君子小人其人品較若黑白本無難辨而臣下每失之詭隨人主每失之偏任者何君子以同道爲朋務在進賢小人以同利爲朋務在植黨君子之朋主於濟國故疎於防奸小人之朋志在得權故主於詆正是以直道難容枉道易合此忠佞之分也人主不可不察

○房萬章問曰人有言百里奚自賣于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信有諸乎孟子曰此言非理百里奚所爲不然乃好事者爲之以借口也○孫瑜史記云晉獻公既虜百里奚以爲秦穆公媵于秦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以五羖羊之皮贖之穆公乃釋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麟士按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紽說者謂大夫之節儉蓋以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例之羊裘取輕煖亦須擇小者用多羊之皮爲之令素絲之細與于中者止五紽則

說約合參 知爲五羊皮質理粗重故曰節儉也五羖大夫之稱必以此史記與自鬻之言盡妄耳

房嘗聞之百里奚本虞國人也嘗仕于虞時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産之乘求假道于虞以伐虢虞臣宮之奇諫虞公不聽百里奚因而不諫○注百里奚知其不可諫及去之秦是承下文語此節只敘芻議且勿出○孫疏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直解 百里奚是秦大夫自鬻是自賣其身萬章問於孟子說古之賢人若百里奚相秦以成伯業其功名至顯盛矣或人乃言其進身之始欲往見秦穆公而無資遂自賣其身於秦國養牲者之家得其五羊之皮爲其家餵牛以此資緣求見於穆公穆公以爲賢遂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不識此語果誠然乎孟子答說否

此言殆非然也蓋古人未遇之時雖不免累於困窮乃其得君而仕則必不肯甘於汙辱爲此言者多由好事之人喜爲不經之論欲自掩其汙辱之行而假借於古人之名耳豈以百里之賢而肯爲食牛干主之事哉是時列國遊士若彈鋏吹竽雞鳴狗盜之徒挾其術以干世主之好冀於一用者故往往借聖賢之事以自文其私如前以割烹要湯誣伊尹此又以食牛干秦誣百里奚大抵皆以不正之心度聖賢故孟子斷其出於好事之口所以闢邪說正人心者至矣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乘去聲○屈求勿反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産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

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麟士按百里奚字井伯○

大全左僖二年晉荀息請屈產云云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晉里克荀息帥虞師伐虢滅下陽五年復假道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十二月晉滅虢遂襲虞

說約合參

彙纂引夫百里奚之不諫非不能諫也蓋知道虞公之不可諫而因去之秦當其時年已七十矣是其歷練老成曾不知以食牛干求秦穆之爲汙也尚可謂之智乎然則其不可諫而遂不諫識語默之宜也可謂不智乎其知虞公之將亡也而先去之見幾之哲也不可謂不智也及去秦時有擧于秦者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輔相之擇主之明也可謂不智乎以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爲汙矣且其相秦也取威定伯顯其君于

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直解 虞虢都是國名垂棘屈都是地名宮之奇是虞臣孟子又告萬章說吾於百里奚而諒其無食牛干主之事者何亦觀其平日去就之間而已蓋百里奚雖仕於秦而生長於虞本虞國之人也當其仕虞何嘗知有秦只因晉人聽荀息之計興伐虢之師恐道經於虞爲虞所阻乃以垂棘所出之璧玉與夫屈地所乘之良馬行賂於虞以爲假道之資因越虞地以伐虢實欲先取虢而併及於虞也虞公貪受璧馬之賂而不顧亡國之患是時虞臣宮之奇以爲虞之與虢有輔車唇齒之義虢亡則虞不能獨存於是諄諄然諫止虞公而虞公不能聽也百里奚見得晉人之計已成虞公之昏難悟以爲空言何補遂不諫而去之秦此其去虞從秦之由如此向使虞公能聽忠言而卻晉人之賂國可以不亡而

百里奚可以不去其去虞而適秦乃迫於虞之亡而非行利於秦之用也何爲而有食牛干主之事哉甚矣虞公一貪璧馬之賂而良臣遂去國隨以亡貨利之足以喪君心而速敗亡之禍如此是以明君賤貨而貴德不寶珠玉而寶善人也。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擧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

說約合參

天下而芳聲令聞可傳于後世不賢而能之乎則決是賢矣既是賢者則必能自重若自鬻其身以成就其君之業卽鄉黨間稍稍自愛者不爲而謂賢如奚者而肯爲此事乎人言之謬斷可知矣○自知虞公之不可諫凡四段當以首一段爲主下三段皆以推明乎此意相秦至末凡而段可此在下段○智以所知言皆以所爲言○愚按此極是蓋古一段說下三段俱有之矣其二段則中首段中不可諫三段則中首段中知虞公四段則中首段中去之秦也不如此看則下三段鬻矣○言奚智首段則辨知食牛爲汙故曰重首段言奚賢下段又辨不自鬻以干主故曰重下段皆確論也

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直解 自好是自愛其身孟子既述百里奚處虞之事遂斷之說道凡出處大節惟智者能辨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脫身去秦此時年已七十矣其閱世已久見理甚明若食牛干主之事汙賤可恥顯然易見而百里奚曾不知其爲辱

貪昧甚矣豈可謂之老成有智慮者乎然不智則必不能知語默之宜百里奚知虞公之惑於利諫之必不肯聽遂止而不諫此其當默而默非見幾之明者不能豈可謂之不智乎不智則必不能知去就之分百里奚知虞公之將亡不去必遭於難乃先去以遠禍此其可行則行非有保身之哲者不能不可謂之不智也不智則必不能知廢興之機當其去虞而擧於秦知穆公之賢可與有爲也遂委質以相從受任而輔國此其可仕則仕非有擇主之智者不能豈可謂之不智矣乎是百里奚不但其有過人之識而且有輔世之功蓋使其仕秦而得君行政曾無功業之可聞則亦未足以見其賢也今觀其相秦而佐穆公以治國使其君威令行於諸侯聲名顯於天下而其餘休遺烈且可傳之後世保子孫而澤黎民其功業之顯盛如此是何等樣賢相而豈庸庸瑣瑣不賢者之所能爲乎夫既有賢者之事功則必有賢者之志節若使自

說約合參

賣其身以成就其君，冒汙辱之羞，趣功名之會。此雖鄉黨之常人，稍知自愛其身，而顧禮義，惜廉恥者，亦不肯甘心於此。曾謂賢如百里奚，有尊主庇民之功，而肯爲降志辱身之事哉？好事者之言，誣亦甚矣。觀於此章，百里奚一人之身耳，在虞無救亡國之禍，在秦遂成致君之功，非其佞於虞而忠於秦也，聽與不聽，用與不用耳。賢才之用舍，關人國之廢興如此，任賢圖治者，宜鑒於斯。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孟子卷之二十二終

說約合參

○摩孟子歷敘群聖曰：古有伯夷者，目不視非禮之惡色，耳不聽非禮之惡聲，非其可事之君不事，非其可使之民不使，世治則進而仕，世亂則退而隱，若橫暴之政之所出，橫暴之民之所止，不忍居其地也，不但橫暴不居，其心即思與鄉人同立，亦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若將浼己也。當紂之時，天下聲色皆惡，君民皆非，朝野皆橫，避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伯夷之不降志不辱身如此，故後世聞伯夷之風者，雖頑貪者皆化而爲廉，莊懦弱之夫皆化而有特立之志，而莫不興矣。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卷二十三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直解　橫是不循法度，頑是愚蠢，懦是柔弱。孟子說：聖人之德，本無不盛，而其制行則各不同。古之人有伯夷者，以言其持己，則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何等樣嚴正。以言其處世，則擇君而事，非可事之君弗事；擇民而使，非可使之民弗使；世治則進而效用於世，世亂則退而獨善其身，何等樣高潔。其視橫政所出之朝，橫民所止之地，惟恐有累於己，不忍一朝居也。思與鄉里之常人相處，如著了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一般，惟恐有浼於己，不能一息安也。那時商紂在位，舉世昏濁，正是朝有橫政，野有橫民之時，於是潔身遠去，避居於北海之濱，蓋將待清明之世而後出，苟非其時，寧遯世而無悶矣。此其志操，真可謂皭然自立，而流俗不能汙，邪世不能亂者。是以後世之人，聞其遺風，不但有識見的知所興起，即頑鈍無知之輩，亦皆化而有廉介之操；不但有志氣的知所感奮，即柔懦不振之徒，亦皆化而有卓立之志矣。其孤介既足以守己，流風又足以感人，伯夷之行蓋如此。

說約合參

序古伊尹者嘗曰何所事而非吾之君何所使而非吾之民其言如此故世治亦進而仕世亂亦進而仕以爲君爲民焉又嘗自明其仕進之意曰天之生斯民也原欲使先知其事者覺後知之人使先覺其理者覺後覺之人予今幸而爲天生民中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後知後覺之民不容負天之託也由其言以推其心思天下之民但有匹夫匹婦未知未覺不與被堯舜遂生復性之道者即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以陷之是其以一人之身而自任天下之重有然也○有疑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伊尹之言也治亦進亂亦進則其所行也天之生斯民至覺斯民則言治亦進亂亦進之意

序古有柳下惠者不以污君爲羞而事之不以小官爲卑而辭之其進而事污君爲小官也不隱其在己之賢能而必以其直道事人遺佚之而不怨雖身處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其中油油然自得不忍去也其言曰爾自爲爾我自爲我雖袒裼裸程於我之側亦爾之無恥耳焉能浼於我哉柳下惠之與物無忤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直解　孟子又說古之人有伊尹者。嘗自家說道。苟可以事。即是吾君。何所事而非君乎。苟可以使。即是吾民。何所使而非民乎。遇治世固進而行道以濟時。遇亂世亦進而撥亂以反正。其一於進而不必於退者。爲何。其意以爲天之生此民也。將使先知的啓迪後知。先覺的啓發後覺。而

與之共明此道也。今我在天民中能盡人道。則我固天民之先覺者。我將舉此道以覺當世之民。其責有不得而諉諸人者矣。推其心。但是當世之民。有匹夫匹婦顛連失所。不與被堯舜之澤的。皆其心之所不忍者。其痛自刻責。就如已推而納之溝中的一般。有不能一日安者矣。是其舉宇宙之大。兆庶之衆。無一民一物不在其擔當負荷之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伊尹之行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陋也。

說約合參

如此故後世聞柳下惠之風者雖鄙隘之夫亦化而有寬大之量雖刻薄之夫亦化而有敦厚之性而莫不興起者矣○大全陳氏曰伊尹道行於當時行功業可見不待以風言夷惠道不行於當時無功業可見而其制行之高足使後世想聞其餘風而興起所以風言孔子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言之也司馬遷謂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遺風特於鄒魯之地觀之則所指者有界限而觀者亦然故亦以風言

序若古孔子道不行於景公而去齊也則接淅而行至桓子女樂之受而去魯也則曰遲遲吾行也夫孔子遲遲者爲去父母國之道情義不容恝然與去他國不同也即此觀之凡其或速也非失之急迫可以速而速或久也非失之濡滯可以久而久或處也非以隱爲高可以處而處或仕也非以位爲榮可以仕而仕此孔子之行也○獨此節多無孔子也三字已見軒輊處○蒙引曰遲遲吾行蓋因子路趣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夫子言以曉之非必在路上遲遲也○注舉此一端兼去齊去魯或泥注專指去齊大謬

敦厚也。餘見前篇。

直解　鄙是狹陋。敦是敦厚。孟子又說古之人有柳下惠者。苟可以事。不必明主。雖遇著汙君。亦委身事之。而不以爲恥。苟可以居。不必尊位。雖與他小官。亦屈意爲之。而不必於辭。其不擇君而事。若疑於易進矣。而實不肯韜晦以蔽己之賢。必期直道以行己之志。其不擇官而居。若疑於難退矣。而放棄亦不以爲怨。困窮亦恬無所憂。其處進退之際。直率坦夷。有如此者。至於處鄉里之常人。和光同俗。由由然與之偕而不忍去。其平日常自說。形骸既分。爾我各異。爾自爲爾。無與於我。我自爲我。何關於他。雖使人袒裼露臂裸裎露身在於我側。彼自無禮耳。安能玷辱於我哉。其言如此。是眞曠然有度。而置得喪於不較。合人己而兩忘者。故後世之人。聞其遺風。雖狹陋之鄙夫。皆化而有寬宏之量。雖鄙吝之薄夫。亦化而爲敦厚之行矣。蓋其和德之近人。爲易親。故其流風之感人尤易入。柳下惠之行固如此。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可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直解　淅是漬米的水。接淅是將炊之時。以手承水取米而行。蓋欲去之速。而不及炊也。孟子又說三子之行。各有不同。若孔子則兼而有之。當其在齊。因齊景公託言老不能用。義不可留而去時。炊飯未熟。遂承水取米而行。雖一飯之頃亦

[illegible]孟子敘列之後又從而斷之曰夫夷尹下惠及孔子其行非如此皆古聖人也然自我觀之聖亦不同伯夷節高天下無些點汚是聖之淸者也伊尹身荷

說約合參 天下無些退諉是聖之任者也柳下惠量容天下無些岸異是聖之和者也若孔子者推移變化無所不可措之咸宜如元氣自然之運此聖之時者也○此節聖字雖重然其所同也四人分別處全在下四字尙定故淸任和時字尤重當著力讀○聖之淸與淸之聖語意大別今人只講得淸之聖非聖之淸聖之淸猶云是聖人中之淸者也淸任和時四字從來未有是孟子獨見是孟子獨加之名目眞能尙論古人者

有所不能行焉其在於魯因魯定公受女樂不朝知其不足與有爲而去然不忍遽去乃曰遲遲吾行必待膰肉不至而後行焉夫去齊如彼其急而去魯如此其緩者何蓋魯乃孔子父母之國見幾固當明決用意尤宜忠厚去父母國之道當然耳卽此去魯去齊之兩事觀之可見孔子之處世有不倚於一偏不拘於一節者道之不行去可以速矣則從而速去不俟終日如其可留則又棲棲眷念而不妨於久淹也世莫我知身可以處矣則從而退處若將終身如有用我則又汲汲行道而不妨於仕進也此則內無成心而意必盡泯行無轍迹而用舍隨時孔子所以異於三子者又如此

孟子曰。伯夷聖之淸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淸之極。無所

異者和之極。勉而淸。非聖人之淸。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已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的意思在。

直解 孟子既歷敘羣聖之事。因斷之說道。大凡行造其極者。皆可以爲聖。然非道會其全者。未可以言聖之至也。今伯夷以節自高。而視斯世之人。無一可與。其皭然潔白之行。已造到淸之極處。而無纖毫之混濁矣。其聖之淸者乎。伊尹以道自任。而視宇宙內事。皆吾分內。其毅然擔當之志。已造到任之極處。而無一念之退託矣。其聖之任者乎。柳下惠以容天下。而視斯世無不可與之人。其由然與偕之度。已造到和之極處。而無纖毫之乖戾矣。其聖之和者乎。至若孔子仕止久速。不倚於一偏。變化推移。總歸之順應。此則淸而未嘗不任。任而未嘗不和。兼三子

[illegible]存疑夫淸任和爲聖之偏而時則聖之全全者盛德渾淪合羣聖于一身孔子之謂集大成而非小成比夫樂有八音獨奏一音自爲聲自爲振是爲小成集大成也者當其未作則金以聲之而旣作之後則玉以振之也金聲也者欲奏八音必先擊鎛鐘引起他然後衆者隨之而起是以一鐘而始衆音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衆音旣作臨了擊一聲特磬以收煞之衆音錄是而俱止是以一磬而終衆音之條理也始條理者孔子智之事也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是知所以引起這行猶是也終條理者孔子聖之事

說約合參 也力行所知而造其極這便是結裏成就地位是行所以收煞這知亦猶是也○大全新安陳氏曰特專也單磬曰特磬○語類條理條目件項也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上一截爲始下一截爲終○蒙引磬是石然其石甚細且有異聲亦玉類也故謂之玉○智者知之所及謂知之所到處也聖者德之所就謂行之結裏處也智與聖是知行之已成名目知與行却是用工名目○麟士按大成二字本說樂孔子之謂集大成借用字法也後世有大成文宣之號應是未安○愚按此節次第首句是因贊孔子而用大成字面下遂就樂之大成而以金聲玉振釋之又就金聲玉振而以始條理終條理釋之又因始終條理而復推到孔子智聖每見時文于金聲玉振之也及始條理

之長。而時出之。乃聖之時者也。謂之曰時。則三子之行。不過四時一氣。而孔子之道。殆如元氣之流行於四時。有不得而測其運用之妙者矣。夫豈三子之可及哉。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小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

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旣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直解 凡作樂。一音獨奏。一遍叫做一成。八音合奏。一遍叫做大成。金是鐘。聲是引起的意思。玉是磬。振是收煞的意思。條理是音律中之脈絡。智是知之精明。聖是德之成就。孟子又說。淸如伯夷。任如伊尹。和如柳下惠。雖各造其極。然聖矣而未大也。惟孔子以一身而兼三子之長。是其總羣聖之事而爲一大聖。譬之於樂。其猶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者乎。何以謂之集大成。蓋樂有八音。若獨奏一音。則一音自爲起落。這是小成。惟於衆音未作之時。而擊鎛鐘以宣

也終條理也題內俱夾入清任和傳難免姿雜之病。

集存疑夫智之事取而譬之則巧也聖之事取而譬之則力也聖人之道力行而至之者聖也至之而能全者非聖也智也猶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乎的者

說約合參

力也其中乎的者非力也巧也此孔子之所以異于三子也○此是以射之中的譬聖人之全德射之中的繇于巧聖人之全德繇于智見得智重于聖孔子巧力俱全聖智兼備所以聖無不全三子力有餘而巧尚不足故雖能聖但各有偏而不能全也○細看二條孔子之謂集大成條是說孔子之兼全衆理智譬則巧一條是推孔子之所以兼全衆理處註自明白○大全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朱子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蒙引此一條亦主孔子言蓋此聖智即上文之聖智若以上文聖智亦兼三子則三子亦安得有始終條理特一音自爲始終與本文始終自不同也故斷通主孔子說而三

其聲。俟衆音既闋之時。而擊特磬以收其韻。金聲於先。玉振於後。這纔是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金石二音。何以能集衆音之大成。蓋金石者。衆音之綱紀。金不鳴則衆音無由而始自鑄鐘一擊。然後衆音翕然而作。而律呂爲之相宣矣。是金聲也者。豈非開衆樂之端而爲之始條理者乎。玉不振則衆音無由而終。惟特磬一擊。於是衆音詘然而止。而條貫爲之具畢矣是玉振也者。豈非收衆樂之節而爲之終條理者乎。始終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此樂之所以爲集大成也。而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寔似之蓋大樂之作。有始有終。而聖德之全。有智有聖金以聲之。此樂之始條理也。而比之孔子。與其知之貫徹處貫同一發端。蓋孔子智由天縱。而睿哲所照。洞見夫道體之全。於凡清任和之理條分縷析。無一理之不精。是智以啓作聖之始與金以開音樂之先者。其事一而已矣。所以說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玉以振之。此樂之終條理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 萬章下 六

也。而比之孔子。與其德之成就處。實同一究竟蓋孔子德本性成。而衆善兼該。克造於聖修之極。於凡清任和之事。經緯錯綜。無一事之不當是聖以要知至之終。與玉以收音樂之止者。其事一而已矣。所以說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聖兼全。而聖德始終之條理備矣。此孔子之所以爲集大成也。彼三子者。不過衆音之小成耳。豈能比德於孔子哉。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子之不得爲全者自見于言外況三子乃力有餘而巧不足者孟子分明云其中非爾力也三子安得兼有智耶故註云是以一節雖至于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又總註云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以行言見其知有未及也○麟士按智譬二句直當云孔子之聖智則射者之巧也孔子之聖力則射者之力也不必含糊○由射之由與猶通已說於前又說猶者上文射字未出也○上節聖智平說此節方說聖由于智○所以極推孔子如此聖亦是所願則學之意也○愚按朱子云不是無智是智處偏即大註智有未及意虛齋云三子安得兼有智耶非與朱子背也謂安得兼有孔子之智耳○按麟士智譬二句徑說射之巧射之力不必含糊自老但又云因上文射字未出則

說約合參

姑且含糊亦未嘗不是○上節聖智平說此節智譬二句亦仍是平說到其至二句方說聖由子智耳

○摩北宮錡見當時爵祿之無其制問曰周室之初其班爵與祿也如之何

摩孟子曰初制甚詳固不可得聞也蓋其詳藏于典籍當今諸侯所爲僭竊兼併惡班爵與祿之制有害于已也而皆去其典籍是以無所考而知也雖然文獻之遺猶有存者輒也亦嘗聞其略也○蒙引方遜志周禮考次目錄序云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于諸侯而周獨爲諸侯之所制故周禮未歷秦火而先亡更將侮法而爲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侮之○麟士按今奸猾徵糧每匿會計及

直解 孟子又說。聖智兼備。固孔子之所以集大成矣。而智以成始。聖以成終。則聖又出於智也。不觀之射乎。射有巧有力。孔子神明內蘊。合清任和之理而兼照之。是智也。譬如射者之巧焉。德行默成。體清任和之理而時出之。是聖也。譬則射者之力焉。必知之眞。然後行之至。必有定見。然後有全力。譬如射於百步之外的一般。凡射疏及遠。到得那地步。這是膂力之強。爾力之所能爲也。若夫舍矢如破。正中其的。這是得手應心。妙在於命中之先。乃巧之所爲。不專在於力也。夫射之能中者。不專於力。而在於巧。則孔子所以爲聖之至。不專於聖。而寔由於智矣。彼三子者。力有餘而巧不足。此所以倚於一偏。而難以語時中之聖也。按孟子此章形容孔子之德。既以天道爲喩。曰聖之時。又舉樂爲喩。曰集大成。復舉射爲喩。曰智巧也。聖力也。豈智之外復有時中哉。大成即聖之全體。而時中即智之妙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 萬章下 七

用。智而後能聖。聖而後能時。理固一原。而聖心之純。實貫始終而無間者也。觀其自言。亦謂志學而馴至於從心不踰矩。夫志學。智也。不踰矩。時也。合而觀之。而聖德之全益見矣。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爲也

直解 北宮錡是衛人。班是班定次第。北宮錡問於孟子說。朝廷設官分職。莫大於爵祿之制。必有制莫備於成周。周制之班爵祿。而有個貴賤之等。厚薄之差。敢問其制如之何。孟子答說。周室爵祿之制。其品式章程。至精至密。今已不可得而聞其詳矣。蓋制度之詳。載在典籍。典籍存而

易知單等不發禁亦如此

纂孫疏以班爵之畧言之天下之大統于一故父天母地而爲之子者天子也一位至于分理庶邦有爵位盛大以無私爲德者公也一位斥堠于外以君人爲德者侯也一位禮仁足以長人者伯也一位字字也字養也其德足以登人者曰子男任也任其[illegible]足以安人者曰男則同一位凡五等也一國之中統于君者出命以正眾者君也一位至于其明[illegible]事有知進退有[illegible]者[illegible]一位有智足以[illegible]人[illegible]大夫也一位有才足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illegible]引天子一位之位猶言級也子男同一位猶耶中與外皆五品

說約會參 但有正從○六等通于國中蓋兼王朝與侯國言○存疑五等通于天下專自爲君者言上自天子下至子男附庸皆是爲君者六等通於國中合君臣而言自天子之國下至附庸皆有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

纂孫疏以班祿之畧言之祿出于地祿有[illegible]者[illegible]天子尊于諸侯[illegible]方廣千里蓋不[illegible]侯故也公侯[illegible]自[illegible]不[illegible]之興籍故地[illegible]侯故其地之廣[illegible]男又[illegible]伯故其地之[illegible]此[illegible]如其[illegible]不足[illegible]天[illegible]而其地又不足[illegible]於公侯其勢又難以特達[illegible]故因大國以名通[illegible]之[illegible]恐擬附庸有四等[illegible]伐顓臾章○張引自天子之制至附庸班

後制度可考也自周室衰微諸侯放恣僭竊名號的以卑而擬尊兼併土地的以大而吞小反厭惡先王之制度以爲不便於己之所爲遂滅去其籍使上下名分無所稽考因得以紛更變亂而無忌此所以典籍散失欲聞其詳而不可得也顧其詳雖不可得聞然而規模之建立體統之昭垂尚有幸存而未泯者軻也亦嘗聞其什一於千百而可舉其大畧爲子告焉夫當典籍殘缺之餘而能考究聖王之制非孟子學識之大其孰能知之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直解 這一節是周室班爵之制孟子告北宮錡說周成周爵祿之制冊籍雖亡而名分未泯其班爵

之大畧有通行於天下的有單行於國中的自其通於天下者而言父天母地而爲天下之所共宗這是天子天子之貴自爲一位尊無二上矣然天下之大非天子一人所能獨理也於是分天下爲萬國而使同姓之親異姓之賢與之共治焉自天子而下有公一位公之下有侯一位侯之下有伯一位伯之下有子男同一位天子總治於內公侯伯子男分治於外內外相維體統不紊然後眾天下之大無一國之不治矣爵之通於天下者此其大畧也自其施於國中者而言出命正眾而爲一國之所奉戴這是君天子君於王畿諸侯君於列國各自爲一位矣然一國之眾亦非君一身所能獨理也於是分庶績於百官而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之共治焉自君而下有卿一位卿之下有大夫一位大夫之下有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不出令於上卿大夫士奉令於下上下相承事使不亂然後舉一國之事而無一事之不治矣

祿之制通于天下者也自天子之卿以下四段施于國中者也又可見上文六等施于國中爲兼王朝言矣

序天子制地因已十倍于侯封其爲天子卿則所受之地百里與侯同天子大夫所受之地七十里與伯同天子元士所受之地五十里與子男同以王官之祿比藩封之君固居重馭輕之勢也○孫疏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鄭玄云王之上士三命○存疑天子之卿以下所受地皆在王畿千里之內此班祿自王朝之臣言

纂趙法公侯之國爲大國其地方百里君十倍于卿祿卿之祿居于君祿十分之一也卿祿二倍於大夫大夫祿居于卿祿四分之一也大夫一倍于上士上

說約會參 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上士倍于中士中士祿居上士二分之一也中士倍于下士下士祿居中士二分之一也下士許庶人在官者與同祿祿取足以代其耕而已蓋庶人在官未命爲士者也不得耕以祿代耕也○孫疏王制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皆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大全饒氏道傳曰大國地方百里開方法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百萬畝按班固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開方法計之蓋地方一里爲井爲田九百畝通計積一千一里成方十里積百里終方三十一里大半里積千里同方百里積萬里爲田九十億畝即九百萬畝所謂提封萬井也封者井之界

爵之施於國中者此其大畧也據我所聞周室班爵之制如此而已若其創制立法之盛則典籍盡去今亦安從而考其詳哉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直解 這以下是周室班祿之制不能是不足的意思孟子又告北宮錡說周室班爵之制其畧固可得而言矣其班祿之制何如試以祿之班於天下者言之天子食賦於畿內其制地方千里蓋天子爵至尊故其地至廣也公侯而下則皆食賦於列國故公侯之地方廣都是百里其

田賦之入視天子而殺矣伯之地方廣都是七十里其田賦之入又視公侯而殺矣子男之地方廣都是五十里其田賦之入視伯而又殺矣凡自天子以至於子男公田制祿之法凡有此四等在天子非獨豐在諸侯非獨嗇厚薄之等一因其尊卑之分而已此外更有地不足五十里之數者遇凡朝覲聘問等禮不能以其姓名自達於天子但附屬於鄰邦諸侯以通其姓名這叫做附庸則其爵愈卑而其祿愈薄矣蓋先王於疆理天下之中而寓則壤成賦之制故其祿之班於天下者有如此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直解 這一節是祿之班於王國者視是比照的意思孟子又告北宮錡說周室之班祿其在王畿

提者總提封內之大數也萬井之中除山林陵藪溝洫城郭宮室塗邑三分去一計除三百萬畝實有田計六百萬畝[illegible]內除公田每井百畝計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此是助法公田私田並收五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其公田內每井[illegible]十八畝爲廬舍[illegible]收田[illegible]萬[illegible]三百三十三畝君祿田三萬二千畝大國三卿各賦三千二百畝大夫五人各賦八百畝上士九人各賦四百畝中士九人各賦二百畝下士九人各賦一百畝已上通賦五萬[illegible]千九百畝餘四十八萬[illegible]百三十畝以其[illegible]國[illegible]三十畝以[illegible]祭[illegible]各[illegible]用[illegible]不測之[illegible]無[illegible]急無三年之蓄曰[illegible]閱其民矣○蒙引注大國君

說約合參 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云云。可食九人至五人按此當以百畝食九人起數推加上去○存疑大國以下三條專君十卿祿宗然推重在臣上與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般以公侯伯子男班祿已見上節也○蘄士按周禮官屬府史胥徒長所自辟除者稍除其課役而使之非士臣也胥徒民給徭役者掌夫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讀禮疑圖云大國則立三卿次國小國止二卿○又按王制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是大國次國小國各有上大夫下大夫次國小國各有三卿矣而前孫疏所引王制云云前

之內者各有差等蓋天子以一人宰治於上而有卿大夫士分治於下其效忠宣力本與外臣均勢而地近職親比之外臣尤重故王朝之卿所受采地比於大國之侯侯百里卿亦百里也大夫所受之地比於次國之伯伯七十里大夫亦七十里也元士所受之地比於小國之子男子男五十里元士亦五十里也當其時諸侯入則爲王朝之卿士出則爲列國之諸侯其分本相等故其受祿不得不同耳然以王朝之臣而同於列國之君所以尊王室而重內意又自可見焉其班祿於天子之國者有如此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

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直解 這以下是祿之班於侯國者。十是十倍。四是四倍。倍是一倍。庶人在官者是府史胥徒如今雜職吏員之類。孟子又說周室之班祿其在列國者亦各有差等以公侯之大國而言地方百里提封十萬凡君與卿大夫士及在官之庶人皆仰給於其中焉君享一國之奉爲田三萬二千畝比之卿祿蓋加十倍之多卿田三千二百畝較之於君纔是十分之一而實加倍於大夫大夫之田八百畝較之於卿纔是四分之一而實加倍於上士上士得田四百畝其祿則倍於

後自相矛盾禮家或自有說要多出附會亦可疑也○讀禮疑圖又云今按下士一位在班爵之內一等而中士之祿倍下士則下士謂已仕之臣有田者也朱子謂士之無田與庶人云云此非指下士也蓋宿衛公宮之諸公族與夫國學所養之賢樂師所教之胄其次則有府史胥徒府如今斗庫史如今吏胥胥如今承發徒如今承差其下如門閽之匠皆子公署應役者也其外則有居肆之百工而餘廩者有爲在官之庶人也與同祿之與猶許也言庶人在官者之[illegible]列與下士同也謂之庶人者則事有常職人有衆數所由在養祿宜有差故云足以代其耕謂不止下士之田定以百畝也甚精○愚按存疑及此即知卿祿居君祿十分之一本正說而大文云君十卿祿庶人

說約合參 在官使亦得與下士同祿本正說而大文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是通節皆倒裝說也

序伯爲次國其地方七十里君十倍于卿祿卿之祿居于君祿十分之一也卿祿三倍于大夫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大夫倍上士云云耕也○大全許氏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卿而上其祿寖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寖薄苟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饒氏道傳曰七十里開方計之爲方十里者四十有九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百四十一萬畝云云○又引可殺者損有餘之義不可殺者補不足之義

序子男爲小國其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之祿居子君祿十分之一也卿祿二大夫大夫祿

中士中士得田二百畝其祿則倍於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若府史胥徒之流其祿相等皆得食百畝之入焉蓋庶人身役於官旣不得自食其力因給之以一夫之養使足以代其耕而已此則爵頒於上或加數倍之入而不嫌於豐祿給於下或唯一夫之田而不病於嗇尊卑有序豐約適宜大國班祿之制固如此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直解 三是三倍。孟子又說公侯之下有伯此大國之次一等謂之次國其班祿亦次之蓋伯爵之國

地方七十里較之百里之地狹矣而國中之有卿大夫士及在官之庶人則與大國一也故其因田制賦則君之祿亦十倍於卿得田二萬四千畝卿之祿則止三倍於大夫得田二千四百畝至於大夫則一倍於上士而得八百畝上士則一倍於中士而得四百畝中士則一倍於下士而得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皆得以食百畝之入使足以代其耕則與大國之制無不同矣蓋自卿以上祿限於地固不得不與大國同其豐自大夫以下食因其事則不得不與大國同其約次國班祿之制蓋如此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

居卿祿二分之一也大夫倍上士云云耕也○饒氏道傳曰五十里開方計之爲方十里者二十有五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爲田二十五萬畝云云

纂存翁孫疏祿取代耕其數亦有不等彼耕者所獲之田每一

說約合參 夫得百畝如佃田百畝而加之糞糞多者力勤是爲上農夫其所收多可以食九人上次農夫可食八人中等農夫可食七人中次農夫可食六人下等農夫止可食五人其收漸薄其所養漸少也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以是爲差農之五等以力之勤惰而分官祿五等以事之煩簡而分也合而觀之聖人制祿上下等差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而吾畧紀其大綱有如此○蒙引黃氏日抄曰集註謂與王制周禮不同而不敢質其說此謹之至也大約當以孟子之說爲正而闕孟子之所未詳○備攷周禮地官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何氏曰天下之

千四百四十八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直解 二是二倍。孟子又說伯之下有子男比次國又降一等。謂之小國。其班祿抑又次之。蓋子男之國。地方五十里。較之七十里之地則又狹矣。而國中之有卿大夫士與庶人之在官者。亦與次國一也。故其因田制賦。君之祿則止二倍於卿。得田一萬六千畝。卿之祿則十倍於大夫。得田一千六百畝。至於大夫則一倍於上士。而得八百畝。上士則一倍於中士。而得四百畝。中士則一倍於下士。而得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皆得以食百畝之入。使足以代其耕。則亦與次國之制無一之不同矣。蓋自卿而上。其祿厚。厚而不減。則國小不足以供。故不得不殺。大夫以下。其祿薄。薄而復減。則養贍不足以給。故不得不同。班祿於小國之中者。其制又如此。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

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直解 獲是受田。差是等級。孟子又說庶人在官者之祿。固取其足以代耕矣。而一代耕之分數又自不同。蓋耕者所受之田。每夫一百畝。爲佃百畝之田。必加以糞。糞多而力勤的。是上等農夫。計其所食。可以供九人之食。若稍次於上農的。其所入僅可以食八人。中等的僅可以食七人。中

地土不同化之之法或用牛羊等皆焚其骨以爲灰以漬種蕡則燒麻爲灰以漬種○愚按㯺音汗堅也爂音飄火發也輕爂土地之輕脆者脆即脆脆俗字

○纂趙注萬章問曰敢問朋友之道孟子曰友宜誠敬必不挾已之長不挾已貴數不挾已之兄弟有富貴者而與人友蓋以友也者友其人之德也天下無

說約合參 有加于德者不可以挾也○大全新安陳氏曰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耳

等又次的。僅可以食六人。若下農夫。則不過能供五人之食而已。人事之勤惰不齊。而收入之多寡隨異。其所食之數。大約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職有大小。事有繁簡。其受祿之多寡。即照此農夫之次序以爲差等。事之繁者。食以上農夫之食。其餘以次第減。事最簡者。亦不失下農夫之食焉。所謂祿足代耕者。其詳悉有條又如此。夫列爵有尊卑。而中外殊其制。班祿有多寡。而上下異其規。此周制之大略。而我之所得聞者也。乃其詳則不可得而聞矣。大抵戰國之時。諸侯放肆。先王封建井田之制。壞亂已盡。孟子有慨於中久矣。故因北宮錡之問。而摭拾大略以示之。使後世得聞聖王治天下之大法者。獨賴此篇之存。有天下者不可不究心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直解 挾是挾持所有以傲人的意思。萬章問於孟子說。朋友五倫之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敢問友道如何。孟子答說。交友之道無他。只在忘勢分。略形迹。除去矜己驕人之念而已。如已雖長也。不可挾我之長以加於少者而與之友。已雖貴也。不可挾我之貴以加於賤者而與之友。已雖有兄弟之盛也。不可挾我之兄弟以加於寡弱者而與之友。所以不可挾者爲何。蓋友也者。非爲其年相若。勢相敵。而與之爲友也。必其道義可尊。斯取爲輔仁之助。言行可法。斯聯爲同志之交。因其有德而與之友耳。既友其德。則當折節以親賢。虛懷以受善。豈可以有所挾乎。若一有挾長挾貴挾兄弟之心。則在我不勝其驕矜之念。而賢者亦不肯有樂就之誠矣。所以說不可以有挾也。人能挾無所挾之心。以擇友於天下。則益友日至。輔德有資。交道豈有不善者哉。

說約合參
序不觀諸古人之交友乎魯有
世卿孟獻子者百乘之家也有
友五人焉一曰樂正裘一曰牧
仲其餘三人則予偶忘其姓名
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交友也
以五人能以德自重不動心于
勢利無獻子之家者也借使此
五人者其心亦有獻子之家獻
子方且賤之則不與之友矣此
獻子爲德而友而自乘之貴非
所挾也○蒙引此條主獻子不
挾貴說蓋獻子所重五人者在
于忘人之勢正所謂友其德也
則獻子之不挾其勢彰彰矣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直解 樂正裘牧仲是人姓名孟子告萬章說交友之道能不挾者無所挾固難能不挾貴爲尤難處貴而能不挾者在大夫中則有若孟獻子孟獻子者百乘之家爲大夫而有采地其勢分亦貴顯矣常時擇人而交有友五人焉其一人爲樂正裘其一人爲牧仲其三人則予不記其姓名而忘之矣獻子與此五人爲友豈漫然與之交游蓋有所以取之者矣大凡賤與貴交非資其勢則利其有惟此五人者但知道義爲重其於獻子之富貴眼中全不見得心上全不着意無獻子之家者也惟其無獻子之家所以爲獻子所重而與之爲友耳向使此五人者視獻子之家一有羨慕之心則是充詘於富貴隕穫於貧賤可鄙甚矣獻子豈肯與之爲友乎夫以五人而能忘人之勢固可見五人之高以獻子而能忘已之勢以成五人之高抑可見友德之義矣不挾貴之交徵於百乘之家者有如此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三 萬章下 二十四

說約合參
序非惟百乘之家大夫爲然也
雖小國之君而不挾者亦有之
費邑惠公曰吾于子思之大賢
則師事之矣吾於顏般之次賢
則友資之矣若王順長息則非
師非友而事我者也即惠公之
言觀之可見其所友以德而小
國之貴非所挾也○蒙引舉其
成爵以見其友德而無所挾之
意不必以所師所使皆爲友也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祕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直解 費惠公是費邑之君王順長息是人姓名孟

○有冕王順長息句是帶說

子又告萬章說孟獻子以百乘之家而下交五人固可見其不挾貴矣然不但百乘之家爲然也等而上之雖小國之君亦有不可恃其勢位者焉昔者費惠公嘗說道人君取友之道不可以一端而盡而尊賢之禮不可以一槩而施大賢如子思其道德高於一世是人之師表也吾則致敬盡禮以師道尊之庶有所儀刑以成吾之德焉次賢如顏般其行誼著於一時是邦之司直也吾則平等納交以友誼接之庶有所切磋以輔吾之仁焉至於王順長息之才不踰中人能不過奔走僅可承順左右充我之使令事我而已豈可與子思顏般同其禮貌之隆哉觀惠公之言是不敢以待王順長息者而待顏般不敢以待顏般者而待子思尊德之誠有隆無替其不敢挾貴而友徵之小國之君者又如此

序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
國之君其不挾也亦有之晉平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

說約合參
公之于亥唐也嘗慕其賢而造
其廬必唐人云公則入唐坐云
公則坐唐食云公則食其所食
者雖疏食菜羹之至薄未嘗不
飽蓋敬唐之命不敢不飽也其
尊之可謂至矣然惜乎其終于
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以官之
也弗與治天職以任之也弗與
食天祿以養之也是士人無爵
士者之尊賢也非王公有國者
之尊賢也乃其意固知有德而
友之而無所挾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三 萬章下 二十五

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直解 亥唐是晉國的賢人孟子又告萬章說費惠公以小國之君而尊師取友固可見其不挾貴矣然又不但小國之君爲然也等而上之雖大國之君亦有不可恃其勢位者焉昔者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嘗慕其賢而往造其家以千乘之

賤下關柝之士，宜其以君道自處矣。乃執禮甚恭，而受命唯謹。當其至門，唐命之入卽入，而不嫌於屈尊。及其既入，唐命之坐卽坐，而不嫌於抗禮。其上食也，唐命之食卽食，雖麤糲之飯、蔬菜之羹，未嘗不飽，而不嫌於菲薄。非飽其食也，敬賢者之命，不敢不飽耳。蓋其坐與其食，一惟賢者之命是從，眞可謂曲盡尊賢之禮矣。然此特儀文之末，而尊賢之道，而有不止於此者。天位以官有德，而公不與之共焉；天職以任有德，而公不與之治焉；天祿以養有德，而公不與之食焉。其所以尊之者，不過道請亦應之間，此乃無位之士所可自盡其尊賢之情者耳。豈以王公操爵祿之權，可以貴人富人者，而其尊賢之道僅止於此而已。豈然平公雖未盡尊賢之道，而已曲盡尊賢之禮，其視世之貧其位不肯下交者，因有間矣。不挾貴而友，徵之於大國之君者又如此。

說約合參

序進而上之，則又有堯之于舜者。昔舜自歷山上而見帝，帝妻之二女，以舜爲甥，館于貳室，亦嘗就其館而饗舜之食。其館舜也，是舜固爲賓而堯爲主；其饗舜也，是堯若爲賓而舜爲主。夫交迭爲賓主如此，是堯以天子而友舜匹夫之德也。此眞不挾之至，又不獨大國之君爲然也。○蒙引此節不可以爲此正是承上文言王公之尊賢處。蓋孟子本意只在無所挾上，故曰天子友匹夫，友是爲何？友其德也。要見此意，故未暇及共天位、治天職處。

舜尙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尙，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直解 尙字與上字同。甥是壻。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爲甥。貳室是副宮。孟子又告萬章說：晉平公以大國之君，而尊禮亥唐，固可謂不挾貴而友矣。然亦非但大國之君爲然也，雖天子亦有之。當初虞舜一側陋之匹夫耳，堯知其賢，舉於畎畝之中，妻之以二女，舜由是得以上見於堯。堯以甥禮待舜，館之於副宮，亦時就副宮與舜同飲食而饗舜。舜尙見帝，則舜爲賓而堯爲主；堯就饗舜，則堯爲賓而舜爲主。以君臣之間而更迭爲賓主之交，是其以天子之貴，下友匹夫之微，知有德之可尊，而不知有位之足恃；知有情意之當洽，而不知有勢分之可拘也。堯之友德而無所挾，固如此。夫天子之貴，尙不可以有挾，而況於有國有家者乎？貴且不足挾，而況於挾長挾兄弟者乎？此友之所以不可以有挾也。

說約合參

序大抵天下有分位所以崇體，有道德所以輔仁。以下而敬上，位之所在也，謂之貴貴；以上而敬下，德之所在也，謂之尊賢。皆當貴而貴之，賢當尊而尊之，其爲義之宜一也。奈何世之人，但知有貴而不知有賢哉？此友道之所由日替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直解 孟子又告萬章說：歷觀古人不挾貴而下交如此，非其過自貶損也，惟有見於理之當然而已。蓋自君臣之位定，而上下之分殊，以在下之士庶，而奔走承順以敬其上，非無謂也。朝廷莫如爵，名分所在，雖賢者不得而抗，因彼可貴而我貴之，這叫做貴貴。以在上之君公大夫，而虛懷隆禮以敬其下，非無謂也。長民莫如德，道德

所在，雖貴者不得而慢，因彼爲賢而我尊之，這叫做尊賢。貴貴尊賢，其事若有不同，然以禮言之，上下相敬，各有攸當，同歸於義而已。蓋義者宜也。位之所在，則尊君爲重，故用下敬上而不爲諂，此安分之理宜然也。德之所在，則尊賢爲重，故用上敬下而不爲詘，此忘分之理宜然也。分之則爲各欲自盡其心，合之則爲一德相成之道，所以說其義一也。世之人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則亦昧於義之所在矣。按孟子此章，因論朋友，遂及於君臣。蓋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者也。義合則從，不合則去，故定交甚難，而全交爲尤難。止於定交而已，如獻子於五人，惠公於顏般，平公於亥唐，能不挾者，皆可以得友。必欲心孚意契，終始相敬，以全其交，則必如堯之於舜，元首股肱，賡歌喜起於一堂，而後可以言恭交之盛。此則非有任賢不貳之心者不能，不但不挾其貴而已。

○大全萬章問曰敢問人之以禮儀幣帛相交接如此者何心也○王曰所以表見其恭也○達說恭也指心言與何心也相應注禮儀幣帛勿分只是幣帛之交而爲禮儀之寓也孟子打頭說個恭字便是當受矣序章曰交際固爲恭矣有受亦有辭者人之常乃卻之卻之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曰尊者有賜于我而必竊計其是之所從來曰其所以取此物者合于義乎抑不義乎而後乃受之是未免刻薄之意於其物而疑其人也以是爲不恭故弗卻其賜也○存疑而後受之下合箇卻其賞故曰以是爲不恭與賢言語多有如此者註不然則卻之正補其意○謂接卻之註再言之未詳大抵卻之卻之卻之堅也味四字語意即有不恭意

說約合參

增淺說章曰請無以言辭顯然卻之直以心隱然卻之心度之曰此物乃不義而取諸民者無可受之理而外姑託他辭以無受則在我無不義之污在彼無不恭之嫌不亦可乎孟子曰其交也以道而非出于無名其接也以禮而不失之苟辭斯孔子亦受之矣何以卻爲哉○達說上節言不當卻此節言不必卻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直解】交際是以禮往來卻是還而不受萬章問於孟子說君子以一身酬酢萬變無一不本之於心至於以禮儀幣帛彼此往來之交際敢問此心果何心也孟子答說人有恭敬之心存於中而後假幣帛之儀將於外交際之禮乃彼此相敬其心主於恭而已矣萬章問說交際固所以將敬辭讓亦所以明禮乃有卻之卻之而不受的

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答說凡處人之餽未有無故而卻者如尊者有賜於我我心必私自忖度說此所賜之物必是取於人者不知其取此物果合於義而當得者乎抑不合於義而不當得者乎必所取合義而後可受如其非義便不可受而當卻之矣夫以尊者之賜計其不義而不受則是鄙其物而輕其人傲慢莫大焉此所以卻之爲不恭也惟以此爲不恭故寧受之而不敢卻以卑承尊之禮宜然也知不卻之爲恭而交際之心益可見矣。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陽貨烝豚之類也。

【直解】萬章又問孟子說尊者之賜固不可卻而不義之物終不可受於此而求善處之術當其以物來餽心雖知其不義請勿顯言其不受之故而以辭卻之但心中暗地計校說此其物是不義而取之於民者但假託他事以爲辭而卻之不受則在我既無不義之污在彼亦難加我以不恭之罪人己之間兩無所失不亦可乎孟子若說處人之餽以辭卻之固嫌其徑直而不遜以心卻之亦失之詭詐而不情但看他道與禮何如耳如使其交於我者當餽而餽當贐而贐而有道以相與其接於我者申之以辭將之以禮而有禮以相加這等的交際則雖聖如孔子爲禮義之中正亦有見於禮之所受而不問其所從來有見於道之可受而不疑其爲非義斯受之而已矣以孔子而猶不爲已甚之行則有賜於我而以心卻之者亦豈得爲順應之道哉

說約合參

序章曰若不問所從來而但觀其交際設今有禦人于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亦以道其餽也亦以禮斯可受也其禦人所得之物與孟子曰不可康誥有言曰殺其人矣而復顛越其人之尸于以奪其貨物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罔不讟怨之是不待教戒而當即誅之者也如之何其受之乎○大全問殷受十四字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于今爲烈烈明法或者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爲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餽乎烈如詩所云厲王之烈者暴虐之意云爾或又以爲烈光也三代相受光烈至今也是三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朱子曰如趙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闕之之爲也新按近講多姑從朱說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讟。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讟書作憝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暋無凡民二字讟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遂說不可是不可受引康誥只是明不可二字○附錄康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闇不畏死罔弗憝○蔡傳舉此以明用法之當嚴

序或曰禦固不可受矣今之諸侯其取之于民也横斂不義亦

說約合參

猶夫禦也苟善其交之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孟子曰以諸侯之取而比之禦未免太甚子以爲今日設有王者作明正典刑將合比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抑其先敎戒之終不改過而後誅之乎至敎之不改而後誅之則與禦之不待敎而誅者不同矣夫謂非其所當有而取之者亦盜也乃充不義之類至于極精極微義之盡頭更無去處見爲取非有之小與禦之不義之大均之有害于義非便以爲眞盜也昔孔子之仕于魯也魯人相與田獵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亦從俗而獵較夫獵較亦取物之不以禮者尚猶可從而況諸侯之賜交以道接以禮何不可受之有乎○遂說孟子以爲有王者作三句言其于法有可容是就法度上辨其非眞盜夫謂非其有二句言其于理

【直解】禦是攔奪財物康誥是周書篇名越是顛越敵是怨惡萬章又問孟子說夫子謂受賜者但當觀其交際之禮不必更問其所從來設若有人於國門之外曠野之所截人而殺之因用其禦得之貨交我以道餽我以禮若此者亦可不問其從來而受之乎孟子答說若此禦人之貨則豈可受書經康誥之篇有云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所有之貨閔然不知畏死這等凶惡之人人所共憤凡民無有不怨可見禦人之盜乃天理之所不容王法之所不宥不待教戒卽當誅戮者也豈可受其餽乎蓋殷所當受卽殷受夏之天下周受殷之天下亦有所不辭者其功烈至今光顯人孰得而議之若夫禦得之貨不義甚矣如之何其可受也哉此可見君子雖重於絕人而未嘗不嚴於律已尊者之賜雖有所弗卻而義利之辨固未嘗不審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眞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眞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尙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

未甚害是就義理上辨其非眞盜此二段平看總是辨其猶禦之非應上取民猶禦意孔子之在以下是明其可受賜應上君子受之意○獵較雖云未詳引趙注在先當從之

說約合參

淺說 章曰然則孔子之仕也不以道爲事與孔子曰事道也章

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直解】比字解做連字充是推廣的意思獵較是田獵相較奪取禽獸萬章又問孟子說禦人之貨誠不可受矣竊見今之諸侯暴征橫斂剝民以自奉其取諸民之不義就與禦人國門之外的一般苟善其禮而備物以相交斯君子受之而不嫌於不義此與受禦人之貨者有何分別敢問此何說也孟子答說今之諸侯取之於民固多不義比之於盜則亦太甚矣試以王者之法論之子以爲今之天下有王者起而修明法度將連合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抑先施教令不改而後誅之乎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固有間矣今但以其取非其有而遂謂之盜是乃推其不取之類直至於義之至精至密的去處必一介不取而後爲義之盡所以稍涉不義而卽加之以盜名也其實禦人之盜乃爲眞盜諸侯取非其有雖今之所謂民賊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卽諸侯異於禦人之盜則諸侯之餽亦異於禦得之貨矣何疑於君子之受賜乎由此觀之則知諸侯之餽所以不可槩卻者非但義不可以過求而禮固不嫌於從俗也昔者孔子之仕於魯國也魯人之俗每當祭祀之時必去田獵於外追逐禽獸爭相較奪以供俎豆之需此其事宜非聖人之所屑爲矣乃孔子亦從其俗而與之獵較焉夫田獵之事鄙事也較奪之俗薄俗也孔子猶且爲之不肯自別於魯人則知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況乎交以道接以禮者而其賜豈有不可受乎蓋獵較之俗不能累孔子之聖而諸侯之賜不足病君子之廉處世之道但求合於中庸之行而已豈必絕物以爲高哉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

曰既以行道爲事則獵較者非道中之事乃孔子所革者也奈何又從俗而爲之乎孟子曰孔子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雖多亦無所用其獘將久而自廢矣此孔子所以暫同于俗而不違也章曰如此則孔子亦不得已而爲之耳何不遂去孟子曰孔子所以不去者蓋他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矣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決意以去之是以未嘗終三年留于一國也

說約合參

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直解 事道是以行道爲事簿是簿籍兆是事端之先見者淹是留滯萬章又問孟子說君子之仕將以道易俗也今孔子從魯之俗如此然則其

仕於魯也固非以行道爲事與孟子答說孔子身任斯道之責行道之外更有何事乃事道也萬章又問說孔子既以行道爲事則獵較之俗宜思有以變之而反從之何也孟子答說孔子從俗之意固非安於因循但以其積習既久未可遽變姑先正其本耳蓋魯人之獵較以供祭者只因祭無定器實無定品也孔子先爲簿書以正其祭器使器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供其簿書之所正者使實有常品物既定則大本正矣彼獵較所得之物雖多無所用之其俗將不禁而自廢此於從俗之中寓變俗之法正聖人轉移之妙用也安可謂之非事道乎萬章又問說孔子欲以變俗而爲是委曲遷就之圖則行道之志有不能自遂者矣志不得遂何爲而不去乎孟子答說孔子非難於一去也但世方望我以行道而我更張太驟將啓人疑畏之心所以不去者正欲尋个頭腦從簿書器物做起先小試其道以示人使人知吾之道簡

後說大抵孔子之仕未嘗苟也有見其道可行而仕者有接遇以禮而仕者有國君養賢而仕者于季桓子時爲司寇攝相于魯者乃見行可之仕也其仕於衛靈公者乃際可之仕也其仕于衛孝公者乃公養之仕也孔子之仕大槩有此三者○麟士按此章本論辭受之意總注引氏兼進退者因仕魯兩節已說開也其實亦是因言獵較以評不爲已甚而偶遡及之不必如

說約合參

邇說分作兩對但亦不可强牽作一項因論一事而又及一事雖今人文字語意亦有然者不必拘也○出公無謚孝之謚薛仲常考有辨通鑑金仁山說則謂其臣爲君諱故特謚孝不知何據然據冉有子貢問答則輒有國時子貢居衛或受其公養之餽亦不可知耳○孔子本仕于定公而言季桓子曰桓子實執魯國之柄故也此亦見語類紹聞編獨不然之其說曰此蓋言孔子道行于桓子也以桓子而能革心以聽夫子是聖人可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時之驗也夫行道夫子之本心也不得已而際可公養亦順而弗拒引人以向道猶爲之兆之心也若徒曰禮際公養而已豈夫子周旋于衛之心哉亦妙

便易從而不苦其難然後可以次第施爲而吾道大行之兆將於此乎卜之耳若其兆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其道則非吾道之難行由君上之不能用也於是不得已而始去蓋其去雖不輕而志則未嘗不決是以可仕則仕可速則速未嘗終三年之久淹留於一國也其去留之不苟如此何莫而非事道之心哉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

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强爲之說

直解 公養是供餽之儀孟子又告萬章說孔子行道以禮之心不但於仕魯見之苟可以仕未嘗不委曲以冀其一遇也吾嘗歷觀其仕進之跡大槩有三有時會偶值事機適投見得吾道有可行之兆則委身而仕這是見行可之仕其次雖未見其可行而能迎之致敬待之有禮此蓋有尊賢之誠者則亦不忍遽去而仕焉這是際可之仕其次禮雖未必其能盡而有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此能修養賢之典者亦不忍遽棄而仕焉這是公養之仕然果何以攷之其仕於魯也當定公即位之初正桓子執政之日此時桓子能薦之定公能用之駸駸乎道有可行之漸因與桓子共政而不辭此所謂見行可之仕也其仕於衛靈公也有感於郊迎之禮貌則就之未至於

○問孟子曰君子之仕也係天下君民國家之大非徒爲貧之故也而有時乎志遠遇否不得已而爲貧如娶妻原非徒爲養之故也而有時不得已而爲養○孟子此章蓋爲當時有爲貧之苟祿者發不知爲高官厚祿非爲貧之具也既是爲貧便自有爲貧者所宜做得官豈可苟哉○存疑首節言爲貧而仕中三節言其所宜居末節則明其志也○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illegible]

說約合參

貧見爲貧非其常也○愚按注仕本爲行道行道二字宜虛含以在末節故也

序爲貧而仕者既爲遂一職以養其升斗已耳當辭爵之尊而居于卑辭祿之厚而居于薄乃是其初心也

問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如何者爲所宜乎則如抱關擊柝

問陳不遠行也此所謂際可之仕也其仕於衛孝公也有感於問餽之殷勤則就之將待其爲政不遠去也此所謂公養之仕也夫曰行可曰際可曰公養仕雖一無所擇而義則一無所苟則何莫而非事道之心哉觀于此章聖賢之辭受進退固不肯狗俗而苟爲同亦不可矯俗而苟爲異從違可否之間惟以禮義爲之權衡而已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饋養者蓋仕不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居但當如此

孟子說君子之仕雖有受祿之道而不可有苟祿之羞。蓋凡仕而用世。本爲濟時以行道。非爲貧無所資。求爲得祿之地也。然或道與時違。家貧親老。無以爲俯仰之需。不得不資於升[illegible]之祿。亦有時乎爲貧而仕焉。正如娶妻者本[illegible]繼嗣。非爲資其饋養也。然亦有不任井臼之[illegible]不得不藉其中饋之助者。亦有時乎爲養焉。[illegible]爲貧而仕。既非得已之情。則擇官而處。宜安[illegible]賤之分。爵以馭貴。必負行道之志者。方可以[illegible]尊位。既爲貧而仕。則所願者不過一階一級[illegible]榮而已。尊官豈所宜居。要當辭尊官而居卑[illegible]之秩可也。祿以馭富。必任行道之責者。方可[illegible]厚祿。既爲貧而仕。則所願者不過一身一家之養而已。厚祿豈所宜受。要當辭厚祿而居微薄之俸可也。蓋官卑則職事易稱。祿薄則分願易安。爲貧而仕者。其自處之道當如是。

四書集註直解《卷[illegible]》萬章下 二十四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

之類其職易稱爲貧者當爲之也○彙引此要見其職易稱之意下文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字正見其職之易稱也○抱關擊柝只是一事古人爲關以禦暴而關之等項重于夜柝夜行謂守關者行夜也○愚按抱關是環抱而守之意

[illegible]孔子爲貧而仕嘗爲[illegible]主[illegible]之吏則但曰[illegible]而已矣又[illegible]爲苑囿之吏[illegible]則但曰牛羊茁壯長大而已矣取其卑貧職易稱也[illegible]孫疏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嘗爲季氏吏而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illegible]士按彙引長字又解作生息滋繁○年譜仕魯爲委吏二十歲爲乘田吏二十一歲

說約合參

○愚按兩曰字及而已矣字卽下不言高之意取職易稱謂取其職之稱而止耳

彙趙注爲貧者所以然者何哉以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若言高則有越位之罪也故但取稱職而已立乎人之本朝大道當行而不行爲己之恥也是以君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僞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抱關是守關之吏。柝是夜行所擊的木梆。委吏是主倉廩的官。乘田是主苑囿的官。茁是肥貌。孟子又說。爲貧而仕者。固在辭尊位而居其卑。辭厚祿而居其貧矣。而卑貧之職。果以何者爲分之所宜居乎。其惟守關之吏。譏防出入。以擊柝爲職者。其位既卑。而事不難於理。其祿甚薄。而食不浮於人。此則爲貧而仕者之所宜居也。不觀之孔子乎。孔子嘗爲貧而仕。而爲委吏矣。委吏所司者錢穀之事。宜非聖人之所屑爲。乃孔子則曰。委吏雖卑。其職易稱也。蓋錢穀之數。不過出納。吾惟於出納之間。料量惟平。而會計當焉。吾職盡矣。會計之外。更有何事乎。亦嘗爲乘田矣。乘田所司者芻牧之事。尤非聖人所屑爲。乃孔子則曰。乘田雖卑。其職易稱也。蓋芻牧之事。不過牛羊。吾惟於牛羊之畜。孳息蕃盛。而茁壯長焉。吾職盡矣。牛羊之外。更有何事乎。以孔子爲貧而仕。惟取其職之易稱如此。然則抱關擊柝。豈非辭尊富而居卑貧者之所宜也哉。

四書集註直解《卷[illegible]》萬章下 二十五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朝。○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

子勝仕者不處大位也此必以卑與貧為宜也○蒙引註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所以二字重○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亦正為為貧而仕者發或者不察見集註云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遂認與上文作對使者非也此言其位卑而無事乎言高若使立乎人之本朝則有道行之責矣豈可以貧賤自諉耶○麟士按首節云仕非為貧則是為道矣故以不行為恥又云有時為貧則是不為道矣故以居卑為宜到底只是明此意然末節尤要看得明白○位卑四句俱反言然言高主中實也道不行實中主也又有辨○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專言為貧仕之意

說約合參

○集大全慶源輔氏萬章曰士雖不得行其道而託于諸侯以自養宜若可也而乃不託于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蓋諸侯之視諸侯雖其爵有五等之殊然其實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土不幸出奔而來適我國則其國君以廩餼養之謂之寄公是乃禮之所宜也若士之于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不同又本無爵土豈可自比于諸侯託于諸侯非禮之宜也故不敢也○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寓寄也○紹聞編曰託諸侯與為貧而仕不同為貧而仕如下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于上者也

集紹聞編章曰君若餽之以粟則受之乎曰受之曰受之是何

窒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直解 孟子又說為貧而仕所以必辭尊富而居卑貧者非無故也小臣之與大臣其責任固自不同耳蓋官卑者分亦卑若使身在卑微之位本無行道之責却乃高談闊論上與人主爭是非下與國家謀理亂此則位之所在不可以言而妄言越職侵官之罰必有所不能免矣豈無取罪之道乎官大者任亦大若使身立朝廷之上本非竊祿之官却乃曠職怠事上無以輔益君德下無以康濟民生此則道之所在可行而不能行尸位素餐之譏必有所不能免矣豈不可恥之甚乎夫出位為可罪則卑貧固易稱之官道不行為可恥則尊富非竊祿之地此為貧而仕者所以當辭尊富居卑貧而以孔子為法也此章見小臣大臣各有當盡之職能舉其職即委吏乘田為宜不能舉其職即秉政立朝為辱是以人臣篤奉公之義宜度已而處官人君操馭下之權宜量能而授任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直解 託是寄食於人萬章問於孟子說賢非后不食士當未仕時雖寄身於諸侯而食其祿似不為過但不肯寄食於諸侯者果何謂也孟子答說士之不託諸侯非其心之不欲乃分之所不敢也蓋諸侯本有爵土之封不幸失國出奔託身他國他國之君待之以寄公之祿歲有常廩此乃諸侯之禮也若士本無爵土乃寄寓於諸侯不仕而食其祿是以匹夫而擬邦君之尊犯分而非禮矣此所以不敢也萬章又問說士之不託諸侯固矣若國君以粟餽之於士則將受之否乎孟子答說君餽粟於士士固當受之也萬章又問說士於諸侯既不敢以寄食而餽粟則又可受敢問此何義也孟子答說君之於民也分若相懸情關一體固有賑窮恤匱之義焉士而未仕無異於編氓則君之餽士是亦周之之意也士安氓庶之分而無僭禮之嫌如之何不受之乎蓋士固當知守身之禮又不可昧處餽之義也

義也曰君之于民也固當周恤其空乏居其國為其民君以其飢餓而餽之此有可受之義也

集大全新安陳氏章曰周與賜皆出于君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周無常數有常數者

說約合參

所以待有常職之臣如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于上亦以既仕為臣也若士未仕為民則無常職無常職可以受無數之周救若受有常職之俸祿以為不安分而不恭也此士之自處當然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直解 賜是予以嘗祿萬章又問孟子說人君待士餽之以粟賜之以祿同一錫予也乃士於所周之粟則受於所賜之祿則不受此何謂乎孟子答說士之不敢受賜即是不敢託於諸侯之意分有所不敢也萬章問說敢問不敢受君之賜何謂也孟子答說君之待民與所以待臣其禮不同人臣受職任事雖微如抱關擊柝之吏皆有所守之常職自當以所賜之常祿以食於上此人臣之分而亦人君待臣之禮也若士而未仕則無常職矣無常職則不常受常祿矣若無常職而受所賜之常祿則是以庶人而上同於在位之臣越禮犯分不恭孰甚焉此所以不敢受其賜也夫為士者上既不敢比於有國之君而託其身下又不敢比於有位之臣而受其賜則其所遇亦甚窮矣窮而能以禮自處不為苟

得此士之所以可貴也。

纂序章曰君餽之士固受之然不識所餽者可常繼乎曰昔爲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命使者問其安否亟命使者餽以鼎肉子思有所不悅于心于卒也麾餽肉之使者于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以犬馬畜伋而無愛敬之意也蓋自是繆公悔悟不復令臺信來致餽也夫君誠悅賢必能養又能舉者不能舉能養猶可也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此可見餽可常繼而繼亦必以禮也○大全左傳昭七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人有十等也○新安陳氏士之自處固如上文所言然君待士則有養士之禮焉繆公餽子思使一一拜受餽之適

說約合參 以勞之非禮也○蒙引鼎肉熟肉也鼎非訓熟肉經鼎則熟矣故云○麟士按于卒卒字亦自臺無餽也倒看出若子思不麾餽固未已耳天有十日自甲至癸人有十等自王至臺本中無字語以遞相臣蓋可識中備所求乎臣之說非一處也○通義吳氏程曰不悅句于卒也讀○愚按子思不悅自是爲使己拜受之勞然此處且含糊說去方有下節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句地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

直解 亟是頻數卒是末後摽是以手麾斥伋是子思的名臺是使令人役萬章又問孟子說士不敢受君之賜獨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君之致餽於士亦可常常繼續乎孟子答說人君致餽於士固不可不繼而失之疏亦不可常繼而失之數昔者魯繆公之於子思也慕其賢而尊禮之數使人問候以通其意且數餽鼎肉以致其殷自以爲能養賢矣但數以君命來餽未免使子思有數拜之勞子思因是不悅乃於其末後來餽之時麾使者出於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辭其餽說道始吾以君致餽謂君於伋甚厚也自今而後知君之於伋食而弗愛但以畜犬馬者畜之而已繆公聞子思之言遂然警悟從此不敢復遣臺官而致餽也蓋人君悅賢之道固貴於能養尤貴於能舉繆公之於子思既不能與共天位以舉賢又不能曲盡誠意以養賢乃徒屑屑於問饋之間豈可謂悅賢之道乎此子思所以不悅於卒而力辭其餽也然則人君之致餽於賢者固當爲可繼尤當顧其所安而

君子之受餽亦自有道而不可苟矣。

纂趙注章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始有餽以君命將之君子則再拜稽首而受以禮相遇也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所掌之人繼其肉將盡復送不復以君命將之欲使賢者不答以敬所以優之也彼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爲鼎肉數餽使己僕僕爾亟數拜之勞也非養君子之道也故不拜受也

說約合參

纂紹聞編存疑然所貴乎國君之悅賢者豈徒曰養之已乎賢者亦豈爲能養而肯久居其國乎必若堯之于舜也始使其子九男事之且二女女焉凡百官牛羊倉廩皆備以養舜于畎畝之中則廩人繼粟庖人繼肉又不足言矣後又舉而加諸高位又能舉焉能養能舉悅賢之道盡矣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直解 僕僕是煩瑣的意思萬章又問孟子說繆公於子思固未可謂悅賢矣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必如何方爲能盡其道乎孟子答說國君養賢始而不將之以君命則爲簡禮故當始餽之時於凡粟肉之賜必遣人以君命致之使道其禮意之誠時則賢者敬君之命再拜稽首而受此

始餽之禮宜然也自是以後則但分命有司供其匱乏使廩人繼之以粟庖人繼之以肉不復以君命將之使免於拜賜之勞此繼餽之禮宜然也繆公昧於此禮數以君命致餽子思意以爲鼎肉之微而使已僕僕然拜賜之不暇非養君子之道也此所以摽使者於門外而不肯受其餽也知子思所以不受繆公之餽則知國君養賢之理不在於供餽之頻頻而在於禮意之周至矣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女下女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直解 孟子又告萬章說國君餽士而曲盡其禮此

翼引加上位謂上相之位非天子之位○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尊賢之義

但可謂之養賢未可謂之尊賢也其惟堯之於舜乎昔者帝堯之於舜也知其有非常之具因待之以非常之禮使其子九男事之以治其外二女妻之以治其內又承之以百官給之以牛羊倉廩無一之不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乃舉而加之上位任以百揆四岳之職與之治天位焉食天祿焉此乃能養能舉所以謂之王公之尊賢也豈但庶人樂庶人繼肉徒餉問餽之雖文而已哉然則人若欲盡養賢之道誠不可不知所以用賢矣養之而無以用之賢者何不可以處拘而況於假廢養賢之禮者乎

○蒙引萬章曰敢問士之不見諸侯何也孟子曰率土皆臣士在國都者曰市井之臣在野居者曰草莽之臣雖名臣而然未嘗仕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仕而爲臣不敢見於諸侯此守臣之禮也○孫謝傳質者所執

說約合參 其物以見君也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又諸侯世子執纁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是所以爲質也○備者禮贄可畜而不可散遷者鶩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遷者時者雞也故工商執之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

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直解 傳是相通的意思質是相見所執之物萬章問於孟子說士以行道爲心則當以得君爲急乃高尚其志不肯往見諸侯敢問此何義乎孟子答說士之不見諸侯非自尊大也分有所不敢耳蓋朝野之地位相懸臣民之名分亦異有居於國都之中日往來於廛市的這叫做市井之臣有居於郊野之外日作息於田畝的這叫做草莽之臣這兩樣人通叫做庶人大凡在位之臣必執贄以通於君而後敢見乃庶人則未嘗傳質爲臣是其迹猶未離乎市井之微草莽之賤也其不敢見於諸侯正所以安庶人之分而不敢同於在位之臣以禮自守而已使越禮以求見豈能免於干進之辱哉

翼註章旨曰庶人召使給役一往供役事君召之見不自往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何也孟子曰庶人召之役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故君故往見不義也○存疑上云不見諸侯禮也此乃云往見不義者 [illegible]

直解 萬章又問孟子說士未傳贄爲臣既以庶人自處則當惟君命是從矣今國君召庶人而役之庶人則往役而不敢後君欲見士而召之士則不肯輕身往見何也孟子答說士與庶人語分則不與語道則有異爲庶人者卒子民之職供力役之征其所以趨事赴工而不敢後者乃是以分自守義當然也若爲士者欲以道而見用於世必以道而自重其身若召之而即往則未免枉道以狥人守已之義不如是也然則士之可使往役而不可使往見者惟其以道自重焉耳然則人君欲見賢而不可不隆下賢之禮哉

接後說我且問子君之欲見士也何爲也哉章曰爲其多聞而

說約合參 能知道也爲其賢而能體道也君以是欲見之也曰如爲其多聞也則可師矣雖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如爲其賢也則當就見矣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大全朱子曰賢與多聞細分固當有別然亦不必深致意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

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爲並去聲

直解 孟子以士不可召之義告萬章恐其未達乃問之說道士所以不往見諸侯者非一見之難也蓋必有其故矣吾且問子諸侯之於士所以汲汲然欲求其一見者其意果何所爲也哉萬章答說國君所資於士者有兩件一件爲其博聞多識可以爲考德問業之資一件爲其體道成身可以爲正君善俗之助此其所以欲見之也孟子說道國君見士之意使不爲其多聞與賢則已如爲其多聞而欲資之以講明道理是師道之所在也既有師道雖尊如天子猶且學而不臣不可召見而況諸侯一國之主耳猶可以召師乎既爲其賢而欲資之以贊襄治化是德義之可尊也既尊其德雖折節下交欲有謀焉就之亦不爲屈乃欲召之往見則豈吾之所

[illegible]序古者魯繆公亟見于子思曰古有千乘之國以下而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聞古之人有言曰君子士也事之云乎豈如君曰友之云乎吾想當日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臣不可友君我何敢與君友也以德而論則子事我者也是乃為師乎為弟子不可以友師爾可以與我友若子思之意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士使之往見與○大全南軒張氏曰在我則當守庶人之分在君則當隆尊師之禮○蒙引繆公之見子詞驕故子思之答其詞抗○[illegible]其之云豈曰友之云孟子引子思之意直是峻厲緊是就自己地位上說故其言如此若他士則

說約合參

亦不必皆泥此他日所謂學焉後臣亦此意

序又嘗觀齊景公田獵招虞人以旌虞人不至景公怒將殺之孔子美之曰志士固窮不忘死在溝壑勇士輕生不忘喪其元首孔子奚取于虞人焉而以志士勇士美之耶取非其招而守死不往也豈士智出虞人下也

蒙存疑章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以其所有事也若招

聞者乎知國君之不可召士則士之不可往見明矣。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直解 孟子又告萬章說欲知國君不可召士觀繆公於子思之事可見矣昔者繆公知子思之賢而數見之因問於子思說古者千乘之君忘分下交與韋布之士為友則何如繆公此言分明

有自矜之意於是子思艴然不悅答說吾聞古之人有言國君之於賢者當尊之以師道事之云乎豈但如君所言友之云乎吾想子思不悅繆公之意豈不以為君臣之際以爵位言之則子尊而在上為君我卑而在下為臣勢分懸絕何敢與君友也若以道德言之我則槃師表之望子當以師道事我者也奚可與我平交而為友乎由子思之言推之千乘之君求與一介之士為友且不可得况欲召之往見則所以待士之禮又出繆公之下矣士豈肯應其召哉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說見前篇喪息浪反。○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

庶人則以旃旃質素無文猶庶人之未有文采也士以旂龍能變化猶士之能變化也大夫以旌旌有文采士至大夫則變化而成文矣古人之招各有義意如此○孫疏按舊禮圖云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為之高尺二寸令虞人以皮弁者皮弁以田故也又周禮鄭注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析羽皆五采繫之于旂旌之上

說約合參

蒙引存疑景公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此推之則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又豈敢往哉夫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况乎不賢人之招是不以禮者也乃以之招招賢人乎其不可往也決矣此所以不往見諸侯士之義也○蒙引自繆公亟見至而况可召與是節子思之言而見士之不可往見諸侯也自景公田至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即虞人之事而見士之不可往見諸侯也○騶士按此節語雖

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直解 虞人是守苑囿之吏皮冠是田獵之冠通帛為旃叫做旃旃上有交龍叫做旂析羽叫做旌孟子又告萬章說君不可以召士不但微諸子思之言觀虞人之事又可知矣昔者齊景公將有事於田獵使人執析羽之旌招虞人以供事虞人不至景公怒將執而殺之孔子贊美說志士固窮常念棄溝壑而不悔勇士輕生常念喪其首而不顧若虞人者足以當之矣夫孔子何取於虞人而贊美若此蓋旌本非招虞人之物招非其物雖死不往孔子所以取之也萬章因問孟子說旌非所以招虞人然則招虞人當用何物乎孟子答說虞人以田獵為職則招虞人者當以皮冠從其所有事也若庶人未仕者則招之以通帛之旃蓋有取於朴素之質士已仕在位者則招之以交龍之旂蓋有取於變化之

象然皆不敢用旌惟有家之大夫方用析羽之旌招之蓋以大夫羽儀朝廷有文明之德故招之以旌以明其不同於士庶也景公乃以之而招虞人此虞人所以雖死而不敢應其招耳夫以虞人賤役尚知守官如此士乃不知守道而應諸侯之召曾虞人之不若矣賢者肯為此哉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直解 孟子又告萬章說道天下有一定之名分則各有一定之法守今以招大夫之旌招虞人虞人寧死而不敢往即此推之使以招士之旂而招庶人庶人豈敢不安其分而往應其召哉夫旌之與旂貴者之招也以貴者之招招賤者雖

有抑揚賓主。然上文冠旃旌旂四項亦已翻剔無遺矣。筆力之妙如此。

集趙注蒙引故國君欲見賢人。近則就而見之。遠則以幣聘之。必以其道也。舍此而召之。則非其道。賢何得而見乎。猶欲人之入而閉其門。人何得而入乎。蓋門[illegible]也。大義皆一措足而[illegible]之行路也。禮皆一[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之行門也。[illegible]之[illegible]能由[illegible]入是門之[illegible]也。詩云周道之[illegible]直又如矢[illegible]下之不入[illegible]。夫君子而必以禮義如此。豈肯往見也哉。此欲見賢者之所以不可召也。

說約合參○夫義路也。禮門也。自君子而言。不必以見賢上言。

趙注萬章曰。孔子聞君命召。則不俟駕車而行。然則孔子非與。孟子曰。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

非其物。猶爲寵異之。優厚之。而尚不可往。況乎召使往見。此乃招不賢人之招也。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輕慢之。屈辱之。甚矣。賢人以道自重者。豈肯往應其召乎。知賢人之不可召。而國君見賢。固必有其道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圖解底是礪石。取其平正的意思。孟子又告萬章說。即賢人之不可召。則知國君見賢。或近而就見。或遠而幣聘。當必以道而後可也。使以不賢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三 萬章下

人之招招之。則是欲見而不以其道。就如欲人之入室。卻閉了門的一般。賢有何由而得見乎。蓋欲見賢人。須先開其門。此所謂門路。禮義而已。義以制事。坦然爲蕩平之道。是人所共由之路也。禮以治躬。截然爲中正之閑。是人所當出入之門也。而能循之者少矣。惟是君子識見高明。志趣端正。爲能非義無行。所往來者必由是路焉。非禮弗履。所出入者必由是門焉。其立身行已。一於道而不苟如此。詩經小雅大東之篇有云。瞻彼周道。其寬平如砥而不險陂。正直如矢而不曲邪。是乃君子之所踐履。小人之所視做者也。觀詩之所言。所謂君子能由義路而出入禮門。因可知矣。夫君子以義禮自守如此。若往應不賢人之招。則是舍正路而不由。踰大閑而妄入。失已甚矣。豈其所肯爲者哉。此欲見賢人者。必不可不由其道也。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

子當仕位有官職之事。而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趨應也。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

說約合參

○集紹聞編孟子謂萬章曰。友所以取善。而取善又由于已。如已之識見器量。可以蓋一鄉而爲一鄉之善士。斯有以盡友一鄉之善士。已之識見器量。可以蓋一國而爲一國之善士。斯有以盡友一國之善士。已之識見器量。可以蓋天下而爲天下之善士。斯有以盡友天下之善士。蓋既有是量。則同志相求。交修以進。盈有窮乎。○上善士以本身地位言。下善士以一鄉同類言。要看得活。非謂必善蓋一鄉後方可取友。亦言若無蓋一鄉之識見器量。則無以盡友其人。餘一國天下亦然。

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圖解萬章又問孟子說。士以禮義自守。可以不應君召矣。乃若孔子。承君之召。不待駕而即行。其趨君如此之速。獨不知有禮義之可守與。孟子答說。未仕之士。與已仕之臣。所處不同。孔子當仕於魯。繇中都宰而爲司空。繇司空而爲司寇。時皆有官職之當守。魯君以其官來召。則當以其官應召。此正人臣官守之常義。不可違禮。不容緩者。所以不俟駕而行也。若士未傳質爲臣。而無官職。是亦市井草莽之臣也。安得與孔子應召之事。故論平此章。見上下可相隔以分。分之所在。聖如孔子不可得而逆。士人有自守之節。節之所在。賤如虞人不可得而屈。人君待之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三 萬章下

各盡其道。則名分辨而節義亦無不伸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

直解孟子教萬章說道。君子進善之益。固當博資於人。尤當兼備於已。試以取友而言。人孰不欲盡善士而與之爲友。然在我之善未廣。則在人之善難兼。其所友者幾何。是必我之德行道藝。蓋於一鄉而卓然爲一鄉之善士。然後舉一鄉之賢者能者。我可得而友之。而一鄉之善皆吾善矣。我之德行道藝。蓋於一國而卓然爲一國之善士。然後舉一國之賢者能者。我可得而友之。而一國之善皆吾善矣。推而至於天下之大

紹聞綸至于爲天下之善士則地位已從高然猶以友之爲未足又進于古聖人而始爲至也又從而尙論古之人頌古人之詩讀古人之書因言以求其心也然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其世而詳著其行事之迹也由乎千載之下如身在其時見乎千載之前如事在于己則我之心即古人之心古人之心即我之心如此方是尙友也不然雖讀得唐虞之書頌得商周之詩而我之身却只是今時人安可爲尙友也而亦何以盡友善之

說約合參

甚哉孟子勉之矣○尙論古之人如孟子言必稱堯舜乃所願則學孔子之類

使我德行道藝足以度越一世而卓然爲天下之善士則將盡天下之賢者能者我皆得而友之而天下之善皆吾善矣取友而至於盡天下之善士斯可以爲天下之一人而一鄉一國豈足道哉然則君子取友欲以廣受善之益誠不可不自力於進善之功矣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尙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直解 尙字與上字同孟子又告萬章說君子取友而至於盡天下之善士則其取善之量固已遍天下爲一身矣乃其向往之念看得宇宙甚大

雖有天下之善士只做眼前世界中人其心猶以爲未足也又進而考論乎千百世之上稽古帝王賢聖之爲人焉古人之言載於詩也則須乎詩而諷詠乎雅頌之音古人之言載於書也則讀其書而探索乎典謨之指此於言語文字之間固可以仰窺古人之遺訓矣使不詳其爲人之實則所誦說者亦徒陳言而已可乎是以必論其世代之殊考其行事之異如論唐虞之世則當知堯舜之道德何以獨隆論三代之世則當知禹湯文武之功業何以獨盛如此則誦讀之傳不但爲口耳之資而體驗之眞盡契其精神之蘊是身居於千載之下而心孚於千載之上眞與古之帝王同游聖賢爲侶而所友者不止於今世之士矣所以說是尙友也至於尙友而後取友之道無以復加於此見友道之無窮而君子進善之心未可以自足也自足則滿滿則不復有進矣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戒自滿也進善者所當知

○序齊宣王問設卿之意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有不同乎孟子曰不同有同姓而爲貴戚之卿疏遠而爲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貴戚之卿與國安危君有大過則諫諫於反覆之而君不聽則易其位而更立賢者以代之蓋爲重民社也

○序王聞易位之言而駭勃然變乎色

○序孟子慰之曰王勿異臣言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理對

○序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孟子曰異姓之卿以義而合君有過則諫至於反覆之而君不聽則去義不容留也卿之不同如此有國者其亦自勉於無

說約合參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直解 昔者孟子爲卿於齊齊宣王就把爲卿的道理問於孟子蓋欲得其設官分職之意也孟子答說王之所問是何等樣卿宣王說卿只是一樣的官也有不同乎孟子答說卿之列爵雖同而委任則異有就國君同姓之中選擇其賢者而命之爲卿這叫做貴戚之卿有就士大夫異姓之中選擇其賢者而命之爲卿這叫做異姓之卿卿之不同如此宣王問說卿既有兩樣請問貴戚之卿何如孟子答說所謂貴戚之卿者

與君有親親之恩幸而君無大過與國同休固其所甚願也設或君德不修至於荒淫暴虐有大過彰聞於外則當正言以規諫之諫之不從不以一諫而遂止必至再至三反覆匡救務使其翻然悔悟而後已焉使或執迷而不肯聽忠言既無可入之機此身又無可去之義安忍坐視其亂而不爲之處則當易置君位更擇宗族之賢者立之庶以扶社稷於將危全宗祀於未墜此親臣義同休戚達權救變之道當然也所謂貴戚之卿蓋如此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

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

過以與卿相與有成而可哉

說約合纂

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直解 勃然是變色的模樣宣王聞孟子易位之說疑其言之太過不覺勃然變色孟子乃正言以安之說王勿怪臣之言為太甚也王既有問於臣臣不敢不以正對若有所避諱而不言則隱情而不直矣臣豈敢哉宣王稍定然後問於孟子說貴戚之卿異姓之卿何如孟子答說異姓之卿與貴戚之卿異其引君於道非必有大過而後諫也或用人之失行政之差當隨事匡救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不以一諫而遂止必再三開導於其前以庶幾其一聽至於反覆規諫而不從上無受善之誠斯下無可留之義矣安能戀戀爵位而久居其國乎則有見幾而作浩然長往而已所謂異姓之卿蓋如此夫貴戚異姓之卿有不同然一則以宗社為重一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 萬章下 矣

則以匡君為急其反覆規諫同一忠愛之心至於不幸而易位而去國皆非其情之得已也人君誠能體親賢之意以思自立於無過則可以貽宗社永固之休成君臣始終之美矣。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孟二十三卷終

纂序四書說約合纂

纂序告子曰今之言性者必言仁義矣自我觀之人之生而有性也猶杞柳之質也人之行事而有仁義也猶桮棬之器也人性本無仁義之名以人性而強為仁義猶杞柳本無桮棬之形乃以杞柳而強為桮棬皆人力使然一而已矣

序孟子曰杞柳本非桮棬子謂以杞柳為桮棬其能順杞柳之性而遂自然以為桮棬乎抑將斬伐之屈抑之戕賊杞柳之本然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之本然而失其性而後以為仁義與此言一出人皆曰仁義寔害于性于是棄仁義而不

說約合纂

為是率天下之人而為仁義之禍者必子之言夫○禍仁義玩註是說人因此不肯為仁義便害了仁義是子之言為仁義之禍不是說人以仁義為人性之禍之說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倒裝文法也○大全朱子曰杞柳必矯揉而後為桮棬性非矯揉而為仁義孟子辨告子數處皆辨倒著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孟卷之二十四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桮音杯棬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桮棬屈木所為若卮匜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四 告子上 一

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直解 杞柳是柜柳其條可編造器用的桮棬即杞柳所造盤榼之類告子有疑於孟子性善之言因辨之說道夫子以人性本善是將仁義看做性中固有之物無待於外求矣自我言之性是天生成的就如木中之杞柳一般仁義是人做造的就如器中之桮棬一般人性中本無仁義必須矯揉造作而後有仁義就如杞柳本非桮棬必須矯揉造作而後可以成桮棬也今謂性善是執其人為之勉然者而指以為天性之自然非定論矣孟子因折其非說道物有二形心無二理杞柳桮棬何可以比人性吾且問子果能順杞柳之性不加矯揉即成桮棬之器乎必將戕賊杞柳之性斬伐之屈折之而後可以成桮棬之器也若將戕賊杞柳而後可以成桮棬亦將戕賊人性斬伐之屈折之而後可以成仁義與戕賊可施於杞柳而不可施於人性則人性至順而無待於勉強明矣子乃謂仁義出

○序告子曰人之性譬之猶湍水之爲物也但決諸東方則東流而非定於東決諸西方則西流而非定於西人性之無分于善與不善而未有定體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與西而未有定向也亦性人之決之者耳○大全慶源輔氏曰告子本以氣爲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爲惡必矯揉而後可爲善而此說則以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耳此其爲小變也

序孟子曰水之流信無分于東西矣然豈不分於上下乎決諸

說約合參 東方則東流必東方地勢爲最下也決諸西方則西流必西方地勢爲最下也彼人性之本就善也猶水之本就下也但凡爲人即無問古今無有不善但凡爲水即無問東西無有不下性固有定體矣

於人爲非其本有此言一出天下之言性者必將謂仁義非性分之理棄之而不肯爲矣是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之道者必自子之此言始也其害可勝言哉戰國之時性學不明人各據其意見之偏以論性故告子有杞柳之喻而孟子力折其妄如此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湍波流瀠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四 告子上 二

直解 湍水是坎中不定旋轉之水告子謂性爲惡因以杞柳爲喻聞孟子之言尙未盡解乃又小變其說道人性謂之爲惡固不可謂之純然爲善亦不可看來性無定體猶之湍聚之水瀠洄圓轉本無定向決而引之於東則流於東決而引之於西則流於西人性無分於善不善顧人所習何如是即湍水之無分於東西顧人所決何如耳告子之言如此是以性爲無善無不善猶不知性之本善也孟子就其言而折之說道子以水論性謂水可東可西信無分於東西矣然豈無分於上下乎蓋水之東西無常而就下有常其可決而東者必東方之地勢爲下也可決而西者必西方之地勢爲下也人性之本然但可以爲善猶之水性之本然但可以就下舉天下之人雖有聖愚賢不肖之殊然論其性聖賢此善愚不肖亦此善其有不善非性之本體矣就如天下之水雖有江淮河海之異若論其性江淮此下河海亦此下其有不下非水之

纂序然水無不下而亦有不下者何哉今夫水人以手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本然之性哉其迫于搏激之勢使之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爲物欲所誘利害所移以迫之而然亦猶是水也其本性非不善也搏激過而依然就下利欲去而依然爲善無分於善不善是何說耶○蒙引其性亦猶是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如何說其性文勢蓋言其性爲人所逆亦猶水之爲搏激所使也如此方說得乾淨

說約合參 ○纂大全雙峰饒氏告子曰有生之初稟得天地之生氣其爲知覺爲運動都有這不活底物事這便爲性○生活也分言之知覺屬心運動屬身○蒙引注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而言依本文講可且未露出人物字以起下文○告子此句是以生字貼性字欲性有歸着也朱子曰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剖斷簡切孟子復起不易斯言矣

序孟子姑就他立說之本旨而詰之曰生之即謂性也猶物之白者之即謂之白與告子曰然子又申之曰凡白之謂白無所謂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即猶白玉之白而更無差別與告子曰然○蒙引告子生之謂性混人物在其中孟子一問其說便覺人物自是不同如此說不得胸中便自有犬

本性矣知水之必下則知性之本善乃謂無分於善不善豈知性也哉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直解 搏是排擊躍是跳躍顙是額孟子又折告子曰人性之本善固猶水性之本下矣其有不善則豈理之本然也哉今夫水性就下本無過顙在山之理也惟逆其上流從下而搏擊之則可使之跳躍而上過乎顙遏其下流從上而擁迫之則可使之衝激而上至乎山過顙在山此豈水之本性則然哉搏之不容於不躍激之不容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四 告子上 三

於不行人力所爲勢不得不然也然則人性本善乃亦可使爲不善者或爲氣稟所拘或爲物欲所蔽亦猶水之過顙在山人爲之使然耳豈本然之良也哉於此見性本善也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也繇反之而後爲惡故前章以杞柳論性則致辨於戕賊之害此章以湍水論性則致辨於搏擊之害皆欲人謹之於爲以全天命之本然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

之性一段話說了，故先難之云云。告子于此若爲不然，則不得謂生之謂性矣；若以爲然，則犬牛之性猶人之性矣。故朱子于此注云，則是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卽下文云云也。講本文不可于此處就依註貼，須要起得下文。按此注凡物之白更無差別，亦勿便貼猶白之謂白句，當于下白羽云云貼出爲妥。孟子因而折之曰：若然，則凡同一生則同一性，犬之性固同牛之性，牛之性遂亦同人之性，而更無差別與。吾知生則人物所同，性則人與物異，生豈卽性之謂乎。○大全雲峯胡氏曰：大學中庸章或問皆以爲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此則以爲氣同而理異，何也？蓋自大本大原上說，天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物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氣之

說約合參

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于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于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語類：此正與食色性也同意。孟子當時辨得不恁地平鋪，就它蔽處撥起它，却一向詭辯，它止從那一角頭攻將去，所以如今難理會。若要解釋得分明○蒙引云大之性猶牛之性，此語只須過一步以起下句耳。大注一則曰犬牛與人，一則曰仁義禮智之粹，豈物之所得而全哉，皆不限其別犬牛之不同是可見矣。其萬物之性合自說殊，此又在知。○存疑：當于以生爲性，故見得人物初生時只是這知覺運

一性矣。

直解　生，指人物之知覺運動而言。告子認生爲性，前既以杞柳湍水爲喻，至此又復辯論說道：我所謂性無分於善不善者，蓋以人有此生，斯有此性，性之在人，與生俱生者也。其生而有知覺，知覺卽性也；生而能運動，運動卽性也。知覺運動之外，更別無性，又何分於善不善哉。告子論性之病，其原皆出於此。孟子因詰問說：子以人生而有知覺運動便謂之性，猶凡物之白者，同叫做白，更無分別與？告子答說：然。白之爲色既同，則稱之爲白，固當不異也。孟子又詰問說：天下之物號爲白者亦多矣，今若比而同之，則白羽之白，卽如白雪之白；白雪之白，卽如白玉之白，更無分別與？告子答說：然。白羽此白也，白雪白玉亦此白也，其白既同，安得不同謂之白乎。告子之言如此，是徒泥其色之同，而不思其質之異，固亦甚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

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直解　孟子因告子堅執白之謂白之說，乃折之說道：性不可一致而論，猶白不可一律而觀也。子說凡物之白都可謂之白，則凡人物之生都可

動未必就善，須後來修爲方善。故有杞柳之說。又見得人初生之時，知覺運動者一般，都未見得善惡，待後來習善則善，習惡則惡，故有湍水之說。又見得人生則能甘食悅色，死則不能，故有食色之說。故曰此章之誤乃其本根。○麟士按：鄱陽朱氏曰：首章因其言性之非而以理責之，次章因其言性之非而以理折之。

○集存疑：告子曰人生而甘食悅色，是卽性也。甘之悅之，此仁愛之心生于內，故曰仁內也，非外也。食可甘，色可悅，此事物之宜而存乎外，故義外也，非內也。○大全朱子曰：告子先云仁義猶桮棬，其意本皆以仁義爲外，既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爲在內。○慶源輔氏曰：知其食色之美而甘之悅之，卽知覺也；甘與悅，卽運動也。○蒙引：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告子只言心之愛爲仁，德字理字都無了，此正當以生爲性一類。義者心之制、事之宜，而告子只以事宜爲義，心之制都無了。蓋事物之宜雖若在外，而事物之所以得其宜則不在外也。

說約合參

存疑：孟子曰仁義一也，何以謂仁內而義獨外也。曰：吾聞之彼長義也，試以長言之，因彼之長而我方去長之，原非有長之之心在我也，猶彼白而我方去白之，從其白於外，非有白之心于我也，故謂義爲外也。○告子只是就長上認義，却不就長之上認，故以爲在外。

謂之性矣。然則人有知覺運動，犬與牛亦有知覺運動也，犬之性，將無異於牛之性；牛之性，將無異於人之性與？殊不知以生而言，物之知覺運動若與人同；以生之理而言，人有仁義禮智之稟，則與物異，何可比而同之也。子乃謂生之謂性，是同人道於牛犬矣，何其悖理之甚哉。此告子理屈詞窮而不能爲之對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卽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直解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爲性，終不肯屈於孟子之辯，至此又說道：欲知生之謂性，求之仁義則難明，驗之食色則易見。故口之於味，食而甘之；目之於色，見而悅之。嗜欲之所在，卽天命之所在也。知食色之爲性，則知甘之悅之之念生於內，是仁愛之心，乃在內非在外也；可甘可悅之物在於外，是事物之宜，乃在外非在內也。然則人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矣。孟子說仁義本同一理，而理皆根於一心，子乃謂仁在內義在外，果何所見乎？告子答說：我義爲外者，蓋義主於敬，而敬生於長，今有人焉，其年長，故我卽以彼爲長，長之心因其長在於彼，斯從而長之，非先有長之心存於內也。卽如彼之色白，我卽以彼爲白，是白因其白見於外，斯從而白之，亦非先有白之心也。長與白皆在於人，而長之白之不繇於我，此我所以謂義之在外也。然告子徒知彼長彼白之在於

蒙講就宗引孟子承其喻而辨之曰彼是白馬我道是白馬因無以異于白衣服底人我道是人也是白也若長那個馬之長也亦無以異于長那個人之長也若謂長馬則是口頭道個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誠敬之心發自於中汝以白比長終是比不得且更有一說汝以彼長者即爲義邪抑以我長之者爲義乎如以長者爲義則義可爲在外若以長之爲義則義非外矣○之長與以上是一節末二句是一節振本文是兩節意

蒙引告子曰吾弟則吾愛之秦人之弟則吾不之愛也是所主在我人強不得我之愛也故仁謂之內若夫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惟長是視我不得從人之長而所主不在我也故義謂之外也

蒙引孟子折之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人固有然者嗜秦人之炙亦嗜吾炙而無以異焉

外而不知我長我白之本於心徇外而遺內則亦豈得爲通論哉。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直解 首異於二字是多了的孟子聞告子彼長我長之說因折之說道子謂彼長而我長之猶彼白而我白之遂以義爲在外不知長人之長與白人之白不同蓋馬白而我以爲白猶人之白而我以爲白是誠無以異也若夫馬有長者人亦有長者不識長馬之長亦與長人之長無以

異乎自我言之長馬之長不過口稱其長而已若長人之長則必有恭敬遜讓之禮豈得同於長馬之長乎白馬白人不異則子謂從其白於外猶之可也長馬長人不同子乃謂之非有長於我大不可也且子所謂義者果何在乎將以長者年長於我爲義之所在乎抑將以長之者恭敬遜讓爲義之所在乎如以長者爲義則義仍在外矣若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安得謂義在外乎。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

物亦有然者炙固在外矣然而嗜炙亦有外與炙在外而嗜之則在內長在外而長之則在內義不在外明矣○此即上文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之說

○剮孟季子聞孟子義內之說而未達故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趙注季子亦以爲義

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嗜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直解 炙是燒肉耆字與嗜字同告子因孟子以長之之心爲義不得於心又辯說道我所謂義外者義雖不因長而後有實因長而轉移者也試以仁之在內者觀之吾之弟與我同氣之親也則我愛之秦人之弟非我族類我則不愛也均之爲弟而有愛有不愛是仁愛之念繇我之喜悅而生我所不悅者不能强也此所以說仁在內也若義則不然楚人之長吾固敬事之吾之長吾亦敬事之均之爲長則均之爲敬是喜悅之宜以彼之年長爲主親疎之不同非所論者也此所以說義在外也告子此言是終以長者

爲義不知長之者爲義矣然甘食悅色則告子之所明者孟子乃因明以通其蔽說道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豈但長長有同然之情哉秦人之炙吾食而嗜之吾之炙吾亦食而嗜之味同則嗜同在物則亦有然矣今子以長在外而謂長之亦在外然則秦人之炙吾之炙固皆在外者也而所以嗜炙之心亦在外而不在內與自我言之炙雖在外而所以嗜之者心也正如長雖在外而所以長之者心也子知甘食之繇於心而獨以敬長爲外則何其明於彼而暗於此哉然告子以義爲外固未爲知義其所謂仁內亦未必知仁蓋仁者惻隱之心天地萬物一體之念而非甘食悅色之謂也肥醲爲腐腸之藥妖冶爲伐性之斤以斯言仁則何啻認盜爲主縱人欲而滅天理乎此孟子所以深斥其謬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之

外也。

蒙引 公都子曰有人于此在所當敬也行吾心之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此即上章文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之意蓋當時彼長而我長之之說公都子與季子皆熟聞之故公都子亦即就敬長一端以發孟子之意

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直解 孟季子，是孟子族弟。公都子，是孟子門人。孟季子問孟子義內之說，未達其旨，乃私問於公都子說：人皆以義爲在外，夫子獨以義爲在內，此其說果何謂乎？公都子答說：義主於敬，知敬之所自出，則知義之在內矣。有人於此，或齒尊於我而我敬之，或德尊於我而我敬之。所敬之人雖若在外，然知其齒之當敬而行吾尚齒之心以敬之，知其德之當敬而行吾尚德之心以敬之。[illegible]是恭之心，斯有是恭敬之禮，則敬固由中出而非繇外至者也。敬在吾心而不在外，[illegible]義之非外明矣。此所以說義在內也。

蒙引 孟季子未達意，以敬雖在內，然吾所以用其敬者則在外。

說約合參 也。曰：假如鄉人長于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孟季子曰：如此則吾不得而自主，所敬在兄，當酌之行所敬又在鄉人之長者，惟視其在外者而轉移，義果在外，非由內矣。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

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直解 伯兄，是長兄。孟季子聞公都子之言，猶未能達，乃又辯說：子以行吾敬明義之在內，似謂敬即義矣。不知敬義固當有辨也。試以敬長而言，伯兄長於我，我所敬也。設使鄉人又長於伯兄一歲，則將敬伯兄乎？敬鄉人乎？公都子答說：敬以親疎爲殺，鄉人雖長，疏不踰戚，必當敬兄也。季子又問說：伯兄當敬固矣，設使請鄉人飲酒，有伯兄在，則先當誰酌乎？公都子答說：以賓主爲序，伯兄雖親，主不先客，必當先酌鄉人也。孟季子遂就公都子之言強辯說：義果在內，則敬有常尊可也。今所敬皆以在於伯兄，以爲長而先酌者又在於鄉人，則是所敬所長因人以爲轉移，於此於彼屢變而無定，在隨時制宜之權，主張全不繇我，義果在於外而非繇於內也。安得謂行吾敬爲在內乎？然季子徒知所敬所長之人在外，而不知敬之長之之心却在於內，蓋徒強辯以求勝，而卒不能不屈於正論也。

蒙引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易傲其所難者而反難之，則因其辭以折之易矣。汝其問之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子曰：弟爲祖考之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詰之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尸位故也。子亦曰：向者所謂先酌鄉人者，亦以鄉人在賓客之位故也。庸敬在兄，特斯須之敬在鄉人。庸與斯須，皆我爲主之可以知義之在內也。○叔父之當敬于弟，此兄之當敬于鄉人之長尤爲分明，故孟子復設此難，意亦一也。○若直尊季子之言而答以在位故也，則恐其不服，故詳辨而先發其在位故也言之，然後以例釋之，而因以折之。

說約合參 ○愚按淺說云：因時制宜，皆由中出。得朱子補此二句，意方明白。當時孟子若先說出，季子聞之必無疑矣。似此則因時二句尚宜渾之。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直解 凡祭祖考，立子弟爲主以象神，叫做尸。斯須，是暫時。孟季子以敬長之心皆隨人轉移，謂義非繇內，公都子屈於其辯而不能答，乃述其言

以告孟子。孟子教公都子說：敬長之心本在於內，而季子以爲在外，卽如所言，亦何難辯之有？子試問他：弟與叔父皆至親也，將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答說：家庭之間，所尊者父兄，弟卑而叔父尊，當敬叔父矣。子又問他說：弟爲尸以象祖考，則將誰敬乎？彼將答曰：宗廟之間，所敬者祖考，叔父雖尊而尸尤尊，將敬弟矣。子又問他說：旣說敬弟，而叔父不得伸其尊矣，安在其爲敬叔父也？彼將應子說：我所謂敬弟，蓋因弟在象神之位，故敬之，非以卑而踰尊也。子便可說：我前所謂先酌鄉人也，是爲鄉人在賓客之位，故先酌之，非以疎而加親也。蓋兄在家庭之間，無時而不敬，是庸敬在兄也，就如叔父有常尊的一般；鄉人在酌酒之時，有時而當敬，是斯須之敬在鄉人也，就如弟在尸位暫時崇奉的一般。因時制宜，通變之權，皆繇中出，義之在內明矣。持此以折彼，彼將何辭之可辯乎？

蒙引存疑孟季子聞之曰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時則敬弟以其所在因用其敬義果在外非由內出也此即執上文所敬在此所長在彼之說也公都子乃以易見者曉之曰當敬叔父則敬叔父當敬弟則敬弟猶冬日當飲湯則飲湯夏日當飲水則飲水也然則飲食亦在外與飲食不在外則長長不在外也明矣○蒙引同一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也但季子所認則叔父與弟字重孟子公都之說則敬字重敬出于我也季子之說是謂吾之敬由叔父與弟而生也孟子之說是謂吾之敬施之叔父與弟也如天平稱一物一是按下此一頭而彼勢輕一是按下彼一頭而此勢輕要覺有箇定理所在○存疑要知季子總是就長上認而遺長之一節爾○麟士按通義鄧陽朱氏

說約合叅

曰此上二章俱專明義外之非

○纂蒙引公都子曰吾觀天下之言性者不一矣告子曰性無有善無有不善謂全不可以善惡名也此一說也

纂通注或曰性可以使爲善可以使爲不善本無定體惟所習也是故文武聖化之起則民皆習爲善幽厲虐政之起則民皆好暴亂可見也此又一說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

直解 孟季子聞孟子教公都子之言心猶未悟又向公都子辯說敬之所施誠如夫子之言當其尊在叔父則敬心繇叔父而生而因致敬於叔父及弟在尸位則敬心繇尸而生而因致敬於弟敬繇中出感繇外至義果在外非繇內矣季子之言如此蓋繇執所敬在此所長在彼之見而未能解也公都子乃即易見者曉之說道子以敬爲在外何不觀飲食之事乎冬日可飲湯也則從而飲湯夏日可飲水也則從而飲水湯水之宜因時而變易正如當敬叔父則敬當敬弟則敬致敬之節因人而化裁也今子謂敬在外而不在內然則飲食之宜亦在於物而不由於我矣殊不知湯與水雖在外所以斟酌冬夏之宜而可飲則飲者皆由心而生也叔父與弟雖在外所以斟酌常暫之宜而可敬則敬者亦皆由心而生也義之在內觀於飲食之宜而益明矣豈可謂其在外也哉於是季子理屈詞窮不能復有所辯矣夫告子孟季子皆以義爲在外而孟子獨辯其在內反覆譬喻親切如此蓋知仁義之在內則知人性之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其開世覺民之功豈不大哉。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十四 告子 十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

此即湍水之說也

直解 公都子問於孟子說性之在人必有一定之理而人之論性亦宜有一定之見何今之言性者紛紛其不一也告子論性則謂人性渾然中藏止能知覺運動而已本無有於善而不可以善名亦無有於不善而不可以不善名此一說也或者又說人性本無定體習於善則可以爲善習於不善則可以爲不善是故有文武之君在上率民以善則民皆翕然而從於善非其性之本善習俗使然也以幽厲之君在上率民以暴則民亦翕然而從於暴非其性之本惡亦習俗使然也此可見性之係於所習而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又一說也夫是二者一則謂善惡非出于性一則謂善惡惟係於習其說之不同如此。

纂蒙引趙注或又曰性有等從來是善有等從來是惡本有異

說約合叅

稟不可移也是故以聖堯爲之君而有傲象不能使之爲善以瞽瞍之頑爲父而有子舜不能化之爲惡以無道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亦不能使其二子爲不仁可見也此又一說也

序今夫子獨曰性善然則彼三說者皆非與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十四 十一

直解 公都子又問孟子說天下之言性者不但如前二說而已或者又說性稟於有生之初非人力所能移也有生來性善的雖染於惡而亦不爲惡有生來性不善的雖導以善而亦不能化於善是故以堯爲君宜無不善之民而有象之凶傲是象之性本惡而帝堯不能使之改也豈非不善之一定者乎以瞽瞍之頑爲父而有舜之聖子以紂之惡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與王子比干之賢是舜與微子比干之性本善而瞽瞍商紂不能爲之累也豈非善之一定者乎由諸說觀之或言善惡皆性之所無或

纂箋引孟子曰吾謂性善豈無所驗哉性蘊于中無形發于外而爲情易見乃若天下之人其情之發則皆可以爲善矣乃所謂性爲善也○大全慶源輔氏曰情乃性之動因其情之善而可以知其性之本善若程子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無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無往而不善此則又因其性之善而知其情之無不善也○雙峯饒氏曰此乃[illegible]已包下文惻隱之心等我固有之意[illegible]蒙引[illegible]夫人之爲不善又何與或者必以歸於才殊不知才亦出於性性既善則才

說約合參

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才之罪也○大全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矣

迹認得果何以見情善而才亦善耶彼惻隱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羞惡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恭敬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是非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使人無是[illegible]情之[illegible]心可以驗其性[illegible]仁也即是羞惡之

言善惡皆性之所有未有以性爲本善者今夫子論性獨謂其有善而無惡然則諸家之說豈皆差謬而無一言之當者與在夫子折衷衆論必有一定之見幸垂以教我可焉。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直解 情是從性中發見出來的才是情之能運用處孟子答公都子說衆人論性皆致疑於善惡之間而我獨以爲善非無謂也蓋論性於無感之時其至善之中存者尚不可得而知也乃若其情之感物而動動若天理之公觸事而發發則人心之正此則和平而無乖戾有順利而非

勉强但可以爲善不可以爲惡也情既善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此吾所以謂性爲至善也然天下不皆爲善之人乃有昏愚暴戾而爲不善者此豈其性情賦稟之殊才質偏駁之罪哉物欲之累有以陷溺其良心人爲之私有以戕賊其眞性性本善而人自底於不善之歸耳所以說非才之罪也知才之善則知情之善知情之善則知性之善而三說者乃致疑於善惡之間其說不亦謬乎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

心可以驗其性之有義也曰仁曰義豈有不善乎即是恭敬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禮也即是是非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智也曰禮曰智又豈有不善乎故曰乃所謂善也使性非仁義禮智又安可以言性之善乎然此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illegible]成性我固有之也但人於道[illegible]自不思而求之耳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性其舍之而失故卒歸于惡而與善相去之遠或相倍蓰而無算者由不思不求不能因善端之發而擴充之以造其極而盡其才者也若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爲者故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說約合參

達說然此非我之私言也蓋嘗徵諸詩與孔子之言矣詩曰天生衆民有形氣之物有天理之則此乃民所執之常性無不好是懿美之德者夫物之與則彝

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直解 鑠是以火銷金自外至內的意思倍是一倍蓰是五倍算是算數孟子又告公都子說我謂即情之善可以驗性之善者蓋以人有此性則有此情同此情則同此善故遇可傷可痛之事則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遇可愧可恥之事則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以之交際往來則恭敬之心無一人不有以之辨別可否則是非之心無一人不有此情之可以爲善也而實根之於性蓋

仁主於愛惻隱之心乃吾性之仁所發也義主於宜羞惡之心乃吾性之義所發也禮主於敬恭敬之心由吾性之有禮也智主於辯是非之心由吾性之有智也此仁義禮智四者豈是從外面鑠入於內的乃與生俱生與形俱形我所固有之天性也惟其爲固有之理所以發而爲才無有不可以爲善者但人自不思而反求之於已耳所以說性具於心苟思而求之則得其理而爲聖爲賢舍之而不得則失其理而爲愚爲不肖其善惡相去之遠或差一倍或差五倍以至於大相懸絕而不可計算者由人自不思不求不能察識而擴充之以盡其才之分量耳其爲不善豈才之罪也哉。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

巳判于情粃秉彝好德心巳分
于寂感而詩翻合而言之希是
必有深義于其間矣孔子讀其
詩而因契其旨也乃贊之曰性
情之道未易知也爲此詩者其
知性情之道乎故天與之氣以
成形而有物爲則必與之理以
成性而有則未有物而則不具
者矣惟其民之秉彝也受中于
天地分之所以一定不易命之
所以常行不息故理義之悅自
由中以達于外盎乎諸天下而
同有則不違其天下而同好也
通乎古今而皆其則亦通乎古
今而皆性也蓋復有不好是彝
德者乎爲此詩者信乎其知道
也以此觀之則情之可以爲善
人性之善可見其爲不善者
非才之罪矣

說約合參

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

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直解 詩是大雅蒸民之篇蒸是衆物指形氣而言則指道理而言夷是常懿是美孟子又告公都子曰即情善以驗性善此非我之私言也考之詩大雅蒸民之篇有云天生衆民有物有則言物與則皆生理之出於天者也民秉常性好此美德言所秉所好皆良心之具於人者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贊之說道作此詩者其知情性之道乎蓋天之生人既予之氣以成形必賦之理以成性如耳目形也必有聰明之則父子物也必有孝慈之則爲形與理相合道與器相貫在天爲定命而生人得之則爲民所秉執之常性亘古今而不變者也惟其有此常性是以存之於心則爲秉彝之良發之於情則爲懿德之好如具耳目便無不好聰明之美德有父子便無不好慈孝之美德蓋合衆人而同然矣使非同此秉彝之性何以同此懿德之好乎此詩人之言

○纂存疑孟子曰富歲子弟多
有所賴藉而爲善凶歲子弟多
至于嬾藉而爲不善非天付富
歲子弟以如是之才不付凶歲
之子弟以才而降之才爾殊也其
凶年衣食不足則迫于飢寒禮
義不暇顧而非僻之心生以陷
溺其心者至于爲暴然也若論
其性則皆善而才無不同也○
陷溺其心之人心即是下面同然
理義之心人心同然乎理義孟子
弟多暴則不同然乎理義矣蓋
由其心之陷溺也故下文詳說
人心同然以明此意

說約合參

蒙引今夫麰麥播種而又耰之
其地同樹之時又同無不浡然
而生至于日至之時皆成熟矣
何嘗有不同雖其間不能無多
寡之不同則以地有肥磽或雨
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在麰麥
豈有不同哉○𥡴見同類相似
之意不必依新安陳以此譬降
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
不同也觀下文接云故凡同類
者舉相似也可見蓋所謂養其
心陷溺其心之不同意皆在言

所以爲知道也夫知物則爲人之必有則吾所謂性善可徵矣知好德爲人之同然則吾所謂情善可徵矣其有不好是自喪其秉彝之良心者也而豈才之罪哉即此可以知人性之善而彼三說者不待辯而自見其謬矣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

直解 富歲是豐年賴是倚藉孟子又明性善說人性本有善而無惡常情每因物而易遷試觀豐稔之年人家子弟衣食充足則有所賴藉而爲善者多雖有爲不善者少矣凶荒之歲人家子弟飢寒切身則無所賴藉而爲暴者多雖有爲善者亦少矣夫子弟一也而凶歲多暴獨異於

富歲之多賴者非天之降才厚於彼而薄於此如是其殊異也良由飢寒迫於外利欲攻其中其禮義廉恥之心就似陷於井而不能自全溺於水而不能自拔的一般此所以放辟邪侈無所不至爲暴則易爲善則難也夫豈才之罪哉知爲暴非才之罪則知人性同歸於善而人當求識其本心矣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麰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直解 麰是大麥耰是覆種磽是瘠薄孟子又說吾謂人性之同觀諸物理而自見今夫麰麥之爲

外通一章看可見蓋聖人與我同類而人心皆同然乎理義如此然則其所以不同者非以陷溺其心乎○大全韻會徐氏曰布種後以擾摩用使土之開處復合曰覆種○存疑日至之時是氣候到該熟之時猶言時日到哉

集序即麰麥觀之故凡物之同類者擧各有相似處也何獨至于人而疑其彼此有不相似乎雖聖人與我亦同類者其性之善無不同也○蒙引今夫麰麥至此是即物類之同以見人類之同故龍子曰至末是即人身之同以見人心之所同

說約合參

序惟人類之同故龍子嘗有言曰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我知其不失其形而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本同也○蒙引蕢草器也即今之草包而小者泉州人謂之蔂積○存疑屨之相似二句是孟子解龍子之言龍子之言只是引起下文于義無取觀總結只云口耳目可見

物。播種而耰蓋之。其地利同也。乘時而樹藝之。其天時同也。及其浡然而生。由苗而秀。以至於日至之時。則不先不後。而收穫之期又同矣。蓋同一麰麥。則同一發生。同一發生。則同一成熟。固物性之自然者也。雖其間收穫多寡小有不同。則不過土壤之膏腴有肥磽。雨露之滋潤有厚薄。人事之糞治有勤惰之不齊耳。而麰麥之性則何嘗有不同者哉。比類以觀。人性之同可見。而容有陷溺其心者。信非由於降才之殊矣。

故凡同類者。擧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直解孟子承上說麰麥之類既同。則生成之性無二。由此推之天下之物。除是類之不同。難可必其相似耳。但凡同類之物。其性未有不相似者也。類同則性同。斯固物理之必然矣。何獨至於

四書集註直解 卷廿四 告子上 廿六

人而乃疑其不相似乎。雖聖人為人類之首出。若非我之所可及者。然而我此形體。聖人亦此形體。其所得於天地之氣也是一般。我此性情。聖人亦此性情。其所得於天地之理也是一般。豈人類之外。別有一等聖人而與我大相殊絕者哉。知聖人與我同類。則知人性之皆善。而其有不善者。乃由於陷溺其心。不可歸咎於性矣。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音匱。○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直解龍子是古賢人。蕢是草器。孟子承上文說人性之同。不但有徵於物類而已。驗之人身。莫不皆然。嘗聞龍子說道。屨之為物。因足而制者也。織屨者不知人足之大小。而任己意以為之。雖未必一一中度。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我知其必適於用。斷不至去足之遠。而為盛土之蕢也。蓋足有定形。則屨有定制。以一人觀萬人。無弗同者。知天下無弗同之屨。則知天下無不同之足矣。由是推之。而凡為足之類者。又安有不同者哉。

序然所同者豈獨足哉彼人與人口之于味也有同嗜也雖易牙極善於味不過先得我口之所以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于我本不同類也則天下之人何于其所嗜皆從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皆期必于易牙之所調是天下之口舉相似也○大全新安陳氏曰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味此先得我口之所嗜已爲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張本矣○麟氏按遠說云如使易牙之口之於味也則下其性其字與我我字較有著落

說約合參

然亦似可大段說不必拘

序豈獨口哉惟耳亦然至于聲其清濁高下天下之人皆期必于師曠之所和是天下之耳舉相似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直解易牙是古之知味者。孟子承上文說人之形體。不但其足相似。惟口亦然。口之於飲食。誠有甘旨之味。未有不以為美而同其嗜好者也。故

四書集註直解 卷廿四 告子上 廿七

至今言飲食者。皆以易牙所調之味為美。非是他獨能知味。不過於我眾口之中。先得其嗜好之性耳。如使口之於味。所好不同。其性與人殊異。就如犬馬之與我不同類的一般。則天下之人其欲至不齊矣。何獨所嗜好者。皆依從易牙所調之味。而翕然以為美也。惟口之於味。天下皆期於易牙。而千萬人無異好。是嗜味之性不殊。而天下之口舉相似也。比類以推。而形體之同。又豈止於口之同嗜也哉。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直解孟子承上文說人之形體。不但其口相似。惟耳亦然。今觀耳之於聲。舉天下之人。無有不期於師曠者。師曠所審之音。其律呂之相宣。宮商之迭奏。無有不以為諧和中節。而翕然樂聽之

說約合參

序又豈獨耳哉惟目亦然至于子都美男子天下之人莫不知其色之姣好也若不知子都之姣者必其無目者也是天下之有目者舉相似也

蔡虛齋說惟其舉相似如此故曰凡口之於味也人有同嗜焉凡耳之於聲也人有同聽焉凡目之於色也人有同美焉一身衆體無有不同如此至于心爲一身之宰神明之用獨無所同以爲然者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在物之理天然自有之中也處物之義酬酢萬變之主也在聖人不過先知先覺乎理義而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豈有異于人哉是故有此人則有此心有此心則有此理義故理義之悅我心知之而必好好之而必樂也猶芻豢之悅我口求之而必嗜嗜之而必飽也若于同然中而有不然則是陷其心如凶歲之子弟豈天降才之殊故○大全朱子曰然是然否之然○理是此物上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于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僩類問理義悅心顏子欲罷不

者豈是師曠獨能審音也不過先得我耳之所同然耳。以耳之於聲天下皆期於師曠是聽德之聰不殊而天下之耳舉相似也比類以推而形體之同又豈止於耳之同聽哉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直解子都是古之美人。姣字解做好字。孟子又承上文說人之形體不但其耳相似，惟目亦然。古之言美色者，莫過於子都。至於子都之美，不但一人見之，而知其容色之姣好也。舉天下之人見之，無不知其容色之姣好者。若於子都而不知其姣好，則必瞽目之人，視之而不見者耳。凡有目者，豈有不知其姣好者哉。以目之於色，天下期於子都，是可見天下之目相似也。比類以推，而形體之同，又有不止於目之同美者哉。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直解孟子承上文說人有此形，即有此性。今觀性體在人，無不相似。所以說口之於味，天下期於易牙，而知人之嗜味無不同焉。耳之於聲，天下期於師曠，而知人之好音無不同焉。目之於色，天下期於子都，而知人之悅色無不同焉。夫口耳目，乃形氣之粗者，尚皆有同然之性如此。至於心爲一身之主宰，衆動之綱維，又口之所以知嗜，耳之所以知聽，目之所以知美者也。豈無以一人之心，合衆人之心，而同以爲然者乎。蓋既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則必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未有形體皆同，而虛靈不昧之性，反有獨異者也。

說約合參

能便是此意不曰顏子因是如此然孟子所說正是爲衆人說當就人心同處看我恁地他人也恁地只就粗淺處看自分曉却有受用若必討個顏子來證如此只是顏子會恁地多少年來更無人會恁地看得細了却無受用○存疑悅心須作悅自家底方于多頗多暴意相照若說作人底又隔一重了志士仁人殺身成仁舍身取義不是理義悅心眞猶芻豢悅口怎能做得此事今于理義未能如芻豢悅口皆由物欲陷其心爾學者若未見得此滋味尚是欲心未可與適道也

○序孟子示人心當養曰凡人初之所全皆于後之所保大哉牛山其前此之木固嘗美矣以其所生之郊在于大國也斧斤伐之者衆尚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滋息雨露之所潤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直解道在事物爲理，從心中裁處爲義。凡牲畜草食的叫做芻，穀食的叫做豢。孟子承上文說觀衆體之相似，固可以知人心之有同然矣。心之所同然者果何在乎？心無定體，以理爲體，理在人心無不同，此統會之善者。心無定用，以義爲用，義在人心無不同，此裁制之宜者。心所同然，謂此理義而已。聖人之心，此理義，吾人之心，亦此理義。但聖人知則先知，而於理義之所當然者，由之無不至；覺則先覺，而於理義之所以然者，察之無不精。惟能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而

原其稟賦之良，則何嘗加於吾性之外哉。故此理義之在我心，不獨聖人悅之，人心無不悅之者。蓋根之於心，同此秉彝之良，則悅之於心，同此懿德之好，就如芻豢之味，膾炙我口，一般。舉天下之人，無不口悅芻豢，則舉天下之人，無不心悅理義。此理義所以爲同然之心，而聖人所以與我同類也。彼爲暴者，良由陷溺其心，而自喪其同然之美耳。豈其才之罪也哉。人能反求諸身，而自得其理義之良心，油然樂善之衷，無爲聲色臭味所奪，則操存久而念慮純，涵養熟而性眞湛，聖人信可學而至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

而于此放牧之生之采戕之者矣是以若彼濯濯也人徒見其濯濯也以為山未嘗有材焉不知山以牛物為[illegible]而材木不生此豈山之本性也哉○大全新安陳氏曰此全是引起以譬喻下節○蔡引日夜之所息人與物[illegible]故六七十歲和尚亦有是良心此可見良心亦然又如竹笋之發[illegible]間亦長然遇氣燥[illegible]亦有旦覺梏亡之意不如夜間所長之多也草木之且氣猶[illegible]恐接牛山之木嘗美矣與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首尾急相呼應下節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與而以為未嘗有材焉者只是豈人之情也哉首尾緊相呼應

纂大全朱子不特山木有是美也雖存乎人者其始豈無仁義之良心哉其所以放失其良心者物欲之害也殘賊所餘無幾亦猶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尚可以為美乎而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有所消投矣是雖如此然其日之夜事物既退心地虛明天良之所生息至于平旦而清明之氣未為利欲所昏其本心好惡猶有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又于

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直解 牛山在齊國東南萌是芽蘖是芽之旁出的濯濯是光潔的模樣孟子說人心本自有天理之良而善端每戕於物欲之害觀之山木則可知矣齊有牛山其林木茂盛昔嘗見其美矣但以其都近都邑在於大國之郊樵採之人皆樵採於其中斧斤之斬伐者眾而山木之茂盛者遂失其常尚能如昔日之美乎然其根株之未盡拔者日夜之所生息雨露之所浸潤猶滋長長豈沒有萌蘖之發焉使這萌蘖無害則林木或可復生而牛羊又從而踐踏之於是併這萌蘖之生也不得遂其長養之性而牛山之上遂至於濯濯然光潔更無材木之可觀矣人止見今日之牛山濯濯然光潔便說道昔日之牛山就是如此原未嘗有材木之生此豈山之性本然哉山能生木而不能免於斧斤之伐牛羊之牧是以至於無材耳知山木之害在於斧斤牛羊而不當歸咎於山則人心之害可以例推矣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牛山之木以有斧斤牛羊之害遂至於失其美則知濯濯者山之變而有美材者固山之常也豈惟山有美材雖存乎人者本其有生之初亦何嘗無仁義之良心哉蓋吾人之心皆有這惻隱羞惡之良此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本然之善心隨感而動見就如山木

其心有以梏亡之矣今日梏之明日以梏之反覆循環而不已則其夜氣之微不足以存養其良心夜氣不足以存其良心則雖有人之形而好惡不與人遠[illegible]其[illegible]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illegible]如此也而以為未嘗有能為之才焉者不知人之情本善人之才能為善其不能為善且蓋之梏亡也是豈人性之幾而情之本然無善也哉○此章以仁義之良心為主其存其[illegible]皆以心言之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則意益明矣但日夜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為良心之萌蘖不復更有心字故說者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于氣誤矣○蒙引旦旦指日間言與旦晝字同與旦氣旦字異○上面則以夜氣所息之旦氣對旦晝之梏亡言此則以旦晝所梏之反覆對夜氣不足

以存言多少直截分明大註云夜之所存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者只是足上句意正以見其旦晝所梏之反覆也而又繼之且至于夜氣之生日以寖薄益可見矣○存猶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良心文勢直趕到可以為美乎止雖字與下文相叫應○愚按其日夜二字大全朱子及諸講俱說夜氣清足以生息尚未兼氣字在下句此句不當說本註自明○日至夜是說往書物欲既退平旦是說來書物欲未接語有漸次不可一滚

之嘗美一般但人不知有操存涵養之功往往為外物所誘情欲所牽於是惻隱之心反移於殘忍羞惡之心反遷於貪昧其所以放失其良心而不存者亦如斧斤之於山木一般今日伐之明日又伐之欲山木之嘗美不可得矣況以物欲之斧斤而旦旦焉攻伐吾心之仁義豈能保全其美而不至於喪失也哉

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

直解 平旦是平明時候梏是拘械不得轉動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人所以喪失其仁義之良心者固由於物欲之害矣然物欲能為人心之害而不能使善端之終泯也蓋其日間紛擾到得夜間寧靜其良心亦必有所生息積而至於平旦之時一物未接正是夜氣清明之際此時良

心發見善念萌生也知好仁惡不仁好義惡不義其好惡大率與人公是公非之心相去不遠但這一念之良放失既久發見甚微所存者僅僅幾希之間而已使於此幾希之理培養而擴充之則良心猶可望其復全也夫何夜氣之清明無幾而旦晝所為復皆不仁不義之事將那幾希之善端隨即禁梏而亡失之矣正如山木既伐幸有萌蘖之生牛羊又從而牧之也良心安得不盡喪乎

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

愚案由此觀之山木之生意不息人心之生理無窮顧養之何如耳故苟得其養則山木雖伐牧之餘而萌蘗仍全其美人心雖梏亡之後而好惡仍保其良無物不滋長者苟不然而失其養則山木雖有萌蘗終爲濯濯而已人心雖好惡相近終爲禽獸而已無物不消亡者養因不重哉○大全朱子曰此四句緊要得在四長緣此心不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底下面又說存養之要○新安陳氏曰所以養其心者不外乎下文之操存而已此結上二段以起下文所引孔子語之意○

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直解】反覆是展轉更迭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良心之既失而僅存者既不免旦晝之梏亡矣使其梏害未甚則培養之功猶可以復施也惟是今日之所爲既害其昨日之所息今夜之所息又不勝其明日之所爲日復一日反覆相尋滋息之機愈微而梏亡之害愈數由是夜氣之生寖薄寖消而仁義之良心將盡喪而無復存焉者矣夜氣既不足以存則平旦之氣亦無復清明之候必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始焉與人

相近者今去禽獸不遠矣人見其所爲無異於禽獸因說爲天質之不美本未嘗有才不知人情之常但可以爲善不可以爲惡其爲惡而至於去禽獸不遠者乃繇於物欲之梏亡旦晝之反覆以至於此若以爲未嘗有才是豈人情之常也哉蓋山木之美山之常也不可因其濯濯而謂山之無材好惡之正人之常也不可因其梏亡而謂人性之無仁義惟自其萌蘗之生幾希之念觀之而山木人心之本體始可得而見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直解】孟子承上文說山木伐而猶有萌蘗之生良心放而猶有幾希之善可見人心之與物理其生息之機皆未嘗亡顧所以養之者何如耳苟或其生息之機得所培養則不但山木之萌蘗待雨露之滋潤而益滋也即吾心幾希之理亦

蒙引前但平說山木人心意則耳在人心本文是如此集註亦是如此所以必兼平說者以無物二字明也

録存疑大全朱子孔子嘗有言曰有物于此操之便存在此舍之便亡失了存入也亡出也只緊于操舍無有一定底時候入在內出在外只緊于操舍無有一定底處鄉其惟心之謂與心之當操而不可舍也如此人若能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有所發夜之養愈深則旦晝之所爲無非良心之發見矣○朱子曰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見得不操則舍不出則入無間斷可以[illegible]惟心之謂與[illegible]指而結之○孟子大意只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

夜之息雨露之潤他是要人于旦晝時不爲事物所汨人心能操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孔子此四句只是狀人之心是個難把捉底物事非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于此論心之本體也○謂無求放心不是另有一物在外旋去收拾回來只是此心頻頻要察纔覺不在便收之爾○操則存不是釋氏入定坐禪只是于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驀忽有事至于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問未應接之時如何曰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戒謹便是把捉曰也須提掇不是硬捉在這裏只要提教它醒便是操○某嘗謂這心若未正時雖欲強教他正也卒未能得他正若既正後雖欲邪也卒乍

將與夜氣而常存而可漸復其仁義之良矣其何物之不長乎苟或其生息之機失所培養則不但山木之既伐加以牛羊之牧而遂濯濯也即吾心清明之氣亦將隨旦晝而梏亡而去禽獸也不遠矣果何物之不消乎夫養之得失少異而物之消長頓殊則山木之濯濯不可歸咎於山而人心之梏亡要不可歸咎於性矣是安可無培養之功乎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

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直解】操是持守舍是遺棄鄉是方向孟子承上文說養有得失而心之消長因之則心之繫於所養明矣而存養之功又非可以時刻間斷者也孔子嘗說道天下之物容有持之而未必存舍之未必亡者今纔一操持隨即收斂而存纔一舍置隨即放失而亡方其存也有時而入一瞬息之頃而入者忽然而出出入初無定時也方其入也似乎在內恍惚之間而內者忽馳於外內外無定向也者此者果何物哉夫亦惟吾人之心是如此而已蓋凡物之滯於形器者人皆可以照管其存亡把捉其出入惟是心也動靜相乘既無機緘之可測理欲互發又無方所之可求克念此心罔念亦此心是以或存而或亡也一息此心千里亦此心是以無時而無鄉也非心之謂而何由孔子之言觀之可見心之在人

邪未得雖日操則存舍則亡也不得恁地快自是他勢恁地○觸物而放去是出在此安坐不知不覺被他放去也是出因操舍而有存亡出入更不知去操舍上做工夫只去出入上做工夫○麟士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理義之心係乎持守之功

○序孟子曰君德莫貴乎智今無或乎齊王之不能成其智也序蓋君心惟在所養何如耳譬有物於此雖極天下之易生也若但一日暴之以陽氣爲之發舒乃十日寒之以陰氣爲之閉塞則暴之所生不勝寒之所剝亦未有能遂其生者也而況于王心乎今吾進而見王以暴王心其時亦罕矣吾方退而群邪雜進以相與寒之者日至矣雖

說約合參

吾見之時王之善心亦暫有萌生而衆寒交攻特亡反覆吾其如之何哉何安能使其智德之成也

得失甚易而保守甚難操存涵養之功固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矣然存養之功莫要於主敬敬肆之間而天理存亡之間實決於此惟敬以直內使方寸之中天君常在則神淸氣寧其湛然虛明景象不獨平旦之時爲然而動靜常定雖感遇萬端而志不擾慮則四海而神固未嘗外馳也何存亡出入之可言哉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怪也王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直解 或字卽是疑惑的惑字王指齊宣王暴是溫煖的意思寒是少萌是草木初生的芽昔齊宣王親信讒邪疏遠忠正不知純心用賢之道故孟子私議之說君德莫大乎至明然必有忠賢輔導之功朝夕薰陶之益乃能成德今齊王之不智固所宜然無足怪也所以然者爲何蓋君心惟在所養與君子處則養之以善而日進於高明與小人居則養之以惡而日流於卑暗王之不智只爲遠君子而親小人故耳譬如草木之爲物雖有天下極易生的也須和氣培養方能暢茂若使一日暴之得些陽氣之溫和如乃十日寒之不勝其陰氣殺之則必然枯槁零落豈有能生之理今我見王之時少雖有忠言讜論從容獻納如一日暴之一般及我旣退邪讒諂面諛之人左右雜進都能蠱惑君心敗壞君德就如十日寒之一般故王雖善端發動非無萌蘖之生然一時之開悟不勝衆欲之交攻一人之啟迪不勝羣邪之引誘暫明復蔽終

序然吾見之罕非吾之不欲見也興之者日至果何由而至也是其故仍在王矣今夫弈之爲數特技藝之末小數也不專一其心以極致其志之所向則不可得精也如弈秋通國中所稱善弈者也設使弈秋誨二人以弈其一人則專心致志惟弈秋之誨爲聽而不旁騖其一人雖同聽之乃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爲之援弓繳而射之是其聽在弈秋而其心在鴻鵠也雖與彼一人俱學于弈吾知其弗若彼之精矣爲是其生質之智敏鈍不同弗若之與曰非然

說約合參

也聰明原逮而鴻鵠自馳心弗若其專而志弗若其致也夫王心有鴻鵠也吾其如有萌焉何哉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麟士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心智愚係乎所養之異○紹聞編曰此章與上章意脈相接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卽山木之意吾如有萌焉何哉卽萌蘖之生也爲齊王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者賓多聲色貨利誘之于內諂諛雜進惑之于外○二節一意○愚文按二節雖一意而有兩層前節是言見賢之時少下節是言王見賢之心不專○上節吾見吾退吾如有萌三句通章正緊餘俱喩說而三吾字尤要看眼孟子以弈秋自居奈王之不聽其誨何也但通章語意俱以婉醒旁擊爲妙

歸於昏暗而已我亦將如之何哉王之不智有由然矣夫人主深居九重臣下稀得進見忠言讜論本難盡聞若左右便嬖之人加以逢迎諂諛則正人愈疏小人愈密蒙蔽日久雖智必昏賢者皆不樂爲之用矣如齊宣王者豈非後世永鑒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

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熏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疏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直解 弈是圍棋數是技藝秋是古時善弈的人名射鳥的以絲繩繫箭叫做繳孟子承上文說忠言啟迪固在於賢者而專心聽信則係於人君今我之進見日少亦由王聽信不專故也譬如下棋的一般棋雖是小小的技術然其中縱橫變化自有一種妙巧若非專心致志將精神意念只在棋局上講求何由得他的妙處就是弈秋通國稱爲高手設使他教二人下棋其一人專心致志一一聽弈秋的指示更不想別樣念頭其一人雖在旁同聽卻不將專心中想着鴻鵠將至欲彎弓繫箭射而取之一心要學某一心又在鴻鵠雖與他同學不及多矣這豈是資稟

指淺說孟子醒人本心意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若我得魚則失熊掌得熊掌則失魚二者不可得兼則寧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

說約合參

義亦我所欲也設或全生則害義全義則害生二者不可得兼則寧舍生而取義者也

知識本來不同與我以為不然蓋在心有純駁則造詣有淺深用志不分故專而有成馳心於外故晝而不進非其智有差別也今齊王雖有為善之資而無必為之志既不能虛已以受教又不能純心以用賢其與學藝於弈秋而分志於鴻鵠者一而已矣安望其親近君子疏遠小人以成明哲之德哉所以說無惑乎王之不智也大抵人君一心攻之者衆凡投間抵隙以移其耳目而奪其心志者不止如鴻鵠之牽引而已若非講明義理充拓此心信任賢人君子以維持此心則人欲日熾天理日亡施之政事必將顛倒錯亂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先儒陳氏所謂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言最爲明切人主不可不知

〇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舍上聲〇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直解 熊掌是熊蹄其味甚美孟子見世人狥利而忘義往往喪失其羞惡之心乃就生死之際摘其良心不昧者以開導之說道理義之在人心小而取舍大而死生無不權度於斯顧人決擇何如耳今夫魚之味美我之所欲食也熊掌之味亦美亦我之所欲食也使兩味不可得兼就中取擇一味其寧取於熊掌乎蓋熊掌之味比魚更美故舍魚而取熊掌也就如人有此生乃軀命所關生固我之所欲也而義為守身之大閑綱常賴以立名節賴以全亦我之所欲也求生則義必有虧赴義則生必有害二者也不可得兼就中擇取一件其寧取於義乎蓋義之所在比生更重故舍生而取義也夫生之與義輕重較然如此人可不審其權度以為臨事應變之準乎

原其所以舍生取義者何哉生亦我所欲而義之可欲尤有甚於生者故吾不爲苟且以得生也不生則必死矣死亦我所惡而不義之可惡尤有甚于死者故當患難而有所不辟以幸免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辟惡皆去聲下同〇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直解 辟是躲避孟子承上文說人之所以舍生取義者果何心哉蓋生本我之所欲然其心以為徇義而死即捐軀殞命而凜然大節萬古之綱常其義之可欲尤有甚於生者故雖可以僥倖得生而一念羞義之心必不肯苟且以求活也死本我之所惡然其心以為不義而生即偷生苟免而靦然面顏昧人間之廉恥其不義之可惡尤有甚於死者故雖可以展轉脫禍而一念惡不義之心必不肯避難以圖存也蓋好生惡死雖人情趨避之常而舍生取義則天理民彝之正於此見羞惡之良心人所固有而人自無察識之功矣

說約合參

原如使人之所欲莫有甚于生而不知有義之可欲則凡可以得生者將何不用也又豈肯爲義而舍生哉使人之所惡莫有甚于死而不知不義之可惡則凡可以避患者將何不爲也又豈肯爲義而就死哉

原由是所欲有甚于生則生而有不用苟全也由是所惡有甚于死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爲苟免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直解 孟子又承上文說人之利害莫切於生死而今義不苟生者惟其有是秉彝之良心也設使人無好義的良心惟知有生之可欲而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苟全性命為得生之計者將無所不用其力矣豈肯捐軀以就義乎設使人無惡不義之良心惟知有死之可惡而所惡莫

甚於死，則凡可以苟免禍害爲辟患之地者，將無事不爲矣。豈肯輕身以犯難乎。由其有是好義之心，而義之可欲有甚於生。故寧舍生取義。雖可以苟生而有不用也。不然豈樂於輕生者耶。由其有是惡不義之心，而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故寧捐生赴難。雖可以避患而有不爲也。不然豈樂於就死者耶。觀此而秉彝之良心爲人之所必有，昭然自見矣。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汩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illegible]

集註 孟子又承上文說人情莫不好生而惡死，而今由秉彝之良心觀之，義之可欲尤甚於生，不義之可惡尤甚於死，即此欲義惡不義之心，非獨賢者有此心也。秉彝之良，不以賢愚而有豐嗇。人人皆有之，但衆人汩於利欲之私，多有喪失其良心者。惟賢者操存此心，守而勿失，是以可生可死，而此欲義惡不義之心，獨能堅定而不變耳。其實賢者勿喪之心，即衆人固有之心，而物欲未昏之時，曷嘗無天理暫明之候哉。

四書集註直解 卷四 告子上 天

說約合參 我心之所同然耳。語意一般，俱是要見其同處，不是要見其異處。

纂大全慶源輔氏何以驗人皆有是心，故如一簞食一豆羹之至輕也，然當饑餓之際，得之則生，不得則死，[illegible]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乞丐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集註 簞是竹器，豆是木器。嘑是以口招呼，蹴是用脚踐踏。行道是過路的人，乞是乞丐。孟子又承上文說欲義惡不義之心人人皆有，何以驗之。

今夫一簞之食，一豆之羹，其爲物至微，然自饑餓之人視之，得此則生，不得則死，其爲軀命所關，則甚重也。宜乎以得食爲急，不暇計禮義之何如矣。設使置簞豆於旁，大聲招呼而使人就食，便是行道的人也，將惡其聲音鄙之而不受，以其嘑爾之可羞也。設使棄簞豆於地，用足蹴踏而後與人使食，便是乞丐的人也，將惡其無禮，委之而不屑，以其蹴爾之可羞也。夫路人乞丐，至微賤者，猶知禮食爲重，不肯以生死之故而泯其羞惡之心，況於士君子之流乎。此可以驗良心爲人之所必有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四 告子上 䂓

直解 所識窮乏，是相知貧窮之人。得我，是感我恩惠。孟子又承上文說禮義之心，雖人所固有，而物欲之蔽，則人所易昏。簞食豆羹，生死所繫，尚知嘑蹴爲可恥而不受之矣。至於萬鍾之祿，豈特簞豆之微，辭受之間，其當辨宜何如者，乃不辨禮義之當得與否，而冒焉受之。夫萬鍾雖厚，特身外之物耳，不得與我何損，得則與我何加，非若簞食豆羹，得失有關於生死者也。而顧冒焉受之，却是何爲。豈將爲宮室計，而欲極其華美，爲妻妾計，而欲極其奉承，爲所識窮乏者計，而欲其感我之周濟與。使眞以此三者之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則大異乎不受嘑蹴之心矣，豈不可慨也哉。

纂存疑簞食豆羹，生死所繫，是猶惡無禮至于一旦萬鍾在前，則不辨禮義而受之，夫萬鍾之得失，非簞食豆羹之關于生死，是于我身無益者，乃不辨禮義而受之，豈爲是宮室之美，妻妾之供奉，施與于我有益者而

說約合參 所知之人窮乏者，使得我之惠而感焉，此非得萬鍾不可，而遂貪昧以受之與，是則可怪也已。○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照行道不受乞人弗屑說，于我何加焉，照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說，爲宮室之美三句，是說我其良心由此三者，既因于我何加焉，知乃爲此三者，可見無謂，故下文有是亦不可已乎之論

纂存疑夫一人也，一心也，鄉爲身死而嘑蹴之簞豆必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受無禮之萬鍾，亦爲之鄉爲身死而嘑蹴之簞豆，必不受今爲妻妾之奉受此無禮義之萬鍾，亦爲之鄉爲身死而嘑蹴之簞豆必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受無禮義之萬鍾亦爲之，夫簞豆生死所繫，是不可已者，三者無關于生死，是可已者，不可已者既已之，可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

己者獨不可已乎。不可已而已此其本心之所在也可已而不已此之謂失其本心之所在也夫本心失而可爲人乎。人可惕然思矣○三不受爲之是擬上兩條來平稱以激發人○大全新安陳氏曰是亦不可以已乎最喚醒人人之不能爲君子多是不得已而爲之今此三者豈不可以已而乃圖爲之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尤斷制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衆人惟汩于私欲故至于失其本心也○蒙引牛山之木非是存養之功此章是取舍之分緊許最要看得好危迫之際倘有能忍寠安之時乃就利焉可見省察之功不可頃刻而或亡也○麟士按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勉人存其羞惡之心○紹聞編曰論語以富貴

說約合參

貧賤判取舍之大分此章以生死判取舍之大分兩處俱以人之所欲人之所惡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明白。

○增淺說孟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非他是卽人之心也。蓋其統括四端萬善流通于方寸之間惺惺不昧生生不息所以酬酢乎萬變而不至于塊然無用者仁爲之也仁之切于人何如哉義非他也是卽人之路也凡其精義是非可否發見乃行事之際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可以爲衆人所共由而使之不陷于邪曲者義爲之也義之切于人何如哉○大全朱子曰仁是無形底物事孟子恐人難理會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孟

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鄕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鄕爲並去聲爲之之爲並如字○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鄕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直解 鄕是指不得則死之時而言孟子又承上文說人之一身惟生死爲最切以身外之物較之其得失輕重大相懸矣鄕爲身死而不肯受嘑蹴之食今却爲宮室之美而受無禮義之萬鍾鄕爲身死而不肯受嘑蹴之食今却爲妻妾之奉而受無禮義之萬鍾鄕爲身死而不肯受嘑蹴之食今却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受無禮義

之萬鍾當軀命所關大不得已之際尙能辨禮義決死生而此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之生死何如豈獨不可以已乎可已而不已非利祿重於死生也私欲錮蔽天理滅亡向不受嘑蹴之本心至此喪失而無存是以能決絕於死生而不能忘情於豐約斯人也殆行道乞人之不若矣豈不可哀也哉大抵處人情危迫之地則多激發於義理居宴安之時則易沉溺於物欲自非燭理素明養心素定而臨事又加省察惡能持守不易以廓然於外物之累乎孟子此章指示良心最爲眞切學者宜三復於斯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已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

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于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則仁字心字亦須畧有分別○西山眞氏曰仁者心之德孟子直以爲人心者蓋有此心卽有此仁心而不仁則非人矣孔門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卽仁仁卽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麟士云此照朱節立說○請類路字非譬喩恐人難曉故謂此爲人之路在所必行耳

發大全雲峰胡氏仁說之切于人知此人乃舍其爲人之路而不由放失其爲人之心而不知求則不可以謂之人矣不亦可哀之甚哉○而其字卽是上文兩人字

說約合參

亭今人若有雞犬放則皆知求之自有其放心而不知求之豈愛其雞犬之至輕而忘其心之至重哉弗思甚也○大全朱子曰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要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昧動時擾亂便是放了不獨是走作喚放

發大全雙峰饒氏彼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凡以收歛此心不容一物求吾所失之仁而已矣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爲學問之道哉○朱子曰也不是外面求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又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孟子謂學問求放心又謂有是四端知皆

須臾失矣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直解 放是放逸孟子說仁義之心人皆有之而能存之者少殆未知其切於人耶蓋心爲一身之主宰人皆知其至切也至於仁則視以爲外物若與心不相干的一般不知人心方寸之中由其有這仁之生理在內方能兼總四端包括萬善而廓然有大公順應之體仁豈不爲人心乎路爲日用之率由人皆知其至切也至於義則視以爲難行若與路不相似一般不知出入往來之際必有義之裁制爲準方能處常知經達[illegible]而[illegible]有平正通達之途義豈不爲人之路乎夫仁爲人心則人當操存而不可終食違義爲人路則人當率由而不可須臾舍矣乃世之冥行徑趨者將義之正路舍置而不由卻乃由於邪曲之途猶欲忘理者將仁之良心放失而不知求卻乃求夫身外之物則是自暴自棄名雖爲人而實失其所以爲人之理去禽獸不遠矣不亦可哀之甚哉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日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仁義甚切於人而人自失之總之只是放心於外不知照管而已人家飼養

擴而充之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皆是此意○語類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如聖賢一言一語都是道理○問舊看求放心一段第一次看謂不過求放心而已第二次看謂放心既求儘當窮理今乃知第二說已是隔作兩段須是窮理而後求得放心不是求放心而後窮理曰然○麟士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仁義不可自棄○紹聞編曰雞犬云云豈起下四章之意下四章俱以心與外物及小體分輕重而言

說約合參

○序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能伸非甚疾痛而害事也如有人能伸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以求之焉為其指之屈不若人之伸也

雞犬為物甚輕。似不足掛意。設使放失在外。主人尚且到處追尋期於必獲。至於人心是一身的主宰萬事的綱維何等樣重乃任其放逸曾不知點檢於出入之間收斂於紛馳之後愛小物而忘大體亦不思之甚矣豈知心不可一念或放放則不可一日不求者乎今夫學問之道如講習討論省察克治其事非止一端然其切要工夫非有他術只是求此放心而已矣蓋天下之理皆管於心吾惟收斂放逸之心使常在腔子裏面則精神有所檢攝志氣自然清明虛靈之內萬理昭著心存仁存而義亦無不在矣學問之功外此豈復有他務哉大抵人心易於放失如六馬在御一般御勒少疎必致奔潰故須時常攝伏然後操縱在我無泛駕之虞存心之功亦猶是也而欲存心者又不可不從事於學問學問廢則義理無所講明而智慮日昏心日放而不自知矣況知求乎故存心之外無學問而學問之外亦更無存心之功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信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直解 手第四指叫做無名指孟子見人昧於事心因借指為喻說道吾人立身所貴於不屈者在志意不在一指也今有無名之指卷曲而不伸於身非有疾痛之苦於事未為舉動之害似不必於求伸也如或有能醫治其指轉屈為伸者就是秦楚之路相去數千里亦將不憚遠赴之勞務求伸之而後已這是為何蓋以眾人之指皆伸而我之一指獨屈以指不若人為恥故不遠秦楚之路以求伸也蓋雖一指之屈伸無關於立身之大節而人情恥不若人其中有獨切者矣

增淺說指至輕者指之伸不若人則知惡之心至重者心之伸不若人則不知惡之此之謂不識輕重之類也人曷反而求哉○麟士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心當加矯揉之功

○增淺說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不過一物之微耳人苟愛其材之美而欲有以生之培植灌溉皆知所以養之者至于吾身為萬物主而不知所以養之處其

說約合參

身之歸于善者豈真愛身不若一桐梓哉心有所蔽而不思甚也使思之則養有不容已矣○蒙引身以心為主與上下章意同觀下章言人之於身也至無以小害大可見但此對桐梓言故只曰至于身而不知所以養之養之者治其心而已○麟士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吾身義理當加養之之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一指至小也其屈伸無所關係尚以不若人為恥務矯其屈以求伸至於心為一身之主少有邪曲則自反不直而有愧於人心同然之良矣視一指之微輕重迥別其可惡當何如也却乃屈撓於物欲甘人下而不辭梏亡其幾希近禽獸而不恥此之謂輕其所重重其所輕不知類之甚矣尚安得為人乎試使推愛指之念反而求之於心志以帥氣道以制欲則不必涉秦楚之路而治心之方已即此而在雖伸於萬物之上可也人何不反而求之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直解 拱是兩手所圍把是一手所握桐梓俱是木名孟子說吾身之與外物其輕重本是有辨乃人之昧焉而弗覺者多矣今有桐梓之木其大不過拱把之間至微細也人苟愛其美材而欲有以生之則必培植灌溉皆知所以養之矣至於吾身為綱常倫理所繫屬天下國家所倚賴其當養為何如者却乃內不知以理義養其心外不知以中和養其氣致使良心萌蘖伐於物欲之斧斤夜氣幾希梏於旦晝之攻取是豈愛吾之身反不若愛桐梓之切哉良由本心之明蔽於物欲而輕重之辨昧於反觀其亦不思之甚耳誠一思之舉凡天下可愛可重之物無以當吾身者而何有於拱把之桐梓哉然所謂養身者非徒優游安佚全生保軀之謂也必寡慾以養心集義以養氣使志慮清明而不亂精神強固而不搖然後可以攝五官宰眾功以

○淺說孟子曰凡人之於其身也必兼所愛兼所愛則必兼所養也無有尺寸之膚不自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欲養也然欲于無所不養之中而考其所養善否之異何者養得其道而爲善何者養失其道而爲不善豈有他哉亦惟反之于己之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說約合參

序善不善取之己者亦以己身衆體有不一也有分獨尊而爲貴有令是從而爲賤有各分一形而爲小有兼統衆形而爲大大可以該小切不可以小害大貴可以役賤切不可以賤害貴若徒養其小者便是徇人欲而爲卑下之小人必須養其大者便能完天理而爲高明之大人此善不善之所以分而不可不自考也○賤小自是口腹貴大自是心志然口腹字在末節方

其身任綱常之重爲民物之宗矣不然恣耳目之欲者傷天性之和是戕生之道也豈善養身者哉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直解孟子說人固以養身爲貴尤以善養爲難且如人之一身四肢百骸件件皆吾所愛惜也既兼所愛則必調護培息件件皆當兼養而不忍有所戕賊矣極而言之無有尺寸之肌膚不在所愛之中則無有尺寸之肌膚不在所愛之內也然同一愛養有養得其道而爲善的又有養失其道而爲不善的所以稽考其養之善與不善豈待求之於外而有他術哉只是於自己身上反而求之審其何者爲重而在所當急何者爲輕而在所當緩養其所當重則善養其所當輕則不善善與不善特近取於吾身而自得其理耳使非反之於己而審其輕重之倫有不失其養之宜者哉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直解孟子承上文說人於兼所愛兼養之中必當考其善與不善者爲何蓋所養有得失而人品亦因之以判也彼衆體雖同具於一身然有貴賤之分大小之別焉心志總攝乎衆體是貴而大者也口腹聽命於一心是賤而小者也既有小大則大者在所當重不可以小而害大矣既有貴賤則貴者在所當尊不可以賤而害貴矣小大貴賤之間養之善與不善正在於此若使微逐於口腹不勝其貪饕之欲惟知養其小體則所養者既小所就亦小將日流於汚下而與不肖同歸矣豈不謂之小人乎若能持守其心志罔奪於攻取之私惟知養其大體則所養者大所就亦大將上達於高明而與聖賢同歸矣豈不謂之大人乎夫大小人之分惟在於所養之善與不善若此此兼愛兼養者不可不知自考矣

見心志字逼章不一露只宜渾說更可深思

說約合參

序如今有場師于此舍其梧檟有用之材而養其樲棘無用之木則爲賤場師焉○趙注樲棘小棘○孫疏即小酸棗賤木也

序人若養其一指之細而失其肩背之大而不之知也則是無善顧之明而爲狼疾人也○存疑舍梧檟是賤害貴之喻失肩背是小害大之喻

序所以天下飲食之人役于飢渴不擇正味則人皆賤之矣爲其所養者小而所失者大而不免于賤場師狼疾人之譏也○麟士按前兩節正與此節前末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賈樲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

直解場師是治園圃的人梧檟二木是材之美者樲棘是小棗孟子承上說貴賤大小同一體也乃謂小不可以害大賤不可以害貴者何哉設自材木而言梧檟其貴者也樲棘其賤者也設使爲場師者於梧檟美材棄置之而不加培養却把那樲棘之木反養之而望其有成則是美惡不分徒費栽培之力以無用害有用者也非賤場師而何養身者以賤害貴殆無以異此矣又自一身而言肩背其大者也一指其小者也設使養生者於一指之小愛惜而不忍傷却將肩背之大喪失而不自覺則是輕重反常就如狼之疾走但知顧前不能顧後的一般非狼疾之人而何養生者以小害大殆無以異此矣養身者可不知所戒哉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爲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

可出正意。專使飲食之人，雖所養小而于大者無有失也，則口腹乃軀命所關，豈適為尺寸之膚已？人又何為而賤之也哉？但養小之人[illegible]不失其大者，此其所以可賤也。[illegible]身者其[illegible]善養之道哉。○[illegible]而原說無尺寸之膚不愛不養，況口腹不但尺寸乎？照應理如此也。○三失字一串，反覆可玩。

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觀養木與養指者之弊，可見人之養身，當養其貴且大者矣。乃若飲食之人，為饑渴所困，只圖口腹，是則必為人所輕，而莫不鄙賤之矣。蓋為其專養口腹之小體，而失心志之大體，置之於可賤之地，故從而賤之也。若使飲食之人，亦能養其心志，其所當飲，不至以小害大，以賤害貴，則飲食之人，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乃軀命之所關，豈止於尺寸之膚而已？又何可賤之有哉？但養小體之人，無有不失其大者，此其所以為下賤耳。蓋口腹雖所當養，而心志必不可失。善養心志者，又只在辨禮義而已。能辨禮義，則是嗟蹴不受，至於萬鍾不取，皆確然有一定之見，而生死不能移，利害不能易矣。不能辨禮義者，安能養其心志哉。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　告子上　頁

說約合參
[illegible]公都子曰：鈞是人也，乃或名為大人，或名為小人，何也？孟子曰：人之一身，體有大小，如大體為主，從其主張，便為大人；如小體為主，從其馳逐，便為小人。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直解 公都子問於孟子說：天下之人都是一般的形體，然或稱為大人，而為世所尊；或稱為小人，而為世所鄙，此何說也？孟子答說：大人小人之分，惟在其所從何如耳。蓋人一身，體有大小。誠使一身之中，惟以大體為主，而小體莫不聽命，這一身從其大體，從大體者以志帥氣，而四肢百骸皆有所從，[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念，可以為聖為賢，而[illegible]為大人乎？若使此身衆動一聽小體，而大體反不得主張，這叫做從其小體，從小體者，心為形役，而方寸之中全無所執持，究其委靡之弊，將至為愚為不肖，而人皆輕賤之，豈不為小人乎？大人小人之分，惟係於所從如此，人可不慎於決擇也哉。

說約合參
淺說曰：鈞是人也，乃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之職司聽，目之職司視，不能思慮，而聲色之外物將以蔽之，是耳目亦一物而已。以聲色之外物交於此物，則引之而去已矣。此耳目之所以為小體也。心則至虛至靈，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盡其職而思，則得其理；失其職而不思，則不得其理也。思不思間於得失之辨如此，此心之所以為大體也。小體大體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也，知心之為大而先有以立之，使之卓然而精明，然而[illegible]，則事至能務，物來能[illegible]，視必視其所當視，而視德惟明；聽必聽其所當聽，而聽德惟聰。耳目之欲豈得而奪之哉？從其大體如此，則理無不全，德無不脩，與天地而相似，與聖賢而同歸，而非庸常眾人所可及也。此所以為大人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此字，於義為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　告子上　頁

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直解 官，是有分職的意思。蔽於物，這物字指聲色說。公都子又問孟子說：人同此形體，則宜同此運用，乃有從其大體者，從其小體者，此何故也？孟子答說：大體小體之分，惟在能思與不思之間而已。且如耳目之官，各有所司，耳司聽，目司視，然不能思其視聽之理也。惟不能思，是以耳目之聰明，或蔽於外，至於聲色蔽於外物，則耳目亦塊然一物而已。卻以外面聲色之物交接於此耳目之物，為所引誘而去，不難矣。所以耳目謂之小體也。若心則至虛至靈，事至物來，獨能忖度，是其官以思為職者也。能率其職而視思明，聽思聰，則得其視聽之理，而物不能蔽矣。

一廢其職而不能思，視不見，聽不聞，則失其視聽之理，而物來蔽之矣。理之得失，惟係於心，所以心謂之大體也。這耳目與心，稟受於有生之初，固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不切於身，但就中較量，則惟心為大耳。誠能於物感未交之時，先立其大，使虛靈之本體，足以為衆動之綱維，則事無不思，而心得其職。耳雖未有所聽，而聽之本已立，非禮之聲，不能奪吾聽矣。目雖未有所視，而視之本已立，非禮之色，不能奪吾明矣。視聽一宰於心，而聰明不蔽於物，若此者，乃所謂出羣衆之中，伸萬物之上，而稱之為大人者，以此而已矣。苟心失其職，而求造於大人之域，豈可得哉。然人固不可不先立其大，而耳目亦不可不嚴其防。蓋立本固可以應事，而制外亦所以養中。故必於淫聲美色，禁之使不接於耳目，庶幾外者不入，而內者亦固矣。此又內外交修之道，有志於為大人者，不可不知。

說約合參

〇序孟子曰，人情莫不重爵矣。然有自然之貴，與生俱來，而為天爵者；有使然之貴，因世而設，而為人爵者。何謂天爵？心之慈愛曰仁，心之裁制曰義，仁義發諸心無不盡曰忠，仁義見諸事無不實曰信，樂此仁義忠信之善，自始至終而不倦，此皆不假于勢而自尊，為天爵也。公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須自朝廷名分各別，此人爵也。〇此節平說，不必遽側貶人爵，人爵亦御世之大分，不可廢也。

〇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〇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直解　孟子見當時重勢位而輕道德，因發此說。人皆知爵位之為尊，而不知吾身之可尊者，不獨在爵位也。有性分之尊，為天所與，而予奪不係於人，稱之為天爵者焉。有勢位之尊，為人所與，而得失難必於己，稱之為人爵者焉。如何謂之天爵？心之慈愛為仁，裁制為義，不欺為忠，無妄為信，備此四德於身，而愛樂之有常，欣慕之無厭。這是維皇降衷之懿，天理固有之良，雖大行不可得加，窮居不可得損者，乃所謂天爵也。如何又謂之人爵？九命而為公，六命而為卿，二命而為大夫，列此爵命於朝，而得之者貴，失之者賤。這是馭世之權，朝廷命官之典，人可得而予之，亦可得而奪之者，乃所謂人爵也。爵有天人

增淺說　古昔盛時，人心淳厚，學惟為己，盡夫仁義忠信之理，造于樂善不倦之地，以修其天爵，盡吾分之當然，初無意于人爵也，而人爵從之，道德尊而名譽流，公卿大夫之位，不期得而自得也。

增淺說　今之人則異于古人矣。富貴利欲之心勝，既修其天爵以為要求人爵之階，既得人爵，則所期既滿，而遂棄其天爵。修天爵以要人爵，既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惑之甚者也。天爵既棄，人爵其可保乎？終亦必亡而已矣。〇大全南軒張氏曰，古之士修身于下，無一毫求于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于下，每懷不及之意，上下皆循乎天理，是以人才衆多而天下治。遠德之衰，

之異如此，人豈可徒慕在外之榮，而不知反求諸身乎。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修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〇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爵位雖有天人之分，而得失則有相因之理。古之人有見於道德為重，其反己自修，惟知有仁義忠信之理，可愛可求而已，何心於人爵乎？然而道德既崇，名譽自著，公卿大夫之爵，有不求而自至者焉。此人爵從天爵而兩得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始初亦知天爵之可修也，但其意非為道德，不過藉此以要聲

說約合參

在下者假名而要利，在上者徇名而忘寔，而人才始壞矣。降及後世，則不復以仁義忠信取士，而乃求之于文藝之間，自孩提之童，便懷利心以習為之，則併于其假者而不務矣，則人才何怪其難哉。〇新安陳氏曰，修天爵自有得人爵之理，其有不從者，上之遺賢；棄天爵自有亡人爵之理，其有不亡者，下之僥倖，豈常理哉。

〇序孟子曰，人生世間，誰安卑賤，故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但人人有貴之在于己，無待外求而自足者，特弗反而自思耳。

序不思己貴，而乃求人之貴，不知人之所貴者，非本然之良貴也。彼趙孟之所貴，即趙孟能奪

名。求富貴，為得人爵之地耳。及至人爵既得，志意已滿，遂以為天爵無用而棄之，而不知仁義忠信為何物矣。夫假天爵以要人爵，是不知天爵之為尊，其心固已惑矣。既得人爵而棄天爵，又不知人爵之當保，則惑之甚者也。蓋人爵之可要，徒以有此天爵耳。天爵既棄，名實俱虧，終必併其所得之人爵而失，而不能保矣，豈非惑之甚哉。於此見天爵之與人爵，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者也。而天爵非人爵，無以弘濟世之用；人爵非天爵，無以彰命德之公。是以為士者，道不虛尊，貴於經世；而人主者，官不虛設，務在任賢。

〇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之所貴，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

而賤之何如巳之所貴爲足恃哉○大全新安倪氏曰晉趙氏世呼趙孟如智氏世呼智伯晉爲卿故趙氏世卿故當時謂趙孟能貴賤人○麟士按通義金仁山又曰晉六卿趙氏爲長故春秋時謂之趙孟

增湖說然則能得夫巳之所貴者又豈皆慕夫人之所貴也詩

說約合參

云既醉我以酒又飽我以德所謂既飽以德者言其飽足乎仁義也仁義飽乎巳則自有無味之至味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飽乎仁義雖不求聞譽而令聞廣譽日施于身則自有不文之至文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益心泰則隨處皆足內重則外物自輕也世之欲貴者其思之○存疑詩飽德主恩惠言此作德行之德斷章取義也

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也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直解 趙孟是晉國世卿孟子說人情莫不好榮而惡辱故見人爵之榮羨慕而欲得之者此人人心之所同然也乃天下有至尊至貴之理人人各足於巳而無待於外者此其可欲爲何如但人多蔽於物欲未嘗反巳而思是以惟見在人之貴爲可欲而不見在巳之貴爲可欲耳豈知貴之在巳者乃天然自有之貴所謂良貴也人之所貴者依名而立倚勢乃外至之貴非良貴也如趙孟爲晉國執政之卿能操爵以貴人者然能以爵與人而使之貴亦能奪之而使之賤貴賤榮辱皆趙孟之所得專非吾力之所能必所以說非良貴也若夫吾身之良貴人安得而賤之哉然則欲貴者信不可不反求諸身矣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

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直解 詩大雅既醉之篇令是善孟子承上文說人之所貴固非巳之良貴矣良貴之可欲於何見之詩經既醉之篇有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夫飽不曰味而曰德蓋言德莫美於仁義君子體仁而行據義而處則理義悅心而天下之至味在我矣若他人之膏粱人自食之於我何有焉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仁義既積於躬由是令聞昭宣廣譽四達實大聲宏而天下之至榮在我矣若他人之文繡人自衣之於我何加焉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夫曰飽乎仁義則知良貴爲可貴矣若不願膏粱文繡則知趙孟之貴不足貴矣人固有舍良貴而外慕

○蒙引全孟子曰仁之勝夫不仁也猶水勝水此固必然之理乃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之水救一車薪之火而思熄之也及其不熄則人從而謂之水不勝火正由我之爲仁不力故耳是我之所爲又有深助于不仁者也以吾觀之此人之心亦且厭倦怠棄並與其所爲杯水之仁而亡之巳矣○不熄則人謂之水不勝火謂仁眞不能勝不仁也此議一興則不仁者得助矣故曰此又與于不仁之甚者也不知其所以不勝者以吾爲仁不力只是杯水之仁故也○麟士按紹聞編曰此章爲爲仁而不

說約合參

力者發仁不仁以中人言非理欲消長之說也

者何其弗思之甚哉此章言勢分之貴無與於巳性分之貴不資於人欲人重內而輕外不可狥物而忘我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眞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巳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巳也

直解 與字解做助字孟子說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而勝負相乘之勢但觀其消長之機何如耳如以常理而言則理可以制欲公可以滅私未有

道心爲主而人心不聽命者是仁之勝不仁就如水之能克火一般乃一定之理而不可易者也然仁之可以勝不仁者謂其以常存之天理而遏方萌之人欲耳乃今之爲仁者天理之存無幾而人欲之熾方張是猶持一杯之水以救一車薪之火火必不可得而熄矣人見火之不熄不說是水之力少遂諉之說水不能勝火人見欲之難遏不說是仁之分數少遂諉之說以不能勝不仁此言一出由是不仁之人皆信以爲仁之難成將甘心於不仁而縱欲滅理無所不至矣豈非反助於不仁之甚者乎非但有害於人就是自巳亦信之不專爲之不力將併其幾希之仁寖常寖微而終至於亡矣爲仁不力之害如此有志於仁者可不知所戒哉昔舜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杯水卽惟微之喻也車薪之火卽惟危之喻也微者義之使盛危者制之使安卽帝王傳心之要亦不外於學者克巳之助而巳

○序孟子曰五穀種之美者也然以成而後爲美苟爲不熟反不如荑稗之有用夫五穀而可使不如荑稗乎此所以必貴于熟也況夫仁爲本心之長兼統衆善至粹至精不亦五穀之美種耶亦在乎克復日新功純無間使心卽仁仁卽心全其至精至粹之體以熟之而已矣豈可出他道下哉○大全雲峯胡氏曰熟無容力熟之在乎用力○新安陳氏曰而已矣者熟之之說盡夫爲仁之功外此無他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直解 荑稗是草之似穀其實亦可食者孟子勉人爲仁說學者先於爲仁而仁必期於有得不觀之五穀乎彼五穀之爲物天所生以養人人所資以爲食固種類之美者也然所以謂之美者以其由種而耘而獲可以爲粒食之資耳設使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則反不如荑稗之成熟猶可以資日用而美者失其爲美矣五穀猶不可不熟如此況於仁爲吾心之生理兼四端包萬善是何等樣美德豈可不加培養之功是以爲仁者亦在乎省察於念慮已精而益求其精體驗於躬行已密而益求其密由朞月之能守以至於終日之不違必使天理渾全德性常用亦如五穀之苗而秀秀而實焉斯已矣不然是自喪其心德之美而與五穀之不熟者等耳豈不有愧於他道之有成哉孟子之意非以他道爲足尚蓋甚言爲仁之不可不熟也欲熟仁者又自收放心始放心不收而欲熟仁難矣

○增後說全孟子曰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如滿而後發者射之法也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學射者亦必志於彀規矩以爲方員者匠之法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匠者亦必以規矩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大抵知行皆造道之法也虞廷之精一孔門之博約大學之格致誠正古今之爲師爲弟子其能舍是以爲教與學乎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直解 志是期必彀是引弓至滿孟子諭天下之事未有無法而可底於成者故善教者必有所據善學者必有所循不觀之曲藝乎天下稱善射者莫過於羿羿之教人以射宜若有心得之巧乃其教之之法只是開弓引滿期至於彀率從他學射者也只是開弓引滿期至於彀率彀率之外羿不能有異教弟子不能有異聞也蓋一彀率乃弓滿之限引滿而後可以命中此射者一定之法學者安得而違之哉天下稱良工者莫過於大匠大匠教人制器宜亦有獨運之智矣乃其教之之法只是引規執矩使之爲方圓從他學藝者也只是引規執矩學之爲方圓規矩之外大匠不能別有所傳弟子不能別有所習也蓋規矩乃制器之則有則而後可以成器此太匠一定之法學者亦安得而違之哉曲藝且然則聖人之道可知已是以堯舜禹相授受不過日精一執中孔顏相授受不過日博文約禮日精一日博約此聖學之彀率規矩也學道者宜究心焉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孟卷二十四終

序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甘食者人之性然食之中有禮禮與食孰重屋廬子曰禮所以節飲食之宜也禮重

序又問好色者亦人之性然色之中有禮色與禮又孰重屋廬子曰禮所以別男女之交也禮重任人又為之難曰禮固視食色為重矣設必以餽請之禮食則至于飢餓而死不以餽請之禮食則得食而生當此之時必以禮乎設必備親迎之禮則不得妻以廢倫不拘親迎之禮則得妻以全倫當此之時必親迎乎亦安在食色之輕于禮也○麟士按不親迎如凶荒殺禮或貧窮不能具六禮之類不以禮食如嗟來之類

序屋廬子窮于任人之難而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

曰於答是以自申其說也何難之有哉○麟士按於答何有正謂往應一節下三節先就其言而斷之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孟子卷二十五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何有不難也

直解 任是國名即今山東兗州府地方屋廬子是孟子弟子戰國之時人多昧於理欲之辨故任

國之人有問於屋廬子說人不可一日無禮尤不可一日無飲食不知禮與食二者果孰為重乎屋廬子答說飲食雖切於養生而食又賴禮以節其流無禮則必失之縱是禮重於食也任人復問說禮固可好而好色亦人之所好也不知色與禮二者又孰為重乎屋廬子答說好色雖人之所欲而色又賴禮以別其嫌無禮則必至於淫是禮重於色也任人欲逞其辯遂設難以問屋廬子說子謂禮重於食固也設使身當飢餓之際若拘於禮則必不能得食而受餓以死若不拘禮則可以得食而救飢以生當此驅命所關之時必以禮食乎吾恐食可以無禮而生不可以遽謂禮之重於食殆不然矣子謂禮重於色固也設使身處窮乏之中此時若拘親迎之禮則必不可以得妻而婚姻以廢不拘於親迎之禮則可以得妻而家室以完當此怨曠無聊之日何必以親迎乎吾恐婚禮可以不行而人倫不可以或廢謂禮之重於色

序凡物必本末平而後高卑之位可定若不揣其底本而但齊其杪末即方寸至卑之木加于岑樓之上則可使高于岑樓矣

序又如金至重也羽至輕也然金之重于羽者豈謂一鉤之金與一輿羽之謂哉蓋必多少稱而後輕重之體可定也又已明矣○蒙引金帶鉤古有成語漢書曰直如弦曲如鉤○古人束帶有鉤今官人服帶皆然其金最不多此金字五金之總名想帶鉤有以白金為者有以黃金

為者又有以赤金為者赤金銅也○麟士按此兩節亦以興下節正意不可預出

序若任人之論則偏甚矣飢而死食之重者也以禮食殺之輕者也偏而取夫食之重者與禮

殆不然矣屋廬子屈於其說不能對明日乃往鄒邑備述任人之言以告孟子孟子說禮之重於食色者理之常任人之所詰問者事之變於答此問何難之有蓋事無常形而理則有定分惟以理折之則其辯不攻而自屈矣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直解 揣是度量岑樓是樓之高銳如山者鉤是帶鉤孟子承上文說吾謂任人之問不難於答者何以言之蓋理欲輕重本有一定之分故謂禮

重而食色輕者乃據其大分而言也如任人之論則執其偏勝之說以較量一定之理而本末輕重將失其平矣且如岑樓至高寸木至卑為從其根底而比較之也如不從下而揣摩其根本惟就梢末比並其高低則舉方寸之木可升之岑樓之上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舉食色而加於禮之上其高下失平何以異於是哉金之質至重羽之質至輕為其分劑適均而稱量之也豈是說金不必多一鉤也為重羽不必少一車也為輕將取一鉤之金以抵一輿之羽則鉤金反輕輿羽反重矣取禮之常而當食色之變其輕重不敵又何以異於是哉要之岑樓不以寸木之加而損其高鉤金不以輿羽之多而損其重禮之大體亦非可以食色之變而改其度君子惟道常而已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

說約合參

之輕者而比之則食爲必不可已者矣豈但差重于禮而已乎得妻色之重者也親迎禮之輕者也偏而取夫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色爲必不可少者矣豈但差重于禮而已乎此正所謂寸木可高于岑樓而欲鈎金之重于輿羽也豈得其平者哉。

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啻，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直解 孟子又承上文說禮之重於食色，猶之岑樓本高，鈎金本重也。而任人乃謂食色爲重，禮爲輕，其所以比較之者，失其平矣。蓋禮有輕重，食色亦有輕重，惟取禮與食色之並重者而比之，乃見禮之爲重耳。若飢死以滅性，乃食之重者也；得禮而後食，乃禮之輕者也。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食乃軀命生死所關，其重於禮甚矣，豈但如任人所云食重而已哉。不得妻而廢人倫，乃色之重者也；親迎而後婚，乃禮之輕者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色乃居室大倫所係，其重於禮亦甚矣，豈但如任人所云色重而已哉。此正所謂寸木可高於岑樓，鈎金反輕於輿羽者，惟其比較之太偏，故其重輕之懸絕耳，豈可據之爲定論乎。

增淺說若各隨其輕重而彼此並舉之，則見禮爲尤重矣。設試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禮所禁也，犯禮則得食而生，循禮則不得食而死，是禮重而食亦重也，則將犯禮而紾之乎？吾知雖飢以死，而兄之食必不可奪也。禮之重于食也何如哉！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者，禮所禁也，犯禮則得妻，循禮則不得妻，是禮重而色亦重也，則將犯禮而摟之乎？吾知雖無後，而東家之處子不可摟也。禮之重于色也何如哉！○閟上按此章言輕重，如權物相似，任人是一頭輕重者，孟子之說則兩頭俱重，取舍了然矣。此等議論眞有功于人心世道。○不紾則不得食，不是偶然不得食；不摟則不得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直解 紾是捩轉臂膊，用紐捩縛。孟子又承上文說禮與食色，從其偏重者較之，則輕重易差；從其兼重者較之，則定分自見。汝何不往應任人說：子以飢死爲滅性，食固重矣，然敬兄亦禮之重也。設使當飢餓之際，紾轉兄之臂縛而奪之食，

妻不是暫時不娶，故曰兩頭俱重。不娶反把淫色一面說輕了方佳。

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干犯禮義，忍於紾兄而奪之乎？子以不要則廢倫，色固重矣，然以正相從，尤禮之重也。設使當鰥曠之時，踰東家牆而牽摟其處女，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蔑棄禮法，敢於踰牆而摟之乎？吾知紾兄之臂，則忍於惡逆，不但不以禮食矣；摟人處子，則敢於强暴，不但不親迎矣。此則寧可飢餓而死，必不可紾兄以戕恩；寧可不得妻而廢倫，必不可摟人處子以亂法。禮之重於食色，顯然較著矣。以此而應任人，任人何說之可解哉？大抵先王制禮，本以防範人情，維持世教，有之則治，無之則亂者也。而猖狂自恣之徒，樂放佚而憚拘檢，至有乞墦不羞，鑽穴不恥，則禮防之壞極矣。時君世主不能以教化隄防之，而反爲流連之樂、荒亡之行，縱欲敗度敗禮，思以匡世勵俗，不亦難乎？此孟子於任人之辯，而力折其妄，爲世教慮至深遠矣。

說約合參

○序曹交問曰：嘗聞堯舜古之聖帝也，乃人皆可以爲之，此言有諸？孟子曰：然，人實皆可以爲堯舜也。○大全朱子曰：孟子道人皆可以爲堯舜，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假修爲耶。

增淺說曰：交聞文王體長十尺，湯體長九尺，皆爲堯舜者也。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形體類于湯文，若可以爲堯舜矣，然無他材能，但食粟而已，不能爲堯舜矣，如之何則可以爲堯舜耶。

增淺說曰：奚有于是形體也哉，亦在乎勇往以爲之而已矣。如有人于此，其始也力不能勝一匹雛，則是無力人也；今日舉百鈞，則是有力人矣。是人之所以爲有力無力者，以其所舉之任何如耳。然則能舉烏獲所舉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不患其不能勝也。夫人又豈以才質庸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直解 曹交是曹君之弟。是時性道不明，人皆高視聖賢，以爲不可幾及，而孟子每道性善，必稱堯舜。曹交疑之，因問於孟子說：聖人莫過於堯舜，堯舜之爲聖，疑若古今絕德，非人之所能爲，乃有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不識果有此理乎？孟子答說：堯舜雖聖，與人同類，何不可爲之有？信有此理也。曹交不諭爲字之意，乃以形體自負，說：交聞自古能爲堯舜者，莫如周之文王、商之成湯。文王之長十尺，湯之長九尺，是有此非常之軀幹，方有此非常之事功。然則欲爲聖人，必

下不勝堯舜之事爲患哉但廿于弗爲而弗之爲耳。○孫疏挾皐前士安帝王世紀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之徒並皆歸焉秦王于鼎爲舉周鼎烏獲兩目出血六國時人也。○大全云曲禮庶人之摯匹注匹讀爲鶩爾雅曰鳧家鴨曰鶩○存疑此節意只亦爲之而已矣有人于此以下則申其意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以終其意不勝爲患勝字接上不能勝一匹雞來百鈞說過來無力有力而箇爲字輕與上亦爲下弗爲二爲字不同○奚有於是一條說爲堯舜在乎作爲徐行後長一條示以堯舜之道不難爲于此堯服一條則教以爲之也。

說約合參

增淺說且堯舜不難爲也如徐行而後於長者即謂之弟疾行而先於長者即謂之不弟夫徐

非渺小者可能也今交九尺四寸以長比文不足比湯有餘似具聖人之體貌矣及揣已力量則但知食粟焉耳更無他長可以表見於世有其形而無其實交之有愧於湯文遠矣敢問如之何乃可以爲堯舜乎孟子答說聖人所以爲聖不在形體之間子乃以尺寸長短較量湯文何有於此亦惟勵作聖之志反已自修去其不如湯文者就其如湯文者黽勉爲之而已矣豈有志欲爲而力不逮者哉

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勝平聲。○匹字本作鳴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直解 匹是鳴鳥烏獲是古時有勇力的人孟子承上文說吾謂作聖之功在修爲不在形體者何哉觀人之勇力可知矣有人於此匹雛雖至輕也舉之而不能勝則爲無力之人矣今有人焉百鈞雖至重也而曰我能舉之而不難則爲有力之人矣人力之强弱惟辨於舉物之勝與不勝如此然則烏獲之力能舉千鈞者也使有能舉烏獲之任者不必其形體之相似而膂力相當是亦今之烏獲而已矣若使能爲堯舜之所爲豈不即今之堯舜乎人乃謂堯舜之道非我之材力所能爲者往往以不勝任爲患豈知力之不勝不足爲患患在志安於卑近而無克念之誠功狃於因循而無勇往之力可爲而不爲斯乃聖狂之攸判耳誠一爲之夫何不勝之足患哉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

行者豈是難事而爲人所不能哉特人所忽焉而不爲也古今聖人言大道者必歸堯舜夫堯舜之道亦豈有甚高難行之事哉亦不外乎孝弟而已矣孝弟者性分之所固有日用之所常行堯舜于孝弟盡之已耳豈有加哉○存疑孝弟之理通于上下舉其近徐行後長此孝弟也極其遠則堯之親睦九族平章百姓舜之諧瞍底豫而天下定此孝弟也此是實理實事

說約合參

增淺說夫堯舜既不難爲而爲之則在我也子果被服堯之爲服誦述堯之爲言禮行堯之爲行禮貌言動一循乎孝弟則是堯而已矣子不然而被服桀之爲服誦述桀之爲言禮行桀之爲行禮貌言動不循乎孝弟則是桀而已矣故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愚按至此正答已盡末節特又答其不必受業也。

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弟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人之不能爲堯舜者其患固在於不爲矣然堯舜豈難爲者哉今夫長者在前我徐行而讓步於前這便是知敬長之禮叫做弟使長者在後我疾走而突出其前這便叫做不弟夫徐行者不過於步趨之間遵先後之序豈有甚高遠難行之事爲人所不能者哉惟其忽長幼之節是以廢事長之禮蓋自不肯爲耳豈知這孝弟之道近之則爲吾人知能之良推之實爲聖人盡性之事故雖堯舜爲人倫之至其道若至大而無以加然堯惟親睦九族而後有平章之化舜惟愼徽五典

而後有風動之休是堯舜之道亦只在孝弟而已孝弟之外別無性分性分之外別無事功雖堯舜豈得而加毫末於其間哉夫聖道不越於孝弟而孝弟惟在於徐行則欲爲堯舜者信乎其不難矣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直解 孟子又承上文說堯舜之道不外於孝弟則聖人果不難爲矣子欲學爲聖人豈必求之遠且難哉自吾一身而言衣服言動之微皆道之所在學聖則聖學狂則狂在子之趨向何如耳子若服堯之服而非先聖之法服不敢服誦堯

序。交聞言而悅。曰。交于鄒君有鄒好之誼。使得見于鄒君。可以假借一館。願留于此而受業於夫子之門。以終為堯舜之教焉。

達說。孟子曉之曰。子欲假館而受業。猶以道來易知而欲師我以求之也。殊不知夫道者。具于性分之內。著于日用之間。譬若大路。為眾人之所共由也。豈

說約合參

難知哉。特人自絕乎道。病在不知所以求之耳。子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而體吾所謂孝弟之道。吾知性分之內。萬理咸備。孝弟既盡。眾善自生。隨吾身之所往。皆是道之發見。依道而行。即此是師。無往而非道。則亦無往而非師矣。不亦有餘師乎。而何必受業為也。○麟士按。紹聞。稱王伯厚曰。註謂交曹君之弟。按左哀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

之言。而非先聖之法言不敢言。行堯之行。而非先聖之法行不敢行。如此則反身循理。無一事不在於規矩之中。雖不必容貌如堯。而衣冠言動。都與堯相似。是亦一堯而已。子若服桀之服。而從其詭異之制。誦桀之言。而從其邪僻之詞。行桀之行。而從其暴虐之事。如此則悖理亂常。無一事不出於規矩之外。雖不必容貌如桀。而衣冠言動。都與桀相似。是亦一桀而已矣。汝能為堯。則必能為舜。而出於堯。則必入於桀。為聖為狂。惟在乎我。子可不慎擇所從哉。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五 告子下 七

直解 曹交聞孟子之言。有感於心。說道。交始初只疑聖道難為。幸而得聞夫子之教。乃知堯舜可學而至。此一念求教之誠。有不容自已者。如得見於鄒君。可以假借旅館。以為駐居之所。願暫留於此。而受業於夫子之門牆。庶幾得盡聞聖道之傳。終成學聖之志矣。夫假館而後受業。則其求道之不篤可知。孟子乃從而拒之。說子欲假館受業。意以道之難知。而求師於我也。不知這箇道理。具於性分之內。著於日用之常。天下古今。坦然共由。就與那大路一般。豈有隱僻難知之理。而待人指示者哉。但人自迷於向往之途。病在不知所以求之耳。子誠歸於家庭之間。而求此道於事親敬長之際。於吾之所謂孝弟者。皆務身體而力行之。則行止疾徐。隨所寓而皆道。衣冠言動。隨所覺而皆師。不必身親授受而自師之資。有餘矣。豈必留此受業。而後可以求道哉。孟子此言。雖為曹交而發。蓋孝弟不待外求。堯舜可學而至。實萬世不易之論也。

○增淺說。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一詩。非孝子之用心。乃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詩之言。貴乎溫厚和平。況小弁又處父子之間乎。今誦其詩。但見哀痛迫切。怨而已矣。此所謂小人之詩也。

增淺說。孟子曰。固矣哉。高叟之治詩也。謂其詩之怨。則誠然。因其怨而遂謂之小人。則非也。譬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欲射之。則已于其旁談笑而勸止之。無他。疏之也。故言不甚切也。若其兄關弓而欲射之。則已于其旁涕泣而勸止之。無他。親之也。故痛切以為言。恐其殺人而陷于罪也。小弁父子之間。不啻其

說約合參

兄之關弓射人。則小弁涕泣之道。乃親親之情也。夫親親者。仁也。仁豈小人之道乎。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大全。新安陳氏曰。小弁之事。人倫之大變。宗社傾覆係焉。如之何無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親愛之心。仁之發見也。○愚按。人倫大變意。正下節過大也。此條且勿入講。○射之之之字。指所射之人言。道之。疏之二之字。指關弓之越人言。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為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五 告子下 八

直解 高子。是齊人。小弁。是小雅篇名。昔周幽王初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生伯服。甚嬖愛之。因黜申后而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師。為作此詩。以述哀痛迫切之情。因名其詩曰小弁。關弓。即是彎弓。公孫丑問於孟子說。吾聞高子之說詩也。以為詩三百篇。多仁人孝子之言。惟小弁乃小人之詩也。孟子問曰。高子以小弁為小人之詩。其說云何。公孫丑答說。高子謂詩之為教。溫柔敦厚。故雖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今小弁處父子之間。而為嗟怨之辭。有哀痛迫切之情。無溫厚和平之意。此所以為小人之詩也。孟子說。凡說詩者。當會其意。而不可泥其言。固矣哉。高叟之說詩也。夫謂小弁為怨則可。謂怨為小人則不可。何者。小弁乃怨其所當怨者也。譬如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此人。我雖知其殺人之不可。然不過從旁談笑而開導之。初無急迫之

序丑曰小弁固所當怨彼詩有凱風之遇其母猶小弁之遇其父也何以不怨○大全新安陳氏曰母生七子而寡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不敢非其母引罪自責謂不能愍毋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之也
增補說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其失只在一身小弁親之過大者也其危將及宗社親之過大者不怨則是視親如路人而父子之情亦薄矣此之謂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則號叫而遽怒矣此之謂不可磯也愈

說約合參

疏則有忘親之心是不孝也此小弁之所以怨也不可磯則無恕親之心亦不孝也此凱風之所以不怨也是其怨與不怨各有攸當豈可以一例論哉○蒙引問激者水激之也怨者水乎石乎曰非石怒乃水怒也水激石謂水所見激之石也蓋石激而致怒也○存疑不可磯意未完只說一半故註補之云言微激而遽怒也○麟士按磯水激石也似當云水激于石也石喻母水喻子○愚按愈疏字有著落言見疏于父已疏矣又恝然無所愁怨是愈疏也
序孔子嘗有言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而不得于親不忘慕焉是舜當日呼天號泣怨慕之情乃所以爲孝也豈可以小弁之怨爲不孝耶

意此豈有他故哉以越人與我情分之遠利害本不相關故因其疎而疎之也如使其兄關弓而射此人則已惻然恐陷其兄於殺人之罪當必向前垂涕泣而勸止之不勝其追遠之情矣此豈有他故哉以兄與我手足至親休戚本同一體故因其親而親之也今小弁所處乃人倫之大變廢嫡立庶且將有亡國之禍正與其兄關弓而射的一般安忍恝然無愁談笑而道之乎故其爲詩哀痛迫切庶幾動親心之感悟不至陷宗社於危亡正是垂涕泣而道之之意蓋親親之情不容自已者這親親之心乃至誠惻怛之念仁之發也未有小人而仁者而可謂小弁爲小人之詩乎泥其詞而不通其志此高叟之說詩所以爲固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

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言舜猶一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直解凱風是國風衛詩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以自責其詩名曰凱風磯石激水之石公孫丑又問孟子說小弁之怨固是親親至於凱風之詩七子不得於母猶小弁之不得於其父也何爲痛自刻責而不怨其親乎孟子答說人子之情本無親疏而父母之過則有大小凱風之母雖是有過然失節之辱止貽玷於家庭是過之小者也若小弁之父賊天性之恩亂嫡庶之分禍且及於宗社是過之大者

說約合參

○序昔遊說之士宋牼將之楚孟子適與之遇于石丘之地
序孟子問曰先生此行將之何國
序牼曰吾聞秦楚二國搆兵相伐我將南見楚王說之而罷其兵或楚王不以吾言爲悅我將西見秦王說之而罷其兵不合于楚必合于秦二王我將有所遇焉以吾說之必有可行也
增補說孟子曰軻也邂逅之際請無問說二國之詳願聞其說二國之指夫子所以說之者將何如牼曰吾將言其兵連禍結民困財盡非爲國者之利也曰先生之志在于罷兵息民可謂大矣然先生言其不利則是以利爲號是有所不可也

也使親之過大而我漠然無所動其念不知吝嗟哀怨望之以恩則親既絕我我又自絕於親已疏而益疏其薄於親甚矣於心何忍焉若使親之過小而我憤然有所迫於中遂即抵觸叫號繼之以怒就如以石激水水不能容乎石微激而遽怒其不可磯甚矣於心亦何忍焉以此觀之愈疏是有忘親之心忘親不可謂之孝也此小弁所以怨也不可磯是無順親之心不能順親亦不可謂之孝也此凱風所以不怨也怨與不怨各有攸當可比而同之乎昔者孔子稱贊大舜說舜其爲天下之至孝矣年至五十猶怨慕其親而不忘非至孝其孰能之夫舜以怨慕而稱至孝則小弁之怨未可謂之不孝也高子乃以小人目之何其說詩之固哉然怨慕雖人子之至情而天性聯離實人倫之不幸也使大舜不遇瞽瞍宜臼不遇幽王豈樂於以孝稱哉及瞽瞍惑於嚚妻而寵傲象幽王溺於褒妾而寵伯服則知賊人父子兄弟之恩傷天性

之愛者多自衽席始矣可不戒與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口莖反○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卽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

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直解 石丘是地名昔戰國策士有姓宋名牼者將往楚國遊說楚王孟子偶然與之相遇於石丘之地因問宋牼說先生此行意欲何往宋牼答說今百姓之苦莫甚於戰爭而列國相爭莫過於秦楚我聞秦楚二國興兵搆怨戰鬬不休意將南向而見楚王說以罷兵息民之說使無攻秦設或楚王不悅吾言我將西向而見秦王說以罷兵息民之說使無攻楚不遇於楚必遇於秦或者二王之中將必有一處遇合則吾之說可行而志可遂矣孟子又問說先生此行往說秦楚我且不敢問箇詳悉只願聞箇大指說之以何爲詞乎宋牼答說兩國搆兵由其見利而不見害也我將見秦楚之王而說以兵連禍結之害使之知其不利而自寢耳孟子因問之說當今遊士之策皆以戰攻爲尙先生獨於兵戈擾攘之時而以罷兵息民爲說意在措天下於安寍志誠大矣但謀人國家之事者宜論道理不宜論利害今先生欲言搆兵爲不利則是以利爲名而欲秦楚之王惟利是從也名號不正將恐利未必得而害已隨之矣

增蒙淺說何以見利之不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皆悅于利之說以罷三軍之師而召止師是凡自將校以至卒伍所爲三軍之士皆樂罷而悅乎謀利也利之名一倡而人心皆知利之爲美將見爲人臣者懷箇利之心以事其君有所爲者而非盡忠也爲人子者懷箇利之心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箇利之心以事其兄有所希冀而非盡孝悌也是擧國之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只懷利以相接吾恐見利則爭失利則怨親愛之意泯簒弑之禍興然而不亡其國者未之有也利之爲禍有如此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

直解 孟子又告宋牼說吾謂先生之說秦楚不可以利爲名者何哉利之所在衆之所趨有利則必有害也如使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說道罷兵息民乃國之利則秦楚之王必欣然悅於利而投戈解甲以罷三軍之師三軍之士得免於鋒鏑死亡之憂其誰不樂是士卒亦樂罷而悅於不戰之利也利端一倡擧國之人皆熙熙然爭趨於利爲人臣的懷圖利之念以事君而無實心盡忠者矣爲人子的懷圖利之念以事父而無實心盡孝者矣爲人弟的懷圖利之念以事兄而無實心敬長者矣君臣父子兄弟之間惟利是視竟不知有仁義皆棄去仁義懷利以相交接如此則見利必爭失利必怨親愛之心既忘簒弑之禍將起國不至於滅亡者未之有也夫利之說一行而其害至於亡人之國先生欲以此爲號而說秦楚之王不亦誤乎

增蒙淺說利既不可爲名則當以何者說之亦有仁義而已矣先生若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見得殃民非仁過制非義不可爲也秦楚之王悅于仁義之說而罷思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皆樂罷而悅于仁義也仁義之行一倡而人心皆知仁義之爲美爲人臣者懷箇仁義之心以事其君只見得道理當忠初不爲一己富貴之計爲人子者懷箇仁義之心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箇仁義之心以事其兄只見得道理當孝悌初不爲一己覬覦之私是擧國之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吾見君有正臣父有孝子兄有賢弟四境之內同一君親上下之誠愛親敬長之願人心既振國勢自張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仁義之造福如此先生特此以往可矣何必云利哉○大全新安陳氏曰此章大意與首卷首章相似○蒙引三軍之師就在上人說三軍之士就在下人說言三軍中人有有位者有無位者皆士也○宋牼戰國之士無位子逆知其所以說秦楚者無他只是以利害入之耳苦以爲如此使其說入則人人各從利上尋求依託是道斯作兵隨罷而隨搆矣故開以仁義使其因是行而有袖子名發而亦有實利于人國也自恒情觀之宋牼之言似未可大彰而不知其有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

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直解 孟子又告宋牼說先生所以說二國者既不可以利爲名則亦有說仁義而已矣誠使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說道殃民非仁伐國非義則秦楚之王必欣然悅於仁義而休兵止殺以罷三軍之師三軍之師得蒙休息生養之澤其誰不樂是士卒亦樂罷而悅於仁義之道也仁義一倡擧國之人皆將熙熙然爭趨於仁義爲人臣的心存仁義以事君自謂臣職之當盡非有所利而爲忠矣爲人子的心存仁義以事父自謂子職之當供非有所利而爲孝矣爲人弟的心存仁義以事兄自謂弟道之當執非有所利

伏禍也○存疑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箇仁義之心去事君不是把仁義去事君也道裏容易誤○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只是就罷兵上說其非仁義不是罷兵外另說他去做仁義也若所謂殃民過制害慎子是也

○增補說昔孟子之居于鄒也有任君之弟季任爲任君居守其國以幣至鄒來交孟子孟子受之而不報其一日又處于齊之平陸也儲子爲齊相亦以幣至平陸來交孟子孟子亦受之而不報○宗引不往答拜也

增補說他日孟子由鄒之任見季子以報之由平陸之齊不

說約合參

見儲子則終不爲之報焉屋廬子喜曰其交也皆同其答也有異聖賢之處此必有義理存焉吾得其間隙而問之矣

而爲恭矣君臣父子兄弟之間知有仁義而不知有利而去利懷仁義以相交接也如此則彝倫式敘上下交歡有尊君親上之風無悖逆淩犯之俗其不能興王業而王天下者未之有也利之害如彼仁義之利如此先生欲說秦楚之王亦說之以仁義可也何必以利爲言哉夫宋牼志於息兵欲以救一時之民而孟子曉以仁義則以正萬世之民心論治道者宜知所擇焉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五 告子下 十三

直解 季任是任君之弟處守是居守其國連是屋廬子的名昔孟子居於鄒國時有任君之弟季任者因其兄有朝會之事替他居守其國一向仰慕孟子之賢遣使人自任至鄒執幣帛以爲納交之禮孟子受其幣而不往報焉及處於齊平陸之邑時儲子正爲齊相他也仰慕孟子之賢使人自齊至平陸執幣帛以爲納交之禮孟子亦受其幣而不往報焉其受幣之同如此及至他日孟子自鄒到於任國乃親去見季子以報前日之禮又一日自平陸到於齊國却不親去見儲子以報他前日之禮其報禮之異如此屋廬子幸其請問有由乃喜而說道連也仰慕夫子之道每欲請問但無間隙之可乘今觀處季任儲子之事一見一不見是必有理義存乎其間今乃得其間隙而可以請問矣夫孟子之

而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平陸不見儲子者爲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與

叅後說只非以儲子爲相故不見也書曰享人貴厚乎禮意若物有餘而禮意不足是儀不及物即所謂之曰不享惟其但以物爲享而不用志于享故也書之言如此○蒙引儀禮意也對物言集註只云儀不足也其下文便云禮意多厚也不可因多字遂謂是禮文

淺說書之意謂享人者必先有是禮意之誠而後將之以幣帛之物有本有文方成享也若不用志于享而但以物爲享此特其彌文耳本之則無也豈成享哉爲其不成商享禮故曰不享也蒙引此句最當玩味要見發上文未終之意與上文不享

說約合參

一般看要深一步止是解那意○存疑惟不役志于享是書自解曰不享意爲其不成享也又是孟子解曰不享意○附錄書洛誥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蔡傳此御諸侯之道也亦斷章取義

纂大全慶源輔氏屋廬子得孟子不見儲子之故而悅或人不知而問之屋廬子曉之曰季子爲處守不得之鄒儲子爲相得之平陸不得之鄒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者也欲爲而不可也得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可爲而不欲也君子之所爲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麟士按此章識正以逐

處二子固必有稱物平施之道屋廬子一得其間而卽喜亦可見其善學孟子矣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 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直解 書是周書洛誥篇以物奉上叫做享儀是禮意物是幣帛役字解做用字屋廬子問孟子說季子儲子同一幣交則宜同一往見也今夫子至任就往見季子及至齊卻不肯見儲子夫子之意豈是爲儲子爲齊相不似季子攝守君位之尊故輕之而不見耶孟子答說君子交際之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五 告子下 十四

義只論道理不論名位我之不見儲子非以其爲相之故也獨不觀之書乎周書洛誥篇有云凡人獻享於上貴在禮意有餘若禮有餘而儀不足雖幣帛交錯都是虛文這便叫做不享惟其未嘗用志於享故耳夫以物享人書乃謂之不享者何蓋人必以恭敬之心將幣帛之物方可以成享禮若不用志于享而徒致飾於幣帛之陳則有文無實不成享上之禮矣書所以謂之不享者蓋謂此也彼儲子徒以幣交而誠意未至不得謂之成享矣我何爲而往見之耶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直解 屋廬子聞孟子之言得其所以不見儲子之故在於禮義之不足始知聖賢交際自有理義

漸次第說出故隹若亦將如世文淺爲扭合一口道破何來

說約合參

纂疏 淳于髠曰凡人有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先名實者功利在所先則進而治以濟民爲人也後名實者功利在所後則退而獨善其身自爲也今夫子在三卿之中是志在爲人明矣乃名實未加於上下之間而徒然去之又不成爲人矣以濟時而時不之濟仁者固如此乎○存疑髠以出處兩無所成不得爲仁不知爲人固君子之本心然時之用舍有不能必者時而我以出而爲人可也時不我以猶汲汲于爲人必至枉道未有能直人者故古之聖賢救世之心雖切在已之道終不可枉故雖立人本朝欲行救世之心道苟不合則奉身而退孔子之去魯孟子之去齊皆是道也但此意有難以語髠者故下特舉伯夷伊尹柳下惠之事以曉之

纂存疑 孟子曰居士庶之下位不以己之賢事人之不肖者伯夷也爲湯見貢于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是而五者伊尹也不惡汙君而事之不辭小官而爲之者柳下惠也三子者或去或就或去而且就其道不同而其志趣則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夷之去非沽名天下無道在所當去是其心固無私而其去合天理也惠之不去非貪祿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

而不苟也遂欣然有悅於心或人不曉其意以爲同一幣交如何有成享不成享之辨乃疑而問之屋廬子曉之說道二子之幣交有成享不成享之異但觀其所處之勢而可知矣當時季子爲君居守託國政於其身若自任之鄰必出境而遠涉越國見賢國誰與守其不得之鄰者乃勢之所不能非心之所不欲也若儲子則異乎是其官則齊相也土治有人既無居守之責况平陸乃齊邑也相去甚近又無越國之勞可來而不來可以見而不見是其不之平陸乃心之所不欲非勢之所不能也夫季子不得之鄰則雖以幣交而禮意已備此所以謂之成享儲子得之平陸而不一至雖以幣交而儀不及物祇見其爲彌文而已此所以謂之不成享也或人又何疑乎觀此而知爲君相者既不可無敬賢之禮尤不可無好賢之誠敬賢而不能以誠賢者猶不肯至況於簡賢棄禮者哉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十五 告子下 十五

○淳于髠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爲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

易其介其心亦非有私而于理亦合也伊尹之有去有就其就湯也感湯之聘欲以道覺民其就桀也以湯之進欲其悔過遷善也其去而就湯也以桀不悔過而湯有可就亦非爲利祿也是其心求嘗私于理亦合也夫君子之於天下亦惟求其心之無私而非之合乎天理而已務去就之迹何必同哉必欲其迹之同同於去者恐行同經之閥而不知救之同于就者恐有經鄰之關而不知問門其迹雖若相同而去仁遠矣○崇引君子亦仁而已矣說開去不指三子孟子自謂也日三子者不同道亦見得伯夷爲後名實一紛人尹惡爲先名實一等人矣但識子所以反先意重者夫于在三卿以下致言何必同一句最重

說約合參

趙注 髠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子思二人爲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削亡其土地者多見削也日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于人國也○孫疏史記云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禮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莢書曰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

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何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直解 淳于髠是齊之辯士名是聲譽實是事功淳于髠因孟子仕齊無功而去乃譏之說道士君子處世只有出處兩端若以功名爲急務而汲汲然先之道是心存於救民而爲人也若以功名爲緩圖而泄泄然後之道是志在於守己而自爲也自爲爲人總之全盡此心之理仁者之事也今夫子當路於齊位居三卿之中是已出而用世非復自爲之時矣乃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澤民名實未加於上下忽然致仕而去又不能終其爲人之志人已兩無所成進退而無所據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曉之說道子疑我去國爲未仁是徒泥去就之迹而未能深諒我之心也且以古人言之蓋居下位而不肯以我之賢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十五 告子下 十六

事人之不肖者伯夷也感幣聘而五就湯因湯進於桀而五就桀惓惓以救世爲心者伊尹也不羞汙君而必事之不辭小官而必居之由由然與物無忤者柳下惠也三子之行或清或任或和其道雖若不同然其志意之所趨向則一而已矣所謂一者乃仁之所在也蓋清非忘世任非好名和非辱身總歸於理之當然心之無私而已然則君子處世可就則就固非有意於爲人而以名實爲先可去則去亦非有意於自爲而以名實爲後要求合乎此心之仁焉耳何必其行之盡同也子乃執去就之迹以議我之未仁殆未識仁者之心矣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髠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

而出其妻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織女利乎。

纂大全新安陳氏孟子曰子知夫百里奚乎虞不用之而至於亡秦穆公用之而遂伯夫不用賢則亡雖求削而不可得魯之止于削尚以有三賢在也何言無益人國也。

說約合參

纂趙注髡曰昔有謳者王豹處於衛之淇水而河西皆化而善謳歌者綿駒處于齊之高唐而齊右皆化而善歌華周杞梁二人齊大夫死乎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則效其哭如是歌哭何能變俗可見有才藏蘊諸中者則必有著效形見于外功因事著也若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有功乃爲賢者不見其功是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之矣〇大全語類有問所也說長言也〇春秋傳襄公時齊侯襲莒杞殖華旋載甲夜入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梁戰死喪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〇

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與平聲。〇百里奚事見前篇。

直解 公儀子名休子柳子思都是魯之賢者淳于髡又譏孟子說道賢者處世之迹固難盡同而其濟世之功實難取必昔者魯穆公之時以公儀休爲相而使之總理國政以子柳子思爲臣而使之分理庶職此三人者皆當世所謂賢人而穆公用之宜乎有共襄撥亂之功有尊主庇民之效矣乃當時鄰國交侵疆宇日蹙辭之削弱滋甚以國勢衰微之際衆賢支持而不足如此乎賢者之無益於人國其去就未足爲重輕也淳于髡此言蓋謂孟子仍不去位未必能有益於齊也孟子答說賢人去留國之存亡攸繫何可謂其無益昔百里奚初仕於虞虞公貪受晉賂不聽其言遂見執於晉與虢俱亡及其在秦穆公加之相位言聽計從遂霸西戎顯名天

下夫以虞公一不用百里奚即至於滅亡而不救雖欲求如魯之削地不可得矣然則魯之僅至於削而不亡者猶賴羣賢維持之力也豈可謂賢者無益於人國乎。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華去聲。〇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綿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直解 王豹是衛人淇是水名綿駒是齊人高唐是齊邑即今爲高唐州華周杞梁都是齊臣淳于髡又設問以譏孟子說賢者之抱負難知而事

劉向說苑杞梁與莒戰鬬殺二十七人而死〇吳氏程曰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過帶說華周猶前篇稱禹稷過門不入耳〇蹶士按說苑華周作華丹〇列女傳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其貞而知禮〇古今注其妹悲其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梁殖字也〇琴操曰范杞梁妻歎者齊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

說約合參

纂孫疏曰孔子嘗爲魯國司寇之官不得用其道從魯君祭于宗廟當賜大夫以膰膰肉且不至孔子孔子遂反歸其舍未及脫祭祀之冕而行以適他國當其時在不知者固以爲孔子爲肉也即在知者亦但以孔子爲無禮也乃孔子之心則欲以君相之微罪而行不顯其受女樂之大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而因端于膰肉之間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如此當時安得而識之而此觀之可見凡君子之所爲情深識遠超然形迹之外衆人固不識也髡亦衆人已耳其能識賢者哉〇蒙引君子之所爲二句當依上文君子亦仁而已矣例其大注云蓋聖人于父母之國至用意忠厚如此固非衆人所能識也此數句都附在大文不欲爲苟去二句而起下文二句意〇蹶士按此章三問三答有疑孟子之去爲不仁者言不論去就但無私以合

功易見使其果有益於人國髡豈不知者乎昔者衛人王豹善謳居於淇水之上河西之上凡近淇水而居者皆化之而善謳齊人綿駒善歌居於高唐之邑齊右之人凡近高唐而居者皆化之而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因夫死於戰鬬哭之而哀至於城爲之崩由是一國之中其俗皆變而善哭即此三事推之可見名實相須有才猷蘊蓄於內者必有功業昭著於外苟身爲其事可以自見其才而卻無功效之可指則是內外不相符髡未嘗見有此人也看來當今之世寔是無賢者若果有賢者生於其時其才猷自足以經世其功業自足以及民髡必知其人矣今既未見其人安其有益於國哉淳于髡此言蓋譏孟子仕齊無功未得爲賢也豈知賢者所存固未易窺測者乎。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去聲〇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直解 膰肉是郊祭胙肉稅冕是脫去冠冕孟子因淳于髡譏已未得爲賢又曉之說道子謂事功

天理同歸于仁次疑不去亦未必有名實答言賢者于人國必有益但不用耳終疑無名實不可謂賢矜言賢者固不可識也孔子見幾明決故去國之故不肯明言而俟孟子始發明之然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不欲明言者豈固未知其幾耳

論約合參

○序孟子曰世道之日降也君臣之間皆不道矣如五霸者似謂有功於三王實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似欲追踪于五伯實五伯之罪人也茲獨其君之罪哉今之大夫似謂有功于諸侯寔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附錄風俗通曰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盟責楚之罪復苞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盟修朝聘之禮納襄冠帶自裁天子穆公受鄭甘言置戍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殽之敗殺賢者百里奚以

可以觀人似以賢者爲易知不知賢者固未易測也孟即孔子之事觀之昔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恐懼因以女樂遺魯君魯之君相惑於聲色果怠棄政事疏孔子而不用是時孔子已有去志但未即行耳適遇魯有郊祭孔子以大夫陪祀禮當有膰肉之頒又不頒及孔子於是孔子祭畢即行雖冠冕亦不暇脫其毅然不肯少留如此當是時人之不知孔子者以爲膰肉甚微偶然遺漏如何便去知孔子者以爲郊必致膰乃所以待大夫之禮今既遺等慢如何不去此兩說者皆非知孔子者也乃孔子之意以爲使我因受女樂而去則顯其君相之失若無故而去則又非出處之宜故不以受女樂之大過去而以不賤膰肉之細故行使君相之罪既泯於無迹而在己之去亦不爲無由其見幾既如此明決而用意又如此忠厚然則君子之所爲有出於常情擬議之外者或以爲爲肉或以爲爲無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五　告子下　十九

禮皆衆人淺陋之見焉能知君子微意之所存哉君子之不易知如此則孟子之所爲固非髡之所能識也乃以知賢自任而謂世無賢者妄亦甚矣蓋是時游士說客皆挾其富強之術以干世主就功名而孟子獨以仁義之道與齊王言欲以攻其好勇好貨好色之疾所以言常不合仕齊不久而輒去也然終不肯顯言齊王之失正與孔子去魯同意淳于髡乃以爲未仁又以爲未賢豈知孟子者哉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直解 五霸是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三王是夏

于耶氏獨爲說焉之所爲作故說曰秋襄公不度德量力系名而不稱寇六霸五在先者其異權用兵終爲人笑亦非王佐號自下歷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折無與微繼絕興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者于竹亂同之伯功或誤後生豈不晴乎

論約合參

纂疏引何以見五霸爲三王之罪人彼三王之世天子十二年而一巡諸侯名曰巡狩諸侯五年而一朝天子名曰述職時乎春也則天子省畿內民之耕者有不足則補之而諸侯莫不省其國之耕時乎秋也天子省畿內民之斂者有不給則助之而諸侯莫不省其國之斂其凡巡狩也天子入諸侯之疆見其未墾之土地闢已熟之田野皆治養老而無與饋尊賢而重有德俊傑在位而收用人才以修百職是其國治矣則有慶以示賞勸焉所慶者以地也若入其疆而土地荒蕪不闢[illegible]老者廢失賢人[illegible]聚斂之臣使之在位是其[illegible]則有讓以示罰[illegible]有常期也倘一不來朝則貶其爵六貶爵侯貶爲伯伯貶爲子男再不朝則削其地百里削爲七十里七十里削爲五十里三不朝則天子命六師以移之而更置其君蓋三王之制如此以此觀之則賞罰征伐之柄自天子出而天下諸侯無敢自專而不

禹商湯周文武孟子見世道浸衰王降而伯伯降而戰國其勢將使先王紀綱法度蕩然無有存者故著其罪以儆惕之說道自古治世安民德莫有過於三王者三王既往五伯迭興雖不無扶衰撥亂之功然矯命雄行惟威力是尚王法從此壞矣此得罪於有道之世而爲三王之罪人也至於今之諸侯豈但不知有王非之可守即五伯所申之禁令亦皆廢之不遵而惟以巧詐相傾殆又得罪於五伯而爲五伯之罪人也至於今之大夫豈但不知有伯界之可圖惟諸侯所不敢萌之妄念彼皆導之以必爲而惟以阿諛取容殆又得罪於諸侯而爲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蓋世變之遞下故人心之僞愈滋非得王者起而正之禍亂之作可勝言哉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五　告子下　二十

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所謂五伯爲三王之罪人何

承命者也是故天子端拱穆淸之上但出令以討罪人而不事親伐諸侯但奉一人之命舉三軍之衆往取罪人役于上而不敢命諸侯者五伯摟諸侯以攻伐諸侯者也何所出令何所承命但以形勢强鄰國而爲之詞以爲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若出于公以就其私而已究迹其法而尤竊其法且窒壞其法即此五伯之所以爲假仁也此五伯之所以爲無王也吾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俊傑在位事指布列庶位不取指迎之徒不興趨賢相混○方伯連帥只一人平時爲方伯征伐則稱連帥發詩王風揚之侯曰先生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三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而已

說約合參

以見之蓋三王之時紀綱振舉法度修明天子以時巡行於諸侯之國這叫做巡狩巡狩者巡其所守之土地也諸侯以時朝覲於天子之廷這叫做述職述職者述其所修之職事也時乎春日正是百姓每耕田之時候中間有播種不足的必賑貸以補益之使他不妨於耕時乎秋日正是百姓每收穫的時候中間有糧食不給的必賑貸以周助之使他不妨於斂天子省於畿內諸侯省於四中察間閭之疾苦行周恤之恩惠三王之世民皆家給人足而無匱乏之患者蓋以此耳辟是開闢掊克是聚斂讓是切責孟子承上文說以巡狩之事言之天子之適諸侯本徒察邦國之治否以驗職業之修廢也若入其疆內見得土地開闢田野修治老者養之以安而不至凍餒賢者尊之以爵而罔或遺逸且用俊傑有材之士使之布列庶位分猷而宜力如此是能克謹侯度有功於王室者也能無慶賞之典乎則增益其土地以示優異之恩而有功者上諸侯莫不欣然以爲勸矣若入其疆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五 告子下 三三

內見得土地荒蕪四境不治老者遺棄而凍餒不免賢者施放而禮意不及惟用掊克聚斂之臣使之損下益上蠹政而殃民如此是怠棄封守違背乎王章者也能無威讓之令乎則切責其愆尤以示斥罰之義而有罪者下諸侯莫不凜然以爲懲矣夫以巡狩一行而慶讓並舉其所以綱紀世道之具聯屬人心之機皆在於此此所以爲三王之制也孟子承上文說以述職之事言之諸侯朝於天子大自有常則也使其如期而至固必有賚予之典矣故或一次不朝是慢上之漸也則貶其爵位以次而降其官再次不覲逆侵背之甚也則削其土地以次而損其祿如或三次不朝則是悖亂已極不但當削其地而已遂命六軍之衆往誅其人而更置賢者以守其國焉此述職之法亦與巡狩同一慶讓之典者也由此觀之三王之世禮樂征伐之權皆出自天子臣下無敢自專者故天子但出令

增纂淺說何以見今之諸侯爲五伯罪人五伯惟桓公爲盛觀其葵丘之會諸侯也威信服人但束縛其牲陳于壇上不必殺牲取血而共歃之但以載書加于牲上一明天子之禁初命曰罪莫大于不孝有不孝不可不誅世子者國之本所無大故不可輕易已樹之子妻所以嫡配而承宗廟者也無以妾爲妻以亂其分三者修身正家之要也再命曰賢材皆有德者也賢者尊之才者育之以彰明其有德也三命曰老者敬之幼者慈之

說約合參

嘉賓羈旅皆有以待之無忽忘也四命曰士但世祿而不世官恐非才也官事無相兼攝恐廢事也取士必得其人防冒進也無以私怨專殺大夫政統于一人也五命曰無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利已病鄰也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地皆王土人皆王臣無以私恩擅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五命既終而又丁寧之曰凡我同盟之人自此既盟之後務遵五禁以歸于和好不得違五禁之命也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而違伯者之法故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孫疏左傳九年夏會諸侯于葵丘盟且修好禮也秋齊桓公盟諸侯于葵丘是歲周襄王元年矣不孝如衞世子輒拒其父蒯聵楚世子商臣殺其父之類也易世子妾爲妻如晉獻公立奚齊以易申生寵于驪姬是也尊賢育

以討罪而不必親與伐國之師諸侯但承命以伐人而不敢擅興討罪之旅此體統名分所在繇三王以來未之改也今五伯不用天子之命牽連與國之諸侯以攻伐諸侯之叛已者名雖爲伐寔同於討豈非以臣而僭君以下而犯上得罪於王法者乎我故說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五 告子下 三三

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直解 葵丘是地名束牲載書是束縛牲口將載書用匱盛載於上歃血是塗血於口以示不背盟誓的意思樹子是冊立的世子攝是兼官曲防是曲爲隄防旱則壅泉專利澇則激水病鄰的

不如南有嘉魚之詩云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蓄賢者莪之詩云樂育才也敬老慈幼周禮大司徒之職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也世官如魯有臧孫氏仲孫氏叔孫氏季孫氏晉有狐氏趙氏荀氏郤氏欒氏范氏齊有高氏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之類也尚書注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位非其人爲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大官私非其人亦具官而事無攝則爲非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所以譏前之奢取士必得如桓取管仲于□因立賢無方是矣若晉文齊之于虽克□□公之于夏徵舒是取士不得□于專殺如左文六年晉□□□于之易其功而知其罪殺于賈乃使續鞫居殺之成八年晉殺其大夫趙括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是也凡此之類春秋書之四十有七無曲防故先王制畎遂溝洫所以爲此矣是齊桓會諸侯于陽穀公羊以爲陽谷會諸侯于葵丘穀梁以爲無障泉凡此可見矣止糴如秦饑晉閉之糴是也專封不告如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有葵丘縣地也○大全穀梁傳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陳新安曰五命即載書之詞○蒙引言歸于好言盖語詞如詩經言旋言之類

意思遏糴，是閉阻糴穀，不使轉販。孟子說所謂今之諸侯，爲五伯之罪人，何以見之？蓋五伯之中，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最爲强盛，當時葵丘之會，諸侯咸集，桓公但就壇坫之上，束縛牲體，盛載盟書，以與諸侯約誓，更不消殺取其血以塗於口，而諸侯莫不聽從，其信義足以服人如此。當時盟約之詞，其有五件。第一件相戒命說，五刑之屬雖多，而罪莫大於不孝。有則斷以大義，必誅無赦，以正綱常。世子既已樹立，受命於朝，不得擅變，庶子擅謀更易，以搖國本。妻乃己之敵體，名分已正，不得有所廢立，用妾爲妻，以亂嫡庶。此修身治家之事，不可犯禁者一也。第二件相戒命說，賢才之生，爲國楨幹，必尊禮賢者，而隆其禮貌，養育才者，而厚其常祿，於以彰顯有德之士，使豪傑能自表見，而益堅其效用之心。此用賢圖治之養，不可犯禁者二也。其第三件相戒命說，人之老者不可慢，必恭敬之，以尊高年。人之幼者不可棄，必慈哀之，以恤孤弱。四方之賓客行旅不可忽，必善待之，以柔遠人。如此，則近悅遠來，而人心悅服，不可犯禁者三也。其第四件相戒命說，有功之士，但當世其祿，而不可世其官，使名器至於冒濫。百官之事，但當有分職，而不可有兼職，使庶務至於廢弛。欲衆用有德之士，必選於衆，而務在得人。欲誅伐有罪之大夫，必告於朝，而不可擅殺。如此則擇人任事，而刑賞清明，不可犯禁者四也。其第五件相戒命說，鄰國有水旱之災，當交相體恤，無得曲防水利，使專於己，而病於人。鄰國遇凶荒之歲，當交相接濟，無得閉遏糴販，使我有餘而彼不足。至於國邑之土地人民，皆當聽命王朝，無得專擅分封，而不告天子。如此則既有睦鄰之仁，又得尊王之義，不可犯禁者五也。凡命既畢，又復丁寧之說，凡我同盟之人，自今日既盟之後，當同歸于和好，既欲講信修睦，以篤鄰國之交，尤當協力一心，以尊天子之命，庶會盟爲不虛，而和好可常繼矣。夫五伯之禁嚴切如此，豈乎諸侯世守勿失者。今之諸侯皆務以合從連衡，濟其巧詐之習，不復講信修睦，守其和好之盟，則犯此五禁，恬然不知有葵丘之會矣。其得罪於五伯，不亦多乎。我故說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

蒙大全張氏何以見今之大夫爲諸侯罪人凡君有惡承順而長之固爲罪矣然猶爲小惟逢君之惡逆探君惡而成之罪尤大也蓋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不安于心未敢遽遂也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若取君以爲己意未形于事而彼能先之則其罪也必深故逢君惡于內者其施祕蠱誦爲甚而戕賊蠹害尤深也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以興其君而陷之於亡之地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

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

〔直解〕孟子承上文說：所謂今之大夫爲今之諸侯之罪人，何以見之？蓋諸侯之設立大夫，謂其能輔之以正也。若君之過既已彰著，不能犯顏敢諫，却乃曲意順從，以助其失道，叫做長君之惡。此則過本在君，而彼爲之贊助，乃柔媚之小人，其罪猶小，或可恕也。若君之過尚未萌動，不能潛消默化，却乃先意迎合，以導其非道，叫做逢君之惡。此則君本無過，而彼爲之引誘，乃傾險之奸人，其罪甚大，不可容也。今之大夫，皆阿意順旨，以逞其逢君之謀，而蠹國殃民，使陷於危亡之禍。設使諸侯能自覺悟，必不能免於刑戮。我故說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大夫得罪於諸侯，諸侯得罪於五伯，五伯得罪於三王，皆由於王道之不行耳。若王者在上，操禮樂征伐之權，以施刑賞忠厚之政，雖有五伯，尚無所用其威令，而況於諸侯與大夫乎。世道升降

○序魯欲使愼子爲將軍伐齊以取其南陽也。蒙大全輯民孟子曰。上必有以敎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愾禦侮。平日不敎民以禮義而用之。則民未嘗有勇而知方。是陷之死地以殃之也。殃民者堯民者之所必誅也。堯舜之世豈容之哉。增淺說今日之役。縱使子有善將之才。一戰勝齊。遂有南陽之地。不至殃民而克立大功。于理且猶不可。子知之否。○蒙引然且不可。正是下文吾明告子云云之意。

說約合參

序愼子勃然不悅曰。一戰得地。此已奇功。而亦爲不可。此其故則滑釐之所不識也。增淺說曰。吾明告子以不可之故。思昔先王之建邦設都也。天子之地方千里。蓋必如是然後地之所出足以待諸侯。苟不千里。則其朝覲聘問也。何以盛禮享之儀何以待之與。而不足以待諸侯也。諸侯之地爲方百里。蓋必如是然後之所出足以守宗廟之典籍。苟不百里。則其祭祀會同也。何以供犧牲粢盛。何以具庭寔贊幣。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矣。

之機。良可慨矣。

○魯欲使愼子爲將軍。愼子魯臣。孟子曰。不敎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敎民者。敎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愼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愼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直解 愼子是魯國之臣。南陽是齊地。昔魯君欲使愼子爲將軍伐齊以取南陽。孟子止之說。兵凶器。戰危事。古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必敎民有素。乃可以即戎。若平時訓練無方。既不知坐作進退之法。親上死長之義。而一旦用之。使之驅搢鋒陷陣。掠地攻城。其勢必至於喪敗。是乃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也。不謂之殃民而何。殃民之人。乃聖王之所必誅而無赦者。吾知其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五 告子下 三五

決不容於堯舜之世矣。夫兵家勝敗誠不可知。吾特以輕用其民爲不可耳。然以理論之。縱使子有克敵制勝之才。但與齊人一戰。即能拓土開疆。遂有南陽之地。此於理且猶不可。而況於未必勝乎。此齊之所以不當伐也。

愼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滑釐愼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直解 勃然是變色的模樣。滑釐是愼子的名。愼子聞孟子之言。遂勃然有不悅之色。說道戰勝攻取。乃爲將之奇功。人所難得。今一戰勝齊。遂取南陽。夫子猶以爲不可。則必如何而後可乎。此滑釐之所不識也。孟子曉之說。我以戰勝爲不可者。蓋論禮法。不論事功也。吾爲子明言之。昔先王建邦設都。各有定制。故天子之都邑地方必是千里。則賦稅所入。可以供朝覲聘問之需。是天子所以禮待諸侯者。取足於此耳。苟不足於千里。則經費有虧。諸侯之燕享賜予。皆無所出。而王朝之禮廢矣。此王畿一定之制。未有過千里者也。諸侯之邦域地方必是百里。則賦稅所輸。可以供祭祀會同之用。是諸侯所以守宗廟之典籍者。取足於此耳。苟不足於百里。則財用不繼。國家之犧牲幣帛。皆不能辦。而宗廟之典籍不可守矣。此侯國一定之制。未有過百里者也。先王之制如此。而後世乃以攻伐兼并爲功。豈不悖哉。

序百里之制既定。于是不容少亦不容越。如周公之功雖大。而其封于魯也。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于百里。以足守魯

說約合參

之宗廟典籍而已矣。大公之功雖大。而其封于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以足守齊之宗廟典籍而已矣。序今魯方百里者已五。其逾制多矣。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之地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其有損而無益也必矣。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五 告子下 三六

而儉於百里。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之大。皆并呑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直解 儉是節制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諸侯百里之制。創定於先王。而通行於天下。即以齊魯二國徵之。昔周公以王室懿親。著篤棐之績。報功之典。宜加厚也。乃其出封於魯。地方不過百里。當時地非不足。而止於百里。若有所限制而不得踰越者。取其能守魯之典籍而已。太公以師尙父。奮鷹揚之烈。報功之典。亦宜加厚也。乃其出封於齊。地方不過百里。當時地非不足。而止於百里。亦若有所限制而不得踰越者。取其能守齊之典籍而已。在天子固不得以優厚之恩加於常制之外。在二公亦不得以親賢之重超於藩封之等。此二國之故典也。夫前人以百里

纂趙注是則齊之南陽但取彼與此爲無傷害仁者尙不敢爲况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此存心所以爲不可也
蒙引大凡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只當道使之事事合理而非理者不可見諸行務引其君以志仁使之念念合理而非理者不可萌諸心彼其驕不敎之民以圖分外之地其心可謂不仁而事亦可謂過當矣豈君子事君之道乎○愚按向道以事

說約合參言志仁以心言可作對然本文前說教民殃民後說仁者殺人等語似志仁是本旨過制非道乃明然且不可意見得既不仁而兼非道則向道正所以志仁故本文務引其君以當道而然歸志于仁而已自是一氣遞下語板對猶未安

○增淺說孟子曰今之事君者自曰我能爲君辟墾土地以充

受之天子則後人得以百里嗣其先君無所容其增益者今魯爲方百里者五四倍於始封之舊其并吞小國侵犯王制已不少矣子以爲有王者作欲修明法度以整齊邦國則魯之地將在所損乎抑在所益乎吾恐以百里之制則一王之法其當裁削也必矣夫已據之土地且不能保而他邦之封域又欲兼而有之吾未見其可也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分封之定制既不可越則諸侯之取與皆不可私設使不戮一兵不殺一民徒手而取南陽以與魯國在仁者猶以爲貪利苟得不肯妄爲何況驅民於鋒鏑殺人於原野以求之乎夫越制而行謂之不道殘民以逞謂之不仁雖曰魯君欲之亦吾子所當救正者也子未聞君子事君之道乎蓋君子之事君也積誠感動平時有輔養之功盡力維持隨事有箴規之益君不向道則務引之於當道使事事合理而一毫非僻之事不行君不志仁則務引之以志於仁使念念合理而一毫殘忍之念不作此所以君無失德臣無阿意而常保其國家也子誠能亟止伐齊之師而勿以殃民爲事勿以戰勝爲功則無愧於君子事君之道矣按孟子歷引君當道一言可爲萬世人臣之法然孟子盡說齊梁之君而終不能援之於王道則可見盡忠補過固在於臣而尊賢樂善則係乎君人主誠能虛心任人然後君子得行其志而治功可成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

府庫其有益于君也如此斯人也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與桀無異矣爲臣者不能引君以當道志仁乃求爲之聚財以富之是富桀也富桀則君惡日甚而民愈不堪命矣非民賊而何○存疑闢土地是盡地力李悝是也不是擴境土若開擴境土當屬戰必克矣

說約合參今之事君者又自曰我能爲君約好與國有戰必克其有功于君也如此斯人也今之所謂良臣寔古之所謂民賊也何則君不鄕道不志于仁與桀無異矣爲臣者不能引之當道志仁乃求爲之强戰以輔之是輔桀也輔桀則君惡日滋而民不聊生矣又非民賊而何

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鄕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爲去聲辟與闢同鄕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

直解 孟子見得戰國之時人臣惟務富强之術以附時好而其君皆信任之至蠹國殃民而不惜故倣之說人臣事君惟當正言匡救以向道志仁爲先不當曲意逢迎以富國强兵爲事乃今之事君者何其謬也見其君樂於聚財則以興利之說進揚揚然自誇其能說我能爲君開辟土地以盡地利充實府庫以聚財貨使用無不足也欲無不遂叫有幹才的在今日必以爲良臣也然非暴征橫斂窮民之力何由得之是乃古之所謂民賊也何也君方拂民從欲不能向道不能志於仁而但以黷貨爲務是一桀而已乃又爲之剋攘奪以富之是以貪濟暴謂之富桀可也夫君日益富則民日益貧必至於困苦無聊而已非民賊而何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鄕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直解 與國是交好的鄰國孟子承上文說今之事君者見其君喜於用兵則以戰勝之說進揚揚然自誇其能說我能爲君連合與國以壯聲勢每戰必勝以樹勛名使威伸列國功蓋天下這等有謀畧的在今日亦必以爲良臣矣然非興師動衆糜爛其民何由得之是亦古之所謂民賊也何也君方好大喜功不能向道不能志於仁而但以黷武爲事是一桀而已乃又爲之奮勇爭鬪以輔之是以威助虐謂之輔桀可也夫師旅日興則死亡日衆必至於離散無餘而已

說約合纂

目今謂爲良臣者固以其富國強兵而可以取天下也殊不知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惟富強是事焉雖與之天下而民心不歸弑奪日起不能一朝居也況不可得天下乎然則爲君者而終用若臣何也○䝉引本文由字與變字主君言以此二字爲良臣者今之道今之俗也○節士按如此則下雖與之天下語方合君不鄉道云云特申解民賊一句耳

○序白圭曰古今稅法皆什分而取一吾欲更之二十而取一何如○大全熊勿齋曰按貨殖列傳白圭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吳用兵商鞅行法知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皆不告也蓋世言治生者祖白圭

序孟子曰子取民之道貉道也第可行之于貉也

非民賊而何。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今之人君皆以民賊爲良臣者，豈不以國富民強，遂可以取天下乎。然得天下有道，在得民心而已。今剝民之財以爲富，殘民之命以爲強，其道則權謀功利，非先王之正道也。其俗則兼并攻奪，非先王之善俗也。若率由今日之道，而不能變今時之俗，上下相安，承敝襲陋，則雖與之以天下，而人心不歸，國本不固，有智力者，又將起而奪之，危亡之禍，可立而待也，安能以一朝居乎。夫富強之臣，其無益於人國也如此，而時君世主，顧乃偏信獨任，貪近利而忘遠圖，亦獨何哉。欲保天下者，必力行仁義，以固結人心而後可。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貉，北方夷狄之國也。

直解 白圭是周人名丹，貉是北方夷狄之國。白圭見得當時賦斂太重，民力不堪，故問於孟子說：國家因地制賦，固不能不取諸民，然如今之稅法，則甚重矣。吾欲於二十分之中而取其一，使上不妨於經費，下不病於誅求，不識夫子以爲何如。孟子答說：爲國者，當有公平正大之體；立法者，當爲經常久遠之規。故什一而稅，乃堯舜以來所以治中國之道也。如子二十取一之制，則是貉之道而已。以貉之道治中國之民，必有窒礙而難行者，子之言何其陋哉。

說約合纂

序彼萬室之國但一人爲之陶則可乎圭曰不可所陶之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

纂蒙引曰知此則知貉道之不可行矣夫貉地寒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物產原有限其俗無城郭宮室以爲居及宗廟祭祀之禮以奉其先無諸侯幣帛饔飧之往來無百官有司之布列無城郭則無營築之費無宮室則無構造之費無宗廟祭祀則無犧牲粢盛酒醴之費無諸侯幣帛饔飧則無朝會饋賜宴勞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食祿之費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幣帛大段凡綾羅綢絹之類及銅錢貨物皆幣也故又謂之錢幣錢帛蓋通名帛只是其一端錢自太公九府圜法便有

序今所居者中國而欲去君臣祭祀交際人倫無百官有司之君子如之何其可以治也

纂存疑彼陶以寡猶不足于器用耳且不可以爲國而況以中國之大而無君子乎爲國不可無君子則二十取一必不足其法不可行矣○白圭儉嗇以致富注謂欲以其術施之國者蓋欲儉薄之足用不多取民以足用也孟子辨白圭之非主意是言其不足用所以不足用者正以不可無君子也○上曰城郭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直解 陶是燒造瓦器，朝食叫做饔，夕食叫做飧。孟子既以白圭之論爲難行，又詰問之說：治國之必資於賦，就如用器之必資於陶也。且如萬室之國，則生齒甚繁，而但使一人燒造瓦器以供其用，則將爲可乎。白圭答說：不可。蓋用器既有萬家，而制器乃止一人，以有限之力而供無窮之用，何以能足，其勢有所不可也。夫一人之陶，不足以供萬家，則二十取一之賦，不可以治中國，可類推矣。故孟子因其問而曉之說：吾以子之

道爲貉道者何哉。蓋貉人之國，地高氣寒，五穀不能生長，惟黍米一種耐寒而生，物產甚薄，既無以爲納貢之需矣。且其居處無常，制度未備，無城郭宮室之營造，無宗廟祭祀犧牲粢盛之備，無諸侯交際之幣帛燕享之饔飧，無百官有司之廩祿。習俗如此其朴陋，用度如此其省約，故雖二十取一，亦可以充足而有餘耳。此在夷狄則然，豈可例論於中國哉。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因其辭以折之。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華夷之界限不同，而制度之繁簡亦異。居貉之地，則可以行貉之道耳。今居中國，處冠裳文物之區，有君臣祭祀交際之禮，以綱紀人倫，不可去也。有百官有司之祿以任

宮室等後只曰去人倫無君子又只曰況無君子乎歸重于百官有司也。

增浚說蓋什一而稅堯舜之中道推之天下而皆準傳之百世而無弊者也彼貉于是道爲輕矣今欲輕之則彼眞貉爲大貉而我爲小貉也彼桀于此道爲重矣今欲重之則彼眞桀爲大桀而我爲小桀也桀固不可爲

說約合參

貉亦豈可爲哉惟法堯舜而已

○增浚說白圭曰治水皆稱禹矣丹之治水也隄防一築泛濫即除無四乘之勞與八年之久殆又愈于禹矣。孟子曰子之言過矣蓋禹之治水順水之道而行其所無事也

用君子。不可無也。今欲二十而取一。則交接之禮儀盡廢。是去人倫矣。建設之官屬盡省。是無君子矣。如此則何以立國。何以治人。如之何其可哉。吾就子之所明者而譬之。且如萬室之國。陶以一人。用器者多。而供給者寡。則必不可以爲國。子固知之矣。況中國之大。不止於萬室。養君子以敘人倫。不止如陶人之制器而已。使國無君子。則綱常何以扶植。政教何以推行。又豈可以爲國乎。君子不可無。則經用不可廢。二十取一。自不足用矣。子欲舍什一之法。而從事於貉道。幾何不胥中國而爲夷狄哉。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直解孟子又告白圭說。中國之地。乃堯舜以來相傳之土宇。則賦稅之法。亦當從堯舜以來所定之章程。故什一而稅。上可以足國。而下不至於病民。此堯舜之道。萬世無弊。人不得以私意而輕重之者也。從古至今。其取諸民者。惟貉爲最輕。惟夏桀爲最重耳。今欲更制立法。以堯舜之道爲可損而欲輕之。則因陋就簡。而與貉同道。彼爲大貉。而吾亦小貉矣。以堯舜之道爲可加而欲重之。則橫征暴歛。而與桀同事。彼爲大桀。而吾亦小桀矣。桀固不可爲。貉亦豈可爲哉。子當守堯舜之道。以治中國之民。若曰二十取一而足。吾未見其能行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順之性也。

直解丹是白圭的名。周人。白圭曾築隄壅水。注之

說約合參

是故水性就下。而最下莫如海。乃衆水之所歸也。禹隨山刊木。疏河決川而導之于海。是以四海爲壑也。故九州攸同。萬世永賴焉。今吾子築隄激水注之他國。是以鄰國爲壑也。是逆水之性矣。夫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今吾子以隣國爲壑。則水勢逆行而隣國受害。與洪水之災無異矣。而乃自以爲愈禹。吾子之言過矣。

他國。以除一時之患。乃自誇其功於孟子說。古今稱治水者。必歸大禹。然禹之治水。用力甚勞。歷時最久。今丹之治水。隄防一築。汎濫即除。不必四載之勤。八年之久也。豈不勝於禹乎。孟子斥之說。有非常之人。然後能建非常之功。神禹之功。萬世莫及。而子自負其能。欲加於神禹之上。吾竊以爲過矣。昔禹之治水。豈嘗用其私智以穿鑿爲能乎。亦豈嘗急於近功。以隄防爲事乎。蓋水有自然之性。而不容強。有必由之道。而不可遏。故禹惟因水之道。順而治之。或上流有所湮塞。而不循其故道。則因而爲之疏瀹。或下流有所汎濫。而不得歸於正道。則因而爲之決排。此蓋以水治水。而不以己與之者也。萬世而下。稱其平底永賴之功。而尤服其行所無事之智者。蓋以此耳。今子壅水而注之鄰國。尚不知治水之道爲何如。而顧自以爲功。求勝於禹。不亦過乎。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也。

直解壑是低窪受水之處。孟子承上文說。水性就下。而海則地勢之最下者也。禹惟順水之性。故因勢而利導之。雖千支萬派。無不使之奔趨於海。是以四海爲受水之處。而各得其所歸。所以水無逆行。而民無墊溺也。今吾子之治水。隄防於此。而灌注於彼。是以鄰國爲受水之處。而移禍於他邦。雖暫免一國之患。而人之遭其陷溺者多矣。其視以海爲壑者。不亦異乎。蓋水性可順而不可逆。逆而壅之。則汎濫四出。洚洞無涯。這箇叫做洚水。所謂洚水者。即堯時之所謂洪水也。洪水爲災。而懷山襄陵。下民昏墊。是乃仁

○增淺說孟子曰有是寔心斯有是寔事若主于心者不忠信則凡事苟且無所執持而事不可立矣是故君子貴于亮○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信爲行事之本。

說約合參

○序魯欲使樂正子爲政是以其國任之也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能寐焉蓋喜吾道有可行之機也
序公孫丑問曰政貴于能任重樂正子强乎曰否政貴于能決疑樂正子有知慮乎曰否政貴智與識則理道通達樂正子多聞識乎曰否○蒙引强乎如今言有力量也。

人之所深惡者今吾子以鄰國爲壑使洪水之害及於他邦其爲不仁甚矣禹之治水以道利子之治水以貽害乃又居以爲功求勝於禹豈不過哉按白圭之在當時以薄賦則欲輕於堯舜之道以治水則欲多於神禹之功此皆以私智邪說惑世誣民者故孟子辭而闢之非孟子則堯舜之道不明神禹之功不著矣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直解亮是明理自信的意思執是有持守孟子說君子於天下之事灼然有定見而自信不疑這叫做亮確然有定守而特立不變這叫做執則臨事有擔當纔能有成而惟亮則先事有主宰纔能有執此應事接物之準也若使研窮未到造詣未深道理上不會分明心體上不會透澈則事到面前未免有影響之疑二三之惑乃

以爲可行又以爲可止非頹靡而不振則遷就而不常豈能有所執持而成天下之事乎信乎亮之不可無也然所謂亮者須要實見得是方能信理信心不然則亦硜硜之小信執一而不通者耳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孟子所謂諒卽孔子所謂貞也此又不可不辨。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尙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直解樂正子是孟子弟子名克時魯君知其賢欲用之以執國政孟子聞之對門人說樂正子見用於魯是賢人得志之時吾道可行之會吾喜之甚至於忘寢而不寐焉孟子蓋深知樂正子之所長故喜之如此公孫丑乃問說人必有用

序丑曰然則夫子聞之奚爲喜而不寐也
序曰正子雖無可見之才而其爲人則善人也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心誠好之汲汲然惟恐求而勿得者此則正子之所長也
序曰魯大國也好善一節便足以治乎
序曰善之量甚大而好善之用

說約合參

無窮由是以理天下且綽綽然有餘裕矣況區區一魯國乎。
增淺說何者人之不徒出諸己而能取諸人者惟其善也夫苟好善則其意氣所孚風聲所感

世之全才然後可以當大任夫子喜樂正子之爲政必爲其才有足取矣不知樂正子之爲人果强毅有執可以擔當大事者乎孟子答說否强固彼之所短也丑又問樂正子果知慮有餘可以裁決大議者乎孟子答說否知慮亦彼之所短也丑又問樂正子果多聞博識可以理煩治劇者乎孟子答說否多聞識亦彼之所短也蓋是三者皆當時之所尙而非樂正子之所長故公孫丑疑而歷問之然樂正子之抱負有超出乎三者之長而不囿於習俗之所尙者公孫丑蓋未之知也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丑問也。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善足乎。丑問也。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尙有餘力也。

直解公孫丑又問孟子說今之爲政者皆以强力

智慮多聞爲尙而樂正子皆無之則無以居其位而稱其職矣夫子乃爲之喜而不寐何爲者哉孟子答說爲政者不以一材一藝爲長而以兼容并包爲度樂正子雖無赫然可見之才而其爲人則善人也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心誠好之不啻己出汲汲然惟恐求則弗得取之弗廣者此則樂正子之所長而已公孫丑又問說魯大國也執政重任也好善一節便足以治魯國乎孟子答說善之出於己者有限而善之資於人者無窮爲政者苟能好善耳誠能好善則虛懷雅量足以容賢開誠布公可以廣益由是以天下之才理天下之事且綽綽乎治之而有餘況區區一魯國乎然則明智多聞不必兼備於己而得位行道自可以建立於時吾之所以喜而不寐者以此。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

天下之人皆將輕千里之遠而來告之以善。由是以天下之善理天下之事而爲政不難矣。

增淺說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彼之爲人訑訑然自謂天下之善我皆已知之矣往告以善必不見好也但見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無有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善士既止于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則所聞者皆非善言而所行者皆非善政矣國欲治可得乎此爲政之所以貴于好善也此吾之所以喜正子之得爲政也○大全陳新安曰距與拒同前漢汲黯傳智足以距諫亦用此距字

說約合參

善。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吾謂好善優於天下者爲何。蓋善者天下之公理好善者天下之公心也苟能不炫已之才。而惟好人之善則虛而能受如江海之納衆流大而有容如天地之包萬物將見風聲所播意氣所招不但相識的人益思忠告近處的人皆來親附就如四海之內在千里之外的亦莫不感同氣之相求幸善言之可售皆不憚涉遠而來告我以善矣至是則强者效其力智者獻其謀多聞者程其藝合天下之見聞資一國之治理何所處而不當乎我所謂好善優於天下者此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直解 訑訑是自足其智不嗜善言的模樣孟子又告公孫丑說天下之知用人則有餘自用則不足未有不親善士不受善言而能成天下之治者也夫苟自恃其才不知好善平時自尊大視天下之人管都不如我且好自稱詡謂天下之事件件無有不知這風聲一傳則天下之士聞之必將私議說此人訑訑然自足其智不嗜善言却又自言天下之善我既已悉知之矣這樣的聲音顏色人皆知其無受言之心非惟緘口而不言抑且望風而遠去是距絕善人於千里之外也夫君子小人相爲消長彼直諒多聞之士自絕千里之外而不肯來則讒諂面諛之徒必然阿意取容相繼而至矣讒諂面諛之人常在左右與之游處則所聞無善言所行無善行。政事日非而禍亂將作矣求國之治何可得乎。夫惟好善則有休休之度無訑訑之容有直諒多聞之賢無讒諂面諛之士善言日進善政日修其於治天下何難之有此好善之優於天下而樂正子之爲政所以爲可喜也拔孟子此言於治道最爲關切人君處崇高富貴之地正士易疏而佞人易親讒言多順而忠言多逆使非誠心好善之主未有能任賢不貳納諫如流者也故好問好察虞舜之所以聖飾非拒諫商紂之所以亡有天下者何不鑒哉。

○序陳子曰仕以行義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也不知何如則仕孟子曰時之所遇不同君子之自處亦異始仕而就也其所就者三焉不終仕而去也其所去者亦三焉○趙注陳臻

說約合參

增淺說如君子至其國其君迎之既致敬以有禮而言焉又將行其言也君子之志在行道則就之既禮貌未衰而其言已勿行也則君子之本心違矣則去之○蒙引言也言字一說人君許以行其道也○麟士按達說等多如淺說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

直解 陳子名臻是孟子弟子就是仕於其國陳子問孟子說今之君子急於求仕苟且以就功名固不可。然不仕無義但以隱爲高亦不可不知古之君子何如而後肯仕乎孟子答說君子之處世不必於仕亦不必於不仕只看道理何如遭際何如如其可就則就之固未嘗絕人而逃世其所就有三焉如其可去則去之亦不肯枉已以狥人其所去亦有三焉或所遇之人不一故其去就之迹有不能一律而齊者然就非貪位去非好名亦各盡其道而已此古之君子所以隨時處中而不失其正也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直解 孟子既明君子之去就有三乃歷數以告陳

增淺說其次雖未必能行其言也但迎之致敬有禮而我之就之未爲屈節辱身也則就之禮貌衰不去則取辱矣則去之

說約合參

增淺說其下朝不得食夕不得食至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所欲行之道又不從其因事納誨之言也徒使飢餓于吾土地欲去而不得去是吾之恥也于是有以周之夫君之于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而吾窮困

子說道自古國君之於賢者其上則能用之其次能敬其下能養這三件禮有厚薄而君子所以爲進退者恆必由之如使爲國君的有樂道忘勢之心有任賢圖治之志其始則屈已以迎之而致其敬外盡其禮且欲虛懷以聽之說道吾將採納其言見諸行事這乃是可與有爲之君吾道大行之機也君子方欲輔世長民擇君而事豈能不委身而就之乎使其國果得行義無可去則君子亦將久於其國矣其或禮貌之恭敬雖若未衰而言論之數陳終不見用則任賢之意不專求治之心不篤雖有禮文不過虛拘而已君子以道自重見幾而作豈得不潔身而去之乎蓋道合則留不合則去君子之去就此其一也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直解孟子又告陳子說君子得君而事言聽計從固所深願然而不可必得也其次則在人君禮遇之何如若進見之始情意未孚雖未即采納其言見諸行事然接待之間內致其敬外隆其禮未嘗有一毫慢易之心這猶是敬賢禮士之君足用爲善之機也君子進必以禮豈得不欣然而就之如使禮意之勤始終無替君子亦不輕去矣及禮貌衰薄漸不如初此非爲他好所移則必爲小人所間是亦不可與有爲矣賢者避色豈得不毅然而去之乎是蓋以禮義之盛衷決吾身之進退君子之去就又其一也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直解孟子又告陳子說君子之以禮貌爲去就已非其爲道之本心然亦不可必得也又有下一等的其君既不能用又不能敬使賢者身處困窮朝夕之間俱不得食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其簡賢棄禮如此既而聞之乃始悔過說道賢者在吾國中大則當推心委任小則當不時周給今吾大者不能行其道使盡展經綸又不能從其言使隨事補益則已失待賢之禮矣乃至困蹙無聊飢餓於予之土地是又不能盡養賢之道吾之恥也於是致其供餽以周之其君之於民固有周恤之義而又有此悔過之言揆之情禮亦可受也然豈濫受而無節哉僅可以免死而止耳夫周之可受則有辭之餽不可以終絕是亦一就也然受止於免死則非義之交不可以苟留是亦一去也君子之去就又非其一乎合而觀之則知行道者君子之本心禮賢者人君之盛節明君誠能任賢使能各行其志使天下仕者皆願立於朝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說約合參

亦已極矣故亦可受也然其所受有節不過免死而已矣此三就三去之道也○趙注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留爲死故也○大全朱子曰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爲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又其次至于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胡雲峰曰此孟子答古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illegible]設版以築牆叫做版築士是獄官孟子說天生聖賢所以維持世道康濟民生不偶然也然窮達有數屈伸有時往往有自困而亨者如舜以聖人之德踐天子之位萬世稱爲聖君然側陋未揚之日嘗耕於歷山躬耕耒耜其發跡乃

說約合參

○孟子曰歷觀往昔聖賢如舜爲天子寔發跡于畎畝之中傳說相高宗寔舉之于版築之間膠鬲相紂寶文王舉之于魚鹽之中至於伯佐如管夷吾者則齊桓舉之于士官之囚如孫叔敖則楚莊舉之于海濱之際如百里奚則秦穆舉之于市井之地皆由困而後亨如此○附錄方山人物考傳巖在北海之州虞號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而隱居乃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武丁即位夜夢得聖人其名曰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遂立爲相命之朝夕納誨說對揚休命作說命三篇詳具商書高宗嘉靖殷邦商道復興

○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以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殷郊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士皆諫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期報其主矣今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孫叔敖一名艾獵蒍賈之子令尹虞丘子薦于王王以車迎之相楚三年莊王以伯叔敖妻不衣帛其子不食粱常乘棧車牝馬被羖羊之裘叔敖疾戒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可叔敖死其子請諸優孟優孟學叔敖言動舉止甚如往見王以其似叔敖也憐之從孟曰叔敖其子無以自存小人不適貌叔敖耳王何憐哉王果以寢丘封其子不受而請寢丘爲寢丘之四百戶以奉其後祠十世不絕賢士按古文作

說約合參 所載碑又曰名饒字叔敖。增淺說凡此者皆天道也故天將降君相大任于是數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使內不得舒勞其筋骨使外不得息餓其體膚使飲食不充空乏其身使財用不足凡身之所行與心之所欲得者相拂亂而意願不遂如此者正欲其窮則反本勞則能思有以竦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其氣稟食色之性而德于是乎益純矣問恩世故備嘗世味有以增益其所未能知求能爲而才于是乎益周矣大任之能膺也夫豈無所自乎曰竦其心則心活不仁役堅忍其性則性定不爲氣所動○常則或謂只動心忍性何是曾益所不能則欠了才一腳未過也。

在於畎畝之中。使不遇堯則一耕稼之農夫而已。傳說輔佐高宗成中興之業。是商之良弼。然當時隱居傅巖親操版築。就與做工人的一般。是其舉用乃在版築之間。何其賤也。膠鬲左右文王。成開創之功。是周之賢相。然當初身親貿易鬻販魚鹽也。與做商賈的一樣。是其舉用乃在魚鹽之中。何其陋也。這兩人都是王者之佐。使不遇高宗文王。則終身工賈而已。誰則知之。管夷吾相桓公一匡天下。然其始嘗拘囚縲絏。桓公釋之以爲相國。是薦舉於士師之中者。孫叔敖相楚莊以伯天下。然其始嘗隱於海濱。莊王用之以爲令尹。是薦舉於海濱之野者。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然其初混跡市塵。穆公拔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是乃舉於市井之中者。這三人都是伯者之佐。使不遇三君。則終身卑賤而已。誰則知之。夫自古聖賢雖君相異位。王伯異術。然皆起於困窮拂鬱之中。則天意之曲成蓋有在矣。張子西銘有云。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即此意也。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直解 大任是重大的責任。空是窮。乏是絕。拂是背戾。曾字與增字同。孟子承上文說。舜之爲君。傅說諸臣之爲相。皆天之所篤生以濟世安民者。然皆起於困窮拂鬱之中。這是何爲。蓋爲君爲相。是世間極大的責任。必才全德備之人。纔足以當之。而非備嘗艱難。更歷變故。則無以成其德而達其才也。故天將以君相之任付

說約合參 增淺說不特上智之人由處困以成其德而中人之性亦恆有過然後能改而遷善焉何則蓋其不能謹于平日以免過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于心不得通衡于慮而不得順然後能振作以自新焉不能燭于幾先以免過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于人慍怒之色發于人譏訕之聲然後能警醒以自悟焉所謂恆過能改如此。

託於斯人。則必先置之困窮之地。內則苦其心志。使不得展舒。外則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窮乏其身。使不得安養。凡有行事。則違拂謬亂其所爲。使不得稱意。這等樣愁苦無聊。眞人情之所不能堪者。天豈無意於斯人哉。蓋良心多發於憂困。而氣稟每縱於佚樂。經了這般挫折。則惕然而自奮。是所以竦動其仁義禮智之心。而使之益純也。受得這般貧苦。則泊然而無求。是所以堅忍其聲色臭味之性。而使之益定也。又且磨鍊於人情。閱歷於世故。則聞見日廣。智慮日生。是又增益其才力之所不能。而使之充裕也。這等才全德備之人。出而當天下之大任。豈有不尤賢俊偉超出尋常者哉。然則天之所以困之者。正所以厚之也。嘗觀自古創業之君。皆以險阻艱難得之。而其後守成之主。多以豐亨豫大失守。則知天命無常。天心莫測。或以無虞而失國。或以多難而興邦。人主常能仰承天心。愼保天命。則祖宗之業。萬世無墜矣。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衡與橫同。○恆。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衡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直解 恆字解做常字。衡是不順的意思。作是奮起。徵是驗。喻是曉。孟子承上文說。自古聖賢莫非天授。然必由困窮而後能興起。況常人乎。夫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然必先有過失。乃能惕然省悟。幡然改圖。有所懲於前。則有所做於後。人情大抵然也。蓋事未有不愼其始而能善其終者。中人之性。少有怠惰。或不能謹於平日。到那事勢窮蹙。倉皇失措的時候。其心困而不舒。其慮衡而不順。思前算後。都行不去了。然後悔過自

增淺說不特于人爲然而國亦
有然者苟入而在內無法家拂
士之規諫出而在外無敵國外
患之儆惕警見上下溺于宴安
君臣習于驕惰而國鮮有不亡

說約合參

者○家引法家法字與法語法
字同世臣二字說法家二字出
拂士輔拂左右之士比法家略
次○法家是世臣拂士是方仕者
有親疎尊卑之殊敵國外患也
須做兩般看如魯有武仲之據
防楚有伍子胥之在吳非敵國
乃外患也

新感發而興起精神意氣都從那憤激中鼓動
出來而平時怠惰之失庶幾其能改矣事未有
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者中人之資少有昏昧便
不能燭於幾微到那事理暴著掩護不得的時
節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羣議衆論都堪不
得了然後返聽內照豁然徹悟而通曉聰明智
慧都從那障蔽中磨礱出來而昏昧之失亦庶
幾其能改矣夫困心衡慮而作則雖柔必強徵
色發聲而喻則雖愚必明其與聖賢之動心忍
性增益不能者其機一也可見人不患其有過
而患其不能改以成湯之聖不稱其無過而稱
改過以宣王之賢不美其無闕而稱補闕欲爲
聖賢者毋自棄焉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十五　告子下　罡

直解法家是法度世臣拂士是輔弼賢士孟子承上文說善心每發於憂勤禍患常生於怠忽過然後改豈獨人情爲然就是治國之道也是如此若使爲人君者有世臣大家謹守其法度有忠臣賢士匡救其闕失則內有所嚴憚而不敢縱肆有強大之敵國常畏其凌逼有軍旅之外患常恐其疎虞則外有所儆懼而不敢怠荒此國之所由興也若使入而在內無法家拂士則必親諛佞而廢箴規出而在外無敵國外患則必濃宴安而忘儆惕將見心志日荒政事日壞而禍亂之作矣國豈有不亡者乎蓋治國之道譬之治身[illegible]日而不知補救之功[illegible]厭其聒耳而不知防禁之益故人主不樂忠言是諱疾也疾將日深不虞外患是諱[illegible]也[illegible]將日至此必亡之勢也故明君能容切直之言聖世不忘無虞之戒有天下者可以鑒矣

序合而觀之然後知人之生全
多出于憂患而死亡多由于安
樂也是則處憂患者不忘砥礪
而處安樂者亦常懷憂患之心
其可哉

說約合參

○增淺說孟子曰學者之質不
同君子之教亦多術矣予于人
之有過或拒之而不屑之教誨
也者雖曰我無所語而彼無所
聞也然我非忍而絕之蓋將激
而進之是亦教誨之而已矣豈
非多術中之一術乎○愚按注
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二句
亦落下一層意要看得圓活不
然那人若不能感此自修便不
是亦教誨之乎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直解孟子總結上文說好生惡死人之常情然但知安樂之可以得生憂患之足以致死而已今觀聖賢之成德中人之改過乃在於動心忍性困心衡慮之餘而國家之危亡顧在於內外無虞之日然後知人之生全多由於憂患而其死亡多由於安樂此其效大驗彰彰甚著者也蓋人處憂患之中則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有恐懼修省之誠而無放辟邪侈之行故可以成身可以保國譬如多病的人兢兢保護反得生全所以說生於憂患人處安樂之日則求無不得欲無不遂盤樂怠傲之情多而憂勤惕厲之意少故大則亡國小則喪身譬如壯盛的人恣情縱欲反致死亡所以說死於安樂也夫人情莫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十五　告子下　罡

不惡憂患而所惡有甚於憂患者莫如死亦莫不好安樂而所好有甚於安樂者莫如生人能於安樂之中不忘憂患則有生全之福無死亡之禍矣易經上說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有國家者宜三復於斯。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誨也。

直解術是教人的方法不屑是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的意思孟子曰學者受教之地不同君子教人之法亦異故或與或不與或抑或揚無非因人而施期於成就其爲教亦多術矣如何見得教之多術蓋人皆知教之爲教而未知不

教之爲教彼進之門牆列於弟子有問則答有惑則解這固是教誨也乃亦有習於不善惑於異端氣質未能變化心志未能專一則君子亦有不以爲潔而拒絕之者這叫做不屑之教誨若使其人果能幡然悔悟惕然省改遂能易惡以至中去邪從正這也是我教誨他一般可見來而不拒因才而篤者固教也拒而不納使有激而興者亦教也觀不教之爲教而教之多術可知矣昔孔子之於孺悲孟子之於曹交皆是如此然施教者固必有曲成不遺之仁受教者尤貴有隨事修省之實若因其不屑而沮於上進是則自暴自棄者耳亦將如之何哉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孟卷之二十五 終

纂大全朱子孟子曰心體之所以爲大者以其具有衆理而應萬事也然人生之初總善成性性是吾心之寔理性行未知心[illegible]故盡其心本體之全量者由于先知其性之道理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性以賦于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便脫模是箇大底人人便是一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性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此句文勢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者字不可不仔細看若只當先要理會盡心不知如何地盡○知性則知天知

說約合叅

性知天總是能盡其心○翩士按紹聞編知者有漸之詞盡者無餘之義○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

纂朱子心既盡矣又貴乎有以存之氣不逐物而一動一靜常守其至正也性既知矣又貴乎有以養之事必循理而勿助勿忘不害其本然也夫心也性也皆天之所與我者存之養之正所以事天而無違也○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闕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始終只存這裏○慶源輔氏曰上盡心知性是知工夫下存心養性是行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孟卷之二十六

盡心章句上 凡四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直解 盡是完全充滿的意思孟子說人身方寸之中神明不測的叫做心心所具之理叫做性吾心至虛至靈渾涵萬理其體本無不全然非研窮事物識得吾心所具之理則理有未明即心有所蔽安能滿其本然之量乎若是能盡其心

而於神明之本體完全充滿無少虧欠者必是能知其性而於民彝物則之理融會貫通無所疑惑者也夫天者理而已矣天以此賦於我我以此成于性性本是聯合而無間的既知其性則心思之瑩徹可以窮神識見之玄微可以達化知吾性之仁與禮便知道天之元亨知吾性之義與智便知道天之利貞而於穆不已之命可以燃悟而灌乎矣豈有不能知天者乎學而至于知天則物格知至而所以造其理者無餘蘊矣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直解 承上文說君子之學以致知爲入門尤必以踐履爲實地心固盡矣猶恐出入之無常則操而存之使一動一靜常在於方寸之中而不奪於外誘之私性固知矣猶恐作爲之或害則順而養之使事事物物常循其自然之則而不涉

工夫〇語類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〇懋揆上節知性正以盡心故知性在先明成功之道也此節存心在先者性爲心之寔理存其心即存其全性之心則存心正以養性故輔慶源曰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功夫此言用功之事也〇雖是存心即以養性然本文仍不開說

纂朱子然生死殀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最人心易動必不以悅戚貳其心而惟修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運之短長非所論矣此乃心性之全功而天人之全學也已〇既不以殀壽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始能立命不以殀壽動心一向亂做又不可殀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此與西

說約合參

銘都相貫穿〇雲峰胡氏曰欲造其理者用功全在知性上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欲履其事者用功全在存心上存心有工夫養性無大工夫存者操之而不舍養不過順之而不害耳〇蒙引雲峰積累用功之言作推本說則可若本文知性字亦是與成功者說故集註云知性則物格之事也又曰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

于矯揉之失君子存養之功交致其密如此這是爲何蓋心爲天君性爲天命是皆天之所付於我者若放逸其心戕賊其性這就是慢天褻天而非所以事之矣今吾能操存此心是所以奉吾之天君而不敢違越順養此性是所以保吾之天命而不敢失墜就如上帝臨汝日在左右的一般豈非所以事天乎能事天則意誠心正而所以履其事者有全功矣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〇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

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

直解 貳是疑貳承上文說君子知天事天其於察識存養固能兼體矣然死生禍福之說最易以惑人而省察克治之功最難於持久使識見未融工夫有間於知天事天猶未爲知也誠知人之生死猶晝夜之必然數之短長皆造化之默制或殀或壽坦然無所疑貳於其中而惟一意修身安心俟命完吾性分之固有而利害付之不聞盡吾職分之當爲而禍福聽其自至眞有壯老一節始終一心者這是何爲蓋天之所命于我者不但使之稟血氣以有生而實使之參三才而獨立今殀壽之間看得這等透徹修身之功持得這等堅定是將天賦與我的渾然全備無一毫戕賊挺然樹立無一些失墜幸而壽則自作元命而好德考終不幸而殀則亦順受

〇蒙引全孟子曰夫人之或吉或凶或禍或福莫非命也但要順受其正耳〇莫非命也非是該非正命意孟子所言固不肯該非正命者以爲命也〇小則爲吉凶大則爲禍福

夫惟當順受其正是故知正命者必不肯行險而立乎巖牆之下〇此一句與順受其正一句正相發故緊要帶着順受其正說下面方分正不正兩股以盡其意

說約合參

然果何如而爲正命蓋盡其自修之道而死者則其死爲正命也〇死字重與下句同若重盡其道則當云順受其正矣此于理無妨但于文勢句法亦當有別

又何如而爲非正命蓋其桎梏而死者乃其所自取非正命也非正命又安可以言命哉故君子貴乎立命之學〇塲屋若出全題于順受其正處且未宜說出修身以俟之蓋犯了下文盡其道而死者一句孟子本文是于此句解出順受其正意〇大全桎足械也梏手械也

正命而没齒無憾豈不謂之立命乎學至於立命則爲知之盡仁之至而知天事天胥造其極矣

〇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直解 巖牆是險峻之牆基薄而將覆者孟子教人以知命之學說道凡人之生吉凶禍福皆有一定之數宰於冥漠之中莫非天之所命也而能順受其正者少矣惟君子盡其在我聽其在天或降之以福固順以受之而不敢以吉爲可趨或降之以禍亦順以受之而不敢以凶爲可避就如受父母之命東西南北遵道而行這纔是順受其正若冥行妄趨蹈危履險至于喪身殞

命而不顧這就如立在巖牆之下的一般覆壓之患必所難免其不知命甚矣是以知命之君子雖不至倖福畏難然必擇地而蹈必不肯立身於巖牆之下而自取覆壓之禍也蓋惟知命而後能順受其正不知有正命者安望其能順受也哉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〇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直解 桎梏是刑具如今鈕鐐一般承上文說莫非命也何以叫做正命蓋命稟於天者也人能存心養性盡了自家修身的道理而不免于死者這是天數該死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乃所謂正命也若夫橫暴凶惡之人身犯重罪爲桎梏所拘囚而死者此則自作之孽乃人情所共

○增補說全孟子曰若求則得之若舍則失之得失係于求不求知此是求有益于得也以其所求者在我之性也惟其在我故求而可得也而人乃不知求之何哉。

說約合參

若求之有道而不可妄求縱或求之亦不可必得而得之有命如此是求無益于得也以其所求者在外之物也惟其在外故求而不可得也而人乃切切然以求之何哉○通義仁山金氏曰兩是求字皆作一讀。

憤。王法所不容，非天降之災也，豈得爲正命乎。天命之修短，雖制於天，而死生善惡，則繫于己。此知命之君子，所以順受其正，而不立於巖牆之下也。世之人，或縱欲以戕生，或行險以犯難，及至壓命不保，而一切歸咎于命，不亦謬哉。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直解 孟子見人徇欲而忘理，因曉之說道：人情不能無慕好，則不能無貪求之念，而不知物有所當求，有所不當求，不可不辨也。今有物於此，不求則已，而求則得之；不求則已，而舍則失之。以求而得，以不求而失，是求之不勞，而得之甚易也，豈非求之有益於得者乎？所以然者，爲何以其求在我而已。蓋仁義禮智，皆吾性分中的道理，自天賦之，則爲降衷之良；自我具之，則爲懿

德之好。於我之自有者，而自求之，足乎己，無待于外，此所以隨求而隨得也。求之有益於得，人其何憚而不求也哉。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直解 承上文說：有物於此，不可以妄求也，而求之有道；不可以必得也，而得之有命。道有所拘，命有所限，是求之徒切，而得之甚難也，豈非求之無益於得者乎？所以然者，爲何以其求在外而已。蓋富貴利達，皆吾身外之物也。窮通之故，在天而不在人；予奪之權，在人而不在我。得之自外，失之自外，于我本無所加損，而我亦不能自制其得失。此所以雖求而未必得也。求之無益于得，人亦何勞于必求也哉。大抵外慕重者則

○講類孟子曰如今人所以害事處只是這些私意難除才有些意隔着下便只見許多般不知萬物之迹有許多般而萬物之理則皆備于我如萬物雖不有君臣之義自家這裏也有萬物雖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兄弟之愛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夫婦之別自家這裏也有是無欠缺處矣○横渠一段說得甚好所謂萬物皆在我者便只是君臣本來有義父子本來有親夫婦本來有別之類皆是本來在我者○萬物皆備于我下文反身强恕皆就此句爲義

大全朱子曰萬物皆備于我之一身也若反而檢點自家身上

說約合參

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事君眞箇忠事親眞箇孝莫不各盡其當然之實則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自然是快活而樂莫有大者焉○若不反身而誠只是天下公共之理我無與焉

朱子反身而誠者自然循理不待勉强而仁在我矣若未至于此者則當推己及物强恕以去己私之蔽而行以求夫天理之爲仁道莫近于此焉由是萬物一體皆備于我皆自無欠缺處矣○語類不可將恕字低看了求仁莫近于恕恕字甚緊○有疑陳氏曰誠與仁一理耳寔有此理則曰誠純乎理而無私欲則曰仁

內視必輕，戰國之士，雖壟斷乞墦之事，且不爲恥。蓋知有道德之可求、義命之當安乎。欲維士風，培士氣者，必陶之以教化，使人皆勵無求之節而後可。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强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直解 這是孟子勉人盡性的意思。說道：人生天地之間，以形自視，若甚微；以道自視，則甚大。蓋天下之物，萬有不齊，雖紛然其至賾矣，然物不能外於理，理不能外於心。大而君臣父子，即吾性之統體；小而事物細微，即吾性之散殊。無一物無當然之理，則無一物不具於性分之內。渾然完備，森然包羅，何嘗有分毫之欠缺乎？人惟不能反求其理，斯無以兼體諸身耳。苟反之於身

於吾所性之理，心誠好之，無一念不極其眞純；身誠體之，無一事或待于勉强。如此，則理與心融，心與理浹，天全而性得，怡然有順適之休矣，其樂孰有大於此者乎。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强，上聲。○强，勉强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强，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矣。

直解 承上文說：人能反身而誠，則天理渾全而仁矣；苟或未誠，是猶有私意間隔，而天理尚未純也。必勉加克己之功，力行推己之術，如己之所欲，亦人之所欲也，則勿以私之于己；己之所惡，亦人之所惡也，則勿以加之于人。强恕而行，如此，雖未即與仁爲一，而私欲漸克，天理復還，去

大公無我之度。庶幾爲不遠矣。求仁之方。其孰有近於此者乎。要之理一而已。在外則爲物。在內則爲性。實此謂之誠。純此謂之仁。本同出而異名者也。人惟廓一心以爲統會之基。循衆理以爲涵養之地。不以妄念汨其天眞。不以私意拂其順應。則心與理合。而性分自無不全矣。尙何有物我之辨。奚勉之殊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旣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直解 見理分明。叫做著。洞晰精微。叫做察。孟子說。道在天下。本人之所共繇。宜人之所共知也。而人每病于不知道者。何哉。身自繇之。身自昧之耳。今人日用之間。出入往來。所踐履者。那一事不是道。然徒行之而已。而道所當然之理。在于所行之中者。則茫然不知其條貫也。踐履之久。性情形體。所安便者。那一事不是道。然徒習之熟而已。而道所以然之故。在於所習之內者。則惛然莫察其端倪也。夫不行。無望其能著也。旣行矣而猶不著。則終于不著矣。不習。無望其能察也。旣習矣而猶不察。則終于不察矣。此蚩蚩之愚民。所以自少至老。終身繇于斯道之中。而不知斯道爲何物者。比比皆然也。自繇而自昧之。豈不可歎之甚哉。要之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凡民之常。無足怪也。乃賢智者又往往求道于庸行之外。務知人之所不必知。則與不著不察相去能幾何哉。子思說人莫不飮食也。鮮能知味也。孟子之言。蓋本於此。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淺說孟子曰有是事則有是理人皆行是事而不能明其理之所當然者有當然之理必有所以然人旣習其事矣或能知其所當然而猶不識其所以然蓋以此言之則終身由于斯道之中而不知其道者衆也○黙士按紹聞編行與習是行之淺深著與察是知之淺深習不察習之習謂行之旣久而慣熟不猶不識所以然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蓋一事已哉夫日用而不知乎凡人無責也學者則不當然矣○通義鄱陽朱氏曰此致勉人知道而爲歎嘆之詞○愚按盍一事已哉何是衆也以道言然味本文不知其道者衆也者字作衆人言可

說約合參

○大全南軒張氏孟子曰耻者羞惡之心之所推也恥吾之未能進于過則過可消故人不可以無所耻人若能以無所恥爲恥則終身無恥辱之累矣

直解 孟子說。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善則遷。知過能改。凡以其有恥也。人若貪昧隱忍。無遺羞惡之心。小則喪失廉隅。大則敗壞名節。以不肖自待。人亦以不肖待之。以下流自處。人亦以下流惡之。其爲可恥莫甚焉。此人之不可以無恥也。有能知無恥之可恥。而內愧於心。介然萌悔悟之機。外怍於人。奮然勵進修之志。將見善由是而日遷。過由是而日改。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夫無恥繇于有恥。如此。人豈可自失其恥心。而流爲小人之歸哉。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係爲甚大。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直解 機。是機械變詐。孟子說。吾人立身行己。道非一端。而獨不可以無恥者。何哉。蓋羞惡之心。人所固有。存此則進於聖賢。失此則入於禽獸。其關係於人品心術。甚大矣。世間有一等奸險小人。暗地害人。則機械深藏。而莫測多方欺人。則變詐百出。而不窮。似這等爲機械之巧的。其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不肯爲者。而彼方且以智巧爲得計。其于愧恥之心。恬然無所用之矣。人而至於無所用恥。則無恥一事。已不能如人。由是良心喪而悔悟亡。大節一虧。萬事瓦裂。凡可以行險僥倖。欺天罔人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更有何事可以如人者乎。信乎恥之所繫者大也。大抵小人能爲奸邪者。其處心積慮。皆極天下之至巧。往往使人墮其術而不覺。若輕信而誤用之。則流毒播惡。不可勝言。

○南孟子曰恥者人羞惡之良心也其關于人也誠大矣哉○此句且慮未餡正見其于人大註聖賢餡默語預透說也大全慶源輔氏彼陷溺其心于機械變詐之巧則是無所不爲者也故人雖以巧爲深恥而已方自以爲得計其愧恥之心雖其固有亦日窒塞而自無所用之爲

說約合參

一算劉引有恥不用則但此無恥一事不如人將不顧義理之正而無所不爲入于禽獸而不能以進于聖賢矣何事若人之有恥之于人顧不大哉

○增演說孟子曰人之取重乎人者必當有以自重古之賢王好人之善而忘在已之勢尊士也古之賢士何獨不如賢王然乎亦自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惟其樂道忘勢故王公內不致敬外不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士非以此自高也其道當然也而君之好善忘勢亦君道當然也二者相成不令人退想其盛哉○蒙引賢王曰古賢士亦曰古孟子蓋有感于當時而云也○醻士按古之賢王至忘勢一截古之賢士至忘人之勢又一截蓋兩平語也故王公以下只承賢士說而思賢王意亦見于其中則其立言之妙○崇按雖兩平語然何獨不然一轉下便側

說約合參

說士一段似仍重士二邊似為當時士之枉道者而發單散折落文勢更妙

○序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說干諸侯乎吾語子以遊之道序凡遊者原以我易乎人而不可以人役我如說之行而人知之也亦囂囂然而不加欣說之不行而人不知之也亦囂囂然

豈但決廉恥之防為世教之玷哉此又用人者所當知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直解 孟子說人君固當尊賢賢士亦當自重今之君每自恃其勢而今之士多狥人之勢此上下之所以不交也嘗攷古之賢王崇高富貴其勢分無以加矣而一念屈己下賢之誠惟知有道德之可好不知有勢分之足恃也古賢王待士之厚如此若古賢士之自待何獨無所好無所忘哉樂己之道而怡然抱德義以自高忘人之

勢而漠然視富貴如無有此則賢士之所以自待者耳二者勢若相反而君臣各盡其道實所以相成設使王公內無尊賢之心而誠意不至外無尊賢之禮而儀節或疏則賢士以道自重者必不肯枉己以求合雖欲數數見之而不可得矣夫見且猶不得數況欲縻之以爵祿授之以事任使之委質為臣豈可得乎此可見惟賢王方能遂賢士之高惟賢士方能成賢王之大此隆古泰交之盛所以不可及也今則上輕於待士士亦輕于自待矣豈不兩失其道哉孟子此言固以矯當世上驕下諂之風亦以明己不見諸侯之義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直解 宋句踐是人姓名遊是遊說諸侯囂囂是自

而不加戚此遊之道也○大全慶源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理義而惟欲其言之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

蒙存疑曰囂囂若未易言也敢問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所得之善謂德吾自尊焉仁義忠信樂之不倦所守之正謂義吾自樂焉進退出處之不苟尊德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樂義則有以自安而不狥乎外

說約合參

物之誘斯可以囂囂然而自得無欲之氣象自然著見而不可掩矣

蒙引惟所為囂囂者如此故士之處窮也則不失義窮而尊德樂義也其處達也則不離道達而尊德樂義也○不失義義字兼德不離道道字兼德義窮達二字應上人知不知意然不可就指人不知為窮人知為達也

家有一段快樂無求於人的意思孟子與宋句踐說道今列國策士無不喜為遊談以干世主者子亦好遊說乎吾告子以遊說之道夫遊說而冀其言之獲售往往以人之知與不知為欣戚此非知道者也子之遊也如其言見信而人知之此心固囂囂然自得也初不因人之知而遂以為喜如其言不見信而人不知之此心亦囂囂然自得也初不因人之不知而遂以為憂夫自足於己而置得失於兩忘無求於人而任窮通於所遇則隨其所往無非順適之境而遊道斯為美矣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狥乎外物之誘矣

直解 句踐問說得失之念人情所不能忘也今曰

囂囂非大有涵養之士不能敢問何如斯可以至于囂囂矣孟子答說所謂囂囂者非可以矯情飾貌為之也以其足諸己而無待于外耳彼人所得之善如孝弟忠信根于所性者叫做德其理有常尊也吾則恭敬奉持之而不敢忽所守之正如進退取與各有所宜者叫做義其理本至樂也吾則欣慕愛樂之而不敢忘夫尊德則良貴在我見大人可以藐之而何羨于爵位之榮樂義則隨所寓可以安之而何計于得喪之迹由是而人知之可也人不知亦可也有不可以囂囂者乎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

……守可見○
……義不敢就出處說此曰
……失義達不離道則敢就出
是說故曰此尊德樂義見于行
事之實也
大全慶源輔氏窮不失義故士
之在我者得其所守而不失已
焉達不離道故能與道致治以
慰斯民不失其平日之期望焉

說約合參 纂疏疑不覩諸古人乎古之人得行其志則功澤加于民不得行其志則自修其身而名實著見于世不得志窮也而修身見世是窮則獨善其身也得志達也而澤加于民是達則兼善天下也即古人之事而可以見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也此士之所以貴尊德樂義之道哉○下獨善二句即上二句○蒙引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者言其理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指實而言也不失義故士得己不離道故民不失望言其理也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則又指事而言也○存疑士按此章大意須一遊字不要太說道理遊了○此注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恐亦是言遊說所至也

也

直解孟子又告宋句踐說人惟涵養之未盛足以感遇之易遷誠能尊德樂義則何往而不宜哉故當其窮而在下身至困矣惟能尊德樂義則操持堅定而可貞之守必不以貧賤而移豈至于失義乎及其達而在上身既顯矣惟能尊德樂義則措置光明而可行之道必不以富貴而淫豈至於離道乎夫秖行飭躬士之所以自愛其身也今能窮不失義則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平生秖礪之大節兢兢然惟恐其失墜者果能全所守焉士於是乎不失已矣興道致治民之厚望於士也今既達不離道則上不負君下不負民而蒼生仰望之夙心喁喁然思見其德化者果能如所願焉民於是乎不失望矣窮達無往而不宜則此身隨寓而自得而所謂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者此也使非有尊德樂義之心安能見諸行事之實如此哉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直解孟子既告宋句踐以尊德樂道之實又舉古人以証之說道古之人以道濟天下為志者也當其得志而居可為之位則推此道義於人而需膏澤於黎庶身在廊廟而功在斯民也其或此志未遂而無可致之權則修此德義於身而顯大名於當世身在畎畝而聲在寰區也夫不得志而修身見於世則知古人之處窮非泯泯而無稱也位之所不在則斂斯道於吾身德自我尊義自我樂以一身會民物之理而百世其可師矣不有以獨善其身乎得志而澤加于民則知古人之處達非汲汲於干進也位之所在則推斯道於天下德與天下共尊之義與天下共樂之以一身立民物之命而四海皆受[illegible]矣不有以兼善天下乎夫窮達無往而不善此古之人所以不失已不失望也士欲囂囂可不以古人為法哉古人能囂囂者惟伊尹為然觀其耕莘之時則嚴一介不取之操就湯之日則以一夫不獲為恥其能不失已不失望可見矣

說約合參

○大全南軒張氏孟子曰古來風化莫盛于文王必待風化之盛薰陶漸漬而後興起者此眾民耳若夫豪傑之士則卓然自立無待于人雖無文王固自興起也學者可以凡民安而不以豪傑自期待哉○此章勉人使自立也

○序孟子曰有人于此一旦附之以韓魏之大家自人言之當厚極矣如其自視欿然其中所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直解孟子說善雖由教而入非因教而後有也在人之自勉何如耳古今語教化之善者莫如周文王其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人才之興起者誠濟濟然其盛矣然吾以為秉彝之良人所固有必待文王之教而後能奮發有為是其氣稟之偏必矯揉而後成習俗之染必變化而後新此乃凡民則然耳若夫豪傑之士生來才智明敏既迥出於尋常志氣堅強又不屈於物欲使遇文王在上固相忘乎道化之中矣即不幸而不遇文王亦自有出類拔萃之能而無待於觀感漸摩之助以秖礪于道德則卓然有以自立以奮迅於事功則毅然有以自任不待聞文王之風被文王之聲而後能感發興起也此則惟豪傑之士能之耳豈可槩責之凡民哉孟子此言見為士者不可以凡民自安而當以豪傑自待也然豪傑之士雖不待教而興未嘗不應運而出有文王為之君則必有太顛閎夭散宜生之徒為之輔佐所以上下交而德業成矣使豪傑之生而不遇聖王則亦何以自見其輔世長民之功哉。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

不足者固自有在此不以外物動心超然世俗外者其識之過人遠矣○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即處富貴之道而見賢者之器識

○纂引孟子曰凡上之于民心本佚之乃不得已而使之是謂

說約合參

以佚道使民非厲民也民亦諒其心而不之怨矣心本生之乃不得已而殺之是謂以生道殺民雖死者亦諒其心不怨其殺之矣所謂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此乎

人遠矣。欿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直解 附是增益韓魏是晉之世卿欿然是不自滿的意思孟子說人情之所易溺者莫如富貴少有所得而即矜已誇人侈然自滿者多矣有人於此官非卿士之素也家非有世祿之資也一旦舉韓魏之家而附益之忽然貴爲上卿富有百乘享此無望之福其快意宜何如者乃能自視欿然恰似不曾增益的一般略無驕盈之念盛滿之容這等的人見識高明物欲不能昏其志涵養堅定勢利不能動其心舉世之所誇張羨慕者而視之如浮雲輕之如敝屣其中自有至貴至富者在矣其過人也不亦遠乎然則世之溺情于富貴未得而不勝其貪饕之欲既得而不勝其饜足之態者視此亦可愧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直解 孟子說聖王在上而民無怨咨者非不役一人不殺一人而後有是也惟其有不忍傷民之心而已王者不忍疲民之力則使民本非其所欲也而勢有不得不使之者如播種乘屋之類何能不用民之力乎然役使之中有休養之利存焉這是以佚民之道使民也繇是民之服役者皆將曰上之勞我者所以安我也感休養之美意雖身勤于事悅而忘其勞矣夫豈有怨其厲已者哉王者不忍殘民之命則殺民本非其所欲也而法有不得不殺之者如除害去惡之類何能不戕民之生乎然刑僇之內有安全之意寓焉這是以生民之道殺民也由是民之殺者皆將曰上之殺我者本以生我也體安全之見之至情雖身陷於罪悅而忘其死矣豈有怨其虐我者哉夫人情莫不好佚而惡勞好生而惡殺也而至於勞之殺之之不怨惟其使之有道非妄使也殺之有道非妄殺也世主疲民以非時之役而驅之若牛羊威民以嚴峻之刑而刈之若草菅使民勞不得息死非其罪如此而欲民之無怨得乎。

○纂大全新安陳氏孟子曰欲知王伯之道當觀王伯之民伯者之民感上之惠其意象則驩虞如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其意象則皡皡如也○二如字似恂恂如踧踖如語助詞也伯功淺近易悅故驩虞王者廣大深遠而難述故皡皡○愚按此淺近廣大二語似推原尚宜湊注廣大自得貼民若講王者廣大無述恐述末節也

說約合參

序何以見其皡皡如也如民情莫不惡死王者因其所惡而去之而民自不以爲怨民情莫不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驩與歡同皥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皥皥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直解 驩虞與歡娛二字同是感戴喜悅的意思皥皥是廣大自得的模樣孟子說王霸之治教不同功效亦異但自其民風觀之可見矣以霸者

之民言之生聚於戰爭之餘休養於憔悴之日煦煦之仁所施能幾而共荷之以爲功沾沾之惠所濟能幾而共享之以爲利即其懽忻鼓舞之狀殆猶飢者之易食渴者之易飲一般有不勝其感悅之至者矣不可以彷彿其驩虞之情景乎乃若王者之民則異於是涵濡於道化之中游泳于太和之世耕食鑿飲無一民不遂其生而各樂其樂不知其所從來也老終壯養無一民不被其澤而各利其利不知其利之所自出也此其廣博周徧之恩殆猶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一般有相守於造化之內者矣不可以想見其皥皥之氣象乎蓋霸者有心以悅民故民悅之而效之所感者淺王者無心於得民故民忘之而化之所及者深此王道之異於霸功而論治者不可不審所向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

趨利王者因所利而利之而民
自不以爲功民性本善王者輔
其自然使日遷善而民不知其
所以爲之者所謂皞皞如此

說約合參

纂大全朱子由此觀之夫君子
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
氣俗之所被所經歷過者物無
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
後物從其化也其在己心思之
所存主者無意及物而誠于此
則動于彼其感應之速如影響
形聲之于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是爲至神是其德業之盛遍有
癘被直上覆下載與天地之化
同運而並行豈曰施沾沾之惠
秉人之困急以相市如伯者之
小補云乎哉○化非大而化之
之化是民化之只是所經歷處
稷霈著些便化雷一震而萬物

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
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
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
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直解 庸是功承上文說王民皞皞之化所以異於
驩虞者何以見之惟其有大公至正之體而刑
政治教一無所容心於其間耳民之所惡莫如
死王者以刑糾萬民固有時而殺之矣而民之
見殺者曾不以爲怨恨蓋天討有罪王者亦惟
承天意以殺之而已爲民除殘爲民去暴而非
有意於作威也何怨之有民之所趨莫如利王
者以政養萬民固嘗有以利之矣而王者亦惟
利者曾不以爲功德蓋天時有生王者亦惟順
天時以布令而已分之田里導之樹畜而非有
意於市恩也何庸之有至於民之去惡遷善又
莫如教化王者以教正萬民亦嘗導民以善矣
而民之被其教者日遷於善曾不知誰之所爲
蓋天降下民厥有恆性王者亦惟因性牖民使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 盡心上 十四

自得其本然之善而已民德日正民行日興而
非有科條詔令之可指也孰得而知其爲之者
哉夫治出於上而不見其作爲之迹化成於下
而莫得其感應之端所謂王民皞皞其氣象蓋
如此豈霸者驩虞可同日而語哉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
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
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
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
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
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
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直解 承上文說王者之道其刑政治教民皆無得
而名則德業之盛豈可以易言哉蓋王者以一

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匪
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治
四方風動亦是此意○存是自
家主意處使神妙不測亦是人
見其如此○自王者之民皞皞
如此而下至此皆說王者功用
如此○新安陳氏曰孟子辨十
僞應矣此又言王伯之民其不
同如此皆以伯與王對說中言
王而不及伯末方以小補微上
伯者之事○語類問所存者神
是心中要恁地便恁地否曰是
○蒙引所過者化一段不是說
不怨不庸以前事亦不是說不
怨不庸以後的事只就不怨不
庸上說道之大如此蓋王道不
只是公公則大矣私則小矣萬
古不能易此理

○蒙引孟子曰凡爲君者必
以仁如言之仁與聲之仁皆有

說約合參

以入人也然仁言發于己而未
必其然且但出于一時仁聲傳
于人而已有所試且又著于平
素仁言之入人不如仁聲之深
也○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
序凡爲君者必以政教之善
教之善皆有以得民也然善政
以紀綱法令整飭民于事迹善
教以仁義禮樂道化民于性分
善政得民之效小不如善教得
民之效大○此即論語道之以
政章意然論語則自該得仁言
一節之意孟子則各有所主

身統理天下凡政教所施及就如其親身所經
過經過處纔只俄頃之間而風聲鼓動萬民之
耳目皆新其感發興起之機有勃然而不可
遏者矣所過有不化乎王者以一心運量天下
凡政教所推行都本於心思所存主存主處纔
只一念之微而志意感通四海之精神已會其
滯乎點運之妙有淵然而不可測者矣所存
不亦神乎夫天地以神化而成覆載萬物之功
王者以神化而甄陶一世之澤則盡天地之
間皆氣化之流行亦皆王道之充塞而德業之
盛上下與天地同運而並行矣豈但如霸者之
功解紓患難於一時僅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
哉王道之大如此此王民所以固于大造之中
皞皞而莫知其然也世主溺于功利之說反厭
王道爲迂緩遂以見小欲速之心乘之未有不
殃民僨事者明主宜究心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謂以仁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 盡心上 十五

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
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
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
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直解 仁言是仁愛的言語仁聲是仁愛的聲譽孟
子說人君出治一言語政令之間皆足以感民
但其效有淺深之異耳如以仁愛之言語撫循
百姓這叫做仁言仁言雖足以入人然但宣播
于一時而未必感孚於平日也若有仁愛之聲
稱的其德澤浸灌於民心而頌聲洋溢於遠邇
實惠及民有不徒託之空言者矣仁言豈能如
仁聲之入人深乎以晝一之法制約束百姓這
叫做善政善政雖可以齊民然但可使之面從
而未必能使之心服也若崇德禮之善教的其
倡率一本於躬行而觀感惟倏其自得因性導
民有不專恃其禁令者矣善政豈能如善教之
得民乎夫均一感人也而仁言不如仁聲則知

蒙引試以其得民言之善政所設民皆遵守約束畏之而不敢說善教所感民皆懽悅親暱愛之而不忍忘善政不止民畏已也取之有道用之有節百姓足而君無不足行以得民之財善教不止民愛已也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或忘其勞或忘其死風俗淳厚教化大行有以得民之心財之與心何如故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畏之愛之與得財得心自是兩意雖曰民愛之外更無可說得民心處但民愛之對民畏之說得民心對得民財說民畏之固不足以該得民財也得民心不止謂愛君言民有恆心也○政教皆王道不可無者皆善政乎或因是遂貶善政

說約合參

不足爲大誤○迸說次節分上言治道入民得民有淺深下申言得民之實也須以首節次節平看末節言善政善教而仁言仁聲可例見矣

○翔聞編孟子曰凡學而能人也不學而能天也人之所不學而能者乃本然之能能之最善其良能也凡慮而知人也不慮而知天也人之所不慮而知者乃本然之知知之最善其良知也

愛民有實言之所及淺也善政不如善教則知化民有本政之所施末也人君可不審所向哉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直解 承上文說政教皆爲治者之所不廢乃爲善政不如善教爲何蓋較其得民之有淺深也上有善政則紀綱政令之施可以納斯民於軌物法立而禀然不敢犯不過得民畏而已乃若善教所施則德禮之啓廸可以感發其善念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莫不廻心以向道而不忍違矣豈止於畏之而已乎上有善政則愛養撙節之令可以致閭閻之充實民富而國用無不足不過得民財而已乃若善教所成則德禮之隆治有以固結乎民心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莫不輸誠以戴上而不忍忘矣豈止於得財而已乎夫畏廹于法愛起于心苟至於愛而畏不足言矣

得心爲本得財爲末苟得其心而財在其中矣所以說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仁言不如仁聲不可以例見耶爲治者誠能審功效之淺深以爲推行之次第有愛民之實心而言以宣之有化民之大本而政以輔之則言非徒文政非徒法而仁心與仁聞交流善政與善教兼舉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直解 孟子欲明人性之善因指良心以示之說道人皆知已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試自知能觀之則可見矣大凡人之於事由學習而後能的這不叫做良能惟是不由學習之功而精神自會運用一舉動皆與成法脗合這乃是天然自有之能非一毫人力可與賢者能之而不肖者亦無待于勉强也非良能而何人之於理由思慮而後知的這不叫做良知惟是不費研窮之力而聰明自爾疏通一意念皆與至理默契這乃是天然自有之知非一毫人謀可及智者知之而愚者亦無待于思索也非良知而何人皆有知能之良如此則善原于性性出於天不假于外求可知矣乃有鑿以人爲之私者豈非自喪其本然之善也哉

所謂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何言之也孩提之童初有知之始而百凡未有所染之時也無不知愛其親者此學之誰乎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此豈慮而然乎○蒙引長字對孩提言謂稍長○此只有知字何也曰連愛敬二字說則有良能矣以是知親親者仁也敬長者義也此無他正以達之天下無不同故曰天下同是親也無不知愛之心同也天下同是長也無

說約合參

不知敬之心同也此正本然之善心得之于天而發見之至眞切者也以是驗之仁義之不待外求也豈不昭昭然哉○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言仁義在此此二句最重欲人自得之○孟子此章之意以愛親敬長明仁義爲人之所固有也○蒙引達之猶言達乎也○麟士曰無不知愛無不知敬無不卽同也使曰無不知愛敬之心同也頗爲重疊○達之天下無不同者只就孩提稍長說○旣出乎人之本然必通人之同然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直解 承上文說吾所謂良能良知者何以驗之嘗觀孩提之童太朴未漓一赤子之心而已何學何慮也然於其父母無有不懽欣眷戀相依而

不能舍者皆知愛其親也及其稍長情慾未蕩亦尚赤子之心而已何學何慮也然於其兄無有不恭敬奉承退遜而不敢慢者皆知敬其兄也夫以孩提而知愛親敬長之道此可以驗知能之良矣然是愛親敬長之心非自外至卽吾性之仁義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于孩提之愛可以觀仁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於孩提之敬可以觀義夫愛敬之心不過爲一人之私情而卽謂之仁義者何哉此無他故仁義乃人性之同具天下之公理也今以孩提之愛推之天下無一人不同此愛同一所以爲吾性之仁也以孩提之敬推之天下無一人不同此敬同一所以爲吾性之義也使非出于吾性之仁義何以能達之天下也哉夫觀仁義之理不出於愛親敬長之間則知道率於性無不同也觀愛敬之道不出于孩提知能之良則知性原于天無不善也乃世之言性者不知驗之于純一之初而徒求之於鑿喪之後其致疑

○集大全新安陳氏麟士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為居與鹿豕為遊深山之野人如此舜亦如此無其異于深山之野人也及其偶然聞一善言偶然見一善行天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一善即勇于從之若決江河沛然一往莫之能禦而合天下之善為一人之善也此則深異于深山之野人而大舜之所以為大也○陳新安曰聖人之心因何此出其感而應之所而排所其未感未應之體如此○善與人同而與此貨左相發○觸十及其一轉其歸孟始終行指歷山時也故又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于人者但此不兼登庸以後說○要言舜與野人同在深山故此較如此

說約合參

不然幾希一句便無着處

○大全朱子孟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所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為不妨便自冒昧為之欲之耳今知其所不當為便要斷然不為知其所不當欲便要斷然不欲這裏截斷隨往

子性善之說宜矣。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直解 孟子說。聖人與人同。受善之誠則與人異。嘗觀于大舜。當其側陋未揚。耕于歷山之時。居在深山之中。朝夕所與處者。不過山中之木石而已。往來所交接者。不過深山之鹿豕而已。以跡觀之。其不同於深山之野人者。能有幾何。此時聖心之善。無有感觸。亦不見其大異于人耳。及至人有善言。一得聞於耳。人有善

行。一得接于目。但見理與心會。而資深逢源之用。感之遂通。心與理融。而淵泉時出之機。自應隨聽受。隨契悟。隨施行。其感通神速。就與江河被決一般。其沛然就下之勢。一瀉千里。就得而阻遏之也哉。蓋聖心之善。已渾全于無感之先。故從善之機。即響應于有感之際。至此乃見本舜所以為聖。出於尋常萬萬。而非野人之所能及。深山之迹。豈得而圍之哉。夫以舜應善之速如此。而猶好問好察。舍己從人。其取善又如彼其廣。皆一念好善之誠為之也。欲法舜之應善。必先法其受善之量而後可。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皆然如此以擴充羞惡之心而已矣○勿軒熊氏曰無為是就身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勵行守之于為也無欲是就心之發于慮上克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于思也○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擴充羞惡之心○麟士曰上兩句即擴充矣非又因此而擴充之往時關朱注者非是○總按後有所不為逆之于其所為順以充也此無為其所不為逆以制也然無為所不為定然為者所以當為故曰即擴充

直解 孟子說。立人之道。不外於心。而惻心之功。莫要於義。今人于不義之事。恥之而不為不欲。孰無是羞惡之心乎。但私意一起。而不能以禮義制之。于是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誠能于應事之際。覺得此心羞惡而不肯為。則止之而勿為。不要昧了這一念不為之真心。于意念之萌。覺得此心羞惡而不願欲。則止之而勿欲。不要昧了這一念不欲之真心。如此則羞惡之良心已全。而義不可勝用矣。人道不已盡於此乎。蓋人之所以為人。只是有此羞惡之良而已。無為所不為。則所為皆義。而事事無歉於心。無欲所不欲。則所欲皆義。而念念無惡于志。推之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皆不過由此不為不欲之心。擴充之而已。立人之道。豈復有餘事哉。所以說如此而已矣。夫不為不欲之心。本在我而非遠。無為無欲之機。又在我而無難。人豈可自失其良心。而陷於不義之歸哉。

說約合參

○翼序孟子曰在心之理謂之德以理燭事見于未然是謂德之慧處事之方謂之術因事循理其當然是謂術之智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不得之于遇豫而存乎疢疾。集大全朱氏嘗觀之同是臣彼為孤臣同是子彼為孽子獨者所謂不得于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其操心也危慮事一而不敢肆其慮患也深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極德慧術知生焉故於事能通達而全乎忠孝之道故曰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疢疾也然則人之處安樂者可不思遇豫之迷人而深戒懼當憂患者可不念其為進德之地而自勉勵乎○蒙引操心慮患亦有內外意○麟士按此節即其人以明之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知去聲。疢丑刃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直解 德慧是德性之聰慧。術知是處事之智巧。疢疾如說災患一般。孟子說。人情每快志于安樂。而拂意於困窮。不知困窮乃成德之地也。故凡聰明內含。而德性中有警敏之識。可以燭事理于未然。這叫做德慧。技能外運。而心術中有機智之巧。可以善事理之當然。這叫做術智。人之有此德慧術智者。非優游安佚者能然也。多因遭罹患難。有以激發其善心。涉歷憂虞。有以頓挫其逸志。故德慧以困衡而生。智術繇磨練而出。大率從疢疾中來耳。何以驗其然也。且如為

說約合參

〇序|孟子曰臣品之不同也有事君人者其事是君則但阿狗逢迎爲君之容悅者也

臣盡忠爲子盡孝理之常也獨有孤遠之臣忠不得自效於君庶孽之子情不得自達于親這正是臣子之有疢疾的此等之人其操心則朝乾夕惕一念不敢以自安其慮患則左顧右防一事不敢以少忽惟是經過這等樣危苦所以戰兢之中精明煥發人情自爾其周知微發之久險阻備嘗世故自爾其習熟此所以事理無不違而德慧術知所蘇成也疢疾之有益於理如此處憂患者豈可失意于變故之臨而不思其爲進德之地也哉人主當治平之日則逸欲易生處多難之時則憂勤獨切君德之益亦如此

〇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阿狗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直解 孟子說人臣事君人品不同事業亦異約而言之大槩有四等有一等事君的人方其未得君之時固不勝其患得之心矣及得君而事之

序|有安社稷臣者其計安社稷無所不用其至而精神志念以此爲悅者也〇大全慶源輔氏曰此即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也其眷眷不忘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爲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爲忠也

其終日所孜孜圖維者專在容悅一事上着力或君之所爲不善則曲意阿狗惟恐拂其所好雖陷於有過亦所弗計或君之所欲未萌則先意逢迎惟恐不投其好雖置君於惡亦所弗顧但知爲容悅之資全身保祿而已其於君德之成敗國事之理亂漫然不知究心此特鄙夫之事妾婦之道而已有臣若此將焉用之人臣之品此其最下者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直解 孟子又說容悅之臣固無足言矣又有一等安社稷的臣謀國之念甚於謀身其心之所孜孜圖維者惟以安社稷爲事如君爲社稷之主則繩愆糾謬務使主德無缺而保國祚于榮昌民爲社稷之依則濟弱扶傾務使民志不搖而奠邦基於鞏固以一身係安危之寄決大戚甚大難而勞怨不辭以一身當利害之衝事可求

說約合參

序|有天民者當其未行之先必看達爲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不肯狥人以小用者也〇大全新安陳氏曰伊耕莘呂釣渭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武則沒世不出必矣此其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後來出當大任而言也〇麟士按天民民字不必如南軒因天之生民民字只是未行無位故曰民耳但其全盡天理故曰天民耳〇今人于伊呂意亦無不解者但皆說了既行一截則于天民字無當也

功可成而險阻不避殫精竭力眷眷焉惟社稷之安是圖必社稷安而後此心始安就如小人務悅其君的一般有不能一息釋然於懷者此則志存乎立功事專於報主以功名爲志而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者也豈非人臣之忠者乎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寍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直解 孟子又說社稷之臣其忠固可稱矣然不免爲一國之士也等而上之又有所謂天民者乃天生此民中獨能全盡人道者其人品既高自任甚重推其用世之志固欲大有所爲原其重道之心實不肯輕於一試必酌量於出處之際審察於上下之交達而度其道可行於上而可以

纂大全楊龜山有大人者其德既盛其化自神但正其在巳而上君下民之間物自然正所爲篤恭而天下平者也斯臣道之極與〇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以人臣人品言

成佐命之功然後出其身以事是君苟非得君行政之會寍隱處以終身矣達而度其道行於下而可以建庇民之業然後出其身以澤其民苟無興道致治之機寍遯世而不悔矣蓋惟其抱負甚宏故志願甚大志願大故所以自待其身者甚不輕也此所謂志於道德則功名不足以累其心者人品之高又在社稷臣之上矣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〇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直解 孟子又說天民欲以道濟天下而不免較量於出處之間是猶有意於正人者等而上之又有所謂大人焉大人身修道立惟自盡正己之功而德盛化神乃自極感人之速上而正其君

〇增蒙說全。孟子曰。人皆知王天下之為可樂矣。然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猶不得而與存其數焉。何言三樂。父母俱存。而周旋其左右。兄弟無故。而聚順乎天倫。此人所至願而難得者。家庭孝友。無遺恨焉。何樂如之。此一樂也。

說約合參

內省多疚。無以自安。今已私自克。天理以復。仰焉不愧于天。俯焉不怍于人。心廣體胖。浩然自適。又何樂如之。此二樂也。

不必形之諷議也。身範克端。而精誠感孚。人主之非心自格。君德遂無不正矣。下而正其民。不必申之禁令也。表儀既樹。而風聲鼓舞。蒸黎之耳目咸新。民行遂無不正矣。此則功在社稷。而無計安社稷之勞。道濟天下。而無意必行藏之迹。所謂大而化之者也。臣道至此。殆無復有加焉者矣。其人臣之上品乎。繹此章之言而觀之。人臣之品。不但容悅小人與君子不同。即社稷臣以上。若天民大人。亦有此三等。人主必明以辨之。使賢奸不至於混淆。斷以決之。使用舍不採于疑貳。則讒諂自遠。忠賢自近。君正莫不正。而社稷有磐石之固矣。

〇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直解 孟子說。人情自一物以上。皆不能無喜好之念。而至於王天下。則其樂宜無以加矣。乃若君子之樂。隨寓而安。雖所在皆順適之地。而無待于外。其所樂皆性分之眞。今以其所樂言之。止有三件。雖君臨萬國。富有四海。而為天下之王。這等尊榮之樂。亦不在此三者之中焉。三者云何。父母吾之自出。兄弟吾之同氣。是人之至親也。父母俱存。而享康寧之福。兄弟既翕。而無變故之虞。此人之深願不易得者。幸而得之。則上可以遂孝養之志。下可以盡友于之情。家庭之間。快然無遺恨矣。此君子所樂之一也。天所降衷之良。人所同得之性。是我所當盡也。今則仰無所愧。而無一不可與天知。俯無所怍。而無一不可對人言。此克己之功。所難能者。而能盡焉。則內省既無惡于志。外感自不疚於心。覆載之內。曠然皆順境矣。此君子所樂之二也。性分

人才難得。斯道易孤。君子成物之心。多有鬱鬱然不得以自遂者。今焉得天下英才之士教而養之。則斯道之羽翼在一堂。而宗傳及後世。何樂如之。此三樂也。一樂為親。二樂為己。三樂為人。此皆天性道義之眞趣。而極人間之至樂。雖有天下勢分之樂。豈足以搖此。故曰君子有三樂云。王天下不與存焉。〇麟士按。孟母三遷而及門。僅一正子。固是欠事。

說約合參

〇蒙引。孟子曰。廣土眾民。澤可遠施。君子欲之。然所及猶有限。所樂不存焉。

之眞樂。蓋如此。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眾。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倫理無虧。性分克盡。二者固皆君子之所樂也。其三樂何如。蓋君子身任斯道之責。則得人以寄斯道之傳者。其至願也。顧天下未必能盡一世之人才而教育之也。今惟舉天下明睿之才。皆在吾教育之內。以吾之修身者教之。使各修其身。以吾之盡性者教之。使各盡其性。如此。則英髦蔚起。而彬彬皆傳道之人。才俊蔚興。而濟濟皆任道之器。為往聖繼絕學。為

萬世開太平。教思無窮之心。于此而大慰矣。豈非君子之三樂乎。夫是三樂者。或係於人。或係于己。皆不出于秉彝之好。或以成物。或以成己。皆自得其性分之眞。此君子所以樂之而不厭也。彼王天下之樂。特勢分之樂耳。豈在君子所樂之中哉。所以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然是三者。在天在人者。皆不可必。所可自盡者。惟克己之功而已。人能克己而至於俯仰無愧。雖天人之間。未必盡如吾願。固無害于可樂也。不然。已私未克。天理未全。俯仰之間。可愧可怍者多矣。安望其能樂乎。

〇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〇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直解 孟子說。天下有不一之遇。而無不一之性。人惟性有未全。斯不能不遷於所遇耳。盡性之君

纂蒙引若夫中天下而立作君作師定四海之民以教以養則無一夫不被其澤君子樂之矣然所性亦不存焉

說約合參

蒙引夫君子所性是生來所承受者雖大行而得所欲所樂也而不爲之加焉雖窮居而不得所欲所樂也而不爲之損焉何則其所得于天者其分已定故也○大全朱子曰此說生來承受之性君子所性只是一個道理雖達而爲堯舜在上亦不見加添些子若窮而孔孟在下亦不見減少些子蓋這一個道理

子則不然彼土地人民乃得位行道者所必資也誠使所統之地不止於一隅而幅員極其廣遠所治之民不止于一邑而生聚極其衆多夫地廣則政教之所及者弘民衆則德澤之所施者博君子苟欲得大國而治之則此固其心之所甚願不然土謂之廣是猶有分土也民謂之衆是猶有分民也君子於此但欲之而已而其大道爲公之志將必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後其心始快也其所樂豈在此乎廣土衆民旣非所樂則所樂當必有進于是者矣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廣土衆民固非君子之所樂矣乃若所樂則何如蓋君子以奠安海宇爲責以康濟羣生爲志者也若使土不但廣而已而立國中於天下尺地莫非其有焉民不徒衆而

已而安民盡乎四海一民莫非其臣焉此則舉一世之版圖皆在其統馭之中則亦舉一世之民物皆被其治教之澤如天之無不覆也地之無不載也君子大行之心可遂矣非其心之所樂乎然此特勢分之樂樂之自外至者耳乃若君子所性天與之爲秉彝之良人得之爲受中之理足乎已而無待於外者則有不在于是者焉以天下之大而猶無關于性分則吾性之全體固有超出於天下之外者矣人每視勢分爲輕重其所見不亦小哉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君子行道之志至於王天下極矣然但可以言樂不可以言性君子所性却是如何蓋土地有廣狹人民有衆寡此皆可得而加損者也若君子所性不但爵位稍得所欲

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麟士按此節言所性不存之故下乃正言所性又不加不損之故也

纂大全朱子蒙引以君子所性言之君子氣宇清明無物欲之累合下生時所性之仁也義也禮也智也皆根于心植立堅固不可搖奪根旣內深則英華外發其生色也睟然四德之呈露于面盎然四德之充暢于背以至四德之施于四體則四體不

說約合參

待命令而自喩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手容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足容自然重君子所性者如此大行何加窮居何損而謂所欲所樂得以易之乎○朱子曰仁義禮智根于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剗斷了根不得生譬如草木著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睟然便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衆人合下生時便爲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個根未著土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而今人便只要去其氣稟之偏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麟士按四體只是手足是○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內外輕重之等道行

不能有所增也便使得志而大行於天下吾志渾然自若而已何嘗因大行而遂有加益乎不但祿位稍失所欲不能有所減也便使不得志而窮約以終身吾性亦渾然自若而已何嘗因窮居而遂有虧損乎所以然者爲何蓋凡物之不足者乃可以加有餘者乃可以損其分數未定故也惟君子之性自天賦之則爲定命自我得之則爲定理萬善咸備本無不足也何一毫可得而加一物不容本非有餘也何一毫可得而損此所以可窮可達而吾性之全體不因之而少變也使可得而加損則亦外物而非吾性之本然矣人可不反而求之吾心也哉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喩

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

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喩曉也四體不言而喩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喩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君子所性之定分固不以窮達而有加損矣乃所性之蘊蓄何如德之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此四德者人所同具之性也但衆人爲氣拘物蔽而失之耳惟君子氣稟一其清明物欲不能間隔故於仁義禮智之四德渾全而無所虧欠堅定而不可動搖已植根於心矣於是誠中形外其生色烏可已乎其生色於面貌則清和潤澤睟然示人以可親一四德之光輝也其生色於肩背則豐厚滿溢盎然示人以可象一四德

于已罔可樂德全于已尤可貴

○問孟子望當時養老曰昔伯夷辟紂隱居北海之濱聞文王起爲西伯乃作然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太公辟紂隱居東海之濱聞文王起爲西伯乃奮然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夫伯夷太公固天下之仁人而歸文王如此今天下之君有善養老如文王者則仁人皆

說約合纂

翕然以爲己歸矣。

之充滿也。以言乎施于四體，則動靜妙於一心，舞蹈餘於自得，固有不言而自曉其意者。一四德之發越也。蓋內之所積者極其盛，故外之所發者不容掩。君子所性之蘊有如此。此天之所與我者，本如是其全備也，豈窮達之所能加損哉。然則自樂其樂，而王天下之樂不與存焉，信非實有所得者不能矣。世之決性命以饕富貴者，計較於窮通得喪之故，方寸之內，念慮紛紜，感遇之途，欣戚萬變，欲與之言定性之學，豈不難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十六 盡心上 三十六

反。○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

直解 仁人，是有德望之人。孟子說：人君爲政，莫不欲人之歸我也。然未有仁政不行而能致其來者。以文王之事觀之：當時商紂無道，播棄黎老。伯夷辟紂之亂，遠隱於北海之濱而居焉。及聞文王起而爲西伯，於是勃然而興，說道：吾何不奉身而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於養老，吾身庶幾有所托矣。乃自北海而來，就其養焉。太公辟紂之亂，遠隱於東海之濱而居焉。及聞文王起而爲西伯，亦勃然而興，說道：吾何不奉身而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於養老，吾身庶幾有所托矣。乃自東海而來，就其養焉。夫伯夷、太公，天下之仁人也，一聞文王養老之政，皆相率而來歸。善政之足以感人如此。若使今之諸侯亦有善行養老之政如文王者出焉，則天下之仁人如伯夷、太公者，必將趨赴於我，而望之以爲己歸矣，豈肯舍之而他往乎？然則人君不患人心之不歸，但患仁政之未舉而已。

序試以文王治岐之政言之每夫授以五畝之宅于牆下皆樹之以桑匹婦蠶之使帛有所出則老者之衣足于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孕字之時使肉有所出老者之食足以無失肉矣非田百畝匹夫耕之使穀有所出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家引此下餘且漫說文王發老字出下方取此言之○衣帛無夫肉指言老者見少者不與也無飢獨言八口之家老者固在其中然于此可見聖人之政少壯者只要得無飢寒耳老者却要他溫飽政中之教也

說約合纂

問文王治岐之政如此則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豈家賜人益之哉亦惟治其田百畝里五畝教之樹桑畜母導引其妻子使各養其老者凡人年五十衣非帛不煖年七十食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壯者以無衣無食爲凍餒老者以無帛無肉爲凍餒文王之民無有凍餒之老者此正伯夷太公所爲善養老之謂也今之君可不以爲法乎○麟士按前節敘此節議○此之謂也遠說云此節養老之謂也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謂字應○只如此便謂善養老者字妙甚○非後世尊禮三老五更之說也○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聖人養老之政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文王所以致仁人之來歸者，固以其善養老矣。其養老之政何如？蓋田里樹畜之事，乃衣食所自出也。文王治岐，每夫授以五畝之宅，却於牆下隙地種植桑樹，使匹婦採桑以供養蠶之事，於是絲綿有所出，而年五十之老者足以衣帛而煖矣。一家之中，使之各畜五箇母雞、二箇母彘，孳生以時，無失其孕字之候，於是肉食有所出，而年七十之老者足以食肉而飽矣。又每夫授以百畝之田，使壯者深耕易耨，盡力於農畝，於是穀粟有出，而八口之家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十六 盡心上 三十七

皆可以仰事俯育，無飢餒之患矣。夫文王治岐之政如此，此所以善於養老，而伯夷、太公皆聞風而來歸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由文王治岐之政觀之，則當時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夫豈家給而人益之哉？亦惟因其自然之利而教導之耳。如百畝之田，五畝之宅，此田里之定制也，文王但爲民區畫之而已。蠶桑雞豚，此樹畜之常事也。

○大全華陽范氏孟子曰先王養天下之民非人人衣食之也唯不奪農時而皆得治其田疇恭儉節用而有以薄其稅斂此二者可以使民富足之道也○

說約合參

麟士曰易薄皆本上人使字友看責

張達說既富矣凡民之食之如朝饔夕飧之類又教之以時凡民之用之如冠婚喪祭之類又教之以禮而財不可勝用也

文王但教民孳植之而已以少事長以卑承尊家庭之常禮也文王但導其妻子使各修其養老之職而已夫養老而使家家得備其物人人得盡其情則老者豈有不得其所者乎蓋人年至五十非衣帛則身不得煖年至七十非食肉則腹不能飽不煖不飽叫做凍餒而老者不得其所矣文王之民其老者皆得衣帛食肉而無凍餒之患者正以其因天下之利教天下之民卒天下之民養天下之老愛溥而無私惠周而不費此養老之政所以爲善而伯夷太公皆以之爲歸也使人爲之養則恩易窮而日亦不足矣豈得謂之善政也哉有志於行仁政者不可不儀刑文王矣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斂皆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直解 易是耕種疇是耕熟的田孟子說明主治天下只有教養兩端然欲正民之德必先厚民之生以厚生之政言之田疇乃民之常產使荒蕪不治則民之失業者多矣必驅游惰之民使各盡力於南畝春焉而耕夏焉而耘無妨其耕耨之時可焉租稅乃國之常賦使徵斂無節則下之供上也難矣又必除苛刻之政使得輕減其征輸蓋損上益下無損下益上務存大寬恤之意可焉夫田疇易則地利之所獲甚豐稅斂薄則租稅之所供有限以力本自盡之民值輕徭薄賦之世財有所生而無所耗閭閻之間殆將家給而人足矣豈不可以使民富乎此則盡地之利以養民而不竭民之利以奉己所謂開財之源者如此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

直解 孟子承上文說易田疇而薄賦斂固可以開財之源矣然財貨既裕則奢侈易生又不可無以節之也夫民不能無食苟食不以時則財耗于口腹之欲矣於是制爲法令凡民間所以資生者不特饔飧有節而已矣如魚不盈尺不設網罟果實不熟不輕采取之類一切冗食以糜財者皆在所必禁焉民不能無用苟用不以禮則財耗於不經之費矣於是定爲章程凡民間所以制用者不特尊卑有等而已也如非養老不得用牲非賓祭不得烹宰之類一切濫用以糜財者皆在所必省焉夫食以時則生植滋繁用以禮則經費有備繇是康阜之利以儉嗇而益饒富厚之資以節縮而益裕將有取之不窮用之不竭者財貨豈可勝用乎此則因民生日用之常施撙節愛養之術所謂節財之流者又如此養民之政至是其克舉之矣

增淺說夫民非水火不生活宜其愛之矣然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以其至足故

說約合參

也聖人治天下知民之所急在菽粟凡所以開其源而節其流者無所不用其至使有菽粟如水火焉夫禮義生于富足既有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放辟邪侈而不仁者乎○陳新安說仁字謂推行有餘補不足不至于慳吝不仁是不欲貼求水火無弗與之意但說于爾意所該自屬不如是拘也○蒙引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上兩條是也使之一字正主易薄時禮四項行按治字使字如此說甚明白簡常今文分外名說似不知有上文看何也況此節亦以拔粟足帶出仁意見得若民坡回仍合歸上二節此本守也○麟士按菽粟如水火必無之事也只形容其至足耳○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王者富民之效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直解 承上文說人君務本節用使民富而財足則厚生之政成矣民德不繇此而可正乎彼民賴水火以生非此則無以爲生活之養其於日用甚切宜各私所有而不相假借矣然當昏暮的時候叩人之門戶以求水火隨求隨與無少吝嗇者此何故哉蓋水火乃天地間至足之物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故有求而必應也至於民待菽粟以爲命就如水火一般均之不可一日無者而求之未必肯與繇上之人無導利惠民之政耳惟聖人治天下既重農輕賦以開財之源又因時制宜以節財之流能使百姓每家家殷實在在豐盈其所積菽粟之多就如水火一般

○序孟子曰人至于聖而止道至于聖人而極大哉孔子乎在一國則高一國其諸登東山之上而小夫魯焉在天下則高天下其諸登太山而小天下焉蓋所處高而視下小如此是故凡水皆水也而獨觀于海者目擊乎汪洋浩瀚之勢則眾水皆難乎其爲水凡言皆言也而獨游乎聖人之門者耳聆乎仁義道德之宗則眾皆難乎其爲言蓋所見大而小者不足觀亦明矣

說約合參

○麟士按孔子二字一頓○集註所處屬聖人所見屬學者故字轉如見○通義自雲許氏曰聖門難爲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此句與觀海相連一般說

樣至足。無者可求。有者可與。此所以天下無不富之民。而則不可勝用矣。夫菽粟既如水火。則衣食足而禮義生。教化行而習俗美。民皆歡然有恩以相接。秩然有禮以相與。同歸於仁厚之域。而成其雍熙之世矣。焉有自底弗類而爲不仁者乎。夫以仁民之化。必自足民先之。治天下者。何可不加意於愛養之政也哉。昔孔子論政謂既庶而富。既富而教。其施爲之次第類如此。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眾之意。

直解 東山在今兗州府曲阜縣。太山即東嶽。在今泰安州地方。孟子說。道莫大於聖人。聖莫盛於孔子。

孔子大哉。孔子之道。豈易以言語形容哉。自其身之所處而言。在魯國則爲魯國之一人。就如登東山之巔。下瞰魯國。凡四封遠邇。皆在指顧之中。而魯國自失其爲大矣。在天下則爲天下之一人。就如登太山之巔。下瞰寰宇。眾九州大界。皆在俯視之中。而天下自失其爲大矣。夫大而至於小天下。則小魯又不足言。蓋其所處既高。則視下益小。其地位然也。惟其地位如此。故人見了聖道之大。其小者都不足觀了。夫未觀于海。凡百川之水。皆可以爲水也。惟看了滄海。親觀其汪洋浩瀚之勢。則眾水皆會歸于此。而百川之水。不過其支流餘派。舉不足以深廣稱矣。豈不難於爲水乎。夫游於聖門。凡百家之言。皆可以爲言也。惟得入宮牆。親聆其切近精實之訓。則眾理皆統宗於此。而百家之言。不過其徽談緒論。舉不足以美富稱矣。豈不難於爲言乎。孔子之道。其大如此。

○序然聖人之道大凡有其所以大者本也如觀水非可汎然也有術焉必觀其瀾于其瀾知水之有本也日月麗天有至明之體故但容光之處照必到焉于其明知日月之有本也○通注容光小郤也○大全新安陳氏曰二者皆是于其用處知其本

說約合參

增箋淺說聖道大而有本如此學者其知所以希聖之方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此科則不行而進彼君子之志于聖人之道也必循序漸進日積月累學問片段成就文章然後可以從容變化以造其極得未至于成章之地則是下學之功猶有未盡如此而遽望聖域特懸空妄想而卒歸于罔得也安能以自達哉○大全慶源輔氏曰如有諸己之謂信至于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踰矩其間次第皆是足于此而通于彼○朱子曰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麟士按通義自雲許氏曰觀海觀水流水雖三節皆言水自是三樣意思此喻○紹聞編程子曰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直解 瀾是水勢湍急處。容光是罅隙通明處。承上文說孔子之道。觀之太山滄海。固可以見其大矣。然豈無爲之本者哉。今夫水行乎地。必源頭深遠。方能起得波瀾。故觀水自有方法。不必尋源以窮其發端也。惟於波流瀠迴水勢猛急之處觀之。則知狂瀾之滔滔。乃源泉之混混者所出也。而其本自可見矣。日月麗乎天。必體魄明朗。方能布得光采。故觀日月者亦有方法。不必測象以究其精暉也。惟於些小空隙光明必照之處觀之。則知普照之無遺。乃貞明之不息者所出也。而其本自可見矣。然則孔子之道。川流原于敦化。即水之繇源而達委也。光明根於篤實。即日月之繇明而生光也。其大而有本者。何以異于此哉。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直解 盈是充滿。科是低窪去處。承上文說聖人之道。固大而有本矣。欲學聖人者。豈一蹴所能至哉。彼流水之爲物。以大海爲歸者也。然未能遽至於海也。必須停注坑坎之中。盈滿於此。而後可流通於彼。若積水尚淺。未至於盈科。則坎止不行。有難以至海矣。水之進必以漸如此。況君子之志于道。將以大聖爲歸者也。有不由漸而後至乎。故必和順發爲英華。光輝出于篤實。有遠等成章之美。然後可以爲上達之基。苟章美之未宣。則必造詣之未至也。而聖道之高不可

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纂）存疑孟子曰人心發動從天理便是善若雞鳴而起其心孳孳爲善者便是舜之徒也纂存疑從人欲便是利若雞鳴而起孳孳然爲利者便是蹠之徒也

存疑夫舜是爲善之極蹠是爲利之極相去雖甚懸殊然當其發動之初二者相並其間相去

及者何以爲從入之階文采之未著則必充養之未深也而聖道之大而有本者何以爲會通之地若曰聖道不必成章而後達則是流水不必盈科而後行也豈有是理也哉然則有志於聖道者信不可無循序漸進之功矣循序漸進不但下學工夫爲然大學明德新民之功必由知止而後造於能得中庸至誠盡性之事必由形著而後至於能化聖學莫不皆然作聖者所宜盡心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蹠盜跖也

【直解】孳孳是勤勉的意思蹠是盜跖孟子分別聖狂之幾說道論人品善惡者不當於其事爲之著而當於其意念之萌試以大舜與盜蹠觀之舜爲千古之大聖其善非一端之可盡矣然使有人於此當雞鳴之時事物未交之際從此起得身來乘著夜氣清明良心不昧這孳孳一念自朝至暮都只在天理上體用無一念不在于爲善如此之人雖未能遽至于舜而率此向善之心其爲善將何所不至舜此善念我亦此善念是即舜之徒矣豈必每事盡善而後謂之舜乎蹠爲千古之大盜其惡亦非一端之可盡矣然使有人於此當雞鳴之時事物未交之際從此時起得身來夜氣不存良心盡昧這孳孳一念自朝至暮都只在人欲上經營無一念不在于爲利如此之人雖未必遽至於蹠而充此狗利之心其爲利將何所不至蹠此利心我亦此利心是即蹠之徒矣豈必衆惡皆歸而後謂之蹠乎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只有毫末其後自善而充之至無一之不義則爲舜自其利而充之至無一之不利則爲蹠乃千里之謬也可見人當于其間閑之切使之謹之也○或問間與子思所謂獨周子所謂幾何分別曰間比獨幾又從一步一念方發或善或惡人所不知故曰獨其端甚微故曰幾時惟發後一善一惡二者相距在此其中間則曰間○朱子曰二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謂當其兩進之中乃是間二者雖已分乃是初分處故相去未遠只爭些末如此看庶幾明白○語類利與善之間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那中間溫吞煖處也

○序孟子曰楊子僅取爲我雖拔一毛而利天下彼不爲也○大全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毫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

【直解】承上文說舜之與蹠其人品相去不啻天壤懸絶矣而爲舜則舜爲蹠則蹠都從雞鳴之一念始然則欲知舜與蹠之分其初豈有他哉惟在利與善之間而已矣蓋人心不爲善則爲利本有相乘之機而出於善則入於利貴在幾微之際故一念向善便就是舜不過從這天理一邊路上來其始之異乎蹠者原只毫末之間而已使移此爲善之心而爲利安知其不遂爲蹠乎一念趨利便就是蹠不過從這人欲一邊路上來其始之異乎舜者原只毫末之間而已使移此爲利之心而爲善又安知其不遂爲舜乎理欲差之毫釐而聖狂判于千里學者可不審

其取舍之幾而致謹於雞鳴之一念也哉書經上說唯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即此意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爲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直解】楊子姓楊名朱取是僅能彀的意思孟子欲闢異端而衛正道故說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聖人所以仁至義盡與時偕行者此也彼異端之學何其紛紛矣乎今世有楊子者厭世務之勞而專主於愛身之說其意但知有一身而不知有天下僅能彀爲我而已充其爲我之心雖使他拔落一毛之微而可以利天下之大他亦將愛惜而不肯爲況所損有不止於一毛者彼豈肯爲之哉蓋有見於義無見於仁其執於爲我之一端如此

序墨子無所不愛雖摩頂至踵而利天下彼亦爲之○蒙引拔一毛對摩頂放踵便是假借詞非實說

蒙引又有子莫者見二者之各有是處其爲我不至如楊子之固其兼愛不如墨子之泛而不楊不墨中立以爲道執中爲近似之矣然中有推移變化之用所謂有權乃是中也執中而無權如膠于一定猶爲執一不通之見也○爲近之此所謂猶

說約合參

近理而大亂眞○麟士按無權只如執稱之中間以爲之中謂爲輕重適均有是理哉○猶執一也則是爲我兼愛已執一矣故下遂云所惡執一者爲總斷之詞

蒙引所惡執一者爲其賊害夫聖賢中正之道也蓋道無定體隨時隨事隨物其妙用最多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直解 墨子姓墨名翟。摩頂放踵，是擦摩頭頂直至足跟，喫受苦辛的意思。承上文說，世有墨子者，無私己之圖，而專愛物之見，其意但欲一視同仁，而不復問其親。仁惟知兼愛而已。充其兼愛之心，雖自頂至踵，勞苦一身之筋骨，而可以利濟天下之生靈，彼亦將無所吝惜，而慨然爲之。況其害未至于摩放者，又何事不可爲也哉。蓋有見於仁，無見於義，其執于兼愛之一偏如此。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六 盡心上 語

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直解 子莫是古之賢人。承上文說，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固各倚於一偏，而胥失其中矣。有子莫者，矯楊墨之失，而執中於二者之間，非不爲我也，而不至如楊子之絕物；非不兼愛也，而不至如墨子之狗人。執中如此，似乎近於道矣。然道無定形，中無定在，必隨時變易，與世推移，當爲我而爲我，當爲人而爲人，乃所謂權也。今子莫以不楊不墨爲中，而不知隨時權變爲中，則楊子執爲我之一，墨子執兼愛之一，而子莫所執者，乃二者中間之一，均之昧於通變之方，其爲執一一而已矣，惡足以語於時中之道哉。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爲，皆去聲。○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鬭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鬭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彼只執其一則其餘皆廢也其賊道如此不亦深可惡哉○百者多詞也言所執者寡而所失者多百字對一而生也○存疑看此章書當分別白楊子則一一于爲我不復爲人墨子則一于爲人不復爲我皆偏于一子莫則也欲爲巳也欲爲人兩還都識照似不偏于一然却死煞聖賢則當爲我而爲我當爲人而爲人彼此迭用纔爲不偏于一也

說約合參

○序孟子曰世之飢者得食則甘之渴者得飲則甘之皆不暇審擇其當食當飲之道是未得飲食之正味也夫飲食不正則有害矣實飢渴害之也是飢渴害之豈惟人之口腹于此有害即人之心亦皆于此而有害蓋飲之食之害在口腹而甘食甘飲害即在心滅理徇欲忘道拂情不正之歸有不可言者

直解 承上文說，子莫之執中，無以異於楊墨之執一矣。乃執一之所以可惡者何哉？蓋楊子爲我，似義而却害於仁；墨子兼愛，似仁而却害於義；子莫執中，似中而却害于權。持其一偏之見，害于時中之道，斯爲可惡耳。然其害道何如？蓋吾儒時中之道，一理渾然，泛應曲當，千變萬化，頭緒甚多，非一端之所能盡也。今舉一爲我，而仁之百端盡廢矣；舉一兼愛，而義之百端盡廢矣；舉一執中，而時中之百端盡廢矣。所得少而所失多，害道孰大於是？此其所以爲可惡也。知異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六 盡心上 壹

端之可惡，而學者可無反正之功哉。嘗攷虞廷授受，惟曰允執厥中，而孟子又惡子莫之執中，何哉？蓋孟子之所謂中，存主不偏，應感無滯，雖有執中之名，其實未有所執也。若子莫徒欲矯其偏以求所謂中者而執之，少有安排，便不能無倚著之私矣。此所以與楊墨並爲吾道之賊也。有衞道之責者，不可不辨於斯。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直解 甘是嗜好的意思。孟子見世之厭貧賤而慕富貴者，往往陷溺其心，故借口腹以明心志，說道：飲食於人，本有正味也。惟是飢者得食，食雖

爲人于此凡于飢渴之際必爲審擇其正不爲甘食不爲甘飲而無以其害爲心害則以理制欲以道御情雖或學問之未充品詣之未極有不及人不足以爲憂矣盖其識趣旣高無有口腹之累由此而進爲何可量哉○集註以貧賤配講其理自是

說約合參

但于本文仍爲添設按淺說飢渴就當貧賤字看郎可不必添設矣○所以必欲添設者只爲人心亦皆有害句不知心害處在甘食甘飲冂甘字因從口腹言下一亦字耳前寧養其小者爲小人飲食之人則人賤之飲食之子學問大矣又何必貧賤云云哉

○序孟子曰吾觀柳下惠之爲人也雖與之三公之位以易其介亦不可得也詳其直道自守如此○大全慶源輔氏曰介有分辨是與界限之界同○新安陳氏曰介有剛介介介特廉介之意惟其有分辨所以能如此麟士按三公設言亦倒句耳正言之則如云不貶其介以換那三公也○援而止之而止却又如此故佳

不甘亦將以爲甘美而貪食之不已渴者得飲飲雖不甘亦將以爲甘美而嗜飲之無厭是豈可甘而甘能得飲食之正味乎直由口腹爲飢渴所迫而急於飲食故精粗美惡皆有所不暇擇而因失其正味耳則飢渴爲之害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哉人心有正理猶飲食有正味也惟以貧賤之故搖亂其心則當所不當得者亦將貪之以爲利貴所不當得者亦將貪之以爲榮不暇決擇而失其正理亦猶飢渴之甘于飲食不復知有正味也心志之有害何以異於口體之有害哉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直解 承上文說貧賤之害心無以異於飢渴之害口腹可見貧賤者人心之飢渴也以貧賤而動心是以飢渴之害爲心害也有人於此能以道

而御情以理而制欲時乎貧也安於處約不貪慕於利祿而爲欲富之圖時乎賤也安於困窮不徼幸於榮名而爲欲貴之計雖有飢渴之憂而不能爲吾心之害是其識見高明超然于流俗之外持守堅定挺然于豪傑之中希聖希賢有不難致者何以不及人爲可憂哉世之充詘于富貴隕穫于貧賤者是自喪其禮義之心而甘爲人下也學者宜深以爲戒焉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直解 介是介然有分辨的意思孟子說人情和則易至於流古有柳下惠者人皆稱其爲聖之和宜其同流合汙混然無別矣然其與人雖無分于爾我而義利之界限甚明居官雖無擇於崇

○序孟子曰道必以爲而進功必以爲之不可以已也故有爲者辟之若掘井然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自棄其井也諸解井必求及于泉○有爲者必求底于成何以異哉○麟士按首句掘井宜一頂必要及泉已在其裏下反言之○只乇學說似提○衍又按正意只有爲者三字三字內包有必要成功意在裏辟若掘井亦包有必要及泉在裏然是開口語仍都

說約合參

宜虛含直至下才可透盡也

○蒙引孟子曰堯舜性乎此道得之于天然也湯武身乎此道心體而行之也五伯則非有之于身但假借以文之而已也○三之字皆指道言大註以仁義云者道不外乎仁義從來有此說如舜由仁義行便是性之○麟士按身之言從身上做起假之如與滅繼絶誅殘禁暴尊周攘夷盟會盡好只是它本意

卑而志趨之操持甚固觀其進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是其身出則道在必行灼然定見存非三公之位所能移者矣其退也則遺佚不怨阨窮不憫是其道屈則身在必隱確然定分存非三公之勢所能奪者矣蓋可貴可賤而不肯少踰禮義之閑可富可貧而不肯少貶生平之節其介如此此其和之所以不可及也知其和而不知其介豈善觀柳下惠者哉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直解 掘井是穿地爲井八尺爲軔孟子勉人爲學當要其成說道天下之事不貴于有爲而貴于有成有人於此或有志於聖賢之道德而講學

窮理或有志於帝王之事功而勵精圖治其初銳然有爲就如掘井的一般蓋學不徒勤必以至道爲極井不徒掘必以得泉爲期設使掘井至九軔之深已將有及泉之漸矣乃未及泉而遂止則力怠於垂成而井置之無用將與九軔之功而盡廢之矣豈非自棄其井者乎然則爲學者始勤而終怠進銳而退速其歸於無成與棄井者何以異哉此自强不息之功不獨學者當自奮勵有天下國家者亦所宜深省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眞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卽爲眞有則誤矣○尹

不在此纂曰嗟乎五伯之習于假也日復一日久而安焉而不之歸不非其有而彼亦惡知其非有也君道至此不亦深可慨乎○久假便是不歸不必說不歸乎○所謂居之不疑相似○末句是孟子永上而歎之之詞

○序公孫丑問曰嘗聞之伊尹有言曰予不狎于不順君之不順因放太甲于桐當其時民大悅及太甲處仁遷義而賢矣又反之以迎歸于亳當其時民又大悅○蓋說始悅其正君之非終悅其成君之德序由此觀之凡賢者之為人臣也設遇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而閒之與○丑賢者二字亦甚酌序孟子曰君何易言放哉當日伊尹之志至公無私正為社宗

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直解 性是天性生成身是從身上做起三之字俱指道說孟子說帝降而王王降而霸此世道汙隆之機也而心術誠偽之間實不能無辨焉以堯舜而言純粹至善之理得諸天者甚完其知生知其行安行不假修習而從容於仁義之中渾全其賦畀之正道是純乎天不閒以人自然而然性之者也以湯武而言反身循理之功修諸人者其力知則學知行則利行凡事勉強務踐履乎仁義之實以克復其降衷之初道是盡乎人求合乎天勉然而身之者也至若五霸既不能率乎其性又不能體之於身所為在於倖功而却假仁之名以濟其殘忍所為在于利而却假義之名以濟其貪饕是欺世盜名似然而寔不然所謂假之者也然使暫假其名而亟反之實猶為自知其非可冀其改圖也顧乃視虛名為固有之物忘公道為擁冀之私譬如借物於人而久占於已終不肯還與主人的一般則始焉飾詐以欺人人固皆為其所罔終焉孰迷以自欺已亦不自知其真非有矣錮蔽已深而覺悟無日惡可以入於堯舜湯武之道哉此可見帝王之道雖有性勉之分然其為誠則一也五霸則一於偽而不自反矣心之誠偽不同而事功之隆汙迴絕有志于治道者可不嚴其辨哉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社稷計不得已而出此有伊尹之志則猶可為若無伊尹之志則是篡位也君烏可易言放哉○大全覺軒張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悅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如奸臣亂賊亦無所逃于其罪矣味則可之詞亦見處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

○增纂淺說公孫丑問詩有曰不素餐兮詩之美伐檀君子如此以此詩觀之可見君子必居位而有功于人國方可食人之食若不仕無功則當耕而食也今乃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雖不衮贅為臣然言皆至道動皆至教其君若用之于上也則安富尊榮其子弟若從之于下也則孝弟忠信上有功于君下有功于民不素餐兮孰有大于是而何以責其不耕而食也○蒙引用之是用其言也不是用之為臣○安者安其位也無禍亂也尊者高居九位為人崇仰無敢慢也榮與辱對以仁則榮不仁則辱來照看雖

直解 狎是習見不順是行事不循道理桐是地名乃成湯葬處公孫丑問於孟子說道伊尹嘗說我於嗣王有師保之責今嗣王不明義理我誠不忍習見其所為之事而漫然不加救正也乃放太甲於桐宮使居成湯之墓側庶乎感愴興思可望省改於時民皆大悅謂其能行權以匡君也及太甲悔過自新處仁遷義而為賢乃自桐迎歸反居于亳於時民又大悅謂其能積誠以格君也由伊尹之事觀之凡賢者之為人臣苟遇其君之不賢則固可輕議放遷而無傷于君臣之義與孟子答說人臣事君有經有權伊尹之放太甲蓋上為宗祀下為生民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自私自利之念故上信於君而不疑其為過下信於民而不疑其為專以其有是志耳使為臣者而有伊尹之志則以大公無我之心而行通變濟世之事雖非事上之常法猶不失為匡救之微權庶幾其可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擅謀廢置之舉則是睥睨神器盜弄國權乃篡逆不軌之臣天下萬世之罪人也豈能逃於誅戮哉為人臣者慎無以聖賢不得已之事而為奸臣亂賊之口實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直解 詩是衛風伐檀篇素餐是無功食祿公孫丑問於孟子說伐檀詩人說道不素餐兮蓋言守志之士不肯無事而空食也以此看來君子必居位而有功方可因勞而受祿乃今不事躬耕之勞而安享國君之養則何以解於素餐之譏乎孟子答說子以君子不在其位為無功而食

大國必畏亦衆也○麟士按丑疑孟子不仕無功故不可曰用為臣也但用其言言字亦澁渾融之尤妙

不知君子尊主庇民之功正不待居位而後若也蓋君子居是國也其言論足以經邦其表飾足以範俗如使為君者能聽用其言而道得行於上則嘉謀嘉猷可以定社稷之大計邦基以固邦賦以充而既安且富也必得其位必得其名而既尊且榮也雖未居輔理之位而集思廣益貽邦君以多福之休功不少矣如使為子弟者能服從其教而道得行于下則先知先覺可以開一世之群蒙入則孝出則弟而天倫以敦也忠不欺信無妄而民性以復也雖未任治教之責而端軌樹則導國人以興行之風功不細矣夫上焉有功於君則食君之祿不為廉下焉有功於民則享民之奉不為泰詩人所稱不素餐兮孰有大於君子哉蓋稼穡而後食者士人無求之節不耕而亦食者君子可食之功義各有攸當也使飾小廉而妨大德不幾于於陵仲子之為哉

說約合參

○逢說全王子墊問曰上而公卿大夫下而農工商賈皆有所事士子其間不知果何所事孟子曰士者不肯為農工商賈之業而欲行公卿大夫之道者也但未得行其道耳是士誠無事也惟高尚其志而已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曰尚志。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直解 王子乃齊王之子墊是名王子墊問於孟子說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農工商賈皆有當為之事惟士居於其間既無官守又無生理不知何所事乎孟子答說士固未嘗有事然亦未嘗無事公卿大夫之事既非士所得為農工商賈之事又非士所屑為士之事在於尚志而已居畎畝之中而卓然以聖賢之學問自勵處韋布之賤而毅然以帝王之事功自期以之獨善一身者此志以之兼善天下者此志高節而不可屈堅定而不可移尚志便是為士者之事也豈得以無事而輕議之哉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曰何謂尚志曰志在仁義而已矣如殺一無罪之人非仁也其心必曰吾若居位必不殺一無[illegible]

說約合參

[illegible]其志尚則如此耳窮居時所居由要皆草茅細故不足當士者之事也其細事亦必不為故曰人有不為而後可有為但此不言耳○麟士按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為士之道而以其志趣言

直解 王子墊又問說人各有志而士獨能尚志其志云何孟子答說士之所志者非功名富貴之謂也惟仁義兩端而已蓋仁義之道達而有為則為事功窮而有養則為志向士當未得位時其心以為倘莫儆於誅戮若殺一無罪不應死之人即損吾好生之德而非仁矣我得志弗為也守莫嚴於取予若取一分不應得之物即傷吾廉潔之行而非義矣我得志弗為也非仁無為其心之所居安在乎仁是也蓋仁以包涵萬善本為天下之廣居既安處乎此則斯世斯民視為一體而自不忍於妄殺矣非義無行其身之所由安在乎義是也蓋義以裁制眾理本為天下之正路既率由乎此則或取或予必使合宜而自不甘於苟得矣居仁由義如此是雖未得居大人之位也而大人經綸天下之大業不過此仁此義而已今士有仁以居身而大人仁育萬民之規已立有義以制行而大人義正萬民之具已存使其得位行道則經世宰物之事取諸此而裕如矣大人之體用豈不全備而無遺乎此論士者不必達視其所為惟窮視其所養可也昔孔子嘗論隱居以求志行義以達道意正與此互相發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

○增蒙達說孟子曰仲子之為人也設若非義而與之以齊國必不肯受人皆信之謂其為賢不知此不受之義特舍簞食豆羹之義已耳蓋人道大倫惟內

而親戚外而君臣上下則人之
罪即莫大乎亡親戚君臣上下
而仲子辟兄離母不食君祿是
其虧莫大之節負莫大之罪也
若以其固守之小者信其大者
而遂以爲賢夫豈可哉○麟士
按簞食豆羮四字伏以其小者
小字○仲子二字一頓

說約合參

○序桃應問曰處常易處變難
設若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
殺人。夫殺人者罪當死。而瞽瞍
實爲天子父。皐陶于此當如之
何○麟士此如之何。似只問皐
陶。後因曰然則舜如之何
存疑孟子曰皐陶職在守法不
可以天子之父而廢法。只得執
之而已矣。而天子之父非所顧
也

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直解 仲子。即於陵陳仲子。昔齊人皆稱陳仲子爲廉士。孟子因辨其非。說道。君子之觀人。當論其大德。而畧其小節。試就陳仲子爲人言之。非義不食。非義不居。推是心也。設使不義而與之齊國之大。彼亦將以爲不義之富貴。辭之而不肯受。其廉介之操。貞實而非矯詐。通國之人。無不信其爲賢矣。自我看來。這千鍾之國。若看得輕了。是也不難蘧。但只是合簞食豆羮之義小小廉潔之行而已。何關大節。人道之大。莫過於親戚君臣上下。在天爲彝倫。在人爲綱常。凡生人之異於禽獸。中國之異于夷狄。獨以其有此身耳。今仲子避兄離母。是無親戚。而骨肉之情絕矣。不食君祿。是無君臣上下。而事使之道乖矣。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六 盡心上 四十一

其忘親背理。潔身亂倫如此。是其大節已虧。雖有小善。不足贖矣。人乃以其不食不居區區之小廉。而遂信其高出一世。爲矯矯之大節。豈得爲至當之論哉。此制行者。必貴立人道之綱紀。而持論者。亦當定取人之權衡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直解 桃應是孟子弟子。士是掌刑獄之官。桃應問于孟子。說道。天下之事。處常易而處變難。且如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師。設使瞽瞍犯法而殺人。皐陶將如何以處之。吾恐舜雖愛父。不可以私恩害天下之公。皐陶雖執法。不可以刑辟加天子之父。情法兩難之間。如何斯爲善處之術也。孟子答說。法不行不足以示信。法不執不足以示公。今皐陶既爲士師之官。則當守士師之法。使瞽瞍而殺人。推皐陶之心。惟知執法而已。豈知有天子之父哉。私天子之父。則廢天下之公。皐陶必不然也。

序應曰然則舜天子也將不禁
止之以全瞍與
蒙引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國法
至公原有所受之而爲士師者
所當世守雖君不得而廢也○
不必拘說受之堯○麟士按此
一節方了皐陶義

說約合參

存疑應曰舜以天子之勢爲皐
陶之法以全父既不可而坐視
其父之執于法尤不可然則于
此當如之何以處之
蒙存疑曰舜視棄天下之大猶
棄敝蓰之輕也但竊負其父
而遵逃遁海濱而處將終身
訢然樂于其親而忘天下亦不
有耳在皐陶得伸守法之心
而已亦得伸爲子之道是舜之
所處當如是也○此章問答只
就各人安身立命天理精微上
說其問委曲以合人情權變以
從宜處却未及詳所以爲天理
之極人倫之至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桃應問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直解 桃應又問說。皐陶固以執法爲正矣。然舜爲天子。生殺予奪之權。皆操于己者也。獨可坐視瞽瞍之罹於法。而不禁皐陶之執其父與。孟子說。夫舜惡得以己意禁之哉。蓋使法自我創。則禁自我行可也。今皐陶所執之法。乃原于天討。而奉爲無私之命。沿於先王。而守爲不易之典。蓋有所傳受。而非可以私意出入者。舜雖以天子之命。安得而廢天下之公哉。

四書集註直解 卷十六 盡心上 四十一

然則舜如之何。桃應問也。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直解 蹝是草鞋。桃應又問說。舜於瞽瞍。若禁皐陶之執法。勢固有所不行。若聽皐陶之執法。心必

○序孟子自范邑之齊遙望見齊王之子中有所感而喟然發嘆曰居能移人之氣養能移人之體大矣哉其居之所繫乎夫王子者非都是人之子也與○

說約合參

大全朱子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有貧賤底奉養故後却只言居

纂大全新安陳氏王子所處宮室所乘車馬所被衣服亦多與人同而王子之氣象若彼之異者其所居之位與人不同有以使之然也夫勢位之居猶足移

有所不忍當此兩難之時又何以爲曲全之術也孟子說舜大孝人也推其愛親之心但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視棄天下之大猶如棄敝蹝之輕也其心以爲朝廷之上不可以私而撓公大海之涯或可避難而遠害必且竊負瞽瞍而逃遵循海濱而處自屏於寂寞之鄉以爲全親之計承顏順志不但苟免一時將終身訢然快樂而忘其有天下矣若然既不枉士師之法又不傷父子之恩舜之心如此而已是可見人臣以執法爲官守卽天子之父且不敢宥而況其下者乎人子以愛親爲天性卽天下之大且不敢顧而況其小者乎學者誠得虞舜皐陶之用心而引伸觸類以求之則私恩公義各得其宜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

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直解 范是齊邑卽今東昌府范縣地方孟子嘗自范邑往赴齊國中途適遇齊王之子望見其儀容氣體大異於人乃喟然嘆說人之氣體本同而居養各異惟其居處在尊貴之地則神氣爲所移易而精采自覺其發揚惟其奉養有豐厚之資則形體爲所移易而容貌自覺其充盛矣氣體由于居養如此居之所係豈不盛大矣哉彼王子者其氣體雖與人異而稟氣于父母猶夫人也其形體雖與人異而受形于父母猶夫人也本其有生之初都只是人子而已豈其在齊民之中另是父母所生而自爲一類乎

孟子曰張鄒皆云羨文也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

氣與體者與如此況居天下之廣居宅仁者之氣象又當何如乎其德潤身心廣體胖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而與王子驕一貴之氣又不侔矣○此章重此一句○蒙引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其發嘆之意全在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惟先有此感然後發此嘆非徒羨其勢位之器宇與于凡人而已也居廣居氣象必是睟面盎背施于四體不言而喻矣

序昔魯君嘗之宋呼于宋垤澤之門其守門者曰此呼于門者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

說約合參

以守門之言觀之二君之聲相似者無他固其所居之位原相似也此王子之所以異也夫人亦何以王爲乎亦勉居廣居而可矣○呼聲字有作魯君自呼之聲者極甚試看呼于門字是呵護傳呼求于垤澤原非因門閉而呼門也○蒙引引魯事爲証証王子也然居廣居意亦自見于言外○有疑此無他居相似是孟子之言○麟士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爲仁之詞

○序孟子曰凡人之待賢者第食之而已而無有愛慕之意是以豕交之也卽或愛之矣而無有尊敬之誠是以獸畜之也是豈待賢之道乎

者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直解 承上文說凡人住居必有宮室乘載必有車馬被服必有衣裳此日用之常也而王子之宮室車馬衣服雖與人美惡有異然其所以自奉者大要也只是這模樣其不同於人者幾何乃氣體若彼其迥異者特以其所居地位爲國君之儲貳所居既尊則所養自厚其氣體不求異于人而自當與人不同耳夫以王子所居但只是勢分之尊猶能移人氣象如此況仁也者統括四端包涵萬善乃天下之廣居也使君子之其氣象不尤異乎吾知以之宅心則心逸日休而浩然之氣自充塞于兩間以之居身則身安德滋而睟然之光自宣著于四體其但如王子僅以氣體而異乎人哉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垤

澤宋城門名孟子又引此事爲證

直解 垤澤是宋國城門的名孟子又說吾謂居能移氣觀之魯君之事又有可信者焉昔者魯君曾往宋國當暮夜之時城門已閉魯君親自呼于垤澤之門守門者說吾君無境外之交不出城此呼門者非吾君也何其聲音與我君相似也夫魯君呼門而守者疑其似宋君此豈有他故哉蓋魯宋均千乘之國二君皆諸侯之尊惟地位之既同故聲音之相似此守者所以不能無疑也居能移氣此固其明徵矣彼王子之異于人何足怪哉然則君子居廣居而能涵養德性變化氣質益可信其必然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夫待賢之道恭敬其所不容已矣然所謂恭敬又非幣帛之謂也恭敬有情有交情先于交而

說約合參 交以將情恭敬者乃幣之未將而存諸中者也方幣之未將此恭敬之實也若徒以幣帛為恭敬而無未將之實是虛文也焉有行乎而可以虛文拘留之者乎此上下之交所以不能相與以有成也○大全東陽許氏曰恭敬者之恭敬以發于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麟士按鄒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君待賢之禮

直解 孟子見當時諸侯好賢而無實以致賢者多不樂就乃做動之說道人君待士固不可無交際之文尤不可無愛敬之實誠知悅賢而不能養無貴于悅也而享之以大烹優之以厚祿是知所以食之矣既食之則當知所愛之使或食而弗愛但有庖廚之惠殊無親厚之情是如豢犬豕的一般徒能畏飼之而已豈有賢士當交之以道者而可交之如犬豕乎哉知食而弗愛非所以待賢而聯之以恩意體之以腹心是知所以愛之矣既愛之則當知所敬之使或愛而弗敬但有親暱之意而無禮貌之加是如畜禽獸的一般徒能憐恤之而已豈有賢士當接之以禮者而可畜之若禽獸乎哉要之人君待士本無豕交獸畜之心而愛敬少疎斯不能無簡賢棄禮之失甚言食而不可不愛愛而不可不敬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 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六 盡心上 四六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直解 將是執奉拘是羈留承上文說人君待賢食而不可不愛愛而不可不敬矣然所謂恭敬豈徒幣帛交錯止於備禮而已哉蓋恭敬雖因幣帛而將非因幣帛而後有也當幣帛未陳之時已先有此恭敬之念恭敬之念存於中而後幣帛之禮將于外是幣帛者禮之文而恭敬者乃禮之實也設使徒以幣帛為恭敬修飾於繁文而凋喪於誠意恭敬而無實是亦豕交獸畜之類耳君子仕於人國視禮意之誠否以為去留者也國君既無敬士之誠則君子必當見幾而作豈能懸空名以羈留當世之賢士設虛位以拘係天下之豪傑哉然則有志於留賢者慎無使儀不及物可也是時列國諸侯惟知厚幣以招士而不知有待士之誠士惟知幣聘之為榮殊不知有自重之節故孟子做之如此

○大全朱子孟子曰人生天地莫不有形莫不有色而本其有得于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illegible]則是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illegible]氣稟[illegible]不能無人欲之私則[illegible]不[illegible]則[illegible]形[illegible]理[illegible]形也[illegible]性無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于[illegible]剛[illegible]則[illegible]于形色[illegible]之理[illegible]有是形又有以[illegible]其形本有[illegible]物是而能修其[illegible]以副之也○形[illegible]如臨喪則有哀色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illegible]有是形則有是色色在形裏面故下句只言踐形○新安陳氏曰程子之說蓋自踐字推廣之

說約合參 衆人非全不盡者也賢人雖能踐之而未能盡者也聖人則極能踐之而無不盡者也如洪範五事則貌言視聽思則極于肅乂哲謀聖皆踐形意也○蒙引非指形色為天性也形色皆天性所在也○踐形猶云盡其形謂不虛之也以能盡其形之理也○踐形猶言成人必盡人之道方為成人必雖性之形方為踐形○形色天性本來都到十分地位人必先到十分地位方是踐形方滿得那腔子○愚按惟字然後可以字宜玩若不如聖人餉不可以為人底違思勉動微切非徒為聖人也若云聖人也不過是踐形非于人有加此餘論耳非正緊語意○趙注齊宜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公孫丑曰既不能三年為期年之喪差愈于止而不行喪者乎○愚按短之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直解 形是形體如耳目手足之類色是形體能運用處如耳能聽目能視手持足行之類踐是跟着道理行的意思孟子說人之有生氣凝聚而為形形運化而為色有是形即有是色人皆有以為形色具而即可以為人矣然目有視耳有聽必有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六 盡心上 四七

聰明之彝手持足行必有恭重之則推之起居言動莫不多有自然之理存焉是乃所以主宰乎衆形而為至精至粹之天性也人惟不能盡其性是以形體雖具不過血肉之軀而已未可謂之踐形也惟是聖人氣稟極其清明物欲不能搖奪乃能於天之所賦于我者全盡而無虧我之所受于天者尤踐而無歉時乎視聽則聰明之理能踐焉時乎持行則恭重之理能踐焉以至起居言動無不各盡其理此所以耳目手足不為虛生而四肢百骸皆有著落也自非聖人或心為形役或性以習遷不虧體而忝所生者少矣況能踐形乎哉所以說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欲盡人道者不可不以聖人為法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

說約合參

原非已而不爲也孔全是個會之故有如徐徐之喻

趙注孟子曰是猶或有人紾戾其兄之臂爲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徐之爲孝者乎不若教之以孝弟勿復戾其兄之臂而已矣今欲行朞年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

所當其所適齊之王子有其生母死者其傅爲之請于王行數月之喪公孫丑因以問曰若此但數月者其是非何如也○麟士按王子之喪或不得行其喪親之數或請之既葬之後集註本有二說今亦未定○公孫丑曰四字宜在所謂今云然者文字法也

趙註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其子禮而不能者也雖加益一日則愈于止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夫无禁自欲短之而莫之爲三年者也故譏之也

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直解昔者齊宣王以人子爲父母持喪必滿三年則太久欲短少其年月則廢人子之情悖先王之制甚矣公孫丑不能力救其失乃附會之說三年之喪不行已久今若短而爲期一年便就除服豈不還強似止而不行者乎是在齊王因忍于薄親在公孫丑亦輕于立論矣孟子聞而責之說子之事親猶弟之事兄親喪之不可短猶兄之臂不可紾也今王欲短喪而子乃謂爲期勝于已是無異于人有捩轉其兄之臂而縛之者其不弟甚矣子乃從容勸解說紾從你紾不可太猛姑且徐徐而紾可也夫弟之於兄斷無可紾之理不爭疾徐之間紾固不可徐徐而

紾亦豈可哉子但當教之以孝弟之道使知天性至親彝倫至重則彼敬兄之念惕然有感自知兄之不可紾矣然則王欲短喪子惟當啓以三年之愛罔極之恩則彼孝親之念油然而生自知喪之不可短矣何可爲期年之說以蹈徐徐之弊哉。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爲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

說約合參

○增淺說孟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因其人品之不同與時地之各異皆有以及之其所以教者大約有五也

大全朱子有其人地位已到因而發之不先不後適當其時如時雨之化發百種者○蒙引時雨化成德達材答問私淑艾都主君子之教言

朱子有其人天資純粹是爲德則爲之成就其全體者有其人天資明敏是爲材則爲之通達其大用者○蒙引化字成字通字皆要仔細看見得古人下字不苟處

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直解公孫丑期喪之說孟子既斥其非矣此時適有齊王之子有其生母死壓於嫡母而不敢終其喪者王子之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公孫丑因執此以問孟子說爲期之喪既曰不可今王子乃請行數月之喪數月之與期年多寡則有間矣若此者是耶非耶孟子曉之說王子之請與短喪之事不同王子生母之喪壓于嫡母之尊情固無窮而分則有限雖欲終三年之喪而不可得也當此情危勢屈之際推王子報親之心雖加一日之喪亦可以少盡人子一日之孝猶勝于止而不加者況於數月之久乎此王子之請不容已也乃其欲爲而不能也若我所責於齊王者蓋謂其勢無所壓分無所拘情可自盡而不盡事所得爲而不爲也豈可與王子之事例論哉蓋王子欲伸其情于分之

外。而齊王乃欲殺其情於制之中。此正無三年之愛于父母。而我所謂當教以孝弟之道者也子又附其說以成之非愈于不仁之甚者哉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直解時雨是及時之雨財字與材字同孟子說君子教人之心固欲人同歸於善但人品不同時會各異教之所被有不能一律而齊者其條目大約有五有一等人造詣既深貫積既久所少者點化之功耳君子迎其將得之機而啓發之

通義仁山金氏有隨問而答以解其惑者
蒙引有其人或同時而相去不遠或不同時而共生也後得以聞其道而私竊以善其身而亦教誨之所及者○有私淑艾亦主教者而言孟其教澤所遺有以成就之也○大全朱子艾芟

說約合參

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斷絕自新之意徵艾創艾亦取諸此○麟士按通義仁山金氏曰亢因子貢伯魚而問夫子之道夷之因徐辟而問孟子之命此所謂遞相傳授者也孟子之私淑于人則又在而化成德之間矣
序此五者其所教不同而其爲教則一此君子之所以爲教也
○大全趙氏曰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无棄物聖人无棄人

由是觸之卽應感之卽通怡然理順有不自覺其契悟之速者矣譬如草木之生栽培已至及此時而得雨以潤之便暢茂條達而不可遏這叫做如時雨化之者此君子之一教也其次養雖未充而天資純粹德性可以漸磨君子則因其德而造就之節其過引其不及涵育熏陶務有以成全其德器這叫做成德此又君子之一教也其次德雖未優而天資明敏才識可以擴充君子則因其材而誘進之矯其偏使歸於正開導啓廸務有以疏通其未能這叫做達材此又君子之一教也。

有答問者。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有私淑艾者。**艾音乂○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五者**

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直解 淑是善艾是治承上文說君子因人而施教不但成德達材而已又有一等人師非專師學非常學偶因其一言之質正一事之咨詢遂就其問而答之以釋其疑以解其惑此雖未至終日與言而大叩則大應小叩則小應是亦訓廸之所加矣答問非君子之一教乎又有一等人居不同地生不同時但聞其覺人之餘休傳世之餘澤私竊其善而師之以飭其躬以砥其行此雖未嘗及門受業然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均一化誨之所及矣私淑艾又非君子之一教乎合此五者而觀之學者之材質雖殊要皆有曲成之術後生之遭逢雖異無往非造就之仁其爲教一而已矣所以說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蓋聖賢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是以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有世教之責者所宜深念也。

○趙注公孫丑曰君子之道則誠高矣而美矣將若登天然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使彼凡人可庶幾及之而日孳孳自勉也○思按孳字說宜若登天緊接上句說宜若然猶言當若此然
同訓門大匠教人必以規矩不能爲拙工改廢繩墨以循之羿教人射必以彀率不能爲拙射變其彀率以狥之蓋教有一定之法如此○蒙引大注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皆字指大匠及羿君子教人正意却在下文若此是比况下是正言也

說約合參

纂箋引夫羿何不爲拙射變其彀率而何疑于君子乎君子教人但示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正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不告以得之之妙而其所不告之妙已如踊躍而見于前也是道也中道而立非難非易惟能者則從之其不能者君子且奈何哉亦不容自貶以狥其不能也○此章孟子之言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彀古候反率音律○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直解 公孫丑苦於入道之難因問於孟子說道不可以無傳教當使人易入若乃夫子之道峻極而不可踰純粹而無可議則誠高矣美矣學者非不欲勉强以求之也然仰鑽徒切從入無階就如登天的一樣雖欲企而及之勢不能也夫子何不別爲卑近易行之法使道之高妙者稍有持循之方而學者得以孳孳焉用力以求至乎孟子曉之說道有一定之體教有一定之法何可貶也不覩之曲藝乎大匠教人以制器工

有巧拙匠不必拘于成法矣然繩墨者制器一定之則也大匠以此爲教衆工以此爲學雖有拙工大匠亦不能因其拙而廢棄繩墨別改爲簡便之法也非不可改也成法所在不可得而改也羿教人以射有巧拙宜亦不拘于成法矣然彀率者射者一定之則也羿不能舍此以教弟子不能舍此以學雖有拙射羿亦不能因其拙而更易彀率別變爲遷就之術也非不欲變也成法所在不可得而變也夫大匠與羿其教人尚有一定之法況君子立教又非曲藝所可比者豈能廢成法而別爲卑近之說以狥人哉。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

總是言教有成法而其所以教有成法者以其道有定體也惟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道有定體也諸不[illegible]

說約合參

作轉跌語○中道猶言中途中途而立不進于人不近于人故云非難非易註無道不及是解中字莫泥作大中之道道理無不在道理道字則立字恐說不去○究竟爲路如中道而立者自見在于之道然本文字意亦不可循過道耳細思熟讀而得之

○趙注孟子曰天下有道得行王政以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趙注不聞以正道而從俗人者也○蒙引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士君子之處世只有此兩途而已不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蓋當是時以道殉身者固無也以身殉道者亦安有哉但見其皆以道殉人而已故孟子發此

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直解 躍如是踴躍見於目前的模樣承上文說由曲藝觀之教人者固皆有不易之法矣然道雖不容少貶而理則不容終藏是以君子立教但告以務學的方法不告以得道的妙處如教人以致知便知此道而已而知之精細的去處則待其自悟未嘗輕示之也教人以力行使體此道而已而行之純熟的去處則待其自化未嘗強聒之也就如射者引弓至滿而不發矣的一般雖其至道之妙不容以輕傳而上達之機固已指示於言意之表其所不發者殆躍躍若見於吾前矣夫引而不發則斯道若隱而難知而躍如之妙存焉則其理固顯而易見非難非易無過不及昭然揭中正之矩以示人特人不知所從耳惟善學者由其所引之端究其不發之蘊爲能因言見道灼然明向往之途體道成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六 盡心上 [illegible]

身確然敦踐履之實高不失之太過也卑不失之不及也而道之中立者始于是乎有從質之地矣豈以不可幾及爲患哉夫道一而已矣自阻則苦其登天之難自勉則契其躍如之妙是在學之者有力有不力耳公孫丑乃欲貶道以徇人何其所見之謬乎。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隨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以道殉人妾婦之道。

直解 以死隨物叫做殉孟子說君子一身與道爲體者也身固不能離道道亦不能離身觀其出處而可知矣當夫明良交會爲天下有道之時正吾身應運而出之候也身既出則道不容以或違以身靖獻于上即以道而致其君也以身表率于下即以道而澤其民也此道緊緊隨身蓋身顯而道與之俱顯矣肯負其行道之志乎若明良不作爲天下無道之時正吾道不可則止之日也道既屈則身不容以不退上無以成正君之功則卷懷以獨善也下無以究澤民之用則斂德以自全也此身緊緊隨道蓋道隱而身與之俱隱矣肯變其守身之節乎夫以道殉身以身殉道是君子出處進退無往而不與道俱也此吾之所嘗聞者也若夫身顯而道不能行惟知枉道以求合道屈而身不能隱惟知希世以取容此乃以道徇人苟且以赴功名之會一鄙夫患失之事妾婦順從之行而已我實未之聞也當是時列國策士馳騖于功利之場惟知以身之顯晦爲欣戚而不知以道之用舍爲進退孟子所以有感而爲是言也

○序公都子問曰滕更以國君之弟而知來就學其在夫子之門也若在所禮遇者而每有問而不答何也

序孟子曰學道之心能虛則誠

說約合參

不可以有挾也若挾已之貴而問挾已之賢而問挾已之長而問挾已曾有勳勞于師而問挾已有舊好于師而問則受道之心不專皆所不答也今滕更于所挾已有其二焉吾答之何爲哉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六 盡心上 [illegible]

直解 滕更是滕君之弟挾是恃已驕人的意思公都子問於孟子說滕更以國君之弟來學於夫子之門觭若當在禮貌之中而每有質問夫子拒而不答果何故哉孟子曉之說學者之從師也不貴執求教之禮而貴有受教之誠蓋師者師其道也不可以有挾也若矜其爵位挾貴而來問或矜其才能挾賢而來問或挾長而問恃其年加於我或挾有勳勞而問恃其有功于我又或挾故而問恃其有故舊于我五者之中但有一件其求教之意便不誠篤雖有所問皆在所不答也今滕更來學而不免有挾貴挾賢之意挾此二者以驕其師則不勝其滿足之意矣

○增訂說孟子曰凡人當用心者不可不用其心而亦不可過用其心以處事言之于必不可已而亦已者則無所不已矣以待人言之于所當厚者既薄則無所往而不薄也此二者不用其心固宜廢弛若夫人之為學其進銳者則其氣易衰而其退必速此則過用其心者亦同歸于廢弛可見天下事惟適可而已不及太過各有弊也

說約合參

○蒙引大全朱祖義孟子曰天下之理本一而其分各殊君子之於物也撙節愛養之備至然取用不廢而弗仁於民也與聚勿施以仁之矣然恩義未篤而弗

此我所以不答其問者正欲矯其矜己矜人之失而發其尊師重道之情也豈為吝教乎哉夫滕更以國君之弟而有向道之心其貴其賢亦可嘉矣孟子因其有挾而遂不答可見位高不可恥於下問賢知不可以之先人惟虛己受教斯可以來天下之善集衆思而廣衆益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直解 孟子說君子立身行己固不可不用其心亦不可過用其心以處事言之凡事有關於綱常切于性分此在所當為而不可已者也若於此不可已者顧止之而不為則志怠于因循氣衰于鼓舞其究必至于逡巡畏縮視天下之事無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六　盡心上　二十四

一件可擔當而無所不可已矣豈能有任事之力乎以待人言之凡人有情愛相屬分誼相維此在所當厚而不可薄者也若于此所當厚者顧薄之而罔恤則惇睦之意微刻薄之私勝其究必至于殘忍少恩視天下之人無一人可親厚而無所不可薄矣豈復有所與之情乎以為學言之功固有所當進亦有所當循若志意太高工夫太驟其志非不勇猛鋒銳而氣過激則易衰力已竭而難繼奮發未幾而怠惰隨之其退必速矣豈能望其成功于終乎夫是三者頹靡自安者固不足以有為急遽無序者亦同歸于廢弛君子如欲有為于天下豈可不懲其太過不及之弊而酌施為緩急之宜哉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

親然則于誼而親之乎吾有親焉天性之真一本之誼不在民物之數者也親其親而仁以及民仁其民而愛以及物不以待人者施之物以其貴賤之分也不以待親者施之他人以其有親疏之殺也于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失其貴賤親疏之等差此聖人之仁所以曲當萬世而無弊也○陸稼書曰一理萬殊相物平施此仁字若夫斗不等是為不爺前以人理名之則稱民何別不爨于同人類于生焉乎仁者人心也有人理有一焉施于人者不可施于物乃理一分殊是○新東陽曰愛之而弗仁之愛惜之義不輕用物又樂殄天物之意仁民之仁乃愛之之至親又重于仁○家引此章宜先排箇物字民字親字在這裏然後將親仁愛三字擇所宜施者而施之以親字付之于親

說約合參

以仁字付之于民以愛字付之于物則各得其分而不至于輕其所重重其所輕矣○分而言之則有序序謂輕重之序

○存疑孟子曰道莫大于仁智然皆有要焉智者固無不知也然天下之事多矣如欲物物而知之則知不能遍天下之事廢弛者多矣故惟當務之為急急于當務則大者既立其小者亦將以次而舉矣無不知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所不愛也然天下之人多矣如欲人人而愛之則愛不能遍天下之人有遺者多矣故急親賢之為務急于親賢則賢人各供其職修政立

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直解 孟子說人物之生本同一氣而親疏厚薄分則懸殊惟其分之殊而用恩自不能無序矣故其于物也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推其心豈忍一物之失所乎然但愛之而已而未必有治教漸摩之澤則愛之而弗仁也其于民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推其心豈忍一夫之不獲乎然但仁之而已而未必有天倫維係之恩則仁之而弗親也夫仁[illegible]視親其親疏自不同矣君子隆其一本之恩以親其親而因推親親之念以仁其民自不得以待吾親者而槩施之民也使于民亦親之則何以別于吾親乎此所以仁之而弗親也愛之而弗仁非斷其恩于物也以物視民其貴賤則不同矣

四書集註直解　卷三十六　盡心上　二十五

君子擴其民胞之度以仁其民而因推仁民之心以愛乎物自不得以愛吾民者而槩施之於物也使于物亦仁之又何以別于吾民乎此所以愛之而弗仁也夫親親仁民愛物統而言之則均謂之仁分而言之則各有其等此君子之仁所施雖甚博而所操則甚約惟其舉此加彼善推所為而已世有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恩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豈不背哉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直解 孟子說人君之治天下知以明理仁以愛人

覃西海皆被其澤恩無不洽其爲仁也溥矣如古來稱仁智者莫過于堯舜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惟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亦不徧愛人惟急親賢也則仁知者之各有急務所當知已○大全朱子曰當務之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亦不用于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係所當爲者皆是也又曰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學圃學稼則是不急○新安陳氏曰上四句言仁智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仁智以實之

二者不可偏廢。然有要焉。不可不知也。蓋知者通達萬變。于天下之事。固無所不知。若事事而求其知。則不勝其勞。而事亦有所難治。惟於庶事紛紜之中。求其所當務者。如關治道之大體。係民生之切務。惟以此爲急。而勵精以圖之。則弘綱既舉。細目自張。凡此衆務之雜陳于前者。自然次第舉行。而事無不治矣。其爲知也。不亦大乎。仁者包含偏覆。于天下之人。固無所不愛。然人人而用其愛。則不勝其煩。而愛亦有所難周。惟于衆人泛愛之中。求其人之賢者。如德可以正君而善俗。才可以修政而立事。惟以此爲急。而虛已以親之。則衆賢在位。庶事自理。凡黎之得惠於我者。自然德澤旁流。而無不洽矣。其爲仁也。不亦博乎。果何以徵之。嘗觀諸堯舜矣。若欽明濬哲。古今稱大知者。莫如堯舜。而然豈能物物而偏知之哉。其所急者。亦惟先務是圖。如一授人時。治洪水。齊七政。輯五瑞之類。是已。此外一日萬幾。雖未嘗不加之意。而政教之

大綱。不與存焉。即堯舜之智。亦有所不暇圖耳。況智不如堯舜者乎。曰如天。曰好生。古今稱至仁者。亦至堯舜而極。然豈能人人而偏愛之哉。其所急者。亦惟親賢是務。如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是已。此外百工庶職。雖未嘗不加之意。而賚襄之重。皆不與存焉。即堯舜之仁。亦有所不暇及耳。況仁不如堯舜者乎。欲知仁知之要務。誠不可不以堯舜爲法者夫。

集大全新安陳氏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爲務乃智仁之大者取喪服三年其大者緦與小功其細者取譬飲食放飯流歠其大者無齒決其細者若不能三年之喪而但緦與小功之是察任其放飯流歠而乃問無齒決不能其大而求其細是之謂不知所務也不知務如此而可與于仁知之道乎○不知務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

是任紹上文當務親賢爲務二務字○南軒張氏曰孟子特爲舍大狗小者譬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緦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歠則齒決有不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末兼貫此所以爲道○大全曲禮曰毋放飯毋流歠又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濡濕也宜齧斷之乾肉堅宜用手○疏士按禮疏注放飯大飯食無節也流歠長歠無節也決斷也乾肉孔云脯屬

先務。雖偏知人之所知。偏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直解察是詳審。放飯是縱意與飯。流歠是長飲無節。齒決是以齒齧斷乾肉。承上文說。觀堯舜之所急。則知仁知各有所當務矣。乃若知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而惟瑣細之事是圖。譬之喪服。三年之喪。是重服。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是輕服。制服者。謹其重而後及其輕可也。乃今於父母重喪。不能自盡。却於緦麻小功之服。討論之必詳焉。又譬之飲食。放飯流歠。是大不敬。齒決乾肉。是小不敬。飲食者。慎其大而後及其小可也。乃今於放飯流歠之大過。不知自檢。却於乾肉無齒決之禮。講求而不置焉。若此者。察爲明。雖若詳於細微之事。而惛惛莫辨。寔則昧于緩急之宜。舍重而圖輕。得小而言大。眞乃不知務之人矣。仁知不知所務。何以異此。此堯舜智不

徧物而知。而光被四表。仁不偏物而愛。而澤及羣生。惟其知務故也。人主欲識爲治之大體。宜于此留意焉。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孟卷之二十六終

繇序四書說約合參

序孟子曰。君莫貴于仁。乃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並不愛者亦變之。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並所愛者亦不愛之。今惠王正以所不愛而及所愛。非不仁而何也。

說約合參

序公孫丑問曰。何謂以所不愛及所愛也。曰仁者用心。由親而民。由民而物。梁惠王以貪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以爭之。至于大敗。將復戰之。又恐民莫用命。不能必勝。故驅其所愛太子申以殉之。以至于死。夫因土地及民。因民及子弟。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吾故曰不仁也。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孟卷之二十七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六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直解 孟子說。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君奉天子民。固當以好生爲德。乃若殘忍少恩。不仁哉其梁惠王乎。蓋仁者之心。主於愛人。故其用愛無所不至。親其親矣。而又推親親之心以仁民。仁其民矣。而又推仁民之心以愛物。篤近以擧遠。由親以逮疏。充其一念惻怛之良。必至於無所不愛而後已。這是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不仁之人。偏于慘刻。故其慘刻亦無所不至。暴殄百物。未已也。而害且移之百姓。毒痛百姓。未已也。

而害且移之至親。薄者薄矣。而厚者亦薄。疏者疏矣。而親者亦疏。充其一念忿戾之私。必至於眾畔親離而後已。這是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今惠王所爲若此。安能免於不仁之禍哉。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鬬。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直解 糜爛是血肉敗潰。公孫丑問說。夫子譏梁惠王爲不仁。謂其以所不愛。及其所愛。此何說也。孟子答說。人君以土地視民。則所重在民。而土地爲輕。以民視子弟。則所厚者在子弟。而民爲薄。此其差等之較然也。今惠王始初以土地之故。爭地以戰。則驅無辜之民。斃於鋒鏑之下。使之肝腦塗地。而遭糜爛之殃。既也以大敗之故。欲復戰而恐不能勝。則驅所愛之子弟。殉於行陣之間。使之身先士卒。而冒死亡之患。是其因土地而荼毒生靈。既播其惡於眾。因生靈而貽禍骨肉。又剸其愛於親。此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殘忍如是。非不仁而何哉。是時列國務於戰爭。輕人命如草菅。不止梁惠王爲然。孟子舉其不仁之甚者。以示戒也。

○蔡麟士全孟子曰。觀春秋一書。其中記戰者多矣。無有義其戰者。但就其中謂彼之戰猶有善于此之戰者。則有之矣。然總之無義戰也。○春秋二字一頓。○春秋是言春秋之經。非謂春秋之時也。無義戰指孔子書法言。

說約合參

是何也。征戰者。以上而伐下之義也。彼此相敵之國。則不相宜也。若相征便是無王矣。春秋之戰。皆是敵國相征。安得有義戰乎。○此條正解所以無義戰之意。○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征伐之義。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直解 這是孟子追論春秋諸侯無王之罪。以警戒當時的意思。說道。大凡征伐之舉。必天子出命以討罪。諸侯承命以行師。方可謂之義戰也。若春秋之書。所載戰伐之事。固非一端。然或書名以示貶。或書人以示譏。無有一件以爲合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容有假尊王之名。竊攘夷之號。興兵致討。爲彼善于此者。如召陵之師。責包茅之不貢。城濮之役。遏荊楚之侵陵。此類是也。然此特比于狀義悖理之舉。爲少優耳。何嘗足以爲盡善乎。彼其所以無義戰者。何也。蓋征者以上伐下之名。惟天子得以專之也。若同爲諸侯。勢均力敵。不相上下。這叫做敵國。敵國之中。有強侵弱。眾暴寡者。當上告天子。聽命誅討。無有自相征伐之理。使敵國相征。則爲擅興師旅。而無王矣。今春秋之時。皆敵國相征。非有以上伐下之權。犯義干紀。乃王者之罪人也。安得有

義戰乎宜孔子之致嚴於書法也

○增說孟子曰凡載事之語學者當識其大義而已不可執其詞而一一盡信之也盡信書則時或有害于義不如無書之愈也〇[illegible]其[illegible]不指而其然大之[illegible]則是武城一[illegible]取其二三策如奉天伐暴反政施仁而已[illegible]序如[illegible]大人之師無敵於天下以武王之至仁伐紂之至不仁應不戰而屈[illegible]何其與商人[illegible]殺之而血流漂杵也[illegible]杵[illegible]以為殺之者皆商人[illegible]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之不[illegible]何哉朱子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伐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

說約 卷
蓋得其微意○蒙引據此言則其所不信者不止血流漂杵之一言也○武城本文曰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古人凡行兵兵人須各携斜錡板杵之屬為營壘備也○闕里按紹聞編曰何其血之流杵也何字好將欲疑之則書有此言將欲信之則武王決無是事○通義鄒陽氏曰此章明征伐之義而見讀書之法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直解 武成是周書篇名。策是竹簡。流是漂流。杵是舂米的杵子。孟子見當時好殺之徒。多藉口於

武王伐紂之事以自解。故辨之說道。書以紀事為義。本欲傳信於天下後世者也。然亦有事淹於書詞。詞浮於實事。而不可盡信者。學者惟識其大義足矣。若但執過甚之言為實。信為必然之事。不惟無以明聖賢之心。且適滋後人之惑矣。豈如無書之為愈哉。何以見書之不可盡信也。彼武成一書。乃武王伐紂既歸。而史官作以紀事者也。其簡篇固為甚多。吾於其間僅取其所稱奉天伐暴。反政施仁之二三策而已矣。自此之外。如所謂血流漂杵之一言。以理斷之。仁人之師。上奉天討。下順民心。天下自然莫與之敵。今以武王之至仁。伐紂之至不仁。必有兵不血刃。而人自歸附者。何至與商紂師徒為敵。至使血流漂杵若是之慘酷乎。即此推之。武成之不可盡信也明矣。今乃有指古訓以逞其殺戮之心。如時君世主之為。非惟得罪于天下。實得罪于武王也。

○增說全孟子曰今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斯人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大罪之人也且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焉用彼善為陳善為戰者哉何以見仁者之無敵如湯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孰有敵之者

說約 卷
又如武王之伐殷也革車只用三百兩虎賁只有三千人本易敵也○蒙引革車者以皮為飾也虎賁勇士稱也○蒙引言其不盛兵威也以矯我善為陳為戰之意乎書序作百則益明矣○周禮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蓋如今之親軍禁兵也然觀武王入殷之初而謂商人曰爾無畏來寧爾也非敵爾百姓也於是民皆若崩厥角然以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聲。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此引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直解 孟子見當時之臣。務導君以戰伐之事。故戒之說道。兵凶戰危。本非國家之利也。如有人自詡其能說。我善為陳而整飭行伍。我善為戰而決勝交鋒。斯人也。上不顧國家之安危。而惟引君於貪戀。下不恤生民之利害。而惟陷人於死亡。乃負天下之大罪。不容於有道之世者也。夫善戰善陳。不過一人之敵而已。誠使國君好仁。而不嗜殺人。以寬代虐。以治易亂。則天下之民。皆將望之以為君。而人自無與為敵者矣。用此善陳善戰之臣為乎。我嘗有感於商周之事矣。昔成湯征葛伯也。南面而征。則北狄怨。東

面而征。則西夷怨。都相顧而說。我等四方之人。均之憔悴於虐政者也。湯興弔民伐罪之師。何不先來救我。以甦重困。而使我獨後於他人乎。夫以成湯之師。以一出而人心冀望如此。誰敢抗之者哉。好仁無敵。此正其一驗矣。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直解 革車。是兵車。虎賁。是勇士。若崩厥角。是叩頭至地。如獸角崩墜有聲一般。承上說。昔武王伐殷紂也。革車止三百兩。而車馬未見其盛。虎賁止三千人。而士卒未見其多。宜乎其易敵矣。然

稽首語夫誰與王敵○蒙引此條只重若崩厥角稽首一句○駢士按此上三條以湯武明其無敵雖自書詞不算引書可勿辨其同異也○王曰至姓也此若崩厥叙詞。

夫國君好仁而自能無敵於天下者何也蓋征之爲言正也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又有仁者民無敵則不用敵則焉用戰善戰之人哉○大全南軒張氏曰戰國之時不志於仁而徒以功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哉以與均爲殘民而逆天也○駢士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征伐之義。

說約合參

○南孟子曰梓匠輪輿之教人也能與人規矩而示之可循之成法至于猶是規矩而獨巧焉非不欲使之而不能使之也亦其人之自得而已○大全南軒張氏曰聖人之教人自灑掃應對進退而上皆規矩也行著習察則存乎人聖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而因不外乎規矩舍規矩以求巧無是理也○新安陳氏曰本文如詩六義之比未嘗說破此乃以吾道之教者與學者言之也。

觀武王入殷之初與商民說爾等不必畏懼我今伐紂爲他恣行暴虐使爾等困苦不堪故來安寧爾等非與百姓爲仇敵也商民聞之歡欣感激都來武王面前稽首至地就如獸角崩墜一般夫王言一布而人心傾服如此又誰敢抗之者哉好仁無敵此又其一驗矣。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焉於虔反○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

直解 承上文說所謂仁人無敵於天下者其何故哉蓋征之爲言以已之正而正人之不正者也如葛伯無道成湯則以大義正之商紂不仁武王則以大義正之於時百姓爲暴君所虐若不聊生方欲仁人以仁義之師來正已之國也故未至而望若雲霓既至而喜若時雨如四夷之延頸以待商民之稽首以迎有不俟兵威之加而自服矣焉用戰爲哉然則人臣不以湯武望其君而但以戰陳之事邀功啓釁使上下均被其殃其罪眞不容于死矣用人者可不慎哉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直解 孟子說君子設教以覺人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在學者之自得而已不觀諸百藝乎彼木工有梓匠車工有輪與其教人之法但能與之以規曰如此而爲員與之以矩曰如此而爲方循其一定之制導之使從是其可能者也若由規矩而熟之不疾不徐不甘不苦機發于心而妙應于手乃所謂巧也斯則不泥于成法之中而又不出於成法之外師不得以言而傳於弟子弟子不得以言而授于師惟在人之自悟何如耳安能以此而教人哉然則聖賢之道下學可以言傳即規矩之謂也上達必由心悟即巧之謂也學者要當會道于心以俟其自得之機豈可求道於言而疑其有不傳之秘哉。

○南孟子曰舜帝舜其始之飯糗茹草也貧賤極矣而若不知爲貧賤也若將終其心若將終身焉及其後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侍富貴極矣而舜不知爲富貴也若素其心若固有之焉心常一而心常一非聖人其孰能之○趙氏曰袗畫衣也○朱子從說文果女侍也○南軒張氏曰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者矣將終身若固有之者蓋所欲不存樂天而安土窮而在下則無一毫之歉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

說約合參

○增說孟子有所爲而感發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取禍至重也天道好還無施不報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其父兄也特間一人耳其實皆自殺之也殺人之親不亦重乎○趙注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大全南軒張氏曰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反○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寓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

直解 糗是乾飯袗衣是彩妝錦繡之衣二女卽堯女娥皇女英果是侍側孟子說常人之情處貧賤則多慕于外處富貴則易動於中惟是大舜方其隱於側微之日所飯者乾糗而粗糲不堪所茹者野蔬而藜鹽不足其貧賤極矣舜之心乃不以此爲憂而安于所遇若將守窮約以終身焉非惟不冀未來之富貴且忘見前之貧賤矣及其升于帝位之時被五章之服而有黼衮以華其躬鼓五絃之琴而有音樂以適其性且侍之以堯之二女而內助又得其人其富貴極矣舜之心亦不以此爲喜而視之欿然若已之所固有而無與焉非惟不追已往之貧賤且忘見在之富貴矣窮達之遇不同而聖心之天常泰此直所謂大行不能加窮居不能損者也非有得于性分之理惡能不移于外物之感哉。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閒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閒者我往彼來閒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勤于忿欲貞怨息爭以保其宗廟親戚是仁術也

○附孟子曰古先王之于民隨在皆有以仁之而已故其爲關也將欲譏察非常以禦暴此設關之本意也乃今之爲關也將欲征稅出入而以之爲暴民其如之何哉夫卽一關而古今之仁暴相遠如此深可慨矣

說約合參

○纂蒙引孟子曰道者由已及人之本也身不行道則觀法無自化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則處置失宜令不行于妻子夫妻子至親近御吾以爲天者尙

直解 孟子見當時列國讐殺無已有感而說我以前但知殺人之親爲不可而不知其禍之甚重也自今而後乃知殺人親之重矣何也夫親莫大于父兄人之有父兄猶我之有父兄也今人但知殺人之父兄便以爲快不知天道有好還之理人情無不報之讐殺人之父人亦必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必殺其兄然則初心本非忍于自殺其父兄也此往彼來其中特間一人耳其實與手刃父兄者何以異乎夫始于殺人之親而終于自戕其親爲人子弟者當惕然省矣苟能反而觀之則愛人之親者人必愛其親敬人之親者人必敬其親其理不可以例推也哉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譏察非常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直解 關卽今各處鈔關孟子說事有在古爲良法而在今爲敝政者不特大者爲然卽關市亦有可見者矣何也古之爲關者重門擊柝以時啓閉故有異言者則譏察之有異服者則譏察之將以禦止暴客警備非常而已初未嘗征其稅而爲暴也今之爲關者譏防不謹而稅課是圖商貨之出必有征商貨之入必有征古人禦暴之處適爲今人行暴之資而已如此安望行旅有卽次之安商賈懷出途之願乎卽是推之凡以私而害公因利而害義者將不止于關市之一事矣世道不重可慨哉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不可化不可行況他人乎○兩言妻子者非專爲妻子言也

○纂大全慶源輔氏孟子曰人貴蓄積然後有餘用如周于利者有以自給雖遇凶年不能殺之故良農不患乎年之凶而惟患蓄德之不厚周于德者有以自立雖處邪世不能亂之故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充戰兢自持不敢挾一長一材而自以爲足凡所以周其德也○新安陳氏曰孟子不言利而此言之主周于德而言借以爲喩而引起耳

說約合參

○大全朱子孟子曰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本非眞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强爲之耳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

直解 孟子說斯道本通於人已之間以此行已以此率人皆未有能外是道者也如使身不行道綱常未立倫紀弗修則已既不正焉能正人雖妻子至近欲責使妻盡妻道子盡子道亦將導之而不化矣況其遠者乎如使人不以道工作非時奔走無節則已所不願焉能强人雖妻子至親欲責使妻供夫命子供父命亦將驅之而不從矣況其疎者乎然則欲道之卽行令之卽從無他惟在本諸身者皆合於道而已誠合于道雖家邦可達蠻貊可行而奚有於妻子之率從哉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直解 孟子說君子處世非難自處爲難蓋世之邪正係乎人而德之修否存乎我也故人之爲生有遭凶荒而饑死者由於利之不足耳苟使家有餘貲廩有餘粟財貨如此充盈雖當凶荒之年可無匱乏之患必不至饑餓轉徙而罹死亡之禍矣是周於利者之足以自贍如此人之修身有當邪世而搖亂者由於德之不足耳苟使仁義備諸已道德積諸躬將見識趣高明持守凝定雖當淫詖之世亦有貞固之操必不至改其素行而從邪慝之俗矣是周於德者之足以自立如此然君子不幸而遭邪世又非徒卓然自守能立於風靡波流之際爲可貴也必將撥亂反正以抒其素卽蓄積而後已是世道且待我以易而人心不至於陷溺者也若止於硜硜自全以獨善其身則斯世終何賴乎此又孟氏未發之意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

簞食豆羹必見于色而不能讓也已〇東坡謂人能破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于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眞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〇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于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于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眞情遂態乃發露于忽易不虞之地也

說約合參

〇[illegible]大全新安陳氏南軒張氏孟子曰何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所託好亡有所恃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則國空虛〇又陳新安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賢則有不信用斯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南軒張氏有禮義則內身以及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上下序所以治也無禮義則亂南軒張氏有政事則先後綱目粲然具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焉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三者貫於國之大要也〇愚按政事不但爲財用而財用則必由政事焉云

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直解 孟子說觀人者不當據其迹而當察其心不徒狥其名而當考其實彼讓人之所難能也以千乘之國讓人尤人之所難能也然有一等好名之人心在于竊虛聲則雖千乘之國可以取於人也亦將辭之而不居心在於獵美譽則雖千乘之國未可以與人也亦將委之而不吝若此者非眞能輕視富貴而忘得失之念也不過矯情飾貌而干廉讓之名耳這等好名的人原其詐僞之心若將以人爲可欺而本無能讓之實則其眞情固難掩蓋眞能讓國的人表裏一致始終一節自然沒有破綻處苟非其人雖能讓千乘之大國而至一簞之食一豆之羹這樣的小節得之則喜失之則怒反不覺其計較之念見于顏色之間矣是非能舍於大而不能舍於小也前日之讓國爲名譽所强也故不勝其矯飾之私今日之動色乃眞情所發也故難掩于輕忽之際此觀人者當察其心而不可輕信其迹當考其實而不宜徒狥其名也

〇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〇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直解 孟子說爲國之道固多端而致治之要有三所事是在人君知所重而急圖之耳今夫國之所恃以先重者以有仁賢爲之輔也苟信任弗專而存一猜疑之心或外親而內疏或始合而終間則賢者皆縶志解體望望以去而朝廷之上無復有所倚賴矣國其有不空虛者乎國之所恃以綱維者以有禮義爲之防也苟縱肆弗檢而自壞中正之制則名分無以辨民志無以定將上逼下僭日入于擾亂而終莫之救矣國其有不亂者乎國之所恃以充裕者以有政事爲之具也苟廢墜弗修而全無經理之方則其源無以開其流無以節將民貧國耗日憂于匱乏而終莫之贍矣財用其有能足者乎夫論治法固三者均重而論治人惟仁賢爲先人君誠能取仁爲輔任賢勿貳則禮義由之以出政事由之以立而盛治可必臻矣尚何亂與不足之足患哉

〇蒙引孟子曰不仁之人下以術而愚其民上以力而脅其君則亦可以盜國者有之矣若謂天之下萬邦之廣欲以術而愚之則一人之術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以勝愚也欲以力而制之則一己之力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以勝制也故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〇不仁得國如田恆之于齊三卿之于晉是

說約合參

也〇自孟子時觀之則只有不仁而得國者無不仁而得天下者自孟子後觀之則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多矣然究竟論之則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

〇朔孟子曰大凡國之所恃以立者有三曰民曰社稷曰君然就三者較之天下之至重惟民民爲貴而社稷次于民至于君雖神人之主而貴爲輕焉〇大全周禮地官大司徒因以社稷之壝而樹之曰主各以其地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聚土曰封壝曰白虎通曰天子

〇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直解 孟子說天下雖有適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之理且如不仁之人本不可以得國也然或遘昏庸之會逞私智之巧上以力而脇其君下以術而愚其民則以一夫之身而盜千乘之國者容有之矣如田恆之于齊三卿之于晉是也若以不仁而得天下者吾恐四海若是之廣兆民若是之衆欲以力制之而至柔者不可以威屈欲以術愚之而至神者不可以計欺求其能成混一之擧而遂僥倖之圖者自古以來未之有也其必如三代之仁而後可望天下之歸耳蓋天命之不可妄干神器之不可虛據如此

〇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直解 孟子說大凡國之所恃以立者有三曰民曰社稷曰君人皆知君爲尊社稷爲重而不知民之所係更甚切也以我言之民雖至微然民爲邦本本固邦寧雖無可尊之勢而有可畏之形

社稷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冒以黃土用禮圖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壇在四隅如矩曲方○新安陳氏曰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

序推民爲貴是故得乎丘民之心皆爲民歸向可以得乎天下而爲天子若得天子之心不過而爲諸侯得乎諸侯之心不過命爲大夫此所以民不可輕也○存疑得乎天子亦可爲天子君舜禹是也然舜禹亦得乎上民也觀天下朝覲訟獄謳歌之皆歸可見此曰得乎天子而爲諸侯則是未得乎丘民者也

序諸侯之立所以主社稷也若或淫佚無道危及社稷則當變易君位更置賢者以主之而人君不能有常尊矣此所謂君爲輕也

序社稷之立所以依民生也苟純色之犧牲既肥腯粢稷之粢盛既潔祈報不失祭祀之時然而式旱乾或水溢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當毀其壇壝更置他所以示更新之意而社稷不能有常尊矣此所謂社稷

民其至貴者也社稷雖係一國之鎮然民以土爲供而報祀爲民生而報也民以食爲天而祈穀爲民命而祈也不可與民而並論矣所以說社稷次之至於君雖爲神人之共主然臨撫兆庶皆由於民心之愛戴也保守疆土皆由于社稷之安寧也又不可與二者而並論矣所以說君爲輕夫君民社稷輕重之等有如此爲人君者可不以民社爲重而日兢兢以計安之乎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

直解丘民是田野間小民承上文說吾所謂民爲貴者何以見之蓋田野小民其勢則微其分則賤若無足畏然其心未可以易得也若使能得丘民之心羣黎百姓無不心悅誠服則民心之所歸即天意之所向可以履帝位而爲天子矣若夫天子雖至尊貴然得天子之心而爲天子之寵遇不過得爲五等之諸侯而已豈能比于得丘民之心者哉諸侯雖亦尊貴然得諸侯之心而爲諸侯所信任亦不過得爲三命之大夫而已又豈能比于得丘民之心者哉夫以得天子諸侯之心猶不若得丘民之心是可見民爲之向背所關爲最重也吾謂民爲貴者蓋有見於此耳。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直解承上文說吾謂君輕於社稷者爲何蓋諸侯之立所以主社稷也苟或諸侯淫佚無道致故諸侯

輕于民也○大全許新張氏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以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己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己者亡

○趙氏說孟子曰人至聖人而止聖人者百世之師也蓋其盛德至善既有以淑人心于既往而流風餘韻自有以表師極于將來求其可以當此者伯夷柳下惠其人也故伯夷往矣聞其風之清者頑夫化而爲廉雖愚必明也儒夫化爲有立志雖暴必强也柳下惠往矣聞其風之和者薄夫化而爲敦皆不偷之民也鄙夫化而爲寬皆容德之士也夫二子奮乎百世之上若是其遠而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若是其神向使清非聖人之清而猶有所雜和非聖人之和而猶有所異則人亡而清和亦與之俱亡矣安能感化之若是哉夫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感化之若是而況與聖人生同其時親近而熏炙之者則其感化也又當何如哉信乎其爲百世之師也○大全朱子曰以二子

國之侵陵而動搖其社稷則當變易君位更置賢者以主之而人君不能有常尊矣君位之存亡係于社稷之安危是可見社稷爲重君爲輕也吾謂社稷輕於民者爲何蓋社稷之立所以佑民生也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克備其享獻之物春焉而祈秋焉而報不愆其祭祀之期君不失禮于神神宜造福于民也乃不能禦災捍患或恆暘而旱乾或淫潦而水溢則當毀其壇壝更易其地以祀之而社稷不能有常享矣社稷之更置係于生民之利害是可見社稷雖重于君而輕於民也合而觀之國以民爲貴不益可見乎嘗考書經有云天子作民父母而爲天下王則知君爲最貴孟子乃謂民貴于社稷君爲輕者何也蓋書之言所以示萬世之爲臣者不可不知君道之尊孟子之言所以示萬世之爲君者不可不知民社之重知民社之重而兢業以圖存乃所以自成其尊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直解親炙是親近熏炙孟子說行造其極之謂聖人而謂之聖人不但可以法於當時雖自一世遞至百世猶可以師表于無窮也所謂百世之師誰足以當之伯夷柳下惠者是其人也蓋伯夷雖往而清操如在故今聞其風者即愚頑之夫亦變而有知覺怯懦之夫亦變而有立志無不以其清爲師者也柳下惠雖往而和德如存故今聞其風者即偷薄之夫亦變而爲敦厚粗

爲百世師而孔子反不與何也
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
者之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
潔行高而迹著故聞之者一時
感發而有餘也○蒙引親炙不
必兼一世言註分明云親近而
熏炙之也○麟士聖人二字重
宜一頓故問言若是乎正解夷
惠之師百世而其由于聖人
也況于親炙句大段無此一若
則似聖人可以師百世而反未
必感當時故追論之疑反不甚
重

○蒙引孟子開釋仁道二字以
示人曰人有恆言曰仁曰道不
知仁者無他即是其所謂人者
也以仁與人合而言之則有道
人之身便有這仁之理人則當
仁矣以其爲所當行之路即此
便是道也○仁與道是一時事
仁不在人之外而道又不在仁

說約合參

與人之外○仁也者人也全重
在人求之有合○至下句方合之
以見道之所以爲道處合言則
仁與人字平重矣○語類只說
仁不說人則此道理安頓何處
只說人不說仁則人者特一塊
血肉耳必合將來說乃是道也
○麟士按鄒陽朱氏曰此章見
仁爲吾身天理而體仁即爲盡
性之道○紹聞編曰仁者人之
所以爲人之理人之所以爲天
地之心五行之秀而靈于萬物
者以其仁爾然仁理也人物也
人爲私欲所閒隔則其理雖存
而人不能合之而道不可見惟
夫人而仁焉天理粹然無所閒
隔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
無非道也知仁合于父子則父
子之道也仁合于君臣則君臣
之道也○合非用力字要看言
之二字○蘧說曰此章是釋仁
與道之名○知仁者人也則求

鄙之夫。亦變而爲寬大。無不以其和爲師者也。夫以伯夷柳下惠。振起于百世之上。時不爲不久。而清風和氣。能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感發而興起。此豈可以倖致哉。蓋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其德既已造于聖人地位。所以能師表百世。而感人於無窮也。自非聖人。求其感人于當時。且不可得。而況能感人于百世之下乎。以百世之下。猶尚感發如此。況幸而生當其時。親炙其清和之範。日囿于薰陶之中。其漸摩變化。將不知當何如者。豈但聞風而興起乎哉。此所以稱爲百世之師也。學者欲有聞于世而垂模範于後人。可不以聖人爲法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直解 孟子說。天下之理。存之於心則爲仁。措之於事則爲道。而要之皆切于吾人之身者也。故人皆知吾性之有仁矣。而不知仁非他也。在天爲生物之心。在人爲有生之理。乃卽人之所以爲人者也。蓋人有是形。必有所以綱維是形者。仁是也。非仁則形骸雖具。不過有是血肉之軀而已。人有是氣。必有所以主宰是氣者。仁是也。非仁則氣體徒充。是亦蠢然之物而已。所以說仁也者人也。求仁於人之外不可也。然仁理也。人物也。單說人。則物固無所恃以立。若單說仁。則理亦無所附以行。惟是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性依形以附麗。而率性之動始彰。氣載理以推行。而踐履之能始著。大而天常人紀。小而日用事爲。坦然爲天下古今共由之道。卽此而在矣。道豈非合仁與人而爲言者哉。夫有此人卽有此仁。則仁固非由于外至。而體此仁卽成此道。則道亦不可以遠求矣。世之外心以求仁。外身以求道者。豈不惑哉。

仁者當反諸身知合而言之道
也則遠人者不可以爲道矣
○序孟子曰昔孔子爲受女樂
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豈濡滯
哉去父母國恩重于義道當如
是也又因是要之沮而去齊則
接淅而行豈忍遲哉去者他國
恩不掩義道當如是也○孟可久
可速聖之時也○蒙引去父母
去他國二句孟子釋之之詞○
麟士按齊魯較前篇一例又多
去他國句不爲重

說約合參

○序孟子曰昔君子之戹于陳
蔡二國之間則以上無禮賢下
士之君下無推賢讓能之臣以
爲之交也是以不免于戹也○
麟士按下句釋上句言外若曰
見戹非道之故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出

直解 孟子說。君子當去國之日。固以潔身爲貴。尤以合道爲難。昔者孔子仕魯不合。嘗去魯矣。其去魯也。自言說遲遲吾之行也。殆有去而不忍遽去者焉。夫義不可留。卽當勇退。乃遲遲其行者。非濡滯也。蓋魯爲父母之國。以恩爲主者也。若一不合而急遽以去。其如顯君相之失何。故寧過於緩。無過於急。用意忠厚。去父母國之道當然也。及其仕齊不合。亦嘗去齊矣。其去齊也。炊不待熟。以手承水取米而行。時刻不少停焉。夫義不可留。固所當去。乃不俟終日。非急迫也。蓋齊爲他國。以義爲主者也。若義不合而遷延不去。其如失自重之道何。故寧過於急。無過於

緩。見幾明決。去他國之道當然也。夫孔子之去國。遲速各適其宜如此。此所以爲時中之聖。而非一節之士可及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直解 孟子說。君子指孔子說。戹字與厄字同。是窮困的意思。孟子說孔子大聖。抱道終身。宜乎行無不得。何至困窮。然當時轍環天下。至陳蔡二小國之間。乃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其戹甚矣。何以至此。蓋君子處世。上而君用之。則其交在上。而臣薦之。則其交在下。惟有上下之交。故無困戹。當時陳蔡二國。上不知孔子而無能用之君。下不知孔子而無能薦之臣。上下無交。是以道不行而不免於戹耳。此於孔子之道固無所損。而陳蔡二國之君。既不能舉。又不能養。使飢餓於我土地。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

○序貉稽曰、人得眾口之譽則有所賴。稽今為人所訕、大無賴於眾口、將如之何。
序孟子曰、訕謗無傷于寔行也。大凡為士者、每每見憎于茲多口、其常也。
序詩云、憂心悄悄然、自見慍于羣小。此非為孔子言、而孔子之事足以當之也。又有云、故今不殄絕人之慍怒、而亦不隕墜己之聲問。此非為文王言、而文王之事足以當之也。士見憎如此、然則君子亦第患在我者未盡耳、多口何傷乎。○大全孔子當之、如見毀于叔孫。文王當之、如見因于羑里。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直解 貉稽是人姓名。理是賴。憎字當作增字。是益的意思。悄悄是憂患的模樣。慍是怒。肆是發語辭。隕是墜。問是聲譽。昔貉稽問於孟子說、人之譽望顯揚、本賴于眾口。今稽每遭人之訕謗、是于眾口甚無所利賴也。奈何。蓋未免有尤人之意、而不知自反。故孟子答說、毀與由人、不可必。修為在我、所當盡。雖為眾口所訕、何傷乎。夫為士者、道修而不能保其謗之不興、德高而不能必其毀之不來、較之常人、眾口之訕愈益多耳。試把自古兩箇聖人憎茲多口的來說。孔子聖人也、然在當時上下無交、譏毀時有、或譏其栖栖為佞、或笑其纍纍無依、沮于晏嬰、毀于武叔、且不免見慍、而重為世道憂。那邶風上說、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孔子之謂也。文王聖人也、然在當時蒙難正志、明夷利貞、或高忌其文明、或卑其柔順、譖於崇侯、拘于羑里、亦不免見慍、而終不足為聖德累。那緜雅上說、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此文王之謂也。夫以文王孔子之聖、而多口且如此、況其下者乎。由是觀之、人患不能為孔子文王耳。羣小之可憂、慍怒之不殄、固無傷也。子亦求盡其在我者而已、何以不理于口為病哉。

○纂大全慶源輔氏、孟子曰、人已同明、斯為德化之盛、然貴以身先之。如彼賢者以其昭昭、使人皆昭昭、求之已也。今但以其昏昏、使人皆昭昭、求之人也。其能明明德于天下也哉。

○纂大全慶源輔氏、孟子謂高子曰、蘊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有如山中小徑、僅容人之之蹊步間、未見為路也。若倏然之頃、人皆用之、遂成大路。雖成大路、及為間之暫、人不用、則依舊茅草塞之矣。是路之通塞、一視乎用不用。如此然則人心善端發處、一蹊間也。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一大路也。否則內為氣習所蔽、外為物欲所誘、而遂窒之、一茅塞也。今茅塞子之心矣、可不思所以自用之哉。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直解 昭昭是明。昏昏是闇。孟子說、自古聖賢之治、如堯典克明峻德、而推之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大學自明明德、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由己及人、自內達外、都有箇本原。故賢者欲求于天下、必先求于身。省察克治、在我之明德既明、然後有法制禁令、以使家國天下之人、同歸於明德。這便是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之為治者則不然。不求諸身、而求諸天下。未能省察克治、以自明其德。徒然乃以法制禁令、責人以其身之所無。欲使親睦於家、平章於國、協和於天下。必無是理也。這便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夫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是以躬行率之。賢者之治、所以不令而從也。闇于己而求明於人、是以刑政驅之。今之治、所以雖令不從也。然則有治人之責者、可不先於自治乎。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徑、山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直解 徑是小路。蹊是人行處。介然是倏然之頃。用是由。路是大路。為間是少頃。高子雖由於孟子之門、而用心不專。孟子恐其不足以入道、故教之說、理義之在人心、若大路然、本無障蔽。然要在學者時時省察、不使一息間斷、則良心方長。為我有不觀山徑之蹊乎。山中小徑、可容人跡之處、本非大路、若使倏忽之頃、往過來續、由之者不息、則向之小路、從新開闢、可以成蕩蕩平平之大路矣。及其既成路之後、使少頃之間、人

○剛高子曰嘗觀禹與文王皆聖人之樂也然以更較觀之禹樂之聲其尙于文王樂之聲乎剛孟子因何以言之曰觀用之者多也卽知樂之優劣禹樂鈕

說約合恭

之追如蠡而欲絕此必人多用之而器乃敝也吾以是而知其尙于文也

剛曰是一追耳奚足以知樂哉彼城門之軌迹其深獨異于城中豈一車兩馬之力使然與則衆軌出入日由于此而日久所積故也然則禹之追蠡在前千餘年而日久積用而然也豈爲其優而用之多耶何可以此擬文而漫云尙也○大全周禮冬官下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凡八尺爲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

跡罕至由之者不繼則茅草乘間而生將前路都阻塞了反不如小路之可行矣夫此一山徑之蹊介然其由則成路甚易爲間不用則阻塞不難可見義理卽人心之大路物欲卽人心之茅草存亡出入之機亦只在一念須臾之際不可不愼也今予本心未嘗不明向道亦非無路但存養未幾而放失繼之聰明爲耳目所蔽進一爲攻取所乘就如茅草之塞路一般路以茅塞或有他徑可由心以茅塞將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可不知所儆惕哉孟子此言不獨爲高子而發實古帝王危微精一之旨理亂得失之機後之有天下者能時時講明學問以培養此心親近君子以維持此心庶可免於茅塞而所行皆正路耳

○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尙加尙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

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直解 聲是音樂尙是高出的意思追是鐘紐蠡是齧木蟲鐘紐將絕有似爲蟲所齧的模樣故叫做蠡軌是車轍迹高子問於孟子說先聖王如夏禹周文王所作之樂雖一般是治世之聲然自今日觀之禹之聲比文王之聲似高出於上而不可幾及者孟子詰之說子以禹之聲過於文王果何所據而云然高子答說樂之優劣觀人用之多寡何如耳吾觀禹之鐘紐如蟲齧而欲絕此必愛慕其音而用之者多故至於此若文王之樂則不然卽使見他不及禹處吾言非無所據也孟子乃曉之說我只道子有獨得之見聞所以能爲出奇之議論若止據追蠡之迹是奚足以知聖樂哉試以車轍言之城門車轍之迹獨深於城中子之所明知也然城門之軌豈是一車兩馬之力遂能使其獨深乎哉蓋城中之途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眾車莫不由之歲月旣久往來者眾而車轍之迹不求深而自深也然則禹之樂作於千餘年之前雖不多用而紐自敝文王之樂作於千餘年之後雖多用而器猶新蓋時之先後不同正猶車轍之淺深以地之廣狹爲異耳豈有所優劣於其間哉夫聞樂可以知德聖人本無不盛高子未知聖人之德宜乎不能觀樂之深矣

說約合恭

○剛孟子在齊値齊國又饑陳臻曰今日國人望賑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以臻論之殆不可復

剛孟子曰以吾今日之遇而復請發棠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之改其前行而爲善士是足見重于士林矣則一日之野有衆逐虎虎方負嵎據險之際莫敢攖擾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乃見獵心喜攘臂下車以徇其請斯時也衆人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笑其爲善之不終而不知止也復勸發棠徇毋利是而爲士所竊笑也哉誠如子言有所不可也已○趙注馮姓婦名也、大全府軒張氏曰世固有勇于爲善者不察夫義理之當然與否而必爲之蓋亦足以悅于流俗然發不中節有害于君子之道是皆馮婦之類耳學者其無惑于衆之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直解 搏是徒手搏擊之野是適野負是依嵎是山曲攖是觸初孟子居齊時適値歲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民矣至此又饑國人復有發

悅而有勤哉審諸已而已矣

棠之望陳臻乃問於孟子說齊國之人向因夫子一言得棠賑濟之恩今歲復告饑民問就以發棠之請當了故事指望夫子再爲之言由臻觀之國人之屬望雖殷君子之自處當重殆似不可復請也孟子答說這是齊王的恩澤我只可偶一言之若要國人歡喜重復進言是爲馮婦之所爲而已昔晉人有馮婦者善能徒手搏虎旣而悔其所爲之非正能痛改前業卒爲善士似可爲善變矣忽一日行至野中見衆人趕逐一虎虎急而依負山曲據險自固衆人遂無敢攖觸其怒者正忙亂間望見了馮婦是慣能搏虎之人喜其可恃相與趨走而迎之馮婦此時若改悔之意果堅便當絕謝衆人去而不顧矣乃不覺故態復形自車中攘臂而下忽欲逞技于衆人之前那衆人每感他爲己而下車見他過虎而不懼誰不喜悅殊不知旁觀是衆人若讀書知禮義而爲士者方笑其爲善不終可止而不知止矣使我今日復請發棠雖可以悅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十七 盡心下 十九

齊人之望安知爲士者不以我爲馮婦乎蓋是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孟子亦將去齊故其所言如此使果君臣合道諫行言聽則發棠本救民之事何難再舉而自比於馮婦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直解孟子說世之人誰不知有性命但君子之言性命偏與衆人相反衆人言性則於情欲一邊皆認之爲本體而務求必得衆人言命則於道理一邊皆歸之於氣數而不肯用功若君子則異是焉且如口目耳鼻四肢是五者乃人所具之形體也夫旣各有所司則亦各有所嗜口之

說約合參

○鼻大全朱子孟子示人以性命之辨曰學莫大於性命君子貴得其正也如口之於滋味也目之於采色也耳之於音聲也鼻之於香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與生俱來此亦性也若以爲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知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蓋有命存焉須看付命於天安於定分始得君子不謂此爲性而狥之也○此性字專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合理與氣而言○新安陳氏曰命字合理與氣言貧賤之安於分此以氣言也富貴之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蒙引據程注集注五者亦性則告子生之謂性食色謂性[illegible]亦不爲謬矣曰孟子此言性也是據世俗所云則固是氣質也○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亦未嘗不知有氣質之性其所以千[illegible]萬[illegible]只是性善者總是伸此抑彼耳○通[illegible]香也易云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

[illegible]朱子如仁之於父子[illegible]義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命也[illegible]此亦[illegible]以爲命已[illegible]其如何[illegible]不知[illegible]雖有厚薄[illegible]不[illegible]須有[illegible]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君子不謂此爲命而委之也此君子所謂理人從長天理而得其性分之正也○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專指理而言○

說約合參

口之於味等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等固是命然亦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是說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是一個心性也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命也有性焉是要人之於天道無不及也○語類問聖人之於天道文勢與上一否曰然○蒙引聖人之於天道亦有至不至者如堯舜性之則於天道無不脗合而純一不已矣湯武反之禹入聖域而不優則于天道爲未盡矣又如孔子聖之時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則于天之脗合而純亦不已矣若柳下惠伯夷伊尹則只爲一偏之聖如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耳是于天道爲未至也○仁之于父

於滋味目之於采色耳之於音聲鼻之於香臭四肢之於安佚這幾件乃吾人有生之初自然稟受的無一人而不具是形亦無一形而不同是欲豈可謂之非性乎然其間有得有不得亦有得之而品節限制不能如意者其權都是造物主張不可以智力而能也而命存乎間矣夫命存於性之中則性當爲主君子何以獨不言性蓋嗜欲之心本人所易溺若又言性以自恣則一切非禮之玩好分外之營求皆將以爲性之所有而貧賤思富貴富貴生驕侈無所不至矣君子以寡慾爲心所以將前項適己自便之事故意推開言命不言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淸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淸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四書集註直解 卷二十七 盡心下 二十

直解承上文說君子雖有不言性之時然除了形體嗜欲之外又有當以性爲重不可自委者且如仁主於愛而屬於父子義主於敬而屬於君臣禮以恭爲主而屬于賓主智以別爲主而屬於賢者聖人純亦不已而天道屬於聖人這幾件都是彼此相合天地間儘有由不得自己的順逆常變祇其所遇淸濁厚薄祇其所稟豈可

性有命焉不至云云命也其
雖兼至不至其意則主于不
在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
也○雙峯曰此聖人之于天道之
天道亦如中庸說言天道也言
人道也之天道一般○愚按中
庸天命之謂性注氣以成形而
理亦賦焉是性命俱兼氣理言
而氣質氣數總在一氣字內上
下節或言理或言氣總是于一
性命中二義互相發非將性命
分做兩截看而君子兩不謂又
總只任理不任氣而已矣此了
然易明不容葛藤也
○趙注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
何等人也孟子曰樂正子爲人
有善有信爲善人而又信人也
序曰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
大全朱子孟子曰其爲人處心
造事行已接物一皆可欲而不
說約合參
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可欲
是別人以爲可欲是說這人可
愛也
朱子善人者或其天資之近或
其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眞
以爲然而善能不失也必其用
力之久眞實有此善于已而無
一毫虛僞意然後可以謂之信
人矣

謂之非命乎。然皆生理之固有。物則之同然。不以聖而豐。不以愚而嗇。命也。而性存乎其間矣。夫性存乎命之中。則命當爲主。君子何以獨不言命。蓋性分內事。本人所難盡。若又言命以自諉。則一切扶持人紀。變化氣質之功。皆獨以爲命之所制。而過高者流於異端。不及者安于暴棄。無所不至矣。君子以成德爲行。所以將前項希聖盡倫之事。一概承當言性不言命也。以上二節之意相反而實相成。蓋人惟能安命而後能立命。能忍性而後能盡性。此克己復禮寡欲養心。爲聖學相傳之至要與。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

人矣。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直解 浩生不害。是齊人姓名。他平日知樂正子之賢。乃問於孟子說。知弟子者莫若師。樂正子之在聖門久矣。他是何等的人。孟子答說。人之造詣。固由資稟。也要學力。據樂正子之所至。則可謂之善人。亦可謂之信人矣。不害又問說。如何叫做善。如何叫做信。孟子答說。人性本有善而無惡。遇着善人善事。自然有欣喜歡愛之心。此人情之所同也。若其人立身行已。合乎天理。人心但見其可欲。而不見其可惡。則其有善無惡。可知矣。此所以謂之善也。至於好善惡惡。本是有生以來。眞眞實實的念頭。着不得一毫虛假。若其人躬行實踐。能自歉而無自欺。善皆實有於我。而無矯飾。則其實心實行可知矣。此所以謂之信也。吾謂樂正子爲善人信人。亦驗其造詣之所至而已矣。

朱子旣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
必固如是而不已焉則其所有
之善充足飽滿于其身雖其隱
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
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善人也
○存疑充實是這信到充滿積
實處只一件實亦可謂信十數
件實亦可謂信但不可謂充實
充實是立身制行無一事不實
性分內事無一欠缺故謂之充
實易之有孚盈缶是也美則善
也然必善到充實方謂之美此
是美重于善處故曰美在其中
又曰和順積中
朱子俱能充于內而已未必其
能發見于外也又如是而不已
焉則其聲彌滿布濩洋溢四出
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睟面盎
背而施于四體其在事也則德
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
大人者也
朱子大而不化則其大者未能
說約合參
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
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
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凍
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
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
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存疑
如金及金與冰方未融化便有箇
塊及金見火冰見日而便消融都
無箇形迹便是化從心所欲無
矜持無造作施于四體不言而
喻發于事業不見而章不動而
變無爲而成
朱子至于聖則造道入德之功
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盛
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
有非耳目所能及心思所能測
者是則所謂神者○此六位皆
他人指而名之之詞○趙注人
有此六等○存疑聖之至妙人
不能測只看立斯立四句就可
見過書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
之周遍而不可窮正是此意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

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直解 承上文說。樂正子之善信。固有可稱。然義理無窮。聖賢的學問。不止此。蓋善雖實有。而蓄積未充。未足爲美也。惟是眞積日久。而悉有衆善。那方寸之中。充滿快足。無少間雜。則章美內含。不徒一善成名而已。這個叫做美。然內雖充積。而外無可觀。未足爲大也。惟是積久而著蓄極。而通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而不可遏。則誠中形外。已至於廣大高明之域矣。這叫做大。然大而未能渾化。猶有迹也。惟其大而化之。有日新之至德。而無矜持之勞。有富有之大業。而無作爲之迹。則是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矣。這叫做聖。夫大而未至於聖。猶可知也。惟聖則不可得而知。至德純于不顯。而意象之俱忘。大業溥于無外。而聲色之盡泯。是乃無方無體。神妙不可窺測者矣。這個叫做神。夫善信之上。猶有此

朱子於樂正子有餘于善不足于信。蓋在二者之中。而美大聖神四者之下也。○麟士按此卽孟子說到有諸已處已不能甚以許正子矣。故余性與全論一截而判斷之。

四等。故學者必由善信而馴至於聖神。然後爲人道之至。極也。若樂正子之爲人。有可欲之善。而無矯僞之私。其造詣所至。蓋在善信二者之中。至於美大聖神的地位。則資稟有限。學力未充。猶在四者之下也。使不以善信自足而以美大聖神自勉。則他日所就。亦豈可量乎。觀孟子此言。可見道無終窮。學無止法。以成湯之聖。猶日新而不已。以成王之賢。猶緝熙於光明。甚哉務學之不可以已也。

○蔡存疑孟子曰異端之反正有漸而聖人之設教以寬如彼墨氏或厭其務外則必慕近實歸于楊矣其勢也若彼楊氏或厭其太簡則當求大中至正之歸必歸于儒亦其勢然也夫楊墨者既歸于儒斯受而教之憫其陷溺已久取其悔悟方新因而開引使其不疑以得同歸于吾而已矣○愚按注大略如此

說約合參

此何當玩二必字是孟子決其歸正之機其理當有然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畧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直解 孟子說。吾儒之於異端。距之不嚴。則無以盡閑邪之義。待之不恕。則無以開反正之端。二者必不可廢也。方今楊墨之徒。執迷不悟。固難望

其以吾道爲依歸矣。如使天理未盡牿亡。人心不終錮蔽。爲墨氏之學者。知兼愛之爲非。欲逃而去之。則其勢不得不別尋簡便的門路。而歸之於楊氏。爲楊氏之學者。知爲我之爲非。欲逃而去之。則其勢不得不反求中正的道理。而歸於儒。蓋楊墨雖同歸于異端。然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變而從道。難易不同如此。夫吾儒之所以痛排楊墨者。但以楊墨之能害道耳。今既以道來歸。則爲吾儒者。惟當憫其陷溺之久。取其悔悟之新。以楊而來者。吾則以儒受之。使去其害義者。以就我之義而已矣。以墨而來者。吾則以儒受之。使去其害仁者。以就吾之仁而已矣。豈可追其既往。而復與之辨哉。蓋未歸之前。異端與吾道爲敵。既歸之後。異端與吾道爲徒。此所以聖賢立教。每於距絕之中。存招徠之意。言易入而道易行也。

其存疑今之儒者楊墨既來歸乃方與爭辨必爲之追其既往之罪如追放豚既已入其苙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

矣又從而招之斯不亦已甚之行而令人益畏吾道之難反者豈獨彼之過哉○此爲當時待異端者不得其術而發

之。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直解 放豚。是走出去的猪。苙。是猪圈。招。是用繩拴縛。四蹄。孟子又說。方今之世。既難得闢邪衛道之人。卽有知吾道之爲是。楊墨之爲非。能倡其說而與之辨者。却又以一切先入之成心。不平之客氣。務要與他相持到底。不肯放寬。楊旣歸於我矣。猶咎其昔日爲我之非義。墨旣歸于我矣。猶咎其昔日兼愛之非仁。深惡痛絕。旣不容之于門牆。責備求全。又不假之以聲色。就如追趕放逸的豚猪一般。既入其苙圈而制之。使不得奔突亦可矣。又從而拴縛其四蹄。使一步不可行焉。如此不惟隘吾兼容并包之量。而又阻人遷善改過之門。故已歸者。苦其嚴而思復叛。未歸者。畏其嚴而不復來。吾道之不明于天下。

不惟異端害之。而儒者科條太密。門戶太高。亦當交任其責矣。有衛道之心者。可不愼所以待之哉。

說約合參

○蔡用孟子曰君之于民征賦有常數君不能自織有布縷之征不能自耕有粟米之征不能自興作有力役之征三者之外別無征矣然而君子征之又各以其時焉于夏則用其布縷之一而其粟米力役二者則從緩于秋則用其粟米之一而其布縷力役二者則從緩于冬則用其力役之一而其布縷粟米二者則從緩此民之所以不擾也若一時而並用其二端則小民奔命不給而有殍一時而並用其三端則小民室家難保而父子離散矣夫國無民何以爲國爲上者可不念哉○蒙引邱先生大學衍義補有云自古中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直解 殍。是餓死的人。離。是離散。孟子說。爲人君者。天下之財力。皆其財力。其勢不容不用乎民。所貴取之以時。不至于橫征虐使。俾民不堪命耳。自古征賦之制有三件。一件叫做布縷之征。是取百姓每蠶織之利以爲用。如今之絲絹蘇苧是已。一件叫做粟米之征。是取百姓每田入之

所以爲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還或始以木棉入貢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存疑唐人租庸調之法租卽粟米庸卽力役調卽布縷○[illegible]疑問曰力役有二其一爲賦以冬而更番其一工賦以冬而應役於役則在軍旅之中旅役則從工役之例○又曰如以一夫自成家丈一計之大約歲得一布[illegible]

飾者乃爲[illegible]裂之用至後魏加調而帛以供調外數而布縷遂同爲征需之征矣。

○序孟子曰諸侯之所寶者有

說約合參

三焉土地所以立國而爲基業所由繫人民所以守國而爲根本所由固政事所以經國而爲綱紀所由植寶止此矣君寶珠玉者寶非其寶殃必及身而已可不愼哉

利以爲用。如今之夏稅秋糧是已。一件叫做力役之征。是取百姓每丁夫之力以爲用。如今之當差做工是已。這三件君子雖例得取于民。然每于催科之中。寓撫字之意。如布縷取之于夏。則粟米力役在所緩。粟米取之于秋。則布縷力役在所緩。力役取之于冬。則布縷粟米在所緩。但用一件以充國之用。當緩二件以寬民之生。故上無誅求督責之擾。下無饑饉流亡之患。賴有此耳。苟一時而並用其二。則小民奔命不給。有饑死而轉于溝壑者矣。一時而並用其三。則小民室家難保。將父子逃亡而散于四方矣。夫使百姓困窮離析。無以聊生。雖欲責之以常賦。驅之以往役。誰復有能供其令者乎。危亡之禍可立至矣。然則用一緩二之規。人君不獨愛其民。寔自愛其國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四書集註直解 卷之七 盡心下 三五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直解 孟子說。萬物中難得而可貴者。都叫做寶。然寶得其寶則安。寶失其寶則危。不可不慎也。試以諸侯之寶言之。諸侯撫有一國之尊。享千乘之富。珍奇非不足于府。玩好非不足于前。然其所當寶重而愛惜者。不過三件而已。彼國有土地。錫之天子。傳之先人。乃基業之所由繫。非是則無以立國矣。此第一件當寶也。國有人民賦稅。爲我供緩急。爲我使。乃根本之所由固。非是則無以守位矣。此第二件當寶也。國有政事。利以之興。害以之除。乃紀綱之所由植。非是則無以保土地而理人民矣。此第三件當寶也。諸侯能知此三者爲國大寶。而念念謹守。時時修飾。使之無一些玷缺損壞之處。將見國祚鞏于磐石。道澤傳之子孫。不止于一身無患而已。至于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若以之爲寶而徒取給于耳目之玩。則內以嗜欲喪志。外以徵求剝民。攘奪將興。危亡立至。此身且不免于受殃。而況能常有珠玉哉。可見有國家者。求利必生害。多藏必厚亡。所以自古帝王。投璧于山。投珠于淵。不貴難得之物。不蓄無用之器。其能保身以及民。保民以及國。有由然也。後之人君。可不知所取去哉。

○序盆成括仕於齊之時孟子預度之曰死矣其盆成括乎至盆成括果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而未嘗學問於君子仁義忠信之大道茫然無聞也則必妄作致禍是其才祇足以自殺其軀而已矣又何疑哉

說約合參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直解 盆成是姓。括是名。昔盆成括方仕于齊。孟子逆料他說。我觀盆成括非享壽祿之器。今雖進用。乃死亡之日近矣。既而盆成括有罪見殺。門

四書集註直解 卷之七 盡心下 三六

人問說。死生有命。非人所可預知。今夫子果何所據而能察見未來。知括之將見殺也。孟子答說。我於括之死。非揣以適然之數。乃斷以必然之理也。夫人不貴有才。而貴聞道。道苟得聞。則必善用其才。以此濟事。而亦以此保身。今括之爲人。僅巧捷給。不過小有才耳。於君子仁義忠信之大道。茫然其無聞也。既未聞道。而使之一旦進用。處必爭之地。乘得志之時。則其勢必至于恃才妄作。啓釁招尤。適足以取殺身之禍而已矣。我所以預知其敗者。爲此故也。豈有他術哉。是可見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爲害。惟不求合于道而專用其才。則大者亂國。小者殺身。反不若樸拙無能之爲愈也。取才者尚其審諸。

○序孟子之滕館之于上宮有織屨將成置之牖上既而失之館人求之不得○趙注客倒之後求之不得序或人因而問曰若是乎從夫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

子來者之廋匿人物也孟子曉之曰子以是從者爲是竊屨來與曰殆非爲竊屨而來也但夫子之設置科條以引進學者也其有既往之失不追責之其有潔已而來者不拒卻之苟以是向道之心至斯受之而已矣非謂其爲竊屨而來也○孟子大道爲公之心其亦見諒於或人如此也○觀或人能說這一段正大底話則若是乎從者之廋也句若是乎三字疑感詞

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爲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直解 上宮是往滕國去的腰站。業屨是織屨將成的。廋是藏匿。昔孟子將往滕國。館過於上宮之地。當時偶有織屨將成。置于牖戶之上。忽然遺失。館人尋求而不得。或人遂疑爲門人竊取以去。乃對孟子說。夫子從者何其善匿人之物如此。蓋以穿窬之心而度聖賢之徒也。孟子答說。

論約合參

○大全慶源輔氏孟子曰不忍者惻隱之事也不爲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于性發于情而統于心人之所固有者也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不統夫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亦有所不當發而反發

未成之屨。直得幾何。據子之意。得毋謂我之門人專爲竊取一屨而來與。或人自悟其非。說道我固知從者爲游學而來。非爲竊屨而來也。但夫子設立科條以待學者。往者之失。則必不追咎以塞其自新之路。來者之勤。則必不拒絕以阻其向化之機。只據眼前苟以求親師友從事學問之心而來。斯容受以教誨之而已矣。然則謂從者竊屨而來。固非也。謂夫子能保其往。是豈可哉。夫或疑從者之竊屨。其見陋矣。至于論聖賢之設科。不追既往。寔與前章歸斯受之之意同。此記者所以有取而載之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遂至于其所不忍不爲者或有時而忍且爲矣今人皆有所不忍推之以達于其所忍使所忍者而亦不忍焉是卽惻隱之仁也人皆有所不爲推之以達於其所爲使所爲者而亦不爲焉是卽羞惡之義也蓋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爲性者得矣○滕士接通義仁山金氏曰所不忍下文無欲害人之心也所不爲下文無穿窬之心也達之于所不忍猶云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所不爲下文受爾汝以言不言餂之皆其類也

直解 孟子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人所固有者。惟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今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可哀可矜之事。便慘然有所不忍。此仁之端也。但爲氣拘物蔽。有不忍於此。而或忍于彼者。則仁卽爲氣之壅遏矣。必自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使地無遠近。情無親疏。遇疾苦一般矜憐。遇患難一般憫恤。這纔是吾心全體之仁。蓋仁主于慈愛。而世間當愛之物甚多。不可以一念之惻隱。便謂之仁也。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可愧可恥之事。便毅然有所不爲。此義之端也。但爲氣拘物蔽。有不爲於此。而或爲於彼者。則義卽爲之扞格矣。必自其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使事無大小。時無順逆。見利必不敢以苟求。見害必不敢以苟免。這纔是吾心全體之義。蓋義主于有斷制。而世間當斷之事甚多。不可以一念之羞惡。便謂之義也。

論約合參

蒙引如害人者人所不忍也人能充滿無欲害人之心量而仁不可勝用也穿窬者人所不爲也人能充滿無穿窬之心量而義不可勝用也○此承上文只是一意但露出害人與穿窬字面以示人之所達耳○大全朱子曰此心之量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于一國或能推之于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皆是未足以充其本然之量

纂紹問辨蒙引然所謂充無穿窬之心如何如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非其𡸁也其中慚忿而不肯受之者乃其實也人能充此不肯受之之實以去其所以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充滿也穿穿穴窬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直解 穿窬是穿穴踰牆。皆爲盜之事。承上文說如何是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彼不仁之事。至于處心積慮。要坑害人。此乃最刻毒的心腸。人皆有所不忍者也。能由此而推之。凡一切自私自利不便於人之事。其類不同。同歸於害人。務要件件體貼。將此不忍的念頭擴充到極處。則仁之全體在我。由是而親親仁民愛物。無往非此心之貫徹。而仁之爲用不可勝窮矣。如何是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彼不義之事。至于穿穴踰牆。而甘爲盜賊。此乃最卑污的行止。人皆有所不爲者也。能由此而推之

得之之道是所謂充無穿窬之心使無所虧欠則凡一毫苟賤汚辱之事皆其所不由而無往而不爲義也○騤士按受爾汝之實大小注本有二解陳大士文兼用之然今觀之斷當從大注且推本和合知謂聞識[illegible]求其所以得之之道則是小注意發大注使其充滿無所虧欠亦必不先空空說個稱合糊下充無受爾汝之實正是充無穿窬之心故曰無往非義更明白○又嘗以[illegible]按本文受爾汝之實非穿窬也而注謂之申說其意者蓋穿窬非受爾汝之寔而充其無穿窬之心則必亦無受爾汝之實也非是又深一節但較密于穿窬也下文言有意探取於人者是皆穿窬之類則益密矣○人能充無穿窬一條寔該下文兩條蓋充之云者此謂充到此地位若只推得數事而

說約合參

已未可謂之充也且人知末一條爲特舉以見例而不知中一條亦舉其例也○愚按首節才說箇達故只曰義也次說達之滿而爲充故又曰義不可勝用此方說充至如此故又曰無往不爲義下語俱有層次○無往不爲義則所爲必義此卽于所不爲達之於所爲也不爲二字宜看

纂大全朱子不但已也士如未可以言而強爲之言要去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言餂人也如可以言而竟不爲之言須故爲隱難要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鈎致人也盡而是如此外面卻不如此外而[illegible]而卻不[illegible]地不直心而私底如此心術便不光明常畏人知此此皆爲穿窬之類在所當充者也充至此而後眞由所不爲達之所爲而義得也○問後專言義何也曰

凡一切瞞心昧己不合天理的事其類不同同歸于穿窬務要件件檢點將此心不爲的念頭擴充到極處則義之全體在我由是而正家正國正天下無往非此心之運量而義之爲用不可勝窮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卽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餂音忝○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卽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直解 爾汝是輕賤的稱呼餂是探取人情如以舌去餂取物件的模樣孟子說仁義在人固不可不充矣然義之爲道甚廣而充之爲事多端尤當推類以至于盡者也彼人以爾汝輕賤之稱加于我我乃不以爲辱而甘心受之是其貪昧隱忍卽穿踰之心也然其中或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是其知恥一念卽不爲穿踰之心也必自此心而充之思我爲人所輕之故而反己自修以去其可恥之行是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矣夫卑汚苟賤之事旣有所不爲則光明正大之義自無所不協安往而不爲義乎然不但行已當慎卽一語一默亦有不可苟設使士人于應酬之際時未可以言而乃輕躁以發言這是故意開端要人來答我以言探取人情者也時旣可以言而乃緘默以不言這是故意落後要人來問我以不言探取人情者也若此者比之

仁只是一路只是個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頭項多○蒙引此以士言猶論語色厲內荏指當時大人言也○士指我餂之之字指人○以言不言餂人是穿窬之類也受爾汝之實亦穿窬之類也故人於穿窬不爲而於此或有爲之者是以不能皆義此孟子所以喫緊示人也

○紹聞編孟子曰凡有言必有指而近遠殊致如言極切近而指却深遠者則旣非過高而不合于經常亦非徒近而不極乎至理此善言也凡有守必有施而博約殊功如守極約少而施極廣博者則得其至要而道爲有本善其所推而道爲有用此善道也是故君子之言也擧目前之近事固不下帶而至理存

說約合參

焉是所爲言近而指遠也○此章足以見當時之學術如申子[illegible]韓子引繩墨[illegible]言近而指則繆者也[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也如[illegible]非善言也[illegible]非善道也○愚按講[illegible]雖云[illegible]非過高亦非徒近道守有本道爲有用平論互發而書意最重上近約一截言以近而遠以約而博故善也觀末節自見

紹聞編君子之守以修其身爲急而天下平是乎是所爲守約而施博也

纂大全南軒張氏乃今人通病在舍其自己之田而欲芸人之田徒責諸人以使之治所求于

無受爾汝事甚微而人易忽矣自我觀之是皆穿踰之類也蓋盜賊以穿窬探取人之物士人以語默探取人之情其爲心術同一暗昧同一陰險何差別之有乎人必類推至此而悉去之然後眞能充無穿窬之心者也孟子此章之旨最爲精微蓋人無智愚賢不肖無不有此仁義之心但衆人一念之差止是看得些小險隘以爲無害于仁細微擧動以爲無害于義卒之人品化而爲禽爲獸功效流而爲雜霸雜夷其幾皆決于此不可不慎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擧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直解 孟子說人之爲言固不可失之淺陋然使其高談闊論只顧耳邊好聽而不切于事理未可

爲善言也惟所言者切近精實若不足以動聽而其指則包藏深遠愈探而愈無窮道等言語纔是徹上徹下可以垂世而立敎者也非善言而何人之爲道固不可失之狹小然使其好大喜功只顧外面粉飾而其中漫無所守求得爲善道也惟所守者簡要省約若不足以致用而施之則功用溥博愈推而愈不匱這等的道理纔是有體有用可以經世而宰物者也非善道而何求其能是二者其惟君子乎我觀君子之言止據目前常見之事平平敷衍若不下于衣帶之近然天命之精微人道之奧妙不越此近之論以該括之而道無不存焉夫以帶視道其遠近爲何如哉乃君子不下帶而道自存信乎爲言近指遠之善言也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

人者專不務在己以治其身而所以自任者輕蓋不知一身爲天下之大本故也然則天下雖欲治可得乎○蘄士按此節與興常相似下二句是正說○通我鄙陽朱氏曰此章叫君子之言行○愚按辭言道不開君子之言君子之守不闢此條但承君子之守節意而單結之亦古人隨意說文不拘拘也如畏天樂天下只引詩畏天之威誠仁人心義人路下只說求放心不忍不爲後只說充無穿踰古法每每如此若因而有偏有僻有側取捏合者皆非也

輕。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直解 承上文說我又觀君子之守，止就一身本分之內，闇然自修，初無責效于人之意，然內而百官象其德，外而萬民順其治，不越此身範之端，而天下自平矣。夫以身觀天下，其博約爲何如者？乃君子修其身而天下平，信乎爲守約施博之善道也。這等看來，可見人必先治己身，而後可以治人，與農夫必先芸己田，而後可以芸人田，事雖異而理則同耳。今不務守身，而徒欲施博，其爲病就如舍己之田不芸，只管替人芸田的一般。所求於人者甚重，而所以自待其身者却甚輕。如責人爲子盡孝，而自己孝不如人，却不知愧；責人爲臣盡忠，而自己忠不如人，却不知顛倒謬妄如此，其去君子之善道，不亦遠乎？孟子此言，專爲戰國君臣戒楊朱墨翟之橫議、蔡管仲晏子之近功，欲使立言者必本六經，爲治者必法三代，而借乎古道既遠，至今終不可復也。

說約合參

○序孟子曰古聖若堯舜者乃天理自然性而渾全者也若湯武者由于修爲以反而復其性而至于聖人也○大全朱氏公遷曰此節以德性言聖人此性字非指性而言也乃所以性其性也但性之性者是性其誠明之性是性其誠指其人而言曰性者自其率性而言曰性之身之者用功而言反之舉成功而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

纂有疑性者之德何如如一動容而顏面之間一周旋而動履之際無不中于禮節者乃盛德之至也一身渾是天理故行出來都是理非有意于中也一見死者哭之盡哀蓋聖人誠心激發自然傷切非欲生者感我故哀也日用彝倫經常之德皆盡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修爲，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爲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直解 回是邪曲。孟子說聖人之德，要其終固無優劣之殊，而原其始寔有安勉之異。以堯舜言之，其知爲生知，其行爲安行，此乃是天生成的，其初無所欠，及後來亦不假修習，性之之聖也。以湯武言之，其知則思而後得，其能則勉而後中，此乃自己成習的，其初雖有所欠，後來却能復還本體，反之之聖也。所謂性之之事何如？時乎動容之際，則周旋曲折，無不中禮，豈有意于中哉？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與禮而妙合也。時乎哭人之死，則哀痛慘怛，若不勝情，豈有意于爲生者哉？乃其天性之慈，自然爲死而哀也。所行者皆經常之德，而無所回邪，豈以干祿之故哉？率性而行，自然趨于正直，非勉強要做好人以求聞達于人也。所言者皆信實之言，而無所虛妄，豈以正行之故哉？根心而言，自然符于踐履，非勉強要行好事以求踐其言也。是其優游于成法之中，而不事勉強，順適于天命之內，而相爲合一，蓋性焉安焉之德如此。

其積而不以自有得祿之理然聖人是純性自然不回不是欲干祿故不回也一言二語必然信實則言之必行所行者莫非道義之所在而行無不正矣然聖人之心信乃是至誠之所不是有意于正行而爲此也○蒙引非爲生者非以干祿非以正行數句要說得細蓋下文行法俟命亦是非有爲而爲者恐說得與性反之之別故上數句要說出自然而非有意爲之之意須與下節意心異○此條只是性之之德不是指湯舜言如哭死而哀非以干祿此處都說堯舜不得君子行法俟命亦然

纂大全慶源輔氏曰反之之事何如凡古聖賢之所制皆有法如爲君而仁爲臣而敬子孝父慈

說約合參

皆是也行乎行之蓋其在我至命之有吉凶禍福聽其自至存無所避也吉凶禍福亦聽其自至于前而所遭之天而已矣雖未能安行自然而非有爲而爲之反其成功一也○蒙引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者蓋性者分上并不得法字與命字法者規矩準繩使人有所持循者也性者聲爲律身爲度何用行法行法即所謂行仁義也聖人以義制命蓋凡吾義所在即天命所在如義當死便是命當死矣義當不食其祿便是命該貧賤矣此頓聖人皆安全不以介意所謂聖人與天爲一又曰命不足道也故曰命由此出言造化在我與上篇立命意少異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直解 承上文說所謂反之之事何如？彼天理當然叫做法，吉凶禍福叫做命。法所當自盡，而命不可必得者也。反之之君子，凡一身所行，如上文動容之禮、哭死之哀、經德之正、言語之信，雖不能自然而然，其心只知這天理中有一定之規矩，毫髮不可踰越，而事事之所率循，念念之所執守，畢不出于此。由此而獲吉與福，是命之通也，固俟之而無所徼求；由此而罹凶與禍，是命之蹇也，亦俟之而無所規避。是雖未至于無心，而亦不出于有爲，蓋復焉執焉之德如此。夫以行法俟命之君子，比于性之之聖，規模雖有廣狹，從入雖有安勉，然論道統，則湯武同歸于

○纂大全朱子孟子曰令夫人于當世之大人而思有以說之一吐其胸中之奇也則當藐之若不分之勿視其巍巍有把大人[illegible]當[illegible]者不敢正說口也○此章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其之矣語大人而提所謂藐者乃是說[illegible]數何之類耳纂疏引[illegible]故做之也亦以其所以爲[illegible]者頗至輕耳彼大人所以[illegible]則數仞榱題則數尺是宮室之美巍巍然也我若得志弗爲此宮室之美也食饌列于前者方一丈侍女列于側者數百人是食色之盛巍巍然也我若得志弗爲此食色之盛也盤旋佚樂以飲酒驅騁車馬以田獵後車之隨千乘是宴遊之侈巍巍然也我若得志

說約合參

弗爲此宴遊之侈也在彼之勢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皆古聖賢之法制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畏彼哉夫如是而後可與說大人矣○存疑張南軒曰士必寡欲而後守古制守古制而後知自重知自重而後不爲勢所屈

執中論心法則堯舜不敢以自聖此憂勤惕勵爲聖學相傳之要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渺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

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直解 八尺叫做仞榱題是椽頭方丈是卓面擺列方廣有一丈孟子說今布衣游談之士欲進說于王公大人之前者往往視大人太尊視已大卑不勝其畏懼之心所以理爲勢屈而言不盡意耳自我言之彼雖尊貴那巍巍然進言之人只合藐視而輕忽之切勿將他巍巍然可畏之氣象看在眼裏則志意舒展而言語得盡矣所以然者何哉彼大人者堂有數仞之高榱題有數尺之長不過宮室華美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爲此侈靡之事也食前有方丈之廣侍妾有數百之衆不過聲色豔麗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爲此奢縱之事也般樂逸遊而飲酒驅馳車馬而田獵且每一出遊則後車隨從者有千乘之多不過快意適觀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爲此荒亡之事也而在彼之聲勢氣欲赫然動人者皆我所不屑焉而在我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其所抱負操持皆千古聖賢之法

○纂語類孟子曰學者最要發心發心之道莫善於寡所欲識善心之本[illegible]發之者寡其所欲則常存也如其爲人也寡欲何[illegible]不爲事逐便可斬得此心在中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若其爲人也多欲有眼前事事[illegible]又要那箇本心多[illegible]道心便一齊走出了雖有者[illegible]寡矣發心者其知之○緊要在寡字多字看欲求使說不到邪僻不好底物事不好底欲不當言寡○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開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

說約合參

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只是寡欲存道心最難以彭武聖人孟子猶說反之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illegible]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只爲[illegible]一節緊要下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論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大小皆不可忽○愚按下有存焉不存焉四句則首句只在莫善二字且統體說何從心道理在此底意思若即發透如何寡欲便如何養心些無下地步也

○屏音曾晳生時嗜食羊棗而曾子於其沒後遂不忍食羊棗○語類羊棗只是北方小棗如羊矢大者
增湖說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膾炙既美于羊棗則曾晳亦

制是我重而彼輕我大而彼小矣吾何畏彼之有哉此吾當藐視之也是時戰國游士意氣非不盛談吐非不高然其心只知有諸侯之尊而多方以中其欲曲意以希其寵所以到底止成就得順從之妾婦而孟子獨能以道德自重義命自安宜其爲狂瀾之砥柱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直解 欲是口鼻耳目四肢之欲孟子說人之有心乃具眾理而應萬事之本誠不可不養然養心之功不可他求只要見得心本至虛而爲欲所累心本至靈而爲欲所昏將一身中口鼻耳目四肢之欲寡之又寡不使其放縱而無所節制

這便是養心極好的方法吾儒一生學問一生人品畢係於此如使其爲人也能知養心之要而爲寡欲人焉則外感不雜內境常清泰宇定而天光發心未有不存者也雖有不存不過暫失之耳不亦寡乎如其爲人也不能知養心之要而爲多欲人焉則物感既搖中心無主嗜欲深而天機淺心未有能存者也雖有存焉不過偶得之耳不亦寡乎夫人心道心迭爲消長如此信乎養心莫善于寡欲也然寡欲不特可以養心而神完氣固亦可以保身況人君者心爲萬化之原身爲萬民之主其關係尤重而保守尤難寡欲之功尤不可不深念也。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

說約合參

必嗜膾炙而不專嗜羊棗也曾子既不忍食羊棗宜亦不忍食膾炙也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忍食羊棗曰膾炙衆人所同嗜也羊棗曾皙所獨嗜也人之所同嗜者食之自不覺父之所獨嗜者食之則不忍矣此猶諱名不諱姓以姓者所同也故不諱名者所獨也故諱之也○講曰按諱名不諱姓亦是指親之姓名而言○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注曰及事父母聞祖之諱則諱之恐觸犯而動父母心也則雖諱親之名亦是恐其觸而有動爲耳正與不食羊棗同故以爲論此亦膺獨得之解

○纂蒙引萬章問曰嘗聞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知進取矣但猶不忘其初是則孔子當日在陳何不思其上者而取于魯之狂士耶

序孟子曰孔子嘗曰不得中道而行者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由此觀

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直解 曾皙是曾子之父。羊棗，即今軟棗。肉細切叫做膾。昔曾皙在生之日。好食羊棗。既歿之後。其子曾參每見羊棗。思起父之所好。便舍置而不忍食。蓋孝子不忘親之心如此。公孫丑乃疑而問于孟子說。肉中有膾炙。果中有羊棗。二者之中孰爲美乎。孟子答說。二者固皆可食。論其味則膾炙尤美也。公孫丑又問說。膾炙既美于羊棗。在曾皙亦必嗜膾炙矣。曾子于膾炙則食之。于羊棗則不食。充其思親之念。何忍于膾炙而獨不忍于羊棗也。孟子答說。人之所好不同。情之所感自異。以膾炙爲美而嗜之。乃衆人之所同也。以羊棗爲美而嗜之。此曾皙之所獨也。惟其爲衆人所同嗜。雖與衆共食。而不忍之心自無所形。惟其爲父之所獨嗜。則一觸物有感。而思親之念。自不可遏。此所以一食一不食也。嘗之諱名者。敬親之名。而不敢輕犯。未嘗并親之姓而諱之。非重于名而輕于姓也。蓋姓是一家所同。名乃一人所獨。故名可諱而姓不可諱也。知諱親之名。不可槩同于姓。則羊棗之思。豈得並及于膾炙也哉。夫觀于思其所嗜。既可以見孝子惻怛之情。觀于思所獨嗜。又可以見孝子專一之念矣。學者當體其心。不可徒泥其迹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

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

說約合參

之孔子豈不欲士之中道者哉不可必得故不得已而思其次如此也○蒙引其次專指狂者孔子言本兼狂獧孟子引來特要應何思魯之狂士一句

蒙引章曰敢問當時在魯之士如何者則可謂狂矣

序曰如琴張曾皙牧皮之三子者其孔子之所謂狂士矣○大全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爲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行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

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獧音絹。○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直解 狂簡是志大而畧于事。進取是求望高遠。萬章問于孟子說。昔者孔子在陳國之時。知道之不行。嘗自嘆說。我初周流天下。本爲行道計也。道既不行。何不歸來于我魯國乎。蓋吾黨後學之士。大段資性狂簡。激昂於意氣。而濶略于事爲。充其志。直欲進而取法古人。終身以爲嚮往。不肯改變其初心。其狂如此。儘可副我傳道之望。此我所以有感而思歸也。夫士而曰狂。未便是高世絶俗之品。乃孔子在陳。獨思想魯之狂士。其意何居。孟子答說。孔子之思狂士。非其本心。殆有所不得已耳。孔子嘗說。道之所貴者中。

誠得中道之人而與之。吾之願也。今既不得其人。其必得狂獧之士乎。蓋狂者志願高明而期望甚遠。獧者持守貞固而有所不爲。得這兩樣人激厲裁抑之。庶乎可進于中道也。觀孔子之言如此。此其心豈不欲得中道之士哉。世教衰微。中行之士不可必得。而斯道又不可以無傳。不得已而求其次。此所以思及於狂士也。然則狂獧雖未至於中行。中行而下。固資質之最高者矣。孔子思之。何莫非爲道之心哉。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

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記檀弓下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點倚門而歌○麟士按此亦舉其人不重微其事恐妨下問也

序章曰其爲人之實何以謂之狂也

序曰其志極大而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動輒稱之以自期也及夷考其行聚而又不能如其言也稱古人所謂進取行不掩所謂不忘其初也○蒙引此所以謂之狂

說約合參

序思狂者又不可多得于是欲得不屑爲不潔之士而與之傳道是狷也是孔子之謂有所不爲而又其次于狂者也○麟士并及狷者宗必也狂狷語也○以上思狂狷以下惡鄉原此處分截

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嘐火交反行去聲○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直解 琴張曾皙牧皮都是孔子門人嘐嘐是志大言大的模樣夷是平掩是覆蓋的意思萬章又問孟子說狂士之思固非聖心之得已然當時在魯之士亦多矣敢問如甚麼樣人斯可謂之狂士乎孟子答說當時孔子弟子在魯者如琴張曾皙牧皮這樣的人品俱是孔子之所謂狂士矣萬章又問說有狂之名必有狂之實敢問何所考驗而遂稱之爲狂也孟子答說欲知狂之所以爲狂惟于其志願觀之則可見矣其志嘐嘐然誇大以視今世之士以爲不足稱數動輒稱說古之人古之人論學術必以古聖賢之

道德自期論事功必以古帝王之經濟自任其志大言大如此及因所言以考其所行則志大而不能充其志言大而不能踐其言平日所自許者却多有空缺處不能一一掩蓋得來狂之爲狂蓋如此此則踐履雖歉于篤實而志願則極其高遠稍裁抑之至于中道不難矣此孔子所以致思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直解 孟子又答萬章說孔子之思狂固有取于志願之高矣乃其思及於獧亦自有說蓋中行而下狂士最高這等樣人世間亦不常有惟狂者又不可得於是思得不屑不潔之士操履極其謹嚴廉隅不肯少貶一切卑污苟且之事有

序章既得狂狷之說矣因孔子又嘗曰有人於此過我之門而不入我之室我全不之憾焉者其惟彼鄉原乎鄉原固德之賊也章引之而問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注似德非德句預透箇渾

序孟子曰狂獧固皆孔子所取也彼鄉原則譏之若曰何用是嘐嘐然也言不顧其行行不顧其言則動輒曰古之人古之人耶行又何爲是踽踽然獨行涼

說約合參

涼落落于人無所親厚哉人既生于斯世也則爲斯世之人也使人皆以爲善斯可矣鄉原志意如此于是不爲狂者之自高不爲獧者之自潔收斂退縮閹然以媚于世而取容者是鄉原之行也○蒙引閹然媚于世一句是孟子語上都是述其言然亦未必是鄉原實有此言是孟子代他說故註云此鄉原之志也○是鄉原一句只是對閹然媚于世說爲有者字

玷于行誼有浼于名節者深惡而不屑爲得這等樣人而與之志雖不足守則有餘此所以謂之獧也以中行之士律之下狂士一等此又其次爲者矣夫中行不得而思及於狂狂又不得而思及於獧其取人愈恕而爲道之心愈益加切矣是豈孔子之得已哉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愨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

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獧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直解 憾是恨原字與愿字同是謹愨的意思踽踽是獨行的模樣涼涼是薄閹是閉藏萬章又舉孔子之所惡者問於孟子說孔子嘗云人情不見親厚則怨恨易生若過我之門不肯入我之室我亦無恨于彼者惟是於鄉原之人爲然蓋鄉原之爲人似德非德實害乎德方以其不見親就爲幸何恨之有孔子深惡鄉原之人若此敢問其所爲何如便稱之爲鄉原乎孟子答說

欲知鄉原之爲人，惟觀其譏狂獧之言可見矣。蓋譏誚狂者說，何用如此嘐嘐然也，言誇大而不過其行，行濶畧而不顧其言，每事便說古之人古之人，何其大言而不慚耶。其譏誚獧者說，何必如此踽踽然獨行，涼涼然寡薄，舉一世之人一無所親厚爲哉。人既生于斯世，則但當爲斯世之人，使舉世之人皆稱以爲善人可矣，何必生今而慕古，違衆以爲高哉。夫觀其譏狂獧之言如此，既不爲狂者之絕俗，亦不爲獧者之潔已，惟閹然深自閉藏，與時俯仰，以求親媚于一世之人者，這乃是鄉原之行也。孔子所以深惡之者，蓋爲此耳。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直解 萬章又問孟子說：一鄉之人，公論所出。今一鄉皆稱爲原人，是其爲人無所往而不謹厚矣。謹厚爲士人之美行，孔子乃深惡之，謂其爲德之賊，何哉？孟子答說：人之處世，心術貴于光明，行已貴于正直。若鄉原之爲人，欲明指其失而非之，則掩覆甚周，無可舉之顯過；欲伺察其惡而刺之，則閉藏甚密，無可刺之深姦。惟只與時浮沉，混同于流俗，隨衆委靡，苟合乎汙世。其立心本無忠信之寔，而深情厚貌，恰似誠篤不欺一般；其行事本無廉潔之操，而好名能讓，恰似清介有執一般。此正其閹然求媚於世的去處

序萬章曰：一鄉有公論矣，皆稱之爲原人，殆將無所往而不爲原人。似其謹原，亦無害于人也，而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錄曰：子亦知鄉原之情狀乎？其善自掩飾，將欲毀舉而非議之，

說約合參

令人無可舉也；將欲細指而刺責之，令人無可刺也。一惟同乎下流之俗，合乎汙濁之世，而牽無執守。心之所居，非眞忠信而似乎忠信；身之所行，非眞廉潔而似乎廉潔。衆人不知，皆悅而稱之，彼則自以爲是，永無悔悟，而終其身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此所謂善也。若鄉原所謂善，斯可則出于一己之私，竊善之似者也，世俗之見蓋爲惑溺，不但自害，且以害人，故曰德之賊也。○大全朱子曰：狂者所見過于高遠而行不到，獧者能力行而見有所不逮，二者皆可收拾入來。如鄉原其居似忠信，行似廉潔，衆皆悅之，使其回頭，都未可知，只被他自以爲是，既把做是了，便依是以斷然爲德之賊也。○蒙引：非譽刺重，流俗狹，汙世廣。

故一鄉之衆喜其軟熟，皆欣然悅之，稱以爲善人，彼亦遂自以爲是，居之不疑，迷而不悟，是以病根深錮，終其身汨沒于斯世，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大中至正之道也。今鄉原竊其近似而滑其本眞，在已既不覺其非，在人又皆惑其僞，非德之賊而何？此孔子所以深惡之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直解 孟子又告萬章說：鄉原之爲人，人皆稱之，而孔子獨惡之，非無謂也，爲其似是而非耳。孔子嘗說：天下有眞是者，人皆知其爲是；有眞非者，人皆知其爲非，此不足以惑人，無可惡也。惟似是而却非，是反亂天下之眞是者，此爲可惡耳。試舉其類言之：莠草似苗非苗，所以莠爲可惡，恐其亂眞苗也；佞口似義非義，所以佞爲可惡，恐其亂眞義也；利口似信而實非信，所以惡利口者，恐其亂信也；鄭聲似雅樂實非雅樂，所以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紫色似朱而實非朱，所以惡紫色者，恐其亂朱也。至于鄉原不狂不獧，似若有得於中行，然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實不可與入聖道，將使天下之人迷謬于名實，而不知所適從，皆自鄉原啓之，則所惡于鄉原者，固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也。由孔子此言觀之，其所以惡鄉原，而斥其爲德之賊者，其意益可見矣。

錄存疑：孔子亦有言曰：凡天下之似是而實非者，最爲可惡，以其能亂眞也。如莠似苗，使人觀之莫能辨誰爲苗，故亂苗，惡莠正恐其亂苗也。佞人之言似義，使人聽之以爲眞義，故亂義，惡佞正恐其亂義也。利口之言似信，使人聽之以爲眞信，故亂信，惡利口正恐其亂信也。鄭聲似雅樂，使人聽之以爲雅樂，故亂雅樂，惡鄭聲正恐其亂雅樂也。紫似朱，使人視之以爲眞朱，故

說約合參

亂朱，惡紫正恐其亂朱也。鄉原非忠信廉潔，使人莫辨眞忠信廉潔，故亂德，惡鄉原正恐其亂德也。○佞與利口如何分別？佞是才智之人，他胸中有智略，本是不義底事，他却安排裝點，說出道一段道理，全似個義，如蒯通之說韓信，其言聲磬可聽，此眞佞者。利口之人無許多心機，只是目前口尖舌便，假如與人做朋友，他說要與你如何，眞有同患難、同死生底意思，聽其言雖[illegible][illegible]當陳，不過人皆以爲信，不知心中全無實事。錄然鄉原亂德，由大經不正而人心之眞是未明耳。君子有世道之責者，惟在反經而已矣。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乃堯舜以來爲萬世不易之常道，天下事無有出此五者。君子躬行以率之于上，而又修明教化、禮樂以導之于下，先後此大經大

綱既正其他節目皆可舉則風化之行庶民皆爲興起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則邪慝不能爲之惑而異端之道自然銷鑠而至于無矣不然後世如鄉原之害者何可勝言君子豈浸爲之計耶○大全陳新安曰邪慝不止是鄉原如楊墨皆是以此章言則指鄉原故云鄉原之屬

說約合參
○序孟子曰聖聖相傳大道不息皆稽之古道統之傳自堯舜始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與臯陶則見而知其道若湯則聞而知其道而堯舜之道湯傳之矣○大全仁山金氏曰邵子經世書自巳會之末以運經世之一之未歲在甲辰而帝堯即位二聖相授至經世之亥一百四十歲而交午會以運世之二之子歲在甲子禹攝之八年下至經世之三之卯歲在巳卯凡四百五十三年而成湯有天下下至以運經世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凡六百三十九年文王爲西伯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未庚戌之歲凡五百八十七年孔子生又七十一年庚申獲麟三年壬戌之歲孔子卒至以運經世之七之寅乙酉之歲孟子至梁上去孔子卒凡一百四十三年○雲峰胡氏曰語孟末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歷叙其見聞之實堯言執中中之體也舜自心上說出執中之藴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至若見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直解 經是常道。孟子又告萬章說。鄉原雖足以亂德。而邪說終不能勝正。君子於此。固自有絕之之術焉。彼綱常倫理之懿。爲天下古今所共由者。這叫做常道。常道不明。斯邪說所由盛也。君子欲闢異端而息邪說。只是將此常道見之於躬行。施之于政教。使其昭如日星。坦如道路。與天下共由之而已矣。大經既反而歸于正。則化

本端而民有所觀感。治具張而人有所持循。莫不勃然興起。惟吾常道之是遵矣。庶民豈有不興者乎。庶民既興起于常道。則是非明白。無所回互。彼似是亂眞之邪慝。雖足以惑世。而斯民灼然有定見。確然有定守。皆知眞是之所在。自不爲其所惑矣。尚何邪慝之足患哉。夫觀孔子之思狂狷。可以見傳道之心。觀孔子之惡鄉原。可以見衛道之志。其惓惓一念。無非爲斯道計焉耳。孟子發其蘊於萬章。而又終之以闢邪之術。此所以有功于聖門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直解 見知聞知。俱指知道說。孟子說斯道之統。必待人而後傳。而聖人之生。實間出而不偶。吾嘗

而知之言禹皐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皐禹或例其餘然者之書稷契不曰讀而禹皐獨曰謨蓋可見也況洪範九疇禹發之天敘天秩五典五禮臯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蒙引知謂知其道云何即精一執中而已矣觀中庸序盡之矣
序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其道若文王則聞而知其道而湯之道文王傳之矣○趙注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德也杜預云仲虺奚仲之後○大全雲峰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協于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知曰仁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于仲虺誥中矣是知萊朱即仲虺也○論語

說約合參
之末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作也其于中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
序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其道若孔子則聞而知其道而文王之道孔子傳之矣○趙注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大全胡雲峰曰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太公孰發之書曰茲迪彝教則彝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蒙引要之亦不必取徵於書傳書傳所載有限彼見知聞知則大道之全自其渾然之體與其燦然之用何所不周何所不至而豈可以簡册有爲而發之遺言緒論爲之証哉見大意者默而識之可也○附錄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

遡觀往昔。世道凡幾變矣。中間有數的幾箇聖人。大率五百年而一出。這數聖人者。生不一時。而道則相繼。惟其有見知者以開其先。是以有聞知者以繼其後也。試舉而言之。自堯舜以精一之旨相授受于唐虞。而萬世道統之原實自此始。由堯舜以來。至于湯。計其時蓋五百有餘歲。湯出而堯舜之道統始有所傳。非湯生而能知堯舜之道也。由有祇台之禹。遡種之皐陶。此二聖臣者。當明良喜起之時。與堯舜會聚于一室。親見其道而知之。是以成湯得以其建中之極。而追遡其執中之傳。蓋聞之禹與皐陶而知之者也。此湯之得統于堯舜者。然也。向非有禹皐陶見知。湯亦安能上接夫堯舜之統哉。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卽仲虺也。爲湯左相。

直解 承上文說。湯得聞堯舜之道。固賴於禹皐陶有矣。由湯之時。歷數以至于文王。計其時。亦五百有餘歲。文王出。而成湯之道統。始有所傳。亦非文王生而能知成湯之道也。由有阿衡若伊尹。左相若萊朱。此二聖臣者。當一德咸有之日。與成湯交修終始。親見其道而知之。是以文王得以其小心之誠。而遠繼乎制心之學。蓋聞之於伊尹萊朱而知之者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成湯者然也。向非伊尹萊朱之見知。文王亦安能上接夫成湯之統哉。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直解 承上文說。文王得統於湯。固於伊尹萊朱有

ZW 21101000823388

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孔氏傳五臣佐文王爲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文王從武王立惟四人虢叔先死也

大全朱子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與世同心思聖同道統繩繩相繼不絕者賴有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于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而知之于後耳自孔子至今方百餘歲去孔子之時若此其未遠也自鄒至魯近孔子之居又若此其甚也若使今此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斯道之傳孟深有可憂者矣○禹皐之徒不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其曰見知聞知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爲師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世當以前王爲師學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至于章末一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于不居而其自任之意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啟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于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自相與言而

賴矣。由文王之時，歷數之以至于孔子，計其時，亦五百有餘歲。孔子生而文王之道統斯有所傳，孔子亦非無自而得統於文王也。蓋由有太公望散宜生者，疏附先後，親炙其緝熙敬止之範，有以見而知之，是以孔子繼其道於數十世之下。於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覲耿光于未泯，幸斯文之在茲，乃得聞而知之也。則孔子所以得統于文王者，又于太公望散宜生而有賴矣。夫由堯舜以至于孔子，道統之所以不絕者，皆賴見知者以開于前，則今日欲傳孔子之道，豈可無見知之人乎。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直解　承上文說由羣聖相承之統觀之，必有見知

說約合參

授受於一堂之上也○蒙引然而無有乎爾許東陽曰聞知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其說可從孟子言云云然而無有而然者則亦無有其然者是承上文數節見知聞知而云以其見知聞知字已兩見故出于上文故此特約其旨而省其文也或曰然而無有乎爾豈無顏曾子思三人乎而孟子云然是前無三子而自指其見知孔子也曰不然孟子因以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仁義充塞人將相食顏曾子思當孔子在日則以有孔子在今則與孔子俱往矣世道之責獨孟子任之則孔子之道不百年而墜矣故有軻書孔子之道學此孟子所以欲自比于見知者以俟後聖于無窮也

者以開其先，然後有聞知者以繼其後，道統所以相續而不絕也。乃自孔子以來至於今，論其時，世不過百有餘歲，去聖人之生時若此其未遠也，非若時不相及而不得見也。論其居處，自鄒至魯，壤地相接，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非若地不相隣而不可見也。宜若有得于見知之眞者矣。然求之當今之世，其于孔子之道，已無有見而知之者，若禹皐之于堯舜，伊萊之於湯，呂散之於文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如湯之于堯舜，文王之於湯，孔子之于文王者哉。然則文王以來相承之統，其可使之寥寥無傳耶。吾蓋不能以無憂矣。孟子此言雖不以見知自居，而自任之意，寔不容掩。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俟後聖于無窮也。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孟子卷之二十七終